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四一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四二冊）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77·7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冊

（80）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九（起重光大淵獻正月盡九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平旦。率百官遙拜二帝於行宮北門外。退御常朝殿。朝參官起居。自是朔望皆如之。改元紹興。德音降諸路。雜犯死罪以下囚。釋流以下。羣盜限一月出首自新。仍官令州縣存恤陳亡戰傷將士及奉使金國與取過軍前未還之家民戶。今日已前倚閣稅租。一切除放。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令有司條具元祐黨籍臣僚未經褒贈人。吏刑部限一月檢舉。自紹聖廢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禮官講求故事。然未有應者。金人掠天水縣。徙治翰林承奉郎知縣事趙璧方受賀。忽敵騎三百突入坐上。縛璧及統領官雷震主簿張昔以去。璧等不屈。皆殺之。己酉。金人攻揚州。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立愛嘗在宗望軍中數年。謀畫居多。至是求解機務。不聽。癸丑。以立愛為侍中知樞密院事。以張忠嗣為資政殿大學士知三司使事。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事。帝曰。一日休務不至廢事。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夕何補也。己未。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自去臘至今。招到女直及簽軍共六百六十餘人。乞補官。詔補忠訓郎已下至效用甲頭內無姓人賜姓趙。先是左監軍完顏昌屯海陵。光世知其衆久戍思歸。乃鑄金銀銅三色為錢。文曰招納信寶。皆有使押字以為信號。獲戍人之解事者。貸而不殺。俾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扣江執錢為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遂創立奇兵赤心兩軍。辛酉。詔曰。朕念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和之末。以太常禮部各有所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今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是日輔臣進。帝因論此事。曰。太祖功德如此。世襲王爵宜不為過。范宗尹曰。太祖嘗云天下初定。朕思得長君以撫之。而授太宗。則其意專為天下。帝又曰。朕頃在藩邸。入見淵聖皇帝。率用家人禮。一日論及金人事。嘗奏曰。京師甲士雖不少。然皆游惰羸弱。未嘗簡練。敵人若來。不敢即潰耳。陛下宜少避其鋒。以保萬全。淵聖皇帝曰。朕為祖宗守宗廟社稷。勢不可動。其後敵復逼京師。朕在相州。得淵聖親筆。謂悔不用卿言。是時近習小人爭言用兵。熒惑聖聽。殊不量力。遂至今日之禍。癸亥。監察御史韓璜言。臣誤蒙使令。將命湖外。民間疾苦。法當奏聞。自江西至湖南。無問郡縣與村落。極目灰燼。所至殘破。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緣金人未到。而潰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襲逐之師繼至。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殆徧。盜賊既退。瘡痍未蘇。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刻剝。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絕如系。此臣所欲告於陛下者。然道

中伏讀改元德音不覺感泣州縣情僞陛下既已盡知蠲煩去苛恩意已備臣之餘忠欲陛下謹信詔令務在必行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州縣自宜悉意奉行違者監察案劾御史臺察之

是月金人以萬騎攻河南寄治所西碧潭時鎮撫使翟興以乏糧方散遣所部就食於諸邑所存惟親兵數千報至人情危懼興安坐自若徐遣驍將彭玘往援以方略設伏於井谷遇敵至陽爲奔北金人以精騎追之遇伏爲所擒餘衆潰去

初順昌盜余勝等既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喜禍與射士張袞謀欲舉寨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爲虐是無天地也兇黨忿剔其目而殺之暴屍於市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又殺之賊既平屍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爲設香火事聞贈承信郎賜祠號忠節

二月戊辰朔祝友以其軍降於劉光世初友在新店欲侵宣州阻水不克渡會光世遣人招之友留其使彌旬然後受招時江東路兵馬副鈐轄王冠在溧水駐軍友移書假道以趨鎮江冠不從友引兵擊之冠軍大敗友遂自句容之鎮江光世分其軍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軍極富以金寶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

庚午改行宮禁衛所爲行在皇城司

壬申初定每歲祭天地社稷如奏告之禮

己卯日中有黑子四日乃沒

辛巳禮部尚書兼侍讀秦檜參知政事（攷異）建炎雜錄作壬午今從宋史孫覿鴻慶集有賀檜啓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要錄云檜以爲譏己始大怒之

癸未范宗尹言天象有變當避殿減膳今人情危懼之際恐不可以虛文搖動羣聽望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帝曰日爲太陽人主之象豈關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人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致爲災也

癸未詔以季秋大饗明堂江淮招討司隨軍轉運使詹至言大敵在前國勢不力請停大饗以其費佐軍仍督諸軍分道攻守以慰在天之靈繼志述事莫大於此

甲申詔郡守在任改移竝俟新官分符方得離任

丙戌復祕書省仍詔監少不竝置置丞郎著佐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范宗尹嘗因奏事言無史官誠朝廷闕典繇是復置

有崔紹祖者爲金人所掠自南京遁歸詐稱越王次子保信軍承宣使受上皇蠟詔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興師取陷沒州郡是日至壽春府和州鎮撫使趙霖以聞詔文字不得奉行召皇姪赴行在（攷異）雜錄作趙不褒繫年要錄引襲相記歷陽死事及王亨乞奏萬狀皆稱僞元帥趙不褒蓋紹祖七月丙午初赴獄自稱趙不褒故也紹祖九月乙卯因御史臺檢法官晏敦復審問稱所詔不實移御史獄方招今附見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吳玠兵馬到郡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以朝議大夫持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關隴以爲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特授參議官浚徐念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平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端深乃盛言端反以求合又慮端復用謂端反有實跡者十又

言端客趙彬揭榜鳳州欲以兵迎之秦鳳副總管吳玠亦懼端嚴明譖端不已庶因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爲端訟寃浚亦畏其得衆心始有殺端意矣

癸巳詔侍從臺諫條具保明弭盜過敵患生國財之策翰林學士汪藻上馭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大略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道路流傳遂謂陛下進退人材諸將與焉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立政事以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朝廷豈不自卑哉祖宗時三衙見大臣必執梃趨庭肅揖而退蓋等威之嚴乃足相制又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則諸將在焉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不利於私者必不以爲可行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爲可罷欲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儀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責其功是三說果行則足以馭諸將矣何難乎弭盜何憂乎過敵哉若夫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通加裁損庶乎其可耳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禁中之泛取今軍中非戰士者率三分之一有詭名而請者則挾數人之名有使臣而請者則一使臣之俸兼十戰士之費有借補而請者則使支廩祿與命官一同聞岳飛軍中如此者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呵詰其盜支之物可勝計哉臣竊觀禁中有時須索而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人主用財須要有名而使有司與聞至於度牒則以虛名而權實利以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無以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然臣復有私憂過計者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爲患者蓋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早圖之後悔無及國家以三衙官管兵而出一兵必待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自古偏霸之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四海之大而寥寥如此意偏裨之中必有英雄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爾謂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直屬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横故汪藻有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論以詆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進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爲王城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横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又其甚者張邦昌爲僞楚劉豫爲僞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

金人以舟載江浙所掠輜重自洪澤入淮至清河口假宣教

郎國秦卿在趙瓊水寨與瓊夜劫其舟得李梲所攜戶部尚書之印 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類省試 是月金人至德順軍經略使劉錫遁去金人以兵少不敢由秦亭聲言分三道而獨出沿邊以掠熙素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遺馬步軍副總管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劉惟輔將遁去顧熙州尚有積粟恐敵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敵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屬夏國不受其親信趙某詣金軍降金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怒捽以出惟輔奮首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遂附賊邪即閉口不復言第六將韓青者間行從惟輔爲敵所得罵敵不降而死統制官 重以熙河降知蘭州龕谷寨高子儒聞惟輔尚存固守以待及城破先刃其家而後死子儒狄道人也金人既略熙河地遂引歸李彥琪在古原州張中孚及其弟中彥導金人劫降之趙彬引敵圍慶陽守將楊可昇守不降五路破秦鳳經略使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領官關師古收熙河兵保鞏州於是金人盡得關中地〔攷異〕李心傳云陝西全陷不見本月日熊克小紀於建炎四年十一月末書之趙甡之遺史分見四年十一月紹興元年三月末費士戣蜀口用兵錄所書尤略攷張錞讀忠義錄紹興元年三月九日金人大軍回自熙河至弓門寨錞所書蓋據宣撫司案牘則盡失六路在二月間無疑今并附此月末 關陝之失也士大夫守節死義者甚衆隴州既失守朝請郎知州事劉化源不肯降敵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販買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奉議郎通判原州米璞亦杜門謝病卒不受汚化源璞世家耀州西人皆敬之金人入鳳翔秉義郎權知扶風縣康傑與敵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當死於陳不能死於敵遂戰死忠翊郎知天興縣李伸爲金人所圍堅守不下城既破伸曰豈使敵殺我遂自殺時慶陽圍急成忠郎盧大受欲會合軍民收復邠寧二州解慶陽之圍爲人所告送寧州獄論死敦武郎秦州定西寨都監兼知寨鄭涓爲金人所攻袒臂而戰及城破自刺不死金人高其節亦弗害也是時守令城下者金人皆因而命之文林郎知彭陽縣李喆獨不降與其民移治境上金人令執之以獻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爲歸附命爲儒林郎喆言於所司曰元係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以其牒還之有武功大夫知環州安寨田敢者嘗得太祖御容欲間行南歸以獻事泄杖之死其後武功大夫秦鳳路兵馬都監劉宣以蠟書密遣人與吳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縷擘之其家屬配曹州豫又升渭州爲平涼府去慶陽延安府名復舊州名即以叛將張中孚守平涼府中彥守秦州趙彬守慶州慕容洧守環州 三月丙午詔以京畿第二將兵千人隸神武中軍用統制官辛永宗請也於是中軍凡六千人 金師還自熙河至弓門寨巡檢王琦禦之金立招降旗榜改阜昌年號衆皆拜琦獨不屈金知平涼府張中孚執而殺之 庚戌江淮招討使張俊復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復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

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答狀以驕之又命神武前軍統制王𤫊閱水軍於江中賊勢方強謂俊爲怯戰俊諜知賊稍怠乃議遣諸將分道擊賊中部統制官楊沂中曰兵分則力弱通泰鎮撫使岳飛請自爲先鋒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鋒擊破之乘勝追奔前一日至筠州進出軍背筠河先據要地沂中語俊曰彼衆我寡當以騎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中乃將騎數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分爲兩道同出山後嚴陳以出壘擊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之俘獲八千明日又戰俊疑其復叛令思恭夜殪之進力不支乃遁俊隨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至南康遇統制官巨師古失利進復還江州與成會俊整兵追之 壬子朝奉郎通判泰州馬尚就差知泰州招諭軍民歸業弁興鹽場等事先是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右監軍昌在泰州謀久駐之計至是以舟師攻榮水寨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惶遽欲退不可徐謂其衆曰無慮也金人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登岸我捨舟而陸擊之可盡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不可勝計昌收餘衆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壻佛寧俘馘甚衆榮自京東來未嘗承王命遂無路告捷閭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榮知泰州 自渡江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克忠獻太祖實錄國朝寶訓詔授下州文學後八九年而國書始備 甲子始下詔罪狀李成募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度使賜銀萬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者初馬進既敗江淮招討使張俊追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草山設伏俊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絕江而遁乙丑俊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趙密引兵追擊又大敗之成復還蘄州自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是月金人自階州引兵侵文州而江漲不得渡遂還因棄城去武德大夫知岷州李惟德亦率官吏棄城來歸惟德先守鄜州城既破敵就用之張浚復以爲右武大夫榮州刺史於是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時興元帥府草創倉廩乏絕師旅寡弱王庶撫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月有衆二萬 己巳參知政事秦檜言臣昨與何㮚陳過庭孫傅張叔夜同扈二聖出疆今臣偶獲生還驟蒙聖獎擢居政府而㮚過庭叔夜皆死異域體骸不全游魂無歸可爲傷惻欲望睿慈特依近者聶昌體例追贈㮚等官職仍給其家恩澤以爲死事之勸詔贈㮚過庭傅叔夜並開府儀同三司官子孫各十人 癸酉故承議郎刁礱贈直龍圖閣先是礱通判登州會金人南侵礱率兵迎敵至黃山館與敵遇軍敗力戰身被七矢而死至是言者論其忠特錄之 甲戌復政州爲龍州劍川嘉祥雷鄉建城辰陽羅川盈川泉江枳縣並復舊縣名通會鎮復舊鎮名以朝奉郎新通判建昌軍莊綽言自大觀以後避龍天萬

戢等守更易州縣名不當也。丁丑，刑部尚書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庶幾禮專事簡。從之。己卯，金主詔曰：新徙戍邊戶匱於衣食，有典質其親屬奴婢者，官爲贖之。戶計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戶爲四口。又乏耕牛者，給以官牛，別委官勸督田作。戍戶及邊軍資糧不繼，糴粟於民而與賑恤。其續遷戍戶在中路者，姑止之，卽其種蓺，俟畢穫而行，及來春農時以至戍所。庚辰，隆祐皇太后崩於行宮之西殿，年五十九。帝自后不豫，衣不解帶者連夕。至是范宗尹等見帝於殿之後閤，帝哀慟甚久，諭宗尹等喪禮當從厚。辛巳，詔隆祐皇太后應行典禮，竝比擬欽聖憲肅皇后故事討論以聞，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癸未，襄陽鎮撫使桑仲陷鄧州，殺右武大夫淮康軍承宣使河東招捉使知汝州王俊。初，仲圍鄧州急，守臣武功郎譚兗遣人詣俊求援，俊自纖蓋山引衆赴之，兗與飲燕，俊醉，兗率衆突圍出奔，遂入蜀。仲攻城陷，執俊歸襄陽磔之。既遂以其副都統制李橫知鄧州。仲，高密人，嘗爲黃河埽兵，以勇自負。仲雖嗜殺，然性頗孝，或盛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卽止。每自稱桑仲本王官，終當以死報國，故能服其下焉。甲申，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爲攢宮總護使，刑部尚書胡直孺爲橋道頓遞使，神武右軍都統制韓世忠爲總管，內侍楊公弼爲都監，調三衙神武輜重越州卒千二百人穿復土。故事，園陵當置五使，議者以遺誥云權宜擇地攢殯，故第命大臣一員總護。乙酉，輔臣拜表請帝爲隆祐服期，從之。丙戌，以太后崩，下詔恤刑，遣官告天地社稷宗室，幷告諸侯。丁亥，宣撫處置使張浚殺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曲端於恭州。端既爲利夔制置使王庶所譖，忠州防禦使知渭州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竝立，且方倚玠爲用，恐玠不自安。庶等知之，卽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常以事忤端，鞭其背，百切骨憾端，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縶維之，餬其口，燴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浚以是大失西人之心。是春，金左副元帥宗翰使右都監耶律伊都將燕雲女直二萬騎攻西遼於和勒城，調山西河北夫饋餉，自雲中至和勒城，經沙漠三千餘里，民無一二得還。始金人侵中原，有擄掠，無戰鬭，計其從軍之費，及回日所獲數倍。自立劉豫之後，南侵淮，西侵蜀，生還者少，而得不償費，人始患之。故漠北之行，民不勝其苦。伊都之軍和勒也，失其金牌，宗翰疑伊都與西遼暗合，遷其妻子於女直，伊都始貳。五月己亥，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皇太后合行冊禮及奏告天地宗廟等事。初，進士黃縱上書論隆祐皇太后頃年以誣謗廢斥，未嘗昭雪，雖復位號，然未正典禮及冊告宗廟，朝議欲因升

祔廟庭特行冊禮帝諭大臣太母失位於紹聖之末其後欽聖復之再廢於崇寧之初雖事出大臣然天下不能戶曉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人心所歸自陛下推崇位號海內莫不以爲當然前後廢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以謂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極尊親之故隆祐皇太后蚤儷宸極雖蒙垢紹聖退處道宮而按元符三年五月詔書則上皇受命欽聖憲肅皇后以復冢婦之意亦已明甚崇寧初權臣擅政悖違典禮以卑廢尊是太后之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欽聖詔書及崇寧姦臣沮格之意奏告天地宗廟其冊禮不須討論議遂定

癸卯侍從臺諫集議隆祐皇太后謚曰昭慈獻烈后

甲辰帝始御正殿

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奏內侍李肖隨劉紹先出戰功係第二等帝曰恐無此理肖安得有戰功毋庸行出懼貽笑四方張守曰不若但以傳宣之勞賞之

癸卯帝出大宋中興之寶及上皇所獲元圭以示輔臣寶上新刻者

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敘董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爲非帝王之事帝曰人欲明道見禮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爲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范宗尹曰人主欲以此爲先務因奏仇士良告其徒之言帝然之

忠州防禦使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烏魯折合戰於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之從姪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兩道西侵沒立自鳳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玠與其弟統領官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問隔絕軍儲匱乏將士家屬往往留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客陳遠猷夜入告玠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爲備益力是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陳於原北玠擊之四戰皆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敵棄馬遂敗去後三日沒立自攻箭筈關玠遣別將擊之二軍卒不得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雹翼日引去張浚錄其功承制玠爲明州觀察使璘爲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賜金帶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節制和尚原軍馬

丙午江東安撫大使司奏捕虔賊李敦仁獲捷

真揚鎮撫使郭仲威爲劉光世所執初仲威敵退乃以其將李懷忠知揚州而自往真州屯駐仲威與李成有舊聞在九江欲往從之時滁濠鎮撫使劉綱以所部屯建康之雨花臺仲威爲所扼不得進復還揚州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知其反復遣前軍統制王德往捕之宣言游徼淮上至維揚仲威迎謁於摘星臺德手擒之遂幷其衆詔斬仲威於平江市先是仲威焚掠平江邦人怨甚故就誅之

金分遣使者諸路勸農

丁未詔江淮州軍自今有金國南歸之人賫到二聖密詔文檄蠟彈之類未得奉行具奏聽旨違者重寘典憲先是僞造者衆故條約之

參知政事秦檜乞以昨任御史中丞致仕日本家奏補兄彬男熺恩澤文字毀抹更用建炎二年大禮恩例補兄彬文資從之熺王喚孽子也檜娶喚

女弟無子喚妻鄭居中女怙貴而妬檜在北方出嬉
以爲檜後奏官之至是其家以嬉見檜檜甚喜 庚
申福建制置使辛企宗奏順昌盜余勝就招 壬戌
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鬻通直修武郎已下官帝
曰不至人議論否張守曰祖宗時嘗亦有此第止齋
郎李回曰此猶愈於科斂百姓帝曰然大凡施設須
可行於今可傳於後卽善耳宗尹乃退其後遂止鬻
承直郎已下官 邵青受劉光世招安太平州圍解
初青既薄城下與其徒單德忠閻在等分寨四郊開
畎河水盡滄圩岸以斷援兵來路調民伐木爲慢道
怠緩者殺而弁築之一日之間與城相平賊攻具畢
施遂縱火焚樓櫓刳孕婦取胎以卜吉凶敵樓爲砲
所壞守臣郭偉運土實之賊不能近偉方食於城上
青以砲擊其案又以矢斃其侍吏偉亦不顧相持凡
九日偉募死士乘夜下城因風焚其慢道又二日決
姑溪水以灌其營青窮蹙會光世遣使來招安翼日
青遂去初青之參議官魏曦多智偉憚之乃爲書以
嚮箭射于城外已而曦力勸青就招青怒殺曦人皆
謂偉用間言青信之也 癸亥初馬進既爲江淮招
討使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蘄州至是俊引兵渡江
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
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俊率衆攻險
賊徒奔潰進爲追兵所殺成去以餘衆降僞齊 六
月丙寅朔詔自今朔望遙拜二聖于殿上百官于殿
下行禮先是帝與百官竝拜於庭而中書林遹以爲
非宜請用家人禮故有是旨 壬申宰相范宗尹率

百官奉上昭慈獻烈皇后謚冊于太廟寶用銀塗金
冊以象簡其文參知政事秦檜所撰也時太廟神主
寓溫州乃卽大善寺大殿上設祖宗寓室行禮 丁
丑詔越州申嚴門禁時有潰兵數百直入行在越州
泊于禹跡寺闔城震駭論者以爲言乃命諸門增甲
士守視命官親書職位出入軍馬自外至者悉屯於
城外 戊寅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得已當爲
攘卻恢復之圖頃歲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
戰而斥堠不明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入越此宰
相黃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
將勇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
可以守矣而舟師不設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
南此呂頤浩之過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陛下
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猝大臣復欲
棄土地遺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
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
有險阻則必資郡縣固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
擾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灌輸不
可爲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賜措畫 己
卯昭慈獻烈皇后靈駕發引帝遣奠于行宮外門參
知政事張守撰哀冊文禮畢易吉服還內百僚服初
喪之服詣五雲門外奉辭退易常服詣常朝殿門外
立班進名奉慰故事園陵用吉凶儀仗五千三十一
人至是太常請權用五百四十四人初總護使李回
既受命有司猶援園陵之制辟官分局費用頗廣寶
文閣待制陳戬時爲給事中上疏論列以爲異日歸

祔泰陵復用何禮至謂會稽之山不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廟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竝緣爲姦誇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于是一切鐫省

辛巳詔文林郎越州上虞縣丞婁宗亮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宗亮之書曰先正有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憂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爲陛下追念祖宗仁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以後寂寞無聞奔进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藝祖在上莫肎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強敵所以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伯字行下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陞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疏入帝讀之大爲嘆寤

壬午權攢昭慈獻烈皇后于會稽縣之上皇邨神園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寸明器止用鉛錫置都監巡檢各一員衞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改寶山證慈禪院爲泰寧寺專奉香火賜田十頃帝事昭慈皇后備極孝愛故園陵儀範率用母后臨朝之比焉

癸未江淮招討使張俊以大軍至瑞昌縣之丁家洲初俊被密旨幷收李允文恐其拒命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謀之思恭言允文兵尚衆須以計取會英州編管人汪若海自江東赴貶行至撫州允文以書招之招討使參議官湯東野因引若海謁俊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師至鄂若海曰與來而少保誅之則若海爲賣友俊曰以百口保之若海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既破李成欲移兵指武昌若海言君無反狀其屬曰節制非朝命且殺袁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少保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用之衆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宣撫司張樞密既相辟必爲君白于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爲強彼見李成既破皆已喪魄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其軍東下俊因檄若海併招新除舒蘄鎮撫使張用時用自咸寧縣引兵趨分寧爲通泰鎮撫使岳飛所逼逐會俊于丁家洲俊併將二軍遣統制王綽護允文及參謀官滕膺赴行在

甲申昭慈獻烈皇后神主還越州

戊子帝諭大臣曰昨令廣選藝祖之後宗子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選之先是尚書右僕射范宗尹有造膝之請帝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閔朕若不取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

曰自昔人君惟堯舜能以天下與賢惟藝祖不以大位私子聖明獨斷發於至誠陛下遠慮上合藝祖實可昭格天命帝曰此事亦不難行祇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秦檜曰須擇宗室閨門有禮法者帝曰當如此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曰宮中有可付託否帝曰朕已得之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審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帝所指宮嬪蓋張婕妤吳才人也（考異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紹興壬子詔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時訪求宗子伯號七歲已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選二人得阜陵及伯浩攷令時以二十年閏月乙未除知宗正阜陵五月乙亥育于禁中相去才四十日恐選擇未必如此之速又令時以舊事譚秦檜爲上所薄恐未必以此委之明清誤也） 初安南賊吳忠與其徒宋破壇劉洞天作亂聚衆數千人焚上猶南康等三縣殺巡尉進犯軍城統制官張中彥李山屢舉兵討之不克是日江南提點刑獄公事蘇恪以從事郎田如鼇權南康縣丞令與朝奉大夫權通判魏彥杞往招捕未幾破壇爲彥杞所殺如鼇尋遣兵焚賊寨殺洞天 壬辰金賜昏德公重昏侯時服各兩襲 是夏金左副元帥宗翰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右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避暑山西漢民賂宗翰執蓋者毒之宗翰幾死 秋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秸生穗爲瑞奏之帝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此外不足信朕在藩邸時梁間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生此奇怪事輔臣歎服 庚子朝議大夫新知澧州吳革爲潼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宣撫司後四州監司以敕除者始此 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一軍權留洪州彈

壓盜賊以江淮招討使張俊將班師也遂以飛爲神武右副軍統制 壬寅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五十人天文局十人 丁未太尉兩浙西路安撫大使淮南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兼海泗安撫使時淮北之人歸附者甚衆故命光世安輯之 殿中侍御史章誼言聞邵青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遂入平江之常熟縣所至劫掠劉光世以驍將銳兵而不能應時擒制以邵青所乘皆舟楫而光世皆平陸之兵故也國家既憑大江以爲險阻而於舟師略不經意今邵青小醜光世大帥乃敢越境深寇使賊有大于此者將何以禦之臣聞古兵法舟師有三等其舟之大者爲陳腳船其次爲戰船其小者爲傳令船蓋置陳尚持重故用大舟出戰尚輕捷故用其次至於江海波濤之間旗幟金鼓難以麾召進退故用小舟由此觀之凡舟之大小皆可以爲守戰之備不必皆用大舟然後濟也望於駐蹕之地置一水軍帥以名將計亦易辦詔淮南宣撫措置時青已移舟通州海門鎮而行在未知也 己酉昭慈獻烈皇后虞主往溫州太廟 乙卯中書舍人林遹轉對論金雖北去安知不示弱以怠我師候秋高馬肥遣李成招集瀕淮饑民呼吸羣盜侵軼江南徐遣勁騎由真揚福山擣虛浙右願乘此時聚衆積粟蒐將閱士以備防秋之計今日之弊在於舟不習戰將不用命財用殫匱民食艱鮮州縣以軍興爲名而倍取無度此迺腹心之深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四裔尚爲病在四肢可以漸去也惟陛下與大臣汲汲講圖之

初五湖捕魚人夏寧聚其徒爲盜後有衆千餘專掠人以爲食郭仲威嘗招之不應命至是受劉光世招安又有仲威餘黨出沒于淮南亦受光世招安皆令長蘆竢舟以濟寧等無食半月之間復陷萬餘人是日始具舟迎之由是江北鄉邨愈覺凋殘矣己未昭慈獻烈皇后卒哭命左監門衛大將軍士㬉即內中天章閣几筵前行卒哭之祭帝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　辛酉召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赴行在欲代范宗尹也是日頤浩督諸將與張琪戰于饒州城外大敗之琪自徽州引兵犯饒州衆號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郡人大恐頤浩遣統制官巨師古招降之琪詐受招誘師古入其營遂薄城下統制官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閻皋頤浩愛將也方捕盜于宜黃走檄呼之會皋平盜而歸星馳以赴頤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顏孝恭郝晸等駐軍城外皆令聽皋節制端軍爲左邦弼軍爲右皋將中軍頤浩自畫陳圖授之琪兵至近郊前軍將張俊失利琪恃其衆直犯中軍皋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三十里殺賊甚衆賊又別遣水軍分道自景德鎮來犯頤浩遣統領官張慶以崔增餘衆禦之琪遁去是夜其愛將姚興以所部詣巨師古降琪遂走浮梁縣復還徽州　癸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充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宗尹旣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諸大將楊惟忠劉光世辛企宗兄弟皆嘗從童貫行軍論者疑其亦當貶削同知樞密院事李回亦言宣和間任中書舍人以校正御前文籍選官乞削秩罷政帝曰宣和政事恐不必一一皆非主留意文籍自是美事豈可與其他濫賞同科參知政事秦檜曰此法一行濁流者稍加削奪便比無過之人誠爲僥倖清流者少挂吏議即爲辱甚大不敢立朝恐君子受弊帝顧諭宗尹宗尹曰此事如回者無幾其它亦不足惜遂降旨侍從及館職兼領者罷又詔武臣濫賞並免討論令尚書省榜諭其日壬子也命旣下帝終以爲濫後二日帝批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可日下寢罷宗尹堅以爲可行即日求去翼日遂召直龍圖閣新知台州沈與求赴行在又一日輔臣進呈帝曰天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尚許言者極論若遽沮遏祇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事有損始宗尹之建議也檜力贊之至是見帝意堅反以此擠宗尹又五日詔驛召呂頤浩次日遂召翰林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乃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宗尹入相踰一年始宗尹與辛道宗兄弟往來甚密帝不樂之及是遽罷于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審量而已

八月乙丑朔詔奉安天章閣祖宗神御於法濟院以乘輿播越神御猶在舟中故也　丙寅利州觀察使湖東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爲蘄黃鎭撫使兼知黃州用張俊奏也時彥舟在鄂州舟多糧富俊恐其盤據要地故奏用之拱衞大夫相州防禦使新除舒

蘄鎮撫使張用，有衆五萬在瑞昌。後數日，俊親揀其軍精銳者留之，老弱者許自便。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去而爲民者。俊既并其兵，遂以用爲本軍統制。　乙亥，帝諭輔臣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乃贈夬直龍圖閣。　丁丑，命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芑祔昭慈獻烈皇后神主于溫州太廟哲宗室，用太常少卿蘇遲議，位在昭懷皇后之上。是日，韓肖胄題神主，罷，藏虞主于西夾室。帝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故事，虞主瘞于殿後，議者以帝方巡幸，當竢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芑，濮王曾孫也，留金得歸，及是甫至行在。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降授奉議郎蘇軾特贈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蜀州。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驅三省房，及催驅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制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故有是命。　丁亥，參知政事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虛，檜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遂有是命。（考異）林泉野記云：檜還朝，爲禮部尚書，紹興初，除參知政事。檜曰：陛下用臣，臣以能聳動天下之士。後宰相范宗尹罷，帝欲用呂頤浩，已詔之，會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懼其來，密薦檜爲相，俾塞其進，乃拜尚書右僕射。故諸書皆言檜與直柔爭進，故以道宗兄弟爲直柔之黨，深疾之。其後得政，竄斥無餘。今乃云道宗薦檜，誤也。　戊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頤、任伯雨並直龍圖閣。制曰：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于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樸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先是，頤子端中知六安軍，爲盜所殺，其孫將仕郎晟在韓世清軍，伯雨子承務郎先由建炎初嘗除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不赴，至是詔並赴行在。　壬辰，詔夏國歷日，自今更不頒賜。　是日，吏部員外郎廖綱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實自將之，所以備不虞而强主威，使無太阿倒持之悔。漢北軍、唐神策之類是也。祖宗軍制尤嚴，如三衙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盡。今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之兵而已。臣願稽舊制，選精銳十數萬人，以爲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爲衛，動則爲中軍，此强幹弱支之道，最今日急務。昔段秀實嘗爲唐德宗言，譬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皆能爲敵。正謂是也。願陛下留神毋忽。　戊戌，刑部奏軍士黃德等殺案目，其從二人俟于岸次，刑寺欲原其死。帝曰：强盜不分首

從此何用貸朕居常不敢生嗜物懼多殺也此時須當殺以止殺富直柔曰物不當死雖蚤虱可矜其當死雖人不可恕帝甚以爲然 甲辰初朝廷以張琪邵青反覆爲盜命諸將毋得招安而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胡松年言大將四合連旬不能破賊今青據通州崇明鎮沙上寨柵之外水淺舟不可行泥深人不可涉本府錢糧已費十三萬貫石公私騷然而賊未可睥睨況劉光世兵將類多西北人一旦從事江海間有掉眩不能飲食者況能與賊較勝負於矢石間哉先是光世奏已遣統制官王德討青又奏青窮蹙朝廷以爲然及松年有是言乃令光世措置後二日右司諫韓璜亦奏謂青擁舟數千艘而朝廷未有舟師制禦恐轉入海道驚動浙東且浙西正當收成之時青若倏來必誤國計又師老費財或金齊侵江藉青爲用凡可慮者五事疏奏遂趣光世招降之

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竝配赦天下諸州守臣更不帶節制管內軍馬免殘破州縣耕牛稅一年越州人得解舉人竝免將來文解一次諸路大辟可免奏案緣道路未通竝聽減等決遣唐李氏後漢劉氏周郭氏柴氏子孫竝各與一班行名目錄用元符末上書人子孫應遇兵道棄小人十五歲以下者聽諸色人收養即從其姓諸盜許一月出首自新前罪一切勿問是日以常御殿增築地步爲明堂止設天地祖宗四位其位版朱漆青字長二尺有五寸博尺有一寸厚亦如之用丑時一刻行事帝親書明堂及飛白門榜時未有蒼璧黃琮禮官引故事請以木爲璧繪天地之色帝以祀天不當計費厚價市玉以製之既而尺寸不及禮經乃命有司隨宜置造禮畢就常御殿外宣赦書以行宮門前地峻狹故也是歲內外諸軍犒賜凡一百六萬緡而戶部椿辦金錢帛三百五萬四千七百餘貫匹兩皆委官根括於諸路川陝諸軍則宣撫處置司就以川路助賞物帛給之自諸軍外宰執百官竝權行住支以貢賦未集故也時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曰上蒼懷悔禍之心羣策竭定傾之力六師奏凱九扆成功爰舉宗祈聿修大報帝以其夸大不悅 壬子嗣濮王仲湜請合西南外宗正爲一司以省官吏事下給舍中書舍人胡交修等言泉州乏財不許是時兩外宗子女歸合五百餘人歲費錢九萬緡 癸丑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頤浩引故事辭所遷官乃以特進就職 甲寅詔官兩浙錢氏子孫嫡長者一人以赦書所未及故也 丙辰呂頤浩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非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湘湖江西之閒而鄧慶龔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若非疾速勦除爲患不細詔樞密院措置 丁巳金房鎮撫使王彥敗李忠于秦郊店忠走降劉豫初曹端既爲程千秋所殺忠自稱京西南路副總管爲端報

仇擾于京西漸犯金州謀入蜀遂申宣撫司乞下洋州關隘照會張浚以爲憂乃遣提舉一行事務閤門宣贊舍人顏孝隆稟議官宣議郎蓋諒馳詣金州以慰撫爲名且以黃敕除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總管孝隆至軍中爲所劫以狀白浚言忠實有兵二十餘萬諒覘知白浚乞爲備浚恐孝隆爲忠所殺委利夔路制置使王庶收接忠入關仍散處其衆于梁洋境內庶檄忠令解甲給隊而入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回翔月餘無解甲意一夕殺孝隆遁去遂攻金州彥率兵禦之忠沉鷙善戰其下多河北驍果官兵與戰輒不利一日彥遣兵與忠戰于豐里令提舉官趙璜率統領官門章駐于山趾爲之策應彥乘高視之官軍少卻彥麾璜救之不應官軍遂敗彥退舍秦郊忠遂陷諸關彥令將士盡伏山谷間偃旗幟焚積聚若將遁者募死士得千餘人設伏以俟其至戰之前一日彥度忠且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爲三以遏其衝淩晨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未分餓伏騎張兩翼繞出忠大敗追襲至永興軍之秦嶺會王庶遣偏將龐嚴馮賽來援賽由間道乘之斬其將曹威等三人浚錄其功以彥爲拱衛大夫溫州觀察使賽初除隆德府路經略使自盧氏從邵隆至興元府故庶用之孝隆博州人後贈果州團練使　是秋金左副元帥宗翰盡遷祁州居民以其城爲元帥府民之當遷者止許攜籠篋其錢穀器用皆留之　右都監耶律伊都至薑城西遼主率餘衆北遁伊都以食盡不克窮追而還時盜賊愈多宗翰用大同尹高慶裔計令竊盜贓一錢以上者皆死雲中有一人拾遺錢于市慶裔立斬之蕭慶知平陽府有行人拔葱于蔬圃亦斬之民知均死由是竊盜少衰而劫盜日盛慶裔又請諸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三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圍以重塹宗翰從而行之宗翰患百姓南歸及四方姦細入境慶裔請禁諸路百姓人數行李以告伍保鄰人次長巷長次所司保明以申州府方給番漢公據以行市肆驗之以鬻飲食客舍驗之以安行李至則繳之于官回則易之以還在路日限一舍違限若不告而出者決沙袋二百仍不許全家出及告出而轉之它處于是人行不以緩急動彌旬日始得就道又所費不貲小商細民坐閭里莫能出入道路寂然幾無人跡矣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于宗翰盡殺之于獄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十（起重光大淵獻十月盡玄黓困敦四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冬十月乙丑詔直祕閣李允文就大理寺賜死坐擁兵跋扈擅權專殺也 己巳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王德以黃榜招水軍統制邵青青既而降之初青自鎮江引舟師駐于崇明鎮德往招捕駐軍青龍鎮自率親兵往崇明而爲泥港所隔青先遣人鋪板布釘籤官軍不知爭渡而過多死于泥中青遙語德曰太尉後隔潮水我若以數百人掉舟扼守津要則太尉糧食不通而自斃矣然豈可扼人于險太尉其速歸德曰邵統制汝壯士盍歸朝廷乎青曰諾然軍中不能不犯朝廷之法太尉可乞降一黃榜應以前犯罪一切不問則與太尉同歸德許之折箭爲誓言于朝詔以青改過自新可依所乞日前罪犯特與赦免德遣使持榜示青青見榜文謂其乞降大怒其妻謂青曰汝不記作賊繫獄我鬄髮鬻汝今既如此乃欲負朝廷耶時副統制從義郎單德忠等皆欲就撫惟統轄官閻在不欲後數日諸將晨謁青德忠即擊殺在于坐謂衆曰敢有不歸朝廷者依此衆默然青聞之揮涕而出曰單統制若欲得印當好相付胡爲乃爾德忠食塊自明然後勸青納兵以贖罪青從之遂受撫 庚午戶部尚書孟庾參知政事 江東安撫大使司言李捧華旺已就招詔揀其兵隸諸將初張琪既遁捧等乃以所部就劉洪道招安尋以捧爲武經大夫壽春府兵馬鈐轄旺爲池州兵馬都監既而洪道言捧所部精銳可得萬人捧狀貌偉健且勇于戰鬭雖語言鄙俚每合兵機又能不貪采用衆謀以得下情觀捧所長殆非庸將所及乃命神武前軍統制王𤨏以捧衆赴行在 乙亥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吳玠及金人戰于和尚原大敗之初金陝西都統洛索卒宗弼遂會諸道兵數萬謀西入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于寶雞縣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秦鳳兵馬都鈐轄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弩與戰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繁密如雨金人稍卻則以奇兵邀擊斷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麾于是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是役也玠所部全軍轉五官資而朝請郎通判鳳翔府兼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亦遷朝散大夫直祕閣秉義郎閤門宣贊舍人王喜遷左武大夫威州刺史宣撫司統領軍馬喜滿城人靖康初金人攻京師陝右大震喜聚壯士十八人不旬日附者甚衆喜爲立保伍法于常樂鎮營建寨柵號王萬年王庶爲節制使奏授成忠郎已乃率所部歸玠玠用爲秦州兵馬鈐轄改知同州至是以奇功遂驟進宗弼自河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翰留宗弼在軍中更

以陝西副完顏杲爲陝西經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考異〕王之望西事記曰：吳玠以一軍見據和尚原，金人屢攻之不克，大破金人，殺其大帥，人多疑其不實。夫吳玠之勝，四太子之敗，固未可知，然金若不敗，則今無四川矣。今按金史云：宗弼與宋吳玠戰于和尚原，敗績。此其確證矣。又張浚行狀云：尼堪在陝西時病篤，召諸大帥謂曰：吾自入中國來，未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爾曹宜悉此意，當務自保而已。烏珠出，怒曰：是謂我不能耶？尼堪死，即合兵來侵。玫金史，此時尼堪方持兵柄，死者洛索也。行狀多飾詞，不足據。

壬午，福建民兵統領范汝爲入建州。汝爲據建安，衆十餘萬，至造黃紅傘等，制置使辛企宗用兵連年不能制。及是汝爲引兵入城，直祕閣王浚明以下皆遁，賊遂據其城。

甲申，起復龍圖閣待制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陞徽猷閣直學士。初，庶以本路軍籍單寡，乃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泉縣強壯，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二百千，號曰義士。每五十人爲一隊，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日閱武于縣，月閱武于州，不半年，有兵數萬。每遇敵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戰，則令尉皆改京秩。張浚言于朝，故有是命。其後合興、洋、三泉四郡義士至七萬餘人。

戊子，斬有蔭人崔紹祖于越州市。其弟光祖配瓊州牢城，以僞造上皇手詔，自稱大元帥故也。

己丑，升越州爲紹興府。

張琪自宣州遁去，欲北降僞齊。是日，知承州王林所遣總轄官閤門祇候張賽生擒之于楚州，檻赴行在。

壬辰，錄程頤孫將仕郎易爲分寧令。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

是月，僞齊劉豫遣其將王世沖寇廬州，守臣王亨以計誘世沖，斬之，大破其衆。

十一月乙未，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始至建康。時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宅郡。夢得至，乃奏統制官韓世清一軍自宣州移屯建康，遣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閻皐分守要害，而世清尚未至也。先是王才據橫澗山降劉豫，遂引僞知宿州胡斌以兵入寇。詔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兵招捕，夢得使統制官張俊自青陽間道會之。呂頤浩欲招才，乃命才以所部赴行在，于是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如詔旨，才遂率其將丁順等三十餘人渡江。才懼罪，請留建康，頤浩議以淮西一郡授才，使統其兵之任，夢得以爲不可，乃詔才自顯武郎閤門宣贊舍人遷武翼大夫，充建康府兵馬鈐轄，汰遣其衆，得正兵千餘人，分隸諸軍。

戊戌，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命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兼權臨安府，與內侍楊公弼先營宮室。先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地尚有盜賊，駐蹕之地最爲急務。陛下當先定駐蹕之地，使號令易通于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一軍從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軍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于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掎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浚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覬也。若不速爲之，逡巡過春夏，則金人佗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爲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攷漢高祖以馬上

治之蹟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以速圖之不可緩也三四年來金人纔退士大夫及獻言之人便以爲太平無事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行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江郡縣往往已遭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于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陝使國家命令易通于四方則民失耕業號令阻絕俄頃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來則雖欲追悔無及矣至是遂定移蹕之議　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時朝廷猶未知范汝爲據建州而論者皆言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懦怯玩寇故更遣世忠自台州進　辛丑太常少卿趙子晝言每歲春分日祀高禖自巡幸不行雖多故之時禮文難徧至于祓無子祝多男以係四方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　乙巳磔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張琪于越州市　辛亥陞康州爲德慶府　壬子手詔內外侍從各舉所知三人限五日以聞舉得其當受上賞毋以先得罪于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爲嫌先是帝得陳襄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奏章大善之故有是詔禮部侍郎李正民以爲光等皆不合時宜者由是帝薄之　詔天章閣祖宗神御二十四位權于臨安府院奉安朔望節序酌獻供饗一分而已　癸丑守尚書司封員外郎待聘嘗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放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

彰聖孝　丙辰詔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曹成以所部赴行在命張俊遣使持詔書往攸縣就賜之時朝奉大夫提舉江西茶鹽公事侯懋言成今據衡山控扼要害毒流三千里莫之誰何馬友見與李宏潰卒合爲一軍雖駐兵在潭然素畏曹成昔成在鄂友自漢陽移軍潭衡以避之其忌成可知矣臣料賊意若成由衡山順流而下友必棄潭而東入江西蓋前有孔彥舟之隙後逼曹成西拒劉忠萬一勢窮力盡則必歸曹成而攻江西矣聞友近招人買馬打造兵器度其狡獪之心觀望向背止在今春朝廷若不早作措置則江西諸郡恐非朝廷有江西失則二廣危矣詔付宣撫司　己未金還趙氏疏屬五百餘人于上京　辛酉僞齊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武節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宣撫司選鋒將王彥與熙河統制官關師古併兵禦之賊大敗振爲官軍所獲遂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爲康州刺史　壬戌曹成犯安仁縣執湖東安撫使向子諲初成既屯攸縣而子諲兵不滿萬駐司于衡之安仁遣使招成亦聽命子諲乃檄成權本司都統制而命諸將韓京以一軍西守衡陽吳錫以一軍南定宜章賊徒逡巡不敢南向者百有餘日上江諸郡遂得以穫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己即擁衆而南子諲遣從事郎權安撫司幹辦公事何彥猷迪功郎隨軍錢官張節夫見成計事遇于途二人皆遁去子諲率親兵與成相拒自午至申官軍悉潰子諲度不可遏單騎入成軍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遂掠安仁縣進攻道州執子諲

而去。　金房鎮撫使王彥斬中軍統制官趙橫。統領官門璋。彥旣敗李忠。凱歌而歸。大賞將士。待橫如初。終不言豐里之敗。橫亦不疑。至是忽會諸將于毬場。酒四行。叱橫起。數其豐里不策應之罪。併璋斬之。復飲數行而歸。　是月。金主以陝西地賜劉豫。從張邦昌所受封略故也。　十二月乙丑。趙子晝權尙書禮部侍郎。宋以公族爲從官。自子晝始。　己巳。祕書少監傅崧卿權尙書吏部侍郎。充淮東宣諭使。　辛未。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閤門宣贊舍人知興州同統領秦鳳等路軍馬李師顏知成州。閤門宣贊舍人利州路第三將柴斌知興州。金之破陝西也。師顏爲耀州守。獨率所部來歸。其家屬皆爲金所得。金人服其忠義。遣其弟師文招之。師顏不顧。師文卒爲所害。由是浚擢用之。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姦贓之吏。無卹民之意。及煩王師。而軍需不免。又取于民。因循輾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盜。不可得也。可將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形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脅州縣。巧作催科者。竝除名。竝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以祖宗朝直決贓吏舊制鏤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遣。仍籍沒家財。　曹成至道州。守臣直祕閣向子忞聞之。悉城中官軍得百有二十五人。俾之迎敵。又遣使招之。兵行三十里。與成遇。士皆驚逸。成自東門入。子忞從西門跳奔獲免。成遂據道州。　戊寅。以彗見。許臣民實封言事。　庚辰。桑仲遣兵攻復州。守臣修武郎祖適棄城走。　詔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海州薛安靖。朝散郎通判州事李彙。竝赴行在。令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遣將統兵戍守。安靖本劉錫屬官。彙嘗爲沙河簿。在滄州結約南歸。會劉豫使守海州。至郡踰年。遂誘率簽軍蓋諫等。殺金人所命沂南淮北都巡檢使王企中。及僞齊之戍守者。率軍民以城來歸。尋以安靖爲浙西兵馬副鈐轄。賜彙同進士出身。簽書海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甲申。右司諫方孟卿言祖宗故事。諫官置局于後省。號爲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于皇城內建置。未有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　丁亥。言者請贓吏當死者勿貸。帝曰。朕本心欲專尙德化。顧贓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搢紳于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　戊子。詔襄鄧鎭撫使桑仲金房鎭撫使王彥釋怨體國。不得自相侵擾。初。仲雖受命。然猶恃兵衆。再圖取金州。是冬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使其副都統制武節大夫榮州刺史李橫統之。前軍去金州三十里。彥曰。賊兵以我爲寡。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脆者自走矣。時賊之大兵在馬郎嶺北。彥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關。而自以親兵營馬郎嶺。與之對壘。大戰凡六日。賊奔潰。彥縱兵追擊。均州平。

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是日。從官已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丙申。福建江西荆湖

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是世忠行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留，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師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王師，世忠單馬先浮以濟，師遂濟。距建寧百里許，范汝爲已伐木埋竹，及布鐵蒺藜，開陷馬坑，以拒諸要路。世忠乃偃兵自間道急趨鳳凰山，是日旦至城下，遂圍之。越四日辛丑，收建州。初范汝爲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礮等急擊之。凡六日，賊衆稍怠，夜，官軍梯而上，城遂破，賊衆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汝爲竄回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衆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于城之三面，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爲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還師，父老請祀之，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　壬寅，帝御舟發紹興，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軍統制巨師古，以其軍從，留右軍統制官劉寶殿後，以吏部侍郎李彌大權知紹興府，節制內外軍馬。時百司先渡江，扈衞者獨執政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交修、中書舍人程俱、侍御史沈與求而已。晚，執政登御舟奏事。帝至錢清堰，乘馬而行。　湖南安撫使向子諲自曹成軍中復歸藍山縣。初成既入道州，會樞密院遣幹辦官左弼持詔書諭成，俾散遣江淮等路民兵，獨與堪出戰人赴行在，聽張俊節制。其

徒爲盜久，憚俊嚴明，不聽。湖廣宣撫使吳敏時在桂州，以兵力微，不能進。新中書舍人胡安國移書於敏，以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遣前軍進由昭賀以通舂陵，北檄荆自衡移永，東檄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渡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投于溝壑矣。敏然其言而不能用。先是宣撫使都統制兼參議馬擴嘗駐軍大名，爲成所服，乃遣小校張布持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擴旋去，又數日，敏詞命亦至，成遂復爲亂。　甲辰，帝次蕭山縣。丙午，帝至臨安。　壬子，侍御史沈與求遷御史中丞。時禁衞寡弱，兵權不在朝廷，與求言：陛下移蹕東南，將圖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彍騎之法既壞，猶內有神策諸衞，外有諸鎮之兵，上下相維，使無偏重之勢。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尙書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志。　初建昌軍石陂寨卒丁喜、饒青等爲亂，聚衆數千人，而蘆溪寨土兵揚招與鄉民乘之縱掠。喜尋死，其徒姚達代領其衆。帝命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劉洪道、統領制官崔邦弼等往捕。至是劉洪道請濟師，乃詔統制官韓世清自宣州遣兵三千。時奉議郎知貴溪縣符建中亦

遣舉人劉鋭往說諭士兵。衆皆聽命。詔官其首。餘衆分隸信州諸軍。　金主詔曰。昔遼人分士庶之族。賦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　戊午。三衙奏定臨安府左右廂巡爲百有十五鋪。用卒六百七十三人。三衙及本府兵各居其半。按二十二年十月己卯又增爲百有五十鋪　辛酉。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勍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橫不法。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欲圖之。乃與勍敘同姓之歡。邀會飲。伏兵誅之。遂幷其兵。尋進惟忠軍職一等。勍自建炎中爲盜。蹂踐福建湖南諸州。及是乃敗。　二月丁卯。尚書吏部侍郎李光試禮部尚書。吏部侍郎李彌大試戶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綦崈禮試禮部侍郎。太常寺少卿程瑀試給事中。　庚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爲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直祕閣知道州向子忞奏。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呂頤浩秦檜因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荆湖兩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右臂。如京東諸州爲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路先定。宅時併力圖之。似爲未晚。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效羊祜襄陽故事。帝曰。卿等當居中運裁。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仍令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以所部統制官任仕安一軍三千人授綱。由汀州之任。又命權河東安撫使岳飛率河東副總管馬友及諸將李宏韓京吳錫等。共擊成。時新除舍人胡安國避地河東。亦以書遺檜。言吳敏兵寡。宜就遣世忠以爲之副。俾殲殄羣寇。收拾遺民。人言向子諲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綱常。願憐其無救而陷于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　金賑上京路戍邊之民。　癸酉。起居舍人廖剛權尚書吏部侍郎。　丁丑。詔閤門宣贊舍人崔增樞密院準備將領趙延壽單德忠李振徐文。武功大夫李捧。樞密院水軍統制邵青。所部兵分爲七將。以御前忠鋭爲名。內增青仍作水軍。並隸侍衛步軍司。非樞密院得旨。毋得擅發。仍鑄印賜之。　己卯。秦檜因奏事言每見陛下屈己從諫。中外士民無不感悅。帝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供御繡服問之。乃十年前京師鋪戶。用其舊牌。已令毀撤。不知者將謂舊習未除。朕所服者多繒素。豈復有綺繡也。　癸未。帝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乙酉。帝諭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于仁。仁之一字。非堯舜莫能當。呂頤浩秦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　戊子。龍圖閣待制知撫州高衛落職。與宮觀。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且爲圖上之。王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崇飾諂諛。老不知愧。望賜罷黜。從之。　是月。知商州董先叛附于劉豫。先是閤門宣贊舍人李興以節制軍馬屯于商州。會先爲陝號安撫使統制官耿嗣宗所迫。來依興。以兄事之。未幾河南鎮撫使翟興俾先知商州。先心慊之。密有害興意。因置酒伏甲。執興于坐。以鎮撫使之命。械興赴河南。欲于中塗殺之。行兩程。宿山林庵舍中。興見羣卒熟寐。乃荷械而去。逮曉至洛陽。農家人識之。咨嗟熟

視遂破其械以糗糧遺興使去其子女諸妾皆被害興既脫復得麾下舊兵千餘往來商虢間先既與興爲仇且劉豫勢漸盛先不能軍遂以商虢二州降豫

初淮西諸州多爲劇盜所據朝廷因而授之閤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雖受朝命陰與僞宿州守胡斌通李成之敗也褒信縣射士許約收其潰兵入光州城以收復告即以約知光州約與武節大夫忠州刺史知壽春府陳卞皆與僞境往來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光州土豪張昂獨率民兵據仙居縣之石額山爲寨事聞詔授昂忠翊郎忠義兵民統領至是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之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來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聞之即遣使撫諭卞宏二人皆聽命既而豫遣僞京西南路安撫使王彥先攻壽春爲卞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卞尋復固始縣會豫衆犯二州卞棄城保南岸夢得令統制官王冠張俊等援之豫衆引去

三月壬辰朔虔化縣賊李敦仁補正修武郎閤門祗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俊等軍中敦仁起書生爲盜三歲蹂四州十縣最後爲江東統制官顏子恭所破至是始平

淮西招撫使李光執江東安撫大使司都統制韓世清于宣州初光與副使王瓊將忠銳神武軍合萬餘以辛卯晦抵城下時日已暮隔溪而營世清將迎謁其壕寨將曰不可李尚書往淮西而下寨甚嚴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遂將親兵千餘人來謁是夜光與瓊共議翼日世清率諸將來賀月旦守臣具食瓊先以甲士守其從者光謂世清曰得旨揀軍往淮北可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世清欲上馬馬已持去光命持黃榜入城統領官楊明吉榮聞之諭其徒擐甲毋出世清不得已批報諸軍衆乃聽命擇其壯者五千餘人隸神武前軍餘許自便光又得世清所用舟九百艘帛七十四遂執世清以歸其中軍統領官趙琦先以精銳二千討賊于建昌亦命琦赴行在

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武功大夫權軍事趙令戣及吏民百餘人掠舟船而去遂以其衆歸于蘄黃鎮撫使孔彥舟

乙未江西安撫大使李回言湖東名賊曹成在道州馬友潭州李宏岳州劉忠處潭岳之間雖時相攻擊其實聞二宣撫之來陰相交結分布一路爲互援之計馬友據潭州踰半年漕臣錢糧不得移用今朝廷以岳飛知潭州友安得不疑飛亦安能引兵直赴潭州與友共處若使飛先往道州捕曹成友必懷疑阻害糧餽則飛有腹背受敵之患不若且置成不問先引兵往袁州約友宏云討忠以俟二宣撫之來庶使成不便過嶺最爲長策飛之將行也回既諭以此意復言于朝呂頤浩秦檜進呈因言湖廣大寇曹成爲首馬友劉忠次之數賊相與交結爲輔車相依之勢帝曰宣撫使司兵到必能平湖南諸寇續次令轉往湖北襄漢間以通川陝譬如漢高祖先遣韓信破趙復破齊然後擒項籍乃詔飛勘量賊勢如未可進且駐袁州以俟世忠會兵時成已進犯嶺南飛亦移兵茶陵而朝廷未知也

戊戌明州觀察使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桑仲爲知郢州霍明所殺初仲屢爲王彥所敗欲再攻金州鎮

撫使副統制兼知鄧州李横曰不率三軍入西川即殺敵以圖報國勿坐困于此仲檄明曰金州草寇當道當盡勦除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主名爲誰安復鎮撫使陳規聞之亦遣人謂明曰朝廷以郡授汝矣汝謹勿附仲仲怒陰有殺明意明措置郢州漸成井邑亦有戀郢之心仲以二十騎疾馳入郢州明聞謂其黨曰太尉來定見害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百里髻必解散預備有力者爲之束髮坐定明卑詞謝曰擇日即起兵豈敢違令事未須遽莫要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既得其髻即擒而殺之因其從者而以反聞後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歸朝帝問仲何如人去疾曰忠義人也帝問其說去疾曰仲嘗爲臣言必欲取京師以獻朝廷第乞二文資以祿其子帝惻然感動授仲二子昕維將仕郎　己亥制授故南越王李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趾郡王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之獨安南如故　庚子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及金戰于方山原敗之時隴州移治方山原守將范綜以散卒兵數千駐原上金人所命陝西經略使薩里千與叛將張中彥慕容洧合兵來侵陝西都統制吳玠命政及吳璘雷仲救之大戰三日焚其寨翼日敵引去政臨涇人初爲弓箭手驍勇過人玠用爲統制宣撫處置使張浚錄其功擢知鳳州　癸丑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知河南府兼節制應援河東北兵馬使翟興爲其將官楊偉所殺初僞齊劉豫將移都汴京以興屯伊陽山寨憚之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于金人由懷衛太行取蒲津濟河以達豫深苦之嘗遣迪功郎蔣頤持詔書遺興誘以王爵興戮頤而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啗偉以厚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死年六十其子兵馬鈐轄琮收合餘兵保故寨自是不復能軍事聞詔贈興保信軍節度使　甲寅帝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于講殿帝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才爲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它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諭攷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諂佞者居下列鹽官進士張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彼劉豫者素無勳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委身于强敵耳黠雛經營有若兒戲今日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將見權臣爭强篡奪之禍起矣臣觀濱江郡縣爲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斂之民種類闊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皂隸之伍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室家聚處之歡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徒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其溫夏不得其凊昏無所定晨無所省問寢之私何時

可遂在原之急何時可救日往月來何時可歸望遠傷懷何時可釋每感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思掃清鑾帳以迎二聖之車若夫小民則不然是以捜攬小蟲馳驅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自彼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疏前後者難間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趣論古今之成敗將聞閹寺之言如狐狸夜號而鵩梟晝舞也〔攷異〕九成家傳云公策言劉豫比之狐狸鵩梟豫怒手劍屬客欲刺之乃策語不同家傳小誤也帝感其言擢九成第一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賜第

夏四月丁卯金主詔曰諸良人知情嫁奴者聽如故爲妻其不知而嫁者去住悉從所欲　先是金主以皇弟安班（舊作諳班今改）貝勒（舊作勃極烈今改）嗣位即以安班貝勒授其弟杲（一名舍音舊作斜也）杲既歿久虛此位而宗峻子亶以太祖嫡孫當立輔政大臣宗幹等不以言金主亦無立亶意至是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完顏希尹等入朝宗翰曰儲嗣虛位頗久亶爲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輔宗幹希尹定議入言于金主請之再三金主以宗翰等皆大臣義不可奪迺從之庚午詔亶曰爾爲太祖之嫡孫故命爾爲安班貝勒其無自謂幼沖狎於童戲惟敬厥德遂以皇子宗盤爲古論（舊作國論今改）貝勒以左副元帥宗翰爲古論右貝勒兼都元帥以右副元帥宗輔爲左副元帥　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翟汝文參知政事　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時言者論文武之道不可偏廢東晉之初首開學校頃緣議者務減吏員諸州教授例從鐫減今所在州郡添差筦庫捕盜者無慮十數何獨于此而吝之欲望稍修學官使士子有所矜式且廉退之士不至棄遺　壬申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賊趙進降之進寇江州之瑞昌帥臣李回遣惟忠討捕時賊衆萬二千官軍八千而已平旦惟忠渡江先鋒將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傅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聲賊諜知之曰先鋒尙如此若全軍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詔以進爲從義郎其徒十三人皆授官仍留江州屯駐　己卯執政奏事帝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當如范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頤浩聞桑仲進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且言近聞金僞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自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及是帝諭輔臣二人唯唯奉詔　癸未詔曰朕寤寐中興累年于茲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載加攷績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體貌惟均凡一時啓擬薦聞之士顧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才器試可乃已豈可二哉尙慮進用之人才或勝德心則媚奧潛效偏私浸成離間將見分朋植黨互相傾搖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

同心體國敦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爲助欲傾頤浩而專朝權帝頗覺之故下是詔　乙酉呂頤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上寬聖慮帝曰朕宮中亦自育蠶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事質驗　戊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事呂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制曰盡長江表裏之雄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時頤浩將謀出師而秦檜之黨亦建言昔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帝乃命頤浩總師開府鎮江頤浩請辟參謀官以下文武七十七員鑄都督府印賜激賞銀帛二萬匹兩上供經制錢三十萬緡米六萬斛度牒八百道月給公帑錢二千緡仍許召諸州守臣時暫至軍前議事皆從之　己丑給事中王叔敖守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　庚寅金以鴨綠混同江暴漲命賑徙邊戍戶之在混同者　是日僞齊劉豫移都汴京士民震駭豫乃下詔以撫之因與民約曰自今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尊其祖忠曰毅文皇帝廟號徽祖父曰睿仁皇帝廟號衍祖僞左丞相麟籍所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十二軍以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馮長寧參謀軍事改汴京留守爲京兆留守豫在開封凡軍國事以至賞刑鬭訟毋巨細申元帥府取決沿河沿淮及陝西山東等路皆駐北軍由是賦斂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時西京奉先卒李英賣王㮄與金人豫疑其非人間物驗治得實遂以其臣劉從善爲河南沙淘官谷浚爲汴京沙淘官于是兩京民間窖藏及冢墓破伐殆遍矣　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其尚書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閤門祇候沈起入貢詔秘書省校書郎王洋押伴楷獻金百兩銀千兩帛二百匹紙二百匹人參五百斤詔賜惟清起金帶賜酒食于同文館　直祕閣主管洪州玉隆觀衍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爲右承奉郎封衍聖公　丙申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于賀州境上大破之初成既得賀州聞岳飛至以兵守莫邪關飛遣前軍統制張憲攻關軍士郭進與旗頭二人先登進揮槍而出殺其旗頭賊兵亂官軍齊進遂入關飛喜補進秉義郎解金束帶以賜官軍既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賊黨楊再興率衆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卻順夫爲再興斫臂而死飛怒盡誅親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張憲與擅軍統制王經皆至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翻官軍追擊不已成屢敗衆死者萬數成率餘兵屯桂嶺　丁酉詔奉迎溫州開元寺真宗神御赴行在初章獻明肅皇后以黃金鑄章聖神御帝恐其誨盜故還焉因愀然謂宰輔曰朕播遷至此不能以時薦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　丙午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敗曹成于桂嶺成拔寨遁去賊將楊再興爲追騎所及跳入深澗中軍士欲就殺之再興曰勿殺當與我見岳公遂

受縛飛見之解其縛曰汝壯士吾不汝殺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謝之飛留以為將時成既為飛所破遂走連州飛命前軍統制張憲追之成窘蹙又走郴州守臣趙不羣乘城固守成轉入邵州會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既平閩盜乃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而道處信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以為神世忠聞成屢北遣神武左軍提舉事務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董旼往招之成以其衆就招有赦最獨不從率衆走沅州戴白巾稱為成報仇最後歸于張憲

庚戌武德大夫知池州王進言已復太平州先是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張俊耿進等攻城未能下進以所部赴之叛兵陸德等受招進挺身而入其次周青者言不順進乃召使臣張錞叱令置對乘賊不意執青斬其首俄而耿進自西門張俊自南門入諸軍既不相一遂殺人縱掠城中亂兵馬鈐轄權州事趙子絅乘間遁去俊執德以獻伏誅其後二人交訟其功詔李光究實光上進等及軍士五千八百餘人功狀于朝帝命以功贖過而子絅與錞皆勒停初進在池州嘗以事械司理參軍衛允迪而釘其手言者交奏其狀未及究至是呂頤浩遂命進以所部二千屯饒州德之始叛也懼官軍將至謀盡黥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慈湖寨兵馬俊適隸周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日賊黨益落官軍四合遂就誅後贈俊修武郎立祠號登勇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十一（起元黓困敦五月，盡十二月，凡八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于天慶觀之望祭殿，始用牲玉。

辛酉，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卒。惟忠之討趙進也，卽軍中得疾，還洪州一日死。安撫大使李回收其軍隸本司，以統制官傅選、胡友所部四千人爲前後軍，又命親衞大夫鼎州團練使祁超將餘兵五千充本司統制。（案此據此年七月六日李回所奏增入。）惟忠起行閒，兼長戰守，宣政閒在陝西，頗有威名。及從帝至東南，官崇志滿，不肎盡力，聲譽日衰，薨年六十六。後謚恭勇。

庚午，岳飛奏破曹成于賀州。

壬申，蘄黃鎮撫使孔彥舟言：「劉豫已遷汴京，金人留戍甚寡。人苦科役，日望王師。土豪人戶，尚有團練保險，堅守不降者，誠能拜相臣爲大元帥，宿重兵于淮南要害之地，以爲根本，指揮諸鎮分道進兵，將見天戈所指，州縣望風降順。因民所欲，藉以爲兵，不必乞師于神武；取民所餘，資以爲糧，不必仰給于縣官。河南之地，指日可定，而京城孤立矣。一日會合，輻輳城下，而劉豫唾手可擒也。伏念臣昨任東平府鈐轄，統領巡社鄉兵，屢戰獲捷，京東軍民，麤知姓名，見今所部將士，又多東北人，皆曾隨臣出入行陳，習知山川，不煩鄉道，伏望聖慈假借名目，稍重事權，使臣獨當一路，自光之蔡，迤邐進兵。」詔賜敕書嘉獎，仍令就都督府計議。

丁丑，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總師次常州，而其前軍將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趙延壽所部銳軍叛于呂城鎮。是日，叛兵過金壇縣，奉議郎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爲所敗，賊以槍刺之。思忠曰：「寧殺令，毋掠藏庫，殺平民。」賊怒，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追叛兵至建平縣，及之，盡殲其衆。後贈思忠三官，錄其家一人。于是頤浩稱疾不進。

壬午，詔泛海往山東者行軍法。諜報劉豫于登、密、淮陽造舟，論者恐賈舟爲僞地所拘，則篙工柁師悉爲賊用，故有是旨。

甲申，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綢三十九萬匹，江西、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絁七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于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尚書戶部侍郎黃叔敖爲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爲參議，尚書右司員外郎吳表臣、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外郎張爔並爲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仍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書所見。

六月庚寅朔，貴州團練使新知復州李宏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時韓世忠將至長沙，宏遂有殺友之謀，是日因其詣天慶觀還，襲殺之于市。其將王進、王俊

以所部數千人遁去宏屯潭州　辛卯內殿進呈王大智所造軍器帝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復聞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彊弩　金遣使閱諸路丁壯調赴軍中　癸巳命廣西經略司即韶州撥內帑錢三十萬緡市戰馬至是經略司言比歲不逞之徒多以金銀市馬鬻于羣盜故馬直踴貴望于大觀格遞增二分許之舊格八等馬高四尺七寸者直十五千高四尺一寸者直十三千其餘以是爲差于是神武諸軍皆缺馬乃命經略司以三百騎賜岳飛二百騎賜張俊又選千騎赴行在然蠻馬尤駔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焉　己亥江東安撫大使李光乞行宮增拊後殿仍修蓋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之其後帝手詔光第令具體而微毋困民力輔臣進呈帝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緡亦未爲過必事事相稱則土木之役傷財害民何所不至

壬寅翟汝文罷參知政事　利州觀察使蘄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僞齊先是劉豫訪得彥舟母妻及子厚給以祿使其舅盧某持書招之彥舟乃有叛意未發會報權邦彥入樞府彥舟與之有隙心不自安時韓世清既伏誅而韓世忠連破湖湘羣盜順流東歸彥舟疑其圖己遂決策叛去幕客長洲王玠諫曰總管被命鎮撫三州任優祿厚豈可負朝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諫遂面罵之彥舟怒殺玠引所部降劉豫其統制官陳彥明不肯北去與統領官武翼郎郭諒率衆千餘詣知江州劉紹先降詔進彥明二官與諒並爲都督府準備將仍賜敕書獎諭江西安撫大使李回聞彥舟遁乃以本司右軍統領李玠以所部知黃州　乙巳詔僉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兼權參知政事　甲寅詔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呂頤浩令赴行在奏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死頤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罷帝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還朝以崧卿權主管都督府職事

乙卯詔以辛企宗所部神武副軍隸湖廣宣撫使李綱仍趣令之鎮　福建江湖宣撫使前軍統制官解元後軍統制官程振以所部入潭州屯于子城之內新知福州李宏稱疾不出夜宏中軍由恩波門以遁元遣將李義追擊之翼日元盡拘宏舟檝之在江皋者引兵至寨中見宏計事因悉其兵械以歸世忠即以宏爲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友死以敕書勞宏而宏已執矣　是夏金都元帥宗翰之白水泊避暑試舉人以詞賦得胡礪以下先是試之日宗翰立馬場中呼舉人之年老者諸生不論其意爭跪于馬前宗翰據鞍以鞭指麾俾譯者諭之曰汝無力老奴婢胡爲應試汝能文章則少年登科矣今苟得官自知日暮塗遠必受賕爲子孫計否則圖財假手何補于國我欲殺汝又念汝罪未著姑聽終場倘有所犯必殺毋赦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舉也宗翰諭主司勿取中原人　秋七月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敕令廣西經略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之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

對帝曰聞卿大名何爲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尊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卹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是非毀譽各不亂眞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尙何如耳尙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核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 己巳江西安撫大使司奏孔彥舟北遁詔趣岳飛移屯江州左司諫吳表臣言風聞僞齊于京東路每戶科麻七斤或者恐其以繩維舟謀濟江之計今沿江津渡皆當爲備就中釆石江稍狹而水緩鑒之往事備禦尤當嚴密樞密院勘會已令韓世忠屯建康府岳飛屯江州防扼江道詔送沿江諸帥 丙子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塹設伏以拒官軍 己卯呂頤浩自鎭江入見庚辰頤浩言金人頃侵建康初自北岸掠小舟數十而濟既至南岸恣行掠船濟渡軍馬其取和州渡江亦然欲令江北諸渡自九月朔日惟于緊要渡口量留舟一二以備轉送斥堠文字餘舟皆泊南岸至十月朔日以後大江更不得通行應公私舟船悉令於南岸深港內隱藏如違篙梢並行軍法俟過防秋如舊從之 是日韓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先是世忠既移屯乃奕碁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世忠曰我也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爲號故所部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去出喜曰天賜我也卽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而潛令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山上翼日辛巳明世忠親率選鋒及前軍俱進鏖戰所遣卒疾馳入其中軍望樓植麾張蓋賊回顧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爲世忠所得始世忠之出也宣撫使孟庾以師久勞止之世忠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至是卒如所料 甲申呂頤浩言朝廷置沿海制置司最爲得策然敵人舟從大海北來拋洋直至定海縣此浙東路也自通州入料角放洋至靑龍港又沿流至金山邨海鹽縣直泊臨安府江岸此浙西路也萬一有警制置一司必不能照應望令仇悆專管浙東浙西路別除制置使一員專管浙東福建從之 丙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試吏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尙書戶部侍郎兼侍讀提領榷貨務兼修政局詳定官黃叔敖試戶部尙書試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崈禮與權兵部侍郎方孟卿兩易祕閣修撰都督府隨軍轉運使姚舜明權戶部侍郎殿中侍御史江躋守侍御史 八月甲午近歲官吏坐贓抵死之人率皆貸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錢塘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律其徒始駭懼大理寺丞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頒下諸州從之 金賑泰州

戍邊戸金主如中京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
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
祖漢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
及代歸赴闕者竝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
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之賢否與其才
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爲政
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
呈帝曰郡守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
常潤不過十郡之閒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
者三荆南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
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
之瓜洲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數十
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
略爲之防足矣又十郡之間地不過三千餘里有一
州占江面五百里者有占百餘里者遠近多寡勞逸
大不均如七處渡口外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
守之則力均而易守詔以付沿江守帥 癸卯淮東
宣撫使劉光世言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還自金國始
朝廷遣人使敵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
借官以行如倫及朱弁魏行可崔縱洪晧張邵孫悟
輩皆爲所拘既而金都元帥宗翰在雲中遣都點檢
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
使人往議宗翰貽帝書略云既欲不絕祭祀豈宜過
於慥愛使不成國于是晧弁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
倫至東京與劉豫相見豫遣僞閤門宣贊舍人馬某
伴押至境上光世以聞詔倫赴行在 乙巳德安圍
解李橫自夏來圍德安未嘗攻城會戰惟于城之西
北隅造天橋成填壕皆畢乃鼓衆臨城鎮撫使陳規
率軍民乘城禦之規坐城樓爲砲折其足指容色不
變圍益急糧餉不繼諸將請殺牛以代軍食規曰殺
牛代食事窮矣因出家財以勞軍士氣益振孝感令
韓適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梗不能通會大風雨規
命乘勢呵殿而來賊軍疑其神卒不敢擊規以書求
援于朝未報橫遣人來願得府之妓女而罷軍規不
可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衆不
亦可乎規曰使橫卽退是我以婦人求和況得之而
未必退乎卒不予時橫填壕不實而天橋陷規以六
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
倏忽皆盡橫拔寨遁去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爲觀文殿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觀檜與左僕射呂頤浩不諧頤浩既
引朱勝非還朝復自內批今日赴都堂議事位知樞
密院事上欲以逼檜會王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
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
權漸不可長檜卽上章辭位帝未許前一日頤浩與
參知政事權邦彥留身帝前復言檜之短帝乃召兵
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崈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
略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帝謂
崈禮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
檜言臣爲相數日可以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崈禮請
御筆付院帝卽索紙筆付崈禮崈禮退未至院而麻

制已成翼日制責檜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于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更責寅恭之效而乃憑恃其黨排擯所憎豈實汝心殆爲衆誤顧竊弄于威柄慮或長于姦朋檜既免帝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檜入相凡一年〔攷異〕秦檜罷相史不詳洪邁所編中興玉堂制草亦無罷相制王明清以爲皆檜擅政時焚滅今從趙甡之遺史　詔珍禽花木毋入臨安諸門　夜四更彗出于胃帝憂之命大官進素膳　乙卯詔防秋居期建康修大內可罷　九月戊午朔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落職時言者論陛下憤中國之未振付檜以內修之事而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不以寬大之故輔陛下仁厚之德乃以苛刻爲務事圖減削過爲裁抑人心大摇怨讟在路又引用程瑀等布列要路黨與既植同門者互相借譽異己者力肆排擯檜爲宰相兼此二罪尚何俟而不譴之乎故有是命〔攷異〕揮麈後錄云秦檜之襯藏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仁伯之文也秦憾之故此時謝克家以前執政領京祠不知制詞何人所作明清蓋誤　己未罷修政局以議者言修政所講多刻薄之士失人心致天變故也　龍圖閣待制知温州洪擬試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滋試尚書兵部侍郎　詔雩祀上帝復以太宗配案雩祀舊以神宗配　辛酉以彗星出赦天下應盜官物入己罪抵死者不赦內外臣庶許直言時政闕失行在和糴軍糧自今並用一色見錢銀絹充糴本免民間牛稅一年應盜賊嘯聚去處限十日出首免罪補官川陜豪戶輦運軍儲數多者與補承信郎至進義副尉陜西諸叛將許令自新前罪一切不問

朝奉郎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王倫至行在帝嘉其勞詔倫去國五年奉使有稱特遷右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倫言宇文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時虛中子右朝奉郎師瑗奉其母居閩中乃添差師瑗福建路轉運判官于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議當再遣使人以驕敵意　壬戌以左迪功郎潘致堯爲左承議郎假吏部侍郎爲大金奉表使兼軍前通問秉義郎高公繪爲武經郎假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副之命倫作書與其近臣耶律紹文且附香藥果茗縑帛金銀進兩宮二后又減半遺都元帥宗翰金二百兩銀千兩遺右監軍希尹賜宇文虛中半之遺耶律紹文銀三百兩縑幣百匹通問副使朱弁已下亦皆賜金三省勘問路由東京乃令頤浩作書以果茗幣帛遺劉麟致堯公繪各官其家二人賜金帛甚厚　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席益試尚書吏部侍郎尋兼侍講　乙丑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初命沿江岸置烽火臺以爲斥堠自當塗之褐山東采石蕪湖繁昌三山至建康之馬家渡大城堙池州之鵲頭山凡八所旦舉煙莫舉火各一以爲信有警即望之　丙寅軍賊李通受都督府招安傅崧卿以通爲修武郎本府親兵前軍統領　辛未詔自今應批降處分係親筆付出身者並依舊作御筆行　甲戌彗星沒　乙亥御筆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崈禮爲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　丙子詔近降御筆處分事多係

寬郵及軍期等事與前此指揮事體不同並經三省樞密院如或不當自合奏稟仍許給舍繳駮臺諫論列有司申審若奉行違慢止依違聖旨科罪是日進呈帝謂輔臣曰今日批降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密院與已前不同朱勝非曰不經鳳閣鸞臺蓋不謂之詔令呂頤浩曰所以別于聖旨者欲上下曉然知陛下德音所向也遂批旨行下　戊寅罷鎮江府織御服羅帝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費也　辛巳太尉神武左軍都統制福建江西荆湖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沿江三大帥劉光世李回李光並去所領揚楚等州宣撫使名其節制淮南諸州如故惟荆湖廣東宣撫使李綱止充湖南安撫使湖北廣東並還所部自分鎮以來前執政爲帥者例充安撫大使至是右司諫劉棐屢言綱跋扈呂頤浩將罷綱故帥銜比江東西減大字　世忠言提舉官董旼招馬友曹成之衆得八萬人詔戶部侍郎姚舜明往衡邵辰沅等州揀其軍仍應副沿路糧食世忠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鷙勇絕倫者　壬午權尚書禮部侍郎趙子晝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都承旨除文臣自子晝始　丙戌顯謨閣直學士知興元府王似爲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與張浚相見同治事始浚出使第以宣撫處置爲名至是始帶川陝及等路字浚在川陝凡事雖以便宜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閒少所假借于是士大夫有求于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謗議于東南大略謂浚殺曲端趙哲爲無辜而任劉子羽趙開爲非是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爲制副時似已復還成都而行在未知也〔攷異〕朱子撰浚行狀謗者謂浚任劉子羽吳玠趙開爲非是攷浚用玠時人皆以爲宜所以謗子羽及開者指子羽驕倨開聚斂耳于玠無所與也今刪去

丁亥初劉忠既爲韓世忠所破復聚衆走淮西駐于蘄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附于劉豫以忠爲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忠之將文廣率所部詣江西安撫大使李回降回即以廣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充本司統領軍馬　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在雲中聞金將侵蜀遣使臣相偁閒行以告宣撫處置使張浚且齎帝所賜御封親筆押字爲信兩傍細字作道家符籙隱語云善持正教有進無退魔力已衰堅忍可對虛受忠言寧殞無悔虛受忠言者蓋隱虛中之名也又遺其家人書言中遭迫脅幸全素守惟期一節不負社稷一行百人今存者十二三人有人使行可附數千緡物來以救艱厄昨有人自東北來太上亦須茗藥之屬無以應命甚恨甚負于是虛中妻黎氏奏以縑帛茗藥附通問使潘致堯而致堯已行矣　僞齊長星見僞太后翟氏死謚曰慈獻　是秋金主如燕山都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輔右監軍希尹左都監宗弼皆會留右都監耶律伊都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祁州伊都久不遷頗怨望遂與燕山統軍稿里謀爲變盡約燕雲之郡首契丹漢兒令悉誅女直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信偶獵居庸關上遇馳書

者覺而獲之宗翰族稿里命希尹誅伊都于大同伊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乃奔達勒達達勒達先受希尹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勒達善射無衣甲伊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西京副留守李處能坐累誅南京留守郭藥師河東南路步軍都統管蕭某皆下獄既而獄免處能燕人遼宰相儼之子宣和末自平州來歸拜延康殿學士賜姓名趙敏修金人交燕復取以去宗翰以藥師家富于財謂其可以動衆悉奪而因之宗翰次室蕭氏本天祚之元妃希尹殺之謂宗翰曰彼與兄實爲仇讎然忍死事兄者蓋有待也今事既不成它日帷闥寸刃不測可以害兄矣希尹以愛兄故擅殺之宗翰泣謝于是宗翰令諸路盡殺契丹金主聞伊都叛未至燕而歸大赦彰德軍節度副使高景山告知相州杜充陰通江南先是充之孫自南方逃歸充不告官而擅納之遂下元帥府掠治宗翰問之曰汝欲歸江南邪充曰元帥敢歸江南監軍敢歸江南惟充不敢歸也諸帥相顧而笑踰年乃釋

冬十月戊子朔置孳生馬監于饒州命守臣提領括神武諸軍及郡縣官牧馬隸之仍選使臣五人專主其事時言者以爲軍旅之事馬政爲急多事以來國馬爲彊敵所侵盜賊所有其在諸軍者無幾乞講求孳生之利于江東西擇水草善地置地以牧之故有是命

辛卯朝議以坑冶所得不償所費悉罷監官以縣令領其事至是江東轉運副使馬承奏存饒信二州銅場許之二場皆產膽水浸鐵成銅元祐中始置饒州興利場歲額五萬餘斤紹聖三年又置信州鉛山場歲額三十八萬斤其法以斤鐵排膽水槽中數日而出三鍊成銅率用鐵二斤四兩而得銅一斤云

癸巳詔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以所部還鄂州孝恭初奉詔討石陂軍賊余照照爲官軍所殺其次李寶等百餘人皆就招

戊戌呂頤浩言建康米斗不及三百欲于鎮江上下積粟三十萬斛以助軍用帝曰若精選兵十五萬分爲三軍何事不成祖宗取天下兵數不過如此

庚子直徽猷閣淩唐佐爲僞齊所殺初唐佐既降（事見建炎二年九月壬子）劉豫因以唐佐知歸德府有尚書郎李亘者乾封人建炎末避地不及豫使守大名時通問副使宋汝爲亦以豫命同知曹州（事見建炎四年冬末）三人素相厚汝爲知豫無改悔意與唐佐等疏其虛實遣人持蠟書告于朝唐佐亘募得卒劉全宋萬僧惠欽汝爲募民王現邵邦光皆十餘往返尚書左僕射呂頤浩之過常州也得唐佐從孫憲授保義郎閤門祇候俾持帛書遺之憲至睢陽唐佐妻田氏使與館客張約同食憲疑不出田氏曰無傷也既而爲約所告豫遣人捕唐佐并其家至京師憲走得免唐佐諫豫責以大義豫怒斬唐佐于境上下令曰唐佐結連江南謀反斬首號令其家屬當從坐貸死送潁昌府拘管時全萬惠欽爲邏者所得事泄亘亦坐誅先是武顯大夫孫安道爲應天府兵馬鈐轄城陷不得歸後謀挺身還朝爲人所告而死事聞贈安道忠州刺史爲亘立祠名愍忠

丁未以孟冬薦饗太廟于温州是月也先祫祭祠部員外郎神主神御提點向宗厚言

祭不欲數乞用故事權罷時享禮官援政和五禮新儀不從于是祫祭孟饗薦新朔祭兼行于一月之間非故事也　己酉詔帥臣統兵官以公使酒酤賣者取旨論罪先是李綱爲湖廣宣撫使請于所在州軍造酒許之及是呂頤浩因進呈言茶鹽榷酤今日所仰養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捨此何出朱勝非曰榷酤自漢武時因兵興而有帝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革可見久長之利故有是旨　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併力招捕湖寇楊太時太據洞庭有衆數萬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之徒大造車船及海鰍船多至數百車船者置人于前後踏車進退每舟載兵千餘人又設拍竿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轆轤遇官軍船近即倒拍竿擊碎之官軍以此輒敗大率車船如陸戰之陳兵海鰍如陸戰之輕兵又倫欽雖各有寨而專倚舟以爲彊誠衡雖各有舟而專倚寨以爲固此其所恃也韓世忠之在湖南也遣使臣朱實往招之太不聽命至是昌寓以奏乃命趣捕之　是月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倘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彼謂官兵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陽聲言趣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海而實取青密使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盧壽直擣宋亳豫必成擒矣三慮賊併力南下今敵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二年中原可定帝納之　十一月戊午朔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大臣不可立威宜與諸將論事又言杜充一向威嚴諸將不敢議事其敗以此帝曰朕命大臣與諸將會食供職卿特未知呂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通自頤浩張浚執政始與諸大將共食于朝堂論者謂諸將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階級之法廢矣　己未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移吏部侍郎仍兼工部權吏部侍郎章誼移刑部侍郎仍兼工部　金遷趙氏疏屬于上京　辛酉僞齊劉豫召武功郎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至汴京以爲大總管府先鋒將先是金房鎮撫使王彥在金州威聲頗著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彥遣屬官高士瑰率諸將以圖商虢至紫嶺與先遇官軍敗統制官劉琦戰死然先以困迫遂棄商州彥以統制官邵隆知州事　乙巳呂頤浩屢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敵分三路入侵江浙兵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冗兵修飭器甲今張浚兵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𤫉軍一萬三千雖不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軍楊沂中後軍巨

師古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
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
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爲且向者邵青擾通泰
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筠范汝爲據建劍孔彥舟馬
友曹成等爲亂於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
自敵之南牧莫敢攖其鋒者近歲張俊獲捷于四明
韓世忠扼于鎭江陳思恭于長橋而張榮又大捷于
淮甸頁由敵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敵以中原
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尺童子知其不能
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信然敵
騎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
願睿斷早定命世忠張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
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曹以入又于明州留海船
三百只令范温閻皐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東萊此
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既集豫必北
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爲守敵舉兵來爭其地則彼
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
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
此可爲深惜者也　庚午詔自今御筆並作聖旨行
下時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宣和以來所以分御筆聖
旨者以違慢住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詔許繳駁
論列當依祖宗法作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
御筆三省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然後名正言順上
從之　壬申帝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端坐不動
于四方者將來朕撫師江上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
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與

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破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
足道而能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
治無有不用兵者卿等與韓世忠曲折議此否如朝
廷細事姑待有司卿等當熟講利害朕前日與世忠
論至晚膳過時夜思至四更不寢朕與卿等固有定
議昨日批出可更召侍從日輪至都堂給劄條對來
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　吏部侍郎韓肖胄言今日
之勢終當用兵如晁錯之論七國以爲削亦反不削
亦反金人猶是也繼因賜對面奏賊豫盜據中原人
心不附宜出不意遣兵將鼓行進討聲言翠華再幸
金陵督使過江願賜睿斷克成大勳時頤浩亦召世
忠至都堂諭以焚毀劉豫糧草事世忠曰此乃清野
之法不可不行禮部尚書洪擬獨言國勢强則戰將
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前
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與王之居未定如唐肅宗之
在關中光武之在河內也又邇者諸將雖有邀擊小
勝未見雷合電發以取大捷又江浙農耕未盡復淮
甸鹽筴未盡通平日廩給尚艱緩急將何以濟又千
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使千里出戰則彼逸我勞凡此
皆未可言戰也擬歸家語人曰吾知迎合可取高位
然豈以一身之故誤國事耶　甲戌潭鼎荆鄂帥守
李綱等四人約日會兵收捕湖寇初綱以湖廣宣撫
使赴湖南聞曹成將自邵入衡以趨江西而韓世忠
所留提舉官董旼親兵纔數百人勢不足以彈壓郎
駐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衆成至衡綱召與語俾
率其餘衆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諒有兵二萬

掠衡山泊吳集市綱留統制官韓京屯茶陵以扼賊而親帥大軍自白沙潛涉江諒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以聞詔綱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隸諸軍綱尋入潭州械右朝奉郎知醴陵縣張覯屬吏權攝官以漸易置贓吏稍戢綱延見長老問民疾苦皆以盜賊科率爲言乃檄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應日前科須之物並以正賦準折又遣統制官郝晸降潰將王進于湘鄉吳錫擒王俊于邵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爲盜者悉平惟湖寇楊太據洞庭文榜指斥言詞不遜綱命統領官李建馬準吳錫分屯湘陰益陽橋口以備之湖南無水軍綱乃拘集沿江魚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于朝乞合兵討蕩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荊南鎮撫使解潛遣兵會之仍權聽綱節制　壬午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言自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歷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柱下聞見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條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備記言垂一代之典也苟曠三十年之久無一字之傳何以示來世望許臣編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詔旨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采擇許之自軍興史官記錄靡有存者藻嘗於經筵面奏乞命史官纂述三朝日歷會朝廷多事未克行比出守湖而湖州不被寇元符後所受御筆手詔賞功罰罪等事皆全藻因以爲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凡六年乃成　十二月丁亥朔詔閩盜范忠竊發令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御前忠銳第六將單德忠以所部二千速捕之毋致滋長如不即捕獲撲滅其帥守監司及應捕盜官並重寘憲典既而處州復告急乃命忠銳第一將張守忠以精兵二千會之權聽守臣宋伯友節制賊遂平世景以勞自武功大夫加榮州刺史　甲午御筆嚴銷金之禁帝因覽韓琦家傳論戚里多作銷金事且聞都人以爲服飾者甚衆故禁之　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湖南安撫使李綱罷以龍圖閣直學士折彥質爲湖南安撫使　夜行在臨安府火燔吏工刑部御史臺及公私室廬甚衆乙未旦乃滅太常博士趙霈言國家以宋建號用火紀德今駐蹕以來未舉大火之祭望詔有司舉行從之　戊戌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趙鼎始至建康視事時參知政事權同都督江淮荊州諸軍事孟庾太尉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皆駐軍府中軍中多招安強寇鼎爲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庾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既安堵商賈通行焉　辛丑給事中買安宅試尚書工部侍郎　宣撫處置使張浚即成州置院類試陝西解進士得周漢等十三人浚承制賜漢進士出身餘同出身癸卯以聞　甲辰詔張浚罷宣撫處置使依舊知樞密院事徽猷閣直學士知夔州盧法源爲龍圖閣學士川陝宣撫處置副使與王似同治事先二日命駕部員外郎李愿往川陝因使持詔召浚還朝且令與參贊公事劉子羽主管機宜文字馮康國俱還仍以親兵千人護送時法源奉祠居蜀浚承制以法源代韓迪言于朝閱四日

遂有是命，尋以浚于國有功，久勞于外，令學士院降詔召赴樞庭，仍命學士撰蠟書十通，付宣撫副使王似書填賜諸叛將，略曰：昨宣司參議劉子羽弄權用事，不通人情，今已召張浚還朝，更命王似，無復嫌隙，其早自歸。浚聞，乞祠，不許。 是日，帝謂大臣曰：近引對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時遷謫，道路失教。元祐人才，皆自仁宗朝涵養，燕及子孫，自行經義取士，往往登科後再須修學，所以人才大壞，不適時用。 辛亥，襄陽鎭撫使李橫敗僞齊于楊石店，遂復汝州。先是僞河南尹孟邦雄發永安陵，鎭撫使翟琮憤不能平，思出奇以擒之，知虢州董振亦與僞將先密謀以所部應琮，時襄陽糧乏，橫不能軍，乃引兵而北，敵自入中國，少能抗之，不意其猝至，橫至汝州城下，守將武德大夫彭玘以城降。 金人攻商州。初，都元帥宗翰在雲中，使陝西經略使完顏杲夏五路兵，與劉豫之招撫使劉夔來侵。時秦鳳路副總管吳璘以兵駐和尙原，敵懼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窺仙人關，以要吳玠，別將以游騎出熙河綴關師古，而大軍由商於以進。師古與別將遇，敗之，完顏杲至商州，斥堠將望風退走，守將邵隆度不能守，卽退屯上津。 丙辰，知鼎州程昌寓令兵馬副總管杜湛率將士冒雪入沅江縣境，盡焚賊寨，奪舟取糧。 初，進士薛筇嘗詣金國上書言事，金人執之以歸劉豫。筇至汴京，復以醜言訐豫，欲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同詣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終身之患，它日受擒，與妻子磔身東市，悔無所及。豫大怒，欲斬之，張孝純救解得免。 是歲，宗室賜名命官十有八人。 大理寺言斷大辟三百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十二（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九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
皇帝
紹興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是日權
河南鎭撫使翟琮及權知虢州董振以山寨餘衆入
潼關後二日琮入西京僞齊留守孟邦雄方醉臥遂
俘其族以歸　庚申襄陽鎭撫使李横破潁順軍降
僞齊知軍事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蘭和後二日敗
僞齊兵于長葛縣　甲子命尙書戶部侍郎姚舜明
往建康總領大軍錢糧用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
庾請也時諸軍屯建康者歲用錢糧五十餘萬皆戶
部財計故命舜明領之庾又言降授右武大夫和州
防禦使馬擴通曉軍務請以爲參議官從之　李横
復潁昌府先一日横引兵至城下僞齊京西北路安
撫使趙弼固守横率將士急攻之至日城陷巷戰不
勝遂遁去劉豫聞横兵至急遣先鋒將董先使拒敵
先出京城殺擄數百人奪騎數百走翟琮軍琮以先
爲鎭撫使都統制　乙丑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曹
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爲忠之屬可以一
戰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應爲吾士師者各務仁平
濟以哀矜天高地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
置此座右永以爲訓臺屬憲臣常加檢察月具所平
反刑獄以聞三省歲終鈞考當議殿最　金人破金
州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召本司都統制節制興文
龍州吳玠金均房州鎭撫使兼本司同都統制王彥
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劉子羽會于興元約金
人若以大兵取蜀卽三帥相爲應援子羽聞敵至諭
彥俾以强弩據險邀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
子羽言介意金州之西有姜子關乃承平時商旅由
子午谷入金洋之路金聲言取姜子關路入漢陰縣
故彥頗分兵守之既而完顏杲（本名撒里罕舊作撒离喝）自上津疾
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召漢陰統制官郭進以三千
人乘流夜發遇于沙隈金人捨騎來攻戰十合金人
見進軍少晡時步卒竝進塵埃蔽日進力戰敗死彥
曰敵所以疾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耳卽盡焚儲
積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州彥退趨西鄉會浚遣幹
辦官甄瑤持手書督彥淸野來會遂踰西鄉　初神
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在江州軍中糧乏江西安撫大
使李回分其軍之半萬二千屯江州筠州臨江興國
軍而命飛以餘軍卽吉州屯駐言于朝丁卯詔飛卽
以兵赴行在　己巳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席益試
工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
試吏部侍郎庚午詔大宗正司自廣州還行在以嗣
濮王仲湜兼判大宗正事奉濮安懿王神主及諸宗
室俱行　癸酉初復大火之祭配以閼伯歲以辰戌
月祀用酒脯　戊寅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請以所
選水軍五百人剏置第六將許之時中軍纔五千人
也　庚辰用禮官議歲以春秋二仲遣宗室環衛官
于法惠寺行望祭諸陵之禮時庶事草創位牌但以

白木黃紙爲之紹興末乃改作　壬午詔禁衞神武
三衙諸軍御前忠銳宰執親兵並支雪寒錢　二月
丁亥朔陞桂州爲靜江府以帝嘗領節度故也　辛
卯置廣西提舉買馬司於賓州俸賜視監雜司凡買
馬事經略司毋得預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藏錢
各二十七萬緡欽州鹽二百萬斤爲買馬費以左朝
請大夫新知建昌軍李預提舉　陝西都統制吳玠
與金兵遇于眞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
羽聞金州破即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金人來
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諸
將不能辦我當自行直祕閣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
請曰敵舉國而來其鋒不可當宣撫既命分守各有
守地何苦遠赴萬一不勝悔之無及玠不聽自河池
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書曰敵旦夕至
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
復馳與金人遇玠軍纔數千人益以洋州義士萬三
千人玠先以黃柑遺完顏杲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
今日決戰各忠所事完顏杲大驚以杖擊曰吳玠爾
來何速耶時金房鎭撫使王彥自西鄉以八字軍來
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壕寨將將走降金人
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荀地分雖險兵寡弱易
敗乃縱所掠婦人還山寨而自蟬溪嶺遶出關背夜
以輕兵襲取之仲荀果退走金人既得山寨遂乘高
下闞饒風而以精兵夾攻南師之背南師盡卻玠斬
之不能止凡六日關破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
餘兵奔達州四川大震　癸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

田法於諸路行之悉以陳規條畫爲主其江北無牛
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鋤凡授田五人爲甲別
給菜田五畝爲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
使臣主之以歲課多寡爲殿最　戊戌詔要郡次要
郡守臣帶兵馬鈐轄路都監者並罷　己亥金元帥
府上言承詔賑軍士臣恐有司錢幣將不繼請自元
帥以下有祿者出錢助給之金主曰官有府庫而取
於臣下此何理耶其悉從官給　金監軍完顏杲入
興元府經制司劉子羽焚其城而遁初饒風關破子
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子羽遂西子羽亦退屯
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麤糲至取草木芽
蘖食之遺玠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時玠在
興州之仙人關爲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
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
玠乃從麾下由間道與子羽會于三泉金游騎甚迫
玠夜視子羽方酣寢傍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
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矣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
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
可輕棄金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
與居下敵必隨入險則吾勢日蹙大事去矣今經略
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遶出敵後褒斜山谷如行鼠
穴敵見玠遶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邀其歸路勢必
狼顧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走此所謂善敗者不
亡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
壘凡十六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俊又以
五千人至于是軍勢復振　乙巳河南鎭撫司統制

官李吉敗僞齊兵於伊陽。初，孟邦雄既爲鎭撫使翟琮所執，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爲劉豫守，襲琮所寓治鳳牛山寨，琮設伏擊之，盡殪。　庚戌，襄陽鎭撫使李橫爲神武左副軍統制、京西招撫使。初，橫既進兵，僞齊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添差陳州兵馬鈐轄牛皐，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各以所部兵與橫會，橫以便宜命皐爲蔡、唐州鎭撫使，玘知汝州，仍賜橫武翼郞以下告身三百，遂以皐爲左武大夫、安州觀察使。橫又言臣已起兵撫定，剋復神京，請命重兵宿將進屯淮西，按兵無動，以揚聲援。詔同都督江淮荊湖諸軍事孟庾、淮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東宣撫使韓世忠措置。　王庶賚江州未行，張浚復起庶爲參謀官，使詣巴州措置梁、洋一帶。庶至，急散榜梁、洋境上，招其軍民，不數日遠近來會。巴之北境即米倉山，下視興元，出兵之孔道。始金人破金、商，無所得，已失望，完顏杲至金牛鎭，不見兵，疑有伏，自以深入，恐無歸路。及聞庶在巴州，吳玠陽爲軍書會諸將，欲斷歸路，敵遽得之，且野亡所掠，食少，乃引兵還興元。　三月丙辰朔，禮部尚書洪擬兼權吏部尚書。　初命神武後軍統制兼都督府都統制巨師古以所部萬人屯揚州。　甲子，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知洪州李回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回老而慢，其下多縱弛，帥屯兵數萬，皆招收潰賊，既無所憚，又軍食不足，恣其所爲，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宣諭官劉大中至江西，奏回專權廢法，且縱其子右宣教郞滎預政受金，及多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於是江西轉運副使吳革、韓琮並罷，而滎勒停。　京西招撫使李橫傳檄諸軍收復東京，詔橫自武功大夫、袁州防禦使特遷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　己巳，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李擢試尚書工部侍郞，赴行在。　潁昌捷奏至，詔李橫再進翊衛大夫，加賜空名告身一百，京西山寨並聽橫節制。劉豫聞橫入潁昌，遣使詣都元帥宗翰求援。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紀律，見齊師所遺子女金帛，乃縱掠數日，置酒高會。金人聞而易之。豫遣其將李成以二萬人迎敵，金遣左都監宗弼援之，敗之於京城西北牟駞岡，橫等軍無甲，皆敗走，敵亦不敢深逐也。潁昌復破，參議官轂城譚世則爲敵所執，令其招橫，橫不答，世則遇害。　壬午，進韓世忠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以李橫進節帥，議遣大將，以劉光世兵不練，而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世忠廣馬七綱，軍士甲千副，激賞銀帛三萬匹兩，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爲半歲之用。　初，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燕筠以所部叛于筠州，引兵侵瀏陽諸縣，李剛爲湖南安撫使，遣兵擊降之，詔宗諒、筠戮于市，其衆分隸諸軍。　夏四月丁亥，武翼郞、閤門宣贊舍人、知虢州董震爲武節大夫、貴州刺史、權商虢陝州鎭撫使。震言：「敵兵侵蜀，臣見調本軍三千人自豐陽而西，絕敵糧道，萬一四川將帥不能堅守，墮其謀計，思之寒心。今山東富庶如昔，金人重兵亦不在彼，望朝廷乘此機會，興師深入，可以破僞齊之巢穴，兼牽制金人取四川之兵矣。」　尚書左僕射朱勝非以母憂去職。　己丑，韓世忠言近

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以爲屯田之計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陜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請如世忠議乃蠲三年租田主有訟則歸之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爲永業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尋又免科配徭役　駕部員外郎韓膺胄論刑罰輕重國祚短長繫之望追法仁祖舊章凡獄官失入死者終身罰之雖經赦宥永不收敘帝曰此仁祖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乎乃命有司申嚴行下

辛卯起復劉光世爲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屯鎮江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忠至鎮江城下而姦細入城焚其府庫光世擒而鞫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訴於帝江東統制官王德請于光世曰韓公之來獨與德有隙耳當身往見之其下皆謂不可或請以騎行德不聽世忠大驚謂德曰公誠烈丈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因置酒結懽而別　金人去興元自金人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劍南諸州皆爲徙治之計宣撫處置使張浚亦下令移潼川軍聞者皆憤或取其榜毀之利州路經略使劉子羽遺浚書爲言己在此敵必不南浚乃止完顏杲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子羽與吳玠謀以兵邀之於武關不及斜谷路狹惟可單行故凡所掠獲悉棄之於路浚遣統制官王浚復洋州興元府杲既還鳳翔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子羽玠子羽盡斬之惟留一人使還曰爲我語之欲來卽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遺杲書以大義責之杲乃止　壬辰移都督府於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康府權貨務都茶場亦移鎮江　癸巳慶遠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𤫉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仍詔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御前忠銳將崔增李捧等竝受韓世忠節度於是世忠始去神武左軍都統制專爲宣撫使　乙未宣撫處置司訓練官杜福邀金人于興元南龍潭降其軍四百　丙申僞齊將李成以衆二萬攻虢州陷之鎮撫司統制官謝皋與之遇舉刃示敵曰此吾赤心也汝宜視之遂剖心而死權鎮撫使董先率餘兵二千奔襄陽　戊戌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所遣統領官劉深以兵至鼎州時鼎寇楊么衆益盛僭號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又以兵二萬人寇公安縣彥質言么之勢不減曹成望朝廷勿輕此賊乃命彥質督潭鼎荊南兵討之是日湖北統領官顏孝恭亦以千九百人至鼎州城外　庚子詔改昭慈獻烈皇太后謚曰昭慈聖獻皇后　詔復五帝日月之祀其禮視四方帝祀以四立日黄帝以季夏之土王日春秋分朝日夕月禮如感生帝　辛丑荊南統制官羅廣以所部三百五十人至鼎之城西而軍食不繼於是潭將劉深鄂將顏孝恭皆引所部去後二日廣亦引兵北還由是不克討然賊徒屢抗多被殺人心頗搖乃肆僞赦立鍾相少子子義爲太子自楊太以下皆臣事之　壬寅詔昭慈聖獻皇后同姓親遷秩二等異姓一等　甲辰封起皆鎮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孟忠厚爲信安郡王　丙午封哲宗美人慕容氏魏氏竝爲婕妤復用后潼祥推恩也　錄故太師文彥博孫緯世

等三人並爲迪功郎緯世父太僕卿維中建炎中從帝渡江至湖州而死至是用守臣汪藻請而命之 丁未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遣統領官張憲王貴分道擊虔寇彭友李滿獲之飛自至虔州日破一寨賊徒震恐友等先據龍泉至是乃敗 戊申武節大夫明州觀察使浙西兵馬鈐轄史康民將所部至行在以康民爲御前忠鋭第九將 西南蕃武翼大夫歸州防禦使瀘南夷界都大巡檢使阿永獻馬百有十二匹瀘州以聞詔押赴行在阿永乞第子也元豐間乞第既效順願歲進馬以見向化之心官以銀繒賞之所得亡慮數倍其後阿永所中之數歲增不已政和末始立定額每歲冬至後蠻以馬來州遣官視之自江門寨浮筏而下蠻官及放馬者九十三人悉勞饗之帥臣親與爲禮諸蠻從而至者幾二千人皆以筏載白椹茶麻酒米鹿豹皮雜氈蘭之屬博易于市留三日乃去馬之直雖約二十千然揆以銀綵之直則每匹可九十餘千自夷酋已下所給馬直及散犒之物歲用銀帛四千餘匹兩鹽六十餘斤銀則取於夔之涪州及大寧物帛則果遂懷安凡馬之死於漢地者亦以其直償之 辛亥御前忠鋭第七將徐文叛奔僞齊文以所部屯明州城東朱師閔將至文覺之夜以所部泛海舟而遁未明至定海縣忠鋭第八將武德郎趙琦以本軍沿海拒敵文乃去沿海制置仇悆率諸將追之不及 壬子起復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再起復以光世丁內艱故也 五月乙卯帝諭大臣曰朕省閱天下事日有常度每退朝

閱羣臣及四方章奏稍暇即讀書史至申時而常程皆畢乃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日如是也 丙戌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權河南鎮撫使翟琮爲利州觀察使琮言道路梗澁緩急無兵救援請亦隸宣撫處置使張浚許之遂詔有司以米二萬石餉琮軍且及李橫牛皋彭玘會兵牽制時朝廷方嘉橫敢勇向前命橫等直至京城或徑往長安與撫司夾擊江西安撫大使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乃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爲得策今聞橫皋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僞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陝路絕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近有自襄陽來者言橫正緣乏食兼無衣則其出兵固非得已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食足則不假它圖然後責其守疆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久之計矣帝覽鼎奏始憂之于是蜀口金騎已退而董先牛皋皆失守南奔行在未知也 丁巳遣樞密院計議官任直清往襄陽商虢河南撫諭仍賜河南鎮撫司黃金百兩爲祭告諸陵之費 己未權河南鎮撫使翟琮權陝虢經略使董先言今歲臣等首同李橫東擊僞齊京城震恐復以無援引兵而歸思之痛迫臣等所管之地東至鄭州西至京北南涉僞境北臨大河亦得兩國虛實但西南去宣撫司三千餘里東南去行在四千餘里外無應援內乏糧儲勢力孤絶望選委重臣于行朝宣撫司之中屯駐一司以爲聲援詔報已令韓世忠充宣撫使領大軍屯淮南 辛酉詔築第百間以居

南班宗室仍以睦親宅爲名 故朝請大夫歐陽棐贈直祕閣以元祐黨人故也 錄故樞密副使包拯曾孫嗣直爲迪功郎 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桐廬縣而魔賊繆羅與其徒八人已就招詔沂中招捕餘黨宣諭官胡蒙請榜諭其徒能自首者免罪既而沂中捕斬其徒九十有六人詔沂中以舊官領保信軍承宣使亂之始作也鳳林巡檢保義郎章甫淳安尉右迪功郎曹作肅指使保義郎徐詹皆爲所害後各官其家一人 乙亥天申節韓世忠進生鹿帝不欲卻諭輔臣將放之山林以適物性 樞密院言已遣使詣大金議和恐沿邊守將輒發人馬侵犯齊界理宜約束詔出榜沿邊曉諭如敢違犯令宣撫司依法施行 丙子金房鎭撫使王彥遣兵復金州初金兵既還彥遣本司統制官武節郎許青以所部千三百人出漢陰縣京西南路安撫使周貴迎戰青引兵橫擊大敗之貴僅以身免遂復金州又敗金兵于洵陽乃棄均房去時軍食益艱張浚乃以彥兼宣撫司參議駐兵達州而留統制官武功大夫格禧以兵三千守金房 庚辰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言岳鄂爲沿江上流控扼要害鄂州雖有帥臣及軍萬餘其間大半皆烏合之衆以至器械未備萬一有警難以枝梧欲候虔賊既平令岳飛以全軍往岳鄂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亦獲安妥詔俟飛平江西湖廣賊畢聽旨時朝廷聞李橫失利乃詔橫等屯駐非奉朝旨毋得進兵 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初張浚既受黜陟之命事重者敕行之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徐俯大不平指以爲僭及是浚還行在而王似等代之故有是旨 故承議郎胡端修贈直祕閣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 六月甲申朔榮州防禦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除名廣川編管初師古以所部屯揚州淮南宣撫使韓世忠令移屯泗上師古稱疾不出世忠怒劾之詔統領官高舉將其軍還行在 丙戌復置六部架閣庫自崇寧間何執中爲吏部始建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諸曹皆置凡成案留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燿門文書庫 尚書吏部侍郎韓肖胄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胡松年試工部尚書充副使肖胄子孫官七人松年五人 丁亥入辭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權時宜以濟艱難宅日國步安强軍聲大振理當別圖今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間而緩之也肖胄母文氏聞肖胄當行爲言韓氏世爲社稷臣汝當受命卽行勿以老母爲念帝聞之詔特封榮國太夫人以寵其節 庚辰宣撫處置使張浚奏捷且請赴行在詔王似盧法原督使趣赴任仍降詔撫存蜀中王彥特放罪復往金州控扼時浚方論卻敵之功將佐幕客皆以便宜遷秩既而似法原俱至蜀浚遂與寶文閣直學士洪州觀察使劉子羽參議官左通議大夫王庶主管機宜文字兵部員外郎馮康國鼎州團練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馮檝權樞密

院計議官偕行俱東。甲午，神武前軍統制兼淮南
宣撫司都統制王𤫊爲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
置使，時鼎寇楊么復犯公安石首二縣，先五日命湖
南安撫使折彥質會荆鄂潭鼎統制官辛太崔邦弼
任安杜湛之衆往討之，彥質數請濟師，乃命𤫊總舟
師以行，遣忠銳第一將崔增、神武後軍統領高進以
所部五千從𤫊，又命韓世忠、劉光世各以舟五百與
之，仍持五月糧以行。凡湖南北兵並受𤫊節度。時知
岳州范寅數遭內艱，以策獻于湖南安撫使折彥質，
以聞，詔下其議，命王𤫊行之。已而𤫊請招安金字牌，
帝曰：「近來賊盜踵起，蓋黃潛善等專務招安而無弭
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么跳梁江湖，
罪惡貫盈，故命討之，何招安爲？但令𤫊破賊後，止戮
渠魁數人，貸其餘可也。」乃給黃榜十道，自么及黃誠、
劉衡、周綸、皮眞並近上知名頭領不赦，外脅從之徒
一切不問，如從中自併及頭首領當議優與推恩。
己亥，罷沿海制置司，以海舟三百付明州守臣李承
造總領，和州防禦使張公裕同總領，仍命公裕居定
海縣，以總領海船所爲名。初，韓世忠之軍建康也，
詔江東漕臣月給錢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
應副。至是劉光世移屯，又增月樁錢五萬六千緡，轉
運判官直祕閣劉景眞等告之于朝，詔通融應副。自
呂頤浩、朱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
路大軍月樁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樁等窠名充其
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樁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
多橫賦於民，大爲東南之患。丙午，詔內外從官各

舉宗室一人，以備器使。先是右承事郎知大宗正丞
謝伋條上宗室五事，曰舉賢才以強本支，更法制以
除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爵以謹傳襲，修圖牒
以辨親疎。始岐獻簡王仲忽爲宗官，多所建白，論者
以爲立法太嚴。自渡江後，南班宗室纔六十三員，學
官久闕，襲封之典遂廢，宗正有寺無官，故伋言之。時
已用伋議，復置宗正少卿，因有是命，惟襲封不行。
丁未，詔即駐蹕所在學置國子監，以學生隨駕者三
十六人爲監生，置博士二員。江東宣撫使劉光世
引兵發鎮江。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屯登雲門，光世
懼其扼己，改途趣白鷺店。世忠遣兵千餘襲其後，光
世覺之，乃止。既而光世奏世忠掠其甲士六十餘人，
帝尋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事賜之。戊申，武功
大夫高州刺史樞密院準備差使王林，以所部充御
前忠銳第十將，林、劉光世部曲也。忠銳第九將史康
民薦其才，自承州召還，而有是命。己酉，神武副軍
都統制岳飛自虔州班師。壬子，右宣教郎王忠民
至行在，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
舍于政府。忠民上疏力辭新命，且言臣爲大金舉兵，
故自上大金國主三表，爲辨理乞還二帝，本心報國，
非求名祿。帝不許，忠民以告賓于櫝中，藏之七寶山
下。既見所奏留中，力懇求去，遂依商虢鎮撫使董先
于軍中。癸丑，川陝宣撫司以三泉縣爲大安軍，以
武臣种友知軍兼縣事，文臣爲判官兼縣丞。自陝
西既破，買馬路久不通，至是榮州防禦使知秦州節
制階文軍馬吳璘，始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

馬來市西馬復通　秋七月丙辰呂頤浩言行宮北門未成而役夫少欲于忠銳第八將范溫麾下擇不堪出戰二百人助役且令溫自董之帝曰不可四方聞之以爲使將帥舍甲兵而事營繕非今日整兵經武之道　己未置博學宏詞科用工部侍郎李擢奏其法以制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十二件爲題古今雜出六題分三日試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及犯贓人外願試者以所業每題二篇納禮部下兩制攷校堪召試者每舉附省試院收試上等改京官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下等減二年並與堂除奏補出身人以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爲三等之差著爲令　初置提舉孳生牧馬監官於饒州置司俸賜視雜監司合樞密差幹辦官三員本路給廂卒二百人仍令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護之時益市馬於廣西故先擇牧地鄱陽置官提舉　庚申權商虢鎮撫使董先奏虢州失守待罪詔先兼京西招撫司都統制屯襄陽　乙丑尚書省言韓肖胄已至泗州齊國館伴官兵未到時神武諸軍護送者二千人乃詔都督府以輕舟濟其軍食肖胄至汴梁僞齊劉豫欲見之副使胡松年曰見之無害豫之臣欲令以臣禮見肖胄未有以答松年曰皆大宋之臣當用敵禮豫不能折既見松年長揖豫叙寒溫如平生豫欲以君臣之禮儌之松年曰松年與殿下比肩事主不宜如是豫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其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欲復故疆而後已豫有慚色　丙寅尚書攷功員外郎兼權監察御史朱異宣諭浙東

福建還異出使九月閱所按吏凡八人薦士張九成等十二人　丁卯詔錄用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勳臣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先是徽猷閣待制宋伯友言艱難以來中原隔絕功臣子孫凋喪殆盡乞訪其後量材錄用故有是旨其後得趙普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　己巳樞密院計議官權監察御史薛徽言宣諭湖南還徽言出使九月閱所按吏十六人薦士劉延年等三人　庚午詔無職田選人及親民小使臣並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給先是御筆增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帝諭以今飲食衣帛之直比宣和不啻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難矣宜變舊法以權一時之宜戶部尚書黃叔敖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均州縣職田於一路通融應副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以旱乞罷政帝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時以旱故詔羣臣言闕政禮部尚書洪擬曰法行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徐康國侯彭老）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臥家視事未嘗入謝得美職而去（洪炎）若鼓院官移疾廢朝則斥罷之（廖邦傑）是行法止及冗賤之官也權貸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官有勢者連營列陳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

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帝嘉納。甲戌。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自嚴州還。以沂中兼帶御器械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莼溫以所部充神武中軍左部統領。乙亥。朱勝非起復舊官。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特命睿思殿祗候陳彥臣宣押赴行在。詔神武副軍統制岳飛選兵三千人移戍廣州。丙子。以久旱詔諸路監司分按州縣。親錄囚徒。以察冤滯。己卯。詔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張榮以所部赴行在。庚辰。輔臣奏事。呂頤浩言雨足。帝曰。日者亢旱。朕甚憂之。以穡事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有年者纔一。書有年者再而已。以此知豐登之難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不雨。帝命議獄刑。弛力役。進素饍。及是雨乃足。翼日帝始御玉食焉。八月丙戌。初忠銳第八將徐文既叛去。以所部海舟六十。官軍四千三百。泛海至鹽城縣。遣使臣闕中。納款於僞齊。具言沿海無防禦之人。可以徑至二浙。且圖駐蹕所在軍馬之數。因密州草橋鎮巡檢包德聞於劉豫。豫大喜。是日授文防禦使。知萊州。以海艦二十益其軍。令犯通泰等州。且至淮南與大軍會合。戊子。金主以趙㮄誣告其父昏德公謀反。命誅㮄及其婿劉彥文。初金人欲令其父子對質。會蔡條力辨其誣。乃止。（考異）繫年要錄作六月丁未。今從金史本紀作戊子。己丑。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赴行在。仍命飛以精卒萬人留戍江州。壬辰。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王似言川陝諸州應奏獄案。乞用便宜指揮。酌情斷下。如張浚例。許之。甲午。帝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真元祐黨人。豈不賢。但蔡京輩凡己之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帝曰。若黃策之類是也。俯曰。黃策乃元符末上書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無慮十餘人。策不能固窮守節。陷於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惡猥瑣。竄名其間。如楊畏朱師服數人耳。策以直秘閣通判嚴州。受贓抵罪。故帝及之。故降充寶文閣待制王觀追復龍圖閣學士。乙未。詔河南鎮撫使翟琮且在襄陽府屯泊。聽候朝旨。時梁衞之地悉淪僞境。琮屯伊陽之鳳牛山。為僞齊所逼。孤立不能敵。率部曲突圍奔襄陽。京西招討使李橫以聞。故有是命。權商虢鎮撫使董先言有官軍及老弱七千在襄陽。而李橫兵已衆。恐不能贍給。乃命先赴行在。先遂以其衆依趙鼎于江西。戊戌。金主詔曰。比以軍旅未定。嘗命帥府自擇人授官。今竝從朝廷選法。己亥。以信安郡王孟忠厚為禮儀使。奉神御竝詣溫州。甲辰。詔曰。比者雨暘弗時。幾壞苗稼。朕方寅畏怵惕。又復地震。蘇湖益甚。朕甚懼焉。蓋天降災。其應必至。皆朕失德。不能奉順乾坤。協序陰陽之故。咨爾在外大小之臣。有能應變弭災。輔朕不逮者。極言無隱。時已命諸路憲司起發州郡所負積年禁軍闕額錢。是日帝諭輔臣。恐不便於民。速令除放。遂以手詔付有司。自建炎以來皆蠲之。乙巳。詔復置史

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兼直館檢討若著作佐郎有闕依元豐例差郎官兼領先是著作官全闕以都官員外孔端朝兼權著作佐郎至是吏部討論而有此命　己酉侍御史辛炳言叨綴日參見宰執有留身奏事者臣竊謂天下有大利害政事有大因革人才之黜陟賞罰之勸懲相與敷陳於陛下之前蓋有不容不公者留身之際何所不有恐分朋植黨之漸爲害滋大欲望降旨自今三省樞密院朝殿進呈訖不得留身違者許御史臺彈奏　辛亥嗣濮王仲湜請諸州宗室各以行尊者一人檢察月俸錢米許之渡江後宗子散居四方故仲湜以爲請　是月韓肖胄等始至雲中見金國都元帥宗翰議事　九月癸丑祕書少監孫近請命前宰執供具建炎四年二月以前時政記仍令修注官補建炎以來起居注命百司日以朝廷所施行事報祕書省進奏院月報亦如之　初僞齊侍御史盧載陽上議陳結南夷擾川廣之策劉豫遣通判齊州傅維永及募進士宋囦等五十餘人自登州泛海冊交趾郡王李陽煥爲廣王且結連諸溪洞酋長金主遣使毛都魯等二十餘人偕行　時行宮外朝止一殿日見羣臣省政事則謂之後殿食後引公事則謂之內殿雙日講讀于斯則謂之講殿至是梁朽前榮且壞命有司繕治之乃權御射殿極卑陋茆屋裁三楹侍臣行列巾裹觸棟宇　戊午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呂頤浩罷爲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頤浩再相凡

二年侍御史辛炳劾其不恭不忠敗壞法度及頤浩引疾求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因論其十罪大略謂頤浩循蔡京王黼故轍重立茶鹽法專爲謀利一也不於荊淮立進取規模惟務偷安二也所引用非貪鄙俗士即其親舊三也民訴訟有再至者輒罪之四也贓吏呂應問韓禧皆滿數萬頤浩既受女謁遂令移獄欲罪元按官司五也臺諫論事不合己意則怒形于色六也近兩將不協幾至交兵不能辨曲直以申國威而姑息之七也其心腹最喜者擢置臺屬使采臺中議論八也近者地震抑而不奏及降詔求言又不引去九也每會親黨夜飲男女雜坐比言者論罷都漕司遽託病乞出十也陛下未欲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疏入因改命　庚辰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自江州來朝賜金帶器甲飛養子雲年尚少帝亦以戰袍戎器賜之　辛酉川陝宣撫司統領官吳勝敗僞齊兵于黃堆寨初陝西同統制軍馬楊政率諸軍深入至清水縣命勝與統領官楊從儀程俊等率忠義人進討僞涇原第八將嚴千以甲軍千人騎五百築蓮花城勝急擊攻之翼日第十將宋師閔復以騎二千來援勝等追殺無遺獲所部將十餘人師閔僅以身免勝還至臘家城復與敵遇步將從義郎彭展戰死準備將承信郎賀吉爲賊所獲曰吾不死於敵手遂自殺是役也將士死者百二十有三人皆贈官錄其子　丙寅詔自今執政許留身奏事如宰臣例

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趙鼎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落階官爲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戊江州飛言本路兵久不訓習乞留五千人屯洪州二千人屯虔州南安餘軍並隨軍訓習詔飛鼎同議先是飛在洪州與江南兵馬鈐轄趙秉淵飲大醉擊秉淵幾死帥臣李回奏劾之及是帝戒飛止酒飛遂不飲始統制官傅選屯江州李山知蘄州皆受回節度飛受命奏乞選山皆爲本司統制於是飛始能成軍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與秉淵素厚奏秉淵還建康以避之時飛軍月費錢十二萬二千餘緡米萬四千五百餘斛詔漕臣曾紆津致錢糧爲軍中五月之費而鼎督趣之回與飛不協至鼎推誠待之飛亦心服　信安郡王孟忠厚上昭慈聖獻皇后改謚冊于温州太廟不改題神主　戊辰帝謂輔臣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宜益兵漢高祖定天下諸將兵至十數萬未嘗以爲疑故能成功今劉光世韓世忠兵纔各五萬張俊不滿三萬議者已患其多此不知時宜也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削平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前三日詔以忠銳第九將史康民第十將王林所部益俊軍又令第二將張守忠受俊節制故言者及之　己巳權刑部侍郎章誼試兵部侍郎大理卿李與權權刑部侍郎　壬申自軍興以來機速事皆以白劄子徑下有司既報行然後赴給舍書押降敕其後擬官獄斷皆然兩省之職殆廢至是中書舍人孫近言國家倣唐舊制分建三省凡政令之失中賞刑之非當其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還其在門下則給事得以論駁葢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則號令無反汗之嫌政令無過舉之迹今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雖欲論執而成命已行非設官本意望申嚴舊制應非軍期急速不可待勿報應給舍書讀如無封駁令晝時行下　詔神武後軍見在行在官兵八千人並撥隸神武都統制張俊　乙亥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爲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置司鎮江府神武前軍統制荊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王𤫉爲荊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漢陽軍制置使置司鄂州神武副軍都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爲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置司江州賜光世錢十萬緡爲營壘費仍命世忠措置所部沿江至平江府江陰軍沿海地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爲檢校少保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兼權殿前司公事仍詔仲荀以紹興府温台明州爲地分自帥府外應統兵官並得節制始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會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　戊寅秘書省正字陳祖言請修建炎以來日歷從之　庚辰集英殿修撰蘇遲權尚書刑部侍郎　詔神武副軍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所部改爲神武後軍以飛爲統制　僞齊遣將與知光州許約合兵圍固始縣知縣事孫暉將所部遁去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酈瓊等救之未至會淮西安撫使胡舜陟命準備將領承議郎洪邦彥以鄉兵來援辛巳賊棄城走　是秋金都元帥宗翰悉起女直土人散居漢地惟金主及將相親屬衛兵之家得留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御府寶藏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十三 起昭陽赤奮若十月盡閼逢攝提格六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三年金天會十一年冬十月壬午朔，詔曰：昨者出自朕意分遣使人，授以手歷，澄清諸道。逮胡蒙等還朝，偶緣它事相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慮四遠不知其由，妄意揣摩，將已行之事，苟簡滅裂，顛倒紛紜，民受其獘。未還二使，不無疑慮，動輒畏縮，甚失臨遣之意。三省可速行下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遵守舉薦人材，取旨錄用。時劉大中明橐未還，恐郡邑觀望，故有是詔。

禮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洪擬罷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以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其阿附王黼，在銓曹專任胥吏故也。先是帝以地震求言，擬與其子駕部員外郎興祖偕上封事，論朝廷紀綱不正，語侵在位者，繇是父子繼罷。

癸未，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以來，官司文籍散佚，無所稽攷，議者以為銓法最為急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洪擬等乃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至是成書。

戊子，尙書工部侍郎李擢試禮部尙書，權刑部侍郎蘇遲權工部侍郎。

庚寅，吳玠加檢校少保，以總兵累年，捍禦有功也。

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賣馬，帝諭大臣曰：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朱勝非曰：異時廣西奏大理入貢事，可為鑒。帝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賈販，第令帥臣邊將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繼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

尙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宣諭江南路還，以舉刺官吏、申明利害、平反獄訟、科撥財賦為八冊來上。大中出使僅一歲，所按吏二十人，薦士十六人。

己亥，偽齊陷鄧州，以其將齊安上知州事。

辛丑，南丹蠻犯觀州。初，南丹州刺史莫公晟政和間獻地于朝，以為廣西兵馬鈐轄，既而逃歸。會武節郎黃昉知觀州，遣兵略其部族，公晟怒，聚衆數百人，以是夜圍觀州，焚寶積監。廣西經略使劉彥適調融州土丁，將兵往救之，公晟已去，昉坐免所居官。

癸卯，詔自紹興元年正月朔以前，因羣寇殘破占據去處，乘時作過之人，限旨到日，將已受詞訴絕結，毋得枝蔓，日後毋得受理。時言者以為自軍興以來，邨民往往乘勢剽劫，其罪大而攷驗明白者，固已就戮，然牽聯黨與，蔓及平人，或挾仇規利，轉相告訴，人情不安，故有是命。

襄鄧隨郢等州鎮撫使李橫棄襄陽，奔荊南。時偽齊將李成既得鄧州，而劉豫之衆有歸襄陽者，橫以為寇至，且軍食不繼，隨引兵遁。成入襄陽，知隨州李道聞之，亦棄城去。豫以其將王嵩知隨州。橫之去襄陽也，欲依解潛以俟命，其參謀官直龍圖閣趙去疾、屬官右宣教郎閻大鈞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謂我為賊，萬一諸郡不見納，柰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已而湖北安撫使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

殺二人二人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趙鼎已遣糧舟至其衆遂安時權商號鎮撫使董先蔡州信陽軍鎮撫使牛臯先已渡江至洪州鼎復以銀數千兩犒橫之衆且檄知黄州鮑貽遜迎勞于境上橫大喜以所部如洪州 荆潭制置使王𤩽率水軍至鼎口與賊遇賊乘舟船高數丈以堅木二尺餘剡其兩端與矢石俱下謂之木老鵶官軍乘湖海船低小用短兵接戰不利𤩽爲流矢及木老鵶所中退保橋口留統制官崔增吳全當下流親將神武全軍萬餘人陸行趨鼎州 僞齊引兵犯郢州守將李簡棄城去劉豫以荆超僞知郢州超班直也豫才而用之 丙午左承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王公彥進秩二等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自是黨人見在者皆還官 戊申詔今後省試並赴行在自諸路置類省試行之纔二舉議者以爲姦弊百端且言本朝省試必於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中擇知舉諸行侍郎給事中擇同知舉卿監爲參詳官館職學官爲點檢官又以御史監視故能至公至當厭服士心今盜賊屛息道路已通若以此試復還禮部不過括諸漕司所費輸之行在則必裕然有餘矣詔檢正累降指揮申嚴行在於是遂罷諸路類試 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太府司農寺軍器將作監各復置丞一員太府大理左斷刑右置獄各復增丞一員 是月僞齊將王彥先自亳州引兵至北壽春揚兵淮上有南渡意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統制官酈瓊以所部駐無爲軍爲濠廬聲援賊乃還 十

一月丙辰執政進呈修運河畫一帝曰有欲以五軍不堪出戰士卒充此役者固不可又有言調民而役之者滋不可惟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屬爲宜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開河似非急務而饋餉艱難故不得已然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悉當遷避至於畚揭所經泥沙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民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所便恐議者或以爲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焉 己未詔王𤩽所部帥司并諸州軍並權聽𤩽節制以𤩽言湖南北安撫使折彥質劉洪道不肯濟師也彥質聞命上疏言靖康中任河東宣撫使副𤩽係臣部下兵官兼曾體量行遣嫌怨灼然若使平時部屬偏裨一旦加乎其上緩急聽其憑淩竊恐有虧國體詔彥質與𤩽同心討賊如托故避事致有疏虞當議重行竄責 庚申罷楚州吳城縣爲鎮縣自兵火後居民纔八十餘家故廢之 禮部員外郎虞澐請銓試初出官人以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爲五場就試人十分取七榜首循一資從之 癸亥詔諸路上供錢物令戶部歲終舉劾稽違侵隱去處 武德大夫高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荆潭制置司水軍統制吳全與湖寇遇于陽武口死之時荆潭制置使王𤩽將水軍以前二日至下芷江口翼日知鼎州程昌寓亦至共議取周倫寨又翼日增全至陽武口遇賊軍船皆寂然無聲呼之不應增等以爲空舟也令湖海船倚梯而上賊兵奄出官軍遂敗死者不知其數增與全皆

死時統制官任士安以萬人屯赤沙湖阻水不能救賊收其弓矢甲冑欲西襲官軍夔遂幷將增兵後贈增一階加果州防禦使贈全二階加忠川防禦使錄其子　甲子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冑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還詔肖冑等速赴行在自帝即位遣人入金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都元帥宗翰始遣安州團練使李永壽職方郎中王翊等九人與肖冑偕來　丙寅金以伊蘭(舊作移懶今改)路饑賑之　甲戌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各舉三人　戊寅荊潭制置使王夔以兩遇賊皆敗二將俱死鬱鬱無憀會得江北警報欲移師鄂州防江程昌寓曰江北實無事乃李横自棄襄陽鄂州孤城亦莫公速來少安爾今二橋已就事功垂成大軍一還難以復合願公少留共破三寨若鄂州有警疾馳尙可及也夔不聽是日夔引大軍還鄂州留統制官王渥趙興及湖南將馬準步諒四軍權聽昌寓節制於是昌寓移屯上芷決賊隄四百丈　十二月壬午武翼大夫吉州刺史統制鼎州軍馬杜湛爲湖北路兵馬副都監修武郎閤門祇候添差統制軍馬彭筠充東南第八將筠本與劉超合有進士尚輔者爲張用所略後輔入筠軍中與進士路居正勸筠立功歸朝廷時超據澧州程昌寓遣兵擊之不勝輔等令筠以蠟紙爲書陳破賊計密遣安鄉縣稅劉汝舟持指湖西乞掩殺超昌寓亦遣使臣齎蠟書報之超爲筠所襲敗走筠以所部詣昌寓降昌寓有戰士鄉兵合九千餘人用湛爲總帥至是昌寓奏湛屢立奇功筠臨敵宣力故皆擢之既而錄輔之勞亦以爲連州文學　癸未金賑哈蘭(舊作曷懶今改)路饑　壬辰右迪功郎新監廣州寶口場鹽稅吳伸再上書請伐劉豫且言今兵權所付不過二三人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其有戰勝而驕則武安君之禍可戒又言古人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藺之歡則將帥之賢愚不卜而可知也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蠹國害民之徒廣回易擅榷酤所至州郡則恣無厭之求民力爲之耗減廣收無用之兵以益請糧之數則財賦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又況諸軍無非潰亡之徒子女既足金帛亦豐邊境暫寧則偷安以干廩食至于臨敵豈不潰亡此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今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敵人掠我淮甸對壘江旁縱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以歲月必有存亡夫金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臣以爲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金人反覆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是幷呑之謀已兆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爲之計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需求臣願陛下陽許陰違俟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也　癸巳詔修蓋殿宇迎奉祖宗神御赴行在　甲午詔李横翟琮董先李道牛皋並聽岳飛節制以圖後效仍令横等卽江州屯駐初横之在襄陽也岳飛遣統領官張憲招之不從及横自黃州渡江飛責横不相從之意横引罪而已於是道皋已在江州飛皆用爲統制就將其軍惟横等

留南昌如故 己亥詔自今冬祀夏祭祈穀雩祀正配位並用犢從太常請也自巡幸以來常祀天地以少牢至是輔臣請復太牢以祭事既行博士王普言故事惟大享明堂用太牢乃止用犢 丙午金使李永壽王翊至行在永壽等倨甚右文殿修撰都督府參議官王倫假吏部侍郎館中與之計事倫爲翊道雲中舊故翊漫不爲禮少頃詔賜永壽等衾褥傳旨勿拜倫曰上嘉公輩遠來特命倫相勞此殊恩也宜拜以謝永壽始拜 丁未直龍圖閣知鼎州程昌寓以掩擊王善劉超之功陞集英殿修撰時王𤫊已去昌寓亦將所部還鼎州 戊申初江西統制官傅樞赴行在而所部在虔州制置使岳飛移其軍往江州屯駐樞與飛故有隙其弟統領軍機與飛軍統領官王貴亦不平機軍騎赴洪州軍行至長步其右軍部將元通率其徒千餘人遁去進犯英州掠范瓊女而去又圍南雄州事聞詔本路帥司招捕趙鼎奏戮機詔貸死送飛軍前自效既而通受廣東經略使季陵招安 己酉金使李永壽王翊入見宰執分立御榻左右工部尚書胡松年假吏部侍郎王倫立于東朶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帶御器械劉光烈韓世良立于殿西壁俊等皆裹巾戎服佩劍永壽等先進書于殿下見畢陞殿傳語館伴使副趙子晝楊應誠同上國書匣乃朝廷自造幣帛亦預蓄以待之永壽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西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既退命客省官賜酒食于殿門外辭亦如之其從者七人亦許至殿門賜翊金帛皆如永壽之數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從容語戒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是歲金元帥右都監宗弼引軍攻和尚原拔之時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閬中乃命分陝蜀之地責守于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利路制置使兼本司都統制吳玠主之屯仙人關自金房至巴達以鎮撫使兼本司參議同都統制王彥主之屯達州自文龍至威茂以降授武略大夫知綿州兼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主之屯巴西自洮岷至階成以熙河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主之屯武都先是金人決意入蜀遂攻和尚原統制吳璘以無糧不能守拔寨棄去

紹興四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乙卯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爲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時議和不定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右文殿修撰王倫作書於金都元帥宗翰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棉虔布龍鳳茶遺之 戊午知鼎州程昌寓遣統制官杜湛與荆湖制置使王𤫊所留統制官王渥等共引兵擊楊太己未破其皮寨獲其舟三十艘湖中小寇始懼 先是金以韓企先爲尚書左丞相召至上京金主見之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議定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焉甲子以改定制度宣示中外

丙寅金主如東京　是日金李永壽王翊辭行賜鞍
馬器幣及其屬銀帛有差翊日永壽發臨安詔通問
使章誼等偕行　自張浚召還而川陝宣撫處置副
使王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爲都統制吳玠所憚
帝聞之己巳賜三人璽書略曰羊祜雖居大府必任
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勳必禮裴度以正
尊卑之分傳聞敵境尚列屯兵宜益務于和衷用力
除于外患時玠爲檢校少保位遇寖隆故有是詔
癸酉輔臣進呈張浚奏四川自七月以來霖雨地震
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祝文付下帝曰霖雨地
震之災豈非重兵久在蜀調發供饋椎膚剝體民怨
所致當修德撫民以應之又何禱乎　浚漕河以漕
運不通故也詔役兵得遺物者以十分之四給之河
中遺骸聽僧徒收瘞數滿二百給度牒一道統用二
浙廂軍四千餘人月餘而畢　乙亥徽猷閣待制知
鎮江府胡世將試尚書禮部秘書少監劉岑權刑部
侍郎兼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鄭滋改權刑部侍
郎　降通山縣爲鎮　丁丑召江西制置大使趙鼎
赴行在將以代席益也鼎守洪都踰再歲戢吏愛民
盜賊屏息一方賴之　戊寅臨安府火　是月秦州
觀察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叛降僞齊
時師古自武都率選鋒軍統制李進前軍統制戴鉞
求糧于僞地襲大潭縣掩骨谷城叛將慕容洧拔寨
遁去師古深入至石要嶺遇敵兵與戰大敗師古旋
師大潭內懷慙懼單騎降於豫自此失洮岷之地但
餘階成而已　二月辛巳朔張浚至潭州時鼎寇楊

太既爲官軍所敗其黨漸散賊防之甚嚴隣居失覺
者其罪死間有得達官地保甲又利其財而殺之知
鼎州程昌寓乃募人能降者與獲級同故降者稍衆
浚至遂留左朝散郎權樞密院計議官馮檝爲荆湖
撫諭俾同安撫使折彥質措置招安會岳州進士王
朝倚在賊寨脫歸自言知賊虛實詔赴都堂審問後
數日有旨令王𤨏與彥質招安然賊方恃水出沒其
所據北達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界
春夏耕耘秋冬攻掠跳梁自如未有降意也　乙酉
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兼權參知政事　軍賊檀成犯
長楊縣荆南鎮撫使解潛遣統領官秉義郎閤門祗
候胡免捕斬之成本澧州官軍後從雷進于慈利縣
忠翊郎澧州沿邊都巡檢使雍從善嘗與成戰成執
而磔之至是就戮時羣盜田政自襄陽引兵破夷陵
潛命峽州統制策應夔路軍馬王恪往擊之斬其首
政宜城人也後贈從善三官錄其家一人　戊子監
察御史明橐宣諭嶺南還橐出使一年三閱月所按
吏二十有七人薦士朱敦儒等二十人凡五使所按
吏總七十有九人薦士五十有七人而劉大中所劾
多大吏橐朱異所舉多聞人又薛徽言銳于有爲而
橐大中數言公私利弊惟胡蒙奉承大臣風旨　壬
辰工部尚書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胡松年試吏部
尚書　乙未詔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孟庾赴行在本府統制官姚端李捧王進並以所部
偕還惟張雲屯平江李貴屯建康如故　丙申試尚
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與義移試禮部

侍郎胡世將權刑部侍郎劉岑移吏部與義以兼直院故免劇曹。辛丑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雞侵仙人關先是金既得和尚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金人必深入乃預治壘于關側號殺金坪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書言殺金坪之地去原尙遠前陳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宗弼果與其陝西經略使完顏杲齊四川招撫使劉夔率十萬騎竝進攻鐵山鑿崖開道趣仙人關既至據高嶺爲壁循東嶺東下直攻南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轉運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爲宗弼所襲破其寨南軍累敗玠斬震以徇金人復攻之。丙午知樞密院事張浚至行在初浚行至嚴州之新城復上疏引咎求罷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浚五年在外誤國非一用李允文王以寧傅雱諸人爲荆湖害以曲端趙哲之良將皆不得其死以至擅造度牒鑄印記賜赦減降出給封贈磨勘綾紙之類皆有不臣之迹及被召盡掠公私之財選精兵自衞出蜀雖賫斧鉞不足以謝宗廟若蚤正典刑示天下不復用則陝右之地不勞師而自復矣侍御史辛炳素憾浚亦論浚誤國犯分富平之役趙哲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浚乃誅哲致其徒怨叛又信王庶一言殺曲端於獄中端之部曲又皆叛去其後日夜攻打川口公行文檄求端於浚者是也和尚原之戰萬年之功爲多浚乃抑之萬年怨憤叛去與哲端潰卒力窺川口金人特因之耳又用趙開管財利行榷茶鹽及隔槽酒法苛細特甚內結人怨西蜀之不亡者幸也凡朝廷所除監司郡守至輒不許上必己所命乃得赴張深以老乞退則令五日一赴宣司治事此例安出哉甚者擅肆赦宥一歲凡再自古便宜未有如是之專者也湖南北非浚地分乃遣李允文王以寧假以便宜肆行生殺遂亂兩路敗事而歸不自知罪猶移文令葺治府第浚謂樞廷之權爲己家物乎既被召盡刷四川之財以行尚敢託言那撥隨軍錢物應副解潛程昌寓欲以要功不知錢何所從出哉沿路劄下荆峽諸州計置箭簳各數百萬又言如難計置即具因依回報是徒欲求進不恤民力之困也浚聞罷之始則遷延不行中則疑而有請欲俟至潭州道路無虞而後造朝近又奏乞至衢州留數日修治器甲今聞政府虛位則至衢州一日而行星夜兼程不復留滯何前緩而後急疏入不報前一日炳以急速請對論浚爲黃潛善所知自興元曹官一二年間引爲侍從及金人有窺江南意乃避禍遠去引一時小人如劉子羽程唐輩誅求聚斂四川騷然陛下初許浚便宜黜陟蓋以軍事在遠不欲從中制也浚輒立招賢館有視龍圖閣之命以儒人封號封參議官之妾陛下常遣中使撫問浚乃與之加秩勞其遠來其狂悖甚矣陛下遣郎官持節召之浚乃偃蹇遷延既到鼎澧間擅差撫諭官騷擾州縣所爲一至於此望賜罷黜明正典刑以爲人臣跋扈之戒浚至行在詔浚隨行軍馬盡付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逐行錢物隸內藏爲封樁激賞庫浚既見遂赴樞密院治事。三月辛亥朔川陝

宣撫使都統制吳玠敗金人于仙人關初金右都監宗弼連戰未決玠遥與宗弼相見宗弼遣人謂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玠謝曰已事趙氏不敢有貳金人遣生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卻之敵怒擁衆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槍手深入統制官吳璘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金人分爲二陳宗弼陳于東將軍韓常陳于西南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以守璘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吾度此敵走不久矣政亦言于玠曰此地爲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强弩彼不敢捨此而攻關玠從之金人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金兵死者復踐而登完顏杲駐馬四視久之曰吾得之矣翼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官龐千姚仲登樓死戰樓已欹仲以帛爲繩曳使復正金人以火焚樓柱仲取酒滅之玠又遣政與統領官田晟以鋭兵持强力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壘中大出兵遣右軍統領王慶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金營金兵驚潰將軍韓常射損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劫横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浚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自完顏杲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圖蜀矣金人之始入也玠檄召金房鎮撫使王彥熙河路總管關師古來援師古已叛彥亦不至獨綿威茂石泉軍安撫使劉錡以所部會之玠闕師古叛并其軍麾下厚資給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强　戊午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制置大使趙鼎參知政事時鼎已召未至　壬戌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自鎮江至行在　癸亥侍御史辛炳試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唐煇試左諫議大夫　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學士院陳與義言明堂之禮有漢武汾上之制紹興元年實已行之若再舉而行適宜于今事無戾于古典太常丞詹公薦博士劉登亦言古人巡幸自非封禪告成未有行郊祀者今歲若且祀明堂實得權時之義但紹興元年止設天地祖宗四位不曾設皇祐百神議者疑郊與明堂當闕舉帝乃命有司條具明堂典禮以聞　乙丑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常同論浚不已帝未聽二人因錄所上四章申浚浚懼即移疾待罪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帝乃釋然炳又言前此人臣未有如浚之跋扈僭擬專恣誤國欺君慢上者浚兼有衆惡望早賜竄黜同亦論奏如炳言故浚遂罷未幾謫福州居住

　癸酉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卷詔送史館　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玠因除宣副遂移鎮加恩帝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拊卿之背也玠素不爲威儀既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貽

朝廷委任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恐軍民之間有冤抑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耳幕客乃服　癸未寶文閣直學士宣撫處置使參議官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寶文閣學士宣撫處置使參議官程唐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　丙戌吳玠與金人戰敗之遂復鳳秦隴州　戊子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橫以襄陽失守于國門待罪詔放罪橫與蔡唐州信陽軍鎭撫使牛皋商虢州鎭撫使董先自南昌隨趙鼎赴行在詔以其軍萬五千人屬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皋見帝因陳劉豫必滅之理中原可復之計乃命皋復往江州聽岳飛節制　庚寅置孳生牧馬監于臨安府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邊初襄陽既爲僞齊將李成所據川陝路絕湖湘之民亦不奠居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進則可以蹙賊退則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當先取帝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何如參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鼎因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爲疑兵令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　癸卯諫議大夫唐煇言伏見川陝宣撫司捷奏再至謂敵兵盡去臣竊思金人之來擁衆十餘萬是欲必得四川然則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李成合兵或侵荆南或窺淮甸必不肎一戰遂已望申敕諸帥整軍旅遠斥堠備禦加嚴則爲盡善廟堂于上流及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策仍劄沿江諸帥嚴加備禦　丁未以忠銳第一將隸神武軍初崔增從荆南制置使王𤫊討楊么遇賊戰死𤫊因請其軍自隸許之　是月金主至自東京　五月辛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乞存舊行宮以爲便殿許之　御史中丞辛炳言竊見祖宗朝宰相執政員數稍多每有所施設必都堂聚議參訂可否而行之故仁宗皇帝時雖有西夏元昊之叛而晏然若無事者以韓琦范仲淹輩同心協濟也臣得諸搢紳之間咸謂頃者駐蹕會稽猶聞大臣每日會議至三至四自呂頤浩再相專權自私會食外往往各於閤子押文字雖軍旅之事差除之屬亦有不同相關決者陛下遭時多艱四方未靖一日二日萬幾盡以付之二三大臣聞有橫議害政者不旋踵而遂去之政欲廟堂之上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贊中興之業也願詔大臣上體宵旰之意每一號令之出一政事之施人材之進退賞罰之勸懲凡有涉於利害者必商確參訂審得其當然後言于陛下而行之盡復昔時會議故事以踵前古都俞之風僉論既諧宜無乖謬茲事體大惟陛下留意　壬子詔劄與三省樞院　川陝宣撫司奏敵兵自鳳翔退走詔劄與沿江諸帥神武諸軍仍出榜曉諭　甲寅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郢州初飛既出師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渚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近事建節且命戶部員外郎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

趙鼎請帝親筆詔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闕飛將發命軍士毋得殘民禾稼皆秋毫不敢犯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　乙卯詔荆浙江湖通接邊報州軍並置撥鋪每二十里爲一鋪增遞卒五人日增給食錢月一更替文書稽違如傳送金字牌法抵罪提舉官常切檢點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軍統兵官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乞陞差帝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與光世交惡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二臣蒙陛下厚恩若不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振紀綱帝以章示二人宅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帶御器械韓世良食世良拒之世忠見帝因及其事帝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卽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請罪曰敢不奉詔宅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帝以其語諭輔臣然二人卒不解於是光弼更領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仍舊從軍　甲子參知政事孟庾兼權樞密院事　甲戌國子監丞王普上明堂典禮未正者十二事其二先薦牛後羊豕其三尊罍之數其四升祠祭法酒於內法酒之上其六禮官冕服舊自七旒以下凡三等今增爲四等其七皇帝未後詣齋室非三日齋之義請改用質明其八行事官致祭勿給酒其九以侍中中書令等侍立待閤門官其十設席升煙奠冊勿以散吏其十一樂曲先製譜後撰詞非是請倚詞製譜其十二皇帝還位當歌大呂以易黃鍾皆從之其一請以王爵易陶匏其五言三禮圖祭器制度不合古請用政和新禮改造皆未克行也　詔神武右軍選精銳軍馬三千人戍虔州專一措置虔吉一帶盜賊權聽江西帥司節制先是岳飛出師已破賊首鍾十四等十餘寨至是其徒周十隆等出沒未已遂命將官趙祥李昇以所部往討之　是月江南西路舒蘄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引兵復襄陽府初僞齊將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六月乙未給事中胡交修試尚書刑部侍郎　太白晝見經天　戊戌詔神武軍神武副軍統制統領官並隸樞密院　辛丑詔祖宗正史實錄寶訓會要令史館各抄二本一進入一付祕閣　丙午帝謂執政曰岳飛已復襄郢尼瑪哈聞之必怒況今正是六月七月便可講究防秋儻敵人尙敢南來朕當親帥諸軍迎敵若復遠避爲泛海計何以立國耶　權尙書吏部侍郎劉岑改戶部　是月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隨州初飛令前軍統制張憲引兵攻隨州月餘不能下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統置司中軍統制牛皋請行乃裹三日糧往衆皆笑之糧未盡而城拔生執其知州王嵩送襄陽府磔于市飛之復襄郢也選鋒軍統制董先頗有功先皋皆久在京西故飛以爲將　熒惑犯南斗　是夏金都元帥宗翰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左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左監軍昌自祁州之麻田大嶺避暑宗翰希尹尋入見金

主。右都監宗弼自鳳翔還燕山府。率宗輔往會之。還西京樞密院于歸化州。先是劉豫移書於金元帥府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宋主初走入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邐前去爲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所。今大軍可先往昌國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直抵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五日夜可抵昌國。或風勢稍緩。十日或半月即可至矣。至是諸將會議。宗翰堅執以爲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恐無成功。宗翰曰。都監務偷安爾。宗輔亦謂豫所言不可行。後迄如宗弼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十四 起閼逢攝提格七月盡十二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 秋七月戊申朔 吏部尚書兼侍講胡松年充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 兼知臨安府

己酉 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沈與求復爲吏部尚書

建昌軍亂 殺知軍事左朝請郎劉滂 建昌兵素驕 邀取無藝 滂以法裁之 及是市肆聚博 羣卒掠取不從 遂毀撤其肆 毆傷其人 滂杖而責償之 衆憤 兵馬監押沈敦智以俸緡代償 且以言激衆 軍士修達饒青等相與作亂 殺滂及其家 通判軍事張械 判官趙不停皆死 賊遂脅寓居左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張義叔權軍事 盡刺彊壯爲兵 欲縱掠傍郡 義叔諭止之 乃嬰城自守 滂 東陽人 嘗爲太常博士 用近臣詹義 汪藻 李公彥薦 守建昌軍 及是遇害

癸丑 水賊楊欽攻鼎州杜木寨 破之 時折彥質自湖南報制置使王𤫩以爲賊三不可招 𤫩乃遣兵踐其禾稼 賊乘大水攻寨 破之 中訓郎鼎州遊奕將許筌爲所殺 官軍死者不可勝數 賊愈增氣

乙卯 祠部員外郎范同言 師克在和 大抵剛果豪健之士 以氣相高 始由小嫌 寖成大釁 然古之賢將 急公家 棄私讎 捨怨忘憤 終成令名者 蓋不乏人 陛下拔用才傑 禮遇勳賢 備極榮寵 固將憑藉忠力 掃除腥穢 一清寰宇 恢復祖宗之業 而道途竊議 以爲將帥忘輯睦之義 記纖介之怨 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己 或恃勳勞而排抑新進 審如是 它日必有重貽聖慮者 欲望明示至意 及其細微 易於改圖 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爲戒 追漢唐名將而踵其跡 豈惟社稷是賴 而勳名寵位 尤享始終 亦陛下保全之德也 詔劄與諸將帥 先是劉光世 韓世忠久不叶 而岳飛自列校拔起 頗爲世忠與張俊所忌 故同及之

甲子 江西安復等州制置使岳飛復鄧州 時李成既遁去 與金齊合兵屯鄧州之西北 飛遣統制官王貴出光化 張憲出橫林 前二日至城下 成兵來戰 統制官董先出奇要擊 大敗之 成黨高仲入城據守 將士蟻附而上 遂克之 飛移屯德安府

丙寅 神武右軍統領官趙詳等引兵入建昌軍 執叛兵誅之 先是朝廷命詳自虔州進兵 而江西制置使胡世將亦遣左朝請大夫本司參議官侯懿 中軍統領官邱贇與之會 前一日 懿等至城下 權軍事左中大夫張義叔遣叛兵劉淨等就招 翼日 軍中脅從者六百餘人解甲出城 其首謀猶不出 懿等縱兵入城 賊敗走 追殺五百餘人 時降者尚懷反側 懿盡誅之 既而義叔待罪於朝 士民言其有撫定之勞 乃詔放罪 於是叛兵所掠金帛子女 多爲懿所取而去

辛未 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 給事中孫近使金國還 入見 初 誼等至雲中 與都元帥宗翰 右監軍希尹論事不少屈 金人諭令亟還 誼等曰 萬里銜命 兼迎兩宮 必須得請 乃令金吾衛上將軍蕭

慶受書初誼等之行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宗翰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疆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 乙亥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試刑部尚書給事中孫近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執政進呈趙詳已平建昌叛兵帝曰官兵既入城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未必敢肆殺戮恐須劫掠耳帝愀然不悅曰斯民無辜遽遭此禍其令有司優恤之 丁丑劉豫聞岳飛復襄陽遣使乞師於金主以求入寇金主以方遣韓肖胄章誼來聘未可起兵齊奉儀郎羅誘上南征議於豫豫大悅以誘爲行軍謀主 是月豫調登萊沂密海五郡軍民之兵二萬人屯密之膠西縣集民間之舟大小五百裝爲戰艦以其閤門宣贊舍人知密州劉某充都統領叛將徐文爲前軍聲言欲襲定海縣 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沖入見帝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沖因論熙寧創制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詳論帝云如何對曰臣聞萬世無弊者道也隨時損益者事也祖宗之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可變更仁宗時大臣如呂夷簡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議論不合遂攻夷簡仲淹坐此遷謫及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而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己見盡變祖宗法度上誤神宗天下之亂實兆於此帝曰極是朕最愛元祐帝又論史事沖對先臣修神宗實錄大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後蔡卞怨書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紹述神宗其實乃蔡卞紹述王安石也至哲宗實錄亦聞盡出姦臣私意帝曰皆是私意沖對未論其它當先明宣仁聖烈誣謗帝曰正當辨此事本朝母后皆賢前世莫及道君皇帝聖性高明乃爲蔡京等所悞當時蔡京外引小人內結閹官作奇伎淫巧以惑上心所謂逢君之惡沖對道君皇帝止緣京等以紹述二字劫持不得已而從之帝曰人君之孝不在如此當以安社稷爲孝之大帝又論王安石之姦曰至今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沖對曰昔程頤嘗問臣安石爲害於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頤曰不然新法之爲害未爲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爲最大蓋已壞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爲然其後乃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知自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帝曰安石至今豈可尚存王爵 庚辰御扎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 戊子趙鼎改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先是鼎因奏事言臣今於所行與吳玠爲同事或當節制之邪帝悟故有是命 己丑趙鼎開都督府治事鼎奏以祕書省正字楊晨樞密院編修霍蠡太府寺丞王良存並充幹辦公事從之 辛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廣東循惠韶連數州與郴虔接壤自鄰國深入殘破無餘今則郴寇未殘韶連疲於守禦而廣州之觀音惠州之河源循州之興寧千百

爲羣緋綠異服橫行肆掠以衆爲彊吳錫既還湖南韓京素稱怯弱海荒迴遠奏報稽時臣聞朝廷遣趙詳一軍招捕虔寇因降德音開其自新之路廣東與虔犬牙錯境今號魁首多是虔人願推廣於天恩以撫綏於遐域令祥與京相爲聲援諭虔守與廣東帥審處事宜得强梗而必誅貸脅從而罔治乘此軍力悉務討平仍嚴養寇之刑雖去官不宥大革相聚之弊每先事而圖非惟良民不陷於非辜庶幾陛下得行於仁政從之　乙未左宣教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部魏良臣爲左朝散郎充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使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王繪爲武顯大夫副之仍命良臣假工部侍郎繪假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　詔以餘杭縣南上下湖地置孳生牧馬監命臨安府守臣兼提舉每馬五百匹爲一監牡一而牝四之歲產駒三分斃二上下皆有賞罰　丙申詔追王安石舒王告　己亥虔州興國縣南木寨周十隆等千六百人奉德音出降江西制置司統領官毛佐王贇趙恕往受之未成官軍掠其婦女十隆懼復與其徒奔突水南而去遂掠汀循諸州　辛丑給事中唐煇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侍郎讀講　壬寅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荆南制置使岳飛爲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先是神武前軍統制王瓔在湖北連年不能討賊會岳飛復襄陽賞功樞密院因言楊太等作過日久先因張浚奏乞招安特與放罪許令出首而遷延累月終無悛心理難容貸瓔出師踰歲不能成功與潭鼎帥守每事忿爭不務協心致一方受弊乃詔專委飛措畫討捕仍令知鼎州程昌寓自上流進兵湖南制置大使司遣馬準步諒兩軍聽昌寓節制荆南鎮撫使解潛亦遣兵船約期進討命瓔將所部還江州飛時年三十二自渡江後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戶部侍郎兼權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乞提領官以次推賞帝曰朕愛惜名器以待戰士土木之功豈當轉官但可等第支賞耳　九月丁未朔直徽猷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富謨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應副岳飛大軍錢糧　己酉左中奉大夫知開州耿自求爲川陝荆襄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趙鼎所辟也　荆南制置司統制官王槩以所部叛於鼎州之城外西奔桃源縣庚戌縣寨統制官李皐遣小將龔亨率鄉兵擊敗之制置使王瓔遣兵追至桃源而槩已死乃責皐取敗兵器甲皐復責亨亨亦隨叛會瓔聞罷命而知鼎州程昌寓念亨屢充選鋒勇而敢戰作手書招之亨即復歸於是知鄂州程千秋遣準備使喚李實入周倫寨招安以歸詔以實爲進義副尉昌寓又乞選辰沅靖州峒丁牌弩手三百人相兼使喚從之　庚申命象州防禦使士衎朝享太廟神主於溫州　辛酉合祀天地於明堂起復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爲大禮使惟不入殿門宅職如故初紹興宗祀止設天地祖宗四位至是始設從祀神位四百四十三用祭器七千五百七十一祭歌樂四十祭服六十三玉十犢四羊豕各二十有二分獻官五十八奉禮郎四樂舞工共二百八十七而五帝神州地祇帝不親獻用崇寧禮

也始議設從祀諸神七百十一位會議者請裁省而禮官言十二階三百六十位無神名請每階各設三十五位每羊豕各二正備一副登歌之樂通作宮架之曲皆許之又以祭玉不備請除蒼璧黃琮外依天聖故事用珉既而得玉甚美然尺寸不及禮經乃命隨宜製造言者請如祖宗故事權御臺門肆議裁省者以爲宮門地隘儀衛不能容乃止宣赦於常御殿前三衛班直宿衛忠佐忠銳將兵神武右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餘人共支錢二百三十一萬餘緡劉光世韓世忠岳飛王𤫊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餘人共支錢二十八萬餘緡合內外諸軍二百五十九萬餘緡視元年明堂增支九十四萬餘緡而宰執百官諸司給賜以軍興權住禮畢大赦天下　乙丑詔三省樞密院錄黃畫黃竝依祖宗條例施行先是侍御史魏矼言國家法度森嚴講若畫一凡成命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已而傳之郵報雖遐方僻邑莫不如家至戶曉此萬世良法也臣竊聞近世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部者紀綱弛廢莫此爲甚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舊典以示至公遇兩院御史詣省院檢察日除實係機密邊事外悉令取索點檢如有違戾卽具彈奏自古人臣弄權罔上固自有術防微杜漸得不愼哉惟陛下留神省察故有是旨　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閤門宣贊舍人王繪辭往金國軍前通問帝曰卿等此行不須與人計較言語卑詞厚禮歲幣歲貢之類不須較見尼瑪哈可爲言宇文虛中久在金國其父母老日望其歸令早放還又言襄陽諸郡皆故地因李成侵犯不已遂命岳飛收復良臣等出遇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來白事俊爲二人言有探報金人大舉今過南京良臣等乞再對不報　初劉豫旣納其臣羅誘南征議乃遣知樞密院事盧偉卿見金主具言宋人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自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德者立爲淮王王盱眙使山東脣齒之勢成晏然無南顧之患則兩河自定矣青冀之地古稱上土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則宋之微賂又何足較其得失金主命諸將議之旋以宗輔權左副元帥右監軍昌權右副元帥調兵五萬人以應豫又以右都監宗弼嘗過江知地險易使將前軍宗輔下令燕雲諸路漢軍竝令親行毋得募人充役豫遂命其子僞諸路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西道行臺尚書令合兵南侵始議自順昌趨合淝攻歷陽由采石以濟簽軍都制置使李成謂簽民兵盡除山東餉道遼遠又慮岳飛之軍自襄陽出攻其背不如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扼盱眙據其津要分兵下滁和揚州大治舟檝西自采石以攻金陵南自瓜洲以攻京口仍分兵東下掠海楚之糧庶爲大利於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諜報至舉朝震恐或勸帝宅幸議散百司趙鼎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用鼎計侍御史魏矼嘗言陛下宵衣旰食將大有爲而所任一相未聞有所施設惟知今

日勘當明日看詳今日進呈一二細事明日啓擬一二故人政務山積於上賢能陞沈於下方且月一求去徒爲紛擾宜亟從所請以慰公議先是右僕射朱勝非因久雨乞行策免故事以消天變又以餘服爲請章十二上帝許以侯總章禮畢如所請且有保全舊臣之諭至是祀明堂已畢勝非復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一事矼亦疏勝非五罪由是得請鼎之爲參預也嘗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賊退徐爲之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蓋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陳用兵大計帝意悟又俊密使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鼎奏用十月七日西行許之然帝方向鼎已有命相之意矣　戊辰龍圖閣學士知靜江府折彥質充川陜荆襄都督府參謀官不許辭避用趙鼎奏也　庚午起復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解官持餘服從所請也　左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兼川陜荆襄都督府　辛未金人及劉豫之兵分道渡淮壬申知楚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序棄城去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府　癸酉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陜荆襄諸軍事趙鼎爲左通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初鼎奏稟朝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制下朝士動色相慶　甲戌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沈與求爲參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金及劉豫之兵攻承州楚州帝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己請和而金復用兵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趙鼎曰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于聖斷武將奮勇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　丁丑參知政事孟庾爲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司軍務仍鑄印以賜庾請即尚書省置司行移如本省體式合行事從權便宜施置降賜激賞公使庫如都督府例又請祕書省史館書籍三省樞密院諸部案牘各差本司官一員於深僻處收寄大理寺官告審院左藏東西交引度牒庫南北庫都茶草料場官吏並留太常司農太府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院雜買務並量行存留宗正寺國子監敕令所大宗正司雜賣場並令從便庾又請留臺官一員以警違慢皆許之庾乞輟留精兵三千人分擘使喚乃命留神武中軍五百人及統制官王進一軍又令殿前馬步軍司及忠銳第五將臨安府將兵皆聽庾節制　戊寅洪州觀察使權知濮安懿王國令士從乞徙神主神貌往穩便州軍安奉從之於是觀賢宅宗子紹興府大宗正司皆從便避兵矣　己卯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統制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至自鎮江復如揚州初帝聞金兵渡淮再以札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

徑渡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爲敵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初金兵渡淮探者未得其實以爲來兵甚少趙鼎曰金人前入我境乃以我爲敵國也故縱兵四掠其鋒可畏今行劉豫之境猶卽其國中也故按隊徐行不作虛聲然亦不足深畏　庚辰左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范振添差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右朝散大夫逄汝霖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應辦移屯大軍事務　癸未左通奉大夫福州居住張浚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不許辭免日下起發趙鼎言浚可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弃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命　詔沿海制置使郭仲荀兼總領海船　丙戌詔遣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先往鎮江建康府與諸將會議進兵因以覘敵情帝曰先遣大臣諭以朕意庶幾諸將賈勇爭先沈與求曰真宗澶淵之役先遣陳堯叟此故事也詔常程事並權住俟過防秋取旨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車駕總師臨江乞速降黃榜須行約束每事務在簡省稍有酖率許人陳告仍委侍從臺諫官覺察彈劾從之　詔刑部尚書章誼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近戶部侍郎劉岑中書舍人王居正右司諫趙霈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員外郎王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昺吏部郎官汪思溫度支郎官李元瀹及諸司局官並令扈從吏部侍郎鄭滋禮部侍郎唐煇刑部侍郎胡交修起居舍人劉大中監察御史張絢並留臨安府於是臺臣檢正都司郎官或往軍前或押案牘往傍郡收寄在臨安府纔十餘人而已　丁亥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復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充樞密院都承旨擴入對遂有是命翊日趙鼎奏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帝曰擴知兵法有謀畧不止於鬬將而已孟庾因奏以擴兼留守司參議官　戊子胡松年辭行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密遣屬官告趙鼎曰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與宅人負許大事鼎恐帝意移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且金齊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爲不侔然漢敗王尋晉破苻堅特在人心而已自詔親征士皆賈勇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　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太常寺請車駕所過十里內神祠及名山大川並遣官致祭從之　嚴州桐廬縣進士方行之獻家財七千緡助軍戶部乞許行獻納依例補官從之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于大儀鎮敗之初奉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趨行乃以是月丙戌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時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爲界引伴官牒付良臣等令於阻截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先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流星庚牌沓至世忠出

示良臣等乃得旨令移屯守江世忠留食良臣等辭以欲見參議官陳桷提舉官董旼遂過桷等共飯（異致）（熊克小紀稱世忠置酒與良臣別盃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蓋承墓碑之詞今從王繪甲寅錄）世忠遣人傳刺謝良臣繪且速桷等還桷旼送二人出北門繪與桷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爲托晚宿大儀鎭翼日行數里遇金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鎭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聶呼貝勒（舊作聶兒孛堇今改）同入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丞何在繪答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作相今罷去得非恐爲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實居相位踰年堅欲求去無它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望瓜洲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爲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也初世忠度良臣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時引軍次大儀鎭勒兵馬五陳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敵聶呼貝勒聞世忠退軍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鎭五里其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陳之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呼延通救之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金旗雜出金軍亂弓刀無所施而南師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胷下捎馬足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

世忠又遣董旼兵往天長縣遇金人于鵶口橋擒四十餘人　己丑禮部尚書侍郎唐煇兼權兵部侍郎

金人圍濠州　淮東宣撫司前軍統制解元與金人戰于承州敗之初金人至近郊元知之逆料金人翊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于路要之又伏百人于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于要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矣果然則伏者出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擒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皆爲元所得初聶呼貝勒既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金騎擁之而前聶呼憤甚脫所服貂帽按劒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舉刃示之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爲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爲餌安得知其計往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縣用黃河渡船以濟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揭祿少監李聿興來迓聿興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爲江南欲守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繪云見存之地謂章誼回日所存之地聿興又云兵事先論曲直師直爲壯淮南州縣已是大國曾經畧交定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其不備良臣等云經畧

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聿興云襄陽州縣皆大齊已有之地何爲乃令岳飛侵奪㝡臣云襄陽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爲劉齊所用遂來侵擾又結楊么欲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即非生事聿興云元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迎請二聖二書授之揭祿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原在此軍中煞是好人㝡臣等對如初聿興再云柰何更求復故地繪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祭祀豈肎過爲恡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懇告若或不從卻是使不成國聿興云大齊雖號皇帝然只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繪云星夜兼程往回不過半月聿興曰昨日書元帥已令譯字一二日可得見矣

庚寅詔信安郡王孟忠厚迎奉泰寧寺昭慈聖獻皇后御容往穩便州軍安奉

壬辰定國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知秦州兼節制階文州統制軍馬吳璘爲熙河蘭廓路經畧安撫使知熙州統制關外軍馬明州觀察使環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知慶陽府楊政爲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知慶陽府同統制官關外軍馬兼節制成鳳興州用宣撫使奏也關師古之叛也其所部階成二州猶在故命璘分領之自富平敗後五路之地悉屬僞齊經畧使虛名而已

癸巳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引軍屯建康府

甲午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工部侍郎中書舍人王居正兼禮部兵部侍郎

初令江浙民悉納折帛錢用戶部侍郎梁汝嘉請也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且撥發軍馬財無所出故令民輸紬全折輸帛者半折見錢每匹五千二百省折帛錢自此益重汝嘉等又請江浙絲並折見錢綿半折錢諸路各委漕臣一員計綱起發赴行在

遣侍御史魏矼往劉光世監察御史田如鼇往張俊軍前計事是時光世軍馬家渡俊軍采石磯帝命趨二人往援韓世忠而光世等軍權相敵且持私隙莫肯協心矼至光世軍中諭之曰彼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減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矼因勸之移書二帥以示無它使爲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於帝於是光世移軍太平州

丙申金人破濠州守臣閤門宣贊舍人寇宏棄城走右宣教郎通判州事國奉卿爲所殺先是宏率軍民城守城中兵少大率以三人當一頭軍民與僧道相參每十人爲一甲不得內顧每一慢道以二長刀監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晝夜巡行城上北軍以衝車雲梯攻城作鐵鎚上施狼牙釘有沿雲梯而上者槌擊之頭盔與腦俱碎屍積于城下而北軍來者不止凡八晝夜不休宏知不可爲乃開北門棄妻子攜老母與寡嫂棄城而去士卒從之者七十餘人宏之出也聲言發舟欲以計破敵奉卿信之既而乃知欲爲遁計已登舟不可入城矣奉卿尤宏曰何不明言於我攜一妾兩子而棄之死地耶宏以奉卿爲怨己遂殺之後以死事聞贈官與廕宏既去權兵馬鈐轄丁成自南門投拜兵馬都

監魏進自東門投拜。金人問宏家屬何在。成曰。偕去矣。已而聞爲成所匿。遂斬成於市。取宏奉卿家屬寘于軍中。以其將趙榮知州事。初敵圍城急。將官楊照躍上角樓。以槍刺敵之執黑旗者。洞腹抽腸而死。照餓中流矢死。統領官丁元與金人遇於十八里洲。金人圍之。元大呼告其徒。以毋得負國。於是一舟二百人皆被害。無得免者。事聞。並贈承信郎。錄其子云。明年七月丁酉贈官。 丁酉。執政進呈車駕進發頓宿次序。帝曰。朕奉己至薄。況此行本以安民。豈可過爲煩擾。又恐州縣以調夫修治道路爲名。並緣爲弊。趙鼎曰。朝廷累行約束。丁寧備至。沈與求曰。諸將之兵。分屯江岸。而敵騎遊巡淮甸之間。恐久或生變。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之。敵騎必有反顧之患。帝曰。當如此措置。兵貴拙速。不宜巧遲。機事一失。恐成後悔。宜速諭之。 戊戌。帝登舟發臨安府。奉天章閣祖宗神御以行。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皆以其軍從。帝不以玩好自隨。御舟三十餘艘。所載書籍而已。帝既發。乃命六宮自溫州泛海往泉州。晚泊臨平鎮。劉光世乞與韓世忠均支錢糧。帝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錢糧。豈容有異。此皆呂頤浩不公之弊。趙鼎曰。朝廷舉措既當。諸將自服。今不公如此。必致紛紛。乞下光世會合得錢米之數。然後行。沈與求曰。豈唯錢糧。至於賞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故賞則知勸。罰則知畏。帝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鼎曰。苟爲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爲恩。罰雖嚴。人不以爲威。帝曰。朕親總六師。正當公示賞罰。 己亥。帝次崇德縣。韓世忠遣翊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本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旼。右朝奉郎直祕閣本司參議官陳桷。以所俘金兵一百八人獻行在。因言承州陳殁人。乞厚加贈。帝蹙然曰。使人死于鋒鏑之下。誠爲可憫。可令收拾遺骸。於鎮江府擇地埋瘞。仍歲度童行一名照管。乃詔旼眞除宣州觀察使。桷遷右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中奉大夫相州觀察使解元落階官。爲同州觀察使。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呼延通爲吉州刺史。 庚子。帝次秀州北門外。 辛丑。帝次吳江縣。時知縣楊同裒供張以待乘輿之至。民有一家當費三百縑者。其人不伏。械繫之。御史張致遠三上策論其擾民。同竟罷去。 壬寅。御舟次姑蘇。帝乘馬入居平江府行宮。守臣孫祐進御膳。其卓子極弊。且有僧寺題識。帝不以爲嫌。它日謂趙鼎曰。朕念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菲薄。亦所甘心。若邊境已清。郡邑既定。迎還二聖。再安九廟。帝王之尊固在。趙鼎曰。陛下規模宏遠如此。則天下幸甚。 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資。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劄。因論建炎之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應寘二人于極典。上曰。朕初即位。昧於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中書舍人王居正草制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于忠臣乎。由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幸。不失爲忠臣。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攷古之君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 甲辰。金右副元帥完顏昌召通問

使魏良臣王繪相見旁有四人皆衣紗袍頭巾毬靴與良臣等同席地而坐昌問勞久之諭云俟三二日左元帥來議事畢畫定事節遣汝等歸良臣退於時右副元帥昌在泗州右都監宗弼在天長副元帥宗輔尚未至也　乙巳淮西安撫使仇悆遣兵擊金人于壽春府敗之初親征詔未至廬州人諱言棄淮保江悆得旨急錄以示人人皆思奮且遣其子津間道告急帝命爲右迪功郎會敵進據壽春安豐悆遣兵出奇直抵城下與守將孫暉合兵擊之敵戰敗卻去渡淮南軍入城翼日遂復安豐縣　十一月戊申胡松年自江上還入見帝問控禦之計松年曰臣到鎮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士奮勵爭欲吞噬敵人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帝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靖禍患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敵騎侵軼何以禦之趙鼎曰臣等躬聞聖訓敢不自竭駑鈍少副陛下責實之意　庚戌承州水寨民兵並與放十年租稅科役仍發錢米贍之時承州水寨首領徐康通等遣兵邀擊金兵俘女直數十既命以官尋又賜米萬石　壬子詔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鑾輅之還期遂庭闈之奉故暴虎馮河之怒敵雖逞於馮臨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甘于屈辱是以卑辭遣使屈己通和仰懷故國之廟祧至于賣粥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强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爲事端間諜和好簽我赤子脅使征行涉地稱兵操

戈犯順大逆不道一至於斯警奏既聞神人共憤皆願挺身而效死不忍與賊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纂承之後每乖舉錯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靈共刷國家累歲之恥殪彼逆黨成此雋功念惟夙宵跋履之勤仍蹈鋒鏑戰爭之苦興言及此無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郎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咨爾六師咸體朕意　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楊從儀敗敵於臘家城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撫副使吳玠乘機牽制玠遣從儀以兵入僞地遇敵勝之　丁巳詔曰朕以逆臣劉豫稱兵南向警奏既聞神人共憤朕不敢復蹈前轍爲退避自安之計而重貽江浙赤子流離屠戮之禍乃下罪己之詔親總六師臨幸江濱督勵將士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動衆勞人俱所不免每一念此惻然疚懷尚覬諸路監司帥守與夫郡邑大小之臣夙夜究心以體朕意凡借貸催科有須於衆者毋得縱吏並緣爲姦凡盜賊姦宄輒生窺伺者務絕其萌毋令竊發其或乘時擾攘恣無名之斂容姦玩寇失稽察之方致使吾民橫罹困苦有一於此必罰無赦候軍事稍安當遣庭臣循行羣國　戊午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以沈與求按行江上事也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帝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決戰趙鼎曰退既不可渡江非策也金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爲主三鼓既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煩至尊與逆雛決勝負

哉於是遣與求按行江上與諸將議可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衆與求回言沿江居民旋造屋爲肆敵雖對岸暑不畏之　金人破滁州於是淮西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府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移軍鎭江府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移軍常州　己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浚知樞密院事浚之未至也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在淮東者帝從之及入見帝問鼎浚方略何如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帝復用之　辛酉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劉豫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豫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召大將率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其邀擊絕其糧道豫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兵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於後則臣恐車駕號令不行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患有不可勝言者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意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劉豫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爲善後之計哉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敵非送死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何如耳望降出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

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忠義除前隙更相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進帝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

癸亥龍圖閣直學士新除都督府參謀官折彥質爲樞密都承旨星夜兼程前來供職降充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復徽猷閣待制充都督府參議官

淮西宣撫司統制官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知蘭州王德與敵遇於滁州之桑根敗之生擒十餘人赴行在　甲子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于王室仍雅志于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于敵戰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爲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聞風之誤蓋無足怪比復召寘之宥密而觀其恐懼怵惕知不自安意者尚慮中外或有所未察歟夫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

丙寅初河東忠義將軍趙雲嘗出兵與敵戰至是敵執其父福及母張氏以招之且許雲平陽府路副總管雲不顧遂殺福因張氏于絳州久之雲間道奔岳飛軍中既而飛遣雲渡河雲因擊垣曲縣復取其母飛以爲小將　己巳淮西宣撫司選鋒副統制王師晟親兵副統制張錡復壽春府執其知府王靖

辛未起復祕閣修撰知岳州程千秋移知鼎州左朝奉郎張覺知岳州帝覽除目問覺才術如何趙鼎曰

聞其能辦事帝曰不須更問某人薦惟才是用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不慎用一君子則君子進用一小人則小人進帝曰君子剛正而易疏小人柔佞而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忽也　知樞密院事張浚往鎮江視師時金人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趙鼎密為帝言曰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事至即應之庶不倉猝萬一金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衞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遏不住則由它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敵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自為謀天下事無不集矣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它術錫等聲言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乃退　金左副元帥完顏昌遣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歸行在昌擁三百餘騎遇于塗問難再三良臣等答昌如初見聿與之語昌言既欲講和當務至誠不可姦詐況小小掩襲何益於事如欲戰先約定一日兩軍對敵則可我國中秖以仁義行師若一面講和又一面使人掩不備如此恐江南終為將臣所誤如向來大軍至汴京姚平仲劫寨事可見本朝事體秦檜皆知若未信且當問之良臣等以此來有上大金皇帝表二聖二后表丞相元帥物錄六封乞留軍前譯者云大金皇帝表可留它書持去　十二月乙亥朔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閤門宣贊舍人王繪至自金國軍前對于內殿帝問勞甚渥　侍御史魏矼言朝廷前此三遣和使而大金繼有報聘禮意周旋信言可攷頃復專使尋好未有釁隙茲乃劉豫父子造兵端本謀窺江初無和意使人未見國相報書來自近甸此而可信覆轍未遠今大兵坐扼天險援師艤舟上流精銳無慮十萬彼劉豫挾金為重簽軍本吾赤子人心向背久當自攜持重以待之輕兵以擾之吾計得矣惟陛下為宗社生靈之重仰順天意俯從人欲飭勵諸將力圖攻守帝甚納其言　辛巳命行宮留守司中軍統制王進以所部屯泰州防通泰應援淮東水寨權聽帥司節制　偽齊保義郎劉遠特補忠翊郎遠同州人從劉麟入寇與其徒六人自盱眙脫身來歸皆錄之　丙戌夜月犯昴太史以為敵滅之象帝以諭輔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帝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廷措置何如耳　丁亥知福州張守言臣聞韓世忠所獻敵俘已就戮于嘉禾遠近欣快不謀同辭然臣竊謂凡所獻俘若使皆是金人或它國借助則宜盡剿除俾無遺育至於兩河山東諸路之民則皆陛下赤子也劉豫驅迫以來必非得已若臨陳殺戮勢固不免至於俘執而至容有所矜請凡所得俘內有簽軍則宜諭以恩信以示不忍殺之之意可特貸而歸之或願留者亦聽其便不惟得先王脅從罔治之義而劉豫之兵可使自潰後雖日殺而驅之使前將不復為用矣疏奏詔獎　壬辰湖北制置司統制官牛臯徐慶敗金兵於

廬州時金增兵復侵淮右仇悆盡發戍軍千人拒之既而敗北無一還者遂求救於湖北制置使岳飛飛遣皋慶率二千人往援慶飛愛將也是日皋慶從騎數十先至坐未定斥堠報金人五千騎將逼城時湖北軍未集悆色動不安皋曰無畏也當爲公退之卽與慶以從騎出城謂敵衆曰牛皋在此爾輩何爲見侵乃展幟示之金兵失色皋舞矟徑前金兵疑有伏卽奔潰皋率騎追之金兵自相踐死餘皆遁去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亦遣統制官靳賽至愼縣而還

丁酉侍御史魏矼言日食正旦乞下有司講求故事帝曰日蝕雖是躔度之交術家能逆知之春秋日食必書謹天戒也矼之言良愜朕意宜下有司講求故事凡可以消變者悉舉行之　川陜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有不忘本朝之意及折可求族屬列御申上玠云見今訓練士馬俟玠出師渡河卽爲內援擊敵上報國恩帝曰此皆祖宗在天之靈扶祐所致亦有以見人心同憤也　戊戌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吳玠復辭兩鎭之節且言子羽累年從軍亦薄有忠勤可錄念其父韐靖康間死節京城今子羽罪雖自取然炎荒萬里毒霧薫蒸老母在家殆無生理誠恐子羽斥死嶺海無復自新非陛下善及子孫之意伏望聖慈特許臣納前件官少贖子羽之罪量移近地得以自新三省勘會子羽與吳玠書所論粵事跡狀可考乃復元官與宮觀翼日詔玠篤於風義詔獎諭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而服子羽之知人焉　庚子金人退師（攷異曰歷紹興五年正月十二日樞密院劄子據劉光世韓世忠張浚申敵馬自十一月二十六日節次從楚州道路遁走故繫此日）初右副元帥完顏昌在泗州而右都監宗弼屯於竹塾鎭嘗以書幣遺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約戰世忠方與諸將飲卽席遣伶人張軫王愈持橘茗爲報書略曰元帥軍士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時金師既爲世忠所扼會天雨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軍皆怨憤旋聞金主有疾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士無鬭志況吾君疾篤內或有變惟速歸爲善宗弼然之夜引還金軍已去乃遣人諭劉麟及其弟猊於是麟等棄輜重遁去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宿州方少憩　辛丑刑部尚書章誼兼權戶部尚書　癸卯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金人去滁州是役也金據滁州凡四十有七日神武右軍將官盧師迪引兵至竹塾鎭遇敵敗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十五（起旃蒙單閼正月盡六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五年（金天會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帝在平江 金人去濠州初金右都監宗弼與劉豫之兵既去乃遣人報其知濠州趙榮榮率北軍及投拜官兵馬都監魏進偕去出北門市人尚未知少頃提轄官丁懷等四人盜庫兵欲作亂榮聞之悔曰吾棄城而來無守臣以主州事安得不亂乃以銜兵復入城懷遁去執其餘三人誅之以錄事參軍楊壽亭權知州事既而州人不便壽亭之政奪其印請兵馬都監孫奕代之榮既歸自是金人在江北者盡去矣 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金人潛師遁去今已絕淮而北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還任撫存歸業人戶等事 侍御史張致遠言敵騎已遠緣淮南之人多爲敵所拘兼於山間水面結集保守又有中原被簽軍民意欲投歸尚留敵寨及暫時投避在村野者不速行措置深慮官軍以襲番僞民社收復州縣爲名肆行剽掠妄有殺戮或執俘級徼倖賞典使吾民被害重於寇盜乞預降德音並戒飭黃榜以付張浚詔以章示浚 己酉詔淮南州縣官吏擅離職任之人特與放罪令依舊還任其拋棄官物並與除破 庚戌御史張致遠乞省幷淮南官吏沈與求曰官省則吏省吏省則事省今州縣胥吏未嘗賦祿皆蠶食百姓而已淮南凋殘之後遺民有幾堪受其擾耶 淮西宣撫司統制官王進薄金人於淮降其將程師回張延壽而還初金人自六合歸命師回延壽收後二人皆驍將也淮南宣撫使張俊謂進曰敵既無留心必渡淮而去可速進兵及其未濟擊之進與統領官楊忠閔偕往金人且渡淮遂薄諸河金衆悉潰墮河而死師回延壽勢窘而降初師回以俊爲浚既降乃悟曰吾以爲張樞密乃關西也 辛亥淮東宣撫司統制官崔德明敗金人於盱眙 乙卯張浚自江上還入見 丙辰帝謂趙鼎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不同而事體則一或有官非其人所當罷黜者卿等急宜以告朕不必專待臺諫 戊午輔臣進呈曲赦淮南事目帝曰敵雖遠去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當事兼愛並容之意中原未復二聖未還赦文不可夸大第使實惠加於兩淮百姓乃朕指也帝又曰敵已北退須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爲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朕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趙鼎曰時不可失誠如聖論事所可爲者謹當以次條畫奏稟 命江東帥漕司繕治建康行宮修築城壁須管日近了畢其省庫百司倉庫等且圖來上務從簡省無得取給於民時帝將還臨安故有是旨 庚申行宮留守孟庚言別無職事乞先次結局詔留守依舊其官屬並罷 壬戌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

爲少保充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繼入覲世忠奏金人退兵陛下必喜帝曰此不足喜惟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它時懼敵之比所喜將之道帝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今敵蓋在此也後數日帝以諭輔臣趙鼎等贊帝誠得馭騎雖退然尼瑪哈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 癸亥參知政事行宮留守孟庾上表請車駕還臨安府駐蹕許之 起復檢校太傅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江南東路淮南西路宣撫使劉光世爲少保充淮南西路宣撫使置司太平州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俊仍落都統制詔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各賜銀帛三千匹兩異姓親補承信郎者二人一子五品服有服親封孺人者三人冠帔五道 甲子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酈瓊拔光州執其知州武翼郎許約金人之侵淮也劉光世遣瓊自廬州統兵聲言過淮至芍陂乃摘輕兵由間道趨光州城下約乘城固守劉麟亦遣其統領官李知柔以衆援之瓊說約降不從即進兵急攻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後六日奏至既而光世以約赴行在帝謂大臣曰約爲劉豫結連楊么及劫張昂山寨兇逆宜誅今來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乃還約一官監南劍州鹽稅 戊辰詔承州權廢兩縣盧濠黃滁楚州各廢一縣逐縣各置監鎮官一員以民事簡少省其徭役也 己巳金主殂於明德宮年六十一諡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後增上尊諡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太宗在位十三年宮室苑籞無所增益承太祖草創之後以杲宗幹知國政以宗翰總戎事既滅遼破汴即議禮制度治歷明時經國規摹至是始定云庚午安班貝勒舊作諳班勃極烈今改亶承遺詔即位於柩前 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入辭尚書右僕射趙鼎知樞密事張俊參知政事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侍帝命光世等升殿諭曰敵南侵蓋有窺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敵使其失律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聖未還朕心歉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恩敢不效死鼎曰臣聞降人程師回言逆臣劉豫紿金人云光世世忠比失歡及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沮矣帝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小嫌意不釋然者烈士當以意氣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小嫌何足校昔寇恂戮賈復部將復以爲恥深銜之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于是並坐極歡結友而去光世世忠縱有睚眦今日宜釋前憾結歡如初二人感泣再拜曰臣等頃過聽嘗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分彼此今乃煩君父訓飭臣等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帝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命近侍出內金盤尊彝賜光世世忠俊酒一行並所飲器賜之陛辭而退鼎謂與求曰將帥國之爪牙推轂授帥則聞之矣天子御正衙賜卮酒而親勸之未之前聞臣聞英宗皇帝于司馬光嘗有是賜其後淵聖皇帝用李綱實踵行之光世等乃蒙恩寵如此必有以圖報詔光世

妻漢國夫人向氏，俊妻華原郡夫人魏氏竝特給內
中俸，如世忠妻例，自建帥府以來，俊常以軍從帝行，
至是始軍於外，在帝左右者，惟楊沂中而已。 癸酉，
金遣使告哀於齊高麗夏，仍詔齊自今稱臣，勿稱子。
齊知濠州馬秦引兵犯光州，承信郎權主管州事
王莘率衆拒敵，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酈瓊
斬賽以所部援之。 甲戌，金主詔中外公私禁酒。
二月丙子，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
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爲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岳飛
自池州入朝，前一日，御筆賜岳飛銀帛二千匹兩，封
其母榮國太夫人姚氏爲福國太夫人，親屬爲承信
郎者一人，封孺人者二人，賜冠帔三道，賞淮西之功
也。 刑部尚書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試戶部尚書。
中書門下省檢左正主房公事兼權給事中晏敦
復權尚書吏部侍郎。 丁丑，帝御舟發平江府，晚泊
吳江縣。 戊寅，命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銖
奉太廟神主自海道至臨安府，令本府飭同文館安
奉，其景靈宮神御祭享事，令溫州通判權管。 御舟
宿平望鎮。 己卯，宿秀州北。 庚辰，宿崇德縣。 辛
巳，宿臨平鎮。 壬午，御舟至臨安府行宮，留守孟庾
率京官小使臣以上迎於五里外，帝還行宮，賜百官
休沐三日。 癸未，詔扈從官吏竝轉一官資。 樞密
院承旨兼都督府參謀官折彥質至行在，始趙鼎議
遣彥質至川陝諭指西帥，而彥質言折可求辜負國
恩，不能守節，臣之兒女七人，昨在京師，爲金人取去，
傳聞亦在府州，倘臣以督府上佐驟至川陝，於職事
豈能人人得其歡心，萬一因疑似之迹，與暗昧之謗，
則臣一身不可自保，況爲朝廷辦事，伏望追寢成命，
別賜令詔，不行，遂罷入蜀之議。 乙酉，川陝宣撫副
使盧法原言已選銳兵五千，令右武大夫開州團練
使劉錡統領，速赴行在。 丙戌，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
僕射，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
路軍馬，始議浚以右揆出使湖外，平楊么，鼎左揆鼎
密啓曰，宰相事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爲得體，暨
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出專任邊事爲言，帝既以邊事
付浚，而改政事及進退人才，皆付於鼎矣。 以岳飛
爲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充神武後軍都統制，
將所部平湖賊楊太，賜錢十萬緡，帛五千匹，爲犒軍
之費，以湖北轉運判官劉延年充隨軍轉運，及令湖
南江西漕臣薛弼范振應副隨軍錢糧，飛所部皆西
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 丁亥，
定國軍承宣使統制關外軍馬吳璘武泰軍承宣使
同統制關外軍馬楊政復秦州，先是川陝宣撫副使
吳玠聞金人侵淮南，遣璘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
自天水至秦，諭其守顧宣以逆順，宣不肎降，遂攻之，
拔其城，金右都監完顏杲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
政復擊敗之。 戊子，詔都督府以諸路軍馬爲名。
己丑，帝躬率百官遙拜二聖，自帝出巡，此禮權廢，至
是復行。 奉安濮安懿王神主於紹興府光孝寺之
法堂。 辛卯，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官程昌寓知
江州，昌寓守鼎州六年，賊不能犯，至是就用之，後數

月新守程千秋至鼎州時湖北兵馬都監杜湛亦改爲都督府左軍統制千秋因留湛所將蔡兵捍賊 壬辰詔張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且賜諸路宣撫制置司手詔曰朕以邊圉稍安遣相臣往行師壘西連隴蜀北洎江淮既加督護之權悉在指揮之域既難從於中覆宜專制於事幾咨爾多方若時統率欽承朕命咸使聞知 丁酉詔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 戊戌詔神武中軍見入隊官兵每五百人爲一指揮選將校置兵籍俟就緒日取旨賜軍名渡江以來諸小將之兵及招安羣盜往往撥隸中軍然無排置之法至是始舉行焉 僞齊將商元率衆千餘襲信陽軍成忠郎閤門祗候知軍事舒繼明率麾下十三人轉戰登師陽門矢盡被擒賊誘以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爲大宋鬼豈汙逆耶汝速殺我驅行至軍北史陂竟不降遂遇害後贈修武郎官其家一人荆襄制置岳飛以忠訓郎閤門祗候催隨州兵馬都監李迪知軍事就戍之 乙巳金謚太祖后唐古（舊作唐括今改）氏曰聖穆皇后費摩（舊作裴滿今改）氏曰光懿追冊太祖妃布薩（舊作僕散今改）氏曰德妃烏庫哩（舊作烏古論今改）氏曰賢妃（攷異金史后妃傳不載烏庫哩氏太祖諸子傳云元妃烏庫哩氏生梁王宗弼衛王宗強蜀王宗敏是后妃傳失書也但熙宗本紀天會十三年追冊爲賢妃而諸子傳作元妃未知係何時進封也蓋金史有闕云） 閏二月丁未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折彥質試尚書工部侍郎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 壬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溫州奉迎太廟神主事帝曰朕以宗廟在遠心常歉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行朝謁之禮沈與求曰古者征伐載木主以行今雖戎輅在行九廟未復然因時草創一行朝謁之禮亦足以仰慰孝思帝曰祖宗故事惟景靈宮則有薦獻太廟則爇香而已大禮必簡所以尚嚴也 乙卯以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並兼權樞密院事時庾自桐廬還行在與求乞交割密院職事與庾兼權帝顧趙鼎曰樞密非故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爲使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爲二途仁宗朝富弼作諫官時陝西用兵弼議乞今宰相兼樞密院自呂夷簡始也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往時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 丙辰詔襄漢州軍先因盜賊幷僞齊占據日劫掠殘殺等罪一切不問元劫人見在者許其家經官識認驗實給還即撫定後來再有犯者令所屬治罪 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拘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價償之從之 丁巳武功大夫川陝宣撫司後軍將牛皓與金人遇於瓦吾谷死之時右都監完顏杲與熙河經略使慕容洧欲攻秦州宣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伺敵皓行至瓦吾谷與金將呼嚕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馬與戰謂其衆曰吾所以捨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敵見皓異於它人欲招之皓罵而死承信郎高萬旋馬復戰遂與武功大夫熙河路

部將任安宣撫司隊官忠翊郎秦元承節郎薛琪張亨皆死於陳敵曰真健兒也後贈晧安皆翊衛大夫官其家五人贈元亨三官錄其子　乙未故迪功郎李東贈宣教郎官一子東監楚州軍資庫金人南侵被害故也　辛酉都督行府奏招捕水賊楊太等約束時張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形勢爲腹心害不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大湖春夏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于泊中而盡驅其衆四出爲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合之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之憂黨與攜離方可招來乃以便宜命荊潭鼎澧岳州將逐寨出首人多方存恤首領申行府授官餘人給以閑田貸之種子又命湖南安撫司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屯湘陰保護湘江糧道統制官郝晸屯橋口王俊屯益陽舊縣吳錫屯公安崔邦弼屯南陽渡馬浚步諒留潭州其鼎州官兵令程千秋分撥緊要屯駐應諸校招收致人數比附出戰獲級例推賞其招收人報所屬給種授田務令安業候黃誠楊太周論公參了日當議蠲免租稅補授官資仍給黃榜下任士安軍及岳潭鼎州撫諭　保義郎唐開特換右迪功郎開獻國朝會要三百卷詔進一官自言本諸生故有是命　癸亥降授神龍押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𤫊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初帝在平江侍御史張致遠疏論𤫊乖繆乞同主將召歸帝納其言命𤫊全軍駐鎮江府而以新兵赴行在既至乃有是命　金改葬太祖於和陵　丙寅右僕射張浚至鎮江召韓世忠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承命浚遂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浚以諸路軍馬所用錢糧當從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行府關三省指揮自此始　丁卯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王𤫊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辭謝初𤫊既除騎帥而侍御史張致遠奏𤫊之罪惡不在辛企宗下右司諫趙霈復奏𤫊無武藝不閑戎律偶緣遭遇濫竊兵權建炎間爲河東經制敵騎將至乃擁兵自衛避地入蜀使川陝之民聞風震恐陛下貸而弗誅責其後效而𤫊不務循省以贖前愆方杜充之守建康也𤫊聞敵至不復應援而引兵先遁直趨閩中其罪一也方扈駕離永嘉也𤫊持軍無律不能統御而致潰散爲盜毒流東南其罪二也及出師討楊太曠日持久攻取無策而崔增吳全之軍遂致陷失其罪三也比詔回軍鎮江中外欣悅皆謂陛下必欲正其罪狀重寘典憲今𤫊以輕騎造行朝曾未數日忽有侍衛馬軍之命士論滋不能平邇者陛下以諸軍捍江有功既優加賞典今𤫊有罪獨置而不問是有賞而無刑恐非所以示勸懲也乞斷自聖意重加竄斥𤫊聞亦奏辭新命乞在外宮觀乃詔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邊順兼權馬軍司公事而以𤫊兵萬五千人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後三日又從𤫊奏罷軍職

己巳參知政事孟庾言準敕差提領措置財用今

乞以總制司爲名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違欠行移如三省體式應本司措置事件依例進呈詔關申尚書省仍鑄印以賜諸路係省錢出入舊經制司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其十上供其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庚請增十錢又請收耆戶長雇錢抵當四分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息等錢又收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又收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又收常平司五文頭子錢竝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司拘催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預焉大凡東南諸路經總二司錢歲收一千四百四十餘萬緡四川歲收五百四十餘萬緡　是日經筵開講自帝視師輟講讀至是復之　壬申詔右承奉郎徐度令中書舍人試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理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錢棐新授太常博士張宦竝召試館職左朝奉郎新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汪愷左承議郎新通判潭州王棠竝與陞擢差遣度處仁子宦守兄也士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　三月甲戌朔建武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王𤫙降授濠州團練使　己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兼太平州宣撫使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兼鎮江府宣撫使　辛巳以戶部尚書章誼兼權工部尚書　癸未詔殿前馬步軍司各據見管兵數權行排置指揮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俶擾軍營紛亂排轉不行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宿衛親兵久無陞遷之望左僕射趙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彷彿舊例立爲

轉員之法乃詔諸班直將校親從親事官各依條排轉一資三司將校亦與轉行時殿前司有兵九百餘人馬步司各六百餘人而已　甲申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大軍發鎮江世忠將行帝賜手劄曰昨因敵退議者以經理淮甸爲言人多憚行卿獨請以身任其責朕甚嘉之翼日趙鼎言世忠已過淮南乞遣中使撫問帝賜世忠銀合藥且以手劄勞之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時山陽殘獘之餘世忠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燕會俾爲婦人粧以恥之軍壘既成世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爲重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權尚書戶部侍郎　辛卯起復祕閣修撰淮東宣撫使司參謀官陳桷言瀕淮之地久經兵火官私廢田一目千里連年既失耕耨草莽覆養往地皆肥饒臣願敕分屯諸帥占射無主荒田度輕重之力斟酌多寡給所部官兵趁時布種或倣陜西弓箭手法從長區處因地土所宜種麻粟稻麥一切聽之無問稅租力耕之人添破糧米朝廷逐旋應副耕牛之費諸帥計置種子將來盡還其價不特入糧可以足辦如飼馬芻秣之用亦皆霈然矣仍乞委自都督府選官兼總其事令親到逐師與主帥熟議俟上下情通然後行之每軍就令統制統領官管認監督近上謀議官領之收成受納之日同認所得之數幷隨時價直具申都督府籍記支還價錢以金銀見錢品搭級降將逐司所得

除一歲合支數外餘就令封樁爲儲積之計詔關都督行府 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請孟庾沈與求曰多雨天氣久寒蠶損甚衆帝曰朕見令禁中養蠶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于延春閣兩壁畫農家養蠶織絹甚詳元符間因改山水 丁酉復移浙西安撫司于臨安府以駐蹕之地理宜增重事權故也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徽猷閣待制知鎭江府沈晦兼沿江安撫使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鄭滋與權戸部侍郎張致遠兩易 癸卯移鎭江府權貨務都茶場于眞州 夏四月丙午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郭仲荀來朝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鎭撫使川陝宣撫司參議王彥知荆南府充歸陝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先是彥聞帝親赴軍前乞提兵入援不許會張浚以都督視師湖南乃召彥赴府議事至是令彥留所部三千人戍金房餘悉與俱乃歸荆南舊治其合用錢糧令行府于湖南江西那移應副 召荆南鎭撫使解潛赴行在靖康中潛爲河東制置副使辟趙鼎幹當公事故鼎薦用之於是諸鎭撫使盡罷矣

戊申尚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温州至行在 戊午奉安太廟神主參知政事孟庾爲禮儀使每室用特羊八籩豆蓋權禮也

詔福建廣東帥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爲社擒捕海賊時寶文閣直學士連南夫論海寇之患謂國家每歲市舶之入數百萬今風信已順而舶船不來聞有乘黃屋而稱侯王者臣恐未易招也願令委州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五百人結爲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勇物力人爲社首其次爲副社首備坐聖旨給帖差捕蓋濱海之民熟知海賊所向今聽其會合如擒獲近上首領許保奏優與補官其誰不樂爲用乃下張守曾開相度如所請 己未詔鄉村五保爲一大保通選保正于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也先是言者以爲役法行之歲久積至大獘鄉村鄉保正長最爲重役不專取物力薄厚而兼用人丁多寡不通輪一鄉點差而但取逐甲人戸官吏貪濁差募之際富者以賄賂幸免貧者以誅求受害被役一次輒至破產民巧爲規避遂有父亡母嫁兄弟析產求免役次非惟重困民力以虛邦本亦將有傷民教以壞風俗乞下有司稍革舊法專用物力及通輪一鄉差募保正長凡官吏因役事受財者重示懲誡又進士上書竊觀方今害民之法無如保甲之獘願更去保甲法復申元祐之制行戸長之法故有是旨仍許今後差物力高下單丁每都不得過一人即應充而居宅鄉別縣或城郭及僧道並許募人充役官司毋得追正身餘如見行條法時祠部員外郎林季仲亦奏乞總一鄉物力次第選差其單丁許募人充役于是頗採其說焉 庚申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償直帝聞之故有是詔

丙寅金主聞昏德公以甲子日薨遣使致祭及賻

贈（攷異）宋史徽宗紀作四月甲子崩於五國城繫年要錄亦作甲子金史作丙寅金史蓋致祭之日在丙寅也今合書之東都事略
作四月乙未要錄引拾遺作正月二十五日皆傳聞之誤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
副使修武郎朱弁同在燕山聞上皇崩議舉哀制服
弁欲先請朴曰吾儕爲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
又何請設不見許可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金人義
之而弗問弁有送大行文略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
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
淚洒冰天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者沈
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云故宮爲禾
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遊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
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
臣久縶而嘔血金人讀之亦爲墮涕相傳誦焉　是
月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起居郎兼
侍講朱震言時學有本原行無玷缺進必以正晚始
見知其撰述皆有益于學者詔有司取時所著三經
義辨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謚曰文靖時尚書左
僕射趙鼎素尊程頤之學一時習者皆聚於朝然鼎
不及見頤故有僞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
　丙子直祕閣知潯州范直方行尚書刑部侍郎
五月辛巳忠訓郎閤門祗候何蘚特遷修武郎赴大
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二使賜金帶一裝錢千緡官其
家二人蘚灌子也時右僕射張浚奏遣蘚至雲中見
金帥故有是命　甲申尚書禮部侍郎唐煇兼權兵
部侍郎　張浚至潭州初浚自建昌西上而樞密副
都承旨沿江制置副使馬擴自武昌召歸乃以爲都
督行府都統制浚行至醴陵獄囚數百人盡楊太遣

爲間探者安撫使席益捕致遠縣因之浚召問盡釋
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今既不得保田畝秋
冬必乏食且餒死矣不若早降即赦爾死數百人歡
呼而往浚至長沙賊首黃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誠
等屢殺招安吏士猶自疑不安浚遣制置使岳飛分
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賊大驚遂定出降之計
詔中書舍人胡寅論使事辭旨剴切詳明深得論思
之體令學士院賜詔獎諭　金左副元帥宗輔行次
嬀州薨年四十宗輔魁偉尊嚴人望而畏之先是太
祖征伐四方諸子皆總戎旅宗輔常在帷幄及代宗
望爲副元帥平河北遂取東平及徐州繼又定陝西
五路所向有功後追封潞王謚襄穆（攷異）繫年要錄以宗輔之歿載在六月
誤也今從金史作五月甲申宗輔妃富察舊作蒲察今改氏其母即太祖之妹
也次妃李氏生子褒教之有義方嘗密謂所親曰吾
兒有奇相貴不可言李氏性明敏剛正有決言不妄
發女直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至是宗輔薨李
氏乃祝髮爲比邱尼歸遼陽營建清安禪寺別爲尼
院居之號通慧圓明大師　己丑參知政事兼權樞
密院事提領措置財用孟庾進知樞密院事　戊戌
左朝散郎主管華州雲臺觀王灌充川陝宣撫使司
義軍事用吳玠請也　是日岳飛至鼎州城外置寨
列艦飛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遣潭州兵馬鈐轄
楊華入賊營招降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
與之戰萬無生理遂降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
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
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參政

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張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何可易言！」益慚而止。時大旱，湖水涸如深冬，賊益懼。

是日，詔殿前司軍人與百姓相犯，並送大理寺根治。

六月，甲辰，洞庭賊楊欽將所部三千人詣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會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飛至潭州，袖出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否？八日可破。」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故難。若因敵勢，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賊。」浚許之。先是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俊、郝晸等領兵二萬餘，不稟王𤫊號令，遂至於敗。及飛始至，鞭士安以折其氣，使為賊餌，令曰：「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先揚言岳太尉將二十萬兵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賊衆殆盡，乘其舟以入水寨。欽等迎降。欽在賊中最悍，所至常先諸賊，楊太恃以為強，飛厚待之，賊愈喪氣。浚承制授欽武略大夫。

乙巳，名新歷曰統元。

辛亥，廢蘄州羅田、廣濟二縣並為鎮。

癸丑，詔曰：「聞諸路久愆雨澤，繇朕不德，致使亢旱，雖恐懼修省，思所以答譴戒，弭天災，尚慮州縣違戾詔令，重擾吾民，致傷和氣。除稅租、和預買及應副大軍之外，應干科敷催驅等事，日下並罷，仍仰州縣具其所罷名件申尚書省。」

荊湖制置使岳飛破湖賊夏誠。飛既降楊欽，率統制官牛皋、傅選、王剛乘勝擊攻水寨。賊將陳瑠劫偽太子鍾子儀船，獲金龍交牀與龍鳳簟等，詣飛降。楊太窮蹙赴水，牛皋擒斬之，餘黨劉衡等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惟夏誠寨三面臨大江，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親往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木上流。賊聞罵聲，爭擲瓦石擊之，草木為瓦石所壓，一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執誠。果八日而湖寇悉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

甲寅，尚書左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孟庾參知政事。

丁巳，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資善堂翊善范沖言：「伏見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應規矩，舉以代臣，允慊公議。」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赴行在。焞避難長安，劉豫以玉帛招之，焞卻幣奔蜀，居于涪州。帝聞其賢，故召。

湖寇既平，得丁壯五六萬人，老弱不下十餘萬。張浚更易郡縣姦贓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軍屯荊襄以圖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考異〕張浚行狀云：湖中賊寇盡平，老弱不下二十萬。而日歷云：降賊之萬七千戶，不言人數。繫年要錄云：不下十餘萬。蓋得其實。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校拔起，世忠、俊不能平，飛皆屈己下之，數通書，俱不答。及飛破楊太，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

癸未，趙鼎奏甘澤應祈，乞御常膳。帝曰：「朕累日寢食不安者，豈特為國無儲蓄，而望歲之心甚切，兼恐歲饑民貧，起而為盜，朝廷不免遣兵討定，殘殺人命，亦天道之所宜憫也。」

是月，汴京地震。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翰墨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十六（起旃蒙單閼七月盡柔兆執徐五月凡十一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五年（金天會十三年）七月丙子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都督府提舉親兵柴斌知金州兼金房均三州安撫使用行府奏也仍命斌隸屬襄陽帥府其探報事宜及邊防措置則申川陝宣撫副使吳玠　都督行府請移鼎州龍陽縣於黃誠寨地仍陞爲軍以持服人黃與權起復左奉議郎充龍陽軍使兼知縣事又言潭鼎諸縣因水賊侵擾多有移治去處並令移歸舊治如係選人知縣俟任滿與改令入官京官與轉一官應水寨出首之人制置司量事體輕重擬定合補官資申行府願歸及充水軍者聽又請免澧州上供錢三年皆從之既而制置使岳飛言水寨願歸業者二萬七千餘家詔州郡存恤之無得騷擾然黃誠寨地低而迫湖士人不以爲便仍令如舊焉　丁丑孟秋薦享太廟自是歲五饗如常禮　己卯知樞密院事提領措置材用孟庾充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庾以行府關三省密院事積不平因稱疾求去　甲申帝親酌獻祖宗神御于行宮齋殿文武官少卿已上陪位如儀　乙酉降光州褒信縣爲鎮　乙未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兼權主管殿前司公事代劉錫也詔製造御前軍器所依舊例不隸臺察　丙午徽猷閣直學士趙子晝試尚書兵部侍郎　承節郎趙珪遷承忠郎閤門祗候初帝以趙普佐命元勳視漢蕭何而子孫淪落命所在訪求量才錄用珪普五世孫也避地鬱林州以普繪像及諫伐幽燕疏來獻故有是命　免湖南上供米三年用本路漕臣請也　廢鄧州順陽淅川襄陽府鄧城中盧縣並爲鎮　辛丑廢隨州唐城縣　是月僞齊劉豫廢明堂得金龍之金四萬兩大銅錢三百萬暴風連日屋瓦皆震　八月壬寅朔錄故相范質七世孫梗爲將仕郎　罷荊南營田司令安撫司措置官兵耕種毋得循舊擾民又以歸州還利州安撫使王彥皆用都督行府請也初彥自渠州以所部之鎮至荊南而鎮撫使解潛已去倉廩皆竭彥懼不可留即引兵追潛至鄂州會張浚平湖賊還與之遇復勸彥還自枝江徙居舊治時軍儲不繼彥乃倣川錢引法造交子行于荊南管內漸措置屯田爲出戰入耕之計仍擇荒田分將士爲莊莊耕千畝治石唐瓦窰二廢堰計工六萬有奇不浹旬告成公私利之　甲辰詔增館職爲十八員時言者論太宗當兵戈搶攘之際置文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後皆爲名臣祖宗闢三館以儲養人才蓋本如此今國步艱難時方右武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每有乏才之歎則儲養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一館職之奉入僅比一小使臣小使臣動萬數何獨于館職較此微祿哉乞依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爲額故有是命既而本省再請乃命祕書郎及著作各除二員校書郎正字通除

十二員而少丞不與焉禮部貢院放榜考校到合格進士樊光遠等二百人己酉趙鼎言探報劉豫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爲兵每畝田科錢五百帝曰朕未嘗一日忘中原之民使陷于塗炭皆朕過百姓爲豫虐用如此朕心惻然鼎又言故右奉直大夫邵伯温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元符末以上書得罪書名黨籍坐廢者四十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温門人也詔贈祕閣修撰官其家一人庚戌廢漢陽軍爲縣隸鄂州癸丑權尚書吏部侍郎張致遠復爲戶部侍郎中書舍人劉大中試吏部侍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祉權兵部侍郎戊午故集英殿修撰周鼎特贈徽猷閣待制己未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領官韓彥臣等襲僞鎮淮軍獲知軍成忠郎王拱等遣親校温濟獻于朝詔貸拱罪以本官隸忠銳第五將帝因言宿遷僞官本吾赤子它時邊臣如此等小吏不須賞庶免生事世忠既有請可量與推恩癸亥帝策正奏名進士于射殿都督行府言以見管湖南水軍及周倫等所部置十指揮竝於手背上刺橫江水軍四字從之甲子帝御幄殿閱試武舉人弓馬是月僞齊陷光州時劉麟出獵於陳留縣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南歸爲其徒所告悉斬於汴京豫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九月壬申金主追尊其考豐王宗峻爲景宣皇帝廟號徽宗妣富察（舊作蒲察今改）氏爲惠昭皇后乙亥帝御射殿賜進士汪洋等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洋乞避遠祖嫌名時年十八帝以其與王拱

辰同歲賜名應辰戊寅金主尊太祖后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氏太宗后唐古氏（舊作唐括今改）皆爲太皇太后乙酉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帝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鼎沖及直史館諸人進秩各有差金改葬景宣帝及惠昭后於興陵是月淮西宣撫司統制官華旺復光州名雷州寇準廟曰旌忠自靖康之末兩河之民不從金者皆於太行山保聚太原義士張橫者有衆二千來往嵐憲之間是秋敗金人於憲州擒其首將又有梁青者懷衛間人聚衆數千人破神山縣平陽府判官鄭爽以大軍討之不敢進居數日都統制烏瑪剌引騎五百與爽會乃併其兵與青戰兵敗爲青所殺冬十月丙午復高郵縣爲軍以知縣兼軍事己酉罷宮觀月破供給錢自蔡京用事始創祠官供給庶官依本資序降二等學士以上不降王黼繼相已除其法紹興令復舊至是除之庚戌尚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既平賊遂自鄂岳轉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至是入見詔浚母慶國夫人計氏進封蜀國兄直徽猷閣滉賜紫章服賜浚銀帛千匹兩親二人六品服一人承務郎帝親書周易否泰卦賜浚乙卯端明殿學士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席益爲資政殿學士成都潼川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先是川陝宣撫副司吳玠與都轉運使趙開不咸玠疊以饋餉不給訴於朝開亦稱老病求罷故命益往帥詔以益前執政序位在宣撫副使之上遂州兵

馬並隸大使司如邊防切緊大事即令宣撫司處置其調發隸都督府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爲江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浚數於帝前言綱忠趙鼎亦爲帝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爲荊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 丁巳故文林郎范正平贈直祕閣予一子官正平純仁長子也以忤蔡京故陷黨籍不出仕終身爲選人 戊午詔川陝類省試合格第一名依殿試第三名例推恩餘並賜同進士出身特奏名人令宣撫司置院差官試時務策一道以道遠舉人赴殿試不及故也 庚申故承議郎吳儔贈直祕閣官其家一人儔育孫也名在黨籍其家請而賜之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僞齊遣沂海州等簽軍攻犯漣水軍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等擊殪之所脫無幾帝曰中原赤子爲豫逼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已下金椀仍以通爲果州團練使權領果州團練使與將士推恩有差 是月祫享太廟祖宗並爲一列不序昭穆謂之隨宜設位以廟之前楹迫狹故也 十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節鉞正任至橫行遙郡第其官資書之於牌御書押字刻金填之仍合用製造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統府相臣主其事緩急臨敵果有建立奇勳之人量其功勞先次給賜以爲執守自軍興以來皆宣撫使便宜給劄補轉至是都省有此請焉 癸酉詔一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帥司保奏特與賜謚 乙亥進士顏邵特補右修職郎卓右迪功郎彥輝下州文學初帝聞顏真卿之後有居溫州者命守臣推擇以聞得邵等三人而彥輝則真卿十一世孫也帝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爲難耳真卿在唐死節可謂得所處矣況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與推恩以爲忠義之勸況仁祖時嘗命顏似賢以官自有故事遂命邵卓監潭州南嶽廟 金主以尚書令宋國王宗磐爲太師宗磐自以太子當爲安班貝勒金主雖加尊禮而宗磐心常怏怏 先是金天會五年司天楊級始造歷其所用歷元日法不知所本或曰因宋紀元歷而增損之也乙亥初頒歷其後名之曰大明歷 己卯金以元帥左監軍完顏希尹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以太子少保高慶裔爲左丞平陽尹蕭慶爲右丞希尹自太祖舉兵常在行陳所至有功又嘗權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有威望及爲相有大政皆身先執咎時人稱之 甲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孫近試吏部尚書 自渡江宰輔已減俸三之一至是趙鼎等復請於內權減二分從之於是行在官吏俸祿皆權減 乙酉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李光試禮部尚書試尚書工部侍郎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質試兵部尚書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李彌大試工部尚書給事中廖剛試刑部侍郎 丙戌詔荊襄川陝見宿大兵措置事宜委任至重雖已除席

益制置大使而調發節制隸在督府可令張浚往視師仍諭諸路議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阻金西拒興鳳可以戰可以守今兩川之民往往逃趨蜀中未敢復業壄闢既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衆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抗敵宜以文臣爲統率分宣撫司駐焉而以良將統之遇防秋則就食綿閬如此則兵可以備援而民得安業詔宣撫副使邵溥吳玠擇二郡守臣相度初玠苦軍儲不繼于興元洋鳳成岷五郡治官莊屯田又調戍兵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歸業詔書嘉獎別路漕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爲耕則所得數什百于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已而玠復欲陸運召諸路轉運使持戶籍至軍中溥曰今春驅梁洋遺民負糧至秦州餓死十八九豈可再也且宣司已取蜀民運腳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陸運乎既上疏立以便宜止之卒行水運大中患水運亡失以策誘賈販省費十之五

己丑金建天開閣於約羅舊作爻刺今改 癸巳親從官趙勝歸自金國帝曰太上皇帝在漠北苦寒之地居處衣服飲食百種皆闕爲人子不能拯父兄之難深自悲傷今朕所居宮室及一飲一食之間念及父兄痛入骨髓因噓唏泣下 十二月己亥朔帶御器械神武中軍都統制權殿前司公事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權主管殿前司公事併中軍隸殿前司自五軍外又置選鋒護聖二軍每軍皆統制仍令沂中具名申樞密院給降付身庚子詔神武係北齊君號宜以行營護軍爲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稱前護軍後軍稱後護軍劉光世所部人馬稱左護軍吳玠所部稱右護軍並聽本路宣撫招討司節制王彥所部人馬稱前護副軍聽荊南安撫司節制官已下請給資任軍分如舊中護者本張俊所將信德府部曲後以忠銳諸將及張浚親兵與張用李橫閻皐之衆隸之前護軍者本韓世忠所將慶源府部曲後以張遇曹成馬友李宏巨師古王𤪌崔增之衆隸之後護軍者本岳飛所將河北部曲後以韓京吳錫李山趙秉淵任士安之衆隸之左護軍者本劉光世鄜延部曲其後王德酈瓊靳賽自以其衆隸之右護軍者本吳玠涇原部曲後得秦鳳散卒及劉子羽關師古之衆隸之前護副軍者本王彥河北所招部曲其後稍以金州禁卒隸之至是俊與世忠光世軍最多玠次之飛又次之彥兵視諸將最少自渡江以後三衙名在實亡逮趙鼎張浚並相乃以楊沂中所將隸殿前司解潛部曲隸馬軍司統制官顏漸部曲隸步軍司沂中之軍本辛永宗部曲後又益以宅兵故其衆特盛潛之軍纔千餘漸所統烏合之衆而已 丙午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復集英殿修撰知鄂州主管荊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張浚既還朝始議大合兵馬爲北討計乃自召子羽令諭指西帥且察邊備虛實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帶御器械以其親兵遙隸步軍司 庚戌武衛大夫秦州刺史都督府中軍統制軍馬吳錫爲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兼都督府

軍統制（考異）李心傳云督府都統制及馬擴而左軍統制杜湛前統制王進選鋒軍統制申世景摧鋒軍統制韓京皆出戍于外右軍後軍統制未見姓名　辛亥權戶部侍郎王俁言兵革未息屯戍方興大計所入充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當講究長策細大不遺斯為盡善敢略陳五事一曰去冗食之兵二曰損有餘之祿三曰收隱漏之賦四曰補消毀之實五曰修平準之法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兵多而不精則冗食者眾冗食者眾則勇怯不分勇怯不分則戰無必勝是冗食之兵不惟徒費糧餉取敗之道故治軍之法戰兵之外車御火長牧人工匠之屬皆有定數舍是則為冗食今日財用所出盡於養兵然其閑未嘗入隊不堪披帶者尚多有之竭民力以養無用之人不如委將帥自加澄汰付之漕臣籍荒閑之田計口分受官為措貸給與牛種使之墾闢仍且與減半支給錢糧俟秋熟之時便罷請給一歲之後量立租課且以萬人為率每歲所減米十餘萬石錢四十餘萬緡絹布五萬餘匹況又有租課所入儲此以養戰士非小補也艱難以來流品猥眾進用殊常而制祿之數一循舊法理宜不給欲乞應內外文武官俸給等以緡計者自百千以上每千減半有兼職者通計並俟事平日依舊如此則裁捐雖眾不及小官恕而易行夫復何患自軍興以來十年于茲財用所出大則資之民力其次則資之商賈無不自竭以奉其上唯是釋家者流一毫不取邑以千計郡以萬計不稽坐食其隱漏租稅暗損國計不知其幾何也宜酌古今之意權急緩之宜使之輸米贍軍人歲五斗依稅限進納凡居禪房及西北流寓者特與蠲免於以少舒民力不為過也自艱難以來饒虔兩司鼓鑄逐虧而江浙之民巧為有素銷毀殘寶習以成風其最者如建康之句容浙西之蘇湖浙東之明越鼓鑄器用供給四方無有紀極計一兩所費不過千數錢器成之日即市百金姦民競利靡所不鑄一歲之間計所銷毀無慮數十萬緡兩司所鑄未必稱是加以流入偽境不知幾何乞明詔有司申嚴銅禁屏絕私匠自今以始悉論如律除公私不可闕之物立定名色許人存留及後官鑄出賣外其餘一兩以上嚴立罪賞並令納官量給銅價令分撥赴錢監額外鼓鑄國家平昔無事之時在京則有平準務在外則有平貨務邊計之餘內裨國用無慮二十萬緡其效固已可見況今日師旅方興用度日廣欲乞先于行在置平準務次及諸路要會去處各置平貨務以廣利源誠非小補俟其就緒置使領之此五事者儻有可采乞令有司講究條畫排斥浮議斷以必行詔戶部工部勘當其後頗施行之　癸亥金始定齊高麗西夏朝賀賜宴朝辭之儀以京西鹿囿賜民　丙寅都督府請以集英殿修撰新知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並往川陝撫諭詔各賜銀二百兩遣行時張浚將謀出師故令子羽等見宣撫副使吳玠諭指而玠亦屢言軍前糧乏因命子羽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併察邊備虛實焉　是冬金主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偽齊劉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于金主金主入其說調燕雲兩河夫四十萬入蔚州交邪山采木為栰

開河道運至虎州將造戰船且浮海以入既而盜賊蜂起事遂中輟聚船材于虎州　是歲夏國主乾順改元大德

紹興六年（金天會十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在臨安　辛未帝以雪寒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翼日謂尚書右僕射張浚曰朕居燠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于溝壑強悍者流爲盜賊朕爲民父母豈得不憂浚曰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帝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寢浚曰陛下以多難之際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係慮之誠是也然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疑以易惑之心行易疑之事終歸于無成而已是以自昔人君正心修己仰不愧俯不怍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姿爲所當爲曾不宅郤以陛下聰明茍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太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紛至而不能疑則中興之業可建矣　癸酉荊襄招討使岳飛言太行山忠義社梁青百餘人欲徑渡河自襄陽來歸時金人併兵攻青故青將精騎突至飛軍前帝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諜言固未可信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沈與求曰若敵誠衰來者衆則敵情審矣　丁丑詔納粟別作名目授官毋得注親民刑法官已授者竝罷自今到部隱漏不實者抵其罪時論者謂縣令民之師帥刑罰之官人命所係不可輕以授人比年軍興以納粟得官者不謂之納粟或以上書文理可采或作獻納助國與理選限原朝廷之意欲激勸其樂輸使得爲官而銓曹別無關防之法近年以來固有得縣令亦有得司法者此曹素未嘗知政務直以多貲一旦得官若遂使之臨縣議刑其不稱職必矣欲下吏部立法關防仍先改正故有是旨　癸酉金頒歷于高麗　丁丑金太皇太后赫舍哩氏崩後上尊謚曰欽獻皇后葬睿陵（考異）欽獻太祖后繫年要錄以是年爲太宗后殁蓋傳聞之誤　己卯起復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試尚書禮部侍郎　癸未尚書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二百卷　乙酉高麗西夏及劉豫竝遣使賀金主萬壽節金主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　丙戌尚書右僕射張浚辭往荊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帝許之浚即張榜聲豫叛逆之罪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駐軍承楚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太平州江東宣撫使張俊屯建康府而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尚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殽澠閒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宅歧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黏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而論者多以前後空闊爲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豈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浚既白于帝又以告之同列惟帝深以爲然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臣迪功郎陞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改

宣教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陞補修武郎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閤門祗候三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閤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人特賜金帶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差遣日下起支請給其家並作官戶見當差役科敷並免如將來參部注擬資考磨勘改轉蔭補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行仍免銓試金帶永遠許繫從之

二月壬寅都督府奏改江淮營田爲屯田先是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會張浚出行邊因出戶帖錢二十萬緡爲本浚請應事務並申行府措置俟就緒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逃田並行拘籍依民間例召莊客承佃每五頃爲一莊客戶五家相保共佃一人爲佃頭每客官給牛五具種子農器副之每家別給菜田十畝又貸本錢七十千分二年償勿取息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遂命屯田郎官樊賓提舉糧料院王弗同推行焉

戊申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請復以襄陽府路爲京西南路唐鄧隨郢均房州信陽軍並爲所隸從之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命京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撫使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又請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領中軍爲後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帝親書裴度傳賜浚

甲寅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質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旁符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探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衆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超率衆突入陳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翼日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三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騎至陳前請戰金將葉赫貝勒舊作牙合孛堇今改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況爾與我讎我肎與爾俱生乎葉赫即馳刺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杖以手相格去陳已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葉赫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旣而世忠爲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

丙辰韓世忠圍淮陽軍

戊午詔楊沂中以八隊萬人赴都督行府張浚欲以沂中助韓世忠故有是命

庚申詔沂中落階官爲密州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遣行

辛酉權主管侍衛馬軍公事解潛兼權殿前司帶御器械劉錡兼權宿衛親兵以楊沂中出戍故也

韓世忠攻淮陽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入河間求援于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僞與其守將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城中舉六烽劉猊與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乞援于江東宣撫使張俊俊不能從世忠乃還道遇金師世忠勒陳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驄馬立陳前者韓相公也衆咎世忠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

敵至世忠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敵敗去。淮陽民從軍南歸者萬數都督行府悉授田居之帝詔州縣存恤毋令失所。壬戌折彥質參知政事。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明州與求乞宮觀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詔臨安府民間僦舍錢不以多寡並三分中減一分白地錢四分之一。觀文殿大學士新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見于內殿。三月戊辰朔禮部尚書李光兼權刑部尚書。己巳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忠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徙鎮武寧安化楚州置司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爲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銳意大舉都督張浚于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沈鷙可以倚辦大事故並用之。是日李綱入辭退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將致敵擒陳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陳者戰貴設伏使直前而有中道邀擊之虞卽非善戰者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于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于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于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所以制之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且中軍既行宿衞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荊湖之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于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必不給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流移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諭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于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錢糧此其大槪也不然徒有營田之實何補于事詔都督府行措置其後頗施行之。辛未詔去歲旱傷及四分以上州縣所負紹興四年已前錢帛之稅皆除之。壬午金以太保宗翰太師宗磐太傅宗幹並領三省事。丁亥詔江東宣撫司統制官趙密巨師古軍並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爲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旨而俊亦稟於朝趙鼎白帝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

令不行何以舉事浚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
不應尙稟於朝後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
事時議者以爲得體至是浚終以俊不分軍爲患鼎
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
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卻
發密入衞俊尙敢爲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
　辛巳詔天章閣萬壽觀祖宗帝后神御見在溫州
令幹辦官黃彥節迎奉赴行在惟聖祖像留溫州如
故　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
吳玠易鎭保平靜難興州置司　樞密副都承旨馬
擴兼沿海制置副使擴自鎭江將殿前司策選鋒軍
赴行在遂有是除　庚寅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始領
使事於金谿縣　是春僞齊劉豫再開貢舉得邵世
以下六十九人改明堂基爲講武殿於其地造戰船
　夏四月庚子殿中侍御史周祕言國家歲以十五
事考校監司四善四最考校縣令而五六年惟有成
都潼川路一嘗奏到至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法
令廢弛能否無辨有善最者不賞有過惡者無罰吏
治之不良亦無足怪者欲望責諸路監司州縣自今
各依限奏明其累年輒不申奏者亦乞取問因依從
朝廷審度歲取殿最各一二人量行賞罰庶幾監司
守令咸知自竭以副陛下責任之意詔吏部申嚴行
下違者令御史臺糾劾　帝御經筵　甲辰僞齊將
王威攻唐州陷之團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
死詔各贈一官錄舉臣子初品文階從之子進義校
尉　乙巳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

降制起復緣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飛日下
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先是飛母慶國夫人
姚氏卒于軍飛不俟報解官去帝聞之乃詔起復
辛巳故朝請大夫趙君錫贈徽猷閣直學士　癸丑
故奉直大夫韓璆贈右朝議大夫官其家一人　甲
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統制官果州團練使呼
延通特遷永州防禦使諸將王權劉寶岳超許世安
劉銳崔德明單德忠杜琳等十八人並進官有差賞
淮陽之捷也　乙卯故中大夫趙瞻贈資政殿大學
士　戊午翰林學士兼侍讀胡交修試刑部尙書
辛酉詔四川制置大使司禁止采伐禁山林木蜀三
面被邊緜亙四百里山谿阻限林木障蔽初時封禁
甚備前一日太常博士李弼直面對論頃歲以來一
切廢弛加以軍興而製器械運糧造船自近及遠斫
采殆盡異時障蔽之地乃四通八達帝曰如河東黑
松林祖宗時所以嚴禁采伐者正藉此爲阻以屛捍
外敵耳異日營繕爲一時游觀之美遂使邊境蕩然
更無阻隔折彥質曰皆臣不言之罪　癸亥左諫議
大夫趙霈試尙書工部侍郎　甲子少保武寧安化
軍節度使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賜號
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賞淮陽
之捷也按節度開三鎭大將賜功臣號皆自此始　丙寅詔岳飛仍舊兼節制
蘄黃州　僞齊劉豫築劉龍城以窺淮西劉光世遣
本司副統制王師晟破之　五月戊辰朔徽猷閣直
學士胡世將試尙書兵部侍郎世將自江西召還乃
有是命　癸酉左通議大夫新知鄂州荊湖北路安

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制賜銀帛二百匹兩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于士風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以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帝韙其言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時得縷陳于前帝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問曰陛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欲紹復大業都荆爲可荆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也帝大異之　詔自今臣僚未經上殿者令三省審察訖關閤門引對復舊典也　乙亥詔除見任知州以上及嘗任侍從官依舊堂除宮觀外餘並令吏部按格擬差時言者論艱難以來士或不調陛下憫其失職授以詞館有六等宮觀之格五項嶽廟之法但其間有昔已叨竊名祿之人論其家則豐羨而乃更與失職寒士均享家食徒使州郡之間用度不支欲乞今後陳乞宮觀之人除貧乏廉潔朝廷所知者其餘一切按格與之或察其人富而貪敢于格法之外輒有干求者懲戒一二故有是旨　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與邕州守臣同提舉買馬劉遠措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歲所市馬弱不堪用于是提舉官李預再貶秩而更以其事付帥臣　命沿海制置副使馬擴閱習水軍戰艦時右司諫王縉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既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閣水岸士卒逾萬未經訓習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鬭人不必衆取可資以勝敵分部教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技可施威聲遠震折衝千里之外矣從之　丙子詔劉摯特贈太師以摯曾孫登仕郎言係籍元祐宰相六人未被恩典故也　庚寅少保寧武寧國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爲保靜寧武寧國軍節度使賞龍城之捷也　壬辰定江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路東宣撫使張俊加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僕射趙鼎曰德遠誤矣是雖不爲資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興于盛夏自下運土而上者皆有日課望青采斫數十里間竹木皆盡斸掘新舊冢莫知其數人甚苦之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采築城之際僞齊遣三百騎于泗州境上臨淮佇觀久之而去　乙未尙書祠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移禮部尙書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十七 起柔兆執徐六月盡十二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 六月己亥，兵部侍郎胡世將兼權吏部侍郎。 庚子，大理少卿張匯等言獄空，詔嘉獎，仍免表賀。 甲辰，給事中呂祉試尚書刑部侍郎，充都督行府參謀軍事。 顯謨閣待制新知鄂州王庶知荊南府，兼荊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荊南屢爲盜殘，庶與士卒披荊棘，致財用，治城隍，繕府庫，廨舍畢修，陶瓦爲民室廬，闢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喜曰：「公可恃，我其安於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爲雄藩。 乙巳，夜地震。 戊申，權戶部侍郎王俁兼權。 己酉，詔曰：「朕以非德纂承大統，遭時艱阨，敵僞相挺，軍旅方興，賦役重困，黎庶惻矜，未知攸濟。乃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攷之史冊，吏之無良，怨讟滋彰，乖氣致沴，坤厚之載，搖動靡寧，變不虛生，緣類而應。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有可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毋諱朕躬，毋悼後害。州郡守長近民之官，宜爲朕惠養凋瘵，安輯流亡，察冤繫，禁苛擾，毋倚法以削，毋縱吏爲姦。惟茲卿士，小大惕恭，各祇乃事，以副朕寅畏天地、側身銷變之意。」 遣內侍往淮南撫問右僕射張浚，仍賜銀合茶藥，以浚將渡江巡按故也。浚以爲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召遠近、繫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浚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浚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遂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與韓世忠、張俊鼎立；又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 壬子，帝御正殿，疎放臨安府等見禁輕刑，以大暑故也。 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爲任。 癸亥，張浚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浚出按淮甸，故降旨加恩焉。時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道君不豫，淵聖遺書金帥求絹。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爲，成敗利害在所不恤。況孝弟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 故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賜謚忠肅，故右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賜謚莊愍。皇祐中，儂智高入寇，二人皆身捍賊而死，曾開在廣東，援五年十一月詔書爲之請，至是賜之。 詔自今諸州寓流舉人，每十五名解一名，不及十五人，令本路漕司聚類附試，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員結除名罪委所保，不得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 秋七月壬申，太常少卿何慤權尚書禮部侍郎。 癸酉，尚書吏部尚書兼侍

講劉大中試兵部尚書 甲戌試尚書刑部尚書呂祉給事中晏敦復並試吏部侍郎祉仍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 庚辰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發荆南以所部八字軍萬人赴行在統制官焦文通備將趙撙等皆從焉 是月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八月己亥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光族曾孫宗召添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主光祠祀 庚子集英殿修撰權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劉子羽祠部員外郎都督行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撫諭川陝還至行在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慤亦自行府歸帝皆召見之 癸卯張浚自江上入朝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不同帝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僞齊地僞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皋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 眉州布衣帥維藩治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赴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師帝下其議於朝浚以爲可用會諜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 詔百司隨從人比四年三分減一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出並隨從行在所處分其餘百司常程事務留臨安府聽行宮留守司予決內有不可予決者即申奏行在所 丙午顯謨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爲巡幸隨駕都轉運使 丁未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孟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許赴尚書省治事 詔景靈宮神御令溫州四孟行禮俟還臨安日如舊 戊申詔賜沿江諸帥曰天地之大義莫重于君臣堯舜之至仁無先於孝悌一自衣冠南渡敵馬北侵五品弗明兩宮未返念有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事君之誠詎宜安處將時巡於郡國以周視於軍師爾其愼守封圻嚴戒侵擾虔共乃職謹俟朕行 湖北京西安撫司第四副將武經郎楊再興引兵復西京之長水縣 詔侍從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時戶部侍郎王俁先往平江措置于是兵部尚書劉大中工部侍郎趙霈從仍以大中兼權吏禮部尚書趙霈兼權戶刑部侍郎又命殿前司統制官趙密彈壓舟船帶御器械劉琦與管軍解潛同總禁衛時吏部侍郎呂祉戶部侍郎劉寧止皆爲行府屬近臣留行宮者惟吏部尚書孫近侍郎晏敦復刑部尚書胡交修中書舍人傅崧卿左司員外郎樓炤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察御史蕭振李誼而已 尚書兵部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 庚戌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孫近充龍圖閣學士復知紹興府 辛亥太廟神主發臨安 詔今者車駕巡幸措置約束務從簡省如陳設之具已有儀鸞舟船牽挽已有兵梢膳羞之奉不過隨宜切恐所過州縣率暴供帳極於侈靡舟船人夫煩於調發飲食膳羞過求珍異以至應副百司極其所須以爲己功不恤民力皆非恭儉愛民之意戒飭州縣勿爲侈費若排辦太過有苦於百姓者令監司按劾 癸丑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帝覽遺表歎息特贈徽猷閣直學士賜

其家銀帛二百匹兩。丙辰，金追尊九代祖以下曰皇帝皇后，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己未，戶部乞依四年例，預借江浙民戶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令折納米斛，約可得二百餘萬，庶幾儲蓄稍豐。詔本部勘當。於是兩浙紬絹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以米斛價例紐折，每匹折米二石。壬戌，中書舍人傅崧卿兼權戶部侍郎，吏部侍郎晏敦復兼權工部侍郎。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身人竝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三十五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癸亥，金主詔曰：「齊國與本朝軍民訴訟相關者，文移署年止用天會。」甲子，廢白州爲博白縣，隸瓊州；龔州爲平南縣，隸潯州。九月丙寅朔，帝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黃旗報捷，乃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晸、董先引兵攻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帝已登舟，召守臣李謨卽舟中奏事，遂宿北郭之稅亭。丁卯，御舟宿臨平鎮。戊辰，帝次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帝問以民間疾苦，渙之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對。乃削渙之二秩，仍令張滙治罪。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帝曰：「朕猶恨累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己巳，次阜林，帝謂宰執曰：「岳飛之捷，兵家不無緣飾，宜通書細問，非吝賞典，欲知措置之方爾。」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青之來，彼意甚堅。」趙鼎曰：「河東山寨如韋銓輩，雖力屈就金人招，而據險自保如舊，亦無如之何，羈縻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輩必爲我用。」帝曰：「斯民不忘祖宗之德，吾料之必非金人所能有。」鼎等曰：「願陛下修德孜孜，經營常如今日也。」庚午，帝次秀州。辛未，御舟次平望。壬申，帝次吳江縣。僞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筇間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先是劉麟嘗養俠士蒯挺等二十餘人，待以殊禮，孝純自言得其陰謀。（攷異）熊克小紀載守文盧中送張孝純詩云：「閭里共驚新白髮，兒孫重理舊斑衣。」是當時以孝純得用於齊爲幸也。繫年要錄載孝純書云：「蒯挺訪臣曰：『有人自兩浙來，攜宋帝御書云：酷好黃庭堅墨跡，東宮得之，喜曰：吾得計矣。近以黃庭堅墨跡二十餘本授挺，令與王開道等效學，務令精肖，不久與相公別矣。』臣方知賊臣輩欲令挺輩袖匕首微行二浙，以庭堅書取媚於陛下，以肆其很毒」云云，是孝純不忘南向也。今附識於此。又言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爲戎器者，以厚直償之，所積甚衆。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且莫乘風北濟，而所在岸口視之恬然，儻利於吾，彼寧不爲之禁？」豫大懼，遽罷通貨場。又請分兵守京西諸州，斷貝勒之糧道，擣劉豫之巢穴，則淮南關陝之兵不攻自解。又言山東長吏皆本朝舊人，日望王師之來，爭爲內應以贖前罪，惟李鄴有異志，不復心懷本朝。孝純嘗與鄴論及朝廷，鄴曰：「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不可免。」故孝純及之。（攷異）李心傳曰：孝純所上之書，僞齊錄有之，不得其年。其書有云「自太原失守，于今十年」，以來計之，當是紹興五年，而書中所引多紹興三年事，不知何也。如云徐文北奔、烏珠西侵，皆在三年；敵出助兵、李成獻計，皆在四年，則其書當在金豫未入侵之前。今且依徐夢莘北盟會編附此，疑非今年也。書首稱僞尚書左僕射，攷僞齊有左右丞相而無僕射，又孝純久已罷去，此時僞相乃

劉麟張昂爲之姑附此　癸酉帝次平江府　乙亥韓世忠自楚
州來朝　癸未詔太廟神主權奉安於平江府能仁
寺遇朔享日令太常寺焚香　丁亥吏部侍郎晏敦
復權戶部侍郎　戊子詔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
劉光世軍錢糧副使俞俟應副張俊軍錢糧子諲與
俊不協俊數有論奏而光世向氏婿也故改命之
命戶部員外郎霍蠡就鄂州置司專總領岳飛一軍
錢糧　庚寅張浚復往鎮江視師初僞齊劉豫因金
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翰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高慶裔
在兵間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它諸帥
左副元帥魯王昌初在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每
認山東爲己有及宗翰以封豫昌不能平屢言於太
宗以爲割膏腴之地以予人非計太宗不從及是豫
聞帝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求兵爲援且乞先侵
江上金主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言
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
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
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乞兵嘗
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右副
元帥瀋王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子僞
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改封
淮西王又以主管殿前司公事兼開封尹許清臣權
諸路兵馬大總管尚書右丞李鄴爲行臺右丞講議
軍事戶部侍郎馮長寧爲行臺戶部侍郎兼行軍參
議又以故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爲將簽鄉兵三
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

統之東路由紫山出渦口犯定遠縣以趨宣徽姪猊
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僞詔榜示指斥
鑾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諜報豫挾金兵來侵主
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在淮壖先以二百騎馳至盱
眙觀形勢還奏事留宿內殿三日條上御寇之策於
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眙
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州
湖北宣撫副使岳飛在鄂州聲勢不相及獨淮西宣
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
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上視師
至是發行在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按大理國本
唐南詔大中咸通間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
騷動藝祖皇帝鑒唐之禍乃棄越巂諸郡以大渡河
爲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禦戎之上策今國家
南市戰馬通道遠夷其王和譽遣清平官入獻方物
陛下詔還其直卻馴象賜勅書即桂林遣之是亦藝
祖之意也然臣有私憂不可不爲陛下言之今日干
戈未息戰馬爲急桂林招買勢不可輟然而所可慮
者蠻人熟知險易商賈囊橐爲姦審我之利害伺我
之虛實安知無大中咸通之事願密諭廣西帥臣凡
市馬之所皆用謹信可任之士勿任輕獧生事之人
務使羈縻而已異時西北路通漸減廣馬庶幾消患
未然詔劄與廣西帥臣　冬十月乙未朔帝率百官
遙拜二帝　丁酉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呂祉
還行府供職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僞爲金人服於河
南諸處千百爲羣人皆疑之以金僞合兵而至淮西

宣撫使劉光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密下左僕射趙鼎欲還太平州又江東宣撫使張俊方駐軍泗州都督張浚奏敵方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光世皆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戍召岳飛盡以兵東下浚獨以爲不然乃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衆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鼎及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皆移書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畫項目請帝親書付浚大略欲令張俊楊沂中合兵埽蕩然後退師還南爲保江之計必不守前議于是江東宣撫使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阿里雅貝勒等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帝回臨安且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謂將渡江則無淮南而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豈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帝乃手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祉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榻前力爭至于再四彥質密奏異時誤國雖斬晁錯以謝天下亦將何及帝不聽乃命祉馳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猊將東路兵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十萬已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撫使張俊拒之卽詔併以淮西屬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爲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　戊戌楊沂中至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甚怪之卽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帥有慢令不赴期會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勵其餘帝親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光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統制官王德酈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賊將崔皐于霍邱賈澤于正陽王遇於前羊寺皆敗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閤門祇候孫暉夜劫其寨又敗之初光世言糧乏詔轉運使向子諲濟其軍子諲晝夜併行至廬州而光世兵已出東門子諲直入見光世具其綱船至岸次光世乃止　壬寅顯謨閣直學士巡幸隨軍都督運使梁汝嘉爲浙西淮東沿海制置使帶御器械劉錡副之翼日更命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爲制置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汝嘉等乞以右通直郎新知濠州蔡延世等二人充參議官量賜激賞錢仍令浙西漕臣淮南提點官應副軍食皆從之　劉猊以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與猊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猊孤軍深入恐南師掩其後欲會麟于合肥　癸卯趙鼎進呈劉光世所奏事宜帝曰光世之意似欲退保采石鼎曰據諸處探報殊無金人如此則自當鑿擊若官軍與豫賊戰而不能勝或更

退撓則他時何以立國但光世分兵隨處禦捍已見失策今賊兵既已渡淮唯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茲爲得計萬一使賊得志于光世則大事去矣帝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

甲辰楊沂中至藕塘與劉猊遇賊據山險列陳外嚮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不可不急乃遣催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脅短兵方接卽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司前軍統制張宗顏等自泗州南來率兵俱進賊衆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一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以數騎遁去餘兵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南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猊敗拔寨遁去光世遣王德擊之先是帝賜德親劄諭令竭力協濟事功以副平日眷待之意德奉詔與沂中追麟至南壽春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僞交鈔誥勅軍需之物不可勝計于時孔彥舟圍光州守臣敦武郎王莘拒之彥舟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辛亥楊沂中捷奏至俘戮甚衆帝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于兇虐勉彊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心痛顧趙鼎曰可更戒勅諸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陳歿之人亟爲埋瘞仍置道場三晝夜以示矜惻　乙卯侍御史周祕奏貸遣所得之俘帝曰祕此意甚善朕方痛念西北之民皆吾赤子進爲王師所戮退爲劉麟所殘不幸如此今當給與錢米然後遣之使歸　乙未趙鼎奏比見探報劉麟所起山東京畿人夫有自書鄉貫姓名於身而就縊者帝曰何故如此鼎曰苦其力役耳昔臣在陝西親見調夫而民間大不聊生號哭之聲所不忍聞是以聖人常以用兵爲戒仁宗皇帝勤儉積累四十二年府庫盈溢下無貧民帝曰它時事定願不復更用兵革　壬戌廢梅州爲程鄉縣隸潮州又廢長樂縣爲鎭　癸亥張浚遣左承議郎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後二日除直祕閣遣還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賓客往來其間不協及楊沂中奏捷鼎卽求去位帝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暌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爲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它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帝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爲慮鼎曰萬一議論紛紛曲直殽亂是時陛下必不祕今日之言臣狼狽無疑矣陛下卽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脫者豈不累陛下考愼之明乎帝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竝議回蹕臨安以爲守計帝許之　丙寅故中大夫范純禮再贈資政殿學士其合得恩澤依數貼還以其家有請也後謚恭獻　庚午詔張浚還行在所

初劉麟等既敗歸金人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猊

爲庶人以謝之於是金人始有廢豫之意矣 十二月甲午朔德音降廬光濠州壽春府雜犯死罪已下囚釋流已下制曰朕以眇質獲承至尊念國家積累之基遭外侮侵陵之患誠不足以感移天意德不足以綏靖亂原致被叛臣乘予厄運頻挾敵勢來犯邊隅直渡淮瀆將窺江浙所賴諸將協力六師爭先雖逆雛暫逭于天誅而匹馬莫還于賊境載循不道深惻于心俾執干戈皆朕中原之赤子重爲驅役亦有本朝之舊臣迫彼暴虐之威陷茲鋒鏑之苦繇予不德使至于斯申戒官司務優存沒知朕興懷于兼愛本非得已而用兵宜錫茂恩以蘇罷俗 詔行宮留守秦檜卽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檜在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之 趙鼎既與浚不協左司諫陳公輔因奏劾鼎鼎屢求去帝愀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它日有用卿處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之罪大略謂彥質于敵馬南向之時倡爲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君臣乞賜罷黜先是張浚自帝還平江隨班入見帝曰卻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于是趙鼎惶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獲聞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爲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金豫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所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爲之先則彼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倘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巡幸詔書誰爲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已知朝廷以爲避地之計實無意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有警難于遠避夫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以紓一時之急年年爲之人皆習熟難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非彼有舟何自來使賊有餘力水路偕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乎浚因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帝問常與鼎議否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机上肉耳然豫倚金人爲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金不內侵乎光世將家子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彊弱不敵宜且自守未可以進由是與彥質俱罷去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 己亥賜劉光世岳飛詔曰國家以叛逆不道狂狡亂常遂至行師本非得已竝用威懷之略不專誅伐之圖蓋念中原之民皆吾赤子迫於暴虐之故來犯王師自非交鋒何忍誅戮庶幾廣列聖好生之德開皇天悔禍之衷卿其明體朕懷深戒將士務恢遠馭不專尚威凡有俘擒悉加存撫將使戴商之舊益堅思漢之心蚤致中興是爲偉績毋致貪殺負朕訓言樞密院奏光世之將馬

欽飛之將冠成等捕獲各五百人並斬訖故有是詔
辛丑詔築南壽春城　壬寅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監修
國史趙鼎充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
使兼知紹興府　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試吏
部尚書　命吏部侍郎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呂祉往
建康措置移蹕事務　乙巳帝與宰執語唐開元之
治曰姚崇爲相嘗選除郎吏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
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以專委之意人主任相
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持
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大亂吁可戒也帝曰然
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
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
亂之所以分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　趙鼎入辭
〔考異〕熊克小紀罷相在此日蓋誤　鼎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爲務每言不
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
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也至是姦猾屏息又
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甲午崇信奉
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
加少保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仍舊宣撫使龍神
衞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
楊沂中爲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主管殿前司
公事先是右司諫陳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
命捷音屢上邊土稍寧蓋廟社之靈陛下威德所至
然行賞當不踰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浚
遣楊沂中往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
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
防守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
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光世追
賊王德尤爲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爲諸軍之勸
若韓世忠屯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破商虢擾賊腹
脅二人雖無淮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則終能
爲陛下建中興之業朝廷以浚沂中功尤著遂優賞
之沂中時年三十五歲　丁未詔曰朝廷設官分職
本以爲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朕甚
不取可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推治
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
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于外仍令中書御史臺
籍記名姓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考善否取旨陞黜
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　戊申詔曰朕
惟養兵之費皆取于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貪緣
軍須掊斂無益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
養元元者也今慢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任乃職察
吏之侵漁納賄者劾按以聞已戒敕三省官間遣信
使周行諸路苟庇覆弗治流毒百姓朕不汝貸自今
軍事所須並令州縣揭榜曉諭餘依紹興元年五月
二十四日詔旨施行無或違戾　觀文殿學士醴泉
觀使兼侍讀秦檜行在所講筵供職觀文殿學士行
宮同留守孟庾充行宮留守　庚戌詔官職如在職
二年已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資序人
與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閤門引見上殿當參考治

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辛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即日除參知政事。壬子，詔張守兼權樞密院事。丙辰，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呂頤浩爲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仍赴行在奏事。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戊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省審察，其注擬人腳色關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中書請也。既而行宮吏部請曰：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令詔自開國以來以公私贓三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己未，兵部尚書兼權吏禮部尚書劉大中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因之，不可不慎也。國家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爲朋比，至於雷同茍合。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爲定論，自成一家，蔡京引之，挾紹述之說，于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黨同之俗，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爲大言，轉相傳授。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羣臣中有爲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學者但能參攷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矣。」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寮所奏，深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先是范沖既去位，公輔以沖所薦，不自安。會耿鎡等伏闕上書，或者因指公輔靖康鼓唱之謗，公輔懼，見帝求去，因此上疏。詔：「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諍，論者非之。

湖北經略安撫使王庶乞令澧、辰、沅、靖四州以閑田共招刀弩手三千五百人，沅州千五百，辰州千人，澧、靖州各五百，餘田召人承佃，從之。四郡刀弩手舊額萬人，靖康末調赴河東，少還者，至是命相度招塡，故有是請。僞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己之謀，是冬，遣皇子府參謀馮長寧請於金，欲立淮西王麟爲太子，以嘗其意。金主謂之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也。爾子有德耶？我未之聞也。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先是河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爲金所拘，至是九年。或謂行可嘗上金帥書，戒以不戢自焚之禍，以謂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哉！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是歲，行可卒。未幾，其副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郭元邁亦卒于金地。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十八（起彊圉大荒落正月盡七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七年（金天會十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曰朕獲奉丕圖行將一紀每念多故惕然于心將乘春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邇俾迪朕懷

置御前軍器局於建康府歲造裝甲五千矢百萬

以中侍大夫岷州觀察使行營中護軍忠勇軍統制楊忠閔充提點仍隸樞密院及工部

金主朝大皇太后於明德宮初用大明歷

甲子命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先往建康趣繕行宮及按視程頓

丙寅帝諭大臣曰昨日張浚呈馬因爲區別良否優劣及所產之地皆不差張浚曰臣聞陛下聞馬足聲而能知其良否帝曰然聞步驟之聲雖隔牆垣可辨也凡物苟得其要亦不難辨浚曰物具形色猶或易辨惟知人爲難帝曰人誠難知浚因奏人材雖難知但議論剛正面目嚴冷則其人必不肯爲非阿諛便佞固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帝以爲然

己巳詔江東宣撫使張俊特賜御筵時俊自軍中來奏事復還泗州

癸酉翰林學士兼侍讀朱震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先是董弅免官震乃白張浚求去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以書遺其子徽猷閣待制寅曰子發求去未免晚矣當公輔讒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平生讀易何爲也

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爲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閣裒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戊寅吏部尚書孫近兼史館修撰尋又兼侍讀

開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權提舉宿衞親兵劉錡權主管馬軍司并殿前步軍司公事

辛巳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帝因諭淮陽取之不難但未易守張守曰必淮陽未可進故世忠退師張浚曰昔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以要害之地不可失也淮陽今劉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堅帝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奕棊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必勝之理

癸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宰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下如舊自元豐改官制而密院不置使名宣政間鄧洵武以少

保知樞密院其後童貫以太師蔡攸以太保鄭居中以少師皆領院事中興因之至是張浚將引秦檜共政以其舊弼不可復除執政官於是浚自兼知樞密院事改兼樞密使　丙戌詔以知州軍諸郡通判各六十一闕歸吏部用左右司奏也於是堂除郡守之闕一百九通判之闕八十　丁亥閤門祗候充問安使何蘚承節郎都督行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至自金得右副元帥宗弼書報道君皇帝寧德皇后繼逝張浚等入見于內殿之後廡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浚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讐深耻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爲晚也帝猶不聽浚伏地固請乃進少粥是日百官詣行宮西廊發喪故事沿邊不舉哀特詔宣撫使至副將以上卽軍中成服將校哭于本營三日止時事出非常禮部長貳俱闕而新除太常少卿吳表臣未至一時禮儀皆祕書省正字權禮部郎官孫道夫草定　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爲樞密使一應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　命內侍梁邦彥提舉欽奉几筵　戊子爲太上皇帝寧德皇后立重　己丑帝成服于几筵殿做景靈宮分前後設幄宗室各以其服服之三日除　詔降諸路流以下囚一等內鬬殺情輕者降配釋杖以下　辛卯詔百官禁樂二十七日庶人三日行在七日宗室三日外間禁嫁娶用太常請也　二月癸巳朔百官上表請遵易月之制詔外朝勉從所請其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者朕悉於宮中行之　丙申夜太平州火丁酉鎮江府火先是僞齊劉豫遣姦細縱火於淮甸及沿江諸州于是山陽儀真廣陵京口當塗皆被其害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于當塗郡治其府被焚軍需帑藏一夕而盡太平州錄事參軍呂應中當塗丞李致虛悉以燔死致虛時攝縣事後求得其屍尚握縣印事聞詔鎮江府太平州各給米二千石賑民之貧乏者應中致虛皆官其家一人　己亥小祥百官五拜表請聽政許之　庚子帝始御几筵殿西廡之素幄召輔臣奏事張浚見帝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于我有家天地崩裂諱問遠至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尚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大小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

詔幸建康令有司擇日進發　右文殿修撰主管亳州崇道觀王倫爲徽猷閣待制充奉使大金國迎奉梓宮使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高公繪爲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副之賜裝錢如前數仍加賜銀帛各二百兩匹　起復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以親兵赴行在翼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人無知者及對帝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退參謀官薛弼繼進帝語之故且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　辛丑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者至是張浚乞

因災異降詔上從之　賜修武郎朱弁家湖州田五
頃弁初副王倫北使十年未歸倫爲之請於是詔諸
郡存恤奉使未還魏行可郭元邁（建炎二年十一月）洪晧龔
璹（建炎三年五月）崔縱郭元（建炎三年七月）杜時亮宋汝爲（建炎三年七月）張邵
楊憲（建炎三年九月）孫悟卜世臣（建炎三年十一月）家屬各賜錢三百緡
　壬寅行宮太常寺言仲春薦獻諸陵乞依乾興故
事權易吉服內祀祭天地及諸大祀亦乞依時日排
辦從之先是有旨未祔廟前停宗廟祭享及中小祀
故禮官以爲請　丙午詔內中祖宗神御殿權制畢
遇節序等酌獻如舊　庚戌吏部尚書孫近等請謚
大行太上皇帝曰聖文仁德顯孝廟號徽宗於是監
察御史已上先集議而後讀謚于南郊用翰林學士
朱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世將請也自是遂爲故事
　辛亥大祥詔俟至建康日奉安太廟神主于天慶
觀天章閣神御于法寶寺　癸丑禫祭先是几筵朝
夕上食各五十品自是減爲三十　甲寅改謚寧德
皇后曰顯肅　乙卯百官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許之
　直徽猷閣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司參謀官薛弼請
褒靖康以來盡節死難之臣詔州郡於通衢建立廟
廷揭以褒忠之名朔望致酒脯之奠春秋修典禮之
祀使忠義之節血食無窮詔樞密院三省賞功房開
具自靖康元年以來不以大小文武吏士應緣忠義
死節之人姓名取旨　丙辰帝始御便殿素杖在庭
上服淺黃袍黑銀帶望之若純素羣臣莫不感動
　丁巳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
宣撫副使岳飛爲太尉賞商虢之功也翼日陞宣撫

使飛威名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薛
弼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
是飛與俊隙始深矣飛時留行在未去遂衞帝如建
康　己未帝發平江府以舟載徽宗皇帝顯肅皇后
几筵而行將發召守臣章誼升舟奏事上每旦乘輦
詣几筵前焚香宿頓亦如之　庚申帝次常州淮
西宣撫使劉光世乞在外宮觀先是議者謂光世昨
退保當塗幾誤大事後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握
兵柄又言其軍律不整士卒恣橫張浚自淮上歸亦
言光世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請
賜罷斥以儆將帥帝然之光世聞之乃引疾乞祠帝
曰光世軍皆驍銳但主將不勤月費錢米不貲皆出
民之膏血而不能訓練使之赴功甚可惜也大抵將
帥不可驕惰若日沈迷於酒色之中何以率三軍之
士後三日親筆答光世曰卿忠貫神明功存社稷朕
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建康召卿奏事其餘曲折并
俟面言時上賜諸將詔書往往命浚擬進未嘗易一
字　辛酉帝發常州壬戌次呂城閘　三月癸亥朔
帝次丹陽縣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
在遂衞帝如建康　甲子帝次鎭江府權主管殿前
司公事楊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詔沂中總領彈壓車
駕巡幸一行事務　拱衞大夫和州防禦使湖北京
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落階官爲棣州防禦使龍神
衞四廂都指揮使賞功也統制官中侍大夫武泰軍
承宣使牛皐亦落階官爲建州觀察使　乙丑詔駐
蹕及經由州縣見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與除放

丁卯，尚書吏部侍郎呂祉試兵部尚書，陞兼都督府參謀軍事，顯謨閣直學士梁汝嘉試戶部侍郎，仍兼巡幸都轉運使，權戶部侍郎劉寧止權吏部侍郎。

己巳，帝發鎮江府，乘馬而行，晚次下蜀鎮。

庚午，帝發，道中望几筵轝輦在前，恐趣行頓撼，駐馬久之，晚宿東陽鎮。

辛未，帝次建康府，賜百司休沐三日。時行宮皆因張浚所修之舊，寢殿之後，庖圊皆無。上既駐蹕，加葺小屋數閒，爲宴居及宮人寢處之地，地無磚面，室無丹雘。

壬申，詔：「軍旅方興，庶務日繁，若悉從相臣省決，卽於軍事相妨，可除中書門下省依舊外，其尚書省常陳事，權從參知政事分治，合行事，令張浚條具取旨。」浚奏欲張守治吏禮兵房，陳與義治戶刑工房，如已得旨合出告命敕劄與合關內外官司及緊切批狀，當副臣依舊書押外，餘令參知政事通書。從之。

癸酉，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率在府文武官入見。輔臣奏事畢，率百官詣几筵殿焚香。手詔降建康府流罪已下，因及鬭殺情輕者，釋杖已下。建康府太平宣州紹興五年以前稅賦及五等戶今年身丁錢竝放，又免建康府五等戶科數一年，太平宣州半年。

時中原遺民有自汴京來者，言劉豫自猊麟敗後，意沮氣喪，其黨與攜貳，金人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岳飛謂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衆橫截金境，使敵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可復。張浚不以爲然。會劉光世乞奉祠，飛乃見帝，請由商虢取關陝，欲併統淮右之兵。帝問何時可畢，飛言期以三年。帝曰：「朕駐蹕於此，以淮甸爲屏蔽，若輟淮甸之兵，便能平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臥也。」

丙子，召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上所纂春秋傳，翰林學士朱震乞降詔嘉獎。帝曰：「安國明于春秋之學，向來偶緣留程瑀而出，可召之。」張浚曰：「若安國乃君子之過於厚耳，小人必須觀望求合，豈肎咈旨！」帝曰：「安國豈得爲小人！俟其來，當置之講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遞行。

賜都督府摧鋒軍統制韓京金束帶戰袍銀笴鎗。先是虔寇劉宣犯梅州，京引所部解圍，遂至惠州之河源，討賊曾袞，袞挺身出降，故有是賜。

丁丑，宰臣率文武百僚遙拜淵聖皇帝畢，詣常御殿門進名奉慰，自是未祔廟皆如之。

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

己卯，尊宣和皇后爲皇太后。先是帝諭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翰林學士朱震乃奏引唐建中故事，乞遙上寶冊，且言：「陛下雖從權宜，而退朝有高世之行，謂宜供張別殿，遣三公奉冊，以伸臣子之志，冊藏有司，恭俟來歸。」詔禮官條具。太常少卿吳表臣請依嘉祐治平故事，俟三年禮畢檢舉施行，乃先降御札播告中外焉。

起復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降授雄州防禦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解潛既罷，彥亦不自安，因乞持餘服，故有是命。彥入辭，帝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卽召矣。」將行，又錫以金帶。詔彥軍併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於是錡始能成軍。

辛巳，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新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呂頤浩爲少保，兼行宮留守。頤浩比至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時已命百司漸赴行在，所謂留守司，名存而已。召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留守孟庾赴行在。甲申，少保、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爲少保，仍三鎮舊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金穀百萬獻于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浚因分光世所部爲六軍，令聽本府參謀軍事呂祉節制。丁亥，通侍大夫、武康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落階官，爲相州觀察使。劉光世既罷軍，都督府以德提舉訓練諸將軍馬，故優擢焉。乙丑，禮部、大常寺言：「今歲當行大禮，而郊天法物未備。國朝故事，仁宗皇祐五年南郊，嘉祐元年恭謝，四年祫祭，七年明堂，蓋嘗踰九年而不再郊。將來大禮，請合祭天地於明堂，祖宗竝配，兼祀百神，於禮爲便。」詔行明堂大禮，令有司條具以聞。

是春，金右監軍完顏昌居祁州，都監宗弼自黎陽歸燕山，完顏杲居雲中。尚書左丞高慶裔以贓下大理寺。（攷異）高慶裔之得罪，金史不言其由，今從繫年要錄書之。又要錄於春間即書左副元帥濮王宗翰，據金史則昌、宗翰俱以十月進封，要錄誤也。

夏四月壬辰朔，詔築太廟於建康，以臨安府太廟充本府聖祖殿。甲午，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特許任便居住，從所請也。光世遂居溫州。丙申，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劉錡奏以前護副軍及馬軍司見在通爲前後左右中軍及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共爲十二將，從之。前護副軍，即八字軍。丁酉，徽猷閤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入辭。倫自平江至建康，凡四召對，帝使倫謂金右副元帥魯國王昌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而去。帝因倫行，附進皇太后、淵聖皇帝黃金各二百兩。中書言宇文虛中、朱弁奉使日久，宜有支賜以慰忠勤，詔賜虛中黃金五十兩，綾絹各五十匹，龍鳳茶十斤；弁黃金、綾帛各三十兩匹，茶六斤。樞密使秦檜言孫傅、張叔夜家屬在金中甚貧，願因倫行有所賑給，詔賜金如虛中之數。壬寅，大常少卿吳表臣權尚書禮部侍郎。丁未，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解官持餘服。張浚嘗與飛論淮西事，浚曰：「王德，淮西軍所服，今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爲督府參議領之，何如？」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事，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且瓊素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之！」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歸廬墓，帝不許。（攷異）繫年要錄作飛過江州上疏，自言與宰相議不合，求解帥事。今從十將傳。

庚戌，命兵部侍郎張宗元權湖北京西宣撫判官，往鄂州監岳飛軍。壬子，張浚辭往太平州、淮西視師。浚因論劉光世以八千金爲回易，沈與求曰：「臣聞光世之去，嘗語人以陶朱公自比，是誠可以致富矣。」浚等論范蠡之賢，人所難及，帝曰：「蠡固賢，朕謂於君臣之義猶未盡也。」先是左司諫陳公輔請對，上因語及岳飛所奏，公輔退，上書言：「昨親奉聖語，說及岳飛

前事采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然飛本麤人凡事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謂大將或以兵爲樂坐延歲月我必勝之又以劉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橫截金境使金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復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一面緩急賴卿飛豈敢拒命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如劉光世雖罷而更寵以少師坐享富貴諸將皆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怯懦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　詔羣臣俟祔廟畢純吉服卒哭日建康臨安府禁屠宰三日大小祥諸路州縣禁樂七日屠宰三日初禮官奏百官卒哭日純吉服左司諫陳公輔請令且服黑帶以俟梓宮之還如梓宮未還須小祥後又乞百姓禁樂三年帝曰禁樂固當但念細民以樂爲業者無以衣食耳事下禮官討論至是條上禮官言卒哭禁屠樂無故事然卒行之二都蓋帝指也　癸丑贈直祕閣楊邦乂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於是樞密院奏邦乂忠節顯著宜極褒崇帝曰邦乂忠烈如此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爲朕死節不可不厚褒以爲忠義之勸故有是命　五月乙丑帝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爲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謂得其要矣初劉光世之罷也以其兵隸都督府而檜與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握兵爲督府之嫌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亦有請乃以相州觀察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德光世愛將故就用之　丙寅詔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趣遣所募西兵初命益於團集人內選三路少壯人二千兼家赴行在專充扈衞益言已遣統押管顏漸部兵千人出峽故命趣之　壬申詔禮官條具舉行文宣武成王熒惑壽星岳瀆海鎮農蠶風雷雨師之祀用太常博士黃積厚請也文宣王以春秋二仲幷從祀凡九十八武成王及從祀凡六十三皆用兩少牢熒惑以立夏其禮與文宣王皆如感生帝壽星用秋分岳瀆鎮海用四立日及夏季之土旺先農以孟春先蠶以季春之巳日風師以立春後丑日雷師以立夏後申日自壽星以下皆用酒脯　甲戌殿中侍御使石公揆言今以詞賦經義取士而攷校者患不能兼通陞黜安能得實今歲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詞賦經義兩等各差攷官從之　己卯廣西進出格馬帝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帝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吳亦自有馬今必于產馬之地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詔禮部討論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國家實感炎德用宋建號康定閒固古商邱作爲壇兆以閼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地在敵境望詔有司卽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從之用酒脯　己丑名徽宗皇帝神御殿曰承元

詔殿前司行營右護軍後護軍並許置都副統制　庚寅尚書右僕射張浚言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僞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臣常延請至司與之晉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今陛下博采羣議召寘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焞行至九江會諫臣陳公輔請禁伊川學焞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浚乃顯言其學行請趣召之焞猶不至　是月僞齊陷隨州　六月辛卯朔改謚惠恭皇后曰顯恭　癸巳右司諫陳公輔入對面奏興復之策因言衆論謂南兵不可用帝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于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于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彊諸國亦豈北方士馬邪　乙巳知樞密院事沈與求卒特輟視朝二日贈七官爲右銀青光祿大夫卽湖州賜田十頃上將臨奠其家辭而止與求再執政僅數月未及有所建明後謚忠敏　戊申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慰諸軍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敵之志張浚大喜之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聞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爲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祉亦自謂若事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祉先往淮西直祕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于此軍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今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酈瓊輩故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爲軍中所親附者使爲德副以通下情會祉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于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爲直寢不行瓊等又訟于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詔德還建康以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將行賜以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官故事中書舍人張燾見浚言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祉又辟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自隨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弗聽祉克皆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安老祉字子高克字也　庚戌金尚書左丞高慶裔轉運使劉思有罪伏誅（攷異）繫年要錄云是夜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等以內起大獄各不之草地避暑太師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乞免官爲庶人以贖尚書左丞高慶裔之罪金主不從斬慶裔於會寧市慶裔臨刑宗維與之哭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今日豈至此蓋慶裔嘗勸宗維反也山西路轉運使劉思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累當誅東京留守宗雋與溫訊善匿其斷罪之命以俟赦乃得免其餘連坐甚衆皆宗維之黨按要錄謂以宗翰爲宗維所載行事多傳聞之訛宗翰爲金重臣金史稱其定熙宗大位爲精誠之發乃要錄於熙宗之立謂宗翰有自立之謀高慶裔之誅又謂慶裔嘗教其謀反皆當日誣善之詞不足據也今不取　乙卯左司諫陳公輔權尚書禮部侍郎　己未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權尚書禮部侍郎　秋七月丁卯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初飛請解官未報乃以本軍事務張憲攝軍事憲在告而權宣撫判官張宗元命下軍中籍籍曰張侍御來我公不復還矣直寶文閣新知襄陽府薛弼在武昌未上請憲彊出臨軍憲諭羣校曰張侍郎來由我公請也公解軍政未久汝輩乃如此公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敕使起復我

公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帝命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詣江州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違竝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朝廷之意。飛乃受詔赴行在。張浚見飛具道上之眷遇。且責其不俟報棄軍而廬墓。飛具表待罪。帝慰遣之。將行。帝謂飛曰。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劍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帝語。意乃安。至是遣敏求來奏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今日。翼日。帝以其語諭輔臣。秦檜不悅。　壬申。張浚以旱乞率從官禱雨。又乞弛役。慮囚等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德軍地形未覺旱。如鎮江建康地形高。最覺闕雨。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兩區稻。其一地下。其一地高。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求。庶幾數日間得雨也。時方盛暑。浚一日坐東閤。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向言秦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攷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失心。是將爲天下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爲然。　辛巳。張浚等奏禱雨備至。未獲休應。帝曰。應天須以實。如恤刑弛役之類。當更有實惠可及民者。朕曉夜思之。如積欠一事。爲民之害甚大。比因移蹕。所過州郡。下蠲除之令。民間極喜。可將紹興五年以前稅賦積欠及其它逋負。議蠲之。庶幾少蘇民力。浚等退而條具。悉施行焉。　金太保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翰薨。宗翰決策制勝。有古名將風。薨年五十八。（攷異）宗翰有大功。熙宗優禮宗室。而於宗翰之薨。不聞加以恩數。繫年要錄云以高慶裔死。悲憤絶食。縱酒而死。疑傳聞之過也。傳作十四年薨。今從紀。　甲申。蠲諸路民戶紹興五年以前所負欠租。其坊場淨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負亦除之。建康府居民貧病者畀之藥。死者助其葬。乙酉。權戶部侍郎王俁請就建康權正社稷之位。詔從之。　丙戌夜。金京師地震。封皇叔宗雋宗固叔祖暈皆爲王。　丁亥。金汰兵興濫爵。　戊子。詔諸路州縣逃亡民戶。未開墾田畝。通限八年輸全稅。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十九 起彊圉大荒落八月盡十二月凡五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 八月壬辰張浚奏探報僞齊簽軍自六十以上則減之五十以上則增之科條之煩民不堪命出軍之際自經於溝瀆者不可勝計帝蹙額歎息曰朕之赤子至於如此當思有以拯救之可諭江淮諸郡凡歸附者加意撫納厚與賙卹勿令失所

癸巳帝與執政論漕臣能否因及向子諲帝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汪伯彥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伯彥宜與優敘張浚奏曰臣等已商量俟因大禮取旨更得親筆數字爲明帥府舊勞庶幾內外孚信帝曰俟到九月當復與郡伯彥之未第也嘗受館於王氏秦檜從之學而浚亦伯彥所薦故共贊焉

乙未少保江南路宣撫使張俊爲淮南西路宣撫使盱眙軍置司保成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爲淮南西路置制使開州團練使權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劉錡爲淮南西路制置副使廬州置司時呂祉至廬州而酈瓊等復訟王德於祉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詆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能闊略況此小嫌疑乎於是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乃命二帥往淮西召瓊等還行在 權尚書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權湖北京西路宣撫判官張宗元爲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岳飛復任宗元乃還既對遂有是命

丙申尚書戶部員外郎霍蠡轉一官用權湖北京西宣撫判官張宗元奏也蠡在鄂州應副岳飛軍錢糧宗元言其奉公守正故特遷焉先是飛數言軍中糧乏乃命蠡按視至是蠡言飛軍中每歲統制統領將官使臣三百五十餘員多請過錢十四萬餘緡軍兵八千餘人多請過一千三百餘緡總計一十五萬餘緡於是右正言李誼言蠡職在出納理當究心然慮檢點苛細若行改正卻合支券錢六萬餘貫才省九萬緡而已望令依舊勘支務存大體以副陛下優恤將士之意 戊戌張浚進呈顯謨閣待制知荊南府王庶復徽猷閣直學士帝曰庶嘗云今天下不專用姑息要當以誅殺爲先謂朕太慈聞仁宗皇帝嘗云寧失之太慈不可失之太察此祖宗之明訓也今百姓犯罪自有常法何以誅殺爲先乎浚等曰聖人三寶一曰慈未聞以慈爲戒也庶學識淺陋不知大體浚因奏僞齊尙用本朝軍器帝曰祖宗有內軍器庫在謻門幾百所弓弩器甲不可勝計及軍器庫在酸棗門外數亦稱此原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弓弩弦箭亦各異藏分官主之皆有深意陳與義因奏頃爲澶淵教官嘗見甲仗甚盛日久不用往往朽敗帝曰此等物得不用亦美事也 酈瓊叛執兵部尚書呂祉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淮西轉運判官韓璡舊在劉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去祉聞瓊等反側奏乞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吳

錫一軍屯廬州以備緩急又遣璡詣建康趣之瓊聞頗有異志統制官康淵曰朝廷素輕武臣多受屈辱聞齊皇帝折節下士士皆爲之用衆皆不應相視以目先是統制官王師晟于壽春挈營妓去其家訟於祉時將士方不安祉之政師晟乃與瓊及統領官王世忠張全等謀作亂祉之乞罷瓊與靳賽也其書吏朱照漏語于瓊瓊令人遮祉所遣置郵盡得祉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怒會被旨易置分屯淵乃曰歸事中原則安矣詰朝諸將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見之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有黃衣卒者以刀斫瓊中背瓊大呼曰何敢爾顧見有執鐵檛者瓊取以擊卒斃于階下瓊親校已殺景于廳事又殺都督府同提舉一行事務喬仲福及其子武略大夫嗣古統制官劉永衡遂執閤門祇候劉光時率全軍長驅以行至州東樓下祉謂瓊曰若祉有過失當任其咎柰何如此負朝廷軍士縱掠城中而去時直徽猷閣前知廬州趙康直祕閣修撰知廬州趙不羣皆爲所執既而釋不羣歸蓋不羣至官未旬日無怨憾於軍中故也瓊遂以所部四萬人渡淮降劉豫

辛丑帝聞淮西失守手詔賜酈瓊等曰朕躬撫將士今逾十年汝等力殄仇讎殆將百戰比令入衞於王室蓋念久戍於邊鄙當思召汝還歸方加親信豈可輒懷反側遂欲奔亡儻朕之處分或未盡於事宜汝之誠心或未達于上聽或以營壘方就而不樂於遷徙或以形便既得而願奮於征戰其悉以聞當從所便一一應廬州屯駐行營在護軍出城副都統制以下將佐軍兵詔書到日以前犯罪不以大小一切不問並與赦

壬寅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爲酈瓊所殺先一日瓊與其衆擁祉次三塔距淮僅三十里祉下馬立棗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曰死則死此爾等過去亦豈可保我也軍士聞之有傷感咨嗟者瓊恐搖衆心乃急策馬先渡淮至霍邱縣令統領官尚世元殺祉世元以刃刺祉且顧統領官王師晟師晟不肯祉罵瓊不已遂碎首折齒死年四十六於是直徽猷閣趙康亦爲所害世元斬祉首示瓊瓊標之木末從者江渙取而埋之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吳錫尋至廬州以兵追之不及帝遣樞密都承旨張宗元往招叛卒制置使楊沂中聞瓊已渡淮乃遣人持羊酒相勞苦於是錡復還濠州

甲辰手詔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趙鼎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是日張浚留身求去位帝問可代者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遂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己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帝遣人趨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既同朝乃覺其包藏顧望故因帝問及之

乙巳僞齊劉豫得酈瓊降報大喜先是豫聞南師移屯遣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乞師於金主以南師進臨長淮爲詞欲併力南侵金主不許至是穎昌馳報喜旗至言淮西百姓十餘萬來歸附已交收器甲接納矣豫乃命

粉飾門牆增飾仗衛以待其至又命僞戶部侍郎馮長寧爲接納使僞皇子府選鋒統制李師雄副之

戊申權禮部侍郎吳表臣言科舉校藝詩賦取其文策論取其用二者誠不可偏也然比年科舉或詩賦稍優不復計策論之精粗以致老成實學之士不能無遺落之嘆欲望特降諭旨今年秋試及將來省闈其程文竝須三場參攷若詩賦雖平而策論精博亦不可遺庶幾四方學者知所向慕不徒事於空文皆有可用之實輔臣進呈帝曰文學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知古今所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何用 乙卯詔來年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權吏部侍郎陳公輔入見請罷經筵策士等事以爲三年之內凡涉吉禮者皆未宜講故有是詔 己未刑部尙書胡交修等奏以故尙書左僕射韓忠彥配享徽宗皇帝廟庭 詔自今當講日只令講讀官供進口義更不親臨講筵以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恐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故也 九月辛酉申命吏部審量崇觀以來濫賞初范宗尹既免相遂罷討論及是復開坐二十四項凡調官遷秩任子皆令吏部審量以聞自是追奪者衆矣 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初效用張所爲河北招撫使見而奇之用爲中軍將所以斥死飛欲厚報之至是請以明堂任子恩官其子宗本仍依近例改補文資從之 甲子攝太傅張浚率百官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謚冊于几筵殿 丁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皆入見議移屯命俊將所部自盱眙移屯廬州時俊軍士皆以家屬行而官舟少參知政事陳與義請賜僦舟錢萬緡帝曰萬緡可惜其令楊沂中以殿前司官船假之 詔泗州并盱眙縣仍舊隸京東以張俊移屯故也 庚午張浚言已具奏解罷機政所有都督府職事別無次官交割詔交與樞密院 辛未百官受誓戒于尙書省帝易吉服先是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請先期一日盡哀致奠奏于太上皇帝以將有事於明堂暫假吉服既奏然後卽齋宮入太廟行明堂事畢服喪如初 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章誼試戶部尙書兼提領榷貨務都茶場 壬申特進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張浚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攷異〕何氏備史云淮西之叛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又論者謂當日降制無貶詞攷要錄載朱震行制詞曰春秋之義責備于股肱賞罰之公必先于貴近朕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用能全君臣進退之恩成風俗忠厚之美粵有定命告于外庭張浚頃當書身事朕初載入勤王室位冠樞機出捍疆陲謀事惟權乃疇宿望俾殿台司期左右予一人庶贊襄于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壖番休禦衞之師更戍乘邊之將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離卒伍亡叛郵傳沓至駭聞怨怒之情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罪然念始終之分察其平昔之懷許上印章退休真館錫名祕殿庸示眷私於戲惕臣遺兵鄧禹致威權之損銜亭違律武侯何貶抑之深尚鑒前修勉圖來效是當日制詞原無甚責讓所以轉啓後人之譏議也要錄不載言路論罪之疏今仍之 給事中胡世將試尙書兵部侍郎先是趙鼎言臣蒙恩召還經帷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感深且泣至西興又奉宸翰促行且諭以圖治之意臣無地措足然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昔

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疏入上爲徙世將於是公輔等相繼補外 是日酈瓊至汴劉豫御文德殿見之爲授瓊靖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閤門祇候劉光時爲大名府副總管統制官趙四臣爲歸德府副總管統制王世忠爲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爲左軍統制以次諸將爲諸州副鈐轄餘授準備使喚之類正軍廩給皆不及朝廷之數人人悔恨獨瓊以爲得策具言南師必欲北征具告以諸軍虛實豫入其言復遣爲戶部侍郎馮長寧乞師於金 癸酉詔三省事權從參知政事輪日當筆俟除相日如舊更不分治常程事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伏覩陛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酈瓊等迫脅軍民事出倉卒實非士衆本心亦聞半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然度今日事勢恐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即日未有戎馬侵攻臣願提全軍進屯淮甸萬一番僞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于破滅詔獎之 罷諸路軍事都督府合行事並撥隸三省其錢物令三省樞密院同共樁管遂併入激賞庫 甲戌張浚落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宮觀 丙子觀文殿大學士左正奉大夫萬壽觀使兼侍讀趙鼎爲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鼎再相進四官異禮也前一日鼎至行在帝召對于內殿首論淮西事鼎曰方得報時臣在遠不得效所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浸議謂因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爲人所窺帝以爲然 特進張浚言臣荷陛下知遇出入總兵將近十年其所施爲不無仇怨臣今奉親偕行去家萬里汎然舟寄未有定居望許臣都督府借差使臣四員存留親兵五十人以備緩急如蒙俞允令所在州於上供錢米內應副許之自趙鼎召歸浚每以回鑾爲念洎罷政登舟諸人往餞猶以此言之秦檜起曰檜當身任果有此議即以死爭之其後檜卒無異論

戊寅帝致齋于射殿 左朝散郎魏良臣知漳州

詔廬州壽春府居民遭酈瓊擄掠者皆蠲其稅一年

己卯帝酌獻聖祖于常朝殿特詔尚書左僕射趙鼎侍祠 庚辰朝饗太廟上顯恭皇后改謚冊寶

辛巳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受胙用樂赦天下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而近歲景靈宮神御在温州率遣官分詣至是禮官吳表臣奏行之 召少師萬壽觀使榮國公劉光世感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赴行在 甲申故武德郎行營左護軍中軍準備差使薛抃特贈二官祿其家二人以都統制王德言其不從叛而死也 乙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陽煥在位九年 丁亥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宗元本一富人初無才能張浚喜其便佞獎借提挈亟躋從班今當深引不能贊佐之咎自爲去計可也而乃隨衆詬罵力詆其非故絀之 中書言川陝宣撫使吳玠於梁洋勸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並約秋成所收近二

十萬石可省饋餉詔獎之 戊子開州團練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淮西制置使劉錡知淮西宣撫使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張俊既還行在朝議復遣之俊欲毋往臺諫交章以爲淮西無備可憂趙鼎獨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騎直臨江岸吾無所懼惟是安靜不動使人罔測渠未必輒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倘有它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良苦還未閱月居處種種未定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於是議者即欲還臨安起居舍人勾濤直前奏事言今江淮列戍猶十餘萬若委任得人尚可用力當此危疑詎宜輕退示弱以生敵心因薦錡以所部守合肥帝從之時主管殿前司公事淮西制置使楊沂中亦已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軍而已帝以馬步二帥並闕乃命沂中兼之 是月僞齊戶部侍郎馮長寧以劉豫之命乞兵於金主且言鄜瓊過江自效請用爲鄉導併力南下金主慮其兵多難制陽許之遣使馳傳詣汴京以防瓊詐降爲名立散其衆先是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至歸德府豫授館鴻慶宮遲之不遣檄取國書及問所使何命倫答以國書非大金皇帝不授而所命則祈請梓宮留彌旬金迓使至倫始渡河見金帥完顏昌宗弼于涿州具言劉齊營私民怨之狀且其忍負本朝厚恩若得志寧不負上國時金人已定議廢豫頗納其言 冬十月庚寅朔詔依舊間一日開講筵 丁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永州胡安國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

安國昨進春秋解必嘗經聖覽帝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間用傳注能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居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二鼓鼎曰今寒素之士豈能窮日力以觀書陛下聖學如此非異代帝王所及帝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它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政朕自以學書賢於它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戊戌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先是帝謂趙鼎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帝曰勤王固已賞之爲相也功過自不相掩鼎又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謀欲施之際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儻因其一失便寘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翼日乃有是命 趙鼎之初相也帝謂曰卿既還相位見任執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去張守陳與義乞罷帝許之檜亦留身求解機務帝曰趙與卿相知可以必安檜至殿廬起身向鼎謂曰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 戶部員外郎霍蠡自鄂州赴行在詔引對 是日僞齊遣兵侵泗州守臣起復閤門宣贊舍人劉綱率官軍拒退之尋詔綱領文州刺史 庚子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

有論列望陛下垂察帝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文州團練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第一將高傑除名勒停本軍自效傑醉擊隊官統制巨振笞之傑怒自斷其指韓世忠以聞故有是命　是日有星殞于僞齊平康鎮壕寨官賁百祥見之謂人曰禍在百日之內劉豫問可禳否曰惟在修德豫怒以爲誑斬于市

辛亥權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請以諸路所起禁軍弓弩手揀刺上四軍趙鼎等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帝曰人猶馬也人之有力馬之能行皆不在驅幹之大小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破苻堅皆南兵也　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復資政殿大學士用中書檢舉也　甲寅武翼郎行營左護軍部將張世安爲酈瓊所殺特贈武節郎官其家二人　乙卯金以左監軍昌爲左副元帥封魯王以宗弼爲右副元帥封瀋王先是知樞密院事時立愛屢以年老請解職至是致仕　丁巳以中書舍人傅崧卿權尚書禮部侍郎常同試禮部侍郎　閏月癸亥趙鼎奏張俊措置河道事帝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有濟帝因言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陳而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時俊以全軍還行在帝欲令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鼎曰淮西寂然無驚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問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帝以爲然　甲戌戶部尚書章誼等請用禮官議爲徽宗皇帝作主祔廟詔恭依　己卯龍圖閣待制知處州劉大中試禮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知荊南府王庶試兵部侍郎　辛巳觀文殿大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趙鼎秦檜已叶議回蹕臨安綱聞知上疏三省乃檢會綱累乞宮觀奏章行下時未有代者綱懲靖康之謗乃具以本司積蓄財穀之數聞於朝廷自是不復出矣　壬午詔臨安太廟且令留存初以行在建康故以太廟爲本府聖祖殿是時將回蹕宗廟祀典不可久曠遂依明德皇后故事行理重虞祭祔廟之禮　癸未復漢陽縣軍用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奏也尋以右奉議郎通判鄂州孔戊知軍事　乙酉趙鼎言比得旨復置茶馬官舊有主管至提舉官凡三等帝曰俟擇得人當改其資歷命之尋以左中奉大夫直祕閣張深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自趙開後茶馬無專官者近十年先是知熙州吳璘常取茶至軍前博馬因以易珠玉諸無用之物帝聞之數加戒飭故復置官領其事　戊子詔應淮西脫歸使臣不候整會去失並先次支破本等請給如有冒濫即坐以法初淮軍中諸使臣爲酈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

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于帝曰此曹去僞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棲棲有不足之歎帝即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欣然來者相繼鼎因奏事人言來春去留之計望更留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帝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恤也　十一月甲午用戶部尚書章誼請初置贍軍酒庫于行在命司農寺丞蓋諒主之賜浙東總制錢五萬緡爲釀本其後歲收息錢五十萬緡李心傳曰二十九年七月內外二庫共收二十萬緡三十年二月癸亥增置新中庫又收二十萬緡　乙巳金右副元帥瀋王宗弼執僞齊尚書左丞相劉麟于武城先是金主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左副元帥魯王昌謂之曰吾非不欲出兵也顧以用兵以來無往不捷而自立齊國之後動輒不利恐蹈覆車挫威武耳豫請不已乃以女真萬戶薩巴舊作東拔今改爲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爲右都監屯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於陳蔡汝亳許潁之間於是尚書省上豫治國無狀金主下詔責數之略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爲（攷異）十將傳載岳飛獲金諜詐以爲己所遣軍士責以約劉豫共擒烏珠諜歸豫遂廢此宋史所本也岳固善於用間然豫之廢不全係此僞齊錄載金行臺尚書省敕曰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承平故自濁河之南割爲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在僭征固不貪其土地從其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爲寧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膺王封咨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則甚不能爲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盡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遐邇咸使聞知蓋金人知豫無能爲而其時圖規模粗定意在拓地耳遂令昌等以侵江南爲名抵汴京先約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宗弼遇金人張翼圍之數匝悉擒而囚之　丙午金人廢劉豫爲蜀王初宗弼既執劉麟遂與左副元帥昌三路都統葛王褎同馳赴汴城下以騎守宣德東華左右掖門宗弼將褎等三騎突入東華門問齊王何在僞皇城使等錯愕失對宗弼以鞭擊之徑趨垂拱殿入後宮門又問有美人揭簾曰在講武殿閱射宗弼等馳往直陞殿豫遽起欲更衣宗弼下馬執其手曰不須爾有急公事欲登門同議於是偕行出宣德門就東闕亭少立宗弼乃麾小卒持羸馬彊豫乘之約令偕至寨中計事豫拊手大笑上馬從衛猶數十人宗弼露兩刃夾之囚于金明池（攷異）張浚行狀云浚嘗遣人齎手榜入僞地誘劉豫略曰如能誘致使之破變精兵健馬斬文銷盤報國之良圖亦爲臣之後效金用事者見此榜已疑豫八月間豫聞王師北嚮遣韓元英告金乞兵同擧金謂豫終欲叛己益疑之會酈瓊叛去浚復多遣間持蠟書入僞地故遺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瓊等降而豫再乞兵于金十月金副元帥宗弼徑領兵來襲豫惜其有此機會而浚已去位矣趙鼎事實云鼎欲使張浚出不意往趣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金廢豫乃止其所措置不見宋史今不載　丁未故朝請大夫陳師錫加贈諫議大夫其子右朝奉郎顯言黨籍餘官任臺諫者凡七人其五人皆已贈諫議大夫故有此命李心傳曰師錫見元年四年餘官自司馬康元祐中已贈諫議大夫陳瓘靖康中追贈常安民任伯雨江公望龔夫紹興中追贈凡六人而第十六人殿中侍御史黃隱第三十人監察御史馬殆第三十一人石正言孫諤第三十六人監察御史王回第四十五人殿中侍御史孫倚第四十六人左司諫陳祐此六人與師錫皆未加贈凡十三人今顯乃以其父及康瓘伯雨安民夫倚爲七人不知贈爲何官也是日金右副元帥魯王昌等復入汴京召僞齊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壽拜金詔于宣德門下宣詔已昌與宗弼張紫蓋從素隊數十人立西朵樓下僞尚書左丞相張昂右丞范恭右丞李鄴趨前欲拜昌斂身令通事傳言慰勞昂等次第進揖次見宗弼宗弼不爲禮昂等退二帥入居東府遣鐵騎數千巡繞大內

又遣小卒巡行坊巷，揚言曰：自今不用汝爲簽軍，不取汝免行錢，不取汝五釐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人少帝來此住坐，於是人心稍定。尚書省行下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應食糧軍願歸農者，許自便，齊國宮人檢劉豫所留外，聽出嫁，內侍除看守宮禁人外，隨處住坐，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官職，並與敘用，見任官及軍員各不得奪侵民利，自來逃亡在江南人，卻來歸投者，並免本罪，優加存恤，一應州縣見勘諸公事，不得脫漏。始豫僭位作褚幣，自一千至百千，皆題其末曰：過八年不在行用。其兆已見矣。逮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萬兩，糧九十萬斛，而方州不在此數。豫拘於瓊林苑，嘗蹙額無聊，謂魯王昌曰：父子盡心竭力，無負上國，惟元帥哀憐之。昌曰：蜀王汝不見趙氏少帝出京日，萬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十餘里，今汝廢在京，無一人憐汝者，汝何不自知罪也。豫語塞，昌逼之北行，問以所欲，豫乞居相州韓琦宅，昌許之。先是進士邢希載毛澄上書，請豫密通朝廷，爲所殺，自是留錢五萬，命道士追薦諸直言者而去。豫弟京兆留守益，輕財好施，禮賢下士，與士卒同甘苦，頗有遠略，金人亦忌之，將廢豫，先遣左監軍完顏杲右都監薩巴以侵蜀爲名，伐京兆，襲益以歸。金人以僞齊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張孝純權行臺尚書左丞相，契丹蕭保壽弩爲右丞相，金人溫敦師中爲左丞，燕人張通古爲右丞，僞齊戶部侍郎馮長寧爲戶部尚書，燕人張鈞爲禮部侍郎，又以杜崇爲兵部郎中，張仲熊爲光祿寺丞，皆在行臺供職。崇充子，仲熊叔夜子也。鈞始事遼，爲鴻臚寺少卿，遼京軍節度掌書記，奉張覺歸順，表來朝，除徽猷閣待制，至是復用。罷僞齊尚書右丞相張昂知孟州，左丞范恭知淄州，右丞李鄴知代州，殿前都指揮使許青臣同知懷州，僞皇子府左軍統制靳賽同知相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爲忠武軍節度副使，南路留守翟綸爲橫海軍節度副使。又以完顏呼沙呼（舊作胡沙虎，今改。）爲汴京留守，僞齊河南監酒李儔同知副留守，知代州劉陶（（攷異）僞齊錄作劉綯。）爲都城警巡使，宗室趙子滌爲汴京總制，僞皇子府選鋒軍統制李師雄爲馬步軍都虞候，前軍統制王世忠爲步軍都虞候，僞知萊州徐文爲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僞鎮海軍節度使山東路留守李成爲殿前都指揮使，兼知許州，孔彥舟爲步軍都指揮使，兼知東平府，涇原路經略使張中孚爲陝西諸路節制使，權知永興軍，秦鳳路經略使張中彥權知平涼府，麟府路經略使折可求、環慶路經略使趙彬、熙河路經略使慕容洧、資政殿學士知開封府鄭億年、知河南府關師古、知拱州酈瓊、知亳州王彥先、知宿州趙榮、大名府副總管劉光時，並依舊職。

時金晉國王宗翰已亡，金主以太師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爲太宗長子，豪猾難馭，而京東留守宗雋乃親叔父，有才望，乃拜宗雋太保，領三省事，封兗國王，以制之。初，金制自祖宗以來，優恤臣下，樂則同享，財則共用，自金主初時，詞臣韓昉教之稍學賦詩染翰，及嗣位，左右日進諂諛

導之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入則端居九重出則警蹕清道視舊功大臣寖疏且非時莫得見盡改開國之故制由是宗戚思亂 初修武郎朱弁既爲金人所拘至是遣使臣李發歸報宗翰等相繼死亡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變帝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自有時帝曰亦須有所施爲而後可以得志但今政猶病人誤服藥氣力尙羸求春當極力經理中原 乙卯爲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立虞主不視朝故事山陵埋重于皇堂之外及將祔徽宗主翰林學士朱震言不當虞祭又請埋重于廟門之外帝命禮官議太常以爲不可乃埋重于報恩觀立虞主昭慈之喪也工部侍郎韓肖胄題虞主至是震引漢唐及昭陵故事爲言乃不題 十二月乙丑帝親行卒哭之祭用酒幣先是虞主還几筵殿帝服袍履奉迎遂行安神禮自埋重至于癸亥皆太常代行九虞及是又親祭焉 丁卯祔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主于太廟第十一室初議祔廟畢純吉服及太常以爲請上詔曰情有不安可並如舊其禫遇小祥取旨 戊辰中書門下省奏勘會已降指揮來春復幸浙西所有太廟神主合先次進發詔恭依 庚午樞密院進呈先得旨令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移司鎭江府留兵以守楚州秦檜奏曰諸軍老小既處置得宜萬一警急諸帥當盡力捍衛時已命張俊岳飛皆留屯江內故檜奏及之世忠上奏極論敵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帝賜札曰朕迫於彊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居於此前日恐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何以過使朕悚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 辛巳尙書禮部侍郎常同試御史中丞 癸未有司奉九廟神主還浙西百官辭于城外 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還自金初劉豫既廢左副元帥魯王昌乃送倫等歸曰好報江南既道塗無壅和議自此平達前七日知泗州劉綱奏倫歸耗帝嚬蹙曰朕以梓宮及皇太后淵聖皇帝未還曉夜憂懼未嘗去心若敵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趙鼎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帝曰國家但能自治以存天心豈無復彊之日及見倫金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帝大喜賜與特異時通問副使朱弁以表附倫歸進帝覽之感愴厚恤其家 金主詔改明年爲天眷元年大赦命韓昉耶律紹文等編修國史以完顏勗爲尙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日金徙劉豫於臨潢府 丁亥以王倫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充大金國奉迎梓宮使高公繪爲右朝奉大夫充副使

是冬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希仲素妄庸得檄卽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數十里熙州父老聞官軍來有欲率衆歸附者金將宣言曰北軍今日大至當共劫營希仲聞之昏時拔寨遁去希仲還玠斬之以徇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起著雍敦牂正月盡九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尚書左僕射趙鼎率百官遙拜淵聖皇帝於南宮門外退詣常御殿門進名奉慰以帝在諒闇故也 金主朝太皇太后於明德宮頒行女直小字封大司空完顏昱為王 辛卯金宣議郎總管府議事官楊克弼迪功郎楊憑獻書于左副元帥魯王昌右副元帥瀋王宗弼論和議三策上策還宋梓宮歸親族以全宋之地責其歲貢而封之中策守兩河還梓宮下策以議和款兵邀歲幣出其不意舉兵攻之僥倖一旦之勝又言今宋使以梓宮為請萬一不許大軍縞素遮道當此之時曲在大金而不在宋昌後頗用其言 戊戌詔復幸浙西以二月七日起發帝因諭趙鼎曰建康諸官司及百官廨舍皆令照管宅時復來幸免更營造以傷民力鼎等奏已令建康府拘收且言若金人遂以大河之南來歸當駐蹕建康以俟經營 己亥偽齊武顯大夫知壽州宋超率軍民來歸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孫暉以聞帝曰此事於朝廷無毫髮之益但如人子來歸為父者豈可卻而不受然已遣使人與金議事可下沿淮不得擅遣人過淮招納引惹事端乃命淮西帥臣劉錡入朝處超等俟畢復還合肥(攷異)趙鼎事實曰金既廢豫密遣諜者散之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壽亳陳蔡諸郡率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千朝士相謂曰前日大作措置未遑一步潰亡者五六萬衆今不動聲色自致士馬如許之盛可謂過人矣熊克小紀係此事于去年十二月末徐夢莘北盟會編亦于去年十一月書劉錡來朝誤也 是日金知蔡州劉永壽殺烏嚕貝勒舊作兀魯孛堇今改率城中遺民來降永壽為淮西安撫使烏嚕副之永壽以小隊劾其罪金人移烏嚕同知德州未幾忽報烏嚕以女直兵三千來蔡者提轄白安時請永壽南歸永壽不從曰朝廷若賜我死當死之安時恐其謀泄即拘永壽勒兵以待之烏嚕引衆入城不為備安時乘勢盡殺之遂驅城中軍民來歸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張憲等往納之 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便進兵恐宅時不免議論謂朝廷失此機會請召諸大將問計帝曰不須恤此今日梓宮太后淵聖皇帝皆未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參知政事陳與義曰用兵須殺人若因和議得遂我所欲豈不賢于用兵萬一和議無可成之望則用兵所不免帝以為然 丙午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曾開試尚書禮部侍郎 戊申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將為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帝聞席益已去因問刑部尚書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曰臣從子世將可用遂有是除時趙鼎亦不欲世將居中故也自重兵如關外以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刱行陸運調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二萬縣官部送激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尚

何保蜀之云臣愚欲三月已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宅州如此則給守關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帝乃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宣撫副使景環行之 乙卯金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尚書省以三司使杜充簽書樞密院事劉筈並簽書省事時左副元帥魯王昌右副元帥瀋王宗弼皆在軍中監軍杲屯長安右副監薩巴(舊作拔東今改)屯鳳翔以新取河南陝州故也 二月丁巳朔尚書兵部侍郎王庶試兵部尚書庶自荊南入對奏曰今十年而恢復之功未立臣請言其失蓋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誰不服苟委其權令於大臣而非其人則未有不身受其欺而國罹其禍者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輕言兵它日又見口陳手畫秦蜀利害帝大喜之即日遷尚書 戊午開州團練使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劉錡對于內殿錡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肥度可得四五萬衆翼日上謂趙鼎等曰朕每慮江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警岳飛不可下則江淮數百里邊面空虛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闕矣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請增兵帝曰上流地分誠闊遠寧與減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之事勢雖未至此然與其添與大將不若別置數項軍馬庶幾緩急之際易爲分合也 是日六宮先發帝召淮西宣撫使張俊至宮中從容與論邊事俊曰臣當與岳飛楊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敵以報國家帝諭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然此乃卿之所識朕更有一二事戒卿朕來日東去慎無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工俊悚息承命俊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帝曰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爲人主雖以金玉爲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爲然後世以朕爲何如主也 金主如約羅(舊作剌今改)春水 癸亥帝發建康府殿前都虞候楊沂中主管侍衛步軍兼權馬軍司公事解潛以其軍從是日次東陽鎮 甲子帝次下蜀鎮殿中侍御史張絢請車駕所過州縣量免租稅帝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當議使實惠及人也絢又乞踈決帝曰此事則不須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之若罪人有罪無可恤也 乙丑帝次鎮江府 是日金主幸天開殿 丙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老乞致仕帝將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賜翼日詔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人談論氣怡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沖澹在官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其愛君之心遠而逾篤 戊辰帝次呂城鎮 己巳帝次常州 庚午帝次無錫縣 辛未帝次平江 甲戌帝次吳江縣 丙子帝次崇德縣 丁丑帝次臨平鎮 戊寅帝至臨安府 戶部尚書權知建康府章誼充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甲申中書舍

人李彌遜試尚書戶部侍郎。是月金以拉林水舊作來流水今改混同江護邏地與民耕牧。三月丙戌朔廣西經略司奏得安南都護府牒當道郡王薨謝今有遺進表章及綱運詔使人免到闕就命直龍圖閣本路轉運副使朱芾充弔祭使賜絹布各五百匹羊五十口麪五十碩酒五十瓶仍以勑書諭其嗣子天祚安南與廣西諸司通問訊其王不列銜而列將佐數人有稱中書侍郎同判都護府者印文曰南越國印。

己丑濟州防禦使知南外宗正事仲偪嗣濮王。庚寅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充樞密副使。金以禁苑隙地分給百姓。辛卯故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交趾郡王李陽煥贈開封儀同三司追封南平王。壬辰樞密使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鼎留身奏事帝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密得無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況自有闕是夕鎖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天祚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其階勳及檢校官憲銜食邑功號皆如陽煥初封故事。辛丑太常少卿蘇符言景靈宮神御見在溫州將來四孟朝獻請比附國朝諒陰故事行在設位分命大臣行禮從之。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饗徽宗皇帝廟庭。甲辰徽猷閣待制兩浙都轉運使向子諲試尚書戶部侍郎。丁未詔江浙州縣回買所嘗過者民間欠紹興六年歲終稅賦皆除之。戊申左正言李誼言金人入居汴都西北之民感恩戴舊襁負而歸相屬於路此殆天所以興吾宋也臣願于淮南荊襄僑建西北諸州郡分處歸正之民給以閑田貸以牛具使各遂其耕種之業而又親戚故舊同爲一所相愛相恤不異于閭里將見中原之人同心效順敵人之謀當不攻而自屈矣詔諸路宣撫司依累得旨措置。金以韓昉爲翰林學士。夏四月己未太常少卿蘇符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至今未聞諱日請權于聞哀日以祖宗忌神禮例建置道場行香從之。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處措置邊防詔曰朕臨遣樞臣協濟軍務按行營壘周視山川乘斯間暇之時經畫久長之利凡爾見司羣帥郡縣之官各盡乃心以康庶事儻或弛慢失職已令王庶密具以聞先是御史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多不自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荒田縱民耕之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百姓足而國用足矣至是帝命庶行視東關且調諸路兵預爲防秋計并以同奏付庶行之時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楊沂中怒其統制吳錫收繫之獄戶部侍郎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丙寅王庶辭帝戒以張浚待諸將多用術數且狎昵自取輕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爲戒帝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爲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它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可定庶奏以大理少卿周聿尚書金部員外郎晁謙之並主管機宜文字軍器監丞李

若虛樞密院計議官，方滋左承奉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並爲樞密行府諮議參軍。謙之，任城人也。自酈瓊叛，張浚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楊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

丁卯，金以靜江節度使盧彥倫行少府監兼都水使者，充提點京城大內所，命其營建宮室，止從儉素。

己巳，尚書刑部侍郎曾開試禮部侍郎。

壬申，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留身求去。時已詔焞免兼史事，帝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焞力辭，且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翼日，上以諭輔臣，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若得老成人爲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癸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承州胡寅試尚書禮部侍郎。

辛巳，大常少卿蘇符言：「今歲當行祫享，而在諒闇內，請用熙寧故事，移就來年孟冬。」從之。

壬午，金主朝享于天元殿，立費摩（舊作裴滿，今改。）氏爲貴妃。

是月，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見金左副元帥魯王昌于祁州。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榜，出以語倫曰：「議和之使繼來，而暗遣姦謀如此，何故？」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之意。邊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爲己勞，則不可保，主上決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諸帥相視無語。

五月，乙未，秘閣修撰、知建州魏矼權尚書吏部侍郎。

初，金制以遼、宋取士之法不同，命南北之士各以素所習之業應試，號爲南北選。己亥，金主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

壬寅，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崇道觀張燾試尚書兵部侍郎。

丁未，命吏部員外郎范同假太常少卿，接伴金國人使，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帶御器械劉光遠假吉州團練使副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見魯王昌，昌遣使偕倫至京師。倫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帝旨議和。時昌及太師宗磐密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凌阿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思謀爲宣和時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

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耕種等事，帝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紬絹九十餘萬，其它可知。」

辛亥，改命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魏矼館伴，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副之。矼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招矼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焉。既而倫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往來館中議事。

癸丑，召利州觀察使、知鼎州馬擴赴行在。金使烏陵思謀初入境，數問擴所在，王倫奏：「思謀乃海上結約之人，與擴相熟，宜召赴行在，恐須使令。」故有是命。

六月，乙卯朔，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左迪功郎、鄂州武昌縣尉詹叔義，右迪功郎、前建康府司法參軍陳巖肖；下等，左迪功郎、饒州鄱陽縣東尉王大方。詔

叔義大方竝與堂除仍減年磨勘嚴肯賜同進士出
身 戊午金主至自天開殿 壬戌宗正少卿張九
成權尚書禮部侍郎 衍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
卽賜田五頃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金使已至常州
帝愀然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見故
不憚屈己以冀和議之成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
成亦不可弛兵備參知政事劉大忠曰和與戰守自
不相妨若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墮敵計中耳樞密副
使王庶時在合肥上疏曰臣聞無故請和者謀也究
觀金國侵軼已逾一紀前此乘戰勝之勢以至江淮
而我未嘗有一日之捷逮至紹興甲寅冬蕃部深入
駐兵淮南陛下親征至使奔逸而去又丙辰冬敵人
傾國南侵陛下再統六師至於江淮之間皇威大振
蕃部皆有所卻於是遣使告我以徽宗皇帝顯肅皇
后訃音彼若果敦隣好則所報訃音不應在累年之
後必因長驅而往故以此謀沮師陛下天資聖孝哀
毁之中卽遣使往以求梓宮往返之間一年半矣尚
未聞梓宮之至固已落彼之計又聞去年金國以欺
詐廢豫爲庭用事之人奔散四走莫能自保百姓上
下日望我兵之至諸帥之在中都者如居積薪之上
而火未然勢之傾危未有易于此者若我一搖足則
中原非彼所有所以陰謀祕計不得不遣使也從違
之間可不深思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使人之來其
甘言啗我不過出於二策一則以淮爲界一則以河
爲界以淮爲界乃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
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既爲我有安用

以和爲請若以河爲界則東西四千里兵火之餘白
骨未斂幾無人迹彼若誠實與我既得其故地非若
僞豫之不恤尚當十年無征役以蘇其凋瘵財賦既
無所從出所責歲賂無慮數百萬若欲重斂諸路困
獘已極安可取以充溪壑之欲利害曉然而不先爲
之慮則三十萬兵宿于無用之地假以歲月是彼不
必征伐而我數年之間終于自斃彼之爲計可謂盡
善而我之爲國未有若斯之踈也臣願陛下先與在
廷之臣立爲一定之論若以淮爲界其所請之賂必
少以河爲界其所請之賂必多或多或少未繫國之
利害以凋獘之極爲言彼若以生靈爲念當告之以
河南之地僞豫暴斂之甚必使之蘇息然後可漸責
稅賦其歲賂須五年之後方能津遣若或見從則彼
之和議方見誠實如或不然則彼以計困我既使我
不敢用兵而又於困窮之際重取歲賂是彼無所施
爲而坐收成功其爲謀深矣疏入不報 直祕閣奉
迎梓宮副使高公繪先歸至臨安 壬申帝特御射
殿引見禮部合格舉人黄公度已下遂以南省及四
川類試合格舉人黄貢等共三百九十五人參定爲
五等賜及第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格以下出身至助
教 癸酉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
還朝未至復上疏言宴安酖毒古人戒之國家不靖
疆埸患生敵人變詐百出自渝海上之盟至於今日
其欺我者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夫商
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諒闇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
國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爲之憤怒能

言之類孰不痛心陛下抱負無窮之悲將見不共戴天之讎其將何以爲心又何以爲容亦何以爲說願陛下以宗社之重宜自兢畏思高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臣止令趙鼎而下熟與計事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與國體爲宜又言金使入境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略無平日禮數接伴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行造金酸輕侮肆志略無忌憚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之取吳在驕其志而已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而已其間雖或出或入而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金人所以謀人之國者曰和而已觀其既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突騎赴闕初以和議爲辭暨大兵圍城又以和議爲辭二聖播遷中原板蕩十餘年間衣冠之俗蹂踐幾徧血人於牙吞噬靡厭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爾而受金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其可信不可信乎劉豫雖然僭竊正名號者七八年一旦見逐金人慮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叛將或生顧望吾一日出師必有應者以此設爲講和之說仍遣使焉所以款我昭然無疑矣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重爲陛下陳其三策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是也金之彊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其意表氣先奪矣其敗可立而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讎堅謝使人勿與相見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最其次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所謂掩其不備破之必矣臣頃與邊將大臣議論皆云若失今日機會它日勞師費財決無補于事功至有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致仕者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爲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　乙亥起復武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統制軍馬張宗顏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知廬州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以所部屯鎮江府初王庶自淮上歸命宗顏以所部七千人屯廬州命中護軍統制官巨師古以三千人屯太平州又分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二軍屯天長及泗州使緩急互爲聲援從錡屯鎮江爲江左根本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撫循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謂行府錢糧官右通直郎新監行在榷貨務劉時曰君爲我言於子尚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處己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幾日庶聞之曰爲我言於張十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俊不悅　丙子帝諭大臣曰昨日王倫對云金使烏凌阿思謀說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海上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瑪哈輩不肎交燕雲皆欲用兵惟阿古達以謂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卒如約阿古達乃所謂武元者也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處慮必有過人者初行朝聞思謀之來物議大詾羣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爲言帝意堅甚往往峻拒之或至於震怒趙鼎因請間密啓於帝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爲之者凡以爲梓宮及母兄耳羣臣憤懣之辭

出於愛君非有它意不必以爲深罪陛下宜好謂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梓宮及母兄之故不得已爲之議者不過以敵人不可深信苟得梓宮及母兄今日還闕明日渝盟所得多矣意不在講和也羣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右亮帝以爲然羣議遂息　詔今後除六曹尚書未應資格人依元祐例帶權字俸賜如正侍郎滿二年取旨　丁丑金使福州管內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制置都總管烏凌阿思謀太常少卿騎都尉石慶充入見思謀初至行在帝命與宰執議事於都堂思謀難之欲宰相就館中計議趙鼎持不可思謀不得已始詣都堂然猶欲以客禮見輔臣鼎抑之如見從官之禮鼎步驟雍容思謀一見服其有宰相體鼎問思謀所以來之意曰王倫懇之問所議云何云有好公事商議鼎曰道君皇帝諱日尚不得聞有何好公事又問地界何如曰地不可求聽大金所與時知政聚聽惟王庶不顧鼎因與思謀議定出國書之儀思謀氣稍奪將對鼎奏曰金使入見恐語及梓宮事望少抑聖情不須哀慟帝問何故鼎曰使人之來非爲弔祭恐不須如此及見鼎與諸大臣洎管軍楊沂中解潛皆立侍殿上閤門引思謀等陞殿帝遣王倫傳旨諭曰上皇梓宮荷上國照管又問太后及淵聖聖體安否因哽咽舉袖拭淚左右皆飲泣思謀曰三十年舊人無以上報但望和議早成帝又諭曰記舊人必能記上皇切望留意思謀退遣倫就驛燕之　翰林學士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仕且薦尹焞代爲翊善夜震

卒年六十七中夕奏至帝達旦不寐戊寅輔臣奏事帝慘然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帝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瞶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乃詔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又命戶部侍郎向子諲治其喪事　癸未給事中兼侍講吳表臣試尚書兵部侍郎　是夏金左監軍完顏杲自長安歸雲中元帥府下令諸公私債負無可償者沒身及妻女爲奴婢以償之先是諸帥回易貸緡徧於諸路歲久不能償會改元詔下凡債負皆釋去諸帥怒故違赦復下此令百姓怨憤往往殺債主嘯聚山谷焉

秋七月乙酉朔詔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爲奉迎梓宮使大理寺丞陳括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達蘭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詔以司馬光族曾孫伋爲右承務郎嗣光後　戊子樞密副使王庶留身言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等同見金使再詢訪得烏凌阿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金人任以腹心二聖北狩盡出此人今日天其或者遣使送死雖虀醢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之冤今陛下反加禮意犬豕溫顔承順臣於是日心駭氣

噎如醉如癡口未嘗交一談目未嘗少覘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有所愛惜也臣又竊聽其說詭秘譎詐無一可信問其來則曰王倫懇之論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金人不遣使已數年矣王倫何者能邀其來乎地不可求聽我與汝若無金主之意思謀敢擅出此語乎臣曉夜尋繹此語彼必以用兵之久人馬消秏又老師宿將死亡略盡敵人互有觀望故設此策以休我兵俟稍平定必尋干戈今欲苟且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勝言者設如金人未有動作損陛下威武離天下人心蠹耗財賦怠惰兵將歲月易失凶豐不常所壞者國家之事力所憂者陛下之宗祏臣下無所不可今走道路號奉使者朝在泥塗暮陛侍從居廟堂任經綸者竊弄威柄專任私昵豈止可爲流涕慟哭而已哉臣忠憤所激肆口所言冒瀆天聽請賜誅責臣不勝願幸　己丑故貴州刺史狄流特贈貴州防禦使官其家五人流青孫也靖康間爲幷代雲中等路廉訪使太原之破死焉其家訴於朝乃有是命　王倫言兵部侍郎司馬朴見其軍前守節不屈請優恤其家以爲忠義之勸許之僞豫之廢也金人欲以朴爲汴京行臺尚書右丞朴力辭而免金人重其節　右正言李誼試右諫議大夫　辛卯金左副元帥昌朝于京師議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入朝議與昌合太傅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便宗憲宗幹之弟也昌之弟勗亦以爲不可既退昌責勗曰宅人尙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勗曰苟利國家豈敢私耶時太師宗磐位在宗幹上昌及宗雋附之竟定議以地與宋　丁酉金使烏凌阿思謀以北還入辭帝每及梓宮必掩泣羣臣莫不感動王倫偕金使行趙鼎告以上登極既久四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倫問議割地遠近鼎答以大河爲界乃淵聖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爲大河若近者新河即清河非大河也倫受之而去　金安春(舊作按出訛今改)河溢壞廬舍民多溺死　壬寅金左丞相希尹罷　丁未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充樞密院都統制依舊鎭江府駐劄　辛亥詔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令本司別遣一軍往廬州權聽帥臣張宗顏節制先是宗顏請令錫更戍帝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遣軍代之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矣鼎等退而語咸服帝知人　近制三衙管軍更日內宿至是殿前都虞候楊沂中已免直惟權馬軍司公事解潛與殿步二司統制官互輪潛又言今來無事請依東京舊例乃詔潛權免只分輪統制官　癸丑右諫議大夫李誼引晉唐故事奏言今萬騎時巡宮闕非曩之壯大禁衞非曩之衆多內外之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於外是潛等之寢則安爲社稷之慮則未安也宜令沂中與潛依舊輪宿從之尋命帶御器械韓世良權主管侍衞步軍司公事　是月四川制置使胡世將至遂寧府遂會川陝宣撫副司吳玠于利州時軍闕見糧玠頗以家財給之玠行至大

安軍婦人小兒千百饑餓者擁馬首而嘷玠大怒曰吾當先斬勾光祖然後自效以諭汝輩光祖時以直祕閣爲利州路轉運副使故也異時宣撫副使皆文臣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爲大帥故不肎相下及是世將開懷與語玠歡甚語人曰宿見胡公開懷曉事使我憂懣豁然世將行之明日玠乃檄諸路漕司吏斬於市先是水運泝江千餘里半年始達陸運則率以七十五㪷而致一斛世將與玠反復共論玠曉然知利害所在世將又以恩義開諭且貸閬州守將孫渥回易米數萬石給之諸路漕臣相繼集利州各有所餉饋軍賴以給乃復前大帥席益轉般摺運之法糧儲稍充公私便之　八月甲寅朔金頒行官制　戊午詔曰日者復遣使人報聘鄰國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尙虞疆埸之臣未諭朝廷之意遂弛邊備以疑衆心忽於遠圖安于無事所以遏奔衝爲守備者或至闕略練甲兵訓士卒者因廢講求保圉乏善後之謀臨敵無決勝之策方秋多警實軫予衷爾嚴飭屬城明告都曲臨事必戒無忘捍禦之方持志愈堅更念久長之計以永無窮之聞以成不拔之基凡爾有官咸體朕意　癸亥回鶻貢於金　己卯金以京師爲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爲北京　癸未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兼權刑部侍郎　九月甲申朔金以完顏奭爲會寧牧封鄧王　乙未金主詔百官誥命女直契丹漢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漢人　丁酉金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尙書省　戊戌金主朝明德宮　辛丑温州州學教授葉琳上書請與太學其說以爲今駐蹕東南百司備具何獨於太學而遲之且養士五百人不過費一觀察使之月俸又言漢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興太學晉元興于江左一年而興太學皆未嘗以恢復爲辭以饋餉爲解誠以國家之大體在此雖甚倥偬不可緩也事下禮部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今若盡如元豐養士之數則軍食方急固所未暇若止以十分之一二爲率則規模稍弱又非天子建學之體況宗廟社稷俱未營建而遽議三雍之事豈不失先後之序望俟回蹕汴京或定都宅所然後推行從之　甲辰金以完顏奕爲平章政事　丁未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鼎遷特進以哲宗實錄成書也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右僕射秦檜深恨之　是秋金人徙知許州李成知翼州徙知拱州酈瓊知博州悉起京畿陝右在官金銀錢穀轉易北去蓋將有割地之意也劉豫之未廢也僞麟府路經略折可求因事至雲中左監軍完顏杲密諭以廢豫立可求之意及是副元帥魯王昌有割地南歸之議完顏杲恐可求失望生變因其來見置酒酖之可求歸卒於路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一（起著雍敦牂十月盡屠維協洽五月凡八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
皇帝

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冬十月甲寅朔金以御前管句契
丹文字德固爲參知政事丙寅金主封叔宗强爲
紀王宗敏爲邢王太宗子和魯布等（舊作斛魯補今改）十三人
皆爲王金自晉王宗翰歿後太師宗磐日益跋扈
嘗與太傅宗幹爭論于金主前即上表求退完顏勗
曰陛下富于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金主
因兩解之宗磐愈驕恣又嘗于金主前拔刀向宗幹
都點檢蕭仲恭呵止之己巳金主始禁親王以下佩
刀入宮辛未金定封國制癸酉金以東京留守
宗雋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封陳王宗雋入朝與宗
磐深相結甲戌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兼樞密使趙鼎罷爲檢校少傅奉國節度使兩浙
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時秦檜黨侍御史
蕭振等屢以浮言使鼎自去鼎猶未深覺其客敕令
所删定官方疇以書勸之曰見幾而作大易格言當
斷不斷古人深戒鼎乃引疾乞免殿中侍御史張戒
上疏乞留鼎否則置之經筵時檜力勸屈己議和鼎
持不可繇是卒罷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
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向與鄉來稍異臣今再辭之
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
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
質英邁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
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
建言而未幾復罷此爲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
特既命爲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
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
檜奏乞同執政往餞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
早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檜至鼎一揖
而去自是檜益憾之丁丑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
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
與烏淩阿思謀至金廷金主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
哲等爲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
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思敵情繼發
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
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重去處臣請
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戊寅樞
密副使王庶言間者金使之來大臣僉議或和或戰
所主不同臣忠憤所激輒爾妄發不量彼己之勢不
察時事之宜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復謂敵情
不可以仁恩馴服王倫之往必致稽滯今聞奏報已
還近境和議可決臣謀不逮遠智不通方伏望速賜
降黜或以適補執政闕員未便斥去乞即特降處分
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
之節己卯詔不許十一月甲申翰林學士承旨孫
近參知政事丙戌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
成罷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金失信數矣盟

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它日，與呂本中同見秦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檜爲之變色。九成從容言於帝曰：「敵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會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帝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既而九成再章求去，帝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除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丁亥，詔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接伴大金人使過境，接伴官右司員外郎范同等到日交割。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復言：「恐金人詔諭之後，遣使往來不絕，其如禮物以至供餽賜予，囊耗國用，財計闕乏，贍國不給，則經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望宣諭大臣委曲講議，貴在得中，以全國體。」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至行在，倫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仍令赴內殿奏事。

庚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也。庶奏曰：「臣切詳王倫之歸，以爲和好可成，故地可復，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闇，不達事機，早夜以思，揣本齊末，未見其可，臣復有强聒之請，別無它情，止知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講和爲上，遣使次之，用兵爲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十三年矣，所得土地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豐而持勢以相圖，又老師宿將死亡殆盡，幼主權分，有患失之慮，此所以講和爲上也。金人滅大遼，蕩中原，信使往來曾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矧自廢豫之後，陰謀敗露，杌隉不安，故重報使人，以安反側，兼可以察我之虛實，耗我之資糧，離我之心腹，怠我之兵勢，彼何憚而不爲，此所以遣使爲便也。金人之兵，內有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銳，所簽之軍，非若昔日之强悍，前出後空，或有覆巢之虞，率衆深入，不無倒戈之慮，又淮上虛荒，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可易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所以用兵爲下也。今彼所行皆上策，至爲得計，吾方信之不疑，墮其術中，惟恐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後世之名，於國何補？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無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天下幸甚。臣蒙陛下過聽，擢置樞庭，言雖忠而不適於時，慮雖深而不明乎變，愚魯自信，滯固不移，臣亦自厭其遲鈍，況它人乎？兼自今冬以來，疾疹交作，精神昏耗，腳膝重膇，若猶貪冒寵榮，不知退避，罪戾之來，所不可逭，陛下雖欲保全，有所不能。伏望矜臣衰憊，保臣始終，俾解職事，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便醫藥。」帝乃許之。

辛丑，詔：「大臣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汛埽，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

休息欲屈己求和在庭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 寶文閣直學士知台州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實別無誑同外國誑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爲後證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帝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尚爾隔絕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民兵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爲心所以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疏虞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 甲辰樞密副使王庶充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庶論金不可和于道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金自重以爲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全趙時而忘此敵耶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乃有是命 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學士院句龍如淵試御史中丞時秦檜方主和議力贊屈己之說以爲此事當斷自宸衷不必謀之在廷帝將從其請而外論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舉行如淵言於檜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悟遂擢如淵中丞人皆駭愕 侍御史蕭振權尚書工部侍郎振乞留王庶故有是命 丁未樞密院編修官

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金國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金人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人藩臣之位乎且安知異時無厭之求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仇敵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大國相率而拜仇敵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況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爲慟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

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下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很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恐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無正人吁可惜哉頃者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一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日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戊申接伴使范同奏金使遣人議過界帝曰若使百姓免於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己之屈時上下洶洶上手劄付同塗中稍生事當議編置既而金使蕭哲與其右司侍郎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　辛亥樞密院編修胡銓昭州編管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帝語秦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有養母耳於是檜與參知政事孫近言臣等比以金使及境各進愚計務欲接納適中可以經久朝廷之體責在愼密不敢漏言聞銓上章歷詆蓋緣臣等識淺望輕無以取信於人伏望睿斷早賜誅責以孚衆聽詔答曰卿等所陳初無過論朕志固定擇其可行中外或致於憂疑道路未詳其本末至小吏輕詆柄臣久將自明何罪之有至是乃議責銓檜批旨曰北使及境朝廷夙夜講究務欲上下安帖貴得和議久遠銓身爲樞屬既有所見自合就使長建白乃狂妄上書語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衆劫持朝廷可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昭州編管永不收敘令臨安府差使臣兵級押發前去候到具日月聞奏仍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深知朕安民和衆之意時銓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祕書省正字范如圭與勅令所刪定官方疇見吏部侍郎晏敦復爲銓求援敦復曰頃嘗言檜姦諸公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此人得君何所不爲敦復即往見守臣徽猷閣待制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　壬子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銓疏於木監登聞院陳剛中以啓送行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攷異〕四朝聞見錄云胡忠簡公銓以樞檢請誅秦檜以謝天下請斬王倫之首以謝檜斬臣以謝陛下所載疏語與宋史異又云高宗震怒欲正典刑諫者以陳東啓上上怒爲齊遂貶儋耳案當時迫於公論改謫廣州不因

人諫也

丙辰，金以康宗以上畫像工畢，奠獻於乾元殿。　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監不遠，蓋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非可結以恩信。借令彼中有故，上下分離，天屬盡歸，河南盡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心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求，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讐，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欲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凡五十疏，皆不報。（考異：張浚上疏，不得月日。徐氏後編載于紹興九年。今考張魏公事狀云：金使將至，浚上疏極言其非。若在九年，則金使已返矣。今附見八年十一月。）　岳飛在鄂州上言：金人不可信，和議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人譏。秦檜銜之。（考異：岳飛本傳不載上疏無日月，今從十將傳載于紹興九年十一月。）

十二月甲寅，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趙鼎充醴泉觀使，免奉朝請，從所請也。　乙卯，左朝奉大夫、主管洪州玉隆觀馮檝守宗正少卿，假徽猷閣待制，為國信計議副使。檝既罷歸，行至鎮江，復召檝入對，除檝故官，與王倫偕見使人議事。　丙辰，詔曰：朕以眇躬撫茲艱運，越自初載，痛二帝之蒙塵，故茲累年，每卑辭而遣使，不難屈己，徒以為親，雖悉意于經營，終未得其要領。昨者驚傳諱問，恭請梓宮，彼方以講好而來，此固當度宜而應。朕念陵寢在遠，梓宮未還，傷宗族之流離，哀軍民之重困，深惟所處，務適厥中。既朝慮而夕思，又廣詢而博訪，言或同異，正在兼收，事有從來，固非創議。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職在樞機之屬，分乖廉陛之儀，遽上封章，肆為凶悖，初投匭而未出，已謄藁而四傳，導倡陵犯之風，陰懷劫持之計，倘誠心於體國，但合輸忠，惟專意于取名，故茲胠篋，閔其淺慮，告爾多方，勿惑胥動之浮言，庶圖可久之大計。時秦檜恐言者不已，故請下此詔以戒諭之。

戊午，秦檜以大金使名未正，乞令人與計議，改江南為宋，詔諭為國信。如不受封冊，不遣泛使，皆當先事言之。帝曰：朕受祖宗二百年基業，為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肯受其封冊，兼畫疆之後，兩國各自守境，每事不相關涉，惟正旦、生辰遣使之外，非時不許往來，朕計已定。　己未，吏部尚書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議初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鎮壓耳。帝意亦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帝乃許之。　癸亥，金新宮成。　乙丑，詔紹興府南班不帶遙郡宗室十八員，歲撥上供米五百斛，令同判大宗正事士㒟均給之，以士㒟言宗室俸薄者不足於糴故。　庚午，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泰、滁、濠、江、鄂以至荊、襄、關陝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餘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勑賜金之事可行矣。從之。　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韓肖胄以舊職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以肖胄為大金奉表報謝使，光山軍承宣使樞密副使承旨錢愐副之。　丙子，金詔諭使尚書右司侍郎張通古、明威將軍簽書宣徽院事蕭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事。以左僕射府館之。　丁丑，金立貴妃費摩氏為皇后。　詔

大金遣使前來止爲盡劃陝西河南故地與我講和許還梓宮母兄親族餘無須索慮士民不知妄有扇惑尚書省榜諭

臺諫官句龍如淵等再詣都堂議國事秦檜曰若王倫商量不聽則如之何如淵曰正恐倫未能辦此亦嘗率易入文字請相公參政親見使人與議庶國事早濟李光曰此固不可憚第一至館中遂有如許禮數如淵曰事固如此然視人主之屈則有間矣光默然遂召國信計議使王倫副使馮檝至都堂如淵語倫曰公爲使人通兩國之好凡事當於敵中反覆論定安有同敵使到此而後議者倫泣且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敵中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它亦激公使了取書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

戊寅句龍如淵與李誼入對帝曰士大夫但爲身謀向使在明州時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帝辭色俱厲如淵曰今日事勢與在明州時不同誼曰此事莫須召三大將來與之商議取其穩當乃可帝不答久之曰王倫本奉使至此亦持兩端秦檜素主此議今亦求去矣〔攷異〕金使方在臨安而秦檜求去宋史不載其事洪稱府日此檜詐詞以挾制高宗耳今從繫年要錄附書之

翼日帝召倫入對責以取書事是晚倫見金使商議以危言動之金使張通古度不能強遂許之如淵又言講和之事繫國利害禮文之閒所當商全其如大議蓋已素定初不待道塗之言而決也況該輕儇俗子素無循行近因上書亦蒙召對深慮希進之人迎合聖意自此妄有陳獻乘時獵取官職有紊紀綱爲害不細望賜寢罷先是張燾晏敦復因論施庭臣莫將除命亦言該贓吏不當由冗散召對至是遂寢

己卯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權吏部尚書張燾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炤中書舍人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對上奏曰臣聞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是故人君施設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爲可士大夫不以爲可民庶不以爲可軍士不以爲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惑之仰惟陛下獨以爲可者謂梓宮可歸也淵聖可還也母后可復也宗族土地可得也國人不以爲可者謂敵人素多變詐今特虛文以來而梓宮未歸淵聖未還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可遽爲卑辱之事此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然天下公論又不可不從使天誘其衷敵人悔禍惟我之從而梓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已復宗室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尚有可議豈有但信其虛辭一未有所得而遂欲屈膝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必可得而我之爲國日朘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敵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敵帥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爲之不平況肯使陛下不顧羣議斷而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輿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衆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

不勝幸甚。帝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
喜。士大夫盡忠如此，然朕不必至爲敵所給，方且熟
議，若決非詐僞，然後可從，如不然，當拘留其人，再遣
使審問虛實。庚辰，尚書右僕射秦檜見金使于其館，
受國書以歸。初，欲行代受書禮，檜未有以處，因問給
事中直學士院樓照，照舉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
語，檜悟。於是帝不出，檜攝冢宰受書。張通古欲索百
官備禮以迎，檜乃命三省樞密院吏朝服乘馬導從。
當時以檜首創和議，致虧國體，觀者莫不憤歎。（攷異）金史
張通古傳云：通古爲詔諭江南使，宋人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
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陝西地賜宋，宋約奉表稱臣，使
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馬欲北歸。宋主
遽命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拜起，皆如儀。與宋史異。今
以事理度之，當時南宋猶能立國，則代受詔
書，自是實事。金史或不免夸詞，故今從宋史。 辛巳，御史中丞
句龍如淵言：今和議已定，遣使歲必再三，使者冠蓋
相望於途矣，欲望特詔有司，檢照近年體例，參酌中
制，將所得恩例，凡使者在鋪及至界首者，比舊減三
分之二，汴京或燕中者減半，直至金國者全給，庶幾
久而可行。 是月，虛恨蠻王歷階犯嘉州忠鎮寨，執
寨將茹大猷以歸。虛恨乃烏蠻之別種，所居高山之
後，夷人以高爲虛，以後爲恨，故名焉。其地東接馬湖，
南抵邛部川，北接中鎮，地方三百里，墟落數十。天禧
以前，朝廷歲以酒食犒勞。嘉祐間始入寇，遂徙寨於
陽山江北以避之。紹聖間乞于嘉州博易，不許。至是
遣其從人來忠鎮寨，爲漢人所殺，蠻益讐恨。有判官
田二三，本新津縣吏也，亡命蠻中，教歷階爲邊患，遂
舉族入寇，轉掠忠鎮十二村，民殆盡。 鄜延既破，第
六將李世輔爲金右副元帥宗弼所喜，累遷知同州。

及金廢僞齊，世輔乃與其徒王世忠等潛謀，遣使臣
曰彥忠持書抵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使出兵外應。是
冬，左監軍完顏杲自大同之陝西，見左都監薩巴（舊作東拔，今改）
議割地事，比過同州，世輔乃佯稱墜馬折臂，伏
兵州廨，因犒其從者，醉而悉殺之，遂縛杲上馬，欲挾
以南歸。穆昆（舊作謀克，今改）固雲（舊作穀英，今改）方索馬於外，聞變，不
得入，城已閉，轉至東門，遇哈塔雅率騎三十餘，遂相
與斬門而出。世輔與親校崔臯、拓跋忠等數十人自
西門出，且戰且前，至五丈原，追騎益衆。世輔謂曰：追
我急，即急殺之矣。固雲等一進一退以綴之，世輔度
衆寡不敵，乃解杲縛，折箭爲誓，留之路側。固雲識杲
聲，與騎而歸。時洛水溢，世輔無舟不得渡，金人又會
兵斷其歸路，世輔遂奔夏州。其父同州觀察使永奇
及其家百餘人皆爲金人所族。金以固雲爲安遠大
將軍。固雲，洛索子也。
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春正月壬午朔，詔：大金已遣使通
和，割還故地，應官司行移文字，務存兩國大體，不得
輒加詆斥，布告中外，各令知悉。 癸未，新除起居郎
莫將試司農卿，充伴送使。 乙酉，新監昭州鹽倉胡
銓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丙戌，以金人來
和，大赦天下。（攷異）赦文有云：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
和之約。繫年要錄以爲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照所
草也。東南紀聞以爲秦
檜門客所代草。今略之。應河南新復路分見任文武官各
安職守，並不易置。山寨土豪等優與推恩。應陝西掌
兵官，昨緣撫馭失宜，致有離散，非其本心，今來既已
歸還，各仰安職。應進士諸科曾因劉豫僞命得解者，
並與理爲舉數。應新復州縣，放免苗稅三年，差徭五

年應兩淮荆襄川陝新舊宣撫使及三衙管軍並特取旨優異第賞統兵官等第推恩內外諸軍並與犒設張邦昌劉豫僭號背國原其本心實非得已其子孫親屬並令依舊參注無官者仍許應舉軍興以來州縣失守投降之人不以存亡並與叙復子孫依無過人例靖康圍城僞命及因苗傳劉正彦名在罪籍見今拘管編置者並放逐便未經叙用者與收叙紹興八年特奏名進士試入第五等人並特依下州文學恩例江浙諸路今年和預買紬絹每匹特免一貫文江西湖廣等路見有盜賊嘯聚去處並許自新前罪一切不問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爲宣州觀察使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匹兩倫公佐及報謝使副韓肖胄錢愐各官其家二人賜裝錢有差 戊子帝謂大臣曰祖宗陵寢久淪異域今故地既歸便當遣宗室使相與近臣偕往修奉遂命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㒟與兵部侍郎張燾俱行 宗正少卿馮檝權尚書禮部侍郎 己丑詔以黃金一千兩附北使張通古進納兩宮時通古與報謝使韓肖胄先行而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爲紅巾俟通古過則劫之以壞和議肖胄至揚州世忠將郝抃密以告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胡紡白之肖胄通古乃自真和由淮西以去世忠怒追抃欲殺之抃棄甲依岳飛軍中 庚寅以金人歸河南地命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少師萬壽觀使榮國公劉光世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揚武翊運功臣少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遷少師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賜安民靜難功臣遷少傅自劉光世以下其所領三鎮節鉞皆如舊用講和恩也 壬辰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保平靜難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並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虞候保成軍節度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爲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飛上表有云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又言今日之事可憂而不可賀勿宜論功行賞取笑敵人秦檜惡之遂成仇隙吳玠在熙州其幕客請爲賀表玠曰玠等不能宣國威靈亦可媿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癸巳詔建皇太后宮室于大內以舊承慶院爲之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江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解潛以論事不合求罷爲建寧軍承宣使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甲午金人所命知宿州趙榮以城來歸榮不俟割地首先納款由是金人怒之 是日金右副元帥瀋王宗弼始以割地詔下宿州金主詔河南吏民略曰頃立齊豫以守南服累年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爲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心無忘我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

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無貽悔吝又命官吏軍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　丁酉詔淵聖皇帝宮殿令臨安府計度修建　戊戌以王倫爲東京留守兼權開封府尹郭仲荀爲太尉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　金以左丞相宗雋爲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兗國王復以與中尹完顏希尹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　己巳劉光世爲陝西宣撫使吳玠爲四川宣撫使內陝西路階成等州聽玠節制如舊命內侍賫告以賜帝因光世除命諭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農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　丙午徽宗大祥帝衰服御几筵殿易白羅袍行祭奠之禮前後不視事十日宰臣率百官進名奉慰　熙河經略使慕容洧叛洧在熙河十餘年驍勇得衆屢爲邊患及金人歸陝西地洧歎曰吾何面目見朝廷棄熙河去居西夏青唐兩界之間有衆數千洧又寇環州經略使趙彬追及與戰涇原經略使張中彥率兵援之洧敗走其衆多降　二月癸丑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兵與糧帝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司豈容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彈壓侵略足矣至於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養贍官兵它日置榷場不患無錢豈可虛內而事外邪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曾不得尺帛斗米而府藏已耗竭矣此可爲戒遂命淮西宣撫使遣統領官右武大夫文州防禦使鄭堪武略大夫唐朴以本部兵千人從仲荀之任　丁巳郭仲荀遷太尉充東京同留守　徽猷閣待制劉岑試尚書刑部侍郎　大理寺少卿周聿權尚書刑部侍郎仍充陝西宣撫使　戊午殿中侍御史曾統試左諫議大夫　己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上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攷異〕揮麈錄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銍言後周叱奴皇后陵實以爲名當避檜大怒東南述聞作樓炤言而不從今略之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李綱知潭州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知湖州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汪伯彥知宣州　提舉洞霄宮張浚知福州建寧軍承宣使新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解潛知邵州　左承事郎陳最言河南之民自金人蹂踐以來習于戰鬭且懲前日之殺戮欲保鄉井全骨肉至如依險山寨之民其備禦之計可謂詳矣適丁此時因其部分申以府兵之法使自爲守民必樂從詔東京同留守郭仲荀措置仲荀請以近城閑田募弓箭手從之　壬戌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安撫大使兼知福州　果州團練使劉錡落階官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錡統所部自鎮江還朝遂代解潛權主管侍衛軍馬司公事　己巳翰林學士樓炤兼侍讀權尚書工部侍郎　壬申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趙鼎知泉州鼎寓居會稽秦檜猶忌其逼乃以遠郡處之是日金主如天開殿　三月丙戌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　戊子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梁汝嘉皆進權本部尚書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移禮部侍郎權工部侍郎兼侍講蕭振移兵部侍郎徽猷閣待制知臨

安府張誠試工部侍郎　甲午命參知政事孫近撰
皇太后冊文參知政事李光書冊兼篆寶寶用金冊
以珉石　乙未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
公呂頤浩乞歸台州養疾許之　丙申東京留守王
倫始交地界先是趙榮既納款知壽州王威者亦以
城來歸及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瀋王宗弼首問
榮威且責赦文載割河南事不歸德於金倫一面改
定謂元降赦文非眞乃已接伴使烏陵阿思謀至館
亦以榮威爲問必欲得之至是倫始交地界畢京城
父老官吏送宗弼至北郊宗弼坐壇上酌酒爲別應
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餘八分赴河北送納宗
弼由沙店渡河之祁州金遂移行臺于大名初金以
宗輔子褎爲三路都統知歸德府秋毫無擾甚得人
心及割地而歸褎悉遣其吏士先行最後乃出郎下
釣橋極爲肅靜　丁酉徽宗禫祭帝詣別殿行禮
己亥以久雨放臨安府內外公私僦舍錢三日自是
雨雪則如之　詔分河南爲三路京畿路治東京河
南府路治西京應天府路治南京以帥臣兼留守三
路各置漕臣一員兼提刑初河南鎮撫使翟興既死
其將李興降于劉豫豫用爲鄜延路兵馬鈐轄移河
南至是以興爲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職如故豫
之僭也有郁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大喜
行其策且謂人曰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尚科舉至宣
靖間誤國者皆進士及第之人我則不然惟才是用
不問門閥乃以臻爲秉義郎閤門祗候充白波輦運
及繳還河南召臻赴行在秦檜見而不之禮既而曰

劉豫國祚不永者蓋由用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恨
之　辛丑翰林學士兼侍讀樓炤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　癸卯陞衡州茶陵縣爲軍以知縣兼
軍使　丙午金命百官詳定儀制先是金制多襲遼
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
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左丞相希尹曰爾
意甚與我合由是器重之　丁未歸德府復爲應天
府平涼府復舊州名陳許潁壽曹延慶州復舊府名
順州臨汝鎮潁順軍復舊縣名皆僞齊所改也先是
僞齊建雙廟于應天以祠陳東歐陽澈王倫命毀之
　尚書刑部侍郎劉岑移吏部侍郎　是春夏人乘
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依金左副元
帥魯國王昌于大同府後金人命彥文知代州　夏
四月癸丑環慶經略使趙彬言已殺叛將慕容洧其
部曲多降秦檜言陝西無事實爲慶幸然洧實不死
李心傳云紹興十一年四月洧尚寇邊宣撫副使胡世將遺之書蓋彬所言非實也　丙辰景靈宮孟夏
朝獻上詣行禮殿行禮翼日亦行之自是四孟皆用
此例　壬戌詔卜永固陵于西京　詔陞胙城縣爲
軍以東京留守王倫言縣與北界滑州相連乞陞名
額以便文移故也　癸亥御史中丞廖剛言今先帝
已終而朔望遙拜淵聖皇帝之禮如故此盛德也然
禮有隆殺方兄爲君則君事之及己爲君則兄之而
已望免抑聖心自此寢罷歲時自行家人禮于內庭
可也若遠在萬里之外每尊之爲君比其反也則不
歸政恐天下有以議我也況此拳拳之意于淵聖何
益萬一歸未有期尤非所以示遠人事下禮部太常

寺侍郎吳表臣馮檝少卿周葵等請遇朔望日皇帝用家人禮遥拜于禁中羣臣遥拜于北宫門外從之　甲子觀文殿學士孟庾爲河南府路安撫使兼知河南府充西京留守資政殿學士致仕路允廸爲應天府路安撫使兼知應天府南京留守　甲戌金百官朝参始用朝服　五月庚辰朔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事閭邱昕權尚書吏部侍郎左司員外郎陳橐權刑部侍郎　丙戌名顯肅皇后神御殿曰承順時原廟未立承元承順殿皆寓行宫天章之西　戊子太白晝見　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朝謁永安諸陵前二日士㒟等至河南民夾道歡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爲宋民有感泣者士㒟等入柏城披荆履棘隨宜葺治成禮而還陵下石澗水兵興以來久涸三使到水即日大至父老驚歎以爲中興之祥士㒟等既朝陵留二日遂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行在　庚寅奉迎欽先孝思殿祖宗御容赴行在先是劉豫入東京毁天章閣還御容于啓聖院至是王倫遣官辨認以聞故有是旨　癸卯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故地復歸版圖父老苦劉豫煩苛久矣賦斂及于絮縷割剝至于蔬果宿債未償欠牘具在欲望明詔新疆州縣取劉豫重斂之法焚于通衢詔如所請豫之僭也凡民間蔬圃之田皆令三季輸税又令民間供贍射士宣諭官方庭實嘗口言其不便事下諸路漕臣措置故克俊及之　乙巳金主至自天開殿　金使張通古之北還也見河南已置戍謂韓肖胄曰天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興師問罪將何以爲辭肖胄即遣人馳告遽命罷戍通古至上京具以白太傅宗幹且曰及其部署未定當議收復宗幹喜曰是吾志也即除通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二（起屠維協洽六月盡上章涒灘五月凡十一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六月己酉朔金主初御冠服。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與東京留守王倫同檢視修內司趨入大慶殿過齋明殿轉而東入左銀臺門屏去從者入內東門過會通門由垂拱殿後稍南至玉虛殿乃徽宗奉老子之所殿後有景明殿復出至福寧殿即至尊寢所簡質不華上有白華石廣一席地祖宗時每旦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上稍北至坤寧殿屏畫墨竹蘆鴈之屬然無全本矣宅殿畫皆類此自福寧至欽先孝思二殿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猶在出肅雍門至玉春堂規模宏壯非宅位比劉豫嘗對僞臣於此左竹徑之上有迎曦軒對軒有月屏始至修內司謂元是寶繪堂復由延春閣下稍東即太母之舊閣過小門曰錦莊無飾入睿思殿門登殿左曰玉鑾右曰清微後曰宣和殿庭下皆修竹自此列石爲山分左右斜廊爲複道平臺上過玉華殿後有軒曰稽古西廡下曰尙書內省西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文登瑤津亭亭在水間四面樓閣相對遂趨出拱辰門時京城外不復有民舍自保康門至太學道才數家太學廊廡皆敗屋中惟敦化堂榜尙在軍人雜處其上而牧彘於堂下惟國子監以養士略如學舍都亭驛牌猶是僞齊年號瓊林苑金人嘗以爲營後作小城圍之金明池斷棟頽壁望之蕭然也。庚戌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年三十四。乙卯帝謂秦檜曰山陵事務從儉約金玉之物斷不可以一毫置其中前世厚葬之害可以爲鑒。丙辰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永安軍先謁昭厚二陵及會聖宮昭陵因平岡種柏成道旁不垣而周以枳橘四面缺角所存者半神門內石羊馬駞象之類皆在神臺三層高二丈俱植柏最下約廣十五丈爲水道者五大門外石人對立其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已無屋而遺基歷歷可見餘陵規模皆如此諸陵前控洛水左少室右嵩高山川佳氣不改而室屋皆爲僞守竇玠所毀宮牆內草深不見遺址舊分水南水北水北尙有二千戶水南墟矣。己未金主從容謂侍臣曰朕每閱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翰林學士韓昉曰皆由太宗溫顏訪問房杜輩竭忠盡誠其書雖簡足以爲法金主曰太宗固一代賢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來唯明皇憲宗可數明皇所謂有始而無終者初以艱難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開元之治末年怠於萬機委政李林甫姦諛是用以致天寶之亂苟能愼終如始則貞觀之風不難追矣金主稱善又曰周成王何如昉曰古之賢君金主曰成王雖賢亦周公輔佐之力後世疑周公殺其兄以朕觀之爲社稷大計亦不當非也。壬戌觀文殿學士左正議大夫新知宣州汪伯彥爲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時伯彥入見

命坐甚寵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歷後三日遂有是命

甲子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試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己巳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自西京朝陵還入見帝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仇帝默然　保平靜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薨於仙人關年四十七詔輟朝二日贈少師賻帛千匹玠御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為之死其後制置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勝於其弟右護軍都統制璘曰敵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然其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吾嘗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據其行便爭出銳卒與之為無窮以阻其堅忍之勢至於決機兩陳之間則璘有不能言然玠晚節嗜色多蓄子女餌金石以故得咯血疾死後謚武安初富平既失律蜀口屢危金人必欲以全取勝獨賴玠以為固蜀人久而思之　辛未簽書樞密院事大金報謝使韓肖胄自金國還至東京肖胄初入北境迓者謂當稱謝恩使肖胄以使命勅授不敢輒易論難三四金人卒不能奪　壬申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長安留十餘日初夏國主乾順所遣鄜延岐雍經略安撫使李世輔欲從乾順借兵伐延安以復仇因說乾順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乾順信之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恃衆擾邊乃屬世輔先圖之世輔請精兵三千晝夜疾馳掩至其地擒之以歸乾順大悅將妻以女世輔辭以父喪乾順即益以兵衆命招撫使王樞隨之鼓行而東至延安已而兵馬都監薛昭縋城見世輔曰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世輔詰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金人已還河南地昭出朝廷赦書以示世輔世輔未之信有耿煥者與世輔有舊為言真詔也世輔即率所部南望拜赦因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而王樞者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擒之樞才入境即望闕遙拜言夏國主感聖恩將遣使入貢昭聞之因與宣諭使周聿皆以書招世輔歸朝且命行府備差遣王晞韓護樞赴行在　乙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自京城赴金國議事初右副元帥瀋王宗弼既還祁州密言於金主曰河南之地本昌與宗磐主謀割與南朝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來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隸宗弼帳下密來謁倫告以宗弼之謀倫具言於朝乞早為之備而秦檜但奏趣倫過界會西京留守孟庾至京師倫始解留鑰將使指北行時宗磐等謀為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會本路簽軍以復取河南為名將作亂　丙子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兼權吏部尚書　夏國有芝生於後堂國主乾順作靈芝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　丁亥乾順殂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子仁孝嗣立　是夏金以李鄰為翰林學士承旨行臺戶部尚書馮長寧為東京戶部使自大名至其東京凡五千里是時金人置司河間真定平陽太原顯州春州曰錢帛燕京曰三司大同曰轉運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皆掌漕計之職　金主命司馬朴試舉人於燕京得中山石琚為首金人科

舉之制先於諸州分縣赴試縣令爲考試號鄉試惟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眞皆就燕關西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皆取旨選官知舉號府試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舉於燕號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狀元分三甲上甲皆賜緋雖下甲率十三年而轉奉直大夫所試分詞賦經義二科仍兼律義親戚不迴避有私者決沙袋其後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等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後復制御史於上京士人苦之多不往則就燕京官之

秋七月己亥朔金主執其太師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太保領三省事兗國王宗雋滕王宗英虞王宗偉先是郎君和什（舊作謝十今改）者謀反下大理獄事連宗磐等會宗磐等以朔日入見因伏兵執之辛巳皆坐誅（〔考異〕繫年要錄載金主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刑茲無赦古不爲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蜂蠆之毒又曰宗磐族連諸父位冠三司胡爲失圖以底不類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信任胥人婿爲姦黨坐圖問鼎行將弄兵其文知制誥劉昉所草也）初宗磐自以太宗長子嘗與金主爭位而左副元帥魯王昌寶穆宗長子金主大父行也宗翰歿後宗戚大臣多懼禍故二人有逆謀宗英宗偉與宗磐同產知其情既被誅悉除屬籍右副元帥瀋王宗弼已平內難遂馳至燕京囚燕京留守彬王宗孟及其子稟宗孟宗磐弟也既而咸州詳袞（舊作詳穩今改）沂王暈亦以通謀伏誅金主以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屬尊有大功釋不問出爲行臺右丞相手詔慰遣以杜充爲行臺右丞相以蕭寶耶律暉爲行臺平章政事昌怒曰我開國元臣也何罪而與降奴爲伍降奴謂充等也

金主以太傅領三省事秦國王宗幹爲太師進封梁宋國王拜右副元帥瀋王宗弼爲都元帥進封越國王以尚書左丞蕭慶爲右丞相陳王希尹詔書不名肩輿升殿始宗弼之殺諸王也希尹與其謀希尹子昭武大將軍達勒達（舊作把搭今改）有智略力兼百人宗雋入見達勒達自後執其手而殺之故有是賜

甲申詔新疆縣令自今並差文臣自建炎間始置武令劉豫因之論者以爲不學而從政民閒被害甚衆故復用文臣

丁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周綱權尚書吏部侍郎

是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至中山府爲金人所拘

壬辰彰武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陝西宣諭使郭浩爲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趣令以所部之任武康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兼右護軍都統制節制成鳳州楊政爲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兼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階岷文龍州吳璘爲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知秦州仍詔郭浩楊政吳璘並聽四川宣撫使節制時陝西新復永興涇原環慶三路爲官張中孚趙彬張中彥爲帥熙河慕容洧叛鄜延關師古入朝秦鳳無帥樓炤以便宜命浩等分鎮三路於是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敵反覆難信懼有它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守要害逮敵情見力疲漸可進據繇是璘政二軍獨屯內地時已命張中孚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故以浩副焉

詔新復州軍請佃官田納

租外免輸征稅劉豫之僭也租稅並取之至是有舉人上書請去其一戶部言自己之田謂之稅請佃田土謂之租自來不曾有併納租稅指揮乃依舊制 甲午尙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權吏部尙書 乙未詔臨汝軍殄寇縣復舊縣名縣劉豫所改也 丙申詔置司看詳劉豫僞命官換給帝曰朕方以天下爲度凡僞命者既已寬貸勿問使其才可用亦當拔拭用之遂命都督察院委官如賞功司例 乙亥詔金州依舊隸四川宣撫使司虢州隸京西商州隸金州節制自五路初復而商虢復隸陝西至是陝西宣諭使周聿郭浩言五路並在秦州之北萬一盜賊出沒五路便見隔絶豈能南來爲朝廷用商州舊屬川陝自講和之後還隸陝西而武關秦關之險並在其北何以制禦況虢州跨河帶山北臨陝郊最爲要害之地今亦屬陝西非所謂以近致遠也故有是旨 庚子王倫在中山始聞宗磐等已誅同行者皆憂懼金人令赴祁州 金主捕魚混同江網絶曹國王宗敏乘醉鞭馬入江手引繫網大繩沈於水金主呼左右救之倉卒莫有應者顯武將軍完顏思敬躍入水引宗敏出金主稱歎賞賚甚厚擢思敬爲右衞將軍 八月己酉復淮南諸州學官員 庚戌樓炤自鳳翔歸白川陝諸軍冬衣已下成都府等路取撥十六萬匹帝曰蜀土頻年調發凋弊已甚今吳玠一軍既分屯關陝饋運十省八九若更能鐫減冗官四川民力庶幾其少紓乎詔川陝宣撫司便宜補官限一年陳乞換給時言者論名器浸輕之弊以爲三歲大禮蔭補三年科舉所得之士共止數百人而便宜補官一歲之閒乃倍此數今罷便宜聖旨已五年其所換給約萬計乞限一年庶息姦弊因有是旨 金魯王昌至燕京愈驕肆不法與翼王古蘭（舊作鶻懶今改）謀反金主漸知其與宋交通會有上變者辛亥下詔誅之昌自燕京南走追及之於祁州 乙亥樓炤奏以保安軍寇成知環州帝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爲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塞民得安業可劄付炤令諭諸帥翼日秦檜奏已行下諸帥如上旨帝曰堡塞最沿邊急事神宗戒陝西諸帥悉出手批然於器械則稍變古法新法弓稍短不能及遠又放箭拘以法不能中的朕自幼年即習騎射如拽硬射視各是一法斗力至石以上箭落不過三五十步如此何以禦敵耶 丙辰右朝請大夫淮南西路轉運判官李仲孺知廬州時武信軍承宣使知廬州張宗顏卒故以仲孺代之淮西宣撫使張俊遂命統制官田師中將宗顏之衆八千人歸建康後贈宗顏保靜軍節度使諡壯敏 戊午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殺魯國王昌於祁州函其首以獻昌臨刑謂宗弼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早圖之宗弼不答（考異金史以昌之南奔爲實其通宋之事繫年要錄謂其欲南歸不克北走沙漠至儒州望雲甸追獲之疑傳聞之誤又金史言昌之二子俱以謀反伏誅而要錄謂以赦得釋亦誤也） 己未帝諭大臣曰吳玠軍馬既移屯熙秦等路便當以五百人爲一指揮令諸帥招填稍足舊額與弓箭手參用緩急之際有足倚仗庶幾漸復祖宗之舊金人和議雖堅安能保其終久無釁況夏人乍臣乍叛尤難保恃今日邊防

尤不可忽　庚申中書舍人王次翁試尚書工部侍郎　庚戌詔東京留守司搜訪郊廟禮器來上時當行大禮帝以渡江後所作禮器多不合古故命訪之舊都禮官初議郊與明堂當間行秦檜欲集議帝曰且依近例行明堂禮可也　尚書左司員外郎晁謙之權戶部侍郎　庚午給事中蘇符充賀大金正旦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充副使尋命各官其家一人　乙亥雄武軍承宣使關師古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行營中護軍前軍統制師古自延安入朝旣對遂有是命　詔知晉寧軍折可求兼主管本軍沿邊安撫司公事措置與後麟府州用樓炤請也　丁丑太白晝見　初金人欲得王威趙榮已遣還之韓世忠遺秦檜書曰榮威不忘本朝一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檜慚且慮世忠沮遏乃令榮威自六合趨淮西而去至是檜奏外間頗有異論於是詔以榮威屢抗官軍及驅掠兩州之罪榜諭中外金越王宗弼得之復以榮爲將　九月戊寅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李世輔言初歸朝日有父母兄弟之讎臣曾報復乞待罪詔世輔有功鄜延特放罪後四日引對便殿帝諭曰卿竭忠歸朝立功顯著乃起復故官賜名忠輔除樞密院都統制俄又賜名顯忠　金降封太宗諸子大司空完顏昱罷　癸未給事中蘇符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資善堂翊善　樞密直學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世將爲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是就用之世將旣除宣副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能騎射不知敵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朝之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自今以往軍中事務皆不改吳宣撫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奏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張中孚言邊隅無警望許臣入覲闕庭詔俟春煖起發旣而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遺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書言昨頒降新復河南詔書張中孚等初不曾拜卻將金國詔書宣讀百姓見詔書上有本朝廟諱御名皆不忍聞萬年昨密問吳璘萬一兵復渡河如何措畫璘謂中孚等重兵在手爲秦鳳腹脅之患內外相應必來擣虛我軍旣守家計安能遠出接見以此見中孚等陰藏姦謀所繫非輕世將即具以聞且言臣昨論奏逐人罪惡以謂朝廷方守信誓不欲遽易帥守然中孚等並已降指揮許令入覲欲望因其自請別與差遣於是中孚等皆改命　甲午名皇太后宮曰慈寧　丙申詔汝州郟城縣故資政殿學士蘇軾墳寺以旌賢廣惠爲名以孫禮部侍郎符援范鎮家賜刹例有請故也　金主初居新宮立太祖原廟於慶元宮盧彥倫監造宮室彥倫性機巧能迎合皇后意由是頗見寵　己亥太尉東京同留守郭仲荀言所帶在京人馬已至鎮江先是帝召仲荀赴行在仲荀因與劉豫之衆五千七百餘人南歸帝謂秦檜曰仲荀舊人也但馭衆非所長姑令駐

彼別選人代之檜曰孰可當者帝曰極難其人欲於二三大將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皋才具帝曰二人誠驍勇然先好貨皋嗜酒未可馭衆時京畿提點刑獄公事辛永宗與仲荀偕來帝亦以其誕謾不可用檜曰外人不知陛下察其姦狀乃謂最蒙眷寵帝曰朕何嘗喜之如道宗更不循理亦不可用既而檜等請以樞密統制官雷仲代將其兵從之 辛丑詔東京遠來宗室子年及二十者授承信郎餘廩給之俟年及取旨用 壬寅金遣温都思忠諸路廉問 甲辰權刑部侍郎陝西宣諭使周聿使還入見聿言陝西既歸得地數千里得兵十三萬得馬二萬有四塞之固居天下上游可謂强盛然陝西入金十有餘年城池不修器甲不備異時四十萬僅支一隅今纔十三萬而夏人不敢侵犯者以金人精兵在內故也今日金人盡去土地闊遠雖有要塞其實甚虛欲望陝西凡空閑不耕之地除元業主識認給付外依本朝沿邊制度竝招弓箭手土田肥美邊人樂耕不出數年兵政自成盡在關中與唐無異因謀都邑以建本根又言陝西諸路既命楊政帥熙河吳璘帥秦鳳然所屯之衆皆四路忠勇之士吳玠教習已踰十年百戰之餘所向無敵和好既成卽可往來舊國舊都不能無念統兵之官皆欲誘致望戒四路帥臣非元所統不得招納 是秋太行義士蜂起威勝遼州以來道不通行時金人法苛賦重加以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折還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如昌宗磐之徒皆被誅二帥

久握重兵植黨滋衆至是悉爲亡命保聚山谷官司不能制 冬十月辛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始見金主於御林倫述帝命金主悉無所答使宰相責之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 癸丑權尚書刑部侍郎周聿改戶部侍郎太常少卿蘇攜權刑部侍郎 權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充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司限一月結局初成都乏帥帝諭秦檜曰張燾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道遠恐其憚行檜退召燾諭旨燾曰君命也燾其敢辭帝大喜遂有是命帝諭檜曰燾雖安撫一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可令蠲減以寬民力以成都帥臣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 甲寅樞密行府準備差遣王晞韓以夏國招撫使王樞至行在樓炤言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爲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乃詔閤門引見令臨安府燕犒差行在官館伴秦檜又召樞至都堂諭以講和意幷還近所獲夏人之俘百九十人歸之仍命晞韓伴送樞至境上 己未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權吏部尚書兼職如故 丙寅洪州觀察使新知鼎州王彥卒於邵州年五十荆南舊部曲聞彥之喪皆卽佛宮爲位而哭彥事親孝居官廉其爲將也與士卒同甘苦屢破大盜子弟從軍者未嘗霑賞及將死召其弟姪悉以家財分給之時號名將然性剛寡合雖待士盡禮而黑白太分此其大略也 是月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來朝 金主復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至驛諭奉使王倫言卿留雲中無還期

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乃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還之河間遂不復遣　十一月戊寅祕書少監鄭剛中權尚書吏部侍郎　定國軍承宣使知秦州兼節制屯駐行營右護軍馬軍吳璘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帝諭大臣曰吳玠久在蜀備著忠績雖已優加恤典然聞其家頗貧可賜錢三萬緡仍進其弟軍職令撫其家屬故有是命　己卯帝諭輔臣曰前日議移岳飛屯於襄陽深慮饋運費力不若先移萬人於江西既省饋運亦可以彈壓盜賊　庚辰言者論今輿地復歸宿師百萬隸籍諸將非屯田何以善後今荆南與洋汝潁江淮之間沃野千里尚或邱墟是地有遺利諸師所統自農爲兵者不少戰士之外負荷役使之徒不無可用是人有餘力望令諸路宣府帥臣悉意講行從之　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藍公佐至燕山俄而越國王宗弼亦至公佐懼不免留四日始聽行　己丑追復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所特與一子官仍賜其家銀絹百匹兩先是宣撫使岳飛言所忠義帝命復舊官飛又言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所以忠許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乞與旌加褒異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故有是命　辛酉參知政事李光罷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帝前紛爭且言檜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鑄因劾光狂悖失禮光引疾求去帝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言者又擊之後三日以光提舉洞霄宮　金豫國公昱卒　是冬金主諭其政省自今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冬夏剌（盧達切）鉢並循遼人故事元帥府下令沿河置寨防渡河南歸之人及與人渡者皆死海寇張青乘海至遼東稱南師遂破蘇州遼土大擾中原之被掠在遼者多起兵應之青初無進取意既而復去金主詔郡縣不得從元帥府擅更簽軍俟見御畫乃聽時太行義士王忠植已取石州等十一郡聞于朝帝嘉之拜忠植武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統制河州忠義軍馬忠植步佛山人也　初金人之割地也以新河爲界朔方盛傳駕將北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市軍器以備緩急沿河尤甚每遇陰晦輒引領南望曰御營烈火光矣太行義士又攻懷州萬善鎮破之守臣烏陵阿思謀率軍民城守思謀自金中內變每夜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爲數小子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謂宗翰也知濬州韓常嘗與防禦判官宮茵夜飲論及江淮川陝用兵等事茵盛言金兵之强南兵之弱常曰君知其昔未知其今今之南軍其勇銳乃昔之我軍我軍其怯懦乃昔之南軍所幸者南方未知耳　女眞萬戶呼沙呼（舊作胡沙虎今改）北攻蒙古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金主以富勒瑪（舊作胡盧馬今改）爲招討使提點夏國達勒達兩國市場達勒達者在金國之西北其近漢地謂之熟達勒達食其粳稻其遠者謂之生達勒達止以射獵爲生性勇悍然地不生鐵矢鏃但以骨爲之遼人初置市場與之回易而鐵禁甚嚴至今始弛其禁又劉豫不用鐵錢緣是河東陝西鐵錢率自雲中貨于達勒達蒙古

得之，遂大作軍器焉。

紹興十年金天眷三年春正月辛巳，右僕射秦檜言：「前日外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繳進。」帝曰：「已見之，無足恤。」先是金人遣奉使官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南歸，議歲貢表誓正朔冊命等事，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是日，右正言陳淵入對，言：「自公佐之歸，聞金人盡誅往日主議之人，且悔前約，以此重有要索。臣謂和戰二策，不可偏執。」帝語淵曰：「今日之和，不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為主。」既而吏部員外郎許忻出為荊湖南路轉運判官，將行，亦上疏言：「臣竊見金人為本朝患十六年於茲矣，昨張通古輩來議和好，陛下以梓宮母后淵聖之故，俯從其欲，復命王倫等報聘。今王倫既已拘留，且重有邀索，外議藉藉，謂敵情反覆如此，咸以為憂，望陛下采中外之公言，定國家之大計，深察敵人變詐之狀，亟安天下憂慮之心，繼自今時嚴為守備，激將士捐軀效死之氣，雪陛下不共戴天之讎。」金以都元帥宗弼領行臺尚書省事，命諸州郡軍旅之事決於帥府，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綜其事，金主命宗室子亮赴宗弼軍，行任使，旋以為行軍萬戶。亮，宗幹第二子也，時年十八。乙酉，以集英殿修撰京都轉運使莫將試工部侍郎，充護梓宮奉迎兩宮使，濟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韓恕為宣州觀察使副之。初，兗人張匯從其父行正守官京州，留敵不能歸，至是聞元帥府主管漢兒文字蔡松年言，敵有渝盟意，遂與燕人王暉、開府劉炎謀夜自新鄉渡河赴行在，上疏言敵情利害，大略以為：「敵主懦，將驕，兵寡而怯，又且離心，民怨而困，咸有異意，鄰國延頸以窺隙，臣下側目以觀變，寇盜外起，親戚內亂，加之昔之名王良將如尼瑪哈、達蘭之徒，非被誅則病死，故子胥戮則吳滅，孔明沒則蜀亡，爭戰之際，古今不易之理。今金人內有羽毛零落之憂，外失劉豫藩籬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復剖其心腹，欲求生也不亦難乎！此乃皇天悔禍，眷我聖宋，復假其手以自相誅戮，特以良時付之陛下，周宣、漢光中興之業也。曩者敵未嘗殄滅之時，臣雖早歸朝廷，亦無補於聖德，故臣隱身敵中，甘處貧賤十五年者，伺今日之隙也。又況當時河北人心未安，河南廢齊之後，人心亦且搖動，王師先渡河，則敵歸河北，而不在中原；設若烏珠先侵河南，則敵歸中原，而不在河北。但得先渡河者，則得天下之勢，誠當日勝負之機，在于渡河之先後耳。而烏珠已有南侵之意，臣恐朝廷或失此時，反被敵乘而先之。」疏奏，匯等授初品文資。辛卯，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薨于福州。綱之弟校書郎經早卒，綱悼恨不已，會上元節，綱臨其喪，哭之慟，暴得疾，即日薨，年五十八。帝方遣中使徐恂撫問，訃聞，贈少師，徙其弟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維于閩部，以治其喪，令所居州量給葬事。甲午，太尉慶遠軍節度使東京同留守兼節制軍馬京畿營田大使郭仲荀充醴泉觀使，從所請也。詔作忠烈廟于仙人關，以祠吳玠。丁酉，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焞還一官致仕，以焞引年告老故也。焞遂居紹興

癸卯帝謂大臣曰莫將奉使金國凡所議事可一
一錄付恐將妄有許可它日必不能守時金人所請
朝廷多不從故有是諭　是月夏改元大慶　二月
辛亥濟州防禦使主管侍衛軍馬司公事劉錡爲東
京副留守仍兼節制馬軍　癸丑詔曰永惟三歲興
賢之制肇自承平爰暨累朝遵用彝典頃緣多事游
展試期致取士之年屬當宗祀宜從革正用復故常
可除科場于紹興十年仰諸州依條發解外將省殿
試更展一年於紹興十二年正月鎖院省試三月擇
日殿試其向後科場仍自紹興十二年省試爲準于
紹興十四年令諸州依條發解內將來紹興十二年
特奏名合出官人有年六十一歲者許出官一次
故集賢殿修撰周常追復寶文閣待制常浦城人元
符末嘗爲禮部侍郎坐元祐黨落職婺州居住至是
用其家請而命之　乙卯殿中侍御史何鑄試右諫
議大夫　庚申御史中丞廖剛試工部尚書剛每因
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復切至又論人君之
患莫大于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惟大
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剛本秦檜所薦至是滋不悅
它日因對又請起舊相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
聞之曰是欲置我何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剛之
名聞天下　尚書工部侍郎王次翁試御史中丞
壬戌尚書戶部侍郎周聿充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
旨　丁卯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西京留守孟庾
爲左宣奉大夫東京留守兼權知開封府　資政殿
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張守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
路允迪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江東安撫制置大使
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葉夢得並進一官　三月
己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范同權尚書吏部
侍郎　丙戌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始至成都初燾
自京洛入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意遂至長安所聞
益急燾遂行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爲言和尚原
最爲要衝自原以南則入川路若失此原是無蜀也
世將曰蜀口舊戍皆精銳最號嚴整自朝旨撤戍之
後關隘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公其爲我籌
之燾遂爲世將草奏具言事勢危急其速徙右護軍
之戍陝右者還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
備緩急　辛卯賜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
撫使張俊燕于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
覲陳兵閱于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
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
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
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
　丙申禮部侍郎充大金賀正旦使蘇符自東京還
行在初徽猷閣待制洪皓既拘冷山頗爲陳王希尹
所厚希尹問以所議十事皓折之曰封冊虛名年號
南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宜絲蠶上國有
其地矣絹恐難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搖民害計恐必
不能希尹曰吾欲取降附人誅之以懲後何爲不可
皓引梁武帝易侯景事言之希尹意稍解曰汝性直
不誑我吾與汝入燕遣汝歸議遂行會工部侍郎莫

將繼來議不合因之涿州事復變皓過其戍帳其戍將聞洪尙書名爭邀飲食符至東京敵人拒不納符乃還〔攷異〕洪皓事據盤洲集所撰行述增入金人所要索十事它書皆無之今因此略見其概　丁酉詔川陝宣撫使自今或警急其調發軍馬措置錢糧應干軍事待報不及竝許胡世將隨宜措置用世將請也時諜報河東北簽軍備糧來戍河中收復河南州郡都元帥宗弼又傳令宋國係和議之國存留橋路往來已調絳蒲解州三萬夫過河修疊隄岸仍差馬軍編欄令同州照驗世將慮其出沒不測即具以奏且遣兵備之　己亥彰武軍承宣使樞密院都統制知延安府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移知永興軍兼節制陝西諸路軍馬　壬午奉安徽宗皇帝顯恭皇后顯肅皇后神御于天章閣之西神御殿　癸卯故朝散郎鄧忠臣特贈直祕閣　夏四月乙巳朔金溫都思忠廉問諸路得廉吏杜遵晦以下百二十四人各進一階貪吏張軫以下二十一人皆罷之　戊申詔三公三少帶節鉞者竝序班在宗室開府儀同三司之下時以諸大將官高故裁抑之　癸丑顯謨閣直學士趙彬爲尚書兵部侍郎　金中書令蜀王尼楚赫薨年六十八後謚武襄〔攷異〕金史本紀作蜀國公今從列傳　乙丑宰相率百官啓建天申節道場以梓宮未還不用樂　丁卯金主如上京時降將酈瓊爲金人所用知金將南伐語其同列曰瓊向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陳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免冑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材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也江南將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遠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耶瓊所指元帥謂宗弼也宗弼聞之召問江南成敗誰敢相拒者瓊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帥何以禦我吾以大軍臨之彼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宗弼喜以爲知言〔攷異〕東南紀事以金人渝盟酈瓊爲主謀案金史復取河南陝西地本宗弼之意瓊不過從而附和耳今不取主謀之說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三 起上章涒灘五月盡十二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十年金天眷三年五月丙子金主詔元帥府復取河南陝西地先是完顏昌議割地與宋宗弼力爭之昌既死宗弼復言割地非計宗幹以下皆曰趙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所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金主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舉兵攻之乃集舉國之兵于祁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並進命鑷呼貝勒出山東右副元帥完顏杲入陝右驃騎大將軍知冀州李成入河南而宗弼自將精兵十餘萬人與知東平府孔彥舟知博州酈瓊前知宿州趙榮抵汴丙午宗弼入東京觀文殿學士留守孟庾不知所措統制官王滋請以兵護庾奪門走行在庾以敵騎多不能遽去遂率官屬迎拜宗弼入城住舊龍德宮於是金主詔諭諸州縣以完顏昌擅割河南且言宋人多所邀求之故詔辭略曰非朕一人與奪有食言恩威弛張之間蓋不得已遂命使持詔徧抵諸郡又分兵隨之知興仁府李師雄徽猷閣待制知淮寧府李正民皆束身歸命自是河南諸郡望風納款矣　金人破拱州守臣左奉議郎王慥死之　金右副元帥完顏杲自河中渡河入同州界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陝西州縣多舊時金齊官所至迎降遠近震恐

丁亥金人破南京初金人既背盟復以葛王褒知歸德府褒以數千騎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官吏學生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資政殿學士南京留守路允迪不得已朝服出城見之會於宋王臺允迪為主褒為客允迪奉觴為壽褒與酬飲遂送允迪於汴京褒鼓吹入城秋毫不犯　金主謂尚書左丞宗憲曰嚮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為不當與今復取之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盡言無隱宗憲拜謝遂攝門下侍郎　戊子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知同州張恂遣人告急時右護軍之戍陝西者五萬人始漸至所屯州縣而蜀一帶正兵不過三萬人朝廷所除諸帥皆未至本鎮得報駭愕永興軍路經略使郭浩時在延安本路副都總管權知永興軍郝遠開長安城門納金人長安破關中震動鈐轄傅忠信盧士閔不從斬關以出知陝州吳琦城守以禦金人郝遠遣人持金國檄書至宣撫司語不遜不可聞世將焚檄斬其使　己丑金人破西京初金人有渝盟意河外豪傑以告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興告於轉運判官權留守李利用副總管孫暉謂洛陽實衝要重地東接王畿南通巴蜀北控大河可以屏衛襄漢況陵寢所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然之令興招集忠義民兵密為防禦計不數月得萬餘人暉大懼欲殺之會報敵已渡河利用聞之即棄城遁走李成以鐵騎數千據天津橋興令七騎逆擊之成罔測遂退暉棄城走興轉戰至定

鼎門傷重仆於地夜半復甦乃走外邑聚兵敵引兵入城以成知河南府時朝廷以利用有治最除直祕閣以寵之而利用已遁矣　庚寅龍圖閣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時新東京副留守劉錡方送客規以報示錡錡曰吾軍有萬八千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規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待敵會其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幼輜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趣之夜四鼓纔至城下旦得報敵騎入陳距順昌三百里闔城惶惑錡遣兵屬與規議斂兵入城爲捍禦計人心稍定　辛卯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自河池遣涇原經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敵始金人之渡河也[illegible]路經略使楊政尙在鞏州永興經略使郭浩尙在鄜延環慶經略使范宗尙在金州而主管鄜延經略司公事王彥亦未至其地惟熙河經略使兼宣撫司參謀官孫渥右護軍都統制兼秦鳳經略使吳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倉皇召諸帥議出師政晟先至渥進曰河池地平無險阻敵騎已迫鳳翔自大散關疾驅一二日可至帳下頃吳公宣撫偶閱兵至河池幾爲敵擒其事不遠願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原去河池纔五六十里而殺金坪家計寨天險足恃元戎身處危地而欲號令將帥使用命赴敵渥不識也璘獨抗聲言曰和尙原殺金坪之戰方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宣在何許今出此懦語沮軍可斬也右護軍強半隔限在陝西未易呼集敵來日夜思戰今聞宣撫舍河池去保山寨失戰士心不可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進曰渥實失言不宜居幙下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渥恐懼汗落單馬趨出顧謂世將所親曰渥爲公忠謀乃反得罪吳家小帥勇而銳未見其勝之之道也它日無忘渥言　統領忠義軍馬李寶與金人戰於興仁府境上殺數百人獲其馬甚衆寶岳飛所遣也　壬辰劉錡召諸將計事皆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敵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其徐爲計錡曰錡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破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卽鑿舟沈之示無去意通判府事汪若海方奉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若海卽與官屬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爲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士人作鄉導閒探於是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闕錡取僞齊所作蚩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家扉以代笓籬笆凡六日粗畢而金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　癸巳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王彥先以亳州叛附於金金以酈瓊守之　是日邊報至行在　丙申胡世將命右護都統制吳璘將二萬人自河池赴寶雞河南以捍敵遣本司都統知興元府楊政樞密院都統制知永興軍郭浩爲之聲援　戊戌帝謂秦檜曰敵人不知信義無足怪者但士大夫不能守節至於投

拜風俗如此極可爲憂秦檜曰自靖康以來賣國之人皆蒙寬恩故習熟見聞若懲革之當自今日遂下令曰昨者金國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宫母兄朕念爲人子弟當申孝悌之義爲民父母當興振救之思是以不憚屈己連遣信使奉表稱臣禮意備厚不謂設爲詭計方接信使便復興兵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朕盡然痛傷何以爲懷仰各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計又詔罪狀烏珠募有能生擒烏珠者除節度使賜銀帛五萬田千頃第一區先是檜薦王次翁爲御史中丞凡可爲檜地者次翁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渝盟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它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戒帝深然之檜位遂安公論不能搖矣　己亥少師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爲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以統制官李貴步諒之軍隸之賜錢二十萬緡銀絹三萬匹兩爲軍費於是光世駐軍太平州請樞院都統制李顯忠同行至徐泗間其軍多潰　庚子詔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又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軍前合行黜陟許以昨張浚所得指揮　辛丑金人攻鳳翔府之石壁寨吳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珠赫貝勒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先是金人之別將又圍耀州節制陝西軍馬郭浩遣兵救之敵解去

壬寅金人圍順昌府先是劉錡于城下設伏敵游騎至擒其千戶阿克順殺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並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强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甚衆奪其器甲又獲女真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矣時錡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爲宗弼所用嘗知順昌府至是復來城下宗弼欲再令守順昌錡慮有苟全性命者賣己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以己所部兵守之時鄜延路副總管劉光遠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溫州刺史新知石泉軍柳倪爲錡所辟皆在軍中倪適至東門敵射中其左足倪拔矢反射之敵應聲而倒　是月金冊李仁孝爲夏國王　六月甲辰朔少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封太保英國公少傅淮西宣撫使張俊封少師濟國公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爲少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張澄試尚書戶部侍郎　樞密院降檄書下諸路宣撫司罪狀宗弼完顏杲令頒之河南陝西諸路檄書曰蓋聞好生惡殺天道之常厭亂喜安人心惟一順天從衆者昌逆天違衆者亡亘古迄今理有不易金人自靖康以來稱兵南下蕩覆我京都邀留我二聖長驅深入所至焚滅殘忍不道載籍靡聞前歲忽遣人割還河南故地皇帝深念一紀之間兵拏怨結禍極凶殫南北生靈

肝腦塗地許其修睦因以罷兵庶幾休養生息各正性命仰合於天心既遣行人往議事因使方入境兵已濟河託爲捕賊之名紿我守疆之吏掩其不備復取舊都信義俱亡計同寇賊惟彼烏珠號四太子好兵忍殺樂禍貪殘陰蓄無君之心復爲倡亂之首戕殺叔父擅奪兵權既不恤壯士健馬之喪亡又豈念羣黎百姓之疾苦雖外以遺毒於中國實內欲窺圖乎厥家天理靡容是將假手人心攜貳必識所歸如彼骨肉至親一旦自相魚肉維爾腹心勳舊豈能自保始終如生熟女真契丹奚霫渤海漢兒等離去父母妻男捐棄鄉土養種衣不解甲二十餘年死於行陳者首領不保斃於暴露者魂魄不歸爰自謀和始圖休息炎方盛夏驅迫復來兵端一開何時而已河東河北京東三路皆吾本朝赤子偶留敵中皇帝宵旰不忘日思拯救今者既困暴斂復遭簽發室家田里不得保聚身犯鋒鏑就死何辜三京五路之人方脫囚奴初沾恩澤既未終大賜且復憂永淪罪在一夫謀己之私毒被寰宇兆民之衆皇帝若曰朕爲人父母代天君師兼愛生靈不分彼此坐視焚溺痛切在躬況彼兵出無名神人共怒而我師直爲壯將士一心所向無前何往不克本欲爲民而弔伐豈忍多殺以示威誓與華夷獨除首惡期使南北共享太平幕府遵奉指揮應南北官員軍民如能識運乘機奮謀倡義生擒烏珠或斬首來歸者大則命以使相次則授以節鉞各賜銀絹五萬匹兩良田百頃第宅一區至如薩里干資性貪愚同惡相濟昨在同州已爲李世輔擒縛搏頰求哀僅脫微命尚敢驅率其衆復侵關陝有能併殺擒獻者推賞一如前約其有鄉黨豪傑忠義舊臣雖遭敵人迫脅之凶威豈忘國家涵養之大德糾合戮力建立奇功高爵厚祿上所不吝前愆往咎一切滌除此意不渝有如皎日天地鬼神實鑒臨之檄書到日上下僚采遠近兵民遞相告諭共赴師期富貴之報澤及子孫忠義之名光於史冊悉乃心力其克有勳

戊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濟州防禦使東京副留守劉錡爲鼎州觀察使樞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金兵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氈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帥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既而報都元帥宗弼親擁兵至先是宗弼在龍德宮得告急之報即索靴上馬麾其衆出軍頃刻而集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宗弼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曰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威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敵營近三十里而四太子又來援吾軍一動彼敵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盡廢致敵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爲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爲然欲求效命錡呼帳下曹成等二人諭之曰吾遣爾爲間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我今遣騎探路置汝隊中

汝遇敵必墜馬使爲所得敵帥問我何人則曰邊帥子喜聲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遣探騎果遇敵二人被執宗弼問對如言宗弼喜曰可蹴此城耳遂下令不用負鵝車礮具行翼日錡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即縋上敵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取焚之　己酉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命都統制吳璘楊政以書遺金右副元帥完顏杲約日合戰略曰璘等聞之師出無名古之所戒大金皇帝與本朝和好復歸河南之地朝廷戒飭諸路安靜邊界不得生事丁寧惻怛無所不至諸路遵稟朝廷約束不敢毫髮有違今監軍忽舉偏師侵暴疆埸人神共憤莫知其故璘等身任將帥義當竭誠報國保捍生靈已集大軍約日與監軍一戰兵法敵加於己不得已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璘等不爲無辭完顏杲遣古延（舊作鶻眼今改）以三千騎直衝南軍都統制李師顏等以驍騎擊走之古延入扶風縣城守杲別遣軍策應不能勝而退師顏等攻扶風拔之擒金兵一百十七人首領三人別遣裨將擊鳳翔西城外敵寨杲怒自戰於百通坊列陳二十餘里統領姚仲等力戰破之殺獲尤多先是帝聞敵兵渡河以御札賜世將令率厲將士保捍關隘有能建立奇效卓然出衆雖王爵節鉞亦所不吝又賜吳璘楊政郭浩田晟詔書諭旨仍命世將給付焉　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入泰和縣壬子攻順昌府先是宗弼至順昌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至城下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平明敵兵攻城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金兵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金兵退宗弼自帶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蔽示無反顧復以鐵騎爲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直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兵故又名長勝軍時金諸帥各居一部衆欲擊韓常軍錡曰擊韓雖退宗弼雄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宗弼宗弼一動則餘軍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晝夜不解甲錡先遣毒潁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潁金士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方早涼錡按兵不動未申間忽遣數百人出西門金兵方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撙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錡急令扶歸士殊死鬭入敵陳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捽之與俱墜于濠者金兵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盈野宗弼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困官軍之計是日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　乙卯順昌圍解宗弼之未敗也秦檜奏令劉錡擇利班師錡得詔不動至是宗弼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宗弼至泰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褎守歸德府常守許州翟某守陳州宗弼自擁其衆還汴京　丙辰湖北

京西宣撫司統制官牛皐及金人戰於京西敗之。己未樞密院都統制郭浩遣統制官鄭建充等集鄜延環慶之兵攻金人於醴州敗之復醴州。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進軍和州。壬戌詔敵人侵攻河南已決策用兵所宜經理財用以贍軍旅帥守諸司自當體國協濟大計可將應見管錢物量留經費外盡數起發有能率先應辦當加褒擢如隱占不實必寘於法並謂在官錢物不得因緣擾民。甲子權主管鄜延經略司公事王彥拒金人於青溪嶺卻之初右副元帥完顏杲既破鳳翔與都統制吳璘楊政夾渭水而陳璘駐兵大蟲嶺杲自登西平原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自涇原路欲趨邠州于是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統右護軍及鄜環之師在邠州三水縣涇原經略使田晟遣統制官曲汲秦弼拒敵于青溪嶺宣撫副使胡世將謂浩非素臨行陳之人難以責成卽遣彥及統制官楊從儀程俊向起鄭師正曹成等分道而出與金人戰蒿谷吳頭麻務屯之間金人屢敗留千戶五人守鳳翔杲自將銳兵攻青溪汲弼不能當戰敗棄青溪走世將命晟召汲斬于軍前以徇彥率兵迎金人戰盤堠兎耳敗之金人去復還屯鳳翔。初命司農少卿李若虛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軍計事至是若虛見飛於德安府諭以面得帝旨兵不可輕動宜班師飛不聽若虛曰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左從政郎張闡爲秘書省正字闡因轉對論三事其一請廣求人才任將相練士卒則徽宗梓宮可還母后淵聖可歸毋專屈己許和使權不在我二曰臣比自溫歷處婺浹旬再值雨雹麥秀者偃桑萌者落宜恐懼修省以召和氣其三論官冗曰兵火後縣不滿千戶設官乃十餘人州不滿萬戶而官至百餘人場務及兵官率十員無學校而置教官無軍士而置將領駐泊鈐轄之屬及員外置署者不在焉昔光武併省四百餘縣吏員十置其一唐憲宗用李吉甫言省冗員八百吏千四百漢唐中興宜以爲法帝獎諭曰非卿不聞此。湖北宣撫司統領官孫顯及金人戰於陳蔡間敗之。丁卯帝謂大臣曰朕躬履艱難久于兵事至于器械亦精思熟講昨造大鏃箭諸軍皆謂頭太重不可及遠又造銳首小鎗初亦未以爲然其後用以破敵始服其精利今劉錡軍于順昌城下破敵正用此鎗也。戊辰川陝宣撫司楊政所遣左部統領官曹成自汧陽襲金人于天興縣敗之。京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率背嵬將成閔北伐遇金人于淮陽軍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人入沂水死者甚衆奪其舟二百。資政殿大學士福建路安撫大使張浚言臣切念自羣下決回鑾之計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敵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盡返而南則我德敵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寖微異時衅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敵懷反覆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爲福用天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勳可集繼聞淮上

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帝嘉浚之忠遣中使奬諭浚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閏六月癸酉朔尚書戶部侍郎晁謙之移工部侍郎 辛巳涇原經略使田晟與金人戰于涇州敗之初完顏杲既爲王彥所卻遂自鳳翔悉兵攻涇州晟據山爲陳乘敵壁壘未定奮兵掩殺自巳至申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械甚衆金人敗走甲申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績初金人爲晟所破會降將引金兵取間道繞出晟所據之山後大呼擊晟而晟所領兵將有嘗從敵者望風驚潰惟右護軍萬人與敵鏖戰中傷死敵者十一然無一人遁者宣撫副使胡世將具以實聞且待罪先是世將以敵鋒甚銳晟不能獨當檄兩都統令吳璘守河南楊政知涇州策應政遣統制樊彥率兵以往統制王喜繼之未至而晟敗政自劾失律世將不之罪諸軍請斬彥喜以徇世將下令彥貸命追奪在身官爵喜降十官押赴本軍自效金人雖幸勝晟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鳳翔不復戰以兵攻陝西諸縣城守未下者河南糧食垂盡世將亦離河池登仙人原山寨爲防守之計保險以自固矣 丙戌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使胡世將陞端明殿學士 定國承宣使知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吳璘武康軍承宣使知興元府兼樞密院都統制楊政彰武軍承宣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節本路屯駐右護軍兵馬兼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並爲節度使璘鎮西軍政武當軍浩奉國軍三軍皆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陞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 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復宿州初張俊既至合肥聞金兵在宿亳間命統制官趙密出西路密引衆徑蘇村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宿城與金兵遇敵之而德率衆自壽春趨宿州夜半破金營降其守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馬秦 己丑金人遣兵襲永興軍兵馬鈐轄傅忠信于華州之山寨忠信率將官盧士閔張保拒破之 壬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張憲傅選及金將韓常戰于潁昌府敗之 丙申張憲復淮寧府先是韓常既敗走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牛皐徐慶等與憲會憲等適與常戰于淮寧府敗之常引去飛以勝捷軍統制趙秉淵知府事 丁酉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率統制官王升權等攻海州守將王山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與官軍遇敗走夜二鼓以舟師傅城北山乘城守而勝命諸軍隨地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父老裒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戊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克亳州初三京招討使劉光世聞酈瓊在亳州遣使臣趙立同南京進士往招之及門守者問故立鄙人無謀乃言劉相公遣我持書來招酈太尉守者以白瓊不啓書而焚之械送獄既而縱之至是光世引軍還太平而俊以大軍至城下都統制王德已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瓊聞之謂葛王褎曰夜叉又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衆遁去俊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之俊引兵入城時俊兵

威甚盛而知謀勇敢賴德爲多德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 己亥樞密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知廬州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劉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帝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塡將佐之有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爲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椀帶予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爲士伍金人之始至也游奕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錡厚加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于是錡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庚子責授左中大夫秘書少監興化軍居住趙鼎再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以右諫議何鑄再疏論之也 張俊既破亳州遇大雨士皆坐于水中俊遂引軍還壽春留雄勝軍統制宋超守亳州以兵千人與之民皆失望 是月金主次涼陘大旱使蕭彥讓田㲉決西京囚 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作壬寅朔不書日食今從金史 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將官張應韓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既聚兵先復伊陽等八縣又復汝州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河陽宣撫使岳飛遣應清與之會遂復永興軍 丙午武節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爲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右承奉郎知汝州劉全咨爲右承事郎興既得西京言于朝乞命帥守遂就除之仍給眞俸許便宜行事全咨亦以驛報屢通故特遷之 岳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金宗弼患之會諸將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詈之宗弼怒戊申合諸將逼郾城飛遣子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兵屍布地宗弼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陳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陳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創猶殺敵數百人遂大破之宗弼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馬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步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裨將飛出視戰望見塵起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 永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遣統領官辛鎮與金人戰于長安城下敗之 初詔胡世將遣兵千人具舟百艘載紫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敵歸路世將奏已差統領官閻興以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陝州吳琦知華州潘道及忠義統制官傅起同措置斷毀河橋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俊領選鋒三十人已復興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拒且當盛暑中傷者多未容更遣兵兼俊在彼可乘間斷其歸路其後閻興結河東忠義秦海等十餘人皆補以官 岳飛奏金人銳氣已沮將棄輜重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諷臺臣請班師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

召諸將癸丑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
使兼權知順昌府劉錡爲淮北宣撫判官爲退守計
也　金都元帥宗弼既敗于郾城憤甚以師十二萬
次臨潁甲寅岳飛遣統制楊再興王蘭高林以三百
騎擊之于小商橋殺二千餘人再興蘭林俱戰死獲
再興之屍焚之得箭鏃二百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
戰宗弼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敵屢敗必還
攻潁昌汝宜急援王貴既而宗弼果至乙卯貴將游
奕軍雲將背嵬軍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
戰步軍將左右翼繼之殺其副統軍飛進軍朱仙鎮
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宗弼對壘而陳遣背嵬騎五百
奮力破之宗弼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
之　壬戌岳飛奉召班師先是飛遣將梁興渡河趨
絳州結兩河豪傑所至響應父老潛輸糗糧以餉義
軍金部曲亦有密受飛旗榜者飛大喜語其下曰直
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秦檜既令楊沂中等還屯
乃言飛孤軍不可久留請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
牌飛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功廢于一旦乃自郾城引
兵還民遮馬哭曰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兵金
人皆知之今去我等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
曰吾不得擅留哭聲振野〔考異〕繫年要錄云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其下請還飛亦以爲不可留然恐金人躡其後乃宣言進兵深入逮敵已遠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南向旗靡轍亂飛望之口呿不能合良久乃曰豈非天乎按此宋人忌功之言李心傳據當時案牘不復加察從而書之耳今不取然宋史本傳謂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亦言之太過今酌書之
方宗弼敗于朱仙鎮欲棄汴京有書生叩馬
曰岳少保且退矣宗弼曰謂何書生曰自古未有權
臣在內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矣宗弼
悟乃留汴飛遣諸將還武昌於是潁昌淮寧蔡鄭諸
州復爲金人所取中原豪傑皆絕望矣　甲子復釋
奠文宣王爲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請也於是祀前
受誓戒加籩豆十有二其禮如社稷　乙丑金人圍
趙秉淵于淮寧府李山史貴及劉錡統制官韓直共
擊退之秉淵聞岳飛已退遂棄城南歸　丁卯右諫
議大夫何鑄爲御史中丞　金主命文武官五品以
上致仕者給俸祿之半職三品者仍給傔人　庚午
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汪若海特遷一官以陳規言
圍城之初若海毅然請援於朝也若海移書輔臣具
言劉錡之勝且謂錡所統不過二萬人其中又止用
五千人出戰今諸大將所統甚衆使乘錡戰勝之後
士氣百倍之際諸路竝進烏珠可一舉而破甚無難
者今諸大帥惟淮西最務持重不肯輕舉宜以淮西
之兵塞其南歸之路俾京西之兵道河陽渡孟津淮
東之兵卷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渡蒲坂
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冠帶而共降烏珠可不戰而破
也聞淮西之帥得亳便還義士莫不嘆息甚爲朝廷
惜之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新
知辰州柴斌移知唐州　辛未金將古延引兵攻盩
厔縣永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逆戰于東駱谷卻之
時帝以親札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今日事勢
以力保關隘爲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
兼容有仗義自奮者優獎之以勵其餘於是世將奏
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

石至秦州以來。過熙秦州之衝。楊政在寶雞。過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副帥王俊亦在盩厔作寨。牽制敵勢。兼自金人再侵陝西。諸曾受僞命。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超轉。緣從僞既久。率望風拜降。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慰諭。已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信。安撫朱勇。將官梁柄及統制統領官各給袍帶。其老幼居於近裏。又有總管魏价等十四員帶城寨兵一千五百。亦加勸擬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爲用矣。時政在寶雞。完顏杲陰遣客刺政。詐爲降卒。政覺而誅之。　是月。金都元帥宗弼奏河南陝西捷。金主遣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千。並加忠承校尉。　八月乙亥。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鎗。世安亦脛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絶而復甦屢矣。世忠大賞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于沂州郯城縣。敵溺死者甚衆。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閔衞州人。世爲農。建炎初避亂抵京口。日者趙常見而奇之。黃天蕩之役。閔投世忠軍中。至是有功。既而世忠乞重賞以勸將士。遂除涿州團練使。　戊寅。知陝州吳琦遣統制官侯信渡河劫金人中條山寨。敗之。獲馬二十匹。翼日又戰于解州境上。敗之。殺其將茂海。　己卯。宰執奏徽宗隨龍人乞恩例。帝曰。若舊人尤當優恤。凡事干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風勵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　庚辰。金人自滕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于泇口鎮。敗之。　是日。韓世忠所遣統制官劉寶郭宗儀許世安以舟師至千秋湖陵。遇金人所遣鄜瓊叛卒數千人。寶等與戰大捷。獲戰船二百。

辛巳。金主詔撫諭陝西五路。　壬午。李成自河陽以五千騎攻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開城門以待之。成疑不進。興遣銳士自宅門出擊之。成敗走。　金初定公主郡縣主及駙馬品級。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軍潰于宿州。初沂中至宿州而以步軍退屯於泗。金人詭令來告。以有邊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欲擊之。或諫以爲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留統領官王滋蕭保以騎兵千人守宿州。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襲柳子鎮。至明不見敵而退。金人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知之。遂橫奔而潰。沂中至壽春府渡淮而歸。與保滋相隔。參議官曹勛不知沂中所在。表聞於朝廷。大恐。令淮南州縣權宜退保。金人劫沂中不得志。遂攻宿州。滋保與戰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之降也。乃縱屠戮。自是潰兵由淮水上下數百里間。四散而歸。其死亡者甚衆。既而沂中自淮西復還泗州。人心始定。　壬辰。永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擊金人於盩厔縣東。敗之。　甲午。川陝宣撫使同統制軍馬邵俊統領王喜遇金人于隴州汧陽縣牧陽嶺。敗之。喜以功復爲協忠大夫榮州防禦使右遊奕都統制。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秦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

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丁未楊政軍同統制楊從儀劫金人鳳翔府城南寨敗之獲戰馬數百戊申金主如燕京都元帥宗弼入見於行在浹旬還軍金主起立酌酒飲之賜以甲胄弓矢先是李成數爲知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于宗弼得蕃漢軍數萬興聞之度衆寡不敵棄城去寓治於永興之白馬山丁酉金主親饗太祖廟庚戌合祀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竝配赦天下癸丑楊政軍統制官楊從儀卲俊統領王喜敗金人於汧陽辛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以明堂恩封華國公癸亥金殺尚書左丞相陳王希尹右丞蕭慶先是客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虛中虛中以告希尹不以爲怪及是坐誅初希尹嘗爲晉國王宗翰監軍爲羣臣所忌而常以智得免論者稱其通變如神金主尤忌之詔曰師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于聽聞遂致章敗時金主未有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譖之金主又詔曰慶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於理咸伏厥辜賴天之靈誅於兩觀蓋以慶爲希尹之黨也幷殺希尹子昭武大將軍達勤達符寶郎曼岱〔考異〕熊克小紀云烏克紳之黨皆爲都元帥烏珠所誅繫年要錄云希尹與慶皆晉國王宗維心腹都元帥素出其下至是宗弼得權斥希尹所以致罪則宗弼之爲也按金史希尹傳止言嫉希尹者譖之宗弼傳不言其與希尹有隙敵國傳聞之詞恐不足信今刪書之冬十月戊戌秦檜以修書恩進左銀青光祿大夫封衞國公是月淮北宣撫判官劉錡來朝十一月戊申金將喀齊喀自潼關出侵陝州守臣吳琦擊卻之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人于寶雞癸丑金以孔子四十九代孫璠襲封衍聖公乙卯胡世將奏已遣兵解慶陽之圍請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出兵牽制帝曰此未易輕議凡事有緩急先後必思而後動乃可以成功也先是慶陽圍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世將以檄書召建寧軍承宣使河東經略使王忠植以所部赴陝西行至延安叛將趙惟清假詔書執之忠植曰若本朝詔書則受若金國詔書則不拜也惟清械之以詣右監軍完顏杲杲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出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卽死城下杲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速殺我遂遇害癸亥金以都點檢蕭仲恭爲尚書左丞前西京留守完顏昻爲平章政事甲子金行臺尚書左丞相杜充卒是月宜章洞民駱科文遂犯桂陽郴道連賀州諸縣詔發大軍往討之十二月壬午命尚書右僕射秦檜上皇太后冊寶于慈寧殿寶用金冊以珉石上遙賀于宮中羣臣遙賀宮門外丙戌尚書禮部侍郎蘇符擢禮部尚書仍兼資善堂翊善起居舍人郭孝友權尚書工部侍郎丁丑金地震己亥詔太廟時享以少牢祫享以太牢如舊典用太常少卿陳桷請也金以阿里布〔舊作阿離補今改〕爲左副元帥是月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引兵還行在永州防禦使呼延通自殺初通以私忿欲殺韓世忠不果世忠知之通與淮陰統制官崔德明不叶世忠卽召通斥爲士伍使隸德明軍中世忠生日諸將皆入爲壽通自淮陰

馳至，世忠見之，即走入不復出。通伏地泣，衆共遣之，通乃去。德明還淮陰，數通擅離軍之罪，杖之數十。通怏怏赴運河死，人皆惜其勇，世忠後亦悔之。

初，知河南府李興既屯白馬山寨，李成以蕃漢數萬衆圍之。時興妻周氏與其子居襄陽，惟幼子在側。敵圍益急，士心頗搖。興聞，謂諸將曰：「興與諸君尚當以死守，毋有二志；苟或不敵，吾豈爲敵汚者！當抱是兒南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將皆感泣，由是守益堅。敵遣使賫黃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河南尹。興得檄不啓，立斬其使，以檄聞于朝。白馬受圍久，方冬，泉涸，軍民乏絶。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源皆溢。成知興志不可屈，乃即山下屯兵積糧爲久居之計。興潛遣將士夜焚之，成大挫，徑歸西京。

金既復取河南地，猶慮中原士民懷二意，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使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隴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萬人，皆築壘于村落間。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四（起重光作噩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十一年（金皇統元年）春正月壬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卒年七十六自金人侵陝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得以毋乏一時賴之開既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于開條畫毫髮無敢變更者人偉其能然議者咎開竭澤而漁使後來者無所施其智巧凡茶鹽榷酤激賞零畸絹布之征遂爲西蜀常賦故雖累經減放而害終不去焉

癸卯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人于渭南

庚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帝問曾讀郭子儀傳否俊對以未曉帝諭云子儀方時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卽日就道無纖介快望故身享厚福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一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卽稟非特子孫不饗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先是金都元帥宗弼自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出入許鄭之閒復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欲謀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俊自建康來朝故有是諭

是日金羣臣上金主尊號曰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金主初服袞冕命太師宗幹輦輿上殿制詔不名

辛亥帝諭大臣曰李左車言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敵若侵淮其勢糧必在後但戒諸將持重以待之至糧盡欲歸因其怠擊之則無不勝矣

癸丑金主謝太廟大赦改元皇統

乙卯金人攻壽春府守將孫暉樞密院統制雷仲合兵拒之

己未淮北宣撫判官劉錡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錡有兵二萬馬數百朝廷聞報亟令張俊還建康拒敵時孫暉雷仲皆棄城而出金人破壽春殺守兵千餘人繫橋淮岸以濟其衆

金初定命婦封號西夏請置榷場金主許之

乙丑劉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樞密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病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官吏軍民散出逃遁惟有宣撫司統制官關師古兵二千餘人錡巡其城一帀曰城不足守也乃冒雨與師古率衆而南

丙寅金以大軍入廬州遣輕騎追劉錡及于西山口錡自以精兵爲殿西向列陳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逡巡不敢逼日莫各解去

丁卯劉錡結陳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南爲遷徙之計惟視錡兵以爲安危錡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據廬州雖時遣兵入無爲軍和州境內剽掠不敢舉兵逼江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

戊辰金人破商州先是右副元帥完顏杲遣珠赫貝勒以數千騎入侵守臣邵隆知不可守乃焚倉庫毀廬舍而遁金人入城據之

己巳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以殿前司兵馬三萬人發行在

金封平章政事完顏昻爲漆

水郡王。二月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渡江屯和州。初，金都元帥宗弼既入合肥，諜者報金人已入含山縣，漸入歷陽。時張俊諸軍已趣裝，猶未發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猶遲之，曰：「更俟探報。」夢得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和州為金人所得，長江不可保矣。」俊遂令諸軍進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德曰：「德當身先士卒，為諸軍前鋒。」俊壯之。將士皆鼓舞讙譟而行。有報已失和州者，德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日入城會食。至中流，聞敵勢甚眾，莫敢前，德驅之進，權首先登舟，俊宿于江中。德率眾徑至城下，敵退屯昭關。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隆復入商州。初，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嶺閒道，出州西芍藥口，謂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眾感泣，攜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繼春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金人以精騎來攻，隆設三伏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擒其將。隆始持十日糧，過期食不繼，士卒臠腐尸，齧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戰，隆親鼓之，呼聲動山谷，無不一當百，遂大捷。繼春亦破之于洛南縣，金人乃去。隆以功遷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

丙子，帝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敵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閒，我軍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敵戰，得乘閒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敵窺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虛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其後卒如帝所料。

故朝散大夫鮮于侁追復，進集賢殿修撰。淮東宣撫使都統制王德遇金鎮國大將軍韓常于含山縣東，擊敗之。

戊寅，金主詔諸致仕官職俱至三品者，俸祿人力各給其半。

己卯，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關師古、李横復取巢縣。

辛巳，直祕閣、知泰州王喚兼通泰制置使，措置水寨鄉兵，控守二州。

淮西宣撫司將官張守忠遇金人于全椒縣，敗之。先是金人分兵侵滁州、濠州，起復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遁去，張俊遣左軍統制趙密追金人擊之。密令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偃旂篁竹閒，敵疑不動。追莫引去，密乃引兵出六丈河，以分敵勢，將斷其歸路。

癸未，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張俊、楊沂中亦遣統制官王德、張子蓋等會兵取含山縣，復奪昭關。

乙酉，金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為豫王，昏德公趙佶為天水郡王，重昏侯趙桓為天水郡公。【考異】遼天祚之殁，金史無明文。以宋徽宗之例推之，此時當係追封。竊憤錄謂正隆六年大閱兵馬，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殊不足信。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于柘皋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柘皋，與金人遇，夾水而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湍瀑，敵斷橋以自固，列營柘皋。柘皋地平，金人以為騎兵之利，且見錡步軍，意甚易之。河通巢湖，闊二丈餘，錡命軍士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臥槍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敵將邢王與鎮國大將軍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陳。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統制官輔逵中目，騎兵有稍卻者。德曰：「敵右

隅皆勁騎吾當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薄其右隅敵軍動有一帥被甲躍馬指畫陳隊德引弓一發帥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屈其技乃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德等尾擊之捕敵百人馬馱數百而錡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馳下令無所取故無俘獲焉是役也將官拱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姚端以下死敵者九百三人而敵之死者甚衆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攷異：趙甡之遺史謂德之愛妾章氏即杭妓張穠也頗知書柘臯之役德貽書囑以家事章答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爲言以勉德報國德以其書進呈高宗親書獎諭賜之又按程敦厚外制有章氏制詞[illegible]進封郡夫人今不取）　己丑我軍復廬州金人之侵淮也資政殿大學士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團結沿江軍民數萬分據江津遣其子書寫安撫司機宜文字模將千人守馬家渡及是宗弼酈瓊以輕兵來攻不得渡而還　丙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獎初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百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三月庚子朔金人圍濠州初金人自柘臯退軍于紫金山濠州守臣王進發書告急日已再四而通判州事張綱以邊機事請赴行朝遂泛舟而去一日趙榮以數百騎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大金以精兵三十萬旦暮臨城勢不可敵公宜開門縱民出城爲避地計且淮岸舟船頗多水陸從便傾城而去不三兩日可以獲安方今滿城生靈性命在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節于朝廷乃爲北軍遊說邪使勁弩射之榮大怒少退罵進良久而去州人聞之以避地之謀力請于進進不從至是金兵自延陵浮梁渡淮翌日以兵數萬列于東門之外旌旗蔽野是時進有兵千餘又有宣撫司兵數百在城中金人謂樓櫓皆腐爛攻之必破乃使人至城下招降守陴者怒罵之　甲辰淮西宣撫使張俊淮北宣撫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議班師時俊沂中錡俱在廬州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諸軍進退多出于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於諸將亦頗相節制然柘臯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方金人之初退虛實未明三軍相視猶豫無決但聞俊沂中議欲棄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復以廬州爲合肥而濠州自金人侵略圍城閉守日夜遣人至軍前求援至是有被略人民自淮上竄歸者皆言金人渡淮去已遠而濠路亦通翌日俊因會飲謂錡曰公步兵久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欲與楊太尉至濠州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而吾軍取宣化以歸金陵楊太尉渡瓜洲以歸臨安庶道路次舍樵爨不相妨軍之始行也有詔淮東西漕臣胡紡李仲孺江東漕臣陳敏識隨軍饋運又遣兩浙漕臣張匯繼至會集于軍前俊命諸漕備十日糧諸漕以水路止于廬州陸路無夫搬運遂給軍士錢人一千使之附帶又令敏識撥水路綱運入滁州以接濟二軍夜二軍調發遲明軍馬盡去獨俊留兵數百未行　乙巳

平旦楊沂中赴張俊帳會食已二帥俱去行數里諜報敵攻濠州甚急俊茫然失色復馳騎邀劉錡錡遂命軍中持十日糧繼二軍而行　丙午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舟師至昭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于聞賢驛敗之　丁未金人破濠州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州事王進爲所執兵馬鈐轄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邵青巷戰死之前一日金兵薄城下以雲車衝梯之屬攻城城土與屋瓦皆震矢石如雨進所部皆閩人未嘗經戰守或告以州之民兵皆百戰之餘可以捍敵進不從翌日兵馬鈐轄邵宏縋城投拜告以城中虛實金益兵東南隅乘風縱火焚其樓櫓皆盡敵乘勢登城進奔馬入郡舍朝服坐于廳事遂就執金人縱兵焚掠夷其城而去（攷異）熊克小紀云濠州陷王進被殺此據淮西隨軍記所云也攷紹興講和錄烏珠第六書云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既以貸其生命則進固不死趙甡之遺史稱進被執與烏珠書同今從之　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破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惟有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爲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援濠州濠州既失進無所投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盡散處迥野此危道也不若據險下寨塹地栽木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人若其引去徐爲後圖乃全師保勝之道諸將皆曰善于是鼎足以爲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銳旦日入濠州俊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之後無所顧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禁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前進矣錡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千餘騎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埠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陳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于城兩邊須臾煙舉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爲宣撫利害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爲令其走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軍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軍多不得脫殺傷甚衆　己酉韓世忠引兵至濠州　庚戌秦檜奏近報韓世忠距濠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帝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蘭既死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　辛亥韓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泝流欲劫金人于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于下流赤龍洲伐木以扼其歸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淺可涉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船請宣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爲然世忠亦命速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且射且行于是矢著舟如蝟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木漸運至淮岸未及扼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　楊沂中自宣化渡江歸行在　壬子金人自渦口渡淮北歸　癸丑張俊引兵渡江歸建康府　丁巳劉錡自和州引兵渡江歸太平州　戊午

金主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爲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尙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日　己未金主宴羣臣于瑤池殿適宗弼遣使奏捷近臣多進詩稱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尙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　甲子行營右護軍前部統制張彥與金人遇于山陽劉坊寨武節大夫秦鳳路第八將張宏戰死宏以僞命補官歸朝屢有戰績事聞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夏四月丙子金以濟南尹韓昉參知政事

辛卯詔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然亦終不能奪其柄至是同獻計于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於帝以柘皋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賞時世忠俊已至而飛獨後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吏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乃至上即召同入諭令與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分草三制壬辰以揚武翊運功臣太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節制鎮江府英國公韓世忠安民靜難功臣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濟國公張俊並爲樞密使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爲樞密副使並宣押赴本院治事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衞檜頗不喜飛被服雍容檜尤忌之　乙未樞密使張俊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望撥屬御前營內時俊與秦檜意合故力贊議和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解所統兵帝從其請復召范同入對命林待聘草詔獎諭略曰李郭在唐俱稱名將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負不釋位之釁陷于嫌隙而子儀聞命就道以勳名福祿自終是則功臣去就趨舍之際是非利害之端豈不較然著明意蓋有所指也帝謂韓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尙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各爲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宗弼何必掃除乎是日詔宣撫司並罷遇出師臨時取旨逐司統制官已下各帶御前字入銜且依舊駐劄將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統制官等各以職次高下輪替入見

右正言万俟卨試右諫議大夫　是月慕容洧破新泉寨又攻會州將官朱勇卻之洧憤將益兵入侵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遺洧書勉以忠義略言人心積怨金人咸有歸思太尉誠乘此時料簡精銳保據險阻儲積糧食繕治甲兵拒此殘敵爲持久計敵必舉兵以攻太尉據兵以待世將當出兵岐隴共乘其弊如此則太尉今日之舉乃吳公和尙原之舉也吳公之勳業寵祿必再見于太尉矣比聞金人有疑太尉心而置重兵于山後事危矣計不早定禍必中發先發者制人不易之論也惟太尉圖之洧自是不復侵

邊勇本洛城人在會州嘗與夏人戰擒其驍將由是知名　五月甲辰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津試尙書刑部侍郎　丁未詔韓世忠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月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時秦檜將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揔率淮東全軍還駐鎭江府　戊申太常少卿陳桷權尙書禮部侍郎

先是金主如燕京太師領三省事梁宋國王宗幹從有疾金主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金主親臨問語及軍國事金主悲泣不已及后同往視疾后親與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爲宗幹禳疾己酉宗幹薨庚戌金主親臨太史奏戌亥不宜哭泣金主曰朕幼沖時太師有保傅之功安得不哭哭之慟輟朝七日金主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宗幹喪至上京金主臨哭葬之日復臨視之其優禮如此

壬子汪伯彥卒年七十三帝悼之後九日除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贈少師賜其家田十頃銀帛千匹兩官給葬事又官其親屬二人于饒州後謚忠定　六月戊辰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請大夫知鎭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樞密使張俊嘗爲子羽之父韐部曲韐器之俊薦其才故復用俊晩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帝眷之厚凡所言朝廷無不從薦入爲監司郡守帶職名甚衆　甲戌詔有司造尅敵弩韓世忠所獻也帝謂宰執曰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畫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有作者無以加矣秦檜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非諸將所及也　金詔都元帥宗弼與宰執同入奏事　庚寅金行臺平章政事耶律暉致仕

辛巳張俊岳飛在鎭江俊居于城外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使意（俊以八月密劄四月甲午得旨以僭使稱之）俊亦懼問之何故擐甲勝曰樞使來點軍不敢不貫甲耳俊乃命卸甲然後見之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攻猶有餘力以侵山東爲之歎服時統制河北軍馬李寶戍海州飛呼至山陽慰勞甚悉使下海往山東牽制寶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俊以海州在淮北恐爲金人所得因命毀其城遷其民于鎭江府人不樂遷莫不垂涕俊遂總世忠之兵還鎭江惟背嵬一軍赴行在　甲申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李興以所部至鄂州興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拒凡數月朝廷以興糧餉道梗孤軍難守乃命班師興率軍民僅萬人南歸至大章谷遇金人數千要路興擊退之至鄂州都統制王貴言于朝遂以興爲左軍同統制

壬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雍國公劉光世罷爲萬壽觀使金人始渝盟光世嘗請以舒蘄等五州爲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爲藩籬之衞諫官万俟卨言光世欲以五州爲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季藩鎭之迹不可許也及三大將既罷光世入朝因引疾乞祠帝謂大臣曰光世勳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于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須賜勳舊賢勞耳光世既罷遂寓居永嘉　金有司

請舉樂金主以梁宋國王宗幹新喪不允 甲午金
衞王宗强薨金主親臨輟朝如宗幹喪［攷異］金史本紀作紀王今從
宗强傳作衞王 是月徽猷閣待制洪皓在金境求得皇太
后書是夏遣布衣李微齎至帝大喜因御經筵謂講
讀官曰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
此一書遂命微以官 秋七月丁酉朔翰林學士兼
實錄院修撰范同爲參知政事 丙午金以宗弼爲
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太保都元帥領行臺如故以燕
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 己酉
宗弼還軍中 辛亥金參知政事耶律讓罷 壬子
右諫議大夫万俟卨疏言樞密副使岳飛爵高祿厚
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頹墮今春敵兵大入
趣飛掎角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蘄
匆卒復還幸諸帥兵力自能卻敵不然則敗撓國事
可勝言哉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爲
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望
免飛副樞職事出之于外以伸邦憲 癸丑帝謂大臣
曰飛倡議不修楚州城蓋將士戍山陽久欲棄而之
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朕何賴焉秦檜曰飛意如此
中外或未知也先是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
恢復爲己任不肎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
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
而忍面謾其主耶金都元帥宗弼遺檜書曰汝朝夕
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
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至是飛自楚州歸乃令
卨論其罪始定計殺飛矣 甲寅侍衞親軍馬軍都

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深
忌錡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也飛請留
錡掌兵不許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魏良臣
權尚書吏部侍郎 己未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張俊
爲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玉帶以俊首抗封章請歸部
曲也俊請離軍將佐竝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大爲
州郡之患 是月樞密使張俊復往鎮江措置事務
副使岳飛留行在以二人議事不叶故也 八月甲
戌少保樞密副使岳飛復爲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
萬壽觀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既劾飛罪未報御史
中丞何鑄殿中侍御史羅汝檝復交疏論之大略謂
飛被旨起兵則略至龍舒而不進銜命出使則欲棄
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日不應至是豈非忠衰于君邪
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嘗對人言此官職數
年前執政除某而某不願爲者妄自尊大略無忌憚
近嘗倡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搖惑使飛言遂行則
幾失山陽後雖斬飛何益乞速賜處分俾就閑祠以
爲不忠之戒卨章四上又錄其副示之飛乃丐免故
有是命 癸巳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特起復世將
方與諸將議出師進討而其母康氏卒于晉陵帝聞
之詔軍旅事重不拘常制日下供職不許辭避翌日
又詔世將弟彥博起復依舊添差提舉兩浙市船官
給葬事時金人統軍呼珊迪布祿合軍五萬餘屯劉
家圈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
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皆會于仙人原世將授璘以攻
取之策璘乞精兵三萬人破此兩敵收復秦隴事若

不捷誓以必死世將以二萬八千人與之仍命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爲聲援璘閱兵河池以新戰軍之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敵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更替以鼓爲之節騎出兩翼以蔽于前陳成而騎兵退謂之疊陳諸將竊議曰軍其殲于此乎璘曰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房琯知車戰之利可用于平原曠野之閒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敵騎長于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癸卯鄂州前軍副都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貴誣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爲變先是秦檜欲害憲以及岳飛乃言憲有異圖佯稱金人侵略上流冀朝廷還岳飛復掌兵而己爲之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俊承風旨上變以統制官傅選爲證貴即日以聞張俊行在府聞之遂收憲屬吏俊東平人初爲雄威卒後從范瓊爲右軍統制者是也　甲辰詔宗室緦麻親任環衛官身亡者賜錢三百千祖免減三之一自軍興財匱宗室近臣吉凶賜予皆罷之及是皇叔祖右監門衛大將軍利州刺史仲谿卒至無以斂判大宗正事齊安郡王世儇請于朝故有是旨　九月戊申泗州言奉使官工部侍郎莫將知閤門事韓恕歸至本州帝諭大臣曰此殆上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未能仰副陛下憫亂之意先是將恕至涿州爲金人所執至是都元帥宗弼將議和故縱之歸報焉既而宗弼引兵破泗州以脅和淮南大震　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引兵至秦州城下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夜引兵入隴州界徑趨吳山與金人對壘　是日金主至自燕京朝太皇太后于明德宮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絹二匹絮三斤　乙卯詔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劉光遠赴行在奏事仰秀州守臣方滋不移時刻津遣須管來晚到行在時金國都元帥越國王宗弼以書來朝議遣光遠往聘而光遠方以贓罪爲監司所按故趣召之翌日光遠至行在帝面諭以前罪一切不問遂以爲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而左武大夫吉州刺史曹勛亦遷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令與光遠偕行　丙辰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及金統軍呼珊戰于剡家灣敗之初呼珊與迪布祿合軍劉家圈呼珊善戰迪布祿善謀二人皆老于兵者狃其常勝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進退有守謂南軍必不敢輕犯璘揣知其情先一日召諸將問何以必勝統制官姚仲曰戰于原上則勝璘以爲然諸將議不同璘曰諸將所以不同憚辭勞苦不欲攻原上耳若金人乘勢而下我兵敗矣卒如仲議璘既相視其地乃遣人告敵曰明日請戰金人聞之皆笑愈不設備夜半璘遣仲與鄜延經略使兼知成州王彥率所部銜枚直進渡河涉峻嶺截坡上出其不意約與敵對柵然後發火又遣將張士廉等取閑道以兵控臘家城戒曰敵根本在彼若敗必趨入城汝等截門勿縱一騎入二將所部軍行寂無人聲又大陰霧

既上嶺列柵乃發火金人大駭倉卒備戰我軍已畢列游騎有聞金帥以馬搥敲鐙者曰吾事敗矣我軍氣益振璘策迪布祿有謀必謂我趨戰欲速不肎徑出呼珊恃其百戰百勝與迪布祿異議宜可挑取已而遣輕兵嘗敵果見呼珊勒兵而出與我軍合鏖擊數十更休迭戰敵及三陳戰急大將有請曰敵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宜可勝璘叱曰如此則我走敵遂勝矣敵已潰毋自怯璘輕裘駐馬陳前麾軍亟戰軍皆殊死鬬金人大敗遁去騎兵追襲斬首六百三十生擒七百人騎將楊萬膂力過人生擒一千戶詰璘璘曰萬可斬也戰方急豈可得一人而遽返邪萬投千戶于地倉遽復上馬入陳騎將馬廣者所部號八字軍察敵將潰越陳挑逐既而大靡俘馘人馬數千敵兵降者萬餘人璘悉釋之聽其自便金殘兵果趨城走張士廉違節制後期二帥僅以身入城翌日第賞馬廣獨不及反將誅之曰此違約束輕犯令者也呼珊入城率餘兵拒守璘圍之

戊午劉光遠曹勛辭于內殿遂命持金帥報書以行

癸亥言者請令有官人銓試竝兼習兩場故事銓試有官人分五場曰經義曰詩賦曰時義曰斷案曰律義願試一場者聽議者謂試之以經義詩賦時義者欲使之通古今試之以刑統義斷案者欲使之明法令宜令二者各兼一場庶使人人明古今通法令而無一偏之失事下吏部乃命任子如所請

右軍都統制吳璘自臘家城班師初金統軍呼珊在城中璘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驛書命璘遂歸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歎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世將處即日世將以金人之俘三千人獻于行府命利州路轉運判官郭游卿就俘獲中以聲音容貌驗得女真四百五十人同日斬于嘉陵江上斂其屍以爲京觀餘皆涅其面于界上放還敵氣大沮涇原經略使秦弼以策應不及致失呼珊遂罷兵柄

是日武顯大夫西和州巡檢元成與金人戰死之時宣撫司命成以所部牽制西河敵兵行至鞏州與敵遇自度必死南向而哭曰長于行陳死于兵戎竟不得見吾君矣遂自刎而死

商州管內安撫使邵隆及金知虢州賈澤戰敗之復虢州

是秋金境多蝗

冬十月戊辰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及金萬戶通檢戰于寶雞敗之時通檢屯渭北政欲攻拔其城是日黎明通檢將精兵萬衆出戰政鼓勇士鏖戰縣旁至日晡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騎突出陳後山上執幟以招陽爲麾軍金人望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而潰政乘勢掩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絕乃擒之

己巳劉光遠等至金軍乙亥金宗弼遣劉光遠等還宗弼之入侵也首破泗楚二郡樞密使張俊在鎮江遣其姪統制官子蓋以輕兵屯淮揚盱眙之閒伺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謂人曰南北將和敵謂吾怠欲據柘皋之岔爾勿與交鋒則敵當自退時右諫議大夫知鎮江府沿江安撫使劉子羽建議清野盡徙淮南人于鎮江民兵雜居子羽撫以恩信無敢相侵擾者境內怗然既而金兵久不至俊以問子羽子羽曰此敵異時入侵飄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

至是宗弼遣光遠等還報大略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蓋金欲速和故也 戊寅宗正丞邵大受言宗正舊有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系錄曰宗枝屬籍建炎南渡寺官失職舉四書而逸于江濟陛下比命重修仙源慶系屬籍總要乃合三者而一之固無愧于昔獨玉牒未修望詔有司討論一書以備中興之盛典從之 少保醴泉觀使岳飛下大理寺先是樞密使張俊言張憲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左僕射秦檜乘此欲誅飛乃送飛父子于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考異]岳侯傳曰秦檜密遣王俊同王貴前去謀陷侯王俊王貴等觀望奏張憲岳雲欲謀反等事俊將憲雲與扭械送大理寺根勘上聞驚駭秦檜奏乞將張憲岳雲與飛同曰其事是時侯尚不知良久秦檜密遣左右傳請相公略到朝廷別聽聖旨侯既聞宣詔即時前去御引到大理寺侯駭然曰吾何到此纔入門到廳下轎不見一人只見四壁垂簾纔坐少時忽見官吏數人向前云這裏不是相公坐處後面有中丞請相公略來照對數事相公點頭云吾與國家宣力今日到此何也遂罷隨獄吏行至一處見張憲岳雲赤頭露體各人扭械渾身盡皆血染痛苦呻吟又見羅振等將王俊王貴首張憲岳雲并侯反狀罪文前來云國家有何虧負你三人卻要反背侯向万俟卨羅振對天盟誓吾無所負國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陷害忠良吾到冥司與汝等面對衆聞其說羅振並御史中丞万俟卨等曰相公既不反記得遊天竺日壁上留題曰寒門何載富貴乎衆人曰既出此題豈不是反也侯知衆人皆是秦檜門下既見不容理訴長吁一聲云吾方知已落秦檜國賊之手使吾為國忠心一日都休遂罷合眼任其拷掠李心傳云此時羅汝楫已不為御史万俟卨亦未為中丞其後卨遷中司汝楫遷諫議然汝楫不與此獄傳所云誤也 乙酉虛恨蠻王歷階詣嘉州乞降歷階既犯邊獲寨將茹大猷以去提刑司調兵防阨所費不貲連年不能討大猷因以利啗之去年春歷階款塞求降不許至是復申前請守臣邵博言于宣撫司以便宜補歷階進武校尉令還大猷等且遺以色帶茶綵命王士安往促之歷階遣其子阿帕蠻將軍葉遇等送大猷歸州令右宣校郎知峨眉縣梁端即境上波斯神祠折箭歃血與盟而去歷階歸其出沒鈔掠如故 癸巳揚武翊運功臣太保樞密使英國公韓世忠罷為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世忠不以和議為然由是為秦檜所抑至是魏良臣等復行世忠乃諫以為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域外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乎又乞俟北使之來與之面議優詔不許世忠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世忠言者因奏其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懼檜陰謀乃力求閑退遂有是命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 是月金人破濠州 商州安撫使邵隆及金人所命知陝州鄭賦戰克之復陝州 起復川陝宣撫使胡世將圖上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剡灣克捷之狀且言臣詢究衆論皆謂璘此戰比和尚原殺金坪論以主客之勢險易之形功力數倍據提刑蕃人供金國中稱璘有勇似其兄之語臣猥以書生誤膺重寄上賴朝廷指授璘等為國宣力川陝用兵以來未有如此之勝望優與遷擢以為盡忠許國之勸又奏本司都統制楊政焚蕩敵寨十餘處親率勝兵與薩里干迎敵敵衆敗去致不敢併力熙秦樞密院都統制郭浩于陝虢等處攻卻敵寨並皆獲捷牽制敵軍不致併力秦鳳並乞優異推恩乃賜璘等詔書獎諭賜世將黃金二百兩茶藥有差初三將之並出也璘復秦州捷剡灣政下隴州破岐下諸屯浩取華同二州入陝府有破竹之勢

世將亦遣要約陝西河東忠義首領數十願爲內應而朝廷與金約和秦晉之人殊惜之三將歸解嚴第功于是統制官姚仲王彥向起各落階官仲彥爲華號兩州觀察使起爲邵州防禦使

十一月辛丑金都元帥宗弼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爲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因遣其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審定可否先是有舉人獻策于宗弼者宗弼用之于盱眙龜山造舟爲梁引兵深入東過臨淮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絕至是軍食不繼士皆飢苦宗弼乃遣毅等與良臣偕來焉

壬寅詔以四立日就行在權宜設位祭五福太乙

乙巳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接伴使以金使蕭毅已過界也毅等過江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右朝散大夫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良臣見旗有異大懼乃索之且以脅子羽子羽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揭此于吾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

丁未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齊安郡王士㒟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士㒟數言事秦檜患之岳飛之下吏也士㒟草奏欲救之語泄檜乃使言者論頃岳飛進兵于陳蔡之閒乃密通書于士㒟敘其悃愊蹤跡詭祕范同頃爲浙東憲與士㒟通家往還或以他故數日不克見則必遣其屬邵大受往傳導言語窺伺國論士㒟身爲近屬在外則結交將帥在內則結交執政事有切于聖躬望罷其宗師職事庶幾助成中興之業故有是命仍令刑部檢會宗室戚里不得出謁接見賓客條法申嚴行下

己酉金稽古閣火

壬子金審議使行臺戶部兼工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詔邢具瞻等入見毅等至館帝命工部侍郎莫將館伴時殿陛之儀議猶未決議者以爲兵衛單弱則非所以隆國體欲設仗衛恐駭敵情秦檜與知閤門事鄭藻謀之藻請設黃麾仗千五百人于殿廊蔽以帟幙班定徹帷檜然之自是以爲定制時秦檜議誓書事以爲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爲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反覆更易必欲如其所要者帝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既無及矣太后年逾六十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言若歸我太后朕不憚屈己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誓神固不聽朕亦不憚用兵也

乙卯御史中丞何鑄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試御史中丞起居郎羅汝楫爲右諫議大夫

丁巳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落階官爲容州觀察使充報謝副使何鑄入辭帝諭鑄委曲致詞事在必濟又召勛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幃逾十五年幾于無淚可揮所以頻遣使指又屈己奉幣者皆以此也竊計天亦默相之言已淚下左右皆掩泣帝曰汝見金主以朕意與之言曰惟親若族久賴安存朕知之矣然閱歲滋久爲人之子深不自安且慈親之在上國一尋常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往用此意以天性至誠說之彼亦當感動也

戊午金國審議使蕭毅等辭行時朝廷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

中流爲界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
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　辛酉進觀文殿
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張浚爲檢校少傅
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秦檜將議和
遣工部員外郎蓋諒因事至閩中風浚使附其議當
引爲樞密使浚荅書言敵不可縱和不可成檜不悅
會浚以母老乞祠乃有是命　是月詔大金已遣使
通和令川陝宣撫司照會保守見在疆界不得出兵
生事招納叛亡　十二月癸酉試尙書工部侍郞莫
將權本部尙書往唐鄧州分畫地界先是詔刑部侍
郞周聿充京西路分畫地界官應干措置樞密都承
旨鄭剛中充陝西路分畫地界官應干措置川陝宣
撫司照南北誓書文字子細分畫不得差錯生事至
是又遣將焉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
何鑄等至軍前金都元帥宗弼遣鑄往會寧且以書
來索北人之在南者因趣割陝西餘地　是日遣莫
將周聿往割唐鄧又命鄭剛中分畫陝西以劉豫吳
玠元管地界爲準　癸巳岳飛賜死于大理寺飛旣
屬獄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三畏同鞫之飛久
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閤門祗候雷視之至是万
俟卨入臺月餘獄遂上及聚斷大理寺丞李若樸何
彥猷言飛不應死衆不從于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
己與太祖以三十歲除節度使爲指斥乘輿情理切
害及敵侵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卽策應爲擁
兵逗遛當斬閬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
張憲坐收飛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飛長子左武大夫
忠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雲坐與憲書稱可與得心
腹兵官商議爲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
飛賜死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沂中涖其刑誅
憲雲于都市參議官直祕閣于鵬除名送萬安軍右
朝散郎孫革送潯州竝編管仍籍其貲流家屬于嶺
南天下冤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
觀使韓世忠不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憲書雖
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莫須有三字何以
使人甘心固爭之不聽（考異）中興紀事本末作檜曰其事體必須有世忠曰必須有三字何以
使人甘心朱彝尊謂宋史作莫須有未若必須有爲得其實徐氏後編從之今考熊克小紀作莫須有是宋史所本也今從小紀飛
事親至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
遺之飛曰主上宵旰寧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大
歎服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
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
鎧以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
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
不擄掠卒有疾親爲調藥諸將遠戍飛妻問勞其家
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無犯
善以少擊衆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謀定而後戰故
所向克捷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
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
不可每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
雅歌投壺恂恂如儒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
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時
上下以和議得成爲幸淵聖在金鮮有厝意者金主
詔以天水郡公趙桓乞本品俸令有司賙濟之　金

尚書左丞完顏勗奉詔訪祖宗遺事勗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部族曰某部復曰某水之某又曰某鄉某邨以別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閒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略咸得其實書成進入金主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旋詔左丞勗暨平章政事奕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傔舊制皇兄弟皇子爲親王給二品俸京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勗等別給親王俸皆異數也 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山密奏敵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攜婦隨軍今不復攜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追擊以復故疆報世讎張浚名動殊方并問李綱趙鼎安否又言將帥中唯岳飛爲金人所畏胡銓封事其地有之彼亦知中國有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五（起元默攝提格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十二年（金皇統二年。）春，正月，壬寅，詔建國公瑗出外第，可依親賢宅。右承奉郎、賜緋魚袋張宗元爲右宣議郎、直秘閣。宗元，樞密使俊孫也。俊自鎮江還朝，行府結局，乃乞罷機務，章四上，不許。時俊所部在建康，未有所付，俊薦本軍統制、淸遠軍節度使王德可典軍，乃以德爲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己亥，金主獵於拉林（舊作來流，今改。）河。癸卯，樞密行府奏盱眙天長縣爲軍，割盱眙、昭信兩縣隸之，仍於盱眙縣置榷場。乙巳，金命伐高麗。丁未，金主至自拉林河。戊申，尚書省乞以岳飛獄案令刑部鏤板徧牒諸路。有進士智浹者，汾州人，知書，通春秋左氏傳，好直言，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浹上書訟其寃，秦檜怒，并送大理獄，成，浹坐決杖，送袁州編管。詔陞安豐縣爲安豐軍，以壽春、霍邱、六安三縣隸之。壬子，顯謨閣學士、知洪州梁揚祖爲尙書兵部侍郎。金衍聖公孔璠薨，子拯襲。二月，丁卯，金主如天開閣。庚午，婉儀張氏薨，輟視朝二日，贈賢妃，葬城外延壽院。初，建國公瑗之少也，育於妃所，及是吳婉儀收而併視之，與崇國公璩同處，雖一食必均焉。甲戌，金賑熙河路。丁丑，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爲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起居飮食未嘗離膝下，帝尤所鍾愛。己卯，賜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川陝宣諭使鄭剛中，左中大夫、四川轉運判官兼宣撫使參議官李觀與金大使鎭國上將軍、沁南節度使烏凌阿贊謨，副使奉政大夫、行臺尙書吏部郎中孟某相見，置酒於百家邨。先是詔宣撫副使胡世將遣近上參議官從剛中至界首，約官商議具奏。至是剛中、觀與閤門祗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之寧偕至鳳翔境上，贊謨等亦以檄來言：「奉都元帥府指揮，可計會江南差來官，從長相度交割，今欲自鳳州分界。」先二日，（二月丁丑。）之寧至寶鷄縣與贊謨議相見之地，贊謨言欲至鳳州相見，之寧曰：「宣諭已過二里矣。」二里在和尚原之北，議不諧而罷。剛中檄贊謨云：「元得指揮，只是商議，仍須取旨，即無便使交割之文。交割與商議，事理不同，未審今於何處分界。」贊謨回牒云：「陝西地界，旣未指揮，須先商議，即無便交割之理，何處分界，亦候相見時計議。」至是贊謨與剛中相見，首謂階、成、祐、鳳、商、秦六州當還上國。剛中與論久之，贊謨曰：「階、成、祐、鳳倘未見還，當先還我商、秦二州，須以大散關爲界。」剛中曰：「原言公文當奏取旨。」贊謨出檄云：「已差交割官矣。」剛中持不可。贊謨曰：「講和而不退和尚原兵馬，何也？」剛中曰：「割地之旨朝下，兵晚退矣。」贊謨又欲遣人於大散關立界堠，剛中、觀不從，各上馬去。世將具奏曰：「臣竊觀和尚原係商秦州險地之要，並係川蜀緊要門戶，若爲金人所占，委有利害，前已具奏，未準回降指揮，

宜檢會詳酌速降處分。薩里千等前年冬領軍馬五萬攻打和尚原，本司遣兵捍禦，薩里千爲見有備，不敢入險，復回長安。去年春，珠赫貝勒萬衆侵略商州地名洪門芶葯等處，本司遣兵擊退。去年冬，薩里千欲復秦州，本司遣兵捍禦，薩里千相視秦州高險，城守嚴備，重兵在後，不敢進攻而退。可見和尚原、秦商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正係控扼川口必守之地。若爲金人所占，利害至重，望賜詳酌。辛卯，世將奉詔令與剛中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分畫。世將乃言：秦州元不係吳玠地分，合自秦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商州元不係吳玠所管地分，合自商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和尚原方山原兩處，昨自建炎四年，係吳玠創立山寨，原不係劉豫所管地分界至，今來合行保守。已牒鄭剛中照應分畫去訖。和尚原係川蜀緊要門戶，比之秦商二州，所係利害尤重。臣已屢具論奏，請賜速降處分。疏入，詔世將具兩奏不同因依。時金人必欲得和尚原，故有是命。丙戌，龍神衛四廂指揮使、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陞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元，韓世忠部曲也，至是代將世忠之軍，故擢之。戊子，金皇子濟安生。金主年二十四，初舉子，喜甚，乃告廟大赦，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見行理索，候到並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並許復故。簽書樞密院何鑄、知閤門事曹勛進誓表於金，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並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始，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勛等見金主，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鑄伏地不言，勛再三懇請，金主命歸館。是晚，館伴耶律紹文、楊用修至館傳金主命，來晨上殿，金主乃許歸徽宗、鄭后之喪及帝母韋氏，遣鑄等還。

初，奉使徽猷閣待制洪皓既至燕，金主聞其名，欲用爲翰林直學士，皓力辭。至是赦文復令南官換授，皓請於參知政事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養濟，作逃歸計。昉怒，遂換中京副留守，再降爲承德郎、留司判官，趣行者屢矣，皓訖不就職。

己丑，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權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禮部侍郎。

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科右承務郎洪遵、敕賜進士出身沈介、右從政郎洪适並合格。遵、适，皓子；介，德清人也。秦檜以所試制詞題進讀，帝曰：是洪皓子邪？父在遠，子能自立，可與陞擢差遣。帝又言遵之文於三人中爲勝，遂以遵爲祕書省正字，介、适並爲敕令所刪定官。自渡江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

是月，金改封蜀王劉豫爲曹王。

三月甲午朔，詔普安郡王朝朔望。庚子，樞密院編修官趙衛、大理寺直錢周材並改合入官，爲普安郡王府教授。

辛丑，金主還自天開殿。大雪。

壬寅，延安郡王出

閤就外第命宗室正任已上送之 丙午金以都元帥宗弼爲太傅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定江軍節度使御前統制田思中陞充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張俊力薦思中代掌岳飛軍先數日帝諭輔臣曰朕欲面委思中營田之事倘區處得宜地無遺利便可使就糴以充軍賦軍賦既足取不及民則免催科之擾輸送之費可以少寬民力若乃規其入以供公上非朕所欲也既又賜思中銀帛萬匹兩爲犒軍之費至是特降制命之 武安軍承宣使御前統制權鄂州都統制王貴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罷從軍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承宣使御前統制關師古卒於建康府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毅勇 庚戌權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劃地還行在時金人遣李成以兵行境上邊民驚擾 辛亥詔齊安郡王士㒟建州居住御史中丞万俟卨再論士㒟貪殘險忍朋比姦邪其初罷也語人曰士㒟於後宮有姻婭之契而於陛下爲近屬之尊去闕之日嘗蒙陛下賜銀千兩又嘗密劄慰諭再三以示非久復用之意又語人曰士㒟嘗薦李綱相矣嘗薦趙鼎相矣嘗薦孫近執政矣今居衢州賓客日盈其門談論之閒無不詆訕時政使陛下不許交通之旨徒爲虛文望稍加黜責以靖國論乃詔都省檢舉宗室干謁禁例行下有犯令御史臺宗正司按察官劾奏〔攷異〕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士㒟欲救解岳飛漏其語或聞之以告秦檜檜令臺臣言士㒟自有不軌心責建州拘管而死今從繫年要錄 甲寅太常少卿施坰兼權禮部侍郎 乙卯帝御前殿引試南省舉人何溥以下是舉兩浙轉運司秋試舉人凡解二百八人而溫州所得四十有二宰執子姪皆預焉 丙辰起復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於仙人關世將疾命官屬會軍馬錢糧鎧仗文書等召宣諭使鄭剛中至卧內面授之剛中辭以使事有指不敢當世將曰公以近臣出使苟利國家以意可否之請命於朝可也帝初欲擢世將以簽書樞密訃聞贈資政殿學士卹典如執政 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寶佩璲玉冊來致冊命其冊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於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八年於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押至願身列於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持節冊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筈彥宗之子也 戊午修武郎侍衛步軍司統領軍馬田邦直知光州 金立子濟安爲皇太子 辛酉秦檜等賀帝以皇太后有來期先是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先報太后歸耗帝諭檜曰皓身陷敵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皓之二子並中詞科亦其忠義之報也 是月夏國地震逾月不止地裂泉湧出黑沙歲大饑乃立井里以分賑之 夏四月甲子朔少保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爲迎護梓宮禮儀使保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士會都大主管兩浙轉運副使黄敦書提舉應辦一行事務參知政事王次翁爲奉迎兩宮禮儀使內侍省副都知藍珪都大主管江東轉運副使王暎提舉一行事務

既而忠厚請禮官與俱乃命大理寺丞吳棫淮康
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節制利閬州屯
駐行宮右護軍馬孫渥卒於興州丙寅金以臣宋
告中外丁卯太常少卿施坰權尚書禮部侍郎
戊辰追封皇太后曾祖故郊社齋郎贈太師雍國公
韋愛臣爲惠王祖贈太師安康郡王子華爲德王先
是后父安禮已追封魯王故有是命己巳封婉儀
吳氏爲貴妃庚午帝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
有司定右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秦熺第一舉人
陳誠之次之秦檜引故事辭乃降爲第二人特遷左
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五品服自誠之以下賜第者
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法得黃子淳一人而已金
五鳳重明等殿成辛未帝御射殿放合格特奏名
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八人武舉正奏名陳鄂等
五人特奏名潘璋等二人是歲始依在京舊制分兩
日唱名自是以爲例戊寅吏部侍郎魏良臣爲接
伴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副之辛巳知盱眙縣宋肇
言得泗州報邢皇后已上仙詔禮官討論合行典禮
甲申起居舍人楊愿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爲太學
從之己丑爲大行皇后發喪即顯肅皇后故几筵
殿成服立重不視朝詔陞棗陽盱眙縣爲軍廢天
長軍爲縣皆以便於沿邊關報也五月癸巳朔金
主不視朝金主自去年荒於酒與羣臣飲或繼以夜
宰相入諫或飲以酒曰知卿等意明日當戒因復飲
乙巳軍器監主簿沈該直祕閣知盱眙軍措置榷
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十人爲保留其貨之半

赴泗州榷場博易俟得北物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
拘之以待北賈之來兩邊商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
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錢各收五
釐息錢入官其後又置場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靨
鎮而金人亦於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凡
棗陽諸場皆以盱眙爲準丙午增築慈寧殿庚
戌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議大行皇后謚曰懿節辛
亥權禮部侍郎施坰等請立別廟於太廟之內從之
殿室三間其南爲櫺星門不立齋舍神廚以地隘故
也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試尚書兵
部侍郎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教官仍先納所業
經義詩各三首會刑寺無過下國子監看詳禮部覆
考然後許試附省試院分兩場非取士之歲附吏部
銓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爲合格詔資政殿學
士提舉亳州明道觀鄭億年赴行在奏事時簽書樞
密院事何鑄等使還宗弼因索億年及張中孚與杜
充宇文虛中張孝純王進家屬且送前觀文殿學士
東京留守孟庾徽猷閣待制前知陳州李正文右迪
功郎前開封府推官畢良使還行在正文即正民也
避金主諱改焉己未言者論夔路有殺人祭鬼之
事請嚴禁之帝謂宰執曰此必有大巫倡之治巫則
自止辛酉金主宴羣臣於五雲樓左丞完顏勗進
酒金主起立宰臣曰至尊爲臣下屢起禮未安金主
曰朕屈己待臣下亦何害是日盡醉而罷六月甲
子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言奉詔令侍從臺諫禮官赴
尚書集議梓宮既還當修奉陵寢或稱攢宮竊聞朝

廷通使見議陵寢地兼據太史局稱今歲不宜大葬欲遵景德故事權行修奉攢宮以俟定議從之　戊辰御史中丞万俟卨爲攢宮按行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爲副使　戊辰何鑄還金都元帥宗弼復求和尚方山原地會都統制吳璘圖上形勢帝乃詔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見發國書計議不得擅便分畫　辛未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洞霄宮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庶罷政行至江州聞再奪職之命乃買田於敷淺原之上徙家居焉至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庶寄居德安詭占逃田强市民宅其譏訕朝政之語形於詩篇殆未可悉數望重行竄逐以慰一方士民之心而爲萬世臣子之戒故有是命　己卯尚書省言金使明威將軍少府少監高居安扈從皇太后一行前來詔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充接伴使初金主既許皇太后南歸乃遣居安及內侍二人扈從又以御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賢祕書監劉陶爲使宗賢太宗子時封沂王　甲申鎮西軍節度使步軍都虞候秦鳳路經略使知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吳璘檢校少師改充階秦岷鳳四川經略使仍以漢中田五十頃賜之　秋七月癸巳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言左奉議郎簽書武威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益唱狂妄之說橫議紛紛流布遐邇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矣望陛下重行竄逐以申邦憲詔銓除名新州編管　甲午皇太后回鑾自東平登舟由清河至楚州境上　回鶻遣使貢於金　丙申直祕

閣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兼川陝宣撫司參議官令再任協忠大夫郢州防禦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行營右護左部同統制鳳翔府兼管內安撫司公事統制忠義軍楊從儀改知鳳州時將割和尚原故有是命　丁酉祔懿節皇后神主於別廟　金太傅宗弼乞致仕不許優詔荅之賜以金券給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　甲辰按行使万俟卨等請卜攢宮於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之西北　己酉命有司製常行儀仗自南渡儀物草創時以皇太后且至將躬迎於郊諸王公大小學教授石延慶以儀衞爲請乃命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與內侍邵諤董治將等先造玉輅及黃麾仗用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從之　是月金北京廣寧府蝗　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宗弼復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地於是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亦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使係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還金從之　乙丑靖州言盜破豐山寨軍民死者甚衆帝曰蠻夷但當綏撫不可擾之乃詔湖北帥臣劉錡毋得生事　丙寅皇太后渡淮時帝遣后弟平樂郡王韋淵往迓遂扈從以歸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鑄依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御史中丞万俟卨右諫議大夫羅汝檝交章論鑄之罪謂鑄胥吏之子無聞望初以廖剛薦爲臺屬與孫近范同締交逮近同之敗自是迹不遑安乃益合黨與傾搖國是去春淮甸警報日與儇薄之徒張皇敵勢以爲朝廷自當遷避岳飛反狀敗露鑄首董

其獄亦無一言敘陳偶因報聘乏人陛下置之樞庭命之出疆臨行使親舊謄播以爲議獄不合遂致遠行廣坐語人以脫此自幸飛之負國天下所同嫉鑄長御史乃黨惡如此罪將安逃章五上鑄亦累章求去乃有是命　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直顯謨閣右奉議郎張汲直祕閣並主管萬壽觀以將北行也右宣議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趙恬勒停先是宇文虛中因王倫使還附奏若金人來取家屬願以汲敵爲言至是宗弼來索虛中家甚急帝遣內侍許公彥往閩中迎之恬虛中子壻也與其族謀欲留師瑗一子爲嗣守臣顯謨閣直學士程邁持不可師瑗乃使恬以海舟夜載其屬之温陵而身赴行在邁遣通判事二人入海邀之言於朝故有是命汲先得貝州通判旋罷之至是復去已而師瑗至行在上疏懇留秦檜不許虛中妻安定郡夫人黎氏請以所賜田易錢以行乃賜黃金百兩焉　庚午責授嚮德軍節度使王庶卒於道州許歸葬　辛未權工部尚書莫將與侍從兩省官十一人以皇太后回鑾同班上賀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館伴使　金復封太宗子呼魯爲王鎮陝西　壬辰命權工部尚書莫將知閤門事曹勛接伴大金第二番人使甲戌御史中丞兼侍讀万俟卨爲參知政事充大金報謝使乙亥榮州防禦使帶御器械邢孝揚充報謝副使　己卯帝謂大臣曰比聞大金中宮頗恣權不歸其主今所須者無非真珠靺鞨之類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則侈靡之意可見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侈心一開則吾事濟矣時金人又須白面猢猻及鸚鵡孔雀師子猫兒帝亦令搜訪與之帝曰敵使萬里遠來所須如此朕何憂哉帝又曰聞金皇后擅政三省惟承后旨其主所言顧未必聽且后性侈靡其珍珠裝被追集繡婦至數千人后日更繡衣一襲直數百緡其風如此豈能久耶　辛巳帝奉迎皇太后於臨平鎮初后既渡淮帝命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迎於道至是親至臨平奉迎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從帝初見太后喜極而泣軍衛懽呼聲振天地時宰相秦檜樞密使張俊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及侍從兩省三衙管軍從帝行皆班幄外太后自北方聞世忠名特召至簾前曰此爲韓相公邪慰問良久其後餉賜無虛月　壬午皇太后還慈寧宮太后聰明有遠慮帝因夜侍慈寧語久冀以順太后意太后令帝早臥且曰冬月宜早起不然恐妨萬幾帝不欲遽離左右太后遂示以倦意帝乃退詔扈從太后官屬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白諤等十二人皆遷官癸未百官詣常御殿門拜表稱賀丙戌以皇太后還宮遣執政官奏告天地　戊子帝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梓宮登舟易緦服百官皆如之己丑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及懿節皇后梓宮皆至行在寓於龍德別宮以故待漏院爲之在行宮南門之東帝后異殿始議奉安梓宮之禮或請姑寓僧坊太常少卿王賞曰孝子之事親思其居處宣和內禪退居龍德今宜綿蕝做行殿以治喪儀又議百官制服賞曰訃告始至已成服矣復服之非是特上與執事

者當服改葬緦而已梓宮既入境則承之以槨命有司預置袞冕翠衣以往及是納槨中不改斂用安陵故事也 是日朝廷荅金都元帥宗弼書許以陝西地界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遣選鋒軍統制兼知鳳州楊從儀鄜延經略使兼知成州王彥閤門祗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之寧偕割陝西餘地金人遣直祕閣朝奉郎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原以大散關為界於關內得興趙原為控扼之所先是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邵隆在商州幾十年披荆棘立官府招徠離散各得其心自金人渝盟之後與敵戰雖嘗暫棄其城俄即收復終不肎去至是割畀金人以隆為陝西節度統制司統制隆快快不已嘗密遣兵為盜以劫之秦檜怒久之以隆知辰州 自議和後川陝宣撫司及右護軍分屯三邊與沿流十七郡(興成階鳳文龍綿劍潼金洋利閬西和州大安軍興元府及房州之竹山縣)興州吳璘所部僅五萬人興元楊政所部僅二萬人金州郭浩所部僅萬人惟興州屯兵最多至二萬有奇興元府利州閬各萬金州六千洋閬各五千有奇西和劍三千而羸綿階三千而弱成州大安軍二千而羸潼川千有奇文龍二郡與房州之竹山皆數百馬之籍萬五千計興州境內為七千而弱關外四州為二千而羸此其大概也自諸將所屯外凡關外沿邊待敵去處則三都統司每春秋二仲遣兵更戍戍州四千六百三十人照應秦州道路鳳州界九百二十五人控扼熙鞏秦之道路鳳州界三千八百五十人控扼鳳翔府一帶道路興元府界千二百六十二人洋州界千一百二十四人並照應岐雍一帶道路金州界一千六百人控扼商州永興軍一帶道路合興州界戍卒共萬四千人又置烽燧四路凡一百六十二烽早晚舉火傳報平安此其大略也 九月庚戌朔帝行奠酹梓宮之禮 壬辰金主詔給天水郡王子姪壻天水郡公子俸 癸巳有司具送金國禮物常幣外有金器極精巧帝謂宰執曰此上皇時所用朕不欲饗之交鄰國以息兵養民朕之志也帝又言徽宗顯肅之疾皇太后躬親伏侍及啓手足又與淵聖呼當時御葬事之役者待其畢集然後啓欑其思慮深遠如此 乙未少保鎮潼軍節度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為樞密使時秦檜當為山陵使而不欲行故用忠厚 金使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賢等朝辭詔參知政事万俟卨就驛伴宴 戊戌詔奉慈寧宮錢二十萬緡帛二萬一千匹綿五千兩羊千有八十口酒三十六碩 辛丑樞密院言昨降旨不得指斥大金尚慮行移之閒或有違誤理宜飭詔中外官司常切遵守時金國都元帥宗弼又遣來言邊吏以兵出塞朝廷亦遣書報之 壬寅大赦天下(制詞有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其詞給事中直學士程克俊所草也) 乙巳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冀國公秦檜為太師封魏國公 金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劉筈奉國上將軍禮部尚書完顏宗表來丙午入見 戊申新玉輅成 詔金國誓書藏內侍省 參知政事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德慶軍節度

使提點皇城司錢愐副之。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王賞權尚書禮部侍郎。甲寅，奉國軍承宣使、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改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中書舍人楊愿兼戶部尚書。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何彥良假奉國軍承宣使、賀金主正旦，器幣視生辰之數，自是以為例。先是金人求真珠、鞦轡等物，秦檜以誓書不遣泛使，乃諭盱眙軍令錄事參軍孫守信往泗州，諭守將周企令具奏達。俟遣彥良出使附行皇太后歲遺金主之后禮物，亦以鉅萬計。乙卯，懿節皇后靈駕發引，顯肅皇后次之，徽宗皇帝又次之。是日，帝緦服祖奠於龍德宮，吉服還內。冬十月乙丑，詔中外臣民自今月丙寅後，並許用樂。初以梓宮未還，故輟樂以待迎奉，至是太母還宮，將講上壽之禮，故舉行焉。丙寅，權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於會稽永祐陵，懿節皇后祔陵在昭慈聖獻皇后攢宮西北五十步，周地二百二十畝，竝林木為錢三千八百緡有奇。其後昭慈、永祐二攢宮歲用祠祭錢八千四百餘緡，修繕錢五千緡，以紹興府當輸內帑錢供其費。乙亥，翰林學士兼侍讀資善堂翊善程克俊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丁丑，太傅、樞密使、廣國公張俊進封益國公。戊寅，追封皇太后曾祖贈太師惠王韋順臣為廣王，祖贈太師德王子華為福王，父贈太師魯王安禮為兗王，母秦越國夫人宋氏為陳魯國夫人。庚辰，省鎮江府沿江安撫司。壬午，太傅、醴泉觀使、福國公韓世忠進封潭國公，太保、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改封揚國公。癸未，詔車輅院復置官吏。甲申，皇太后生辰，燕於慈寧宮，始用樂上壽。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自河池移司利州，舊宣撫司率居綿閬之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然饋餉不繼，人以為病，至是已罷兵，剛中乃還居益昌，以省費。既而剛中欲移屯一軍，都統制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宣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肎，剛中雖書生，不畏死也。」聲色俱厲，政即日聽命。十一月己丑朔，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浚以赦恩封和國公。癸巳，太傅、樞密使、益國公張俊為鎮洮、寧武、泰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清河郡王。初，太師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俊居位歲餘，無請去之意，檜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論其罪，邈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為宅基，大男楊存中握兵於行在，小男田思中擁兵於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帝曰：「俊有復辟功，無謀反之事。」皆不可言。會樞密使孟忠厚竣事還朝，而邈又言俊之過，俊乃求去位，故有是命。尚書戶部侍郎張澄權本部尚書。乙未，檢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兼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保，錄復辟之勞也。宋故事未有以保傅為管軍者，有之自存中始。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為保順軍節度使，錄迎扈之勞也。元不及拜而卒。己亥，詔太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置增展。庚子，命內侍王晉錫作崇政

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宮止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為之朔望則權置帳門以為文德紫宸殿校射則以為選德策士則以為集英垂拱以故內諸司地為之在皇城司北　和衆輔國功臣太保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揚國公劉光世薨於行在年五十四詔贈太師輟視朝二日贈銀絹二千匹兩子孫甥姪進官者十四人上臨奠諡武僖光世蚤貴其為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以此咎之（攷異）光世乾道八年追封安成郡王開禧元年又封鄜王藏克小紀載光世薨今年正月蓋林泉野記之誤而克又因之　庚戌少保樞密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罷為少傅鎮潼軍節度使判福州忠厚使山陵還言者引故事論列故有是命　甲寅金平章政事漆水郡王完顏昂薨追封鄭王　辛酉言者請復武舉詔送兵部　庚午禮部請太學養士權以三百人為額　太常博士劉燦請隨宜修創禖壇事下禮部後築於臨安府城之東南　壬申金主出獵逾旬始還宮　癸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御前統制兼樞密院都統制李顯忠為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顯忠戍池州引疾求去故有是命顯忠時年三十二　庚辰大理卿周三畏權尚書刑部侍郎　甲申金太子濟安薨濟安之病也金主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禱曲赦五百里內罪囚是夜薨諡英悼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六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閼逢困敦十二月凡二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十三年金皇統三年。春正月己丑朔，帝不受朝，詣慈寧殿賀皇太后。太師秦檜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遙拜淵聖皇帝于行宮北門。

金主以太子喪不御正殿，羣臣詣便殿稱賀。

癸巳，太傅、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之官，從之。

戊戌，帝蔬食齋於常御殿，遣太師秦檜冊加徽宗謚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己亥，帝親饗太廟，秦檜爲大禮使，簽書樞密院事程克俊爲禮儀使，普安郡王亞獻，皇叔光州觀察使士街爲終獻。

辛丑，立春節，學士院始進帖子詞，百官賜春幡勝。自建炎以來久廢，至是始復之。

癸卯，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爲國子監太學。舊太學七十七齋，今爲齋十有二，曰視身、服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持志、養正、誠意、率履、循理、時中。時夏人立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親爲訓導。

己酉，殿中侍御史江邈權尚書吏部侍郎。

二月乙丑，更永祐陵曰永固。

揚武翊運功臣、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進封咸安郡王。時劉光世始薨，舊功大臣，惟世忠與張俊在，俊勳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爲秦檜所厚，故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此命。時帝又數召世忠等，兼家屬燕於苑中，賜名馬、寶劍等甚渥。〔考異〕韓世忠所以得王，墓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云：願爲賦租併歸官府，重爲遠識，實邁前賢，蓋度越於常人，宜顯頒夫異數，即指此也。

己巳，詔清河郡王張俊、咸安郡王韓世忠、平樂郡王韋淵並五日一朝。

庚午，詔自來年爲始，令太史局遞賜諸路監司守臣歷日。

己卯，國子司業高閌言：「太學者，教化之本，而最所當先者，經術是也。自漢以來，多置博士，後世所謂詩賦論策，皆經術之餘耳。太學舊法，每旬有課，月有試，季一周之，亦皆以經義爲主，而兼習論策，爲三場。苟如一場，則旬課季攷之法，遂不可行。自元祐以來，雖臣僚累奏，請加詩賦通爲四場，而終不施行者，蓋爲此也。自罷詩賦之後，朝廷恐專門之學未足以收實用，乃別設詞學一科，試以制詔表章之類，通謂之雜文。臣今參合條具太學課士及科舉三場事件：第一場大經義三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第二場以詩賦；第三場以子史論一首，並時務策一道，永爲定式。」閌又言：「比歲郡國雖有學，而與選舉不相關，今參取祖宗舊制，通以當今之宜，補太學生，以諸路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曾犯第三等以上罰。游學者同。或雖不住學，而曾經發解，委有士行之人，教授保委，申州給公據，赴國子監補試。諸路舉人，以住本貫學半年，或雖不住學，而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禮者，縣學同，仍籍記姓名。本學攷第，委保、教授審實，申州聽取，應仍自紹興十四年爲始。」皆從之。

乙酉，詔臨安府建景靈宮。先是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

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而原廟神游，猶
寄永嘉四孟薦享，旋即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
命有司擇地，倣景靈宮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粹
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事下禮
官，至是權禮部侍郎王賞等乞體倣溫州見今安奉
殿宇，令本府同修內司隨宜修蓋。（攷異）熊克小紀載此事在二月丁酉，與日曆不同。
其後創於新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爲之。案光世家進納賜第在三月庚子，今併附之。
築三殿，僧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
六人，上元結燈樓簾幙，歲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
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十七人作法事。　三
月辛卯朔，國子司業高閌請在學人依徽宗御筆，復
立三年歸省之限，以彰孝治。帝曰：舊有九年之法，至
徽廟方改作三年，豈有士人九年而不省其親者乎。
其從之。　金以尚書左丞完顏勗爲平章政事，殿前
都點檢宗憲爲尚書左丞。　丁酉，金太皇太后唐古
氏崩，後謚欽仁，葬恭陵。　乙巳，詔臨安府建大社大
稷。　丙午，詔臨安府同殿前司修築圜丘於龍華寺
之西，壇四成，上成縱廣七丈，下成二十有二丈，分十
三陛，陛七十有二級，壇及內壝凡九十步，中壝外壝
共二十五步，以龍華寺爲望祭殿，不築齋宮。　己酉，
金主封子道濟爲魏王。　夏四月癸酉，右諫議大夫
兼侍讀羅汝檝試御史中丞。　癸未，懿節皇后撤几
筵，帝素服焚香，以太師秦檜爲禮儀使。　是月，蒙古
復叛，金主命將討之。初，魯國王昌既誅，其子勝花都
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由是强
取二十餘團寨，金人不能制。　先是金都元帥越國

王宗弼疑知亳州王彥先至南朝，常泄其國中陰事，
乃徙彥先知澶州，而調其子保義郎大觀從軍北討，
實質之也。大觀年二十餘，驍猛喜騎射，以事劉麟，擊
鞠得官，宗弼以爲保義校尉。　閏四月己丑，立貴妃
吳氏爲皇后。　五月庚申，帝諭大臣曰：人言南地不
宜牧馬，昨朕自創行，雖所養不多，方二三年，已得駒
數百，此後不患不蕃。與自川廣市來，病不堪乘，而沿
路所費不少，計之一匹，省數百千緡。秦檜曰：儉以足
用，寬以愛民，魯頌專言牧馬。帝又曰：國家自有故事，
京城門外便有孳生監，每言所得甚多，祖宗用意可
見也。　甲子，秘書少監秦熺權尚書禮部侍郎。　壬
申，詔國子監置博士正錄各一員，學生權以八十人
爲額。　丁丑，天申節，宰臣率百官上壽。京官任寺監
簿已上，及行在升朝官，並赴，始用樂。近臣進金酒器
銀香合馬，郡縣錫宴，皆如承平時。　己卯，大宴集英
殿。　甲申，金初立太廟社稷。　六月戊戌，吏部員外
郎周執羔請戒諸監司巡按檢視簿書，凡財用之出
入無簿書押者，必按以不職之罪。又乞命帥臣區別
條目，下諸路州軍，廣行搜訪徽宗御製，皆從之。李心傳曰：秦檜再當國柄十有八年，自定和策勳之後，士大夫無有敢少違其意者。一時輪對臣僚但毛舉細務以應詔旨，故自今年以後至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乙卯以前，執事面對奏劄見於施行者共二百二十四事，皆撮其大略書之，其間間有及民間利害者，因是可以攷其人也。
己酉，金初置驍毅軍。　庚戌，金人遣通問使徽
猷閣待制洪皓、直龍圖閣張邵、修武郎朱弁還行在。
先是金主大赦，始許皓等南歸。渡江後，奉使幾三十
人，生還者三人而已。右文殿修撰崔縱、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郭元邁與靖康所遣徽猷閣待制張宇發、尙書主客郎中林冲之皆沒，至是以其骨還。
秋七月甲子，詔求遺書。　癸未，

奉安至聖文宣王於國子監大成殿命太師秦檜行禮時學初成帝自題賜書閣榜曰首善 八月丙戌遣權吏部侍郎江邈奉迎景靈宮萬壽觀神宗神御於溫州自海道至行在 辛卯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王㬇守尚書工部侍郎 金主詔給天水郡王孫及天水公壻俸祿 丁酉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資善堂翊善程瑀試兵部尚書 戊戌徽猷閣待制洪皓至自金即日引見內殿帝諭皓曰卿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賜內庫金幣鞍馬黃金三百兩帛五百匹象齒香綿酒茗甚衆翌日見於慈寧殿帝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矣命撤之退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敵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悅謂其子祕書省正字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

起居郎鄭樸權尚書兵部侍郎尚書左司郎中王師心權工部侍郎己亥以樸爲賀金正旦使左武大夫保順軍承宣使知閤門事何彥良副之師心爲賀金生辰使武功大夫解州防禦使幹辦皇城司康益副之時出疆必遣近臣故並遷二人自是以爲例

庚子直龍圖閣張邵自金還入見言靖康以來迄於建炎使金而不反者凡數人若陳過庭聶昌司馬樸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執於北荒歿於王事而司馬樸之節尤爲可觀劉豫既廢金人取河南地金帥達蘭使樸爲尚書左丞欲以收南人之心樸辭以病堅臥不起達蘭不能奪陳過庭且死其卒自割其肋取肝爲羹以獻既死以北俗焚之其卒又自剮股肉投之於火曰此肉與相公同焚其感人如此聶昌劃河東絳州人殺之滕茂實將死自爲祭文人憐其忠崔縱中風坐廢三年將死以後事屬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見之去冬臣請於金尚書省乞挈縱行可之櫬以歸朝命下所屬發遣而行可之櫬挈之往中京乃不果發縱之櫬金人差丁役輿致令臣護之以來臣謹置之臨安府城外妙行寺而臣之隨行使臣有呂達者本婺州人亦病死於北界欲望聖慈以死事之臣如過庭輩七八人其閒恐未有經襃贈者令有司檢舉特推恤典使縱之親戚迎護其櫬而官助之葬下以慰忠義之魂於九原上以副陛下不忘臣下之心庶可激勵天下仗節死難之義 乙巳修武郎朱弁自金國還行在弁奏朱邵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谷傅偉文朱勣李舟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卒閻進節義於朝乞優恤邵府谷人靖康初以秉義郎知震威城其死節甚偉抗濟源人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忠輔爲將領守崞縣景平崞縣人爲隆德府部將谷朔寧人爲益府屬皆以宣靖閒死事寶真五臺山僧靖康中嘗召對俾聚兵謀敵金人生執欲降之寶真曰我既許宋皇帝以死矣豈妄言邪臨刑色不變北人嗟異丁氏度五世孫嘗適人後爲敵所掠欲妻之丁氏罵敵不從絕於梃下至是弁哀其事上之疏入不報 壬子禮部言今歲南郊應罷孟冬朝獻景靈宮之禮從之自是以爲例 九月戊午復寧遠萬寧宜倫三縣爲吉陽萬安昌化軍並隸瓊州仍以軍

使兼知倚郭縣事　甲子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出知饒州時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誼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恃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若恐以不與之故致渝盟誓宜謂之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秦檜大怒皓又言王倫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初檜在完顏昌軍中昌圍楚州久不下欲檜草檄諭降有實訥（舊作室撚今改）者在軍知狀皓與檜語及金事因曰憶實納否別時托寄聲檜色變而罷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即奏皓頃事朱勔之壻貪緣改官以該討論乃求奉使比其歸也非能自脫特以和議既定例得放歸而貪戀顯列不求省母若久在朝必生事端望與外任檜進呈因及宇文虛中事帝曰人臣之事君不可以有二心爲人臣而二心在春秋皆所不赦乃命黜皓　丁卯御史中丞兼侍講羅汝楫試吏部尚書　左司諫詹大方論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張邵奉使無成嘗與其副不協持刃戕之其辱命爲甚若置而不問恐遠人聞之必謂中國無賞罰望改授外祠乃以邵主管台州崇道觀已而邵又遺秦檜書言金有歸淵聖及宗室諸王意勸其遣使迎請於是秦檜益怒之　庚午詔故兵部侍郎司馬樸忠蹟顯著特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以洪皓言其死節也（樸後謚忠潔）　冬十月乙未奉安祖宗帝后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御於景靈宮　庚子帝詣景靈宮行款謁之禮辛丑亦如之　十一月戊午帝服袍履乘輦詣景靈宮行朝獻之禮遂赴太廟宿齋

己未朝饗太廟禮畢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齋於青城　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於圜丘太祖太宗竝配自天地至從祀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鹵簿萬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應用銅玉者權以陶木鹵簿應有用文繡者皆以纈代之初備五輅惟玉輅竝建旗常與各建所載之旗青城用蘆席絞屋爲之飾以青布不設齋宮以黑繒爲大裘蓋元祐禮也禮官以行在御街狹故自宮徂廟不乘輅權以輦代之禮畢上不御樓內降制書赦天下　庚午給事中楊愿假禮部尚書充金賀正旦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權樞密副都承旨曹勛副之及還就充送伴自是以爲例　癸酉太常博士劉燦言國之大事在祀昨自南渡草創未能備物凡遇大小祠祭竝權用奏告一籩一豆酒脯行事今時方中興容典寖備如日月五帝且不得血食神州感生亦削去牲牢風雷蠶農盡寢其禮饋神瀆禮於是爲甚望明詔有司講求祀典凡不可闕者竝先次復舊其他以次施行從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避殿減膳是日陰雨不見太師秦檜率百官上表稱賀　癸巳祕書丞嚴抑言本省藏祖宗國史歷代圖籍有右文殿祕閣石渠及三館四庫自渡江後權寓法慧寺與居民相接深慮風火不虞欲望重建以副右文之意於是建省於天井巷之東以故殿前司寨爲之帝自書右文殿祕閣二牓命將作監米

友仁書道山堂榜，且令有司直祕閣陸宰家錄所藏書來上。己亥，宗正少卿段拂權尚書禮部侍郎。

己酉，金賀正旦使副左金吾衛上將軍右宣徽使完顏華、祕書少監馬諤見於紫宸殿，金主遺帝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馬六匹，自是正旦率如此例。（考異）熊克小紀云：北使之來，館伴張澄頗知舊制，遂爲定式。李心傳云：故事，使人奉書殿下，自通好後，金使每入見，捧書升殿跪進，上起立受書，以授內侍，金使道其主語，問上起居，上復問其主，畢，乃坐。又按初詔戶部尚書張澄館伴北使，是禮久不講，澄知舊制，入國門前一日，班荊館賜宴，既至驛，賜被褥紗羅，翌日，臨安府書送酒食，又翌日，乃朝，客省賜茶酒，垂拱殿宴，退賜茶器，翌日，賜生餼，從例折博，游上天竺寺，賜香及齋筵，冷泉亭酒果，除夕，賜內中酒食、風藥、化錫，正旦殿賜茶酒，大臣就驛賜御筵，選立春賜春盤幡勝，三日，客省簽賜酒食，內中酒果，江下觀潮，四日宴射，賜酒果弓矢例物，五日大宴集英殿，六日朝辭，賜衣帶銀器，臨安府書送贐儀，大臣就驛賜宴，密賜金銀，翌日行，賜龍鳳茶、金鍍銀合，又翌日，班荊賜宴，遂爲定式。其後上以使人市買方物，恐或擾民，每北使至館，即出內庫錢萬緡，付都亭驛，遇使人市物，隨即取賞，自是以爲例。惟敵使朝謁稱謂及與伴使往來覗京都舊儀則有不同。又詔歲幣銀絹，令淮南漕臣、盱眙軍守臣遣官過淮交割，事畢取旨推恩，是不盡如舊制矣。

是歲，金初頒皇統新律。其法千餘條，大抵依倣南朝，閒有創立者，如毆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荊決臀，仍拘役之。雜條惟僧尼犯姦，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與古制異。

金主漸悟左丞相希尹之冤，謂左丞宗憲曰：「希尹有大功於國而死，非其罪，朕將錄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深念希尹，錄用其孫，幸甚！若不先明死者無罪，生者何由得仕？」金主曰：「卿言是也。」遂復希尹官，贈儀同三司、邢國公，改葬之，并贈蕭慶爲銀青光祿大夫，以希尹孫守道爲應奉翰林文字。

紹興十四年（金皇統四年）春，正月，癸丑朔，燕北使於紫宸殿，權侍郎、正刺史已上預焉。甲寅，金主以去年宋幣賜宗室。戊午，吏部尚書羅汝楫爲大金報謝使，瀛海軍承宣使、知閤門事鄭藻副之。己未，金國賀正旦使完顏華等辭行。（李心傳云：自通好後，金使至闕見辭，燕射密賜，共白金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襲衣金帶三條，三節人皆襲衣塗金帶，上節銀四十兩，中下節銀二十兩，自是以爲例。）

初，太傅醴泉觀使俸賜如宰執。丙寅，韓世忠言：「兩國講和，北使朝正，恭順此，乃陛下沈機獨斷，廟堂謨謀之力，臣無毫髮少裨中興大計，望將請給截日住支，并將背嵬使臣三十員、官兵七十人撥赴朝廷使用。」詔使臣令殿前司交割，餘不許。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爲金人所殺。倫留居河閒六年，至是金人欲用爲河閒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使而來，非降也。大宋之臣，豈受大金爵祿耶！」金遣使來趣，倫又不受。金人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冠帶南向，再拜慟哭，乃就死。未幾，其子述使北，人訪其骨，得之以歸。其後帝嘗語宰執曰：「倫雖不矜細行，乃能死節，此爲難也。」（考異）熊克小紀及繫年要錄俱以王倫之死節在七月，今從金史本紀作正月。金史王倫傳云：四年，以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避，上曰：此反覆之人也，遂殺之。本紀亦言惡其反覆誅之，案金史不當爲王倫立傳，前人已有議之者。使王倫已受命，何故復辭？此金人欲加以罪，非實事也。宋史王倫傳云：倫死，河閒地震，沈世泊宋史就正編以金史五行志不言是年地震，以宋史所載爲失實，徐氏後編亦本世泊之意以爲說。今攷金史本紀，四年十月，以河朔地震，復百姓一年，則是年固嘗地震，五行志失書耳。但河朔有地震之事，未必因倫一人被殺而致斯變異，宋史究屬傅會之詞，兹爲辨正如此。

丁卯，詔上津、豐陽二縣隸金州。

辛未，封普安郡王婦郭氏爲咸寧郡夫人，給內中俸。

癸酉，侍御史李文會試御史中丞，右司諫詹大方試右諫議大夫。戊寅，內出鎮圭付國子監，以奉文宣王。左朝奉大夫、祕閣修撰趙子偁卒。詔侍從、臺諫集議普安郡王當持何服，議者張澄、李文會、秦熺、周三畏、王曮、劉才邵、詹大方、張叔獻、段拂、何若、游操奏：「檢照國朝會要，嘉祐四年九月，詔使臣內殿崇

班太子率府率以上遭父母喪並聽解官行服宗室解官給俸所有普安郡王持服乞依故事　瀛海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充金報謝副使鄭藻改鎮東軍承宣使　二月癸未金主如東京　辛卯復置教坊凡樂工四百有十六人以內侍充鈐轄（紹興三十一年六月罷）　丙申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楊愿等送伴北使還入對自是率如之　金主次春水　丁酉回鶻遣使於金

丙午左通奉大夫參知政事万俟卨依前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卨使金還太師秦檜假金人語以數十言囑卨奏於上卨不可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官吏鈐紙尾進卨拱手曰偶不聞聖語卻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即奏卨黷貨營私窺搖國是卨再上章求去帝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及入謝問勞甚悉檜愈怒給事中楊愿因封還錄黃乃有是命

同知大宗正事士㒟請宗學生以百員為額大學生五十小學生四十職事人各五人從之　己酉資政殿學士新知紹興府樓炤入見即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軍器監陳康伯權尚書吏部侍郎尚書左司郎中李若谷權工部侍郎以將出使也　三月丁卯改岷州為西和州與階成鳳州皆隸利路　己巳帝幸太學祗謁先聖止輦於大成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國子司業高閌講易泰卦權侍郎正刺史已上並與坐講畢賜諸生席於廡下啜茶而退遂幸養正持志二齋觀諸生肄業之所賜閌三品服熺與學官皆遷官諸生授官免解賜帛如故事　壬申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高閌權尚書禮部侍郎　御史中丞李文會言建寧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解潛本趙鼎之客不從和議及和議之效既著居常不樂明州觀察使浙西馬步軍總管辛永宗好撰造言語變亂是非二人者守官寄居皆在平江衝要之地倡為異說恐使命往來傳聞失實旋致疑惑誠為未便詔永宗移湖南副總管潛責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庚辰詔諸軍應有刻板書籍並用黃紙印一帙送祕書省　夏四月癸未朔葬柔福公主主既死從梓宮者以其骨歸至是葬之　丙戌命太師秦檜提舉製造渾儀詔有司求蘇頌遺法來上帝謂檜曰宮中已製成小範可以窺測日以晷度夜以樞星為則蓋樞星中星也非久降出用以為式但廣其尺寸爾遂命內侍邵諤專主其事　將作監丞蘇籀請取近世儒臣所著經說集而成編以補唐之正義闕遺帝諭秦檜曰此論甚當若取其說之善者頒諸學宮使學者有所宗師則為王安石程頤之說者不致紛紜矣　戊戌權吏部侍郎陳康伯為報金賀生辰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副之自是歲為例　庚子軍器監丞蘇策請遠方之民委有孝行者令州縣以聞乞行旌表詔申嚴行下　五月辛亥朔金主如薰風殿　甲寅將作監米友仁權尚書兵部侍郎　甲子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樓炤罷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論炤素無繩檢交結蔡京亟改京秩其帥紹興不

恤國事溺愛二倡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乙丑御史中丞兼侍讀李文會言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高閌初爲蔡脩之客媚蔡京以求進復錄程頤之學徇趙鼎以邀名權工部侍郎王師心奉使大金專務嗜利起居舍人吳秉信機巧便利專結樓炤此三人者若久在朝必害至治詔以閌知筠州師心知袁州秉信知江州先是帝在經筵常謂閌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氏傳載一字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何也朕荅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即容易知乃常人言耳閌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明正如窺造化矣帝因問九成安否翌日謂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秦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閌薦之呼給事中兼侍講楊愿詢其事文會亦劾閌是日拜文會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是執政免卽以言者代之 丙寅太常謚故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曰文忠 戊辰權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假吏部尚書充金報謝使以來歲賀生辰故也上欲用右武大夫嘉州防禦使錢愷爲副方持母喪乃起復故官假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 己巳金主始遣驃騎大將軍安國軍節度使烏延和通議大夫行大理少卿孟浩來賀天申節遺上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色綾羅紗縠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 辛未天申節文武百官金國人使上壽於紫宸殿故事北使上壽畢同百官殿上賜酒三行次赴筵於尚書省至是特就驛燕之仍以執政官押伴 癸酉大燕垂拱殿 丁丑北使辭行自是留館中率不過十日

己卯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爲御史中丞兼侍講

六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金史 乙未帝謂大臣曰浙東福建被水災處可令監司躬往悉力賑濟務使實惠及民毋爲文具時江浙福建同日大水建州水冒城而入俄頃深數丈公私廬舍盡壞溺死數千人嚴州水暴至城不沒者數板右奉議郎通判州事洪光祖集舟以援民且區處山阜給之薪粥卒無溺者衢信處婺等州民之死者甚衆 丙申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白鍔特刺面配萬安軍時閩浙大水鍔乃自北方從太后歸者宣言燮理乖繆洪晧名聞中外顧不用太師秦檜聞之奏繫鍔大理寺鍔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伯麟亦下獄獄具鍔坐因伯麟嘗問何故不用廉訪使鍔荅以任內臣作耳目正是祖宗故事恐主上不知因出言指斥乃有是命伯麟亦杖脊刺配吉陽軍御史中丞詹大方即奏晧與鍔爲刎頸交更相稱譽誑惑衆聽時晧以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丁酉詔晧提舉江州太平觀 秋七月庚戌朔知濠州李觀民以赴任上殿帝戒以毋招集流亡恐金人啓釁也旋以諸宰執俾申論之 壬子秘書省正字吳芾何逢原並罷殿中侍御史汪勃言芾與潘良能結爲死黨變亂是非逢原因藍公佐之回揣見和議少變乃公肆異論求合流俗二人者不罷黜緩急之際必爲國家之害乃以芾通判處州逢原通判

池州 丁巳詔與國同姓者不得二名 命有司改作祭器三年乃成 庚申復置梅州 先是諸軍請衣賜所差使臣多以獘朽易取良縑而諸軍所得皆怯薄者至是詔戶部委官封記仍令總領所差官偕本軍使臣同領以絕其獘 祕書省舊有提舉官見麟臺故事少監游操言肇建新省望依故事旋詔以禮部侍郎秦熺兼之操建陽人也 辛酉陞蜀州爲崇慶軍以帝始封之地故也 庚午金建原廟於東京 丙子帝幸祕書省太師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秦檜率百官及實錄院奉迎帝遂幸祕閣召羣臣觀晉唐書畫三代古器還御右文殿賜羣臣茗飲從官坐於堂上省官席於廡下 八月癸未金主殺其子魏王道濟 庚寅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權尚書戶部侍郎 癸巳召尚書左司郎中林保國子司業宋之才入對以保權尚書吏部侍郎之才權禮部侍郎後二日以保爲賀金正旦使知閤門事康益副之之才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趙瓌副之

九月己酉金主如東京壬子畋於沙河 乙卯金遣使祭遼陵 辛酉詔分利州爲東西兩路用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時川口屯兵十萬人分隸三大將檢校少師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階成西和鳳州經略使吳璘屯興州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興元府宣撫使都統制楊政屯興元府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屯金州皆建帥府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使剛中請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天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府興階成西和文龍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即命政璘爲安撫使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使諸裨將領安撫使命者皆罷從之時和議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爲敵至之虞故西路兵爲天下最上覽剛中奏謂檜曰川陝地遠爲將尤難得人如璘統兵有法肎爲朝廷出死力諸將所不及也政故爲璘兄玠裨將及分道建帥而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金主詔薰風殿二十里內及巡幸所過五里內竝復一年 辛未御史中丞詹大方言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鼎輔政累年不顧國事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仲輩咸懷異意以邀無妄之福用心如此不忠孰甚王文獻一狂士也鼎方在貶所尙啖之以利使之游說偶然敗露者獨文獻耳其詭計所施人所不知者又不知幾十百人今文獻與守臣龔寬已有行遣而鼎爲誅首置之不問則鼎與其黨轉相惑亂決無安靜之理非宗廟社稷之福也 壬申秦檜進呈帝曰可遷之遠地使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庶無窺伺之謀於是移吉陽軍安置 癸酉金行臺左丞相張孝純卒 冬十月庚辰詔昌化萬安吉陽依舊爲軍置守臣還屬縣 壬辰金立借貸饑民酬賞格 庚子詔州縣文臣初至官詣學祇謁先聖乃許視事用左奉議郎羅長源請也長源言士大夫皆學夫子之道以從政而不知所自望令先詣學宮以彰風化之本後遂著爲令長源又言朝廷通好

息民興崇學校多士潛心經史而終歲未有升進之望乞以諸州進士解額留七分以備科舉餘三分歸於學校稍取大觀三舍之法參酌增損之務從簡便事下禮部遂以長源知鄂州　甲辰金以河朔諸郡地震詔復百姓一年其壓斃者官爲斂藏陝西蒲解汝蔡諸郡縣饑民質爲奴婢者官給絹贖爲民放還其鄉　十一月戊申朔御史中丞兼侍讀詹大方試工部尚書　己酉金主獵於海島三日之閒親射五虎獲之左丞完顏勗獻東狩射虎賦金主悅厚賜之勗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輒作詩以見意　癸丑給事中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愿試御史中丞　甲子帝即宮中閱試殿前馬步諸軍將士藝精者錫賚有差自是歲以冬月行之號內教場

乙丑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薨勝非與秦檜有隙奉祠八年寓居湖州僧舍及薨贈三官爲特進後謚忠靖（攷異）李心傳曰故事曾任宰相贈七官而侍從贈官有至開府者勝非贈三官非故也蓋秦檜私之　壬申秦檜請以軍器監趙子厚兼權吏部侍郎檜言今日宗室不可不崇獎令聚於朝帝曰宗室中之賢者如嘗中科第及不生是非之人可收置行在如寺監祕書省皆可以處之祖宗以來不用宗室作宰相其慮思遠可用至侍從而止檜又奏請依舊置宗學教育宗子帝可之　十二月己卯詔臨安府及諸郡復置漏澤園　乙酉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文會罷御史中丞楊愿殿中侍御史汪勃右正言何若共劾文會憸邪害政自登言路每論一人必遣家僕密送於門外曰此出上意及爲御史又與王文獻締交俾游說於外私養臺吏伺臺中章疏梟心虺志無所不爲陛下講修鄰好之時儻使姦險小人尚在政地獸窮則搏必致爲國生事疏六上詔文會落職依前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愿等又攻之詔文會筠州居住自秦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執政州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劉炤万俟卨范同程克俊及文會等不一年或半年必以罪罷尚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　甲午金主至自東京　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講楊愿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復詔愿參知政事　壬寅詔自今北使在庭嘗借官奉使者並權立借官班自是遂爲故事　癸卯金賀正旦使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布薩温安遠大將軍充東上閤門使高慶先見於紫宸殿　以右正言何若試諫議大夫　丙午祕閣修撰兩浙轉運副使王鈇權尚書戶部侍郎權尚書戶部侍郎李椿年以憂去官　金以龍虎衛上將軍亮爲中京留守亮爲人僄急殘忍任數初金主以太祖嫡孫嗣位亮意以其父宗幹乃太祖長子而己亦太祖孫遂懷覬覦在中京專務立威以壓伏小民與明安蕭裕深相結　是歲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朱弁卒於行在秦檜惡洪皓故弁亦不得遷逾年卒　融州觀察使行營右護軍選鋒統制知洋州節制巴蓬洋州屯駐軍馬王俊卒俊行軍紀律嚴明退者必誅軍中號爲王開山言其所向無前也然性强好犯上吳玠

亦畏其反復。而喜其勇。常厚遇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七（起旃蒙赤奮若正月盡彊圉單閼十二月凡三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十五年（金皇統五年）春正月丁未朔初行大朝會禮於大慶殿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視東都舊儀損三之一輦出房不鳴鞭以殿狹也建炎以來正至不受朝但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而已及太后還宮言者以爲請乃講行焉　己未分經義詩賦爲二科以取士　辛酉初籍千畝　戊辰命權戶部侍郎王鈇措置兩浙經界李椿年既以憂去秦檜請用鈇帝因言經界之法細民多以爲便檜曰不如此則差役不行賦稅不均積弊之久今已盡革去年陛下放免積欠天下便覺少蘇鈇言本部員外郎李朝正嘗知溧水縣均稅不擾請與共事又言今當革詭名挾戶侵耕冒佃使差有常籍田有定稅則差役無爭訴之煩催科免代納之弊然須不擾而速辦則實利及民欲更不畫圖又造砧基簿止令逐保排定十戶爲一甲令遞相糾合從實供帳二本積年所隱一切不問如有不實致人陳告即將所隱田給以充賞從之　辛未初命諸路僧道士納免丁錢時言者論今官尹皆納役錢而僧道坐享安閑顯爲僥倖乃詔律僧歲輸五千禪僧道士各二千其住持長老法師紫衣知事皆遞增之至十五千凡九等　二月戊寅帝謂大臣曰朕觀史冊見古之養士有至二三千人亦朝廷一盛事於是增國學弟子員百人通舊以七百人爲額尋命置上舍三十人內舍百人　乙未金主次濟州春水　己亥保大軍節度使崇國公璩加檢校少保進封恩平郡王以將出閤故也其官屬禮儀並依普安郡王體例　辛酉武信軍承宣使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兼安撫司統制程師回陞本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洪州駐劄時師回統兵戍贛上會詔歸北境人師回有親兵數百憚不欲行守臣祕閣修撰薛弼諭之曰公從卒多不可庇公能遣此屬朝廷必多公師回承命既而省符趣師回就道師回舟行過大孤山舟人告毋作樂恐龍怒師回故命奏樂少頃黑雲四合有物湧波閒師回射中其目即還入水風亦息人皆服其勇　三月甲子帝謂大臣曰交鄰國之道當以守信爲主秦檜曰臣觀真宗皇帝時雖遠蕃小國如溪洞之類亦必委曲調護不欲起兵端可謂至仁矣時金人來索北客之在南者檜因遣敷文閣待制周襟馬觀國史愿北還　戊辰金主次天開殿　己巳帝策試南省舉頭林機等於射殿　四月戊寅夜彗出東方　癸未賜正奏名進士劉章等三百人及第出身同出身正奏名張鉞新科明法及第甲申特奏名林洵美等二百四十七人武舉正奏名應賓然等二人特奏名二人授官有差　丁亥赦天下前四日帝謂秦檜彗星見朕甚懼焉卿等可圖所以消弭之道檜奏太宗真宗朝嘗緣彗星疏決獄因等事帝曰且降詔以四事爲主避殿減膳寬民力出滯獄

於是手詔監司郡守條具便民事目憲臣巡行親決獄事（是月癸未）至是肆赦勘會數十年來邊臣邀功生事今當兼愛內外期於並生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私己勘會累年以來兵革不息近者講和罷戰正以保全生靈愛惜民力已降手詔委諸路監司郡守措置裕民事目務要必行以施實德　庚寅成州團練使知敘州邵隆卒隆在金州數以兵出敵境秦檜恨之至是因飲酒暴卒年五十一或謂檜密使人酖殺之敘人皆悲哭為之罷市　五月戊午正侍大夫忠州防禦使添差荊湖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白常移潭州駐劄時金人來索在南將士常亦在遣中同行者悉為敵效力常獨不肯往曰丈夫死則死耳不能為反覆士每自書頭銜曰前熙河經略使白常右副元帥完顏杲見之不悅也後欲強官之竟託疾以免常有產在德順熙河守將惡之大詈曰白常既臣我家而尚宋官乎械繫久之常不屈而止　金初用御製小字　甲子金國賀生辰使龍虎衞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永副使通議大夫充翰林待制程寀見於紫宸殿初燕垂拱殿辭亦如之　丙寅天申節百官用樂上壽於紫宸殿　丁卯賜宗永等燕射於教場自是遂為故事初宗永等將至秦檜言於帝曰使人及期而來蓋由待之以禮示之以信故也帝曰大抵為國之道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則兵連禍結無有已時朕何惜為天下生靈少屈耶於是遣吏部侍郎陳康伯接伴而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錢愷副之宗永甫入疆帝以端午遣中使賜扇帕於洪澤宗永言上國是日倒賀當北面再拜且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康伯以舊制卻之或謂康伯此細故朝廷必不惜康伯曰今曲從之後為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始況所求無厭寧能盡從之乎宗永卒受賜因自辨數曰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侍御史汪勃即劾康伯酬對辱國請罷之以副惇信睦鄰之意乃出康伯知泉州而愷亦降為舒州團練使　金主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壬申平章政事完顏勖上疏諫金主為止酒仍布告廷臣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丁丑帝幸秦檜新第後八日降制加恩封檜妻魏國夫人王氏為韓國夫人熺妻淑人曹氏為和義郡夫人孫右承事郎塤堪坦並祕閣賜三品服時塤年九歲　乙未命給事中李若谷權戶部侍郎　丙申刑部侍郎周三畏進權本部尚書　七月戊午詔廬光州上供錢米展一年用轉運司請也帝曰人皆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其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淮南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紬絹九十萬匹有奇至紹興末年纔八千匹爾　八月丙子尚書右司郎中林乂權吏部侍郎右司郎中錢時敏權工部侍郎　己卯詔自今太學及州縣釋奠先聖並令宗子侍祠　丙戌左朝散大夫知南康軍張元禮乞免牛稅一年帝曰天下之物不當稅者甚衆如牛米柴麪之類是也秦檜曰去歲浙中艱食陛下令不收米稅故江西客販俱來所全活者不可勝計　戊戌金主發天開殿　辛丑增太學弟子員二百人時夏人重建太

學親釋奠弟子員賜予有差。自建炎初省諸路提舉常平官併其職於提刑司次年朝議復置且討論其得失書成未頒而帝南渡繼而言者謂常平之法不可行遂寢中閑常平之職常隸發運司亦隸經制司已而復隸提刑司至是王鈇言常平一司錢穀斂散宜專使領之請復置諸路提舉官九月詔以諸路提舉茶鹽官爲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川廣以憲臣兼領。知和州劉將乞展免夏稅一年帝謂宰執曰言事與行事不同若此行事便有實利及民秦檜曰儒者所陳王道不過愛民帝曰然。帝親書一德格天之閣賜太師左僕射秦檜又金鍍銀洗鑼唾壺照匣等物賜之。甲寅起居舍人錢周材權尚書刑部侍郎國子司業嚴抑權工部侍郎時將遣二人出疆乃有是命。庚申金主至自東京。辛酉以錢周材爲賀金國正旦使閤門祗候俞似副之嚴抑爲賀生辰使閤門祗候曹湲副之。時虔梅及福建劇盜有號管天下者其徒日衆攻掠縣鎮鄉民多結砦自保先是福建帥臣莫將上言漳泉汀劍四州接江西廣東之境游手從賊熟識山路引其直衝山路如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癘艱於掩捕乞委四州守臣募强壯游手每州一千人爲效用時統制官張淵措置本路盜賊請逐州先招五百人既而將改帥廣東以知虔州集賢殿修撰爲福建帥是月弼入福建沿途盜賊弼令迓兵列隊伍揚金鼓聲言新帥以虔兵至矣賊不敢犯。冬十月癸未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院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參知政事。戊子寶文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晏敦復卒於明州方議和之始敦復力抵屈己之非秦檜使人啗以利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帝嘗面諭曰卿鯁峭直言無所開辟可謂無忝爾祖矣。辛卯金追贈太祖諡曰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己亥命中書舍人段拂權戶部侍郎。十一月甲辰右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滕膺卒方臘之反也膺爲台州司戶參軍賊徒呂師囊以萬衆圍城膺率軍民捍之數月不能拔台人爲立祠祀之後名其廟曰義靈。丙辰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薨諡恭毅。戊午右諫議大夫何若試御史中丞侍御史汪勃試右諫議大夫。丙寅右司員外郎王循友權禮部侍郎。閏十一月己卯詔罷新科明法。丙戌詔提舉祕書省月給公使錢三百緡。丁酉太學博士王之望請倣端拱咸平故事悉取近郡所開經典釋文令國子監印千百帙俾郡縣各市一本置之於學帝曰古人讀書須親師友雖未必盡得聖經妙旨然亦自有淵源今士大夫未有自得處便爲注說以爲人師此何理也。寧國軍節度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安時薨輟朝一日贈少師追封清化郡王。十二月戊申金增諡始祖以下十帝增太宗諡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丁卯金驃騎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

檢蒲察說正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吳磐福來賀來年正旦 是月郭仲荀卒於台州 初建康府御前都統制王德以清河郡王張俊之姪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顧暉並爲統制官至是俊解兵柄已久德寖不禮子蓋等而罷之俊怒每訴諸朝左僕射秦檜亦忌其勇詔乃罷德爲浙東總管以統制官王權代之 時福建土寇未平本路鈐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失利爲賊所執轉運司申樞密院言閩人勇於私鬭怯於公戰莫將所招游手易聚難散於事不便詔下安撫司共議薛弼以爲廣東總管韓京每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故所向克捷今本部素無土兵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贛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成德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一可當十遂辟虎臣爲本路將官敏爲汀漳巡檢又請揀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漕司合奏號奇兵自此歲費三萬六千緡米九千石而土寇遂平虎臣開封人敏石城人也 時監司郡守多獻羨餘以希進袁州帑廩充溢或謂知州事王師心盍獻諸朝師心不聽以諸縣民有逋租悉爲代輸之 福建措置盜賊張淵所部統領官邵宏淵性質直而喜功淵惡不用且銜其嘗對衆相折杖之百斥入卒伍宏淵之客鍾鼎走行在上書爲辨曲直左僕射秦檜怒始創聽讀之名羈鼎於福之郡學鼎求於帥臣薛弼乞依所親於永福弼許之鼎復詣闕上書弼自劾降一秩

紹興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 春正月壬申金主封太祖諸孫爲王以襃爲葛王尋授兵部尚書 乙亥金主敗於磨棱舊作謀勒今改 甲申金主還京師 戊子太學外舍生以千人爲額 庚寅金以邊地與夏國 辛卯帝致齋於內殿 壬辰親饗先農於東郊牲用少牢配以后稷帝御通天冠絳紗袍詣親耕位親耕九推乃止遂登觀耕壇命宰執使相侍從兩省臺諫行五推之禮庶人終千畝焉 金主如春水出獵誤入大澤中金主馬陷因步出亦不罪導騎 二月壬寅詔諸路淫祠非在祀典者並日下毀去以左司郎中李褷請也 丙寅金右丞相濮王韓企先薨企先爲相每欲爲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爲己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彌縫闕失議論必歸於正時稱賢相後謚簡懿 三月庚子朔詔有司建武學先是士人上書者多以爲言帝數論大臣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祖宗自有故事至是乃考卜焉 壬申金以譚國公阿里布舊作阿离補今改爲行臺右丞相阿里布宗室子也屢從征伐有功嘗以左監軍隨宗弼復河南故有是擢 壬午復桂陽監臨武洞爲縣 乙未增建太廟時新祭器將成而太廟殿室狹至不能陳列給事中段拂請正殿從西增六閒通舊爲十三閒其中十有一閒爲十一室東西二閒爲夾室又作西神門冊寶殿祭器庫 己亥工部奏立淮東江東兩浙湖北諸縣歲較營田賞罰格其法以紹興七年至十三年所收課利最多酌中者爲額每縣令以十分爲率取二分賞之歲收增三分至一分以上並減磨勘年仍以最虧一縣爲罰 金主以上京宮室太狹

是月始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一二而已 夏四月庚子朔金主至自春水 以同判大宗正事宗固爲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 戊午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至九斗凡五等帝可其奏因論輔臣曰國家武選所係非輕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豈可不勸誘之 金行臺右丞相阿里布薨 五月辛巳命權吏部王循友權戶部侍郎 丙戌詔作景鐘鐘高九尺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以皇祐黍尺爲準既成命秦檜銘之 丁亥金主使金吾衛上將軍彰德軍節度使烏古論海昭武大將軍同知宣徽院事趙興祥來賀天申節 辛卯金以左宣徽使劉筈爲行臺右丞相筈以能得皇后意故擢爲相仍兼判左宣徽使留京師時河南官吏濫雜或請釐革之筈曰廢齊用兵江表求一切近效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科目而爲大吏不試弓馬而握兵柄者今撫定未久姑收人心柰何爲是紛更也遂仍其舊 宇文虛中既留金累官禮部尚書兼承旨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虛中嘗撰宮殿榜署惡虛中者摘其字以爲謗訕會有告虛中謀反者詔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籍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耶有司承風旨並逮士談六月乙巳殺虛中及士談金人冤之士談瓊之孫嘗爲忻州戶曹參軍降金官至翰林學士（攷異 繫年要錄云宇文虛中如東北之士不附金人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雲乃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談同謀欲因郊天劫殺金主先期以蠟書來告於朝欲爲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覺虛中與其子直顯謨師瑗皆坐誅闔門無噍類如要錄所載則金人之殺虛中不爲冤矣然金史虛中傳祇言其恃才好譏訕爲人所陷而冤死大金國志與金史略同是虛中未嘗私通於宋特惡之者誣以謀反耳宋淳熙閒贈虛中開府儀同三司諡肅愍廟曰仁勇且爲置後疑當時南北分界傳聞異詞或以金人誣告之言指爲實事故宋人爲之贈官錄後要錄亦據傳聞而書之也宋史虛中傳不載其欲因郊天劫殺及以蠟書來告諸事但云東北之士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或虛中不忘南向遂致不免耳今仍從金史本傳要錄作上年九月虛中被殺今從金史本紀） 丁未秦檜奏淮東鹽課增羨乞推賞帝曰推賞之典尤所當慎今年有羨次年必虧蓋民之食鹽止如是也 癸丑監察御史巫伋請申嚴有司所在刑獄不得爲非法之具如仁和錢塘所用浮匣命繩之類違者抵罪詔刑部禁止 己未分遣醫官循行臨安療病者至秋乃止後以爲例 監察御史陳積中論監司州縣淹留詞訴之獘請令諸部每季檢舉劾其尤者從之 是月安南獻馴象十 秋七月壬申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和國公張浚落節鉞職名依舊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州居住先是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悟帝意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計氏見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計氏誦其父咸紹興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閒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秦檜見之大怒御史中丞何若即奏浚建造大第強占民田殊失大夫省

怨念咎之禮居常怨恨以和議非便惟欲四方多事僥倖再進包藏禍心為害實大望賜降黜以為臣子喜亂徇私之戒故有是命 戊子言者乞禁福建民閑私藏軍器帝曰此自有法宜令民通知若絕其源則盜自不作矣 壬辰提舉祕書省秦熺奉詔立定獻書賞格詔鏤板行下應有官人獻祕閣闕書善本及二千卷與轉官士人免解餘比類增減推賞願給直者聽諸路監司守臣訪求晉唐真蹟及善本書籍準此 八月辛丑築高禖壇初監察御史王鐩以上繼嗣未立請行親祠高禖之禮禮官言自祖宗以來惟兩制侍祠雖大唐月令政和新禮有天子親享之儀而未嘗舉乞命執政侍祠乃改築於圜丘之東高咫而廣五倍 詔訪遺書於西蜀仍委逐路帥臣 壬子將作監邊知白權尚書戶部侍郎右司員外郎周執羔權禮部侍郎甲寅以邊知白為賀金國正旦使武節郎兼閤門宣贊舍人孟思恭副之周執羔為賀生辰使左武大夫知閤門使宋錢孫副之先是奉使者得自辟十人以行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絕之 金以所教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蒙古連年不能克是月令汴京行臺尚書省事蕭保壽努與蒙古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長為蒙古國王蒙古不受

九月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何鑄為大金國信使寶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副之以迎請宗族故也 丙申詔武成王廟從祀諸將升趙充國於堂降韓信於廡下用祠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陳誠之請也 是月劉豫死於金臨潢府

冬十月丁酉朔新禮器成戊戌帝觀於射殿宰執侍從臺諫南班宗室禮官正刺史以上皆與觀撞景鐘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卒年五十子羽在泉州嘗獻時宜八事論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據險置寨守以偏將敵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論荊襄宜合為一路置帥公安益兵聚糧為戰守計論三衙寡弱未振宜益增禁衞論守江宜輕戍江北重戍江南論舟船當講求訓練使大艦利於控扼小舟利於走集論南兵剽悍可用請別立統帥論江淮陝蜀之兵當互為聲援論募兵請於荊粵收集諸盜後皆不行 十一月庚午言者論近來詩賦經術各以舊試人數分取其閒不無輕重大抵習詩賦者多故取人常廣治經術者鮮故取人常少今若專以就試之人立定所取分數則詩賦人常占十之七八而治經術者止得十之一二但恐寖廢經術之學矣望命有司再加討論如通經之人有餘聽參以策論圓融通取明立分數庶幾主司各有遵守帝曰當日行詩賦為士人不讀史今若專用詩賦士人不讀經大抵讀書當以經義為先所論宜令禮部看詳以聞 癸酉帝齋於文德殿 丙子合祀天地於南郊始命普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璩終獻是歲備祭器設八寶如政和之儀太史局令胡平言三台星見禮畢帝御行宮赦天下 庚辰復置荊門軍當陽縣 自建炎渡江始廢御書院癸未詔復之

癸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錢時敏移兵部侍郎軍器監徐琛權工部侍郎。十二月己亥彗出西南方詔避殿減膳。辛酉金使龍虎衞上將軍會寧尹盧彥論定遠大將軍四方館伴使張仙壽來賀來年正旦。是歲西夏尊孔子爲文宣帝。

紹興十七年金皇統七年。春正月己卯詔曰朕惟軍興二十餘年黎元騷動故力圖罷兵以冀休息今疆場無虞流徙有歸四境之內舉獲安堵朕心庶幾焉尚慮監司郡守不能深體朕意致或刻削苛細進獻羨餘失朕愛民本旨自今敢有違戾仰御史臺彈劾監司各許互察部內犯而失按必與併坐布告中外咸體朕意。左朝議大夫李椿年權尚書戶部侍郎。癸未金以西京鹿囿爲民田。己丑詔近免稅米而所過尚收力勝錢其除之其餘稅則並與裁減帝因言薪麪亦宜免稅商旅既通更平物價則小民不致失所矣。辛卯左迪功郎陳介言國家頒降鄉飲酒儀式而諸郡所行疎數不同請令三歲科舉之年行之於庠序即古者三年大比飲酒於序之意也國子監言唐人亦止行於貢士之歲宜依介所請如願每歲舉行者聽從其便從之。壬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若谷參知政事御史中丞何若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月乙未朔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汪勃試御史中丞。甲辰帝齋於內殿時將祀高禖乃以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爲親祠使。乙巳帝親祠青帝於東郊以伏羲高辛配晉安郡王終獻又祀簡狄姜嫄於壇下牲用太牢玉用青幣倣其玉之色樂舞如南郊之制禮畢御端誠殿受賀。己酉封才人劉氏爲婕妤。辛亥改造殿前司寨爲瓦屋用領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奏也南渡初諸營皆覆茅燩火屢驚故存中以爲請。三月丁卯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寧國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牛皋卒前一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而歸知其必斃乃呼親吏及家人囑以後事至是卒或謂秦檜密令師中毒之聞者莫不歎恨。乙酉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以郊恩徙封益國公自是建旄封國之在北者皆改命時有請置益國公官屬者檜雖不行亦不加罪焉。戊子安民靖難功臣太傅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移節靜江寧武靖海軍揚武翊運功臣太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移節鎮南武安寧國軍。權尚書戶部侍郎邊知白移吏部侍郎。是月金人與蒙古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綿絹之屬甚厚於是蒙古長鄂羅貝勒自稱祖元皇叔改元天興金人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夏四月己亥御史中丞兼侍講汪勃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甲寅皇太后朝景靈宮。戊午金主宴羣臣於便殿金主醉以劍逼其弟元使强飲元懼而出命左丞宗憲追之宗憲與俱去乃命戶部宗禮跪於前手殺之。己未詔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趙鼎遇赦永不檢舉右修職郎石恮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特免真決送潯州編管初鼎貶潮州守臣徐璋爲之治第且饋餉之恮時爲錄事參軍數與鼎相見及是恮

代歸而璋已卒守臣左朝散大夫翁子禮發其事下大理鞫實鼎坐不自省循請託州郡借人鈔書因令幹官顧湜囑悻供給書寫人於是悻大收人戶鹽錢節次應副使用又受璋饋送八百餘緡璋又盜官錢爲鼎蓋造第宅通計一萬餘緡絹三千六百餘匹故有是命　五月己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洪晧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晧丁內艱既終喪復遂祠請於是直徽猷閣王洋知饒州而左奉議郎陳之淵添差通判二人與右承議郎通判州事李勤積不相能勤倅以訐進告晧有欺世飛語洋之淵皆與聞之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卽奏晧造爲不根之言簧鼓衆聽幾以動搖國是請竄遐裔洋之淵亦宜寘之典憲詔罷洋之淵而晧有是命　金中京留守亮召還京師同判大宗正事加特進　辛巳金主使龍虎衞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卞寧遠大將軍東上閤門使大蛙來賀天申節　六月癸巳朔帝諭宰執曰臨安居民皆汲西湖近來爲人撲買作田種菱藕之類沃以糞穢豈得爲便況諸庫引以造酒用於祭祀尤非所宜可禁止之又曰沿江石岸令速修之遲則沖損害民費工必倍　丁酉金主殺橫海軍節度使田𣪘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贍及王植高鳳廷王敬趙益興龔尋鑒等　秋七月金以太白經天曲赦畿內　壬申武泰軍節度使知荆南府事劉錡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錡鎭江陵凡六年　癸酉敕令所奏諸遭喪應解官而臨時竄名軍中規免執喪者徒三年所屬知情而爲申請起復者減二等先是帝數論大臣以爲有傷風教者至是立法　甲申提舉太平觀張闡請老帝曰此吾初年詞命之臣命以敷文閣待制致仕　戊子行宮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改充御前諸軍統制兼知興州

八月乙未帝謂宰執曰朝廷於臨安不免時有所需如御膳米初以日供今則月一取之庶不緣此擾民也　癸卯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鼎在吉陽三年故吏門人皆不敢通問廣西經略使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醪米饋之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汾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誅及一家矣乃不食而卒年六十三四方聞之有泣下者　乙巳直祕閣知臨安府沈該爲尚書禮部侍郎權工部侍郎趙不棄充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丙午召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詹大方爲工部尚書戊申以該爲賀大金正旦使閤門宣贊舍人蘇華副之大方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容肅副之　己未寶文閣學士王㬇提舉萬壽觀㬇知平江府以疾請奉祠而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奏其應辦國信每事豐腆竝無遺闕乃有是命㬇至行在數日卒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賜銀絹五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官給葬事　九月乙丑戶部具到諸路月樁錢數帝曰科斂之煩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餘以減月樁錢誠寬民力

甲戌右朝散郎直祕閣呂摭除名梧州編管秦檜追恨頤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曹惇求其家陰事會摭妻姜氏告摭烝其庶弟之母送獄窮治摭懼罪陽瘖

乃以衆證定罪於是一家破矣 丙子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罷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劾剛中天資凶險敢為不義專與異意之徒合為死黨妄用官錢縱使游士搖脣鼓舌變亂黑白四川都轉運司蓋總四路財計以贍軍須也俾乘間上書併歸宣司則是制軍制食通而為一雖密院戶部不得如此祖宗維持諸路之計於此掃地不知剛中封靡自植欲以何為總領司建置之意蓋與諸路一體剛中怒形於色不欲總司舉置朝廷不得已為之易置則又揚言以為己能自古跋扈藩鎮敢如此否章未報堯弼又奏剛中奢僭貪饕妄作威福罔上不忠敢壞軍政五罪乃有是命仍令剛中於鄂州聽旨其隨行軍實令湖廣總領所交割具數申省軍兵令都統制田師古拘收押還本司 是月金主出獵至陰山之北遂至西京太保右丞相宗固薨以都元帥宗弼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以平章政事完顏勖為左丞相兼侍中都點檢宗賢為右丞相兼中書令行臺右丞相劉筈左丞蕭仲恭為平章政事李德固為尚書右丞秘書監蕭肄為參知政事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考異)金史不書今從宋史 癸卯詔建太一宮於行在自駐蹕以來歲祀十神太一於惠照僧舍言者以為未稱欽崇之意乃作宮焉 甲辰秦檜進呈殿前馬步三司管軍扈衛十年取旨推恩帝曰往日將帥出戰立功時有遷轉今休兵日久如已建節者固不較計其它豈無陞進之望當有以繫其心且使後來者知勸 丁未詔太常少卿歲以春秋二仲薦獻紹興府園陵攢宮季秋令監察御史按視 己酉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傅以扈衛十年推恩也 壬子金平章行臺尚書省事奚寶卒 十一月丁卯權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賜新及第進士聞喜宴於禮部貢院從之 癸酉金以工部侍郎布薩達蔓(舊作僕散大懶今改)為御史大夫 乙亥左奉議郎洪适右朝散郎通判濠州曾恬並罷适通判台州與守臣曾惇不相能恬公亮孫也為大宗正丞秦檜專政士方求媚以取要官而恬自守無所詘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适姦險強暴得自家傳在台州貪墨逾濫恬縱脫不檢自謂趙鼎門人常懷怨望遂絀之既而恬又坐擅興工役貶秩 己卯金主命減常膳羊豕五之二 癸未金以尚書左丞宗憲為行臺平章政事以同判大宗正事亮為尚書左丞 是月金主復歸上京時右丞亮務攬權柄用其心腹為省臺要職引蕭裕為兵部侍郎一日因召對語及太祖創業艱難亮嗚咽流涕金主以為忠 十二月丁未敦武郎閤門祗候張昂充東南第十四將 甲寅資政殿學士鄭剛中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再論剛中抗命偃蹇遲留不行四川自建炎之後惟知宣撫之尊蓋以去朝廷遠能自立威福故也方今中興總攬權綱之時而剛中乃爾怙權傲慢請亟賜竄責以為臣子不忠之戒右正言巫伋復論剛中四罪以為騶導儗於乘輿賄賂溢於私帑暴無名之斂以重困吾民告不根之謗以恐動遠俗既被

召命不卽引道而密遣爪牙窺伺朝政故有是命丙辰金主使金吾衞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藩安遠大將軍充東上閤門使吳前範來賀來年正旦　戊午金參知政事韓昉罷以兵部尚書秉德爲參知政事　金主未有子嗣而皇后妒忌羣臣莫敢言右丞相宗賢勸金主選後宮以廣繼嗣金主乃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閒室女得四千餘人皆令入宮宗賢於皇后爲母黨后專政宗賢未嘗依附論事無顧忌后以此怨之　是歲夏改元天盛策舉人始立唱名法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八（起著雍執徐正月盡上章敦牂三月凡二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
皇帝

紹興十八年（金皇統八年）春正月甲子以永祐陵近在會
稽準先朝故事春秋二仲以太常少卿薦獻季秋則
御史按視 丁丑左承議郎張闡添差通判泉州自
秦檜專國朝士爲所忌者終身以添倅或帥幕處之
未嘗有爲郡者 二月乙未參知政事段拂罷爲資
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殿中侍御史余
堯弼右正言巫伋奏劾之也章再上尋落職興國軍
居住 簽書樞密院事汪勃兼權參知政事 壬子
右承事郎監登聞鼓院徐璉面對言自昔帝王必有
佐命之臣功銘鼎彝侑食清廟以勸萬世國家遠稽
三代肇造原廟凡在佐命輔弼皆繪像廟廷以示報
功之意陛下紹開中興復崇原廟如祖宗之制而累
朝配饗輔弼不過十餘人今其家之子孫必有繪像
存焉望詔有司訪求摹於景靈宮廷之兩壁詔禮部
討論 乙卯金主如天開殿 三月壬申名行宮之
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 時殿前招軍多誘致鄉
民及負販者丁丑命川中大將吳璘楊政招流民之
失所者遣發以補其額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秦熺知樞密院事秦檜問敕令所刪
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爲相
公不必襲蔡京之迹寧安國子也 乙酉詔私擅渡
淮及招納叛亡之人並行軍法後詔津載及巡防人
故縱與同罪失察者減一官 夏四月戊子朔日有
食之 庚寅策試正奏名進士於射殿王佐以下三
百三十人賜及第出身 庚子左中大夫知樞密院
事秦熺罷爲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提舉秘書省熺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故有
是命仍詔熺應干請給並依見任宰臣例立班左右
僕射之次 辛丑金遣參知政事秉德廉察官吏
乙巳特奏名進士俞舜凱等四百五十七人武舉進
士柯燕等七人特奏名一人賜第授官有差 庚戌
金主至自天開殿先是金命修遼史甲寅告成 五
月辛酉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言國家秉火
德之運以王天下望用故事即道宮別立一殿專奉
火德配以閼伯而祀以夏至從之後建殿於太一宮
名明離 甲子繪配饗功臣像於景靈宮廷之壁皇
武殿趙普曹彬大定殿薛居正石熙載潘美熙文殿
李沆王旦李繼隆美成殿王曾呂夷簡曹瑋治隆殿
韓琦曾公亮大明殿富弼重光殿司馬光承元殿韓
忠彥凡十有六人 丙子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會
寧尹蕭秉溫昭武大將軍充東上閤門使申奉顏來
賀天申節始燕射於玉津園自是遂爲故事 癸未
保信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添差兩浙東
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落軍職除授平海軍承
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本州居住先是金使嘗言顯
忠私遣過界詔令分析會顯忠上恢復之策於朝秦

檜怒乃奏顯忠不遵稟聞正用申狀故有是命 六月癸巳帝謂大臣曰每歲決獄聞憲臣第遣屬官代行徒爲文具可令親往所部具所決名申尚書省 詔自今嘗於僞楚明受僞命之人不得輒至國門時左從事郎廉布入都調官右正言巫伋言布乃張邦昌之壻覆載所不容而無忌憚若此望賜處分故有是旨 庚子命監司郡守約束縣令無使非理擾民 甲辰用太常寺主簿兼權秘書省校勘書籍林大鼐議始祀九宮貴神於東郊壇二成高三尺方十有二尺上爲小壇九縱廣皆八尺高尺有半歲春秋二仲祀以少牢禮如感生帝 乙巳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不棄守尚書工部侍郎 丙午賢妃潘氏薨妃元懿太子母也 乙卯金以平章政事蕭仲恭爲行臺左丞相以左丞亮爲平章政事以都點檢唐古辨爲尚書左丞 秋七月乙丑右朝奉大夫新江西轉運判官賈直清請於縣官中以有出身人兼縣學教導帝謂大臣曰州縣選官教導乃教化本原將來三年科場亦有人材可備采擇乃令禮部參酌如所請 知臨安府湯鵬舉請修淮浙沿流皇華使館從之 乙亥金御史大夫布薩達曼罷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阿魯岱（舊作阿魯帶今改）爲御史大夫戊寅以尚書左丞唐古辨奉職不謹杖之 八月癸巳權禮部侍郎沈該乞四川類省試合格不赴殿試人第一等並賜進士出身餘人同出身從之 丙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事汪勃罷勃爲言者所攻以親老乞歸養詔依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丁酉工部尚書詹大方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權參知政事 戊戌金監修國史太師宗弼等進太祖實錄 庚子金以尚書左丞相勗領行臺尚書省事以右丞相宗賢爲太保尚書右丞相丙午以行臺左丞相蕭仲恭爲尚書左丞相 癸丑刑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周三畏罷以侍御史余堯弼論其兼領二曹一切要譽歸怨朝廷也 甲寅國子司業陳誠之權尚書吏部侍郎 大理寺韓仲通權刑部侍郎 閏月庚申親衛大夫忠州刺史鄂州駐劄御前選鋒軍同副統制梁興卒興自太行山率其徒奔岳飛於江夏從軍凡十年 金宰臣以西林多鹿請金主出獵金主恐害稼不允 丙寅金太廟成 戊辰權禮部侍郎陳誠之請太學生入學五年不與薦及公試不入等者除其籍從之 壬申命起居舍人王墨卿武經大夫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蘇華賀金主正旦權尚書禮部侍郎陳誠之武經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孟思恭賀生辰 乙酉詔自今奉使下三節人過界與北人博易者徒二年使副不覺察與同罪 初福建路自創奇兵虔梅草寇不敢復入境至是悉平詔以巡檢陳敏以所部奇兵四百及汀漳戍兵之在閩者並爲殿前司左翼軍即以敏爲統制官留戍其地神武中軍舊止三部自楊存中職殿前始增爲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選鋒策選鋒游奕神勇馬步凡十二軍時江海之間盜賊間作乃分置諸軍以控制之如泉之左翼循之摧鋒明之水軍皆隸本司總七萬餘人由是殿前司兵籍爲天下冠存中又制諸軍戎仗

以克敵弓雖勁而士病彄張之難乃增損舊制造馬
黃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三發矣　九月甲
辰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余堯弼試御史中丞　丙
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詹大方薨　丁未右
司諫兼崇政殿說書巫伋試右諫議大夫　丙申金
尚書左丞唐古辨罷以左宣徽使稟爲尚書左丞
冬十月丙辰御史中丞兼侍講余堯弼爲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辛酉金太保領
三省事都元帥越國王宗弼薨後謚忠烈（考異）宗弼之歿繫年要
錄作皇統五年今從金史紀傳　十一月乙酉朔祕書少監張杞言感
生帝之祀尚寓招提祭以酒脯請復用牲玉升爲上
祀從之　乙未金左丞相宗賢左丞稟等言州縣長
吏當並用本國人金主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
別待之豈能致一諺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
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　己亥新州編管人
胡銓移吉陽軍編管先是秦檜嘗於一德格天閣下
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時鼎光皆在海南廣東
經略使王鐵問右承議郎知新州張棣曰胡銓何故
未過海銓嘗賦詞云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棣即
奏銓不自省循與見任寄居官往來唱和怨望朝廷
鼓唱前說殊無忌憚於是送過海編管棣選使臣游
崇部送封小項筒過海銓徒步赴貶人皆憐之至雷
州守臣王趯廉得崇以私茗自隨械送獄且厚餉銓
時諸道望風掊撫流人以爲奇貨惟趯能與流人調
護海上無薪粲百物趯輒津置之其後卒以此得罪
辛丑金以尚書左丞相宗賢爲左副元帥以平章

政事亮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以參知政事秉德爲
平章政事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邕州觀察
使董先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平江府駐
劄初岳飛既死先自武昌召還爲步軍司統制先與
管軍趙密不協於是離軍領前都指揮使職事　庚
戌金左副元帥宗賢復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帥如故
十二月乙卯朔復連州連山鎮爲縣　金以右丞
相蕭仲恭爲太傅領三省事以左丞相亮爲尚書右
丞相　丁卯布衣孫堯佐上書乞嗣安定郡王與濮
王之封詔大宗正司具名聞奏　己巳大理評事莫
濛言四方之民雲集二浙百倍常時而河渠爲甚急
宜命守臣因農之隙濬其堙塞庚午帝諭大臣曰可
使漕臣募夫濬治因以濟接饑民則公私兩利矣
壬申宰執進呈經界事訖帝曰諸州月樁錢昨已例
減要當盡行除罷秦檜即諭戶部侍郎李椿年宋貺
以經總錢措置贍軍　乙亥金以左丞相宗賢爲太
師領三省事兼都元帥　庚辰金遣金吾衛上將軍
殿前右副都點檢召守忠昭武大將軍同知宣徽院
事劉君詔來賀來年正旦　先是金左丞相亮之爲
中京留守也與明安蕭裕善裕傾險敢決亮每與論
天下事裕揣亮有覬覦心密謂亮曰先太師（謂宗幹）爲
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公誠有志
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之數相薦引由兵部侍郎
遷同知南京留守改北京同知留守事時金舊臣宗
弼既歿皇后益攬事權奚人蕭肄有寵於金主復詔
事皇后恣行不法亮內蓄逆謀無所顧畏尚書省令

史高懷貞素與亮狎昵亮嘗與各言所志亮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於前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夫佞人皆知其志　是歲夏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增修律成賜名曰新律

紹興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改天德元年）春正月甲申朔帝以太后年七十即宮中行慶壽禮　丁亥詔信陽軍撥隸淮西　己丑北使召守忠等辭行置酒垂拱殿時在上辛祈穀致齋之內禮官援治平故事請用樂從之自是以為例　戊戌金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宗賢罷以領行臺尚書省事勖為太師領三省事以同判大宗正事充為尚書左丞相亮兼元帥亮生日金主使近侍大興國賜物皇后亦有所附賜金主知之不悅杖興國百追還其賜物亮由此愈不自安充宗幹長子也尋薨　丙午金以右丞相亮為左丞相以判大宗正事宗本為尚書右丞相以左副元帥宗敏為都元帥以南京留守宗賢為左副元帥兼西京留守己酉宗賢復為太保領三省事　二月甲寅金以會寧牧唐古辨復為尚書左丞以尚書左丞稟為行臺平章政事　甲子復置雷州遂溪縣　庚辰帝謂輔臣曰每歲市馬悉付鎮江王勝軍而未見孳生之數宜分送諸軍仍立賞罰於是歲發川馬二百匹進御而以四千匹付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荊鄂軍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又以秦馬三千五百付三衙殿前司千五百馬步各千自是歲為定例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帝不視事百官守職過時乃罷

甲申詔皇太后慶壽親屬各進官一等慈寧殿官推恩有差　庚子帝諭大臣曰淮甸久平宜加經理民復業者令守令多方卹之使盡力田畝數年後方可起稅　辛丑金以尚書右丞相宗本兼中書令以左丞相亮為太保領三省事亮益求名譽引用勢望子孫結其驩心金主不悟　甲辰詔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鄭剛中許用議減特免禁錮移封州安置初秦檜怒剛中不已捕其子右承務郎良嗣與將吏賓客即江州同繫遣大理寺丞湯允恭太府寺丞宋仲堪往鞫其事掠治無全膚獄成剛中坐任四川宣撫副使日被旨收捉過界偷馬盜賊全不遵奉凡事干邊界常是懷姦異議陰與見罪籍人符合交通沮害國事又輒違朝命出賣度牒收錢五十五萬餘緡又專輒起置錢監鑄錢擅便支使及違法請過供給廚食等錢一萬三千餘緡入己剛中欲併都轉運司入宣司遂將錢物贈移士人令赴行在上書開陳既併運司違法私使過錢十二萬餘緡及有詔置總領錢糧官剛中不喜豫作緣故收椿隱匿計四千餘萬緡又欲歸怨朝廷乃說諭統兵官令為總領盡數交併錢物無可送遺及被旨令赴行在乃忿怒遷延收匿劄子不即起發多帶官物在路妄用法當死特有是命良嗣貸死送柳州右朝請郎張漢之嘗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坐依隨剛中亦除名送賓州編管右奉議郎趙士禡嘗通判荊南府坐不即拘收剛中隨軍錢物特除名右武大夫開州刺史御前中部統領官張仲亦坐依隨剛中追橫行一官勒停送本軍

自劾卽日擢充恭尙書刑部員外郎仲堪倉部員外郞剛中至貶所守臣左朝請郞趙成之希檜意每窘辱之剛中竟卒於貶所　夏四月乙卯權禮部陳誠之權知閤門事孟思恭賀金主生辰還秦檜白帝曰大金書詞丁寧盟好甚切帝曰此番待奉使愈周至館舍極宏壯思恭等所得馬亦皆上駟可知其永好之意也　戊辰日左右生青赤黃珥太白犯月金國太史言不利於君大臣將作亂壬申金京師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入金主寢殿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丁丑有龍鬭於利州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

五月甲申祔太廟齋殿　乙酉戶部員外郎周莊仲請復蜡祭之禮其禮東西方百神視感生帝南北方視岳瀆皆以臘前一日祭之　戊子金殺翰林學士張鈞時金主以天變欲下詔罪己命鈞視草鈞意謂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干天戒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參知政事蕭肄素惡鈞乃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者弗曉人事眇者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以詈主上也金主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搒之百不死以手劍鑿其口而醢之賜肄通天犀帶是日曲赦上京囚　金主問羣臣曰張鈞誹訕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曰太保實然金主不悅庚寅出太保亮領行臺尙書省事亮道過北京謂同知留守事蕭裕曰我欲就河南建立位號先定兩河舉兵而北君爲我結諸明安以應我定約而去　庚子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唐括德溫昭武大將軍四方館使高居安來賀天申節　六月辛亥朔故事宗廟時祠以宗室觀察使以上充初獻刺史以上充亞獻終獻其後以宗室數少乃請初獻以防禦使以上亞終獻以遙刺以上至是正任止三人壬子大宗正司請權以遙團以上充初獻將軍以上充亞獻許之　己未金以都元帥宗敏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都元帥左丞相宗賢兼都元帥　辛酉右朝奉郞朱同知南雄州代還言嶺南無醫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斃請取古今名方治瘴氣者集爲一書頒下本路從之　秋七月辛巳左中奉大夫楊惇知舒州代還請戒監司守臣修水利詔付戶部帝曰平江隄堰不修歲輸米比舊虧十萬斛臨安西湖民間灌漑所資其利不細歲久亦堙汙宜悉令修治　八月庚戌朔昭信軍承宣使鎭江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王勝卒謚毅武　癸丑復泰州興化鎭爲縣　庚申金以劉筈爲司空行臺右丞相如故宰臣議徙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從之侍從高壽星等當遷訴於皇后后以白金主金主怒議者杖平章政事秉德殺郞中薩哈　辛酉宗正寺丞王葆言國家設法應女戶單丁與夫得解舉人太學生並免丁役蓋本先王仁先孤寡貴肄多士之意頃議者歷陳丁役之弊遂有募人充役指揮臣謂進納雜流之人物力高強雖係單丁自應僱募至若前項三色亦令僱募似爲矯枉之過且女戶而無子孫與雖有子孫而年在幼弱皆窮民之無告者若遽使當力役之事則公私所費

必倍於豪强故昨來指揮寡婦有男爲僧道成丁者竝許募人充役正恐姦民旋行規避爾今州縣之間舞文以虐無告則或指寡婦守志者不免於執役困悴之患其勢迫而行者家貲產業或破壞於役夫之手是豈朝廷勤恤民隱之本心乎得解舉人名已登於天府今乃同籍於役人太學生身已隸於上庠今乃心累於執役是二者其家或有兼丁則力役自不妨充募若乃單子一身而奮身庠序者不得自別於齊民甚非陛下仁先孤寡責肄多士之意望特詔有司重加省定庶幾孤寡得所而士知愛重帝曰單丁女戶舊法免差役後以許免者多有司遂有僱募之請宜令戶部詳其的確利害來上葆岷山人也既而本部請女戶無子及得解舉人太學生單丁竝免身役卽特旨及因恩免解人聽募人充役官司毋得追正身從之

丙寅太常少卿張杞充大金賀正旦使武節大夫和州團練使知閤門事趙述副之直秘閣知臨安府湯鵬舉守司農卿充賀生辰使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帶御器械石清副之通好後以庶官出疆自此始

甲戌詔以景靈宮繪像功臣之副藏於天章及秘閣復故事也

九月辛卯惠州刺史知閤門事宋鑊充大金賀正旦副使以趙述疾告也

丙申金復以領行臺尚書省事亮爲平章政事亮行至良鄉召還未測金主意大恐既至金主復任之而亮逆謀益切初左丞唐古辯右丞相秉德以被杖怨金主與大理卿烏達（舊作烏帶今改）謀廢立烏達以告亮它日亮與辯語及廢立事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其胙王元亮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林（舊作阿楞今改）亮曰阿林屬疎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舍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斯（舊作特思今改）疑之以告皇后曰辯等每竊竊私議竊疑之后以告金主金主怒召辯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朕何杖之餘釋不問

戊戌金以右丞相宗本爲太保領三省事以左副帥宗敏領行臺尚書省事以平章政事秉德爲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以司空劉筈爲平章政事

庚子金以御史大夫宗甫參知政事

金平章政事亮以胙王元有人望欲除之會河南軍士孫勝自稱皇弟阿禪（舊作按察今改）大王金主疑皇弟二字或在元也使特斯鞫之無狀亮怨特斯泄其謀而知金主有疑元心乃上言孫進反有端不稱它人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元及扎拉（舊作查剌今改）耳特斯鞫不以實故出之金主以爲然使唐古辯蕭肄按問特斯特斯自誣服故出元罪十月金主殺其弟北京留守胙王元安武軍節度使扎拉及左衛將軍特斯亮乘此擠阿林殺之阿林弟達蘭（舊作撻楞今改）金主本無意誅之亮曰其兄既已伏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金主以亮爲忠益信任之遂降詔大赦

丙辰右承議郎知新州張棣提舉荆湖北常平茶鹽公事以其再劾胡銓也至官一日卒時責授濠州團練副使洪皓在英州閩人右承務郎倪譽爲守譽老矣內無奧主聞棣以巧中遷客取使節欲效之卽使兵馬都監伺其隙捕皓家奴寘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譽死事乃解

降授文州刺史辛永宗勒停送肇慶府編管永宗爲

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居邵州。承宗以嘗立軍功，給真俸，守臣右朝散郎石稽中知承宗為秦檜所惡，劾其冒請全俸，當計以贓，請下守臣閱實。稽中先以計取承宗所受御劄送檜，矣承宗由是不能自明。詔稽中依條追理。稽中選郡僚之苛刻者籍其家，一簪不得留。既而稽中語其僚曰：「前赴其家燕集，以一器酌壽，今此器不見，豈隱之耶？」其殘刻如此。　己巳，初復諸陵欑宮薦新之禮，用太常博士晉陵丁婁明請也。　癸酉，金以翰林學士完顏京為御史大夫。　金皇后費摩（舊作裴滿，今改）氏專政，性妬忌，挾制金主，故金主多以忿怒殺人。十一月，金主以積忿殺后，召胙王妃薩摩（舊作撒卯，今改）入宮，既而又殺德妃烏庫哩（舊作烏古論，今改）氏、瓜勒佳（舊作夾谷，今改）氏、張氏，於是宮中近侍皆懼矣。　辛卯，帝親饗太廟，至櫺星門，降輦步趨齋殿，虛小次不入。　壬辰，合祀天地於南郊，大赦。　甲辰，詔諸郡行鄉飲酒之禮以取士。先是司農卿湯鵬舉言舉人多冒貫求試，請于未下科詔前，令州縣長吏籍定來歲當應舉人名，州縣學職事覆實申教授，預先引保，委無僞冒，然後許赴鄉飲酒；若臨時投狀射保者，並不收試。事下禮部，至是頒行焉。　金主出獵，十二月己酉朔，還京。　壬子，軍器監王會權尚書兵部侍郎。　金平章政事亮與其黨既定逆謀，欲得護衛圖克坦額埒楚克（舊作徒單阿里出虎，今改）、布薩思恭（布薩舊作僕散，今改；思恭一名呼圖，舊作忽土）、近侍局直長大興國為內應。亮先以女許字額埒楚克之子，而思恭微賤時為宗幹所周恤，擢置宿衛，亮知其懷舊恩，密謂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洩於人，未敢也。」思恭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大王，死不敢辭。」亮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立，必得君為助乃可。」思恭許之。亮復以告額埒楚克，額埒楚克素凶驁，聞之甚喜，曰：「何不早告我？廢立之事，亦男子所為，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也。」亮既結護衛，而金主所親信惟大興國，未嘗輕去左右，每遠夜，金主就寢，興國時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主者即以付之，聽其出入，以為常。先時興國嘗薦羅卜藏（舊作李老僧，今改）於亮，亮用為令史，乃使羅卜藏結興國。既而知其可與謀，乃邀至臥內，令解衣欲與之俱臥，意有所屬者，興國固辭不敢，曰：「即有使，惟大王之命。」亮曰：「主上無故殺胙王元，又殺皇后，乃以元財賜阿蘭，既又殺阿蘭，遂以賜我，我深以為憂。」興國曰：「是固可慮也。」亮曰：「朝臣旦夕危懼，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君遂被杖，我亦見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舉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計已定矣。」興國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緩也。」乃約以初九日起事。　丁巳夜，布薩思恭、圖克坦額埒楚克內直，亮及其妹夫圖克坦貞及秉德、烏達等會於唐古辨家，辨因置饌，衆皆恇懼不能食，辨獨飽食自若。二鼓，興國竊符矯詔開宮門，召唐古辨。守門者以辨為金主之駙馬，不疑，內之。亮等懷刃隨入，及殿門，衛士覺其異，辨等抽刃劫之，莫敢動。至寢殿，金主聞步履聲，咄之，衆皆卻立。思恭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而入。金主索榻上常所置佩刀，已為興國先取投榻下矣。額埒楚克先持刃進弑，思

恭次之金主仆亮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秉德意尙未有所屬思恭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亮坐衆前稱萬歲詐以金主將立后召諸王大臣曹國王宗敏聞召懼不敢往葛王褎曰叔父今不及往明日如何相見宗敏入宮亮欲殺之尙猶豫以問左右烏達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議乃使思恭刃擊宗敏左右走避膚髮血肉狼藉偏地葛王見宗敏見殺問曰曹王何罪而死烏達曰天許大事尙已行之此蟣蝨爾何足道哉宗賢聞召謂人曰主上必欲立胙王妻爲后我當力爭之既至被執猶以爲立后事曰誰能爲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獨念主上左右無助耳亮既即位廢前主爲東昏王以秉德爲左丞相兼侍中以左副元帥唐古辯爲右丞相兼中書令以烏達爲平章政事布薩思恭爲左副點檢以圖克坦額埒楚克爲右副點檢圖克坦貞爲左衞將軍大興國爲廣寧尹於是自太師領三省事完顏勖等二十人進爵增職各有差　己未金大赦改皇統九年爲天德元年賜秉德等錢絹牲畜有差　金主召參知政事蕭肄詰之曰學士張鈞何罪被誅爾何功受賞肄不能對金主曰朕殺汝不難人或以爲報私怨也於是除名禁錮　壬戌帝恭謝景靈宮　甲子金主詣太祖廟召秉德辨烏達思恭額埒楚克興國六人賜以誓券金主將謁廟以芮王亨爲右衞將軍密諭之曰朕以太宗諸子過强以卿材武備左右耳亨宗弼子也　丙寅金以燕京路都轉運使劉麟爲參知政事　癸酉金太傅領三省事蕭仲恭尙書右丞稟罷以行臺尙書左丞温都思恭爲右丞　乙亥金主追尊其父宗幹爲皇帝廟號德宗名其故居曰興聖宮　是月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解潛卒潛以不附和議爲秦檜所斥既歿喪不得歸後檜死乃得歸葬

紹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春正月辛巳金以同知中京留守事蕭裕爲祕書監　甲申金賀正旦國信副使西上閤門使劉箴辭行國信使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袞以病不能入見命醫官趙琦送至境上金主亦遣使趣之　丁亥軍校施全刼秦檜於道執得詰之曰舉國與金爲讎爾獨欲事金我所以欲殺爾也　壬辰磔全於市由是檜出列兵五十持長梃以自衞　癸巳金主尊嫡母圖克坦氏及母大氏俱爲皇太后金主之弑東昏也圖克坦聞之愕然與太祖妃蕭氏歎曰帝雖失德人臣豈可如此及迎入宮見金主不賀金主銜之至是竝加尊號圖克坦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京號永寧宮其後圖克坦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圖克坦太后方與坐客語大氏跽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尙如前日耶　先是金主之父宗幹從其國俗納齊國公宗雄之妻而宗雄妻與金主不相能金主既簒位因宗雄妻於府署旋幷其子及宗雄孫七人殺而焚之棄其骨於濠水　甲午以普安郡王第三子惇爲右內率府副率　癸卯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封恭國公　乙巳金主以勵官守

務農時。愼刑罰。揚側陋。恤窮民。節財用。審才實七事。詔中外。　丙午。兩浙轉運判官曹泳言右承務郞李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詔送大理寺。光在貶所。常作私史。孟堅閒爲所親左奉議郞新王宮大小學教授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遂命泳究實。帝曰。光初進用時。以和議爲是。及得執政。遂以和議爲非。其反覆如此。　先是金烏達之妻唐古鼎格舊作唐古哥今改定。有淫行。秉德嘗顯斥之。烏達銜之未發。金主旣篡位。多忌。會有疾。少閒。烏達譖之曰。秉德見主上數日不視朝。語臣曰。若有不諱。誰當繼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德曰。孺子豈能勝任。必也葛王乎。金主信之。遂出秉德領行臺尚書省事。限十日內發行。　二月戊申朔。金封皇子宗壽爲崇王。　庚戌。軍器監丞齊旦請春月禁民采捕。秦檜曰。正爲孳育之時。帝曰。此係利害。乃下之刑部。既而本部言春月在法不許采捕。　金主命給天水郡公孫女二人月俸。　丙寅。初作玉牒所。　戊辰。金羣臣上金主尊號曰應天廣運睿武宣文大明聖孝皇帝。詔中外。永壽兩太后祖父俱贈官有差。以唐古辨爲左丞相。烏達爲右丞相。金主心忌辨。嘗與辨觀太祖像。指示辨曰。此眼與爾相似。辨色動。金主由是益忌之。　丁丑。閤門請自今北使在庭。非侍從而嘗借官出使。免起居。如見充接伴。卽依所借官敘位。從之。　是月。安南進馴象十。

三月庚辰。金主使龍虎衞上將軍侍衞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直學士通議大夫知制誥翟永固來報登位。遺帝金注椀二。綾羅三百。良馬六。

癸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余堯弼參知政事。給事中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巫伋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參知政事余堯弼爲賀大金登位使。鎭東軍承宣使知閤門事鄭藻假保信節度使副之。　金主以其弟袞爲司徒兼都元帥。　丙申。詔責受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永不檢舉。右承務郞李孟堅除名。峽州編管。先是孟堅以小史事繫獄。至是獄成。光坐主和議反覆。在貶所常出怨言。妄著私史。譏謗朝廷。意在僥倖復用。及與趙子儴於罷政後往來交結。孟堅亦爲父被罪責降。怨望朝廷。記念所撰小史。對人揚說。故有是命。於是前從官及朝士連坐者八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致仕胡寅坐與光通書。朋附交結。譏訕朝政。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程瑀坐初除兵部侍郞日。以縑帛遺光。且貽書云。比來無知愚皆以視前爲戒。可爲嘆息。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潘良貴坐嘗以團茶寄光。光遺良貴書。其別紙云。仲暉不敢與書。患難至。能出一隻手乎。仲暉樓炤字也。良貴答書曰。參政患難至極矣。要以道自處。仲暉別紙已付之。但恐時未可耳。直秘閣宗穎坐嘗寄光書云。孤寒寡援。方賴鈞庇。忽聞遠適。本欲追路一見。失於探伺。不果如願。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燾。左承議郞新知邵州許忻。左朝奉大夫新福建路安撫使參議官賀允中。左奉議郞福建路安撫主管機宜文字吳元美。坐各與光相知密熟。書劄往來。委曲存問。意光再用。更相薦引。詔寅落職。瑀良貴穎並降三

官蕭忻允中元美並降二官。庚子，余堯弼辭行，詔巫伋兼權參知政事。壬寅，右正言章廈奏：「右承議郎致仕胡寅，天資兇悖，敢爲不義。寅爲胡安國之子，不肎爲親母持服，士論沸騰，此其不孝之大罪也。寅初傅會李綱，後又從趙鼎，建明不通鄰國之問，其視兩宮播遷，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後來梓宮既還，皇太后獲就孝養，寅自知前言狂率，乃陰結異意之人，相與睥睨，作爲記文，以爲今日仕進之人將赤族而不悟，此其不忠之大罪也。望特賜威斷。」詔寅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金主召見賀登極使，出徽宗玉帶，使持以賜帝，且曰：「此天水郡王故物，今以賜汝主，俾汝主如見其父，弁諭汝主當不忘朕意也。」使退，祕書郎張仲軻曰：「希世之寶，輕賜可惜。」金主曰：「江南之地，它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臣下皆知金主有南伐意矣。仲軻本市井無賴，能說傳奇小說，雜以俳優詼諧語爲業，金主舊引致左右以資戲笑，及篡位，遂擢用之，俄遷祕書丞，轉少監。〔攷異〕金海陵對宋使語，金史列傳作宋史余康弼還附賜宋帝。按是年余康弼辭行，金史列傳誤也。其賜帶年月，仍從金史本紀。

金主以良弓賜右衛將軍芮王亨，亨性直，材勇絕人，喜自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金主遂忌之，出爲眞定尹，謂亨曰：「太宗諸子方強，多在河朔、山東，眞定據衝要，如有變，倚卿爲重矣。」其實心忌亨也。

金主欲以勸政爲名，召近臣講論，每至夜分。嘗問起居注楊伯雄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金主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明安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爲非靜耶？」對曰：「徙兵分屯，良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誼，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猶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金主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冊，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不可爲也。』」金主爲之改容。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九（起上章敦牂四月盡重光協洽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夏四月戊午金殺太傅領三省事宗本及尚書左丞相唐古辨遣使殺領行臺尚書省事秉德初金主爲宰相卽患太宗諸子強盛嘗與辨秉德言之既篡位并惡辨秉德乃與祕書監蕭裕密謀欲盡殺太宗諸子而未有以文致其罪裕曰尚書省令史蕭玉素爲宗本所厚人所共知今託爲玉告變狀以取信於人可按籍誅也謀既定使人召宗本等擊鞠金主先登樓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卽殺之宗本既死蕭裕使人召蕭玉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第逮日暮玉酒醒見軍士守之意爲人所陷以頭觸屋壁號曰臣未嘗犯罪毋年七十幸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今已誅之欲加以反罪令汝上告其事款狀已具矣其狀略曰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內外相應唐古辨言內侍張彥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曰我有兄東京留守在我何能爲是時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主家子北京留守卞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等將以日近圍場內決計行之云裕引蕭玉見金主具如款狀所言金主大喜以款狀宣示中外遂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等凡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絕烏達亦言秉德飲酒宗本家相者言其貌類趙太祖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嘗指斥主上秉德與宗本別指斥尤甚且謂運數有歸其逆狀甚明金主遂遣人殺秉德於行臺秉德宗翰孫也宗翰子孫被殺者三十餘人宗翰後亦絕金主又殺諸宗室五十餘人

辛酉金以尚書省令史蕭玉爲禮部尚書祕書監蕭裕爲尚書左丞右丞相烏達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賞告變功也以劉筈爲尚書右丞相宗義溫都思忠爲平章政事以劉麟爲尚書右丞以布薩思恭爲殿前都點檢

癸酉左朝奉大夫新知廬州吳逵言兩淮之間平原沃壤土皆膏腴宜穀易墾稍施夫力歲則有收而茅葦翳塞莫之加功望置力田之科募民就耕賞以官資闢田以廣官莊宜令江浙福建委監司守臣勸誘土豪大姓赴淮南從便開墾田地歸官莊者歲收穀五百石免本戶差役一次七百石補進義副尉至四千石補進武校尉並作力田出身其被賞後再開墾及元數許參選如法理名次在武舉特奏名出身之上遇科場並得赴轉運司應舉從之

五月戊子金以平章行臺尚書省事右副元帥大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爲行臺尚書右丞相元帥如故壬辰以左副元帥完顏杲爲行臺尚書左丞相元帥如故同判大宗正事宗安爲御史大夫時杲自陝西入朝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卽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金主聞言色變杲亦自悔其

言。金主念杲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陽尊以殊禮。使係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杲至汴。詔諭托卜嘉無使杲豫軍事。杲不知。每事輒爭之。托卜嘉詭曰。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南事屬托卜嘉。今未嘗別奉詔命。若陝西之事。托卜嘉固不敢干涉也。托卜嘉久在河南。將士畏而附之。杲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金主旨。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托卜嘉。使還。托卜嘉獨有附奏。杲不得與聞。人皆知金主使托卜嘉圖之矣。　甲午。金國賀生辰使副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直學士翟永固見於紫宸殿。思恭等來報金主代立。既出境。就遣來賀。　六月甲寅。徽猷閣待制知台州蕭振始至官。初。海寇聚衆連年。其勢益熾。至是犯台之臨門寨。章安鎮。故命振爲守。振抵官。奏乞殿前司水軍統制王交同捕。許之。交至。振謂之曰。濱海之民數年苦賊。若能剿除。願悉兵力戰。以寧一方。倘敗事。振當奏劾。交即具艦入海。大敗賊衆。餘黨散去。振以數千緡犒交士卒。爲之奏功。郡境遂寧。　庚申。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浙江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李横移東路。横寓信州。適貴溪魔賊竊發。守臣左朝散大夫季㮨檄横統兵以備禦。應遂獲安堵。㮨又遣離軍人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添差東南第五副將孫青統兵出戰。旋即撲滅。乃詔青釐務。而帥臣王晌劾㮨及知縣事左奉議郎葉顒。右朝散大夫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權提刑張昌不能覺察。致賊嘯聚。並免官。仍削二秩。　癸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兼侍讀秦熺以進書恩遷少保。　是夏。故相趙鼎之子右承事郎汾。奉鼎喪歸葬於衢州常山縣。時李光之獄始竟。而守臣左中奉大夫章傑。與鼎有宿憾。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攜酒會葬。意可爲奇貨。乃遣兵官同邑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遣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蒙之而追汾。與故侍讀范沖之子仲彪拘於官兵之所。蒙之母訴於朝。秦檜咎傑已甚。詔移蒙之蘭溪尉。下其事於浙東安撫司。事遂息。傑客魏掞之慨然以書譙傑。長揖而歸。傑亦不害。掞之。建陽人。少有大志。師事籍溪胡憲。　秋七月癸未。安德軍承宣使司知大宗正事士會爲昭信軍節度使。　金左丞相烏達早朝。以陰晦將雨。意金主不視朝。先趨出。百官皆隨之去。已而金主御殿。知烏達率百官出。朝惡之。己丑。出爲崇義軍節度使。以平章政事溫都思忠爲左丞相。以尚書左丞蕭裕爲平章政事。以右丞劉麟爲左丞。以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爲右丞。參知政事張浩丁憂。起復如故。　八月甲辰朔。詔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張浚移永州　辛酉。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誠之。均州觀察使知閤門事錢愷爲大金賀正旦使。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王曮副之。武節大夫和州團練使權知閤門事趙述爲生辰使。副述嘗在遣中。以疾免。至是復命之。初。東昏王之世。皇太后歲遺裴磨申后禮物巨萬。

及代立遂削此禮誠之比入境預爲遜詞諭之金人竟不敢言及還帝嘉之　九月丙戌詔金國人使自今於淮陰縣取接令本路轉運判官沈調如法修葺館舍以金人言人使合於近便處山東邳州路取接往來故也　自建炎初劇盜范汝爲竊發於建之甌寧縣朝廷命大軍討平之然其民悍而習爲暴小遇歲饑卽羣起剽掠去歲因旱凶民杜八子者乘時嘯聚遂破建陽是夏民張大一李大二復於回源洞中作亂安撫使仍歲調兵擊之　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巫伋請自今參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第聚議從之時檜以疾在告故也　甲午金立惠妃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氏爲皇后金主喜飾詐初爲宰相妾媵不過數人及篡位圖克坦氏以岐國妃進位皇后妾大氏蕭氏耶律氏以次進封其後逞欲無厭淫肆蠱惑不能自制矣　十月癸卯金太師領三省事勗致仕勗見宗本以無罪見誅髭鬢頓白因上表請老金主初不許賜以玉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相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遂稱病篤表請益切金主不懌從之後與宗室俱遷中都　辛未金殺太皇太妃蕭氏太祖妃也金主之母大氏既尊爲太后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金主積不能平乃誣太妃以隱惡殺之并及其所生子任王　金主欲殺遼王舍音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元帥令史約索（舊作遙設今改）希金主旨誣左副元帥杲父子謀反約索先學杲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渾都（舊作奔都今改）上變封題作已經開拆者書紙隱隱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字畫分明者稱御史大夫宗安於宮門外遺下約索拾得之其書多怨望謀逆語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眞有此書我剖肌血藏之猶恐洩漏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宗義不勝搒掠自誣服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冤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金主使人殺杲於汴宗義等論死皆滅其族以魏王之孫呼爾察（舊作活里甲今改）好修飾亦族之杲既死金之宿將盡矣　十一月癸未國子監李琳言本監經史未備請下諸州有本處起發從之　金尚書左丞相劉筈罷以會寧牧圖克坦恭爲平章政事尚書左丞劉麟右丞完顏思恭罷以參知政事張浩爲尚書右丞乙酉以行臺尚書左丞張通古爲尚書左丞　戊子金主戒約官吏　己丑金主命庶官許置次室二人百姓亦許置妾　十二月癸卯朔金詔去羣臣所上尊號　丙午金初定襲封衍聖公俸格命外官去所屬百里外者不許參謁百里內者往還不得過三日　癸丑金立太祖射碑於吉迪勒部金主及皇后致奠於碑下　乙卯金有司奏慶雲見金主曰自今瑞應毋得上聞　己未金罷行臺尚書省事改都元帥府爲樞密院以左副元帥大托卜嘉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參知行臺省事張中孚爲參知政事都元帥兖爲樞密使太尉領三省如故元帥左監軍昂爲樞密副使刑部尚書趙資福爲御史大夫

己巳金賀正旦使正奉大夫祕書監兼左諫議大夫蕭頤等入見於紫宸殿

紹興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乙亥，金參知政事蕭玉丁憂，起復如故。丁亥，金初造燈山於宮中。甲午，左宣義郎曹筠知衢州。筠自御史斥去，會衢州闕守，帝諭秦檜曰：「臺諫無大過惡，當優假之，以來言者。」

金初置國子監。金主謂御史大夫趙資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聞有所彈劾，朕甚不取。自今舉劾無憚權貴。」乙未，帝曰：「布衣步孝友上書言丹陽練湖堙塞，艱於漕運，可諭漕臣修治。」金主出獵，宰相以下辭於近郊，金主駐馬戒之曰：「朕不惜高爵厚祿以任汝等，比聞事多留滯，豈汝等右圖自安，不以民事爲念耶？自今朕將察其勤惰，以爲賞罰，其各勉之。」丁酉，白虹貫日。丁未，直祕閣知靜江府方滋陞直敷文閣知廣州，左朝散郎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陳璹知靜江府。初，朝廷命廣西帥臣即橫山寨市馬，於大理諸蠻歲捐黃金五十鎰，白金三百斤，綿絁四千，廉州鹽二百萬斤，而得馬千有五百匹，良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鎰，它以是爲差。每五十匹爲綱，選使臣部送至行在，及建康鎮江府、太平池州諸軍。先是，廉州之鹽分令欽、橫、賓、貴、潯、梧、藤、象、柳、容等州轉至橫山倉，然諸州科民，則苦富民，差吏則雜私販，往往陷沒留滯。至璹始令官支腳錢，選使臣運鹽，若及十萬斤，即與部良馬一綱至行在。丁巳，金主還京。己未，詔諸州各置惠民局，初，軍器監丞齊旦請令州縣合藥散民，上恐不能偏及，故命戶部舉舊法行之，仍命毋多取利。大理少卿李如岡權尚書吏部侍郎。壬戌，詔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巫伋充大金祈請使，保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鄭藻副之，請歸宗族等。

是月，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矼卒於衢州。自秦檜用事，士大夫少失其意，禍輒不測，當始議和時，矼與檜異論，檜嘗欲除近郡，矼遜辭不就，奉祠十餘年，寓居常山僧舍，一室蕭然，卒免於禍焉。初，趙鼎既謫居，嘗謂其客左奉議郎方疇曰：「自鼎在相，除正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它。」疇曰：「願公徐觀之。」其後諸人各久流落，雖死不變，疇乃信服。

三月丁亥，帝曰：「州縣多催理積欠，民間重困，朕頃在京東，親覩其害，可令戶部。」戶部請自紹興十一年至十七年諸色拖欠錢物，除形勢及公吏鄉司與上上有力之家未納數外，並與放免，從之。壬辰，金廣燕京城，建宮室。夏四月甲辰，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王曮權尚書禮部侍郎，以使還遷也。丙午，金主詔遷都燕京。（考異）繫年要錄載金主詔曰朕丕紹緒撫南服分置行臺則邊防未寧法令未具本非永計只是從權兼而人拘道路之遙事有歲時之滯凡申款而特報乃欲速而愈遲今既庶政惟和四方無侮用併尚書之亞省會歸機政於朝廷又以京師粵在一隅而方疆廣於萬里以北則民清而事簡以南則地遠而事繁深慮州府申陳或至半年而往復閭閻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饋困於轉輸使命苦於驛頓未可特巡於四表莫如經營於兩都眷惟全燕實爲要會將因宮廟而創官府之署廣阡陌以展西南之城勿憚暫時之艱以就得中之制所貴兩京一體保宗社於萬年四海一家安黎元於九府咨爾中外體予至懷將軍等每名各支賞銀帛九匹兩詔後宰執列銜者九人其稱皇弟太尉領三省事樞密使泰國王則金主之弟兗起復特進參知政事滕國公則蕭裕也又按金翰林直學士趙可文集載其所撰都人進義何公墓碣云天德三年展都城或薦公於用事者於是東阡西陌繚引基市其制蓋皆出於公焉天德三年則今年也按要錄祇據傳聞之詞繫於歲末誤也今從金史載在四月 辛酉，金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金主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爲！」金主與侍

臣燕語輒引古賢君以自況云　丙寅金罷歲貢鷹隼　閏月辛未朔金命尚書右丞張浩右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攷異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云天德二年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為右丞相一日宮中燕閒謂漢臣曰朕栽蓮二百本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江南為橘江北為枳非種者不能栽蓋地勢然也上京地寒唯燕京地暖可栽蓮主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還漢臣曰且未可還待臣起諸州工役修整內院然後還都金主從其言案梁漢臣未嘗為右丞相又起諸州夫匠亦非漢臣事國志誤也金史云命尚書右丞張浩調選燕京仍諭浩無私徇據國志則蔡松年實與浩共事今補入）丙子金主命大臣常膳唯進魚肉舊貢鵝鴨等悉罷之金主欲示人以儉故有是命然游獵頓次不時需索一鵝一鶉民間或用數萬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鶉者　帝親試南省舉人擢趙逵等四百四人及第出身特奏名進士昌永等五百三十一人武舉進士湯鸞等六人授官有差帝親書大學篇賜新及第進士　金主既殺諸宗室釋其婦女皆欲納之宮中使圖克坦貞諷蕭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裕曰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柰何復為此耶金主曰吾固知裕不肎從乃使貞自以己意諷裕必欲裕等請其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肎已唯上擇焉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五月納宗本宗固之子婦秉德之弟妻俱入宮中　戊午金主使翰林學士崇政大夫知制誥兼太子少詹事劉長言昭毅大將軍殿前右衛充龍翔軍都指揮使耶律襄來賀天申節　檢校少師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元府楊政定江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提領營田田師中

並為太尉璘等建節皆十年以其守邊安靜故有是命　乙丑秦檜請令國子監復刻五經三史帝曰其宅闕書亦令次第雕板雖重有所費亦不惜也　六月辛巳詔大理寺三衙及州縣歲支官錢合藥以療病囚　秋七月丁未秦檜請勿稅商販柴米帝曰甚善臨安自減定物價之後盜賊消矣　己未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㒟薨追封通化郡王謚孝敏　庚申修天章閣神御殿成　八月壬申揚武翊運功臣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為太師致仕是日世忠薨於賜第年六十三始世忠得疾帝飭太醫馳視問訪之使相屬於道將吏問疾臥內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賴天之靈得全首領臥家而沒諸君尚哀其死邪世忠少時慓悍絕人不用鞭轡能騎生馬駒其制兵器凡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狻猊之鍪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陳弓之有克敵皆世忠遺法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奉朝請絕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獨好浮圖法自號清涼居士時舉朝憚秦檜權力皆附麗為自全計世忠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逮薨有詔選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瑊以危語脅其家辭而止追封通義郡王其子直敷文閣彥直直祕閣彥樸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又命睿思殿祗候徐伸護葬事　乙亥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梁揚祖卒，贈特進龍圖閣學士，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甲申，中書門下省校正諸房公事陳夔、武功大夫惠州刺史權知閤門事蘇華充賀金國正旦使副；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相、武節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孟思恭充賀生辰使副。辛卯，詔昭信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時有言贍學公田多爲權勢之家所占，九月戊戌朔，帝謂宰執曰：「緣不度僧，常住多絕產，令戶部撥以贍學。」庚戌，金賜燕京役夫帛一匹。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第爲之，前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有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焉，期年而畢。庚申，右正言章廈試右諫議大夫。是月，簽書樞密院事巫伋自金使還。（考異）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巫伋、鄭藻以祈請使於金國，引見內殿奏公事，惟正使巫伋得入。金主問所請者何事，伋首言乞修奉陵寢，金主令譯者傳言：「自有看墳人。」第二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國，又令譯者言：「不知歸後甚處頓放。」第三言本朝稱皇帝二字，又令譯者傳言：「此是你國中事，當自理會。」伋唯唯而退，待辭而歸。趙甡之遺史曰：巫伋作祈請使，而無所請之辭，投書而已。議者謂不識守之承旨，可謂爲世笑。金史云宋遺使祈請山陵，是當時所請山陵而金人不許耳。甲戌，帝幸太傅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第。壬午，制拜俊太師，以其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海軍承宣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子蓋爲德安軍節度使，餘子弟還官進職者十有三人，幹辦府武功大夫尚準制轉行右武大夫，管轄親兵濠州團練使顧暉除防禦使，皆異數也。是月，加封吳將甘寧爲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十一月戊寅，參知政事余堯弼罷，右諫議大夫章廈、殿中侍御史林大鼐共劾堯弼傾邪貪鄙，交通三衙，結諸州將，朝廷有大議論，則閔默無言，請貶之以清政府。詔堯弼充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落職。蘄有蔭人惠俊以指斥乘輿，法寺鞫實故也。十二月己丑，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馬廣卒。癸巳，金主使驃騎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魯定方、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祕書少監蕭永祺來賀來年正旦。

紹興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春正月丁酉朔，金羣臣請立皇太子，從之。戊戌，初定東宮官屬。立捕盜賞格。丁未，少師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爲太保。癸卯，太白經天。癸亥，金主朝謁世祖、太祖、太宗、德宗陵。甲子，還宮。二月丁卯，金立皇子光英爲皇太子。庚午，詔中外。甲戌，金主如燕京。昭義軍節度使蕭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謗，金主曰：「仲宣之姪拱近以謗誅，故妄訴。」命殺告者。庚辰，軍器監丞黃然論：「沿江一帶稅務，比來非理邀取，商旅患之。於是號蘄之蘄陽、江之湖口、池之鴈汊爲大小法場。」咸謂利歸公家無幾，而爲吏竊取大半，宜令所隸州縣選官檢察收放，漕臣攷察。從之。壬午，詔建祚德廟於臨安府，用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請也。先是毀其廟以爲大理寺，而大鼐言三人者有大功德於聖朝，今神靈不妥，士庶悲嗟，宜進爵加獎，尋進封程嬰爲強濟公，公孫杵臼爲英略公，韓厥爲啓佑公，陞爲中祀。戊子，金主次泰州。三月庚戌，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向子諲卒於臨江軍。子諲既告老，歸玉笥之舊隱，號曰薌林，凡十五年而卒。丁巳，詔新除司農寺丞鍾世明往福建路措置寺觀常住絕產。時鬻度僧道牒已久停，其徒寖少，而福建官自運鹽，直頗貴，於是民

多私販議者以爲客販可行遂命世明往本路措置凡僧道之見存者計口給食餘則爲寬剩之數籍歸於官其後世明言自租賦及常住歲用外歲得羨錢二十四萬緡詔付左藏庫　戊午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何鑄薨後謚忠敏　己未祕書省校書郎董德元論高禖名爲大祀而禖神乃位於壇下酌用一獻恐非所宜請與青帝分爲二壇詔禮部看詳　癸酉右諫議大夫章廈試御史中丞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試右諫議大夫　夏四月丙寅朔金有司請今歲河南北選人竝赴中京銓注從之　丙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巫伋罷伋與秦檜居同鄉一日檜在都堂偶問伋云里中有何新事伋不敢對徐云近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其意恐輒及時事或觸檜怒故泛舉不切之事以塞責檜遽變色謂伋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罷章廈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以搖國是林大鼐亦奏伋黷貨營私於是竝遷二人而伋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落職辛巳章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孟饗景靈宮令宰執分詣時新宮未成祖宗神御皆寓於西齋殿故也　壬辰秦檜奏利州觀察使王俊往在岳飛軍中彈壓有勞以爲浙東馬步軍副都總管　庚戌封婕妤劉氏爲婉容新興郡夫人吳氏宜春郡夫人劉氏竝爲才人宮中號婉容爲大劉娘子才人爲小劉娘子　癸丑金主使宣奉大夫刑部尚書行大理卿田秀穎安遠大將軍充客省使兼四方館副使大允來賀天申節　襄陽大水平地丈五尺漢水冒城而入右朝奉大夫知府事榮嶷乘桴得免於是與轉運判官魏安行議請復環城石隄以捍水許之次年冬按四縣之籍計田出力百畝一夫得三千餘人減其田畝十之二凡五旬有七日而畢計用工二十五萬有奇其長四十餘里

是月金主自泰州如涼陘　五月丁酉金主出獵　甲寅賜獵士人一羊　乙卯金主次臨潢府　丁巳太白經天　六月甲子朔金主駐綿山　乙酉奉安祖宗帝后神御於景靈宮　戊子大理少卿章爇請申嚴暑月浣濯獄具之令從之　壬辰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湯思退權尚書禮部侍郎　金從義軍節度使烏達既外出其妻唐古鼎格舊與金主通金主念之秋七月癸卯使鼎格縊殺烏達而納鼎格於宮中尋封貴妃　乙卯詔仲冬薦獻永佑陵等攢宮及檢察禁地就差大宗正丞馮至游故事太常少卿以春秋二仲行園陵至是太常官全闕但以祕書省著作佐郎丁婁明兼權婁明請於朝至游供職紹興就遣之也　丁巳虔州軍亂初江西多盜而虔州尤甚故命殿前司統制吳進以所部戍之虔之禁卒嘗捕寇有勞江西安撫司統領馬晟將之與進軍素不相下會步軍司遣將揀州之禁軍而衆不欲行有齊述者以賂結所司選其徒之強壯者以捕盜爲名分往諸縣夜兩軍交鬭州兵因攻城作亂殺進晟遂焚居民逐官吏守臣　八月癸亥金主獵於圖彌山　己卯江西安撫使張澄言虔州兵亂詔鄂州諸軍統制田師中速遣兵仍合澄集本路兵擒捕後二日又遣

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將所部千六百人往討之

丙戌尚書司封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孫仲鼇爲大金賀正旦使閤門宣贊舍人陳靖副之吏部員外郎李琳爲賀生辰使忠州防禦使帶御器械石靖副之 乙未詔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以所部討虔州叛兵先是叛兵突出徑走南康軍而寓居左朝奉郎田如鼇爲其所得遂復還據虔城時李耕纔至江東而敏駐溫陵被本路安撫司檄以所部千五百人護閩境於是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敏本虔人且嘗於江西捕寇有功望令進攻與耕併力討賊乃以如鼇權江西提點刑獄公事令即城中撫定之

九月甲午金主如中京獨留圖克坦太后於上京圖克坦太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皇太后大氏在中京常思念圖克坦太后謂金主曰永壽宮待我母子甚厚慎無相忘也 癸卯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兵弛久佚主將輒移其力而宅役之今有伐山爲薪炭聚木爲簰筏行商坐賈開酒坊解質庫名爲贍軍回易而實役人以自利甚至有差借白直爲厮隸之賤供土木之工請詔中外將帥遵守祖宗條法仍取約束未盡者增廣行之詔刑部檢見行條法行下諸軍遵守內借人一節借者與借之者並同罪

丙午升廣州香山鎮爲縣 金尚書右丞相大托卜嘉罷 戊申升桂陽監爲縣 己酉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宋樸爲侍御史樸甫受命即劾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廈多納賄賂引致市井小人以爲肘腋平居備位充數未見有害一旦臨大利害內懷姦邪外肆誕險必致敗事而後已右諫議大夫林大鼐亦論廈斗筲小器一旦致身宥密之地議論喧然皆曰章新婦也作兩府言廈爲人跋踏無儀矩也況又背公營私附下罔上朝廷機密無不泄漏宜亟加黜責以爲貪懦素餐之戒癸丑詔章廈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奪職廈入樞府才九十三日 己未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試吏部尚書 尚書左司員外郎陳相權吏部侍郎 冬十月壬戌朔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宋樸試御史中丞

金遣使奉遷太廟神主 初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左翼軍統制陳敏副將周成鄂州副統制張訓通池州統領崔定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皆以兵至虔州城下而敏所部統領官元玘戰死既而權江西提點刑獄公事田如鼇在城中與賊黨齊述謀誅首亂者蕭容等四十餘人即以撫定聞於朝耕往受其降述等列拜城上而終不肎出有詔如鼇果是撫定令素隊軍前與免究詔耕諭述等速出降即不進兵述欲聽命爲其子所制但列衆於城上聲喏而拜終不肎出是日如鼇自出城與耕相見耕遂留之有父老數十人詣耕乞令如鼇復入耕叱之去因密言賊已穴地道欲出犯官軍宜防之耕即以其兵二百人送如鼇還南康軍甲子如鼇及左朝請郎施鉅並赴行在 甲戌御史中丞兼侍講宋樸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忠州團練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虔州 庚辰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依已

降指揮，永不檢舉。徽猷閣待制知台州蕭振落職，池州居住；從政郎楊煒特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叙，送萬安軍編管。初，光既參大政，煒以和議爲非，作書欲獻光，先見振言其意，光不答。及是振知台州，煒爲黃巖令，政頗有聲，振每聞煒大言無顧畏，則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又移書浙東提點刑獄公事秦昌時，俾同薦之。昌時，檜之姪也，因囑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光及太師，昌時其姪，義不當舉，如待制亦不可舉也。」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煒在官，鉏治凶惡無所貸，俄縣吏得煒書，有詆檜語，昌時聞於朝，詔送大理寺，仍下所司發卒大索煒家，得所草萬言書，語益切，煒具伏：紹興八年，在臨安府聞朝廷講和隣國，煒以爲非是，欲撰造語言，作書上光，言更改講和之意，以規進用。時振任侍御史，煒因見振，先說書意，振答云：「亦恐敵人難信，公書意甚好。」遂作書上光，光覽書，遣人傳語煒，諭以不及答之意。刑寺奏煒當死，上特宥之。其兄左從政郎炬亦連坐除名。煒徒步赴貶所，至撫州病，士人鄒陶見之，舁致其家，出白金以贐，乃得去。　甲申，金主殺太祖女長公主烏魯，以侍婢譖訴於皇后也，並杖其夫圖克坦恭，罷其平章政事。　是月，李耕始受知虔州之命。耕既往攻城，猶冀就招安，賊曰：「健兒輩初只緣與吳統制下人爭，今作過已至此，縱招安，朝廷亦不赦也。」時城中細民皆絕食，每日爲賊役者，才得一二升，間有出投官軍，又爲賊所殺。帝謂宰執曰：「前日差耕知虔州，甚當，使百姓知已有知州，心有所歸也。」　十一月

戊戌，金以咸平尹李德固爲平章事。　辛丑，金買珠於烏爾古德埒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部及富楚（舊作蒲與，今改），禁百姓私相貿易，仍諭兩路民夫采珠。　戊申，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　金以前平章政事圖克坦恭爲司徒。　乙卯，吏部尚書兼侍講林大鼐言：「武林江山之會，大江潮信，一日再至，頃者江流失道，灘磧山積，潮與洲鬬，怒號激烈，一城爲之不安枕。雖詔守臣漕司專意隄埽，日計營繕，纔成即決，不支年歲。臣以爲南至龍山，北至紅亭，二十里間，乃潮勢奔衝之下流，正迎敵受患之處，雖繕治無益也。望選歷練諳曉之士，專置一司，博詢故老，講究上流利病，古今脈絡，而後興工。或者謂錢塘之潮，應有神物主之，葺廟貌，建浮屠，付之有司，此亦易事。」時六和塔壞，又伍員祠以火燬，故大鼐及之。帝曰：「恐浸淫爲害，可令乘冬月水不泛溢時治之，爲易。又舊有塔廟，陰以相之，雖出小說，亦不可廢，宜付禮部看詳。」　丁巳，太常卿徐宗說權尚書戶部侍郎。（考異：宗說頗有心計，吏不能欺，然附秦檜以致從官，嘗爲檜營田產，時人因目宗說爲莊客。）　是日，忠州團練使知虔州李耕引兵入城，虔州平。時諸軍既集，而江西馬步軍副總管劉綱、右宣教郎統押池州土豪鄉兵鄧酢，皆在兵間，耕招降不聽，率諸軍登城，收叛卒盡誅之。帝曰：「朕思虔賊閉城已四十日，城中乏食，可諭楊存中速令濟師，庶幾良民得免困苦。」於是遣軍統制苗定等率兵五千，馬四百，往聽耕節制。定等未至，聞賊平，乃還。賊之始作也，其徒侵軼旁郡，或勸左朝散郎南安軍居住張九成徙避之。九成曰：「吾謫此邦，死分也，何避焉。」守貳拒賊，未得計。

請於九成曰此爲廣南要衝失守則郡以南皆賊區策將安在九成曰僻小寡弱難與爭鋒今聞賊寨水南夜募善泅者火攻之俾其衆驚擾則宵遁必矣用其策賊果散走賊之未平也右宣教郎知醴陵縣鮮于廣曰是五日可至吾邑告於府請以所部兵列境上留民租於縣以爲食提點刑獄司命五里建一樓民持更其上廣曰是當爲六十八樓重費民不可且盜必從官道來耶獨取鄉保伍之壯者選其豪六十領之宅盜亦不敢犯 十二月己巳太尉安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薨謚忠靖 戊子金主使太子詹事張利用廣威將軍尚書兵部郎中兼四方館副使耨盌温都子敬來賀明年正旦 庚寅金太尉領三省事樞密使兗卒兗金主弟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起昭陽作噩正月盡旃蒙大淵獻十二月凡三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春正月辛卯朔，金主以弟兗歿於除夕，不視朝。丙午，金以中京留守高楨為御史大夫。己酉，降授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台州居住李顯忠復寧國軍節度使，以赦敘也。是月，昭信軍節度使士夽薨，追封安化郡王，錄其子右宣教郎不誂三人為直祕閣，宅子弟選官改秩除官者七人，邺典如執政。二月庚申朔，詔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士㒟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金主自中京如燕京。庚午，臠虔州軍賊黃明等八人於市。明等據州城凡百有十二日。辛未，改虔州為贛州，改虔化縣為寧都。癸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忠州團練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措置盜賊節制軍馬知贛州李耕以功為金州觀察使，於是諸將劉綱等九人各遷二官，將士受賞者萬三千百二十有四人。三月丙午，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齊安郡王士㒟薨於建州，贈太傅，追封循王，六子皆進官二等，女封郡主，諸妾受封者五人。辛亥，金主至燕京，備法駕。壬子，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閔賜謚忠介，故敦武郎知麟州建寧寨楊震賜謚恭毅。二人楊存中祖父，皆以死事故，用存中請也。甲寅，金主親選良家子百三十餘人充後宮。乙卯，金以遷都詔中外，改元貞元。內外文武皆進官一等。改燕京為大興府，號中都，為中京，會寧府為北京，汴京開封府為南京，而舊遼陽府為東京，大同府為西京，如故。分蕃漢地為十四路，置總管府，名都城門十二，命近臣書之。名太府廟曰衍慶宮，以奉太祖太宗德宗神主，又作原廟於其東，以奉太祖已上。舊取士無殿試，金主始復之。凡鄉試三人而取一，府試四人而取一。府試分六路，河北及燕人於大興，遼之東北於會寧，山後及河東人於大同，山東人於東平，河南人於開封，關中人於河中，通以五百人為合格。殿試又黜之，榜首即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後又罷經義神童等科，惟以詞賦法律而已。金之用刑，舊有沙袋，熙宗立，始去之。金主立，又去杖脊，凡徒刑止以荊決臀，為其近人心故也。徒刑五等，自五年至一年，皆使之雜作，滿則釋之。金主又定車蓋之式，后妃車飾以金，三品以上飾以銀，自后妃至五品皆朱輪，六品以下黑綠而已。舊親王宰執用紫蓋，金主使澍之，惟太子用紅，諸妃用紫，三品以上用青，皆以羅，四品五品用青，皆以絹，餘不得用。丙辰，金以司徒圖克坦恭為太保，領三省事，平章政事蕭裕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右丞張浩左丞張通古為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張中孚為左丞，蕭玉為右丞，平章政事李德固為司空，左宣徽使劉萼為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昂為樞密使，工部尚書布薩忠恭為樞密副使。夏四月戊寅，金皇太后大氏崩。

大氏病篤以不得一見圖克坦太后爲恨臨終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我金主不聽　辛巳詔諸州編管覊管人在法止許月赴長吏呈驗聞比來囚禁鎖閉甚於配隸可令遵守成憲如走失捉獲人即具名申尚書省別遣　五月庚子右朝奉郎就權利州東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楊庭言興元府褒斜谷有古六堰溉民田甚廣兵火後修不以時水至輒壞若全以食水戶修葺恐民力重困請每遇夏月水泛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隊兵卒併手修葺興元自兵亂以來城內生荊棘官民皆茅屋而帑藏寓僧舍自太尉楊政再爲帥以次繕治至是一新戶口浸盛如承平時矣政嘗葺學舍府學教授青神唐迪請增學田以廣養士政從之時有欲以學田贍軍迪言大軍歲費四千萬而欲取學田以當賦何啻九牛一毛又豈愛禮存羊之意邪論者乃止　辛亥金國賀生辰使副中奉大夫祕書監兼右諫議大夫赫舍哩大雅廣威將軍尚書兵部郎中兼四方館副使蕭簡見於紫宸殿　金主以其弟袞名聲彰著忌之袞不自安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希旨乃上急變言袞召日者問天命金主使高禎等就鞫之無狀金主怒械袞至中都不復究問斬于市牽連者皆磔之　六月己卯潼川大水涪江漲庚辰沅江武陵漲水壞城人爭保城西牛頭山趾大溪橋壞水大至平地丈五尺死者甚衆　金主以京城多隙地夏間以賜朝官及衞士等秋七月戊子朔仍命徵錢有差　庚寅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史才試右諫議大夫　戊申將作監主簿孫壽祖言湖廣夔峽多殺人以祭鬼近又寖行於宅路浙路有殺人而祭海神川路有殺人而祭鹽井者請飭監司州縣嚴行禁止犯者鄉保連坐仍毀巫鬼淫祠以絕永害從之　是月少保昭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駙馬都尉和國公潘正夫薨於婺州贈太傅官給葬事　八月壬戌金司空李德固卒金禁中都路捕射麞兔　乙丑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樽薨贈太傅追封韶王其弟降授郢州防禦使士嵲特復潭州觀察使諸子遷官除職者九人後謚恭靖　丙寅左宣教郎王孝廉謀據成都以叛伏誅初孝廉之父輔以左朝請大夫守合州（輔蔡州人初見十二年正月）所爲不法左朝奉大夫史聿時爲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置獄遂寧府窮治之孝廉與其兄孝忠俱就逮輔憂懼死聿移夔州路轉運判官獄遂不竟孝廉兄弟知不免陰懷異志即歸所寓成都府破產招集亡命多市弓劍離軍使臣之無賴者靡然從之會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曹筠當以是夕詣府學齋宿孝忠與其徒謀夜襲殺筠然後舉事忠訓郎王立知其謀與孝忠家婢潛以告本路兵馬鈐轄左武大夫英州刺史柳佾佾率兵以素隊往捕孝忠與其徒相拒敵官軍死者三人佾走趨府治筠臥閤不出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張行成排闥入告始授甲討之孝忠等徐步至府門縱火人皆驚散孝忠等馳出衙西門官軍躡其後孝忠孝廉登樓自刎死孝忠子大正與其黨樊常

等五人爲官軍所殺，餘黨二十八人走鄆縣，後四日皆伏誅。詔劾孝忠反狀，餘者悉原之，官軍以次受賞，凡爲錢萬七千餘緡。　戊寅，金賜營建宮室工匠及役夫帛。　己卯，侍衞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武安軍承宣使充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貴卒。　甲申，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丁禩移江南東路副總管，建康府駐劄。　九月甲午，帝謂大臣曰：「聞潼川路水災，可令轉運常平司將被災州縣檢放賑濟。」　冬十月丁巳，金主獵於良鄉，封料石岡神爲靈應王。金主自言曩時嘗過此祠，持杯珓禱曰：「使吾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又禱曰：「果如所卜，它日當有報，否則毀爾祠。」投之，又吉，故封之。金主託言神道，欲掩其弒逆也。戊午，還京。　以御史施鉅爲大金賀正旦使，帶御器械莫彥明副之；行尚書左司郎中吳㮚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彥攸副之。　壬戌，金有司言太后園陵未畢，合停冬享及祫祭，從之。　戊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宋樸罷。右諫議大夫史才論樸執政無狀，樸聞，求去，章四上，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言樸爲士而不自愛，乃從道罔俗，與丐者爲伍，其欺誕罔俗，罪不在少正卯之下，請重行竄逐。詔樸落職。　壬申，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史才充端明殿學士、兼簽書樞密院事。　安遠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街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丙子，金詔內外官聞大功以上喪，止給當日假，若父母喪，聽給假三月，著爲令。　丁丑，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魏師遜試御史中丞。　十一月丙戌朔，定州獻嘉禾，金主命自今不得復進。　己丑，金瑤池殿成。　戊戌，金左丞相溫都思忠致仕。　壬寅，詔爲張叔夜立廟於信州永豐縣墓側，賜名旌忠。叔夜之死也，其家葬衣冠於縣境，至是乃請建祠焉。　乙巳，以經筵徽章賜宰執、講讀、說書、修注官，御筵於祕書省，自是以爲故事。　庚戌，金以樞密使昂爲左丞相，以樞密副使布薩思恭爲樞密使。　十二月戊午，金主特賜貴妃唐古鼎格（舊作唐括定哥，今改。）家奴孫梅進士及第。　壬戌，金以簽書樞密院事寧薩（舊作南撒，今改。）爲樞密副使。　癸亥，太傅、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薨，贈太師，命睿思殿祗候王晉行護喪事。　辛未，金主封所納皇叔曹國王宗敏之妃阿蘭（舊作阿懶，今改。）爲昭妃。既而大臣奏宗敏屬近行尊，不可，乃令出宮。　丙子，金貴妃唐古鼎格坐與舊奴姦，賜死。　癸未，禁民車服踰制。　閏月癸巳，金定社稷制度。　丙申，命檢正都司官詳定郡守所上利病以聞。　癸卯，金以太保、領三省事圖克坦恭爲太師，領三省如故，命西京路統軍達蘭（舊作撻懶，今改。）西北路招討使蕭懷忠等巡邊。　庚戌，金使宣奉大夫、尚書左丞蔡松年等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春正月甲寅朔，金主不豫，不視朝。　庚申，金尚書右丞相蕭裕以謀反誅。金主待裕甚厚，而裕自以專擅權勢，慮金主疑己，又以金主嗜殺，恐及禍，乃與前真定尹蕭馮嘉努（舊作馮家奴，今改。）博州同知約索（舊作遙設，今改。）謀立亡遼豫王延禧之孫，遣人結西北路招討使蕭懷忠。懷忠依違其間，既而上變。金

主使宰相問裕裕即款伏金主甚驚愕猶未盡信自引問之裕曰大丈夫爲事至此又豈可諱金主曰汝何怨於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與唐古辨及臣約同生死辨以強忍果敢致之死臣皆知之恐不得死所以謀反幸求茍免耳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手臣之死亦晚矣金主曰殺太宗諸子豈獨在汝朕爲國家計也又曰自來與汝相好今令汝守祖墓裕固請死金主遂以刀劃左臂取血塗裕面謂之曰汝死之後當知朕本無疑汝心裕曰久蒙陛下非常眷遇自知錯謬雖悔何及金主哭送裕出門殺之并誅約索等

癸酉初詔郡國同以中秋日試舉人舊諸州皆自選日舉士故士子或有就數州取解者至是禁之

丙子封婉容劉氏爲貴妃

二月甲申朔金以平章政事張浩爲尚書右丞相甲午以尚書右丞蕭玉爲平章政事前河南路統軍使張暉爲尚書右丞西北路招討使蕭懷忠爲樞密副使

三月己未詔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吳璘楊政郊恩蔭補特依楊存中例於文資內安排

辛酉帝御射殿策試正奏名進士策問諸生以師友之淵源志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僞心何治而克誠進張孝祥爲第一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至同出身

壬申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奏武岡軍猺人楊再興已就擒劉旦之帥潭也再興既還建炎初所侵省地至是八年猶抄掠不已師中遣前軍統制李道討之帝覽奏曰方國家閒暇之時寇盜竊發擒之足以靖民可如所請令檻赴行在時再興已老諸子惟正修聚人最多頗姦猾而正拱者最兇悍於是再興與正拱兄弟皆得正修繼就擒先是吉州盜胡邦寧攻劫郴桂二州之間破安仁縣提刑司遣士兵射士捕之爲所敗未敢進

丙子特奏名進士呂克成以下四百三十四人武舉進士鄭矼等十六人特奏名二人授官有差

丙戌金主幸大興府及都轉運使司薦含桃於衍慶宮

夏四月己丑帝詣景靈宮朝獻

乙巳進士孔搢爲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先是搢之父右宣教郎衍聖公玠卒衢州守臣以聞故有是命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卯金始置交鈔庫

戊辰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施鉅權尚書吏部侍郎

辛未金主遣金吾衛上將軍工部尚書耶律安禮正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許霖來賀天申節

金太原尹圖克坦額埒楚克（舊作徒單阿里出虎今改）自謂有佐命功受鐵券凶很益甚奴視僚屬動加箠楚嘗問休咎於人譽者言其當有天命額埒楚克喜以語卜者王鼎鼎上變額埒楚克伏誅金主復命其子乘傳焚其骨擲水中

六月癸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史才罷御史中丞魏師遜劾才受李光薦得改秩迨今陰相交通謀爲國害屢遺書問不憚數千里之遠凡光所厚者悉與結託包藏禍心自爲不靖右正言鄭仲熊亦言李光曩知溫州孫仲鼇掌其表章才用其薦書以改秩及今得路遂與仲鼇及光所厚者互相交結密通光書於萬里之外蓋欲陰連死黨以搖國是請亟行竄除才聞乃再章求去初命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師遜等再論遂落職

甲午御史中丞兼侍講

魏師遜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知政事 甲辰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爲慶遠軍節度使以積閥遷也 秋七月癸丑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靖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薨於行在年六十九帝曰張俊遽亡曩者張通古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刀劍命內侍省押班張去爲護葬事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帝厚眷之其麾下將佐若楊存中田師中王德趙密劉寶皆建節鉞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爲侍從帥守者甚衆 庚申金初設鹽鈔香茶文引印造庫使副 乙亥帝謂大臣曰莫公晟以丹州歸順及進馬可檢擬取旨施行先是公晟自宣和以來屢爲邊患歲調官軍防守至是直秘閣知靖江府兼主管廣西經略司公事呂愿中言公晟獻馬三十四且遣其部落七百餘人至靖江府與經略司屬官歃血而盟諸蠻願以二十七州一百三十五縣爲本路羈縻實爲熙朝盛事丙子帝謂大臣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徭人不作過百姓安業可喜乃詔公晟以南丹州防禦使致仕其子延沈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其餘首領並推恩愿中又畫圖進呈帝曰且喜一方寧靜秦檜曰陛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不服帝曰若非休兵安能致此於是鑄羈縻州縣印一百六十二給之 先是賀金國正旦使施臣將歸金主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之曰宋國幾科取士對曰詩賦經義策論兼行又曰秦檜作何官年幾何對曰檜爲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金主復使人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檜陰挾金人爲重帝墮其術中終不悟 丙子金參知政事耶律恕罷 戊寅帝幸張俊第臨奠詔俊姪右宣教郎子安等五人各進一官諸壻直徽猷閣韓彥樸直秘閣劉堯勛楊與並進一官陞一職 八月丙午禮部擬定故太師清河郡王張俊贈典乞依韓世忠例先是帝諭秦檜曰武臣中無如張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贈典宜令有司檢討祖宗故事務從優厚及是進呈帝曰俊在明受間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降授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賊實爲有功可與贈小國一字王於是封循王自淳化以後異姓不封眞王其追封自俊始俊葬無錫縣比葬自行朝至無錫將相州郡祭之者接迹江左以爲榮後謚忠烈 戊申金以御史大夫高楨爲司空御史大夫如故 九月己未金主擊鞠於常武殿令百姓縱觀 辛酉金以吏部尚書蕭頤爲參知政事 癸亥金主獵於近郊 乙丑大理寺丞環周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低下之田多爲積水浸灌蓋緣溪山諸水接連併歸太湖自太湖水分爲二派由松江入海東北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諸浦中惟白茅一浦最大今爲泥沙淤塞每歲遇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壅溢遂至積浸有傷農田請令有司相視於農隙開決白茅浦水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轉運司措置 丁卯金太師領三省事圖克坦恭卒 乙亥詔建

天章等六閣。冬十月庚辰朔，金廣寧尹韓正亨見殺。亨之赴廣寧也，金主使羅卜藏（舊作李老僧，今改）爲同知，使伺動靜，且構成其罪。亨待之厚，羅卜藏不忍發。金主使人促之，羅卜藏乃誘亨之家奴，言亨怨望，且欲刺金主。鞫之，不服。羅卜藏夜至囚所，使人蹴其陰，殺之。亨材武似其父宗弼，擊鞠爲天下第一，馬無良惡，皆如意；持鐵鎚擊野獸洞中其腹。積爲金主所忌，故不免。國子司業沈虛中爲賀金國正旦使，敦武郎張掄副之；尚書左司郎中張士襄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説副之。庚子，金左丞相致仕温都思忠起爲太傅，領三省事。十一月甲寅，權尚書刑部侍郎韓仲通權刑部尚書，權戶部侍郎徐宗説試兵部侍郎，右正言兼崇政殿説書鄭仲熊權吏部侍郎，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曹泳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時徐宗説久病，故以泳代之。乙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魏師遜仍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劾師遜嗜利懷姦，不恤國事。師遜乃抗章求去，遂罷之。丁卯，權尚書吏部侍郎施鉅參知政事，權尚書吏部侍郎鄭仲熊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僚一二年卽登政府，乃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閤其恩數，猶庶官云。故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之臣才四人而已。戊辰，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加恩，遷少傅，封嘉國公。辛未，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修撰秦塤試尚書工部侍郎。是月，金初置惠民局。

十二月己卯朔，清遠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荆湖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德薨於荆南府，贈檢校少保，後謚威定。乙酉，金以太傅温都思忠爲太師，領三省事如故；平章政事張通古爲司徒，平章政事如故。丁亥，降授右朝奉郎勒停人王趯追三官，依舊勒停，特除名，送辰州編管，以趯前知雷州與李光通書，及差兵級應副使喚也。鄭仲熊之爲諫官也，論光海外罪人，擅離受責之地，逃匿趯家。時趯坐與光通書停官未敘（事見紹興二十年八月甲辰）。乃詔湖南廣西憲臣親往捕光，押還地分，仍逮趯赴大理獄。既而究治，事皆虛，特有是命。乙巳，金主使驃騎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白彥恭、中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胡勵來賀來年正旦。是歲，金主命諸從姊妹皆分屬妃位：宗本之女出入貴妃位，宗望之女、宗磐之女孫出入昭妃位，宗弼、宗雋之女出入淑妃位。臥內徧設地衣，裸逐爲戲。嘗對其嬖倖張仲軻與妃嬪褻瀆，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又嘗令仲軻裸形以觀之。侍臣往往令裸褫，雖圖克坦貞亦不免。故事，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聽其出入。金主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上京，婦人皆不聽出。又雜置伶人及唐古辨、烏達等之家奴，皆列宿衛，有僥倖至一品者。左右或無官職人，或以名呼之，卽授以顯職。金主謂其人曰：「爾復能名之乎？」嘗置黃金裀褥間，喜之者令自取之。其濫賜如此。金濟南尹葛王褒妃

烏淩阿氏事舅姑孝謹治家有敘甚得婦道金主使人召赴中都妃念若身死濟南金主必殺葛王或奉詔去濟南而死王可以免謂王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妃既離濟南從行者皆知妃必不肯見金主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防者稍緩妃得間即自殺金主猶疑褒教之旋改褒爲西京留守

紹興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春正月辛酉金以判東京留守大托卜嘉爲太傅領三省事 辛未中侍大夫保寧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李道落階官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將士遷官者五千七百七十有二人以收捕徭人楊再興之勞也 二月壬午金以左丞相昻爲太尉樞密使以右丞相張浩爲左丞相兼侍中樞密使布薩思恭爲右丞相兼中書令尚書左丞張中孚罷以右丞張暉爲平章政事劉萼爲左丞參知政事蕭頤爲右丞吏部尚書蔡松年爲參知政事 乙未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鎭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爲安慶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爲清遠軍節度使皆以總戎十年故也 金主御下嚴厲親王大臣未嘗假以顏色會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金主聞其事三月壬子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卿等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殊失大臣體召法寶詰之法寶戰懼不知所爲金主曰長老當有定力乃畏死耶杖法寶二百浩暉各二十 乙卯金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 夏四月丁丑朔金境昏霧四塞日無光凡十有七日 甲申安南入貢詔廣西帥臣差熟事近上使臣伴送赴行在 乙未參知政事施鉅罷先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共劾鉅罪德元言臣聞國朝趙普有佐命之功而盧多遜陰昭之寇準有澶淵之功而丁謂陰昭之後來事體雖終歸於正當時不能無傷於國體鉅頃爲小官常與李光遊後爲何鑄引用鑄既被斥鉅嘗快快鉅嘗與一猾僧往還及居府第頻以書簡傳人不知所謀何事深恐傾陷君子有如盧多遜丁謂之所爲珉劾鉅慢易宗廟與僧宗喜往來共爲姦謀有不可測鉅再章求去詔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奪職 丁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思中等言武岡軍徭人已平請於其所侵省地置一縣以新寧爲名從之 己丑右通直郎通判廣州劉景知台州景旦弟也時台州闕守州人詣御史臺舉右朝請大夫通判州事管鎬鎬師仁兄孫也（師仁龍泉人大觀間執政）侍御史董德元奏罪人李光之子名孟津者其繼母乃鎬之妹故鼓率士民舉鎬爲知州鎬縱而不禁請將鎬先次放罷以破其姦計并議孟津鼓煽之罪辛卯詔鎬放罷孟津紹興府羈管李光之得罪也其弟寬亦被羅織除名勒停長子孟傳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貶所仲子孟堅以私史事對獄掠治百餘日除名編管孟津其季也至是亦抵罪田園居第悉籍沒一家殘破矣 辛丑敷文閣直學士王會復爲尚書兵部侍郎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癸丑金南京大內火 乙卯金主命判大宗正事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

乙丑金主使正議大夫守秘書監兼右諫議大夫李通廣威將軍充羣牧副使耶律隆來賀天申節 丙寅金主如大房山營山陵 六月庚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罷侍御史董德元言仲熊素行貪穢衆所共聞舊在李光門下贓汙狼籍密令姪時中與背馳之黨日夕相通招權納貨幾無虛日近者沈長卿以謗訕被鄉人訟送棘寺而陳祖安最爲長卿密交仲熊令時中營救祖安故言語文字州縣並爲隱匿及至棘寺得以脫免右正言王珉言李光誤國之大姦也仲熊未第時嘗託其門光與之定交沈長卿與光庶婢之子陳祖安爲狎邪之友如謗訕之事仲熊特爲救免深恐啓後來狂言妄語之弊德元等又言近日大金遣使慶賀生辰南北敦好已久陛下屢降詔旨館遇使客務加周旋仲熊既被旨押宴對客蹇傲略無和顏酒行忽遽頃刻而罷誤國之深莫甚於此請卽行罷黜屏之遠方疏六上仲熊亦求去乃詔仲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職名依舊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湯思退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丁亥侍御史兼侍講董德元試尚書吏部侍郎右正言兼侍講王珉試禮部侍郎 丙戌金主登寶昌門觀角觝百姓縱觀 乙未金主命右丞相布薩思恭等奉遷山陵及迎永壽宮太后 癸卯詔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容軍先是左朝散郎姚岳言亂臣賊子侵叛州郡不幸汙染其間則當與之惟新今岳飛躬爲叛亂以干天誅湖湘漢沔皆其生時提封之地而巴陵郡獨爲岳州以叛臣故地又與姓同竊莫之或改事下本路諸司於是直秘閣知荊南府孫汝翼等言按水經汨水西逕羅縣與純水合羅縣卽今巴陵郡是也純之爲字有純臣之義焉其言純粹純白純常皆靜一不雜之義足以洗叛臣之汙故有是命岳嘗爲飛幕屬至是自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州名士論鄙之 秋七月戊申宰執進呈疏決文字帝曰行在刑獄皆已蕃充外路須令憲臣躬詣州縣庶無寃濫 辛酉金主如大房山杖提舉營造官吏部尚書耶律安禮等 甲戌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天祚進封南平王 乙亥金主還京 八月壬午復之大房山甲申啓土賜役夫人絹一匹是日還宮 國子司業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權兵部侍郎 大理卿張柄權刑部侍郎 丙戌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董德元參知政事德元登第七年而執政自呂蒙正以後所未有 壬辰權尚書刑部侍郎張柄充敷文閣待制知潭州柄秦檜死黨也時張浚謫居永州檜猶忌浚故俾柄與王召錫共察之 甲午金遣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 乙未金增置教坊人數 庚子金主杖左宣徽使敬嗣暉同知宣徽事馬居仁及尚食官 九月戊申金平章政事張暉迎祭梓宮於宗州 乙卯金主謂宰臣及左司官曰朝廷之事尤在愼密昨授張中孚趙慶襲官除書未到先已知之皆汝等泄之也敢復爾者殺無赦 己未金主如大房山庚申還宮 丁卯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秦塤試尚書禮部侍郎

金主親迎梓宮及皇太后於沙流河命左右持杖二東跽太后前曰亮不孝久失溫凊願痛笞之不然不自安太后掖起之曰凡民間有子克家猶愛之況我有子如此叱持杖者退 庚午金主獵親射麞以薦梓宮壬申金主至自沙流河 冬十月金太后至中都居壽康宮 己卯金以梓宮至中都以大安殿爲丕承殿安置 壬午以禮部侍郎王珉爲賀大金正旦使閤門宣贊舍人王漢臣副之宗正丞鄭枏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李大授副之 金主命省部諸司便服治事不奏死刑一月 辛卯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衰老交侵日就危惙望許臣同男熺致仕二孫塤堪改差在外宮觀帝賜詔曰卿比失調護日冀勿藥之喜遽覽封奏深駭聽聞加意保攝以遂平復副朕所望檜久擅大權富貴已極老病日侵將除異己者故使徐嚞張扶論趙汾張祁交結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無全膚令汾自誣與特進永州居住張浚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新州安置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方欲上而檜已病不能書矣 壬辰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秦熺言父久病未安乞謝事納祿望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迹二疏帝賜詔曰朕方賴卿父子同心合謀共安天下豈可遽欲捨朕而去效漢二疏哉癸巳檜再請詔答曰卿獨運廟堂再安社稷朝廷恃以爲輕重天下賴以爲安危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有陳豈朕所望甲午熺再奏臣已與臣父議定蓋是素志乞同降處分詔曰宗社再安卿與有力方將同德之求遽有納祿之請非朕所望勿復有陳是時檜病已篤而熺祕不以聞但以滿盈求退爲請而已乙未帝幸秦檜第問病檜朝服拖紳無一語惟流涕淋浪帝亦爲之揮涕就解紅帕賜檜拭淚熺奏請代居宰相爲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是夕召權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夜熺遣其子禮部侍郎塤與其黨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枏等見殿中侍御史徐嚞右正言張扶謀奏請除熺爲宰相

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洪皓卒於南雄州年六十八 丙申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益國公秦檜進封建康郡王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爲少師並致仕詔秦熺已降制其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塤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塤仍充敷文閣直學士初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至臥內以後事囑之且贈黃金各千兩德元以爲若不受則它時病愈疑我二心乃受之思退以爲檜多疑它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邪乃不敢受帝聞之以思退爲非檜黨乃以思退兼權參知政事是夜檜死年六十六遺表略曰願陛下益固鄰國之懽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覦(考異)林泉野記云檜久炎橫太學聞檜死置酒大喜今不取初靖康末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爲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爲相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瑀張燾之徒

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之未幾爲呂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檜以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樞密使張浚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既而與鼎並居宰相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於檜檜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韓世忠張俊岳飛方持兵權檜與張俊密約和議而以兵權歸張俊飛既誅世忠亦罷俊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邈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歸於檜非檜親黨及昏庸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紹興十二年科舉諭考試官以其子熺爲狀元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官以其孫塤爲狀元彗星見檜不退頻使臣寮州縣奏祥瑞以爲檜秉政所致帝見江左小安爲檜力任之不疑檜因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希微旨動靜必具知之日進珍寶珠玉書畫奇玩羨餘帝寵眷無比命中使陳腆續瑾賜珍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凡十九年薦執政必選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其任將帥必選駑才初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饑死者衆又命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惡者卽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聖治之美士人稍有政聲名譽者必斥逐之固寵市權諫官略無敢言其非者自劉光世薨其建康園第併以賜檜及張俊歿其房地宅緡日二百千其家獻於國檜盡得之性陰險如崖穽深阻不可測喜贓吏惡廉士略不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卽出文案壅滯皆不省貪墨無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寶必數萬貫乃得差遣及其贓污不法爲民所訟檜復力保之故贓吏恣橫百姓愈困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物爲壽歲數十萬其家富於左藏數倍士大夫投書啓者皐夔稷契以爲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至有請加檜九錫及置益國官屬者至於忘讎逆理陷害忠良陰沮宗資之議其罪尤大帝漸知檜跋扈憚之不敢發至是首勸熺致仕欲以次斥逐其黨而國勢已不振矣　丁酉金大房山行宮成名曰磐寧　庚子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徐嘉權尚書吏部侍郎　十一月己巳朔金奉梓宮發丕承殿　戊申右承事郎趙汾特降二官制曰汝大臣子不自愛重言者謂交通宗室窺伺機事朕於汝究其始末亦既有狀從有司議姑削二官尚體寬恩毋重後戾　金山陵禮成　壬子敷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　甲寅金詔內外大小官覃遷一重貞元四年租稅並與放免軍士久於屯戍不經替換者人賜絹三匹銀三兩羣臣稱賀　乙卯賜秦檜謚忠獻　丙辰金燕百官於泰和殿　丁巳占城進奉使薩達麻等入見貢沈箋等香萬餘斤烏里香五萬五千餘斤犀角象牙翠羽玳瑁等賜酒食殿門外後三日卽懷遠驛燕之其後交趾三佛齊使人率如此例時占城國王陽卜麻甍其子鄒時蘭已嗣立故遣入貢　乙未宗正丞充金賀生辰使鄭枏罷權尚書吏部侍郎徐嘉充金賀生辰使　癸亥冬至日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　乙丑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洪皓復敷文閣直學士皓謫英州

九年至是已卒魏良臣等言晧在貶所病甚欲復舊職宮觀任便居住帝曰晧頃在敵中屢有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間以言語得罪事理曖昧可依所奏

丁卯詔曰廷尉爲天下平而年來法寺惟探大臣旨意輕重其罪致民無所措手足舞文弄法莫此爲甚所冀端方之士詳覈審復一切以法而不以心俾無冤濫副朕丁寧之諭　庚午詔近歲以來士風澆薄恃告訐爲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臺彈奏當寘於法　右監門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士㒟和傳穆王宗樸孫榮國公仲閔之子也自秦檜當國二王不襲封者十餘年至是始命之時令衿當封而方坐累拘管乃封令詪安懿王曾孫五百五十有三人得紹封者自士㒟始　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

辛未三省樞密院言士大夫當修行義以敦風俗頃者輕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於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緣是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取書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況其間固有曖昧而傳致其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爲甚願令刑部開具其後告訐姓名議加黜罰庶幾士風丕變人知循省詔刑部開具申省取旨　十二月甲戌朔右正言張修言資政殿大學士鄭億年以宰相子身爲近臣不能捐軀報國乃甘事逆臣劉豫既還朝大臣力爲之地高爵重祿坐享累年端明殿學士鄭仲熊與大臣連姻不一二年致身右府賄賂狼籍詔坐落職億年南安軍安置仲熊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張浚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郴州居住万俟卨左　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南康軍居住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移郴州安置光年八十矣　庚辰安豐軍進蜮鮓白魚詔以朕不欲以口腹勞人可下本軍自今免進翼日帝曰溫州柑橘福建荔枝去年皆令罷進獨蜮鮓淮白皆祖宗歲進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住罷　壬午刑部開具到前後告訐人右朝奉郎張常先任江西運判告訐知洪州張宗元與張浚書並壽詩右通直郎直祕閣汪召錫左從政郎莫汲並告訐衢州寄居官趙令衿有謗訕言語朝散郎范洵告訐和州教授盧傳霖作雪詩稱是怨望左朝奉郎提舉兩浙路市舶陸升之告訐親戚李孟堅將父光所作文籍告人及有譏謗語言左從政郎福建鎮安撫司幹辦公事王洧任兩浙轉運司催綱日告訐知常州黃敏行不法等事追官勒停人前右通直郎明州鄞縣丞王肇誣告程緯慢上無人臣之禮等語言降授承信郎雍端行任監潭州湘潭縣酒稅告訐本縣丞鄭玘主簿賈子展因筵會酒後有嘲訕語言福建進士鄭煒告吳元美譏謗等事帝曰此等須重與懲艾近日如此行遣想見人情歡悅感召和氣於是並除名勒停常先送循州召錫容州汲化州洵梅州升之煒雷州洧南恩州肇高州端行賓州並編管洧鐵子端行蜀人祖孝聞崇寧舉進士南省第一坐上書詆斥死父子純建

炎間爲右職，隸趙哲軍，哲誅，子純亦編置，張俊憐之，復授端行一官，至是抵罪，後不知所終。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郎荊門軍編管人范彥輝（坐作夏日久陰詩），前右朝奉大夫辰州編管人王趯（坐書與李光通），前右朝散大夫夔州編管人元不伐（坐撰造行在言語），特勒停前右承議郎徽州編管人蘇思德（坐其子撰檃同祭文稱姦人在位），除名勒停前右承務郎峽州編管人李孟堅（坐父光所撰小史皆非實事），右承務郎紹興府羈管人李孟津（坐鼓唱台州人乞管鏑爲知州），除名勒停前右承務郎峽州編管人王之奇，前右承務郎容州編管人王之荀（坐怨望誹訕），特勒停前右朝散大夫鼎州編管人閆大鈞（坐依隨鄭剛中），並放令逐便。甲申，左朝散郎周葵復直祕閣，知紹興府，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郎處州編管人邵大受（坐朋附范同浮言無稽），前左從政郎武岡軍編管人芮曄（坐賦杜丹花詩怨望），前右從政郎萬安軍編管人楊煒（坐上李光書詆和議），前左迪功郎橫州編管人鄭玘，前右迪功郎肇慶府編管人賈子展（坐酒後有嘲訕語言），並放令逐便，仍與復原官。煒度海而卒。乙酉，參知政事董德元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德元器能淺陋，徒以巧言令色取媚權貴，叨竊進取，既參大政，又以承乏得權宰執，興利除害，豈能任其責乎，進賢退不肖，豈能任其怨乎，是真伴食備員者也，請將德元罷黜，以爲貪進無恥之戒。右正言張修言，參知政事董德元以猥瑣之才，偶中巍科，大臣當軸，欲其附會，遂啖以要官，至如臺諫，人主耳目之寄，尤非宅官比，而德元爲侍御史，與之交通，令憸人往來，傳道密意，所喜者卽驟進之，所怒者卽擠排之，羣小得計，相爲黨與，善類惴慄，若無所容，此實臺諫附會，以至此極。近者聖詔初頒，在位之臣，敢不精白一心，仰承休德，如德元自宜告退，猶洋洋然不以爲恥，處廟堂舉機政，士論切齒，若不急行罷斥，深慮有誤國事。鵬舉又言，去歲省闈，德元爲參詳官，於謄錄處取號，得秦塤卷子，對衆曰，吾曹可以富貴矣。今房中以得塤之試卷，更自相慶，而德元對衆又曰，此卷子高妙，魁等有餘。近日又接引鄉人之浮浪者，公然鼓噪於市肆中，乞朝廷除德元爲相，宜早賜罷斥，以爲諂奉權貴，妄意進用之戒。詔德元落職。癸巳，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胡寅徽猷閣直學士致仕。甲午，以敷文閣待制沈該參知政事。該自蜀召還，入見，帝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始用檜薦及登從列，聖知益深，檜稍相猜。帝笑曰，然。遂有是命。該首進曰，朝廷機務至煩，所賴以同力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時上復親庶政，躬攬權綱，首詔該及万俟卨還朝，已而二人共政，無所建明，益不厭人望云。乙未，金主朝太后於壽寧宮。丙申，吉陽軍編管人胡銓量移衡州。丁酉，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己亥，金國賀正旦使奉國上將軍、太子詹事耶律歸一，副使左中大夫、行大理少卿馬楓見於紫宸殿。持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判洪州，寶文閣學士張燾知建康府，浚以母憂不赴。金太傅領三省事大托卜嘉卒。托卜嘉先世仕遼，代膺顯秩，

托卜嘉既降金，金人使伺察反側，有聞必達，太祖以爲忠。嘗從棟摩（舊作闍母，今改）取中西兩京，遼軍二十萬來戰，棟摩使托卜嘉守營，托卜嘉堅請出戰，或止之，托卜嘉曰：丈夫不得一決勝負，尚何爲？茍臨陳不捷，雖死猶生也。及戰，棟摩軍少卻，托卜嘉率本部兵橫擊之，殺遼軍數百人，由是顯名。屢從南伐，累功至行臺右丞相，搆陷完顏杲，遂得金主意，故金主擢用之。及卒，金主親臨哭之，命有司廢務及禁樂三日，後贈太師晉國王，謚傑忠。　是歲，金以西京留守葛王褒爲東京留守。金主猜忌宗室，以褒恭愼畏己，忌刻之心頗懈，進封趙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一 起柔兆困敦正月盡彊圉赤奮若十二月凡二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己酉金羣臣上其主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金主自上年九月廢朝常數月不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省於臥內庚戌始視朝 辛亥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王珉權吏部侍郎徐嘉罷時珉等使北未還而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二人皆以詔事秦檜故驟為臺諫無一言彈擊姦邪無一事裨補時政不修人臣之禮不識事君之義故有是命 癸丑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讀尚書吏部侍郎 甲子故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追復觀文殿大學士責授左朝散郎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贛州居住孫近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鄭剛中並追復資政殿學士故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汪藻追復顯謨閣學士 乙丑金主觀角觝戲罷中書門下省以太師溫都思忠為尚書令以太尉樞密使昂為太保右丞相布薩師恭為太尉 丙寅以令衿為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 直祕閣周葵權尚書禮部侍郎 左奉議郎知泰州海陵縣馮舜韶為監察御史帝監秦檜擅權之弊遂增置言事官時何溥王珪沈大廉與舜韶並為察官而湯鵬舉周方崇淩哲為臺諫 己巳詔昨降指揮已得差遣人限五日出門其已有差遣及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 庚午左朝奉郎通判肇慶府黃公度引見帝曰卿官肇慶嶺外有何弊事公度曰廣東西路有數小郡如貴新南恩之類有至十年不除守臣者權官苟且郡政廢弛或不半年而去監司又復差人公私疲於迎送民受其弊帝曰何不除人公度曰蓋緣其闕在堂欲者不與與者不欲帝曰若撥歸部當無此弊遂以公度為考功員外郎 辛未左承議郎新知黎州唐秬入辭秬言臣所治黎州控制雲南極邊在唐為患尤甚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輿地圖棄越巂不毛之地晝大渡河為界邊民不識兵革垂二百年昨蒙遣鍾世明于裕民州屬蠻滅虛額人受其賜更請降詔撫諭庶幾蜀民扶老攜幼共聞德音秬重之子也 二月癸酉朔金主改元正隆大赦 甲戌左朝議大夫劉才邵權尚書工部侍郎 己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當軍承宣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耕卒 昭慶軍承宣使殿前司右軍統制岳超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庚辰金主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絹五百匹綵五十段銀五百兩 辛巳金改定內外諸司印記 辛卯參知政事魏良臣罷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良臣人品凡下天資兇險率意任情浮躁淺陋通判以下差遣已得旨令吏部差注必留堂除以市私恩臺諫之論列人才良臣引用私親趙公智必欲庇之是恨臺諫不與之為支黨也廷尉之禁劾公事良臣改正富人胡邁

奏補必欲從之是使獄官與之容私也議論於同寅
之閒則愚而好自用奏對於君父之閒則賤而好自
專迹其所爲稍若假以歲月授以權柄殆有甚於秦
檜於是辰臣亦抗章求去乃有是命　乙未左朝請
大夫新知漢州陳康伯試尚書吏部侍郎　金司徒
張通古致仕　庚子金主謁山陵辛丑還都　三月
壬寅朔金始定職事朝參等格仍罷兵衞　甲寅詔
比緣軍興令宰相兼樞密院使典掌機務今邊事已
定可依祖宗故事宰相更不兼領　戊午權刑部尚
書韓仲通守戶部尚書仍兼權知臨安府敷文閣待
制新知信州周三畏試刑部尚書　己未資政殿學
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万俟卨參知政事　癸亥太
尉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開
府儀同三司　丙寅詔曰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
德講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斷自朕志決講和之
策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有渝定
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遂以爲盡出於檜不知悉由朕
衷乃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造詔命召用舊臣
獻章公車妄議邊事朕實駭之仰惟章聖皇帝子育
黎元兼愛南北肇修鄰好二百餘年戴白之老不識
兵革朕奉祖宗之明謨守信睦之長策自講好以來
聘使往來邊鄙綏靜嘉與宇內共底和寧內外大小
之臣其咸體朕意恪遵成績以永治安如敢妄議當
置重典自秦檜死金人頗疑前盟不堅會荆鄂閒有
妄傳召張浚者敵情益疑於是參知政事沈該言向
講和息民悉出宸衷遠方未必究知謂本大臣之議

懼復用兵宜特降詔書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當自安
矣時參知政事万俟卨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言皆
與該合乃下是詔　夏四月甲申刑部開具自去歲
郊祀後監司郡守嘗被臺劾之人直龍圖閣趙士粲
(前知紹興府事與秦檜作媒)直徽猷閣龔鋈(前淮南運判其弟與秦檜姻婭)直祕閣鄭僑
年(前知廬州)鄭震(前知嚴州)鄭靄(前四川提舉茶馬)高百之(前知溫州)張永年(前知無爲
軍)王晌(前知太平州已上六人並檜親黨)孫汝翼(前知荆南府)直敷文閣方滋(前知
明州已上二人並交結檜)共十人詔並奪職先是殿中侍御史周方
崇言延閣寓直所以待英俊而寵勞能請將去歲郊
祀後臣僚論列放罷監司郡守等人並鐫落職名非
徒姦惡有所警懼而委任責成見帶貼職之人實爲
榮耀故有是命　庚寅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假
資政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賀大金上尊號
使吉州刺史知閤門事蘇華假崇信軍節度使領閤
門事副之誠之三至北庭頗見信後有往聘者必問
其安否云　癸巳詔武學生以八十人爲額上舍十
五人內舍二十五人外舍四十人置博士學諭各一
員未幾詔學生百員爲額(在七月癸亥)　甲午詔諸路州
軍自今不得奏祥瑞帝嘗曰前大理寺獄空不許上
表稱賀甚爲得體比年四方奏祥瑞皆飾空文取悅
一時如信州林機奏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其佞尤甚
蓮子雙頭處處有之亦何爲瑞麟鳳瑞之大者然非
上有明君下有賢臣麟鳳之生亦何所取朕以爲年
豐穀登可以爲瑞若漢武作芝房寶鼎之歌奏之郊
廟非爲不美然何益於事　戊戌置六科以舉士一
曰文章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公正可備臺諫三

曰法理皆通，可備刑獄；四曰節用愛民，可備理財；五曰剛方豈弟，勞績著聞，可備監司、郡守；六曰知機識變，知勇絕倫，可備將帥。令侍從歲舉之，如元祐中司馬光所請。　慶遠軍承宣使、提舉祐神觀吳蓋爲寧武軍節度使。　五月壬寅，參知政事沈該爲尚書左僕射，万俟卨爲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甲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甲午，太常少卿賀允中權尙書禮部侍郎。　丁未，侍御史湯鵬舉試御史中丞。　戊申，詔故追復觀文殿學士趙鼎特與致仕恩澤四名，故追復資政殿學士孫近與致仕恩澤三名，故追復顯謨閣學士汪藻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中大夫劉大中、李若谷、段拂並追復資政殿學士，與恩澤二名，故左朝散大夫程昌寓追復徽猷閣待制，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大中大夫范沖追復龍圖閣直學士，故左中奉大夫王居正右文殿修撰，趙開並追復徽猷閣待制，與恩澤一名，故左朝請郎李朝正、左朝散郎致仕高閌、左朝奉郎游操、呂本中並特與恩澤一名。　詔李顯忠昨緣歸朝，全家被害，理宜優卹，除已給恩澤外，更特與五資。　己未，金主使宣奉大夫、左宣徽使敬嗣暉，定遠大將軍、尙書兵部郎中蕭中立來賀天申節。　己巳，前特進張浚度金人必渝盟，上疏曰：「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以爲久長計歟？臣誠恐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烈之士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爲策？今天下譬如中人之家，盜踞其堂，安眠飽食其間，而陰伺其隙，一日之間，其捨我乎？」書奏，執政不省。　是月，金頒行正隆官制。　六月丁丑，端明殿學士、新知湖州程克俊參知政事。　庚辰，金天水郡公趙桓薨。攷異：宋史欽宗紀祇云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帝崩問，而不得其殁之年月。三朝北盟會編亦祇載三十一年哀詔，而於欽宗之殁略而不書。竊憤錄以爲正隆六年亮宴諸王大將於講武殿，大閱兵馬，令天水侯趙某領一隊，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其乘之，圍既合，爲騎兵蹂踐而死。案金史欽宗之殁自在正隆元年，而非六年。竊憤錄本僞書，不足信也。厲鶚冬友定爲欽宗不得其死，謂海陵無道，於太宗諸子及宗翰子孫屠戮殆盡，何有於宋之降王？宋人紀事之書多以欽宗爲被殺，必非無據，當從文道紀年紀略作爲海陵所害，庶於書法爲允。余謂宋人紀金事，南北傳聞，每多失實，況僞託之書乎？旁摭野乘，不如正史之傳信，今仍從金史書之。　壬午，詔故追復資政殿學士鄭剛中特與致仕恩澤二名，左奉議郎孫覿復左朝奉郎。覿既敍官，當秦檜秉政，畏禍深居者二十餘年；及是上書自訴，乃復舊秩。　丙戌，金以尚書右丞蔡松年爲左丞，以樞密副使耶律安禮爲右丞。　丁亥，作皇帝本命殿於萬壽觀，依在京以純福爲名。　流星晝隕。　秋七月甲辰，三佛齊國遣使入貢。　丁未，彗星出井宿間。　戊申，詔曰：「太史言彗出東方，朕甚懼之，已避殿減膳，側身省愆，尚慮朝政有闕失，民間有疾苦，刑獄有冤濫，官吏有貪殘，致傷和氣，上天垂象，可令士庶實封陳言，詣登聞檢院投進，仍令諸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寬恤合行事件聞奏，提點刑獄官躬詣屬州縣，詳慮遣將枝蔓干連之人，日下疏放，務使施實惠，以盡應天之實。」　己酉，金主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　壬子，詔故贈右諫議大夫陳瓘賜謚忠肅。先是帝謂輔臣曰：「近覽瓘所著尊堯集，無非明君臣之大分，深有足嘉。」　丙辰夜，彗星沒。　辛酉夜，天雨水銀。　八月丁丑，金主如大

房山行視山陵。 庚寅南平王李天祚遣太平州刺
史李國以右武大夫李義政翼郎郭應五來賀昇平。
獻黃金器千一百三十六兩明珠百沈香千斤翠羽
五百隻雜色綾絹五千匹馬十象九詔尚書左司郎
中汪應辰燕國于王津還國爲太平州團練使義
左武大夫應五武經郎加賜襲衣金帶器幣有差。
辛卯參知政事陳克俊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以疾自請也克俊再執政才七十五日甲
午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吏部尚書張綱參知
政事。 乙未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南平王李天
祚爲檢校太師功號加歸仁二字賜襲衣金帶鞍馬
器幣。 中書舍人吳秉信試尚書吏部侍郎。 九月
庚子朔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前諸軍都
統制知興州吳璘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
自建炎以來未嘗有使相爲都統制者故改命之璘
嘗自著書號兵要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
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
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蕃漢所長而用之故以分隊
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甲重以勁弓
强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克近以强制弱其說甚備至
於陳法有圖而無書焉。 辛丑沈該等言安南人欲
買撚金線緞此服華侈非所以示四方帝曰華侈之
服如銷金之類不可不禁近時金絕少由小人貪利
銷而爲泥甚可惜天下產金處極難得計其所出不
足以供毀之費雖屢降指揮而奢侈之風終未能絕
須申嚴行之。 乙巳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講同知

樞密院事。 癸丑御史中丞湯鵬舉兼侍讀權尚書
兵部侍郎。 甲子湯鵬舉言西清次對超躐禁從所
以褒有德而顯有功也敷文閣直學士秦塤敷文閣
待制秦堪敷文閣待制吳益皆以庸瑣之才恃親昵
之勢可謂無功無德者也其可直西清而充次對乎
請鐫褫職名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詔鵬舉所論甚協
公議然朕以秦檜輔佐之久又臨奠之日面諭檜妻
許保全其家今若遽奪諸孫與壻職名不惟使朕食
言而於功臣傷恩甚矣可令中外知朕此意今後不
得更有論列。 冬月己巳朔右朝議大夫知明州王
俁試尚書戶部侍郎。 丙子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
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邵宏淵爲殿前司前軍統制。
乙酉金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 丁酉詔前特
進張浚依舊永州居住浚服闋取旨先是浚奉母喪
歸葬於蜀行至江陵會以星變求直言浚慮金數年
間決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金可信蕩然莫
之爲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
輕雖在苫塊不得不爲帝終言之乃復奏曰嚮者講
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爲重爾幸而徽宗梓宮亟還此
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肆意利欲乃欲翦除忠良
以聽命於敵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
蓋惡之如此方姦雄之人蒙於富貴分別黨與布在
要郡聚斂珍貨獨厚私室皆爲身謀而不爲陛下謀
也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夫賢才不用政事
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敵適足啓輕侮之心
而正墮其計中臣願陛下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

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絶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万俟卨、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爲金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湯鵬舉卽奏：「浚身在草土，名繫罪籍，要譽而論邊事，不恭而違詔書，取腐儒無用之常談，沮今日已行之信誓，豈復能爲國家長慮，徒以閑居日久，以冀復用。議者以爲前此權臣嘗被其薦，故雖致人言，猶竄近地。況浚近得旨歸葬於蜀，尙堅異議，以唱率遠方之人，慮或生患，望屏之遠方，以爲臣下不忠之戒。」故有是命。

閏十月己亥朔，湯思退言昨日張浚行遣極當。帝曰：「浚用兵不獨朕知，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今復論兵，極爲生事。且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亦與契丹議和。」陳誠之曰：「浚論事頗有不當，如石晉因契丹之力以自立，其勢不得不與之和，此桑維翰之功也。及景延廣用事，遽以翁孫之禮待之，契丹遣使問曲直，延廣對使者云：『晉有橫磨劍十萬口，翁欲戰則來。』石晉之禍自此始。浚不罪延廣，而謂維翰不當與契丹和好，甚無謂。」帝曰：「耶律德光入汴，首以此言數延廣罪。」誠之曰：「浚永州之命，甚塞衆議。」帝曰：「不如此，議論不定。」

庚子，秘閣修撰、知婺州辛次膺權尙書禮部侍郎。

辛丑，宗正少卿李琳爲賀大金正旦使，秉義郎、侍衛馬軍司幹辦公事宋均副之；尙書左司郎中葛立方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梁份副之。

丙午，詔：「廉州歲貢珠，雖祖宗舊制，聞取之頗艱，或傷人命，自今可罷貢，蜑丁縱其自便。」帝謂宰執曰：「朕嘗讀太祖實錄，進珠子馬鞍，太祖知劉鋹所采珠子甚多，日役蜑丁數千人，死者不少。朕以爲珠子非急用之物，既是難得，且傷人命，故特令罷貢，以爲一方無窮之利。」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董先卒於鄂州。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於衡州。

十一月丙子，左從事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杜莘老充敕令所刪定官。先是詔以星變求言，莘老上書論彗孛氣所生，歷攷史牒，多爲兵兆。國家爲息民通和，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

丙戌，知盱眙軍吳說奏請禁止采蜮。帝曰：「暴殄天物，誠爲可禁，第貧民以此爲生，一旦禁止，恐致失業。古之聖人，先仁民而後愛物，今但令官司不得買蜮，民間從其便也。」

十二月戊戌朔，臘饗太廟。是日也，罷朔祭，以禮官援淳化故事有請也。

辛丑，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同知樞密院事。

壬戌，三佛齊國進奉使蒲晉等入見。癸亥，封其國首領爲王，蒲晉等賜秩有差。

甲子，金賀正旦使中奉大夫、秘書監、右諫議大夫梁銶，副使定遠大將軍、充馬軍副都指揮使耶律諶入見。

帝嘗製宣聖及七十子像贊，親書之，是月始命刻石。〔考異〕像爲李公麟所繪，高宗先時撰贊，自書之，秦檜爲跋，至是始刻焉。刻石今在杭州府學。錢辛楣曰：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閔子以下九人爲公，曾子而下六十二人爲侯，故兗國公爲七十二弟子。大觀二年，追封公夏守等十人侯爵，預祀典，則別七十二賢於十哲之外矣。思陵撰七十二子贊，較之祥符所追封，多顓孫商、后處、樂欬，少公良孺、句井疆、顏何、公西輿如，不知何據。諸賢在宋時已經加封，而所書仍唐之爵號，朱文公嘗言之矣。夫治國固有緩急，思陵偏安兩浙，稱臣於仇讎，正復崇儒重道，亦何足稱，不孝之名，則數典而忘祖，又在所不足責。而如秦檜之姦邪無學，亦豈能援引典故，以證人主之謬哉。檜跋後爲明人所磨去。

紹興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春正月戊子，右通直郎、監登

闡檢鼓王述以貧乞補外帝曰王倫頃年奉使金國金欲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求死此事亦人所難宜恤其後可特添差通判平江府庚寅金以工部侍郎韓錫同知宣徽院事錫不謝杖百二十奪所授官　二月丁酉朔詔自今國學及科舉取士並令兼習經義詩賦內第一場大小經各一道永爲定制　庚子太尉武當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充利州東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楊政薨年六十政守漢中凡十八年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後謚襄毅　辛丑金初定太廟時享牲牢禮儀　癸卯金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亡誥身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雖墳墓碑誌亦發而毀之　戊午御史中丞兼侍讀湯鵬舉參知政事鵬舉爲臺官凡一年半所論皆秦檜餘黨宅未嘗及之　己未敷文閣待制知荊南府王師心試尚書戶部侍郎庚申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兼侍讀權禮部侍郎　是月金主坐武德殿召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語以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如嬰兒少頃有青衣特宣授朕天策上將命征某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卽遣人至廄中視所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金主戒無泄於外　三月丙戌帝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湯鵬舉以御史中丞知貢舉上合格進士博羅張宋卿等帝親策試

既而以手詔宣示考試官曰對策中有鯁亮切直者並寘上列以稱朕取士之意時樂清王十朋首以法天攬權爲對其略曰臣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量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飧聽政如隋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以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治以察爲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既往戒其未然操持把握使威福之柄一歸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又曰朝廷往嘗屢有禁鋪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爲首飾者今猶自若也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又曰臣願陛下以正身爲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爲攬權之助廣收兼聽以盡攬權之美則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色而爲之矣晉原閻安中策言太子天下根本自昔人君嗣政之後必建立元子授之匕鬯所以繫隆社稷基固邦本示奕世無窮之休臣觀漢唐史東海王彊之於顯宗宋王憲之於明皇帝既皆爲太子矣暨天命定於後莫不優加職秩大封殊禮退就宮邸當時無間言後世無異議孝成帝卽位二十五年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子今陛下之心祖宗之心也聖慮經遠神機先物嘗修祖宗故事累年於茲矣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之學其歷

試周知不爲不久也而儲位未正嫡長未辨臣深恐左右近習之臣寖生窺伺漸起黨與間隙一開有誤宗社大計此進退安危之機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早正儲位以係中外之望帝謂大臣曰今次舉人程文議論純正仍多切直似此人才極有可用翼日又謂大臣曰昨覽進士試卷其間極有切直者如論理財則欲省修造朕雖無崇臺榭之事然喜其言直至論鋪金鋪翠朕累年禁止尚未盡革自此當立法必禁之湯思退曰太宗朝有雍邱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相曰程疏遠未悉朕意縱欲敗度朕所不爲內廷執掌有不可缺者李昉欲斥程以戒妄言太宗曰朕何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耳士人論事不究虛實陛下能容之實千載之遇帝曰正不消與辨陳誠之曰天下自有公論陛下此舉大足以感動天下願陛下自此益崇儉約以節浮費時帝臨御久主器未定大臣無敢啓其端者安中對策獨以儲貳爲請帝感其言于是賜十朋等四百二十六人及第出身而擢安中第二或曰安中與舉人黃成孫同縣相友善成孫父源嘗爲書言儲貳事安中得其說以對帝大賞之始蜀人之未集也帝數有展日之命沈該奏天時向暄恐陛下臨軒不無少勞請一面引試後有至者臣等策之中書定其高下帝不許曰三年取士朕豈憚一時之勞耶及唱名至安中又至第三人雙流梁介帝連舉首謂該曰如何該大慚悚

丁亥特奏名進士李三英等三百九十二人武舉進士趙應熊等十五人特奏名一人授官有差應熊武藝絕倫且試南省爲第一人帝謂大臣曰徽宗時如馬擴馬識遠俱以武舉擢用或銜命出疆今次魁選文武皆得人應熊弓馬甚精文字亦可采朕樂於得士雖終日臨軒不覺倦也遂以應熊爲閤門祗候江東安撫司準備將

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万俟卨卒壬辰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贈少師命入內內侍省都知衛茂實護喪拜其子右承奉郎夷中右迪功郎致中並直祕閣宅子姪九人各進一官

夏四月丙申朔清遠軍承宣使知金州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姚仲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東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保寧軍承宣使御前前部統制知階州王彥爲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兼知金州

辛亥保寧軍節度使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信安郡王孟忠厚薨贈太保擢其子右朝請郎充右宣義郎嵩右承事郎雍皆直祕閣宅子孫六人皆進一官

詔以提舉祕書省印納禮部自是不復除

辛酉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陳康伯還吏部尚書

壬戌尚書戶部侍郎王俁權工部尚書太府少卿林覺權戶部侍郎

是月加封徐偃王曰靈惠仁慈王（廟在衢州）

金降景宣帝爲遼王

五月丁丑詔孟庾追復端明殿學士左宣奉大夫路允迪追復龍圖閣學士左通議大夫庾既得歸廢爲民而死或言允迪在汴不食卒故皆復之

癸未金國賀生辰使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耶律守素中靖大夫太常少卿許竑見於紫宸殿

辛卯禮部太常寺言每歲大祀三十

六除天地宗廟社稷感生帝九宮貴神高禖文宣王等已行外其餘並請寓祠齋宮立春祀青帝朝日出火東階權於東門外長生院赤帝黃帝權於南門外淨明寺白帝夕納火西階權於西門外惠照院黑帝權於北門外精進寺皆用少牢備樂舞而神州地祇以精進地狹祀熒惑以與赤帝同日皆權於惠照院行之神州當用犢而亦用少牢蓋權禮也自紹興以來大祀所行二十三而已至是侍御史周方崇以爲言乃悉復之　六月戊申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庚戌詔故追復中大夫黃潛善再復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官一子　甲寅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王綸試尚書工部侍郎太府少卿徐林權尚書刑部侍郎乙卯尚書左司員外郎葛立方權吏部侍郎　戊午初命太廟冬饗祭功臣蜡饗祭七祀祫饗兼之　辛酉故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周望追復龍圖閣學士左中大夫官其家二人自秦檜死左司諫凌哲請追復大臣死於貶所者朝論初指趙鼎王庶等數人洸該湯思退爲相遂併取先得罪於國者而追復之哲復爭以爲不可乃止　秋七月乙丑祕書省校書郎陳俊卿言人之才性各有所長禹稷皋陶垂益伯夷在唐虞之際各守一官至終身不易此數君子者茍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況其餘乎今也監司帥臣鮮有終其任者遠者一年近者數月輒已遷徙州縣百姓送往迎來之不暇其爲勞費不可殫舉以至內而朝廷百執事之官亦無肎安其職業爲三數年計者往往數日待遷視所居之官有如傳舍雖有勤恪之人宣力公家於人情稍通綱條稍舉已舍面它去來者皆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則又遷矣因循歲月積弊已久是以胥吏得以囊橐爲姦賄賂公行而莫之誰何如此而望職業之舉難矣夫爵祿名器人所奔趨必待積勞而後遷則人各安分不敢躁求若開驟進之門使有僥倖之望則人人懷茍且之心無守公之節其自爲謀則得矣朝廷何賴焉臣嘗讀國史見太祖朝任魏丕掌作坊十年劉溫叟爲臺丞十有二年太宗朝劉蒙正掌內藏二十餘年陳恕在三司亦十餘年此祖宗用人之法也望與執政大臣參酌立爲定論其監司帥守有政術優異者或增秩賜金必待終秩而後遷擢至於朝廷百執事之官亦當少須歲月俾久於其職然後察其勤惰而陞黜之庶幾人安其分盡瘁於國無有過望而萬事舉矣詔三省行下遂以俊卿爲著作佐郎　庚午戶部侍郎林覺言國朝慶歷以來歲鑄錢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十四萬緡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典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罷之殊快人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涯議者以爲諸路物料有無不等運司不相統轄無以通融鼓鑄宜出戶部錢八萬緡爲饒贛韶三州鑄本委各州通判主管漕臣往來措置今歲權以二十三萬緡爲額即不復以舊錢得代發從之　甲戌直祕閣知臨安府榮薿權尚書戶部侍郎　八月甲午朔帝諭宰執曰昨日卿等繳到宋㬇所上徽宗賜㬇手詔朕

巳恭覽蓋徽宗內禪之美遠過堯舜而一時小人外
庭如唐恪聶昌耿南仲內侍如邵成章張藻王孝竭
輩輒爲妄言以惑淵聖之聽父子之閒幾於疑貳至
宋喚李綱奉迎徽宗還京綱先歸具言徽宗之意而
後淵聖感悟兩宮釋然今觀手詔并得綱題識皆朕
昔所親見者朕朝徽宗於龍德宮嘗聞親諭云朕平
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於萬機以神器授嗣聖方築
甬道於兩宮閒以便朝夕相見且欲高居養道抱子
弄孫優游自樂不復以事物攖懷而小人希進妄生
猜閒不知朕心如此嗣聖在春宮二十年朕未嘗有
纖芥之嫌今豈復有所疑耶此皆當時王音外庭往
往不知況該等曰昨日臣等既得竊觀徽宗詔墨今
又親聞陛下宣諭此實堯舜盛德之事因以知李綱
題識蓋實錄也翼曰該等又請宣付實錄院帝曰朕
爲人子何可不暴白其事使天下後世知之既而又
親筆書於詔後宣示宰執　乙未參知政事湯鵬舉
知樞密院事　壬寅清遠軍承宣使兼知興元府姚
仲爲保寧軍節度使　癸卯金始置登聞院甲寅金
罷上京留守司　乙未右奉議郎宋汝爲卒汝爲棄
妻子亡去至是十年卒於青城縣開先觀年六十汝
爲未病以後事托其友人監永康茶稅王槐孫後月
餘乃死槐孫爲葬之青城山中（乾道元年四月丁未推恩）　是月金
主試進士於廣樂園　九月戊辰故房州觀察使王
䕫追復建武軍承宣使　戊寅吏部尚書兼侍讀陳
康伯參知政事　辛巳給事中兼侍讀王師心權吏
部尚書　癸未敷文閣待制王俁卒　丙戌侍御史
周方崇試尚書禮部侍郎　冬十月庚申左司諫凌
哲權尚書禮部侍郎先是臺諫官皆湯鵬舉所薦至
是哲與方崇皆內徙而以朱倬葉義問代之自是鵬
舉始不安矣　乙丑太常少卿充賀金國正旦使孫
道夫閤門宣贊舍人充副使鄭朋辭行先時左從正
郎左蹕爲書狀官死於涿州驛舍不暇爲棺具但坎
地葬之及道夫至北庭乃焚其骨以歸後特官一子
丁卯工部侍郎兼侍講王綸等言興化軍進士鄭
樵躭嗜墳籍杜門著書嘗以所著書獻之朝廷降付
東觀比聞撰述益多當以有補治道終老韋布可謂
遺才望賜召對驗其所學果有所取即乞依王蘋鄧
名世例施用庶學者有所激勸乃命樵赴行在　殿
中御史葉義問論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以爲人臣不
忠之罪莫大于掠美以欺君植黨以擅權有一於此
法當竄殛況兼而有之鵬舉初罷平江適逢陛下欲
去權臣黨與之弊起廢匿瑕付以風憲凡所彈擊發
蹤指示皆出陛下之英斷初非鵬舉可得而竊況鵬
舉本非正直敢言之士嘗除廣帥憚於遠行因秦檜
之甥人丁禩獻佞於檜遂移平江及秦檜還建康焚
黃鵬舉棄去郡事連日奔走吳江望塵雅拜比宅郡
守最爲諛佞自非陛下收拭用之則鵬舉實素檜黨
中之姦猾耳至處言路乃妄自尊大竊弄威權使陛
下去邪之英斷反爲鵬舉賣直之虛名此臣所謂掠
美以欺君者也鵬舉自居要途引用非類凡平日之
所忌者雖賢德忠良必極力擠之平日之所喜者雖
輕猥邪佞必極力援之坐是劉天民范成象留觀德

之徒、爭爲鷹犬、同惡相濟、牢不可解。遠居樞府、積忌尤甚。凡己所惡、必遣天民輩先諭臺諫、有議論不同者、卽怫然作色曰。此人我所薦拔、何相負如是。夫臺諫者、陛下之臺諫、非鵬舉之私人也。而鵬舉自違詔旨、敗壞成法、略無忌憚之心。復蹈前車之轍。此臣所謂植黨以擅權者也。況鵬舉位居宥密、執權甚重、若不急去、其害有甚於秦檜。望將鵬舉明正典刑、竄之遠方、以爲不忠罔上之戒。　辛巳、左正言何溥請特詔大臣、勿數易郡守。帝謂宰執曰。此論切中時病。近亦有因事移易者。今非甚不得已、且令成資。湯思退曰。豈惟郡守。監司亦然。欲於卿監郎官中擇資淺者令中外更代、皆至成資而罷。帝曰。如此不惟免迎送之擾、亦可革內重外輕之弊矣。　丁亥、知樞密院事湯鵬舉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免辭謝。

十二月乙未、重建尚書六部成。〔攷異〕臨安志作五年。據朝野雜記、紹興四年、高宗在平江、還臨安、始命有司建太廟。十二年和議成、乃作太社、太稷、皇后廟、都亭驛、太學。十三年築圜丘、景靈宮、高禖壇、祕書省。十五年作內中神御殿。十六年廣太廟、建武學。十七年作玉津園、太乙宮、萬壽觀。十八年築九宮貴神壇。十九年建太廟齋殿。二十年作玉牒所。二十二年作左藏庫、南省倉。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太醫局。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大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始爲之備焉。

己酉、以徐林爲刑部侍郎。　戊午、金主遣驃騎上將軍、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思廣、昭毅大將軍、行尚書兵部郎中阿勒根彥忠來賀明年正旦。　是歲、金以張仲軻爲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但食諫議俸、不得言事。金主恃累世強盛、欲用兵以一天下。吏部尚書李通揣知其意、遂與仲軻及右補闕馬欽等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以逢其意。宦者梁珫因極稱宋劉妃絕色傾國。金主大喜、命縣君高蘇庫爾（舊作師古兒、今改）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欽爲人輕脫、不識大體。金主每召見與語、欽出、輒以語人曰。上與我論某事、將行之矣。其視金主如僚友。然累遷國子司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二（起著雍攝提格正月，盡屠維單閼六月，凡一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正月己巳，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殿前馬步軍三衙強刺平民爲軍，詔禁止。先是殿前司闕額數千人，詔三衙分月招補，而所遣軍士利其例物，往往驅掠市人以充數，民以樵采魚鰕爲業者，皆不敢入行在，至有招刺輦官者。自行在至衢、婺數州，道路之閒，商旅不行，遠近大擾。珪爲帝言：「外郡寄招之兵，人材亦略可使，皆民閑之無家可歸者，出於所願，但州縣吝費，所招不多。今若以三衙招兵之資付之，寬爲其限，何患不集？」帝謂大臣曰：「招軍一事，士大夫往往以爲不切事宜，殊不知聖人思患預防，若暗失軍額，何以爲先事之備？但當措置約束，毋令擾人足矣。」於是詔三司毋得遣人於外路招刺，違者統制以下官皆抵罪。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亦奏其事，且言不當強提輦官，詔殿前司究治，乃吐渾押官潘勝所招也。權刑部侍郎陳正同等請決杖降資，葉義問言：「輦官最爲親近，比於足蹙路馬之芻，萬萬不侔，今刑部官吏以輕刑處之，附下不恭，孰大於此！」詔正同罰銅十斤。　賀金正旦使孫道夫將還，金主使左宣徽使敬嗣暉諭之曰：「歸白爾主，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逃叛於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以備戰陳，二也。且馬得人而後可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爲？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叛亡、盜買鞍馬，皆爾國楊太尉所爲，常因俘獲問知其人，無能爲者也。」又曰：「聞秦檜已死，果否？」道夫對曰：「檜實死矣，陪臣亦檜所薦者。」又曰：「爾國比來行事，殊不如秦檜時，何也？」道夫曰：「容陪臣還國一一具聞。」宋帝時金主日謀南伐，故設詞以爲兵端，而雜以宅辭亂之。　金主嘗召諫議大夫張仲軻、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迪實（舊作習失，今改。）入便殿侍坐，金主與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我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爲大耳。」金主曰：「宋人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爲無罪？」金主曰：「向者梁珫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豔美，蜀之花蘂、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俱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嘗帥軍征蠻，所以知也。」金主謂迪實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金主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敵乎？」迪實良久曰：「臣雖懦弱，亦將與之爲敵耳。」金主曰：「彼將出兵何地？」曰：「不過淮上耳。」金主曰：「然則天贊我也。」既而曰：「朕舉兵滅宋，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

功還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 二月丙申同知樞
密院事陳誠之知樞密院事先是誠之奏事帝曰卿
文人讀書乃知兵務如此之熟遂進用之 乙巳尚
書工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王綸同知樞密事
丙午太常少卿孫道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因道夫
使金還具奏金主所言也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陰雲不見宰相遂率百僚稱賀詔以日月薄蝕乃上
穹垂戒而有司以陰雲不見欲集班拜表稱賀殊非
朕寅畏天威之意令毋得稱賀翼日宰執共贊所降
詔語帝曰朕德薄不足以格天陰雲蔽日蓋偶然耳
至於時雨霶霈此乃可喜也 壬戌起居郎劉章權
尚書工部侍郎 丁丑太尉定江軍節度使鄂州駐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提領營田田師中開府儀同
三司以三省言師中除太尉已及八年有捕猺賊功
當遷也 戊寅詔曰設官分職民事爲先古者二千
石位次九卿公卿闕則選所表而用之祖宗以來郡
守闕多選諸臺省至分遣朝行以治劇邑非曾歷親
民不得爲清望官重民事也朕式稽古訓爲官擇人
今後侍從有闕通選帥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
郎官以上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
並須治狀昭著及有譽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
郡守者令更迭補外任內官除詞臣臺監係朕親擢
餘並須在職二年方許遷除庶內外適均無輕重之
偏職業修舉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 戊
子追復故敷文閣直學士洪晧再復徽猷閣直學士
以其子起居舍人遵言復職未盡也尋賜諡曰忠宣

夏四月乙未大理寺少卿楊揆權刑部侍郎司農
卿湯允恭權尚書兵部侍郎 五月辛未改光州爲
蔣州光化軍爲通化軍光山縣爲期思縣避金太子
名也金太子光瑛年十二善騎射嘗射獐獲之金主
以薦太廟〔考異〕李心傳云改州軍名日曆不載其故以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汪公奏劄考之乃其避敵人之名耳
戊寅金國使驃騎上將軍殿前司副都點檢蕭恭
副使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魏子平見於紫宸殿
丙戌金使蕭恭魏子平入辭置酒紫宸殿以雨故復
就垂拱殿時金主決意南下子平還入謁首問以南
方事且曰汝謂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曰不可比曰
何謂也子平曰宮室車馬衣服飲食人之所美也江
湖地卑濕舟船以爲居魚鰕以爲釀夏服焦葛猶不
堪其熱以此言之殆不侔矣金主不悅 是月金主
召吏部尚書李通翰林院學士承旨翟永固左宣徽
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再修汴京
而徙居之爲南侵之計通嗣暉皆言此正合天時金
主喜永固汝嘉曰燕京甫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豈
可再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闕遽興征伐亦恐出
師無名金主怒曰非汝所知麾之使去既而召翰林
應奉文字綦戩講漢書金主怒稍解翼日擢通尚書
右丞嗣暉參知政事永固因請老許之 六月癸巳
名眉州青神縣中巖山龍潭慈姥神祠曰慈濟 是
日流星晝隕 甲辰樞密院都承旨陳正同言諸路
奏讞死囚例多降配非是帝曰刑罰非務刻深欲當
其罪若專姑息廢法用例則人不知畏非所以禁暴
戢姦可令刑官常論遵守成意 秋七月己未詔築

皇城東南之外城。　戊寅，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利害，大略謂今錢寶不爲錯爨作器用，而南過海，北渡淮，所失至多。自罷提點官，復直屬二員，無異監司，而鑄錢殊未及額，亦宜多方措置。帝諭大臣曰：「遵論頗有可采。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文。銅器雖民閑所常用，然亦可以它物代之。今若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成者。」

己卯，帝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送鑄錢司，遂大斂民閒銅器。其道佛像及寺觀鐘磬之屬，竝置籍，每斤收其算二十文。民閒所用照子、帶鑻之類，則官鬻之。凡民閒銅器，限一月輸官，限滿不納，十斤已上徒二年，賞錢三百千，許人告。自後犯者私匠配錢監重役。其後得銅二百萬斤。　庚辰，帝出御製郊祀天地宗廟樂章十三首示輔臣。　壬午，國子祭酒周綰權尙書吏部侍郎，祕書少監曾幾權禮部侍郎。　八月，戊子朔，詔置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　辛卯，權禮部侍郎孫道夫權工部侍郎。丙申，祕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令詪權尙書戶部侍郎。　壬寅，尙書省勘會張浚已服闋，詔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依舊永州居住。　丁卯，加封唐柳州刺史柳宗元爲文惠昭靈侯。　辛亥，詔立愍節廟於順昌縣，以祠范旺。　甲寅，夜，地震。　九月，丁丑，右迪功郎李耆言：「自經界之後，稅重田輕，終所入且不足以供兩稅，今又配州縣買銅，民力愈困。況江西州縣多用私錢，舊錢百重十一兩，新錢百重五兩有奇，若毀舊錢千，以鉛錫雜之，則可鑄二千五百，是以贛、吉等州比屋私鑄。一路且以萬戶言之，戶日銷千錢，是日毀萬緡也。民既銷錢而盜鑄，官又抑民毀錢而更鑄，得不償失，徒獘百姓，費邦財。願詔諸監錢姑仍舊，歲計坑冶所入銅錫與鑄，俱路委提刑兼主其事，戶部歲終課其殿最，則事省而民安矣。」自戶部提領鑄錢，而分州縣科買銅錫，民多毀錢爲銅以應命，故耆言如此。詔提領鑄錢司措置約束。　庚辰，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剛中充龍圖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中外籍籍，皆謂金人有窺江淮意。」帝曰：「朕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與兵豈問有名，願陛下早爲之圖。」又言：「成都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才可制置四川者二三人，常置之聖度。」帝云：「當儲人以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禦敵最今日先務之急，盍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强，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帝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威風識大體者，帝曰：「無逾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又令道夫以蜀中利害語之。　辛巳，以士輵爲昭化軍節度使，嗣濮王。　冬，十月，丁亥朔，祕書少監沈介爲賀大金正旦使，閤門祗候宋直温副之；國子司業黃中爲賀生辰使，閤門祗候、辦御前忠佐領軍頭引見司李景夏副之。　戊子，左承議郎虞允文爲祕書丞。允文知渠州，地磽民貧，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江尤甚，允文奏罷之，凡六萬五千餘緡。

初，帝作損齋，屛去玩好，置經史古書其中，以爲燕坐之所，且爲之記。權吏部尙書賀允中請以賜羣臣。

庚寅帝謂宰執曰允中嘗於經筵問朕所好之意朕謂之曰朕之所好非世俗之所謂道也若果然飛昇則秦皇漢武當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二君至今不死朕惟治道貴清淨故恬淡寡欲清心省事所謂爲道日損期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等朕又惟比年侈靡成風如婚祭之類至有用金玉器者此亦不可以不戒至是降詔諭中外如帝旨　戊戌詔尚書省凡事理不當者許詣登聞檢院投狀類奏覽訖付御史臺理問　癸丑故進士楊居中執中並特贈右承事郎二人存中弟也建寧之破死焉至是存中乞以大禮所得親屬門客二官爲卹典帝特命錄之　十一月癸亥金詔有司勸政安民　己卯冬日至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　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今合祭天地奉祀宗廟悉復承平舊典加以闢道山求遺書修太學育人材文治既舉自此願訓敕將士增修武備以爲不虞之戒又言仁宗景祐初采古兵法及舊史成敗爲神武祕略以賜邊臣訓迪有方故一時爪牙有古良將風願下文館重加讐正偏賜將帥以繼仁宗故事豈無曹瑋王德用狄青之徒爲時出乎時金人渝盟有端而中外疑信未決道夫獨憂之故數以武事爲言　癸未金尚書左丞耶律安禮罷參知政事李通以憂制起復如故　己丑詔出御前錢修葺睦親宅及重建學宮殿宇凡一百七十一區　十二月丁未詔才人劉氏進封婉儀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李光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　壬子金國賀正旦使正

奉大夫工部尚書蘇保衡副使定遠大將軍太子左衛率府率阿典謙入見　乙卯金以樞密副使張暉爲尚書左丞歸德尹高召和式起爲樞密副使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言興元府洋州諸縣各有以前保丁內選到人材少壯堪出戰人差充義士臣已於數內摘揀到三千人團結隊伍教習武藝及欲於附近大安軍巴蓬州差撥保丁以備船運軍糧從之自朝廷與金約和罷兵議者乃奏罷到諸路州義士至是仲聞金有意敗盟欲爲戰守備乃奏復之議者亦謂興洋舊有義士皆驍勇可用祇是免身丁差役之類不費有司錢糧望下本路帥司檢照舊來簿籍條例依舊收充以時教閱無令州縣別致騷擾以備緩急使喚此正古人寓兵於農之意奏可始王庶立法義士每丁蠲家業錢二百千部轄使臣蠲六分科斂及是諸縣民閒所餘家業不多科買軍糧草料若干偏重仲乃命視舊法止蠲其半部轄使臣三分之二衣甲兜鍪神臂弓箭官給其宅應軍中所用皆自爲之軍行日支糧二升有半每六十五人爲隊管隊二人押擁隊三人旗首三人縣立三部都副部轄管轄各一人於是合五郡所籍爲二萬一千七百餘人惟興洋大安久而不廢　金主欲都汴而汴京大內失火命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浩從容奏曰往歲營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前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金主問以用兵江南之利害浩不敢正對乃婉辭以諫欲以諷止曰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

矣金主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疎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金主雖喜其言而不能從浩等至汴金主時使宦者梁珫來視工役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屑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殿既成珫指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更造浩不能抗與之鈞禮（攷異）繫年要錄以營汴京宮室爲正隆元年及四年今從金史本紀三年 金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宮闈至金主篡位始以宦者王光道爲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領內藏金主嘗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爲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事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珫最被委任故尤驕恣 是歲夏始立通濟監鑄錢

紹興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正月丙辰朔帝以皇太后年八十詣慈寧殿行慶壽之禮宰執使相皆進上壽禮物詔庶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貢士以上父母年八十者皆授官封文臣致仕官大夫以上並賜三品服僧尼道士以上者賜紫衣及師號有差宰執沈該率百官詣文德殿稱賀用建隆故事也班退帝御垂拱殿受北使禮 金主朝太后於壽康宮 丁巳金御史大夫高楨卒 庚申金更定私相越境法並論死

乙卯詔故洪州觀察使王彥特贈安遠軍節度使

名導江縣金馬碧鷄神祠曰昭應 金主詔自來沿邊州軍設置榷場本務通商便於民用其閒多有夾帶違禁物貨圖利交易及不良之人私相來往可將密壽穎唐蔡鄧秦鞏洮鳳翔府等處榷場並行廢罷只留泗州榷場一處每五日一次開場仍指揮泗州照會移文對境州軍照驗施行 二月丙戌朔盱眙軍申到北界泗州牒金國已廢罷密壽等州榷場只存留泗州一處詔盱眙軍榷場存留餘並罷之時事出不意南北商旅棄物貨而逃者甚衆既而無所得食漸致抄掠議者請嚴責州縣捕之帝不聽命給裹糧各使歸業久之遂定金人又於泗州增榷場屋二百閒於是盱眙亦如之仍創給渡淮木牌增守卒焉 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吳璘爲少保 己丑詔海商假託風潮輒往北界者依軍法 侍御史葉義問試尚書吏部侍郎 金以左宣徽使許霖爲御史大夫 壬辰定江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錢爲安慶節度使 己亥權尚書工部侍郎劉璋兼權吏部侍郎給事中兼侍講權直學士院楊椿試兵部侍郎 壬寅宗正少卿楊偰權尚書工部侍郎 丁未金修中都城造戰船於通州金主諭宰相曰宋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比聞沿邊買馬及招納叛亡不可不備乃遣使籍諸路明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及分往上京東京北京西京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乞一子留侍亦不許 己酉帝謂大臣曰聞江西境內有羣聚而掠人於道者王綸曰艱食之民不得已而爲之未必皆嘯聚也帝曰凡災傷處悉令賑濟蠲欠已及二十七萬不知州縣奉行何如輕徭薄賦自無盜賊故唐太宗用魏徵之言行仁義既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然德彝與虞世基輩皆隋朝佞臣誤煬帝者太宗受命自當斬

之以爲姧佞之戒　三月丙辰朔金遣兵部尚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　丁丑詔帥臣監司侍從臺諫歲舉可任將帥者二員具材略所長及曾立功效以奏　祕書少監沈介權尚書吏部侍郎　夏四月壬辰國子司業黃中賀金主生辰還言金主再修汴梁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逼不可不早爲之計時約和久中外解弛無戰守備帝聞矍然曰但恐爲離宮也中曰臣見其行事恐不止爲離宮果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可無慮乎宰相沈該湯思退聞之詰中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云云也居數日復往言之曰請勿以妄言即罪思退怒至以語侵中時中書舍人洪邁亦請密爲邊備該等不聽　辛丑國子司業黃中守祕書少監近例使北還者率得從官宰相以中言金有南牧之意惡之故沈介遷吏部侍郎而以中補其處先是武成王廟生芝草武學博士朱熙載密爲圖以獻熙載金壇人湯思退所薦也於是宰相召長貳赴都堂責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綰未及言中指此圖曰治世何用此爲綰退而歎曰惜不使中爲諫諍官也　詔以唐西平王李晟配食武成王降李勣於堂下　金主命增山東路泉水軍　辛亥金尚書左丞張暉御史大夫許霖罷以大興尹圖克坦貞爲樞密副使　是月歸朝官李宗閔上書言臣竊聞近者金人于岐雍閑伐木以造浮梁東京長安修治宮室遷諸路近戍聚於關陝游騎千數出近邊覘視虛實姧謀詭計未可窺測臣疎賤宂散謹以區區管見有可裨廟堂末議者析爲三事其一曰嚴守禦方今天下根本在吳蜀其勢若手足之相應荊州據其中心腹之地也襄陽扼荊州之衝又足以爲荊州重輕今重兵皆駐武昌而荊襄之閒所以自衞者未固且襄陽在今爲極邊去荊州四百五十里無重山峻嶺長江大河之險敵人馳輕騎不兩日可至城下萬一荊州爲其所據吳蜀首尾不能救朝廷雖以劉錡鎮荊州然無兵以自固至襄陽之兵不過千餘人又皆疲懦安能以備緩急宜令劉錡將二萬人分屯荊州要害更令不住召募日夜訓習張聲勢嚴斥堠仍擇久歷將陳者一人如田晟其人者以副之蓋晟雖老而戰功素著敵人深畏之今居南昌未足究其施設若使與劉錡協辦敵人不敢復事南牧襄陽則遣一智勇兼全之將分武昌之兵萬人比歲更其戍守襄既有備吳蜀可高枕而臥矣其二曰募新軍臣往往在行閒常見三衙及諸處招軍皆市井游手數年之後雖習知騎射擊刺之事而資性疲懦不改也臣聞福建汀贛建昌四郡之民輕慓勇悍經涉險阻習以爲常平居則投石超距椎牛伐冢聚爲小盜而爲姧雄之資使有人駕馭役使必能得死力臣竊見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生長贛土天資忠勇其民亦畏而愛之所統之兵近出田舍且宜占籍遂爲精近人人可用若朝廷專委陳敏俾招集四郡之民使金人果渝盟則攻守皆可爲用若尚守和好則可以填三衙之數臣觀今日敵人之舉其志不小如聞遷陝右兩河民悉以爲兵與夫

契丹奚家漢兒諸軍不下數十萬衆聚之關陝其在宅路又不知幾萬人若欲攻蜀則吳璘姚仲王彥之兵足以相抗臣觀其兵皆遠來烏合之衆利在速戰朝廷遣楊存中成閔提兵總率沿邊諸帥各守江淮之險堅壁持重以老其師將不戰而自潰況金人比年以來父子骨肉自相屠滅用事之臣死亡殆盡更且離遠巢穴大興土木虐用中原之民皆自取滅亡之道且空國而與人戰兵家所深忌吾方與之相持於江淮之閒別以陳敏所招數萬人與戰船取海道不旬日可至山東徑入燕山擣其巢穴此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前湖北副總管李橫雖出河朔賊盜朝廷優以美官橫亦感激奮勵思有以報臣頃過荊州觀其爲人聽其議論皆有可取劉錡亦爲之加禮山東河朔橫習知形勢若朝廷使與陳敏分兵北向均其事權必然協濟機事仍委三衙令諸軍統制各舉河朔山東勇而有謀者多人計得三十多人使從其行分往郡縣曉以逆順禍福之理河朔山東既爲內應敵人進退失據而陝右兩河兵必思潰叛吾能及其鋒而用之適足以爲吾之資若朝廷以趨海道爲迂只以陳敏所招人屯之襄陽亦可以捍禦一面其三曰通隣國宣和之末臣陷燕雲者累年敵人以先臣不屈就死沒於韓企先家充奴婢役使企先與烏珠密議臣皆得密聽之蓋聞金人馬皆達勒達所入冀北雖號產馬之地自興兵以來所養至少金人置榷場於白水與達勒達貿易丁未歲達勒達之馬不入金國而又通好於達實林牙使達勒達助兵以爲鄉

道許歸太子已而伊都敗師欲結連謀叛謀泄亡入達勒達太子卒不遣還自是太子鬱結成疾并其母死於雲中達勒達之恨深入骨髓今若遣一介之使開示禍福曉以利害使達勒達之馬無與金人互市金人利於騎戰捨馬則無所施其能矣至於西夏亦與金人爲讎而金人亦素畏之金人常割天德雲中金肅河清四軍及八館之地以賂夏人矣丁未之歲伊實郎君領數萬騎陽爲出獵而直犯天德逼逐夏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中人情稔熟因得出入雲中副使李阿雅卜舊作屈發今改謂臣曰昔年大金賂我四軍八館俾我出軍牽制關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其得志首叛盟約某昔年兩使南朝其禮義文法非宅國之比自是觀之則西夏惡金人喜中國可知壬子之歲尼堪聞蜀地富饒欲提兵親取令雲中副留守劉思恭條陳書傳所載下蜀故事及圖畫江山形勢銳然欲往夏人聞雲中聚兵以爲攻己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而尼堪亦不敢出兵止遣薩里千等以兵攻饒風今莫若遣辯士諭以盟約俾以重兵出境上爲吾聲援臣尙有私憂過計者金人强則稱兵弱則稱和頃歲經合肥順昌及川口數戰敵人倉皇議和朝廷姑務息兵屈體從之然則今日之舉首叛盟約自取滅亡其勢不利必將復要前日之計愼勿許和小勝則於荊楚之閒練兵秣馬積粟務農徐爲後圖大勝則長驅席卷以圖恢復臨機制勝固有不可預言者臣又聞自古用兵有聲有實今者兵不出境而張皇聲勢惟恐吾之不知

乃於近塞積石爲郛閉榷場絕商賈造戰船自春徂
夏且非秋高馬壯之時臣願分遣諜者伺其虛實若
誠如臣言則上兵伐謀之舉不可後也〔攷異〕宋史夏國傳作二十九年歸宋官李宗閔上言要錄作宗閔繫於四月李心傳云宗閔當係李甦之子書中言閉榷場事今年二月事又聞自春徂夏當是四月閏以日曆攷之今年四月庚寅陳敏改除破敵軍統制五月丙寅王宣戍襄陽六月丁亥李横浙東總管閏六月甲寅荊南增兵乙卯劉汜除効用統領與宗閔所言往往相符心傳所攷是也今從之　五月壬戌保康軍承宣使
知南外宗正事士劉爲建寧軍節度使　己巳宰相
沈該湯思退言近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屬未有
定立條目元祐閒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條詳密
可行今請重行修立其舉薦四條曰仁惠公直明敏
廉謹按察四條曰苛酷狡佞昏懦貪縱凡應薦舉者
州舉之部使者部使者舉之朝廷皆籍記姓名隨材
任使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長吏覺察不盡請令
監司專按察守倅路都監以上守倅按察在州兵曹
職官以上及諸縣令丞所舉失實者取旨竄責失按
察者遞降差遣一資餘所部守監司守倅皆得舉按
但不坐失察之罪從之　壬申金賀生辰使資德大
夫祕書少監王可道副使定遠大將軍太子左監門
兼尚廄局副使王蔚入見　六月甲申朔同知樞密
院事王綸爲大金奉表稱謝使保信軍承宣使知閤
門事曹勛副之　丁亥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武信
軍承宣使李横爲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紹
興府駐劄　己丑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張九成卒年六十八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癸巳
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顯忠陞本司
選鋒軍都統制　戊戌名烏江縣楚霸王項籍廟曰
英惠　參知政事陳康伯兼權樞密院事　辛丑左
朝奉大夫李光守本官致仕光既許任便居住行至
江州而卒年八十二　乙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
史任古劾尚書左僕射沈該天資疏庸人品凡下自
居政地首尾數年曾無建明以裨國論瀆貨無厭請
托公行縱令子弟凌轢州縣起造第宅擾害公私貪
鄙之迹不可毛舉上孤陛下之恩下失四海之望請
賜罷黜別寘憲典丙午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
亦言沈該性資庸回志趣猥陋自爲小官已無廉聲
徒以諂諛秦檜遂蒙提挈濫厠禁嚴連帥梓夔略無
善狀以子弟爲商賈以親信爲爪牙陛下比因更化
錄其一得之慮起之謫籍擢在政途俾得自新以圖
報塞今冠台席亦既三年舉措乖方積失人望引所
厚善置在要津請託公行幾成市道夫宰相之職無
所不統該乃謂軍旅錢穀之事各有司存凡百文書
謾不加省陛下近念士人留滯逆旅特令速與差注
旬日以來未聞有不因介紹而得之者望亟賜罷黜
帝命溥等皆退而俟命該乞罷政不允　己酉特進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充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庚戌詔沈該依前特進觀
文殿大學士致仕該以言者彈擊未已上疏力辭職
名乃有是命　閏六月丙辰祕閣修撰新知明州董
苹權尚書戶部侍郎　丁卯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
軍司第一將統制官戚方爲本司前軍都統制　己
巳故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王庶追復資政殿學士
故責授祕書少監黃潛厚追復左通議大夫官子孫

有差淳熙中諡廉日敏節。丁丑，潭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吳拱爲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充西和鳳州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成州，拱乞依例陞充副都總官，從之。拱，玠之子也。

金方建宮室於南京，又營中都，與四方所造軍器材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閒往往椎牛以供筋革，以至烏鵲狗彘無不被害，境內騷然。

金主侍太后於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太后亦以爲誠然。及謀南伐，太后諫止之，金主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三（起屠維單閼七月盡上章執徐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秋七月壬午朔，淮東安撫司言北邊蝗蟲為風所吹，有至盱眙軍、楚州境上者，然不食稼，比復飛過淮北，皆已淨盡。癸巳，帝謂大臣曰：「此事甚可喜，仰見上天垂祐之意。」丁亥，權吏部尚書、同修國史兼侍讀賀允中參知政事。己丑，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侍讀葉義問權吏部尚書。癸巳，中書舍人洪遵言：「近奉指揮，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永為定法。臣竊計內外將家子孫無慮二千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之班皆可坐致。太祖皇帝之世，所與開國創業及南征西伐諸大臣，功如曹彬、潘美、王審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釗之徒，其子若孫不過諸司使，惟彬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王承衍、石保吉以聯姻帝室，皆為節度使，初不聞有遞遷侍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閒，清穆敞閑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之美觀。望收還前詔。」從之。戊戌，翰林學士、修國史周麟之言：「左宣教郎、知雙流縣李燾嘗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詔給劄錄付史館。燾博學剛正，張浚、張燾咸器重之。秦檜盛時，嘗遣人諭意，欲得燾一通問，即召用之，燾迄不與通，坐此偃蹇州縣。二十年，四川安處制置使王剛中聞其名，奏以為幹辦公事。初，燾父中仕至左朝奉大夫，通習本朝典故，燾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史、實錄，旁采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分新舊官，置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始於此。己酉，詔殿前司破敵軍以五千為額。時左翼軍之改隸者與統制官陳敏所募士纔二千人，乃於本司諸軍那摘以充其數。八月甲子，詔左朝請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左迪功郎朱熹，並召赴行在；右通直郎、知建州建安縣韓元吉，令任滿日赴行在；并詔度、廣問俟任滿日，與在內陞等差遣。熹少孤，從延平李侗學，弱冠中進士第，調泉州同安簿，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而後罷。於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築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學之士多從之。帝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丙寅，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周麟之兼侍讀、權尚書刑部侍郎。乙卯，金尚書左丞相蔡松年卒，金主悼惜之，奠於其第，命作祭文以見意。是月，金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為差，計五十六萬餘匹，富室有至六十匹者，仍令戶自養飼以俟。九月甲申，詔建炎以來奉使未還、後嗣無人食祿者，並予一子官。乙酉，奉使大金稱謝使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副使昭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曹勛等還朝，言鄰國恭順，和好無它。丙戌，宰相湯思退拜賀，帝曰：「朕自綸等歸，中夜以思，不寒而慄。蓋前此紛紛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及儲積軍

權之類，便爲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今而後宜安邊息民，以圖久長。　甲午，尙書右僕射湯思退遷左僕射，參知政事陳康伯守右僕射，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省樞密院機速房。　乙未，以皇太后服藥，赦天下，命輔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不視朝，召輔臣奏事內殿。　丙申，放臨安府公私僦錢半月，詔諸路四等以下戶去年未納稅賦，兩浙江東西去年水災賑貸物料，及浙東江西民田爲螟螣損稻者，其租賦皆蠲之。丁酉，減僧道今年丁錢之半。己亥，詔見監贓罰及賞錢，竝與除放，皆爲東朝祈福也。　庚子，皇太后韋氏崩於慈寧宮，年八十。自南渡後，典故多有司省記，至恤章又諱不錄，至是一時斟酌，皆出於太常寺少卿宋棐，而博士杜莘老以古誼裁定。　壬寅，詔權吏部侍郎沈介暫兼權禮部侍郎。　癸卯，翰林學士周麟之爲大金奉表哀謝使，吉州團練使、知閤門事蘇華假崇信節度使副之。時朝廷已議定遺金金繒等物，麟之固請增幣而後行，麟之至金，金主喜其辯利，賜賚加厚。　丁未，百官以帝未聽政，詣文德殿門進名，自是不復臨。　冬十月辛亥朔，不視朝，文武百僚詣文德殿門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之。　壬子，小祥，帝詣几筵殿行禮。　癸卯，皇太后啓攢，有司以權制已迄，請百官以吉服行事。黃中復曰：「唐制，攢雖在易月之外，猶曰各服其初服。今以易月故而遂吉服以殯，非禮也。」於是百官常服黑帶入朝，衰服行事。　甲寅，帝始聽政，御慈寧殿之素幄。　起居舍人楊邦弼爲賀大金正旦使，右武大夫、榮州刺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統管張說副之。太府卿李潤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安世副之。　壬戌，尙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椿上皇太后謚議曰顯仁。　甲子，大祥，帝衰服行禮，百官常服陪位。丙寅，禫祭。　戊辰，帝始御前殿。　乙亥，金主獵於近郊，復命諸路夫匠造軍器於燕京，尙書右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尙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死者甚衆。　十一月辛巳朔，日南至，命尙書工部侍郎王晞亮祀昊天上帝於南郊。　丁亥，參知政事賀允中、保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提點皇城司鄭藻爲皇太后遺留國信使、副。故事，使者入北境，當服黑帶襆，至是朝議慮北廷不從，已命允中等隨宜改移。允中等至汴京，金主命故叛將孔彥舟押宴，且用常禮賜花，允中辭曰：「使人之來，致太后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其大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王人無樂事固有體，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久，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　己丑，大行皇太后啓攢，帝服初喪之服以祭，禮畢，更素服還內，百官亦如之。　丙申，顯仁皇后靈發引，帝啓奠於庭，遣奠於麗正門外，禮畢，帝易吉服還宮。太史焚衰服。　丙午，顯仁皇后掩攢宮在永祐陵之西，去顯肅攢宮十九步。舊下宮分前後殿，至是更築前殿以奉徽宗，中殿以奉顯肅、顯恭、顯仁三后神御，而御殿奉懿節如故。於是始立四隅，以二十里爲禁城，居民皆徙之。又有士庶立墓雜錯其間，陰陽家請悉挑去，宗正寺主簿權

太常丞吳曾從而和之。時監察御史任文薦奉詔監攢宮，就令按視，乃挑其近攢宮者百七十有三穴而已。十二月，辛亥朔，有司於浙江亭行六虞。畢，百官奉迎虞主還慈寧殿，帝行安神禮。癸丑，帝服素黃袍、黑帶、素履，詣慈寧行七虞之祭，八虞、九虞皆如之。

甲寅，諜報北界揭榜，禁妄傳起兵事。帝曰：「此事有無，固不必問。朕觀其科擾勞役，民不堪生，豈是久長之道！惟當精擇牧守，務為自治，安邊息民，靜以待之耳。」

庚申，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入境。先是宜生坐范汝爲事遠竄，遂奔僞齊，（事見紹興二年十一月甲子。）齊廢，復爲金用，累遷禮部尚書。至是以翰林侍講學士來賀來年正旦，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耶律翼副之。

壬戌，帝親行卒哭之祭。甲子，祔顯仁皇后於太廟徽宗室。

丙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試吏部尚書。初，帝知普安郡王之賢，欲建爲嗣，而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回久之。顯仁崩，帝問燾以大計所在，燾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郡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開春當舉典禮。」時風俗侈靡，財用匱乏，燾勸帝止北貨之貿易，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使，躬行節儉，民自富足。帝嘉奬再三。

侍御史朱倬試御史中丞，左司諫何溥試右諫議大夫。

丁卯，尚書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楊椿進尚書。

丙子，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見於垂拱殿。以諒陰故，命坐，賜茶。正侍、觀察使以上皆與。帝素服、黃袍、黑帶，供帳皆用素黃，衛士常服，去銀鵝、對鳳，侍坐者錦墊易以紫素。既見，命大臣就驛賜宴，不用樂，辭亦如之。時吏部尚書張燾奉詔館客，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閩人，燾以首邱桑梓語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爲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燾密奏之，且言宜早爲備。金主又潛使畫工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繼則繪爲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蓋金主所賦也。

金殺其太醫使祁宰。（攷異要錄作翰林副使祁宜，今從金史本傳作祁宰。又要錄載五年正月，今從金史本紀載在四年十二月。）宰性慷慨，欲諫南伐，未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即上疏諫，略言：「國初蕩遼戩宋，曾不十年。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將士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不修也。聞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三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金主怒，戮於市，籍其家，金人哀之。

紹興三十年（金正隆五年）

春，正月，庚辰朔，不受朝。金國賀正旦施宜生等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

乙酉，中書舍人洪遵兼權尚書禮部侍郎。

丙戌，北使施宜生等出北門。故事，北使以八日出門，九日宴赤岸，至是施宜生等不肯用例，是晚抵赤岸，宴罷即行。

戊子，

太尉知荆南府節制屯駐御林軍馬劉錡言所招效用六千人請以荆南駐劄御前效用中軍左軍爲名分四將仍以右武大夫周贇充左軍統制閤門宣贊舍人荆湖北路兵馬都監劉汜充中軍統領皆從之先是賜錡回易錢四十萬緡及是錡請益三十萬緡詔出御前激賞庫錢權貸務通與之如其數　吏部員外郎虞允文言金決渝盟爲南牧之計必爲五道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東沮洳非用騎之地宅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爲之備帝頗納其言　辛卯北使施宜生等至鎮江府賜宴不受遂即時渡江　癸巳尚書左司員外郎邵大受權戶部侍郎　乙未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渡淮故事北使既登舟即舟中與伴使置酒三行而別是日天未明送伴使金安節至淮岸國信副使耶律翼已先渡淮北去宜生以下皆不及知安節遂於中流瞻拜而已　丙申尚書吏部侍郎同修國史兼侍讀葉義問知樞密院事　丁酉罷軍容班本殿前司樂工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須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故百工技藝精巧者皆聚其間日費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吏部尚書張燾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酤賣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增數百俸給賜賚耗費不貲皆可罷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燾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　庚子命輔臣朝獻景靈宮以帝未純吉服故也

先是禮官引熙寧故事請命宰執行禮既從之矣權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沈介言今祔廟禮畢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並皆如儀將來大享明堂亦合廟享景靈宮朝獻太廟若於四孟獨否恐無以副主上之誠孝請依典禮躬詣上終以爲疑會介出迓使後五日有詔郊祀行事稽之禮經蓋無可疑若四孟朝獻景靈宮元豐以來自有典故可令給舍臺諫禮官詳悉討論參以古誼議奏於是帝不出而命輔臣分詣

丁未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試尚書吏部侍郎太常少卿宋棐權禮部侍郎　二月乙卯大金弔祭使金吾衛上將軍左宣徽使大懷忠副使大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耨盌温都謹行禮於慈寧殿朝散大夫充翰林修撰同知制誥石琚讀祭文既退命輔臣就驛宴之不用樂　丁卯吏部尚書兼侍讀張燾充資政殿學士致仕　辛酉北使辭於几筵殿次辭帝於垂拱殿　癸亥直徽猷閣知臨安府趙子瀟權尚書戶部侍郎　甲子百官純吉服　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樞密院官將退帝留王綸葉義問論之曰朕有一事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眞王衆皆前賀綸義問退帝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爲亂之本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鑒臨必生聖子爲此以係人心不可無也於是普安郡王自育宮中至是三十年　戊午命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劉允升假崇信軍

節度使充大金報謝使副謝其來弔祭也帝亦遂金
有南侵意因使蕃問覘之 庚申起居郞黃中權工
部侍郞 癸酉帝始服淡黃袍黑犀帶御垂拱殿
甲戌內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列聖之丕基思所
以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惟本支之重彊固皇室
親親尚賢厥有古誼普安郡王瑗藝祖皇帝七世孫
也自幼鞠於宮闈嶷然不羣聰哲端正抗於宗藩歷
年滋多厥德用茂聞望之懿中外所稱朕將致禮正
名頒示天下夫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
明人倫而厚風俗者也稽若前憲非朕敢私其以爲
皇子仍改賜名瑋詔翰林學士周麟之所草也是日
以麟之兼權吏部尚書 丙子制以皇子瑋爲寧國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制既出中外大悅
　是月金遣引進使高植等分道監視所獲盜賊竝
磔之 三月辛巳兵部尚書楊椿奉詔舉利州西路
駐劄御前左部統制楊從儀右部統制李師顏可備
將帥而左朝散郞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富衡薦師
顏忠節尤力詔進儀一階令樞密院籍記召師顏赴
行在 金東海縣民張旺徐元等反金主遣都水監
徐文步軍指揮使張宏信等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
金主曰朕意不在一邑欲試舟師耳 乙酉保寧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吳益遷少保太尉
崇信軍節度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開府儀
同三司二人皆以攢宮之勞故有是命 戊子上策
試禮部舉人劉朔等於集英殿既而得右迪功郞許
克昌爲首用故事降爲第二遂賜晉江梁克家等四
百十二人及第出身同出身 辛卯參知政事賀允
中等使金國還入見允中言敵勢必敗盟宜爲之備
　壬辰池州奏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昭慶軍承宣
使本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岳超卒以寧國軍節
度使殿前司選鋒軍都統制李顯忠充池州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 乙未太府卿李潤權尚書吏部侍
郞 丙戌左武大夫榮州刺史江南諸路馬步軍副
總管劉光輔移淮南諸路副總管楚州駐劄先是金
東海縣民爲盜有李秀者密請淮東副總管宋肇納
款願得南歸時議疑其或致衝突諜者因謂其與金
結納將大興師南來乃命光輔駐楚州以爲之備光
輔未至秀又遣其徒至楚州見右朝奉郞通判權州
事徐宗偃求濟師宗偃諭遣之因遺書大臣大約謂
東海饑民困其科斂苛擾嘯聚海島一唱百和犯死
求生初無能爲金主蒙蔽下情不通猶未之聞若知
偏師一至即便撲滅縱使猖獗得志必自沂密橫行
山東失利則乘舟入海誠不足爲吾患今添置兵官
招集叛亡適足以生邊釁 丁酉以立皇太子命兵
部尚書楊椿告昊天上帝權禮部侍郞宋棐告皇地
祇嗣濮王士輵告太廟安定郡王令譮告諸陵 保
寧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屯
駐御前軍馬王彥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金房
開達州駐劄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金州金房都統制
　甲辰賜特奏名進士黃鵬舉等五十三人同進士
出身宗子彥髣等三十一人武舉進士樊仁遠等十
九人特奏名一人竝授官有差 丙午檢校少保武

康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
事置司紹興府始稱皇姪。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
各一員以郎官兼小學教授一員以館職兼。加封
梁昭明太子統為濟忠顯王。夏四月壬子詔天申
節州縣並免排宴以帝在諒闇故也。甲寅金以耶
律翼南使失體杖一百除名施宜生以漏言烹死。
丙申參知政事賀允中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五月
辛巳太尉荆南府劉錡兼本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先是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建言諸重地
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兵嚴守獨荆南
歷代用武之地今為重鎮江西九江上流要害之地
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以廣備朝廷從之荆
南府江州摋軍自此始。乙酉初置江州駐劄御前
諸軍都統制一員以殿前及步軍司兵各三千人馬
軍司及新招各二千人隸之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都統制戚方為江州駐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免兼
同知樞密院事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將及境也
初義問入北境見金已聚兵有南侵意及還密奏敵
人以尅剝不恤為能以殺戮不恕為威窮奢極侈燕
京已劇壯麗而修汴京伐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
盡而任契丹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潞之衛縣回時
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人皆被擊傷奪去銀牌燕京
以南在處不寧今欲還汴京且造戰船以臣度之若
果還都則在彼已失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
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土豪諳練海道之險
憑藉海食之利能役使船戶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
下難以協濟今宜於江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
令隨其便使土豪繞於舟楫之閒官軍振於塘岸之
口則官無虛費民無驚擾此策之上者也。兵部尚
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言於右僕射陳康伯曰北朝
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為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
策所以防禦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
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
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為歸
宿之地康伯見帝言敵謂我為和好久而兵備弛南
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帝嘉納之。丙申金
國賀生辰使輔國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蕭榮副
使中大夫太子右諭德張忠輔入見自休兵以後北
使見紫宸殿設黃麾仗千五百有六人至是以未純
吉不設仗既見置酒垂拱殿時建王瑋侍燕榮等望
見聳然曰此為建王邪竟夕不敢仰視。戊戌天申
節百官及北使上壽以顯仁皇后喪制未終不用樂
六月庚午知樞密院事王綸充資政殿大學士知
福州綸引疾求去故有是命。壬申故太尉武泰軍
使郭仲荀贈開府儀同三司仲荀薨十五年矣至是
其孫成忠郎丞茂投匭自訴故錄之。金都水監徐
文等破賊張旺徐元東海平。秋七月辛巳金詔東
海縣民為張旺等所詿誤者並釋之壬午金主以張
宏信被命討賊逗遛萊州與妓燕樂杖之一百。詔
諸路禁兵以其半教習弓弩令帥臣春秋遣將官巡

行按視　丁亥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權尚
書戶部侍郎　戊戌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進知樞
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為兩淮形勢
在今危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隋郢道化襄陽之所隸
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戚
方則蘄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龍舒無為軍之
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
師成閔則真揚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
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
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宜飭令擇地險要廣施
預備此應變之說也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
若敵今歲未動請江淮一帶遴選武臣為守公私荒
田悉撥以充屯田使募人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重
勿生釁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壁勿追使之終無
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　御史中丞兼侍講朱
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兼侍讀兼權吏部
尚書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　辛丑成忠郎殿前司
準備使喚都過為閤門祗候添差東南第二副將廬
州駐劄　加封伍員為忠壯英烈威顯王　八月丙
午朔日有食之　癸丑左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賀允
中充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允中使北還言敵勢必背
盟宜為之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老乃有是命　端
明殿學士致仕折彥質薨於潭州　丙辰中書舍人
沈介試吏部侍郎　宗正少卿金安節權禮部侍郎
　辛未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士街為安德軍
節度使　壬申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權安

撫司公事許世安得諜報金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
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乃遣右宣義郎通判州事劉
禮告急於朝廷先是金主命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
書蕭德溫計女直契丹奚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
起之凡二十有四萬以其半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
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又簽中原漢兒渤海十
七路除中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吏部
侍郎高懷正等十五人分路帶銀牌而出號曰宣差
簽軍使每路各萬人合蕃漢兵通二十七萬倣唐制
分為二十七軍簽數已定遂以百戶部為穆昆千戶
為明安萬戶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蕃
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　金主命權貨務并印造
鈔引庫起赴南京　金主喜沽譽其謁陵也見田閒
穫者問其豐耗以衣賜之然亂政亟行民不堪命盜
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山東賊犯沂州殺
其縣令大名府賊王九等據城叛衆至數萬契丹邊
祿錦（舊作六斤今改）等皆以十數騎張旗幟白晝公行官軍
不敢誰何所過州縣開劫府庫置於市令人攘取之
小人皆喜賊至而良民不勝其害太府監高彥福大
理正耶律正翰林待詔大穎出使還朝皆言盜事金
主惡聞其言皆杖之穎仍除名自是人不敢復言
九月庚辰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聞揚州告急
（事見八月壬申）自高郵以驛書遺大臣言宗偃自到官以來
飽諳覘邏者之情偽密院三衙沿江諸將所遣固不
一矣要皆取辦於都梁山陽土著之人由都梁者不
過入於泗自山陽者不過至於漣水采聽參賞實

蕘然，且若東海之人，止緣饑民困於暴斂，犯死求生，而候者鬨然有興師十萬駕海航二千艘，因而南面之說，遂至重煩朝廷憂顧，宗偃獨以爲不然，已而卒如所料。矧今日自六月以來，日聞簽軍聚糧，修京除道，斂金帛，營造舟船，添立砦柵，虐用其民，無所不至。且約七月必還都矣，既而不效，展取八月，又不效，則曰京都改築外城，更造祕殿，且有登封泰山款謁明道宮之議，此何所致信哉！宗偃近以職事至維揚帥府，而都梁持羽檄來，謂金主已還於汴，重兵散布宿泗清河之間，帥司告急，人情恟懼，才少須臾，又無一驗，合是此輩傳聞之誕，亦甚明矣。靖康之初，再侵京闕，薦至維揚，無一人知其來者，先聲播傳，詐之誑也。廟謨成算，固非一介可測涯涘，然長江不足恃，兩淮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其利害灼然，若密詔沿流諸將，或以屯田，或爲牧放，添增防扼，遣數萬人散處要害以候之，若都梁太過則屯天長，若山陽太過則屯寶應，又若合肥襄鄧，擇敵人耳目不甚相接之地，悉儲兵備，且命大臣護之，以爲緩急調發拔應之用，則敵騎猝來，吾蓋有以待之矣。若信覘邏者之言，驗然有自失之意，非所望於中興之世也。朝廷防虞料角至嚴至備，是注意於海道，可謂親切。然楚州鹽城縣去海不過一里，又居料角之上，可爲藩籬，若屯以千百人，假一二十舟障蔽其前，則料角決可力守，且與敵人耳目全不相接，亦一控扼之地。望特賜采擇。

辛巳，右諫議大夫何溥權工部侍郎，黃中並兼侍讀。

己丑，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黃州李寶改添差兩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兼副提督海船。時浙西及通州皆有海舟兵，稍合萬人，詔平江守臣朱翼提督。言者請擇武臣有勇略知海道者副之，寶先除知黃州，未行，乃有是命。尋以解帶恩陞宣州觀察使。寶請於沿江州縣招水軍效用千人，詔許三百，又請器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官兵曹等五十人自隸，皆從之。

甲午，小祥，帝行祭奠之禮，百官常服黑帶，行香畢，詣文德殿門進名奉慰，退，行香於僊林普濟寺。

丙申，鎮江府駐防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言自罷宣撫司，背嵬一軍，發赴行在，欲補置二千人，以制勝軍爲名，詔許旋招武勇效用勝捷吐渾共一千人爲之。

壬寅，太學錄周必大、太學正程大昌並爲祕書省正字。

冬，十月，乙巳朔，帝始純吉服。

庚午，金遣護衛完顏普連等二十四人督捕山東河東河北中都盜賊，籍諸路水手，得三萬人。

丁未，起居舍人虞允文爲賀大金正旦使，知閤門事孟思恭副之。允文至金廷，與館客者偕射，一發中的，君臣驚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徐度充賀大金生辰使，武功大夫新江南東路兵馬都監蘇紳副之。

戊申，詔太尉知荊南府充本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劉錡赴行在奏事，以荊南駐劄前軍右軍統制李道兼權都統制。朝廷將以錡代劉寶掌軍，故有是命。

癸丑，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權吏部侍郎。

庚申，侍御史陳俊卿論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十罪，大略謂寶減削軍食，賭請錢糧，多遣軍士於湖廣江西回易，去歲鎮江大寶

閉壁下令出救者死城中半為煨燼寶市物為苞苴皆刻剝置辦乃謂其下曰此官家教我置買寶內藏不臣嘗公言曰前代帝王皆起於微賤此何等語又養閻李二道人夜觀星象至五更則具錄以呈鎮江屢易守臣皆以寶故近又欲擊趙公偁賴朱夏卿勸免今知人言籍籍乃因入覲載苞苴之物三十餘舟欲因為結納寶專悍愚愎暴虐姦貪何所不有使有緩急之事責之成功不亦難乎請因其來朝斥之別擇良將往肅軍旅 辛酉安慶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罷都統制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給真俸臨安府差兵級同本軍見隨行人前去之任先是寶為諫官何溥所劾帝乃召寶赴行在未至陳俊卿復奏其罪侍御史汪澈亦言寶無尺寸功朝廷嘗調兵戍黃魚垜寶既不聽乃請創招制勝軍三千人方命若此尚知戴天子之威乎寶嘗出緡錢遣其軍校回易歲計三萬有奇猶以為鮮械諸囹圄掊刻諸軍至有凍餒不能出門戶者望命有司議寶之罪故有是命

壬戌太尉武泰軍節度使知荊南府劉錡為威武軍節度使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仍詔總領官同諸軍統制將日前非理掊斂及應干私役日下改正諸軍所負回易錢具數以聞當議除放除劉寶私財還寶外餘並椿充軍須仍出榜曉諭 鎮南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荊南府駐劄御前前軍右軍統制李道為荊南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丁卯權工部侍郎黃中兼權吏部侍郎 十一月

戊寅皇姪常德軍承宣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居廣為華容軍節度使以主祭踰十年也 戊子大理少卿張運權刑部侍郎 丁酉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帝謂大臣曰此事可行然須先立規摹如括田市牛立廬舍給糧種置農具之類悉有條理乃可施行兩三年間且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耕矣 戊戌侍御史汪澈言自陛下更化以來進賢退姦興利除害求治如不及而輔相未得其人如湯思退者本無器識徒以工駢儷之文嘗綴科目飾詼言以奉秦檜用選舉而私秦塤實緣超躐徑躋樞近自檜之死一時支黨悉從貶竄而思退獨得漏網陛下以其外若純篤而不知其中實佞邪偶因乏人遂至大用為相以來亦三閱歲矣曾無一善之可紀任情率意凡所施為多拂公論且匿名迹遠權勢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蔑視同列擅作威福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望輕不足服士夫則衆怨並興德薄不足理陰陽則天戒垂示祖宗法令或廢格而不用臣寮章疏多沈抑而不行久玷鈞輔物議沸騰豈惟有妨賢路實亦深負陛下所以委任責成之意望早賜罷黜以快中外之望 金主命親軍司以所掌付大興府置左右驍騎副指揮使隸點檢司步軍都指揮使隸宣徽院 十二月乙巳朔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湯思退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 丁未詔觀文殿大

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湯思退落職依舊宮觀
戊申夜白氣如帶東西亘天 癸丑金禁中都河
北山東河南河東京兆軍民網捕禽獸及畜養雕隼
者 丁卯閤門宣贊舍人判南府駐劄御前中軍統
領劉死爲鎭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用劉錡奏也
庚午金國賀正旦使奉國上將軍兵部尚書僕射
權副使翰林學士忠靖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韓汝
嘉見於紫宸殿 安南進馴象邊吏以聞帝謂大臣
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
令帥臣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 金主以降將孔
彥舟習知兵事起爲南京留守彥舟荒於色有禽獸
行而金主獨喜之時有傳舟已死者既而知其妄金
主爲杖妄傳者以激勵之無何彥舟果死遺表言伐
宋當先取淮南云 金主禁朝臣飲酒除三國人使
宴飲其餘飲酒者死既而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爽
等以立春節飲於駙馬都尉圖克坦貞家金主召而
詰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
地請死金主數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太重則宜
早諫魏武帝軍令曰犯麥者死已而乘馬入麥中乃
劗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示信朕爲天下主
法不能行於貴近乎朕念慈獻子四人惟朕與公主
在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各
杖一百降貞爲安武軍節度使京爲灤州刺史爽爲
歸化州刺史 西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中多亂其
臣任得敬抗禦有功遂以爲相封楚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四（起重光大荒落正月，盡九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攷異：金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壬午，金主以將如南京，命司徒、御史大夫蕭玉爲大興尹，司徒如故。癸未，夜，風雷雨雪交作。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月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願陛下飭大臣常謹備邊。」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周之三月，今正月也。魯隱公八月之間，再有大異，今一日而兩異見，比春秋抑有甚焉。今邊防之策，聖謨深遠，講之熟矣，然而將未得人，兵未核實，器械未精，儲蓄未備。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因災而懼，謹其藩籬，常若寇至，不可一日而弛。至于臣下，則有官居保傅，手握兵符，而廣殖貨財，專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朝廷不言，道途側目，養之不已，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此誠臣憂國惓惓至意，惟陛下采納。」

癸巳，名通化軍漢相國蕭何廟曰懷德。賀金正旦使徐度將還，金主使參知政事李通諭之曰：「朕昔從梁王軍樂南京風土，常欲巡幸。今營繕將畢，功期以二月末先往河南。帝王巡狩，自古有之。以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況朕祖宗陵廟在此，安能久於彼乎？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

甲午，集英殿修撰、知鼎州凌景夏權尚書吏部侍郎。丙申，秘書少監汪應辰權尚書吏部侍郎。己亥，詔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湖南路任便居住。時浚尚責居永州，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聞爲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以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帝納其言。詔衡州編管人胡銓放逐便。又詔昨緣事一時編管居住命官，刑部開具職位姓名，并元犯因依，申尚書省。庚子，金主命自中都至河南所過州縣調從獵騎士二千。諸處統軍擇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分作五軍，皆用茸絲聯甲，紫茸爲上，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金主問司天監馬貴中曰：「近日天道何如？」貴中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左掖門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金主曰：「今將南伐，正其事也。」貴中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使，或爲兵，或爲賊。」金主曰：「兵興之際，小盜固不能無也。」甲寅，少師、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太傅、充醴泉觀使，賜玉帶，奉朝請。存中領殿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李浩相繼論言存中之過，帝感其言。存中聞北事有萌，乃上疏言金人年來規畫

有異雖信好未渝而薦食之心已露宜及未然於沿邊衝要之地置堡列戍峙糧聚財濱海沿江預具鬭艦至於選將帥繕甲兵謹關梁固疆塞明斥堠訓郡縣之卒募鄉閭之勇申戒吏士指授方略條爲十事以獻會趙密謀奪其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乃累章丐免 金以參知政事李通爲尚書右丞 乙卯閤門祇候御前忠銳第五副將劉舜謨爲東南第二副將廬州駐劄 己未金禁扈從縱獵擾民庚申徵諸道水手運戰船 辛酉詔侍從臺諫薦士各二人帥臣監司各一人 癸丑金主發中都 乙丑詔經義詩賦依舊分爲兩科以取士先是諫議大夫何溥疏論經義詞賦合爲一科之弊以爲兩場俱優者百無一二而韋布之士皓首窮經扼於聲病之文卒無以自見於世望將經義得免解舉人及應舉進士年五十以上許兼一大經於詩賦場引試其不願兼經者亦聽庶幾宿學有以自展議者多以爲經義詞賦不能兼精又減策二道而併於論場故策問太寡無以盡人且一論一策窮日之力不足以致其精雖有實學無以自見願復經義詩賦分科之舊詔禮部國子監太學官看詳申尚書省 三月甲戌朔詔起復左武大夫興州刺史殿前司破敵軍統制陳敏以所部千六百人往太平駐劄尋改隸馬軍司 己卯右諫議大夫何溥爲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 金改河南北邙山爲太平山稱舊名者以違制論 壬午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參知政事 庚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遷左僕射參知政事朱倬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辛卯故左大夫致仕李光追復左中大夫官其子二人 癸巳金主次河南府因出獵如汝州溫湯視行宮地自中都至河南所過麥皆爲空復禁扈從毋輒離次及游賞飲酒犯者罪皆死而莫有從者詔內地諸明安赴山後牧馬俟秋並發 夏四月癸卯朔詔潭州觀察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新知襄陽府吳拱以西兵三千人戍襄陽朝議因金人決欲敗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守措置民社增壁積糧是時御前諸軍都統制吳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彥戍漢陰李道戍荆南田師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拱以所部戍之 辛酉復升揚州高郵縣爲軍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爲金奉表起居稱賀使賀遷都也初朝廷聞金主欲移居于汴且屯兵宿亳間議遣大臣奉使宰執共議遣參知政事楊椿行其所議者如大金皇帝祇欲到洛陽觀花則不須屯兵於邊若果欲遷都于汴屯兵于宿亳則本國亦不免屯兵于淮上非敢故渝盟約蓋爲國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都即還燕京則本國亦無一人一騎渡淮麟之聞其議乃見帝慷慨請行帝大喜麟之請自擇副且薦洪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蘇華可用許之華尋卒乃命武翼大夫貴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假保信軍節度使以行 丁未金主詔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書省樞密院大宗府少府皆從行吏戶兵刑部四方館

都水監大理司官各留一員以簽書樞密院事高景
山爲宋生日使右司員外郎王全副之金主謂全曰
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罪索其大臣及淮漢之地如不
從即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謂景山曰回日以
全所言奏聞（攷異）宋史作殿前副都指揮使高景山刑部侍郎王全金史言假官以行非其本官也今從金史 戊
申金主命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量遣商賈赴溫湯
置市詔有司移問宋人蔡潁壽諸州對境創置堡屯
者 庚戌金主發河南府丁卯次溫湯誠扈從毋得
輒過汝水金主出獵遇奔鹿突之墮馬嘔血數日遣
使徵諸道兵 五月丙子金國賀生辰使高景山副
使王全入境景山等舉趾倨傲又遣人量牐面闊狹
沿淮顧盼意若相視水面者時上下泄泄至是始知
其有渝盟之意 庚辰金太師尚書令溫都思忠卒
契丹諸部反遣右將軍蕭圖喇舊作禿剌今改等討之 甲
申禮部郎中王普言取士分科之弊以謂後生舉子
競習詞章而通經老儒存者無幾恐自今以往經義
又當日銷而二禮春秋必先廢絕竊惟國初至治平
雖以詩賦取士又有明經學究等諸科當時惟明經
略通大義其它徒誦其書而不知其說非今日經義
比也然猶且別立解額多於詩賦而不相侵紊逮熙
寧後應舉者莫不治經故解額可以混而爲一今經
義詩賦既分爲兩科而解額猶未分夫取易捨難人
之常情故此盛彼衰勢所不免望詔有司追倣舊制
將國學及諸州解額各以三分爲率其二以取經義
其一以取詩賦若省試即以累舉過省酌中人數立
爲定額而分之仍于經義之中優取二禮春秋庶幾

兩科可以永久並行而無偏廢之患矣詔禮部國子
監看詳申尚書省 辛卯金使高景山副使王全見
于紫宸殿景山奉國書跪進景山當奏事自屏語吶
不能敷奏乞令副使王全代奏帝許之景山招全全
欲升殿侍衞及閤門官止之帝傳旨令升全升殿之
東壁面北厲聲奏曰皇帝特有聖旨昨自東昏王時
兩國講和朕當時雖年小未任宰執亦備知得自朕
即位後一二年間曾差祈請使巫伋等來言及宗屬
及增加帝號等事朕以即位之初未暇及此當時不
曾允許其所言親屬中今則惟天水郡公昨以風疾
身故外所祈請似亦可從又念歲貢錢絹數多江南
出產不甚豐厚須是取自民間想必難備朕亦別有
思度兼爲淮水爲界私渡甚多其間往來越境者雖
嚴爲誡禁亦難杜絕又江以北漢水以東雖有界至
而南北叛亡之人互相扇誘適足引惹邊事不知故
梁王當日何由如此分畫來朕到南京方欲遣人備
諭此意近有司奏言欲遣使來賀行幸南京灼知意
甚勤厚若只常使前來緣事理稍重恐不能盡達兼
南京宮闕初秋畢工朕以河南府龍門以南地氣稍
涼兼放牧水草亦廣於此坐夏擬於八月初旬內到
南京當於左僕射湯思退右僕射陳康伯及或聞王
綸知樞密院此三人內可差一員兼殿前太尉楊存
中最是舊人諳練事務江以北山川地理備曾經歷
可以言事亦當遣來又如鄭藻輩及內臣中選擇所
委信者一人共四人同使前來不過八月十五日以
前到南京朕當宣諭此事若可從朕言緣淮南地理

朕昔在軍，頗曾行歷，土田往往荒瘠，民人不多，應有戶口，盡與江南，朕所言者，惟土田而已，務欲兩國界至分明，不生邊事，朕以向來止曾經有泗壽州外，陳蔡唐鄧邊面不曾行歷，及知彼處圍場頗多，約于九月末旬前去巡獵，十一月或十二月卻到南京，于差來正旦使處，當備細道來，朕要知端的，于次年二三月間又爲京兆亦未曾至，欲因幸溫湯，經由河東路分，卻還中都，去奏訖，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色變遽起，全在殿下，揚言曰，我來理會者兩國事，嘵嘵不已，帶御器械李橫約全曰，不得無禮，有事朝廷理會，百官班未退，帶御器械劉炎白陳康伯曰，使人在廷，有茶酒之禮，宜奏免之，康伯曰，君自奏聞，炎遂轉屏風而入，見帝哭泣，炎奏其事，帝然之，炎出傳旨曰，今爲聞淵聖皇帝訃音，聖躬不安，閤門賜茶酒宜免，使人且退班，遂退，既而詔全曰，適所未奏事，因可具奏狀以聞，於是館伴使翰林學士何溥等錄其語進，故得知者一二焉，宰執聚殿廬，議舉哀典故，或謂帝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權工部侍郎黃中聞之，馳白康伯曰，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焉，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　壬辰，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言，敵意可卜，宜練甲申警，靜以觀變，使不當遣，帝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今何應之，麟之曰，講信之始，分畫封圻，故應有載書存，願出以示使者，厭請將自塞矣。　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侍從臺諫凌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祖舜、楊拜、虞允文、汪澈、劉度、陳俊卿集議，陳康伯傳上旨云，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執政欲遣閔全將禁衛兵禦襄江上流，允文言不必發兵如此之多，敵必不從上流而下，恐發禁衛則兵益少，朝廷內虛，異時無兵可爲兩淮之用，執政以金主在汝州，恐其涉漢而南，不聽，日午，下詔發喪，宰相常服金帶，率百官入和寧門，詣天章閣南隙地舉哀，仍進名奉慰，是時禁中亦設舉哀之禮，哀動于外，爲大行淵聖仁孝皇帝立重，即學士院爲几筵殿，用神帛，帝詔持斬衰三年，以申哀慕，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請庶人禁樂百日，從之。　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充館伴使何溥等，奏繳錄到大金副使王全於殿上口奏事，因詔諸路都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今來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時朝論洶洶，入內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之議，且陳退避閩蜀之計，人情惶惑，陳康伯言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權工部侍郎黃中自使還，每進見，未嘗不以邊事爲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莫有同者，中乃奏曰，朝廷與金通好，二十餘年，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取我歲幣，啗彼士卒，今幸天亂其德，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聖慈留心焉。　乙未，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吳璘爲四川宣撫使，仍命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同措置應干事務時有詔夔路遣兵五百人往峽州屯駐俟荆南有警則令夔路安撫使李師顏親往援之 丙申侍御史汪澈爲御史中丞 起復慶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對于內殿朝議以上流重地邊面闊遠而兵力分宜遣大將帝乃面諭閔俾以所部三萬人往武昌控扼先命湖北漕臣同鄂州守臣建寨屋三萬間以待之後二日遂發江西折帛湖廣常平米錢及末茶長短引共一百四十餘萬緡湖北常平義倉及和糴米六十三萬石料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備軍用 戊戌帝成服于几筵殿 己亥金賀生辰使高景山等辭行 庚子詔浙東五郡禁軍弓弩手竝起發赴判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沈該浙西諸郡及衢婺二州竝赴平江府駐劄浙西副總管李寶江東諸郡赴池州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福建諸郡赴太平州駐劄破敵軍統制陳敏江西諸郡赴江州駐劄都統制戚方湖南北非沿邊諸郡赴荆南府駐劄都統制李道軍竝聽候使喚 辛丑百官朝臨畢三上表請聽政詔答宜允自是日一臨至小祥止 六月壬寅朔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權尚書兵部侍郎先是俊卿復言張浚可用帝曰卿欲用浚爲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帝曰浚才疎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爲可陛下何惜不一試之帝首肯俊卿又言張去爲竊威權撓成筭乞斬之以作士氣帝曰卿可謂仁者之勇 癸卯以淵聖皇帝升遐降諸路流罪以下囚釋杖以下 金主自汝州如南京 丙午小祥帝御几筵殿行禮 丁未出宮人三百十九人（〔攷異〕趙甡之遺史六月乙丑放仙韶院女樂二百餘人上聞淵聖訃音且知金人有用兵之意或傳金人欲求宋仙韶院女樂上不忍良家子陷于絕塞乃盡遣出宮今從繫年要錄） 己酉御史中丞汪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置司鄂州仍節制兩路軍馬澈辭節制許之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遺鎮江都統制劉錡書云近聞肅膺宸命進師廣陵先聲所至士氣賈勇竊惟今日之事非它事比安危成敗在茲一舉古人有云脣亡則齒寒蓋言表裏之相依也今欲保長江必先守淮頃歲韓宣撫駐軍山陽山東之兵不敢一日窺伺幾至成功而姦臣誤國莫遂其志今清河口去本州五十里地名八里莊相望咫尺若不遣精銳控扼萬一有緩急頃刻可至城下彼得地利兩淮之民悉爲其用則高郵廣陵豈足以捍其衝宜遣偏師屯本州彼既不敢長驅山東諸郡怨其暴斂不忘戴宋一呼響應勢若破竹矣錡亦以爲然 辛亥北使高景山還至盱眙軍未就宴泗州遣人報守臣周淙稱有金牌使來邦人驚懼謂金牌不時來昨紹興十一年有來傳宣者以軍繼之卽傾城奔走宴罷來使大懷正入館白袍紅綬腰懸金牌乘馬直造廳事索香案呼送伴使右司員外郎呂廣問等令跪聽遂道金主旨謂本欲八月還都今大臣奏宮殿修畢欲以六月中旬前去南京令送伴回奏知本國也軍民聞之始釋疑然亦有夤夜提攜奔竄官司弗能禁會朝廷亦下轉運副使楊抗相度清野民尤恐懼自是淮南官吏老幼悉往江南矣 癸丑詔罷教坊樂工許自便 乙卯太尉威武軍節度

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錡爲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節制諸路軍馬錡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不赦帝亦知其能故有是命　丙辰不視朝百官臨于几筵殿以次赴几筵殿門外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之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入奏事翼日帝謂輔臣曰寶非常驍勇兼其心術可以仗倚朕素識其人它日未易量先是寶言連江接海便于發船無若江陰臣請守之萬有一不任甘死無赦帝從之寶卽遣其子公佐與將官邊士寧潛入金境伺動靜至是金謀益泄復召問方略寶言海道無險要可守敵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百全帝問何如對曰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卻今敵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帝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二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已麤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陛辭賜寶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之屬及銀絹萬數以爲軍實　戊午淵聖皇帝大祥帝易禫服　庚申禫祭　夜彗出於角　壬戌金主次南京近郊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是夜大風壞承天殿鴟尾　癸亥金主備法駕入南京奉太后居寧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娘問金主起居金主幸之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悉以告福娘復增飾其言由是嫌隙益深　丙寅詔許淮南諸州移治清野　戊辰右朝散大夫徐嘉爲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大中大夫醴泉觀使充金起居稱賀使庚午武翼大夫貴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充金起居稱賀副使張掄落階官爲文州刺史　是月金使樞密使布薩思恭等將兵一萬討契丹諸部　秋七月壬申朔溫州進士王憲特補承節郎充溫州總轄海船先降空名告身六十道下溫福諸郡造海舟憲獻策請用平陽莆門寨所造巡船爲式每舟闊二丈有八尺其上轉板坦平可以戰鬭詔用其言遂有是命　癸未宰相陳康伯率百官爲孝慈淵聖皇帝請謚于南郊謚曰恭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　丙戌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獻書宰執言山陽俯臨淮海清河口去郡五十里實南北必爭之地我得之則可以控制山東一或失守彼卽長驅先據要害深溝高壘運山東累年積聚調撥重兵使兩淮動搖我將何以捍禦自北使奏意欲敗盟人情洶懼莫知死所及朝廷除劉錡爲五路制置分遣軍馬渡江邊陲肅靜民賴以安山東之人日有歸附之意沿淮一帶自北而來者晝夜不絕不容止約若朝廷速遣大兵且命劉錡或委本州守選差有心力人明示德音誘以官爵謂得一州或一縣與官資使之就守其地其餘招誘自百人千人至萬人受賞有差將見一呼響應山東悉爲我有若大軍未至彼懷疑貳未肎就招招之亦未必能守適足以貽邊患至于合肥荆襄命大將分占形勢覘邏其實隨機應變以爲進討之計恢復中原可立而待先

是漣水縣弓手節級董臻者私渡淮見宗偃言山東人久困暴斂日欲歸正若士馬一動悉皆南來歸宗偃言于朝未至會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遣武義郎焦出己奉厚贈之是月初臻果率老幼數百人來歸宗宣來諭意俾招收之守臣王彥容怒不自己出乃言臻不願推恩宗偃因遺義問書言旬日以來渡淮之人晝夜不止漣水爲之一空臨淮縣民亦源源而來不絕泗州兩遣人諭盱眙令關報本州約回有死不肎復去數萬人理宜優卹然非有大軍彈壓得之亦不爲用乃補臻承節郎仍令淮東副總管李橫以鎭江都司兩將之兵往楚州屯駐　丁亥金以左丞相張浩爲太師尙書令以司徒大興尹蕭玉爲尙書左丞相吏部尙書白彥恭爲樞密副使樞密副使赫舍哩志寧爲開封尹武安軍節度使圖克坦恭爲御史大夫　戊子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與在外宮觀宰執進呈臺諫疏章帝曰爲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僚乃有是命庚寅復責授左朝奉大夫祕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初帝命池州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擇淮西地利爲固守之計至是顯忠言淮北平夷別無險阻惟樅楊鎭北二十五里中坊淨嚴寺依峽山口一帶地里衝要可以屯駐請於八月初分遣半軍過江屯駐顯忠躬親往來伺其動息卽全軍渡江觀敵所向隨機決戰從之　壬辰徐嘉等至盱眙軍金主已遣翰林侍講學士韓汝嘉至泗州待之是日平旦泗守臣富察圖穆遣人至盱眙言韓侍講帶金牌到欲見國信使副宣諭已刻嘉遣通事傳告中流相見俄而汝嘉已登舟渡淮嘉欲就岸口亭子相見汝嘉卽與徒八人馳馬徑入宴館嘉與副使張掄皆大驚朝服以待汝嘉入館闔其扉守臣周淙郎館外穴壁以窺汝嘉令嘉掄跪于庭下聲稱有敕遂言曰自來北邊有蒙古達勒達等從東昏時數犯邊境自朕卽位已久寧息近準邊將屢申此輩又復作禍比前生聚尤甚衆至數十萬或說仍與夏通好若卽行誅戮恐致滋蔓重祖宗山陵盡在中都密邇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日久全無得力宿將可委專征須朕親往以平寇亂故雖宮室始建方此巡幸而勢不可留已擬定十一月間親臨北邊用行討伐然一二年卻當還此今聞有使稱賀本欲差人遠迓如期入見緣近者國信使副高景山王全等傳旨召一二近上官位有所宣諭今卿等非所召之人可便歸國卽令元指官人等前來一就稱賀仍須九月初到闕故玆宣示言畢升堂分賓主而坐嘉戰栗張掄稍進而問曰蒙古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汝嘉不能對掄曰侍講前來口言有敕本國君相何以爲憑乞書于紙以俟聞奏汝嘉卽索紙筆書畢而去嘉等遺以纈帛香茶皆不受　丙申命參知政事楊椿恭篆聖文仁德顯孝皇帝謚寶　是月金大括境內贏馬殺亡遼耶律氏宋趙氏子男凡百三十餘人金主嘗因賜羣臣宴顧謂左丞相蕭玉曰卿嘗讀書否玉曰亦嘗觀之中宴金主起卽召玉至內閣以漢書一冊示玉既而擲之曰此非所問也朕欲與卿議事今欲伐江南卿以爲何如玉曰不可金主曰朕視宋國猶掌

握閒耳何爲不可玉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苻堅以百萬伐晉不能以一騎渡是以知其不可金主怒叱之使出既而尚書令張浩因人奏事金主杖浩并杖玉謂羣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玉以苻堅比朕朕欲釘其舌而磔之以玉有功故隱忍耳（〔攷異〕繫年要錄以金主遷汴京爲七月間事據金史金主以六月至南京非七月也又要錄載劉筈自請爲統軍張中彥爲蜀道統軍俱作七月不知爲八月事也今俱從金史）

八月辛丑朔忠義人魏勝復海州勝素負氣嘗潛渡淮爲商至是率其徒數百人至海州自稱制置司前軍大兵且繼至海州遂降

癸丑金主弒其母太后圖克坦氏初布薩師恭賜第隣寧德宮師恭屢得見太后及師恭奉命討契丹諸部入辭太后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京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勸止之不見聽契丹事復如此柰何侍婢高福娘以告金主金主疑太后有異圖召點檢大懷忠等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卽擊殺之太后方摴蒱懷忠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遽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乃縊殺之金主命焚屍於宮中棄其骨於水封福娘爲鄖國夫人且許立爲妃（〔攷異〕金主亮事嫡母不孝不專以阻南伐也繫年要錄云亮母有疾亮往視之問以所苦母曰吾無它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此非吾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遂令人弒之以威言者要錄據傳聞之詞誤以太后爲金主生母也今從金史）

甲寅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先是寶自行在還卽謀進發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大計已定不復可搖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發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怒甚舟散漫不得收寶慷慨謂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石不變矣卽酹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浹旬復故而裨將邊士寧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寶大喜促其下乘機速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進

乙卯江淮制置使劉錡引兵屯揚州錡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鼓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見也時錡方病不能乘馬乃以皮穿竹爲肩輿鎮江城中香烟如雲霧觀者塡擁右奉義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見錡力陳兩淮要害山陽密邇清河口實爲控扼之地合肥扞蔽壽春自古北軍悉由渦口渡淮彼或長驅則兩淮皆非我有宜速遣精銳列戍勿使敵得衝突錡疑未決浙東副總管李橫浙西副總管賈和仲適白其事皆共贊之乃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以五千人屯寶應

丙辰金主殺其翰林直學士韓汝嘉汝嘉自盱眙歸諫寢兵議和金主曰汝與南宋爲游說耶遂賜死

丁巳詔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赴行在奏事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師中老而貪士卒致怨偏裨不服臨敵恐誤國事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亦言於帝乃召之尋以潭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吳拱爲鄂州諸軍都統制

壬戌徐嘉張掄自盱眙還行在徐宗偃之在淮陰也有宿遷孫一者自北來言嘗爲金差往濱州充水手曁逃歸而家屬已渡淮偶相值于此備陳海道曲折謂舟船雖大且多然皆松木平底不可涉洋水軍雖多悉簽鄉夫朝夕逃遁一有警急必致潰散及有

願募人往焚燒其舟船者，宗偃因條具邊防利便，遂併以其事白廟堂，附疾置以達，至奏邸，特空函耳。朝廷乃劄付仲偃根究沿路盜拆，後數日，乃知遞過山陽城下，爲郡中竊匿。宗偃復條畫附嚞掄以聞。 癸亥，金殺布薩師恭，以其黨於太后也。先是金主使蕭圖喇等討契丹薩巴（舊作撒八，今改），連戰無功。既而薩巴聞師恭以大軍至，乃遁。師恭追之，垂及，金主使師恭之子以傳逆之，至則戮于市。師恭臨刑，以繩枚塞口，但仰視天日而已。遂族滅之，并殺圖喇等。 己巳，起復慶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充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金主分諸道兵爲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置諸軍巡察使副各一員。以太保、樞密使昻爲左領軍大都督，尚書右丞李通副之；尚書左丞赫舍哩良弼爲右領軍大都督，判大宗正事富里琿副之；御史大夫圖克坦貞爲左監軍，同判大宗正事圖克坦永年爲右監軍，皆從金主出壽春。以工部尚書蘇保衡爲浙東道水道都統制，益都尹程嘉副之，由海道趨臨安；太原尹劉蕚爲漢南道行營都統制，濟南尹布薩烏哲副之，進自蔡州；以河南尹圖克坦哈喜爲西蜀道行營都統制，平陽尹張宗彥副之，由鳳翔取散關。（攷異：金分置諸將，本紀載在九月，今從李通傳作八月。） 金主以昻爲舊將，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其事。遂宴諸將於尚書省，親授方略。金主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無以征行爲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厚加旌賞。其或弛慢，刑茲無赦。」以武勝、武平、武捷三軍爲前鋒，圖克坦貞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僮僕從行，行者莫不嗟怨。 九月庚午朔，命輔臣朝饗太廟。辛未，宗祀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建王亞獻，嗣濮王士輵終獻，樂備而不作。初，禮官以行禮殿隘，欲祀五天帝于朶殿，五人帝于東西廂。太常少卿王普言有熊氏乃聖祖之別號，因引皇祐故事，竝升于明堂，各依其隅鋪設，五人帝在五帝之左，稍退，五官神位于東廂，皆遣官分獻，罷從祀諸神位，用元豐禮也。先是權禮部侍郎金安節以淵聖皇帝未祔廟，請宮廟皆以大臣攝事；權工部侍郎黃中請毋新幄帟，毋設四路，以節浮費，皆從之。祭之日，用鹵簿萬一百有四十人。禮畢，宣制赦天下。 癸酉，淵聖皇帝百日，上詣几筵殿行禮。 甲戌，金人至鳳州之黃牛堡。先是統軍張中彥與其陝西都統完顏喀齊喀（喀齊喀舊作合喜，洛索孫也）將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分爲三寨。至是游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仙告急。四川宣撫使吳璘方受賀，卽肩輿上殺金坪，彥仙督官軍用神臂弓射敵，卻之。璘遣將官高松爲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敵，遂扼大散關，深溝高壘以自固。璘駐青野原，顧謂其下曰：「金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面受方略。時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

中被旨往軍前見璘計事剛中乘皮輿避矢石人皆
哂之　辛巳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田師中
自鄂州至行在乞奉祠乃除萬壽觀使奉朝請以王
繼先第賜之　甲申夜楚州刺探使臣茍道至臨淮之
新店遇銀牌金使奪其所持革囊歸以示通判徐宗
偃啓緘乃金國御寶封送泗州令謄錄關報本朝催
督稱賀使徐嚞張掄于十月二十日以前須到得來
如敢依前不遣自今以後更不須遣使前來當別有
思度其言多指斥宗偃不敢白卽繳納轉運副使楊
抗而錄其副以達輔臣　乙酉詔劉錡王權李顯忠
戚方各隨地方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爲隄備先是
錡亦檄權引兵迎敵權受檄與其姬妾泣別又聲言
犒軍悉以舟載其家金幣泊新河爲遁計築和州城
居之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聽命以威脅江東轉運
判官李若川固請于朝乞留權守和州江面錡又督
行權不得已每三日遣一軍往廬州屯戍　丁亥四
川宣撫使吳璘遣將彭清直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
寨勝之時金人集陝西諸路兵分屯于隴州之方山
原及秦州鳳翔境將分軍四川與散關之兵掎角相
應璘乃命前軍統領劉海同統領王中正左軍統領
賈士元合所部三千人騎趣秦州　戊子海受檄卽引
兵而出　己丑顯仁皇后大祥帝服素紗巾白羅袍
親行撤几筵之祭百官常服黑帶進名奉慰　壬辰
樞密院請兩淮京西四川沿邊知州軍各帶沿邊都
巡檢使庶可以專一措置邊事從之　浙西馬步軍
副總管李寶以舟師發明州關嶼　忠翊郎監盱眙

軍淮河渡夏俊復泗州俊見金敗盟遂有占泗州之
意寓居武功大夫張政者與其議政聚衆得百八十
人時守臣周淙退保在天長俊等議定陰備渡船夜
漏未盡遂渡淮未據西城西城人覺知皆稱願歸大
宋俊轉至城東見汴口有空舟取得六十餘航金人
所命知泗州富察徒穆同知州大周仁聞之率麾下
數十騎棄東城遁走俊入東城撫定江淮制置使劉
錡以俊知泗州　癸巳金人攻通化軍先是通未有
守臣鄂州都統制吳拱以游奕軍統制張超權軍事
超纔入城忽報金鐵騎數百入門超閉譙門令從者
率邦人巷戰金人死者數十乃引去　甲午興州駐
劄御前前軍統領劉海復秦州先是金州既破金人
徙城北山地最徑險守將蕭濟素狎南軍弗爲備先
是敵軍戍寨者三千打糧傍郡弱者守室劉海引兵
至城下濟弗之覺也海與左軍統領賈士元統領王
中正計曰秦城險而堅未易拔也今城守似怠當以
火攻之遂積藁縱火烟蔽城寨海因登焉濟乃開門
降得糧十餘萬斛遂以正將劉忠知州事　是日金
主發自南京詔皇后及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
嗣暉留治省事臨發后與光英挽衣號慟金主亦泣
下曰吾行歸矣　乙未金人攻信陽軍先是荆湖制
置使成閔遣中軍統制趙撙屯德安撙至之五日信
陽告急撙曰信陽雖小實爲德安表裏不可失也乃
留游奕軍統制宋奕守德安府自將所部騎赴之敵
騎徑去侵蔣州時江州都統制戚方在淮西卽引其
兵南渡　江淮制置使劉錡命楚州以海舟數十艘

往淮陰軍前分布守禦時金軍已至清河口地名桃源錡猶在揚州未發也鄂州諸軍都統制吳拱發兵戍襄陽者盡絕時拱被朝命襄陽或有變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荊渚拱以書遺大臣言荊南爲吳蜀之門戶襄陽爲荊州之藩籬屏翰上流號爲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其藩籬也況襄陽依山阻漢沃壤千里設若侵略據山以爲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荊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荊州自合以襄陽爲捍守之計當得軍馬一萬使拱修置小寨保護禦敵營闢屯田密行間探然議者謂拱言襄陽形勢雖善而所謂修置小寨者其意在於退守方山而棄城不守閉關自固而不以兵接戰也先是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道出九江右奉議郎新通判湖州王炎見澈談邊事澈即辟炎爲屬自鄂渚偕至襄陽撫諸軍澈聞議者欲置襄陽而併力守荊南亦奏襄陽重地爲荊楚門戶不可棄至是秋高澈乃還鄂州以調兵食既而拱至襄陽首置南山寨寨無水無薪師徒勞役時人不以爲便 丙申太白晝見

權尚書工部侍郎黃中移禮部侍郎司農少卿許尹權工部侍郎 四川宣撫使吳璘遣將官曹淋復洮州先是金人所命知洮州阿林哲往北界軍前未還璘至城下其妻包氏率同知昭武大將軍鄂囉延濟與官吏軍民來降詔封包氏爲令人既而阿林哲來歸璘即命同知洮州賜姓趙氏 戊戌吳璘及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奏金兵入黃牛堡詔金人無厭背盟失信軍馬已侵川界今率精兵百萬躬行天討措置招諭事件令三省樞密院降敕榜曉諭 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發揚州錡在揚州病帝遣中使將醫往視錡曰錡本無疾但邊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俟敵人來侵然後使錡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病也中使以奏錡遂行日發一舍時錡已病甚不能食啜粥而已 己亥興州都統司後軍第二正將彭清左軍第一副將張德破隴州清以是月乙未出師遂進兵城下擊之克其城守將奉國上將軍盧某同知昭武大將軍劉某巷戰不勝走涼樓不下清積薪焚之軍民乃降四川宣撫使吳璘以清知隴州尋令將軍談德守方山原俾清引其兵赴鳳州軍前德至頁原縣遇敵接戰自卯至午官軍不敵遂潰而逃初德與其徒請兵出梁泉魚龍川往攻方山原清從之既行德乃改道經頁原縣界遂失利清復引兵還方山原 蘭州漢軍千戶王宏殺其刺史安遠大將軍溫敦烏頁（舊作烏野今改）以降宏嘗爲秉義郎後爲金人所獲俾部押蘭州軍馬宏聞南師克秦州乃誘漢軍使降人多從之惟北官不聽宏遂與其徒魯孝忠等率所部官合鬬殺烏頁及鎮國上將軍同知蘭州富察納等將騎兵五百步兵二百來歸宣撫使吳璘承制授宏武功大夫知蘭州統領熙河軍馬孝忠秉義郎同知蘭州 金太子光英頗警悟嘗讀孝經問人曰經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何爲不孝對者曰今民家子博奕飲酒不養父母皆不孝也光英嘿然良久曰此豈足爲不孝耶蓋指言金主弑太后事也 金將士自軍中亡歸者相屬於道哈斯

罕（舊作曷蘇館，今改。）明安福壽東京穆昆（舊作謀克，今改。）金珠，（舊作金住，今改。）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衆至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五（起重光大荒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
皇帝

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世宗大定元年） 冬十月詔曰朕履運中微遭
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抔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
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陷于草萊銜恨何
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屬
强敵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
殘之凶流毒徧於陬隅視民幾于草芥赤地千里謂
暴虐爲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爲可侮輒因賀使公
肆嫚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皆朕威不足
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于茲三紀撫心自
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取
細柳勞軍之制攷澶淵卻敵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
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當
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
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各肩恢復之圖播
告邇遐明知朕意 四川宣撫使吳璘以檄告契丹
西夏高麗渤海達勒達諸國及河北河東陝西京東
河南等路官吏軍民 江淮制置使劉錡至盱眙軍
浙西副總管李寶以舟師至東海縣先是魏勝既得
海州久之官軍不至城中之人始知其無援然業已
背金不敢有貳心勝懼乃推寶之子承節郎公佐領
州事自出募兵得數千人往攻沂州有女直萬戶之
妻王夫人者陽引兵避之勝入城遇伏與戰大敗僅
以身免勝復還海州金兵圍之寶聞麾兵登岸以劍
畫地曰此敵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握槊前行接敵
奮擊士無不一當十金人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
出城迎寶寶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時山
東豪傑開趙明椿劉异李機李仔鄭雲等各以義旗
聚衆趙與耿京所部軍馬將王世隆合共攻城陽軍
城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後改焉趙等聞寶來遣使
至軍前納款寶以爲修武郎會金人自汴州遣五百
騎至城陽軍解圍趙等散去世隆以其軍屯日照縣
境寶舟至膠西縣遣提舉一行事務曹陽佯借民馬
與小吏徐堅往迎之世隆以其衆降後數日開趙亦
至寶以世隆趙並爲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且
爲聲援 辛丑金人自渦口繫橋渡淮先是池州都
統制李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
觀其變至謝步諜報敵自正陽渡淮矣參議官劉光
輔曰若欲尋戰地豈可退卻宜據形勢之地結壘以
待之見利則進策之上也顯忠從之得低山深林可
以設伏顯忠率心腹百餘騎轉山取路敵亘掩顯忠
之背顯忠覺之率諸將邀截獲數人俄聞敵大至遂
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顯忠軍中有中侍大夫至小
使臣官告付身僅二十道是役也書填悉盡中侍大
夫王光輔及統制官孔福等受之 癸卯少保四川
宣撫使吳璘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太尉江淮浙西制
置使劉錡兼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起復寧遠軍節

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金主至安豐軍，又破蔣州。祕閣修撰淮南等路制置使司參議官陳桷、直敷文閣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李植並兼逐路招討司隨軍轉運副使，應辦劉錡、成閔軍錢糧。乙巳，劉錡自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留中軍統制劉汜、左軍統制員琦守盱眙。時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于運河岸以扼之，數十里不斷，望之如錦繡；金人以鐵騎列于淮之北，望之如銀。右文林郎曹伯達改右宣議郎。伯達初權知虹縣簿，焚金詔不拜，（事見十年五月）上命改京秩，秦檜抑之不行，至是自陳而有是命。丙午，金人立其東京留守曹國公褎爲皇帝。時金人困於虐政，洶洶欲爲變，完顏默音（舊作謀衍，今改）詢以擁立留守，衆皆曰：「是太祖之孫，當立。」於是入府求見，褎纔出，則庭下悉呼萬歲，遂卽位。丁未，改元大定，大赦，數前主過惡：弑皇太后圖克坦氏，殺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孫及宗本諸王，毁上京宮殿，殺遼豫王、宋天水郡公子孫等數十事。以完顏默音爲右副元帥，高忠建爲元帥左監軍，完顏福壽爲右監軍。三省樞密院奏招納歸附正人賞格：應接納金人萬戶或蕃軍千人者補武翼郎，下至蕃軍五人、漢軍十人者補進勇副尉，凡十等；如蕃漢簽軍自能歸附者，並優補官資，有官人優加陞轉，仍不次擢用；降黃榜曉諭。金主亮率師渡淮，是夜漏下二鼓，王權自廬州引兵遁屯昭關。初，金主亮在壽春，欲渡淮，繫浮橋已成，邏者獲權軍擺鋪數人，中有一曹司，金主亮見之，問權所在，曹司曰：「在廬州。」又問：「有兵幾何？」曰：「五萬。」金主亮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餘兩遺曹司，且令附書與權。權聞金已渡淮，遂自廬州退兵，沿路作虛寨以疑敵。有游騎爲權軍所執，權與之酒，問其虛實，有都壕寨者曰：「大金起兵六十萬，以十萬出清河口，不戰，但爲疑兵，以當淮東之軍；以二十萬分往西京；三十萬隨國主來，其十萬人出戰，十萬人護駕，十萬人奪淮渡江。」權曰：「不可當也，宜引避之。」遂退保和州。己酉，金主褎以新立，饗將士，賜官賞各有差，仍給復三年。會尚書省請以從軍來者補諸局承應人及官吏闕員，金主曰：「舊人南征者卽還，何以處之？必不可闕者，量用新人可也。」庚戌，直祕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龔濤棄城走。時諜報敵兵至北門外二十里，濤聲言將本州人馬往無爲軍等處措置捍禦，委修武郎添差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春權州事。辛亥，江淮制置使劉錡令淮東副總管張榮選所部戰船六十五艘、民兵千人赴淮陰軍前使喚。先是有詔調淮東丁壯萬人付榮，於射陽湖等處緩急保聚。時淮東遭水災，民多乏食，錡請日給民兵錢米，及借補首領官資，以爲激勸，而轉運使楊抗令榮分其兵之半歸農，半給錢米。至是調赴軍前者皆潰逸不歸，榮卒不能軍。金人破滁州。初，金主亮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靨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藉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攻清流關，南軍無與敵者；又二日，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右朝奉大夫知州事陸廉棄城去。金兵所過皆不殺掠，或見

人則善諭之使各安業有軍人遺火焚民居草屋一間者立斬之乃揭榜以令過軍初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入滁州界方以乏馬芻爲患而所得積草甚衆又鄉民皆棄鎗而去盡爲金人所取琦之深入也每過險阻憂必有備至則全無守禦如蹈無人之境金甚笑其失計焉

壬子皇子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建王瑋爲鎮南節度使以明堂恩也

江淮制置使劉錡得金字牌遞報淮西敵勢甚盛令錡退軍備江時錡在淮陰與金人隔淮相持已數日至是清河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邀取之有粟數囊而已錡曰此探水勢者也俄頃金人各抱草一束作馬頭以過舟舟約數百艘有載糧往濠州者有載激犒之楚州揚州者泝流牽挽其勢甚速錡募善沒者鑿舟沈之金人大驚先是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聚民爲水寨以土豪胡深充都統領抗在淮陰見錡與金人相持自言欲守水寨且催督錢糧應副大軍乃棄其軍而去遂渡江居江陰軍

癸丑金人圍廬州修武郎添差兵馬都監權州事楊春勒兵乘勢突陣以出過中派河率鄉兵守焦湖水寨

甲寅劉錡遣兵渡淮與金人戰先是錡遣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等間以兵數百渡淮金人退卻官軍小勝既而金人悉衆來戰錡不遣援節次戰沒者以千數至是又遣刀斧手千人渡淮或進或卻以退無歸路死者什七八

金主亮至廬州城北之五里築土城居之道獲白兔語李通曰武王白魚之兆也（考異）金史本紀作白鹿今從李通傳

江州都統司將官張寶復入蔣州蔣州既爲金人所破檄戚方措置收復金聞南軍且至遂退去

金人侵樊城先是都統制吳拱至襄陽欲屯萬山小寨或襄陽失利則西入蜀諸軍皆洶洶不定時荊南軍新創金將劉蕚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荊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金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令拱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引兵回鄂宣諭使汪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拱還襄陽嘗褊躁不自已會劉蕚取通化軍前一夕牛首鎮莊家三人縋城入襄陽告以金人且至拱疑之不爲備翼日金騎三千忽至樊城欲奪浮橋徑至城下自講好後樊城不修築多缺壞副將翟貴部將王進時以兵二百戍焉統制官張順通以百騎巡邏與敵遇擊之會繫浮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拱登城漸出兵禦之敵少卻金人三卻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兵遂敗拱以四舟渡師助之阻風不至二將俱死士卒半掩入水中至晚金兵退是役也以大捷聞武功大夫張平未嘗出兵亦以奇功遷中衛大夫軍中謂之樊城功賞

乙卯命學士院撰祝文具述國家與金和二十餘年備存載書今無故渝盟師出誠非得已之意以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及嶽瀆諸神

江淮制置使劉錡聞王權敗乃自淮陰引兵歸揚州淮甸之人初恃錡以爲安及聞退軍倉卒流離於道死者十六七錡之未退也檄淮東副總管張榮以所部人船盡赴淮陰是日榮被檄即發泰州

至楚州則大軍已退其所統民兵皆驚潰榮收散亡僅千人至邵伯埭決運河水入湖以自保焉　金主亮入廬州召城外被擄百姓數十人親自拊循使之歸業人賜銀十兩　興元府都統制姚仲遣忠義統領王俊率官兵義士至盩厔縣遇金人于東洛谷口破之　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宏淵以左右二軍至真州　金州都統制王彥遣統制官任天錫郭諶等領精兵出洵陽至商州豐陽縣克之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引兵至蔣州先是江州都統制戚方奏以武德大夫本司副將張存權知蔣州以所部三百守之撙既至以本軍將官蘭秉義權知州事存力爭不聽遂與其衆之沙窩　左武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姚興與金人戰于尉子橋死之先是王權既屯昭關將士猶有欲戰之心權引兵先遁金以鐵騎追及尉子橋興以所部三千人力戰權置酒僊山上以刀斧自衛殊不援興自辰至申興出入三四殺敵數百統制官戴皐下道避敵敵遂假立權幟以誘興奮入與其徒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鄭通等五十人俱陷死之事平贈興容州觀察使即其地立廟　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聞王權至濡須知事急度權與劉錡必俱退遂率侍從數人同見輔臣言權退師已臨江口必敗國事尚書右僕射朱倬參知政事楊椿皆曰權自言退師以導敵深入身當其衝令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出其右池州都統制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允文等力辯其不然且言權爲走計倬等猶以爲不然丁巳果得王權敗

歸報中外大震帝召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同宰執對于內殿帝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敵左僕射陳康伯曰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臨淮甸此正賢知馳騖不足之時願率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親征之議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封成國公以明堂恩也　閤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遣總轄民兵荀琛將官李元等領兵進取右奉議郎知房州司馬倬遣鄉兵二千爲援且濟其軍食琛等復鄧州　金主褒出東京內府之器物金銀贍軍吏　戊午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參謀軍事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秘書省校書郎馮方並參議軍事　權禮部侍郎黃中請爲欽宗作主祔廟從之　侍衛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及金統軍蕭琦戰于真州胥浦橋西琦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以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虛驚而回至瓦梁盡毀民居以爲浮橋恐金人效之乃答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俾爲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逃去宏淵在真州方飲酒有報金人且至者亟率衆相遇于胥浦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于橋上金人弓矢如雨我師多死城中老弱皆竄避惟守家强壯猶登城以觀正爭橋間敵實草以渡河三將皆死宏淵率親隨軍入城掩關以拒軍民皆奔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淵毀閘板退屯于揚子橋真州遂破金人得城不入徑自山路攻揚州　江淮制置使劉錡軍還至邵伯埭

聞金攻真州疑揚州已不守未敢發會探者報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軍錡曰真州雖失揚州猶爲國家守當速進乃自北門入見安撫使劉澤澤以城不可守勸錡退屯瓜洲錡令諸軍憩歇徐圖所向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復商洛縣　己未鑄樞密行府之印

詔翰林學士何傳祠馬祖又命招討使禡祭于軍中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引兵渡淮攻蔡州撙在信陽軍聞金人已至淮右曰此可以進兵擣其虛矣遂行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等復商州獲其守將昭毅大將軍完顏守能同知州武騎尉馬彥降時關陝空虛華州密邇商鄧人心驚搖金所命蒲城令與尉皆遁去丞喬扆召耆老告之曰事勢若此南軍且至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扆曰即偏師至南軍奔潰不暇從之而去者死於蹂躪其不能出者責以背叛拏戮之莫若一心固守此萬全策也既而有謀翻城內附者扆執而戮之衆乃止　庚申太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初王權之未敗也權禮部侍郎黃中爲帝言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至是又率同列言存中不可遣狀甚力不聽　趙撙破褒信縣　建康府都統制王權自和州遁歸權聞敵且至給其衆曰已得旨棄城守江矣遂引兵登車船渡江屯于東采石　金人入和州初金兵至近郊猶未知王權棄軍而歸也後軍統制韓霖最後出城乃縱火城中喧亂金人聞之曰南軍遁矣遂進兵入城城中糗糧器械並委於路敵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踐及爭渡溺死者莫知其數將士憤怒號呼指船詆詈皆以權不戰誤國爲言統制官時俊殿後以弩伏道傍敵騎稍止潰兵往往棄甲抱蘆葦浮江而渡得生者十四五

壬戌詔以金人背盟好勞我將士蒙犯矢石自今月二十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　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先往沿江措置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爲御營先鋒都統制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爲前軍都統制右武大夫高州刺史苗定爲右軍統制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殿前司摧鋒軍統制郭振爲左軍統制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劉銳爲中軍統制仍命顯忠屯蕪湖以扼裕溪口之衝且爲王權聲援捧嘗請斷吳江橋以扼金或又欲塹常熟之福山以斷其騎軍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曰審爾是棄吳以西邪凡堂帖監司符移皆收不行　成忠郎閤門祇候東南第二副將都遇知濠州召降授武顯大夫吉州刺史知濠州劉光時還行在時州已不守光時寓治橫澗山寨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請令勳臣戚里內侍之家獻家財以助國仍加優賞從之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始至視事先是建康居民驚移而去者十五六及燾至人情稍安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至新蔡縣金人所命令佐率衆迎敵撙一鼓破之　江淮浙西等路制置使劉錡退軍瓜洲鎮金破揚州初邵宏淵既失利金人徑攻揚州屯于平山堂下宏淵亦退在揚子橋南毀閘板而渡揚州軍民皆傾城而奔錡乃退軍自南門外拆民

屋浮橋，諸軍過絕，即毀橋，由東門而去。守臣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亦奔泰州，往通州渡江，入平江府。

金主褒以前臨潢尹完顏晏爲左丞相，旋以詔諭南京太傅尚書令張浩。

癸亥，詔侍從百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先令翰林學士何溥、吏部侍郎凌景夏、張運、給舍金安節、劉珙、臺諫梁仲敏、杜莘老、吳芾、禮官王普、尚書郎徐度、薛良朋、余時言、柳大節、姚寬從行，仍命景夏等分攝六曹職事。時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措置海道，而戶部侍郎劉岑、中書舍人虞允文先往建康，從官兩省留臨安者，惟汪應辰、徐嘉、黃中、路彬、許尹、唐文若六人而已。寬，舜明子也。始，有司辨嚴，用紹興七年故事，杜莘老爲帝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皆從簡，以幸所過郡縣。帝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欲令徧識諸將耳。乃命王府直講史浩從行。自金人侵攻江、淮，一時宿將莫不震怖惕息，獨王處之恬然不懼。廷臣有奏請王爲元帥者，及扈行邊遽，日至，王預料某所可守，某所可攻，某人可用，後率如所言。

王權自采石夜還建康，既而復如采石。時金主亮率大軍臨西采石楊林渡已數日，權與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傳猶庇匿不以聞。州學諭汪餘慶與教授蔣繼周同往見傳，責之。傳氣奪，一日發八奏，初奏言金人已攻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三省樞密院吏皆挈家出，都人驚疑不可止。次報金人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朝廷莫知其在江之南北，益懼，因遣人于閭巷間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夜二鼓乃得一士人，言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于是驚疑稍定。

甲子，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大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

趙撙下平興縣。

忠義統領柳萬克伏羌城。

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兼主管中軍軍馬吳挺，邵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敗金人于德順軍之治平寨。先是金遣兵之涇原，宣撫招討使吳璘命起、挺率所部捍禦，過德順，遇金游騎二千餘，與官軍接，遂駐于治平，統領官劉海、將官曹建以數百騎掩擊之，斬其將潑察生，俘數百人，入其郭，金恐，乃得去。宣撫司第賞首先出陣破敵者爲奇功，進官四等，其下各有差。挺，璘之子也。

金主褒遣伊喇扎巴（舊作移剌札八，今改）招契丹部耶律斡罕（舊作窩斡，今改）。

乙丑，鎮江府左軍統領員琦及金人戰于揚州皂角林，敗之。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錡，與南軍相尾，至是全軍來爭瓜洲渡。錡命統制官賈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皂角林，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兵既入，強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時諸處以捷旗報行在者絡繹于道，市人語曰：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督視軍馬葉義問讀錡捷報至金兵又添生兵，顧謂侍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皆笑，當時謂之兔園樞密。

丙寅，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與金舟師遇于密州膠西縣陳家島，大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工部尚書蘇保

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事畢來江上迎報金舟泊唐家島實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所簽上等戶也皆富豪子弟寶問之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知朐山縣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直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雖衆何爲況我深入至此前逆大敵欲退其可得乎寶伺金人未覺遣洋與裨將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夜漏將盡起碇南風漸應衆喜爭奮俄頃薄敵船鼓聲震疊金人失措金帆皆以油纈爲之舒張如錦繡綿亘數里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窘蹙無復行次船中有火起者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不及者猶前拒寶進軍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簽軍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驃騎上將軍益都府總管完顏正嘉努等五人斬之保衡舟未發亟引去獲倪詢等三人及金詔書印記與器甲糧斛以萬計　江淮制置使劉錡在瓜洲四日無日不戰錡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肩輿渡江留其從子中軍統制官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　知均州武鉅遣將與忠義軍復盧氏縣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出金人不意於宿草間乘風縱火鼓噪而進金兵披靡撙率親兵衝擊斬其總管楊寓遂整衆入城秋毫無犯宣諭使汪澈以撙提舉諸軍先是朝命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統諸軍爲王權之援武昌令薛季宣獻策於汪澈謂閔軍已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潁昌趨汴京金人內顧必驚潰澈不果用　丁卯詔蔡京童貫岳飛張憲子孫家屬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便用中書門下省請也於是飛妻李氏與其子霖等皆得生還焉　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中書舍人兼參謀軍事虞允文見太尉劉錡問兵敗狀錡曰錡當上還制置招討二印耳允文曰國事如此公持是印欲安所歸乎錡慚不能答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自商州遣兵會虢州忠義首領辛傳等取朱陽縣降其知縣事奉議大夫劉楫商洛都監供奉班祇應王元賓俘女直九人　初金主褒既立遣通事蕭恭持赦詔撫定州縣及中都權留守拒而不從恭立誅之大興尹李天言懼而聽命於是自黃河以北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赦詔馳以報金主亮亮歎曰朕欲俟江南平復取一戎衣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即遣右議軍郭瑞孫回衆還攻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己者　十一月己巳朔詔樞密院招效用二千人令忠銳第五將張耘措置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攻虢州金守臣蕭信迎敵不勝遁去遂復虢州　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在鎮江得知建康府張燾狀言金人侵采石爲渡江計勢甚危乞急保江淮時制置使劉錡還屯鎮江病已劇義問乘大舟以二校執器械立馬門左右至鎮江聞瓜洲軍與金人相持惶遽失措時江水低淺沙洲皆露義問役民夫掘沙爲溝深尺許沿溝栽木枝爲鹿角數重曰金人

若渡江姑此障之鄉民執役且笑曰樞密肉食者其
識見乃不逮我輩食糠粃人一夜潮生沙溝悉平木
枝皆流去矣會建康告急義問乃遵陸而進　金主
褒以左丞相晏兼都元帥辛未以尚書李石參知政
事　壬申觀文殿大學士新判潭州張浚改判建康
府兼行宮留守召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赴行
在　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
顯忠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親衛大夫常
德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宏淵為池州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詔進納授官人並損其直
十分之二與免銓試仍作上書獻策名目理為官戶
永不衝改自下鬻爵令半年願就初品文階者纔一
人言者請損其直以招來之　鎮江府中軍統制劉
汜及金人戰于瓜洲鎮敗績時金人以重兵摶瓜洲
權都統制李橫引諸軍迎戰葉義問督鎮江駐劄後
軍渡江衆皆以為不可義問彊之未著北岸義問懼
怯見于顏色卽令向西去曰欲往建康府催諸軍起
發市人皆媟罵之汜提本部兵先走諸軍皆不進橫
以孤軍不可當亦遁失其都統制印金人鐵騎掩至
江上左軍統制魏俊後軍統制王方戰死柳林中皆
金瘡被體汜性驕惰不習軍事至是卒敗義問離鎮
江三十里至下蜀鎮有急遞云官軍敗退瓜洲渡為
金人所據義問大驚問山路可通浙東否諸將皆喧
沸曰樞密不可回回則不測左右亦懼乃請義問速
趨建康　江州右軍統制李貴引兵至潁河焚金人
糧舟獲金帛甚衆遂進攻潁昌　金人以百騎至無

為軍左朝奉大夫知軍事韓髦先遁去井邑悉為惡
少所爇　癸酉淮寧陳亨祖執金同知陳州完顏耶
嚕以城來歸亨祖州大豪也詔以為武翼大夫忠州
刺史知淮寧府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官趙撙去
蔡州以援成閔留從義郎鄂州駐劄御前軍正將李
詢知州事詢蔡州人也於是金人所命刺史蕭懋德
復入城據之　甲戌罷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
命中書舍人參謀軍事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
軍且犒師采石時知建康府張燾至府纔十餘日夜
漏下二鼓允文扣府門求見曰此何時而公欲安寢
乎燾曰日來人情洶洶太守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
然舍人何以見教允文曰諜者言敵以明日渡江約
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策之曰燾以死守留鑰遑卹其
宅舍人平日以名節自任正當建奇功以安社稷允
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先是金主亮為
內變所撓自將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用內侍梁漢
臣議將自采石濟乃攜千餘騎謁西楚霸王祠歎曰
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　乙亥金主亮臨江
築壇刑白黑馬各一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
召都督昂副都督富里琿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
江矣富里琿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
可濟金主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豈皆大
舟耶明日汝與昂先濟昂聞欲令之渡江悲懼欲亡
去及暮金主亮遣人諭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令
先過江也　丙子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謀
軍事虞允文督舟師敗金兵于東采石允文未至采

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允文見官軍十十五五坐路傍者問之衆曰王節使在淮西聲鼓令弃馬渡江我曹皆騎士今已無馬我曹不解步戰也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爲它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李何代人任責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江北敵營不見其後而權餘兵才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金主亮遣武平軍都總管阿林（舊作阿隣今改）武捷軍副總管阿薩（舊作阿撒今改）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温都沃喇（舊作奧剌今改）國子司業梁欽等皆從戰金主亮登高臺張黄蓋被金甲以觀戰南師已爲遁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琪時俊戴皐盛新等與語謂之曰敵萬一得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顧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戰誰主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繆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允文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而敵已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軍戮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皆在此有功卽發帑賞之書告授之衆皆曰今既有主請爲舍人一戰允文卽與俊等謀整步騎陳於江岸而以海鰍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時水軍將蔡甲韓乙各有戰艦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兵登海鰍船踏車軍人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得歸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陳始畢風大作金主亮自執小紅旗麾舟自楊林口尾尾相銜而出金所用舟皆撤和州民居屋板以造及掠江兵渡舟舟中之指可掬敵始謂采石無兵且諸將及岸南軍小卻允文往來行間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今立陳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人在此卽手揮雙長刀出陳江風忽止南軍以海鰍船衝敵舟舟分爲二南軍呼曰王師勝矣遂併擊金人金人所用舟底闊如箱行動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數人而已遂盡死於江中有一舟漂流至薛家灣薛家灣者采石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往往綴屍於板而死是役也戰艦終不出允文追蔡韓二將各鞭之百（〔攷異〕員興宗九華集有克敵記宋人又有瓜洲斃亮記稱采石之功未免失之誇誕北盟會編謂金人以十七舟試江僅盡沒其二舟又屬好功者之言不足信也金人銳意渡江使無允文禦之則長驅直入矣至金史伊喇子敬傳以爲宋人虛詞尤不足據）金士卒不死於江者金主亮悉敲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金主亮問頃年梁王何以得渡江或答曰梁王自馬家渡過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卽奔走船既著岸已無一人一騎金主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十數里不斷金主亮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方敵舟未退會淮西潰卒三百人自蔣州轉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爲疑兵敵既敗去允文卽具捷以聞且椎牛酒以勞軍夜半復布陳待敵琪德子新亳州人張俊下亳州新挈家來歸俟奏授正使兼閤職漸陞爲正將隸中軍至是爲水軍統制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取商洛豐陽諸縣　丁丑旦虞允文盛新引舟師直楊

林河口戒曰若敵船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與爭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敵船則以尅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卸駐舟江心齊力射敵敵騎望見舟師遽卻其上岸者悉陷泥中斃南軍復於上流以火焚其餘舟允文再具捷奏且言敵軍鼎來臣不當便引去且留此與統制官同謀戰守須俟一大將至乃敢還建康 金主亮既不得濟乃口占詔書命參政事李通書之以貽王權曰朕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相敵已見汝具嚴天威朕今至江上見南岸兵亦不多但朕所創舟與南岸大小不侔兼汝舟師進退有度朕甚賞愛若盡陪臣之禮舉軍來降高爵厚祿朕所不吝若執迷不返朕今往瓜洲渡江必不汝赦遣瓜洲所掠鎮江軍校尉張千挐舟持書至軍前將士皆變色允文亟曰此反間也欲攜我衆耳時新除都統制李顯忠亦自蕪湖至謂允文曰雖如此亦當以朝廷罷王權之事答之庶絕其冀望允文以爲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寘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怵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直二人齎往金主亮得書大怒遂焚宮人所乘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於是始有瓜洲之議 戊寅詔殿前司差官兵千人往江陰軍馬步軍司各差五百人往福山並同民兵防拓江面 己卯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湯思退爲行宮留守 三省樞密院上將士戰死推恩格橫行遙節九資橫行遙刺八資遙郡七資遙刺正使橫行副使皆六資副使五資大使臣三資小使臣二資校副尉及兵級皆一資詔以黃榜曉諭諸軍

金主亮以其軍趨淮東 辛巳金主褒以如中都期日詔羣臣壬午詔中都轉運使左淵曰凡宮殿張設毋得增置毋役一夫以擾百姓 癸未四川宣撫使吳璘自仙人原還興州時西路之軍已得秦隴洮蘭州而金州王彥軍東取商虢金人以重兵據大散關不下會璘疾病乃暫歸留保寧軍節度使興元諸軍都統制姚仲在原上節制 初金主亮既往淮東中書舍人虞允文謂建康都統制李顯忠曰京口無備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惟命即分主管侍衞步軍司公事李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來會京口允文至建康留守張燾謂曰金約八日來此會食使燾安往衆議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難色燾曰虞舍人已立大功可任此責允文欣然從之至鎮江謁招討使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大功乃出書生手我輩愧死矣 威武軍承宣使知舒州張淵權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拱衞大夫和州防禦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賈和仲權知揚州兼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候收復日續赴本任皆用葉義問奏也揚盧既失守義問言東路通泰州密邇鹽場利源所在見有忠義寨三二萬人西路舒蘄州流民所聚正可廣行招募以壯軍聲乃以便宜選用二人仍令和仲權於泰州置司

金主亮至揚州 武略郎閤門宣贊舍人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劉汜特貸命除名英州編管王權

及汜既敗軍乃先罷權爲在外宮觀及吳芾奏權罪帝怒甚將按誅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密言于帝曰權罪當誅然權誅則汜不可貸若貸汜而誅權是謂罪同罰異顧錡有大功今聞其病已殆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毋爲敵所快乎帝納其言二人得不死　金州都統制王彥所遣第七將邢進復華州彥既得商虢乃進屯虢州令統制官兼知巴州吳琦以其軍應援琦至虢州之板橋遇敵與戰其子漢臣死之統制官任天錫引兵至擊華陰殺其縣令進攻華州不克彥更遣進以所部往時金兵分屯渭南城中兵少進乘勝克之獲其同知昭武大將軍韓端愿等二十餘人　甲申金主褒追尊其父豳王宗輔爲皇帝謚簡肅廟號睿宗改名宗堯妣富察氏曰欽憲皇后李氏曰貞懿皇后羣臣上尊號曰仁明聖孝皇帝　丙戌權禮部侍郎黃中言本朝倣唐之制創爲九廟今日宗廟自僖宣二祖以及祖宗凡九世而十一室請遵已行典故遷翼祖神主而祔欽宗詔恭依　丁亥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江南淮南浙西路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招討使劉錡提舉萬壽觀以疾自請也　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御營宿衛中軍統制劉銳權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自京西還見葉義問于建康翼日至鎮江閔在京西承金字牌令策應建康江面閔喜於得歸兼程疾馳士卒冒大雨糧食不時多死於道路閔率馬軍出戍沿途犒勞之物不可勝計盡以歸己不散士卒及還至鎮江軍士有因醉出怨言於市者閔斬之　戊子四川宣撫使吳璘復力疾上仙人原　御營宿衛使楊存中建康府都統制李顯忠言見率將士戮力一心期於克敵乞少緩進發之期從之初上以瓜洲失利亟命存中往鎮江措置守江且命官埋鹿角暗樁自鎮江至於江陰境上時江岸才有車船二十四艘既而虞允文與李顯忠所遣戈船亦至　浙西副總管李寶以所部泛海南歸寶既捷於膠西會聞金主亮已渡淮乃還軍駐東海縣既而山後統制官王世隆開趙皆來會寶命趙率其衆傍海以行而與世隆同舟赴行在　己丑金主褒如中都次小口使中都留守宗憲先往　庚寅金主亮在瓜洲鎮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中書舍人督視府參謀軍事虞允文以敵騎瞰江恐車船臨期不堪駕用乃與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稱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將泊岸復回金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金人駭愕亟遣人報金主亮亮觀之笑曰此紙船耳因列坐諸將一將前跪曰南軍有備不可輕且采石渡方此甚狹而我軍猶不利願駐于揚州力農訓兵徐圖進取金主震怒拔劍數其罪命斬之哀謝良久乃杖半百釋之　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充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兼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充淮南東路制置使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淮北泗宿州招討使以寧國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爲淮

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以潭州觀察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拱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　甲午金人分兵侵泰州初金主亮軍令慘急迫欲渡江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命衆刀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領隊部將亡者殺其主帥由是衆益危懼是日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決計於浙西路都統耶律元宜於是明安唐古烏頁（舊作唐括烏野今改）曰前阻淮水過渡即成擒矣不若共行大事元宜曰待吾子旺祥至謀之時旺祥爲驍騎都指揮使在別軍元宜密召之至遂相與定約詰旦衛軍番代即爲變元宜先紿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渡江衆曰柰何元宜曰新天子已立於遼陽今當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衆許諾乙未黎明元宜旺祥與武勝軍總管圖克坦守素明安唐古烏頁等率衆犯御營金主亮聞亂以爲南師奄至近侍大慶善曰事急矣當出避之金主亮曰避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亂兵進刃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旺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其尸焚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以南伐之謀皆起於尚書右丞李通近侍局使梁珫而監軍圖克坦永年乃通之姻戚浙西路副都統郭安國衆所共惡皆殺之并殺大慶善（〔攷異〕熊克小紀云諸人雖欲弑亮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在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按金主亮方欲渡江何故散遣親軍小紀所言疑失事實續年要錄云亮妹婿唐古安禮知兵掌黃頭女真亮聞新主立遣安禮以本部軍歸故諸將益無所憚案金主亮妹夫即唐古辨早爲金主亮所誅矣要錄云諸將殺褲斛馬欽案欽至大定中尚存非死於揚州也今從金史）　金人破泰州先是泰州守臣請祠去通判王濤權州事九月濤以移治爲名而去留州印付兵馬都監趙福金人侵淮甸水寨都統領胡深與其副臧珪棄水寨率鄉兵二千入泰州以兵勢凌福福具申于葉義問以深權知州深以珪權通判福權本路軍馬都監淮南轉運副使提領諸路忠義軍馬楊抗又以其右軍統領成節郎沙世堅權海陵縣丞兼知縣深聞金人欲攻泰州與世堅率其衆弃城先遁珪掘斷姜堰盡泄運河水至是金細軍至城下遂徑登其城縱火鹵掠福死于亂兵城中子女强壯盡被金兵驅而去　戊戌顯仁皇后禫祭帝行禮于別殿　金都督府遣人持檄來鎮江軍議和初金主亮既殞諸軍喧囂不定戶部尚書梁球聞亂馳入曰已如此固無可柰何然方與敵國相持不知何以善後衆皆不言球曰當撫定諸軍勿使囂亂徐思計策可也衆稍定球乃取紙筆草檄言班師講好事檄成而未有人訪得瓜洲所俘成忠郎張真即遣之南渡　十二月乙亥朔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復蔡州初撙自蔡州引兵南歸後三日至麻城縣復被詔與鄂州都統制吳拱荆南都統制李道併力攻取二人未至撙疾趨城下金人所命刺史蕭懋德聞撙至披城爲寨相距兩月不出戰至是夜漏未盡撙命將士潛師入城城無樓櫓不可守懋德遁去　成忠郎張真自揚州金寨至鎮江出所持金檄云大金國大都督府牒大宋國三省樞密院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

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奉新天子明詔已行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至移牒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督視行府回牒金人軍前云今月一日承來文照驗正隆廢殞事除已繳奏外須移文牒照會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成閔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

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通州崔邦弼聞泰州破欲棄城去恐百姓不從夜二鼓遣人于城內縱火乘喧鬧徑出渡江之福山

庚子詔淮東制置使成閔元帶到鄂州軍馬日下發還言者論金人自擁重兵身臨淮東日生姦計意欲渡江故朝廷督責諸帥嚴爲捍禦今鎮江已有元來屯駐軍馬見係都統劉錡所管並步軍李捧都統邵宏淵及殿前司諸軍精銳盡集京口一帶近日制置成閔又自襄漢率軍來赴鎮江防遏及摘帶鄂州所屯人馬同來鎮江既有諸帥軍馬湊集在彼今又益以成閔之軍則軍勢不爲不盛據天險以拒金人自足以制敵取勝然聞金人見有十餘萬衆屯聚汴京深慮敵人知我重兵盡集鎮江則襄漢一帶必虛倘以精兵襲我上流吳拱雖有軍馬在彼勢力單弱倉卒衝突我雖欲應援泝流數千里之遠豈能旦夕而至請將成閔帶到鄂州軍馬速發還本處仍戒諭吳拱明遠斥堠嚴切捍禦常爲待敵之策庶幾首尾不落敵人變詐故有是詔先是閔以鄂州水軍及勝捷軍統制張成後軍統制華旺所部偕行乃令成等還鄂州屯駐

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淮東制置使成閔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贊軍事虞允文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等奏報金兵已殺其主亮帝曰此人簒君弒母背盟興戎自采石與海道敗後知本國已爲人所據乃欲力決一戰今遽滅亡朕當擇日進臨大江灑掃陵寢肅清京都但戒諸將無殺此朕志也初金騎闖江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權禮部侍郎黃中獨謂其家人曰天子六宮在是吾爲侍臣若等欲安適耶比金兵退獨中與左僕射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皆慚服時存中與允文議偕至江北岸以察敵情將士憚行允文存中獨以輕舟絕江而北帝嘗謂康伯及留守湯思退曰楊存中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

金人以舟師攻茨湖官軍擊卻之茨湖在漢水之南與光化軍相對有鄂州副都統制李勝荆南副統制張進之軍在焉至是金人以舟渡師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鄂州府軍旗頭史俊麾旗涉水直登一舟呼曰前軍得功矣諸軍宜速進金人初不虞其登舟遂大驚失措行隊不整有墜水而死者諸軍繼進俊殺其千戶一人奪舟數十金人乃還

辛丑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提督海船李寶爲靖海軍節度使兩浙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東路招討使

詔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以右軍統制苗定所管步軍前來扈從

初帝將如建康撫師而欽宗神主未祔廟行宮留守湯思退欲省虞速祔而釋服以行既十日矣至是權

禮部侍郎黃中言不可帝納焉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即戎帝曰吾固以縞素詔天下矣卒從之 樞密行府議遣兵過江乃檄淮西制置使李顯忠速選精銳甲軍至鎮江府會合所有采石一帶留下軍馬令池州都統制邵宏淵權管 金統軍劉萼聞茨湖軍敗遂班師軍無行陳多失路爲鄉民所殺細軍之在泰州者亦棄而去 壬寅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湯思退乞鑄行宮留守印仍就尙書省置司行移如都省體式合行事務從權便宜施行訖奏又請以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濌兼充參謀官尙書右司員外郎吳廣文充參議官秘書省正字芮曄主管機宜文字樞密院編修官鄭樵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吳祗若司農寺主簿韓元吉並幹辦公事皆從之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爲行宮在城都總管利州觀察使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張守忠爲行宮在城都巡檢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右軍統制權主管本司職事張仔爲行宮城北巡檢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侍衛步軍司神勇軍同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王存爲行宮城南巡檢 是日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淮東制置使成閔自鎮江引兵之揚州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亦遣右武大夫權殿前司右軍統領李侒自江陰軍引所部渡江之石莊進發時葉義問遣使臣李彪伺金人回軍動靜閔令報曰成太尉大軍在楊子橋相持來日當大戰矣道路喧言金人已去揚州空虛閔計不行乃以馬軍司之兵自天長追襲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亦以神勇軍襲之敵軍凡數萬其行如林軍皆不敢與相近但遙護之出境而已

癸卯詔金人渝盟侵攻上界屬茲進發躬往視師文武羣臣各揚厥職輯寧中外共濟大功 詔四川宣撫司統率軍馬隨路進討恢復州縣雖曰分路調發亦仰常相關報互相應援不得輒分彼此務要協力共成大功諸路招討使司準此 詔樞密行府行下沿江諸大帥各條陳進討恢復事宜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 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權知揚州賈和仲聞敵去乃以單騎入城猶未有官吏 池州都統制邵宏淵自蕪湖以親兵至采石

甲辰省臣進呈金都督府牒帝曰金主亮既已被殺餘皆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今即日襲逐固可使隻輪不返然多殺何爲但檄諸將迤邐進師會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人足矣左僕射陳康伯請率百僚稱賀帝曰未須爾候到汴京與羣臣共慶 殿前司右軍統制權知泰州王剛以所部至本州 均州忠義統領昝朝等復據鄧州初敵將劉萼之敗于茨湖也還軍及鄧州駐于城北八里其武勝軍節度使威略軍都總管蕭中一亦挈屬出城駐于萼軍之南其同知節副皆以屬去中一以留州事付監倉王直中一與白千戶三戶穆昆言曰今日鄧州屯駐之兵悉爲都統帶去城中之兵皆土人萬一爲宋兵內應如何衆皆知中一有順南之意唯唯而已坐中忽不見白千戶者中一疑走告于萼矣乃率其奴婢將家屬

南走迷失道中夜屢遭鄉村土豪驚散至州北百餘里中一被殺翼旦金人皆北去錄事參軍高通聞尊兵已退乃集軍民謂曰今南兵已近此時不決城中之人皆不可保請遂決之衆請通權節度副使通曰鄧州本大宋所有今金國已棄我官吏軍民矣與諸公同歸大宋如何衆皆聽命忽報城下有十餘騎至問之則皆朝也遂納款朝本鄧州射士聚衆在山中投均州守臣武鉅　乙巳淮西制置使李顯忠自蕪湖引兵渡江時金人尚屯雞籠山而顯忠兵在沙上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自長沙聞命即日首塗過池陽往勞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諭顯忠曰聖駕將巡幸至而敵未退得無虞乎顯忠乃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之相持然金兵亦未退　池州都統制邵宏淵自采石復還蕪湖仍于大信裕溪河口措置捍禦　丙午淮東制置司統制王邁等復楚州　丁未鄂州統制官王宣至鄧州先是晉朝既入城遣人告捷京湖制置使吳拱俾宣以七百騎赴之拱繼至又遣訓練官朱宏王彥忠等率忠義人入汝州　均州鄉兵總轄莊隱等入河南府先是金人以兵二千駐長水縣金州都統制王言遣將官楊堅黨清引兵會忠義人往擊破之殺其將二人獲部將王保以歸遂復長水縣堅以深入陳死之清引其兵進攻嵩州克之又克永寧壽安二縣遂進兵入河南府吏民皆迎降　戊申帝發臨安府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柳大節言金人反盟黷武上天降殃其主被殺兵衆遁走乃傳其子

見留京東軍馬頗衆有親信以統之勢須邀擊以報擅殺之讎今過淮敵兵敗亡雖多尚有十餘萬衆寧肯束手就死亦須窮鬬及金人巢穴多有完顏族類豈無守國軍馬必不能奉舊主之子亦不肯助弑主之衆定圖自立更相攻殺盡而後已當此釁隙契丹起而乘之過于五單于爭國各自救不暇豈暇尚占中原百姓被祖宗德澤之深日思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誠天啓恢復之時不可失之機會也然王師大舉尤務慎重以成萬全之功一乞少憩將士以養銳氣二乞預備錢糧無致少闕三乞添器甲以備分給中原義兵緣義兵雖衆唯闕器甲使用四乞敵人欲敦舊好誘以好言以款之五乞多遣人密結中原義兵以爲應援六乞厚賞募人探知敵情以便進取七乞召集諸大帥共議軍事勿致臨時異同然後諸路並進非特恢復中原有反掌之易亦可一舉而空朔庭也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言金主亮既殞大定改元未必諸國服從若能仰順天時遣使歸疆則王師不血刃而得土宇實天下之幸萬一敵衆尚强自淮以北別無爭立之人則宜多遣有膽力人密傳召檄使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爲聲援不必輕涉其地以務力爭俟漢蜀山東之兵數道聚集見可而進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恢復故地何翅破竹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　庚戌帝次秀州　是日金人大軍自盱眙度淮盡絶初淮東制置使成閔以所部追襲金師閤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夏浚聞

敵歸遂焚其城而南金人乃遣千戶先至泗州撤桴爲三浮橋塡刻而成翼日軍到皆下馬乘橋而過既渡絶閔軍至盱眙排列于岸之南金人笑曰寄聲成太尉有勞相送是時龜山路途金人遺棄粟米山積往往有科山東河北民戶令赴平江府秀州送納者官軍糧運方不繼賴以自給

辛亥帝次平望

壬子帝泊姑蘇館權樞密院事葉義問自建康太傅御營宿衛使楊存中自鎮江還皆入見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獻洞庭柑帝不受自是所過無入獻者

癸丑帝乘馬至平江府行宮時御營宿衛使司右軍統制苗定以所部至平江乃以定兼權主管行在殿前司職事

鄂州水軍統制楊欽以舟師追金人至洪澤鎮敗之夜鎮江府統制官吳超遣部將段温等追金人至淮陰縣又敗之獲其舟船糧食甚衆

是夜淮東制置司劉銳陳敏等引兵入泗州金人既渡淮有三百餘長告其千戶曰三百人皆有歸心不可彈壓柰何千戶曰主雖死豈無王法其弟曰兄言失矣彼有父母人心難留豈可以法繩之千戶默然各上馬即馳去由是西城之兵皆上馬馳不可遏俄而東城之人亦去成閔聞金人盡去乃遣銳等自東城之東渡淮又令統領官左士淵等自南門入以收復告金人所掠老弱在泗者皆委之而去

甲寅帝至無錫縣宰執奏敵人已去淮西尚餘三萬衆據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撰到招安旗榜不惟諸國之人雖女直亦一概與補官內萬戶許以節鉞其餘視爵秩高下更超等換授白身特命以官奴婢亦優賞示之生路庶使東手來歸帝曰彼亦人也比引見所招捉到金人朕亦悉貸死送諸軍役使若盡殺之則不勝其多朕不忍也

是日淮西制置使李顯忠與金人戰于楊林渡卻之將士死者千四百人殺傷相當翼日金人乃去

乙卯帝次常州

金主次三河縣左副元帥完顏固雲來朝

金人破汝州先是京西制置使吳拱遣訓練官牛宏等率忠義人據汝州會統軍劉蕚自鄧州北歸宏等邀之於七里河敵兵甚盛忠義人皆無甲遂敗走金兵圍之五日及城破殺戮殆盡拱在鄧州遣統制官周贇將八千人往援之已不及

丙辰帝次呂城鎮

金主次通州

丁巳帝次丹陽縣

淮西制置使李顯忠遣統制官張榮至全椒縣敗之得敵所獲老弱萬餘口日暮顯忠入和州

金主至中都

戊午帝至鎮江府未就舍先乘馬幸江下觀划船

金主謁太祖廟

己未帝幸鎮江府行宮

興州左軍統制王中正等引兵再攻治平寨拔之初劉海既去治平金以兵堅守中軍統制吳挺遣中正及知秦州劉忠共擊之殺其知寨降其招信校尉張季甫等四人既而金人謀復據治平中正引兵于千家堡迎敵戰十餘合敵敗走官軍進擊大獲其俘中正爲飛鎗中其左頰者二

金主御貞元殿受羣臣朝

壬戌金主詔軍士自東京扈從至京師者復三年同知河間尹高昌福上書陳便宜金主覽之再三命內外大小職官陳便宜

甲子釋淮南京西湖北路雜犯死罪以下囚

武信軍承宣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李横移兩江南路常州

駐劄。金潁壽二州巡檢高顯率所部民兵千餘人據壽春府，遂來降。丙寅，金主詔左副元帥完顏固雲規措南邊及陝西等路事。丁卯，金河北安撫制置使王任，天雄軍節度使王友直，自壽渡淮來歸。任東平人，嘗以罪亡命，敵重賞捕之急，友直方聚衆往大名歸之。友直喜假契丹以舉事，遂破大名，金主既立，下令友直之衆並放罪歸業爲平民，其衆聞之皆散去。友直乃與任等自山東尋路來奔，比入境，有衆三十餘。遂自淮西赴行在。初，金主亮既爲其下所殺，參知政事敬嗣暉欲立其太子光英于南京，左丞相張浩不可。耶律元宜遣人害光英，亮之后圖克坦氏，後歸於母家。攷異：繫年要錄謂張浩害太子元英，并后圖克坦氏殺之，蓋傳聞之誤也。圖克坦氏後居海陵之生母故宮室，後乃歸母家，非與太子並見殺也。要錄又云金主褒聞亮已死，乃擁萬騎趨中都，按世宗於十一月已發行矣，今並從金史。金伊喇扎巴之招諭耶律斡罕也，斡罕約降，已而復謂扎巴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扎巴曰：我知招降耳，其它豈能必哉。扎巴見斡罕兵彊，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因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彊盛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我亦不復還矣。賊黨或曰：往者古紳舊作谷神，即希尹丞相，神人也，嘗言西北部族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斡罕決意不降，扎巴亦留賊中。斡罕攻臨潢，敗其守兵，進圍之，衆至五萬，是月，斡罕遂稱帝，改元天正，復攻泰州，屢敗援師，勢益振。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六（起玄黓敦牂正月盡三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己巳遣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先往建康措置　金人攻壽春府保義郎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劉泰率所部赴救轉戰連日是日金人引去泰身被數十創一夕死先是泰自備家資募兵三百糧儲器械一切不資于官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言其忠詔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　庚午帝發鎮江府次下蜀鎮　金以前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爲尚書左丞濟南尹布薩忠義（布薩舊作僕散今改）爲右丞　辛未帝次東陽鎮　金主御太和殿宴百官賜賚有差　壬申帝至建康府觀文殿大學士判府事張浚迎謁道左見帝謝曰秦檜盛時非陛下保全無此身矣帝慘然曰檜媢嫉之人也　金主敕御史臺檢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當者舉劾之　乙亥金主如大房山

丙子祧翼祖皇帝神主藏於夾室　尚書左司郎中徐度權戶部侍郎　金主獻享山陵禮畢欲獵而還左丞相晏等曰邊事未寧不宜遊幸戊寅還宮金主曰朕虛心納諫卿等毋緘默　己卯詔侍從臺諫各舉可爲監司一員郡守二員有不稱坐繆舉之罰

是日淮西制置使李顯忠引兵還建康淮西兵火之餘無廬舍天大寒多雪士卒暴露有墮趾者帝遣中使撫勞　詔郡守年七十與自陳宮觀著爲令

辛巳金以南伐之師北還賞賚將士以耶律元宜爲御史大夫　壬午金人攻蔡州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率諸軍禦之京西制置使吳拱亦遣踏白軍統制焦元來援金以勁矢射城上守者不能立金人登城撙知不可當乃棄城而下率諸軍巷戰自午至申金人敗乃去　癸未言者奏自金侵長淮江上之民有所謂踏車夫則操舟檝而雜戰卒防江夫則持旌旗而頓山岡以修防則有鹿角夫以轉餉則有運糧夫而踏車夫尤爲可念請按采石當時籍定之數與免三年科役其餘亦與犒賞從之既而戶部下建康府具到踏車夫六千三百餘人詔與免一年　右朝請大夫陳漢知通州劉子昂知和州時二州守臣皆遁去故命之　乙酉權知東平府耿京遣諸軍都提領賈瑞掌書記辛棄疾來奏事上即日召見先是京怨金人征賦之橫與其徒六人入東山漸得數十人取萊蕪縣有衆百餘瑞亦有衆數十人歸京自此漸盛遂據東平府遣瑞入奏瑞曰若到朝廷宰相已下恐有所詰問不能對願得一文士偕行乃以棄疾權掌書記自楚州至行在瑞萊州人棄疾濟南人也

戊子邵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爲鄂州觀察使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節制軍馬吳挺爲榮州刺史右武大夫達州刺史興州前軍統制劉海爲拱衛大夫賞秦州之捷也時四川宣撫使吳璘在河池遣中軍統制杜實傳令起等曰軍行並從隊伍

勿亂次，勿殿後，勿踐毀民舍，勿取民財。逢敵欲戰，必成列為陳，甲軍弓弩手竝坐，視敵兵距陳約百五十步，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陳，即前軍俱發。或敵兵直擣拒馬，令甲軍槍手密依拒馬，枕槍攛次，忠義人亦如之。違者竝虙斬。如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他地兵為金人冒賞者，罪亦如之。凡布陳之式，以步軍為陳心，為左右翅翼，馬軍為左右肋，拒馬環于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陳約之，主管敵陳統制一，統領四，主陳撥發各一，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為多寡。陳兵三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陳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為陳心者一千有六，（甲軍槍手五百有一，神臂弓二百有一，平射弓二百有二。）與拒馬者二百居陳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陳將官二，平射弓二百十有七，神臂弓六十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陳外，為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一，（將官二，訓練一，管隊十，隊兵乘騎二百四十有八。）右肋亦如之。雖閑有貼撥輔陳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如此。璘遂遣興元都統制姚仲以東路兵自秦亭出據鞏州，而金房都統制王彥以其分兵屯商、虢、陝、華。虢、華為金所取，金人去復得之，陝州方與敵相持，然亦未退。

己丑，制授耿京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兼節制京東河北路忠義軍馬，權天平軍節度掌書記辛棄疾補右承務郎，諸軍都提領賈瑞補敦武郎、閤門祗候。京、瑞竝賜金帶，將吏補官者二百人。于是京東招討使李寶遣統制官王世隆與瑞等齎官誥節鉞以往。

金遣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禮部侍郎張景仁來告登位，盱眙軍以聞。（〔考異〕金史本紀，大定元年十二月，以元帥左監軍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宋史繫于次年二月，據其入境之時耳，今從宋史書之。）

庚寅，宰執奏金使二月渡淮，帝曰：「今若拒之，則未測來意，有礙交好；受之則當遣接伴使副于境上。先與商量，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故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金興無名之師，侵我淮甸，兩國之盟已絶，今使者來，則名稱以何為正，疆土以何為準，與夫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不然，則不敢受也。」

金行納粟補官法。

金主遣右副元帥完顏默音（舊作謀衍，今改。）率師討耶律斡罕。（舊作窩斡，今改。〔考異〕金史本紀作窩斡罕，案金史逆臣傳，斡罕姓耶律，故亦稱伊喇斡罕，非后族也，本紀誤。）

以洪邁、張掄為接伴使。

壬辰，帝謂宰執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等不得不如此言。在朕所見，當以土地人民為上，若名分則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復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兩國生靈不殘于兵革，此豈細事！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恥。」陳康伯曰：「此非臣等所敢擬議。」帝曰：「俟邁等對朕，自以意諭之。」

金主謂宰執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甲午，復諭之曰：「卿等當參民閑利害及時事之可否，以時敷奏，不可徒自便優游而已。」

丙申，以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為江淮荊襄路宣撫使，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江淮荊襄路宣撫副使。時帝將還臨安，軍務未有所付，張浚判建康府，衆望屬之。及除存中，中外失望。給事中金安節、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珙言：「比者金人渝盟，陛下親御六飛，視師江滸，大明黜陟，號

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觀凡所擢用悉宜得人況欲盡護羣雄兼制數路大柄所寄尤當審圖存中已試之效不待臣等具陳頃以權勢太盛人言籍籍陛下曲示保全俾解重職今復授以茲任事權益隆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倘以允文資歷未深未可專付宜別擇重臣以副盛舉疏入帝怒謂輔臣曰珙之父爲張浚所知此奏專爲浚地耳宰相陳康伯朱倬召珙諭上旨且曰再繳累及張公珙曰珙爲國家計故不暇爲張公計若爲張公計則不爲是以累之矣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止于是允文改使川陝存中措置兩淮而已二月戊戌朔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川陝宣諭使措置招軍買馬且與吳璘相見議事

己亥金主以前翰林待詔大穎建言得罪起爲祕書丞以補闕馬欽詔事前廢主除名

庚子張浚虞允文入對時浚乞偕執政奏事帝不許于是與允文同對詔浚仍舊兼行宮留守又詔浚罷相後有合得特進恩數皆還之

言者論料理江淮三事其一請于兩淮荊襄之閒創爲四大鎮如維揚合肥蘄陽襄陽各爲家計增城浚隍以立守備農戰交修以待天時每鎮招集沿邊弓箭手二萬人人授良田百畝給與牛種雖無租賦實免供饋悉遵陝西沿邊故事仍以湖北州縣之在江北者隸蘄陽二曰大江之南控制吳蜀夙有屯兵據其險阻之地今當建爲五帥由鎮江而上至于建康九江江夏公安各以二萬人爲屯附以屬城供其芻糗列置烽燧增益樓船三曰選擇兵官教習諸路將兵禁軍士兵弓手此實久安之計乃詔楊存中成閔李顯忠向子固方滋楊抗向汮王彥融强友諒相度聞奏

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復河州先是四川宣撫使吳璘命逢襲取熙河逢間道出臨洮蕃兵總領權知洮州李進同知洮州趙阿令結鈐轄榮某皆至會通關掩擊之獲其關使成俊諸將議進兵咸曰我擣河州而敵兵單弱以强制弱何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金軍盡在熙我軍若直擣河勢必來援敵將忿兵伺其不意可一戰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軍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閭家峽其日正月丙戌也而金將温特棱者提正軍千五百從軍亦如之徑至峽口以邀南軍惠逢令羸卒數十騎誘之約曰旗動乃發金兵薄羸騎旗動伏兵大奮會大風起人馬不辨李進引兵駐山上令左右下山用平射弩旁射敵金兵大亂鈐轄榮某乘駿馬揮兵殺敵所向風靡衆從之金人遂大敗潰去追騎至托子橋有一將殿後立橋左瞪目大呼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敵餘衆渡已乃乘馬徐去後獲金兵問之温特棱也是役也俘金兵二百有五人騎二百於是逢進薄河州蕃落指揮劉全李寶魏進糾集州民執其同知中靖大夫郭琪以降州民皆以香花踵道迎宋軍有流涕者獨宁河寨官爲金堅守民排戶裂其尸攜其首以獻諸將既得城方編集府庫人人炫功不相能或言當暫賞軍逢命人支錢十餘時食物貴踴炊餅一直數十錢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等捐軀下河州今性命之賤乃不直一炊餅也俄傳金兵大至

衆欲控城固守逵曰彼衆我寡河州又新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外援不至將柰何卽攜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鈐轄第坐府中我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逵諭衆曰我令去此求援兵于外非置此去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卽令儒林郎呂謀權州事與軍士願留者數十百人因出屯會通關李進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初不挾一縷以入今不挾一錢以出卽馳去軍怨惠逵賞薄有道亡者　癸卯帝發建康府宿東陽鎭　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逵遣兵復積石軍執同知軍宣武將軍高偉又攻來羌城克之時金人復取寧河寨盡屠其民寨之戍兵皆潰金合兵萬餘圍河州城中百姓計曰前日之民南歸者金盡屠戮我若效之卽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相與死守猶有千一得活卽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餉郡有木浮圖高數百尺因撤木爲礮械金人悉力爲攻木縋少選壓敵有糜潰者居三日金人退屯白塔寺　甲辰帝次下蜀鎭　金主以張浩爲太師尚書令諭之曰卿在正隆時爲首相不能匡救惡得無罪營建兩宮殫極民力汝亦嘗諫故天下不以咎汝今以卿練達政務復用爲相當思自勉　金御史大夫耶律元宜爲平章政事　乙巳帝次丹陽館　丙午帝宿丹陽縣　丁未次呂城　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劉錡薨于臨安府錡既奉祠寓居都亭驛帝聞其疾劇敕國醫診視時金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將除館待之遣黃衣卒諭錡移居別院錡發怒嘔血數升薨詔贈開府儀同三司例外賜銀帛三百匹兩後謚武穆　戊申帝次常州　己酉帝次無錫縣　王宣與金人再戰于汝州至暮各分散殺傷相當翼日金騎全師來攻南軍敗衄士卒死者百餘亡將官三人　庚戌帝次平江府辛亥次平望壬子次秀州　鄂州統制官王宣自汝州班師時金人圍急屬有詔班師宣遂棄其城而去　金以太保左領軍大都督昂爲都元帥太保如故　癸丑帝次崇德縣　金蕭王敬嗣暉等放歸田里　甲寅帝次臨平鎭　金復以進士爲尚書省令史　乙卯帝至臨安府　興元都統制姚仲圍德順軍先是仲以步軍六千四百爲四陳趨鞏州其下欲急攻仲不聽且退治攻具既至城下梯礮與城下相等圍之三日夜不能克乃舍之時鞏州父老各輦米麪以餉軍軍門山積及引去父老狼狽相顧謂金今知我餉南軍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卽殺官軍後兵輦重者數級并焚饋物而去仲退守甘谷城留統制米剛等駐鞏州以觀敵遂引兵之德順

丙辰金人攻蔡州侍衛馬軍司中興軍統制趙撙擊卻之初金既敗歸撙益修守禦京湖制置使吳拱進屯南陽遣後軍統制成皋華旺捷勝軍統制張成各以所部兵來援合撙及踏白軍統制焦元所部纔六千人而已金將費摩以數萬至城下距城西北一里依汝水爲營其日庚戌也翌日分兵半攻城半掠糧凡三遣人以書至城下撙命射之將書者曰此奉書來與趙提舉商量軍事撙終不納諸將曰敵人以書來未知其意姑接之何害撙曰不可若觀之必致士

卒之疑適中其計前一日金乘昏黑填濠于南門外十三處寂然不聞其聲賀明方覺之焦元中流矢遂下城金人乘勢登城啓南門而入撙在城西方聞南壁失利即下城集諸軍占地勢以待華旺成皋焦元欲奪東門出奔守門統領官劉安不聽將官李進聞南門被攻急乃率弩手二十餘人赴之將刀登城中三矢而死撙率士卒巷戰日轉午勝負未分效用王建募死士十一人截其甲裳登城殺敵至申刻相持不動馬軍司第十八將王世顯請募敢死士得四十人登城接戰殺其二將金人驚潰皆自擲而下南軍奮擊死者不可計會金帥登南門望南軍旌旗不亂曰今日城又不可得復下城而去撙大呼曰金人走矣軍士皆歡呼金人遂敗爭門而出不得出者聚毬場中有千餘人諸軍圍之勦殺皆盡撙命積金人之屍爲二京觀撙苦戰僅十旬軍不過六千人大戰之後軍吏戰歿者已四百餘人負創者三千七百人可戰者僅二千人而已金人既敗猶整頓行伍于西原分八頭每一頭以兩旗引去以示有餘南軍望之皆不言而咨歎戊午金再攻城以大車載薪欲火西門趙撙伏壯士甕城俟其至開關突擊之金人棄車而遁

庚申夜有星隕于蔡州金人之營未明金人退兵一舍

鄂州左軍副統制王宣自汝州以二百騎還至唐州時蔡州圍急京西制置使吳拱遣步騎萬三千人往援之統領官游皋等至確山逗遛不進拱乃以宣權中軍統制節制沿邊軍馬趨救蔡州

甲子金都元帥昻開府山東經略邊事是日高福娘伏誅

乙丑鄂州駐劄御前中軍權統制王宣敗金人于蔡州確山縣前一日宣以所部距確山三十五里而營賀明候騎報敵至確山衆欲不戰宣不可乃舍其步士引騎兵三千先行分爲三陳敵沖陳心宣令諸軍以背刀沖奪三陳俱進秉義郎右軍副將汲靖有勇力宣召之靖請百騎宣與騎二百靖上馬據鞍高呼曰今日汲靖爲國家破此敵敵若不破誓不生還左右聞之人百其勇宣曰汲靖事濟矣靖馳入敵陳奮擊敵衆披靡靖出入者三惟亡二騎諸軍亦勇進金人遂遁宣整衆不追方金之未敗也招討使吳拱以趙撙孤軍不可留屢以蠟書趣回軍撙以敵圍方急若棄城去敵兵追擊勢必敗亡況蔡州軍食有餘拱怒以蠟書付諸將令一面班師會敵兵敗還撙乃與諸將夜出蔡州居人皆從之天氣昏黑墮空谷而死者甚衆于是撙自信陽歸德安而宣亦還屯襄陽府

丙寅瘞欽宗重于招賢寺立虞主

金人復取蔡州

興元都統制姚仲遣副將趙詮王寧引兵攻鎮戎軍金聞宋軍至閉其城收其弔橋堅壁固守詮等引兵斷其貫繩諸軍畢登神臂弓射其敵樓更遣重兵分擊敵勢不支主簿趙士持自言本皇族與同知任誘先開門出降獲其知軍振戈將軍韓珏定遠大將軍同知渭州秦弼聞南師下鎮戎遂托疾不受金命與其子進義校尉嵩及其孥來歸宣撫司以弼知鎮戎軍

閏二月己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武軍承宣使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戚方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

金人

以熙蘭之兵圍河州彌望蔽野兵械甚設宋軍之未得河州也守將温特棱遣食糧軍馳書于臨洮德順以求援爲其吏曹劉浩等十八人謀匿之不行已而浩等悉來歸及金兵再至呼于城下曰惟以劉浩等縋城而出乃釋圍浩等射其呼者使去會義軍運礮擊敵衆殺其部長一人敵乃小卻然亦未退

壬申欽宗虞主還几筵殿上親行安神禮于是自七虞至九虞皆親行之

金人破河州初河州既受圍金將温特棱揚言曰河州能爲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爲人有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去城上士卒聞之交口相賀守城者弛甲坐是夜人人困臥城陬敵以鐵騎擣城斯須城壞州民尚有未知敵至者翌日癸酉敵驅父老嬰孺數萬屠之遷壯者數千隸軍先是宣撫司命惠逢李進等會蕃漢兵援河州逢以兵役單寡不能支敵乞師者再頃之宣撫司遣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爲逢聲援師偉未至河州已破逢屯通會進屯臨洮逢遣人謂曰金今再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敵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綴之必取辱逢信之因休士卒進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之掩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城已爲敵焚蕩餘城趾而已敵屠城時吏曹劉浩與其徒八人遁走得免十人被戮宣撫使吳璘皆命浩輩以官

丙子帝親行卒哭之祭于几筵殿戊寅帝送欽宗虞主于和寧門外奉辭遂祔神主于太廟第十一室己卯百官純吉服

癸未正侍大夫宣州觀察使興元府駐劄御前右軍統制楊從儀率諸將攻大散關拔之關之未下也左從政郎都統司幹辦公事朱紱以書遺總領財賦王之望言諸軍鬬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果立微勞其如賞格當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申報宣司總司指揮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目今事勢與前事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于死事乞詳酌措置略于川蜀科斂軍需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賞給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多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如散關一處使當初有銀絹一二萬匹兩錢引一二十萬道樁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官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律進而勝捷能破關險則有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敵不破滅無有也之望怒荅書言用兵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散關前攻不下聞自有說不知是險固不能取也抑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士卒不用命也若可取而士不用命豈計使之故則必有任其咎者況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軍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于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堆垜賞給爲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西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垜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攻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劉家圈殺金坪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

州亦不聞先㚈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卽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關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有椿辦耶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斂于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已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犒賞不與焉亦不爲不應付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未賞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庀職各有所主而于財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指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來書謂攻散關時若得銀絹錢引椿在鳳州而敵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在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閤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于朝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克足下當如何紱不能對至是從義督同統制田昇等夜引兵攻拔之遂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雞

丙戌賜張浚錢十九萬緡爲沿江諸軍造舟費帝既還臨安有勸浚求去者浚念身爲舊臣一時人心以己之去就爲安危乃不敢言治府事細大必親焉

戊子帝始純吉服御正殿　右諫議大夫梁仲敏論參知政事楊椿輔政期年專務諂諛以取悅同列議政則拱手唯唯既歸私第則酣飮度日以備員得祿爲得計朝廷何賴焉殿中侍御史吳芾言椿自爲侍從已無可稱其在翰苑所爲詞命類皆剽竊前人綴緝以進冒登政府一言無所關納一事無所建明但爲鄉人圖差遣爲知舊干薦舉而已故都人目爲收敕參政去冬警報初聞有數從官謁椿勉以規畫又以危言動之椿竟不動但指耳以對蓋椿素有聵疾也親厚有風之使去者椿曰吾忝參政宰相諾吾亦諾宰相拜吾亦拜重聽何傷其貪祿無恥至于如此左正言劉度亦論椿貪懦無恥頃爲湖北憲率以三百千而售一舉狀自爲侍從登政府惟聽兵部親事官及親隨之吏貨賂請求望賜罷免以肅中外辛卯參知政事楊椿充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椿爲臺諫所擊四上疏乞免乃有是命　湖北京西制置使吳拱言西北來歸之人甚衆望權令踏逐寺觀安泊分給官田貸之牛種權免租稅從之　癸巳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徐嘉充館伴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孟思恭副之先是北使高忠建等將入境責臣禮及新復諸郡縣接伴使洪邁移書曰自古以來鄰邦往來竝用敵禮向者本朝皇帝上爲先帝下爲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彼國無故背盟自取殘滅竊聞大金新皇帝有仁厚愛民之心本朝亟諭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乃蒙責問首遣信使舉國欣幸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當至臨淮上謁更俟顧惠曲折而聞近例迓使相見于淮水中流及是見于虹縣之北虞姬廟始抗

禮比賜燕以欽宗喪制未終不用樂　乙未右朝請郎知盱眙軍周淙言富察徒穆之僕從走馬自燕來報契丹侵擾金國帝謂大臣曰上天悔禍與國相攻今先遣使請和則其國中可卜儻舊疆復還得奉祖宗陵寢誠國家之福陳康伯曰頃年金后有云只見漢和蕃不見蕃和漢今乃金先請和也　是日金兵部侍郎都察珠圖喇舊作温敦兀突剌今改及斡罕戰於滕州敗績

是月興元都統制姚仲統忠義統領段彥引兵攻平安關寨克之進至原州金人堅守不下彥以兵圍其城鼓勵將士乘勢畢登遂拔之殺其知州完顏薩里獲同知鎮國將軍赫舍哩鄂嚕古等弃其孥來獻乃以彥知原州彥又遣將官陳玘克西壕柳泉綏寧靖安四寨

三月丁酉朔新除資政殿學士楊椿降充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四川宣撫使吳璘自秦州引兵至德順軍先是興元都統制姚仲攻德順逾四旬不能下乃以武當軍承宣使知夔州李師顏代之與中軍統制吳挺皆節制軍馬會金都統圖克坦喀齊喀副都統張中彥自鳳翔濟師又遣其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摧沙合涇原之師來援挺與金人遇于瓦亭統制官秀州刺史吳勝閤門宣贊舍人朱勇等以所部逆戰統領官王宏謂人曰吾赤手歸朝驟官將領不以死力戰非夫也卽突出部其徒奮擊飛矢如蝟毛宏不動敵敗去然諸軍猶畏敵軍盛復相持不敢進璘恐士有怠志遂自將以往至是抵城下　乙巳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充陝西河東路詔討使吳璘爲少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金州兼金開達州安撫使王彥爲保平軍節度使錄商虢之功也

丁未左司員外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接伴北使還入見邁等言伏見已降指揮罷北使沿路游觀燒香竊謂朝廷方接納鄰好所爭者大非一事而止也今賜予宴犒一切如舊則遊觀小節似可從略若以欽宗皇帝服制爲辭則向者顯仁皇后弔祭使來天竺浙江之行猶且不廢或彼有請拒之無名望令有司依例施行詔使人欲往浙江觀潮令館伴諭以近日水勢湍猛損壞江亭石岸難爲觀看其天竺並沿路遊觀燒香且依近例或無所請卽依已降指揮施行遂以邁守起居舍人兼職如故是日金國報登位使高忠建等入國門始忠建責臣禮及新復諸郡邁以聞且曰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也禮部侍郎黄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議者或有謂土地實也君臣名也今宜先實後名乃我之利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曰今力未可守雖得河南不免爲虛名臣謂不若先正名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　戊申四川宣撫使吳璘復德順軍璘初至城下自將數十騎遶城守陴者閧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甚發敵氣索于是璘按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前一日嘗陳斬一將數其罪以肅軍諸將股慄乃先以數百騎當敵金人一鳴

鼓銳士躍出突宋兵遂空壁來戰宋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苦戰久之日且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鬬金兵大敗遂遁入壁質明璘再出兵金人堅壁不戰會天大風雪金人引衆夜遁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幾不得行遂遣忠義統領嚴忠取環州獲其守將中憲大夫郭裔先是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强霓與其弟武經大夫震皆陷敵及是自環州來歸璘嘉其忠義奏以霓知環州兼沿邊安撫司公事震統領忠義軍屯環州　己酉太常少卿王普假工部侍郎充送伴大金報登寶位國信使武翼大夫榮州刺史帶御器械王謙假昭慶軍承宣使副之　壬子金報登位使驃騎上將軍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副使通議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張景仁見于紫宸殿故事北使授館之三日即引見至是以議禮未定故用是日于是北使于隔門外下馬近例于官門內隔門接下馬三節人下馬于皇城下近例在皇城門內上下馬使副位于節度使之南不設氈褥以欽宗喪制未終不設仗次燕垂拱殿不用樂先是閤門定受書之禮略于京都故事〔攷異〕東京舊儀北使跪于地下進書內侍啓匣取書宰執讀書畢使人陞殿跪傳北主語問上起居客省官宣問畢北使下殿起居今附見其制詔館伴使徐嚞等以所定示之忠建固執特許殿上進書及陛階猶執舊禮尚書左僕射陳康伯以義折之忠建語塞乃請宰相受書康伯奏曰臣爲宰相難以下行閤門之職忠建奉書跪不肎起廷臣相顧眙愕康伯呼嚞至榻前厲聲曰館伴在館所議何事嚞徑前掣其書以進北使氣沮　癸丑金人圍淮寧府城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陳亨祖登城

督戰爲流矢所中死之　四川宣撫使吳璘自德順軍復還河池　金人自摧沙引兵由開遠堡攻鎮戎軍環城呼譟衆矢盡發守將秦弼來援時與元都統制姚仲已遣將官王仲等領千兵戍鎮戎至是又遣副將杜孝廉領兵五百屯摧沙爲外禦　丁巳金使高忠建等入辭置酒垂拱殿忠建等既朝留驛中凡五日觀濤天竺之遊皆罷之至是面受報書用敵國禮將退遣客省官宣諭云皇帝起居大金皇帝遠勞人使持送厚幣聞皇帝登寶位不勝欣慶續當專遣人欽持賀禮忠建等捧受如儀　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假翰林學士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果州團練使知閤門事張掄假鎮東軍節度使副之　戊午忠義軍統制兼知蘭州王宏引兵拔會州獲其通事李山甫等五十四人宣撫司因令宏統制蘭會州軍馬　金人破淮寧府忠義副都統領戴規部兵巷戰奪門以出爲敵所害守將陳亨祖之母及其家五十餘人皆死後贈亨祖榮州觀察使贈規三官祿其家三人又爲亨祖立祠于光州名閔忠金之渝盟也淮襄諸軍復得海泗唐鄧陳蔡許汝亳壽等十州自是但餘四州而已　己未帝始御經筵自去秋以用兵權罷講讀至是復之　金人引兵與西蕃官杏果同圍原州守將段義彥率忠義統領鞏銓領兵併州之官吏軍民登城以守金依城建寨晝夜攻擊原州城雖高而忠義兵皆無甲乃遣使詣鎮戎軍秦弼求援弼無兵可遣不得已分第三將趙銓及總押官荀俊所領兵之半以應之果本涇原部落子奔

降于金深知利害險扼之處金遂將之　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至西縣之東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自利州往會之允文之出使也與京西制置使吳拱荆南都統制李道會于襄陽至是又與四川宣撫使吳璘會于河池前後博議經略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東郭振守淮西趙撙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拱與王彥合軍于商州吳璘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餉道便兩河可傳檄而定遂驛疏以聞先是之望數以軍興費廣爲言朝廷令勸諭民戶獻納之望因親至梁洋諭豪民使輸財　癸亥夏人二千餘騎至菜園川俘掠又二百餘騎寇馬家巉　丙寅四川宣撫使吳璘令右軍統制盧仕閔盡以秦鳳路弁山外忠義人及鎮戎軍四將軍馬留隸守臣秦弼先是弼言鎮戎兵備單弱敵勢甚盛乞遣援兵故也　是月明州言高麗國綱首徐德榮至本州言本國欲遣賀使詔守臣韓仲通從其請殿中侍御史吳芾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爲其所役紹興丙寅嘗使金稚圭入貢已至明州朝廷懼其爲間亟遣之回方今兩國交兵德榮之情可疑使其果來懼有意外之虞萬一不至即取笑外國乃止之　是春淮水暴漲中有如白霧其闊可里許其長亘淮南北又有赤氣浮于水面高僅尺長百步自高郵軍至興化縣若血凝而成者

癸酉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向來歲遣聘使多以有用之財博易無用之物大率先行貨賂厚結北使方得與北商爲市潛形遁迹嘗虞彰露閒遭捃摭復以賄免不惟有累陛下清儉之德亦啓敵人輕侮之心今再通和好尚慮將命之臣或仍前例有傷國體爲害非細詔使副嚴切覺察如使副博易回日令臺諫彈劾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七（起元默敦牂四月，盡十二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夏四月己巳，金右副元帥完顏默音（舊作謀衍，今改。）等敗斡罕（舊作窩斡，今改。）於長濼。先是斡罕攻泰州不克，轉趨濟州，欲邀金人糧運。默音與右監軍完顏福壽合兵萬三千人，以海蘭路（海蘭舊作曷懶，今改。）總管圖克坦志寧（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等為左翼，臨海節度使赫舍哩志寧（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等為右翼，至木虎崖，盡委輜重，士卒齎數日糧，輕騎襲之。賊黨有來降者，謂默音曰：賊中馬肥健，官軍馬疲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救其巢穴，賊至，馬必疲，我馬得少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勞也。默衍從之，乘夜亟發，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遲明，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整兵少憩。斡罕方向濟州，聞金兵取其輜重，乃還救，遇於長濼。既陳，默音別設伏於左翼之側。賊騎突出左翼伏兵之閒，圖克坦克寧射卻之。是日，別部諸將與賊對者，勝負未分，相去五里許，而立左翼萬戶襄別與賊戰，賊陳動，襄麾軍乘之，突出其後，俱與大軍不相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騎率衆自賊後擊之，賊不能支，乘勢麾軍擊其一偏，賊遂卻，襄遂與大軍合，而別部諸將皆至，整陳力戰。天忽反風，揚砂石，賊陳亂，金兵馳擊，大破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衆。

辛未，金降前主亮為海陵郡王。

甲戌，吳璘命姚仲趣德順，統制官盧仕閔、姚志並聽節制，相機圖復涇渭等州。仲言所領兵少，欲就興元洋州抽兵為助，璘從之。於是仲併河池、秦州兵九千詣德順，餘兵留屯甘谷、推沙鎮戍軍。時原州受圍已久，金兵益置大礮十四所，更用鵝車洞子，擁迫城下，矢石亂發，軍民死傷甚衆。勢將不支，守將段彥聳銓告于知鎮戎軍秦弼曰：原州鎮戎，脣齒相依，原州失守，鎮戎必孤。弼以聞于宣撫司，乃就令弼盡領四將兵應援。段彥復報敵兵增至七萬，盧仕閔謂涇渭距德順鎮戎地遠，而原州勢急，請姚仲分援原州，仲乃令右軍統制李在分遣治平寨屯兵五百人往援之。仕閔以原州急，分遣其兵寨于東山及渭川道三岔口榆林堡。堡距州五十里，以為應援，且密遣壯士馳報城中，俾知外援，以堅其守。

戊寅，御史中丞汪澈參知政事。

戊子，起居舍人充大金國賀登寶位使洪邁等辭行。（攷異：繫年要錄載國書云：審惟駿命，光宅丕圖，鎮合天人，咸均遐邇。比因還使，常露悃悰，粵從海上之盟，遂講鄰封之信。中更多故，頗素始圖，事有權宜，姑為父兄而貶損；釁無端隙，聿逃天地之鑒臨。既過事之一開，致誓言之遂絕。敢期後聘，許續舊歡。惟陵寢之山川，暨陽春秋之祭祀，志豈忘于纘舊，孝實切于奉先。願畫舊疆，還敵國，結兄弟無疆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咸息干戈之苦。尚垂睿照，曲佃懇求，願佇佳音，別修要約。與大金國志所載少異，今附見於此。）

壬辰，起居郎呂廣問權尚書禮部侍郎。

丙申，興元都統制姚仲聞原州圍急，乃令統制官姚志、李在量留兵屯德順，盡以精兵同所將常從兵，以是日發德順往援原州。

契丹斡罕率衆西走，金右副元帥默音追及之於霿𩅂河，賊已濟，毀其津口。赫舍哩志寧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為疑兵，以萬戶瓜勒佳清臣（瓜勒佳舊作夾谷，今改。）

圖克坦海羅於下流渡河值支港兩岸斗絕且濘淖命軍士束柳填港而過追之數里得平地方食賊衆奄至志寧急整陳賊自南岡馳下衝陳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後軍畢至左翼輕騎兵先與賊接戰據上風縱火乘煙擊金軍金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金兵苦風煙皆植立如癡會天雨風止金兵奮擊大敗之圖克坦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阨谿澗不得亟渡多殺傷賊既渡金兵亦渡少憩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卻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金兵少卻回渡澗北金軍大隊至斡罕遂引去

五月戊戌四川宣撫使吳璘自河池往鳳翔視師都統制姚仲遣統領官趙銓引兵七百至開邊寨克之獲其知寨成茂已而金人千餘自原州來求戰銓鼓衆力戰北兵敗走金二百餘騎又駐開邊寨河灘右軍統制盧仕閔戰退之追擊至九龍泉仲令統制姚公輔同統領官張詔趙銓領兵七百赴原州又令統制姚公興駐原州北嶺與金人合戰奪其隘口守將段彥知大軍將至勢少壯金人是日攻城亦稍緩壬寅仲以大軍至原州之北嶺與金人合戰南兵大敗前一日仲未至開邊寨之十里將以次日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弓弩盡滿引行前輜重隊居後平旦遇敵萬餘求戰仲以盧仕閔所領馬步軍及陝西兵合爲頭陳次以己所統部軍六千四百十有八爲四陳隨勢便利分列之又以統制官姚志所部兵爲後拒列爲隘曲南軍盡力鏖擊陳面開合凡數十敵兵每一衝陳率三千餘衆迭爲進退輜重隊隨陳亂行不整第一第二陳方交鋒而第三第四已爲金兵破拒馬而入陳心衝潰輜重中隔莫可接第五陳及仲牙兵死鬬最久自辰至未人馬死亡枕藉道路軍遂大潰志陳居第六已逾兩隘行前者還報諸陳盡爲敵兵所敗志謂其徒曰前軍既敗我輩進亦死退亦死等死耳進猶可生也遂悉其軍各死戰未幾金人馬軍直前衝擊志令左軍第四正將張傳傳令槍手盡坐神臂弓先發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金兵引退約二百步志遂趨陳逾七八里敵乃歸南山原當時詢求姚仲不得頃之有報仲已至開邊寨志遂令將官楊立領神臂弓甲兵各五隊據九龍泉大川路以備敵邀擊是役也武顯大夫興州前軍同統制鄭師廉與統領官七將官三十隊將七十有三並死于陳隊兵以下不與焉仲既至開邊寨諱言五陳之敗惟推姚志爲奇功以捷報宣撫司公輔聞仲遇敵乃引兵次原州城爲策應遇金人與戰至午各退保于故壘時吳璘方遺仲書問原州敵勢且曰喀齊喀貝勒次鳳翔堅守不出勢不與虜雖原州圍未解可且赴德順書未至而仲已敗　金立楚王允迪爲皇太子

乙巳詔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　戊申太傅寧遠軍節度使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復爲醴泉觀使　辛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與金人遇于石湫堰敗之先是金以數萬衆圍海州詔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受命即爲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騎乘敵獘子蓋至京口整軍

渡江，亟趣漣水，擇便道以進。前一日，至石湫堰，金萬騎陳于河東，子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不可令敵知我虛實。」于是率精銳數千騎馳馬先入。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張玘爲流矢中其腦，沒于陳，士卒死鬬，金兵遂大敗，擁于河，溺死幾半，餘騎遁去。　壬子，奉安顯仁皇后神御于景靈宮。　癸丑，吳璘聞姚仲之敗，乃逮繫左軍第四正將張傳鞫之，始得其實，遂追仲赴軍前議事。翌日，又令統制官姚公輔、趙銓守原州，聽候中軍統制吳挺節制，不得自爲摘發，若擅離所守地，稍失支吾，並斬。　乙卯，忠州團練使、知順昌軍孟昭率部曲來歸，居固始縣，以昭爲光州兵馬鈐轄，其徒皆授田居之。　丁卯，天申節，罷上壽。　海州圍解。　戊午，欽宗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　癸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言：「軍籍日益凋寡，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爲可仗。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湧貴，中原之人極艱于食，乞朝廷多撥米斛或錢物付臣措置招徠，人心既歸，北勢自屈。」詔以米萬石予之。浚以爲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爲兵，乃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强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困於敵人荼毒已甚，讎敵欲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械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誠恐一旦姦夫鼓率千百爲羣，別致生事，可因其嫉憤無聊之心而招集之。宜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壯年十八已上、四十五已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各給文帖，書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爲一甲，十甲爲一隊，遞相保委，有功同賞，有罪同罰，于建康府置營聚安泊。」詔可之。浚即下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擄掠，不能相保，今議爲必守之計，復恥雪怨，人心所同，有原充者，宜相率應募。至于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勳業。」于是兩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强勇可用，浚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爲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浚擢于困廢中，敏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閒，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浚謂敵長于騎，我長于步，制騎莫如弩，衞弩莫如車，乃令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來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于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于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多募福建海船，由海窺東萊，由清泗窺淮揚。詔下福建選募。　甲子，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裕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勤萬幾，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康寧。今邊鄙粗寧，可遂如意。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幾焉。可立爲皇太子，仍改名眘。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等，速討論典故以聞。」　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成閔爲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寧國軍節度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

北壽亳州招討使李顯忠爲太尉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四川宣撫使吳璘遣將攻熙州，是月拔之，獲其都統官劉嗣初。三大將之出也，興元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渭北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未得進。是月，金右副元帥默音以逗遛召還。默音貪擄掠，敗敵不急追，縱敵使去，其子色格（舊作斜哥，今改）奏橫軍中，士卒不用命。斡罕得水草善地，金兵水草乏，馬益弱，斡罕遂涉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窺取北京，西攻三韓縣，勢益熾。金廷臣或言：「斡罕兵勢如此，若宋人乘虛襲我，國其危哉！設有所求，當割地與之。」金主懼甚。右丞布薩忠義請曰：「臣聞主憂臣辱，願效死力，殄滅契丹。」金主壯之，乃召默音等還，切責罷之，以赦舍哩志寧爲右監軍，偕左監軍高忠建進討，旋命忠義爲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經略契丹。六月丙寅朔，四川宣撫使吳璘次大蟲嶺，姚仲來謁，璘先令夔州安撫李師顏奪其兵，欲斬以徇，參議官有勸止之者，乃繫河池獄，旋送文州拘管。統制姚公輔引兵出城北，次于北原，與敵兵遇，戰焉。金人自五月至于今，增兵凡萬五千騎，調丁夫五千餘衆，以牛車運礮坐六十有餘所，增置憝皮袋、搜城車、呆樓洞子十餘所，自城東至于西南隅，共爲六寨，守將段彥來告急，一日書五至，公輔告急亦繼至。己巳，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捧罷爲武泰軍承宣使、兩浙東路軍副總管、紹興府駐劄；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鎮南軍承宣使

荆南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李道罷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中亮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都統制、兼知襄陽府王宣領郢州防禦使，權主管荆南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仍兼知襄陽府。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潭州觀察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充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吳珙爲安遠使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賞茨湖之捷也。時復與金人議和，故三招討並除管軍而結局。壬申，永州防禦使、侍衛馬軍使中軍統制趙撙充鄂州駐劄前軍都統制。癸酉，以立太子告天地、宗廟、社稷。甲戌，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論宰相朱倬之罪，倬聞亦乞免。乙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倬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帝出御劄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地之靈，宗廟之福，邊事寖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懼弗克任，憂勤萬幾，弗遑暇佚，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臧，蔽自朕心，亟決大計。皇太子賢聖仁孝，聞于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朕非敢私。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還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一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淡泊爲心，頤神養志，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于治。」詔，洪遵所草也。丙子，帝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先是帝嘗諭太子以傳禪意，太子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復加面諭，太子推遜不受，卽趨殿側便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三，乃止。于是帝御紫宸殿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壓殿康伯奏言臣等輔政累年罪戾山積聖恩寬貸不誅今陛下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帝亦爲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疾久欲閑退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曰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共知似聞讓遜太過未肎卽御正殿帝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後矣帝卽入宮百官移班殿門下宣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扶掖至于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皇太子遜與康伯等奏言願殿下卽御坐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托之意太子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班退太上皇帝卽駕之德壽宮 帝服赭袍玉帶步出祥曦殿門雨掖輦以行至其宮門弗肎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曰吾付托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稱萬歲百官扈從上皇至德壽宮（考異）金史世宗紀作七月丙午宋主傳位于子蓋據事聞之日今從宋史 丁丑駕詣德壽宮起居 戊寅大赦 帝諭羣臣曰朕欲每日一朝德壽宮以修晨昏之禮面奉太上皇帝聖諭謂恐費萬幾勞煩羣下不賜許可委禮官重定其期禮部侍郎黃中奏漢高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今請依前事詔從之 金命居庸關古北口譏察契丹閑諜捕獲者加官爵己卯命萬戶溫特赫阿嚕岱舊作溫迪罕阿魯帶今改率兵四千屯守古北口薊州石門關以斡罕侵軼日甚故備之 金布薩忠義之奉命討斡罕也金主賜以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違職之外並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遷賞又詔將士曰兵久駐邊陲靡費財用百姓不得休息今以右丞忠義爲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宜同心戮力無或弛慢以大名尹宗尹爲河南路統軍使壬午忠義等遇斡罕於花道斡罕擁衆八萬勢甚張忠義以宗亨爲左翼宗敘爲右翼與賊夾河而陳賊渡河分其兵爲二先犯左翼軍萬戶扎拉舊作圖剌今改以六百騎奮擊敗之賊犯右翼軍宗亨及富察世傑指畫失宜陳亂敗于賊世傑挺身投于扎拉軍中賊圍扎拉軍扎拉力戰宗敘以右翼軍來救斡罕不能勝乃以精銳自隨以羸兵護其母妻輜重由別道西走期於山後會集忠義及赫舍哩志寧以大軍追及於褒嶺西陷泉（考異）布薩忠義敗斡罕于褒嶺本紀作庚寅今從斡罕傳連書之賊軍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爲陳迤邐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陳步軍居中騎軍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時昏霧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天不助惡當爲開霽頃之昏霧廓然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扎拉力戰賊稍卻志寧與瓜勒佳清臣等合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淖不得亟渡金兵逐北人馬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衆踏藉而過或奔潰竄匿林莽閒金兵躡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僞六院司大王褒斡罕走趨溪地金兵追躡至七渡河又敗之既逾渾嶺復進軍襲之望

風奔潰斡罕之毋舉營自落括西走志寧追之盡獲輜重俘五萬餘人捷聞金主詔曰右副元帥忠義遣使來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將全屬歸附或分領家族來降或嘗受僞命及自來曾與官軍鬬敵皆釋其罪其逃亡者除斡罕一身有能歸附亦準釋放能誅捕斡罕或率衆來降者竝給官賞各路撫納來者毋得輒加侵損無資給者有糧處安置仍官爲養濟 癸未陳康伯奏臣等以前二日朝德壽宮太上皇帝宣諭車駕每至宮必於門外降輦已再三諭之旣以家人之禮相見自宜至殿上降輦令臣等奏稟此意帝曰夜來太上皇帝有旨令朕只朝朔望朕于子道問寢侍膳尤宜勤恪卿等可詳議以聞如宮門降輦在臣子於君父禮所當然太上皇帝雖曲諭朕斷不敢 甲申詔曰朕欽承聖訓嗣守丕基猥以眇躬託于王公士民之上兢兢業業懼德菲薄不敏不明未燭厥理將何以緝熙初政稱太上付授之恩永惟古先極治之朝置鼓以感敢諫立木以求謗言故下情不塞於上聞而治功所由興起也朕甚慕之況今薦紳之士咸懷忠良芻蕘之言豈無一得朕躬有過失朝政有缺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凡可以佐吾元元輔朕不逮者皆朕所樂聞朕方虛懷延納容受直辭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於理罪不汝加悉意陳之以啓告朕毋隱毋諱毋憚後害自今時政闕失竝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詣登聞檢鼓院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實封附遞以聞 丁亥詔胡銓復元官差知饒州 禮部侍郎黃中等言奉聖旨太上皇帝有詔卻五日之朝朕心未安令有司官詳議臣等今議除朔望皇帝詣德壽宮朝見外請于每月初八并二十二日朝見竝如宮中之儀詔從之 壬辰殿中侍御史張震言紹興二年詔書略曰昔我太祖皇帝嘗令百官輪次面對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佇以聽其言且觀其行陛下初承聖緒望舉行舊典詔百官日以序進則數日之閒議論畢陳而賢愚可以槩見俟其旣周卽復依舊五日輪對詔從之 帝手書召判建康府張浚旣見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賴惟公浚言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一不當人心自歸强鄰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浚見帝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事功於是加浚少傅進封魏國公除江淮宣撫使節制屯駐軍馬

秋七月壬寅詔曰永惟邦本實在斯民民之休戚實繫守令太上皇帝精擇循良留神惠養垂及眇躬其敢怠忽咨爾分土之臣毋滋訟獄毋縱吏姦毋奪民時以重土木毋掊民財以資餉遺有一如此必罰毋赦至於俾民安其田里愁歎不生增秩賜金若古典則 丁未賜知臨安府趙子潚御劄罷京尹供饍營辦帝曰更宜子細求訪應有擾民之事一一條具聞奏如停罷供饋等所省錢二萬餘貫可盡與民閒除去科擾 戊申詔追復岳飛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庚申金尚書左丞相晏致仕 壬戌

詔將居聖節諸路監司州軍應合進金銀錢絹等緣天申聖節已行進奉合進之數權與蠲免 金邊帥以徽至盱眙〔攷異〕繫年要錄云先是金遣布薩忠義及赫舍哩志寧將路四川爲南師所敗於是徽至盱眙今以金史攷之大定二年七月忠義志寧方討斡罕無暇以徽至宋至冬始奉南伐之命疑要錄以後事誤繫于前至云敗于四川則尤誤矣今酌書之達通和之意宜各守元立封疆邊臣以聞乃下詔曰敵人求索故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遺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時羣臣有所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帝以問參知政事史浩浩奏謂第當且堅壁以禦攻衝俟乘機以圖恢復先是史浩議欲城瓜洲采石下張浚議浚謂如此是自示以削弱之形不若先城泗州浩既參知政事與張浚議多不合 命參知政事汪澈視師湖北京西時劉珙使金不至而復先是洪邁張掄使回見張浚具言金不禮我使具狀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議遣使報金以登位竟遣珙行至境金責舊禮不納而還 斡罕既敗收合散卒萬餘人遂入奚部以諸奚自益八月乙丑朔金左監軍高忠建破奚於栲栳山及招降旁近奚六營有不降者攻破之斡罕寇古北口萬戶温特赫阿嚕岱因妻生日輒離軍六十里賊聞之來襲殺傷士卒甚衆金主命完顏默音以兵三千會舊屯兵擊之先是有告默音子色格謀反者金主察其誣命鞫告者告者款伏遂誅之金主謂默音曰人告卿子謀反朕知卿必不爲此今告者果自服罪宜悉此意默音至軍擊擒其賊黨 癸酉金主謂宰臣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要略無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早夜孜孜冀聞讜論卿等宜體朕意詔百司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爲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朕將親覽以觀人材優劣 丁丑金免齊國妃韓王亨等親屬在宮籍者 金主詔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以所部軍與大軍會討斡罕 戊寅帝詣德壽宮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尊號冊寶行禮 乙酉金詔左諫議大夫石琚監察御史馮仲方廉察河北東路 丁亥金主詔御史臺曰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惡邪正當審察之若止理細務而略其大者將治卿等罪矣 辛卯金罷諸關徵稅 九月丁酉詔朕仰稽祖宗故事開講其日可召輔臣觀講 戊戌詔比下求言之詔欲急聞過失四方有獻言者並付後省看詳今已逾月未聞推擇來上可令催促 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才豫當儲蓄以備緩急欲舉一忠懇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爲都轉運使可令集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俟采擇 金完顏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會布薩忠義之軍追討斡罕賊黨多降餘多疾疫而死無復鬭志斡罕自度勢窮謀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國金兵追之益急其衆復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庚子賊黨執斡罕以降幷獲其母妻逆黨悉平甲辰金太子率百官上表賀乙巳金以斡罕平詔中外辛亥斡罕磔於市其黨瓜里扎巴南走左宣徽使宗亨追之不及瓜里扎巴遂來降 甲寅詔胡銓王十朋並赴行在

冬十月丙寅，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各舉可任監司、郡守之人，分爲二等：一見今可用，一將來可用，限一月聞奏。如所舉，增秩賜金，舉主同之；不如所舉，罰亦同之。及見任監司、郡守才與不才，亦限一月內逐一具姓名、臧否、品目來上。　右正言周操言：「國家內設百官，必資久任，以責成效。今則不然，自丞簿不數月望爲郎，自郎不數月望爲卿監，利於速化，人則幸矣，職業不修，國家何賴！若乃監司、郡守之數易，則其害又有大於此者。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望面諭大臣，自今內外除授之際，確意精選，務在久任。」詔令三省遵守。　丁卯，金以左副元帥完顏固雲（舊作數英，今改）爲平章政事。　戊辰，金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布薩忠義等至自軍。丙戌，以忠義爲右丞相，改封沂國公；以左監軍圖克坦志寧爲左副元帥。　戊子，金葬睿宗皇帝於景陵，大赦。　己丑，金命赫舍哩志寧經略南邊。　十一月癸巳朔，金命布薩忠義南伐。　甲寅，殿中侍御史張震等言：「乾德四年，詔自今內臣年及三十以上，兼見在朝廷繫職，方許養一子。皇祐五年，詔內侍以一百八十人爲額。嘉祐中，韓絳奏內臣員多，請住養子。至治平以後，始復許奏薦。而熙寧中，神宗諭宰臣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前省官又入內侍，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代其職事乎？』吳充對曰：『此盛德事，臣等敢不奉行！』自來條例，又須限以年甲，試以詩書，籍定姓名，遇闕不塡。宜立爲定制。」詔令內侍省開具見在人數聞奏，今年會慶節權免進子。　乙卯，臣僚言：「祖宗時，贓罪削籍配流者，雖會赦不許放還敘用。近覩登極赦，命官除名、追官資及勒停并永不收敘人，並與敘元官，甚失祖宗痛繩贓吏之意。請自今官吏嘗經勘斷犯入己贓，並不許收敘；如有已放行收敘者，即爲改正。」從之。　十二月戊辰，詔今日早朝，集侍從、臺諫赴都堂，條具方今時務，仍聽詔旨。詔曰：「朕覽張燾所奏，犁然有契於衷，已令侍從、臺諫集於都堂。今賜卿筆札，宜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退各於聽治之所，盡率其屬，諭以朕旨，使極言之，毋得隱諱，朕將有考焉。」初，張燾以故老召除知樞密院事，帝問爲治之要，燾因言太上皇帝紹興初，嘗舉行祖宗故事，詔百官赴都堂，令條具當今弊政與夫捄正之宜，請檢舉行之，故有是詔。　庚辰，臣僚言：「國朝檢校官一十九員，上者曰太師、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而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各以序進。陛下方講修聖政，宜下有司討論，立爲定式。」給事中黃祖舜等言：「看詳臣僚所陳六事：其一曰，六等檢校官，舊制也，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徑除太尉，歷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其二曰，節度以移鎮爲恩寵，舊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其三曰，承宣分大中小鎮，觀察分大小州，舊制也，今則皆徑作一官矣。其四曰，橫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爲十三等，以待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舊制也，今則自右武大夫當遷官者，率以遙郡改轉，纔五遷即至遙郡承宣，一落階遂爲正任承宣使。其五曰，武功大夫實歷十年，用七舉主始轉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爲宣贊舍人，纔遷一官，徑至右武

郎。其六曰。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差遣。非正任觀察使。及管軍不以爲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紛紛皆是。逐項所陳委皆允當。乞與施行。自降指揮日爲始。詔並從之。　辛巳。帝曰。昨聞臣僚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呂忱中發王珦所司。皆取迎合。林待問爲勘官。獨直其冤狀。章傑捕趙鼎送葬人。又搜其私書。欲傅致士大夫之罪。翁蒙之爲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爲王鈇家治盜。欲煆煉富民。多取其陪償。王正己爲司理。卒平反之。此皆不畏強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錄。　乙酉。金遣尚書刑部侍郎劉仲淵等廉察宣諭東京北京等路。　是月。命宰相陳康伯兼樞密使。詔吳璘班師。　是冬。帝召陳俊卿及張浚子栻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遙爲吳璘之援。帝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金以十萬兵屯河南。聲言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州。金不敢動。第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金人多詐。不當爲動。卒以無事。栻之見帝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八
起昭陽協洽正月盡閼逢涒灘九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諱眘太祖七世孫也初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慶國公令譮令譮生子偁是爲秀王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于秀州官舍命名伯琮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密爲高宗言之高宗大寤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于宮中三年二月賜名瑗五年六月築讀書堂十二年正月封普安郡王三月出閤就外第三十年二月癸酉立爲皇子更名瑋丙子進封建王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爲皇太子改名眘

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 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歲如之 立武臣薦舉格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之士三人謀略沈雄可任大事寬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陳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巧可治器械已上五等令曾立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通習典章可掌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寄諳曉財計可裕民力持身廉潔可律貪鄙詞辨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以上薦舉被舉之人成立功效舉官取旨推賞敗事亦加責罰既而殿中侍御史胡沂上言陛下注意將臣然武舉唱第名在一二者固蒙褒擢餘皆任以權酤征商之事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左衛長史歷爲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中武藝人竝赴陝西任使又武舉中選人或除京東抵賊或邊上任使或三路沿邊試用或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請取近歲應中武舉之人分差沿邊備使從之 自建炎以來居位者往往不修職事而朝廷姑息莫知所懲國子司業王十朋極言其弊之當革且論人主之大職有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帝嘉納 以知饒州胡銓爲祕書少監銓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請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爲辭請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從之 樞密副都承旨龍大淵帶御器械曾覿皆潛邸舊人欲擅利權數言國用當加省察於是帝數以手詔詰戶部錢穀出入之數戶部侍郎周葵上言陛下新即大位勞心庶政臣下傾聽謂有咨詢必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財利是稽此不獨陛下未得治道之先務慮必有小人熒惑聖聰欲售其私者不可不察也帝爲之色動 庚子以史浩爲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爲江淮宣撫判官 丙午誅殿前司後軍謀變者 戊申詔禮部貢院試額增一百人 壬子金遣客省使烏居仁賞勞河南軍士 吳璘奉班師之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至是復詔璘進退可從便宜而璘已棄德順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于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

軍皆復爲金取。二月壬戌朔，用史浩策，以布衣李信甫爲兵部員外郎，齎蠟書間道往中原，招豪傑之據有州郡者，許以封王世襲。甲子，金命太子少詹事楊伯雄等廉問山西路。庚午，金主謂宰相曰：「灤州饑民流散，可移于山西富民贍濟，仍于道路計口給食。」己卯，賑兩淮流民及山東歸正忠義軍。庚辰，金太保、都元帥完顏昂薨，金主輟朝，親臨奠，賻贈甚厚。昂自從太祖開國，累著功績。在正隆時，縱飲沈酣，輒數日不醒，廢主亮聞之，嘗面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及金主即位，昂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廢主亮之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我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遭遇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昂睦於兄弟，尤喜施予，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或以子孫計爲言，荅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爲子孫奴耶！」癸未，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罷。丙戌，金趙景元等以亂言伏誅。庚寅，逐秦檜黨人，仍禁輒至臨安。金東京僧法通以妖術亂衆，都統府討平之。三月壬辰朔，金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舊作紇石烈志寧，今改）遣人索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致書於張浚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會兵相見。」浚復以書曰：「疆埸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先是金人聲言取兩淮，浚請以兵屯盱眙及泗、濠、廬州備之。志寧遣富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侵計。癸巳，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丙申，金中都以南八路蝗，詔尚書省遣官捕之。壬寅，陳康伯上欽宗陵名曰永獻。金命戶部侍郎魏子平等九人分詣諸路，明安（舊作猛安，今改）穆昆（舊作謀克，今改）勸農及廉問。詔臨潢漢民逐食於會寧府、濟、信等州。乙巳，詔求遺逸。丁未，詔修太上皇帝聖政。己酉，參知政事張燾罷。初，劉度除右諫議大夫，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因奏潛邸舊僚宣召當有時，蓋爲龍大淵、曾覿言也。至是遂上疏劾大淵、覿輕儇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之議，搖脣鼓舌，變亂是非。凡皇闈宴昵之私，宮嬪嬉笑之語，宣言於外，以自夸大。至引北人孫照出入清禁，爲擊毬胡舞之戲，上累聖德，望亟賜黜逐。又因進故事，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用，蓋公義不勝私欲耳。反覆數百言，尤爲切至。於是詔大淵除知閤門事，覿權知閤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顧進之，何面目尚爲諫官！」乞就貶黜。中書舍人張震繳其命至再，侍御史胡沂亦論兩人市權招士，請屛遠之以防其微，不報。給舍金安節、周必大不書黃，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此兩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諭給舍：「爲人鼓扇，議論羣起，太上時安敢爾！」於是安節、必大退而待罪。會張燾入對，欲以兩人決去就，帝問所從聞，燾曰：「聞之陸游。」帝曰：「游反覆小人，已得罪

行遣矣燾謝曰臣聽言不實罪也遂罷政是日安節必大再奏乞竄責不許必大入謝帝曰朕察卿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時宰輔臺諫合辭以爲兩人當去故帝有朋黨之疑庚戌度改權工部侍郎乙卯震出知建寧府帝復申兩人知閤之命必大格除目不下史浩以聞越三日不獲命遂請祠去兩人之命亦寢　庚戌金免去年租稅　夏四月辛酉朔金右副元帥完顏思敬召還京師授北京留守　丁卯金平章政事完顏固雲（舊作穀英今改）罷爲東京留守固雲宿將恃功先在南京頗瀆貨不恤軍民詔使問以邊事固雲不答謂詔使曰爾何知俟我到闕奏陳及召入竟無一語及邊事者在相位多自專己所欲輒自奏行之故罷　先是金戶部尚書梁銶上言大定以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真僞相雜請一切停罷參知政事李石買已停之支帖下倉支粟倉司不敢違以新粟與之金主聞其事以問銶銶不以實對金主命尚書左丞翟永固鞫之得實銶降知火山軍石亦坐貶會御史大夫白彥敬罷以石代之　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浚謀之士輿不教之師敵退則論賞以邀功敵至則斂兵而遁迹致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閒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爲內應浩曰勝廣

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謀南侵當及其未發備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江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趣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趣虹縣　壬申賜禮部進士木待問以下五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　乙亥王之望罷　壬午詔戶部臺諫議節浮費　乙酉金賑山西明安穆昆貧民給六十日糧　是月金人拔環州守臣强霓及其弟震死之　金東京留守完顏固雲遷延未行自以失相位忿忿不接賓客雖近臣往亦不見金主聞之怒改爲濟南尹召數之曰朕念卿父有大功於國卿舊將亦有功故改授此職卿宜知之若復不悛非但不保官爵身亦不能保也　五月辛卯朔金右丞相布薩忠義朝京師遂以丞相兼都元帥旋還軍中　乙未金主以重五如廣樂園射柳命皇太子親王百官皆射勝者賜物有差復御常武殿賜宴擊毬自是歲以爲常　辛丑命左右史日更立殿前　壬寅張浚渡江視師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背顯忠約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琦敗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踵時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富察特默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亦降于顯忠　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于宿州

乙巳尙書右僕射平章事史浩罷浩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去何待因奏言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姦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爲出浩知紹興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遂改與祠太府丞史正志與浩異族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宜黜之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浩與龍大淵門盜弄威福十朋疏其罪皆罷去　追復司馬康右諫議大夫　丙午李顯忠兵薄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揚椿上城開北門不逾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數千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金人恃騎射夏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屢敗都元帥布薩忠義豫選勁弓萬張於別庫至是使發汴庫所貯勁弓給赫舍哩志寧軍　丁未以辛次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洪适同知樞密院時符離之捷日聞次膺手疏千餘言請加持重　辛亥天申節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自是歲如之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禮部侍郎黃中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弒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今欽宗實未葬也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　金更定出征軍逃亡法尙書省請籍天德間被誅大臣諸奴隸及從斡罕（舊作窩斡今改）亂者爲軍金主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蘇而復簽軍非長策不聽　壬子欽宗大祥帝服衰服詣几筵易祥服行祥祭禮　金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以精兵萬人自睢陽攻宿州李顯忠擊卻之金貝薩（舊作孛撒今改）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晨薄城下列大陳顯忠與之戰貝薩退走既而益兵至顯忠謂邵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之下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志寧麾諸軍力戰萬戶瓜爾佳清臣（舊作夾谷清臣今改）爲前行毀顯忠所設行馬短兵接顯忠軍亂金兵乘之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噪與邵世雄劉侁各以所部兵遁世雄宏淵之子也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敗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爭城門而入門塡塞人人自阻遂緣城而上金兵自濠外射之多墜死隍閒癸丑金人乘虛復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尸與羊馬牆平城東北角金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士所執斧斫之金兵始卻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帥可擒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

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遁志寧取宿州甲寅使淸臣等躡之追至符離宋師大潰赴水死者不可勝計金人乘勝斬首四千餘級獲甲三萬於是宋之軍資殆盡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鎭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金以北京留守完顏思敬復爲右副元帥中都蝗命參知政事完顏守道按問大興府捕蝗官　丁巳以富察特默爲大同軍節度使大周仁爲彰國軍節度使蕭琦爲威塞軍節度使　是月成都地震三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金以刑部尚書蘇保衡爲參知政事（考異）金史蘇保衡傳保衡以刑部尚書行戶部於關中入爲太常卿遷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俱在大定二年今從本紀繫於三年　癸亥參知政事汪澈罷尋落職台州居住以右諫議王大寶劾其督師荊襄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故也　張浚乞致仕且請通好於金（考異）宋史本紀張浚上疏請講和洪稚存撰行狀謂浚生平不附和議疑本紀或誤按齋東埜語云浚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措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亦謂公乞遣使議和是實有此請矣　帝不許初宿師之還士大夫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飾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丁卯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兼侍讀戊辰召虞允文以兵部侍郎周葵參知政事癸酉下詔罪己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疏言臣天資愚戇獨抱孤忠昔在草茅聞京師陷沒未嘗不痛心疾首與敵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及聞秦檜用事辱國議和嘗思食其肉以快天下神人之憤臣素不識張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蠭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讎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亦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衄爲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豈可尙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帝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帝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十朋力辭出知饒州　戊寅參知政事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言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遂以資政學士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政恐有誤國家耳　己卯貶李顯忠筠州安置尋再責徙潭州　金太師尙

書令張浩久以疾告，金主許其入朝毋拜，設坐殿陛之東，遇有咨謀，然後進退，省中大事，就第裁決。浩求退益力，乃除判東京留守，病不能赴。甲申，聽其致仕。

戊子，以蕭琦爲檢校少保、河北招撫使。

金主聞宿州之捷，詔赫舍哩志寧曰：「卿雖年少，前征契丹，戰功居最，今復破大敵，朕甚嘉之。」以御服金線袍、玉兔鶻、賓鐵佩刀，使伊喇道（舊作移剌道，今改。）就軍中賜之，有功將士遷賞有差。

秋，七月，庚寅朔，以虞允文爲湖北京西制置使。

癸巳，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

丙申，罷江淮宣撫使便宜行事。

太白晝見經天。（考異：金史世宗紀，太白晝見在庚戌日，且不言經天，今從宋史孝宗本紀。）

乙巳，以旱蝗星變，詔侍從、臺諫、兩省官條上時政闕失。胡銓上書數千言，謂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初，張浚復起爲都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羣言洶洶，已而湯思退議罷督府，力請講和，大寶奏：「今國事莫大於恢復，宰相以符離軍潰，名額不除，意欲覈軍籍，減月給，臣恐不惟邊鄙之憂，而患起蕭牆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至是銓奏入，帝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論思退太早，今爲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去！」

丁未，詔徵李顯忠侵欺官錢金銀，免籍其家。

庚戌，金以太子太師宗憲爲平章政事，以孔總襲封衍聖公。

戊午，給還岳飛田宅。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疏言：「若浚果不可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尙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得自效。」疏入，帝悟，卽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爲淮東招撫使。

丙子，以飛蝗風水爲災，避殿減膳，罷借諸路職田之令。

契丹餘黨六附於金者尙衆，北京、臨潢、泰州民不安，金主命參知政事完顏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守道善於招致，契丹內附，民以寧息。

戊寅，金赫舍哩志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索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卽止兵；不然，當俟農隙進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也。」時湯思退當國，急於求和，遂欲遣使持書報金；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亦皆上言，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

癸未，復以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覿同知閤門事。

乙酉，金主如大房山。

丙戌，遣淮西幹辦公事盧仲賢齎書報金帥，大略謂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

朝未遣使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深信，不聽。張栻入見，帝引見德壽宮，上皇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何如，莫便議和否。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在廟堂，願審處而徐議之，無貽後悔。上皇曰，說與卿父，今日國家舉事，須量度民力國力。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

丁亥，金主薦享於睿陵。戊子，還宮。

九月丁酉，金主以重九拜天於北郊。

冬十月戊午朔，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及歲幣可與，名分歸人不可從。

辛酉，御殿復膳。

甲子，金大享於太廟。

丙子，立賢妃夏氏為皇后。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為妃，生鄧王愭、慶王愷、恭王惇、邵王恪而薨。袁州宜春人夏協有女，奇之，以資納于宮中，為吳太后閤中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為后。協既納女，資匱，歸客袁氏，僧舍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閤門祗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為動。他日后親為言，執中以宋宏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丁丑，地震。

辛巳，升洪州為隆興府。

詔江淮軍馬調發應援，從都督府取旨，餘悉以聞。

是月，召朱熹至，對於垂拱殿，其一言陛下舉措之閒，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其二言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末言古先聖王所以攘外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先務之急，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

盧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

十一月己丑，仲賢還，以書奏，帝大悔之。

庚寅，太白經天。（考異）宋史不書，今據金史世宗紀書之。

庚子，湯思退請以王之望充金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雅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盧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

丙午，張栻奏盧仲賢辱國無狀，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三官。

陳康伯等言金人求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

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請召張浚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前年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　庚戌金百官請上尊號金主不許詔中都平州及饑荒地并經契丹剽剠有質妻賣子者官爲收贖　金尚書左丞翟永固乞致仕不許壬子罷爲眞定尹尚書省奏永固自執政爲眞定尹其繖蓋當用何制度金主曰用執政制度遂著爲令　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爲使金通問國信所審議官　金罷貢金線段匹　甲寅金以尚書右丞赫舍哩良弼爲左丞吏部尚書石琚參知政事琚固辭金主曰卿之才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爲　十二月己未尚書左僕射平章事陳康伯罷　乙丑張浚入見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待命境上令胡昉等先往諭金帥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　戊辰除朱熹爲武學博士時湯思退等主和議近習曾覿龍大淵用事熹三劄所陳不除前所上封事之議而語益剴切思退等皆不悅故除是職尋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丁丑以湯思退爲尚書左僕射張浚爲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　金主獵于近郊以所獲薦山陵自是歲以爲常　辛巳金以蘇保衡爲尚書右丞　除胡銓爲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時金將富察特默(舊作蒲察徒穆今改)大周仁蕭琦降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自古所難今金三大將內附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於湖廣以絕後患　永康陳亮上中興五論力排和議不報　金太師尚書令張浩薨金主輟朝一日諡文康先是近侍有請罷科舉者金主曰吾見太師議之浩入見金主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議遂寢　是歲兩浙大水旱蝗江東大水悉蠲其賦

隆興二年(金大定四年)春正月丁亥朔詔曰朕恭覽乾德元年郊祀詔書有云務從省約無至勞煩仰見事天之誠愛民之仁朕祗膺慈詔嗣守皇祚今歲冬日至當郊見上帝可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並從省約　戊子金罷路府州元日及萬春節貢獻金主謂侍臣曰秦王宗翰有功於國何乃無嗣皆未知所對金主曰朕嘗聞宗翰在西京坑殺降者千人得非其報耶　癸巳帝謂侍臣曰近日士大夫奔競之風少息否宰相湯思退等曰方欲措置帝曰卿等留意政事當立紀綱正法度不可困於文書　金羣臣再請上尊號金主

不許。　丙申。命虞允文調兵討廣西諸盜。　知潭州黃祖舜言江湖之閒。私鑄輕薄沙錢。請內嚴私鑄之刑。戶部契勘私鑄毛錢及磨錯翦鑿。幷博易私錢行使。各有立定條法。下諸路提刑司行下所部。切嚴約束。從之。　丁酉。金主如安州春水。壬寅。至安州。大雪。詔扈從人舍民家者。人日支錢一百與其主。　丙午。金布薩忠義復以書來。　庚戌。申嚴鄉監郎官更出迭入之制。　辛亥。金主獲頭鵝。遣使薦山陵。自是歲以爲常。　壬子。賑歸正人。　是月。福建諸州地震。

二月丁巳。金免安州今年賦役。凡扈從人嘗止其家者。亦復一年。庚午。還中都。　丙子。減文武官及百司吏郊賜之半。　庚辰。金以北京粟價踴貴。詔悉免今年課。　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既而布薩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三月丙戌朔。詔張浚視師江淮。王之望等以幣還。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安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以脅和。聲言刻日決戰。及浚復視師。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患之。吏部郎龔茂良言于浚曰。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于能斷。靖康之禍。在于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爲靖康之疑。浚深然之。　丁亥。詔荊襄川陝帥臣嚴邊備。毋先事妄舉。　盧仲賢除名。械送郴州編管。　庚子。金中都地震。　壬寅。詔知光州皇甫倜毋招納歸正人。　金百官三請上尊號。不許。

夏四月丁巳。金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罷爲東京留守。請還所賜甲第。從之。未幾。致仕。死於家。　庚申。召張浚還朝。　戊辰。罷江淮都督府。　甲戌。金出宮女二十一人。　丁丑。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浚罷。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癸未。言者論宰執徇欺之弊。命書實政事堂。　五月丙申。詔吳璘毋招納歸正人。　辛丑。詔劉寶量度泗州輕重取舍以聞。　貶江西總管邵宏淵南安軍安置。仍徵其盜用庫錢。　癸卯。金以旱敕有司審冤獄。禁宮中音樂放

毬場役夫。乙巳，帝率羣臣詣德壽宮，賀天申節，始用樂。壬子，金討平斡罕餘黨富蘇合。舊作蒲速越，今改。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辛酉，以淫雨詔州縣理滯囚。庚午，金初定五嶽四瀆禮。戊辰，太白晝見。壬申，命虞允文棄唐鄧，允文不奉詔。庚辰，金詔陝西元帥府議入蜀利害以聞。丁丑，賑江東兩淮被水貧民。秋，七月，乙酉，召虞允文還。以戶部尚書韓仲通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丁亥，同知樞密院事洪适罷，尋落職。壬辰，金故衞王襄妃及其子和尚以妖妄伏誅。庚子，太白經天。金以左丞赫舍哩良弼爲平章政事。詔內外文武官年七十不請致仕者，遇郊毋得蔭補。乙巳，命海泗二州撤戍。丁未，雨雹。癸丑，以江東浙西大水，詔廷臣言闕政急務。八月，甲寅朔，帝以災異避殿減膳。戊午，金以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爲尚書左丞，大興尹唐古安禮爲參知政事。壬申，金主謂宰臣曰，卿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己卯，金主如大房山，越二日，致祭於山陵。庚辰，以資政殿大學士賀允中知樞密院事。辛巳，判福州魏國公張浚薨。初，浚既去，朝廷遂決和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閒，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數日而卒，贈太保。浚不主和議，爲時所重，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爲名臣，唯以吳玠故殺曲端，與李綱、趙鼎不協，而又詆之，頗爲公論所少。壬午，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上書，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諫議和之言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金之不可與和，彰彰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請爲陛下極言之。眞宗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契丹講和。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李沆之言，可弔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一與敵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可弔二也。海泗今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可弔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秦檜建議遣大臣分往南京交割歸地，一旦渝盟，遂下親征之詔，金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卒有前年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矣，可弔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

等冢族數百幾爲蕭牆之憂今必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敵不肎但已必別起釁端可弔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閒竭民膏血以奉金人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邨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今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可弔六也今日養兵之外又有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覿私覿之外又有正旦生辰之使正旦生辰之外又有泛使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可弔七也側聞金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強敵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可弔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可弔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可弔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陛下毅然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太學正與國王質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爲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於康伯不遽黜逐而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如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于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所以爲戰祖逖之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所以爲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所以爲守是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者也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卽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可入陛下又蹇然有劃鴻溝之意臣今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惡有不定哉帝心以其言爲然而忌者共排之以爲年少好異遂罷去

九月癸未金主還都

內侍李珂卒贈節度使諡靖恭右正言龔茂良諫曰中興賢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諡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珂爲可惜甲申罷珂賜諡

乙酉金主謂宰臣曰形勢之家親識訴訟請屬道達官吏往往屈法徇情宜一切禁止

己丑金主謂宰臣

曰北京懿州臨潢等路嘗經契丹寇掠平薊二州近復蝗旱百姓艱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鬻爲奴朕甚憫之可速遣使閲實其數出内庫物贖之　時江浙水利久不修講勢家圍田堙塞流水命諸州守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知宣州許尹知秀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稽竝乞開圍田濬港瀆　甲午詔湖州委朱夏卿宣州委曾愭平江府委陳彌作常州江陰軍委葉謙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樞措置　乙未金主如鷹房主者以鷹隼置内省堂上金主怒曰此宰相廳事豈置鷹隼處耶痛責其人俾置他所　丁酉詔今後命官自盜枉法贓罪抵死除籍沒家財外依祖宗舊制決配　辛丑以王之望參知政事卽軍中拜之　以久雨出内庫白金四十萬兩和糴以賑貧民尋又詔發江西義倉米二十萬石濟之　壬寅建康諸軍都統制兼淮西招撫使王彥帥師濟江屯昭關　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東路軍馬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爲同都督錢端禮吳芾竝爲都督府參贊軍事罷宣諭司仍易國書以付魏杞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九（起閼逢涒灘十月，盡柔兆閹茂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隆興二年（金大定四年）冬十月癸亥朔，金主獵於密雲。丙寅，還都。　丁卯，知樞密院事賀允中罷為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己巳，以周葵兼權知樞密院事，王之望兼同知樞密院事。　庚午，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于申末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于治。」　庚辰，蠲京西湖北運糧所經州縣秋稅之半。　湯思退僥倖和議速成，邊備盡弛。金都元帥布薩忠義知其可乘也，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欲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欲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約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如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約，辛巳，與赫舍哩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侵楚州。時知州魏勝奉詔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勝覘知之，帥兵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可。至是，寶遂棄城遁。　十一月乙酉，金兵攻楚州，魏勝率衆拒戰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圖克坦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陳，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事聞，贈正任承宣使。楚州遂破。金人又破濠州，王彥棄昭關遁，滁州亦破。　戊子，以金人侵境，詔郊祀改用明年。　湯思退罷都督，召陳康伯。　己丑，金封皇子永功為鄭王。　庚寅，命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先是湯思退既不行，乃陞存中為都督軍馬，及事急，復以王之望為督視，之望力辭，乃陞存中為都督。　詔諭歸正官民云：「朕遣使約和，首尾三載，北師好戰，要執不回。朕志在好生，寧甘屈己，書幣土地，一一曲從，唯念各將貴臣，皆北方之豪傑，慕中國之仁義，投戈來歸，與夫東土人民，喜我樂土，知其設意，欲得甘心，斷之於中，決不復遣。爾等當思交兵釁隙，職此之由，視之如仇，共圖掃蕩。」　辛卯，湯思退除職奉祠。言者論其急于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拆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詔責居永州，行至信州，憂悸而死。自思退唱和議，欲興大獄以鋤異己者。時參知政事周葵行相事，聞諸生有欲相率伏闕者，奏以黃榜禁之，略云：「靖康軍興，有不逞之徒，鼓倡諸生，伏闕上書，幾至生變。若蹈前轍，為首者重寘典憲，餘人編配。」黃榜出，物論譁然。于是太學生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餘人上書，論湯思退、王之望、尹穡曰：「揚州退敵之後，敵人不敢南下，湯思退首唱和議，之望、尹穡附之，極力擠排，遂致張浚罷去，邊備廢弛，墮敵計中，天下為之寒心，而思退輩方以為得計。今敵人長驅，直至淮甸，皆思

退等三人懷姦誤國此三人之罪皆可斬也願陛下先正三賊之罪以明示天下仍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爲腹心召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王十朋陳良翰黃中龔茂良劉夙張栻查籥協謀同心以濟大計帝大怒欲加重罪晁公武及右正言龔茂良同入對帝怒稍霽之望亦爲之救解乃止先是侍御史尹穡請置獄取不肎撤備及棄地者核其罪庶和議決成所指凡二十餘人由是擢穡爲左諫議大夫而公武亦自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洪适時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丙申遣國信所通事王抃使金軍併劃商秦地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爲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爲歲幣而已金人皆聽許　丁酉詔擇日視師

戊戌以陳康伯爲左僕射兼樞密使　辛丑錢端禮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旋命兼權參知政事　金尚書省火　壬寅以顯謨閣學士虞允文同簽書樞密院事　詔館閣儲材之地依祖宗舊法更不立額

甲辰步軍司統制崔泉敗金人于六合　權尚書工部侍郎何俌進對因及用人事帝曰近日士大夫議論好惡多不公心卿所謂其言若善雖仇怨在所當用如其不善雖親故不可曲從此論是也　己酉劉寶落節鉞爲武泰軍承宣使王彥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庚戌詔方今多事理宜博謀侍從兩省官每日一到都堂遇合關臺諫者亦許會議　陳康伯力疾詣闕閏月甲寅入見詔康伯間一月一朝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　丙辰參知政事周葵罷　壬戌兵部侍郎胡銓右諫議大夫尹穡並罷銓穡受詔分往淮東西措置海道時金兵號八十萬濠滁皆破唯高郵守陳敏拒敵射陽湖而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命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掎角會天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乃退銓穡皆挈家以行爲言者所劾遂與祠　乙亥參知政事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金爲得計至是帝以金人且退詔督府擇利擊之時之望視師江上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罷　丙子以王抃爲奉使大金通問國信所參議官持陳康伯報書以行　丁丑金遣張恭愈來迓使者　十二月戊子魏杞始自鎮江渡淮　辛卯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王剛中簽書樞密院事　丙申制曰比遣王抃遠抵潁濱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人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戚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雜犯死罪情輕者減一等餘並放遣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此之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殊失國體　遣洪适等賀金主生辰以後遂以爲常　己酉朝獻景靈宮庚戌朝饗太廟

是歲金大有年斷死罪十有七人

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辛亥朔車駕詣圜壇行禮大赦改元 乙卯金主命於泰州臨潢接境設邊堡七十駐兵萬三千 丁巳淮西安撫使韓玭勒停賀州編管以部將孔福頓遇棄城逃避故也福伏誅遇刺配吉陽軍牢城（考異 韓玭編管賀州聖政草作乙亥今從宋史作丁巳） 己未通問使魏杞等賷國書至金書式爲姪宋皇帝昚謹再拜致書於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歲幣二十萬金人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姪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自是爲定式 辛酉召楊存中還 丁卯起居舍人王稽中言臣每念國朝罕有世家惟將家子能世其家有曹彬之子瑋种世衡之子諤諤之子師道皆世爲良將近日將臣子弟皆以武弁爲恥帝曰此言甚合朕意稽中曰今國家閑暇正當選將萬一用武倉卒不可得之帝曰卿言甚當稽中請於大將之家選武勇能世其家者尊顯之萬一用武不至無將若其無虞不妨陰壯國勢帝曰此論深得今日之切務稽中又言陛下留意北人然北人皆負陛下如賀允中老不知退遭陛下簡罷王之望謀國前後反覆異詞尹穡姦邪與湯思退陰結死黨使季南壽往來傳遞言語士大夫目之爲肉簡牌其爲欺君誤國弛去邊備鉤致敵人渡淮幾危社稷帝曰如尹穡尤可罪朕初以腹心待之乃姦邪至于如此稽中又曰如王琰雖未甚有施設然多與尹穡屏人切切細語士大夫皆謂之邪姦賴陛下先知其姦乃併逐之士大夫尤服聖聰 以王抃使金有勞加五官抃由是見知於帝後與曾覿甘昪相結時論惡之 庚午詔曰館職所以招延天下之英俊以待顯擢苟不親吏事知民情則將來何以備公卿之任今後更迭補外歷試而出以稱朕樂育真才之意 辛未立兩淮守令勸民種桑賞格 金以和議成詔中外復命有司旱蝗水溢之處與免租賦

壬申詔兩浙振流民以紹興流民多死罷守臣徐嘉及兩縣令 癸酉蠲沿邊殘破州軍賦一年 金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萬人留戍餘並放還以宋國歲幣賞諸軍 甲戌貶劉寶瓊州安置 乙亥罷兩淮招撫司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 召提舉太平興國宮陳俊卿入對帝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且論人材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少有過差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帝善其言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 二月庚辰朔朝德壽宮從太上皇太上皇后如四聖觀帝親扶上皇上馬都人驩呼以爲所未嘗見 癸巳移濠州戍兵於藕塘 庚子以楊存中爲寧遠昭慶軍節度使 壬寅金罷納粟補官令 甲辰以久雨避殿減膳蠲兩淮災傷州縣身丁錢絹決繫囚 命鎮江建康鄂州荊南都統並兼提舉措置屯田兩淮湖廣總領淮南湖北京西帥漕兼提舉措置屯田守臣兼管內屯田事 丁未尚書左僕射陳康伯薨紹興末有與子之意康伯密贊大議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帝即位禮遇優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嘗謂輔臣曰陳康伯有氣量朕扈從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至殿廬而疾

作輿至第薨贈太師謚文恭御書旌忠顯德之碑表
其墓　三月庚申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
樞密院事　癸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卒謚莊定
壬申金羣臣上尊號曰應天興祚仁德聖孝皇帝
乙亥太白經天　詔舉制科　是春湖南盜起入
廣東焚掠州縣官軍討平之　夏四月丙申詔廬州
兵馬都監郭璘特令再任以金人渡淮保守焦湖舟
船無虞也　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等入見　癸卯
金西京留守壽王京以謀反安置嵐州京妻公壽嘗
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
封王京問此上更無有否邦榮曰止于此京曰然則
所官何爲邦榮察其意詐爲圖讖作詩以獻于京京
曰後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再使卜之邦榮詭稱得卦
有吉兆京復使邦榮推金主當生年月家人孫胥格
妄作謠語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公壽具知其事
至是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等往鞫之京等
皆款伏金主曰海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況
京等哉于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
縣安置以婢百口自隨官給土田詔諭京曰朕與汝
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
汝尤爲親戚汝亦自知之何爲而懷此心朕念骨肉
不思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
汝也　乙巳金都元帥完顏思敬罷　吳璘來朝尋
進封新安郡王判興元府　五月己酉朔帝諭輔臣
曰今邊事少寧卿等當爲朕留意人材錢端禮言人
主之職惟當辨君子小人若朝廷所任純朴厚重之
士則浮僞自革實效可成帝曰固知如此君臣之間
須相警戒　庚戌中書舍人洪适進對帝曰卿所繳
秦塤差遣甚當向後有合繳事不須劄子但批敕以
進又曰如有出自朕意事不可行者卿但繳進初秦
塤陳乞宮觀适繳奏秦檜藏姦稔惡金珠充牣其家
塤乃其不肖之孫華屋後藏輒稱累重仰祿公然欺
世玩侮朝廷故也　辛亥帝諭錢端禮等曰早朝與
卿等每不從容今後晚間少暇時當召卿等款曲論
治道端禮等既退又遣中使傳旨每遇晚召于東華
門入請選德殿奏事　甲寅臣僚言唐任劉晏二十
載今之戶部始用也未必擇之精既用也未必任之
久多不一歲少或半歲已徙職而去矣孰能爲國家
周虛實究源流而圖善後之計哉望陛下略依唐故
事博選中外之臣其材之可用者而試以財計之任
又觀其稍有所成而付之版曹之職苟稱其職雖數
遷而至乎二府職固不徙也勿奪其權使之得以號
令州縣而趣督倚辦焉勿拘其制使之得以權衡低
昂而通融流轉焉夫然後國之有無軍之裕乏民之
利害皆得而責之彼亦將朝思夕計畢精竭慮自任
而不辭矣從之　金元帥布薩忠義朝京師金主勞
之曰宋國請和偃兵息民卿之力也　丁巳以忠義爲
左丞相赫舍哩志寧爲平章政事　辛酉中書舍人
洪适進仁宗久任許元故事帝曰洪适所進故事切
當今日之弊今後非因昏懦不職不得遽有遷易其
興利除害績用修舉並依故事旌擢顯用　乙丑金
以平章政事宗憲爲右丞相　壬申詔法令禁姦理

宜晝一比年以來傍緣出入引例爲獘殊失刑政之中應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款直引條法定斷更不奏裁內刑名有疑令刑部大理寺看詳指定聞奏永爲常法仍行下諸路遵守施行其刑部大理寺見引用例册令封鎖架閣更不引用 癸酉金罷山東路都統府以其軍各隸總管府 丙子遣李若川使金賀上尊號 是月宗正丞林邵言祖宗玉牒昨緣南渡散失不存前後修纂爲太祖一朝事迹已經安奉太宗玉牒雖已成書尚未進入太上今上玉牒自今見修自眞宗至欽宗凡七世並未下筆緣近來體例每修一朝玉牒必取旨開局方始修纂十年方許一進則是列聖之書雖百年而未備臣今自修眞宗玉牒十年計四十卷望令玉牒館安奉從之 郴州盜李金復作亂詔以劉珙爲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抵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卽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又代其負任至則犒賞過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黨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執金以降 六月癸未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卒諡恭簡剛中在成都日以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因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蜀人久而思之 丙戌以翰林學士洪适簽書樞密院事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壬辰淮南運判姚岳奏蝗自淮北飛度皆抱草木自死仍封死蝗以進帝曰岳敢以爲嘉祥更欲錄付史館可降一官放罷爲中外佞邪之戒

甲辰罷湖北京西制置司 丙午臣僚言科舉之制州郡解額狹而舉子多漕司解其數頗寬取應者往往捨鄉貫而圖漕牒至于冒親歲詐注籍而不之恤且牒試之法川廣之士用此可也福建密邇王都亦復漕試見任官用此可也而待闕得替官一年內一許牒試本宗有服親用此可也而中表緦麻之親亦許牒試或宛轉請求或通問屬托至有待闕得替官一人而牒十餘名者請申嚴詐冒之禁其見行條法付有司重詳損益立爲中制從之又言國家三歲科舉集草茅之士親策于庭其間豈無一事之可行然有司攷試多以文采爲上攷在前列者始經御覽其間有言及諸郡軍民利害實迹偶文辭不稱置之下列往往壅于上聞誠爲可惜請自今有論及州郡軍民利害事實令初攷遺攷詳定所各節錄緊要處俟唱名日各類聚以聞從之 是日金中都地震

秋七月戊申朔金中都地復震 金罷陝西都統府徙陝西元帥府于河中 庚戌知池州魯訔申稱本州管下竹生穗實如米饑民采食之仍圖竹實之狀緘裹其物以獻臣僚論歉歲饑民食其不當食之物誠出于饑餓迫切而已今池之民采竹實而食其亦迫切甚矣訔任在牧民顧以爲美事不謂之姦諛不可也較其罪與姚岳同科望予罷斥詔從之 辛亥王大寶言理財宜務本抑末農者天下之本也而邊買逐末競利日繁宜抑之以助農如前日免行之令

偶因曹泳建言廢罷請講明損益以復前制帝曰曹
泳所行唯免行一事至今人以為是民不可擾難以
施行　臣僚言守臣之弊重內輕外宜更出迭入若
未歷州縣不得居清要未任監司不得居郎曹外有
治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擢之外任庶幾官宿其業
人效其職無因循苟簡之意矣詔令中書省置籍
癸丑晚御選德殿御坐後有金漆大屏分畫諸道各
列監司郡守為兩行以黃簽標居官者職位姓名常
指示洪适等曰朕新作此屏甚便卿等于都堂亦可
依此　乙丑臨安府奏結斷鋪翠銷金事帝曰聞外
間翠羽甚多若申嚴指揮未必禁得治一足以警衆
錢端禮曰今宮禁既不用自然外間可革　是月詔
諸路監司帥臣將見任老疾守臣限一月公共銓量
聞奏知縣守臣體訪申取朝廷指揮如監司守臣互
為容隱御史臺覺察以聞　鑄當二錢　八月己卯
帝曰永豐圩見隸建康行宮藏收米三萬餘石其撥
付建康軍中以助軍食　金殺前宿州防御史烏陵
阿喇薩（舊作烏林答剌撒今改）謂其與李顯忠交通也　錢端禮
等奏前日面得指揮減省權攝使臣及額外人吏有
承旨司謝褒再三須要存留王興祖等四人蓋有謝
梓是其子帝曰吏何得如此可重作行遣乃詔謝褒
送處州編管　乙酉立鄧王愭為皇太子大赦　丁
亥參知政事虞允文罷金使完顏仲來有所議偃蹇
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議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
金帶事連允文為御史所論奉祠而歸　己丑以洪
适為參知政事並權知樞密院事吏部侍郎葉容簽
書樞密院事並權參知政事　庚寅詔應今後文武
知州軍諸路釐務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見辭並令
上殿批入料錢文歷如托避免對並不得差除赴任
委臺諫監司常切按察以違制論　癸巳臣僚言去
歲江西湖口和糴其弊非一不問家之有無例以稅
錢均敷此一弊也州縣各以水腳耗折為名收耗米
什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斗腳百方乞覓量米則有
使用請錢則有糜費此三弊也以關會償價許之還
以輸官然所在往往折價至輸官則不肯受此四弊
也詔逐路委漕臣並提舉往來巡按務盡和糴之意
以革四弊　參知政事錢端禮罷時久不置相端禮
以首參闚之甚亟鄧王愭夫人端禮女也侍御史唐
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
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端禮遣人密告陳俊
卿言己卽相當引共政俊卿叱之會進讀寶訓因言
本朝家法戚屬不預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帝
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至是王立為太
子端禮不得已乃引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
宮　乙巳洪适等言近來士風奔競爭圖換易舊制
已有差遣人不許入國門新授差遣人限半月出門
今請令宰執不許接見已有差遣之人帝曰如此則
失之隘但在卿等力行　洪适奏浙東鹽司久闕官
請用宋藻帝曰卿等曾諭宋藻支還亭戶錢否聞鹽
司所至又要掊斂錢物送胥吏至有六七百千首須
丁寧約束　九月戊申金主秋獮　時有獻書者洪
适等言係編類之書舉子所用欲與免一解葉容言

獻言者大率圖僥倖帝曰亦無如之何若不采納便塞獻言之路　癸酉洪适等言近有湖南漕臣任詔均州守臣戴之邵皆自請討賊臣等不識之邵陛下倘省記其人否帝曰其人亦誕妄今不須留在極邊可召赴行在別與差遣　甲戌金主還都　冬十月丁卯朔金地震　甲申臣僚言私鹽之不可禁者其弊三亭戶煎鹽入官官不以時給直往往寄居爲之干請而後予之至有分其大半者一也煎煉之初必須假貸于人而監司類多乘時放債以要其倍償之息及就場給直往往先已尅除其半而錢入于亭戶之手者無幾二也鹽司及諸場人吏類多積私鹽以規厚利亭戶非不畏法以有猾胥爲之表裏互相蒙庇三也請申嚴禁戢從之　戊子劉蘊古伏誅蘊古之始降也辨舌泉涌廷臣多奇之吳山有伍員祠蘊古妄謂祈禱有驗新易扁額刻其官位姓名於旁市人莫測其意右武大夫魏仲昌獨曰者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富貴而已蘊古則眞細作也夫牒來不止一人榜其名欲使後至者知其已至耳至是遣僕北歸有告者搜其書皆刺朝廷陰事也乃誅之（考異）宋史作歸正人右通直郎劉蘊古坐以軍法式從北境來伏誅據桯史則蘊古所刺皆陰事也今從桯史書之　乙未金主冬獵旋還都　丁酉金遣王衎等來賀會慶節以後每歲如之　乙巳淮北紅巾賊踰淮劫掠立賞格討捕之已而知楚州胡則遣巡尉擊殺其首盧榮　十一月丙午朔金主謂宰臣曰朕在位日淺未能徧識臣下賢否今六品以下殊乏人材卿等何以副朕求賢之意　己未詔後省抽上書可采者撮其樞要斷章取義立爲篇目繕寫進呈以牙牌一面鐫吏戶禮兵刑工賊吏字疏事目于下方帝曰朕已令劄造數副記朝廷事省部亦當依此以備遺忘　癸亥金立諸路通檢地土等第稅法　金主之初立也事多權制至是詔有司刪定謂宰臣曰凡已奏之事朕嘗再閱卿等毋懷疑懼朕於大臣豈有不相信者但軍國事不敢輕易恐或有誤也布薩忠義對曰臣等豈敢竊意陛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留神萬幾天下之福也　辛未遣龍大淵撫諭兩淮措置屯田督捕盜賊　十二月戊寅以洪适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爲樞密使　庚寅以葉容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近習梁俊彥請稅江淮沙田蘆場可助軍餉帝以問容容對曰蘆場臣未之詳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其田未可以爲常也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帝大悟卽罷之容退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恐免冠謝始釋之　起居郎權中書舍人蔣芾奏曰中書政本之地舍人之職不特掌行詞命而已故事亦許繳駁臣雖暫時兼攝亦不敢以承乏而怠于職事倘政令之有過舉除授之有失當不免時犯天聽尚賴陛下容納帝曰正欲卿如此不特政事與除授之間雖人主有過失亦可論奏　是歲遣方滋等賀金主正旦金亦遣烏庫哩忠弼來賀正旦以後歲如之

乾道二年（金大定六年）春正月丙辰宰執進呈陞差人數
帝曰須立定年限方可杜其私意　辛酉省六合戍
兵以所墾田給還復業之民　壬戌建康都統劉源
繳納到逃亡事故橫行拱衛大夫至副尉軍兵將校
都虞候等付身二萬有餘帝以問宰執洪适等言果
有此數見今委都司毀抹帝曰此事甚不可得于是
詔武略大夫忠州團練使劉源特轉武顯大夫高州
防禦使　甲子汪應辰請優恤利州路運糧百姓漕
臣亦具奏請運糧二石人支錢引三道計合降度牒
八十餘道帝曰中間亦曾免一處洪适等言成和等
四州已嘗免夏秋二稅一年京西路諸州亦免二稅
一半帝曰利路運糧每石與二千可紐計度牒支降
　庚午金敕有司宮中張設毋以塗金為飾　二月
丙子詔侍從臺諫兩省官舉監司郡守可依薦舉舊
法如犯入己贓當同罪餘皆略之庶多薦引以副任
使　丁丑罷盱眙屯田賑兩浙江東饑　庚辰臨安
府勘到殿前司軍兵盜取錢物洪适等言訓練隊將
專管一隊不為無罪帝曰統制官如何無罪須各與
降一官适等言統制乃王公述兼帶御器械陛下行
罰雖親近不免天下安得不畏服邪　丁亥金左丞
相沂國公布薩忠義薨金主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
命參知政事唐古安禮護其喪事葬祭俱從優厚官
給謚武壯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
也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
由外戚兼任將相能以功名終　壬辰戶部措置每
月官兵俸料減支見錢分數月中可省二十萬緡帝

曰不若且依舊例事稍動衆不可輕改　三月甲辰
吏部申安穆皇后堂姪女夫沈巘補官方十二歲年
未及格又趙氏乞收故夫郭咸恩澤與康汝濟等嶽
廟差遣帝曰補官事三年無甚利害可待年及恩例
既不合換嶽廟只可依條洪适等言陛下以至公存
心雖懿親不為少回況臣等豈得用私意邪　乙巳
禁京西利州路科役保勝義士　壬子詔曰比年以
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
有罪者興邪而不乖者罹酷朕甚患焉卿等其革玩
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必當罪用迪于
刑之中　甲寅金主如西京　丁巳洪适等言殿前
司陞差將副但以年限殊不較量能否合亦呈試事
藝帝曰拘以年限自是國家法令今後遇有陞差卿
等可間點三二人就堂下審驗與之語言能否自可
見矣　戊午殿中侍御史王伯庠請裁定奏薦詔三
省臺諫集議又詔縣令非兩任毋除監察御史非任
守臣毋除郎官著為令　甲子給事中魏杞等劄言
皇太子已講授孟子徹章帝曰可講尚書治國之道
莫先于此君臣更相警戒無非日所行事朕每無事
必看數篇　丁卯賜禮部進士蕭國梁以下四百九
十有三人及第出身榜首本趙汝愚以故事降居第
二　庚午金主朝謁太祖廟　辛未尚書右僕射平
章事洪适罷适以文學受知自中書舍人半載四遷
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适引咎乞
罷從之　李信父上書略謂守令不得人且舉其所
見聞之一方者言之如蠶未成絲已催夏稅禾未登

場已催冬苗陛下固申加禁止矣近蓋有今年而追來年之租謂之預借者荒郡僻邑有先二年而使之輸者如編戶差役官吏全不究實陛下固申警有司矣今則受財鬻法以合差役者隱焉其不應役之家則自甲至癸以次相及使致賄求免如節次減免租負何嘗不巧作追呼也如粳稻不得收稅而今之收稅者自若也如過犯不得入役今之入役者自若也常賦之外泛科名色容或循習訟牒不問大小輕重或罰使輸金或抑使買鹽頃歲小不登鄉曲小民十百爲羣持仗剽奪借艱食之名以逞其私憾倒廩傾囷所在皆有官不能禁也帝曰李信父書詞理甚可取汪澈等言守令得人即無此弊于是詔戶刑部檢見行條法申嚴約束如有違戾監司按劾聞奏　癸酉以給事中權吏部尚書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丁丑罷和糴　夏四月甲戌朔宰執言劉珙等措置李金事畢宜推賞帝曰近時儒者多高談無實用珙能爲朝廷了事誠可賞也　金禁月朔屠宰　丁丑帝諭執政卿等當謹法令無創例以害法如胥輩兼局之類切不可放行　戊寅詔淫雨爲沴害及禾麥可令侍從臺諫講究所宜以聞其臨安府幷諸路郡縣見禁刑獄立限結絕委官分詣檢察旋命減繫囚罪　庚辰詔兩浙漕臣王炎開平江湖秀圍田以壅水害民田故也　甲申太白晝見〔考異〕金史作辛巳　乙丑臣僚言訪問昨御營司招收弓手所管三千三百人見在殿司以殿司而有弓手之名色目不類又聞王琪招一千四百人專充養馬幷輜重都頭大率游手不妨在外營趁又聞馬司逐月勘支效用軍兵一萬六千三百餘人與密院兵籍房數目不同請付密院審實銷落虛數所有弓手幷養馬軍兵竝行揀閱將强壯堪披帶之人收附以充戰士尫羸老弱竝行揀汰詔委都承檢詳揀閱于是檢詳晁公武取會殿前馬步三司在外諸統帥之兵各開具置籍聞奏帝曰朕令殿帥王琪措置三軍有掌記將各人武藝注于下甚易見也　乙未樞密使汪澈罷澈在政府好汲引人才其自奉清約貴賤弗渝　丁酉莫濛程遜司馬倬等奏知荆南府李道所爲乖謬政出胥吏妄用經費專意營私盜賊羣起不即擒捕帝曰李道輒恃戚里敢爾妄作可與放罷葉容對曰陛下行法不問戚里天下聞之孰不畏服耶　己亥臣僚言祖宗留意考課之法王安石始罷之望遵太宗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印紙歷子至于興某利除某害各爲條目每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任滿精覈詔經筵官參祖宗法與見行條制務要適中可以久行　五月甲辰葉容等薦俞翊爲饒州守言其作邑有聲但資格尚淺帝曰選材治劇不須較資格也　戊申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幷侍讀致仕張燾卒燾外和內剛帥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謚忠定　金主如華嚴寺觀故遼主諸銅像詔主僧謹視之　己酉罷權借職田　庚戌參知政事葉容罷以魏杞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中書舍人蔣芾簽書樞密院事　壬子金詔雲中大同縣及警巡院給復一年

癸丑，太白經天，罷修建康行宮。丁巳，帝諭宰執曰：「近臣僚多言大臣不任事，卿等更宜勉力，如朕有不至處，或事不可行，但來執奏。」庚申，命未任守臣者不得除郎官。魏杞奏監司人應否除授，帝曰：「監司察州縣者也，事同一體。」丙寅，詔今後看詳四方投獻書劄文字，擬等第以上。丁卯，詔諸路監司守臣預講荒政，如水旱無備，必寘于罰，備預有方，當議推賞。

六月甲戌，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戊寅，詔制科權罷注疏出題，守臣監司亦許解送。庚辰，封皇孫挺為榮國公。辛巳，太白經天。（考異）宋史不書，今從金史。壬午，林安宅、蔣芾言：「臣等備員宥地，所職在于兵將，如二三大將，陛下所深知，偏裨間有才者亦多，但臣等素不相識，無以知其才否，欲自此與之相見。」帝曰：「卿等當于陛差時審察之。」丙戌，廢永豐圩。庚子，金主獵于銀山。知秀州孫大雅代還，言：「州有柘湖、澱山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於江，東南可達於海。旁海農家作壩以卻鹹潮，雖利及一方，而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又害及旁海之田。若於諸港浦置牐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丁戶出力，於農隙修治之。」于是以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守臣視之。詵尋與秀州、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亭縣張涇牐并澱山湖俟今年十一月興修，常州、江陰軍蔡涇港及申港、明年春興修，利港俟休役一年興修，平江府姑緩之。

秋七月己酉，調泉州左翼軍屯許浦鎮。甲寅，以鎮江都統制戚方為武當節度使。八月癸酉，武鋒軍隸步軍司。庚辰，金主獵於望雲之南山。丙戌，林安宅罷。初，安宅為御史，請兩淮行鐵錢，葉容力言不可，安宅忿然。既入樞府，乃劾容子受宣州富人錢百萬，御史王伯庠亦論之。容乞辨明，及容罷參樞，帝下其事于臨安府，尹王炎親鞫置對，無跡。帝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官，仍貶安宅筠州安置。召容赴闕，帝勞之曰：「卿之清德，自今愈光矣。」戊子，以魏杞兼同知樞密院事，蔣芾權參知政事。甲午，詔：「諸軍將士與金人戰禦立功之人，其功效顯著者，無以示別。今將顯著戰功十三處立定格目：張俊明州，韓世忠大儀鎮，吳玠殺金坪、和尚原，劉錡順昌，五處依紹興十年指揮；李寶密州膠西唐島，劉錡揚州皁角林，王琪、張振等建康采石渡，邵宏淵真州胥浦橋，吳珙、李道光化軍茨湖，張子蓋解圍泗州，趙撙蔡州，王宣確山，八處依紹興三十二年指揮。」（考異）玉海載會要所列十三處戰功，復載李璧中興十三處戰功錄，則戰功與人名互有同異。璧所錄者：一曰張俊明州，二曰吳玠和尚原，三曰吳玠饒風嶺，四曰吳玠殺金坪，五曰韓世忠大儀，六曰劉錡順昌，七曰張子蓋解圍海州，八曰李寶海道，九曰邵宏淵胥浦橋，十曰虞允文采石，十一曰李道光化茨湖，十二曰劉錡皁角林，十三曰王宣確山。列於銓法，以比漢時令甲，載諸會要，有饒風嶺而無蔡州也。今以會要為據，仍附見璧所錄於此。王應麟謂耦塘之戰因破偽齊而不與其列，然岳飛郾城之捷亦未及與，知當日指揮固多不審矣。乙未，詔吳璘復判興州。丙申，升宣州為寧國府。

九月辛丑朔，金主還都。甲辰，上元知縣李允升坐贓，決配惠州。建康守臣王佐坐縱容出境，追兩官勒停，建昌軍居住。鄂州汪澈以濫舉降兩官，提刑袁孚以失按降一官。辛亥，賑温州水災。金澤州刺史劉德裕等以盜用官錢伏誅。癸丑，金右丞相宗憲薨，年五十九，金主悼惜久之，賻賜甚厚。司農少卿莫濟言於帝

曰爲治在於任人任人在於責實任人而不能久則賢而能者無以見其長惡而不肖者得以逃其罪雖有責實之政將安所施今輔相大臣或數月而已罷寺監丞簿郎曹卿監不踰歲而輒遷恐進退人材似乎稍驟也帝稱善 辛酉追封皇子愘爲郡王諡悼肅 己巳魏杞等上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帝紀上皇聖政 祕書少監汪大猷請諸帥不拘部曲各精擇三兩人必實言其或智或勇或知其有某材可用或舉其任某事可取悉以名聞分命文武禁近之臣更迭接見與之談論兵家之務然後賜對便殿略其言語儀矩之失取其材力謀略審其可用試之以事立功則舉者同賞敗事則罰亦如之詔從之 是月太白屢晝見 冬十月乙亥以陳俊卿爲吏部尚書俊卿言臣典選事但當謹守三尺檢柅吏姦至于愚暗見或未到亦望聖慈宣諭時時訓敕君臣之分雖嚴而上下之情不可不通帝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宜盡言俊卿曰古惟唐太宗能導人使諫所以致貞觀之治帝曰每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樂人言未嘗不鄙之時帝未能屏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旋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穆敬及司馬相如之言爲誡帝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 甲申金朝享太廟詔免雄莫等州租 知温州劉孝韙言本州大水之後乞修築塘堤事帝因言朕近覽神宗實錄是時災異甚多何也魏杞對曰天出災異譴告人君正如父訓飭爲人子者不必問自己有過無過但常恐懼修省而已帝曰卿之言甚善若不恐懼修省自取滅亡之道也 己丑臣僚言役法科擾有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限之罰有將迎擔擎之差有催科換代之責有應付按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勞凡此之類皆法之所深懼若蒙朝廷約束無復如前科擾天下幸甚詔令監司覺察 壬辰太白經天 丁酉金主如安肅州冬獵 十一月丙午金主還都 太師致仕和義郡王楊存中卒（考異）聖政草存中歿於乾道元年今從宋史作二年 存中祖宗閔父震及母張皆死難存中既顯請於朝宗閔諡忠介震諡忠毅賜廟曰顯忠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關數千里卒奉以歸存中又以家祭器爲請許祭五世御軍寬而有紀須髯如戟而善逢迎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帝以爲上皇舊臣尤禮異之常呼郡王而不名追封和王諡武恭（考異）省齋文集日記存中多須而善逢迎號曰髯閹宋史本傳又稱其宿衞寡過今酌書之 癸丑金主謂宰臣曰朝官當慎選其人庶可激勵其餘者若不當則生覬覦之心卿等知其優劣當舉實才用之 丁巳殿中侍御史單時言伏覩制旨監司于所部保明郡守郡守于所屬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令中書門下省籍記取旨甄擢然人之才術各有分量吏之治迹未易稽考願訓敕監司郡守列其所舉之人治狀之目詳著于薦書然後大明賞罰舉得其實則受上賞舉失其實則寘重憲庶幾選舉之法復矣從之 庚申太白經天 甲子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教場 丁卯金參知政事石琚以母憂罷 戊辰築郢州城 是月詔汰冗兵從步軍帥陳敏言也 起居舍人洪邁言臣幸得以文字

薄伎待罪屬車間每侍清閑之燕獲聞玉音凡所擿論莫非中的徽言善道可爲世法退而執筆欲行編次而考諸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歷時政記亦莫得書使洋洋聖謨無所傳信伏覩今月五日給事中王曮進講春秋莒人伐杞言周室中微諸侯以强凌弱擅相攻討殊失先王征伐之意上曰春秋無義戰周執羔進讀三朝寶訓論文章之弊上又曰文章以理爲主陳巖叟等奏刑部事上曰寬則容姦急則人無所措手足此數端皆承學之臣日夜探討累數百語所不能盡而陛下蔽以一言至明至當然記言動之臣弗能宣究恐非所以命侍立本意望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仍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庶幾百世之下咸仰聖學以迹聰明文思之懿從之 十二月甲戌金詔有司每月朔望及上七日毋奏刑名 己卯以資政學士葉容知樞密院事 辛巳詔免進欽宗日歷送國史院修纂實錄 甲申以葉容爲尙書左僕射魏杞爲右僕射並平章事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容首薦汪應辰王十朋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帝嘉納之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貪唯去太甚帝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容曰誠如聖諭但今日在朝雖未見共驩然亦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帝問爲誰以龍大淵對時大淵與曾覿怙恩竊柄俊卿奉命與大淵同館伴北使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等納謁亦不接 庚寅左司諫陳良祐言今言利者多要生財乃所以病民國用愈見不足願取見一歲賦入之數其取于民者已過則從而蠲免之以寬民力取見所養官吏與兵之數其可省者從而省之常令財用十分以七分養兵與官吏三分以備非常如此則上下兼足帝曰朕常有志放免和買及折帛等錢以寬民力但于今未暇良祐曰舊來本無此錢皆是軍興時科取講和之後依舊不除今取于民者竭矣若制節國用令出入有度稍有蓄儲卽可行陛下之志矣帝曰因卿之言當定經制 辛卯詔曰朕惟理國之要裕財爲重夫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量入爲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可同知國用事庶幾上下同德永底阜康 丙申以江東兵馬鈐轄王忭爲帶御器械 金以平章政事赫舍哩良弼爲尙書右丞相赫舍哩志寧爲樞密使 丁酉起居舍人洪邁言天下萬務出命于中書審于門下行于尙書所以敬重政令期于至當而已初無文武二柄東西二府之別也今三省所行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畫黃宰執書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卽畫黃過門下而中書不預則封繳之職徼有所偏況今日宰相樞臣兩下兼領因而釐正不爲有嫌請詔樞密院自今以往凡已被旨文書門下依三省式畫黃書讀以示欽重出命之意詔從之然樞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時不能改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 起彊圉大淵獻正月盡著雍困敦十二月凡二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乾道三年 金大定七年 春正月甲辰詔廷尉大理官毋以獄情白宰執探刺旨意爲重輕 庚戌置三省戶房國用司初以國用匱乏罷江州屯駐軍馬至是復留之 壬子金主服袞冕御大安殿受尊號冊寶禮大赦 癸丑何逢原除金部郎官帝曰儒者不肎留意金穀可諭何逢原令留意職事 庚申金以元帥左監軍圖克坦喀齊喀 舊作徒單合喜今改 爲樞密副使 度支郎唐瑑言自紹興三十一年印造會子止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二千八百餘萬道至乾道三年正月六日以前措置收換外尚有八百餘萬貫在民間未收緣諸路綱運依近降指揮並要十分見錢州縣不許民戶輸納會子致在外會子壅滯不行商賈低價收買輻湊四集所以六務支取擁併喧閧今請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榷貨務召人依見立價例全以會子進納庶幾少息擁併之弊而會子在民間亦不過數月便可收盡詔先次給降度牒幷助教帖各五百道候出賣將盡接續給降 癸亥中書門下省言昨來支降交子付兩淮行使緣所降數目過多及銅錢幷會子不許過江因致民旅未便今措置銅錢會子依舊任便行使應官司見在未支交子令差人管押赴左藏庫交納 二月壬申諭曰自後宮禁內人幷百官將校軍兵諸司人每月初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月支過以上五項請給數目幷非泛支用造冊進呈外路軍馬可降式樣付諸路總領逐月開具著爲令帝謂輔臣曰蔣芾理會財用已見根源初蔣芾因謝新除留身奏云方今費財最甚者無如養兵近見陳敏揀汰二千人戚方揀汰四千人夫汰兵固良法然今日之兵多是有官人與之外任依舊請券錢又添供給雖減之于內添之于外亦未見其益既減六千人必又招六千人填格則是添六千人耗蠹財用矣契勘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年半內可省三百八十萬貫俟財用稍足可逐旋招收强壯訓練而用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因奏紹興以來初分五軍幷內外諸軍分合添減之數帝以爲然故有此諭 知閤門事龍大淵權知閤門曾覿竊弄事權屢致人言帝不省一日起居舍人洪邁過陳俊卿曰聞鄭國將除右史邁當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大淵覿告俊卿卽以語葉容魏杞而己獨奏之且以邁語質於帝前曰臣不知此等除目兩人實預聞乎抑密揣聖意而播之於外以竊弄威福也帝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爲卿斥逐 癸酉出大淵爲江東總管覿爲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 甲戌大淵改浙東覿改福建 乙亥架閣衞博論用人宜錄所長棄所短帝曰用人不當求備知禮者不必知樂知樂者不必知刑若得其人不當數易宜久任以責成功 罷

成都潼州路轉運司輪年銓試以其事付制置司
辛巳以端明殿學士虞允文知樞密院事　壬午起
居舍人洪邁言兩省每日行遣錄黃文書盈于几閣
多有常程細故不足以煩朝廷專出命者使中書之
務不澄無甚於此帝曰朕嘗見通鑑載唐太宗謂宰
相聽受辭訟縈於簿書日不暇給因敕尚書細務屬
左右丞朕見欲理會又諭葉容曰可進武臣薦舉兵
將官冊朕欲用知其人容曰宜於無事詢訪以備緩
急陳俊卿曰陛下曾記王存否其人似尚可用帝曰
朕識之龐彙之人老矣智力皆無所用也　乙酉以
武經龜鑑孫子賜鎮江都統戚方建康都統劉源仍
令選擇兵官各賜一本　金尚書右丞蘇保衡以疾
求退金主不許遣敬嗣暉傳詔曰卿以忠直擢居執
政齒髮未衰遽以小疾求退奮加攝養俟病間視事
庚寅保衡卒金主將放鷹近郊聞之乃還輟朝賻贈
命有司致祭時已起復參知政事石琚丙申以琚爲
尚書右丞　戊戌諫議陳天麟言近探北人聚糧增
戍宜擇將帥預講禦備之策帝曰此今日急務昨王
琪請築揚州城卿等見文字否魏杞言淮東之備宜
先措置清河楚州高郵庶可遏敵糧道帝曰若守定
高郵不放過糧船則敵不能留淮上自當引去　三
月庚子宰臣葉容請抽回江州兵馬帝曰此豈得已
近來招兵練兵皆易惟養兵最難宅時財賦有餘自
可增招容又言陳敏知地理且有志立功帝曰陳敏
守高郵甚善別選步帥亦難得人　丁巳詔四川宣
撫司創招千人置司所在屯駐　壬戌秀王夫人張

氏薨帝所生母也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金史書之　丙
子宣殿前司選鋒等軍五百八十二人車二十四兩
入內教場右軍統制張平入對帝曰兵謀務要決勝
不得輕發有功者雖仇與賞有罪者雖親與罰　丁
丑併利州東西爲一路以吳璘爲安撫使兼四川宣
撫使兼知興元府璘尋薨初璘病呼幕客草遺表命
直書其事曰願陛下無棄四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
人稱其忠璘爲人剛毅靖深喜大節略苛細讀史傳
曉大義其御軍恩威兼濟士卒樂爲之用每出師指
麾諸將風采凜然無敢犯令者故所向多捷自吳玠
死璘爲大將守蜀捍敵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
威名亞于玠其選諸將多以功有告以薦材者璘曰
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
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故所用後多知名　壬辰
金御史大夫李石拜司徒兼太子太師御史大夫如
故賜第一區　五月丙午金大興獄空詔賜錢三百
貫爲宴樂之用以勞之　戊申葉容言近日州官被
論有陰遣家屬納短卷於臺諫以相挾制者陳俊卿
曰近來此風頗盛是使監司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
按縣官帝曰此風誠不可長　庚申命四川制置使
汪應辰主管宣撫司事移司利州　修揚州城　辛
酉王炎言近來士大夫議論太拘畏且如近詔王琪
至淮上相度城壁朝士皆紛然以爲不宜帝曰儒生
之論真不達時變昔徐庶言通世務者在乎俊傑朕
與卿等當守此議論宅不足卹　壬戌大減三衙官

屬。是月，振泉州水災。安奉太宗、眞宗、王牒及三祖下仙源積慶圖、哲宗寶訓。六月己巳，命汪應辰權節制利州路屯駐御前軍馬。辛未，復分利州東西路爲二。癸酉，帝曰：朕欲依祖宗故事，先令有司具囚情款，前數日進入，朕親閱之，可釋者釋之，可罪者罪之，庶不爲虛文。今後並依祖宗典故。金主命地衣有龍文者罷之。判度支趙不敵言：將帥未必知兵，徒務聲勢，今日添使臣，明日招效用，但資冗墮，未見精雄。帝曰：此正中今日將帥膏肓。甲戌，以虞允文爲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代吳璘也。帝謂允文曰：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事，無以易卿。凡事宜親臨，無效張浚迂闊。旋復命以知樞密院事充四川宣撫使。帝親書九事戒之。允文尋言：房州義士、金州保勝軍見管七千餘人，皆建炎紹興之初自相結集，固守鄉閭，最爲忠義，而州縣全不加卹，分占白直。又有都統司差役科擾，乞差皇甫倜爲利州東路總管，金州駐劄，令專一主管，于農隙往來教閱，或緩急有警，可責令分守諸關。從之。己丑，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預。辛卯，皇后夏氏崩，謚安恭。秋七月己亥，立薦舉改官格。壬寅，以皇太子疾，減雜犯，釋流以下。乙巳，皇太子愭薨，謚莊文。戊申，金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辛亥，臣僚言：戶部申請諸路並限一季出賣官產，拘錢發納，且以江東西、二廣論之，村疃之間人戶彫疎，彌望皆黃茅白葦，膏腴之田耕猶不徧，豈有餘力可買官產。今州縣迫于期限，且冀有厚賞，不免監錮保長抑勒田鄰，乞寬以一年之限，戒約州縣，不得抑勒。從之。癸丑，諫議大夫陳良祐言：民間傳邊事多是兩岐，爲備雖不得已，要不可招敵人之疑。如近日修揚州城，衆論以爲無益。帝曰：爲備如何無益？良祐曰：萬一敵人衝突，兵不能守，則是爲敵人築也。今進二三萬人過江，敵人探知，恐便成釁隙。帝曰：若臨淮則不可，在內地亦何害？良祐曰：今日爲備之要，無過選擇將帥，收蓄錢糧，愛民養士。帝曰：然。甲寅，帝曰：淮東備禦事，此須責在陳敏，萬一有警，恐推避誤事，卿等宜熟與之謀。魏杞言：臣等昨與陳敏約，敏亦自任此事，朝廷但當稍應付之而已。閏七月丙寅朔，帝諭曰：朕欲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惟儲宅日統帥，亦使主帥有顧忌，不敢專擅。（攷異）宋史作辛未，今從全文。戊辰，金進封越王永中爲許王、鄭王永功爲隨王，封永成爲瀋王。甲戌，金命秘書監伊喇（舊作移剌，今改。）子敬經略北邊。戊寅，郭剛除鎮江副都統。帝曰：郭剛之除，聞鎮江軍中甚喜。葉容曰：剛甚廉，軍中素所推服。庚辰，帝諭葉容等曰：朕常思祖宗創立法度，以貽後人，惜後世子孫不能保守。又曰：創之甚難，壞之甚易。蔣芾曰：臣嘗記元祐間李常寧廷試策云：天下至大，宗廟社稷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帝曰：誠爲名言。芾曰：所謂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人主一念之間不以祖宗基業爲意，則馴至敗壞，故人主每自警戒，常恐一念之失。帝曰：朕非獨自警戒而已，且憂後世子孫不能保守，爲可惜也。癸未，臣僚言：閩中鹽筴之弊有五，官糴

浩瀚而本錢積壓不支間或支俵而官吏尅減計會糜費貧民下戶皆不樂供官而大半糶于私販一也綱運之人非巨室則官吏載縣官之舟藉縣官之重影帶私鹽出糶二也州縣斥賣多置坊局付之胥徒其權稱之減尅泥沙之雜和官皆不之問私價輕而官價重官民大半食私鹽故官糶不行三也巡尉未嘗警捕但日具巡歷申於官長月書所到寘于驛壁私販猾吏莫之誰何四也今之邑敷賣官食鹽與夫借鹽本錢者多是給虛券約冊到敷日支給甚至拋敷賣之數付之耆保攤及僑戶其見在鹽卻封樁不得支出謂之長生鹽若人戶不願請鹽只納敷數之半以貼陪官將官鹽貯之別所以作後日之數謂之還魂鹽猾吏攬撲民戶貼陪錢請鹽出賣出息則與邑均分謂之請鈔鹽五也況閩中崇岡峻嶺淺灘惡瀨商旅興販流轉實難故鈔鹽之法不可行也宜講究利害以革前弊從之

癸巳劉珙自湖南召還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羨餘之弊曰州縣賦入有常大郡僅足支遣小郡往往匱乏而近者四方尚有以羸餘獻者不過重折苗米或倍稅商人至有取新賦以積餘錢捐積逋以與州郡州郡無以自給不過重取於民此民之所未便一也和糴之弊湖南江西爲尤甚朝廷常下蠲免之令遠方之民舉手相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拋州縣既乏緡錢將何置場收糴倘有已革綱運之弊自可減和糴之數此民之所以未便二也望詔止之帝嘉納尋以珙爲翰林學士珙嘗從容言于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以爲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于是而已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移于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帝亟稱善

鎮江軍帥戚方刻剝役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陳俊卿言外議內臣中有主方者帝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左右素主方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八月丁酉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瑤決配循州宗回除名編管筠州方安置潭州于是詔戒兵將官交結內侍公行苞苴自今有違戾必罰無赦帝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且欲遣王抃至彼檢察姦弊留數月而後歸庶新帥之來不至循習俊卿又言今但遴選主帥則宿弊當自革矣帝曰政患未得其人耳俊卿曰苟未得人更得精擇既已委之則當信任未得其人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且軍中財賦所以激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它當一聽之今檢柅苛細動有拘礙則誰復

敢出意繩墨之外爲國家立大事乎況朝廷所以待將帥者如此使有氣節者爲之心必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猾之徒則其巧思百出弊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革耶今不慮此而欲獨任一介單車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猶失任而無益況不得人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帝罷扑不遣　癸丑金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赫舍哩良弼進太宗實錄　甲寅葉衡等以久雨求罷不允詔內外察獄令大官早晚竝進素膳　戊午慮囚　己未金主如大房山　壬戌以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軍制置使自鹽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軍悉隸之　金主致祭於睿陵　九月乙丑朔金主還宮　己巳金右三部檢法官韓贊以捕蝗受賂除名詔吏人但犯贓罪雖會赦非特旨不敘　丁丑劉珙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謂太祖實錄或云多漏落當命官重修因歎史官才難蘇易簡曰大凡史官宜去愛憎近者扈蒙修史蒙爲人怯懦多疑忌故其史傳多有脫落帝曰善惡無遺史臣之職珙曰史官以學識爲先文采次之苟史官有學識安得怯懦疑忌帝曰史官要識要學要才三者兼之　庚辰金地震　乙酉金主出獵庚寅次保州詔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訪所過州縣官臣僚言檢視災傷官司未嘗遵承每差州縣官到隨行征求皆有定例然後擇村疃中近年瘠薄之田先往視之名曰應破又擇今歲偶熟之處再往視之責以妄許名曰伏熟重爲民困望詔守臣選差練曉清强官公心考覈申飭鹽司嚴行按舉所差官汚廉勤惰公正誣罔悉以上聞從之　是秋以四川旱賜制置司度牒四百備賑濟陳良翰言昨立住賣度牒二十餘年人民生聚不爲無益辛巳春邊事既作用度浸廣乃始放行令下之初往往爭買其備則五百千其限則三個月其數不過萬道未足以病民今則減價作三百千展限已二十餘次總數計十萬三千餘道民甚病之且唐人有言十戶不能養一僧今放行者與舊所度者無慮三四十萬是三四百萬戶不得休息也不知國之所利者能幾何而令三四百萬戶不得息肩且又暗損戶口侵擾齊民奚止千萬此其爲害豈淺哉　申嚴獻羨餘之禁從劉珙奏也　冬十月乙未朔金主謂侍臣曰近聞朕所幸郡邑曾宴寢堂宇後皆避之此甚無謂可諭仍舊居止　壬寅帝曰昨日有從官奏云邊事規舉未定葉容言臣等日夕講究且徐措置帝曰維揚築城已畢更得來年一冬無事足可經略陳俊卿言淮上規摹須久任守臣遲責其效其不職者早宜易之帝然之　戊戌修真州城　戊申金主還都　丁巳金以孟浩參知政事金主謂宰臣曰近聞蠡州同知伊喇延壽在官汙濫問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子如鷹房廚人之類可典城牧民耶自後如此局分勿授臨民職任　辛酉金主敕有司于東京涼樓前增建殿位孟浩諫曰皇太子雖爲儲貳宜示以儉德不當與至尊宮室相侔乃罷之　十一月乙丑朔金主謂宰臣曰聞縣令多非其人其令吏部考察善惡明加黜陟　丙寅郊雷雨望祭于齋宮時金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

齋之內不當用樂陳俊卿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請權用樂者俊卿言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展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失帝可其奏且曰進御酒亦毋用樂惟于使人乃用之議者不決俊卿又言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喻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于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自失禮以徇之蔣芾猶守前說俊卿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宅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帝嘉納

己巳詔戒士大夫因循苟且誕謾奔競之弊 癸酉葉容魏杞并罷以郊祀雷灾故也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俊卿言于帝曰執政之臣惟當爲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于細務宜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于其當務之急帝許之既而審察吏部所注知縣有老不任事者俊卿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俊卿曰此豈足以勞聖聽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聞

丁丑詔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闕失帝顧輔臣議恢復劉珙曰復仇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可輕動也廷臣或曰漢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安用十年珙曰高光身起匹夫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寄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爲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宣王之事見于詩者始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修政事而於其終能復文武之境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爲也帝深然之

丁亥金樞密副使圖克坦喀齊喀罷爲東京留守同判大宗正事完顏默音舊作謀衍今改出爲北京留守殿前右衛將軍富察通爲肇州防禦使 十二月丙申增修六合城 戊戌金圖克坦喀齊喀等朝辭金主御便殿賜喀齊喀及默音以衣帶佩刀慰之曰卿等年老以此職優佚宜勉之亦賜富察通以金帶諭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又顧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嘗戒嗣暉曰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兩虧忠節卿宜戒之 甲辰金以北京留守完顏思敬爲平章政事 乙巳置豐儲倉增印會子 甲寅詔諸路訓練兵官藝高身强爲上藝高身弱爲中餘皆爲下限一月置冊申樞密院 是歲定薦舉改官人額四川換改官以二十人爲額 金斷死因二十人

乾道四年金大定八年春正月乙丑金主謂宰臣曰朕治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卽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慎無阿順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爲今日之幸後世以爲何如

戊辰籍荆南義勇民兵先是前知荆南府王炎奏荆南七縣主客佃戶共四萬有奇丁口一十餘萬臣依舊籍雙丁以下及除官戶並當差戶人外淨得八千四百有奇每歲於農隙只教閱一月若比以贍養官

軍八千四百人。歲餘錢四十萬貫、米一十一萬石、紬絹布四萬餘匹。今纔歲費一萬四千石、錢二萬緡。獲此一軍之助。利害豈不較然易見。　辛未。金主謂祕書監伊喇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惟孝文務為純儉。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飲酒。亦未嘗至醉。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　壬午。奪秦塤秦堪郊祀恩蔭。　壬辰。提舉太平興國宮葉容卒。謚正簡。容為人清介有守。仕至宰相。居處不改其初。　二月甲午朔。詔福建路建劍汀邵武四州軍科賣官鹽。騷擾民戶。可將本路鈔鹽盡罷。轉運司每歲合抱發鈔鹽錢二十二萬貫並蠲免。卻令本司於八州軍增鹽錢。並將椿留五分鹽本錢抱認七萬貫。充上供起發。今後州縣不得更以賣鈔鹽為名。依前科敷騷擾。初。臣僚極言鹽法之弊。詔令前漕臣沈度陳彌詳察以聞。遂有是命。未幾。沈度入對。帝曰。前日觀卿所奏鹽事。已盡蠲十五萬緡以寬民力。且曰。朕意欲使天下盡蠲無名之賦。悉還祖宗之舊。未能如朕志耳。又言四川有鈔鹽綱。有歲計鹽綱。鈔鹽綱者。為抱納鈔鹽錢窠名。歲計鹽綱者。每斤除分隸增鹽錢鹽本等錢外。其餘係州縣所行市利錢。即以充納上供銀錢等用。今鈔鹽窠名已盡行除放。州縣只是搬賣一色歲計綱。須令置場出賣。不得科抑於民。　金制子為改嫁母服喪三年。　戊戌。置和州鑄錢監。　己亥。以參知政事蔣芾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以觀文殿大學士史浩為四川制置使。浩辭不行。　庚子。詔蔣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　乙巳。賜王炎出身。簽書樞密院事。　癸丑。五星皆見。　三月癸亥朔。詔舉制科。　己巳。以職官子補令史。　庚午。以敷文閣待制晁公武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夏四月丙午。金主詔曰。馬者軍旅所用。牛者農耕之資。殺牛有禁。馬亦何殊。共令禁之。　己亥。置鄂州轉般倉。　癸卯。賑綿漢等州饑。尋以饒信及建寧府等州饑。遣司農寺丞馬希言同提舉常平官賑濟。　戊申。金主擊毬常武殿。司天馬貴中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繫社稷之重。又春秋高。圍獵擊毬。宜悉罷之。金主曰。朕以示習武耳。　甲寅。蔣芾等上欽宗實錄。　丙辰。禮部員外郎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一百八卷。　戊午。詔販牛過淮者。論如興販軍需之罪。　五月壬戌朔。詔常平官歲按倉儲。時崇安縣饑。值浦城盜發。人情震恐。朱熹請於府。貸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賴以生。及冬有年。民願償粟於官。知府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　甲子。金主命戶工兩部。自今宮中之飾。勿用黃金。　乙丑。金主如涼陘。　甲申。謚趙鼎曰忠簡。　夏國相任得敬專政。欲謀亂。是月。遣間使至四川宣撫司。約發兵攻西蕃。虞允文報以蠟書。〔攷異〕宋史孝宗紀作任敬德。今據夏國傳及金史作得敬。又夏國傳繫是事於乾道二年五月。今從本紀作四年五月。　六月甲午。詔諸路漕司。今後水旱須以實聞。州縣隱蔽者。並寘于法。　辛亥。判度支趙不敵言。方今一歲內外

支用之數，大槩五千五百萬緡有奇。又以一歲所入計之，若使諸路供億以時，別無蠲減拖欠，場務入納無虧，則足以支一歲之用。然賦入之科名猥多，分隸於戶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免役、坊場酒課之類，則左右曹掌之；上供、折帛、經總無額、茶鹽香礬之類，則金部掌之；度支則督月樁，倉部則專糴本，催理雖散于五司，悉經於度支稽之。古人量入爲出之義，則度支一司，安可以不周知其所入之數哉！臣因置爲都籍，會稽窠名，總爲揭貼，事雖方行，簿書草具，而條目詳備，固已粲然易考，望付之本曹，自茲爲始，歲一易之，庶幾有司得以久遵，不惟財賦易以稽考，抑使胥吏無所容姦。」從之。

丙辰，詔守臣罪狀顯著，或職事不舉，而按司不卽按劾，卻因宅事發覺，三省具姓名取旨，守臣不按知縣，亦如之。

是月，金河決李固渡，水入曹州。

秋，七月，壬戌，以劉珙兼參知政事。

臣僚言：「臨安府風俗，自十數年來，服飾亂常，習爲邊裝，聲音亂雅，好爲北樂。臣竊傷悼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復見中朝之制度者，三四十年，卻不可得；而東南之民，乃反效於異方之習，而不自知，甚可痛也！今都人靜夜，十百爲羣，吹鷓鴣，撥洋琴，使一人黑衣而舞，衆人拍手和之，傷風敗俗，不可不懲。」詔禁之。

詔諸路運司行下所屬，各選清強官親驗災傷，盡與撿放，或不實不盡，有虧公私，被差官并所差不當官司，竝重作行遣。

親錄繫囚。先是詔以疎決竝爲文具，令有司具祖宗典故，朕當親閱，至是後殿臨軒決遣罪人。

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陳俊卿兼知樞密院事。言於帝曰：「臣自叨執政之列，每見三省密院被內降指揮，苟有愚見，必皆密奏，多蒙開納，爲之中止。然比及如此，已爲後時。今以參預首員奉行政令，欲乞自今內降恩澤，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卷藏不示同列，卽時繳奏，或次日面納。」帝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俊卿每勸帝親忠直，納諫諍，抑僥倖，肅紀綱，講明軍政，寬恤民力，異時統兵官不見執政，俊卿日召三五人，從容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於是帝嘉俊卿之言，多所聽從，政事復歸中書矣。

甲子，金制盜羣牧馬者死，告者給錢三百貫。

龍大淵既死，帝憐曾覿，詔召之。劉珙諫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陳俊卿曰：「自陛下出此兩人，中外無不稱誦聖德，今欲召還，恐大失天下望，臣願先罷去。」遂止不召。

戊辰，金主謂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等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卽令體訪廉能之吏，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聞。」

戊寅，贈王悅官。悅知衢州，死之日，百姓巷哭，卽爲立祠於徐偃王廟。其喪出城，百姓號慟，聲振原野。悅愷悌慈祥，視民如子。是春乏食，悅發廩勸分，使百姓不至失所。自五月闕雨，悅竭誠祈禱，早晚一粥，凡月餘，題壁間有乞爲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壽之語，竟以是卒。詔贈直龍圖閣，仍宣付史館。

金主秋獵。己卯，次三叉口。金主諭點檢司曰：「沿途禾稼甚佳，其扈從人稍有蹂踐，則當汝罪。」

八月，乙巳，度支郎官劉師尹論頃年因軍須額外創添賦入，請漸次裁減，以寬民力。帝

曰朕未嘗妄用一毫以爲百姓病又論漢宣帝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帝曰宣中興只此數語今吏不稱職所以民未受實惠　乙未頒祈雨雪之法於諸路　癸丑知溫州胡與可以支常平錢五百貫糴係省錢五百貫賑濟被水人戶自劾帝曰國家積常平米政爲此也可放罪　乙卯金主還都　是月行乾道歷初以統元紀元歷與劉孝榮所獻新歷委官測驗互有疏密遂令太史局參照新舊行用尋以禮部侍郎程大昌言新除歷官互有異同而新歷比舊歷則爲稍密遂詔太史局施行新歷以乾道歷爲名未幾禮部員外郎李燾言歷久必差自當改法統元歷行之既久其與天文不合固宜況歷家皆以爲雖名統元其實紀元若紀元又多歷年所矣歷術精微莫如大衍大衍用於世亦不過三十四年後學膚淺其能行遠乎隨時改歷此道誠不可廢抑嘗聞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劉珙要言至論也舊差失甚多不容不改而新歷亦未有明效大驗但比舊稍密爾厥初最密後猶漸差初已小差後將若何故改歷不可不重也謹按仁宗用崇天歷自天聖至皇祐其四年十一月月食歷家言歷不效詔以唐人歷及本朝四歷參定歷家皆以景福爲密遂欲改歷而劉羲叟獨謂崇天歷頒行逾三十年方將施之無窮兼所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又謂古聖人歷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脗合辰刻辰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歷差仁宗從羲叟言詔

復用崇天歷羲叟歷學爲本朝第一歐陽修司馬光輩皆遵承之崇天歷既復用又十三年至治平三年始改用明天歷後三年課熙寧三年七月月食不效又詔復用崇天歷崇天歷復用至熙寧八年始更用奉元歷奉元歷議沈括實主之明年正月月食奉元歷遂不效詔問修歷人姓名括具奏辨故歷得不廢先儒蓋謂括強解不深許其知歷也然後知羲叟所稱止於敬授人時不必輕議改移者不亦至言要論乎請朝廷察二劉所陳及崇天明天之興廢申飭歷官加意精思勿執今是舊非能者熟復討論更造密度使與天合庶幾善後之策也詔送太史局仍詔求訪精通歷書之人　九月辛酉金主諭右丞石琚參知政事孟浩曰聞蔚州采地蕈役夫數百千人朕所用幾何而擾動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奏　壬申禮部員外郎李燾論科舉等事帝曰科舉之文不可用老莊及佛語若自修於山林何害倘入科場必壞政事　癸酉金主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己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疏爲避忌也以魏子平參知政事　甲戌戶部郎官曾逮言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於賢曰任於能曰使則賢能之任使固不同今以刀筆之小才奔走之俗吏謂之使能此不可不辨帝然之　辛巳金主謂御史大夫李石曰臺憲固在分別邪正然內外百司豈謂無人惟見卿等劾人之罪不聞舉善自今宜令監察御史分路刺舉善惡以聞將軍大磐訪求良弓而磐多自取護衛洛索（舊作婁室今改）以告金主命點

檢司鞫礬礬妹爲宮中寶林礬屬內侍言之寶林寶
林以聞金主杖內侍百出礬爲隴州防禦使　癸未
權發遣衢州劉風入對論朝廷不當顯以才取人帝
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
者也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　冬十月己丑朔金以
戒諭百官貪墨詔中外　辛卯前四川制置使汪應
辰面對讀劄子至畏天愛民帝曰人心易怠鮮克有
終當以爲戒又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應
辰曰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然尚書中君臣更相警
戒言語雖多皆不出此　乙未金命涿州刺史兼提
點山陵每以朔望致祭朔則用素望則用肉仍以明
年正月爲始又命圖畫功臣於太祖殿其未立碑者
立之金主謂宰臣曰海陵時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
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書之孟浩曰良史直
筆君舉必書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　庚子蔣
芾起復左僕射陳俊卿右僕射芾旋辭乞終喪詔許
之先是殿前指揮使王琪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
教授劉甄夫帝命召之俊卿與同列請其所自帝曰
王琪稱其有才俊卿曰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
才何預琪事帝曰卿等可召問之俊卿召琪責之琪
皇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昨琪傳旨增築州城今已
訖事俊卿請于帝則初未嘗有是命也俊卿曰若爾
卽琪爲詐傳聖旨非小利害也退至殿廬召琪詰之
琪叩頭汗下俊卿亟奏曰王琪妄傳聖旨移檄邊臣
增修城壁此事係國家大利害朝廷大紀綱而陛下
之大號令也人主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今琪所
犯如此此而不誅則亦何所不爲也按律文詐爲制
書者絞惟陛下奮發英斷早賜處分於是削琪官而
罷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宰相多不與聞有
張方者因事發覺俊卿乃與同列奏請自今百司承
受御筆處分事宜並須奏審方得施行至是因琪事
復以爲言帝悅而從之事下兩日又收還前命俊卿
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嬖暱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爲
之耳卽奏曰三省密院所以行陛下詔命也百官庶
府所以行朝廷號令也詔命一出於陛下號令必由
於朝廷所以謹出納而杜姦欺也祖宗成憲著在令
甲比年以來漸至隳紊臣等昨以張方之事輒有奏
聞及此踰月又因王琪姦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
後降出聖慮亦已審矣聖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
不歎服而昨日陛下諭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飲一食
必得申審豈不留滯而又有此指揮夫臣等所慮者
命令之大如令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令戶部
取財則三省不可不知耳豈爲此宮禁細微之事哉
況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出內陛
下之命令耳凡事奏審乃欲取決于陛下臣等非敢
欲專之也況此特申嚴舊制亦非創立新條而已行
復收中外惶惑且將因循觀望并舊法而廢之爲後
日無窮之害則臣等之大罪矣或恐小人因此疑似
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聖明體察翌日面奏
帝色甚溫顧謂俊卿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
耶先是劉珙進對語切忤帝意既退御筆除珙端明
殿學士在外宮觀俊卿卽藏去密奏言前日奏劉臣

實草定珙與王炎略更一兩字以爲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寛之則珙之除命臣未敢奉詔明日復申請且曰陛下卽位以來容納諫諍體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乃以小事忤旨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諛順指爲持祿固位之計非國之福也帝色悔久之又言珙正直有才略肎任怨臣所不及願且留之帝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俊卿曰珙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乃以珙爲江西安撫使俊卿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帝手扎留之俊卿請益堅帝不許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帝於是有意相俊卿矣不數日而有是命　甲辰大閱于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略　十二月戊子朔金遣武定軍節度使伊喇按招諭準布（舊作阻韃今改）先是諸司薦建寧布衣魏掞之召赴行在甲辰入對帝曰治道以何者爲要掞之言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詔掞之議論可采賜同進士出身除太學錄將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掞之先事白宰相曰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絶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於帝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效用掞之敢直言每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帝皆不見省遂移書杜門以書咨責宰相語尤切因以迎親告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掞之少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尋以病卒先是福建諸司薦興化軍仙游林彖行義召不至諸司又薦彖行義授迪功郎添差本軍教授　甲戌蠲廣德軍月樁錢　湖廣總司申江鄂荆襄諸處軍馬歲約用凡百八萬四千餘貫　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奏興洋之間紹興初義士保籍者以七萬計今所籍興元洋州大安軍共二萬三千人有奇其金房等州雖未申到約亦可得三萬人則西師之勢壯矣歲可免六七百萬之費而獲四五萬人之用其爲利便甚明　有以四明銀鑛獻者帝命守臣詢究且將召冶工卽禁中鍛之陳俊卿曰陛下留神庶務克勤小物然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之士有以窺陛下也況彼懼其言之不副則其鑿山愈深役民愈衆而百姓將有受其害者夫天地之產其出無窮若愛惜撙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民安歲稔國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之明州使收其羸餘以佐國用則亦不至於擾民矣　西遼承天太后布沙堪（舊作普速完今改）與都爾本（舊作朶魯不今改）弟博果濟薩里（舊作朴古只沙里今改）通出都爾本爲東平王而殺之都爾本之父額哩喇以兵問罪殺布沙堪及博果濟薩里迎仁宗次子珠勒呼（舊作直魯古今改）立之改元天禧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一（起屠維赤奮若正月盡上章攝提格七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乾道五年（金大定九年）春正月辛酉金主與宣徽使敬嗣暉秘書監伊喇子敬論古今事因曰亡遼日屠食羊二百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雖處至尊每當食輒思貧民饑餒猶在己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如海陵以張仲軻爲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哉 庚午金詔諸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 甲戌新知無爲軍徐子實陳屯田利害帝以其言可采遂除大理正措置兩淮屯田官 是月金命都水監梁肅往視決河河南統軍使宗敘上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單雖被其害而兩州本以水利爲生所害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卒難成功縱能塞之佗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況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搆爲邊患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障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爲一如遇猛漲南決則害于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不若于李固南築隄使兩河分流以殺水勢金主從之（考異）金史宗敘梁肅傳俱不繫年今從河渠志 二月乙未命楚州兵馬鈐轄羊滋專一措置沿海盜賊先是海州人時旺聚衆數千來請命旺尋爲金人所獲其徒渡淮而南者甚衆故命滋彈壓之 戊戌贈張浚太師謚忠獻 庚子金以中都等路水免稅又以曹單二州被水尤甚給復一年 壬寅以給事中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 甲辰以王炎參知政事 辛亥中書舍人汪涓言中書舍人於制敕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又所以駮正中書違失各盡所見同歸於是近年以來間有駮正或中書舍人給事中列銜同奏是中書門下混而爲一非神宗官制所以明職分正紀綱防闕失之意壬子詔自今詔令未經兩省書讀者毋輒行給舍駮正毋連銜同奏 甲寅金詔女直人與諸色人公事相關止就女直理問 三月丁巳朔詔趣修廬和二州城 丁卯金命御史中丞伊喇道廉問山東河南尚書省議網捕走獸抵徒罪石琚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獸而輕民命恐非陛下意金主曰然自今有犯可杖而釋之 辛未金禁民間稱言銷金條理內舊有者改作明金字 乙亥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陳俊卿薦其才堪將相故也以王炎代爲宣撫使仍參知政事 丙子賜禮部進士鄭僑等三百九十二人及第出身 辛巳金以大明路諸明安民戶艱食遣使發倉廩減價糶之 壬午賜洛陽郭雍號沖晦處士以湖北帥張孝祥薦其賢召而不至也 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帝曰到任應有事與郭振同深議淮甸義兵可依時教閱不可久勞有妨種畊如修城竣工可同往逐州軍按閱廂禁軍或見淮甸有興利事即以聞 癸未

臣僚言國家置武學養士皆月書季考以作成之而武臣登第止許參選入監當錢穀之任銓部積壓猥多差遣艱得後雖許通注沿邊親民巡尉往往皆遠惡去處多不願受是故武臣及第之後所用非所養甚非朝廷教育作成之意請將前後武舉及第之人其間有兵機練達武藝絕倫可爲將佐者許侍從薦舉即賜召對量材擢用或令注授屯駐諸軍機幕幹辦參贊軍謀庶幾有以激勸詔令監司帥臣管軍侍從已上薦舉　夏四月己丑金主謂宰臣曰朕觀在位之臣初入士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亦既顯達即徇默苟容爲自安計朕甚不取宜諭百官使知朕意

辛卯議者言楚州係極邊重地路當衝要州東地名鶻魚溝北接淮海與山東沿海相對宜將本州兵馬鈐轄羊滋移往其地置廨舍警察奸盜元管海船二百餘隻搬運海州軍糧間探之類甚爲濟用其射陽湖通濟地分闊遠闕官拘轄宜剏置使臣二員專充管轄海船譏察淮海盜賊聽羊滋使令從之　壬辰以梁克家兼參知政事　癸巳金遣使分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東等路勸農　庚戌修襄陽府城

辛亥賑衢婺饒信四州流民　五月癸亥刑部侍郎汪大猷言國家立保正之法願兼耆長者聽故數十年來承役之初縣道必抑使兼充蓋保正一鄉之豪官吏有須可以仰給故樂於竝緣以爲己利凡有差募互相對糾請令諸路常平司相度或別有所見可行者限一月條具來上本部參以見行條法立爲定制從之　戊辰金尚書奏越王永中隨王永功二府有所興造發役夫金主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欲百姓爾等但以例爲請海陵橫役無度可盡爲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爲例者仍舊餘竝官給傭直重者奏聞　詔後省官置言事籍看詳臣僚士庶言事詳擇其可行者條上　是月金牒取俘獲人王抃議盡遣時旺餘黨陳俊卿持不可帝然之　詔有司議獄以法不得作情重奏裁　六月金冀州張和等謀反伏誅　戊戌帝御便殿初帝御弧矢以弦激致目眚至是始愈陳俊卿密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藉藉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以致驚動聖躬虧損盛德臣聞自昔人主處富貴崇高之極志得意滿道不足以制欲則游畋聲色車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爲全德之君陛下憂勤恭儉清淨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得免者一切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蓋神武之略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陛下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材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又曰古之命大臣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德繩愆糾繆以格非欲其正君之過于未形唐太宗臂鷹將獵見魏徵而遽止憲宗蓬萊之遊憚李絳而不行臣人微望輕無二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于外今誅將及身而後言亦何補於既往之咎哉又

曰弓矢之技人所常習而易精然猶不免今日之患況毬鞠之戲本無益于用武而激射之虞銜橜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聞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蒙省錄今茲之失蓋天之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因其小而戒其大也陛下試以弦斷之變思之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蹍擊逐之間無所蹉跌蓋亦幸矣豈不爲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戒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皇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己厲行一以太祖爲法則盛德光輝將日新于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日月之明哉右諫議大夫單時亦上疏諫帝面諭曰卿言可謂愛朕前此時爲侍御史嘗上封事言飲酒擊毬二事帝大喜之詔輔臣曰擊毬朕放下多時飲酒朕自當戒　金主以久旱命宮中毋用扇庚子雨

己酉以虞允文爲樞密使　是月賜孔璨官宣聖四十九世孫也　秋七月乙卯朔金罷東北路采珠

乙丑以福建副總管曾覿爲浙東總管覿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虞允文亦言覿不可留帝曰然留則累朕遂有是命　丙寅宰執請以近日上書論邊事者悉送編修官擇其可行者與可去者或可留存者各以其類相從置簿錄上以備佗日采擇　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己丑以陳俊卿爲尚書左僕射虞允文爲右僕射竝平章事兼樞密使制國用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獎廉退抑奔競允文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號材館錄故所用多得人　乙未中書門下省言寺判丞簿學官大理寺直密院編修之類謂之職事官朝廷所以儲用人才比年以來往往差下待闕數政除授猥雜賢否混淆何以清流品何以厚風俗望特降指揮令職事官須見闕方得除人其已差人卻恐待次之久無闕可授請朝廷稍復諸州添差釐正通判簽判教授屬官等闕以處之佗時職事官有闕卻從朝廷於曾差下人內選擇召用庶幾內外之職稍均朝廷紀綱稍正詔從之　九月甲寅朔金罷皇太子月料歲給銀五萬貫金主謂臺臣曰比聞朝官內有攬中官物以規貨利者汝何不言皆對曰不知金主曰朕尚知之汝有不知者朕若舉行汝將安用　丁巳中書門下省勘會諸路監司近來多不巡按官吏貪惰無所畏憚間有出巡去處又多容縱隨行公吏等乞覓騷擾理宜約束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依條巡按詢訪民間疾苦糾察貪惰不職官吏仍具請實以聞如敢依前容縱公吏等乞覓騷擾當寘重典　己未新江東運副程大昌朝辭帝諭曰近來監司多不巡歷朕期卿徧行諸州察守令臧否民情冤抑悉以聞　壬戌金主秋獵　甲子詔侍從臺諫集議欽宗配饗功臣　丙寅起居郎林機論諸郡守臣欲郡計辦集而不恤縣之匱乏以致橫斂及民帝曰甚不體朕寬恤之意且如稅賦太重朕欲除減但有所未及當以次第爲之機又曰諸處有羨餘之獻皆移東易西以求恩倖帝曰今之財賦豈得有餘今後若有獻朕當卻之　壬申詔三衙諸軍應有違軍律獘事統兵官特與放罪差主帥措置日下盡行除勒其軍校有因教

閱損壞軍器官爲修補軍身務令飽不得多斂錢米卻行減尅借差軍兵戰馬多破白直諸處窠役回易私占官兵悉行拘收入隊教閱務須軍政整肅諸處送到官員月給幷應副索客及諸般名色掊斂減尅陪塡贏落以爲私用竝計贓論罪私借人馬亦計庸科斷其違戾統制統領將佐從主帥按劾以聞當重寘典憲主帥失於糾舉亦重作行遣先是樞密院奏國家撫養戰士全藉主兵官督責教閱以備緩急近來三衙諸軍統兵官循習私意恣爲不公有害軍政遂條具十一事乞行懲革故有是詔 命淮西安撫司參議官許子中措置淮西山水砦招集歸正人墾官田 是月復監司選本貫法 是秋令監司帥臣臧否守令 太常少卿林栗等言竊惟祀帝于郊在國之南就陽位也國家舉行典禮歲中祀上帝者四春祈夏雩秋享冬報其二在南郊圜壇其二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蓋緣在京日孟夏大雩別建雩壇於郊丘之左季秋大享有司攝事就南郊齋宮端誠殿今城西望祭齋宮於就陽之義無所依據欲望詳酌除三歲親祠自有典故外其有司攝事歲中四祭竝卽圜壇以遵舊制從之續禮部侍郎鄭聞等言國初沿襲唐制一歲四祭昊天上帝於郊丘謂祈穀大雩享明堂祀圜丘也惟是明堂當從屋祭元祐六年從太常博士趙叡之請有司攝事乃就齋宮行禮至元符元年又寓于齋宮端誠殿竊見今郊丘之隅有淨明寺請遇明堂親饗則遵依紹興三十一年已行典禮如常歲有司攝事則當依元祐臣僚所陳權寓淨明寺行禮庶合明堂之義從之 冬十月丁亥金主還都 戊子賑溫台二州被水貧民以守臣不上聞各降官落職放罷監司各降一官 庚子臣僚言陛下臨御之初約束州縣受納苗米多收加耗法禁嚴甚而近年以來所收增多遠朝廷抛降和糴卻以出剩之數虛作糴到所得價錢盡資妄用乞戒州縣杜絕弊倖庶寬民力從之 辛丑金以尚書右丞相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良弼爲左丞相樞密使赫舍哩志寧爲右丞相詔宗廟之祭以鹿代牛著爲令 丙午金大享於太廟 辛亥金以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爲樞密使 十一月癸丑朔復置淮東萬弩手名神勁軍 甲寅守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林機論司馬光有言君子以德勝才小人以才勝德之辨願陛下察之帝曰朕於此未嘗不加察但恐有所未盡漢高祖名知人謂陳平智有餘難獨任周勃重厚可屬大事蓋得此道 丁巳御書御製用人論賜宰臣陳俊卿等 己未林機言本朝慶曆三年歐陽修建言臣僚奏事退令少留殿門候修注官出而錄聖語至七年王贄始請只令備錄關報遂爲定制是以仁宗皇帝之朝道德教化之源禮義刑政之具載在國史最爲詳悉由史官得職也近世以來臣僚奏事例以不得聖語爲報伏覩在京通用令諸進對臣僚有親聞聖語應記注者限一日親錄實封報門下中書後省事干機密難于錄報者止具因依申知又敕應記注事不報門下中書後省者以違制論請降付兩省檢舉前件條令庶幾得以大書特書垂信萬世詔檢見行條法

申行　金以尚書左丞完顏守道爲平章政事右丞石琚爲左丞參知政事孟浩爲右丞金主問宰臣曰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爲民直言無忌者今何無之琚對曰是豈無之但未得上達耳金主曰宜盡心采擢之　壬戌金主冬獵　以明州定海縣水軍爲御前水軍　辛未給事中兼侍讀胡沂進對論朝廷命令當謹之于造命之初帝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當繳駁事有當言勿謂拂主上拂宰相而不言　壬申復成閔慶遠軍節度使鎭江諸軍都統制　丙子金主還都　十二月丙戌金賑臨潢泰州山東東路河北東路諸明安民　金以東京留守圖克坦喀齊喀（舊作徒單合喜今改）爲平章政事喀齊喀奏睿宗收復陝西功數事金主嘉納藏之祕府喀齊喀之從子子溫爲安化軍節度使贓濫不法御史大夫李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既退宰相或問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爲天下姦汚未盡除爾聞者悚然　丁酉復李顯忠威武軍節度使　甲辰祕書監兼史院編修李燾言臣見太平興國三年初修太祖實錄命李昉等同修而沈倫監修五年成書及咸平元年眞宗謂倫所修事多漏略乃詔錢若水等重加刊修呂端及李沆監修二年書成視前錄爲稍詳而眞宗猶謂未備大中祥符九年復詔趙安仁等同修王旦監修明年書成太宗實錄初修于至道再修于大中祥符九年神宗實錄三次重修哲宗實錄亦兩次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所以屢修則與太祖太宗異蓋不獨於事實有所漏略而又輒以私意變亂是非故紹興初不得不爲辨白也其誣謗雖辨白而漏略固在然猶愈乎近所修徽宗實錄蓋徽宗實錄疎舛特甚近詔修四朝正史夫修正史當據實錄實錄儻差誤不可據則史官無以準憑下筆請用太祖太宗故事將徽宗實錄重加刊修並不別置私局只委史院官取前所修實錄仔細看詳是則存之非則去之闕則補之誤則改之實錄先具正史便當趣成又言臣近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迄治平自合依詔旨接續修進乞許臣專意討論徽宗一朝事迹纂述長編既具即可助成正史　乙巳復置成都路廣惠倉　丙午金制職官犯公罪在京已承伏者雖去官猶論

是日張栻新除嚴州入見上言欲復中原之士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有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求所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者無佗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苟中原之人聞吾君愛惜百姓如此又聞百姓安樂如此則其歸孰禦帝曰誠當如此況中原之人本吾赤子必襁負其子而至矣栻又言今日誕謾之風不可長至如邊事須委忠實不欺之臣不然豈不誤陛下倚任帝曰若誕謾必至誤國事栻又言先聽其言卻考其實此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栻至郡問民疾苦首以丁鹽絹錢太重爲請詔蠲其半　降會子二十萬貫付兩淮漕司收換銅錢兩淮州郡並以鐵錢及會子行使　金司徒御史大夫李石司憲既久年寖高御史臺奏事有在制前斷定乞依新條改斷者金主曰若在制前者豈可改也金主御香閤召中丞伊喇道謂之曰李石

耄矣，汝等宜盡心。向所奏事甚不當，豈涉於私乎？佗日又謂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善惡邪正，無語及之。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舉一二善士，亦不負此職也。」

乾道六年金大定十年春，正月，癸丑，雅州沙平蠻寇邊，焚碉門砦，四川制置使晁公武調兵討之，失利。　乙卯，修楚州城。朝議欲戍清河口，左驍衞上將軍陳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潛渡，今宜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爲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兩淮司命，願朝廷留意。」遂使敏城之，而移守焉。　禮部侍郎致仕黄中，年七十餘，帝思之，召赴闕。中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讎，固非久安之道；言戰者復爲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爲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帝皆聽納，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中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罷天申錫宴也。中前在禮部，論止作樂事，中去踰年，卒用之。是年又將錫宴，中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不可一日無。欽宗梓宮遠在沙漠，臣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而盡，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盡忠孝於君親哉！」中未滿歲，即乞告老，且陳十要道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才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之要道也；考覈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爲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贓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者，省財之要道也。」　甲子，詔眞州六合縣大火，統制官錢卓救撲不力，降三官。　金命宮中元宵毋得張燈。　乙丑，增築豐儲倉。　甲戌，金以司徒、御史大夫李石爲太尉、尚書令。［考異］李石傳作九年，今從本紀作十年。詔曰：「太后弟惟卿一人，故令領尚書事，軍國大事議其可否，細事不煩卿也。」進封平原郡王。　丙子，建康都統制郭振言：「已降指揮，令振同淮西總領相度揀選屯田堪披帶人充八隊帶甲，不堪披帶人且令依舊屯田，於所得子利內約度支給養贍。契勘屯田官兵共約三千餘人，其每年所收物斛大段數少，若將不堪披帶官兵止於所得子利內支給養贍，委是不給。請將屯田諸莊內除巢縣界柘皋莊各召歸正人耕作外，其和州界屯田並罷，將見占官兵拘收歸軍。」詔罷和州屯田。

二月，辛卯，四川宣撫使王炎遣人約沙平蠻歸部，稍捐邊稅與之。　金安化軍節度使圖克坦子溫既以贓濫爲李石所劾，甲午，伏誅，並誅其副使老君努。　戊申，金主謂近臣曰：「護衞以後皆是親民之官，其令教以讀書。」　曾覿除浙東總管，月餘，帝復以墨詔進覿一官爲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以爲不因事除拜

必有人言帝不聽陳俊卿曰不爾亦須有名會汪大猷爲賀金正旦使俾覿副之比還進一官而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閤門吏趣覿朝辭覿怏怏而去（攷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乾道五年七月丁丑覿除浙東總管又月餘上復以墨詔進覿一官爲觀察使十月十六日覿副汪仲嘉使金賀正旦六年二月庚戌進一官而竟申浙東之命仲嘉大猷字也宋史本紀作二月庚戌以曾覿爲福州觀察使蓋誤今從雜記 是月詔均役限田略曰朕深惟治不加進夙夜興懷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深思熟計爲朕任此而力行之其交修一心毋輕懷去留以負委託 三月壬子朔戶部侍郎葉衡言三務場每歲所收入納茶鹽等錢依指揮比較如有增羨方與理賞或恐將別色應數請立定歲額行在八百萬貫建康一千二百萬貫鎮江四百萬貫收趁及額方得推賞 乙卯省諸司吏員 司馬伋等賀生辰至金丙辰金主命護衛中善射者與宋使宴射伋等中五十護衛纔中其七金主謂左右將軍曰護衛十年出爲五品職官每三日上直役亦輕矣豈徒令飽食安臥而已弓矢未習將焉用之 丁巳起復王抃知閤門事專一措置三衙揀選官兵 戊午金以河南統軍使宗敘爲參知政事 乙丑以晁公武王炎不協罷四川制置使歸宣撫司 庚午金主謂宗敘曰卿昨爲河南統軍時言黃河隄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差調官吏互爲姦弊不早計料臨期星火率斂所費倍蓰爲害非細卿既參朝政皆當革弊擇利行之又諭左丞相石琚曰女直人徑居達要不知閭閻疾苦卿等自丞簿至是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陳 戊寅以知紹興府史浩爲校檢太傅保寧軍節度使 己卯以新知成都府史正志爲戶部侍郎江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江州置司尋降緡錢三百萬貫均輸和糴之用 夏四月辛巳朔罷鑄錢司以其事歸轉運使 以敷文閣直學士張震知成都府充本路安撫使 乙未校書郎劉焞奏蜀中毀錢以爲銅乃欲榷其銅以鑄錢帝問蜀中可出銅否焞曰蜀中銅山但有名耳祖宗時嘗榷有銅額不過三百餘斤帝曰所出只如此焞曰沈該作相建議令榷銅山之時王之望爲轉運使風采震動一路然竟不能但科敷民間以應朝廷之令而已帝曰如此可罷之焞又論崇觀以後政事多不要其終曰引法曰鈔法曰方田曰水利曰官田曰水運曰開邊帝曰此皆崇觀創爲之與焞曰崇觀以紹述爲名小人乘時獻言多取更張帝曰言者固迎合聽之亦未審焞又言治平以來君子小人之消長帝曰朕念治平以前海內無事自王安石變法章惇蔡卞繼之至靖康間大臣尤庸繆以至敗亂焞曰君子消盡小人雖退不免用庸人帝曰朕以爲戒嘗誦古語云不察察以爲明不穆穆以爲恭能不使小人迎合斯可矣 戊戌吏部尚書汪應辰罷應辰正直多言立朝務革弊政多不喜之者內侍尤側目先是應辰舉李垕應制科有旨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機言垕詞業未經後省評奏且獨試非故事陳俊卿言元祐中嘗有獨試機蓋爲人所使耳詔俊卿詰之乃機與諫官施元之密議以是沮應辰者於是機元之並罷時上皇方甃石池以水銀

泛金黿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尙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會應辰三上疏論發運司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之應辰家也（考異）文忠集有平江謝上表不言去位之由齊東野語云汪公應辰自蜀召還爲天官兼學士薦柄用矣近習宕不悅之欲夕間聞一日內宿召對天顏甚喜曰欲與卿款議方命坐賜茶汪奏臣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時德壽宮建房廊於市廛董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闌輒題德壽宮字下至委巷廁溷皆然汪以爲非所以示四方袖出劄子極言之且謂陛下方以天下養有司無狀褻慢如此天下後世將以陛下薄於奉親而使之規規然營間架之利豈聖孝之累不小上事德壽謹汪言頗過激聞之變色曰朕雖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愛陛下切至不欲使陛下負此名故及此上終不懌奏畢請退上領之不復坐自是眷頗衰此卽孝宗所云言建房廊與民爭利之事也野語又云德壽宮市蜀燈籠錦詔求之不獲他日上詣宮言其故太上曰此得之上問所從來曰汪應辰家物也上還卽詔應辰與郡此卽買水銀之事傳者互異其爲內侍中傷則一也全文以爲與右相議不合而去恐非事實　詔淮東萬弩手候秋成日依淮西路一體教閱時陳俊卿建議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守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時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所募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又言於帝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此策可守邊面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詞夫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自不至大擾矣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五月癸丑臣僚奏每遇大禮凡所須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郡收買州郡則責辦於屬邑屬邑則取之於平民並不支還價直又輦運所費不貲交納之際老姦宿贓邀阻乞取人受其弊無不怨嗟臣謂三歲一舉希闊之典豈不能捐數十萬緡錢選清强官於近便去處置場和買或許客旅販買依時價交易嚴立賞罰絕去姦弊變怨嗟爲謳歌如此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和氣不召而自至矣從之　己卯金主如柳河川　己未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會要太上皇玉牒　辛酉校書郞蕭國梁論漢武帝承富庶之後而有虛耗之弊蓋用之者多不止爲征伐也帝曰不獨武帝爲然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運未有不節儉當承平之後未有不奢侈朕佗無所爲止得節儉又論鹽鐵商車緡錢等事皆取民無藝帝曰正不必如此又論今日坑冶不必搜茶鹽不必多爲之法帝曰祖宗茶法已盡善誠不必更變　甲子前知廣州龔茂良進對帝曰廣南在祖宗朝多以重臣分鎭後來士夫乃以入南爲憚南方農事近來如何茂良言嶺外土曠人稀亦多不耕之田蓋緣頃歲湖寇侵擾廣東人戶流移今漸次復舊因論聽納之道當以功效成否責言者若未見功效而遽賞之恐好言利害之人紛然競進帝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豈可未見效便賞言者茂良曰下言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蓋恐反此復爲預防之說以告舜耳帝曰然　庚午戶部言已奉指揮自行在至建康府沿路征稅頗繁可省者省之今措置臨安府自北郭稅務至鎭江府沿路一帶稅場內地理接近收稅繁併去處合行省罷庶幾少寬商賈詔從之　癸酉新知泉州胡銓進對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及于唯禮不可以已之之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帝曰朕憶曾

與卿言禮之用甚大於是詔胡銓可與在京宮觀兼侍講　甲戌詔曰朕嗣承大業所賴薦紳大夫明憲度總方略率作興事以規恢遠圖屬者訓告在位申飭檢押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百執事之間翫歲愒日茍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滋便文自營以爲智模棱不決以爲能以拱默爲忠純以繆悠爲寬厚隆虛名以相尚務空談以相高見趨事赴功之人則舞筆奮辭以阻之遇矯情沽譽之士則合縱締交以附之甚者責之事則身媮激之言則氣索嘗微特立獨行之操安得仗節死義之風豈廉恥道喪之日久而浸漬所入者深歟抑告戒懇惻未能孚於衆也繼自今其洒心易慮激昂砥礪毋蹈故常朕則爾嘉或不從朕言罰及爾身弗可悔　乙亥臣僚言保正之役爲良民之害願行耆老之法募民之有產者爲之罷去保正之役臺諫戶部看詳言檢會元豐八年十月指揮耆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其保正甲承帖人並罷請下兩淮路權依此給直募耆戶壯丁從之

戊寅詔舊設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給舍則正于未然之前臺諫則救於已然之後故天下事無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駁章疏太頻憚於論列今後給舍臺諫凡封駁章疏之外雖事之至微少有未當隨時詳具奏聞務正天下之事　左僕射陳俊卿罷虞允文之始相也建議遣使金國以陵寢爲請俊卿面奏以爲未可復手疏言之允文至是復申前議一日帝以手札諭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于荆棘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爲如何俊卿曰陛下痛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恥然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爲嘗試之舉是以前日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繼卽杜門上疏以必去爲請三上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修政事以復仇讐泛使未可輕遣其後遣使竟不獲其要領　召辛棄疾入對延和殿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正不爲迎合作九議幷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於朝言順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和議既定不行　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其外祖也捍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仁孝不能制得敬嘗遣使至蜀既而知宋不足恃閏月庚辰脅仁孝上表於金請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封得敬自爲國金主以問宰臣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日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卻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自當故守今茲請命事頗乖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

遣使以詢得齎懼仁孝乃謀誅之。壬午，詔廣東判劉凱特降兩官，以凱嘗奏曾造之最，至是造犯贓，凱以失舉坐罪也。造前知潮州，以贓敗，除名勒停，編管南雄州，仍籍沒家財。又前知橫州皇甫謹以侵盜官物入己，特貸命，刺配梧州。戊子，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初，紹興約和，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及再和，仍循其例，帝頗悔之。至是虞允文議遣使，帝問誰可使者，允文薦李燾及成大。退以語燾，燾曰：今往金，必不從，不從必以死爭之，是丞相殺燾也。更召成大告之，成大即承命。臨行，帝謂之曰：卿氣宇不羣，朕親加選擇，聞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曰：臣已立後，爲不還計。帝曰：朕不發兵敗盟，何至害卿，齧雪餐氈或有之。成大請國書併載受書禮一節，弗許，遂行。兵部尚書黃中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今欽廟梓宮未返，朝廷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敵人正以此而窺我矣。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言：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南侵，供輸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孰可使者？臣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失之。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若必須遣使，則請欽宗梓宮，差爲有詞。詔以良祐妄興議論，不忠不孝，貶筠州居住，尋改信州。癸巳，以梁克家爲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己亥，臣僚言：方今重征之弊，莫甚於沿江，如蘄之江口、池之鴈汊，自昔號爲大小法場，言其征取酷如殺人。比年不止兩處，凡泝流而上至於荆峽，虛舟往來謂之力勝，舟中本無重貨謂之虛喝，宜征百金先抛千金之數謂之花數，騷擾不一。請行下沿江諸路監司嚴行禁革，及刷沿江置場縣併處，取旨廢罷。從之。壬寅，詔江東諸郡多被水，漕臣黃石不即躬親按視，可降兩官。癸卯，詔建康、太平被水縣今年身丁錢並與放免。甲辰，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辛次膺卒，謚簡穆。次膺以禮自防，雖崎嶇亂離，貧不自聊，而一介不妄受。立朝謇諤，仕宦五十五年，無絲毫掛吏議。爲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是月，置舒州鐵錢監，從發遣使史正志之請也，每歲以五十萬貫爲額。六月丁卯，尚書吏部員外郎張栻言：近日陛下治徐考叔請託之罪，并及徐申罷之，英斷赫然。臣爲諸臣言陛下懲姦不私于近，有君如此，何忍負之。帝曰：朕意正欲羣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負朕也。又言：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底于成。帝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乎？癸酉，置蘄州蘄春監、黃州齊安監，鑄鐵錢。乙亥，趙廓權發遣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回論治軍務要嚴整，又論州兵須以正兵夾習。帝曰：嚴整乃治軍之要，州兵當兼正兵同赴功。張栻上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于彼，則於大義爲已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

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陳決戰之日今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爲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先是栻見帝帝曰卿知敵中事乎對曰不知也帝曰敵中饑饉連年盜賊日起栻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帝曰何事栻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 秋七月壬午金主秋獵放圍場役夫詔扈從糧食並從官給縱畜牧蹂踐禾稼者杖之仍償其直 癸巳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忠烈廟爲額從州人之請也 甲午臣僚言省官不如省事古之格言也國家循襲近世文弊之極宜及中外正無事時蚤計所以更革省去繁文漸就簡質望博訪官司凡有行遣迂回者各令日下條具蚤爲更革事既漸簡日多閒暇則以圖回萬務有餘裕矣從之 丙午權戶部侍郎王佐言今之戶部即祖宗時三司之職國之會計出納無所不統比年朝廷創立南庫本以豐儲蓄備緩急而不知者以爲割戶部經常之費爲別庫樁積之資殊不知財之在南庫與戶部一也今欲將戶部所入根攷括責造成簿籍勾稽驅磨俾無滲漏月終以實收支之數申奏歲終會計其盈虛或經常用度之餘有攢積剩數除量留一月約支外盡以歸之朝廷或朝廷有非泛支用亦合聽戶部開具申陳取撥不惟事切一體形跡不存亦使有無相通不誤緩急詔專委王佐攢造簿籍陸之望同措置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二 起上章攝提格八月盡重光單閼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八月己酉權發遣衡州韓堅常請
廣糴常平帝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
旱不足憂矣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言州郡水旱請
留轉運司和糴米接續常平賑糶帝曰卽行之 庚
戌宰相虞允文請蚤建太子帝曰朕久有此意事亦
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心易驕卽自縱逸不勤於學
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諳練庶務通知古
今庶無後悔耳 癸丑復置詳定一司敕令所 戊
午新權知筠州葛祺論恢復大計帝曰盛衰理之必
然又論東南之兵可用帝曰會稽八千人破秦在用
之如何耳又論建康戰船宜修葺添造月具數目申
奏帝曰已令修葺矣 新權知饒州江璆進對帝曰
卿向來所陳鹽利甚善廣南田可耕否何不勸誘鄱
陽近地大郡卿宜加意治之如二廣帝又曰鄱陽所
出瘠薄宜拊卹之 己未金主至自柳河川 丙寅
置閤門舍人十員 臣僚言比年監司郡守近朝廷
者固已極一時之選而地遠者未能悉稱陛下講求
之意今畿甸之民州縣一不得其情則之臺之省以
至撾鼓必徹而後已遠方之民縣不見省愬之州州
不見省愬之監司監司又不見省則死且無告矣望
陛下除授遠地監司郡守比近地爲加審委臺諫訪
聞糾劾比近地爲加嚴詔從之 癸酉太學正薛元
鼎言周之名將南仲爲武成王同時之人請改配食
武成王帝喜以謂南仲之孫皇父猶爲宣王中興之
將便可施行又言太學釋奠輪差南班宗室陪位觀
禮帝曰亦使之知 知寧國府姜詵劄言今合于十
月內措置修圩濟養圩戶饑民已委官相視料度工
役得所壞圩岸比之紹興年內所費多減省兼有合
行開決除廢者見行相度詔其餘州軍有圩岸損壞
守臣依此措置修整仍具申尚書省 壬申金遣參
知政事宗敍北巡宗敍尋請置沿邊壕塹左丞相赫
舍哩 舊作紇石烈今改 良弼曰敵國若來伐此豈可恃哉金主
曰卿言是也 甲戌右朝請大夫呂游問進對論祖
宗成法帝曰言事者未必盡知利害豈可便與更張
是月虞允文上乾道敕令格式 夏任得敬以謀
篡伏誅 金左丞相赫舍哩良弼練達朝政金主所
咨詢盡誠開奏多稱旨以母憂去位九月庚辰起復
壬辰賜蘇軾謚文忠 壬寅新權發遣衢州施元
之進對論川人責小過太詳帝曰今日之弊正在此
詔役法爲下三等戶之害並以官民戶通差 池
州都統吳總朝辭帝曰將帥難得人故文臣中擇卿
爲將帥須先民事後統軍 是月范成大自金還初
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
方進國書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
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
笏標起之成大必欲書達既而歸館金太子欲殺成

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略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輦洛以爲言援昔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申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於旅匶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廢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盟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帝以成大爲忠有大用意（攷異）宋史全文載金人復書詳略互異今從大金國志

冬十月戊申權發遣興元府王之奇奏歸正官承信郎劉湛右迪功郎劉師顏父子等深念祖宗德澤保護陵寢不畏敵人凶暴力阻盜伐連年繫獄子死婦亡而湛父子含笑受之非天資忠義何以至此詔承信郎劉湛特轉兩官劉師顏改右承務郎陞擢差遣其親黨秦世輔特轉一官陞充正將

癸丑湖南轉運副使黃鈞論士大夫風俗不振帝曰君相不當言命士大夫不當言風俗士大夫風俗之本也

甲寅金主如霸州冬獵

丙辰知信州林機進對因論昔曹彬下江南太祖斬一節度使不予近世爲將者未嘗有戡難破敵之功爵賞過厚至於極人臣之位願陛下鑒是爲駕馭之術庶可責效於異日帝曰此實人主礪世之術也

丁巳權知襄陽府司馬倬爲其父故試兵部侍郎樸乞謚賜謚忠潔

甲子禮部尚書劉章言臣聞李德林在隋開皇初與修敕令請於朝謂欲有更張者當以軍法從事夫法之弊也故修之修之而未必皆當與衆共議之可也乃欲脅之以軍法其亦不仁甚矣陛下清明遠覽命官取新舊法弁前後敕旨緝而修之越歲書成迺以奏御其間有未便于人情未安于聖心者莫不朱黄識之稍或可疑必加改定然後頒行欲播告中外惟新書是遵帝曰朕已覽之亦異乎隋高祖之事矣

乙丑金主謂大臣曰比因校獵聞固安縣令高昌裔不職已令罷之霸州司候成奉先奉職謹恪可進階除固安令

辛未金主謂宰臣曰朕凡論事有未能深究其利害者卿等宜悉心論列毋爲面從而退有後言

癸酉帝諭江西轉運判官芮燁曰卿當先正士大夫風俗次則民間訟牒早與裁決漕運又其次也

甲戌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縣余端禮言謀敵制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振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讋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衆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于三國之攻而漢宣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吳夫差牽於黄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晧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擊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

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帝曰卿可謂通事體矣 是月復武臣提刑先是陳俊卿在相日詔依祖宗舊制復置武臣提刑俊卿言此職自景德以來廢置不常今用文臣一員亦無闕事員外增置徒爲煩擾乃止至是復置之（攷異）宋史本紀載在五日今從聖政草 造會計錄從都大發運使史正志之請也 十一月丁丑朔詔淮南轉運司嚴使人往來載錢過界之禁 辛巳金制盜太廟物者與盜宮中物同論 壬午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乙酉臣僚劄言伏見郊祀陰雨連日自致齋酌獻景靈宮天霽回鑾太廟又雨至夜漏四刻星斗燦然行朝饗之禮焉明日駕如青城亦晴道旁觀瞻甚盛霏微凍雨還作將祭之夜駕幸大次更衣數星現雲表及登壇樂作四郊雲陰尚盛獨歲星中天靈光下燭禮成不雨行禮之次差官巡仗至城門雨大霆獨泰壇無有此皆聖上寅畏格于上天天意昭答宜宣付史館許之張栻言陛下之心卽天心也欲定未定故上天之應乍陰乍晴天人一體衆類無間深切著明有如此者臣願陛下毋以此爲祥瑞而於此存敬戒之心試思夫次日御樓肆赦之際日光皎然四無纖翳天其或者何不早撤雲陰于行事之時使聖懷坦然無復憂慮而必示其疑以爲悚動然則丁寧愛陛下之意深矣天意若曰今日君子小人之消長治亂之勢有所未定皆在陛下之心如何耳若陛下之心嚴恭兢畏常如奉祠之際則君子小人終可分治道終可成強敵終可滅當如祀事終得成禮惟陛下常存是心實天下幸甚 己丑國子錄姚崇之言大將而下有偏裨準備將之屬豈無人才可膺主帥之任請驟加拔擢如古人拔卒爲將帝曰苟得其人不拘等級 權通判建康府許克昌請命兩省侍從更宿禁中賜以燕閒從容以盡天下之事帝首肎於是詔許克昌與知州軍差遣又請命郡守以治兵爲殿最武臣提刑按閱郡兵帝然之又論揀汰使臣及歸正人州郡拊之不至帝曰卿典郡正當如此 乙未召浙東總管曾覿提舉佑神觀時陳俊卿已去位覿旋擢用無復有阻其入者矣 是月遣趙雄等賀金主生辰別函書請更受書之禮略云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于軺車恐復煩於館舍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旣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論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薦布忱誠尙冀允從式符期望 十二月戊申大閱於白石 戊午太學錄袁樞輪對因論今日圖恢復當審察至計以圖萬全之舉帝然之 庚申禮部尚書劉章言當今邑縣之任出於苟且爲令者惟知以官錢爲急月解無欠則守臣監司必喜之而民訟不理皆置不問帝曰豈可取其辦錢而不察其政 甲子置江州廣寧監臨江軍豐餘監撫州裕國監鑄鐵錢 丙寅金主謂宰臣曰比體中不佳有妨朝事今觀所奏事皆依條格殊無一利國之事若一朝行一事歲計有餘則其利溥矣朕居深宮豈能悉知外事卿等尤當注意 癸酉詔史正志職專發運奏課誕謾廣立虛名徒擾州郡責授

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其轉運司罷之。是歲兩浙江東西福建水旱。　高麗王晛弟翼陽公晧廢晛自立。

乾道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加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　丁丑，金封皇子永行爲徐王，永蹈爲滕王，永濟爲薛王。　壬午，金詔職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不拘官品，並給俸祿之半。　癸未，帝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太上甚悅，翌日過宮侍宴，實邦家非常之慶。朕以敵讐未復，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皆太上時爲之，朕未嘗敢增益。太上到宮，徘徊周覽，頗訝其不飾也。輔臣言：陛下不以萬乘爲樂，而以中原爲憂，早朝晏罷，焦勞如此，誠古帝王所不及也。帝曰：朕無佗嗜好，或得暇，惟書字爲娛爾。因顧內侍取題郭熙秋山平遠詩以賜虞允文。先是允文復請建太子，帝曰：朕既立太子，即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允文尋擬詔以進。　戊戌，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己亥，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久長，皆本于寅畏。朕近日取尚書中所載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儆省。虞允文言：古人作無逸圖，猶誇大其事，陛下盡圖書中所載敬天事，又遠過之，惟聖人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曰：卿言誠然。　泉州左翼軍統制趙渥招到軍兵一千人，不支軍中物。帝曰：渥當旌賞。虞允文言：且與一遙郡。帝曰：賞宜從重，設使職事有闕，罰亦不輕，可與遙郡團使。　庚子，臣僚言郎曹多闕員。帝曰：昨召數人皆未至，可令寺監丞兼權。曾有人言近日自郡守爲郎，間有不曾歷職事官者，卻似太驟，此言有理。虞允文曰：近來館學寺監拘礙資格，遷除不行，故有自縣便爲郎者，是館學寺監反不如州縣之捷也。帝又曰：此又失之外重矣。梁克家曰：元立資格，所以重郎選，歷者一旦得之，郎選卻輕矣。帝曰：然，今後除授，正不可令超躐。　癸卯，進呈三衙舊司禁軍人數。帝曰：祖宗時上四軍分，止是支數百料錢。梁克家言：祕閣中有太祖御札，禁軍券錢至親筆裁減一二百者。帝曰：雖一麻鞋之微，亦經區處，祖宗愛惜用度如此。克家曰：凡賜予尤不可輕，韓昭侯非靳一嚬笑也，不以予無功之人。帝曰：予及無功，則人不知勸。克家曰：豈惟無功者不勸，有功者且解體矣。帝顧虞允文曰：昨遣內侍往江上，欲就令撫問，以卿言而止，正爲此也。允文曰：郭子儀所得上賜甘蔗幾條、柑子幾顆，人主以此示恩意爾。今諸將受陛下厚恩，未有以報。帝曰：郭子儀有大功于唐，今諸將若有郭子儀功，賜予誠不可輕也。　金主謂宰臣曰：往歲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廣，殆無畜牧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墾。今聞民乃去之佗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事有類此，卿等宜即告朕。　是月，復置鑄錢司。　二月癸丑，立恭王惇爲皇太子，大赦。初，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己，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爲魏王，判

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于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問舊來官屬幾人，虞允文等曰：詹事二人，庶子、諭德兼講讀者二人。帝曰：宜增二員，誰可當此選者？允文等舉恭邸講讀官李彥穎、劉焞。帝曰：焞有學問，彥穎有操履，卿等更選取數人。及進呈，帝覽之曰：王十朋、陳良翰二人俱可。十朋舊爲小學教授，性極疏快，但臨事堅執耳。允文曰：賓僚無佗事，惟以文學議論爲職，不嫌于堅執也。帝曰：十朋、良翰誠是忠謇，可並除詹事。帝又問焞兼侍讀，彥穎卻兼侍講，何也？允文等曰：李彥穎既兼左諭德，以侍講無人，併令兼之。帝曰：侍講可別選人。乃命焞爲司業兼侍讀。工部侍郎胡銓亦請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帝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導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不得其人。銓前以除知泉州入對，遂留侍經筵，尋有忌銓敢言者，摭其細故，雜宅朝士併言之。銓遂與禮部侍郎鄭聞、樞密院檢詳文字李衡、祕書丞潘慈明並罷。　尚書左司郎中兼侍講張栻講詩葛覃，進說曰：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蠶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如此可見。因推廣其事，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嘆曰：王安石謂人言不足恤，所以誤國。栻又言本朝治體，以忠厚仁信爲本，因及熙豐、元符用事大臣。帝曰：祖宗法度，乃是家法，熙豐之後，

不合改變耳。　丁巳，帝諭宰執曰：祖宗時數召近臣爲賞花釣魚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飲宴。虞允文等言：陛下昭示恩意，得瞻近威顏，從容獻納，亦臣等幸也。帝曰：君臣不相親，則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頃刻間，豈暇詳論治道？故欲與卿等從容耳。　庚申，帝諭曰：近世廢弛之弊，宜且糾之以猛，它日風俗變易，卻用寬政。譬之立表，傾則扶之，過則正之，使之適中而後已。虞允文曰：古人得衆在寬，救寬以猛，天地之心，生生不窮，故陰極于剝則復。帝曰：天地若無肅殺，何以能發生？梁克家曰：殺之乃所以生之，天地之心歸于仁而已。帝曰：然。　壬戌，帝曰：去秋水潦，朕甚以百姓之食爲憂，今卻無流移之人。虞允文言監司守臣類能究心荒政，故米不翔貴。帝曰：亦賴支官中米斛。梁克家言數年來常平樁積，極留聖意，不然，今日豈有米斛可以那撥？帝曰：如此理會，尚且不足。允文等因言諸郡守臣若得人，遇歲水旱，寧致上勤聖慮？帝曰：當擇其有顯效者旌之。　甲子，詔寺觀毋免租稅。　三月己亥朔，趙雄至金，所請皆不許，雄辭還。金主遣人宣諭曰：汝國既知鞏洛陵寢歲久難遷，而不請天水郡公之匶，於義安在？朕念天水郡公嘗爲宋帝，尚爾權葬，深可矜憫。汝國既不欲請，當爲汝國葬之。無一語及受書事。雄歸奏：金主庸人耳，於陛下無能爲役。中原遺黎，日望王師，必有簞食之迎。帝甚悅。時金國大治，民安其業，而雄虛詞相飾如此。（攷異：聖政草載在歲末，今從宋史載在三月。又會要載金人宣諭其詳，今酌書之。）　詔訓習水軍。　丙子，立恭王夫人李氏爲皇太子妃。妃，慶遠軍節度使道之女

也相士皇甫坦言其當母天下聞於太上皇遂爲恭王聘之至是立爲妃妃性妬悍嘗訴太子左右於太上皇太上皇意不懌謂太上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　己卯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說妻太上后女弟也說攀援擢拜樞府時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力辭不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訟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曰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雖感悟尚未寢成命時范成大當制久不視草忽請對乃出詞頭納榻前帝色遽厲成大徐曰臣有引喻閤門官日日引班乃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苟州郡縣拔客將使爲通判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謂何帝霽威沈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爲安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說語人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奚爲見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後月餘成大求去帝曰卿言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成大竟不安其位以集賢修撰知靜江致能成大字也　辛巳帝曰戶部所借南庫四百萬緡屢諭曾懷不知何以撥還虞允文曰不過措準折帛爾梁克家言今左帑無兩月之儲帝曰戶部有擘畫否允文言其一給典帖其二賣鈔紙衆論未以爲然帝曰此兩事既病民且傷國體俱不可行　是日金命有司葬欽宗於鞏洛之原以一品禮〔攷異〕宋史孝宗紀作五月庚寅金人葬欽宗於鞏原徐氏後編曰此蓋金主以三月辛巳命葬而葬禮則成於五月庚寅也今按宋人紀金事多傳聞之誤今從金史作三月辛巳　戊戌虞允文言胡銓蚤歲節甚高今縱有小過不宜遽去朝廷帝曰朕昨覽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列不欲令銓獨留梁克家曰銓流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帝曰銓固非宅人比乃除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銓求去益力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　庚子徽猷閣待制知處州胡沂言盜馬者帝曰治以罪虞允文因言帥臣有誘山寨人盜馬已而殺其人者人情甚不安梁克家曰邀功生事邊臣不可輕貸且如知沅州孫叔傑以兵攻傜人致王再彤等聚衆作過驚擾邊民幾成大患前日放罷行遣太輕帝曰可更降兩官　是月復將作監　申嚴閉糴　夏四月乙巳朔詔春季拍試藝高者特與補轉兩資虞允文言本司兵民須略與推恩帝曰軍中既有激賞人人肎學事藝何患軍政不修若更本官亦復推賞尤見激厲　丁未金歸德民臧安兒謀反伏誅　金駙馬都尉圖克坦貞〔舊作徒單貞今改〕爲咸平尹貪汚不法累贓鉅萬徙真定事覺金主使大理卿李昌圖鞫之貞即引伏昌圖還奏金主問之曰停職否對曰未也金主怒杖昌圖四十復遣刑部尚書伊喇道〔舊作移剌道今改〕往真定問之徵其贓還主有司徵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其主而令貞納官凡還主贓皆準此例降貞爲博州防禦使降貞妻爲濬平縣主　戊申擢曾覿爲安德軍承宣使時太子新立謂其有伴讀勞也　庚戌帝謂宰執曰朕於聽言之際是則從之非則違之初無容心其間梁克家言天下

事唯其是而已，是者當于理之謂也。帝曰：「然。太祖問趙普云：『天下何者最大？』普曰：『惟道理最大。』朕嘗三復斯言。」　癸亥，金參知政事魏子平罷為南京留守，未幾致仕。　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　己巳，詔舉任刑獄錢穀及有智略吏能者。　庚午，有告統兵官梧尅不法者，帝令付大理寺治之。虞允文言：「恩威相須乃濟。」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蘇軾乃謂堯舜務以愛勝威，朕謂軾之言未然。」梁克家曰：「先儒立論，不可指為一定之說。如崔寔著政論，務勸世主馭下以嚴，大抵捄弊之言，各因其時爾。」帝曰：「昔人以嚴致平，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整，使人不敢犯耳。譬如人家父子兄弟，森然法度之中，不必須用鞭扑，然後謂之嚴也。」　辛未，皇太子領臨安尹，以晁公武為少尹，李穎彥、劉焞兼判官。　先是高麗使人告於金，謂王晛讓國於弟晧，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其再詳問。」是月，高麗以王晛讓國表來上，金主疑之，以問宰執。左丞相赫舍哩良弼曰：「此不可信。晛有子生孫，何故讓弟？晧嘗作亂而晛囚之，何以忽讓其位？且今茲來使乃晧遣而非晛遣，是晧實篡兄，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詢彼國士民果推服，當遣封。」金主命卻其使，旋遣吏部侍郎靖往問其故。　五月丁亥，劉珙起復同知樞密院事，為荊襄宣撫司。珙凡六疏辭，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于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

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為漢儒之罪人乎？」帝以義當體國責之，珙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荊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施設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荊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荊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顧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唯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為寢前詔。　遣知閤門事王抃點閱荊襄軍馬。梁克家言：「近諸將御下太寬，今統制官有敢鞭統領官以下者否？太祖皇帝設為階級之法，萬世不可易也。」帝曰：「二百年來軍中不變亂，蓋出于此。」虞允文曰：「法固當守，主兵官亦要以律己為先。」帝曰：「誠然。前日一二主兵官不能制其下，反為下所告者，端以不能律己故耳。」　癸巳，金以南京留守伊喇成為樞密副使。　辛丑，帝語及臨安事，因曰：「韓彥古在任時，盜賊屏迹，比其罷也，羣盜如相呼而來，以此知治盜亦不可不嚴。惜乎彥古所以治民者，亦用治盜之術。治盜當嚴，治民當寬，難以一律。」　六月丙午，復主管馬軍司公事李顯忠為太尉。　己酉，金主詔曰：「諸路常貢數內，同州沙苑羊非急用，徒勞民耳，自今罷之。朕居深

宮勞民之事豈能盡知似此當具以聞　乙卯張權言淮西麥熟秋成可望帝謂宰相曰時和歲豐卿等協贊之力朕當與卿等講求其未至者虞允文言聖德無闕帝曰君臣之間正要更相儆戒朕有過卿等悉言之卿等有未至者朕亦無隱庶幾君臣交修以答天貺　丙辰太常寺丞蕭燧論人君聽言必察其可用之實所言與所行相副然後可信帝曰所論甚當人誰不能言但徒能言之而已要當觀其所行書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是也　甲子金平章政事圖克坦喀齊喀（舊作徒單合喜今改）卒金主方擊毬聞訃遂罷厚賻之錄其孫（攷異）金史喀齊喀傳作十年今從紀作十一年　秋七月甲申金參知政事宗敘卒遺表言朝政得失及邊防利害金主傷悼謂宰臣曰宗敘勤勞國家宅人不能及也輟朝遣宣徽使敬嗣暉致祭賻　乙未梁克家言近時兩事皆前世不及太上禪位陛下建儲皆出于獨斷帝曰此事誠漢唐所無朕常恨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耳虞允文曰陛下以儉爲寶積以歲月何患不及文景如太宗功業則在陛下日夜勉之而已帝曰朕思創業守成中興三者皆不易蚤夜孜孜不敢追遑每日昃無事則自思曰豈有未至者乎反覆思慮惟恐有失又曰朕近于几上書一將字往來尋繹未得擇將之道虞允文曰人才臨事方見帝曰然唐太宗安市之戰始得薛仁貴　庚子以王炎爲樞密使四川安撫使興元府有山河堰世傳漢蕭何所作嘉祐中提舉史照上修堰法降敕書刻之堰紹興以後戶口凋敝堰事荒廢炎委知興元府吳拱修復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南鄭褒城之田大得沃溉詔獎諭拱　是月免兩淮民戶丁錢兩浙丁鹽絹帝諭輔臣曰范成大言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有一家數丁者當重與減免尋又蠲旱傷路戶稅　八月癸卯朔金主詔朝臣曰朕嘗諭汝等國家利便制體遺闕皆可直言外路官民亦嘗言事汝等終無一語凡政事所行豈能皆當自今直言得失無有所隱　乙巳金主謂宰臣曰隨朝之官自謂歷三考則當得某職歷兩考則當得某職第務因循碌碌而已自今以外路官與內除官察其奮勤則幷用之但苟簡於事不須任滿便以本品出之賞罰不明豈能勸勉　丙午殿司左軍劫馬軍司使臣家被獲帝曰不當以治百姓之法治之虞允文曰劫盜已不可貸況軍人乎　庚戌金主詔曰應因斡罕（舊作窩斡今改）被掠女直及諸色人未經刷放者官爲贖放隱匿者以違制論其年幼不能稱說住貫者從便住　己未進呈兩浙漕臣糴椿積米帝因宣諭曰洪範八政以食爲先而世儒乃不言財穀邦之有儲蓄如人之有家計欲不預辦得乎　庚午帝謂宰執曰朕近日無事時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勝天顏悅好朕退輒喜不自勝虞允文曰神器之重得所付托聖懷無事自應如此　金主謂宰臣曰五品以下闕員甚多而難于得人三品以上朕則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欲盡久安之計與百姓之利而無良輔佐所行皆尋常事耳雖日日視朝何益卿等宜勉思之　九月壬申朔帝曰

江西湖南旱歉宜可募兵兩路各且募千人梁克家言外路募兵多憚所費虞允文曰撥截上供亦可帝曰然所募之人發赴三衙恐太遠當與分撥允文言江西去江池為近湖南去鄂渚為近帝曰可便降指揮仍與分撥　戊寅帝謂宰臣曰漢高祖初年專意馬上之事世祖增廣郊祀亦在隴蜀既平之後昔人規恢遠略罔不在專繁文末節蓋未暇問梁克家曰高帝創業世祖中興今日之事乃兼守成祖宗二百年來典禮畢備當以時舉帝曰典禮何可盡廢抑其浮華而已自今卿等每事當先務實稍涉浮文必議蠲省　壬午湖北京西總領兼措置屯田呂游問言本所管營田屯田內官兵闕人耕種之處請依舊頃畝出榜召百姓依元額承佃從之　癸未金主獵於橫山　丁亥命措置襄陽寨屋梁克家曰將徙荊南之屯否帝曰欲令移去如何虞允文曰荊南之人歲歲更戍自此可免道途往返之勞然有二不便帝曰襄陽極邊驟添人馬對境必致驚疑允文曰此正是一不便又自荊南至襄陽水運千餘里河道淺狹難于餽糧此二不便以臣愚見不如先移軍馬餘續議之帝稱善　庚寅金主還都　是月進呈六部長貳歲舉改官人皆是後來許依職司收使今合依舊法帝然之梁克家言在京選人無外路監司薦舉若六部長貳又不許作職司必不得改官帝曰舊法既然當使人從法不可以法從人也虞允文曰舊法京局不以選人為之故六部長貳不作職司亦可今皆用選人後來磨勘不行必重申請卻須更改帝曰此事續議施行　冬十月壬寅朔金以左宣徽使敬嗣暉參知政事　甲寅金主謂宰臣曰朕已行之事卿等以為成命不可復更但承順而已一無執奏且卿等凡有奏何嘗不從自今朕旨雖出宜審而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尚書省所言未便亦當從而改之　壬戌金主使烏凌阿天錫（舊作烏林荅天錫今改）來賀會慶節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天錫跪不起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閤門事王抃諭之曰大駕已興難再御殿使人以明日見天錫沮退癸亥隨班入見　甲辰虞允文言兩司增加膂力事藝升進者千餘人費不過千餘貫昨有錫金椀者軍中歡呼無不欣豔帝曰聞其載椀乘馬而歸道路聚觀如此見者必勸矣　丙寅金左丞相赫舍里良弼進睿宗實錄　戊辰金主謂宰臣曰衍慶宮圖畫功臣已命增為二十人如丞相韓企先自本朝興國以來憲章法度多出其手至于關決大政但與大臣謀議終不使外人知覺漢人宰相前後無比若褒顯之亦足以示勸慎勿遺之　是月賑饒州饑帝因覽知州王秬賑濟畫一曰饑歲民多遺棄小兒已付諸路收養如錢不足可于內藏支降　罷紹興府宗正行司以其事歸大宗正司故事宗室皆聚于京師熙豐間始許居于外崇寧間始即河南應天置西南二敦宗院靖康之禍在京宗室無得免者而睢雒二都得全建炎初將南幸于是大宗正司移江寧而西南外初寓于揚州及鎮江復移于泉福二州而居會稽者乃紹興初以行在未有居第權分宗室居之及恩平郡王璩出

居會稽遂以爲判大宗正司至是省之十一月戊
寅金主幸東宮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
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仁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
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曰吾伐高麗不克
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
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所爲如此安得不亡唐太
宗又嘗謂高宗曰爾于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
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安用僞爲受
恩于父焉有忘報于子者乎　丙戌金主享太廟丁
亥有事於圜丘大赦　是日臣僚請改和州西路花
裝隊帝曰三衙舊亦結花裝隊昨已更改與其臨敵
旋行抽摘不若逐色團結之有素也　癸巳金羣臣
加上尊號曰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
甲午虞允文言舊法黃甲不曾到部人在銓試下等
人之上帝曰可依舊法又曰改法不當終有窒礙不
如詳審于初則免改更于後也　是月策制科眉山
布衣李垕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　十二月癸卯金
主冬獵乙卯還宮　丙辰金參知政事敬嗣暉卒
先是軍人王俊自稱八廂詐取軍中錢物配廣南帝
曰御前從來無八廂差出可擬指揮行下諸路如有
自稱八廂之人即收捉根勘戊午詔行之帝顧虞允
文曰卿昨言若真八廂對人自稱亦所當罪此言甚
當　庚申詔閤門舍人依文臣館閣以次輪對王抃
用事故也　辛酉金進封皇子永中爲趙王永成爲
豳王永升爲虞王永蹈爲徐王永濟爲滕王乙丑永
中與曹王永功俱授明安仍命永功親治事以習爲
政　丙寅詔都統制歲舉所知二人統制歲舉一人
以智勇俱全爲上善撫士卒爲次專有膽勇又爲次
將校士卒惟其所舉從臣僚之請也　金吏部侍郎
靖之使高麗也欲宣金主詔於王晛而晛已爲晧因
於海島託言晛已避位出居宅所病有加無損不能
就位拜命往復險遠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晛
乃以詔授晧轉取表附奏仍以讓國爲言靖還金主
問大臣皆曰晛表如此可遂封之赫舍哩良弼完顏
守道曰待晧祈請未晚也是月晧遣其禮部侍郎張
翼明等請封於金　是歲移馬軍司屯於建康府
金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三（起玄默執徐正月盡昭陽大荒落十二月凡二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乾道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正月庚午朔頒乾道敕令格式

莫濛充金國賀正使故事正月三日錫宴前後使者循行無違濛獨以本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辨久之伴使以白金主許就館賜食　戊寅太常博士楊萬里輪對論及人材帝曰人材須辨實僞分邪正最不可以言取人孔子大聖猶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金主詔有司曰凡陳言者皆國政利害自今言有可行以其本封送祕書監當行者錄副付所司　乙酉太常少卿黃鈞言國莫重於禮禮莫嚴於分伏見四孟月景靈宮朝獻皇帝與羣臣俱拜於庭心竊疑之退而求之禮經攷之儀注有所不合問之掌故則渡江之後羣吏省記者失之也曲禮曰君踐阼臨祭祀禮器曰廟堂之上罍樽在阼又曰君在阼正義曰阼主人階也神宗元豐間詳定郊廟禮文明堂太廟景靈宮行禮兼設皇帝拜位於東階之上今親郊之歲朝獻景靈宮朝饗太廟皇帝拜上羣臣拜下矣獨四孟朝獻設褥位於阼階之下則是以天子之尊而用之大夫士臨祭之位非所以正禮而明分也請遵元豐之制每遇皇帝孟月朝獻設褥位於東階之上西嚮以禮則合以分則正詔從之　丙戌宰執請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帝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梁克家曰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古人所以教世子如此虞允文曰此事備於禮經後世罕舉行者帝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　丙申金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西陝西去年租稅　二月壬寅金主召諸王府長史諭之曰朕選汝等正欲勸導諸王使之為善如諸王所為有所未善當力陳之倘或不從則具每日行事以奏若阿附不言朕惟汝罪也　乙巳詔曰朕惟帝王之世輔弼之臣其名雖殊而相之實一也厥後位號定於漢而稱謂汨於唐以僕臣而長百僚朕所不取且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舍其大而舉其細豈責實之議乎肆朕稽古釐而正之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為政之先務也其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　己酉詔以判太史局李繼宗供奉德壽宮應轉三官許回授其子安國補太史局保章正充歷算科臣僚言保章從八品與宣義承忠郎等使其精於歷算雖特命之可也用其父之回授則不可雖曰以三官易一命若異時羣臣近習有不知事體不顧廉恥皆乞用此例陛下何以拒之遂寢其命　庚戌金主如順州春水　辛亥以虞允文為左丞相梁克家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尋詔已正丞相之名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尚存虛名雜壓可刪去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癸丑以安遠軍節度使張

說吏部侍郎王之奇竝簽書樞密院事時張栻已出知袁州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帝令翰林學士王曮草制給事中姚憲書行必大濟竝與外宮觀旋以希呂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衡言稍婉左遷起居郎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攷異〕宋史紀責王希呂在丙辰罷李衡在丁巳今從佞倖傳連書之 未幾曮擢學士承旨憲賜出身為諫議大夫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攖之者著作佐郎趙汝愚不往見說乞祠不報會其祖母卒不俟報卽日歸省父因自劾帝不罪就除知信州是日金主還都 金主詔曰自今官長不法其僚佐不能糾正又不言上者竝坐之戶部尚書高德基濫支朝官俸四十萬貫杖八十 丙寅戶部尚書曾懷賜出身參知政事 三月己巳朔主管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請兌換民田充都教場有司以民間不願請每畝支錢五貫文收買帝曰馬官諸軍皆未有教場否虞允文曰雖有之但未有都教場以備合教帝曰建康管軍馬自有大教場每遇合教可以時暫教閱允文曰聖意殆不欲取民田耳帝曰然 乙亥金詔尚書省贓汚之官已被廉問若仍舊職必復害民其遣使諸道卽日罷之 丁丑金遣宿直將軍烏庫哩舊作烏古論今改思列冊封王晧為高麗國王 壬午帝念及邊備謂虞允文曰士大夫難得任事之人允文曰承平時前輩名臣如范仲淹韓琦等在邊尚猶難之帝曰當時戰多失利蓋由未甚知兵允文曰非不知兵但不教之兵難以禦敵帝曰西夏小邦當時亦自枝梧不及所以馴致丙午之恥朕今孜孜不倦期與卿等共雪之今聞金人上驕下惰朕所以日夕磨厲必欲令今日我之師徒如昔日金人之兵勢蓋思反之也 壬辰宰執請點檢諸軍戰船帝曰舟檝正是我之所長豈可置而不問鄂州荊南江州可令姜詵前去池州以下委葉衡具數奏聞 癸巳金以前西北路招討使伊喇舊作移剌今改道為參知政事 丙申詳定一司勑定所奏修正三公三少法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左右丞相為宰相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少詔從之 丁酉金北京曹貴等謀反伏誅 夏四月庚子賜禮部進士黃定等三百八十九人及第出身 癸卯金尚書右丞孟浩罷為真定尹金主曰卿年雖老精神不衰善治軍民毋遽言退以通犀帶賜之 丙午進呈宰臣制國用事帝曰官制已定丞相事無不統所有兼制國用更不入銜 己酉殿中侍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擅權不公允文請罷政許之翌日帝過德壽宮上皇曰采石之戰之敏在何處毋聽允文去遂復留出之敏提點江東刑獄 甲寅戶部侍郎楊倓言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每一斗別納五合卽正稅不及一斗免納應豐熟一縣九分已上卽納一升惟充賑給不許它用今諸路州縣常平義倉米斛不少間有災傷去處支給不多皆是擅行侵用請下諸路常平官限半月委逐州主管官取索五年的實收支數目逐年有無災傷檢放及取給過若干見在之數實計若干目今在甚處樁管申部稽攷從之 丁巳金西北路納哈塔齊錦舊作紇合七斤今改謀反伏誅 己未

宣示賜新進士御書益稷篇梁克家言益稷首載治水播奏艱食末載君臣更相訓飭之意學者因宸翰以味經旨必知古人用心矣帝曰如所載無若丹朱傲等語見古者君臣儆戒之深允文曰舜與臯陶賡歌之詞舜則曰股肱喜元首起臯陶則曰元首明股肱良又繼以元首叢脞股肱惰之語君臣之間相稱譽相警戒自有次序如此所以能致無爲之治帝曰然此篇首言民之粒食則知務農爲治之本至于告臣鄰之言則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又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是古聖人待天下之人未嘗不先之以教及其不格則必以刑威之今爲書生者多事虛文而忽茲二事是未究古聖人之用心也　癸亥金以久旱命禱祀山川詔宰臣曰諸府少尹多闕員當選進士雖資敘未及而有政聲者皆擢用之　臣僚言役法之均其法莫若限民田自十頃以上至於二十頃則爲下農自二十一頃以上至於四十頃則爲中農自四十一頃以上至於六十頃則爲上農上農可使三役中農二役下農一役其嘗有萬頃者則使其子孫分析之時必以三農之數爲限其或詭名挾戶而在三農限田之外者許人首告而沒田於官磨以歲月不惟天下無不均之役亦且無不均之民矣　乙丑金大名尹荊王文以贓罪奪爵降授德州防禦使僚佐皆坐不矯正解職文宗望之子京之弟也　丙寅金右丞相赫舍哩志寧薨諡武定金主嘗宴羣臣於太子宮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歿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　五月己巳提點江東刑獄蕭之敏乞祠帝不允虞允文言前日之敏言臣是其職事臣雖不知其所論竊自揣度罪無可疑者既蒙聖恩復令暫留如之敏之端方願召歸舊班以闢敢言之路帝曰今以監司處之亦自甚優顧曾懷曰丞相之言甚寬厚可書之時政記　癸酉金主如百花川

甲戌金命賑山東路饑　丁丑金主次準居久旱而雨　戊寅金主觀稼禁扈從踩踐民田禁百官及承應人不得服純黃油衣　癸未金主謂宰臣曰朕每次舍凡秣馬之具皆假於民間多亡失不還其主此彈壓官不職可擇人代之所過即令詢問但亡失民間什物並償其直　乙酉金給西北路人戶牛

戊戌詔福建鹽行鈔法從轉運陳峴之請也仍支借十萬貫作本知福州陳俊卿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故其利甚博福建八州惟汀邵劒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士無重貨非可以它路比也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爲盜夫州縣闕用則必橫斂農民稅務既虧常額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配民戶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恐皆非變法之本意也當時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　丙申立宗室銓試法　六月庚子以武德郎令懛爲金州觀察使封安

定郡王 辛丑帝曰雨止歲事有望虞允文曰麥已
食新米價日減帝曰今歲再得一稔想見粒米狼戾
更得二年便有三年之蓄仍須嚴切戒約只置場和
糴聽百姓情願入中不得纖毫科擾 壬寅蠲兩淮
歸正人撮收課子淮東巡尉有縱逸歸正戶口過淮
者奪官有差 國子司業劉焞嘗移書宰相言張說
不當用出爲江西轉運判官朝辭論州縣窮空無備
及當今利害帝曰江西旱荒之餘州縣亦是無備亦
多由官吏非其人旋命賑江西饑 丙午傅自强言
父察遇害於燕山乞賜謚特賜謚忠肅 甲寅金主
如金蓮川 秋七月己巳臣僚言祖宗馬政茶馬司
並專用茶錦絹博易蕃漢皆便近茶馬司專用銀幣
甚非立法之意況茶爲外界必用之物銀寶多出外
界甚非中國之利詔四川宣撫司參舊法措置 癸
未以曾覿爲武泰軍節度使 庚寅知光州滕瑞奏
遇天申聖節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兼造
三棚高三丈餘凡用絹五十匹褾背投進帝曰滕瑞
不修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 是月知廬州趙善
俊言朝廷頃者分兵屯田其不可者有三臣謂罷屯
田有三利習熟戰陳之兵得歸行伍日從事於教閱
一利也無張官置吏坐以縻稍無買牛散種以費官
物二利也屯田之田悉皆膏腴牛具屋廬無一不具
以賚歸正人使之安居三利也詔廬州見屯田官兵
並行廢罷其田畝牛具令趙善俊盡數拘收給付歸
正人請佃及募人租種 金罷保安蘭安榷場金主
謂宰相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
用也命罷之 八月庚子度支朱儋言經總制錢頃
自諸州通判專收歲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繼
命知州通判同掌而歲虧二百三十萬緡故向者版
曹奏請專屬通判其後又因臣僚乞委守臣於是有
知通同共拘催分授酬賞之制夫州郡錢物常患爲
守者侵欺經制錢分隸之數而多收係省以供妄費
今使知通同掌則通判愈不得而誰何請仍舊委之
通判而守臣不預從之既而戶部尚書楊倓言若令
通判拘催恐守臣不能協力宜照乾道二年指揮令
知通同共任責分賞從之 辛丑臣僚言州縣被差
執役者率中下之戶產業微薄一爲保正鮮不破家
昔之所管者不過煙火盜賊而已今乃至於承文引
督租賦焉昔之所勞者不過橋梁道路而已今乃至
於備修造供役使焉方其始參也饋諸吏則謂之辭
役錢知縣迎送僦夫腳則謂之地理錢節朔參賀則
謂之節料錢官員下鄉則謂之過都錢月認醋額則
謂之醋息錢復有所謂承差人專一承受差使又有
所謂傳帖人各在諸廳白直實不曾承傳文帖亦令
就顧而占破望申嚴州縣今後如敢令保正副出備
上件名色錢物官員坐以贓私公吏重行決配如充
役之家不願親身祗應止許顧承差人一名餘所謂
傳帖之類並罷從之 壬子浙東提舉鄭良嗣言收
糴常平尚少錢五萬三千二十餘貫詔禮部紐計度
牒給降 乙卯帝謂輔臣曰昨因檢唐書李吉甫傳
見栖鍔爲常州刺史值薦饑浚渠廝流江境內遂豐
稔不知流江遠近可令浙漕及常州致求古迹以聞

癸亥兵部侍郎黃鈞論知人善任使當察其人而取之量其材而用之帝曰朕以無心處之無心則明無心則不偏無心則無私 甲子著作佐郎丁時發言人君須平日奉天得天助然後可以立大事帝曰朕日夜念此所謂某之禱久矣時發言近日多竭民力以事不急陛下當恤民以固本帝曰朕非特圖建功業如漢文蠲天下租賦事亦欲次第行之 是月四川水災命賑之 九月戊辰定江西四監鐵錢額每歲共鑄三十萬貫江州廣寧監興國軍富民監各十萬貫臨江軍豐餘監撫州裕國監各五萬貫 壬申帝曰近時民俗多尚奢侈纔遇豐年稍遂從容則華飾門戶鮮麗衣服促婚嫁厚裝奩惟恐奢華之不至甚非所宜今年豐登欲使民間各務儲積仍趣時廣種二麥以備水旱之用 乙亥詔王炎赴都堂治事 丙子金主還都 初帝命選諫官虞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覿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 戊寅以允文爲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封雍國公 丁亥金鄜州李方等謀反伏誅 己丑賜虞允文家廟祭器允文入辭帝諭以進取之方刻日會師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不甚應帝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帝用李綱故事御正衙酌卮酒賜之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 冬十月丙辰罷借諸路職田 十一月辛未遣官鬻江浙福建二廣湖南分路官田 甲戌金主謂宰相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於親親之道有所未廣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祿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見於詩書皆帝王美事也 臣僚言在法光祿大夫節度使已上既合定謚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苟其人行應謚法而下無異詞則以上於朝廷而行焉紹興間以守臣捍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而其官品或未該定謚于是有特許賜謚指揮故以定謚者給敕而以賜謚者給告近來請謚之家卻有官品合該定謚茲緣紹興指揮輒經朝廷陳乞賜謚不議於太常不覆於考功獨舍人命詞行下是太常考功二職俱廢而美謚乃可以幸得此則法令之相戾者也大凡命詞給告皆三省官奉制宣行列名於其後今特恩賜謚禮命優重冠王言於其首而宰相參政給舍竝不入銜獨吏部長貳考功郎官於後押字殊不類告甚非所以尊王命嚴國家也況舍人掌詞命之官猶不入銜賜謚初不議於功考乃亦押字理有未安此則制度之可疑者也請今後定謚賜謚一遵舊典至於告命之制亦乞令禮官詞臣攷尋舊章詳議續中書後省禮部太常寺議上今後若有官品合該定謚即仰其家經朝廷陳乞下有司遵依定謚條法議謚給敕施行如係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并應得蘊德邱園聲聞顯著條法指揮陳乞賜謚之人或奉特旨賜謚者即依紹興三年指揮命詞給告施行從之 十二月乙未朔金命大理少卿張九思赴濟南鞫獄濟南尹劉萼彥宗之子也先爲定武軍節度使淫縱無行所至貪墨狼籍廉使

劾之故遣九思就鞫尃既就逮不測所以引刃自刺不死詔削官一階罷歸田里尋卒　丁酉金遣官及護衛二十人分路選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門地才行及善射者充護衛不得過百人　金冀州王瓊等謀反伏誅　戊戌蠲兩淮明年租賦　辛丑金出宮女二十餘人　甲辰詔京西招集歸正人授田如兩淮　己酉金樞密副使尹喇（舊作移剌今改）成罷　辛亥金詔金銀坑冶聽民開采毋得收稅　金禁審錄官以宴飲廢公務　癸丑金以殿前都點檢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克寧為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事　甲寅命四川試武舉　己未金詔自今除名人子孫有在仕者竝取奏裁　是月金德州防禦使文以謀反伏誅文既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奴舒穆嚕（舊作石抹今改）哈珠（舊作合住今改）為怨言哈珠揣知其意因言南京路明安阿庫哈珠穆昆尼楚赫（舊作鐵木可今改）與大王厚善果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密以謀告洪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洪使家僮剛格（舊作剛哥今改）以書幣往南京約阿庫等剛格見阿庫等不言其本來之事還紿文曰阿庫從大王矣文乃造兵仗畫陳圖為反計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遣人至德州捕文文夜與哈珠等亡去金主謂宰臣曰海陵翦滅宗室殆盡朕念太祖子孫存者無幾曲為寬假而文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其督所在捕之文亡命凡四月至是被獲伏誅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釋文妻以其家財賜文兄子耀珠下詔曰德州防禦使文北京曹貴鄜州曹方皆因術士妄談祿命陷於大戮凡術士多務苟得肆為異說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以上除占問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算祿命違者徒三年重者從重治之　金尚書省奏言河移故道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堤岸從之　是歲劉珙免喪復除湖南過闕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己兼聽竝觀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傳時事言甚切至帝加勞再三

乾道九年（金大定十三年）春正月辛未簽書樞密院事王之奇罷為淮南安撫使　癸酉金尚書省言南客車俊等因榷場貿易誤犯邊界罪當死金主曰本非故意可免罪發還無令本國知之恐復治其罪　乙亥以張說同知樞密院戶部侍郎沈夏簽書樞密院事　辛巳以刑部尚書鄭聞簽書樞密院事（【攷異】宋史本紀作戊寅今從宰輔表）　壬午詔曰夫部刺史之官所以周行郡國頒宣風化總方略而一統類者也今則不然守土之官出於其部監司之任最為近而易察者也而求其淩厲風節建立事功疾惡如讎奉公不撓者蓋僅僅而有焉甚則朋比苟且詭無舉奏民瘼不聞於上上意不孚於下朕何望焉繼自今其悉乃心毋冒於憲凡在厥位明體朕懷　己丑樞密使王炎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攷異】宋史本紀作辛未與王之奇同日今從宰輔表）　是月中書門下省言福建鹽自來止是州軍分立綱數自

行搬運出賣以辦歲計近改爲鈔法聽從客販州郡
緣住般賣卻致支用不足切慮數擾以爲民害詔罷
鈔法諸州軍綱鹽並依舊分撥官般官賣所有本司
元借本錢一十萬貫幷已賣到鈔面錢一十九萬貫
幷續賣鈔面錢並拘收赴左藏庫交納　起居舍人
留正言所修記注自紹興十五年以後多有未修月
分久之文字散失所得疎略愈難修纂請令二史將
承受諸處關牒施行政事幷臣下所得聖語隨月編
纂仍將紹興十五年以後未修月分併修一月並於
次月上旬送付史官從之　閏月丁酉鄂州都統制
吳挺奏前任秦琪冒請馬料及朝廷降錢修造軍器
皆不堅利所降錢琪輒營運自私今已立式製造帝
曰軍器不葺錢乃自私秦琪不可不治行下吳挺定
罪　己亥馬軍司請陞統領官張遇爲統制梁克家
等言張遇比赴都堂審察見其人衰老庸謬帝曰統
制官不可苟任異時大帥皆於此選使其有謀老固
無害老且謬則無所用矣　庚子樞密院言諸州軍
揀發禁兵分番赴忠銳軍教閱衣甲軍器不備請行
下州軍增葺梁克家曰非特諸州爲然近吳挺所申
鄂州軍亦如此恐三衙江上諸軍軍器亦壞理合點
檢帝曰須不時閱視則無得而隱克家曰步司統制
官王世雄交割之初見甲皮多斷爛弓弩脫壞常與
臣等言之帝曰此世雄能留意職事也　庚申以久
雨命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州縣決繫囚減雜犯
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壬子金主詔太子詹事曰
東宮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職者

具以名聞　乙卯修廬州城　丁巳進呈敕令所條
目元旦皇帝御大慶殿受賀其奏祥瑞表幷讀表者
差執政官其奏雲物祥瑞請付史館者差本職官帝
曰此皆文具不須立法可盡刪去梁克家曰聖世不
言祥瑞眞盛德事　戊午太子詹事李彥穎奏皇太
子在東宮惟講學足以增益見聞養成道德臣自庚
寅歲入侍王邸以及升儲既更四載纔講尚書終篇
今始進講周易非三四年不能竟一經眞宗皇帝在
東宮日講尚書至七八徧禮記等書亦皆數四祖宗
之聖雖得於生知亦講學不倦是以聖而亦聖今宮
僚粗備得遇上堂除講讀官外餘官不過陪侍坐席
須臾而退請以庶子或諭德一員兼講官於春秋二
禮令添講一經詔令庶子諭德輪講禮記　辛酉幸
玉津園宴射　金洛陽縣賊聚衆攻盧氏縣殺縣令
李應才亡入南界　二月己巳帝曰前日內閱忠銳
軍射藝可觀此本諸州烏合士卒訓練有方遂成紀
律主兵官當議推賞　乙亥青羌努爾吉（舊作奴兒結今改）寇
安靜砦推官黎商老戰死夔州轉運判官趙不㥅攝
制帥以討之努爾吉吐蕃之種也時遣其首領率數
千人入漢地二百餘里成都大震不㥅靜以鎮之召
僚屬飲夜遣步將領飛軍徑赴沈黎又徙綿州兵戍
邛州爲援戒之曰堅守不出密檄諸蕃部生獲吐蕃
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於是邛部川諸部落大破
吐蕃於漢源殺其首領凡十六日而平不㥅嗣濮王
宗暉曾孫也居官所至有聲每宴宮中帝必顧太子
曰此賢宗室也　戊寅宰執奏事因論及古之朋黨

帝曰朕嘗思之朋黨不能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丁亥特贈蘇軾爲太師三月甲午禁北界博易銀絹乙巳侍御史蘇嶠言廣南提舉官廖容劄子廣州都鹽倉有積存鹽本銀計錢十一萬有餘又點檢得本路諸州府逐年拘催常平諸色寬剩錢五萬貫欲行起發助朝廷經費得旨赴南庫送納陛下即位以來屢卻羨餘之獻故近年監司州縣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人急於自進時以一二嘗試朝廷自乾道七年提舉官張潭獻錢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擢廣西運判廖容實繼其後故到官未幾便爲此舉聞此錢並係鹽本錢潭到任時有三四十萬緡皆是前官累政儲積潭取其半以獻今容獻十一萬緡已是竭澤所餘無幾後人何以爲繼異時課額不登誰任其咎望卻而不受即以此錢付之本司依舊充鹽本內常平寬剩錢亦乞樁留本路爲水旱賑貸之備詔從之丙辰給事中林機經筵講禹貢畢言孔子謂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言其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者如此觀禹貢立爲經常之制亦其勤儉之德有以先之故此篇之末言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而繼之以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蓋有深意後世之君窮奢極侈若漢武帝常賦之外至於算及緡錢舟車所宜深戒常以大禹勤儉之德爲懷治效不難到也帝曰人主苟有貪心何所不至乙卯金主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寖忘舊風朕及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一見舊俗庶幾習效之金太子詹事劉仲晦請增東宮牧人及張設金主曰東宮諸司局人自有常數張設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於富貴惟當導以淳儉朕自即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舊卿以此意諭之

是春以王楫李大正並爲提點坑冶鑄錢於饒贛州置司江東淮南兩浙潼川利州路分隸饒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隸贛州司除潼川府隸路坑冶銅寶係逐路轉運司拘催發納鑄錢司外依舊以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司爲名兩司行移連銜按察夏四月己巳金制出繼子所繼財產不及本家者以所繼與本家財產通數均分庚午帝諭曰忠武軍已內教人材少壯不減殿前司諸軍武藝亦習熟梁克家曰人無南北惟教習而用之如何耳帝曰然金主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于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于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乙丑起居舍人趙粹中言祖宗盛時儲養邊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闕請詔宰執侍從歲舉可充帥任者各一人被舉者赴都堂審察如委可任籍姓名聞奏差充邊方帥司及都統司屬官或倅貳以儲其材候任滿或陞之機幕謀議入爲寺監郎曹出爲監司邊

郡俾之習熟邊國利害宅時邊帥有闕即於數內選擢其資歷稍高入爲卿監侍從遇有邊事以備詢訪如祖宗時仍請嚴詔丁寧詳擇其人勿徇私請如有顯效亦當推薦賢之賞如此十年之後帥臣不勝用矣帝曰帥臣自是難得卿此論甚允若然則不待十年得人多矣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癸巳龔茂良言馬驛利害幷及買象事梁克家等曰樞密院見差使臣趙璧往邕州催買帝曰郊祀大禮初不繫此其差去使臣可喚回　戊戌金禁女直人毋得譯爲漢姓　壬寅金真定尹孟浩卒　甲辰金尚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金主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　己未左迪功郎朱熹辭免召命乞差嶽廟梁克家言朱熹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屢召不起執政俱稱之或曰熹學問淹該但泥於所守差少通耳帝曰士大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如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爲文及即位以來今十有餘年諳歷物情世故豈止讀書爲文須有用乃可耳朱熹今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踰年乃拜命　是月皇太子免尹臨安（攷異宋史本紀載在四月今從聖政草）洪吉等郡水災命賑之　六月己巳臣僚言近年州郡例皆窮匱不能支吾言其凋弊之因有揀汰之軍士有添差之冗員有指價和糴米之備償有綱運水腳錢之糜費有打造歲計之鐵甲有拋買非泛之軍器有建造寨屋之陪貼有收買竹木之科敷有起發揀中廂禁上軍弓手之用度有教閱民兵保甲之支費郵傳交馳使者旁午是皆州郡之蠹所以致闕乏之繇也陛下灼見其弊已除去七八惟是揀汰軍人幷離軍人及歸正添差不釐務州郡甚以爲苦日增月添無有窮已則賦入有限而增添之費無窮請特降指揮下吏兵部三衙在外諸軍都統總領司凡揀汰軍人幷離軍使臣諸色添差不釐務人各相照應自來立定人數員缺不得過數差注分撥令共理之臣得以留意收養詔從之

詔令諸路監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斂竝緣申請妄進羨餘違者重寘典憲　是月置蘄州蘄春鐵錢監歲以十萬貫爲額仍減舒州同安監歲額一十萬貫

金樞密使完顏思敬卒金主輟朝親臨喪哭之慟曰舊臣也賻贈加厚葬禮悉從官給　秋七月庚子金復以會寧府爲上京　庚戌金罷歲課雉尾　八月丁卯金以判大興尹趙王永中爲樞密使　金明安穆昆舉賢能者金主命賞之　癸酉內批龍雲陳師亮添差梁克家等言於指揮有礙帝嘉其守法因曰僥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啓之故人生覬覦心漢畫一之法貴在能守　丙子臣僚言江西連歲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爲之備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旱備乎今諸道名山川源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豬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爲朕相邱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

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朕將即勸惰而寓賞罰。己卯金御史大夫瑋罷。　癸未合荆鄂二軍爲一以吳挺充都統制。　九月丙申梁克家等上中興會要太上皇及皇帝玉牒。　庚子命盱眙軍以受書禮移牒泗州示金生辰使金使不從。　辛亥金主還都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謀反伏誅。　冬十月臣僚言浙東諸郡旱傷如溫台二州自來每遇不稔全賴轉海般運浙西米斛粗能贍給聞浙西平江秀州邊海諸縣不令放出於荒歉之處爲害甚大請嚴禁遏糴從之。

辛未右丞相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以與張說議使事不合遂求去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寧府。　甲戌以曾懷爲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夏同知院事。　丙子金以前南京留守唐古安禮爲尚書右丞時以南路女直戶頗有貧者議簽漢戶入軍籍金主嘗以問安禮曰於卿意如何安禮對曰明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即日簽軍恐妨農作金主責之曰朕謂卿有知識每事專效漢人若無事之時可移農作度宋人之意且起爭端國家有事農作奚暇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是耶非耶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即位東京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又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功業不墜傳及萬世當使女直人不困卿等悉之。　乙酉臣僚言州郡水旱往往諱言雖有陳奏未必能盡其實遂至下之疾苦壅於上聞上之德意抑於下究蓋諱言水旱者慮朝廷罪其失政也不盡其實者慮州用之闕而不繼也屬縣申請至於取問者有之必欲其不問而後已民間告訴抑令伏熟者有之必欲其無所陳而後已欺天罔上其罪可勝言哉望申嚴行下凡有旱傷必須從實檢放不得亂有沮抑致奸和氣仍乞令逐路常平提舉官躬親巡歷同帥漕之臣覺察按劾以聞庶幾民被實惠詔從之。　丁亥金使完顏襄等來賀會慶節別函申議受書之禮仍示虞允文速爲邊備。　十一月（攷異）全文載是月庚寅朔日有食之而金宋二史俱不書案是年五月壬辰朔日食次年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則連歲三食也文獻通攷於乾道九年止書五月而不言十一月日食今從之。辛卯詔樞密院除授及財賦事關中書門下省其邊機軍政更不錄送。　金主謂宰臣曰外路正五品職事多闕員何也太尉李石曰資考少有及者金主曰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　戊戌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明年爲淳熙元年。　辛亥臣僚言今歲旱傷非特浙東被害如江西諸州例皆闕雨禾稻不收而贛吉二州尤甚江東之太平廣德淮西之無爲軍和州多是先被水患繼之以旱其間州郡或有諱言境內災傷不即申陳致失檢放條限或有雖曾申聞指置賑濟事件朝廷未與行下救荒之政譬如拯溺救焚勢不可緩今欲從朝廷專委逐路提舉官躬親巡歷如委係失收不曾檢放或檢放不實者仰將今年苗米依合減分數權行停閣令候來年秋熟帶納其有和糴米斛拋降馬料及諸色科買並權與住罷一年應合賑糶賑濟者許提舉官將一路見管常平義倉米通融撥借應副其有諸州

已條畫到措置賑濟事件，朝廷速降指揮，庶幾官吏便可奉行，百姓早被實惠。詔從之。　壬子，金吏部尚書梁肅請禁奴婢服羅綺。金主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漸可也。且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朕宮中服御，常自節約，卿等宜更從儉素，使民知所效也。」　漢州什邡縣楊村進士陳敏政家，特賜旌表門閭。自敏政高祖母王氏遺訓，至今五世同居，並以孝友信義著。王氏年十八歸於陳，歲餘，夫卒，守志不嫁，事舅姑甚孝，教子孫篤學有聞，本州以事來上，故有是命。

十二月，乙未朔，戒飭沿邊諸軍毋輒遣間諜招納叛亡。　甲子，同知樞密使沈夏罷。乙丑，以御史中丞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癸酉，廣西鹽復官賣法，從帥臣范成大之請也。二廣鹽法，自靖康間行官般官賣法，至紹興八年後，因臣僚言其利爲甚博，遂改行鈔法，節次更廢不一。至乾道六年，逐司互有申陳，遂自八年詔令兩路通販官鈔九十萬貫，同認歲額，然實於西路歲計不便，遂詔廣西鹽仕行鈔法，撥還運司，均與諸州官般官賣，以充歲計。　乙酉，金遣完顏璋等來賀明年正旦，以議受書儀不合，詔俟改日，以太上皇有旨，姑聽仍舊。丁亥，璋等入見。　是歲，減紹興府、嚴、處州丁絹額。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四（起閼逢敦牂正月盡旃蒙協洽十二月凡二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帝以衢州措置會子比佗州稽緩提刑趙彥端特降兩官曾懷言賞信罰必要當如此帝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化天下也　己酉詔曰已令殿前司主帥於二月就茅灘合教諸軍閱舊來每遇大閱主帥例設酒食如待客之禮可專劄下王友直毋令循習務令軍容整肅　庚戌交趾入貢帝嘉之尋詔賜國名安南以南平王李天祚爲安南國王（考異）安南之封宋史作正月聖政草作二月蓋以正月入貢二月始賜國名封王爵也今連書之　二月戊午朔江西安撫司上言準紹興三十年指揮將諸路禁軍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專一教習弓弩手帥司每歲春秋選將官諸州教閱乾道新法按閱條內不曾修立宜令敕令所修立成法帝曰諸路揀中禁軍上軍弓手須常令教閱責在守臣如有違例當坐其罪　辛酉籍平江府將魏壽卿家產以其知無爲軍巢縣移易軍錢入己也　壬戌金以完顏璋之來宋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杖璋百五十除名仍以所受禮物入官　庚午金以太尉尚書令李石爲太保致仕　廷議欲以沿海制置司幹當使臣員闕改作文臣幹辦公事以曹冠充以冠前有差遣屢經駁繳帝頗憐之也帝曰此卻不可古者爲官擇人未嘗爲人擇官今乃因冠而改窠闕近於爲人擇官也可別尋闕次處之　癸酉四川宣撫使雍國公虞允文薨先是帝嘗謂允文曰丙午之恥當與丞相共雪之允文許帝以恢復使蜀一載未有進兵期帝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帝不樂至是遣二介持御札賜之而允文已歿不知其所言其後帝大閱見軍皆少壯嘆曰此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尋贈太傅諡忠肅　庚辰詔州郡循習舊弊巧作名色饋送及虛破兵卒以接送爲名多借請受并假官權攝支請供給之類又聞諸司與列郡胥吏牙校月有借請蠹財困民其令諸路監司帥臣覺察　辛巳爲郭浩立廟於金州　三月辛卯召步軍司中軍弩手射鐵垜蓮赴內教　臣僚言用人之弊一曰上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近世一官或闕自衒者紛至始則悉力以求之不則設計以取之示以好惡而莫肎退聽限以資格而取求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居官思職義也背公營私利也今中外求官者惟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例而欲速公家之事未嘗爲旬月計也願明詔大臣深思致弊之由共圖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奉職從之　浙西漕帥言進士施浦等各出米五千石賑濟欲遵格補官帝曰朕不鬻爵以清入仕之源今以賑濟補官爲百姓爾　甲午金主謂大臣曰海陵純尚吏事當時宰執止以案牘爲功卿等當思經濟之術不可狃於故常也　丙申以參

知政事鄭聞爲資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甲辰金主更名雍詔中外。金完顏璋之獲罪也羣臣紛議謂午年必用兵金主以問宰相赫舍哩良弼對曰太祖以甲午年伐遼太宗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因遣刑部尙書梁肅爲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盟書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歲幣便用舊儀親接國書茲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歲元國信使到彼不依例引見輒令迫取于館姪國體當如是耶往問其詳宜以誠報癸丑肅入見帝仍立接國書肅還附書謝金主大喜欲以肅爲執政良弼曰梁肅可相但使宋還卽爲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乃止。建隆以來因唐舊制分別流品不相混淆故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上三名賢良方正曾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贓及流外納粟尤不使汙士流蓋不特分左右也元豐官制行始一之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右至犯贓則併去左右字論者尤以爲當紹聖以後復去之紹興初方務行元祐故事故左右之制亦復行之是趙善俊建言以爲本范純仁偏蔽之論請復省去從之。丙辰太白歲星並見經天。是春言者論淮南安撫使王之奇好爲大言備位無補欲爲脫身之計遂請分閫之行淮上荒殘之餘首建招誘耕墾荒田多請官錢空名綾紙而去所招之人間以妄包已墾熟田計爲頃畝以補官者遂罷之之奇旣罷淮南復分爲東西路。夏四月乙丑金主諭宰臣曰聞愚民所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尙多犯者宜申約束無令徒費財用。戊辰金有事於太廟以皇太子攝行事。乙亥金主謂太子諸王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弟自古兄弟之際多因妻妾離間以致相違且妻者乃外屬耳若妻言是聽而兄弟相違甚哉太子對曰思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臣等愚昧願相勵而修之因引常棣花萼相依脊令急難之義爲文見意以誡兄弟焉。己卯以姚憲參知政事。戶部尙書葉衡簽書樞密院事。戊子金以樞密副使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克寧兼大興尹。宗正寺請訓宗室名翼祖下廣字子連繼字太祖下與字子連孟字太宗下必字子連良字親賢宅多字子連自字棣華宅茂字子連中字魏王下時字子連若字。詔舉制科。是月命工部尙書張子顏等如金報聘仍請改受書之儀金主與大臣議左丞相赫舍哩良弼曰宋國免稱臣爲姪免奏表爲書爲賜亦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參知政事伊喇舊作移剌今改道從良弼議右丞相石琚右丞唐古安禮以爲不從所請必至於用兵金主謂琚等曰卿等所議非也所請有大於此者亦從之乎遂從良弼議答書責以定分其授受禮儀仍不改。六月甲午金主如金蓮川。丙申臣僚言伏見六部及諸寺監官同共討論勘當文字多取辦臨時遂致考究未盡供報稽緩請今後令所轄所隸官司會議帝曰此用西漢故事甚爲得體。己亥葉衡言兵權繫

於將帥民命寄於牧守二者之患每在數易望自今精加選擇使材稱其職然後力行牧守久任之說以破數易之害從之　甲寅著作郎木待問言士大夫氣節不立惟在陛下涵養作成如奔競之習最壞氣節不可不改帝曰當如卿言必見之賞罰使之懲戒

六月丙辰朔詔以王友直吳挺持身甚廉治軍有律凡所統御宿弊頓除可並與建節鉞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提舉台州崇道觀秦琪身任帥臣蠹壞軍政專事阿附貪墨無厭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　戊午詔曰累降指揮已有差遣人不得干求換易比來約束寖弛日益奔競今後可依已降指揮三省具名聞奏當議黜降其已授差遣人朝辭訖限半月出門　以興州都統制吳挺爲定江軍節度使　癸酉改江陵府爲荆南府　戊寅右丞相曾懷罷先是臺官詹亢宗季棠論事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謗大理根究無實乃貶亢宗及棠言者追論參知政事姚憲與亢宗等通謀陷懷以取相位乃罷憲甲申落職與祠以葉衡參知政事　是月詔議祫祭東嚮之位初吏部侍郎趙粹中言前代七廟異宮祫祭則太祖東嚮紹興五年董弅建議請正藝祖東嚮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祫祭則東嚮下侍從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俁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晨莊必强李弼直皆以其義悉合於禮時臣叔父渙任將作監丞奏陳益力據引詩禮正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祖禘祫烝嘗並行特祀而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嚮則受命之主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祀光堯皇帝深以爲然卽擢董弅爲侍從叔父渙爲御史是時趙沛爲諫議大夫以議不己出倡邪說以害正論而欲祫饗虛東嚮今若稽之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定藝祖爲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藝祖東嚮始尊開基創業之祖其太廟常饗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爲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爲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親盡而祧別議遷祔之所則臣亦嘗考之祔於德明興聖之廟唐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既用德明興聖之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別建一廟爲四祖之廟或祔天興殿或祇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饗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幄而太祖東嚮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制盡合典禮詔禮部太常寺討論旋別建四祖廟正太祖東嚮之位從禮部侍郎李燾議也　秋七月丁亥復以鄭聞爲參知政事罷四川宣撫使以成都府路安撫使薛良朋爲四川安撫制置使　戊子詔曰朕惟天下治亂繫乎風俗之媺惡風俗媺惡繫乎士夫之好尚蓋士夫者風俗之表而天下所賴以治者也故上有禮義廉恥之風則下有忠厚醇一之行上有險怪媮薄之習則下有乖爭陵犯之變朕嘗戢姦貪黜浮靡躬節儉以示天下而歷紀逾久治效未能率德改行以

厚風俗故廉士失職貪夫長利將何以助朕興化致理無愧於古乎部使者郡守其爲朕察郡邑廉吏來上朕將甄擬待以不次其或持祿養交崇飾虛譽應詔不以實使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時汝之辜必罰無貸　壬辰復以曾懷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甲午有司言乾道元年災傷倚閣錢物浙東路自淳熙元年爲始作三年帶納江東路候豐熟作兩年帶納帝曰既是災傷即與倚閣稅賦亦無從出可與蠲放　丁酉詔罷諸路州縣市令司官司及在任官收買物色並依民間市價支錢不得科抑減尅　癸卯中書門下省奏關外四州沿邊諸路及金州上津皆有歸正人詔四川安撫制置司下都統司常切存撫毋令失所　甲辰詔沿江被水之家守臣胡與可躬親巡問既聞被水貧乏者六百餘家于左藏南庫每家支錢五貫仍許於沿江地指射蓋屋　戊申江東提舉潘甸言被旨所部州縣措置修築濬治陂塘今已畢工計九州軍四十三縣共修治陂塘溝堰凡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一所可灌田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二頃有奇詔劄下諸路依此具聞　己酉姚憲責南康軍居住　八月己未知樞密院張說罷以徽猷閣學士楊倓簽書樞密院事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史范仲芑究之遂以太尉提舉隆興府玉隆觀　庚辰帝曰密院差除切須公當如親舊有乞差遣者須明具資格待朕處置　壬午帝諭宰執曰朕用人才初不因其薦引之人而爲之去留惟其當而已若薦者偶以罪去被薦者相與爲姦則當併逐若初不阿附而有才能當依舊用之又曰鯀之爲人初不害禹之成功楊倓曰此誠堯舜之用心矣　九月乙酉朔以曾覿開府儀同三司　丁亥金主還都　戊子帝謂曾懷等曰前日詣德壽宮太上飲酒樂甚太上年將七十步履飲食如壯年每侍太上行苑囿登降皆不假扶掖朕見太上壽康如此回顧皇太子侍側三世同此安榮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懷等稱賀　壬辰詔江西湖南路累經災傷上供米斛逐年已減放外今年雖豐尙慮民力未甦所有第四等五等人戶合納淳熙元年秋苗特與蠲放一半　乙未淮東安撫司奏榷場安靜楊倓因言金主本無佗其臣下或妄生事帝曰不可以此爲喜於理固當安靜然非我君臣之志也　知隨州蔡戡奏論唐太宗貞觀諫錄帝曰從諫正是太宗所長此書置之座右可爲規鑒　丁未以張薦受賄追三官勒停郴州居住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李川私通饋遺降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右武大夫楚州團練使王公述輒以財請求軍職降授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放罷左武大夫貴州刺史宋受降授右武大夫修武郎閤門祗候劉士旻降授保義郎並放罷薦係武經大夫文州刺史特於遙郡階官上追三官　冬十月乙卯朔金圖畫功臣於衍慶宮金主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勳業最著者二十一人圖畫於衍慶宮聖武殿之左右廡遼王杲金源郡王薩哈（舊作撒喝今改）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實布納（舊作習不失今改）金源郡王鄂囉（舊作斡魯今改）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洛索（舊作婁室今改）楚

王宗雄、魯王棟摩、（舊作闍母，今改）金源郡王尼楚赫、（舊作銀朮可，今改）隨國公鄂蘭哈瑪爾、（舊作阿離合懣，今改）金源郡王實古訥、豫國公富嘉努、（舊作蒲家奴，今改）金源郡王杲、兗國公劉彥宗、特進鄂囉哈、齊國公韓企先、特進迪實。（考異）宗幹於大定二十一年去帝號，則十四年圖畫功臣不應稱為遼王也，豈當時仍帝制，而後來改正，史從其後而書之乎？紀傳俱未詳言，今姑仍其舊。壬戌，詔自今違法賣易恩澤及薦舉授賂之人，因事敗露，有司定罪外，更取特旨重作行遣。癸亥，以積雨命中外決繫囚。丙寅，參知政事鄭聞薨。戊辰，命紹興府上供米與蠲放，以守臣張宗元言諸縣旱傷故也。壬午，皇子判寧國府魏王愷徙判明州，愷在治二十年，甚有恩惠。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楊倓言近因奏事論及時政，蒙諭曰：「待敵當用詭道，在朝當用誠實，百餘年來，嘗患敵國强而中國弱，正緣反是，待敵既無奇策，動則為敵所窺，在朝以術數相傾，以躁競取進，風俗之弊，當救正之。」聖謨切中時宜，望宣付史館，從之。戊戌，以禮部侍郎龔茂良參知政事，（考異）聖政草作甲辰，今從宋史。楊倓罷，以葉衡兼權知樞密院事。甲辰，帝召衡及茂良賜坐，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帝復從容曰：「自今諸事不可徇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未是，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房杜傳無可書之事，蓋其輔贊彌縫，不見於外，所以能然。」衡曰：「皋陶稷契在唐虞之朝，其見於後世者，都俞吁咈數語而已。」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當使迹見於外。」金主諭尚食局使曰：「大官之食皆民脂膏，日者品味太多，徒為虛費，自今進可口者數品而已。」丙午，曾懷罷，除職奉祠，懷以疾自請也。戊申，以葉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衡由知縣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覿云。己酉，著作佐郎鄭僑言祖宗朝每日召見講讀官，至仁宗朝始有間日一講之制，帝曰：「自太宗真宗始置侍讀講官，於聖學尤為留意。」壬子，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興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抑勒百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請嚴行禁約，帝語葉衡龔茂良曰：「奉行法令，在下不可不嚴，事既上聞，卻當從寬，然後各得其宜，今屬郡違戾，監司已置不問，而請朝廷嚴行禁約，事體不順。」乃詔本路監司開具散酒當職官吏姓名，申尚書省。十二月丁巳，以吏部尚書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甲子，以鹽官縣旱，減放苗租。丙寅，罷鐵錢，改鑄銅錢。壬申，葉衡等上真宗玉牒。以資政殿學士知荊南府沈夏加大學士，為四川宣撫使，新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改管內制置使。戊寅，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守道為右丞相，樞密副使圖克坦志寧為平章政事。是月，修吏部七司法，龔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以擢用，在選部則宜守成法以差注，蓋法者一定不易，如規矩權衡，不可私以方圓輕重也。夫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則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於用例破法，而比者之患，在於因例立法，今吏部七司法者，自晏敦復裁定，有司守之以從事，可以無弊，緣臣僚申明衝改，前後不一，率多出私意，徇人情，向者陛下深知其弊，嘗加戒敕，毋得用例破條，然有司巧

於傳會多作條目臣謂用例破法者其害淺因例立法者其害大宜詔有司講求本末將新舊法相與參考舊法非大有所牴牾者弗可輕去新立條制凡涉寬縱於舊法有違者一切刊正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可以遵守從之 是歲淮南復分爲東西路

淳熙二年（金大定十五年）春正月辛巳前宰相梁克家曾懷坐擅改堂除克家落觀文殿學士懷降觀文殿學士

甲午廢同安蘄春監 庚戌籍諸軍子弟爲背嵬軍 二月癸亥詔泉州左翼軍去朝廷二千里每事必申密院殿司恐致失機自今遇有盜賊竊發一時聽安撫節制 三月己丑何澹試館職言堂闕歸部亦有未便舊法吏部長貳得以銓量年老不堪釐務之人今不復有所進退近來引見選人改官未聞有不許改官者帝曰恐所言有可采者不欲遺之既而令吏部從實銓量并引有選人改官於進卷內具舉主所薦事狀如係捕盜人即詳具所得功賞之因從之 乙巳詔武舉第一人補秉義郎堂除諸軍計議官 夏四月壬子朔淮東西兩總領各乞以金銀兌換會子支遣帝曰綱運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乃爾闕少葉衡龔茂良對曰緣朝廷以金銀換收會子椿管不用金銀價低軍人支請折閱所以思用會子帝曰更思所以闕用之因衡復言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爲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行於外者纔二百萬安得不少帝曰此是戶部之數不知兩總領所分數入納如何兩處且各以三十萬與之兌換金銀已而錢良臣申到民間入納闕少會子并兩淮取換銅錢已支絕會子請再給降帝曰會子直如此少茂良曰聞得商旅往來貿易僅用會子一爲免商稅二爲省脚乘三爲不復折閱以此觀之大段流通帝令應副因宣諭曰卿等講究本末思爲善後之計 乙卯賜禮部進士詹騤以下四百三十六人及第出身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一謂策士之始以談兵爲諱帝覽對不悅寘之第五等 是月茶寇賴文政起湖北轉入湖南江西官軍數敗命江州都統皇甫倜招之旋命鄂州都統李川調兵討捕 五月己丑詔知縣以三年爲任從知饒州王師愈之奏也 辛卯宴宰執於澄碧堂帝曰自三代而下至於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葉衡對曰正爲聖君不常有如周八百年所稱極治者成康而已帝曰朕常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遠直後世龜鑑未嘗不以此爲戒衡等曰陛下能以無逸爲龜鑑誠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帝又曰陸贄之於唐德宗不爲不遇朕嘗覽奏議喜其忠直次第見於施行龔茂良曰蘇軾在經筵繳奏陸贄奏議表云人臣獻言正如醫者用藥藥須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陸贄不遇德宗今陛下深喜其書欲推行之是亦遇也帝又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餘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爲人主但公是公非何緣爲黨衡等曰陛下聖明英武誠非文宗可比帝曰此所謂坐

而論遺豈不勝如絲竹管絃皆起謝帝又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大夫好唱爲清議之說此語一出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殆皆由此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可書諸紳

龔茂良與周必大薦宜黃知縣劉清之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偷願陛下廣覽兼聽弁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二曰正名實三曰使材能四曰聽換授帝深然之

諭宰相以朝廷闕失士民皆得獻言

六月庚戌朔定補外帶職格從左司諫湯邦彥之請也邦彥言陛下憂勤萬務規恢事功然而國勢未强兵威未振民力未裕財用未豐其故何耶由羣臣不力故也望自今而後中外士夫無功不賞而以侍從恩數待有功之侍從以宰臣恩數待有功之宰臣任侍從宰相無功而退者並以舊官歸班惟能强國治兵裕民豐財者則賞隨之而又視其輕重以爲差等任侍從而功大與之宰執恩數可也任宰相而功小與之侍從恩數可也其在外者雖不曾任侍從宰執而其所立之功可以得侍從或宰相恩數者亦視其功而與之則天下之士變求進之心爲立事之心而陛下之志遂矣帝深然之遂詔自今宰臣侍從除外任者非有功績並不除職在朝久者特與轉官其外任人非有勞效亦不除授于是曾逮以權工部侍郎出知秀州不帶職用新制也

辛酉罷四川宣撫復制置使湯邦彥論西蜀復置宣撫應于舊屬場務悉還軍中又除統制司赴宣司審察外其餘皆俾都統自差是與其名奪其實與其名則前日體貌如故奪其實則前日事勢不存以不存之事勢爲如故之體貌是必上下皆惡軍帥不睦不惟無益而又害之矣帝納其言于是沈夏以同知樞密院事召還朝而宣撫司遂罷

茶寇勢日熾江西總管賈和仲擊之爲其所敗詔以倉部郎中辛棄疾爲江西提刑節制諸軍討之用葉衡之薦也

湯邦彥言蔣芾王炎始皆言誓死效力以報君父及得權位懷私失職深負使令又劾張說姦贓丁卯落芾炎觀文殿學士芾建昌軍炎袁州居住說落節度使撫州居住

是月茶寇自湖南犯廣東

秋七月乙未帝謂宰臣曰會子通行民間銅錢日多可喜葉衡言諸處會子甚難得謂宜量行支降帝曰向來正緣所出數多致有前日之弊今須徐議

辛丑有星孛於西方

丁未帝諭葉衡等曰賈和仲合行軍法然其罪在輕率進兵朕觀漢唐以來將帥被誅皆以逗遛不進或不冒用命今和仲正緣輕敵冒進誅之恐將士臨敵退縮耳八月丙辰和仲除名編管賀州

丁卯蠲湖南江西被寇州縣租稅

甲戌廣西經略張栻言諸郡賦入甚寡用度不足近年復行官般賣鹽此誠良法然官般之法雖行而諸郡之窘猶在蓋此路諸州全仰於漕司漕司發鹽使之自運除腳之外其息固有限而就其息之中以十分爲率漕收其八諸州僅得其二逐州所得既微是致無力盡行般運

而漕司據已撥之數責入分之息以爲寄樁則其窮匱何時而已幸有僅能般到者高價抑買豈保其無乞委本司及提刑鄭丙漕臣趙善政公共將一路財賦通融斟酌爲久遠之計既於漕計不乏又使一路州郡有以支吾見行鹽法不致斆壞從之 丁丑遣湯邦彥使金帝嘗諭執政選使請河南陵寢地葉衡言邦彥有口辨故使之 九月乙卯朔詔揚廬荆南襄興元金興州依舊分爲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總管以治兵三載視其成以議誅賞從湯邦彥之請也 辛卯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爲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尋伏誅 乙酉賑淮南水旱州縣 乙未葉衡罷時湯邦彥奉使入辭恨衡擠己因奏衡有訕上語帝大怒罷知建寧府 丁酉知荆門軍黃茂材言唐李靖六花陳法出於武侯嘗因陛對畫圖以進比帥司奉詔令州軍見管民兵以七十五人爲一隊正合李靖兵法遂將本軍義勇民兵分爲七軍每軍旗幟各別色號置造兵器俟今冬躬自教習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可以成六花陳今荆南府差將官前來本軍教閱恐只沿習軍中之法請將本軍民兵自教兩月卻差荆南將官一員閱視從之 己亥龔茂良李彥穎奏省院各止獨員事皆不便帝曰朕以未得其人故遲之因泛論中外臣僚帝曰爲宰臣須胸次大乃能容物茂良對曰坤之六二乃大臣爻其辭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之德須大乃能有容帝曰居此位安可不大彥穎曰後之爲輔臣者往往先有忌克之心以故不能容帝曰士大夫更歷外職任未見其短纔居正路便有此病茂良曰秦誓言有容及媢疾蘇軾爲之訓傳謂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帝曰然又曰今士大夫能文者多知道者少故平時讀書不見於用 庚子詔階成西和鳳州當職官以下令本路帥漕司於四路在部官同具選辟并體量見任人委實癃老及不堪倚仗者並申制置司申取朝廷指揮其所辟官不許辭避所有邊賞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以知成都府權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也 丁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罷 贈趙鼎太傅進封豐國公 閏月己酉朔金定應禁弓箭刀槍之制惟品官之家奴及客旅等許帶弓箭 金主謂左丞相赫舍哩良弼曰今之在官者須職位稱愜所望然後始加勉力其或稍不如意則止以度日爲務是豈忠臣之道耶 庚戌詔諸路常平司每歲於秋成之際取見所部郡縣豐歉如有合賑糶賑給即約度所用及見管米斛或有缺少合如何措置移運並預期審度仍於九月初旬條具奏聞 丁巳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翰林學士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金主謂赫舍哩良弼曰武靈時領省秉德左丞相言皆有能名然爲政不務遠圖止以苛刻爲事海陵爲人如虎此輩尚欲以術數要之以至賣直取死得爲能乎未幾濟南尹梁肅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準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

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決杖不報　辛酉浙東提刑徐本中言近者州郡率用私意更易官吏不申省部不報監司移郡之邑移邑之郡或以佗官而兼攝或以卑官而任重任往往辭煩就簡捨薄從厚請求僥覬惟利是趨易置紛然寖亂舊制理宜戒飭從之　金詔百官儒人所服紅紫改爲黑紫　壬戌詔浙東提舉監司體訪浙西提舉薛元鼎措置印給亭戶納鹽手歷式樣將合支本錢盡數稱下支給毋致積壓拖欠先是元鼎印給手歷徧給亭戶令齎歷就稱下支錢至是復令浙東行之　丁卯以浙東旱傷令轉運提舉與修水利　辛未淮南轉運司請濠州鍾離定遠巡檢耿成令再任帝曰祖宗成法惟監司及沿邊郡守方許再任耿成雖有勞效已經再任不欲以小官差遣壞祖宗成法　甲戌金主命年老者無注縣令若老而任政擇壯者佐之　是月辛棄疾誘賴文政殺之茶寇平遂上疏曰比年李金賴文政等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竝緣科斂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邦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剗除明年剗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帝獎諭之　冬十月戊寅朔詔浙東合納內藏庫坊場錢可依自來立定租額　賞平茶寇功湖南江西廣東監帥黜陟有差　壬午加上德壽宮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文緯武太上皇帝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　乙未金主冬獵　壬寅帝諭執政曰李用按劾統制官解彥詳等不能平賊此甚可喜風俗委靡務爲姑息以徇人情此弊非一日朕每見有能舉職者須與激勵李川昨曾降官今可與復元官更轉一官　丁未金主還都　十一月庚戌麗正門火　初金唐古部族節度使伊喇穆敦舊作移剌毛得今改之子殺其妻而逃金主命捕之至是粲國公主請赦之金主謂宰臣曰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尚可恕穆敦請託至此豈可貸宥不許　時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李彥穎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今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帝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從之　戊午提點坑冶王揖乞進寬剩錢以裨慶賚帝曰此不可受令就本處樁管制造軍器　癸亥臣僚言祖宗時有會計錄備載天下財賦出入有帳一州以司法掌之一路以漕屬掌之紹興七年臣僚有請倣本朝三司之制專舉提舉帳司總天下帳狀以戶部左曹郎官兼之積習既久視爲文具請詔戶部條晝申嚴措置俾天下財賦有所稽攷不致失陷從之

戊辰知靜江府張栻奏保伍之設誠戢盜之良法臣自到官以來講究措置施行於靜江境內頗得其效近復行於一路請下有司攷訂斟酌申嚴而行之帝曰張栻頗留意職事栻尋又奏本路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爲最重邕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爲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大理羅甸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爲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洞共八十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則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馭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使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爲溪洞綱領其職任可謂不輕矣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爲南方久遠之蔽乞依大觀指揮許本司奏辟從之　己巳提舉江東潘甸提舉淮東葉翥權發遣平江府陳峴言修治陂塘事帝曰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若非修築滅裂即是元申失實江東被傷分數尤甚潘甸特降一官落職葉翥降兩官陳峴一官　甲戌詔大臣日見賓客有妨治事累有指揮如侍從兩省官三省樞密院屬官有職事於聚堂取稟私第除侍從外其餘呼召取覆等官每日各止許接見一次

十二月丁亥詔近來赴朝臣僚於殿門內輒行私禮朝儀不肅令閤門彈劾　甲午行上皇慶壽禮以太上皇帝來年聖壽七十預於立春日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　是月更定强盜贓法比舊法增一倍定罪　併左藏南庫封樁庫提領左藏封樁庫顏度言今相度欲將南上下庫及封樁上下四庫併爲二庫以左藏南庫左藏封樁爲名將兩處錢物各行就便對兌並不用上下二字不須添置官吏就用各庫官吏合干人等從之遂以左藏南上庫充左藏封樁庫對兌時內旨取撥南庫緡錢色目寖廣龔茂良言朝廷所急者財用數十年來講究措置靡有遺餘而有司乃以窘匱不給爲言臣因取其籍披尋本末源流具見積年出入之概大抵支費日廣所入不足以當所出之數至紹興十七年所積盡絕每歲告缺不過二百萬緡至二十四年以後闕至三百萬緡而乾道元年二年闕六百餘萬緡爾後卻有增收鹺錢色目粗可支吾有司失職無以爲計專指南庫兌貸給遣臣復講求南庫起置之因其間經常賦入蓋亦無幾而屬者支費浩瀚約計僅可備二三年之用若繼自今撙節調度可無倉卒不給之患因條具以聞帝感悟　是歲江西轉運副使李燾上神哲兩朝續資治通鑑長編自治平四年三月盡元符三年正月以王楫爲都大提點坑冶其合差官令楫奏辟尋移司饒州歲鑄以十五萬緡爲額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五（起柔兆閹茂正月盡彊圉作噩九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三年（金大定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以常州旱寬其逋負之半。賑淮東饑。仍命賑貧民種。金亦以是日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稅。　甲子。金詔宗屬未附玉牒者並與編次。　丙寅。金主與親王宰執論古今興廢事曰。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須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女直舊風。最爲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義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　戊辰。金宮中火。　二月辛巳。帝閱兩浙福建土兵。帝曰。軍士皆好身手。教閱甫三數月。事藝已精熟。弓弩手自可比殿司之數。因諭輔臣曰。向來烏珠南下。陳思恭邀截於平江。官軍乃用長槍。不能及。烏珠遂以輕舸遁。韓世忠江上之戰亦然。今次州郡起發禁軍。土軍極整肅。茲及時遣歸。更加激犒。乞時調發。必易集也。　甲申。賜韓世忠謚忠武。　庚寅。金瀋王妃圖克坦氏以姦伏誅。妃。平章政事克寧之女也。克寧坐是罷。　端明殿學士汪應辰卒。應辰接物溫遜。而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七年。秦檜死。始還朝。正直敢言。　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是日爲金萬春節。改明日朝賀。〔攷異〕宋史作陰雲不見今從金史歷。

戊申。金臨潢雨土。　辛亥。進上皇日訓之曰。大凡資用。當務節省。如其有餘。以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所御服曰。此服已三年未嘗更換。尚爾完好。汝等宜識之。　夏四月戊寅。四川總領所請再借四路職田租課十年。充揀汰人請給。帝曰。昨借諸路職田。尋已給還。四川自當一體。豈可再借。龔茂良李彥穎曰。圭田所以養廉。誠不當借。帝曰。卿等可契勘別撥。其職田便與給還。　龔茂良等繳進令侍從臺諫兩省官薦與監司郡守指揮。帝曰。薦舉本欲得人。又恐干求請托。卻長奔走之風。茂良等言。天下事未有無弊。雖三代良法。久亦不免於弊。今陛下既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何由知之。帝曰。若令雜舉。則須衆論僉允。庶幾近公。況又經中書攷察而後除授。亦足見朕於人材博采遴選。非苟然也。乃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郡守。歲各五人。　辛巳。兩浙運判吳淵請諸路州郡輸納秋苗加耗不得過三分。龔茂良等言。近年州縣納苗加耗太重。甚者兩石以上方可納一石。帝曰。如此則民力安得不困。吳淵既爲漕臣。自當覺察奏劾。重作行遣。

靖州猺寇邊。遣兵討捕之。　丙戌。金京府設學養士。及定宗室宰相子程試等第。　戊子。金制商賈舟車不得用馬。　金以東京留守崇尹爲樞密副使。　己丑。葉衡責居郴州。以言者追論其沈湎于酒。徇私背公也。　壬寅。金主如金蓮川。　初。湯邦彥敢爲大言。虞允文深器之。允文出爲四川宣撫也。辟邦彥以

行尤文叕邦彥還朝上亦喜其敢言既以荐充申議
使使金求陵寢地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既旬餘乃
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
詞而出及還帝大怒詔流新州帝諭宰臣曰敵人既
不受本朝禮幣邦彥乃受敵人所賜辭受之際理亦
易曉乃不顧名節辱命如此邦彥既斥不復用自是
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矣（考異）京口耆舊傳邦彥權左司諫兼侍講論事風
生權倖側目上手書以賜稱其以身許國志若金石是邦彥以言事為孝宗所獎也宋史李彥穎傳云左司諫湯邦彥新進冀幸集事自
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以誤國它日對便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色動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彥為申議國信使洎邦彥辱命而
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是邦彥之出使由於冀幸集事也葉衡傳云上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薦司諫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金邦彥恨衡
擠己是邦彥之使金為衡所擠也二傳互異徐氏後編專以葉衡傳為據今參酌書之　己亥詔諸路提
刑歲五月理囚　五月戊申權知隆興府呂企中上
言本路鈐轄錢卓初到官權借印記愠怒形於公移
龔茂良等言祖宗朝分道置帥以任一面之寄事權
至重平時分守嚴則緩急號令得行一路兵官於帥
臣自有階級豈容如此帝曰祖宗立法具有深意卓
降一官　金南京宮殿火留守轉運兩司官皆抵罪
　癸亥王淮言步軍司宜相度牧馬帝曰前日朕戒
牧馬官以牧馬當如愛身饑飽勞佚各隨時調節若
身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但馬不能言耳龔茂良
曰陛下曲盡物情仁不可勝用矣　帝以張默為秀
王夫人之親欲與一添差監當龔茂良言近制惟宗
室戚里及歸正人方得添差帝曰朕正不欲先自廢
法可勿行遂除國子監書庫官　金翰林學士圖克
坦子温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
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温特
赫吉達舊作温迪罕諦達今改教以古書習作詩策　癸丑合利
州東西路為一　安南國王李天祚卒子龍翰嗣
是月以柴瑾為殿中侍御史瑾入對帝曰惟卿不求
進所以有此除　六月乙酉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
四川酒課折估虛額錢四十七萬餘緡請自淳熙三
年為始減放詔以湖廣總領所上供錢內撥還　甲
午龔茂良言近奉詔獎用廉退之士朱熹操行耿介
屢召不起宜蒙錄用詔除祕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
以嘉其廉退乃蒙進擢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
用者再辭即命主管沖祐觀　帝謂執政曰魏掞之
安在龔茂良等言已物故帝曰其人直諫方欲稍加
擢用不謂已死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近有鄭鑑議
論亦甚切直觀其所言似出肝膽非矯偽為之者因
看鄭鑑劄子頗思魏掞之時鑑為太學正遂命召試
又曰掞之雖死宜少加旌別可贈宣教郎直祕閣
除呂祖謙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以修撰李燾荐重
修徽宗實錄也　是月金山東兩路蝗　秋七月壬
子金夏津縣令伊喇珊珠坐贓伏誅　乙丑禁浙西
圍田　是月以鄭鑑為校書郎帝語執政曰鑑試館
職議論切直可取除校書郎以賞其盡言因曰策中
所言或是或非大率剴切不易　詔獎劉珙珙時知
建康府以江東荒歉賑濟有方也　八月乙亥以王
淮同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趙雄簽書樞密院事
庚辰立貴妃謝氏為皇后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
冒其姓及長選入宮侍太上皇后后以賜帝累位貴
妃夏后崩中宮虛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

之遂復姓　先是詔御史臺六察許隨事彈奏至是詔近日糾察各揚乃職臺綱益振各進二官　戊戌靖州猺寇平　九月乙巳金主還都　己酉金主謂赫舍哩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蓄其令所在和糴以爲緩急之備癸丑又諭之曰海陵非理殺戮臣下甚可哀憫其遺骸仰逐處訪求官爲收葬　癸丑侍讀周必大進讀三朝寶訓至眞宗嘗擇廣南轉運使因謂左右曰交廣去朝廷遠當選操心平允能安遠人者任之帝曰於所不聞之處尤當留意　是月召宰執宣示中宮褘衣帝云珠玉之屬乃就用禁中舊物所費不及五萬緡龔茂良等曰不因宣諭無由得知支用之儉帝曰朕安肎妄有所費因問近來風俗奢侈如何對曰輦轂下似稍侈皆由貴近之家倣效宮禁以故流傳民間彼若知聖意崇樸亦必觀感而化帝曰革弊當自宮禁始茂良等復言仁宗嘗以南海沒入大珠賜溫成皇后后時爲貴妃以充首飾戚里靡然效之京城珠價至數十倍仁宗禁中內宴望見貴妃首飾不復回顧曰滿頭白紛紛豈無忌諱貴妃惶恐易去仁宗大喜命翦牡丹徧賜妃嬪不數日閒京城珠價頓減帝聞之甚喜　提舉玉隆萬壽觀李浩卒浩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取忌於衆帝察其衷始終全之爲大郡廉潔奉養如布衣時嘗論風俗不美者八事其略曰陛下求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貴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惜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重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帝嘉其直諫云　初錢良臣以太府少卿爲淮東總領龔茂良聞戶部歲撥有浮額總領悉充餽遺奏遣戶部員外郎馬大同著作佐郎何萬軍器少監耿延年分往昇潤鄂三總司驅磨錢物會良臣以歲用不足請於朝廷茂良請并令萬等驅磨而近習恐賕賂事覺極力捄之茂良不顧既而萬奏總所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以聞其事中止俄中旨召良臣赴闕漸見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延年亦言湖廣總所有別庫別歷所收已行改正故延年萬並遷官卒坐茂良黨罷去大同獨無所舉後得補外蓋三總司苞苴賄賂根株盤結一時不能改云　是秋彭州奏本州三縣詔減課額民間作佛會以報上恩請以功德疏隨會慶節表疏同進帝勿許令守臣諭以國家裕民之意并諭執政曰前日蠲減蜀中折估錢人情懽感已如此若異時兵革偃息數十年來額外橫賦盡蠲除之民間喜可知也龔茂良言陛下躬行節儉所不獲已者養兵之費勢未能去爾帝曰自渡江後所增稅賦比舊如何茂良曰如茶鹽榷酤皆數倍元額其最可念者折帛月椿等錢爲江浙數路之害陛下念念不忘若一旦恢復舊疆則輕徭薄賦且有日矣帝曰然　台婺等州水　冬十月丙子御文德殿冊皇后帝嘗與侍臣言及中宮辭合得恩數平居常服澣濯之衣宰執聞之進言中宮儉德見陛下齊家之效帝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獨用兵不及龔茂良對曰國家自藝祖開基首以文德化天下列聖相承

深仁厚澤有以固結天下之心蓋治體似成周雖似失之弱然國祚綿遠亦由於此漢唐之亂或以母后專制或以權臣擅命或以諸侯彊大藩鎮跋扈本朝皆無之可見祖宗家法足以維持萬世帝曰然大抵治體不可有所偏正如四時春生秋殺乃可以成歲功若一於肅殺則物有受其害者亦猶治天下者文武竝用則爲長久之術不可專於一也　乙酉命臨安守臣禁踰侈（考異）宋史紀作丁丑今從宋史全文作乙酉帝曰今日習爲奢侈者在民間絕少多是戚里中官之家指揮內須添入有官者違犯取旨重作施行　庚寅罷鬻爵之令（考異）宋史孝宗紀作庚辰詔非歉歲不許鬻爵今從宋史全文作庚寅詔曰鬻爵非古制也夫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丁酉吳淵言秀州十年收支錢數多寡不同帝曰此係累政守臣任內事不欲深究今後痛加撙節大抵州郡用度不節必至掊斂惟先能節用即年例違法妄取之數可以蠲減少寬民力　庚子帝謂宰臣曰出令不可不審書云屢省乃成事至於屢省何患不成凡天下事朕與卿等立談之間豈能周盡事情須是再三詳熟思慮方爲盡善前此正緣不審故出令多反汗無以取信於天下比來甚悔也　十一月壬寅朔金參知政事王蔚罷

癸丑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建康都統制郭剛言車船多壞損合依海船樣造多槳飛江船帝曰車船古之艨衝辛巳用以取勝豈用改造可令郭綱約束沿流諸軍遇有損壞隨即修葺不得擅有更易其多槳船止許逐軍自行剏造不得充新管車船數　庚申金以吏部尚書張汝弼爲參知政事汝弼元妃之弟也　十二月壬申朔金詔諸科人出身四十年方注縣令年歲太遠今後仕及三十二年別無負犯贓染追奪便與縣令　丙子金詔諸流移人老病者官與養濟　金主諭宰臣曰凡經奏斷事有未當卿等勿謂已行不爲奏聞改正朕以萬幾之煩豈無一失卿等但言之朕當更改不可吝也　乙酉龔茂良等言昨者中宮奏檢照皇后親屬恩澤裁減外尚餘一十八人更請裁減八人臣等檢紹興三年指揮皇后受冊親屬與恩澤三十人十三年與二十五人近制減作十八人比舊例幾鐫其半皇后仍謙沖辭免以中宮之貴而猶務節約則爲臣下者當如何望陛下明詔有司申嚴法禁凡僥倖冒濫者必務革去又詔侍從近臣各思所以清入仕之源從之　己丑黎州蠻寇邊官軍失利蠻亦遁去　是月以袁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宮令與陸贄奏議熟讀曰治道盡於此矣　禁監司交遺及因行部輒受諸郡折送計所受悉以贓論　是冬旌蘄州黃梅縣方甫門閭以三世同居本路漕臣以其事來上也　減徽州稅絹額

淳熙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春正月丙午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者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卻之豈禮體耶　戊申詔自今內外諸軍歲一閱試　金於衍慶宮西建世祖神御殿東建太宗睿宗神御殿　金主欲徙斡罕（舊作窩斡今改）遺黨散置之遼東赫舍哩良弼曰此輩已

經赦宥徙之恐生怨望金主曰此目前利害朕爲子
孫後世慮耳遂徙之　庚申詔沿江諸軍歲再習水
戰　壬戌金主以海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沒
者並釋爲良遼豫王宋天水郡王被害子孫各葬於
廣寧河南舊塋其後復詔天水郡王親屬於都北安
葬外咸平所寄骨殖官爲葬於本處遼豫王親屬未
入本塋者亦遷祔之　丁卯行淳熙歷祕書省言昨
爲紀元統元乾道三歷交食不密令太史局別造新
歷今來測驗新歷稍密帝曰自古以來歷未有不差
者況近世此學不傳士大夫無習之者訪求草澤又
難得其人新歷比舊所謂彼善於此其以淳熙爲名
　戶部侍郎韓彥古言今日國家大政如兩稅之入
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納一匹不止兩匹自正數
之外大率增倍然則是斂而取之也謂宜取州縣大
都所入稍倣唐制分爲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爲之
制自上供爲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
均之送使送使所餘則派分遞減悉蠲於民朝廷不
利其羸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縣取於民者皆有成
數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在轉運使內而責在戶
部量入以爲出歲考能否而爲之殿最州縣不得多
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
無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帝曰彥古
所陳周知民隱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施行一郡俟
已就緒當頒降諸路倣而行之尋令吏部郎官薛元
鼎前赴秀州依此將錢絹米斛等數具帳聞奏其後
元鼎奏驅磨本州財賦惟憑赤歷難以稽考望委戶
部行下本州將州縣應干倉庫場務每處止置都歷
一道應有收到錢物並條具上供州用實數各立項
目抄轉仍從戶部每歲委轉運司差官遇半年一次
索歷檢照如有虛支妄用本司按劾其它州郡亦乞
依此施行從之　二月帝將幸太學臣寮言祖宗朝
幸學皆命儒臣講經帝曰易詩書累朝皆曾講如禮
記中庸篇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最關治道前此
卻不曾講龔茂良等曰此於治道包括無遺聖學高
明深得其要　太宗正丞劉溥言近年諸郡違法預
催夏稅民間苦之龔茂良李彥穎曰往年諫官曾論
其事方施行閒戶部長貳執奏不行今年春言者又
及此版曹復申前說拘回錄黃其說謂遞年四月五
月合到行在及折帛錢共六十一萬貫指擬支遣若
不預催恐至期闕誤帝曰既違法病民朝廷須別法
處置安可置而不問茂良等因言戶部每年八月於
南庫借六十萬緡應付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措還
今若移此六十萬緡於四月五月支借則戶部自無
闕用可以禁止預催之弊帝曰知此措置不過移後
就前卻得民力稍寬於公私俱便於是詔諸路轉運
司行下所部州縣今後須管依條限催理如有違例
監司覺察按劾　甲申臣僚言今日之郡守爲民害
者掊克慘酷是也賦稅有定制而掊克之吏專意聚
斂下車之初未問民事先令所屬知縣均認財賦且
多爲之數督責峻急國家法令之設所以與天下公
共者也而慘酷之吏非理用刑或殘人之肢體或壞
人之手足或因微罪而隕其性命或摧非辜而破其

家業請詔守臣丁寧戒飭其取民有定制毋得掊克以竭人之力犯法者自有常刑毋得慘酷以殘民之生從之　乙亥幸太學〔攷異〕聖政草作乙酉今從宋史釋菜於先聖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經賜光朝三品服遂幸武學著作郎傅伯壽上言武成之廟所從祀者出於唐開元間一時銓次失於太雜太祖皇帝嘗見白起之像惡其詐殺已降以杖畫而去之神武不殺之仁垂訓深矣太上紹興間亦以議者之請黜韓信而陞趙充國黜李勣而陞李晟去取之間皆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佐秦騁狙詐之兵蓋無異白起而彭越之臣節不終亦同韓信至於王僧辯雖能平侯景然反連和於齊吳明徹雖能因北齊之亂以取淮南然敗於呂梁爲周所俘不能死節韋孝寬拒尉遲之義兵楊素開隋室之禍段慕恪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憲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生邊陲之裔或屈節僭僞之邦縱其有功豈足多錄若尹吉甫之伐獫狁召虎之平淮夷皆有周中興之名將陳湯之斬單于傅介子之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爲有漢之雋功在晉則有祖逖謝安在唐則王忠嗣張巡忠義謀略卓然冠於一時垂於後代闕而不錄似有所遺宜併詔有司討論歷代諸將爲之去取然後以本朝名將繪於殿廡使天下士皆曉然知朝廷激義勇而尚忠烈起居郎錢良臣亦請取建隆建炎以來功烈顯著者參陪廟祀　幸祕書省賜省官讌　己卯詔諸軍毋以未補官人任軍職　己丑知臨安府趙磻老進兩學修造圖於西北隅建閣安頓太上御書石經帝曰碑石可置之閣下其上奉安墨本以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爲名朕當親寫龔茂良等曰自古帝王未有親書諸經及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其所以崇儒重道可謂至矣　壬辰太常少卿顏度言籍田令得千畝自紹興十五年給到五百七十餘畝以備親耕續因玉津園等題占撥目即秖二百餘畝今又踏逐御路將來或舉行典禮委是窄狹帝曰御路止是時暫經由可將見管步畝專充籍田宅司不得親占其後籍田令趙監言御路係在二百一十畝之內請依舊令人佃種從之

癸巳知福州陳俊卿乞宮觀帝曰前宰執治郡往往不以職事爲念如俊卿在福州劉珙在建康於職事極留意治狀著聞未可換易可令學士院降詔不允

戊戌以新知荆南府胡元質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四川總領所乞降度牒措置備邊龔茂良言四川降牒自乾道四年至淳熙元年降過萬餘不惟失丁口爲異時患官賣不行必至抑配與折估之害名異實同請不須更降　召史浩於明州三月乙巳以爲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時龔茂良以參知政事行宰相事因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　丙午范成大奏關外麥熟倍於常年緣朝廷免和糴一年民力稍舒得從事於耕作帝曰免和糴一年民間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曰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蘩之請盡免蜀中和糴一年爲惠尤廣　己酉龔茂良等上仁宗玉牒徽宗實錄皇帝玉牒　編修官呂祖謙上言曰

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事
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
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
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
指揮而伸縮之耶陛下於左右茍玩而弗慮則聲勢
寖長趨附寖多過咎寖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
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誹願陛下虛
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
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
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旋
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　辛亥金免河北七路去
年旱蝗租稅賑東京三路金主謂赫舍哩良弼曰堯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饑今三年不
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民淳崇尚
節儉而又惟農事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今
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
遇凶歲而民已病矣金主深然之命有司懲戒荒縱
不務生業者　壬子貸隨郢二州饑民米　甲寅修
韶州城　辛酉楚州捕賊賞內隨從捕獲者請支錢
三十貫帝曰與五十貫如何王淮曰凡支折資錢每
一資折三十貫今若隨從者支五十貫亦不足惜但
喜者不過被賞數厚而不平者千萬人也帝曰此論
甚善亦如朝廷與人官爵盡歸至公人誰敢怨若徇
私輕與得者固喜而怨者必多惟至公可以無怨朕
與卿等交修當謹守此法密院事少三省事多卿等
見三省宜以此意宣諭　乙丑金尚書省奏三路之

粟不能周給金主曰朕嘗語卿等遇豐年即廣糴以
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
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爲國家長計朕之積粟豈欲
獨用之耶既不給可於鄰道取之以濟自今當預備
以爲常　司諫蕭燧請節浮費戊辰戶部具歲用經
常及用度之數龔茂良言其間有合節省者欲倣寶
元慶曆故事命臺諫同戶部詳定帝曰今日用度多
費於養兵朕常覽戶部所具支費可裁節者不過數
千緡無使臺諫論議果有節省件目卿等可自奏陳
　是春閤門舍人應材言臺諫之官在於言天下之
大利害不在於掊摭細故區區止於言人之短長也
大姦大惡固不可不爲天下國家誅鋤之若夫有用
之才豈可以細故而輕壞之一陷譏議遂爲廢人急
緩之際欲人爲用無復有矣神宗以程顥爲御史顥
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臣下短長
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爲得御史體劉安世
嘗言祖宗之時於人才長養成就之甚勤也故其在
臺諫未嘗以細故而輕壞人材乞令刻之御史臺諫
院永爲臺諫官之戒帝深然之　夏四月戊寅金主
諭宰臣曰郡縣之官雖以罪解一二歲後亦須再用
明安穆昆當太祖創業之際皆勤勞有功其世襲之
官不宜以小罪奪免　曾覿用事欲以文資錄其孫
龔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繳進茂良入堂
覿令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
參政能幾時茂良上言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
體帝諭覿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

政事也。覿懟退。帝諭茂良先遣人於覿衡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光祖輩下臨安府捷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　五月癸卯，利州提刑權金州史俁奏：金州都統司例私販茶鹽，月科與軍人每名三斤，高立價直，於請糧處尅除。帝曰：蜀中軍人貧甚，豈宜更有尅剝。可令契勘。　金主如姚邨淀，閱七品以下官及宗室諸局承應人射柳，賞有差。

己酉，宗正少卿程叔達請宣示敬天圖。帝顧左右取圖至。叔達進觀，帝亦相與誦讀。每至前代王者或不能敬畏修省，則曰：此圖美惡並著，亦欲以之儆戒。又至無逸篇，則曰：無逸一篇，言人君所以享國久長，皆由嚴恭畏敬所致，尤當以為法。叔達曰：此聖德所由日新也。　甲子，盱眙軍報淮北多蝗，淮南卻仍歲豐稔。帝曰：近世士大夫多恥言農事。農事乃國之根本。士大夫好為高論，而不務實，卻恥言之。王淮等曰：士大夫好高，豈能過孟子。孟子之論，必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帝曰：今士大夫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未嘗不以理財為務。且不獨此，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知之，至於國事則諱言之，何哉。〔攷異〕孝宗百畝之喻，宋史載在趙雄傳，薛氏通鑑、徐氏後編俱載在二年。據聖政草，則係四年諭廷臣，非因趙雄論事而及也，今改正。　戶部員外郎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曾覿之黨也。命自中出，中書舍人林光朝不書黃。光朝尋改權工部侍郎，力求去，除知婺州。　六月丁丑，龔茂良罷。謝廓然甫入臺，即劾茂良矯傳敕旨，斷遣曾覿直省官，而林光朝與茂良同里，光朝既去，茂良引疾求罷。帝曰：朕不忘卿，俟議恢復，卿當再來。因出知建康府。即令內殿奏事。茂良手疏六事，曰天意，曰人事，曰賦財，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時。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攷異〕宋史龔茂良傳不載手疏[illegible]傳又云[illegible]生不喜[illegible]政草書之[illegible]說恢復事[illegible]謂賈誼密令人教其言[illegible]茂良[illegible]則事雖恢復[illegible]論[illegible]數自[illegible]存其事[illegible]茂良之意己見，不待引朱[illegible]為證也。

謝廓然言：自龔茂良擅權植黨，故朝廷朋比之習未革。望敕臣下，合謀輔治，毋黨同以求異，毋阿比以害公，使忠良蹇諤之士盡言而不疑，姦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從之。　金主謂宰臣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時喜怒，處置或不當。卿等當執奏，毋為面從，成朕之失。　癸未，升蜀州為崇慶府。　甲申，詔三省、樞密院所得之旨，朝退即具奏審，再承畫降，方可施行。猶以龔茂良為矯旨也。自是每奏用人，復以黃紙貼簽封入。或有改易，遂為故事。　是夏，東宮官請增讀范祖禹唐鑑，從之。　秋七月庚子，右正言葛邲請令二廣帥臣、監司將見任郡守，每歲精加攷察。守倅見闕去處，元係堂除或部闕，亦請早賜差注。或人所不願就，令廣南諸司公共辟差一次。其已差未到者，催促之任。帝曰：郡守不得其人，則千里被害。可令二廣帥臣、監司限兩月體訪所部守臣臧否以聞。　己酉，詔文宣王從祀去王雱畫像，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李晟位次，仍以曹彬從祀。　時內批屢出，以閤門舍人黃夷行與郡守，趙雄等言其資歷尚淺，帝

曰須用資歷庶免人言辛亥內批添差浙西準備將王守忠任滿日特與再任雄曰守忠係潛邸祇應卽非隨龍依指揮不應添差帝曰如此則難行雄曰聖意欲與之特令依隨龍人例可也帝曰不若且已雄曰潛底舊恩不肎假以添差臣下何敢用私帝曰不如此則法不行 壬子金尚書省奏歲以羊三萬賜西北路戍兵金主問如何運致宰臣不能對金主曰朕每退朝留心政務不遑安寧卿等勿謂細務非帝王所宜問以卿等於國家之事未嘗用心故問之耳

謝廓然復論龔茂良四罪言茂良行宰相事首尾三年臣僚奏對有及邊防利害必遭譏罵陛辭之日方有所論凡數百言此其可誅一也陛下孝誠篤至兩宮上壽與冊立中宮駕幸二學皆斷自聖心茂良乃自謂出其建明誕謾如此可誅二也以己所言駕爲天語掠聖訓爲己言可誅三也其薦察官以妻黨林虙爲首擬除後省則用鄉人林光朝可誅四也癸丑茂良責寧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父子卒於貶所皆曾覿所使也覿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竄逐大臣士多側目重足矣 甲寅郭剛申權統領陳鐘乞落權字趙雄言在外諸軍統領卻無密院審察法須從統領揀選則統制何憂不得人帝曰善雄又曰昨聞王友直言須從訓練官不輕授則準備將至統制官方皆得人臣答之云惟將帥體國者乃肎如此使人人似殿帥之言則軍中何患無人帝曰此方是澄其源然非體國者不能也 乙卯吏部言內侍李裕文合轉歸吏部帝曰昨與在京宮觀元不曾降轉歸吏部指揮趙雄曰從來內侍寄資官罷內侍差遣須轉歸吏部帝然之 戊午趙雄言蜀中五月得雨帝曰世以鳳凰芝草甘露醴泉爲佳瑞是皆虛文不若使年穀屢豐公私給足此眞瑞也 吏部郎閻蒼舒言馬政之弊不可悉數今欲大去其弊獨有貴茶蓋敵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祖宗時一馱茶易一上駟陝西諸州歲市馬二萬匹故於名山歲運二萬馱今陝西未歸版圖西和一郡歲市馬三千匹爾而倂用陝西諸郡二萬馱之茶其價已十倍又不足而以銀絹紬及紙幣附益之茶既多則人遂賤茶而貴銀絹紬而茶司之權遂行於宕司今宕昌四尺四寸下駟一匹其價率用十馱茶若其上駟則非銀絹不可得祖宗時禁邊地賣茶極嚴自張松大弛永康茶之禁因此諸蕃盡食永康之茶而宕昌之茶賤如泥土且茶愈賤則得馬愈少而幷令洮岷疊宕之土蕃逐利深入吾腹心內郡此路一開其憂無窮今後欲必支精好茶而漸損其數又嚴入蕃茶之禁則馬政漸舉而邊境亦漸安矣詔令朱佺嚴行禁止 金赫舍哩良弼以疾辭相位不許告滿百日屢使中使問疾良弼在告既久省多滯事金主以問宰相參知政事張汝弼對曰無之金主曰豈曰無之自今疑事久不能決者當奏以聞 是月金大雨河決 八月辛未詔今後職事釐務官並見闕方許差除 壬申樞密院言前令諸州軍有御前屯駐或分屯軍馬去處將見教閱禁軍差官部轄附大軍一就教閱所有不係駐劄幷分屯軍馬州軍其禁軍自合逐州教閱或恐因

而廢弛理宜申飭詔委兵官將見管禁軍精加教閱倘差官前試如有武藝退惰具當職官姓名按劾金以監察御史體察東北路官吏輒受訟牒為不稱職笞之五十金主旋謂御史中丞赫舍哩邈曰臺臣糾察吏治之能否務去其擾民且冀其得實也今所至輒受訟牒聽其妄告使為政者如何則可也　庚辰金主謂宰臣曰今之在官者同僚所見事雖當理亦以為非意謂從之則恐人謂政非己出如此者朕甚惡之今觀大理所斷雖制有正條理不能行者別具情見朕惟取其所長夫人能取它人之善者而從之斯可謂善矣又曰今下僚豈無人材但在上者不為汲引惡其材勝己故耳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己亥命修海塘　辛丑金封皇子永德為薛王

戊申金主秋獮　己酉御經筵侍讀史浩讀三朝寶訓進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觀真宗與王旦之言可以見聖賢之遠近也王旦為相欲坐繆舉者之罪此賢人之言也真宗以為拔十得五縱使徇私然朝廷由此得人亦不少矣此聖人之言也其言包含廣大豈不如天之遠耶帝曰孟子之言最切近其視孔子之言則氣象尤大不相侔此賢聖之分也　戊午閱毬於選德殿　甲子金主還都改東京留守圖克坦克寧為南京留守兼河南統軍使遣使諭之曰統軍使未嘗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可過京師入見金主將復相之故有此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六（起彊圉作噩十月盡屠維大淵獻四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四年（金大定十七年）冬十月戊辰金州副都統制李思齊請官軍擇有才略智勇人不次陞擢帝曰專用年限則才者無以自見許躐次陞差則兵官得人矣 己巳夏國進百頭帳於金金主詔卻之境上其使因邊臣求入乃許之 丙子詔陰雨多日大理寺臨安府幷屬縣及兩浙西路諸州縣見禁罪人在內委臺官在外委提刑躬身檢察決遣如路遠分委通判杖已下幷干繫等人日下並行疏放 丁丑金制諸明安父任別職子年二十五以上方許承襲 己卯趙雄言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紹興三十年創制以萬人爲額之前度牒初未行也帝曰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 庚辰詔幸茅灘上抽摘諸軍人馬按教宰執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自祥曦殿戎服起居從駕餘免 辛巳金主謂宰臣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卽危而安延數百年之永仁傑雖賢非婁師德何以自薦乎 癸未金主謂宰臣曰近觀上封章者殊無大利害且古之諫者既忠於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爲利而已如戶部尚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皆上書言事蓋覬覦執政耳其於國事竟何所補達官如此況餘人乎昔海陵南伐太醫使祁宰極諫至戮於市本朝以來一人而已 十一月乙亥金州管內安撫司申本州管保勝軍見闕衣甲帝曰衣甲不可不理會舊來主帥令義士赤肉當敵此何理也 丁酉詔兩淮歸正人爲彊勇軍 戊戌金復以圖克坦克寧（舊作徒單克寧今改）爲平章政事金主欲以制書親授克寧主者不知上意及克寧已受制金主謂克寧曰此制朕欲授與卿誤授之外也又曰朕欲盡徙卿宗族在山東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無以盡給之乃選其最親者 庚子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樞密院進內外諸軍繳申逃亡事故付身帝曰近來軍中之弊以漸而革如逃亡事故付身有家累者批鑿無家累者焚毀數年之間免冒濫者多矣趙雄曰如軍中陞差與揀汰離軍之人令赴密院審皆有去取帝曰行之稍久主帥自不敢用私喜怒有所陞黜也 丙午李川言近不許管軍官接見賓客川自準聖訓不敢妄見一人遂斂衆怨動生謗議帝曰李川能如此遵守誠不易得可與再行約束仍獎諭李川將帥能如此執守共副朕意勿恤衆怨謗議雖起不足慮也 戊申郭鈞乞將右軍統領制田世雄改充中軍統制緣止係改移非剏行陞差請免赴樞密院審察帝曰初除統制時曾經審察乎趙雄言舊來止是宣撫司陞差未經審察帝曰審察之法豈輒可廢若以爲正當防秋可令至來年中春準法赴樞密院審察給降付身 庚辰金以尚書左丞石琚爲平章事 金主謂宰臣曰朕嘗恐重

斂以困吾民。自今諸路差科之煩細者，亦具以聞。

十二月，戊辰，金以渤海舊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詔禁絕之，犯者以姦論。　壬申，金以尙書右丞唐古安禮爲左丞，殿前都點檢富察通爲右丞。金主諭宰執曰：「朕今年五十有五，若踰六十，雖欲有爲而莫之能也。宜及朕康彊，凡國家政事之未完與法令之未一者，皆修舉之。卿等開陳，朕不敢怠。」

甲戌，臣僚言：「農田之有務假，始於中春之初，終於季秋之晦，法所明載，州縣不知守法，農夫當耕耘之時而罹追逮之擾，此其害農一也。公事之追鄰保，止及近鄰足矣，今每遇鄉邨一事，追呼干連，多至數十人，經動旬月，吏不得其所欲，則未肎釋放，此其害農二也。丁夫工伎，止宜先及游手，古者所謂夫家之征是也，今則凡有科差，州下之縣，縣下之里胥，里胥所能令者，農夫而已。修橋道，造館舍，則驅農爲之工役，達官經由，監司巡歷，則驅農爲之丁夫，此其害農三也。有田者不耕，而耕者無田，農夫之所以甘心焉者，猶曰賦斂不及也。其如富民之無賴者，不肎輸納，有司均其數于租戶，吏喜於舍彊就弱，又從而擾肌及骨，此其害農四也。巡尉捕盜，胥吏催科，所至邨疃，雞犬爲空，坐視而不敢較，此其害農五也。」有詔州縣長吏常切加意，毋致有妨農務。　乙亥，大閱殿步兩司諸軍於茅灘，帝登臺，殿帥王友直、步帥田卿奏人馬成列，舉黃旗，諸軍統制已下呼拜已，迺奏發嚴，舉白旗，聲四鼓，變方陳，次變四頭八尾陳，以禦敵之形，次變大陳方，次舉黃旗，聲五鼓，變圓陳，次舉皁旗，聲二鼓，變曲陳，次舉青旗，聲三鼓，變直陳，次舉緋旗，聲二鼓，變銳陳，管車奏五陳教畢。帝甚悅，因諭友直等曰：「器甲鮮明，紀律嚴整，皆卿等留心軍政，深可嘉尙。」犒賜將士有差。　戊寅，前浙東提舉何稱言本路措置水利，創建湖浦塘埭斗門二十處，增修開濬溪浦埂堰六十三處，計灌溉民田二十四萬九千二百六十六畝，詔浙東提舉姚宗之覈實具奏。　是歲，知遂寧府杜莘老舉布衣聶山行義，召不至，賜出身，添差本府教授，尋乞致仕。　乾道初，定節度使至正任刺史除上將，橫行遙郡除大將軍，正使除將軍，副使除中郎將，使臣以下除左右郎將。正任謂承宣使至刺史也，遙郡謂以階官領刺史至承宣使也，正使謂武義大夫以上也，副使謂武翼郎以上也，使臣以下，謂訓武郎以下也。至是詔今後環衛官節度使除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左右衛上將軍，承宣使、觀察使爲諸衛上將軍，防禦使至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爲諸衛大將軍，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爲諸衛將軍，正侍郎至右武郎、武功郎至武翼郎爲中郎將，宣贊舍人、敦武郎以下爲左右郎將。　四川制置使胡元質言：「爲蜀民之病者，惟茶鹽酒三事爲最，酒課之弊，近已損減，蜀茶祖宗時並許通商，熙寧以後始從官榷，當時課息歲過四十萬，建炎軍興，改法賣引，比之熙寧，已增五倍，紹興十七年主管茶事官增立重額，逮至二十五年，臺諫論列，始蒙蠲減，當鄭靄爲都大提舉，奉行不虔，略減都額，而實不與民間盡蠲前官所增，逐戶納數又越二十餘年，其間有產去額存者，有實無

茶園止因賣零茶官司抑令承額而不得脫者似此之類不一逐歲多是預俵茶引於合同官場逐月督取張松如都大提舉日又許興洋諸場一歲茶頁直將茶引俵與園戶不問茶園盛衰不計茶貨有無止計所俵引數按月追取歲息以致茶園百姓愈更窮困欲行下茶馬司將無茶之家竝行停閣茶少額多之家即與減額詔元質與茶司及總領司措置（六年九月）（丙子奏減鹽額）元質又言鹽之爲害尤甚於酒蜀鹽取之于井山谷之民相地鑿井深至六七十丈幸而果得鹹泉然後募工以石甃砌以牛革爲囊數十人牽大繩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則泉脈漸竭乃縋人於繩令下以手汲取投之于囊然後引繩而上得水入竈以柴茅煎煑乃得成鹽又有小井謂之卓筒大不過數寸深亦數十丈以竹筒設機抽泉盡日之內所得無幾又有鑿地不得鹹泉或得泉而水味淡薄煎數斛之泉不能得斤兩之鹽其間或有開鑿既久井老泉枯舊額猶在無由蠲減或井大井損無力修葺數十年間空抱重課或井筒剝落土石湮塞彌旬累月計不得取或夏冬漲潦淡水入井不可燒煎或貧乏無力柴茅不繼虛失泉利或假貸資財以爲鹽本費多利少官課未償私債已重如此之類不可勝計欲擇能吏前往逐州考覈鹽井盈虧之數先與推排等第隨其盈虧多寡而增損之必使上不至於重虧國計下實可以少舒民力詔元質與李蘩共措置條具奏聞元質又言簡州鹽額最爲重大近蒙蠲減折估錢五萬四千餘緡但官司一時逐井除減使實惠未及下戶富厚之家動煎數十井有每歲減七千緡者下等之家不過一二十井貨則無人承當額徒虛欠官司不免督責望委制置司再將向來已減之數重行均減其上戶至多者每數不得減過二千貫其餘類推均及下戶

淳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謝廓然言近來掌文衡者主王安石之說則專尚穿鑿主程頤之說則務爲虛誕虛誕之說行則日入於險怪穿鑿之說興則日趨於破碎請詔有司公心考校無得徇私專尚王程之末習從之　庚戌金修居注伊喇傑言朝奏屏人議事雖史官亦不與聞無由記錄金主以問宰相石琚右丞唐古安禮琚等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翦桐葉爲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錄不可避也金主曰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正史官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漏泄機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　庚申金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前年被災租稅　壬戌金主如春水　是月永康陳同詣闕上書曰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主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疑其不足以張形勢

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圃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亦發洩而無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公卿將相大抵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文墨稍異，已足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有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今世之儒者，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方且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同郎陳亮更名書奏，帝感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覿知之，將見亮，亮耻爲覿所知，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交沮之，乃命都堂審察。宰相以上旨問以所欲言，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復詣闕上書者再。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歸。〔攷異〕水心集陳同甫墓志云：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毀之，詰已執政，尤不樂，不報。墓志所謂倖臣，指曾覿也；所謂執政，蓋指王淮等也。宋史本傳祇言宰相，不明指其人。四朝聞見錄云：上韙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攷亭先生游，王素不喜攷亭，故併陳疾之。陳至都省，度纔言亦未必盡復於上。翼日，上問亮所欲言者，王對上曰：「秀才說話耳。」上方鄙遠俗儒，遂不復召見。案王淮與朱子本無怨，亦嘗薦朱子，後因朱子劾唐仲友，遂與爲難耳。如謂因朱子而併嫉亮，殊非事實。

二月戊辰，臣僚言：「郡縣之政最害民者，莫甚于預借。蓋一年稅賦支遣不足，而又預借於明年，是名曰借，而終無還期，前官既借，後官必不肎承。」望嚴戒州縣。從之。

己巳，臣僚言：「丁稅二弊：一丁之稅，人輸絹七尺，此唐租庸調所自出也。二十歲以上則輸，六十則止，殘疾者以病丁而免，二十以下者以幼丁而免，此祖宗之法也。比年鄉司爲姦，託以三年一推排，方始除附，乃使久年係籍與疾病之丁無時銷落，前添之丁隱而不籍，皆私糾而竊取之，致令實納之人無幾，而官司所入大有侵弊，此除附之弊也。若其輸納，則六丁之稅方湊成絹一匹，官司紐於久例，利其重價及頭子、勘合、市例縻費之屬，必欲單名獨鈔，其已納者又不即與銷簿，重疊追呼，此輸納之弊也。今欲縣委丞置丁稅一司，遇歲終，許民庶之家長或次丁自陳其家實管丁若干，老病少壯，悉開列於狀，將舊簿照年實及六十與病廢者悉除之，壯而及令者重行收附。如隱年者，許人首告。每歲納足，即與銷簿給鈔，計錢絹從便送納。」從之。

辛未，申嚴武官程試

法。丁丑，禁解鹽入京西界。己丑，金主還都。左丞
相赫舍哩良弼以疾乞致仕，金主慰留，請益力，乃許
之，授明安，給丞相俸傔。金主謂宰臣曰：「卿等非不盡
心，乃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庚寅，威州蠻
寇邊，討降之。三月，丁未，李彥穎罷爲資政殿學士、
知紹興府。金主謂宰執曰：「縣令最爲親民，當得賢
才用之。比在春水，見石城、玉田兩縣令皆年老苟祿
而已。畿甸尚爾，遠縣可知。」平章政事石琚言：「良鄉令
焦旭、慶都令李伯達皆能吏。」金主曰：「如卿言，當擢用
之。」己酉，金禁民間剏興寺觀。壬子，以史浩爲右
丞相兼樞密使。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
矣。」己未，以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辛
酉，四川制置使胡元質言：「蜀折科之額，視東南爲最
重。如夏秋稅絹，以田畝所定稅錢爲率，凡稅錢僅及
三百，則科絹一匹，不及三百者，謂之畸零，其所輸納
乃理估錢，則準時值。當承平時，每縑不過二貫，兵興
以來，每縑乃至十貫，是一縑而取三倍也。陛下軫念
遠民重困，每縑裁定作七貫五百，蜀民懽呼鼓舞。然
獨成都自淳熙五年爲額減放，其它州縣尚仍舊估。
請付下約束。」詔四川總領所逐同路轉運司取見諸
州軍未盡數減放，裁減。是春，詔會子以一千萬緡
爲一界，尋又詔如川錢引例，兩界相會行。夏，四月，
丙寅，以禮部尚書范成大參知政事。己巳，金主謂
宰臣曰：「朕巡幸所至，必令體訪官吏臧否。向于玉田
知主簿舒穆嚕杳乃能吏也，可授本縣令。」辛未，知
紹興府張律奏支用剩錢四十萬貫，應副御前激賞

支用。詔令將所獻錢爲人戶代納今年和買身丁之
半。賜禮部進士姚穎四百十有七人及第出身。
己卯，以趙思奉使不如禮，罷起居舍人，仍降二官。
丁亥，詔給事中專立一司，看詳奏狀劄子及陳乞敷
奏者，如有利國便民事，並先參訂祖宗法，委無違戾，
方許上籍。五月，甲午朔，知靜江府張栻除祕撰，令
再任，以栻久任帥閫，績效有聞也。庚子，置武學國
子員。右丞相史浩奏：「臣蒙恩俾再輔政，惟盡公道，
庶無朋黨之弊。」帝曰：「宰職豈當有朋黨！人主亦不當
以朋黨名臣下。既以名其爲黨，則安得不結爲朋黨？
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且如葉衡既去，人以王
正己爲其黨，朕固留之，以王正己雖衡所引，其人自
賢，則知朕不以朋黨待臣也。」浩曰：「陛下心如止水，如
明鏡，賢否皆不得遁，故姦邪不敢名正人以朋黨。漢
黨錮、唐白馬之禍，皆人君不明，爲羣邪所惑，遂至於
此。」帝曰：「漢、唐朋黨之禍，大抵皆由主聽不明，而其原
始於時君不知學。」浩言：「說命三篇，專論聖學，如終始
典于學，如學古訓之類，帝王要道無先於此。」帝稱善。
丙午，金主如金蓮川。丁未，修臨安城。是月，詔
諸路州縣創立場務者皆罷之。六月，庚午，新知南
劍州曾植言：「近日公正之道微，請托之風盛，省部之
理訴，倉庫之出納，刑獄之決讞，州縣之爭訟，無一不
用關節，而望百司舉職，難矣。請戒飭百官，內外皆用
公道，毋徇私情，其有不悛，行法自近始，庶幾百官各
揚乃職。」從之。金右丞相赫舍哩良弼薨，謚誠敏。良
弼性聰敏忠正，善斷決，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

悃盡心於國薦舉人材常如不及居位幾二十年輔
成太平之治號賢相焉乙亥范成大罷職奉祠以
言者論之也甲申詔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給事中
中書舍人各舉堪御史者二人以給事中錢良臣
簽書樞密院事壬辰詔侍御史舉堪任御史者
閏月丙申贈强霓强震觀察使乃於西和州立廟賜
額旌忠以知興州吳挺言霓守環州震爲軍官並死
節不屈也丁酉湖廣總領周嗣武奏蜀爲今日根
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間竭全蜀之力僅足供
給軍食自今歷尾雖管錢引八百萬道望軫念蜀民
力已疲困乞存留在蜀以備非常急闕之需帝曰甚
善又奏蜀中錢引自天聖間創始每界初只一百二
十五萬餘道至建炎間依元符之數添印至三百七
十餘萬道尚未爲多目今見行兩界道共四千五百
餘萬道較之天聖之初何啻數十倍今四川總領所
又有別造錢銀會子接濟民間貿易比折成貫錢引
自是六十三萬道倘歲歲添印一旦價例減落則于
四川錢引所係非輕帝曰蜀中錢引已多豈可更有
增添並從之大理卿吳交知等奏獄空獎之淮
東總領言高郵寶應田歲被水澇者昔元祐間發運
張綸興築長隄二百餘里爲涵洞一百八十所石堰
斗門三十六座以時疏洩下注射陽湖流入於海故
年穀屢登自殘擾之後盡皆廢壞湖水漫流請專委
官司守令于農隙之地官給米募夫擇湖水衝要建
石堰斗門并管察隄岸之損缺修築填補旋命淮東
領總葉翥核實以聞戊戌興州都統吳挺言今階

成西和鳳州并長舉縣營田以三年計之所得纔四
萬九千餘緡而所費乃百七萬緡請以其田召民耕
佃將軍兵抽還教閱從之己亥利州路復分東西
以吳挺率西路兼知興州知興元府程价充東路安
撫辛丑金賑西南西北兩路饑壬寅置鎮江建
康府轉般倉秋七月甲子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
忠薨諡忠襄丙子金主謂宰臣曰職官始犯贓罪
容有錯誤至於再犯是無改過之心自今再犯不以
贓數多寡並除名八月甲午詔曰近年穀絲豐收
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買錢不足以償其勞而郡
邑或勿加恤使倍蓰以輸其直甚亡謂也其令諸路
監司嚴戒所部應民間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
外當輸本色者毋以重價强之折錢若有故違按劾
實法可令臨安府刻石遍賜諸路監司帥臣郡守
復制科舊法國子博士錢聞詩言今日登用武臣
不過於武臣中用有文采者欲以此激勵武勇恐反
怠其素習將見將帥子弟必有習文墨弄琴書趨時
好尚以倖進用者帝曰若如此朕安能得人丁酉
詔關外西州增募民兵爲忠勇軍乙巳金主還都
丙辰以右丞相完顏守道爲左丞相平章政事石琚
爲右丞相戊午增銓試爲五場呈試爲四場九
月壬申幸秘書省賜秘書監陳騤少監鄭丙紫章服
戊寅賜岳飛諡曰武穆癸酉金以左丞唐古安
禮爲平章政事乙亥以右丞富察通爲左丞參知政
事伊喇道爲右丞刑部尚書鈕祜祿額特勤（舊作粘割斡特剌今
改）爲參知政事陳俊卿入對時曾覿以使相領京

祠，王抃知閤門事，樞密都丞旨甘昪爲入內押班，三人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于是鄭鑑爲館職，袁樞爲宗正，因轉對，數爲帝言之。俊卿判建康，因過闕論觀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此非宗社之福。且曰：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綱紀，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帝感其言。俊卿之在建康也，御前多行白劄子，率用左右私人齎送。俊卿因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間有軍國機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寶行下，所以信示防僞也。今乃直以白劄處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其間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附之省部。今白劄既信於天下，則宅時緩急或有支降錢物，調發軍馬，處置邊防，干國家大利害事，其間豈能保其無僞？若嚴重知體之人，必須奏審，則往來之間，或失事機；若庸懦無識之人，即便施行，則眞僞不分，豈不悞事？況批稾文字，只付差來人，或令回申元承受處，到之與否，不可得知，此於事體，尤爲非便。帝降札獎謝之。　冬十月戊戌，史浩等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宗玉牒。（攷異：宋史全文繫此事於是秋末，今從宋史本紀。）

先是歷官推九月庚寅晦，既頒歷矣，而金使來賀生辰者，乃以爲己丑晦，蓋小盡也，於是會慶節差一日，接伴檢詳官邱崈調護久之，金使乃肎用正節日上節。蓋歷官荆大聲妄改甲午年十二月爲大盡，故後一日也。　乙卯，奉國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以募兵擾民，降爲武寧軍承宣使，統制以下奪官有差，軍民讙呶者，執送大理寺鞫之。　戊午，封皇孫擴爲英國公。　十一月庚申朔，史浩言：陛下事親之懿，如朔望駕朝德壽宮，與夫聖節、冬至、正旦上壽，或留侍終日，或恭請宴游，凡所以盡子之道，以天下養者，皆極其至，宜大書於策，以爲萬世法。然自陛下登位以來，至是凡十有七年，其間豈無親聞太上聖訓與夫陛下問對玉音？外庭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書。望陛下以前所聞，及自今以後所得太上聖訓、陛下問對玉音，許令輔臣隨時奏請，俾之登載日歷，或宜付史館別爲一書，則聖子神孫得以遵承家法。從之。

金尚書省奏擬同知永寧軍節度使事阿克（書作阿可，今改）爲刺史。金主曰：阿克年幼，於事未練，授佐貳官可也。平章政事唐古安禮曰：臣等以阿克宗室，故擬是職。金主曰：郡守係千里休戚，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若以親親之恩，賜與雖厚，無害於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賴焉？　丙寅，詔大理寺所鞫軍民喧閧者，並從軍法。史浩言：民不可律以軍法。不聽，復再降王友直爲宣州觀察使、信州居住，于是浩請罷政。甲戌，罷爲少傅，還舊節，充醴泉觀使兼侍讀。　乙亥，以錢良臣參知政事。　丙子，金尚書省奏崇信縣令石安節買車材於部民，三日不償其直，削官一階解職。金主因言：凡在官者，但當取其貪汚與清白之尤者數人黜陟之，則人自知懲勸矣。夫朝廷之政，太寬則人不知懼，太猛則小玷亦不免於罪，惟當用中典耳。

丁丑，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　王希呂繳奏浙閩州縣推排物力，至於牛畜，亦或不遺。舊法即無將舍屋耕牛紐充作家業之文，敕令所看詳人

戶租賃牛畜，雖係營運取利，緣亦便於貧民，乞依所奏。將應民戶耕牛租牛，依紹興三年五月六日指揮，並與免充家力，行下諸路州縣遵守施行。帝曰：「國以農爲本，農以牛爲命，牛多則耕墾者廣，豈可指爲家力！因而科擾，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聞奏。」

戊寅，詔成都一路十六州，除成都自有飛山軍及威、茂、黎、雅、嘉州石泉軍係沿邊去處兵備不可抽摘外，自餘諸州各選兵官前去逐州按試勇壯有武力人，抽摘團結，共取一千人，作二隊，如李德裕雄邊子弟，以雄邊軍爲名，從胡元質請也。

先是金曹王文學趙承先以姦被杖除名，既而復用，金主詰之，宰臣言由曹王遣人言其幹敏，故再任之。金主曰：「官爵擬注，雖由卿輩，予奪之權，當出於朕。曹王之言尚從之，假皇太子有所諭，則其從可知矣。此事因問始知，所不知者更復幾何！且卿等公然受請屬，可乎？」金主又嘗諭宰臣曰：「往者丞相良弼擬注差除，未嘗苟與不當得者，而薦舉往往得人。鈕祜祿額特勒、伊喇慥、費摩（舊作裴滿，今改。）餘慶皆是也。至於私門請托，絕然無之。」

庚辰，復監司互舉法。

丙戌，金吏部尚書烏庫哩（舊作烏古論，今改。）元忠爲御史大夫。元忠嘗知大興府，有僧犯法，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金主聞之，召元忠謂曰：「卿不徇，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

十二月辛卯，宰臣進監司郡守除目。帝曰：「郡守得人，則千里蒙福；監司得人，則一路蒙福。卿等遴選其人，不可輕授。」

壬辰，趙彥逾請以南康軍諸魚池爲放生池。帝曰：「沿江之民以魚爲生，今禁之，恐妨民也。」

庚戌，金封皇孫瑪達格（舊作麻達葛，今改。）爲金源郡王。

壬子，金羣臣奉上大金受命萬世之寶。

乙卯，知臨安府吳淵請復置西溪欄稅。帝曰：「關市譏而不征，去城五十里外，豈可復置欄稅！」

是歲，前知雷州李茆奏：「廣西鹽已行者，曰鈔商興販也，曰官自搬賣也。然二者利害不可究。且官自搬賣舊係本路轉運司主其事，行之既便，歲課自充，諸州亦無闕乏。自紹興八年改行鈔法，轉運司所得僅二分，不能給諸州歲計，至於高折秋苗，民被其害，逐年賣鈔，所虧之數甚多。陛下灼見其弊，仍舊撥還轉運司，均於諸州官搬官賣，盡罷折米招糴之爲民害者，止令轉運司歲認息錢三十一萬貫，自當確守此法，爲永久之利。」詔戶部將廣西官搬官賣鹽法申嚴行下，常切遵守。

劉珙以屬疾請奉祠，未報，請致仕。帝以珙病亟，遣中使挾侍醫視之，珙知疾不可爲，亟上遺表，首引恭、顯、伾、文以爲近習用事之戒，且曰：「今以腹心耳目寄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饑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願亟加黜退，以幸天下。」卒，後謚忠肅。

知廬州舒城縣余永錫坐贓，特貸命，編管封州，仍籍其家。

淳熙六年（金大定十九年）春，正月，丁卯，金主如春水。

戊辰，賑淮東饑。

庚午，太社令葉大廉言：「內侍省遇有取索庫務物，請依舊法給合同憑由二本，一本付傳宣使臣取索，一本令本省畫時實封，差人置歷付所取庫務官勘驗支供，仍將合同繳奏。」帝從之，曰：「此良法也。」

壬申，蠲夔州上供金銀。

癸未，趙雄等請光州

復置中渡榷場官御前如有曾在榷場幹事之人可以差充監官帝曰自來不曾遣人淮上購物如淮白北果之屬官中並無之劉度前守盱眙嘗獻淮白卻而不受近蒙太上賜得數尾每進膳即食一小段可食半月雄曰陛下豈獨奉養儉素如珠玉圖畫之珍皆不得其門而入帝曰亦天性不好耳 甲申內批登仕郎張閎禮係太上后姪女夫特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雄等言在法雖戚里文臣未經銓試武臣未經呈試並不許陳乞添差帝曰豈可以戚里而廢公法今後有似此須執奏 四川制置胡元質夔路運判韓喚奏夔路之民最貧而諸州科買上供金銀絹三色民力重困所有大寧監鹽課委有增羨臣今與總領所及本路轉運司公共措置已將鹽課贏剩之錢買金銀發納總領所及茶馬司盡蠲免九州民間歲買之弊外有餘剩錢可盡免今年夔路諸州一年今科民間買絹之數餘錢又可與民間每歲貼助之費民力可以少蘇帝曰監司郡守興利除害實惠及民要當如此並從之趙雄曰韓喚爲漕臣措置此錢以免科擾宜力其多帝曰不可不賞尋加喚直祕閣 是月郴州賊陳峒等連破道州桂陽軍諸縣（攷異）嘉泰會稽志以陳峒寇發爲正月事宋史本紀係於三月己巳蓋寇發在正月命討在三月也今從嘉泰志連書之又陳峒齊東野語作陳豐今從宋史 集英殿修撰知潭州王佐請發荊鄂精兵三千詔以本路兵進討命佐節制 二月己丑朔幸佑聖觀即帝儲宮也皇太子從帝御講宮顧瞻棟宇初無改造顧謂皇太子曰近日知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帝曰先以經爲主史亦不可廢 庚寅參知政事錢良臣以失舉茹驤改官自劾詔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可鐫三官 癸巳詔戶部侍郎陳峴待制張宗元新知秀州徐本中饒州居住趙磻老各降三官亦以保舉茹驤也先是驤知湖州長興縣侵盜官錢入己事發決台州編管籍其家故有是命 甲午太學博士高文虎論前宰執侍從帶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在外者皆有論思獻納之責帝曰此奏尤爲得體朕亦有聽納之益且知州郡間民情 丙申詔前宰職侍從帶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及大中大夫以上守郡奉祠之人今後如有所見不時以聞其責降官不在此限 丁酉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棣言每遇宣押打毬或蒙賜酒其諸軍正額額外統制官內有于馬上率爾奏事者及賜酒之際無指揮宣喚輒詣榻前奏事甚失臣子事君之禮請自今後遇宣押從本司押束從之 癸卯帝曰朕欲將見行條法令敕令所分門編類如律與刑統敕令格試及續降指揮每事皆聚載一處開卷則盡見之庶使胥吏不得舞文趙雄等曰士大夫少有精於法者臨時檢閱多爲吏輩所欺若分門編類則遇事悉見吏不能欺乃詔敕令所將見行敕令格式倣吏部七司條法總類隨事分門修纂別爲一書若數事共條即隨門釐入以淳熙條法事類爲名 丙午詔逃軍犯強盜者無擬貸 己酉金主還都 乙卯詔自今歸正官親赴部授官以革冒濫 金免去年被水旱民田租稅 呂祖謙詮擇聖宋文海成編奏御賜名文鑑并賜祖謙銀絹 三月乙

丑金尚書省奏虧課院務官顏葵等六十八人各合削官一階金主曰以承蔭人主榷沽此遼法也法弊則當更張唐宋法有可行者則行之　丙寅錄岳飛趙鼎子孫賜京秩　己巳金主與宰臣論史事金主曰朕觀前史多溢美大抵史書載事貴實不必浮詞諂媚也　己巳置廣西義倉　庚午知鎮江司馬伋言用石修砌湖牐門浚海鮮河使船有纖泊之所帝曰司馬伋浚河修牐惠利甚厚可除寶文閣待制

丁丑帝諭宰執曰諸路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今則不然於所部州郡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遠其乏事從而劾之吾民已被其擾矣朕今以手詔戒諭之俾深思古誼視所部爲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庶乎郡邑寬而民力裕也趙雄等曰責任漕臣盡於此矣于是出手詔以戒諸道轉運曰分道置臺寄耳目于爾漕臣職在計度欲計其一道盈虛而盡度之也職在按察欲其蚤正吏治毋使至於病民厥或異此朕何賴焉命兩浙轉運司刻石徧賜諸路漕臣　辛未金主謂宰臣曰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往往私其黨與不肎明言託以它事陽不與而陰爲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己往往以陰事破其議惟擇昏懦者立之冀它日可弄權爲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奸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其明驗也　己卯金制糾彈之官如犯法而不舉者減犯人罪一等關親者許迴避

金主謂宰臣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朕早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治下民若盤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　乙酉錢良臣言新除大府丞李嶧爲臣妻之兄弟恐外人疑臣私於親戚乞與外祠帝曰嶧因論薦得擢不由卿薦卿既引嫌可與近見闕知軍差遣

是月以高郵通泰等州去年田鼠爲災賑之　夏四月己丑朔金賑西南路招討司所部民　丁酉帝曰州郡間近日添差員數頗多今後宗室戚里歸正官等添差通判職官等每州各不得過一員帥司參議官諸屬官等此　己酉金升祔閔宗於太廟加謚曰宏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　金主將如金蓮川有司具辦薛王府掾絳人梁襄上疏極諫其略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氣候殊異仲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與上京中都不同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車騎塡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臧獲逋逃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衞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皁隸不免困踣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家人夭殤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臣聞高城浚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挂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疲瘵禦侮待用之軍寒眠冷啖臣知其必羸瘠衞宮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潦衣甲弓刀霑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馬已弱矣裹糧已空褚衣已敝猶且遠幸松林

以從畋獵行于不測之地往來動踰數月設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崎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所次之宮草略尤甚殿宇周垣惟用氈絺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終日驅馳加之饑渴已不勝倦更使徹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陛下悅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為愈也議者謂北幸已久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之再出寧遽有不可臣愚以為患生於不測者多矣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議者又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弓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為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為戰不可忘畋獵不可廢宴安酖毒亦不可懷事當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且平畋獵以時誰曰不可乞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安巡中都不復北幸則社稷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金主納之遂為罷行裏由是以直聲聞

王佐受命討陳峒念將校無可用者惟流人馮湛以勇聞乃許其湔雪檄權湖南路兵馬鈐轄選潭州廂禁軍及忠義寨得八百人命諸縣屯兵悉聽調發佐以擅發自劾詔弗問賊聞湛將至即遁歸巢穴轉運使欲緩攻佐以為賊巢在宜章旁接三路七郡林箐深阻出入莫測峒不誅湖廣憂未艾也遂親赴宜章移湛屯何卑山夜半發兵分五路進突入其隘口賊倉猝出戰即潰走〔考異〕齊東野語云諜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遣亡命卒二十輩短兵以前湛自率五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亟鳴金鼓集已無及矣於是成擒所載小異今從嘉泰會稽志進奪空岡寨斬峒等郴州平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七（起屠維大淵獻五月盡上章困敦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六年（金大定十九年）五月甲子，提領封椿庫閻蒼舒言：「封椿庫錢貫斷爛之數，乞對閱支遣。」帝曰：「錢積之久，必致貫朽。」趙雄曰：「陛下未嘗一毫妄取於民，而府庫充足。」帝曰：「朕不敢妄取，所以有此，待緩急之用也。」

戊辰，祕書省言：「故事，明堂大禮，太史局合差奏祥瑞官一員。」帝曰：「豐年爲上瑞，不必遣官。」

庚午，蠲四川鹽課十萬緡。

丙戌，帝曰：「王佐以帥臣親入賊巢，擒捕誅剿，與向來捕賊不同，書生中不易得也。」趙雄曰：「今日成功，皆出宸筭。佐初止恃荆鄂大軍，陛下令將本路將兵、禁軍、義丁、土豪以之破敵，佐遂專用本路鄉兵。非陛下明見萬里，則佐成功必不如此之速。陛下必欲旌賞之，宜俟佐保明立功之人，先下準賞，然後及佐也。」旋擢佐顯謨閣待制，徙知揚州。馮湛復元官。

是月，臣僚言：「諸路州郡截用上供錢物，初令度支點對驅磨，既而復令鬬帳司驅磨，然而關防滲漏之弊終不能革者，緣其間窠目不一，失於參照，州郡得以容姦，重疊申部，而逐部只是照應大案合催名色，徑行銷豁。今請令度支每歲置簿，如遇承降指揮截使各色錢物之數，所隸部分，候請州申到帳狀，即關會度支回報，方許鬬帳司驅磨銷豁。」從之。

六月戊子朔，金詔更定制條。

甲午，建豐儲倉。

丙申，詔特奏名毋授縣令、知縣。

戊戌，蠲郴州運糧丁夫今年役錢之半。

臨安府勘到李顯忠諸子師說等無禮於繼母，其繼母王氏令其子師古行財傾陷異母兄弟。（攷異：琬炎集載張掄撰李顯忠行狀，顯忠元配周氏，再娶趙氏，繼室王氏，子十六人，師古爲第九子，師說爲第十一子。師古爲王氏所生，則未知師說之母誰氏也。今從宋史全文書之。）帝曰：「師說兄弟呼母爲侍婢，可謂悖禮；其母出財以傾之，亦豈爲母之道！母子皆當抵重罪。朕念顯忠昔日歸朝，頗著勞效，今歿未久，不忍見其家門零落。朕欲悉赦罪，聽其自新，庶幾全母子之情，後或不悛，即寘典憲。」

己亥，詔有司一無所問。臨安府追集師說等，宣奉恩旨保全顯忠門戶之意，王氏母子感泣，見者亦以手加額。帝曰：「此非獨保顯忠門戶，亦有補於風教。」

辛亥，廣西妖賊李接破鬱林州，守臣李端卿棄城遁，遂圍化州。命經略司討捕之。端卿除名勒停，梅州編管。

是月，求四川遺書，以其不經兵火，所藏官書最多也。

秋七月癸亥，籍郴州降寇隸荆鄂軍。

荆鄂副都統郭杲奏：「唐、鄧自來積穀不多，襄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多蓄積，請密行措置，於秋成收儲，以備緩急。」詔周嗣武、劉邦翰廣行收糴，其合用倉廒，相度措置。

辛未，金有司奏擬趙王子實古訥（舊作石古乃，今改）人從，金主不許，謂宰相曰：「兒輩尚幼，若奉承太過，使侈心滋大，卒難節抑，此不可長。諸兒入侍，當其語笑娛樂之際，朕必淵默涖之以嚴，庶其知朕教誡之意，常畏懼而寡過也。」

中書舍人鄭丙言：「近來卿監丞簿悉除史官館職，學館書局員數頗多，監司郡守差至三政，參議通判添差

相踵歸正使臣養老將息塡滿諸郡東宮徹章祕書省進書講官宮僚及預修官吏賞之可也下至雜流厮役監門邏卒亦皆霑賞曰就龍日久曰應奉有勞開一河道修一牐堰橫被醲賞欲行裁抑詔曰丙之言是也賞行除授積累既多不即以聞豈所望於忠盆耶可劄付給舍給事中王希呂兼權中書舍人李本等皆以失職待罪帝曰謂無罪則不可放罪則丙不自安令依舊供職　金密州民許通等謀反伏誅

甲申臣僚言舊制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其餘則前宰職大兩省官以上許用劄以下並用奏狀近年它司內郡應用奏狀者或以劄子上塵乙覽其間往往詆訐前政陳說己能不知大體請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其餘若不如式則令退還幷稽考臣僚章奏如於公事之外輒以私事瀆聽者略賜施行則人知儆畏各安其分從之　是月趙雄等上會要　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王日休進九邱總要送祕書省看詳言其間郡邑之廢置地理之遠近人物所聚古迹所在物產所宜莫不詳備詔特遷一官　八月戊子重修敕令言舊時馱馬舟船契書收稅帝曰此等不可刪刪之恐後世有筭及舟車之害　庚寅罷諸路監司帥守便宜行事

壬辰金右丞相石琚致仕詔以一孫爲閤門祗候琚卽命駕歸鄉里久之金主謂宰臣曰知人最爲難事近來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爲相時往往舉能其官左丞伊喇道參政鈕祜祿額特勒舉右選頗得之朕常以不能徧識人材爲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侍雖常有言朕未嘗輕信　先是湖南漕臣辛棄疾奏官吏貪求民去爲盜乞先申飭續具案奏帝手詔付棄疾曰凡所言在已病之後而不能防於未然之前其原蓋有三焉官吏貪求而帥臣監司不能按察一也方盜賊竊發其初甚微而帥臣監司漫不知之坐待猖獗二也當無事時武備不修務爲因循兵卒例皆占破一聞嘯聚而帥臣監司倉庫失措三也國家張官置吏當如是乎且官吏貪求自有常憲無賢不肖皆共知之豈待喋喋申諭耶今已除卿帥湖南宜體此意行其所知無憚豪强之吏當具以聞朕言不再第有誅賞而已　戊戌金以大觀錢當五用

辛丑敕令所言絕戶之家財許給繼絕者以三千貫如及二萬貫奏裁帝命刪之曰國家財賦取於民有制今若立法於繼絕之家其財產及二萬貫者裁奏則是有心利其財物也　壬寅以知楚州翟畋遏淮生事奪五官筠州居住　丙午金濟南民劉溪忠謀反伏誅　九月庚申徐存乞宮觀帝曰徐存胸中狹隘不耐官職向因輪對嘗識其人可與宮觀趙雄等曰陛下知人之明臣下經奏對者輒知其爲人一字褒貶無不曲盡帝曰立功業耐官職須有才德福厚者能之荀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朕每於臣下觀其形以知其命聽其言以察其心相形論心蓋兼用之　癸亥金主秋獵　丙寅敕令所言捕盜不獲應決而願罰錢者聽帝曰捕盜不獲許令罰錢而不加之罪是使之縱盜受財也　丁卯進監司及知通納無額上供錢賞格帝曰祖宗時取於民止二

稅而已今有和買及經總制等錢又有無額上供錢旣無名額則是白取於民也又立賞以誘之使之多取於民朕誠不忍可悉刪去帝又曰朕不忘恢復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爲府兵之制國用旣省則科斂民間諸色錢務可悉蠲免止收二稅以寬民力耳

辛未大饗明堂復奉太祖太宗配自乾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爲嫌止行郊禮至是用李燾等議復行明堂之祭遂竝侑焉從祀百神竝依南郊禮例先是禮部奏前禮部侍郎李燾請行明堂禮竝錄連典故一熙寧五年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太宗當宗祀今太祖太宗共一世若迭配明堂於事體爲當神宗曰今明堂乃祀英宗如何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攷配明矣一治平元年知制誥錢公輔知諫院司馬光呂誨之議曰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以答曾子之問非謂夫凡爲天子皆當以其父配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爲法也一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侍講傅卞言臣等以爲嚴父者非專謂攷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爲祖爲王父則知父者不專謂乎攷也一乾道六年李燾爲祕書少監兼權侍立官奏昊天四祭在春曰祈穀在夏曰大雩在秋曰明堂在冬曰圜丘名雖不同其實一也太祖嘗行大雩之禮於開寶太宗再行祈穀之禮於淳化至道其禮竝於圜丘獨明堂之制皇祐二年仁宗始創行之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又繼行之太上建炎二年旣祀圜丘紹興元年卽祀明堂以太祖太宗竝配天地神祇竝饗統祚綿永陛下臨御之三年旣親祈穀七年祀圜丘竊謂明堂之禮合宜復行遠稽祖宗故事近遵太上慈訓實爲當務之急淳熙三年三月燾因轉對又申前請是歲遂詔禮官太常羣議而舉行之

癸未詔福建二廣賣鹽毋擅增舊額

金主還都

冬十月乙酉朔蠲連州被寇民租

安南國王李龍翰加食邑封功臣號

辛卯金西南路招討使哲典以贓罪伏誅

庚子四川行當二大錢再蠲四川鹽課十七萬餘緡

辛丑除紹興府逋賦五萬餘緡

戊申廣西妖賊平

十一月乙卯朔帝製用人論深原用人之弊及誅賞之法趙雄等乞宣示帝曰此論欲戒飭臣下趨事赴功而已豈爲卿等設耶

辛酉裁宗子試法

壬戌金改葬昭德皇后於坤厚陵諸妃祔焉初金主自濟南改西京留守過良鄉使魯國公主葬后於宛平縣之土魯原至是改葬大房山太子允恭徒行挽靈車是日大赦

癸亥帝曰義倉米專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稔常平米正當趁時收糴

可嚴行以先降指揮催諸路以常平錢盡數糴米時諸路未盡申到故也　壬申金主如河間冬獵　癸酉帝諭曰近蒙太上賜到倭松真如象齒已於選德殿側蓋成一堂趙雄等曰陛下不因太上賜到良材亦未必建此堂也帝曰朕豈能辨此木植乃太上之賜近嘗謝太上因奏來春和暖欲邀請此奉觴太上已許臨幸雄曰陛下平時一椽一瓦未嘗興作及蒙太上皇帝賜到木植即建此堂此謂儉而孝矣　戊寅右正言黃洽論賞罰必欲當理帝曰賞罰自是欲當然朕有一言夫矯枉而過直則復歸枉矣故矯枉至於直可也過於直亦不正也猛本所以濟寬然過於猛則不可蓋過於猛則人無所措手足濟寬然過於猛猶矯枉而過其直也惟立表亦然所立正則其影直所立過中則影亦隨之朕守此甚久一賞一罰決不使之過趙雄等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舜事也帝曰中者朕朝夕所常行譬之置器適當乃合於中若置之失宜則非中矣朕之於臣下初無喜怒好惡嘗於禁中宣諭左右曰朕本自無賞罰隨時而應不得不賞罰耳初無毫髮之私也又常守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兩語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苟有過失必面戒之而疎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奬之雄曰雨露之所生成雪霜之所肅殺天豈有心於其間哉　壬午詔宗室有出身人得改試及注教授官　癸未金主還都　十二月丙戌頒重修敕令格式　己亥刑部尚書謝廓然奏二廣緣去朝廷既遠舊多烟瘴又見攝官官差之文縣或有闕監司守臣輒差校副尉攝參軍助教權攝帝曰遠方用此曹權縣細民何負可令按劾　詔自今鞫贓吏後雖原貸毋以失入坐獄官　辛亥蠲臨安徵稅百千萬緡　知舒州趙子濛奏本州支使鄒如愚司理趙善劭荒廢職事帝曰官無高卑皆當勤於職事又曰朕於機務之暇只好讀書惟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名事至不惑觀前古之興衰攷當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為戒每見叔世之君所為不善使人汗下幾代其羞且如唐季諸君以破朋黨去宦官為難以朕思之殊不難也凡事只舉偏補弊防微杜漸銷患於冥冥若待顯著而後治之則難矣　是月臣僚請會計財用之數為會計錄帝曰向者欲為此錄緣戶部取於州縣為經總制錢者色目太多取民太重若遽蠲則妨經費須它日恢復之後使民間只輸二稅其餘名色乃可盡除之　趙雄薦太學正安陽劉光祖試館職光祖對策論科場取士之道帝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患君不能擇相而相不能擇人每除一人則曰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終不攷其才行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君心審擇相相必為官得人懋賞立乎前嚴誅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御筆既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覿視草為光祖甲科及第發也帝遣覿持示史浩浩曰唐虞之世四凶止於流竄而三攷之法不過黜陟幽明誅戮大臣乃秦漢法耳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追仁宗而德化隆洽此祖宗良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忠厚豈有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頒

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以不審也趙雄亦爲帝言宰相如司馬光恐非懸賞能誘嚴誅能脅帝悔之乃改削其詞宣付史館

淳熙七年（金大定二十年）春正月甲寅朔臨安尹進府城內外及諸縣放免牧稅及用內帑等錢對補之數帝曰朕於內帑無毫髮妄用苟利百姓則不惜也 戊午金定試令史館格 乙丑劉焞以平李接功擢集英殿修撰將佐幕屬吏士進官減磨勘年有差 己巳金主如春水 丁丑金以玉田縣行宮之地偏林爲御林大淀濼爲長春淀 己卯詔京西州軍並用鐵錢及會子民戶銅錢以鐵錢或會子償之二月不輸官許告賞 庚辰蠲淮東民貸賞平錢米 二月癸未朔知鎮江府曾逮言開新河以便行舟帝曰揚子江至險不可艤舟趙雄言鎮江舟船輻湊前此綱運客船漂溺不少帝曰多開河道誠善政也 辛卯魏王愷薨於明州年三十五愷寬慈爲帝深愛雖出於外心每念之賜賚不絕及薨帝泫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爲此子福氣差薄耳謚惠憲愷治邦有仁聲明州父老乞建祠立碑以紀遺愛 乙未詔廣西兵校五百人隸提刑司 乙巳封子棟爲安定郡王

丙午帝謂宰臣曰察官邇來所察甚有補於事趙雄曰事之大者論之小者察之則吏治畢舉官邪悉去矣 丁未金主還都 是月右文殿修撰張栻卒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卻之帝訖不見也栻勇於從義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向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它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士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它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帝後聞其歿嗟悼之 三月丙辰兵部措置武官舉補官差注格法帝曰武舉本欲舉將帥之才今前名皆令從軍以七年爲限則久在軍中諳練軍政將來因軍功擢爲將帥庶幾得人 己未金主詔有罪犯被問之官雖遇赦不得復職 壬辰詔舉賢良 乙丑金詔免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路去年租稅

庚午駕詣德壽宮迎太上皇太上皇后至大內開宴於凌虛閣下帝再拜捧觴上壽從至翠寒堂棟宇不加丹雘帝曰凡此巨材一椽已上皆由賜畀且瑩潔無節目所以更不彩飾酒數行至堂中路石橋少憩帝捧觴太上壽聖皆釂飲帝亦滿引帝奏曰苑囿池沼久已成趣仰荷積累之勤臣何德以堪之上皇曰吾兒聖孝海內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爲無功 癸酉臣僚言今京西路均房州水陸入川商旅軍兵附帶銅錢入金州利州甚多金州爲川口與川商接境舊止用交子鐵錢今乃兼用銅錢乞下四川總所委利路漕臣置場於金州給以交子兌換官私銅錢發赴湖廣總所樁管從之 丁丑詔諸州招補軍籍之闕自今歲以爲常 己卯帝問三朝寶訓幾時進讀終篇史浩周必大等曰陛下日御前後殿大率日旰方罷朝隻日又御講筵恐勞聖躬帝曰朕樂聞祖宗

謨訓日盡一卷亦未爲多雖隻日及休暇亦當特坐
自是每講讀帝必隨事咨詢率漏下十刻無倦　辛
巳金以圖克坦克寧爲右丞相烏庫論元忠爲平章
政事克寧在相位持正守大體至於簿書期會不屑
屑然也　夏四月丙戌趙雄等上仁宗哲宗玉牒（考異）
聖政草載在二月今從宋史　丁亥金定冒廕罪賞　己亥金太寧
宮火　癸卯知南康軍朱熹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
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民
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
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
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關備今日將率之選率皆膏
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
日惟事裒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饋餉之任者亦皆倚
附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
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
然則欲討軍實以舒民力必令反前所爲然後可革
也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舒然
後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
復流移漂蕩之患也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
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
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君
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
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
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
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之
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

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
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
則陰爲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
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
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卿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
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
過齟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斥之其甚畏公議者乃
略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
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
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
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
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爲
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
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復宗廟之讎又何時而
可雪耶帝讀之大怒諭趙雄令分晰雄言於帝曰士
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
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
自見矣帝以爲然乃置不問（考異）宋史道學傳云除知南康軍熹再辭不許至郡明年上
疏薛氏通鑑徐氏後編俱以上疏爲六年事殊不知除命在五年至郡在六年上疏自在七年也宋史全文作七年四月癸卯今從之
甲辰黎州五部蠻犯盤陀砦兵馬都監高晃以綿
潼大軍與戰敗走蠻人深入大掠而去　乙巳金主
謂侍臣曰女直官多謂朕食用太儉朕謂不然夫一
食多費豈爲美事貴爲天子能自節約正自不惡也
朕服御或舊常使澣濯至於破碎方用更易向時帳
幕長用塗金爲飾今則不爾但使足用何事紛華也
己酉芮輝言吏部選法小使臣遭喪不解官給假

百日請除沿邊職任及雜流出身人仍依舊限此外如蔭補子弟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舉出身之數皆自科舉中來合遵三年之制帝從之曰小使臣多是從軍或雜流出身及沿邊職任所以不以禮法責之其蔭補子弟取應宗室武舉人豈可不遵三年之制

庚戌金主如金蓮川　五月丙寅金中都地震生黑白毛　戊辰以吏部尚書周必大參知政事刑部尚書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帝謂必大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詞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己卯申飭書坊擅刻書籍之禁　六月壬辰五部落再犯黎州制置司鈐轄成光延戰敗官軍死者甚衆提點刑獄權州事折知常棄城遁甲午制置司益兵遣都大提舉茶馬吳總任平之　詔監司郡守所屬官或身有顯過而政害於民者卽依公按刺或才不勝其任而民受其弊者亦詳其不能之狀俾改祠祿不得務從姑息致有民訟方行按劾若廉察素明而的知其興訟不當者則當爲別白是否以明正其妄訴之罪不得一例文具舉覺從太府丞錢象祖請也　乙未帝諭趙雄等曰大臣能持公道思其艱圖其易斯盡善矣雄等曰居常以盡公相告戒若曲徇親舊之情不過得其面譽安能勝衆人之毀也帝曰曲徇於人所悅者寡不悅者衆及招人言親舊雖能致力不惟無益於國亦殊不利於身豈若一意奉公保無後患較其利害孰得孰失耶　壬寅祕書郎李巘言太平興國元年詔學究兼習律令而廢明法科至雍熙二年復設明法科以三小經附則知祖宗之意未嘗不使經生明法亦未嘗不使法吏通經也宜略倣祖宗舊制使試大法者兼習一經及小經義共三道爲一場帝曰古之儒者以經術決疑獄若從俗吏必流於深刻宜如所奏然刑與禮相爲用且事涉科舉可令禮部條具來上旣而禮部請第四場經義大經一小經二從之　丁未三省言去歲豐稔今歲米賤所在和糴告辦倉廩盈溢其江東諸路士供米初令就近赴金陵鎭江倉今兩處守臣皆云無可盛貯乞依舊發赴行在豐儲西倉帝曰豐年蒙天祐惟當增修德政耳　是月祕書郎趙彥中疏言士風之盛衰風俗之樞機繫焉且以科舉之文言之儒宗文帥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今乃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材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秋七月癸丑詔二廣帥臣監司察所部守臣臧否以聞　壬申移廣西提刑司於鬱林州　甲戌杜民表乞罷總領漕司營運帝曰朕欲罷此久矣內外諸軍添給累重之人每歲不過三十餘萬緡別作措置支給於是詔兩淮湖廣四川總領所兩浙四川轉運司營運並罷　是月以旱決繫囚分命羣臣禱雨於山川金地亦旱　八月甲申以禱雨未應詔職事官以上各實封言事是夕雨校書郎羅點上

封事言今時蓺訣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時浮沈則曰有量衆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爲虐陛下禱羣祀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天心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初求言之詔將下宰相謂此詔一下州縣必乞賑濟何以應之約周必大同奏止其事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乃止　梁李珩乞宮觀帝曰此人不正近嘗貽書內侍啗之以利內侍以其書繳趙雄曰暬御之官皆知精白不敢徇私化行之效也　辛巳金主秋獵　己丑臣僚言沿邊人盜販解鹽私入川界侵射鹽利詔興州興元府都統司開具禁止事件以聞既而吳挺言已立賞錢出榜行下沿邊屯戍統兵官嚴行緝捕從之　辛卯臣僚言執政臺諫之臣身居要地而子孫從仕遠方監司郡守趨承從風而靡於四方觀瞻所損甚大請今後見任執政臺諫子孫竝與祠廟差遣特許理爲攷任從之　己亥帝謂輔臣曰漕河猶未通行聞平江府月供闕米皆僱夫陸運當此秋旱深恐勞民可權於百司內支供雖糙無害宅時水生卻令舁輸　甲辰五部落犯黎州左軍統領王去惡拒卻之折知常重賂蠻帥使之納款　是月端明殿學士致仕黃中卒謚簡肅中病革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宮爲言以人主之權不可假之左右爲戒　置湖南飛虎軍帥臣辛棄疾所創也尋詔撥隸步軍司遇盜賊竊發專聽帥臣節制仍以一千五百人爲額　九月壬戌金主還都　癸亥詔每日常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稱丞相名趙雄辭曰君前臣名禮也臣豈敢當此帝曰蘇洵嘗論此謂名呼而進退之非體貌大臣丞相不須多辭續又詔除朝賀并人使在庭依議其餘竝免宣名內樞密使日參如遇押班亦免宣名　丙寅詔知縣成資始聽監司薦舉　壬申禁諸路遏糴　詔印會子百萬緡均給江浙代納旱傷州縣月椿錢是歲二浙江東西湖北淮西傷旱檢放竝販濟計合二百萬緡斛先是帝諭宰執曰近來會子與見錢等趙雄等曰曩時會子輕矣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之自然貴重又緣金銀有稅錢費攜帶民間尤以會子爲便卻重於見錢也帝曰朕若不愛惜會子散出過多豈能如今日之重耶　冬十月庚辰朔金詔西北路招討司每進馬駝鷹鶻等輒率斂部內自是竝罷之　壬午金主謂宰臣曰山後之地皆爲親王公主權勢之家所占轉輸於民皆由卿等察之不審朕亦知察問細微非人君之體以卿等殊不用心故時或察問卿等當盡心勤事無令朕之煩勞也　明州觀察使張說卒擬贈承宣使與恩澤帝曰前日給事陳峴駁其致仕轉官今得毋再致人言乎趙雄言朝廷行事與臺諫不同朝廷須稍從寬臺諫當截然守法不可放過乃爲稱職帝以爲然　乙未胡元質言黎州五部落蠻納降趙雄等曰昨降旨諭以彼如未屈

伏毋汲汲市馬使權常在我自無能爲所謂明見萬里帝曰蠻人欲進馬三百匹並獻珊瑚等乞盟朕已令密院發金字牌卻其獻止許其互市　戊戌金主謂宰臣曰凡人在下位欲冀升進勉爲公廉賢不肖何由知之及其通顯觀其施爲方見本心如招討澤恬（舊作哲典今改）初任定州同知繼爲都司所至皆有清名及爲招討卽不能固守人心險於山川誠難知也　壬寅金主謂宰臣曰近讀資治通鑑編次累代廢興甚有鑒戒司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何以過也　甲辰金以殿前都點檢表爲御史大夫　十一月丁巳金右丞伊喇道乞致仕金主曰卿通習法令政事雖逾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南京留守　己未知隆興府張子顏言曩乾道之旱江西安撫龔茂良有請欲明諭州縣於賑濟畢日按籍比較稽其登耗而爲守令賞罰以此流移者少今歲旱傷欲乞許臣依茂良所請以議守令賞罰從之　癸亥黎州戍軍伍進等作亂折知常遁去王去惡誘進等誅之　壬申知南康軍朱熹請將今年苗米除檢放外有合納苗米九千九百石撥充軍糧帝曰南康旱傷已撥米賑濟矣可更依所請趙雄曰聖德節儉惟利百姓則不惜內帑帝曰向來於內帑無妄用上以奉二親下以犒軍而已　癸酉金以御史大夫襄爲右丞　乙亥金主謂宰臣曰郡守選人資攷雖未及廉能者則升用之以勵其餘　十二月辛巳金主謂宰臣曰岐國用人但一言合意便升用之一言之失便責罰之凡人言辭一得一失賢者不免自古用人咸試以事若止於奏對之間安能知人賢否朕取人爲衆與者用不以獨見爲是　庚寅趙雄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志　壬辰以四川制置使胡元質不備蕃部以致猖獗奪四官罷之　丙申嗣濮王士輵薨　戊戌以新除成都府路提點刑獄祿東之權四川制置使應黎州邊事隨宜措置　己亥金河決衞川及延津京東埽瀰漫至於歸德府詔南北兩岸增築堤以捍湍怒　癸卯金授衍聖公孔總曲阜令封爵如故　是月戶部郎趙師睪言紹興以來賦入綱目寖多中間雖將頭子等窠名五十二項幷入經總制起發造帳供申其後復添坊場寬剩增添淨利等窠名錢一十三項又皆隨事分隸戶部五司其爲賦財則一而所隸者五莫相參照乞於本部置總計司以五司所隸錢物併歸一處趙雄等尋請戶部置總計轄司帝曰五司分治而長貳總之既有催轄司若更立總計司徒重複無益也　是歲江浙淮西湖北旱蠲租發廩貸給趣州縣決獄募富民賑濟補民故歲雖凶民無流殍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八（起重光赤奮若正月盡昭陽單閼六月凡二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春正月壬子金以夏國請互市復綏德軍榷場 金主聞山東大名等路明安穆昆之民驕縱奢侈不事耕作詔閱實計口授地必耕地有餘而力不贍者方許招人佃種仍禁農時飲酒 癸丑權給事中趙汝愚言陳源轉官差遣陳源係內侍而得參預一路軍政事體重大漸不可長建炎三年詔書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自今內侍不許與主管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借役禁兵當是時內侍與兵官交通借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之任臣恐非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帝然之 甲寅停折知常官汀州居住 丙辰詔陳源與在內宮觀免奉朝請其內侍見帶兵官者並與在內宮觀著為令 金追貶海陵煬王為庶人先是閔宗既祔廟有司奏曰晉趙王倫廢惠帝自立惠帝反正倫廢為庶人今煬王罪惡過於倫不當有王封亦不當在諸王塋域至是詔廢為海陵庶人改葬於山陵西南四十里宗幹去帝號復為遼王 甲午金主如春水（攷異一金后妃傳作二月今從本紀） 戊辰宰相進諸軍賞格帝曰向來諸軍只習右手射近又教習左手射頗精各支犒設以示激勸 庚午知台州唐仲友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請依乾道九年例取撥常平義倉賑給帝曰常平米令低價出糶若義倉米則本是民間寄納在官以備旱潦既遇荒歲自合還以與民況台州自有義倉米可令賑濟 乙亥起居郎兼太子左諭德木待問言事因曰近官僚對太子賀雪太子謂芝草不足為瑞惟年豐民安乃國之上瑞帝曰東宮有識待問又言近講周禮太府論國家用度當與百姓同其豐歉皇太子曰人君但當以節儉為本此乃言外之意非人思慮所及者帝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儉者修身之本朕嘗以此語東宮也 詔福建歲撥鹽於邵武軍市軍糧 丙子金主次永清縣居民有伊喇特爾額（舊作移剌余里也今改）契丹人也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曰是嫡母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於是亦更宿三歲如一金主因獵過而聞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於市以示縣民然後給之以為孝子之勸 二月庚辰知福州梁克家乞宮祠復觀文殿學士依舊知福州 壬午詔去歲江浙湖北淮西路郡縣間有旱傷已令多出樁積等米賑糶今雖聞諸路米價低平其間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之人仍無錢收糴可令州縣鎮寨鄉村將義倉米賑濟至閏三月半止務實惠及民州縣奉行不虔本路漕臣及提舉常平官覺察以聞 黎州土丁張百祥等以不堪科役為亂統領官劉大年引兵逆擊之土丁遁去大年坐誅 戊子禁浙西民因旱置圍田 裁童子試法 金元妃李氏薨 己丑禁廣西諸州科買

停戶食鹽戊戌以保寧軍節度使士歆爲嗣濮王
庚子金主還中都壬寅金以河南尹張景仁爲
御史大夫乙巳金主以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興德
宮過市肆不聞樂聲謂羣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
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其勿禁朕前將
詣興德宮有司請由薊門朕恐妨市民生業特從宅
道顧見街衢市肆或有毀撤障以簾箔何必爾也自
今勿復毀撤三月丁未朔金主如長春宮初金主
聞薊平灤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糶之貧不能糴
者貸之有司恐貧民不能償止貸有戶籍者金主聞
之更遣人閱實賑貸以監察御史舒穆嚕元禮（舊作石抹元禮今改）
鄭大卿不糾舉各笞四十前所遣官皆論罪
戊午以潮州賊沈師爲亂趣趙師憲討之乙丑金
主命山後冒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籍入官均給貧
民金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守能性貪黷時詔徙斡
罕（舊作窩斡今改）餘黨於臨潢民有當徙者詐言已死以馬
賂守能得不遣又求賕補人通事鎮邊明安尚書省
奏其事金主曰守能由通州刺史超擢至此敢恣貪
墨鄉者招討司官多進良馬橐駝鷹鶻等物蓋假此
以率斂爾自今並罷之因責其兄守道曰守能躐遷
招討外官之尊無以踰此前招討澤恬（舊作哲典今改）以貪
墨伏誅守道豈不知之乃敢如此爾之親弟何不先
訓戒之也會宗州節度使錫薩布（舊作沙阿補今改）杖殺無罪
事覺金主謂宰臣曰監察職司糾彈節度使錫薩布
初至官途中侵擾百姓到官舉動皆違法度完顏守
能爲招討使貪冒狼籍凡達官貴要監察未嘗舉劾

乃於卑秩細事即便彈奏謂之稱職可乎自今監察
御史職事修舉然後遷除不舉職者大則降罰小則
決責仍不許去職閏三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
歲終各以所部郡守分三等治效顯著者爲最貪利
庸謬者爲否無功無過者爲平詳考加察各具事實
來上考察不公御史臺彈劾戊子賜禮部進士黃
由等三百七十有九人及第出身庚寅修揚州城
乙未金主謂宰相曰朕觀自古人君多進用讒諂
其間蒙蔽爲害非細若漢明帝尚爲此輩所惑朕雖
不及古之明君然近習讒言未嘗入耳至於宰輔之
臣亦未嘗偏用一人私議也癸卯金以尚書左丞
相完顏守道爲太尉尚書令尚書左丞富察通爲平
章政事右丞襄爲左丞參知政事張汝弼爲右丞彰
德軍節度使粱肅爲參知政事夏四月戊申金以
右丞相圖克坦克寧（舊作徒單克寧今改）爲左丞相平章政事
唐古安禮（舊作唐括安禮今改）爲右丞相安禮辭曰臣備位宰相
無補於國家惟陛下擇賢於臣者用之金主曰朕知
卿正直與左丞相克寧無異且練習故事無出卿之
右者其毋多讓金增築泰州臨潢府等路邊堡
庚戌金奉安昭祖以下三祖三宗御容於溢慶宮
金主謂宰相曰朕之言行豈能無過常欲人直諫而
無肎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行之又何難也癸
丑修湖南諸州城帝謂羣臣曰昨臨安取到諸縣
繭甚薄已令宮中繅絲驗之既而樞密使言及今歲
雨暘帝曰今歲雨暘以時而繭反薄大麥亦穗短宮
中所養蠶亦如此殊不可曉適諭三省令王佐體訪

王淮等言陛下愛民軫念及此天下之幸庚申大雨
帝曰雨恐妨麥已祈晴矣又曰曾問王佐蠶繭今年
何薄趙雄等言佐方取驗繭繰徧詢諸郡續聞帝曰
聞今年民間養蠶甚多葉既艱得又食濕葉所以繭
薄孟子謂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勿失其時則可以衣
帛矣誠哉是言也　癸酉立郴州宜章桂陽軍臨武
縣學以教峒民子弟　甲戌詔經筵讀眞宗正說史
浩進讀正心篇論黃帝無爲天下治帝曰所謂無爲
者豈宴安無所事事之謂乎浩又讀剛斷篇至漢武
帝知郭解能使將軍爲言其家不貧帝曰武帝可謂
洞照事情浩又讀大中篇論爲政之道本乎大中帝
曰勿渾渾而濁勿察察而明卽此理也　五月丙子
帝曰近日都下銷金鋪翠復行於市可諭王佐嚴加
禁戢若有敗露京尹安能逃責耶朕以宰耕牛禁銅
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尹初上輒示之
戊寅詔監司守令課勸農桑以奉行勤怠爲賞罰
乙卯芮煇言凡是集議惟强有力者是從不若令各
爲議狀如論科舉則禮部祕書省國子監官皆預之
類帝曰如此則廢集議矣趙雄等言煇所論乃漢所
謂雜議也恐不可從帝曰今後遇事旋降指揮　壬
午詔諸路轉運使趣民間補葺經界籍簿　戊子金
尚書省奏招討使完顏守能所犯兩贓俱不至五十
貫應抵罪節度使錫薩布應解見居官並解世襲穆
昆金主曰此舊制之誤居官犯除名者與世襲併罷
之非犯除名者勿罷遂著於令守能杖二百除名
辛卯以久雨減京畿及兩浙因罪有差貸民稻種錢

壬寅以史浩爲少師　是月以讀眞宗正紀終篇
賜宰執侍讀侍講說書修注官宴於祕書省　六月
己酉詔放殿前司平江府牧馬草場二萬畝聽民漁
采　戊午戶部言去年兩浙江東西湖北淮西旱傷
共檢收米一百三十七萬餘石詔與蠲放庚申戶部
乞撥還去年旱傷無收經總等錢二十六萬餘緡帝
曰可盡與之　辛卯罷諸路坊場監官承買　秋七
月癸未復以許浦水軍隸殿前司　永陽郡王居廣
薨追封永王　辛卯賞監司守臣修舉荒政者十六
人始定上雨水限諸縣五日一申州州十日一申帥
臣監司類聚聞奏　丁酉金樞密使趙王永中改判
大宗正事永中自以皇子解樞務意頗不悅太子謂
之曰宗正之職自親及疎自遠及近此親賢之任也
且皇子之尊豈以官職閑劇爲計耶永中乃喜　己
亥金以左丞相圖克坦克寧爲樞密使先是克寧請
致仕金主曰汝立功立事乃登相位朝廷是賴年雖
及未可去也既又與完顏守道並乞骸骨金主曰上
相坐而論道不惟其官惟其人豈可屢改易之耶至
是克寧改樞密金主難其代辛丑復以守道爲左丞
相太尉如故虛尚書令不置諭守道曰宰相之位不
可虛曠須用老成人故復以卿處之卿宜悉此意
是月詔錄范質後　紹興府徽州嚴州大水命賑之
〔考異〕全文作六月今從孝宗本紀作七月　除朱熹直祕閣再辭不許
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呂祖謙卒　八月丙午諭
云朕緣久旱不雨曉夕思所以寬恤無事不在念今
且將諸路節次泛抛招軍並與蠲免　庚戌右丞相

趙雄罷爲觀文殿學士四川制置使故事蜀人未嘗除蜀帥御史王藺論之雄乞免改知瀘州安撫使壬子帝諭侍從官王希呂等曰朕謂侍從之臣當以論思獻納爲任今後事有過舉政有闕失卿等卽宜盡忠極言或求對或入奏務在於當理而後已各思體此稱朕意焉　癸丑以知樞密院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甲寅以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　丙辰更後殿幄次爲延和殿　壬戌淮西運判趙彥逾言本路歸正人約二千人餘強壯者欲委官總轄教閱以譏察其動息帝曰歸正日久皆能耕鑿居止自安生業若遽差官總轄乃所以擾之不安也不聽　戊辰臣僚請自今歉歲蠲減經費有虧令戶部據實以聞毋得督趣已蠲閣之數　初趙雄在相位有言其多私里黨者於是命大臣進擬皆於各姓下注本貫封入遂爲故事已而陳峴爲四川制置使王渥爲茶馬制皆從中出雄不自安故乞外雄既罷蜀士在朝者皆有去志王淮曰此唐季黨禍之胎也乃於蜀士進遷數人蜀士乃安　改除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薦饑王淮薦熹卽日單車就道　九月辛巳參知政事錢良臣罷庚寅以謝廓然兼權參知政事

以江浙湖北旱出爵募民賑濟　冬十月辛酉錄黎州戰歿將士四百三人　罷雪宴先是年例賀雪卽賜宴以連歲荒歉艱食故權罷　十一月甲戌臣僚言在法諸因饑貧以同居緦麻以上親與人若遺棄而爲人牧養者仍從其姓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今災荒寒冷棄子或多請令災荒州縣以上件法鏤板曉諭使人人知之則人無復識認之慮而皆獲收養矣從之　辛卯吏部侍郎趙汝愚言廣招徠之路絕朋比之嫌莫若用故事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所知若干人須才用兼備而未經擢用者陛下以其姓名付中書籍記候職事官有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其有不如所舉則坐以誤舉之罪詔如所請舉行　浚行在至鎮江府運河　己亥賑臨安府及嚴州饑　浙東提舉常平朱熹入對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贓汚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者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可以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以壅己也則或聽外庭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退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

而先墮其數中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兼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於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獘因論浙東捄荒事帝曰連年饑歉朕甚以爲憂州縣檢放多是不實熹乞勸諭推賞帝曰至此卻愛惜名器不得又乞撥賜米斛帝曰朕並無所惜又乞預放來年身丁錢帝曰朕方欲如此寬恤熹又奏星變事帝曰朕見災恐懼未嘗不一日三省吾身

復白鹿書院從朱熹之奏也　十二月癸卯朔以徽饒二州民流者衆罷守臣官　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朱熹賑糶　丁未禁諸州營造　辛亥蠲諸路旱傷州軍明年身丁錢　丙辰詔縣令有能舉荒政者監司郡守以名聞　甲子范成大進上元縣所種二麥王淮等謂春麥惟郭綱能言之蓋北人謂之劫麥帝曰此間人亦不知已令宮中種試矣　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　葛邲言荒政二事一諸經總制錢如遇州縣荒年權免比較賞罰其課利場務並令依所放災傷分數免比本州不得抑勒縣道陪備一荒歉州縣且專以救荒爲務宴會之類理合節損所有諸處迎新送舊兵卒公吏借請及供帳從物之屬亦合裁減兵卒仍宜存留以防緩急並從之　金使賀正旦者至爭起坐受書舊儀帝遣樞密都承旨王忭往解之忭擅許用起立舊儀帝意不懌然不能改也

是月廣東安撫鞏湘誘潮賊沈師出降誅之　是冬淮東提舉趙伯昌奏通泰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一道東拒大海北接鹽城計二萬五千六百餘丈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實所建遮護民田屏蔽鹽竈歷時既久頹圮不存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爲泰州西溪鹽官方有請於朝凡調夫四萬八千用糧三萬六千有奇而錢不與焉一月而畢遂使海潮沮洳舄鹵之地化爲良田自後漸失修治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患每一修築必申明朝廷大興功役然後可辦望專委淮東鹽司今後捍海堰如遇坍損去處不以功役大小卽委官相視計料隨壞隨葺勿令寖淫以至大有沖決務要堅固可以永久從之　是歲詔舒州蘄州鑄鐵錢並以十五萬貫爲額　詔久任四川監司郡守之人令吏迭與東南差遣其在任未久者既有任滿前來奏事指揮候到闕始得別與除授從臣僚之請也

淳熙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春正月丁丑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癸未樞密都承旨王忭予在外宮觀忭久爲帝所親信吏部侍郎趙汝愚亟攻之帝亦悟其姦出之於外因罷諸軍承奉樞密院文書關錄兩省舊法以文臣爲都承旨自是忭不復召　戊子糴廣南米赴行在　庚寅詔江淮兩淮旱傷州縣貸民稻種計度不足者貸以樁積錢　內出正月所種春麥並秀實堅好與八九月所種無異詔降付兩浙淮南江東西漕臣勸民布種　二月庚戌遣使訪問二廣鹽法利害

三月丁丑金主申勅西北路招討司勤明安穆昆官督部人習武備　甲申金主諭戶部今歲行幸山後所須並不得取之民間即所用人夫並以官錢和僱違者杖八十罷職　戊子臣僚言監司帥臣臧否所部深得考功課吏之法然郡守更易則人有幸不幸監司帥臣好惡不一則言有當不當有已去而不及臧否者有近到而已遇臧否者此人有幸不幸也或取其辦事而不言其害民或喜其彌縫而不言其疎謬或畏其強有力而不議或以其疎遠無援而見斥此言有當不當也且就一路言之則其數寬就數人而言之則其數窄計一歲而論之則其能否爲已見計數月而論之則其能否未可知而遽臧否焉此人所以幸不幸言所以當不當也請詔諸路監司帥臣自今臧否所部必須總計一歲人數不問已去見在就其中區別之或臧者朝廷已加擢用亦須用臧之次者或否者朝廷已行罷黜亦須具否之次者其或臧否不當必令具析以聞詔除初到任人外餘從之　癸巳金頒重修制條以吏部尚書張汝霖爲御史大夫　甲午罷諸路寄招軍兵三年就揀軍子弟補其闕　是春召對楊甲尋除太學錄甲獻書萬言大略謂人主之職不過聽言用人分別邪正而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其門如市內批一出疑謗紛然謂陛下以左右近習爲心腹而不專任大臣以巡邏伺察爲耳目而不明用臺諫今中外文武半爲權門私人親交私黨分布要近具臣呑聲義士喪氣至於民兵之害兩淮百姓如被兵火西南諸戎乘間出沒而馬政日急高直厚幣以驕戎心臣恐陛下今日所少者非特馬而已又有司理財一切用衰陋褊隘之策至於賣樓店沽學田鬻官地而所主在獻羨餘此風日熾恐陛下赤子無寧歲矣　賑忠萬恭涪四州及鎮江府復遣使淮南江浙賑濟　夏四月甲辰詔自今盜發所在守帥監司議罰平定有勞者議賞　乙卯諸路提刑文武臣通置一員　癸亥帝覽陸贄奏議諭講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言之無有所隱　甲子金主如金蓮川　五月丙子諭宰相王淮等曰朕惟監司郡守民之休戚繫焉察其人而任之宰相之職也苟選授之際惟計履歷之淺深不問人材之賢否則政治之闕孰甚於斯今後二三大臣宜體國愛民精加考選既按以資格又考其才行合是二者始可進擬夫然後事得其宜用無不當故傳曰爲政在人卿等其慎之毋忽　六月壬寅詔侍從臺諫各舉操修端亮風力強明可任監司者一二人　甲寅以汀漳二州民爲沈師所蹂踐除其賦　丁巳同知樞密院事謝廓然致仕以周必大知樞密院事　金右丞相致仕石琚薨謚文憲琚最爲金主所知故事內宴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易之金主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備舉近事數十顯著爲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俛伏謝罪金主嘗欲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東宮何金主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金主悟而

止其譽啓沃類此　戊午謝廓然卒未幾龔茂良家
投匭訟冤帝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
敏　庚申臨安蝗詔守臣亟加焚瘞　甲子太白經
天　提舉浙東常平朱熹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幸而
從者率稽緩後時又以旱蝗相仍爲憂疏言爲今之
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
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
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諸路漕政遵
依條限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
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足以下結人
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
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
家也　秋七月甲戌以常平義倉及樁官米四十萬
石付諸司預備賑糴　辛巳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
朱熹備賑糶　金宰臣奏事金主頗有疾宰臣請退
金主曰豈以朕之微爽於和而倦臨朝之大政耶使
終其奏　壬辰以資政殿學士李彥穎參知政事彥
穎病羸艱拜起力辭帝曰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孟享
禮繁特免卿　詔發所儲和糴米百四十萬石補淳
熙八年賑濟之數於沿江屯駐諸州樁管　甲午金
主秋獮　八月庚子侍從臺諫集議奏曰自宰相執
政侍從卿監正郎員分爲五等除致仕遺表已議裁
減外將逐郊蔭補恩澤每等降殺以兩酌中定爲止
數武臣比類施行宰相十人開府以上同執政八人
太尉同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侍御史同中散大
夫至中大夫四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帶職朝

奉郎至朝議大夫三人職事官寺長貳監長至左右
司諫開封少尹釐務及一年須官至朝奉郎並朝奉
郎元帶職人因除在京職事官而寄職者同武翼大
夫至武功大夫同非侍從官無遺表外見行條格致
仕遺表通減三分之一餘分不減紹興初中書舍人
趙思誠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集議至是始用廷
臣集議行之　淮東浙西蝗　壬子定諸州捕蝗賞罰
除朱熹直徽猷閣以其賑濟有勞也　戊辰太白
經天　九月庚午以王淮爲左丞相梁克家爲右丞
相時成都闕帥帝問孰可者淮以留正對帝曰非閩
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惇呂
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
有丁謂王欽若乎帝稱善遂用正　丙子封子彤爲
安定郡王　戊寅金主還都　辛巳大享於明堂大
赦召史浩陳俊卿陪祀辭不至　辛卯封伯圭爲榮
陽郡王　甲午淮南運判錢沖之言眞州之東二十
里有陳公塘周圍百里本司近已興修塘岸建置斗
門石撻各一所於東西湫口二處請於揚子縣知縣
縣尉銜內帶兼主管陳公塘六字庶責有所歸從
之　乙未禁蕃舶販易金銀著爲令　金榷場副使
韓仲英等以受商賂縱禁民出界誅之　冬十月辛
丑金徙河閒宗室於平州　庚戌金祫享於太廟
辛亥塞四川沿邊支徑　甲子蠲諸路旱傷州軍淳
熙七年八年逋賦　十一月戊辰朔禁臣庶之家婚
飾僭擬　庚午賑夔路饑　金皇統逆黨先後誅死
惟圖克坦貞與大邦基（卽大興國賜名邦基）尚在邦基廢不用貞

以世姻藉恩寵，雖夫婦已降削爵號，仍徙爲臨潢尹。〔考異〕金史本紀作東京留守，據逆臣傳則貞已徙臨潢尹矣，今從傳。金主慮久遠，終不以私恩曲庇。丙子，詔誅貞，其妻永平縣主、子慎思並賜死。尋命磔邦基於思陵之側，於是皇統逆黨始盡。大邦基伏誅在六年正月甲午，今併書之。 庚辰，金主冬獵。 十二月庚子，金主還都。

淳熙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春正月丁丑，以給事中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師點入辭，帝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 金參知政事粱肅請老，金主謂宰臣曰：「粱肅知無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肅老矣，宜從其請。」遂致仕。 壬午，金主如春水，詔夾道三十里內被役之夫，與免今年租稅，仍給傭直。 甲申，參知政事李彥穎罷職奉祀，以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也。 戊子，復廣鹽客鈔法。詔曰：「鹽者，民食所資，向也官利其贏而自鬻，久爲民病。朕既遣使諭之，得其利害以歸，復謀諸在廷，僉言惟允，始爲之更令，許通商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爲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何者？鹽之息厚，凡官與吏之所爲妄費以濟其私者，一出於此，一旦絕之，無所牟取，必胥動以浮言，將毀我裕民之政。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皆以爲民，朕有美意，弗推而廣之，顧撓而壞之，可乎？其罷官般官賣，通行客鈔法。」〔考異〕宋史本紀作九年十二月己亥，更一廣官賣鹽法，復行客鈔；十年正月己丑，詔罷廣南官賣鹽法。今從宋史全文作正月戊子。 以黃洽爲御史中丞。自乾道五年以後，不除中丞者十四年。洽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摭拾細故。嘗奏言：「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無誤。」帝然之。 壬辰，樞密院進呈鎮江軍兵三年加減之數。帝曰：「養兵費財，國用十分，幾八分養兵。」周必大曰：「尚不啻八分。」帝曰：「今民間未裕，江東、浙西寄招鎮江諸軍及武鋒軍歲額人數，可並權免三年；所有諸州日前未足之數，特與蠲免。」 先是朱熹行部至台州，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降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以論章及仲友辯疏並進，且微爲仲友解，帝以爲然。熹論益力，前後章六上，帝不欲窮其事，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歸，旋予祠。〔考異〕宋史道學傳云：熹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又云：淮不得已，奏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案孝宗英主，宰相當無過抑之事，且予奪之命，亦非宰相所能專擅也。四朝聞見錄云：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將寘唐於理，王與唐爲姻，乃以唐自辯疏與考亭章俱取旨。上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爲解，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屬蘇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淮探上意以爲解。錄內所載頗近得實，今酌書之。

二月癸卯，用黃洽言，罷內侍陳源宮觀，建寧府居住。先是源罷德壽宮提舉，詔與落階官，臣僚言其過惡，請寢成命，與一在外宮觀，從之。至是洽又言其罪狀灼然，當賜竄責，故有是命。既而臺察又疏其黨與，皆一時之巨蠹，於是武略大夫徐彥達除名，道州編管，家財籍沒，進納德壽宮；其子必聞等三人並追官勒停；甄士昌追進武校尉；李庚追官勒停，仍送鍔州編管。士昌，源之廝役，以違法還轉；庚本臨安府都吏，與源交通補官；彥達嘗充德壽宮閣子庫書寫，專一爲源管家務，官至正使，職至路鈐，皆源之力也。 乙巳，金主還都。 戊申，金以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致祭於至聖文宣王廟。 甲戌，金以戶部尚書張汝愈爲參知政事。 三月丙寅

朔，建康都統制郭剛言：「去歲合揀汰效用軍義兵一百八十五人，自言願得逐便，乞揀汰。」帝曰：「正恐離軍失所，所以留之，如此，與放逐便。」

丙子，金始製宣命之寶，金玉各一。

金主將如會寧，右丞相烏庫哩元忠諫，不聽，出知真定府。

己丑，知福州趙汝愚奏：「海賊姜太獠寇泉南，兵馬都監姜特立以一舟先進，擒之，已誅其兇黨，釋其餘。」帝曰：「汝愚處置甚善。古者置刑，王者言宥而有司執法，若有司但務姑息，何以示懲！」特立旋召見，獻所爲詩百篇，除閤門舍人，命充太子宮左春坊，並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特立，麗水人也。

是月，詔舉制科。

夏，四月，丙申，詔：「臨安府係駐蹕之地，本府屬縣民戶身丁錢，可自淳熙十一年爲始，更與蠲放三年。」

監司帥臣奏到所部臧否。先是帝曰：「監司帥臣奏守臣臧否而不行黜陟，何以勸懲！」是日，以王去惡有平黎之功，又通曉郡事，召赴行在；范仲圭、韓璧任滿，與監司差遣；湯鷟罷新任。

癸卯，大理寺丞張抑言：「浙西諸州豪宗大姓，於瀕湖陂蕩各占爲田，名曰塘田，於是舊爲田者始隔絕水出入之地。淳熙八年，雖有旨令兩浙運司根括，而八年之後，圍裏益甚。請自今責之知縣不得給據，責之縣尉常切巡捕，責之監司常切覺察，令下之後尚復圍裏者，論如法。」從之。

是月，廣西運判王正己上言：「陛下加惠遠方，恐官賣科擾，民無所告，復行客鈔以救其弊，德至渥也。陛下本以寬裕遠民，而今來兩路通行，卻成發泄東鈔。借使兩路分畫界分，西路漕計不虧，諸郡可以支吾，亭戶不致貧乏，豈非陛下之本意！顧聞闕乏之端，有如二十餘州上下煎茶，倘有申請，朝廷豈能坐視，必須應副，則東路雖有贏餘，亦是朝三暮四，恐徒紛擾。」又云：「頃年章潭爲廣東提舉鹽事，力主兩路通行之議，及就移西路運判，客鈔不敷，漕計大窘，寢食俱廢，又得東路二十八萬緡，遂以少寬，即同帥臣范成大乞行官賣，此則易地而不可行者，歲月未久，可以覆按。」又云：「紹興間通行客鈔能三十餘年者，以西路有折科招徠之類，後既任罷，漕計遂窘，因有官賣之法。其後更易不定，大概以東鈔通行、西鈔不登爲患。萬一必須通行，則西路漕計或闕，亦須預作指畫，不可臨期闕悞。然不若分路爲允也。」

五月，甲寅，以潭州飛虎軍隸江陵都統司。

金主命應部除官嘗以罪廢而再敘者，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狀，方許授縣令；無治狀者，不論任數多少，並不得授。

臣僚言：「祖宗用人，初無清濁之別。韓琦第二人進士及第，未免監左藏庫，後爲度支判官，皆號稱職。請明詔大臣，如行在左藏庫之類，稍重其選，與免待闕，遇館學有缺，卻於此取之，以廣得人之路。」從之。

鄂州都統郭杲言：「襄陽屯田二十餘年，雖微有所獲，然未能大益邊計，非田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且無專任責者。或謂戰士屯田，恐妨閱習，而不知分蕃耕作，乃所以去其驕；或謂耕作勞苦，恐其不樂，而不知分給穀米，人自樂從。以樂從之人爲實邊之計，可謂兩便。請給耕牛農具，俾屯軍開墾荒田。」辛卯，詔疏襄陽水渠，以渠旁地爲屯田；尋詔民間侵耕者就給之。

廢舒州宿松監。

六月，丙申，王淮等言

時方酷暑，聖躬得無煩鬱。帝曰：「朕自有道以處之，但念閭閻之民不易度耳。往在潛邸，嘗有詩云：『閭閻多悖鬱，方愧此身閒。』」淮曰：「真古帝王之用心也。」

己酉，太府寺丞勾昌泰言：「蜀中制置使關六十州之安危，或有疾病遷動，自朝廷除授，動經年方到。請於從臣中嘗儲一二人於蜀中，令作安撫使，一旦有制置使闕，便可就除。其於思患預圖，最係國家大事。」帝諭宰執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之任者，庶臨時不致缺事。」

詔經理屯田。建康府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奏：「契勘淮西荒閑田土，如和州興置屯田五百餘所，廬州管下亦有三千六圍，皆瀕江臨湖，號稱沃壤。自後廢罷，撥還逐州召人請佃，尋許承買，今多爲良田。自餘荒地，亦有豪强之戶冒耕包占。」詔令淮西帥漕司同取見係官田畝實數聞奏。都統郭剛尋奏：「和州歷陽縣荒圩五百餘頃，可以開耕，每田一頃三人分耕，合用官兵一千五百人。」建康留守錢良臣亦奏：「上元縣荒圩並寨地五百餘頃，不礙民間泄水，可以修築開耕。」

壬子，金有司奏右司郎中段珪卒，金主曰：「是人甚明正，可用者也。」因歎：「臣下詭隨委順，相習成風。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一人見殺，後復一人繼之，真可尚也。」

辛酉，詔曰：「朕惻怛在心，惟吏或不良，無以宣德明恩。若乃貪饕無饜，與貨爲市，漁奪百姓，侵牟下民，有一於此，足秕邦政。天下之大，郡邑之衆，假勢放利，實煩有徒。若此，朕雖有愛民勤政之誠，焦勞於上，仁恩利澤，何由而下究哉！朕嗣服之初，蓋嘗考法祖宗，嚴贓吏之禁，其持心不移，覆出爲惡者，既已逮治一二，屬在位矣。歲月既久，法以漸緩，贓過之吏，狃習寬政，日甚歲劇。今列官處職，姦法不忌，是與盜無異也。國有憲法，朕不敢廢。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者，籍沒家財，取旨決配，並依隆興二年九月已降詔書施行，必無容貸。」

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其見用。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得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閒，考察其人，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其後直學士院無錫尤袤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子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

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名真僞相亂耳鄭丙後知泉州爲政汖急或勸之尚寬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　是月兩浙水命賑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九（起昭陽單閼七月盡閼逢執徐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
皇帝

淳熙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秋七月乙丑知廣州鞏湘以任帥
閫備著效勞除龍圖閣令再任　庚午禮部太常寺
言開寶通禮州縣水旱則祈社稷典禮具存見今朝
廷或遇水旱亦行祈禱今欲依臣僚所陳遇有水旱
令州縣先祈社稷請朝廷指揮行下詔從之先是臣
僚言州縣遭水旱神祠佛宮無不徧走而社稷壇壝
闃然莫或顧省彼五土五穀之神百代尊奉豈應祈
報獨不得與羣祀同享精純於是下禮寺看詳而有
是命　甲戌以旱詔求直言尤袤上言天地之氣宣
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
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法留滯而士大
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
不時報而久繫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罪者怨強盜
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使
負贓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
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
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戶部尚書韓彥直請廣糴
爲備且言冤濫爲致旱之由乞追究部曲曾誣陷岳
飛者以慰忠魂　乙亥詔曾任知州而爲郎官卿監
曾任卿監郎官而復出爲監司之人陳乞關陞者依
兩任無人薦舉條例特與免用舉主理爲資序　丁
丑詔除災傷州縣淳熙八年稅　癸未宰相王淮梁
克家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簽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
事施師點以旱乞避位不許帝曰數日羣臣應詔言
事並無及朕過失但多言刑獄事然刑獄自有成法
也　甲申雨　乙酉金平章政事伊喇道參知政事
張仲愈並罷以道爲咸平尹金主曰數年前嘗乞致
仕朕不許卿卿今老矣卿故鄉地涼事少老者所宜
賜通犀帶復遣近侍慰勞之　金御史大夫張汝霖
坐失糾舉降棣州防禦使　八月乙未金以女直字
孝經千部分賜護衞親軍　甲辰帝與宰臣論人才
曰平平無才略者不難得須有材而不刻慈善而不
謬王淮對曰大抵有材者多失之刻慈善者多失之
謬　乙巳楊安誠劄言請遵仁宗之制采用司馬光
之言覈實浮費量加撙節帝曰近日臣僚言多用司
馬光撙節之說蓋仁宗時亦自乏用故司馬光有是
言朕嘗見老內臣云哲宗極愛惜錢物不肎多賞王
淮等曰節用裕民之本陛下常以祖宗爲法天下之
幸也　金以戶部尚書程煇爲參知政事金主諭之
曰卿年雖老猶可宣力事有當言毋或隱默一日煇
侍朝金主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過於
王蔚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爲何如皆曰煇議政無隱
情煇曰臣年老耳聵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苟有
所聞敢不盡心　戊申詔侍從兩省管軍知閤御帶
及在內觀察使以上於武官中各舉有威儀善應對
堪充奉使接送伴者一人聞奏其已被差人不許薦

舉。以施師點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以御史中丞黃洽參知政事。庚戌，以史浩爲太保、魏國公致仕。庚申，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提領所事務限五日結局。先是戶部具南庫收支項目，帝謂輔臣曰：「見在錢三十五萬餘貫，盡撥付戶部，其餘金銀等物，令陳居仁點檢，具數以聞。」帝又曰：「欲併南庫歸左藏，令版曹自理會，朕亦省事。卿等可細具南庫五年閒出入帳，親自檢點。」故有是詔。南庫者，本御前樁管激賞庫也。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所取者，盡入此庫，戶部闕乏則予之。檜死，屬之御前，由是金帛山積。帝即位之始，納右正言袁孚之請，遂改爲左藏南庫，專一樁管應副軍期。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隸於版曹而爲經費也。至是始併歸戶部。既而尚書王佐言南庫歸版曹，無益而有損，請就撥歸封樁庫支。朝廷年例合還戶部錢，卻於封樁庫支，不從。佐又言：「經總制錢歲額一千五百萬貫，年來寖生姦弊，或偶無收，則便於帳內豁除，而創生窠名，更不入帳，分隸遞年積壓，直待赦放，恐暗失經費。」詔：「淳熙八年以前並特除放，自今收起虧額，其知、通並提刑司官屬，委本部覺察，依條施行。」是月，宰執奏封樁庫見管錢物已及三千餘萬緡。帝曰：「朕創此庫，以備緩急之用，未嘗敢私也。」封樁庫者，帝所創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先是六年夏四月，提領本庫言共管見錢五百三十萬貫，其後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爲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奏。又奏內外樁積緡錢四千七百餘萬。帝曰：「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周以冢宰制國用，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後世儒者尚清談，以理財爲俗務，可謂不知本矣。祖宗勤儉，方全盛時，財賦亦自不足，至變更鹽法，浸及富商。朕奉親之外，未嘗一毫妄取，亦無一毫妄費，所以帑藏不至空虛，緩急不取之民，非小補也。」先是帝以諸路財賦浩煩，令兩侍郎分路管認。王佐請於次年四月，將諸路監司守倅所起上供錢比較，以定賞罰，自是罕有逋欠。九月己巳，金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子、劉子及新唐書。金主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辛未，金主秋獵。壬午，詔諸路州軍拖欠內藏庫諸色窠名錢物，自淳熙九年以前並除放，以後常切催納，不得違慢，遂蠲六十萬緡。癸未，興元都統制吳挺上言：「同安撫司增置賞錢，募人告捉盜賊解鹽入界，見係出戍官兵把截搜捕，其不係戍地，請令沿邊州郡督捕盜官司搜捕。」詔利路安撫、提舉各申嚴階、成、西和、鳳州，毋得透漏。丁亥，禁內郡行鐵錢。冬十月癸巳，金主還都。乙未，右正言蔣繼周言：「自范成大倡爲義役之說，處州六邑之民擾擾十有六年。夫使鄉民貧富相助，以供公上之役，是特鄉里長厚之情，成大張大其事，標以義民，且欲改賜縣名，行之諸路。朝廷固已察其情狀不可行矣。成大再有所陳，囑其代者使遂其說。至陳孺知處州，親受其弊，乃始備言其實，陛下即可其奏，於是處州之民始獲息肩。三兩年來，舊說復作，一二布衣之上書，未必公言，朝廷令省臣李翔看詳，蓋

欲其詳酌可否翔不能參照案牘博詢民言辨苑成
大陳孺所奏之虛實乃從而附會其說斷以己見官
民僧道出田一等宅日貧富置之不問人以爲重擾
望特降旨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
便官司不得干預其間仍乞罷翔以謝處州兩浙十
五六年義役之擾從之　丁未大理寺奏內侍之子
買俊民等代筆事覺俊民當降一官勒停帝初欲貸
其勒停而更降一官又恐餘人亦援此爲比乃曰人
有私心法便不行遂令如奏次日王淮等言陛下用
法至公帝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然所以念起者正
以行有未到淮曰陛下每言唐太宗未嘗無過只是
覺得早陛下可謂早覺矣帝曰凡事順其自然無容
私其間豈不心逸日休　先是詔廣鹽復行鈔法罷
官搬官賣是月廣東提舉常平茶鹽韓璧奏廣西民
力至貧歲入至薄官兵備邊之費盡取辦於搬賣猶
懼弗給今一年住賣束手無策全仰給於漕司住年
改行鈔法自是有漕司應副逐州取撥窠名數目可
舉而行又朝廷頒降祠部及會子錢計四十萬下西
路漕司通融爲十年支遣及諸州各有漕司寄樁錢
以此隨其多寡應副諸州闕乏之數使足以供公上
贍官吏養兵備邊則可以堅客鈔之行上副陛下改
法裕民之意尋詔於支降四十萬數內權支二萬貫
付靜江府五萬貫分給諸州軍充淳熙十一年歲計
支遣一次續又從諸司申請撥廣東增賣鹽鈔剩錢
五萬貫及令封樁庫支會五萬貫充廣西十二年分
歲計　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敷文閣學士兼侍
講李燾條上古今日食於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曰
心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方潛陽時陰
氣乘之故比它月爲重宜察小人害政兼修邊備
丙寅金平章政事富察通罷壬申以樞密副使崇伊
爲平章政事　癸酉帝閱犒賞例命就內庫支錢諭
廷臣曰士氣須激厲朕嘗戒主將云卒伍遇戰未可
便用大陳且以小陳試之每一捷即加實賚將見人
人自奮　甲戌帝幸龍山教場大閱厚犒之　是月
賑京西饑　閏月甲午金以尚書左丞襄爲平章政
事右丞張汝弼爲左丞參知政事鈕祜祿額特喇爲
右丞禮部尚書張汝霖爲參知政事金主謂宰臣曰
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
至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寬政也餘復何
爲　乙未帝曰諸軍近日教閱間得錢甚喜多買柴
作歲計王淮等曰緣此街上見錢甚多帝曰聞外間
米麵甚平街上多有醉人朕得百姓歡樂雖自病亦
何害所謂吾雖瘠天下肥矣　壬寅廣西經略安撫
使奏安南進象帝曰象乃無用之物經由道路重擾
吾民其弗受　戊午金主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
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
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性不能遷
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又曰起身刀筆者雖有才力
可用其廉介之節終不及進士也　十二月丙子車
駕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　丁亥金召真定尹烏
庫哩元忠復爲右丞相　是月敷文閣直學士致仕
李椿卒椿嘗爲樞密院檢討文字時張說爲簽書會

小吏有持南丹州莫酋表來求自宜州市馬者，因說以聞。椿曰：「邕遠宜近，人所知也，故迂之者，豈無意哉！莫氏方橫桀，何道之以中國地理之近！請治小臣引致邊事之罪。」說又建議募民爲兵，以所募多寡定賞罰格，以勸沮州郡。椿白說：「若此，則恐有以捕爲募而致驚擾者，願毋限額。」爲司農卿日，嘗言於制國用者曰：「今倉庾所用，一月營一月之聚，豨藏所給，一旬資一旬之錢。朝廷之與戶部，遂分彼此，告借之與索價，有同市道，此陽城所以惡裴延齡者，願革而正之。」椿又論渡江以來茶法之弊，謂官執空券，市之園戶，州縣歲額，配之於民，卒有賴文政之寇。初，廣西鹽法，官自鬻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乃盡以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萬斛，令民戶折而輸錢，至五倍其估，米斛緡錢二十餘，州吏祿兵稍無以給，則又損其估以市於民，曰和糴，曰招糴，民愈病而鈔亦弗售。椿請改法從舊，除民折苗和糴招糴，官民俱便。　權知和州錢之望言：「歷陽含山縣有麻、灃二湖，灌溉民田，爲利甚溥。乾道二年，守臣胡昉鑿千秋澗以設險，澗既開通，而二湖之水始洩入江，積十餘年，澗水日洩，灌溉之利遂廢。今欲於千秋置斗門，以防湖水之洩，遇大浸則啓之以出外，遇旱暵則用之以豬水，俾二湖可資灌溉，又不妨千秋澗之險。」從之。　是歲，知遂寧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至靖康，全書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

淳熙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戊戌，金主如長春宮春水。　辛丑，詔浙東提舉司將開遏白馬湖田竝立板榜，每季檢舉，自後不得侵占，監司仍加覺察。　安化蠻蒙光漸等犯宜州思立砦，廣西兵馬鈐轄沙世堅討之，獲光漸。　丙午，監察御史謝諤言：「去年臣僚因處州守臣不合將義役置冊，假以藉手干求差遣，力陳其弊，得旨依奏。其所奏係兩事：一云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官司即不得干預；二云其民間自難久行，不能息爭訟者，州縣依見行條法，照民力資次，從公差募。其一項是行義役，其二是行差役也。言者之意，欲差役、義役二者竝行，原不曾言盡罷義役，亦但言兩浙之弊，不曾言及別路也。近聞江東西諸路民間有便於義役之處，官司乘此頗有搖動。蓋民間舊因差役，吏緣爲姦，當差之時，枚舉數名，廣行追擾，望其脫免，邀求貨賂，使之爭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緣行義役，遂頗便之。自此法之行，胥吏縮手無措，日夕伺隙，思敗其謀。近日饒州德興縣、吉州吉水縣人戶赴臺控訴，請飭諸路監司州縣，應有義役，當從民便外，其不願義役及自有爭訟，乃行差役，兩項竝合遵守，違者許提舉司按奏。其德興縣人戶幷賫到本縣舊刊義役石碑，可見經久之計，民情所甚便，正不必撓其成法也。」帝曰：「前蔣繼周言處州專行義役之弊，今謝諤欲義役各從民便，法意更爲完善。」　是月，戶部上去歲旱傷減放之數，帝初欲下漕臣覈實，既而曰：「若爾，則來年州郡必懷疑不與檢放矣。」　二月甲子，宰臣進卿寺差除，帝曰：「今後有正卿不除少卿，有少卿不除正卿，所謂官不必備。」又諭：「今後蜀中監司不可專差蜀人，恐

人情宛轉甚非法度 壬申金主還都 癸酉帝謂宰臣曰熊克赴台州鄉等當以朕意宣諭克爲人性緩古人有韋弦之戒緩者勉之急者緩之全在抑揚之道 詔前以溫台被水守臣王之望陳岩肖不卽聞奏賑恤遲緩之望特降一官岩肖落職放罷近台州獲海賊首領溫州獲次首領王之望陳巖肖各有捕賊之勞以功補過之望放罷巖肖與宮觀 甲申樞密院奏兩淮京西湖北路民兵萬弩手始自淳熙七年後不曾拘集教閱請令逐路安撫司行下所部州軍常令不妨本業在家閱習俟農隙照年例拘集比試其有材武者每州許解發一二人從帥司津發赴樞密院依四川義士條例試授以示激勸從之

三月辛卯耿延年進鑄錢樣帝曰且用舊樣不必頻改 刑部侍郎曾逮請依乾道九年指揮令刑部長貳郎官及監察御史每月通輪錄囚具名件聞奏庶得糾察之職帝曰可令每仲月錄囚 甲午金尚書省以金主將如上京奏定太子守國儀其遣使祭享五品以上官及利害重事遣使馳奏六品以下官其餘常事悉聽裁決每三日一次於集賢殿受尚書省啓事京朝官遇朔望具朝服問候車駕在路每二十日一遣使問起居已達上京每三十日一問起居丙申尚書省進太子守國寶金主召太子授之且諭之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到或留二三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卽爲克家子況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時觀汝甚謹今日能紓朕憂乃見中心孝也太子對曰臣在東宮二十餘年過失甚多陛下以明德皇后之故未嘗見責臣誠愚昧不克負荷乞備扈從金主曰凡人養子皆望投老得力朕留太尉左右丞相輔汝彼皆國家舊人可與商議且政事無難但用心公正無納讒邪久之自熱太子流涕左右皆爲之感動太子乃受寶〔考異〕金史顯宗世紀作二月今從世宗本紀 丁酉金主如山陵己亥還都壬寅如上京太子允恭守國癸卯宰執以下奉辭於通州金主謂樞密使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克寧曰朕巡省之後脫或有事卿必親之毋忽細微大難圖也又顧六部官曰朕聞省部文字多取小不合而駁之苟求自便致累年不能結絕朕甚惡之自今可行則行可罷則罷毋使在下有滯留之歎時諸王皆從以趙王永中留輔太子初太子在東宮或攜諸侍中步於芳苑諸侍中出入禁中未嘗限沮及太子守國諸從游者皆自得意太子知之謂諸侍中曰我向在東宮不親國政日與汝輩語今既守國汝等有召然後得入

乙巳詔知福州趙汝愚除敷文閣待制再任以汝愚在福州甚宣力也丙午詔知泉州司馬伋除龍圖閣待制再任兩浙運判張杓除徽猷閣運副使再任

丁未禁淮民招溫處州戶口 除職田官田八年逋租 知太湖縣趙傑之有言其不丁繼母憂者帝諭宰臣曰士大夫一被此名終身不可贖行遣中稍爲宛轉不須明言其罪乃降一官放罷 夏四月己未朔金咸平尹伊喇道薨金主道過咸平遣使致祭擢其子光祖爲閤門祇候 辛酉詔金州依見行鹽法聽從便買賣不得依前置場拘權 甲子以興元義

勝軍移戍襄陽。丙寅，金主次東京。丁卯，朝謁孝寧宮。東京百里內給復租稅一年，曲赦徒以下罪，賜高年爵。戊辰，賜禮部進士衞涇以下三百九十四人及第出身。癸酉，詔廣西經略詹儀之、運判胡庭直開具到見行鹽鈔，已爲詳細，可恪意奉行。先是知容州范德勤奏廣西賣鹽不便，詔儀之、庭直共詳議具奏。於是儀之等條析奏議：靜江府等一十六州官賣鹽，以救一十六州之害；住罷高化等五州敷賣二分食鹽，令轉運司置鋪出賣，從便請買，以爲五州之利；所有五州歲計，令轉運司計度抱認應副。如是則一路二十五州無不均被聖澤，折苗科敷之弊可以永革，而民力裕。又言：淳熙十年七月改行客鈔，至今年三月，已招賣過鹽鈔六萬二千籮，見今客人不住搬販，措置自有次序。故有是詔。高化雷廉欽五州產鹽地，客鈔不行，尋又奏欽州白皮鹽場事體與雷廉高化一同，請依舊興復，以備本司取撥作鈔鹽支付客旅搬請。丙子，定進士習射日分。王淮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古人以射爲重，後世乃廢而不講。帝曰：古者有文事必有武備，後世不知其意，所以朕舉行之。癸未，重頒紹興申明刑統。乙酉，權知均州何惟清言：解鹽除京西客販外，更有均房界入川者甚多，皆是取馬官兵附帶，請嚴約束。從之。金主觀漁於混同江。三月己丑，金主至上京，居於光興宮。庚寅，朝謁慶元宮。辛卯，知龍州張熹以廉吏見舉，帝曰：廉吏最難得，屢有懲戒而貪贓甚多。張熹果如何？王淮等對曰：蜀士皆稱其操履。帝曰：可與

提刑差遣，仍報行所薦劄子，以厲士俗。乙未，權知和州錢之望奏屯田事，帝謂王淮等曰：之望言課耕無法，士卒惰者無以勵，而勤者無所勸，卿等可詳議。旋令淮西總漕同建康副統制詳議以聞。戊戌，金主宴於皇武殿，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右正言蔣繼周言：比朝議監司守卒接送等物，嚴爲制限，所以節浮費寬民力也。其有諸路藩府及列郡暫差監司或宅州通判等兼攝，上下馬饋送，幷借諸公用，亦已約束，而偏方小壘，閒有違戾，或權官被差而不就，或已權不便而求歸，須申上司又別差官，年歲之間，接送數次，郡計有限，誠何以堪！請詔遠郡闕守處，令監司選差，以次官兼權，庶免將迎之責，以蘇郡計。從之。丙午，蔣繼周言：溫處流民丁籍尚存，諸縣催科，無人供納，或其家丁壯既去，老弱獨留，監繫輸塡，急如星火，因而多糾未成丁人名爲充代，追擾不能安居。請令溫處守臣將屬縣流移人戶覈實，除落丁籍，不得存留抑勒陪塡，如違，監司覺察以聞。從之。甲寅，詔四川駐劄御前諸軍將士戍邊滋久，常軫朕懷，可令總領所管特與犒設一次。傅鈞、彭杲守邊累年，軍政修舉，鈞與陞都統制，杲可帶吉州刺史。乙卯，以建康太平寧國池饒廣德南康建昌被水，各支常平錢米賑恤之。金太子謂圖克坦克寧曰：車駕巡幸，以國事見屬，刑名事重，人之死生繫焉，凡有可議，當盡至公。比主上還都，勿有廢事。自是凡啓稟刑名，太子自披閱，召都事委曲辨正，常至移晷。六月戊午朔，詔諸軍

陛差。蓋擇將之根本。必有智勇勞效。乃能服衆。今後宜精選。毋得循習苟且。仍令樞密院自準備將以上至統制官。每全軍各爲一籍。逐月揭帖進入。朕當閱點二三人。審觀識略事藝。隨其能否。議主帥之賞罰。從知樞密院周必大之請也。　臣僚言諸州軍受納夏稅。聞官吏邀阻。閑有將好絹强退。卻置場用低價收買。不恤民病。利其贏餘。望與嚴禁。從之。　蠲建寧府二稅逋緡。　庚申。以周必大爲樞密使。帝謂必大曰。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耳。它人不能也。　辛酉。敕令所上編類寬恤詔令。乞頒降。帝曰。凡事在人。斟酌輕重盡之矣。　金主幸安春水（舊作按出虎水今改）臨漪亭。　壬戌。校書郎奚商衡請制科取士勿拘三歲之制。帝曰。賢良得人。國家盛事。可令學士院降詔。有合召試人。舉官即以名聞。　金主閱馬於綠野淀。　甲子。王淮奏小路蠻擊虛狠寨事。帝論及恩威之意。且曰。國家兵威。不及漢唐遠甚。所恃者其天乎。澶淵之役。辛巳之役。匪天而何。王淮曰。人君平時仁心厚澤。固結民心。我無失德。而天之所助者順。蓋以理勝。不以力勝。帝曰。漢武帝時兵威震懾萬里之外。又何可當。但失之已甚。　丙寅。詔諸路總領各密舉偏裨將校可爲將帥者。不限員數。列其所長。密院籍記考察。不如所舉。坐繆舉之罰。　是日。趙汝誼言屯田事。遇一圩水退。諸圩兵卒併力耕種。秋成穀熟。施工力者皆預分穀之數。帝曰。若將來所收不多。朕不惜給米。使之亦如豐年。則更相勸勉。　己巳。詔兩澤稍愆。屢降寬恤指揮。其人戶夏稅和買催納起綱。自有條限。聞官司趣辦追擾。致傷和氣。監司嚴行禁止。尚或違戾。御史臺彈劾。　丙子。鄂州江陵都統制郭杲言。昨蒙降錢措置屯田。除節次收買牛具。創造寨舍。請於上件錢內存留三分之一。付牛僎準備接續。餘錢回納。詔郭杲將回納會子付牛僎貼充犒軍。餘錢就行樁留。準備屯田支用。　庚辰。知臨安府張杓請蠲浙西江東諸縣錢米。從之。　癸未。戶部韓彥質言各郡財賦場務縣道所入財穀。皆有名色。在法不得移易。而守臣不憚竭公帑之儲。以快私欲。至於終更席卷而去。不恤後人。請今後守臣任滿將所留諸色錢穀交割。不正其數。申戶部置籍。帝曰。須令後政限一月具數申戶部照會。王淮言前政只言數贏。後政只言數縮。合令前後政各具數申。帝曰。過限不申。令戶部以聞。　是夏。知婺州洪邁言。負郭金華縣田土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及之。故境內陂湖最當繕治。而本縣丞江士龍獨能以身任責。深入阡陌。諭使修築。令耕者出力。而田主出穀以食之。凡爲官私塘堰及湖總之爲八百三十七所。田之被澤者二千餘頃。皆因其故跡葺而深之。於官無所費。於民不告勞。三二十年之中。度亦未至隳廢。士龍上不因官司之督責。下不因邑民之訴請。自以職所當爲。勇於立事。乞加獎激。以爲州縣小吏赴功趨事之勸。從之。　秋七月戊子。右正言蔣繼周言。諸軍將佐屯駐。宜禁其私置田宅房廊質庫邸店。及私自興販營運。從之。　己丑。郭杲言。木渠下荒田實有堪耕種者百餘頃。已差撥官兵開荒。自餘不通水利高低田。亦令耕種。官兵差去。

合諸錢米就屯田官所管稻穀內借支將來收子課折還詔郭杲將高低田段更切措置開耕毋致荒閑餘依所乞 校書郞羅點言比年以來所在流配人甚衆強盜之獄每案必有逃卒積此不已爲害不細欲戢盜賊不可不銷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于見行刺配情輕者從寬減降別定居役或編管之令其應配者檢會淳熙元年五月指揮其強壯刺充屯駐大軍庶幾州郡黥配之卒漸少帝曰近歲配隸稍多後當如何王淮等曰如雜犯死罪猶可從輕至如劫盜六項指揮之行爲盜者莫不知之故將爲盜必先慮立爲首之名殺人姦濫之罪皆歸之以故爲首者不獲而犯者免死盜何由懲帝令刑寺集議既而刑部大理寺奏上帝曰朕夜來思配法雜犯死罪只配本州守城犯私茶鹽之類不必遠配只刺充本州廂軍令著役若是劫盜已經三次便可致之死可以此諭刑寺官 乙未金主謂宰臣曰巡狩所至當舉善罰惡凡有孝弟婣睦者舉用之無行者教戒之不悛則加懲罰 丙午金主獵於郭野淀 乙卯金主謂宰臣曰今時之人有罪不問則謂人不及知有罪必責則謂尋求其罪風俗之薄如此不以文德感之安能復於古也 甲寅築黎州要衝城 是月以泉福興化饑與元旱並賑之 金太子遣子金源郡王瑪達格(舊作麻達葛今改)奉表請金主還都 八月辛酉詔浙西諸州府各將管下圍田明立標記仍諭官民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圍裏 戊辰趙汝誼奏販米不得阻遏其以喝花爲名故作留滯者許赴監司臺部越訴重實典憲從之 帝聞隴蜀軍陳向用純隊近易爲花裝令利州三路都統制條具二者孰便既而興州吳挺奏行軍用師惟尚整肅其花裝隊未戰先已錯雜興元府彭杲奏四川諸軍昨自紹興之初團結皆爲純隊以五十六人爲隊止是教習純隊事藝兵刃相接取便應用金州傳鈞奏隴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我高而彼下必須純用弓弩狹隘相遇則純用干戟遇有緩急全隊呼索易於應集九月戊子詔並依舊純隊

辛丑帝諭宰臣曰每月財賦冊今後便令進入欲加增減 戊申勘會諸路州軍義倉米合隨正苗交納詔諸路提舉常平官行下所部隨鄉分豐歉依條收納入倉不得侵隱它用歲終具數申尚書省 是月敷文閣學士致仕李燾卒燾性剛大特立獨行著書外無嗜好帝聞其卒嗟悼謂侍臣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爲序冠篇不謂其遽止 冬十月甲子初舉改官人犯贓者舉主降二官 乙丑侍讀張大經等言陛下因講泰之九二有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爲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爲惡未有無助者也講萃之上六有曰盛極則衰亂極則治皆深得大易之旨乞宣付史館 丙寅吏部奏賓州三縣請通差文武臣帝曰武臣中極難得人小使臣尤不歷練委以一縣是害及一縣也 丙子盱眙軍言得金人牒以上京地寒來歲正旦生辰人使權止一年時金主保境息民非有它意而一時聞金人卻使人情大駭邊境姦民因妄傳邊

報以覬多得金帛或云金人內亂或云有邊部之擾或又云繕汴京城開海州漕渠河南北簽兵且南下矣朝野自相恫嚇迄無定論而金人晏然不知也及次年金主還都浮言始息　辛巳詔宇文虛中特更與恩澤二人令曾孫承受　太常博士歸安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以三國六朝五代爲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疎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若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請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十一月丙戌朔宰執謝賜太上皇稽山詩石刻帝曰太上詩屬意種蠡臣卿等當仰體此意勿分別文武當視之如一擇才行兼備者用之　戊子知婺州洪邁請蠲豐儲倉積欠米從之

利州路帥奏知鳳州余永弼知文州鄧樞政績帝曰邊郡政要得人永弼樞各轉一官俟任滿與再任

辛卯置萬州南浦縣漁陽井鹽官一員初以主簿兼監於是始專置官　辛亥淮西總領趙汝誼奏和州屯田所收物斛未曾均給帝曰可令總領所都統司將屯田力耕官兵斟量工力多寡拘今年收物斛實數分作三等次第均給　是月兩浙運副劉敏士運判姚憲並降官落職新江東提刑王彥洪別與差遣並以溫台二州災滂失於按劾守臣也　十二月丁巳修湖南府城　兩浙運判錢沖之言奉詔相視開濬常潤等運河請令諸州將運河兩岸支港地勢卑下洩水之處牢築堰壩仍申嚴啓閉之法令守臣措置從之　己未詔祕閣修撰知隆興府程叔達除集英殿修撰再任　丁卯帝閱知府軍除目謂宰臣曰選擇人才治道之急者州郡若不得人雖諄諄日降詔令亦是徒然卿等今後每遇一闕須是徧選終竟有得因言今之議者多言邊郡太守須是久任今邊郡無兵雖久任何益大軍皆在江南若是創置又費衣糧卻是萬弩手民兵無養兵之費有養兵之實緩急亦可用　己卯解元振乞令光州依舒州蘄州置監鑄錢帝不許命俟鑄到鐵錢時令分二三萬與光州　是月知台州熊克上九朝通略　是歲知鎮江耿秉奏三縣歲額畸零欠錢今以公庫所節浮費代解若非得旨恐後人斂之於民帝曰以寬剩錢爲民代納固善後人若無餘則必別作名色科配此事州郡自行則可朝廷難爲施行　金主欲毀上京城右丞相烏庫哩元忠諫曰此邦遭正隆軍興百姓彫獘陛下休養二十餘年尚未完復況土性疎惡毀之恐難經久風雨摧壞歲歲繕完民將益困矣乃止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 起旃蒙大荒落正月盡柔兆敦牂十二月凡二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春正月乙酉，金太子以金主在上京，免羣臣賀禮。太子自守國，深懷謙抑，宮臣不庭拜，啓事時不待立，免朔望禮，京朝官朔望日當具公服問候，竝停免。至是羣臣當賀，亦不肎受。丁亥，金主宴妃嬪、親王、公主、文武從官於光德殿，宗室、宗婦及五品以上命婦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

己丑，廣西提舉胡廷直言：「邕州賣官鹽，竝緣紹興閒一時指揮，於江左永平、太平兩寨置場，用物帛博買交趾私鹽，夾雜官鹽出賣，緣此溪洞之人亦皆販賣交鹽。近雖改行鈔法，其本州尚仍前弊。」詔經略司及知邕州陳士英措置聞奏。既而經略司言：「初置博易場，以人情所便，而博易交鹽，亦祖宗成法。請只嚴禁博販等，不得販鬻交鹽，攙奪官課，餘仍舊。」從之。

戶部言：「明州東錢湖溉田五十餘萬畝，昨緣葑草延蔓，開淘葑葑堆積沿湖山灣，遂成葑地。資教院僧承佃墾成田三百餘畝，恐有人戶以增租承佃爲名，培疊增廣，有妨積水。請將彼處葑地不許請佃，仍開爲湖，庶免向後堙塞。」詔勾昌泰相視開湖。

宰執言諸州獄案有督促十餘而未報者，帝曰：「自今不須催促，多則愈玩，只擇其怠慢者懲之。」辛卯，潼川運司以岳霖稽緩，特降一官。

初，青羌努兒結越大渡河，擄安靜砦，侵漢地幾百里。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留正密授諸將方略，壬辰，擒努兒結以歸，盡俘其黨，青羌平。進正敷文閣學士。

癸巳，王淮等請湯思謙與六院差遣，帝曰：「思退退縮，其弟不可與在內差遣。」淮等言：「思謙作兩郡，皆有可稱，不知與提舉何如？」帝曰：「在外不妨。」編修官湯碩亦與外任。

甲寅，金太子如春水。

二月庚申，金太子還都。

丁卯，帝語王淮等曰：「自唐、虞而下，人君知道者少，唯漢文帝知道，專務安靜，所以致富庶。自文帝之外，人君非唯不知道，亦不知學。」淮等曰：「道從學中來。」帝曰：「知學者未必盡知道，但知學者亦少。」淮等曰：「若唐太宗末年，寖不克終，豈是知道？」帝曰：「人君富有天下，易得驕縱。」淮等曰：「若治安日久，每事留意，則是愈久愈新。」帝又曰：「天下全賴良監司，若得良監司，則守令皆善。」淮等曰：「監司、郡守，皆在得人。」帝曰：「先擇監司爲要，若郡守亦當還擇，卿等今後除授監司，須留意。」又曰：「近日來郡守亦勝如已前。若是資序已到，其人不足以當監司、郡守，則監司且作郡守，郡守且作通判，亦何害？」淮等因問興居，帝曰：「朕尋常飲食亦不敢過。」淮等曰：「易於頤卦稱謹言語、節飲食。」帝曰：「觀頤，觀其所養也。」

壬申，吉州乞將旱傷最重太和、吉水、廬陵縣見欠夏稅竝與蠲放，從之。

癸酉，金主以東平尹烏庫哩思列怨望，殺之。

丙子，殿中侍御史陳賈言：「財計之入，率費於養兵，然所得嘗不能贍給，而自將佐等而上之，則有至數十倍之多。姑取殿、步兩司言之，殿司額外自統制而

至準備將凡一百二十員而數內護聖步軍全添統制三員步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亦一十八員兩司歲支除逐官本身請俸外供給茶湯猶不下一千萬緡養軍之須固已不訾而額外重費又復如此無惑乎財計之不裕也且以增創額外謂可儲養將材耶然諸將或有闕員未見取之於此若謂其人不足以備采擇則高廩厚俸自不宜輕以與之請軫慮國計責實政將內外額名色一切住差其在冗食之人宜賜甄別如有可備軍官之選則存留以俟正官有闕日補之或其人不任使令亦請隨宜沙汰勿使渾雜無補國事從之 丁丑金主如春水 三月乙酉進封皇孫擴爲平陽郡王 辛卯禁習渤海樂是春詔制舉免出注疏 夏四月丙辰侍讀蕭燧言廣西最遠其民最貧在法民年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官司按籍計年將進丁或入老疾應免課役者縣役親觀顏狀注籍知通案丁簿考歲數收附銷落法非不善柰竝海諸郡以身丁錢爲巧取之資有收附而無銷落輸納之際邀求亡藝錢則倍收剩利米則多量加耗一戶計丁若干每丁必使之折爲一鈔一鈔之內有鈔紙錢息本錢糜費公庫錢是以其民苦之百計避免或改作女戶或徙居異鄉或捨農而爲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販曾不得安其業請令帥臣監司措置行下從收附銷落之制革違法過取之害如或仍前科擾即令按劾從之 己未金主仍至上京右丞相烏庫哩思忠曰鑾輿駐此已閱歲倉儲日少市買漸貴禁衛暨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寘諸法恐傷陛下仁愛金主納之 辛未右正言蔣繼周言南庫撥付戶部於今二年而南庫之名尙存官吏如故請令戶部將南庫廢併其官吏竝從省罷案太宗分左藏北庫爲內庫幷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又改封樁庫爲景福內庫近年南庫分爲上下尋併上庫入封樁庫今所存南庫係前時下庫帝曰盡廢必至淆亂可以左藏西上庫爲名官吏可與裁減於是諸路歲發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緡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樁下庫仍隸戶部焉 壬申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甲戌以會寧府官一人兼大宗正丞以治宗室之政

金主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毋忘朕言 丁丑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賜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不易得也宗室宗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爲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數行宗室親屬皆感泣而退 是月邊諜言西遼假道於西夏以伐金帝密詔吳挺留正議之周必大勸帝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帝謂必大曰卿眞有先見之明 五月丁亥臣僚言諸處夏稅和買止有折帛折錢二色惟安吉

縣獨多折絲折帛折綾民間困於輸納朝廷以其旣納紬絹又以細絲織綾許以麤絲織絹謂之屑絹旨前任顏度申請改屑絹爲絲絹遂使此邑重困續經邑民詣闕陳訴已仍許納屑絹而夏稅產絹猶用細絲乞令產絹亦依舊用麤絲織造從之 庚寅地震

尙書左司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塡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旣棄淮矣江豈可得而守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埸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埸者何道但聞某日修禮文某日進書史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天見災害春正月日青無光若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恐陛下又不信也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天變頻仍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臣不知陛下悟乎否乎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耳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沖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願陛下超然遠覽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勿以臣下之苦口爲逆耳勿以近習之害政爲細故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它以重蜀之心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相依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夫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傅曰水木有本源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爲本源者時帝臨御久事皆上決宰執唯奉旨而行臣下多恐懼顧望故萬里於疏末言之太常丞徐誼亦諫帝曰人主日聖則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帝不能用 辛卯以福州地震命帥臣趙汝愚察守令擇兵官防盜賊 壬寅金主次天平山好水川 癸卯金遣使臨潢泰州勸農 庚戌帝謂王淮等曰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處萬一軍興而屯駐處卻無米臨時豈不誤事可便契勘大抵賑糶可逐歲循環備荒若椿積米須留要害屯軍所在庶軍民皆有其備 六月甲寅金主獵近山見田壠不治命笞田者 庚申金皇太子允恭薨金主命太子妃及諸皇孫服喪並用漢儀太子天性仁厚嘗奏曰東宮賀禮親王及一品皇族皆北面拜伏臣但答揖望聖慈聽臣答拜庶敦親親友愛之道金主從

之遂爲定制一日侍宴於常武殿典食進粥將食有蜘蛛在粥盌中典食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耳豈汝罪哉在東宮十五年恩德浹人者深及卒侍衛軍士爭入臨於承華殿下聲應如雷百姓皆於市門巷端爲位慟哭時諸王妃主入臨多從奴婢奴婢頗喧雜不嚴樞密使圖克坦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嚴飭禁衛如法然後聽入從者有數譴東宮官屬曰主上巡幸未還太子不幸至於大故汝等此時以死報國乎吾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然敬憚皇孫金源郡王瑪達格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身居冢嗣豈以常禮而忘社稷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謂曰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視郡王勿去左右金主聞克寧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喜其忠誠愈重之　壬戌淮東總領吳琚奏欲將鎮江都督統司諸軍官兵日前所欠激賞鋪軍須子鋪布帛錢並與除放庶幾官兵得其全請贍家此令一下足以感士心足以正師律足以戒掊克足以示陛下知行伍之微恤士卒之至帝曰軍政刻削楊存中以來便如此可依琚所奏仍降指揮其它有無似此去處及別有侵刻營運錢等並詔還之　丙寅金烏庫哩元忠罷爲北京留守金主責之曰汝强愎自用覬權而結近密汝心叵測其速之官　己巳臣僚言臣聞一定不易之謂法循習引用之謂例故昔人嘗守法以廢例未嘗用例以廢法今天官諸選條目猥多法例參錯吏姦深遠法無已行而或廢例有已行而必得此其爲

獘固非一日請詔銓部凡七司所行之事條法具載分明可以遵用而偶無已行者並令長貳郎官據法施行若於法窒礙而偶有已行之例並不得引用從之　丁丑帝謂宰執曰秋季在近獄案有稽緩者可擇數事議行遣今州郡職事弛慢不一難爲一例須知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前此岳霖降官印榜行下已久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豈可不明賞罰使賞罰不明朝夕諄諄無益也是日諸路監司帥臣以所部郡守考察臧否上惟浙東未具聞帝曰近來廢弛事多須當懲戒帥臣鄭丙提舉勾昌泰各降一官　秋七月壬午朔金賜太子謚曰宣孝　癸未臣僚言淮上州軍逐處皆有樁管米斛建康鎮江大軍屯駐又有總司錢糧惟太平州采石鎮沿江要害去處去歲民間艱食州郡必無儲備聞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載米入浙中出糶不行今來秋成在近望先支降本錢付總領所及時和糴詔趙汝誼於建康務場見樁管會子委官就采石倉措置　詔罷荆門軍洌河武寧黃泥稅場以前知軍陸洸言豪民買撲擾民故也　壬寅內藏庫奏和州無爲軍常德府所欠分錢乞再限一季起發帝曰近日和州卻以三千緡賂內侍求免事覺所免只五千緡卻用三千緡屬托謂何王淮等對曰其意以爲可長久得免故不憚一時之費帝曰守臣張士僖張臨趙公頤各展二年磨勘更與展限半年須管發納數足　吏部言二廣考試補攝官人請依本部銓試出官指揮將考校到合格人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從之先是廣東提舉韓璧言二廣兩

薦之士許試攝官，謂之試額；二年再試，謂之待次；累至三試，謂之正額，然後就祿，或任鹽稅，或受簿尉。至有闕官之處，雖待次亦得以濫授。其試攝程度，大略如銓試之五場，自非雜犯，雖文辭鄙俚，亦在所錄。僥倖太甚，請自今一如銓試法，下吏部勘當而有是請。

甲辰，罷常德府復州稅場，從提舉趙善譽之請也。

乙巳，罷江都、泰興、山陽、天長、高郵稅場，從提舉趙不流之請也。帝曰：「此皆有益於民之事，日行一事，歲計則有餘矣。」

臣僚言：「竊見浙運耿秉近因屬邑版帳錢額太重，乞與屬郡評議，將額重處量減。」詔從其請。兩浙版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樁相似；二浙州郡亦自窘匱，就諸縣之額太重者與之斟酌，縣有毫釐之減，則民有毫釐之惠。若諸路得一賢轉運使，則不待冠蓋交馳，而裕民之說行矣。望出此疏付版曹行之。浙運更令耿秉與諸郡守臣悉心講究，次第行之；諸路得為楷式。更願陛下不惜少裨版曹，以蘇民力。從之。

戊申，金主發好水川。

八月，甲寅，監察御史冷世光言：「監司歲出巡閱，吏卒誅求，所過騷然，一縣之中，凡數百緡，僅能應辦；否即据撫生事。請明詔諸路監司，今後巡閱，力革此弊，所用隨行吏卒，各於州郡差撥，逐州交替。」從之。

丁巳，帝諭宰執：「二廣鹽事，當併為一司。」王淮等曰：「外議併司後，恐廣西漕既不預鹽事，即無通融錢物，或至支吾不行。」帝曰：「如此，須更商量。蓋天下事全在致思，思之須有策，窮則變，變則通，譬如奕棊，視之如無著，思之既久，著數自至。」

辛酉，詔提領封樁庫所支降會子，付淮東、淮西、湖廣總領所，並充今年和糴樁管米本錢支用。

壬戌，詔封樁庫支降會子，委浙西提舉羅點和糴。

乙丑，詔曰：「朕惟差役之法，為日蓋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可謂備矣。然州縣奉行不公，豪貴兼并，太甚隱寄狹戶，弊端益滋。一鄉之中，上戶之著役者無幾，貧民下戶，畏避棄鬻，至不敢蓄頃畝之產，莫若不計官民戶，一例只以等第輪差。如此則不惟貧富均一，且稅籍之弊，不革而自去。可令戶部、給舍、臺諫詳議聞奏。」

丙寅，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趙鞏朝辭，帝曰：「鹽事利害稍重，凡事可親臨，勿容官吏滋弊，至贓吏不可不按。」

癸酉，知建康府錢良臣奏秋教按閱禁軍，路鈐訓武郎胡斌恃酒無禮，望賜罷黜。帝曰：「胡斌素多口，以舊在潛邸，故略假借，乃敢輒犯階級，可降兩官放罷。」

甲戌，秦熺奏德安府巡檢張革慢棄本職，於公所詈前任守臣，乞罷黜。帝曰：「此風不可長。」放罷輕典，更降兩官。

丙子，詔蠲會稽借貸官米。

九月，甲申，詔蘭溪借過常平錢收買稻種，並蠲放。

金主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金主嘉歎，賜食，并賜帛。

乙酉，還中都，臨宣孝太子於熙春園。

丙戌，國子祭酒顏師魯請獎進節義之士，帝然之。

辛卯，禮部言太史局與成忠郎楊忠輔所陳歷法異同，請差監視楊忠輔同太史局不干礙官測驗施行。帝曰：「日月之行，有疏數，故歷久不能無差。大抵月行道遠，多是不及，無有過者。至日，可遣臺官並禮部官看驗。」乃命禮部侍郎顏師魯監視測驗。先是忠輔言南渡以來嘗改造統元及乾道二歷，皆未三

年已不可用目今見行淳熙歷乃因陋就簡苟且傳會而已驗之天道百無一合淳熙歷朔差者自戊戌以來今八年矣忠輔因讀易粗得太衍之旨創立日法撰衍新歷凡日月交會氣候啓閉無不契驗今己巳歲九月望月蝕在晝而淳熙歷法當在夜在晝者蝕晚而不見在夜者蝕早而見若以晝夜辨兩歷之是非斷可決矣故有是詔尋命官測驗是夜陰雲不見

壬辰臣僚言吏部差注知州請並令長貳同共銓量其人材堪與不堪應選保明聞奏或前任有過犯者亦酌其輕重爲之去取其人材不堪應選者即予報罷庶幾不致冒濫詔自今吏部差注知州同共銓量先次保明聞奏

癸巳起居舍人李巘言郊禋之際命官行事皆所以尊天禮神贊導之吏利於速集往往先引就位以待行禮立俟既久筋力有限從倚疲頓或至倒側及當行禮多不如儀肅敬之誠何從而生帝曰此說誠然朕往在潛邸爲亞獻時催班亦早時風緊簾疏頗覺難待況百官既無幕次又立班太早所謂雖有肅敬之心皆倦怠矣蓋引班吏只欲早畢宅事寧顧時之未可今只須先二刻催班

丁酉郭杲申襄陽府水渠下屯田二麥數帝曰下種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可令郭杲細具因依帝又曰所在屯田二麥於六月終稻穀於十月終可具數聞奏仍先申尚書省繼以湖廣總領趙彥逾知襄陽府高夔京西運判劉立義鄂州江陵副都統閻世雄奏襄漢之間麥稻熟時乃詔二麥於七月終稻穀於十一月終具數聞奏

中書門下省言前知綿州史祁得替之日將本州見在錢指爲羨餘獻總領所希求薦舉詔史祁特降一官放罷

冬十月丙辰諭建康府副都統制閻仲曰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歎而上無勝筭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揜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功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卿當以奢爲法仍刊石給賜殿帥以下

金尚書省奏親軍數多宜稍減損詔定額爲二千宰臣退金主謂左右曰宰相年老艱於久立可置小榻廊下使少休息

庚申詔兩淮並沿邊州軍歸正人請占官田昨累降指揮與免差稅賦今限滿理宜優恤可自淳熙十三年爲始更與展免三年

甲子金主謂宰臣曰護衛年老出職而授臨民字尚不能書何以治民人胸中明暗外不能知精神昏耄見於外是强其所不能也天子以兆民爲子不能家家而撫在用人而已知其不能而强授之百姓其謂我何

乙亥知隆興府程叔達請將淳熙十年分百姓未納稅苗蠲放其上供及分隸之數自行管認帝曰不虧公家又有利於百姓可依奏仍令出榜曉諭王淮曰以此觀之州郡若得人財賦自不至匱乏帝曰此須守臣自不妄用若妄用何以表率胥吏使財賦有餘

十一月甲申司農少卿吳燠言宜令有司集議冗食之吏散在百司者務從減省先自省部始若夫不急之官宜汰之兵亦可以次第省廢其於大農歲計不爲小補帝曰遽然省罷人必怨懟可行敕令所

參照條法合省減人數且令依舊俟離司或事故更不作闕其合減兵卒亦許存留如事故更不差撥前將作監朱安國言文思院製造有物料未到者轉移以應急切之須願明詔自今文思院製造不得轉料又皇城司差親從官二人充本院監作動輒脅持邀取常例宜罷差帝曰然親從官誠宜罷之以知漳州黃啓宗清廉律己撫字有勞除祕閣再任庚寅金葬宣孝太子於大房山金主欲加以帝號問於羣臣翰林修撰趙可對曰唐高宗追謚太子宏爲孝敬皇帝左丞張汝弼曰此蓋出於武后遂止乃建廟於衍慶宮戊戌金以皇子曹王永功爲御史大夫辛丑冬至郊先是詔史浩陳俊卿陪祠皆辭〔攷異〕四朝聞見錄云皇陵慶上皇八表召故相陳福國史越王陪位陳力以疾辭史開命渡江陪祀既竣事以史舊學曲爲勉留時相疑其迫己風言者去之陳聞史入謂客曰史直翁只好莫去陳之多智此其一也案宋史本紀不載召史浩陳俊卿陪祠事據宋史全文則浩俊卿皆辭不至故不書於本紀也聞見錄以爲浩至而俊卿不至疑傳聞之誤今不取十二月庚戌朔加太上皇尊號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字皇太后備德二字壬子王淮等賀冊寶禮成帝曰前日慈顏甚懽淮曰陛下奉親至誠載籍所未聞帝曰太上賜朕銷金背子一領但色差淺此便是昔人斑衣來歲慶壽日更服以往淮等曰洵盛事也癸丑尚書右司郎中何萬言今之風俗視舊日侈此家給人足不能如往時也本朝自淳化後已號極治仁宗深慮風俗易奢景祐二年詔天下士庶之家非品官無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得綵繪門宇器用毋得純金及表裏用朱三品以上及宗室戚里家毋得金棱器及用玳瑁器非命婦毋得金爲首飾及真珠裝綴首飾衣服

凡有牀褥之類毋得用純錦繡民間毋得乘檐子其用兜子者舁無過四人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鬧裝銀鞍違者物主工匠並以違制論今請考其違戾於禮法者開具名件嚴立禁戢始自中都以至四方則用度有制民力自寬詔禮部參照景祐詔書並見行條令討論聞奏甲寅茶馬司言宕昌馬場歲額所管皆是遠蕃入中其間多蹄黃怯瘦之類若行排撥必致損斃令於西和州置豐草監并宕昌見馬監務應歇養金樞密使圖克坦克寧請立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繫天下之望曰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恐自此始矣金主以爲然戊午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瑪達格判大興尹進封原王庚申知成都府留正以病告帝曰留正病可即擇人知成都王淮等薦趙汝愚帝曰朕亦思之無如汝愚其處事不偏可任也癸亥權發遣簡州丁逢朝辭論今日財賦窠名之數多養兵之費重民力有限而州縣之吏並緣名色巧計侵移重困民力請嚴行禁止帝曰卿到簡州當遵守所言丙寅金左丞相完顏守道左丞張汝弼右丞鈕祜祿額特喇參知政事張汝霖坐擅增東京諸皇孫食料各削官一階丁卯湖北提舉趙善譽言江陵府高陂河渡請盡廢官課聽從近便居民各以舟船渡載庶幾豪民不得專其利而民力無迫脅阻滯之患從之甲戌金主謂宰臣曰太尉守能論事止務從寬犯罪罷職者多欲復用若懲其首惡後來知畏罪而復用何以示戒金主聞有司市麪

不時酬直。怒監察不舉劾。杖之。以問參知政事程輝。輝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金主曰。職事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乙亥。忠翊郎殿前司左翼軍統制盛雄飛特降兩官。送隆興府居住。以不親臨教閱。添置回易。泉州以其事來上。故有是詔。　丙子。金主謂宰臣曰。原王大興行事如何。額特喇對曰。聞都人皆稱之。金主曰。朕令察於民間。咸言見事甚明。予奪皆不失常。曹豳二王。弗能及也。又聞有女直人訴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訴事。漢語問之。大抵習本朝語為善。不習則淳風將棄。張汝弼對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額特喇曰。以西夏小邦。崇尚舊俗。猶能保國數百年。金主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偽。則喪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實也。金主嘗與宰臣議古有監軍之事。平章政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軍。動為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金主嘉納之。

是歲。知龍州王偁上東都事略。　詔舒蘄二州鐵錢監歲鑄並以二十萬貫為額。

淳熙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春正月庚辰朔。帝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推恩。　戊戌。詔淮東淮西湖廣總所幷江池州襄陽江陵府大軍庫見在金銀錢會。並限半月具申尚書省。　甲辰。金主如長春宮春水。　二月庚戌。詔潼川運判岳霖職事修舉。除直徽猷閣再任。知靜江府詹儀之為通判沈作器乞宮觀。帝曰。此門亦不可開。監司按通判則可。知州於通判按舉皆不可。若通判只是隨州。焉用通判。其改差別處通判。　乙卯。步軍都虞候梁師雄奏射鐵簾合格官兵人數。帝曰。聞射鐵簾。諸軍鼓躍奮勵。可作士氣。周必大對曰。兵久不用則氣惰。今陛下以此激勸。將見人人皆勝兵矣。　癸酉。帝謂侍臣曰。朕觀唐世。大將得人頗多。蓋緣內討方鎮。外有吐蕃回紇。無時不用兵。所以人皆習熟。國朝仁厚。不動兵革。餘三五十年。故名將少。王淮曰。人材遇事乃見。但中外多事。用兵不已。亦非美事也。　金主還都。乙亥。詔曰。每季求仕人問以疑難。令剖決之。其才識可取者。仍察訪政迹。如其言行相符。即加陞用。　丙子。帝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二語。人君豈不知之。然所行不至。陸贄論諫諄複不已者。正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徵於太宗。則言語不甚諄複。且德宗之時何時也。而與陸贄論事。皆是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當面反覆詰難。猶恐未盡。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可中人傳旨。朕每事以太宗為法。以德宗為戒。　三月丙戌。淮東淮西總所具到軍庫見錢會子及務場錢數。詔就本府認數樁管。非朝旨不得擅行支使。　己丑。金尚書省擬奏除授。金主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級。安能得人。古有布衣入相者。聞宋亦多用山東河南流寓疏遠之人。皆不拘於貴近也。以本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朕難偏知。卿又不舉。自古豈有終身為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無故得進耳。左丞張汝弼曰。下位雖有才能。必試之乃見。參政程輝曰。外官雖有聲。

一旦入朝卻不稱任亦在沙汰而已　辛卯以福建
運判王師愈職事修舉除直祕閣再任　夏四月庚
戌帝讀陸贄奏議論度支折稅事狀蕭燧言自古聚
斂之臣務爲欺誕以衒己能未有不先紛更制度者
帝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讀贄所論裴延齡
書燧言人君未嘗不欲去小人然嘗爲小人所勝如
蕭望之爲恭顯所勝張九齡爲李林甫所勝裴度爲
皇甫鎛所勝帝曰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　詔沒官
田產合拘收租入常平違者科罪　壬子金主謂侍
臣曰朕嘗御膳務從簡省若欲豐腆雖日用五十羊
亦不難然皆民之脂膏不忍爲也遼主聞民間乏食
謂何不食乾腊蓋幼失師保之訓及即位遂不知民
間疾苦想前代之君享富貴而不知稼穡艱難者甚
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又曰隋煬帝時楊素專權行
事乃不慎委任之過與正人同處所知必正道所聞
必正言不可不慎也今原王府屬當選純謹秉性正
直者充之勿用有權術之人　戊午金左丞張汝弼
罷汝弼奏事阿順金主謂左右曰卿等每事多依違
苟避不肯盡言高爵厚祿何以勝任如烏虛哩元忠
剛直敢言義不顧身誠可尚也於是徙元忠知真定
尹　壬戌金太尉左丞相完顏守道致仕爲咸平尹
封華國公金主遣人諭之曰咸平自斡罕（舊作窩斡今改）亂
後民業尚未復舊朕聽卿歸鄉里所以安輯一境也
　五月己卯蕭燧奏讀陸贄奏議聖語帝曰朕每見
贄論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有德宗之失卿
等言之又曰德宗不肯推誠待下雖更奉天離亂終

不悔悟此以知其不振也　甲申金以大興尹原王
瑪達格爲尚書右丞相賜名璟以司徒樞密使圖克
坦克寧爲太尉尚書左丞相判大宗正事趙王永中
復爲樞密使參知政事程輝致仕輝喜雜學尤好論
醫神童常添壽者方數歲輝召與語因書醫非細事
添壽塗細字改作相字輝大慙　戊子盧溝決於上
陽村金主命集議先是決顯通寨發中都三百里內
民夫塞之至是復決議者恐枉費工物遂弗治（攷異金史
河渠志作二十五年今從世宗本紀）　庚寅金御史大夫曹王永功罷以
豳王永成爲御史大夫　戊戌金以尚書右丞鈕祜
祿額特喇爲左丞參知政事張汝霖爲右丞　六月
己未臣僚言臨安守臣將本府胥吏除合存留外罷
逐百餘人更有不曾根括不得姓名人盡行汰斥亦
幾二百餘臨安在輦轂之下而吏輩額外增置私自
存留如此其衆況四方郡邑之廣胥徒之冗何可勝
計請令提舉將此縣人吏照紹興二十六年指揮存
留正額外其餘盡行罷逐其合存留之人不係過犯
不經斷勒方許存役從之　己巳金主謂宰執曰朕
與卿等皆老矣薦舉人才當今急務人之有幹能固
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優也　秋七月丙申金
以御史中丞馬惠迪爲參知政事　是月詔諸路州
縣並以見錢會子中半交收帝因言聞軍民不要見
錢卻要會子朕聞之甚喜但會子不可更增見在之
數　閏月己酉令淮浙提鹽約束逐州主管官遇亭
戶納鹽在官須管即時稱下支還本錢不得縱容官
吏掊克如聽用（以待鹽官饋遺宴集之用）花帶（以待各路鹽官秋滿裹糧之費）等錢及

上戶兇請折除等事並嚴覺察按劾仍許亭戶越訴 戊申以敷文閣學士留正簽書樞密院事己酉施師點乞免兼同知樞密院事許之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軫 丁丑金主謂宰臣曰親軍雖不識字亦令依例出職若涉贓賄必痛繩之圖克坦克寧曰依法則可金主曰朕於女直人未嘗不體恤然涉贓罪雖朕子弟亦不能恕太尉之意欲姑息女直人耳

戊寅金尚書省奏河決衞州城壞命戶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徙衞州於胙城縣寂馳傳視被災之處不爲拯救乃專集衆以網魚取官物爲事民甚怨之金主聞而惡之遣戶部劉瑋往行部事從宜規畫黜寂爲蔡州防禦使（考異）王寂拙軒集有夢賜帶笏表云念羣言交構臣於不測之淵蓋託詞於夢中以自解也其蔡州詩云老夫爲政拙雅志與時乖其丁未肆眚詩云平生自信不謀伸媒孽那知巧亂眞暗有鬼神應可鑒遠投魑魅若爲鄰是寂以蔡州之貶爲由於媒孽也金史世宗紀祇書寂之奉命徙胙城縣而不言其後事中州集所載寂傳於中間仕履言之甚略金人記事之書無可旁證今仍從金史河渠志連書之摘錄寂詩文數語於此以備參覈 辛巳詔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程叔達久任閫寄治行有聞除敷文閣待制再任 壬午新築江陵城成 甲午金主秋獵庚子次薊州（考異）金史作九月庚子案庚子迺八月二十六日也金史重出九月二字今刪 九月甲辰朔金主如盤山因徧閱中盤諸寺

庚申還都 丙寅金主謂宰臣曰呼喇台（舊作呼哩改今改）叛亡已遣人討之可益以甲士毀其船栰馬惠迪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煩聖慮金主曰朕亦知此類無用所以毀其船栰欲不使再窺邊境耳 庚午江西安撫等請將上供米折納價錢帝曰是何言也食與貨自不同本是納米今教納錢可乎

辛未知靜江府詹儀之言知宜州王侃盡心邊備蠻猺知畏請優加旌別仍令再任詔王侃特轉一官減三年磨勘令再任 是月詔求遺書 詔裁有司冗食 冬十月甲午金詔增河防軍數 金圖克坦克寧以原王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金主時諸子趙王永中最長而克寧又與永中有連金主歎曰克寧眞社稷臣也 戊戌金寧昌節度使崇肅行軍都統忠道以討呼喇台不待見敵而還崇肅杖七十削官一階忠道杖八十削官三階 十一月辛亥中書舍人陳居仁劄言乞略細務帝曰其言甚當今之要務不過擇人材正紀綱明賞罰多降指揮徒見繁碎

甲寅司農寺言已分委西倉糴事帝謂宰臣曰此等便可自劄下凡指揮須教人信畏若是玩瀆何補於事當取其大者要者留意至於小事姑從闊略如除授監司太守卿等須反覆留意帝又曰少降指揮不唯事簡又且人信所謂一舉而兩得之 庚申金立右丞相原王璟爲皇太孫 甲子王淮等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列傳皇帝會要 金主謂宰臣曰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輟今我軍專務游惰卿等勿謂天下既安而無預防之心一旦有警兵不可用顧不敗事耶其令以時訓練 丙寅右丞相梁克家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

庚午金主謂宰臣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過朕之過頗喜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

辛未敕令所進審定裁減吏額帝曰革弊以漸且依舊存留只是將來不作額最爲良法亦不至咈於

人情。十二月辛巳，臣僚言汀州科鹽之害，詔漕臣趙彥操、王師愈同提舉應孟明措置聞奏。彥操等尋奏：汀州六邑，長汀、清流、寧化則食福鹽，上杭、連城、武平則食漳鹽，亦各從其俗耳。夫食鹽者既異，則鈔法難於通行。今欲將舊欠鹽錢盡與蠲放，及減鹽價，其所蠲舊欠與所減鹽價，本司卻多方措置那充應補其數。如此則州縣之力，即日可紓，立價即平，買鹽者衆，私販遂息，官賣益行，價雖裁減，用無所虧。是汀州與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補州用與所放舊欠，又在此外。加以利源不壅，財力自豐，救弊之本，無以尚此。並從之。甲申，金左諫議大夫黃久約言遞送荔枝非是，金主曰：朕不知也，今令罷之。丙戌，謂宰臣曰：有司奉上，惟沽辦事之名，不問利害如何。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比因諫官黃久約言，朕方知之。夫爲人無識，一旦臨事，便至顛沛。宮中事無大小，朕嘗觀覽者，以不得人故也。如便得人，寧復宅慮。甲午，少師致仕陳俊卿薨，命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謚碑，帝聞嗟悼，謚正獻。丙申，金主謂宰臣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貲產皆空。今復遣官於彼推排，何耶？右丞張汝霖曰：今推排皆非被災之處。金主曰：雖然，必其隣道也。既隣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者。計其資產，豈有餘哉。尚何推排爲。（攷異）金史河渠志載在十一月，今從本紀。戊戌，大理寺奏獄空。是月，利州路饑，賑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一 起彊圉協洽正月盡屠維作噩十二月凡三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
皇帝

淳熙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春正月丙午，真州運司乞展限
收換銅錢，帝曰：久相玩習，不成號令矣。王淮等請令
漕司措置，帝曰：頻降指揮，人亦不信，今且教措置，以
觀其後。帝又曰：賢者不待賞罰而自勤勉，至於中人，
無賞罰不得，天下大抵皆中人耳。己酉，金以襄城
令東平趙渢為應奉翰林文字。渢入謝，金主謂宰臣
曰：此党懷英所薦耶？對曰：諫議黃久約亦嘗薦之。金
主曰：學士院比舊殊無人材，何也？右丞張汝霖曰：人
材須作養，若令久任練習，自可得人。庚戌，金主如
長春宮春水。二月乙亥，金主還都。己卯，金改閔
宗廟號曰熙宗。庚辰，知福州買選言：福州瀕海諸
寨，皆係海道要害，今巡檢乃有以蔭官及雜流出身，
或素不知兵，或年已垂老，緩急不可倚仗。請今後應
沿海巡檢，須武舉或軍功出身，年未五十，諳曉兵機
行陳之人，方許注差。勘會：先曾經海道捕賊立功諸
會船水人，次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即依見行法差注，
止不注流外出身之人。從之。癸未，金以曲陽縣置
錢監，賜名利通。丁亥，以樞密使周必大為右丞相。
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
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
欲相維，非止奉行文字也。金御史臺言：自來沿河
京府州縣官，有坐視管內河防缺壞，略不介意者，請
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皆於名銜加管勾河防事，
如規措有方，能禦大患，或守護不謹，以致疎虞，隨時
聞奏議賞罰。金主從之，仍命每歲將泛之時，令工部
官一員沿河檢視。沿河府州之長貳皆提舉河防事，
縣令佐皆管勾河防事。戊子，以施師點知樞密院
事。丙申，金命罪人在禁，許親屬入視。三月辛亥，
金皇太孫受冊，赦。乙卯，金尚書省言：孟家山金口
牐下視都城百四十餘尺，恐暴水為害，請閉之。詔可。
庚申，陳居仁言：祖宗加意斯民，見於役法，先為詳
備，其後臣僚州郡申明衝改，寖失法意。請下敕令所
取祖宗免役舊法，并於戶部取括紹興十八年以後
續指揮，本所官精加考核，其有與舊法抵牾，即行刪
去，修為一書，名曰役法撮要，俟成鏤板頒天下。從之。
夏四月壬午，趙伯韄請添差軍中屬官差遣。帝曰：
軍中豈可添差虛請給！占當時不合開端，遂使源源
陳乞不已，除見任添差人許滿今任，日後更不差人。
丙戌，金以刑部尚書崇浩為參知政事。戊子，賜
禮部進士王容等四百三十五人及第出身。翰林學
士洪邁言：貢舉令，賦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三百字，今
經義論策一道有至三千字，賦一篇幾六百言，寸晷
之下，唯務貪多，累牘連篇，何由精妙！宜俾各遵體格，
以返渾淳。丙申，金主如金蓮川。辛丑，金中都地
震。五月庚午，金人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使人問
之尚食局，直長言臣閱老母病劇，私心憒亂，以此有

失嘗視金主嘉其孝即令還家侍疾 六月戊寅以久旱頒畫龍祈雨法 金免中都河北等路被河決水災軍民租稅 甲申駕詣太乙宮祈雨次詣明慶寺 丁亥觀文殿大學士特進梁克家卒謚文靖 庚寅臨安火 癸巳王淮等以旱求罷不許詔修炎帝陵陵在衡州茶陵縣從衡州之請也 己亥省釋兩浙路罪囚 秋七月丙午太白經天 詔曰政事不修旱暵爲虐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 己酉詔監司條上州縣弊事民間疾苦 辛亥避殿減膳徹樂 壬子金主秋獮 癸丑命檢正都司看議羣臣封事有可行者以聞 詔權減秀州經總制糴本錢半年 何澹言省吏改易都司簽擬文字帝謂宰臣曰卿等可自以意問之前後改易者何事亦欲官吏各有所警 丙辰命臨安府捕蝗募民輸米賑濟除紹興新科下戶今年和市布帛二萬八千四 辛酉以江西湖南饑給度牒糴米備賑 戊辰雨命給舍看詳監司具到州縣弊事 八月辛未賜度牒百道米四萬餘石備賑紹興府饑 王淮言石萬等所造曆與淳熙戊申曆差兩朔又淳熙曆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曆法有差帝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可令禮部太常寺秘書省參定以聞 癸未以留正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丙戌金主次雙山 九月己亥朔還都 己酉金主謂宰臣曰朕今歲春水所過州縣其小官多幹事蓋朕嘗有賞擢故皆勉力以此見專任責罰不如用賞之有激勸也 乙丑罷增收水

渠民田租 冬十月辛未以太上皇不豫帝罷朝視疾赦 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遺誥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痛擗踊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順其美光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 丙子以韋璞等爲金告哀使 庚辰金祫享於太廟 辛巳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袤據典禮定大行太上皇廟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袤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其議〔考異〕萬柳溪邊舊話太上崩文簡公定號高宗洪邁請易世祖公率顏師魯奏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在天之靈不安邁論遂屈卒如公議文簡即尤袤之謚宋史尤袤傳同是高宗之謚定於尤袤也本紀作用禮官顏師魯等言顧號稱宗則以師魯爲主矣今從尤袤傳 乙酉羣臣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 丙戌詔俟過小祥勉從所請 戊子帝衰絰御素輦還內以顏師魯充金國遺留國信使 庚寅金主謂宰臣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且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唯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

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也不知

十一月己亥太上皇大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因詔皇太子惇參決庶務侍讀楊萬里上書太子曰民無二王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於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一履危機悔將何及太子覽之悚然庚子三辭參決不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禫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甲寅金詔河水泛溢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衞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並免今年差稅

十二月庚午大理寺奏獄空

乙酉制司言夔路大寧監四分鹽遞年科在恭涪等八州委實擾民請據運司措置止就夔州以時變賣誠爲利便從之

戊子金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

金主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才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無所建達一日謂宰臣曰古來宰相率不過三五年而退罕有三二十年者卿等將不舉人甚非朕意它日又謂宰臣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必待朕知而後進乎平章政事襄右丞張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言但無人耳金主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至它日子孫誰與共治者乎

淳熙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春正月戊戌開議事堂以內東門司改充命皇太子隔日與宰執相見議事如有差擢在內館職在外部刺史以上乃以聞先是林栗言諫諍之官尚有闕員居其官者往往分行御史之事至於箴規闕失寂無聞焉乞親擢端方質直言行相副堪充補闕拾遺者召見而命之以遺補爲名不任糾劾之職帝曰朕每欲增置諫員但以言官多任意論人向者初除臺諫人已預知必論其人既而果然若諫官止於規朕過舉朝廷闕政誠合古人設官之意卿等更攷求前代與置本末以聞王淮等以唐六典所載與舊制進呈帝曰朕樂聞闕失若諫官專規正人主不視抨彈雖增十員亦可辛丑詔復置左右補闕拾遺

癸卯金遣宣徽使富察克忠爲宋弔祭使

甲辰金主如春水

乙巳帝諭宰臣曰皇太子參決未久已自諳知外方物情自今每遇殿朝令皇太子侍立於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常闕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請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昭殿下之令德〔攷異〕樹野

雜寬及聖政記尤袤書在此年楊萬里書在上年薛氏通鑑前後倒置今更正尋以胡晉臣兼論德。鄭僑兼侍讀羅點兼侍講。　戶部申會慶節諸州軍合有進奉帝諭太子曰朕與免二年如何王淮言此係屬戶部歲計帝曰可用封椿庫錢撥還戶部自十七年爲始依格進奉如諸路循例科斂充宅用御史臺覺察彈奏。　辛亥方有開請措置屯田帝諭施師點等曰二十餘年不用兵一旦使之屯田其樂從乎師點對曰軍兵久佚初令服田必以爲勞纔過一二年得其利則樂矣帝曰事須樂從卿等更可詢訪師點曰屯田本意非止積穀蓋欲諸軍布在邊陲緩急有以爲用帝曰此乃寓兵於農之意。　庚申知樞密院事施師點罷師點每謂諸子曰吾生平任官皆任其升沈未嘗附麗求進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　甲子以黃洽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蕭燧參知政事。　二月乙亥金主還都。　丁丑禮部郎鄭僑言淮東鹽場開墾自淳熙四年以來按其所耕之地履畝而稅之十取其五名曰子斗價錢悉歸公庫歲約可得二萬緡緣此亭戶肆意開耕遂致柴薪減少妨廢鹽業臣昨任提舉日嘗罷收子斗錢禁約亭民將已耕地不得布種今已連年恐禁戢不謹此弊復興請令監司覺察從之。　庚辰趙汝愚李大正奏黎州買馬乞照舊法不拘尺寸帝問樞密院曰所引舊法是紹興間舊法或京師舊法黃洽曰係祖宗時舊法帝曰祖宗時有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羈縻今則黎馬分作戰馬不可不及格尺也　丁亥金弔祭使富察克忠行禮於

德壽殿次見帝於東楹之素幄。　癸巳顏師魯等自金廷辭歸金主以遺留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使持歸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也。　遣京鏜等使金報謝。　三月丁酉朔金主萬春節宴羣臣於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奉觴上壽金主驩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言臨御久春秋高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太孫當修身養德善於持守及命左丞相圖克坦克寧盡忠輔導之意於是金主自歌之太孫與克寧和之極驩而罷。　庚子王淮等上太上皇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　癸丑用翰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高宗廟廷時論有以張浚大類漢諸葛亮亦宜預列邁謂亮斬馬謖已爲失計浚襲其事斬曲端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帝是其議吏部侍郎章森乞用岳飛及浚祕書少監楊萬里乞用浚皆不報。　辛酉樞密院言紹興初吳玠楊政畫蜀漢之地以守自散關以西付之玠梁洋付之政蜀中諸邊散關爲重願與二三大臣講求蜀中守邊舊跡令制置司同都統司公共相度經久利便據興元都統制彭杲申大散關邊面係鳳州地界隸西路安撫所管淳熙二年鳳州改隸興元竊以大散關係對境衝要最爲重害兼緣鳳州郡事見係文官即無屯守之兵各無統領亦非本司號令所及緩急之際議論不合或有乖違即誤國事請將本州知州令本司選擇奏辟彈壓戍兵

詔彭杲於統制官精選練于邊防民政之人具名聞奏。丙寅。權攢高宗於永思陵。改謚懿節皇后曰憲節。　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　癸酉。金增外任小官及繁難局分承應人俸。　楊萬里以洪邁駁張浚配饗。斥其欺專。禮官尤袤等請詔羣臣再集議。帝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邁守鎮江。萬里守高安。　丁丑。金以陝西統軍使富珠哩鄂爾罕舊作孛朮魯阿魯罕。今改。爲參知政事。　癸未。金建女直大學。丙戌。詔曰。朕昨降指揮。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是時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議。諫官謝諤。禮官尤袤。知其非而不能爭。惟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嘗上書贊帝之決。且言將來祔畢日。乞預將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朝臣來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型四海。帝頗納用。陳亮上疏曰。高宗皇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歿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疏萬數千言。大略欲激帝恢復。時帝已將內禪。由是在廷交怒。以亮爲狂怪。　五月丙申朔。宰臣進請司諫之差遣。帝曰。司諫之差。恐是初官。不當

放行。顧太子曰。切不可啓此僥倖之門。太子對曰。僥倖之門。啓之則便有攀援。源源而來。誠不可啓。　己亥。左丞相王淮罷。以左補闕薛叔似論之也。帝旋諭叔似曰。卿等官以拾遺補闕爲名。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丙午。金制。諸教授必以宿儒高才者充。給俸與丞簿等。　戊申。京鏜等至金。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至是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書曰。鏜聞鄰喪者舂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繫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勤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禮。於臣節爲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鏜即館。相禮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鏜弗爲動。乃帥其屬出館。甲士露刃相向。鏜叱退。已而金主聞之。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恆去樂而後宴。〔攷異〕薛氏通鑑以京鏜使金及事統於四月。今從金史本紀及宋史全文前後分載。　丁巳。詔修高宗實錄。　戊午。浙西提舉石起宗言。海鹽蘆瀝場催煎官蔡瀵褻斂亭戶。不能舉職。乞與嶽廟。帝曰。此須放罷。仍令吏部契勘蔡瀵得差遣年月之侍郎。吏部言係買選。帝曰。選已罷。姑已之。自後吏部如銓量巡尉等。當知警。　庚申。殿中侍御史冷世光言。縣令親民之選。昨吏部措置被案放罷之人。滿半年方許參部。不許注繁難大縣。止注小縣。小縣之民何罪焉。請令吏部遵守淳熙五年指揮。凡經彈劾之人。且與祠祿。知縣曾經放罷。半年後亦

且與嶽廟兩次作縣兩經置黜者不得再注親民差遣詔吏部看詳措置

壬戌始御後殿

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言陛下臨御以來非不論相也始也取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潛藩舊傳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重詭異或取之行寶自將或取之跅弛誕慢或取之謹畏柔懦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之句稽小材間有度量沈靜而經畫甚淺心存社稷而材術似疎表裏忠讜而規制良狹其後以空疏敗以鄙猥敗以欺誕敗以姦險敗以浮夸敗以貪墨敗以詭詐敗以委靡敗若此者豈可謂相哉甚至於誤國有大可罪者海泗國家之故地也私主和議無故而棄之敵國騎兵天子之宿衛也不能進取無故而移之金陵汲引狂誕浮薄之流以扼塞正塗擅開佞倖權嬖之門以自固高位而今也猶習前轍寖成欺弊國有變故略無建明事有緩急曾不知任然則焉用彼相哉

禮部言國學進士石萬並楊忠輔指淳熙十五年太史局所造歷日差忒今據石萬等造成歷與見行歷法不同請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爲驗詔尤袤宋之端監視測驗

先是詔省減百司冗食至是共裁減七百餘人從吳澳之奏也

六月戊辰給事中鄭僑疏言陛下創法立制埶然當於人心可萬世遵行而無弊者文臣出官銓試武臣出官呈試是也歷歲以來有司謹守奉行偶緣淳熙十一年有進義副尉何大亨者以蔭補出官自陳元係效用人乞免呈試參部遂蒙特旨與免此弊一開遞相攀援遂使一時特旨直作永例在法免呈試者惟江海戰船立功補官之人及諸軍揀汰離軍之人則法許免呈試即未嘗有初投效用後因蔭補出官與免試參部之法也若曰彼嘗從軍何必呈試聽其展轉相承用例廢法則它日僥幸之徒必有竄名冒籍於軍伍之中以爲免試張本者望申嚴此法將特免試指揮更不施行仍詔有司恪守成法帝以問樞密院周必大對曰舊法呈試中方得出官淳熙十年放行曾經從軍免試一兩人遂以爲例帝曰鄭僑言既曾從軍自合習熟武藝何憚呈試如不能呈試前此從軍所習何事此說甚當可依舊法行之

壬辰報謝使京鏜自金還先是帝謂宰臣曰京鏜堅執不肎聽樂此事可嘉士大夫居常孰不以節義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及入見帝慰勞之故事使還當增秩帝曰京鏜專對可轉兩官周必大曰增秩常典爾鏜奇節惟陛下念之帝曰鏜今之毛遂也乃命鏜權工部侍郎

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熹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熹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帝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煩卿獎諭久之乃出熹奏言近年以來刑法不當輕重失宜甚至係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也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自後立爲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

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哉！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淵蠖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為善未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欲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邪？為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遏；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閒，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翌日，除兵部郎官。熹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前數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私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得旨除官，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維均。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旋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愈，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曰：「攷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罪愆，賢士惴惴，中材解體。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從此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望陛下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攷異）水心集有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狀，宋史全文亦云或曰適疏不果上。據宋史本紀六，以新江西提點刑獄朱熹為兵部郎官，熹以疾未就職，侍郎林栗劾熹慢命，熹乞奉祠。太常博士葉適論栗襲王淮、鄭丙、陳賈之說，為道學之目，妄廢正人。是適固上言之矣，今從適本傳書之。

秋，七月，戊戌，上高宗廟樂曰大勳舞曰大德。

辛亥，金尚書左丞鈕祜祿額特喇罷。

侍御史胡晉臣劾林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己未，出栗知泉州。朱熹除寶文閣，請祠，未入。

壬戌，恩平郡王璩薨。帝天性友愛，賜予無算，至是追封信王。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庚辰，金主謂宰臣曰：「近聞烏底改有不順服之意，若遣使責問，彼或抵捍不遜，則邊境生事，有不可已者。朕嘗思招徠遠人，於國家殊無所益，彼來則聽之，不來則勿強其來，此前代羈縻之長策也。」

金參知政事富珠哩鄂爾罕罷。

壬午，以山東路統軍使完顏博勒和舊作婆盧火，今改。參知政

事甲申金主謂宰臣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强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往往至於耄老此不思之甚也鄂爾罕使其早用必得輔助之力惜其已衰老矣凡有可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 是月湖北運判孫紹遠朝辭帝曰祖宗時廣西鹽如何對曰係官賣帝曰若廣西客鈔可行祖宗當已行紹遠又言鈔法蠹國害民帝曰所聞不一因卿言得其實矣 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先是禮官請明堂畫一帝曰配位如何周必大言禮官昨已申請高宗几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並配它日高宗几筵既除當別議大抵前後儒者多因孝經嚴父之說便謂宗祀專以致配殊不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晉紀瞻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崇其祖以配上帝故漢武帝汾上明堂捨文景而遠取高祖爲配此其證也留正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是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祖也帝曰有紹興間典故在可以參照無疑 庚申帝諭太子曰當今禮文之事已自詳備不待講論惟財賦未嘗從容朕每思之須是省卻江州或池州一軍則財賦稍寬若議省軍則住招三年人數便少卻將餘人併歸建康事亦有漸當今天下財賦以十分爲率八分以上養兵不可不知 許浦水軍統制胡世安言許浦一軍本在明州定海後因移駐許浦是時港道水深可以泊船後來湖沙淤塞遂移戰船泊在顧逕人船相去近二百里遇有緩急如何相就合依舊移歸定海帝曰定海用舟師甚便當時自是不合移屯也 是月錄中興節義後用吏部尚書顏師魯等之言也於是引赦書放行中興初節義顯著之家合得恩數令吏部開具奏聞 冬十月丙寅知湖州趙思言湖州實瀕太湖有隄爲之限制且列二十七浦瀆引導湖水以溉民田各建斗門以爲蓄泄之所視旱澇爲之啓閉去歲之旱高下之田俱失霑溉委官訪求遺跡開濬浦瀆不數日間湖水通澈遠近獲利而於斗門因加整葺請詔守臣逐歲差官親詣湖隄相視開濬浦瀆補治斗門庶幾永久從之 己巳廣西提刑趙伯遏奏本路鈔法五弊且曰曩者建議之臣以官般官賣科敷百姓害及一路於是改行鈔法上以足國下以裕民莫不以爲便今六年矣諸郡煎熬益甚民旅困於科抑名曰足國實未嘗足名曰裕民實未嘗裕所最可慮者緣邊及近裏州軍兵額秏減已極更不招填所在城壁頹圮無力修築卒有緩急何所倚恃臣嘗徧詢吏民向者官般官賣之時廣西諸郡誠有科敷百姓去處然不過產鹽地分所謂高化欽廉雷五州是也海鄉鹽賤不肎買故有科抑如靜江鬱林宜融柳象昭賀梧藤邕容橫貴潯賓近裏一十六州去鹽場遠若非官賣無從得鹽舊時逐州秖是置鋪出賣民間樂於就買不待科抑自改行鈔法以來近裏一十六州徒損於官無補於民民食貴鹽又遭科鹽鈔之苦沿海五州雖名賣鈔其舊賣二分食鹽元不曾禁計戶計口科擾如故切謂今日之法正當講究沿海五州利病杜絕科敷不當變近裏一十六州官般官賣之法詔應孟

明朱晞顏同林岊相度條具奏聞。戊子，臣僚言：「祖宗之時，士尚恬退，張師德兩詣宰相之門，遂遭譏議，豈若今日紛至沓來，臺諫之門猥雜尤甚，終日酬對，亦且厭苦，而無說以拒其來。願明詔在廷，止遏奔競，其有素事干謁者，宰執從而抑之，臺諫從而糾之，至於私第謁見之禮，一切削去，果有職事，非時自許相見，庶幾在上者可以愛惜日力，不爲賓客之所困，在下者可以恪恭職業，不爲人事之所牽。」從之。

乙丑，司農寺言：「豐儲倉初爲額一百五十萬石，不爲不多，然積之既久，寧免朽腐，異時緩急，必失指擬。宜相度每歲諸州合解納行在米數，及諸處坐倉收糴數，預行會計，以俟對兌，不盡之數，如常平法，許其於陳新未接之時，擇其積之久者，盡數出糶，俟秋成日盡數補糴，則是五十萬石之額，永無消耗，此亦廣蓄儲之策也。」從之。

是月，置煥章閣，藏高宗御集。

十一月丙申，帝謂皇太子曰：「恩數不可汎濫，將來皇太后慶八十，與朕慶七十相近，若是恩例太汎，添多少官！如皇太后慶壽，只得推恩本殿官屬方是。」

戊戌，金改葬熙宗於峨嵋谷，仍號思陵。

金詔南京、大名府等處被水逃移不能復業者，官與賑濟，仍量地頃畝給以耕牛。

壬子，楊偉上書言廣西州郡役使土丁之弊，帝曰：「既屢有約束，何用申嚴，便可責問其違戾。」因謂太子曰：「後有如此等事，便須直行，不必再三申嚴，徒爲文具。」

十二月乙亥，金主有疾。庚辰，大赦。乙酉，詔皇太孫璟攝政，居慶和殿東廡。

丙戌，金以太尉、左丞相圖克坦克寧爲太尉兼尚書令，平章政事襄爲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博斯和罷，以戶部尚書劉暐爲參知政事。

戊子，金詔圖克坦克寧、襄、張汝霖宿於內殿。

先是朱熹以奉祠去，至是再召，熹再辭，遂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略曰：「陛下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庶政，六者是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流，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前日臣所開陳者，雖蒙聖恩委曲開譬，然臣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立門庭，招權勢。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衣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

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名姓未顯而中外已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及其作姦犯法陛下又不能深割私愛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惟利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觀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它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句考其存亡徒使版曹闕乏日甚督趣日峻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才力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勵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帝已倦勤蓋將以爲燕翼之謀也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乃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奉祠

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金主殂於福安殿年六十七金主在位二十八載南北講好與民休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羣臣奉職上下相守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罪多不踰二十人國中號稱小堯舜皇太孫璟承遺詔即皇帝位　丙申知樞密院事黃洽罷知隆興府　己亥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王藺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蕭燧兼權知樞密院未幾燧奉祠　先是命廣西經略應孟明等究實鹽法利害至是孟明奏鹽鈔抑勒民戶流毒一方欲得復舊以解愁怨帝曰初議行此事先差胡廷直去商度非不詳密只是符同詹儀之之說今爲所誤鹽法可依舊運判朱晞顏奏廣西鹽名曰客鈔元無客也自乾道間變法富商失業

無復客商矣今鈔以客爲名乃強稅戸之家使之承
認至於破家而止壬寅詔詹儀之罔上害民責授安
遠軍節度行軍司馬袁州安置丙午皇太后還慈
福宮春坊姜特立見周必大問曰宮中人人知上元
後舉行典禮今悄然何也必大謝曰此非外廷所敢
與聞特立不悅而退辛亥帝諭周必大等曰朕年
來稍覺倦勤欲旬日間禪位於皇太子退就休養以
畢高宗三年之制有合施行事卿等可理會進呈因
令必大留正進呈詔草丁巳金參知政事崇浩罷
戊午金名皇太后宮曰仁壽尋改隆興獨紹興
府和買絹四萬匹之半己未更德壽宮爲重華宮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蔡戡除尚書左司員外郎
帝勤庶政遜位前一日猶自除吏也壬戌帝吉服
御紫宸殿宣詔曰爰自宅憂以來勉親聽斷不得日
奉先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皇太子仁孝聰哲
久司七鬯軍國之務歷試參決宜付大寶撫綏萬邦
俾予一人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皇太子可
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宮宣詔訖百官赴
殿庭立班皇太子卽皇帝位側立不坐如紹興三十
二年之禮百官稱賀畢三省樞密院奏事退放仗帝
反喪服御後殿新皇帝侍立尋登輦同詣重華宮新
皇帝還內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皇后曰壽成皇
后癸亥金主始聽政追尊其攷宣孝太子爲皇帝
廟號顯宗尊母妃圖克坦氏爲皇太后甲子帝朝
重華宮大赦乙丑金敕登聞鼓院所以達冤枉舊
嘗鎖戸其令開之丙寅以閤門舍人譙熙載姜特

立並知閤門事帝東宮舊臣也辛未尊皇太后曰
壽聖皇太后壬申詔內外臣僚陳時政闕失四方
獻歌頌者勿受遣羅點等使金告卽位乙亥遣諸
葛瑞等使金弔祭己卯詔官吏贓罪顯著者重罰
無貸辛巳以生日爲重明節乙酉金詔有司稽
攷典故許引用宋事己丑詔編壽皇聖政庚寅
詔中書舍人羅點具可爲臺諫者點以葉適吳鎰孫
逢吉張體仁馮震武鄭湜劉崇之沈清臣八人上之
時帝意欲罷周必大而點所薦皆意向與必大類者
由是不果用詔職事官日輪對祕書郎兼權吏部
郎官鄭湜首言三代以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親
二曰齊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經也自昔帝王雖
有天下之富而不及以天下養其親惟高宗享天下
之養壽皇躬天子之孝二十有七年人無閒言陛下
率而行之當如壽皇然後無愧也本朝歷世以來未
嘗有不賢之后蓋祖宗家法最嚴子孫持守最謹后
家待遇有節故無恩寵盈溢之過妃嬪進御有序故
無忌嫉專恣之行宮禁不與外事故無斜封請謁之
私此三者漢唐所不及也皇子岐嶷之性過人遠甚
然講讀之官進見有時志意不通休沐之日或至多
於講讀曾不若左右前後之人與王親狎朝夕無閒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之物也願陛下盡事
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嚴家法之義以正內治之
紀綱明教子之方以壽萬世之基本又曰竊聞道路
之言頗謂宮中燕飲頻仍費用倍加使令往往
親昵中外章奏付出稽緩願陛下奮發乾剛一洗舊

習省燕飲節用度親正人勤省覽。是月壽皇詔立
帝元妃李氏爲皇后后性妬悍壽皇屢訓敕令以皇
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
三月丙申遣沈揆等使金賀即位。己亥進封平
陽郡王擴爲嘉王李后所生也。己酉金以生日爲
天壽節。甲寅以史浩爲太師。戊子金遣張萬公
等來致遺留物己未廢拾遺補闕官改薛叔似爲將
作監許及之爲軍器監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
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夏四月丙寅有事於太
廟。癸酉改封皇姪嘉國公抦爲許國公。乙酉金
葬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於興陵廟號
世宗。戊寅以兵部侍郎何澹爲右諫議大夫。丙
戌有事於景靈宮。五月甲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
兼參知政事。丙申左丞相周必大罷初何澹與必
大厚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爲祭酒澹由是憾必
大而德正及爲諫議大夫首上疏攻之必大再疏求
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尋以舊官爲醴泉觀使
常德府辰沅靖州大水入其郛。初開講筵侍講
尤袤言天下萬事失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愼厥終
惟其始又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知閤門事
姜特立疑其爲己而發使言者目爲周必大之黨逐
之。丙午金以祔廟禮成大赦。戊申以和義郡夫
人黃氏爲貴妃。知閤門事姜特立罷特立與譙熙
載並用事特恩無所忌憚時謂曾龍再出留正列其
招權預政之罪請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參知政事闕
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葉張二尙
書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遂奪職
與外祠壽皇聞之曰留正眞宰相也帝念特立復除
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賜錢二千緡爲行裝（考異）兩朝綱目備要以姜特立之貶爲紹興元年事又云此事不得其歲月攷之當在劉光祖未罷職之前按宋史本紀作是年五月與佞倖傳同今從之
戊午金河決曹州。閏月庚申朔詔內侍陳源許任
便居住。金主封兄珣爲豐王琮爲鄆王瓌爲瀛王從
彝爲沂王弟從憲爲壽王玠爲溫王。壬戌以趙雄
判江陵府封衛國公雄疾甚旋改判資州。癸未詔
季秋有事於明堂以高宗配。丙子金進封趙王永
中爲漢王曹王永功爲翼王豳王永成爲吳王虞王
永升爲隨王徐王永蹈爲衛王滕王永濟爲潞王薛
王永德爲潘王。己卯階州大水入其郛。壬午大
理寺奏獄空。六月己丑朔金有司言律科舉人止
知讀律不知教化之源必使通知論語孟子涵養氣
度請遇府會試委經義試官出題別試與本科通定
去留從之。庚寅鎮江大水入其郛。辛卯金修起
居注完顏烏珠舊作烏者今改知登聞檢院孫鐸上書諫圍
獵金主納其言。金拾遺馬升上儉德箴。乙未金
初置提刑司分按九路並兼勸農采訪事屯田鎮防
諸軍皆屬焉。秋七月辛卯金減民地稅十之一河
東南北路十之二下田十之三。丁卯金以太尉尙
書令東平郡王圖克坦克寧爲太傅金源郡王金主
旋諭尙書省曰太傅年高每趨朝而又入省恐不易
自今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庶得調攝常事宅相理問
惟大事白之可也。庚辰詔郵刑。辛巳金詔京府
節鎮防禦州設學養士。八月壬辰金左司諫郭安

民上疏論三事曰崇節儉去嗜欲廣學問 甲午升
恭州爲崇慶府 丙申減兩浙月樁等錢歲二十五
萬五千緡 丁酉金主如大房山戊戌謁諸陵己亥
還都 觀文殿大學士王淮卒淮居臺諫論劾皆當
爲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擢陳賈爲御史鄭
丙爲吏部尚書協力攻朱熹啓後來僞學之禁大喪
生平 甲辰金參知政事劉瑋出知濟南府 九月
癸亥減紹興和買絹歲額四萬七千餘匹 乙丑戒
執政侍從臺諫毋移書薦舉請託 丁卯金禁强族
大姓不得與所屬官吏交往 丙子金主獵於近郊
戊寅監察御史焦旭劾太傅克寧右丞相襄不應請
車駕田獵金主曰此小事不須治之 乙酉金主如
大房山冬十月丁亥朔謁諸陵己丑還都 辛卯金
主謂宰臣曰翰林闕人平章政事張汝霖曰鳳翔治
中郝俣可也汝霖諫田獵金主曰如卿能每事如此
朕復何憂然時異世殊得中爲當丙申金主冬獵癸
丑還都 甲寅大閱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爲紹
熙元年 乙亥金命參知政事伊喇履提控刊修遼
史 詔陳源毋得輒入國門 丁丑減江浙月樁錢
額十六萬千餘緡 金御史臺言故事臺官不得與
人相見蓋爲親王宰執形勢之家恐有私徇然無以
訪知民間利病官吏善惡詔自今許與四品以下官
相見三品以上如故 辛巳金詔有司今後諸處或
有饑饉令總督節度使及提刑司先行賑貸然後言
上 改朱熹知漳州熹至部奏陳屬縣無名之賦七
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又以俗未知禮采古喪葬
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其子弟漳俗
崇信釋氏男女聚僧舍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以
居熹悉禁之 十二月特詔知隆興府黄洽言事洽
奏用人之道屢乞歸田尋命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
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
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芘
風雨夫復何憂 戊戌金賑寧化保德嵐州饑 壬
子金主諭臺臣曰提刑司所舉劾多小過行則失大
體不行則恐有所沮其以此意諭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二（起上章掩茂正月盡元默困敦十二月凡三年）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
皇帝（諱惇孝宗第三子也母曰成穆皇后郭氏紹興十七年九月乙丑生于藩邸孝宗即位封恭王及莊文太子薨孝宗以帝英武類己欲立為太子而以其非次遲之乾道七年二月癸酉乃立為皇太子四月甲子命判臨安府尋領尹事）

紹熙元年（金明昌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重華宮奉上
冊寶。金改元明昌。金主朝於隆慶宮以後每月四
朝或五六朝。丁巳金詔諸王任外路者許游獵五
日過此禁之仍令戒約人從無擾民。辛酉金主諭
尚書省曰宰執所以總持國家不得受人餽遺或遇
生辰受所獻毋過萬錢若大功以上親及二品以上
官不禁。壬戌金以知河中府事王蔚為尚書右丞
刑部尚書完顏守貞為參知政事時金主新即政頗
銳意於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
果如何守貞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金主曰行
之果何始守貞對曰在陛下厲精無倦爾。甲子金
主如大房山乙丑謁興陵裕陵丙寅還都。金上封
事者言自古以農桑為本今商賈之外又有佛老與
它游食浮費百倍農歲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俗傷農
者多故也戊辰乃詔禁自披剃為僧道者。壬申再
蠲臨安府民身丁錢三年。己卯金主如春水。壬
午諫議大夫何澹請置紹熙會計錄詔澹同戶部尚
書葉翥等檢正都司稽攷財賦出入之數以聞（攷異）（綱目備要以請置會計錄為二年事宋史本紀繫於此年據葉翥以元年二月被論去位則作元年正月者是也今從之）
是月

起浙西提點刑獄瑞安陳傅良為吏部員外郎傅良
自太學錄去朝十四年須髮盡白因輪對言曰太祖
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取太
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
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
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
無額上供起于元豐經制起于宣和總制月樁起于
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
歸于都茶場鹽鈔盡歸于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
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于民於
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天命
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今天
下之力竭于養兵而莫甚于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
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
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
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
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
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
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思見久矣遷祕
書少監兼實錄院編修官嘉王府贊讀（攷異）（宋史儒林傳傅良去朝四十年薛氏通鑑改作二十年據水心集所撰傅良墓志作十四年蓋宋史文有倒互薛氏以意減其年數而不知其仍復不符也又傳載光宗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按傅良在孝宗時未嘗為東宮官光宗何以遽歎其久而不見墓志作朕思見久矣較得其實又傳作實錄檢討官墓志作編修官薛氏通鑑俱仍傳文之誤今悉從墓志改正）二月丙申金命諸
王出獵毋越本境。壬寅金給有司寒食假五日著
為令。甲辰金主還都。辛亥殿中侍御史劉光祖
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

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係焉者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于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識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卽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以人臣之私意累天日之清明往往納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于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成風國家安賴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輾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光祖又劾戶部尙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以圖進取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靜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喜軟美習以成風良由老成零落殆盡晚進議論無所據依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植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無所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帝善之初殿中侍御史闕帝方嚴其選一日謂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一人焉卿知之乎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耶帝笑曰是久在朕心矣及居官果稱職先是淳熙中定御史彈奏格三百五條至是光祖摘其有關於中外臣僚握兵將帥后戚內侍與夫禮樂訛雜風俗奢侈之事凡二十條請付下報行令知謹恪從之光祖陽安人也　甲寅金主如大房山三月乙卯朔謁興陵丙辰還都　癸酉金詔內外五品以上歲舉廉能官一員不舉者坐蔽賢罪　乙亥金初設應制及宏詞科　辛巳金詔修曲阜孔子廟學

夏四月乙丑以伯圭爲太保嗣秀王卽湖州秀國立廟奉神主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帝益愛重之　丁未殿中侍御史劉光祖罷初何澹劾免周必大光祖素與澹相厚嘗過澹澹曰近日之事可謂犯不韙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竝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方用事光祖屏人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光祖曰然既而澹引光祖入便閤有數客在焉視之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悔失言至是澹同知貢舉光祖除臺官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言者今自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日恍惚餌定志九宅可知也未幾

謝深甫除右正言而光祖以論吳端忤旨罷澹遷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自然澹字也吳端者舊以巫醫爲業帝在潛邸時端療壽皇疾有功李后德之帝既受禪擢閤門宣贊舍人又遷帶御器械澹三上疏論之不報給事中胡紘亦封還錄黃帝以御筆諭止之澹紘皆聽命光祖再上疏言小人踰分干請而使給諫不得行其職輕名器虧綱紀褻主權是一舉而兩失帝命大臣諭止之光祖言益力帝不樂先是光祖監拆號差誤士人試卷旣舉覺放罪矣至是乃用前事徙光祖爲太府卿求去不已除潼川轉運判官

戊申賜禮部進士余復以下五百三十七人及第出身從留正言免進士廷射　金館陶主簿王庭筠有才名金主嘗謂張汝霖曰王庭筠文藝頗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改也是月召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庭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職處之遂罷庭筠熊岳人也（攷異）金史文藝傳庭筠河東人據中州集係熊岳人今從之

五月乙卯前丞相趙雄坐所舉以賄敗降秩　己未出吳端爲浙西馬步軍副總管　丙寅修楚州城　丙子金以祈雨望祭嶽鎮海瀆於北郊　戊寅金命內外官五品以上任內舉所知才能官一員以自代壬午以參知政事伊喇履爲尚書右丞御史大夫圖克坦鑑爲參知政事尚書右丞襄罷

秋七月癸丑詔秀王諸孫竝授南班甲寅以葛邲參知政事給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蘭爲樞密使　癸酉建秀王祠堂于臨安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

八月乙酉金始設常平倉　己丑金以判大睦親府事宗寧爲平章政事　戊戌金主諭宰臣曰何以使民棄末而務本以廣儲蓄令集百官議戶部尚書鄧儼等曰今風俗侈靡宜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抑昏喪過度之禮禁追逐無名之費右丞伊喇履參知政事完顏守貞曰人情見美則願若不節以制度將見奢侈無極民之貧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究此事爲經久法金主然之　己亥帝率羣臣上壽皇玉牒日歷於重華宮　己酉詔造新歷

九月丙辰金以廉能擢北海縣令張翺等十八人官　己未升劍州爲隆慶府　壬戌金主如秋山

冬十月丁亥還都　戊戌金以有司言登聞院記注院勿有所隸　丙午詔內外軍帥各薦所部有將才者

十一月丁巳金制諸職官讓廕兄弟子姪者從所請　壬戌潼川轉運判官王溉撙節漕計代輸井戶重額錢十六萬緡詔獎之　戊辰金主召禮部尚書王翛諫議大夫張暐詣殿門諭之曰朝廷可行之事汝諫官禮官卽當辨析小民之言有可采者朕尙從之況卿等乎自今所議毋但附合於尙書省　丙子金主冬獵己卯次雄州判真定府吳王永成判武定軍節度使隨王永升來朝

十二月壬午金免獵地今年稅　丙戌樞密使王蘭罷時帝厲精初政蘭亦不存形迹除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納諸御坐每事盡言無隱然疾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爲中丞何澹所論罷　戊子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仍同知樞密院事　陳賈以靜江守臣將入奏殿中侍御史林大中極論其庸回無識嘗表裏王

淮。創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　己丑。金平章政事張汝霖卒。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爲說。故言似忠而不見忤。金主之初即位也。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人。二年畢事。金主以多費欲輟造。汝霖曰。此未爲過。後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奢用浸廣。蓋汝霖有以導之。　丁酉。金主還都。　甲辰。金以圖克坦克寧爲太師尚書令。封淄王。　金大定初。戶口纔三百餘萬。至二十七年。戶口六百七十八萬九千。是歲戶部奏戶口六百九十三萬九千。

紹熙二年（金明昌二年）　春正月庚戌朔。命兩淮行義倉法。詔守令到任半年後。具水源湮塞合開修處以聞。任滿日。以興修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　壬子。詔尊高宗爲萬世不祧之廟。　甲寅。金始許宮中稱聖主。　庚申。修六合城。　辛酉。金皇太后圖克坦氏殂於慶隆宮。年四十五。太后。廣平郡王貞之女也。素謙謹。每畏其家世崇寵。見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善自保持。其後家果以海陵事敗。蓋其遠慮如此。世宗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法效之。及尊爲太后。愈加敬儉。嘗誡諸姪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報國。勿謂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道。以干國憲也。性好詩書。及老莊學。造次必于禮。嬪御有生子而母亡者。視之如己出。　庚午。金太師尚書令淄王圖克坦克寧薨。遺表略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疏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金主命有司護喪事歸葬萊州。謚忠烈。　戊寅。雷電雨雹。　二月庚辰朔。大雨雪。　壬午。遣宋之瑞等使金弔祭。　癸未。名新曆曰會元。　甲申。福建安撫使趙汝愚等以盜發所部。與守臣監司各降秩一等。縣令追停。以辛棄疾爲安撫使。棄疾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臨大海。爲賊之淵藪。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府藏空竭。緩急柰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牓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令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即糶之。候秋價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强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遂丐祠歸。　祕書郎普城黃裳爲嘉王府翊善。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至是遷起居舍人。帝方寵任潘景珪。臺諫交章論之。多被斥逐。裳奏言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于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爲病。而求以敗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爲仇。而求以遂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于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　乙酉。詔以陰陽失時。雷雪交作。令侍

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具時政闕失以聞監察御史林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爲陽女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吏部侍郎陳騤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于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時病

出米五萬石賑京城貧民權罷修皇后家廟

辛卯布衣錢塘余古上書曰陛下即位以來星已再周當思付託之重朝夕求治爲急間者側聞宴游無度聲樂無絕晝日不足繼之以夜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內中宮殿已歷三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樓臺接于雲漢月榭風亭不輟興作深爲陛下不取也甚者奏蕃部樂習齊郎舞乃使倖臣嬖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飾怪巾拖異服備極醜惡以致戲笑至亡謂也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臣觀宦者之盛莫如方今上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令之下蓋自副將以致殿步帥各爲高價不問勞績過犯驍勇怯弱但如價納賄則特旨專除故將帥率皆貪刻軍士不無饑寒兵器朽鈍士馬羸瘠未嘗過而問焉設有緩急計將安出良由公卿持祿保位備員全身如漢之石慶唐之蘇味道滿朝皆是小人求海內不盜賊民生不塗炭日月不食水旱不作其可得乎臣願陛下以漢文帝爲法唐莊宗爲戒問安視膳之餘宮庭燕閒講讀經史無爲南面或鼓琴投壺習射以頤養神性享名教不窮之樂固嵩嶽無涯之壽豈不休哉帝覽書震怒始擬編管言者救之乃送筠州學聽讀〔攷異〕薛氏通鑑筠州作秀州今從宋史光宗紀

壬辰金主始視朝敕親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許僧尼道士出入

金制進士程文但合格者有司即取之毋限人數

丙申金以樞密副使瓜勒佳清臣瓜勒佳舊作夾谷今改爲尚書左丞時清臣女爲昭儀眷倚益重

丙午金初置王府傅尉官名爲官屬實檢制之也

丁未金遣完顏亶等來告哀

三月丁巳詔邊事令宰相與樞密院議仍同簽書

癸亥金敕有司國號犯漢唐遼宋等名者不得封臣下有司議以遼爲恆宋爲汴秦爲鎬晉爲幷漢爲益梁爲邵齊爲彭殷爲譙唐爲絳吳爲鄂蜀爲夔陳爲宛隋爲溼虞爲澤制可

丙寅詔福建提點刑獄陳公亮知漳州朱熹同措置漳泉汀三州經界熹初爲泉之同安簿知閩中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問講求纖悉備至乃奏言經界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漳泉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度量步畝算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租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每文輸米幾何其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卻是原額分隸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此法之行

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皆所不樂善爲說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帝詔監司條具其事且令公亮與㬠協力奉行會農事亦興㬠益加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㬠請祠去 癸酉建寧雨雹大如桃李壞民居五千餘家温州大風雨雷電田禾桑果蕩盡 夏四月戊寅朔金尚書省言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國家長久安寧之計從之 乙酉金葬孝懿皇太后於裕陵 戊子金制諸部內災傷主司應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檢視不以實者罪如之因而有傷人命者以違制論致枉有徵免者坐贓論妄告者戶長坐詐下以實罪計贓從詐匿不輸法 癸巳金諭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譯爲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之 甲午金改封永中爲并王永功爲魯王永成爲兗王永升爲曹王永蹈爲鄭王永濟爲韓王永德爲蠡王 五月己酉朔福州水 辛亥詔六院官許輪對仍入雜壓自龔茂良爲謝廓然所攻六院官始不入雜壓至是乃復班在五寺主簿之下太學博士之上 庚申詔侍從經筵翰苑官自今竝不時宣對庶廣咨詢以補治道 戊辰金詔諸郡邑文宣王廟風師雨師社稷神壇隳廢者復之 己巳灌川崇慶二府大安石泉淮安三軍興利果合綿漢六州大水 六月戊子金平章政事崇寧卒 癸巳詔宰臣執政俱不時

內殿宣引奏事 丙午金尚書右丞伊喇履卒謚文獻履精歷算先是舊大明歷舛誤履上乙未歷以金受命於乙未也世服其善 右司諫鄭驛以言事罷爲將作監御史林大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遽遣臣恐天下以陛下爲不能容不聽 秋七月丁未朔詔故容州編管人高登追復元官 丁巳金以參知政事圖克坦鎰爲尚書右丞御史中丞瓜勒佳衡爲參知政事 己未出會子百萬緡收兩淮私鑄鐵錢 己巳興州大水漂沒數千家 八月戊寅御史中丞何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上疏引禮不逮事之文請下臺諫給舍議之于是太學生喬嘉朱九成黃會卿移書責之其略曰人之大倫莫重于父母禮有出繼其服雖降異而鍾于天性者未嘗不同也故所承父母則三年終喪而所生父母則心喪三年閤下自長成均而更長臺諫此三綱五常之所繫者也今閤下有所生繼母之喪初請解官莫不義之繼上疏稱逮事不逮事之異中外鬨然夫禮經所謂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非謂無恩於先祖也蓋逮事父母則親聞父母之言所嘗諱其祖不逮事父母則不聞父母之言所嘗諱其祖是以子莫知其所諱也故本朝方慤解此一節以謂特庶人之禮耳若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何逮事不逮事之拘乎今閤下引此欲不持喪恐與禮經相反何者禮經謂逮事父母則從父母之言今閤下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爲正乎若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爲正則閤下亦當從而爲正不

得黜之也今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事而不持心喪可乎夫閣下之意必謂所生繼母無生我之恩則不當爲之服抑不思黜其所生之母是賤其所生之父也爲人子者尚忍言哉不然必以生我者爲正而繼之者爲不正是閭巷小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非天理之公人倫之正也閣下爲天子耳目之官將以厚人倫移風俗正宜致辨于此濬方待命六和塔得書乃去　甲申寬兩浙榷鐵之禁　己亥金敕山東河南闕食處許納粟補官　九月壬子以知福州趙汝愚爲吏部尚書時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殿中侍御史林大中疏劾之且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帝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　己未金以左丞瓜勒佳清臣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參知政事完顏守貞爲左丞知大興府事張萬公爲參知政事　庚申金主如秋山　乙丑以久兩命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及兩浙決繫囚釋杖以下

冬十月丁丑築福州外城　甲申復吳瑞帶御器械　己丑金主還都　十一月丙午朔金制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譯爲漢字　甲寅金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爲戲及稱萬歲犯者以不應爲重法科　戊午夏人殺金邊將阿嚕岱（舊作阿魯帶今改）　夏人肆牧于鎮戎之境邏卒逐之夏人執邏卒而去阿嚕岱率兵詰之夏廂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餘立伏兵三千于澗中阿嚕岱中流矢死詔索殺阿嚕岱者夏人處以徒刑索之不已夏乃殺明契等　甲子金制投匿名書者徒四年　己巳加謚高宗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孝皇帝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即授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它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及郊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自是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十二月庚辰築荊門軍城從知軍陸九淵之言也荊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荊門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南當光化彝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胸脅心腹之虞雖四山環合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築之自是民無邊虞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耶盡蠲之平時教軍士射居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未幾卒

乙酉金罷契丹字　丁亥帝始召對輔臣于內殿　己丑金右丞圖克坦鎰罷　乙未增楚州更戍兵一

千五百人。甲辰。詔內侍省都知楊浩懷姦兇惡。刺面杖脊。配吉州。押班黃邁私相朋附。決杖編管撫州。尋送浩撫州。邁常州居住。馬大同為戶部侍御史林大中劾其用法嚴峻。帝欲易置它部。大中曰。是嘗為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亦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不拜。乃除直寶謨閣。與大同之瑞俱出知外郡。

紹熙三年（金明昌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起居舍人陳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病。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事。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內外之情不接矣。庚戌。蠲四川鹽酒重額九十萬緡。出度僧牒二百。收淮東鐵錢。壬戌。金主如春水。二月甲戌朔。金敕明安穆昆許於冬月率所屬戶畋獵二次。每出不得過十日。壬辰。金主還都。金以王庭筠為應奉翰林文字。先是金主歎學士乏材。完顏守貞曰。王庭筠其人也。故有是命。丁酉。申嚴錢銀過淮之禁。閏月丙午。禁郡縣新作寺觀。壬戌。詔州縣未斷之訟。監司毋得移獄。違者許執奏。甲子。成都路轉運判官王溉以代民輸激賞等捐錢三十三萬緡。詔進一官。仍令再任。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封子濟為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者。帝開悟有命駕意。竟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甲申。築峽州城。丁亥。金賜孝子劉瑜劉慶祐絹粟。旌其門閭。復其身。瑜。棣州人。慶祐。錦州人也。金主因問宰臣曰。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完顏守貞對曰。世宗時有劉政者嘗官之。然若輩多淳質不及事。金主曰。豈必盡然。孝義之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即當用之。後雖有希覬作偽者。然偽為孝義。猶不失為善。可檢勘前後所申孝義之人。如有可用者具以聞。癸巳。金尚書省奏。言事者謂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為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敕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為子而忘其生。自今以後並聽拜父。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臣等以為宜依典故行之。制可。金左丞完顏守貞言上嘗命臣問忻州陳穀上書所言事。其一極論守令之弊。臣面問所以救之之道。莫之能言。金主曰。方今政欲知其弊也。彼雖無救弊之術。但能言其弊。亦足嘉矣。如穀言及隨處有司不能奉行條制。為人慵偃。尚須出力。況食國家祿而乃如是。得無虧臣子之行乎。其令檢會前後所降條理舉行之。己亥。定雜藝不許任子法。時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以去年郊恩乞任子。吏部尚書趙汝愚言永年樂藝出身。難以任子。請立為定法。今後似此雜藝補授之人。不許奏補。從之。（〔考異〕胡永年不許任子。薛氏通鑑繫於二年十一月丙朔。綱目備要作三年三月。宋史全文作三月乙亥。續宋史本紀云。三年三月乙亥。詔技藝補授之法。毋得奏補。著為令。與全文月日悉合。今從之。）四月壬寅朔。金定宣聖春秋釋奠三獻官。以祭酒司業博士充。祝詞稱皇帝謹遣。及登歌改用太常樂工。其獻官並執事與享者並法服。陪位學官公服。學生儒服。戊申。金瀛王瓌卒。鄆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內行修飭。工詩。精騎射。金

主令在左右，及卒，三臨奠哭之慟，謚文敬。乙卯，以戶部侍郎邱崈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權，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戊午，帝朝重華宮。 金賜雲內孝子孟興絹粟，賜同州民妻師氏謚曰節。 金地旱，參知政事張萬公等乞依漢故事免官。金主曰：「卿等何罪，殆朕行事有不逮者。」萬公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惟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以六事自責，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莫不修飾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役，無名之費，可俱罷去。」金主曰：「災異不可專言天道，蓋必先盡人事耳。故孟子言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引咎自責，社稷之福也。」丙寅，金主下詔責躬。 丁卯，蠲臨安逋賦。 戊辰，金主遣御史中丞吳鼎樞等會決中都冤獄，外路委提刑司處決。完顏守貞等上表乞解職，不允。入謝，金主曰：「前所謂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及議裁冗官，決滯獄四事，其速行之。」 五月，帝有疾，不視朝。 戊寅，金出宮女一百八十三人。 乙酉，金以雨足，致祭於社稷。 戊子，金左丞完顏守貞出知東平府事。金主命參知政事瓜勒佳衡諭之曰：「卿勳臣之裔，才用聲績，朕所素知，擢任政府，毗贊實多。久任繁劇，宜均逸安。東平素號雄藩，兼比年饑饉，正賴經畫，卿其爲朕往綏撫之。」 庚子，常德大水，入其郛。 己亥，蠲四川水旱郡縣租賦。

安豐軍大水，平地三丈餘，漂田廬，絲麥皆空。 六月辛丑朔，下詔戒飭風俗，禁民奢侈，與士爲文浮靡、吏苟且飾僞者。 以禮部尚書陳騤同知樞密院事。 癸卯，金宰臣請罷提刑司。金主曰：「諸路提刑司官止三十餘員，猶患不得其人，州郡三百餘處，其能盡得人乎？」弗許。 戊午，以嗣秀王伯圭爲太師。 乙丑，金以知大名府事劉暐爲右丞。金主以民乏食，詔戶部預給百官冬季俸，令就倉以時值糶與貧民。 秋七月己巳，剌沿邊盜萬人爲諸州禁軍。 壬申，監文思院常良孫坐贓配海外，前丞相周必大坐舉良孫降秩。 壬午，瀘州騎射卒張信等作亂。騎射營者，州之禁兵也。淳熙末，王卿月知瀘州，賜予諸軍甚厚，軍士浸驕。張孝芳代爲帥，欲矯其弊，訓練無日，又多役使之，廩賜或不時給。是日，信等作亂，晨入帥府，殺孝芳及其家，又殺節度推官杜美、駐泊兵馬監押安彥斌、訓練官雷世明。（攷異）兩朝綱目備要前作世明，後作世忠；宋史全文作世明，今從之。 軍校張明等。信擐甲坐閱武堂，召通判州事張恂、安撫使屬官郭仲傳，使作奏言孝芳罪狀。於是信自稱第一將，衣金紫，出諭城中，以術人黃叔豹爲計議官，分其兵爲五十二隊，同謀者五十二人，皆有爵秩。叔豹又爲黃旗，大書曰「不叛聖主，不殺良民」。時張明之子昌與甲士卞進謀討之，癸未夜，密以告恂。甲申，信即毬場大饗諸軍，恂等皆與酒。初行，昌、進擊殺信於坐，會者皆駭散。進大呼曰：「不叛者從我！」諸軍唯唯，因執殺造逆者二十餘人，餘黨皆執獲。制置使京鏜將去任，未發，聞變，調潼川所屯御前後軍討之，未行而信已

誅乃令鈐轄司屬官陳纘往瀘州措置信餘黨俱伏
誅京鏜之調潼川軍也興元都統制吳挺劾制置司
擅發兵詔具析鏜已赴召邱密新入蜀即奏言三屯
遠在西北兵權節制必寄之制置司朝廷事計當然
今軍帥挺於陵替反謂制置司擅興違戾若此豈不
大失本意請下戎司具析仍責令遵守舊制從之由
是三屯頗知嚴憚密所謂挺於陵替者蓋專指挺也
密尋上言贈孝芳等官恂等貶秩　己亥金主謂宰
臣曰聞諸王傅尉多苛細舉動拘防亦非朕意是職
之設本欲輔導諸王使歸之正得其大體而已平章
政事瓜勒佳清臣曰請以聖意徧行之金主曰已諭
之矣　八月辛亥金尚書省奏提刑司察舉河中胡
光謙年雖八十三尚可任用召赴闕命學士院以雜
文試之稱旨特賜光謙進士及第授太常寺奉禮郎
舊設是職未嘗除人以光謙德行才能故特授之
戊午總領四川財賦楊輔奏已蠲東西兩川畸零絹
錢四十七萬緡激賞絹六萬六千四詔獎之自是歲
以爲例　乙丑金主謂宰臣曰任官欲令久於其任
若今日作禮官明日司錢穀雖間有異材然能悉辦
者鮮矣　九月丙申勸兩淮民種桑　己卯金主如
秋山　冬十月壬寅修大禹陵廟　是日金主還都
丙午修潭州城　辛亥帝詣重華宮進香　壬子
金有司奏增修曲阜宣聖廟畢勅党懷英撰碑文朕
將親行釋奠之禮其檢討典故以聞　甲寅金敕置
常平倉處竝令州府官以本職提刑縣官兼管勾其
事以所糴多寡酌量升降永爲定制　戊午金主諭
尚書省訪求博物多聞之士　癸亥金主遣諭諸王
傅尉曰朕分命諸王出鎮蓋欲政事之暇安便優逸
有以自適耳然慮其舉措之間或違于理所以分置
傅尉使勸導彌縫不入于過失而已若公餘游宴不
至過度亦復何害今聞爾等或用意太過凡王門細
碎之事無妨公道者一一干與贊助之道豈當如是
宜各思職分事舉其中無失禮體仍就諭諸王使知
朕意　十一月庚午朔金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應
詔舉孔子四十八代孫端甫年德俱高該通古學濟
南府舉魏汝翼蔚州舉劉震亨益都府舉王樞竝以
學行稱敕魏汝翼特賜進士及第劉震亨等同進士
出身孔端甫俟春暖召之後授端甫小學教授以年
老食主簿半俸致仕　壬申賑襄陽府被水貧民
丙子金詔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
孔子之名亦令回避　內侍陳源爲壽皇所逐帝即
位自郴州召還源與其黨楊舜卿林億年朝夕離間
兩宮故帝雖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丙戌日南至丞
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
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
適等皆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祕書郎清江彭龜
年以書讓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
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
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
壽皇不容不降旨免到蓋爲陛下辭責使人不得以
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
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鬭日深

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疑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與及汝愚入對又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秀王伯圭調護于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之從容竟日都人大悅　戊戌詔李純乃皇后親姪可特除閤門宣贊舍人　除祕書郎彭龜年爲起居舍人入謝帝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帝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帝曰不至是　十二月癸卯帝率羣臣上壽皇玉牒聖政會要於重華宮　皇后益驕奢封其先三代爲王家廟踰制衛兵多于太廟后歸謁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　金完顏守貞既出知東平府金主念之問宰臣曰守貞治東平何如對曰亦不勞力金主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誠有餘矣右丞劉暐曰方今人材無出守貞者淹留於外誠可惜也金主默然尋改守貞爲西京留守　金進士楊邦乂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譏涉先朝有司議治罪金主曰昔張元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方我爲桀紂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張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今宜立法使人知之金主意解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二 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閼逢攝提格十二月凡二年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温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

紹熙四年金明昌四年 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辛未金以瓜勒佳清臣舊作夾谷清臣今改爲右丞相監修國史時議簽軍戍邊金主問清臣曰漢人與夏人孰勇清臣曰漢人勇金主曰昔元昊擾邊宋終不能制何也清臣曰宋馭軍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

癸未金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金主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禮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卽中材勝於新人事既經練亦必有濟不可輕易改除金主又言凡稱異政謂其才也若清廉乃本分以貪者多故異宰臣言近論方今孝弟廉恥道缺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巧猾之徒雖有贓污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孝弟廉恥所以衰也若尚德舉廉則教化可興矣 辛卯蠲臨安民身丁錢三年 金賑河北諸路水災 丙申金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金主遣諭之曰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略不具聞乃以鷹進此豈汝職耶後毋復爾 二月戊戌朔詔內侍陳源特與在京宮觀 金主如春水始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癸亥還都 丙寅出米七萬石賑江陵饑 金參知政事張萬公出知東平府金主曰卿屢以母老乞罷特畀鄉郡以遂孝養朕不汝忘也萬公因進讜言金主嘉納 三月庚午金主將幸景明宮御史中丞董師中侍御史賈鉉等上書諫曰陛下下詔罪己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揆之於事似爲不急況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濠之役財用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口糴升合者日以萬數舊籍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飢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毀大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爲亂者矣況南北兩屬部蕩搖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迺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遲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修德銷憂矧夫遠游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釁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極諫金主召師中等賜對卽從其奏仍諭輔臣曰朕欲巡幸山後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缺食朕初不盡知既知之暑雖可畏其忍以私奉而重民之困哉〔考異〕黃師古等諫北幸金史記傳俱作四年徐氏後編繫於五年誤也五年乃是諫而不從耳

金以工部尚書胥持國爲參知政事持國繁時人初以經童入仕累遷太子司倉轉掌飲令金主在東宮識之擢祗應司令及卽位遂大用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素知金主好色陰以秘術干之金主嘗物色宮中女子得沒入宮監籍之女李師兒宦者梁道譽其才美勸納之金主好文詞

師兒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封爲昭容持國多賂遺昭容左右用事人昭容亦自嫌門第薄欲藉外廷爲援數稱譽持國由是大爲金主所信任　丙子帝朝重華宮皇后從　辛巳以葛邲爲右丞相陳騤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給事中黃黼（攷異宋史趙汝愚傳作黃裳案裳於寧宗即位後遷給事中此時不在給舍也今從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作黃黼）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至誠懇懇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義端識見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備朝列義端由是補外汝愚猶以故事辭帝遣學士諭意謂高宗聖訓本以析秦檜之姦謀蓋有爲言之也汝愚乃受命壽皇召見之曰卿以宗室之賢爲執政乃國家盛事卿在蜀時所進奏議甚善可與資治通鑑並行　癸巳帝從壽皇壽成皇后幸聚景園　甲午金敕御史臺奏事修起居注並令回避　乙未修巢縣城　夏四月金百官三表請上尊號金主曰祖宗古先有受尊號者蓋有其德故有其名比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正當戒慎修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耶不許仍斷來章其後親王大臣六學諸生屢請上尊號竟不許　己酉罷括買四川沿邊郡縣官田　丁巳金敕女直進士及第後仍試以騎射中選者升擢之　五月己巳賜禮部進士陳亮以下三百九十六人及第出身制策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莅政二十八年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言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帝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以爲善處父子之間親擢第一既知爲亮乃大喜授亮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　丙子淮西大水　辛巳金主諭諸路令月具雨澤田禾分數以聞　丙戌紹興大水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　壬辰太尉利州安撫使吳挺卒挺少起勳閥弗居其貴雖遇小官賤吏不敢怠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於庭下輒降答之及失律誅治無少貸　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召姜特立不報　六月丙申朔正出城待罪六和塔上疏切諫戊戌祕書省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祕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獵項安世上疏乞寢特立召命皆不報正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乞歸田宅亦不許　賑江浙兩淮荆湖被水貧民　戊申簽書樞密院事胡晉臣卒謚文靖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凊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後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　癸丑金賜有司所舉德行才能之士安州崔秉仁者同進士出身　壬戌金右丞相瓜勒佳清臣進封戴國公西京留守完顏守貞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右丞劉暐卒是日金主將擊毬於臨武殿聞暐卒而止其後金主謂宰臣曰人爲小官或稱才幹及其

大用則不然。如劉暐固甚幹，然自世宗朝逮事朕，於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實愚人，不足論，若知而不肯盡心，可乎。守貞曰，春秋之法，責備賢者。金主曰，夫爲宰相而欲收恩避怨，賢者固若是乎。 秋七月己巳，留正復論姜特立，繳納出身以來文字，待罪于范村。帝不復召正，而特立亦不至。 丙子，以旱決滯獄。 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余端禮同知院事。時知中江縣游仲鴻赴召至，汝愚以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 以永州防禦使陳源爲入內內侍省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 乙酉，敘州蠻寇邊，遣兵討平之。 己丑，金以同判大睦親府事完顏襄爲樞密使。 八月丙申，蠲紹興丁鹽茶租錢八萬二千緡。 庚子，金大赦。 丁未，金主釋奠孔子廟，北向再拜。 辛亥，金國史院進世宗實錄。 戊午，賑江東浙西淮西旱傷貧民。 九月戊辰，金以參知政事瓜勒佳衡爲尚書右丞，戶部尚書馬琪爲參知政事。 庚午，重明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己卯，上壽聖皇太后尊號曰壽聖隆慈皇太后。中書舍人陳傅良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眞，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甲申，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屛，李后挽留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屛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禮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不受。戊子，著作郎沈有開，祕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帝爲動容。時李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有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帝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輩不逮也。帝怒，出思知紹興府。 癸未，夏國主仁孝卒，年七十，國中謚爲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陵。仁孝重文學，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祐立，改元天慶。 冬十月己酉，朝獻景靈宮，夜地震。庚戌，朝獻於景靈宮，夜又地震。 壬子，祕書省官請朝重華宮，疏三上，不報。 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慶會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明日會慶節，帝以疾不果朝，葛邲率百官賀於重華宮，侍從上章居家待罪，詔不許。嘉王府翊善黃裳力勸帝朝重華，帝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往。裳即上疏請誅舜卿，臺諫張叔椿章穎上疏乞罷黜

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皆不報起居舍人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殆數十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不報 庚申帝將朝重華宮復稱疾不行丞相以下上疏自劾請罷政不報黃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乃上疏曰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無乃以焚廪浚井之事爲憂乎夫焚廪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唯陛下一人陛下違豫壽皇焚香祝天爲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廪浚井之事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宗卽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衞輒之事爲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頤神北宮以保康寧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惟知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仁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乃若可疑則有之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江外官軍豈無宅志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事有不須疑者則疑之其必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顚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則天下慕義矣

金主好文學嘗嘆文士無及党懷英者完顏守貞奏進士中若趙渢等甚有時譽金主曰出倫者難得爾守貞曰間世之才自古所難國家培養久則人才將自出矣守貞因言國家選舉之法惟女直進士得人居多此舉宜增取其諸司局承應人舊無出身大定後纔許任使經童之科古不常設唐以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以爲無補罷之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爲常選天德間尋罷陛下卽位復立是科取及百人誠恐積久不勝銓擬宜稍裁抑以清流品又言節用省費之道金主嘉納旋詔有司會試毋限人數

趙彥逾等復力請帝朝重華十一月戊寅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到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

庚辰留正赴都堂視事命姜特立還浙東日中黑子滅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郎中徐誼諭旨乃復入

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歷乃在二十日癸未請將修內作所掌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

丙戌金詔諸職官以贓汚不職被罪以廉能獲升者令隨路京府州縣列其姓名揭之公署以示懲勸

十二月戊戌帝朝重華宮

金判定武軍節度使鄭王永蹈以謀反伏誅初崔溫郭諫馬太初與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慶壽以告永蹈諫頗能相人永蹈乃召之相己及妻子皆大貴不

與諸王比復召温太初論讖記天象温曰丑年有兵災屬兔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主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永蹈深信其說乃陰結內侍鄭雨兒伺金主起居以温爲謀主諫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布薩揆（舊作僕散揆今改）尚永蹈妹韓國公主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爲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富察都（舊作蒲察都今改）致書於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婚使者不敢復言不軌事永蹈家奴董壽諫不聽以語同輩遷嘉努（舊作千家奴今改）遷嘉努上變永蹈時在京師詔完顏守貞等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金主怒召守貞等問狀瓜勒佳清臣奏曰事貴速絕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及妃卞王二子安春阿遜公主常樂自盡富察都崔温郭諫馬太初等皆棄市布薩揆雖不聞問亦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遷嘉努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敘使增置諸王府司馬一人監察門戶出入自是諸王制限防禁愈密矣 金主命有司以鄭王財產分賜諸王澤國公主財物分賜諸公主戶部郎中李敬義言恐因之生事金主又欲以董壽爲宮監籍都句管並下尚書省議完顏守貞奏陛下欲以永蹈等家產分賜懿親恩命已出恐不可改今已滅諸王弓矢府尉伺其出入臣以爲賜之無害如董壽罪人也釋之已幸不宜更加爵賞金主從之 壬寅右司諫章穎以地震請罷葛邲疏十餘上不報 庚戌判隆興府衛國公趙雄卒後謚文定 甲寅金冊長白山之神爲開天宏聖帝 以朱熹爲湖南安撫知潭州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是歲金大有年邢洺深冀河北十六穆昆之地野蠶成繭

紹熙五年（金明昌五年） 春正月癸亥朔帝御大慶殿受羣臣朝遂朝重華宮次詣慈福宮行慶壽禮 乙丑金昭容李氏進位淑妃追贈其祖父官妃兄喜兒舊嘗爲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野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 己巳金尚書省進區田法詔其地務從民便又言遣官勸農之擾命提刑司禁止之 癸酉壽皇不豫 乙亥金以希尹始製女直字詔加封贈依蒼頡立廟盩厔例祠於上京春秋致祭 丙子大理寺奏獄空 癸未右丞相葛邲罷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士論惟恐其人聞之 丁酉金詔購求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 金初定長吏勸課能否賞罰格 二月乙未趙汝愚余端禮以奏除西帥不行居家待罪 戊戌以荆鄂諸軍都統制張詔爲興州諸軍都統制 癸丑金命宣徽使伊喇敏等相視北邊營屯經畫長久之計 三月壬申金初定錢禁 乙亥合利州東西爲一路 庚辰金初定日月風雨雷師常祀 戊子金置宏文院譯寫經書

夏四月壽皇疾浸棘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 甲午帝與皇后如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

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
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
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
黜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黜乃率講官言
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黜曰陛下久闕定省雖
有此言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上三疏請對
不報屬帝視朝龜年離班伏地叩額血流漬甃帝曰
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言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
禮因曰叩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
曰知之然猶不往　丙申太師致仕魏國公史浩薨
年八十九追封會稽郡王謚文惠浩喜薦人才嘗擬
陳之茂進職與郡壽皇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
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
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
制壽皇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
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
　己亥朝獻於景靈宮　壬寅以不雨命決繫囚釋
杖以下　甲辰侍從入對請朝重華宮己酉大學生
陳肖說等以帝未朝移書大臣事聞帝將以癸丑朝
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
臣請罷黜待罪者百餘人詔不許　乙卯金主幸景
明宮御史中丞董師中侍御史賈鉉路鐸等各上疏
極諫金主不說遣人諭之曰卿等所言非無可取然
亦有失君臣之義者其戒之　丙辰侍讀黃裳祕書
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請朝重華丁巳起居郎兼中
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或近上宗戚一人充
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
間之罪請逐之　五月辛酉朔辰州猺賊寇邊　壽
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
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戊辰留正等率宰執
進見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
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
侍闔門衆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以所請不從求退
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竝出正等俱出
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
執出殿門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
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
獻忠舉措失體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
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毘事以謝且
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甲申
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請令嘉王詣重華宮
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戊子金以桓撫
二州旱遣使禱於縉山　六月戊戌夜壽皇聖帝崩
年六十八遺詔改重華宮為慈福宮建壽成皇后殿
於宮後以便定省以宮錢百萬緡賜內外軍是夕重
華宮內侍訃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或不出視
朝持其劄不上翌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
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大宗正丞李大性上疏
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當引見於北宮
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
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
而子皐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皐之來方為制服其

服乃子皐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　辛丑丞相率百官拜表請就喪次成服壬寅壽皇大斂嘉王復入奏詔俟病愈過宮成禮留正與趙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壽聖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心騷動爲社稷憂請依唐肅宗故事羣臣發喪太極殿皇帝成服禁中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代行祭奠禮太后許之是日白氣亘天　乙巳尊壽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　丁未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曰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大懼　是月金主獵於呼圖里巴山（舊作胡土白今改）行拜天禮曲赦西北路遂如秋山

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臨佯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它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甲子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譏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太皇太后命不可知閤門事韓侂胄與同里蔡必勝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太皇太后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兩日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候入見太皇太后而泣問其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皇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皇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它人異乃欲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皇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已留其俟命太皇太后曰事順則可命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對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期密制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羣臣入王亦入（考異兩朝見聞錄云召嘉王暨吳興入憲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吳興曰外議皆謂立爾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今日教它做明日教了爾卻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出按見聞錄所謂吳興即魏王愷之子柄時封許國公後乃封吳興郡王即沂王也當日嘉王問疾重華已繫中外之心何至外議皆謂立柄太皇太后何故泣召且諭以避桓傳位之意此必傳聞之誤見聞錄又謂吳興先為備則語益誕矣今不取）汝愚率

百官詣梓宮前太皇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言曰皇
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
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
皇太后處分太皇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
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
皇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
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
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移
御泰安宮太皇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曰自今臣等
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
者須太皇太后主張又言上皇疾未平驟聞其事不
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
卿至簾前面諭之太皇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
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言天子當以安
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
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
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
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
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命舜卿往南內
請八寶初猶靳與舜卿傳奏皇太子即位乃出寶與
之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尋詔秋暑上皇未須移御
即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中外晏然　乙丑太皇
太后命立崇國夫人韓氏爲皇后后琦六世孫也被
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
丙寅大赦　丁卯侍御史張叔椿劾留正擅去相位
徙叔椿爲吏部侍郎　戊辰詔求直言校書郎蔡幼

學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
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靜和
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
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
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
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帝稱善　庚午詔祕閣修撰
知潭州朱熹詣闕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正既去
帝即位以爲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
后復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爲請帝手札遣使召正
還　趙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
引領望治　乙亥以汝愚爲右丞相陳騤知樞密院事
余端禮參知政事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
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
爲武康軍節度使　辛巳以趙汝愚爲樞密使　壬
午以知閤門事韓侂胄爲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
定策功意望節鉞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
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
胄宜州觀察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
幸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
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
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與知閤門
劉弼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
適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侍御史章穎等劾
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億年源與外祠舜卿與
內祠　甲申以兵部尚書羅點簽書樞密院事　戊
子罷楊舜卿內祠林億年常州居住陳源撫州居住

八月辛卯，初御行宮便殿聽政。　癸巳，除知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是黃裳爲嘉王翊善，上皇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須天下第一等人。上皇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經義，告王曰：此朱熹說也。王善之。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尙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歡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　甲午，增置講讀官，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　丁酉，以生日爲天祐節，尋改曰瑞慶。　壬寅，詔經筵講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　進封皇弟許國公抦爲徐國公。　辛亥，金主還都。　金主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聞文士多妒庭筠者，不論其文，顧以行止爲訾。大抵讀書人多口頰，或相黨。昔東漢之士與宦者分朋，固無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爲儒者，而互相排毀，何耶？遂遷庭筠爲翰林修撰。　壬子，金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尙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王汝嘉等各削官兩階，杖七十，罷之。命參知政事馬琪往視，仍許便宜從事。河自元符二年東流斷絕，北流合御河，至清州入海，頗爲通利。南渡後，地入於金，河始離濬、滑故道，時有決溢。至是，河決陽武，由封邱東注梁山濼，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汲、胙之閒，河流遂絕。　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正，以趙汝愚爲右丞相。初，正言：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頒爵之時。時韓侂冑浸謀預政，數詣部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冑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攢宮不合，侂冑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冑不以告，及來謁，辭不見，侂冑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冑終不懌。　朱熹辭新命，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壽皇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請別求吉兆。詔集議。熹上議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丁巳，金賜從幸山後親軍銀絹有差。　九月庚午，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爲矯激崖異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　壬申，以刑

部尚書京鏜簽書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憾之。韓侂胄乃引以自助。冬十月己丑。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再劾留正擅去相位。詔落正觀文殿大學士。庚寅。更泰安宮爲壽康宮。金遣戶部員外郎何格賑河決被災人戶。癸巳。雷。乙未。詔以陰陽謬盭。雷電非時。臺諫侍從各疏朝政闕失以聞。甲辰。以朱熹言。趣後省看詳應詔封事。庚子。以久雨。命決繫囚。釋杖以下。辛丑。雅州蠻寇邊。士丁拒退之。尋出降。乙巳。上大行皇帝謚廟號孝宗。丙午。復以朱熹奏。卻瑞慶節賀表。庚戌。改上安穆皇后謚曰成穆。安恭謚曰成恭。金故尚書左丞張汝弼妻高陀幹。以逆謀伏誅。汝弼與鎬王永中。甥舅也。陰相爲黨。金主即位。高陀幹每以邪言怵永中。覬非望。畫永中母元妃張氏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爲永中祈福。事覺。有司鞫治。陀幹伏誅。詞連汝弼。金主以在汝弼死後。得免削奪。是月。建福寧殿。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因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御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除監察御史。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充金人弔祭館伴使。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爲慮。右正言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出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俯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幸也。固辭。奉祠歸養。閏月庚申。以孝宗將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曹三復首請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詔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言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趙汝愚不以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但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汝愚不從。乃祧僖宣二祖。更創別廟以奉四祖。戊寅。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聽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疏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下。韓侂胄大怒。使優人峨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

人鄧驛。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知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彭龜年言始臣約熹同論侂胄。熹罷。臣宜併斥。不報。侂胄銜之。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去之不以正。講官朱熹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急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移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內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乎。

金主問輔臣曰。孔子廟諸處何如。完顏守貞曰。諸縣見議建立。金主因曰。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修孔子廟最爲滅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金主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閎侈。起人敬奉布施。非所以爲觀美也。

壬午。詔改明年爲慶元元年。

金參知政事馬琪自行省回。具奏河防利害。丙戌。以翰林待制鄂屯（舊作奧屯。今改。）忠孝。權戶部侍郎。太府少監溫仿權工部侍郎。行戶工部事。修治河防。

十一月丙午。帝自重華宮還大內。

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爲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先是有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德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用熹言也。

升明州爲慶元府。

乙卯。權攢哲文神武成孝皇帝於永阜陵。

十二月丁巳朔。禁民間妄言宮禁事。

辛酉。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守貞讀書通法律。明習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政刑。因遼宋舊制。雜亂無貫。金主欲更定修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定。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喜推轂士類。接援後進。金主疑其有黨。又爲胥持國所間。遂出知濟南府。仍命卽辭前舉守貞者董師中路鐸等。皆補外。（考異）徐氏後編以守貞之罷爲六年。今從金史本紀作五年事。

以知大興府尼龐古鑑爲參知政事。

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今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取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帝覽奏駭曰。侂胄朕託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

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旣而內批龜年
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
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
無虛日不三數月閒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
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
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
見無時請留龜年講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
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爲優異侂胄本無過尤
可竝書行大中復同鑰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
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
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旣已
決出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
聽由是侂胄愈橫　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
之　丁卯金免被黃河水災今年秋稅　戊辰以陳
康伯配享孝宗廟庭　己巳知樞密院事陳騤罷庚
午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吏部尚書
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
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
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
府以閒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帝亦無所倚信　辛未
監察御史劉德秀劾起居舍人劉光祖罷之　以工
部尚書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彥逾自以有功於帝
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
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
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　癸酉
上孝宗廟樂曰大倫之樂　甲戌祔孝宗神主於太
廟　戊寅封太保郭師禹爲永寧郡王師禹成穆皇后
之弟也　辛巳金減修內司備營造軍千人都城所
五百人　癸未金敕尚書省自今獻靈芝嘉禾者賞
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四

起旃蒙單閼正月盡彊圉大荒落十二月凡三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諱擴光宗第二子母曰慈懿皇后李氏光宗爲恭王慈懿夢日墜于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乾道四年十月丙午生帝于王邸五年五月賜今名淳熙五年十月封英國公七年二月初就傅十二年三月封平陽郡王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禪二月進封嘉王

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正月丁巳朔蠲兩淮租稅蠲台嚴湖三州貧民身丁折帛錢一年 辛卯金敕有司給天水郡公家屬田宅 壬辰金主如春水 壬寅黎州蠻寇安靜寨義勇軍正將楊師傑及將佐王全等戰卻之尋以師傑充成都府路兵馬都監 辛亥金諭參知政事胥持國曰河上役夫聚居恐生疾疫可廩醫護視之 二月丁巳朔詔兩淮諸州勸民耕墾荒田考異兩朝綱目備要作兩浙今從宋史本紀 金敕有司行宮側及獵所有農者弗禁 己未金始祭高禖 壬戌詔嗣秀王伯圭贊拜不名 庚午金主還都 丁丑金京師地震大雨雹晝晦震應天門右鴟尾 戊寅右丞相趙汝愚罷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京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 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乃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有云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穎遂以汝愚黨罷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居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使精忠臣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時余端禮在樞府與汝愚同心輔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汝愚被逐端禮不能救但長吁而已處恭端禮字也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甲午金以翰林直學士富珠哩子元舊作孛朮魯子元今改爲右司諫監察御史田仲禮爲左拾遺翰林修撰布薩額爾克舊作僕散訛可今改兼右拾遺諭曰國家設置諫官非取虛名蓋責實效庶幾有所裨益卿等皆朝廷選擢宜直言無隱路鐸左遷本以宅罪卿等勿以被責遂畏避不敢言 癸丑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江南沿江諸州行鐵錢利害 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呂祖儉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

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于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暬御，于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言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既上，命安置韶州。（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丁巳，竄呂祖儉。據慶元黨禁，祖儉疏以四月二日上，四日始有韶州之命，書行則在五日丁巳，乃月之二日也。宋史本紀亦作丁巳，今從之。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罪遣，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陛下有殺言官之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始知韶州之貶不出上意。韓侂冑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冑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冑後亦悟，改送吉州。　己未，以余端禮爲右丞相，鄭僑

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樞密院事。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攷異）慶元黨禁作徐仲麟，宋書俱作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弊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沐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有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即遭逐斥；六館之士，拂膺憤惋，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悉送五百里外編管。當時號爲六君子。傅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扣閽之事，皆所屬稾。鄧驛言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覆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宅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余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爲過，太上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僚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六人，若以扇搖國是非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也，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爲至寡也。聖明初政，仁厚播聞，睿斷過嚴，人情震駭，所

有錄黃未敢書行是日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驛罷出知泉州　癸亥金敕有司以增修曲阜宣聖王廟畢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樂一部仍送太常舊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備祭禮

甲子金以尚書左丞烏凌阿愿爲平章政事右丞瓜勒佳衡爲尚書左丞　戊寅金以修河防畢工參知政事胥持國等進階賜銀幣有差　庚辰金以右丞相瓜勒佳清臣爲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密國公樞密使襄爲右丞相封任國公遷胥持國爲尚書右丞持國與李淑妃表裏筦擅朝政士之好利躁進者爭趨走其門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　五月乙未金判平陽府事鎬王永中賜死幷其二子璋瑑初傅尉希望風旨過爲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鬱鬱乃表乞閒居不許及鄭王永蹈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毬獵游宴皆有制限家人出入多禁防之河東提刑判官巴哩哈（舊作把里海今改）坐私謁永中杖一百解職同知西京留守費摩克斯（舊作裴滿可孫今改）坐受永中請托免先是永中舅張汝弼妻高陀斡以詛咒誅金主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會傅尉奏永中第四子瑑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詔同簽大睦親府事膏御史中丞孫卽康鞫問幷得第二子璋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格（舊作德哥今改）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爲大王以爾爲妃詔遣官覆按再遣禮部尚書張暐兵部尚書烏庫哩慶裔覆之金主謂宰臣曰鎬王祇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馬琪曰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金主又曰王何故輒出此言瓜勒佳清臣曰素有妄想故也遂令百官雜議請論如律詔賜永中死鄂蘭哈璋瑑等皆棄市永中妻子威州安置　戊戌詔戒百官朋比　丙午詔諸路提舉司置廣惠倉　庚戌金命瓜勒佳清臣行省於臨潢府　六月丙辰金右諫議大夫賈守謙右拾遺布薩額爾克（舊作僕散訛可今改）坐議鎬王永中事奏對不實削官二階罷之御史中丞孫卽康右補闕蒙古呼喇（舊作蒙括胡剌今改）右拾遺田仲禮並罰金　丁巳復留正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　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教以凡與爲異者皆道學之人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革或又言道學何罪當名曰僞學善類自皆不安由是有僞學之目右正言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眞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生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

己未復置臺諫言事簿　丙寅金以樞密副使唐古貢（舊作唐括貢今改）爲樞密使　庚午詔三衙江上諸軍主帥將佐初除舉自代一人歲舉所知三人　癸酉以韓侂胄爲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何澹言頃歲有爲專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爲己任非不善也及其久也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畏而不敢竊議者附和之者則曰此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聖賢之功用在

是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幸其學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竝蓄之以爲此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向者也詆毀之者則曰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其行矯僞而不近於人情一入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譽大可以得爵祿今日宦學之捷徑無以易此異之而無敢竊議者則曰利其學者日煩而護其局者甚衆言一出口禍且及身獨不見某人乎因言其學而棄置矣又不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欲以此箝人之口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爲附和者或流而爲僞詆毀者或失其爲眞或異之而無敢竊議則眞僞舉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乎有人於此行乎閨門達乎鄉黨其踐履可觀而不爲僞行其學術有用而不爲空言其見于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既不矯激以爲異亦不詭隨以爲同則眞聖賢之道學也豈不可尊尚哉苟其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而釣爵祿甚者屠沽臧穫士論之不齒而貪緣假託以借重則爲此學之玷累爾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羣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呶不已則爲漢甘陵唐牛李國家將受其害可不慮哉臣聞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爲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非者從其爲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同異之說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眞而去其僞則人知勉勵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帝是之詔牓於朝堂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請考核眞僞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濟復上疏言朝廷之臣孰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詔趙汝愚以觀文殿大學士罷祠

八月己巳詔內外諸軍主帥條奏武備邊防之策

九月壬午朔蠲臨安府水災貧民賦

甲申金冊靜寧山神爲鎮安公呼圖里巴（舊作忽土白今改）山神爲瑞聖公

乙酉以久雨決繫囚

丙戌金以知河間府事伊喇仲方（舊作移剌仲方今改）爲御史大夫

辛卯金主如秋山冬十月丙辰還都

乙丑陞秀州爲嘉興府舒州爲安慶府嘉州爲嘉定府英州爲英德府

壬申封子恭爲安定郡王

金瓜勒佳清臣受命出師偵知虛實自選精兵一萬進至合勒河前隊宣徽使伊喇敏等于栲栳濼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贓罰北準布（舊作阻轐今改）由此叛去大侵掠

乙亥金主命瓜勒佳衡行省於撫州命選親軍武衞軍各五百人以從十一月戊子清臣罷命右丞相襄代之初議征討清臣主其事既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遂致北邊不寧者數歲

戊戌加上太皇太后太上皇太上皇后尊號

乙巳金以樞密使唐古貢御史大夫伊喇仲方禮部尚書張暐等二十

二人充計議官。凡軍事則議之。　丙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既罷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其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永州安置。誼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或可免也。　丁未。命宰執大閱。　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劍汀郡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從之。　十二月乙卯。金主命招撫北邊軍民。　戊午。金禮部尚書張暐等進大金儀禮。　丁卯。金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淦陽趙秉文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金主召問。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偏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疏狂妄。法當追解。金主不欲以言罪人。特免之。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　乙亥。金詔加五鎮四瀆王爵。　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考異］宋史寧宗紀。是年十一月丙子。命朱熹煥章閣待制致仕。道學傳煥章鴻慶之命在紹熙五年。是年因乞休仍授秘閣修撰。今從之。）　是月。金右丞相襄率駙馬都尉布薩揆等自臨潢進軍大鹽濼。分兵攻取諸營。　金完顏守貞既罷相出守。胥持國等猶忌之。俄有言守貞在政府日。嘗與近侍竊言宮掖事。而妄稱奏下。金主命有司鞫問。守貞款伏。奪官一階。解職。遣中使持詔切責之。仍以守貞不公事。宣諭百官於尚書省。

慶元二年（金承安元年。）春正月甲申。金大鹽濼羣牧使伊喇伊都等爲廣吉喇部兵所敗。死之。　丁亥。金國子學齋長張守愚上平邊議。特授本學教授。以其議付史館。　庚寅。以余端禮爲左丞相。京鏜爲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樞密院事。　趙汝愚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韓侂胄風旨。窘辱百端。庚子。汝愚暴卒。天下冤之。（［考異］汝愚之卒。宋史本傳作壬午。慶元黨禁作丙子。宋史本紀及兩朝綱目備要俱作庚子。今從之。）帝命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考異］兩朝綱目備要作中書舍人汪義端繳還復官之命。從之。今從宋史本紀。）汝愚學問有用。嘗以范仲淹、韓琦、富弼、司馬光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讒者遂以爲罪。　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前丞相留正四大罪。首言引用僞學之黨。以危社稷。詔正落職罷祠。　二月。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同知貢舉右正言劉德秀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請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僞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爲前日之習。願陛下明

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而
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辛未
蠲臨安民身丁錢三年　是月金初造虎符發兵
三月己亥進封嘉國公柄爲吳興郡王　癸卯金以
久旱敕尚書省曰刑獄雖已奏行其間恐有疑枉其
再議以聞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　丙午有司上慶
元會計錄　夏四月壬子金遣使審決冤獄　戊午
金初行區種法民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
種一畝　甲子左丞相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擯
斥正士端禮稱疾罷政　壬申以何澹參知政事吏
部尚書葉翥簽書樞密院事　五月乙酉申嚴獄囚
瘐死之罰　金以久旱徙市庚寅詔復市如常　辛
卯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四十九人及第出
身　甲午減諸路和市折帛錢三年　建華文閣藏
孝宗御集　乙未金參知政事尼厖古鑑卒　甲辰
更慈福宮曰壽慈　六月甲寅金主以仲夏始得雨
足百姓艱食出倉粟十萬石減價糶之　乙丑命監
司帥守臧否縣令分三等從張釜之請也後迄不行
　丁卯金御史大夫伊喇仲方罷　金定僧道女冠
剃度之制金主嘗問諫議大夫張暐曰僧道三年一
試八十取一不已少乎暐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
宜滋益也金主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
其壽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矯枉太
過今不崇奉不毀除是謂得中矣　丙子皇子埈生
　秋七月庚辰金主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諸
王宰執進酒敕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

金主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
右丞相襄進兵乃令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支軍至
龍駒河爲準布（舊作阻韄今改）所圍三日不得出間使出求
援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
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卽鳴鼓夜發或謂先遣人報圍
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倘爲敵得使知吾兵寡而
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欲少
憩襄曰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耳緩則不及
鄉晨壓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準布敗
奔使安國追躡僉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
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襲之便遂從其計
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準布散走會大雨凍
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捷聞金主遣使厚賜以勞之
許便宜賞賚士卒　乙酉金命有司收瘞西北路陣
亡骸骨　戊子量徙流人呂祖儉等於內郡祖儉移
高安尋卒高安知縣徐應龍經紀其喪祖儉受業於
兄祖謙尊信不渝在謫所讀書賣藥以自給嘗言因
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
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時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
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
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
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劉德秀遂與御史張
伯垓姚愈等疏言自今舊姦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
不言則誤陛下之用人言之則礙今日之御劄若俟
其敗壞國事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
一而可望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姦知朝廷紀綱尚

在不敢放肆從之乃改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之黨攻擊愈急矣殿中侍御史黄黻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至於前事有合論列事體明證有關國家利害者臣不敢不以正對己丑改黻爲起居郎權兵部郎中以愈代爲殿中侍御史黻未幾罷去 戊戌以韓侂胄爲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金左司郎中高汝礪奏事紫宸時侍臣皆迴避金主所持涼扇墜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金主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汝礪金城人也 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上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毁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而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它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不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乃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任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寺直邵裒然言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請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係不是僞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以取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壬戌皇子埈卒追封兗王謚沖惠後屢舉皇子皆不育俱加封謚 甲子金以陝西西路轉運董師中爲御史大夫 癸酉金左丞瓜勒佳衡丁父憂尋起復 九月辛巳金右丞相襄自軍中赴闕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王宴慶和殿金主親舉酒飲之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命卽服之遷完顔安國爲左翼都統 丁亥復分利州路爲東西路 癸巳嗣濮王士歆薨追封韶王 冬十月丙午金選親軍八百人戍撫州 戊申帝率羣臣上冊寶於慈福壽康宮 準布復叛金主命左丞相襄行省於北京簽書樞密院事完顔匡行院於撫州會契丹德壽等據信州叛建元身聖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閑暇如平日人心乃安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爲之備卽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總管烏庫哩道遠（舊作烏古論道遠今改）富察守純（舊作蒲察守純今改）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先是金諸臣以北鄙用兵請改郊期金主問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張暐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給俟它年可乎暐曰陛下卽位于今八年大禮未舉宜亟行之金主曰北方未寧致齋之際有不測奏報何如對曰豈可逆度而妨大禮今河平歲豐正其時也旣而諸臣仍請罷祀又欲用正月上辛金主使問丞相襄襄奏曰郊爲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表賀今若

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祀用上辛乃祈穀之禮
非郊見上帝之本意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請
於祀前滅賊既而賊破果如所料 丙辰金祫享於
太廟 甲戌大閱 十一月戊子金參知政事馬琪
出知鎮安武軍尋致仕卒琪性明敏習吏事其治錢
穀尤長然性吝好利頗爲金主所少 庚寅帝詣壽
康宮上太上皇寬恤詔令 金以御史大夫董師中
北京留守裔並爲參知政事 壬辰京鏜等上孝宗
寬恤詔令 丁酉金朝享太廟戊戌有事於南郊大
赦改元承安進封丞相襄爲南陽郡王 癸卯賞宜
州捕降峒寇功 金丞相襄之討契丹也金主命自
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
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委近臣諭旨將
士使知意 十二月戊申以知寧國府陳賈爲兵部
侍郎以賈在淳熙末嘗論朱熹故也 己酉金遣提
點太醫近侍局使李仁惠賜北邊將士授官者萬一
千人授賞者幾二萬人仁惠即喜兒之賜名也 是
月朱熹落職罷祠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
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
蔽主之禍因以明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迭進諫
以爲必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
人熹默然取稾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
修撰、〔考異〕四朝見聞錄謂考亭先生嘗勸趙忠定厚酬韓侂冑韓後閱之故韓人公者差輕嘉定初趙爲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謂公嘗草數千言攻韓之姦疏未上門人蔡元定持蓍以入卜得遯卦力止先生勿上藏有所論何爲中輟非父志也按詔翁所辨亦無實據今仍從年譜書之 時臺諫欲論熹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
謁熹于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

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斗酒山中未爲乏也及
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
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嘗
采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
史紘以疏章授之繼祖謂立可致富貴遂論熹資本
回邪加以忮忍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事
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
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褒衣博帶食淡餐粗
或會徒于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于長沙敬簡之堂
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夫沽名嗜利覬其爲助者
又從而譽之薦之因誣熹大罪有六且曰熹爲大姦
大憝請加少正卯之誅以爲欺君罔世汙行盜名者
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亦請編管別州詔熹落職
罷祠竄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
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
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元晦熹字季通元定
字也時逮捕元定赴謫所甚急元定色不爲動與季
子沈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
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
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衆謂
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至道州遠近來
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
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
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
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 韓侂冑爲其父誠請謚誠
乃神宗外孫娶太皇太后女弟積官閤門使未嘗更

歷事任時福州黃唐爲考功郎言其不可因求去遂命館職官暫權考功謚誠曰忠定左遷唐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尋改江淮提點鐵錢

慶元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丁酉金主如安州春水

壬寅知樞密院事鄭僑罷癸卯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詔朱熹仍依前官與祠丁酉金主還都二月己酉右丞相京鏜等上神宗玉牒高宗實錄丙寅詔以昭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王德謙爲節度使德謙帝藩邸內侍也于是驟見擢用中書舍人吳宗旦事德謙甚謹夜輒易服謁之德謙乃薦宗旦爲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宗旦爲德謙草制引天寶同光故事爲比制出參知政事何澹不押制書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率臺諫交章言其不可丁卯京鏜復以爲言遂寢其命於是德謙除在外宮觀吏部尚書兼給事中許及之奏駁之臺諫請竄斥德謙帝未許殿中侍御史姚愈劾宗旦交結德謙辛未宗旦奪三官癸酉送南康軍居住〔攷異〕四朝見聞錄云韓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謙也賜與之爲義兄弟許以節鉞德謙信之何澹時爲御史中丞侂胄密諭之曰德謙苦要節鉞上重違之已草制中丞宜卷班以出翼日廷播何悉如所教繼即合臺疏德謙罪乞行竄殛德謙猶持侂胄袖曰弟誤我侂胄徐謂曰略出北關數里便有詔追只俟罷了何中丞耳德謙猶信其說拜而屬之竟死貶所何澹遷政府侂胄蓋嘗許之也德謙既貶自此內批皆侂胄自爲之矣所載情事互異今從兩朝綱目備要書之是月金命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世襲兼曲阜令三月壬午金命戶部尚書溫昉行六部尚書於撫州庚寅金主幸西園閱軍器癸巳金平章政事烏凌阿愿罷丙申竄內侍王德謙臨安府劾德謙爲人求官贓以鉅萬計服食擬乘輿獄未成詔降德謙團練使撫州居住權中書舍人高文虎請改爲安置帝從之然獄卒不竟丁酉金以參知政事裔代左丞相襄行省於北京庚子禁浙西圍田壬寅詔自今有司奏讞死罪不當者論如律夏四月丙午封武功郎不抾爲嗣濮王甲子金尚書省奏比歲北邊調度頗多請降僧道空名度牒以助軍需從之癸酉金親王宣敕始用女直字五月甲戌朔金主謂宰臣曰比以軍需隨路賦調司縣不度緩急促期徵斂使民費及數倍胥吏又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丙子金主集官吏於尚書省諭曰今紀綱不立官吏弛慢遷延苟簡習以成弊職官多以吉善求名計得自安國家何賴焉至于徇情賣法省部令史尤甚尚書省其戒諭之丁丑金北京行省參知政事裔移駐臨潢府庚辰金升撫州爲鎮寧州丁亥金丞相襄詣臨潢府金召知大名府赫舍哩執中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簽書樞密院事從丞相襄征伐執中不欲行奏曰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金主惡其言不遜事下有司既而赦之執中本名呼沙呼舊作胡沙虎今改阿蘇舊作阿疎今改之裔孫也己丑金皇子洪輝生命禮部尚書張暐報祀高禖六月戊申金以澄州刺史王遵古爲翰林直學士仍敕無與撰述入直則奏聞或霖雨免入直以遵古年老且嘗侍講讀也戊辰頒淳熙寬恤詔令閏月甲戌內出銅器付尚書省毀之申嚴私鑄器之禁甲午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僞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僞學之憂姑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

梲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噓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梲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熹者，專於爲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爲顏閔，得一語即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爲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柰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趙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覬倖非望，故或駕孀笑君父之說于鄰國，或爲三女一魚之符以惑衆庶，扇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爲僞學，至此變而爲逆黨矣。賴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雨暘稍愆，則喜見顏色，聞敵國侵擾之報，則移過於吾之君父，如此鬼蜮，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習僞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爲國家用，其它能革心易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僞從正，以銷今日之憂。疏入，韓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留正貶邵州居住。（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作戊寅朔朝散大夫劉玨以故御史免喪入見上言前日之僞學今又變而爲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右正言慶元黨禁作劉三傑其名互異薛氏通鑑亦作劉三傑係於甲午朔今從之。

是夏，大溪山島民作亂。（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作大溪山今從宋史本紀。大溪山者，廣東海中島也，提舉茶鹽徐安國遣人入島捕私鹽，島民不安，嘯聚千餘人入海爲盜，揭榜疏安國之罪，掠商旅，殺平民，經略使雷溉素與安國有隙，至是安國乞遣兵討之，溉不即發兵，而以安國生事聞於朝，未幾，溉、安國俱罷。

秋七月壬寅朔，金主幸天慶觀，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無奏刑。百司權停決罰。　庚午，監察御史沈繼祖錄淹囚四百餘條來上，詔進二官。　八月庚辰，以軍器監錢之望爲秘閣修撰，知廣州。　金敕計議官所進奏帖，可直言利害，勿用浮詞。　辛巳，金主以邊事未寧，集六品以上官於尚書省，問攻守之策，凡中外臣僚，不以職位高下，或有方略材武，或長於調度，各舉三五人，以備選用，期五日封章以進，議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言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召對睿思殿，論難久之。　金北部復叛，參知政事裔戰敗。丙戌，以丞相襄爲左副元帥，蒞師，裔旋罷。

金右丞胥持國席寵擅政，多結黨援，御史臺劾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郛，皆趨走權門，人戲謂胥門十哲。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致仕，嘉貞等皆補外。　金左丞瓜勒佳衡罷，以參知政事董師中爲左丞，以左宣徽使膏爲右丞，以戶部尚書楊伯通參知政事。　庚寅，金樞密使唐古貢致仕，尋以襄爲樞密使，平章政事。　辛卯，錢之望遣兵入大溪山，盡殺島民。　九月壬寅，以四川旱，蠲民賦。　金遣官分詣上京、東京、北京、咸平、臨潢、西京等路招募漢軍，不足則簽補之。時北京民方艱食，樞密使襄出

糴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爲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悅服。　癸丑，金以上京留守鈕祜祿額特喇（舊作粘割訛特刺，今改。）爲平章政事。　辛酉，金以樞密使知大興府事胥持國爲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行省於北京。宅日，金主與翰林修撰路鐸論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曰：「師古附胥持國進。持國小人，不宜典軍馬，以臣度之，不惟不允人望，亦必不能服軍心。若回日復相，必亂天下。」金主曰：「人臣進退人難，人君進退人易，朕豈以此人復爲相耶！」持國旋卒於軍。　是日，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勿用僞學之人。

冬，十月，庚午朔，金初設講議所官六員，共議錢穀，以中都轉運使孫鐸、戶部侍郎高汝礪等爲之。　庚辰，金尚書省奏高麗國牒報其主以老疾，令母弟晫權國事。　十一月，辛丑，加謚孝宗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太皇太后吳氏崩於壽慈宮，年八十三。遺誥太上皇帝疾未痊，宜於宮中承重，皇帝服齊衰五月。后實以辛卯崩，時郊祀期迫，或謂韓侂胄曰：「上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夥，柰何已之！」侂胄入其言。甲辰，祀圜丘。乙巳，始發喪，詔服期年。及侂胄誅，以劉光祖言，乃改從本日。　十二月，己巳朔，金敕御史臺糾察詔使趨走有實跡者。　丙子，帝始御正殿。　己卯，金始鑄承安寶貨。　丁酉，知綿州王抗疏請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𡌴、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仁、蔡幼學、黃顥、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八人，共五十九人。時黃由尙爲吏部侍郎，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附阿，罷之。擢抗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金高汝礪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自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必遣諫官隨之，俾與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臺省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爲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疏遠若是！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幾少補。」從之。　金李淑妃兄弟仁惠等干預朝政，監察御史姬端修（考異一金史宗端修傳云：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凡太祖諸子皆加山爲𡵓字，其後避𡵓字，又改爲姬。宗端修，中州集云名紹，避世宗父之諱改姓姬。按宗字避諱見本紀，疑中州集誤也。）上書乞遠小人。金主遣仁惠傳詔問端修：「小人謂誰？其以姓名對。」端修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不敢隱，具奏之。金主雖責仁惠兄弟而不能去。（考異一金史董師中傳云：上謂輔臣曰：御史姬端修言小人在側，果誰與？師中曰：應指李喜兒輩。與宗端修傳所載不同，此本一事，金史據傳聞之異，載於傳也。中州集云：泰和初，元妃李氏方寵，喜兒、喜兒有揚言之，罹德州教授。）

田庭芳上書言事云大臣特祿近臣怙寵道陵顧謂紹祖曰近臣怙寵為誰時喜兒侍立殿上紹祖倒笏指之曰莫非謂李喜兒之屬否上頷之金史不載田庭芳或係闕書然喜兒之見斥則與董師中傳同特姓名互異耳今從宗端修本傳端修又劾簽書樞密院事完顏匡叠被眷遇行院於撫州不知自潔轉運使温昉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屈意事匡以馬幣爲獻及私以官錢佐匡宴會費金主方委匡以邊事寢其奏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五（起著雍敦牂正月，盡上章涒灘十二月，凡三年。）

寧宗法天修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恭睿孝皇帝

慶元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攷異〕宋史本紀不書，今據金史章宗紀書之。）

癸卯，金諭有司：凡館接伴并奉使者，毋以語言相勝，務存大體；奉使者務得其人。

乙卯，上欽宗朱皇后謚曰仁懷皇后。后北遷無凶問。

金罷講議所。

丙辰，以趙師羼爲工部侍郎，仍知臨安府事。師羼尹臨安，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私市北珠以遺侂胄諸妾，諸妾元夕出遊，市人稱羨，諸妾俱喜，爭爲師羼求遷官，遂有是擢。（〔攷異〕薛氏通鑑作師羼遷侍郎載在八月，誤也。宋史全文載在正月。慶元黨禁作正月十八日，兩朝綱目備要作正月丙辰，與黨禁同。蓋侂胄諸妾因都市行燈而爲求遷官也。全文、備要及朝野雜記俱載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曰：此眞田舍間氣象，所惜者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嘷於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侂胄大笑。癸辛雜識以爲太學諸生所造言，四朝見聞錄亦載之。余謂事之有無，不必爲之辯，然準諸史體，亦有所不屑載也。）

金主如城南春水。

丁巳，金併上京、東京兩路提刑司爲一。提刑司副兼安撫使，副安撫使專掌教習武事，毋令改其本俗。

己未，金以都南行宮名建春宮。

甲子，金主還都。

丙寅，以簽書樞密事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丁卯，以兩浙、江淮、荆湘、四川多流民，詔有司舉行寬恤之政。

二月，己巳朔，金主如建春宮。

辛未，詔兩省、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一二人，毋舉宰執子弟親黨。

丙子，上太皇太后謚曰憲聖慈烈皇后。

辛巳，金主諭宰臣曰：「自今內外官有闕，有才能可任者，雖資歷未及，亦具以聞，雖親故無有所避。」

甲申，金主還宮。

先是金議北討，樞密使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丞瓜勒佳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準布（舊作阻轐，今改。），而自帥兵出臨潢。金主從其策，賜內庫物，即軍中用之。

丙戌，色庫（舊作斜出，今改。）部族詣撫州降，金主使問襄，襄以爲受之便。金主賜襄寶劍，命進軍以逼之。

辛卯，金平章政事鈕祜祿額特喇（舊作粘割斡特剌，今改。）薨。額特喇性溫厚，嘗爲赫舍哩良弼所薦，世宗稱許之。在相位十餘年，甚見寵遇。其沒也，厚加賻贈，謚成肅。

三月，戊戌，金以禮部尚書張暐爲御史大夫。

壬寅，金始榷醋。

丁巳，金敕隨處盜賊，毋以強爲竊，以多爲少，以有爲無，嘯聚二十人以上，奏聞，違者杖百。

甲子，權攢憲聖慈烈皇后於永思陵。

乙丑，蠲臨安紹興租稅有差。

是月，臣僚言：「聞詔旨擇日開講，望陛下遵用仁宗、高宗故事，令侍講之臣，仰稽三朝寶訓所舉外治數條，詳悉講明，以備觀覽。凡武備之設，何者爲先？軍旅之制，何者爲重？邊圉拒守，孰爲要害？敵人情僞，孰得要領？考古驗今，必有至計，商略而施行之，足以爲思患預防之策。」帝從之。

金自北陲多警，連年用兵，樞密使襄請用步卒穿濠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議者皆言其不足恃，金主以問襄，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爲永便。」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以傭，即事五旬而畢。既而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無何，泰州軍

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褢納之于是北陲告寧褢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三萬匹　夏四月丙戌祔仁懷皇后憲聖慈烈皇后神主於太廟丙申始御正殿　金主諭御史臺曰隨朝大小官雖有才能率多苟簡朕甚惡之其察舉以聞提刑司所舉賢能汙濫官皆當殿奏餘事可轉以聞

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　己酉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但爲道學之名竊取程顥張載之說張而大之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柰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維謫鈞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借假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光輩其冐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書皇授鼎白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冐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爲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冐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家一塊肉足矣以助汝愚之爲姦如徐誼者乎其餘百執事如秦觀輩其冐推尋宗派以爲汝愚乃楚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冐獻佞汝愚以爲外間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者乎其冐陰受汝愚指教圖兼握兵柄如張知遠者乎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此而今僞黨如彼願特奉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僞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于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有云竊附元祐之衆賢實類紹聖之姦黨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於要職　是月禁女冠毋入大內及三宮先是江州僧道隆自言能知人休咎愚民稱爲散聖往來都下貴戚競施之壽康宮衞士詹康妻故倡也出入禁中號爲部頭以病歸外舍道隆因之使求賜金於北內以爲建塔費後宮多有施與趙師㚟聞之執道隆屬吏錄其橐得金錢三萬餘緡詔杖黥隸英德府土牢旋有是禁　金監察御史路鐸劾參知政事楊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除授承望風旨御史大夫張暐抑言路金主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問伯通待罪於家暐辨曰鐸嘗面白伯通私李浩因告以彈劾大臣須有實跡恐所劾不當臺綱愈壞令再體察非抑之也益亦辨除授皆宰執公議鉉具以聞金主責鐸言事輕率慰諭伯通視事如故

秋七月己未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爲郡故逢有是言京鏜何澹深悅之薦爲軍器監　辛酉同知樞密院事葉翥罷　以姚愈爲兵部尚書愈浮沈州縣忽忽不得志阿附韓侂胄遂得驟遷尋以病免　八月丁卯以久雨決繫囚　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諂事韓侂胄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及之後至閽人掩關及之從門閒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

政之語。庚辰，金以護衛石知尚爲押軍萬戶，率親軍八百人、武衛軍千六百人戍西北路。是月，京鏜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時年六歲。九月癸卯，太白經天。丁未，京鏜上重修敕令格式，詔頒天下。

先是太史言月蝕於晝，而草澤言蝕於夜，驗視草澤言是，詔改造歷，以祕書省正字臨邛馬履爲參定官。履嘗從故直徽猷閣張行成習數學，故以命之。

冬十月，金定官民存留見錢之數，設回易務，更立行用鈔法。十一月，金主以信符召樞密使襄還都，遣近臣迎勞於途，既至，復撫問於第，入陳邊機十事，皆爲施行，仍厚賜之。癸卯，復拜左丞相，監修國史。襄之將至也，金主謂宰臣曰：「襄築立邊堡，完固，古來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卽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特授之。」仍降詔褒諭。辛亥，金定屬託法，定軍前官吏遷賞法，以邊事定，詔中外減死罪，徒以下釋之，賜左丞相襄以下將士有差。

金順義軍節度使李愈上書論邊事，謂退地千里而爭言其功，因陳屯田利害。金主遣使宣諭，仍降金牌，俾領屯田事。十二月甲子朔，金主獵於酸棗林，大風寒，罷獵，凍死者五百餘人。丙戌，蠲臨安府民身丁錢三年。金右丞胥罷。高麗權國事王晫奉表告於金。

慶元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之。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議送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攷異〕宋史韓侂胄傳作張仲藝，今據兩朝綱目備要及宋史全文。謂韓侂胄曰：「相公今日得君，凡所施爲，當一以魏公爲法。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盛，然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勳業如此，胡爲蹈之！」侂胄曰：「侂胄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蓋京鏜、劉德秀主其議也。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乙巳，金右丞董師中致仕。師中練達典憲，處事精詳，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然論者嘗譏其附胥持國云。辛酉，金監察御史姬端修以妄言下吏。〔攷異〕金史宗端修傳二五四年上書言事，宰相惡之，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准上書不以實，削一官。案本紀下有赦罪之文，作下吏者是也，今從紀。金以左丞相襄爲司空，職如故；樞密使瓜勒佳衡爲平章政事；前知濟南府事張萬公起復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楊伯通爲左丞；簽書樞密院事完顏匡爲右丞。金主問萬公曰：「胥持國已死，其爲人竟何如？」萬公曰：「持國素行不謹，如貨酒樂平樓一事，其好利可知矣。」金主曰：「此亦非好利，如馬琪鬻省醞，乃爲好利也。」辛酉，命漕臣無出身者，勿差官考試。先是果州學官王莘被檄考試昌州，發策以王鳳、牛仙客爲問，禮部摘其語以告韓侂胄，謂其譏刺侂胄。侂胄怒，遂罷莘官。議者謂漕臣汪德輔以祖任入官，故擇考官不審。張巖請自今漕臣不由科第進，更委宅監司一員選官校試。從

之。壬戌，建玉堂。二月乙丑，胡紘罷。金主如建春宮。春水。己巳，還宮。庚午，御宣華門觀迎佛。辛未，如建春宮。赦姬端修罪，令居家俟命。金西南路招討使布薩揆沿邊築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堠相應，人得資田牧，北邊遂寧。辛未，司空襄言揆治邊有功，金主以手詔褒諭，且欲大用，以知興中府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子仁代之。敕盡以方略授子仁。壬申，金主諭有司：自三月一日爲始，每旬三品至五品官各一人轉對，六品亦以次對，臺諫勿與，有應奏事與轉對官相見，如無面對者，上章亦聽。乙亥，金主還宮。戊寅，仍如建春宮。庚辰，金主諭點檢司曰：自蒲河至長河及細河以東，朕嘗所經行地，官爲和買其地，令百姓耕之，仍免租稅。甲寅，金主還宮。乙酉，諫議大夫張釜劾劉光祖佐業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上，五罪。時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盍謹其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語聞於朝，釜因劾之。光祖落職，房州居住。（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以記爲作於去年慶元黨禁，以爲即本年所作，今從之。金以布薩揆爲參知政事。起姬端修爲太學博士。金主如建春宮。戊子，還宮。

三月甲午，罷監司臧否郡守之制。先是淳熙中嚴臧否之令，且申稽緩之罰，其後士大夫往往以人情之厚薄爲臧否，論者頗患其不公。知漢陽軍蔣用之嘗疏論之，至是正言陳自強復以爲言，於是臧否遂罷。自強，閩縣人，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待銓入臨安，欲見侂胄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向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半載疊遷至右正言，未幾遂大用。丁酉，金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爲樞密使，封崇德公。己亥，金主如建春宮。戶部尚書孫鐸、郎中李仲略、國子祭酒趙忱始轉對香閣。金遣使冊王晫爲高麗國王。戊申，四川行對銷錢引法，從制置袁說友之請也。金主嘗敕尚書議官員除改，其日月淺者毋數改易。己卯，尚書省奏減親軍武衞軍額及太學女直漢人生員，罷小學官及外路教授，詔學校仍舊，武衞軍額再議，餘報可。金主好更定制度，議設清閑職位，如宋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司空襄言年老致仕，朝廷養以俸廩，恩禮至渥，老不爲退，復有省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於濫。襄復與完顏匡、布薩揆上言曰：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以爲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之詞，徒煩聖聽，且憲臺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難以遽更，其采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金主嘉納。夏四月，金改提刑司爲按察使司。壬申，金左丞楊伯通致仕，御史大夫張暐以奏事不實，追一官，侍御史路鐸追兩官，並罷之。姬端修杖七十，論贖。（攷異）金史路鐸傳云：監察御史姬端修以言事下吏，使御史臺令史郭公仲達意於大夫張暐及鐸，暐與鐸奏事殿上，上問姬端修彈事，書申臺官否，對曰：嘗來面議。端修款伏，乃曰：祇會與侍御私議，大夫不知也。既而端修杖七十收贖，公仲杖七十，暐罷。暐、鐸坐奏事不實，暐追一官，鐸兩官，皆解職。宗端修傳槩括其詞，俱與本紀異，今從本紀書之。壬申，金

英王從憲進封瀛王　是月定理官歷縣法初改官
人必作令謂之須入紹興中數申嚴之後寖廢慶元
初復詔除殿試上三人南省元並作邑旋用御史程
松言詔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
著爲令舊捕鹽改官人並試邑至是正言陳自強請
初任未終之人先注簽判一次方許親民自後雖宰
相子殿試甲科人無有不宰邑者矣　五月壬辰朔
頒統天歷先是詔造新歷以馮履參定御史張巖言
履倡爲陂辭搖撼國是遂罷去詔諸道有通曉天文
歷算者所在具其名來上至是歷成賜名統天議者
謂自渡江以來歷法屢改統天尤爲疏謬　金主以
旱下詔責躬求直言避殿減膳審理冤獄　丁酉以
久雨民疫命臨安府賑之（〔攷異〕宋史本紀作戊申今從兩朝綱目備要）　戊戌
賜禮部進士曾從龍以下四百十一人及第出身
己亥金應奉翰林文字陳載言四事其一言邊民苦
於寇掠其二農民困於軍需其三審決冤滯一切從
寬苟縱有罪其四行省官員例獲厚賞而沿邊司縣
曾不霑及金主是之　庚戌金主諭宰相曰諸路旱
或關執政今惟大興宛平兩縣不雨非其守令之過
歟司空襄平章政事張萬公參知政事布薩揆上表
待罪金主以罪己答之令各還職　金戶部尚書孫
鐸言比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
太煩百姓不信請自今凡將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
於治則必行無恤小民之言國子司業赫舍哩（舊作紇石
烈今改）善才亦言須行法令絲綸既出尤當固守金主
然之　金以胥鼎爲著作郎鼎持國之子也金主問
宰臣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曰其人甚幹濟金
主曰著作職閑緣今無它闕姑授之未幾遷右司郎
中　壬子命諸州學置武士齋舍　庚申金平章政
事瓜勒佳衡薨謚貞獻　六月甲戌金以雨足報謝
廟社　丁丑金右補闕楊廷秀言自轉對官外復令
隨朝八品以上外路五品以上及出使外路有可言
者並許移檢院以聞則時政得失民間利病可周知
矣從之　丁亥金定宮中親戚非公事傳達語言轉
遞諸物及書簡出入者罪　是月盜竊太廟金寶
參知政事何澹之弟滁通判臨安府自臨安還處州
舟子市私鹽萬餘斤爲邏卒所捕滁仗劍傷邏卒事
下臨安府司農卿丁逢知府事當舟子杖罪而邏卒
杖脊編管御史程松劾之詔逢與宮觀而以工部侍
郎朱晞顏知府事澹乞免帝慰留之澹即起視事尋
內批付大理以伏暑恐致淹延命有司據見追到人
結絕秋七月甲午獄成滁罷通判逢罷祠乙未澹疏
言臣頃爲中丞首論樞密使王藺不能鈐束其弟藺
遂去國今訓飭無素罪何所逃望賜黜責詔不許
癸丑劉德秀罷　甲寅禁高麗日本商人博易銅錢
八月辛巳太祖廟楹生芝帝率羣臣詣壽康宮上
壽始見太上皇成禮而還以入內內侍省押班甘昺
宣力兩宮備竭忠勤特遷二官昺昪之弟也帝之過
壽康昺與有力焉頗貴寵　壬午京鏜率百官赴太
廟觀芝丙戌詔減諸路流囚釋杖以下推恩如慶賀
故事丁亥進京鏜等官一級　戊子立沿邊諸州武
舉取士法　九月庚寅朔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

王 己亥金主如薊州秋山冬十月丙寅還都 金主以順義節度使李愈爲可用議召之宰臣或言愈病金主曰愈比陳言有退地千里而爭言其功之語卿等定惡此人多言耶遂召爲刑部尚書舊制陳言者漏所言事於人並行科罪仍給告人賞愈言此蓋所以防閑小人也比年以來詔求直言及命朝臣轉對又許外路官言事此皆聖朝樂聞忠讜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從之 甲申金初置審官院 乙未金敕京府州縣設普濟院每歲十月至明年四月設粥以食貧民 是月右諫議大夫陳自強上緊要政目三十事先敘前代帝王施行得失而證以祖宗故事及今日事體所宜請令侍從兩省講讀官一旬講一事則一歲之間便有三四十事不過二年朝廷之大事講究畢矣從之既而翰林學士高文虎又以二十事上之 十一月己丑朔詔復右司一員 甲寅金定護衛改充奉御格 十二月己未金初以除授文字送審官院 辛酉金更定考試隨朝檢知法

金右補闕楊廷秀請類集太祖太宗世宗三朝聖訓以時觀覽從之仍詔增熙宗爲四朝 庚午建安仁宅惠濟倉庫於廣東諸州以給士大夫之死而不能歸者 太尉韓同卿卒皇后之父也贈太師同卿季父侂胄聲勢熏灼同卿每懼滿盈不敢干政時天下皆知侂胄爲后族不知同卿乃后父也後乃服其謇遠權勢云 京鏜何澹等令言者上疏曰向來僞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首惡其次者亦投閑置散使省愆咎蓋爲天下後世計使已往者得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融會黨偏咸歸皇極也今此類茍有洗濯自新者請明詔大臣仰遵皇祖之訓姑與祠祿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長惡弗悛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守道向方悉爲皇極至正之歸以成聖明極辨之治自胡紘劉德秀去位侂胄亦厭前事故鏜等令言者以建極之說投之侂胄用其言學禁漸弛 癸未金主謂宰臣曰科舉一場而分二榜非也自今廷試令詞賦經義通試時務策止選一人爲首有司言自宋王安石爲相作新經始以經義取人且詞賦經義人所素習之本業策論則兼習者也今舍本業取兼習恐不副陛下公選之意遂定御試同日各試本業詞賦居首詩賦次之 金李淑妃有寵嘗從金主幸蓬萊院陳玉器及諸玩好款式多宣和間物金主惻然動色妃進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宣和作此以爲陛下用耳金主爲之意解妃嘗與金主同輦過雕龍橋見白石瑩潤愛之歸白金主自蘇山輦至築巖洞於芳華閣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妃賞菊於東明園見壁間畫宣和艮嶽圖問內侍余晼晼曰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其國先帝命圖之以爲戒妃怒曰宣和之亡不緣此石乃用童貫梁師成故爾妃意以譏晼其黠辨類此自欽懷皇后殂中宮虛位久金主意屬李氏而祖宗故事皆圖克坦唐古富察赫舍哩烏凌阿烏庫哩諸部部長之家世爲婚姻娶后尚主李氏微甚恐爲衆所格至是遂欲立之大臣固執臺諫亦以爲言金主不得已進封爲元妃而勢位熏赫與

皇后侔矣。〔攷異〕金史張萬公傳，李淑妃有寵用事，帝意惑之，欲立爲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書論之，帝怒，御史大夫張暐劾端修一官，侍御史路鐸劾兩官，端修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進封元妃。據端修、暐、鐸傳，則端修未嘗因論淑妃而被杖，暐、鐸之劾官亦不因李氏也。今從后妃傳約舉之。是冬，編慶元寬恤詔令。是歲，賑浙東、江西、廣東被水州縣貧民。

慶元六年〔金承安五年〕春，正月，乙未，金尚書省言：「會試取策論、詞賦、經義不得過六百人，合格者不及其數則闕之。」丙申，金主如春水。庚子，金命左右司五月一轉奏事。辛丑，金主諭點檢曰：「車駕所至，仍令百姓市易。」庚戌，定明安穆昆軍前怠慢罷世襲制。二月，戊辰，減諸路雜犯死罪囚，釋徒以下，皇子生故也。辛未，金主還都。戊寅，上太上皇玉牒、聖政、日歷、會要於壽康宮。〔攷異〕宋史本紀作己卯，今從兩朝綱目備要及宋史全文。甲申，封婕妤楊氏爲貴妃。〔攷異〕四朝見聞錄以楊后爲越人，宋史后妃傳云：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慶元二年，封婕妤。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朝野雜記、兩朝綱目備要作遂安人，與宋史異。閏月，庚寅，以京鏜爲左丞相，謝深甫爲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乙巳，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癸卯，金定納粟補官之家存留弓箭制。丁未，金主與宰臣論置相，曰：「圖克坦鎰〔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朕志先定，賈鉉何如？」司空襄舉知延安府孫即康。金主曰：「不輕薄否？」襄曰：「可再用爲中丞以觀之。」張萬公曰：「即康及第，先鉉一榜。」金主曰：「論相安論榜次？朕意以賈鉉才可用也。」旋以即康爲御史中丞。金右補闕楊廷秀言：「請令尚書省及左右官一人應入史事編次日歷，或一月或一季封送史院。」金主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潤色付之。辛亥，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爲昭信軍節度使，曦，挺之子也。三月，庚申，金大睦親府進重修玉牒。甲子，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卒。自僞學有禁，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它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答。及疾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門人黃榦而卒。熹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難進易退，不貶道以求合，故與世動輒齟齬。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天下惜之。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欲送僞師朱熹之葬。臣聞僞師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徒盛。每夜三鼓，聚於一堂，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吟哦怪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於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今熹已歿，其徒畫像以事之，設位以祭之，會聚之間，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於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惟李燔等數人視窆，不少怵。熹自少有志於聖道，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自經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爲學者所宗。戊辰，金定妻亡服內婚娶聽離制。庚午，金以知大興府卞爲御史大夫。時言官謂御史大夫久闕，憲紀不振，宜選剛正疾惡之人肅清庶務，遂以卞爲之。丙子，金尚書省奏擬同知商州

事富察南京爲濟南府判官。金主曰。宰相豈可止徇人情。要當重惜名器。此人不堪。朕嘗記之。與七品足矣。　庚辰。金以上京留守圖克坦鎰爲平章政事。金主嘗問宰臣。鎰與崇浩孰優。張萬公對曰。皆才能之士。鎰似優。鎰有執守。崇浩多數耳。金主曰。何爲多數。萬公曰。崇浩微似迎合。金主曰。卿言是也。　夏四月。金尚書省進律義。　己酉。封宗子不𢡟爲嗣濮王。　辛亥。監都進奏院鄧友龍請明詔大臣。用舍從違。謹所決擇。無用僞黨。友龍尋擢監察御史。〔考異〕慶元黨禁作四年事。今從兩朝綱目備要。　五月丙辰。以旱決中外繫囚。　己未。金敕諸路按察司糾察親民官以大杖箠人者。先是賈鉉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廷敕斷。亦依已定程式。故有是命。　丙寅。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闕雨州縣。釋杖以下囚。　戊辰。詔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辛未。以久旱。詔中外陳朝廷過失及時政利害。知興國縣莊夏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之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爲火災。爲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爲太學博士。　壬申。雨。　庚辰。金地震。　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考異〕金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戊子。太上皇后李氏崩於壽康宮。年五十六。〔考異〕兩朝綱目備要作丁亥。宋史本紀作戊子。宋史全文與本紀同。今從之。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許及之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癸亥。金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　丁卯。以御史中丞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自選人至樞府。首尾僅四年。　金平章政事張萬公乞致仕。時北部雖罷兵。而邊事方殷。連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變更制度。民以爲不便。旋又改之。紛紛無定。萬公素沈厚深謹。務安靜少事。與同列議多不合。然頗嫌畏。不敢犯顏強諫。須金主有問。然後審察利害而質言之。金主雖稱善而弗行。故萬公以衰病丐閑。辛未。金主諭曰。近卿言數事。朕未嘗行。乃朕之過。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賜告兩月。復起視事。　提舉洞霄宮黃洽卒。　八月辛卯。太上皇崩於壽康宮。年五十四。　丙申。上太上皇后謚曰慈懿。　丁酉。左丞相京鏜卒。鏜居政府。唯奉行韓侂胄風旨。又嘗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僞學之名。鏜實發之。　癸卯。權攢慈懿皇后於修吉寺。　丁未。金敕審官院奏事。其院官皆許升殿。　戊申。金更定鎮防軍犯徒配役法。　九月乙卯。祔慈懿皇后神主於太廟。　臣僚言。比年以來。浸成內重之弊。祖宗成憲。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郎寺監之。既更則出守千里之地。郎官卿監之已歷。必出分一道之節。此不易之良法。日往月邁。莫克遵守。恐內重外輕。其弊難革。望令中外之官更出迭入。以均其任。　金邊臣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衄。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至有不免饑寒者。故無鬬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則戰士氣自倍矣。朝議從之。張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撫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

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獘。長告訐之風。二也。侈費妄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斂不及民。而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田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請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民無被奪之怨矣。書奏。不報。戊午。以樞密使崇浩。禮部尚書賈鉉。佩金符。行省山東等路括地。

先是金有司議於西南西北路沿邊築壕塹以備蒙古。役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爲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金主嘗以旱問張萬公致災之由。萬公對曰。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言罷之。既而司空襄以樞密使涖邊。卒築之。然工役迫促。雖有牆隍。無女牆副隄。西北路招討使通吉思忠（通吉舊作獨吉今改）增繕之。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至是工竣。己未。尚書省以聞。詔獎之曰。直乾之維。搤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未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勞。時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爾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心。式副予懷。遂厚賜以銀幣。論者謂金之國勢。自茲弱矣。

金修玉牒成。定皇族收養異姓男爲子者。徒三年。姓同者減二等。立嫡違法者。徒一年。

癸亥。金主如薊州秋山。

甲子。婺州進士呂祖泰（攷異）宋史本紀作婺州布衣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俱作進士。上書請誅韓侂胄。祖泰。祖儉之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何人。徒以韓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者乎。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罷逐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爲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爲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首倡僞徒。私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叩閽自薦。以覬召用。林采言僞學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貶削。遂鐫必大一官。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攷異）宋史呂祖泰傳。祖泰因周必大降少保致仕。憤之。乃上書請誅侂胄。案必大降少保在嘉泰元年。乃因祖泰上書而貶秩耳。慶元黨禁。又以爲五年九月。疑皆攈拾之誤也。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俱作六年九月。與宋史本紀同。今從之。又備要云。十一日甲子。祖泰投匭上書。中外大駭。侂胄雖怒甚。重違人心。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問。辛未。禮成肆大赦。後五日。乃批旨送連州拘管。宋史本紀統繫於甲子。蓋因上書而竟言其事。至必大降少保。本紀載在次年二月癸巳。今連書之。

初

當路欲文致必大以罪。而難其重名。意必大或有辨論。乃致於貶。及必大上書謝。惟自引咎。詔復其秩。祖泰自期必死。無懼色。既至府庭。府尹趙善堅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爲者。祖泰笑曰。此何事可受教於人乎。善堅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善堅據案作色。蒞行杖。祖泰大呼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祖泰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受斯辱也。善堅亦慚。趣使去。　己巳。命右丞相謝深甫朝獻景靈宮。庚午。命嗣濮王不㬩朝饗太廟。辛未。合祀天地於明堂。大赦。　冬十月丙戌。加韓侂冑太傅。　庚寅。金主還都。　庚子。金地風霾。辛丑。金主命集百官於尚書省。問間者亢旱。近則久陰。豈政有錯謬而致然歟。其各以所見對。張萬公言天久陰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用人之道。君子當在內。小人當在外。金主召問之曰。卿言有理。然孰爲小人。萬公不敢斥言李仁惠兄弟。對曰。戶部員外郎張暐文繡署丞田櫟都水監丞張嘉貞雖有幹才。無德而稱。好奔走以取勢利。大抵論人當先才德。金主卽命三人皆補外。金主又謂萬公曰。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雖棄不用。以北邊軍事方興。姑試之耳。其後秉文果召用。

金圖克坦鎰應詔上疏。略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搢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恥。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月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薦臻矣。因論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於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眞。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藻飾虛詞。釣取祿利。請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形似。乃生異端。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礙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時李元妃兄弟恣橫。鎰言皆切時弊。金主雖納其說。而不能行。金主嘗問宰臣。漢高帝光武孰爲優劣。張萬公對曰。高帝優甚。圖克坦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沉湎冒色之事。高帝惑戚姬。至於亂。由是言之。光武爲優。金主默然。鎰蓋以李元妃隆寵過盛。故微諷云。　癸巳。吏部侍郎費士寅請歷十五考以上無贓私罪犯者。聽免職司舉主一員。從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攷異）宋史不書。今從金史書之。　詔宗子與愿更名曮。除福州觀察使。令資善堂授書。　乙卯。金定品官過闕則下制。　金以國史院編修官呂卿雲爲右補闕兼應奉翰林文字。審官院以資淺駁奏。金主諭曰。明昌間卿雲嘗上書言宮掖事。辭甚切直。皆它人不能言者。卿輩蓋不知也。臣下言事。不令外人知。乃是謹密。正當顯用。卿等宜悉

之。金李元妃嘗遣人以皁幣易內藏紅幣，左藏庫副使高竑拒不肎易。元妃奏之，金主大喜，使諭竑曰：所執甚善，今姑與之，後不得爲例。旋轉竑爲儀鸞局少府少監。　己未，皇后韓氏崩，謚恭淑。　丙寅，東北地震。　十二月朔，癸未，金詔改明年爲泰和元年。辛卯，權攢憲仁聖哲慈孝皇帝於永崇陵，廟號光宗。

　乙未，金定管軍官受所部財物，輒放離役及令人代役法。　辛丑，金詔宮籍監戶百姓自願以女爲婚者聽。　壬寅，權攢恭淑皇后於廣教寺。　癸卯，祔光宗神主於太廟。太廟自仁宗以來皆祀七世，崇寧初蔡京秉政，乃建九廟，奉翼祖、宣祖，紹興中，徽宗祔廟，以與哲宗同爲一世，故無所祧，及祔欽宗，始祧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爲一世，亦不祧，由是淳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二室。迨阜陵復土，趙汝愚爲政，遂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及光宗祔廟，復不祧，又祀九世。　詔改明年爲嘉泰元年。　金定造作不如法，三年內有損壞者罪有差。　己酉，加吳曦太尉。　庚戌，祔恭淑皇后神主於太廟。　四川關外四州營田，半爲吳郭諸家所據，租入甚輕，計司知之而不敢問。司農少卿江陰王寧總領四川財賦，有隆州教授張鈞獻策於寧，以爲營田租可增。寧用其說，是冬，分遣官屬八人按行諸郡，所遣官知其難行，僅略增之。惟金州簽判元鼎分括鳳州，遂盡集屬邑之民，糾決升降，累月不已。興州都統制郭杲舊與寧同僚相善，至是寧欲核其軍闕員將佐，杲不肎，互奏於朝，詔用杲言，由是兩人有隙。及寧括營田，杲尤以爲不便，寧命鼎近邊三十里毋得增括。鼎匿之，營田戶數自詣鼎請其榜以示人，鼎不與，餓而營田戶數百戶譟於庭，突執鼎毆之，搜其橐，得賂遺無算，即執鼎使自具所得主名，鼎詞伏。杲因出榜招諭，且以聞。詔罷四川所增營田租，改寧直徽猷閣、湖北轉運副使。先是，興州催鋒、踏白二軍戍黑谷者，騎士月給蜀錢甚厚，寧議損之。是秋戍卒張威等百餘人亡入黑谷爲盜，有奔金境者，金邊帥械其二十七人還都統司，杲戮之而不敢奏。未幾，杲卒。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六（起重光作噩正月盡閼逢困敦二月凡三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春正月戊午申嚴福建科鹽之禁 壬戌謝深甫等薦士二十有五人詔籍名中書以待選擢 丁卯命路鈐按閱都州兵士毋受魄遺及擅招軍違者寘諸法 己巳金太府監孫復言方今在仕者三萬七千餘人而門廕補敘居三之二諸司待闕動至累年蓋由補廕猥多流品混淆本末相舛至於進納之人既無勞績又非科第而亦廕子孫無所分別欲流之清必澄其源金主然之詔更定廕敘法 金尚書省奏杖式輕細民不知畏請用大杖詔不許過五分 庚午以葛邲配享光宗廟庭 金主如長春宮春水辛未金主以方春禁殺食胎兔犯者罪之告者賞之 甲戌金初命文武官職至三品者許贈其祖 二月戊子詔諸州訪求明歷之士 壬辰開資善堂以秘書郎婁機兼小學教授機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 癸巳修光宗實錄 言者稱四川制置司遇類省試年分倣禮部附試學官許有出身人具所業赴制置司陳乞委有出身通判或教授看詳蜀人試教官自此始 丁未金主還都金主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平章政事張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金主改容而止 三月丙寅雨雹雨霰 戊辰頒慶元寬恤詔令役法撮要 丁丑金更定鎮防千戶穆昆放老入除格 戊寅行都大火四日乃滅焚居民五萬三千餘家帝下詔罪己避殿減膳命臨安府察姦民縱火者罪以軍法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賜被火之家 金內侍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知大興府事完顏承暉拒不與新喜慙金主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左宣徽使李仁惠使人屬承暉承暉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此可以報宣徽也承暉先為提刑豪猾屏迹及尹京尤以剛正稱而權貴多不悅尋罷以赫舍哩執中代之 是春以和州防禦使姜特立為寧遠軍節度使 夏四月辛卯詔曰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無復差等今被焚之餘其令官民營造室屋一遵制度務從簡朴銷金鋪翠毋得服用今以宮中所有焚之通衢中外士庶令有司嚴立禁防貴近之家尤當遵奉苟違斯令必罰無赦 龍州蕃部寇邊先是龍州蕃人常至濁水寨互市寨有豪民受而儲之及蘇肅之知龍州以豪民擅利乃罪而移之自是蕃人鹽糧米茶之屬皆不可得姦民李蒙大以作過竄入龍州蕃部誘之入寇四川制置司以聞詔遣官軍討之 戊戌以潛邸為開元宮 甲辰金諭契丹人戶累經簽軍立功者官賞恩例與女直人同仍許養馬為吏知大興府事赫舍哩執中格詔不下金主責之曰汝雖意在防閑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如此煩碎生事也乃下詔行之 五月甲寅金主擊

毬於臨武殿，令都民縱觀。丙辰，金樞密使崇浩罷。
戊午，以旱禱於天地宗廟社稷，詔大理三衙臨安
府兩浙州縣決繫囚。（攷異）宋史全文兩朝綱目備要俱作戊辰，今從宋史本紀。癸亥，釋
諸路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丁卯，命有司舉行寬恤
之政十有六條。乙亥，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請用
文彥博故事，以韓侂胄平章軍國重事。（攷異）允中上書，宋史韓侂胄傳作二年，本紀作元年，兩朝綱目備要與本紀同，今從之。侂胄上疏，歷敘家世榮寵，言
臣不能自奮，濫叨世賞，陛下龍飛之日，面奉憲聖皇
后旨，俾臣朝夕仰裨初政，臣深惟綿薄，不足以副使
令。忽聞局務官有劄子引文彥博故事，肆爲狂妄之
言，臣駭汗如雨，斯人固不足責，而臣之出處，豈容不
明，乞許臣守本官致仕，以全愚分。帝手批慰留，允中
坐免，仍令臨安府押出國門。丙子，雨。六月辛卯，
金祈雨於北郊。己亥，金敕尚書省舉行奢僭之禁。
金用尚書省言，申明舊制，明安穆昆戶每田四十
畝，樹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多
汙萊，人戶闕乏，並坐所臨長吏，按察使以時勸督，有
故慢者，量決罰之，仍減牛頭稅三之一。乙巳，金初
許諸科鋪馬黃河夫軍須等錢，折納銀一半，願納錢
鈔者聽。丙午，太白經天。秋七月乙卯，知樞密院
事何澹罷。時吳曦自以祖父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
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厚賂宰輔規圖帥蜀，未及賂
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冐相
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遂罷爲資政殿學
士，知太平州，翼日，改大學士。（攷異）兩朝綱目會要謂澹以弟濰之累亦乞罷，今從宋史本傳。薛氏通鑑作與祠，誤也，今從備要。丁巳，復以旱祈禱。壬戌，恤囚。甲子，

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金主諭
刑部官，凡上書言及宰相者，不得申省。己巳，以吳
曦爲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先是郭杲在武興，多刻
剝軍士，黑谷逃卒爲盜，經時未平。杲卒，副都統制王
大節攝帥事，語諸將曰：是迫於饑寒，非有它，揭榜招
還之，斬爲首者以徇，流配其餘。吳氏世守西蜀，蜀人
習而安之。承郭杲之後，聞曦除帥，延頸望其來。曦盡
載輜重，大艦連屬，泝嘉陵而上，及至，首爲璘建廟，大
殿費十萬緡，又命士卒負土築江濱地際山爲園，廣
袤數里，日役數千人，士始失望。既而曦譖大節，罷其
副都統制，於是蜀之兵權悉歸於曦。金禁廟諱同
音字。金主嘗問孫即康曰：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讀作
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當闕點畫。睿宗廟諱改作崇
字，其下卻有本字全體，若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
字，允字合闕點畫，如統傍之允，似不合缺。即康對曰：
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桒字，泯字作汦字。
乃擬熙宗廟諱從面從且，睿宗廟諱上字從未，下字
從廾，世宗廟諱從系，顯宗廟諱如正犯字形，止書斜
畫，沇字鈗字各從口，兌悅之類各從本體從之。自此
不勝曲避矣。八月己卯，減奏薦恩，以言者論官冗
恩濫故也。庚辰，金命絕戶之田宅，以二分之一付
其女及女孫。甲申，張釜罷，以陳自強兼知樞密院
事，給事中張巖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程松同知樞
密院事。巖松並附韓侂胄，松諂之尤甚，侂胄憐之，遂
得佐樞。壬寅，金制明安穆昆並隸按察司監察御
史，止按部糾舉，有罪併坐監臨之官。直龍圖閣致

仕李詳卒。詳直諒老成，以植公論，因罹黨禍，後謚肅愍。　西遼主珠勒呼（舊作直魯古，今改。）出獵，柰曼（舊作乃蠻，今改。）庫楚類（舊作屈出律，今改。）伏兵擒之，而據其位，襲遼衣冠，尊珠勒呼爲太上皇，皇后爲皇太后，朝夕問起居，珠勒呼在位三十四年，尋死，遼祀遂絶。（考異：庫楚類襲遼衣冠而遼祀絶，此據遼史書之。據元史，則庫楚類卽迪延汗之子。元太祖本紀三年戊辰，征庫楚類汗，庫楚類奔契丹。考珠勒呼之被擒在癸酉年，去戊辰僅八年，既云庫楚類據其位矣，而戊辰年所奔之契丹又係何國耶？元聖武親征錄云庫楚類以數人奔契丹王菊爾可汗，豈襲衣冠而據位爲菊爾可汗而非庫楚類耶？元遺山文集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殆柰曼別部之襲遼衣冠者，卽稱西遼耶？抑別有餘族耶？史文脫落，錄以識疑。）

九月戊申朔，金更定贍學養士法：生員給民佃官田人六十畝，歲支粟三十石；國子生人百八畝，歲給以所入，官爲掌其數。　先是戶部尚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圍田相望，皆千百畝，陂塘漊瀆，悉爲田疇，潦則無地可瀦，旱則無水可戽，不嚴禁之，後將益甚。辛亥，遣大理司直留佑賢、宗正寺主簿李澄往浙西行視，自淳熙十一年立石之後，凡官民田圍裏者，悉開之。

甲寅，金主如秋山。　甲戌，令禮部集孝宗朝典禮。

丙子，金主還都。　冬十月乙酉，金祫享於太廟。　丙戌，起居郎王容請以韓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館，從之。

壬辰，金御史臺言：在制，按察使官比任終，遣官考覈，然後尚書省遣官覆察之，今監察御史添設員多，宜分路巡行，每路女直、漢人各一人同往。從之，仍敕分四路。　壬寅，金敕有司購遺書，宜高其價以廣搜訪，其藏書之家有珍襲不願送官者，官爲謄寫畢，復還之，仍量給其值之半。　甲申，編光宗御集。　十一月辛亥，金敕尚書省：凡役衆勞民之事，勿輕行之。

丁巳，金主諭工部曰：比聞懷州有橙結實，官吏檢視，已嘗擾民，今復進柑，得無重擾乎！其誡所司，遇有則進，無則已。　庚申，蠲潭州民舊輸黃河鐵纜錢。　金陝西路轉運使高汝礪言：舊制，捕告私鹽酒麴者，計斤給賞，錢皆徵於犯人，然監官獲之，則充正課；巡捕官則不賞；巡捕軍則減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賞異也。請以司縣巡捕官不賞之數及巡捕弓手所減者，皆徵以入官，則罪賞均矣。金主從其言。　十二月己卯，太白經天。　辛巳，金敕原廟春秋祭祀，改稱朝獻。　金新修律成，凡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衞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鬭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實唐律也，但加贖銅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爲七，削不合於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因而略有所增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條，餘百二十六條皆從其舊，又加分其一爲二、分其一爲四者六條，凡五百六十三條，爲三十卷，附注以明其義，疏義以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自官品令、職員令之下，曰祠令、戶令、學令、選舉令、封爵令、封贈令、宮衞令、軍防令、儀制令、衣服令、公式令、祿令、倉庫令、廄牧令、田令、賦役令、關市令、捕亡令、賞令、醫疾令、假寧令、獄官令、雜令、僧道令、營繕令、河防令、服制令，附以年月之制，曰律令二十卷。又新定敕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卷。丁酉，司空襄具以進，詔以明年五月頒行之。　乙巳，金初定廉能官升注法。　是歲，浙西、江東、兩淮、利州路旱，賑之，仍蠲其賦。

嘉泰二年（金泰和二年。）春正月乙卯，金始朝獻於衍慶宮。

癸亥，以蘇師旦兼樞密院都承旨。初，韓侂胄爲平江兵馬鈐轄，時師旦以刀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甚。　丁卯，陳自強等上高宗實錄。　侍御史林采右正言施康年上疏曰：「臣聞習僞者，名教之僇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僞實人材風俗之所深患，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僞習之熾，則從之；及僞習之衰，則攻之。彼自以爲媒身干進之計，而不知墮于欺君之罪。臣嘗謂由慶元初迄今，人之趨向，一歸於正，謹守而隄防之，權在二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臺諫。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所除授，給舍不繳駁，臺諫不論列，百執事從而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當世譁然指攻僞爲釣取爵祿之資。凡投匭而上書，陛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望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專事忠恪，毋肆欺謾，不惟可以昭聖朝公正之心，抑亦可以杜僞習淆亂之患。」時禁學之禍雖本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及鏜死，侂胄亦厭前事之紛紜，欲稍更張，以消中外之議，且欲開邊，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言官遂有此疏。　癸酉，金歸德軍節度副使韓琛以强市民布帛削一官罷之。　甲戌，金主如建春宮。時金主將幸長樂川，刑部尚書李愈諫曰：「方今戍卒貧弱，百姓騷然，三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聞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勢狹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優游閑暇也。」金主不從。　二月甲申，弛僞學僞黨禁。

張孝伯知韓侂胄已厭前事，因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韓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當勿爲已甚。侂胄從之。于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顥、詹體仁、游仲鴻等諸人，皆先後復官自便。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　丁亥，修高宗正史實訓。　戊子，頒治縣十二事，以風厲縣令。　癸巳，禁私史。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紀及九朝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家語錄家傳等書，下史房考訂，或有裨於公議者存留，從之。　戊戌，金初制內侍寄祿官。　乙巳，金主還宮。　三月辛亥，詔宰執各舉可守邊郡者二三人。　甲寅，金初制宮院司都監、同監各一人。　己未，初命提刑以五月按部理囚。　己巳，詔諸路帥臣總領監司舉任將帥者，與本軍主帥列上之。　自渡江以來，員多闕少，紹興末，寺監丞簿學官、大理司直、樞密院編修官，始皆有待次者；乾道中，東南郡守率待闕五六年，蜀中亦三四年。由是朝士罕肎丐外，而勢要之人多攘闕者。淳熙中，詔存留州郡十五闕，慶元初又增爲三十闕，然廟堂牽於丐請，率多借用。夏四月辛卯，言者請以嘉興府、處台衢嚴信池袁撫江湖漳泰温徽州十五闕，令中書再行注籍，專待職事官。餘如有經營留闕之人，令給舍繳駁、臺諫論奏。

從之。己亥，金定遷三品官法，復撲買河濼法。辛丑，金主諭御史臺，諸訴事於臺，當以實上聞，不得輒稱察知。癸卯，金主如萬寧宮。李愈復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不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安國等不足恃也。況皇嗣未立，羣心無定，豈可遠事逸遊哉。金主異其言。是月，復太學混補法。先是太學補弟子員，每三歲科舉後，差官鎖院，凡四方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淳熙後，朝議以就試者多，欲為之限制，乃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州軍皆以解試終場人數為準，每百人取六人，許赴補試，率以開院後十日揭榜。然遠方士人多不就試，則為宅人取其公據代之，冒濫滋甚。慶元中罷之，至是復行混補，就試者至三萬七千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戊申，金主如泰和宮。辛亥，金初薦新於太廟。壬戌，金諭有司曰，金井巴納舊作鈇禁今改不過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涼廈足矣。若加修治，徒費人力，其藩籬不急之處，用圍幕可也。甲子，金更泰和宮曰慶寧，長樂川曰雲龍。己巳，賜禮部進士傅行簡以下四百九十七人及第出身。金敕御史臺，京師拜廟及巡幸所過州縣，止令灑掃，不得以黃土覆道，違者糾之。六月己卯，行都火。壬午，濬浙西運河。辛卯，禁都民以火說相驚者。金諭尚書省，諸路禾稼及雨多寡，令州郡以聞。秋七月乙卯，金朝獻於衍慶宮。癸亥，以旱釋諸路杖以下囚。己巳，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庚午，復推廣之。八月丙子，以吏部尚書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癸未，建寶謨閣，以藏光宗御集。己丑，作壽慈宮，請太皇太后還內。丙申，金有司奏鳳凰見於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甲午，謝深甫等上慶元條法事類。丁酉，金主還宮。皇子特哩舊作忒隣今改生，李元妃所生也。羣臣上表賀。金主宴羣臣於神龍殿，遣官報謝太廟、山陵、太清宮、北嶽、長白山。九月己酉，帝朝於壽慈宮。甲寅，金遣拱衛直都指揮使完顏瑭、侍講學士張行簡來使。金主戒瑭曰，卿過界勿飲酒，每事聽於行簡。謂行簡曰，宋人行禮好事末節，苟有非是，不可不正。舊例所有，不可不知。又曰，頃聞前奉使者過淮，每至中流，即以分界爭渡船，此殊非禮。卿自戒舟人，且語宋使曰，兩國和好久矣，不宜爭細故，傷大體。丁寧諭之，使悉此意也。壬戌，奉安光宗皇帝、慈懿皇后神御於景靈宮萬壽觀。丙寅，嗣秀王伯圭薨，追封崇王，諡憲靖。金皇子特哩彌月，金主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意者。金主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庚午，封特哩為葛王。是秋，詔監司帥臣就送還人之官，以省將迎之費也。時黃人傑自隆州守除夔州路提刑，已解官矣，得此旨，遂檄隆州再索送還人，而夔之迓使已至，遂兩用之，其奉行失指如此。冬十月壬申，詔諸州起發總領所賦財，以通判為主管官。乙亥，上太皇太后尊號曰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是月，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致仕。〔攷異〕慶元黨禁作除文華閣待制與一子恩澤與宋史異薛氏通鑑誤繫於九月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俱作十月追復煥章閣待制與宋史本紀同今從之。十一月甲辰，金更定國運為土，臘用辰。金以西京留守

崇浩爲樞密使乙巳重修吏部七司法庚戌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前同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庚午命臟吏毋便予祠時言者論臣僚臟累鉅萬具載章疏投閑數月便得祠祿請自今皆須三年故有是命十二月癸酉金以皇子特哩晬日放僧道度牒三千設醮於元真觀爲特哩祈福丁丑金主御慶和殿浴皇子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賀五品以上進禮物金翰林修撰王庭筠卒金主知其貧詔有司賻錢給喪事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甲申立貴妃楊氏爲皇后自恭淑皇后崩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后由是怨侂胄加韓侂胄太師（攷異）宋史韓侂胄傳作二年加太師本紀作二年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與本紀同今從之侂胄漸收羅知名之士又意在開邊士大夫之好言恢復者亦多見擢用然政府樞密臺諫侍從多其私人而蘇師旦周筠以吏胥厮役預聞國政權勢熏灼不爲正論所與庚寅大閱（攷異）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俱作庚辰今從宋史本紀閏月丁未詔講官陳經義有當開釋者許依讀官例隨事開陳（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作乙未宋史本紀及宋史全文俱作丁未從之金司空襄以報謝祀嵩嶽庚戌還次芝田之府以疾薨謚武昭襄明敏才武過人金主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僞書遺西京留守圖克坦鎰欲搆以罪書聞金主還畀襄其相信如此既而果獲爲僞書者在政府練習故事簡重能決器局寬大人多稱之癸丑金初命監察御史非特旨不許舉官己卯以福建觀察使暇爲威武軍節度使封衛國公復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金主以交鈔事令戶部尚書孫鐸侍郎張復亨議於內殿復亨以三合同鈔可行鐸言民間鈔多宜收斂院務課程及諸窠名錢須要全收交鈔秋夏稅本色外盡令折鈔不拘舊例農民知之迤漸重鈔比來州縣抑配行市買鈔無益徒擾之耳請罷諸處鈔局惟省庫仍舊小鈔無限路分可令通行金主令速行之自是而後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焉是歲蒙古部長卻特特穆津（舊作奇渥溫鐵木真今改）擊奈曼（舊作乃蠻今改）敗之特穆津之十世祖勃端察爾（舊作孛端乂兒今改）生有異徵數傳之後遂長諸部金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轄之至伊蘇克依（舊作也速該今改）并吞諸部落勢益盛大後追謚烈祖神元皇帝初伊蘇克依之妻諤楞（舊作月倫今改）生子手握凝血如赤石伊蘇克依異之將卜名特璊者至其地遂以特穆津名之（元史云初烈祖征塔塔爾部獲其部長特穆津宣懿太后諤楞適生子因以所獲特穆津名之志武功也今從蒙古源流）族人泰楚特（舊作泰赤烏今改）部號最強舊與伊蘇克依相善後生嫌隙絕不與通及伊蘇克依卒特穆津幼泰楚特率衆來攻特穆津大集諸部兵分十三翼與戰破走之時泰楚特諸部多苦其主非法見特穆津寬仁時賜人以裘馬心悅之往往慕義求降特穆津有弟奇爾固岱（舊作別里古台今改）哈薩爾（舊作哈撒兒今改）驍勇善射摧鋒陷陣不避艱險特穆津曰有奇爾固岱之力哈薩爾之射可以取天下矣又有齊拉袞（舊作赤老溫今改）博勒呼（舊作博兒忽今改）博爾濟

（舊作博爾朮，今改。）穆呼哩（舊作木華黎，今改。）俱侍左右，以忠勇稱，號都爾木庫楚克（舊作掇里班曲律，今改。）猶言四傑也。會塔塔爾部背金約，金主遣丞相襄帥兵逐之北走，特穆津聞之，發近兵自鄂端（舊作斡難，今改。）河合擊破之，以功授特穆津爲察袞圖魯（舊作察兀圖魯，今改。）猶言招討使也。先是特呼（舊作克烈，今改。）部長托哩（舊作脫里，今改。）汗受金封爵爲王，所稱爲汪罕者也。托哩汗多殺戮昆弟，其叔父奇爾（舊作菊兒，今改。）舉兵攻之，托哩汗以百餘騎奔蒙古伊蘇克依，親將兵逐奇爾走西夏，復奪部衆歸托哩汗。德之，後復爲柰曼所敗，托哩汗出奔而復歸，中道糧絕，困乏殊甚，特穆津以父交好，遣人往招托哩汗，安置軍中，賑給之，遂會於圖烏喇（舊作土兀剌，今改。）河上，尊之爲父。托哩汗因此部衆稍集，欲復柰曼之讐，乞援於特穆津，乃命博爾濟穆呼哩博勒呼齊拉袞四將助之，大敗柰曼，盡奪所掠以歸托哩汗。已而特穆津與弟哈薩爾伐柰曼，大敗之，盡殺其諸將族衆，積屍以爲京觀，柰曼之勢遂弱。時泰楚特猶強，特穆津會托哩汗大戰於鄂諾河上，敗走之，斬獲無算。是歲柰曼又會諸部衆來侵，特穆津與托哩汗倚阿蘭塞爲壁，大戰於徒伊（舊作圖奕，今改。）壇之野。柰曼使神巫祭風雪，欲因其勢進攻，既而反風逆擊，其陳柰曼軍不能戰，欲引還，雪滿溝澗，特穆津勒兵乘之，柰曼大敗。是時薩穆哈（舊作札木合，今改。）部起兵援柰曼，聞其敗，卽還。

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春正月己卯，金以樞密使崇浩爲右丞相，右丞完顏匡爲左丞，參知政事布薩揆爲右丞，御史中丞孫卽康、刑部尚書賈鉉並參知政事。時孫鐸久爲尚書，不見擢，對客誦前人句云：「唯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劾其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　庚辰，右丞相謝深甫罷。初，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乃許之。　戊子，龍川蕃寇邊，掠大崖鋪，既而陷濁水寨，執知寨范浩，屠其家。以浩首罪土豪絕其博易故也。知興州吳曦命李好義討之，好義下邽人也。　甲午，參知政事張巖罷。丙申，以陳自強兼參知政事。　戊戌，視太學，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官篇，遂幸武學。監學官進秩一級，諸生推恩賜帛有差。　以袁說友參知政事，翰林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以老疾辭不拜。　二月乙巳，以端明殿學士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　甲子，金定諸職官省親拜墓給假例。　三月壬申朔，金平章政事張萬公致仕。萬公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金主知其不能留，諭曰：「朕初卽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以卿先朝舊人，練習典故，朕甚重之。且年雖高，精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爲卿屢求退去，故勉從之，甚非朕意也。」　丙子，詔相度鐵錢利害。　丁丑，以久雨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　丙申，金以殿前都點檢布薩端爲御史大夫。　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攷異）金史不書，今從宋史書之。　乙巳，金禘於太廟。　金敕點檢司致仕官入宮，年高艱步履者，並許策杖，仍令舍人護衛扶之。　丙午，出封樁庫兩淮交子一百萬，命轉運使收民間鐵錢。　乙卯，陳自強等上徽宗玉牒、孝宗光宗實錄。（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作徽宗孝宗玉牒，光宗實錄，今從宋史本紀。　丁巳，金敕有司

祈雨，仍頒土龍法。己未，金命吏部侍郎李炳等再詳定禮儀。庚申，金主諭有司，宮中所用物，如民間難得，勿強市之。辛酉，詔宰執、臺諫子孫毋就試。癸亥，金尚書省遣官分路覆實御史所察事。五月戊寅朔，以陳自強為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事。時韓侂胄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其所用，三省不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幷獻，凡書題無幷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賂，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王，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胄怙權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庚辰，以旱釋杖以下囚。壬午，金以重午拜天射柳。金主三發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魚藻殿，以天暑命兵士甲者釋之。癸未，命有司搜訪舊聞，修三朝正史，以書來上者賞之。丙戌，金以定律令正土德鳳凰來皇嗣建大赦。辛卯，金皇子葛王特哩卒。丙申，金作太極宮。是月，以蘇師旦為定江軍承宣使。

六月，金主命選聰明方正之士修起居注。戊申，金定職官追贈法，唯犯贓罪者不在追贈之列。癸亥，太白經天。秋七月辛未，命殿前司造戰艦，出封樁庫錢十萬緡給之，頒慶元條法事類。壬午，權罷同安、漢陽、蘄春三監鑄錢。癸未，禁兩浙州縣抑納逃賦。丁亥，金主諭宰臣曰：凡奏事，朕欲徐思，若除授事，可俟三五日再奏，餘竝二十日奏之。乙未，加光宗皇帝謚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是月，李好義等討龍川蕃部，以選士二百人深入，渡大魚河，蕃人望見，即走入深箐，官軍追之，斬八級，蕃人走險，官軍不能進，乃還，焚其部帳，蕃人怒，復糾合以追官軍，凡三十餘里，會日暮，好義等僅得濟河，翼日還至濁水寨。既而蕃人約降，制置司不能決。八月壬寅，增置襄陽騎軍。初，吳璘第四子揔，嘗提舉四川茶馬，坐事貶秩，旋與祠，揔與從子曦不相中，每丐任使，曦數陰沮之。時胡大成為茶馬，盡核諸場額外之茶，且損蕃商中馬之值，舊制買馬必四尺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值，而馬至益稀，所市僅四尺一寸，而駑者復衆，朝議不以為便，揔乃與殿司統制官彭輅謀，納賄於蘇師旦，且說之曰：馬政積獘如此，非西人諳其利病，不能更張，不若復委吳揔。師旦然之，詔以揔仍提舉茶馬，為給事中所駁，改知潼川府，而提舉仍未得其人，輅乘間見師旦，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特茶司損其值，故以駑駘入市，誠以善價招之，宜可得。師旦喜曰：無踰公者矣。遂引之見韓侂胄。丁未，詔曰：茶馬司所發綱馬，全不及格，積獘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官各一員，令三省樞密院條具來上。辛亥，命直秘閣知瀘州王大過與輅分領之，大過置司成都，輅置司興元府，輅至司而馬終不及格，以深蕃道梗自解，朝議始悟其詐，揔至蜀，以謁璘廟為名，與曦樂飲結歡而去。丙辰，陳自強等上皇帝會要。甲子，詔刑部歲終比較諸路瘐

死之數以爲殿最。九月庚午，參知政事袁說友罷。壬申，以宗子希琪爲莊文太子嗣，更名搢，授右千牛衛將軍。癸酉，命坑冶鐵冶司毋得毀私錢爲銅。戊子，金以萬寧宮提舉司隸工部。己丑，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庶子星宋星。金自邊境多故，徵調滋繁，國內多盜。壬辰，詔千戶穆昆受隨處備盜官公移，盜急不即以衆應之者，罪有差。先是薩哩（舊作撒里，今改）部犯金邊寨，丞相崇浩以兵追躡，與布薩揆軍合擊之，殺獲甚衆，敵遁去。詔崇浩還朝，優獎厚賜之。冬十月庚子，詔宥呂祖泰，任便居住。癸卯，以費士寅參知政事，華文閣學士知鎮江府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甲辰，申酉間天大赤，夜將旦亦如之。金宰相薦信安杜時昇博學知天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爲之。時金國風俗侈靡，紀綱大壞，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丙午，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戊申，龍川蕃部降。李蒙大率其徒二百人至濁水寨，守臣楊熹遣江油令馬崇謙往受其降。蕃人獻六牛爲禮，朝議蒙大本以漢人竄蕃界誘之入犯，應逮治論死。制置司言恐失蕃人向化心，乃止。蕃人獻水銀朱砂，窩制置司謂此皆蕃人養生之具，奏給還之。復增濁水寨屯兵，自是蕃部稍帖息。壬子，金右丞布薩揆至自北邊。丙辰，金主召至香閣慰勞之。庚申，金左丞完顏匡等進世宗實錄。壬戌，金奉御完顏阿嚕岱（舊作阿魯帶，今改）使宋還，言宋權臣韓侂胄市馬厲兵，將謀北侵。金主以爲生事，笞之五十，出爲彰德府推官。（攷異：兩朝綱目備要言金北邊聚糧，且禁襄陽府榷場，與宋史同。案金主憚於用兵，見本紀及完顏匡傳，此宋人托言兵端之啓曲在金耳，今不取。）十一月甲戌朔，饗於太廟。乙亥，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十二月，鄧友龍使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爲蒙古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歸告韓侂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起。辛亥，金詔諸親王公主每歲寒食十月朔聽朝謁興裕二陵，忌辰亦如之。癸丑，金詔監察御史分按諸路，所遣者女直人，即以漢人朝臣偕往，所遣者漢人，即以女直朝臣偕往。丙辰，命四川提舉茶馬通治茶馬事，以彭輅言不驗，故復舊制。戊午，金定行宮之名曰先春。辛酉，詔禁將帥掊克。是冬，起參知政事張巖帥淮東，同知樞密院事程松帥淮西，侍郎邱崈守明州，大卿辛棄疾帥浙東，以李奕爲荊鄂副都統，兼知襄陽，聲言備金人啓釁，其實韓侂胄欲用兵北伐也。是歲初，以諸司官理通判。蒙古特穆津爲長子卓沁（舊作朮赤，今改）求婚於托哩汗，托哩汗之子圖薩哈（舊作禿撒合，今改）亦求婚於特穆津，俱不諧，自是有違言。初，特穆津與托哩汗合軍攻奈曼，約明日戰，薩穆哈言於托哩汗曰：我與君家是白翎雀，它人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煖。喻特穆津心不可保也。托哩汗疑之，遂移部衆於別所。及議婚不成，薩穆哈乘隙謂托哩汗子伊喇哈曰：君能加兵蒙古，我助君。伊喇哈大喜，數遣使言於托哩汗，托哩汗曰：吾身之存，實太子是賴，顏須已白，遺骸冀得安寢，汝乃喋喋

不已耶奮自爲之毋貽吾憂太子謂特穆津也是歲
托哩汗父子謀殺特穆津遣使來曰向所議姻事今
當相從請來飲酒特穆津以爲然率十騎赴之至中
道心有所疑命一騎往謝遂還托哩汗謀既不成即
舉兵來侵特穆津整兵出戰屢敗之射伊喇哈中頰
托哩汗引兵退特穆津遣人責之曰我有大功於君
柰何易恩爲讎托哩汗意悔伊喇哈曰今日唯力戰
以決勝負多言何爲特穆津還至班朱泥河河水方
渾飲之以誓衆時托哩汗盛強特穆津微弱衆頗危
懼凡與飲河水者謂之飲渾水言其曾同艱難也托
哩汗復至與之戰托哩汗大敗遂令軍士銜枚夜襲
之盡降其部衆托哩汗父子挺身遁去托哩汗嘆曰
兒悞我路逢柰曼部將遂爲所殺伊喇哈走至龜茲
龜茲王以兵討殺之特穆津既滅托哩汗大獵於特
默格川（舊作帖麥垓川今改）宣布號令振凱而歸
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辛未金主如先春宮春水
壬申金中都陰霧木冰　金大理司直姬端修遷
大理丞金主謂端修曰前汝爲御史以幹能見用汝
言多細碎不究其實亦不汝罪及爲司直乃能稱職
用是擢汝爲丞盡乃心力惟法是守勿問上位宰執
汝其志之　乙亥濬天長縣濠　戊辰內侍甘昺貶
信州居住　壬辰瓊州西浮洞逃軍作亂寇掠文昌
縣官軍討平之　時金爲北鄙準布（舊作阻韈今改）等部所
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府倉空匱賦斂日煩有勸韓侂
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遂定議伐金聚
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
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
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必亂亡願屬元老大
臣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
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　張孝曾如金賀
正還至慶都卒金主遣防禦使尼伊哷（舊作女奚列今改）致祭
及賻仍命送伴使張雲護喪以歸　時關上積糧八
百餘萬斛然陳陳相因庾吏率全其扃鑰以相授至
可食者無幾會籌議詔下制置司遣官盤量且令防
其腐敗折閱之數免累界官吏失點檢之罪降度牒
二萬五千道下總所收糴償補（〔攷異〕覈實樁糴錢米宋史本紀載在六月今從兩
朝綱目備要載在正月）　二月乙未朔金主還宮　丁酉置莊文
太子府小學教授　金以山東河北旱詔祈雨東北
二嶽　庚戌金始祭三皇五帝四王尋詔定前代帝
王合致祭者尚書省言三皇五帝四王已行三年一
祭之禮若夏少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宣
王漢高祖文景武宣光武明帝章帝唐高祖文皇十
有七君致祭爲宜從之（〔攷異〕金史章宗紀作夏太康今從徐氏後編改正）　辛亥
命內外諸軍射鐵帖轉資　壬子蠲臨安府逋負酒
稅　癸丑金詔刺史州郡無宣聖廟學者並增修之
己未立試刑法避親格　金以河平節度使孟鑄
爲御史中丞金主謂之曰朕自知卿非因人薦舉也
御史責任甚重任者臺官乃推求細故彈劾小官至
於巨室重事則畏徇不言其勤乃職無廢朕命　三
月丁卯行都大火迫太廟權奉神主于景龍宮　是
月太皇太后生辰免過宮　金中都日昏無光大風
毀宣陽門鴟尾　庚午命臨安府賑焚室辛未修太

廟甲戌下罪己詔曰朕焦勞庶務宵旰十年臨民懷朽索之危履位凜堅冰之懼皇圖增壯甫還舊日之觀回祿降災復值季春之月屬垂撲滅驟至延燒寶荷眷於三靈迄肇安於九廟忝民廬之焚燬暨宮寺之蔓延厥咎何由繄予不德退省菲涼之質敢忘戰慄之思書焚室以寬征用廣及民之澤務側身而修行聿嚴避殿之規尚期中外之同寅勉輔眇沖之不逮庶銷譴異式迓休祥陳自强三上疏引罪避位詔不許火之作也自强主帑吏請莞鑰於自强自强聞變口呿不知所爲故囊橐盡燬事定韓侂胄語人曰丞相生事一委於火須少助之侂胄首遺萬緡於是饋賂踵至諸道列城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遂倍所失之數 乙亥詔百官疏陳時政闕失祕書省著作郎婁機上封事力言朝列務爲奉承不能出己見以裨國論外臣不稱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爲交結而不知訓閱以强軍律不報 壬辰金遼陽府判官錫默留嘉（舊作斜卯劉家奴改）以上書論列朝臣削官一階罷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七 起閼逢困敦四月盡柔兆攝提格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
皇帝
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夏四月甲午朔。命內外諸軍詳度
純隊法。 立韓世忠廟於鎮江。 甲辰。知樞密院事
許及之罷。時兵端已開。韓侂胄欲令及之守建康。及
之辭不行。遂罷。 賑恤江西水旱州縣。 丙申。金定
縣令以下考課法。庚子。增定關防姦細法。 乙巳。以
張孝伯參知政事。吏部尚書錢象祖賜出身。同知樞
密院事。 丙午。金定衣服制。 甲寅。金以久旱下詔
責躬。避正殿。減膳。撤樂。免旱災州縣徭役及今年夏
稅。遣使審囚理冤獄。乙卯。金宰臣上表待罪。金主答
詔曰。朕德有愆。上天示異。卿等各趨乃職。思副朕懷。
丙辰。詔嚴科舉請屬奔競之弊。有輒私遺書及受
私書不以聞者。重寘於理。 壬戌。金萬寧宮端門災。
五月癸酉。金平章政事圖克坦鎰。右丞完顏匡罷。
甲戌。雨。先是金御史中丞孟鑄言。今歲愆陽。已近
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
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金主從其
言。區種法自此始。 乙亥。詔諸軍主帥各舉部內將
材三人。不如所舉者坐之。 癸未。追封岳飛為鄂王。
飛先已賜謚。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之。尋
追封劉光世為鄜王。贈宇文虛中少保。 六月壬辰
朔。金罷兼官俸給。 丙申。置諸軍帳前雄校。以軍官
子孫補之。 壬寅。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裁抑濫賞。
乙巳。金始祭中霤。 壬子。詔沿江四川軍帥簡練
軍實。 丁巳。增廬州強勇軍為千人。 秋七月甲子。
以旱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及諸路決繫囚。 戊
辰。金主朝獻於衍慶宮。 己巳。蠲內外諸軍逋負營
運息錢。辛未。蠲兩浙州縣闕雨州縣逋租。 戊子。命
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保伍法。 八月。金大理丞姬
端修罷。以議知大興府赫舍哩執中罪不當也。執中
鞫魏廷實獄。廷實無罪而破其家。時論以為冤。御史
臺請移問。執中奏府斷尚未決。御史臺遽令移推。下
大理寺議。端修謂執中言涉私。當治罪。詔以端修別
出情見。削一官。解職。尋令吏部侍郎李炳等推問。炳
等言御史臺理直。金主但切責執中而已。孟鑄疏劾
之曰。京師百郡之首。四方取則。知府執中。貪殘專恣。
不奉法令。自奉聖州罪解以後。怙罪不悛。蒙朝廷恩
貸。轉生跋扈。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己俸。無故破
魏廷實家。發其冢墓。拜表以調鷹不至。祈雨聚妓嬉
戲殿署。同僚擅令任職。失師帥之體。金主以執中舊
為東宮護衛。頗右之。謂鑄曰。執中麤人。似有跋扈爾。
鑄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金主悟。乃罷執
中為武衛軍都指揮使。考異元遺山集載張行信語與孟鑄同今從金史 丁酉。
金以右丞相崇浩為左丞相。右丞布薩揆為平章政
事。參知政事孫即康為右丞。御史大夫布薩端為左
丞。吏部尚書通吉思忠為參知政事。 己亥。陳自強
等上皇帝玉牒。 癸丑。金以西京留守崇肅為御史

大夫。先是金以旱求直言，癸卯，尚書省奏河南府盧顯達、汝州王大材所陳言涉不遜，請以情理切害除其罪，從之，仍徧諭中外。丁巳，金弛圍場遠地禁，縱民耕捕樵采，減教坊長行五十人，渤海教坊長行三十人，文繡署女工五十人，出宮女百六十人。戊午，參知政事張孝伯罷。九月丙寅，金主如薊州秋山。冬十月丙申，金詔親軍三十五以下，令習孝經、論語。庚子，以資政殿大學士淮東安撫使張巖參知政事。時以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見監石門酒庫黃幹，訪以兵事，幹曰：聞議者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先是獵以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知韓侂冑將開邊，荊襄必受兵，乃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疆場，刺子弟以補軍伍，增襄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邏五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弟以衛府庫，輸湖南米五十萬石于襄陽，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荊、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賞犒，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至是赴鎮，計金攻襄陽，則荊州尤為重鎮，乃修高氏三海，築金鑾、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於上海而注之中海；築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於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氏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高氏三海者，高保融據荊南時，分江流瀦為大澤，以遏北方戎馬者也。太祖并天下，虞竊據者為後世患，乃決而去之。獵復修治以為荊州之險。癸卯，金主還都。十一月己未朔，詔兩淮荊襄諸州值荒歉，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以聞。癸酉，金木冰凡三日。監察御史婁機知韓侂冑銳意欲用兵，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用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侂冑不悅，其議愈密，外廷罔測。機又上疏極諫：密謀雖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惶惑。侍御史鄧友龍方主用兵之議，機詰之曰：今日孰可為大將，孰可為計臣，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用乎。友龍不能答。十二月癸巳，以宰相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剙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戶部尚書李大性條陳利害，謂兵不宜輕舉，忤韓侂冑意，出知平江府。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掊克民財，州郡騷動。己亥，詔改明年為開禧元年。壬寅，禁州縣私籍沒民產。甲辰，再蠲臨安府民丁身錢三年。少傅致仕周必大卒，謚文忠。

奈曼（舊作乃蠻，今改）部長迪延汗（舊作太陽罕，今改）心忌蒙古特穆津（舊作鐵木真，今改），遣使謀於白達勒達部主阿喇呼斯（舊作阿喇忽思，今改），曰：吾聞東方有稱帝者，天無二日，民豈有二王耶。君能益吾右翼，吾將奪其弧矢也。阿喇呼斯即以報特穆津，尋舉部來歸。是歲，特穆津大會於特默格川（舊作帖麥該川，今改），議伐奈曼，衆以方春馬瘦，宜俟秋高為言。特穆津弟鄂齊堅（舊作斡赤斤，今改）曰：事所當為，斷之在早，何可以馬瘦為辭。奇爾固岱（舊作別里古台，今改）曰：奈曼欲奪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輩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攻之，功當可成也。特穆津悅，曰：以此衆戰，

何憂不勝。遂進兵。迪延汗以諸部兵至。營於杭愛山。
（舊作沆海山。今改。）薩穆哈（舊作札木合。今改。）見蒙古軍容整肅。謂左右曰。
柰曼初舉兵。視蒙古兵若羖攊羔兒。意謂蹄皮亦不
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遁去。是
日特穆津與柰曼軍大戰。至晡。禽殺迪延汗。諸部軍
一時皆潰。夜走絕險。墜崖死者。不可勝紀。明日餘衆
悉降。于是塔塔爾諸部亦來降。已而復伐默爾奇部。
（舊作蔑里乞部。今改。）部長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奔迪陽汗之兄博嚕裕
汗。（舊作卜魯欲罕。今改。）其屬岱爾烏遜（舊作帶兒兀孫。今改。）獻女迎降。俄復叛
去。特穆津遣軍往平之。
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春正月癸酉朔。初置澉浦水軍。
乙亥。金主詔有司。自泰和三年郡縣三經行幸。民嘗
供億者。賜今年租稅之半。丁卯。金主如先春宮。春
水。壬申。金主朝獻於衍慶宮。丁丑。金調山東河
北軍夫改治漕渠。二月己卯朔。金主諭曰。近制按
察司以靜鎮而知大體為稱職。苛細而闇於大體為
不稱。由是各路按察以因循為事。莫思舉刺。郡縣以
貪黷相尚。莫能畏戢。自今若糾察得實。民無冤滯。能
使一路鎮靜者為稱職。其或煩紊。使民不得伸愬者。
是為曠廢。癸卯。詔國用司立考覈財賦之法。三
月庚申。太白晝見。金主還都。癸亥。金更定兩稅
輸限。辛巳。以淮西安撫司所招軍為強勇軍。金
唐州得宋諜者。言韓侂胄屯兵鄂岳。將謀北侵。癸
未。參知政事費士寅罷。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為
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金羣臣屢請上尊號。是
月復以為請。金主不許。詔侍講學士張行簡作批答。

因問行簡。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
馬光亦嘗諫尊號事。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為臣子
生謚君父。頗似慘切。金主曰。卿用祖禹意答之。仍曰
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嘗受也。行簡乞不拘對偶。引
祖禹以微見意。金主從之。夏四月戊子朔。以錢象
祖參知政事。吏部尚書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癸
卯。以江陵副都統李奕為鎮江都統。皇甫斌為江陵
副都統。兼知襄陽府。金邊臣奏宋兵入秦州界。又
入鞏州定遠鎮。癸巳。金主命樞密院移宋。依誓約撤
新兵。毋縱入境。甲寅。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
宜用兵啓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
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五月己巳。賜禮
部進士毛自知以下四百三十三人及第出身。自知
對策。言當乘機以定中原。韓侂胄大喜。遂擢為第一。
乙亥。詔以衛國公曮為皇子。進封榮王。甲申。鎮
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弓手李全焚金漣水
縣。全。濰州人。銳頭蠭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趫捷。能
運鐵鎗。時號李鐵鎗。金主聞南朝將用兵。召諸大
臣問之。承暉孟鑄及太常卿趙之傑皆曰。宋敗衄之
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
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通吉思
忠亦言宋人敗盟有狀。金主然之。乃命平章政事布
薩揆為河南宣撫司。籍諸道兵以備宋。六月辛卯。
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戊戌。詔諸路安撫司
教閱禁軍。庚子。進程松資政殿大學士。為四川制
置使。辛丑。淮東安撫使鄭挺坐擅納北人牛真及

刼漣水軍事敗，奪二官，罷。　壬寅，天鳴有聲。　復同安、漢陽、蘄春三監。　己酉，金制駐防軍逃亡及邊事失措陷敗戶口者罪。　秋，七月，庚申，以陳自強及侍御史鄧友龍等請，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竝納其第，侂胄自置機速房，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人莫敢言。　命興元都統司招增戰兵。　丙寅，以蘇師旦爲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　戊辰，贈趙汝愚少保。　壬申，金主朝獻於衍慶宮。　己卯，韓侂胄等上高宗御集。　癸未，以韓侂胄兼國用使。　以旱決繫囚。　八月，丁亥，命湖北安撫使增招神勁軍。　辛卯，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布薩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間，言于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讋不敢輕去備，以其皆白丁，自裹糧，精窮戚饑疾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羣臣有勸先舉者，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河南統軍使赫舍哩子仁使宋還，言宋主修敬無他。金主以問完顏匡，匡曰：「子仁言是。」金主曰：「汝孌議耶？」匡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然有備無患，在陛下宸斷耳。」金主然之。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臨洮、德順、秦、鞏新置弓箭手。權禮部侍郎李壁使金賀生辰，行次揚州，會朱裕襲破漣水，金人憤甚，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

壁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燾之子也。　癸巳，雨。　乙巳，以郭倪爲鎭江都統，兼知揚州。　閏月，戊寅，韓侂胄等上欽宗玉牒。　九月，丁亥，簽書樞密院事劉德秀罷。　戊子，金中都西北方黑雲閒有赤氣如火色，次及西南、正南、東南方皆赤，有白氣貫其中，至中夜赤氣滿天，四更乃盡。　戊戌，攻金比陽等莊，殺副巡檢阿哩恩騰嘉努。　甲辰，焚金黃澗，擄其巡檢高顯。　韓侂胄欲審敵虛實，丁未，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　以邱崈爲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有誇誕貪進之人，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崈宣撫江淮，崈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儆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侂胄不悅。　冬，十月，甲子，江州守臣（考異：兩朝綱目備要作汀州，今從宋史。）陳鑄以歲旱圖獻瑞禾，詔奪一官。　丙寅，升嘉定府爲嘉慶軍。　丁丑，襲金比陽，殺其軍事判官薩都。　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　是日，兵入金內鄉，攻洛南之商縣，至丹河，爲金商州司獄壽祖所敗。　丁酉，金詔山東、陝西帥臣訓練士卒，以備非常，仍以銀十五萬兩分給邊帥，募民偵伺，復遣武衛軍副都指揮完顏太平、殿前右衞副將軍富察阿哩赴邊，伺邊部闌入，伏兵掩之。　金以張行簡爲順天軍節度使，臨行，金主問之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僞

卒難臆度，如何治之則可。行簡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之事，以情察之，鈐制公吏，禁抑豪强，以鎭靜爲務，庶幾萬分之一。金主曰：在任半歲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簡至保州，上書曰：比者括官田給軍，既一定矣，有告欲別給者，輒從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奪彼與此，徒啓爭端。臣所管已撥深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鹻者三之一，何時可定！臣謂當限以月日，不許再告爲便。下尚書省議，奏請如實有水占者，爲按視改撥；若沙鹻瘠薄，當準已撥爲定，從之。　召辛棄疾知紹興府，兼兩浙安撫使，又進寶文閣待制，皆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　王阮有文武幹略，嘗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至是改知撫州。韓侂冑素聞其名，特召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對畢，拂衣出關。侂冑大怒，降旨與祠。　牛

二月庚午，增刺馬軍司弩手。　癸酉，詔永除兩浙身丁錢。　戊寅，金遣趙之傑來賀明年正旦，入見，禮甚倨。韓侂冑請帝還內，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著作郎東陽朱質上書請斬金使，不報。　是歲，蒙古特穆津伐夏，拔拉吉哩（舊作力吉里，今改）寨，經羅索（舊作洛思，今改）城，大掠而還。

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蒙古太祖稱帝之元年）春正月癸未朔，蠲兩浙路身丁綢絹。　丁亥，賀金正旦使陳景俊辭還，金主使孟鑄就館諭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有盜賊犯我邊境！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料已罷黜邊臣，抽去兵卒。朕即罷司，未幾盜賊甚於前日，羣臣以爾國渝盟爲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金主本無意用兵，故再三申諭景俊還以告，陳自强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癸巳，以金使悖慢，館伴使副以下奪官有差。　乙未，增太學丙舍生爲百二十人。　丙申，吳曦遣兵圍抹熟龍堡，爲金將富鮮長安所敗。　辛丑，更名國用司曰國用參計所。　丁未，金主如春水。　庚戌，西河州守將約金陝西統軍判官完顏固喇（舊作闌剌，今改）、鞏州兵馬鈐轄完顏齊錦（舊作七斤，今改）會境上，伏兵襲之，殺金木波長趙彥雄等七人，圍喇馬陷於淖中，流矢齊錦，僅以身免。

辛丑，詔坑戶毀錢爲銅者不赦，仍籍其家，著爲令。時以舉人姦弊滋多，命諸道漕司、州府軍監，凡解舉人合格試卷姓名類申禮部，舉人於考官自緦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迴避，惟臨軒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爲考官，亦不避。　是月，雅州蠻高吟師寇邊，遣官軍討之。　夏鎭夷郡王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純佑卒於廢所，年三十，謚昭簡皇帝，廟號桓宗，墓曰莊陵。安全，崇之孫，越王仁友之子也。

乙卯，以火災徹樂避正殿。　丁巳，以久雨命決繫囚。　甲戌，孟鑄言於金主曰：提刑改爲按察司，又差官覆察，權削而望輕，於政體不便。下尚書省議，賈鉉曰：按察使既差監察體訪，復遣官覆察，誠爲繁冗，請自今差監察時，即便遣官偕往，更不覆察諸疑獄並

令按察使從正與決從之 己卯復御正殿 二月
癸丑壽慈宮火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三月癸巳以
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爲宣撫副使松移司興元
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仍
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
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其庭參曦聞之及境
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
不悟知大安軍安丙陳十可憂於松既而松開府漢
中夜延丙議丙爲松言曦必誤國丙廣安人嘗爲吳
挺客素知曦松亦不省 乙巳參知政事錢象祖罷
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罷之
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己酉知處州徐邦憲入見請
立太子因以肆赦弭兵侍御史徐柟劾罷之 雅州
蠻犯碉門砦知砦曹琦斷其橋蠻人不得歸肆掠制
置司委盧操權知砦又遣通判漢州張師夔同知雅
州節制軍馬師夔嘗獻安邊十策故用之既而作檄
諭降高吟師見檄詞俚拙笑擲於地夏四月壬子師
夔率兵次始陽蠻人懼欲求款塞將彭安不可議閉
砦門以困之蠻怒攻砦門又掠水渡村綿州校屈彥
言於操曰賊今無備可開門擊破之操曰上官祇令
防遏安得生事師夔見事亟以三百兵自衛還雅州
賊遂焚碉門官軍失利準備將張謙戰死 丙辰金
亳州同知防禦使聖賢努聞宋師圍壽春率步騎六
百赴之師退 癸亥金河南統軍使赫舍哩子仁上
言諜知皇甫斌遣兵四萬規取唐三萬人規取鄧故
不敢無備乃聚鄭汝陽翟之兵於昌武以南京副留
守兼兵馬副都總管赫舍哩毅統之聚亳陳襄邑之
兵於歸德以河南路副統軍圖克坦鐸統之自以所
部駐汴及擬山東西路軍七千付統軍赫舍哩執中
駐大名河北東西路軍萬七千屯河南皆給以馬有
老弱者易其人金主皆從之 甲子以京湖宣諭使
薛叔似爲湖北京西宣撫使御史中丞鄧友龍爲兩
淮宣諭使 下納粟補官令 程松遣兵攻天水界
至東柯谷爲金將劉鐸所敗 金主詔大臣議南伐
左丞相崇浩參知政事賈鉉曰宋邊卒狗盜鼠竊非
舉兵也左丞布薩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豈敢白日
列陳犯靈壁入渦口攻壽春耶此宋人欲多方誤我
不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將墮其計中金主深然之丙
寅詔布薩揆領行省於汴許以便宜從事盡徵諸道
籍兵分守要害 戊辰以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
使 己巳調三衙兵增戍淮東 權禮部侍郎李壁
奏言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
子之口宜亟貶檜以示天下庚午削檜王爵改謚繆
醜制詞有曰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備臣
無二心天之道也忍忘君父之仇又曰一日縱敵遂
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當時傳誦之
乙亥以郭倪兼山東京洛招撫使鄂州都統趙淳
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撫副使
郭倪遣武義大夫兗人畢再遇與鎮江都統陳孝
慶取泗州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場塞城門爲備
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
出其不意孝慶從之丁丑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

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自以麾下兵從陟山徑趣東城南角。先登殺敵。金人大潰。從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我大宋畢將軍也。中原遺民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乞降。于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再遇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州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固辭不受。　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五月辛巳朔。陳孝慶復虹縣。　吳興郡王抦卒。追封沂王。謚靖惠。　癸未。禁邊郡官吏擅離職守。　丙戌。江州都統王大節引兵攻蔡州。不克。軍大潰。　丁亥。韓侂冑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遂請帝下詔伐金。直學士院李壁所草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論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盛。侂冑聞而嘉之。以為直學士院。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　戊子。金以平章政事布薩揆兼左副元帥。陝西兵馬都統使充為右監軍。知真定府事烏庫哩誼為右都監。　辛卯。金主以宋兵方熾。東北新調之兵。河南之衆不足支。命河北大名北京天山之兵萬五千。屯真定河閒清縣等以為應。　壬辰。金主諭尚書省曰。今國家多故。凡言軍國利害。五品以上官以次奏陳。朕將親問之。六品以下。具帖子以進。　癸巳。金以樞密副使完顏匡為右副元帥。　馬軍司統制田俊邁入蘄縣。金布薩揆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是無彭城。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納蘭邦烈穆延斯賚塔舊作抹撚史扢搭今改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率衆往襲。為金人所敗。　甲午。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軍馬行司公事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不能逼。會淫雨潦溢。南師露處勞倦。邦烈遣騎二百出南軍後突擊之。南軍亂。斯賚塔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俊邁等夜遁。金人追擊。復大敗。郭倬執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　郭倪遣畢再遇取徐州。行至虹。遇郭倬李汝翼兵。裹創而問之。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為敵擒矣。再遇督兵疾次靈壁。遇陳孝慶駐兵鳳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兵潰。金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至。再遇令敢死士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陳。金人見其騎。驚曰。畢將軍耶。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斬其脅。金將墮馬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三十餘里。乃火靈壁。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烟埃莫睹。彼已敗不敢追。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乃還泗州。以功除左驍衛將軍。　甲辰。京西北路招撫副使皇甫斌引兵攻唐州。為金刺史烏克遜鄂屯舊作吾古孫兀屯今改等所敗。　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師至城固縣。軍大亂。　甲午。詔以宗室均為沂王抦嗣。賜名貴和。均父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庚戌。太白經

天。　金主以時方用兵，山東重地，須大臣安撫，乃以完顏守貞知濟南府。守貞尋卒，金主聞而悼之，敕有司致祭賻贈，依故平章政事富察通例，謚曰肅。　吳曦謀據蜀以叛，與其從弟晛、徐景望、趙富、朱勝之、董鎮等日夜密計，欲遣人求封於金；金人亦欲誘曦降，使其從梁益南下。六月，金主賜曦詔曰：「宋自佶、桓失守，構竄江表，僭稱位號，偷生吳會。時則乃祖武安公玠捍禦兩川，洎武順王璘嗣有大勳，固宜世祚大帥，遂荒西土，長爲藩鎮，誓以河山，後裔縱有欒黶之汰，猶當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止於今。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葉，不可以復合，騎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傳，稔於朕聽，每一思之，未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旦見忌，遂被慘夷之禍，可不畏哉！故知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勳，見疑于人，惴惴然常懼不得保其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爲福，建萬世不朽之功哉！今趙擴昏孱，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亡。朕以生靈之故，未欲遽行討伐，姑遣有司移文，復因來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憑陵，虔劉我邊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家與爲仇，人百其勇，失道至此，雖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臨江問罪，長驅並騖，飛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英偉之姿，處危疑之地，必能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我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皇統冊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掎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寶一鈕，至可領也。」命蜀漢安撫使完顏綱相機設閒以誘之。〔攷異〕宋史方信孺傳以金人誘吳曦爲二月事，然以金主詔書考之，似非二月事；或信孺權詞以對耳。金史本紀作十一月，乃吳曦納款之時，非金人誘降之時也。宋史寧宗紀作六月金人封吳曦爲蜀王，宋史全文作二月吳曦遣其客姚源淮獻關外四州之地於金，金人求封爲蜀王；六月，金人封曦爲蜀王，賜以金印。然以金史考之，則金先誘降，非曦先求封；至於金主下詔書，自在六月。完顏綱設閒久，乃得達於曦耳。今從宋史本紀。　建康都統李爽以兵圍壽州，金刺史圖克坦羲拒守，踰月不能下。壬子，河南統軍判官奇珠舊作乞住，今改。及邁格舊作買哥，今改。等來援，羲出兵應之，爽大敗。　甲寅，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兩淮宣撫使鄧友龍，而以邱崈代之，駐揚州。崈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崈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崈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侵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　雅州蠻未平，張師夔罷，以通判遂寧府馮瑜權州事，與元統領王鉞將兵六千往討之。乙卯，鉞入碉門，蠻人降，唯高吟師不至。鉞遣人諭之，吟師乃出，即擒斬之，并殺其酋六十三人。　金初置急遞鋪，腰鈴轉遞，日行三百里，非軍期河防不許起馬。丁巳，金詔彰德府宋韓侂胄祖琦墳毋得損壞，仍禁樵采。辛酉，金詔有司，宋宗族所居，各具以聞，長官常

加提控。戊辰，金升壽州爲防禦，以圖克坦義爲防禦使。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秋，七月，辛巳，罷師旦，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初，彭龜年聞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既而聞將用兵，曰：「禍其在此乎！」竟如其言。召倪思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韓侂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己爲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諭之以呈藁，誰肯披肝瀝膽，冒觸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先，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贓以巨萬計，胡不顯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敗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座、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竝爲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與祠。梁洋義士統制毋思襲和尚原，取之。壬午，雅州蠻出降。商榮攻東海縣，金命完顏卞僧福敗之，還，中流矢死。甲申，金朝獻於衍慶宮。丁亥，金命翰林直學士陳大任專修遼史。召張行簡爲禮部尚書，兼侍講、同修國史。秘書監進太一新歷，金主命行簡校之。甲午，統制戚春以舟師攻邳州，金刺史完顏從正敗之，春赴水死。癸卯，以張巖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李壁參知政事。先是韓侂胄嘗與朝士論人才，有乏賢之歎，因言：「今從官中，薛象先、沈縠有謀，然失之把持；鄧伯允忠義激烈，然失之輕；李季章通今知古，然失之弱。」象先，叔似字；伯允，友龍字；季章，壁字也。壁使北還，言兵未可動，故侂胄以爲弱。至是叔似、友龍俱無功，壁乃秉政。是月，魏國公留正卒，謚忠憲。寶謨閣直學士楊萬里卒。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聞侂胄用兵，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筆落而逝。夏鎮夷郡王安全使桓宗母羅氏上表于金，言純佑不能自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爲王。金主賜羅氏詔，詢其意，夏人復以羅氏表來，乃冊安全爲夏國王。八月，丁卯，斬郭倬於鎮江。（考異）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俱繫於七月，今從宋史本紀作八月。又本紀作壬寅，今從備要、全文作丁卯。辛未，詔諸州無證有佐之獄毋奏裁。程松遣將襲取方山原，爲金元帥右都監富察貞所敗。壬申，太白晝見經天。以淮東安撫使所招軍爲御前强勇軍。乙亥，金赦唐、鄧、潁、蔡、宿、泗六州，免來年租稅三分之一。九月，辛巳，金

富察貞取和尚原　己丑朝獻景靈宮庚寅朝獻太
廟辛卯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　戊戌金左丞布薩
端行省於汴己亥戶部侍郎梁鏜行六部尚書事於
山東時完顏守貞已卒金主特起張萬公知濟南府
山東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州尤
甚萬公慮民饑盜起當預備賑濟而兵興國用不給
乃請將僧道度牒弁鹽引付山東行部給買納粟易
換又言督責有司禁戢盜賊之方金主皆從之　冬
十月辛酉以將士暴露罷瑞慶節宴　金主召布薩
揆赴闕密授以成算俾還軍分兵爲九道南下揆以
行省兵三萬出潁壽元帥完顏匡以兵二萬五千出
唐鄧河南路統軍使赫舍哩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
左監軍赫舍哩執中以山東兵二萬出清河口左監
軍完顏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倉右都監富察貞以
岐隴兵一萬出成紀蜀漢路安撫使完顏綱以漢蕃
步騎一萬出臨潭臨洮路兵馬都總管舒穆嚕仲溫
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隴州防禦使完顏璘以兵
五千出來遠丙子赫舍哩執中自清河口渡淮遂圍
楚州宣撫使檄知盱眙軍畢再遇援之而以段政張
貴代守盱眙金人知再遇既去即攻盱眙政等驚潰
金人遂入盱眙再遇聞之還軍復定盱眙乃行時金
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人守淮陰糧草又載糧三
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部難以力勝
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
至敵營各攜火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
驚亂擒烏哩庫帥勒富察元努等二十三人　十一

月辛巳金完顏匡破棗陽軍　甲申以邱崈僉書樞
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崈棄
廬和州爲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
當與淮南共存亡乃增兵防守　金完顏匡侵光化
軍及神馬坡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　乙
酉招撫使趙淳焚樊城　金布薩揆引兵至淮遣人
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鄂屯襄揚兵下蔡聲
言欲渡守將何汝礪姚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靨
以備之揆乃遣完顏薩布（舊作賽不今改）等潛渡八疊駐南
岸南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
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邱縣遂攻合肥　戊
子金人侵廬州田琳拒卻之　是日金富察貞攻湫
池堡破天水肆掠關外四州吳曦置不問　己丑金
尚書省奏減朝官及承應人月俸折支錢以軍興故
也　乙未以湖廣總領陳謙爲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丁酉金人侵舊岷州守將王喜遁去　丙申金赫
舍哩子仁破滁州　乙巳金富察貞破西和州　金
人破信陽軍及隨州又圍襄陽府金主遣使諭布薩
揆曰前得卿奏先鋒已得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
之數或以萬計近又西師奏捷棗陽光化既爲我有
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闔城歸順山東之衆
久圍楚州隴右之軍尅期出界卿提大軍攻合肥趙
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上昔
嘗書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度長江亦其時矣
淮南既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
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亦可罷兵卿宜

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餘息偷生，豈敢復萌它慮，卿于此時經營江北，勞來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繫趙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機會難遇，卿其勉之。　癸卯，太皇太后賜錢一百萬緡犒賞軍士，詔諸路招募禁軍以待調遣。　十二月丁未朔，金布薩揆進軍攻和州，中軍副統穆延斯賚塔中流矢死，斯賚塔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鬭，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克安豐，戰霍邱花靨，功居多，及死，將士皆惋惜之，時宋軍萬五千騎屯六合，揆偵知之，即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瓦梁河，以扼真陽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沿江上下，畢張旗幟，江表大震。（攷異）宋史寧宗紀十一月戊戌，金人圍和州，守將周虎拒之，按金史章宗紀是月布薩揆克含山而無圍和州事，至十二月丁未朔，揆始自將攻和州，今從金史章宗紀。　戊戌，金完顏匡圍德安府，別以兵徇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京山等縣。　壬子，金富察貞破成州。　金人去和州，甲寅，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僎救之，遇於胥浦橋，大敗，倪棄揚州走，倪性輕躁，素以諸葛亮自許，其出師也，陳景俊爲隨軍漕，謂之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聞者匿笑，及屢敗，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法曹彭瀶面譏之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尋謫南康軍安置。　吳曦將叛，前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且已，吳晛從臾之曰：此事寧得中止耶，金完顏綱以金主之命，欲

招降曦，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反意遂決，然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富察貞入成州，曦自焚河池，退屯清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己未，金赫舍哩子仁破真州，時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布薩揆遣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潛出其後，宋軍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騎將劉挺、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並爲所擒，真州遂陷，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　鎮江副都統制畢再遇在楚州，與金人相持，濠、滁相繼失守，謂諸將曰：楚州城堅兵多，而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敵必幷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金人屯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門，列弩手於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遂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盡舉，金人驚遁，大敗之，金散將完顏圖拉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垻木，決濠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赫舍哩子仁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旋又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閑暇，而間出奇兵擊之，金人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追至滁，大雨雪，乃還，時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遂解圍去，再遇乃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爲輕，馬甲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擧，軍中甚以爲便。

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意甚沮，乃出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復前搏戰，佯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縛羊置前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詔以爲鎮江都統，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公事。　時吳曦已布腹心於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金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與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撤驀關之戍，令人由板艢各遶出大散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潰。曦退屯興州之置口，舉人陳國鈁投匭上書，言曦必叛，韓侂冑不省。完顏綱遣張仔會曦於置口，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爲報，曦盡出以付仔，仍獻階州。綱乃以金主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李好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翼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興州團練使郭澄、提舉仙人關使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志及吳氏譜牒于金。（攷異）宋史本紀癸酉吳曦始自稱蜀王此據其拒命之日其僭號自在明年也金史本紀吳曦獻圖志譜牒在己巳今從畢書之　金布薩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靖者，（攷異）宋史布薩揆傳作韓元靚今從宋史及兩朝綱目備要自言琦五世孫，揆遣之渡淮，邱崈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主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崈密使人護送北歸，俾叩其實。元靖既回，崈得金行省文書以聞於朝。韓侂冑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策，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崈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崈乃遣陳璧充小使，持書與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謀之臣，乃可。」崈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冑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崈復遣使相繼，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居，欲休養士馬，乃許之。戊辰，揆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留一軍守之。　庚午，薛叔似、陳謙罷。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罷。以京湖北路安撫使吳獵爲湖北京西宣撫使。　復兩浙圍田，募兩淮流民耕種。　壬申，金詔完顏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金主以赫舍哩執中縱下擄掠，遣人杖其屬官，詔放還所掠。　金完顏綽哈（舊作抄合今改）攻鳳州，程松求援於吳曦，曦紿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之。及曦受金詔，自稱蜀王，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自相蹂躪。乙亥，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贐，禮稱曦爲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疑爲劍，亟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望

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寶謨閣待制彭龜年卒。龜年學識正大，忠君愛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

是歲，蒙古諸部長尊立特穆津爲皇帝，建九斿白旗，即位於鄂諾（舊作斡難，今改）河之源。諸部長共上尊號曰青吉斯（舊作成吉思，今改）皇帝。（〔考異〕元太祖不建年號，孟珙備錄以爲有天與年號，疑傳聞之誤；文獻通考以法天賢運聖武爲年號，按法天啓運聖武乃諡號，非年號也，以啓爲賢，又傳寫之訛，今從蒙古源流。）蒙古主首命穆呼哩（舊作木華黎，今改）博爾濟（舊作博爾朮，今改）爲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體此，勿替初心。先是蒙古主宗親咸輔堪汗（舊作咸補海罕，今改）爲金所戕，嘗欲復讐。會金降俘具言其主暴虐，乃定議伐金，然未敢輕動也。遂舉兵復伐奈曼，擒博囉裕汗以歸。迪延汗子庫楚類汗與托克托奔額爾迪實河。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八（起疆圉單閼正月盡屠維大荒落十二月凡三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
皇帝

開禧三年（金泰和七年蒙古太祖二年）春正月丁丑朔兩淮宣撫使
邱崈罷 己卯命知樞密院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
已有和意崈上疏請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
既指韓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
以巖代崈李壁力爭言崈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今
天下獨有一邱崈耶（攷異）邱崈之罷宋史韓侂胄傳誤作四年今從宋史全文及兩朝綱目備要改正
金完顏匡進攻襄陽先是匡進所掠女子百人金
主方喜於吳曦之降賜匡詔曰陝西一面雖下四州
吳曦之降朕所經略自大軍出境惟卿所部衆力爲
多今南伐之事責成卿等區區俘獲不足羨慕彼恃
漢水以爲險阻箠馬而渡如涉坦途荊楚削平不爲
難事雖天佑助亦卿籌畫之效也益宏遠圖以副朕
意匡得詔遂進師旋遣完顏福海敗宋援兵於白石
峪 戊寅金敕宰臣舉材幹官 庚辰以陳自强兼
樞密使 癸未金人破階州 乙酉金贈故壽州軍
士魏全官賜錢百萬初李爽圍壽州刺史徒單曦募
人往斫營全在選中爲爽兵所執爽謂全曰若爲我
罵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罵宋主爽乃殺之 戊
子金主召完顏綱赴中都旋以爲陝西宣撫副使還
軍中 辛卯吳曦招通判興元府權大安軍事楊震
仲震仲不屈飲藥死 甲午吳曦遣將利吉引金兵
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即興州爲行宮
改元置百官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絶之叔母劉
日夜號泣罵不絶口曦又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分
其所統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
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于成都潼川利
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
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吳晛爲曦謀宜收用蜀名
士以係民心于是陳咸自髠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
李道傳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 吳曦所遣使郭
澄等將歸蜀金主諭之曰汝主效順以全蜀歸附朕
甚嘉之然立國日淺恐宋兵侵軼人心不安凡有當
行事已委完顏綱移文計議旋以同知臨洮府事珠
赫埒果勒齊（舊作朮虎高琪今改）爲曦封冊使諭之曰卿以邊面
宣力加之讀書蜀人識卿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
國體 金布薩（舊作僕散今改）揆有疾 丙申命左丞相崇浩
兼都元帥行省于南京以代之 金主既殺其叔永
蹈永中久頗悔之嘗以密札賜張行簡曰朕念鎬鄭
二王誤干天常自貽伊戚藁葬郊野多歷年所朕甚
悼焉欲追復前爵備禮改葬卿可詳閱故事以聞行
簡乃具漢淮南厲王長楚王英唐隱太子建成巢剌
王元吉譙王重福故事并草詔以進時永中已改葬
二月丁巳金主命復鎬王永中鄭王永蹈爵謚永中
曰厲其子瑜等仍禁錮以周王永濟子瑹爲鄭王後
己未程松罷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初
輔知成都常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

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道獻書于輔曰：世道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孝，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遠近失望。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士大夫多勸舉義兵，而世道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去。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乃請于朝，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庚申，以旱詔決繫囚。癸亥，金主如建春宮，丙寅，還宮。丁卯，罷江浙荊湖福建招軍。戊辰，金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布薩揆卒于下蔡，喪歸，金主親臨奠，謚武肅。揆體剛內和，與物無忤，臨民有惠政。其爲將也，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淮，即命撤去浮梁，所至皆因糧於敵，無餽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爲用。金完顏匡久圍襄陽，士卒疾疫，會闌崇浩至汴，庚午，引師還。辛未，蠲兩淮被兵諸州租賦。癸酉，金判平陽府事衛王永濟改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內觀察使。監興州合江倉益昌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至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舉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舉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已，一變復生。欲立長史安丙以主事。使坤辰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于地，好義即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於朝。曦僭立凡四十一日。〔攷異〕桯史云：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曦以爲駭，默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決。薛氏通鑑載之，論者譏其乖史體。按東南紀聞亦載此事，然究屬述

異之詞耳今不取　先是韓侂冑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必能討賊侂冑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卽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至舉朝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　金珠赫哷果勒齊未至蜀而吳曦已誅金主聞之意殊沮遣使責完顏綱曰曦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為曦重既不據關復撤兵使安丙無所憚是宜有今日也　三月丁丑斬僞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于利州　庚子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許奕為宣諭使　金以完顏匡為左副元帥　壬寅四川宣諭使程松落職筠州安置尋徙澧州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成階鳳四州為蜀要害宜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好義進兵次于獸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州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於是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金鞏州鈐轄完顏阿實戰死金主命完顏綱撤五州之兵退保要害好義進趣秦州軍聲大振丙心忌之（考異）宋史本紀作壬辰興州將劉昌國引兵至階州金人退去癸巳李好義復西和州庚子忠義統領張翼復鳳州四月癸丑四川忠義人復大散關金史略同唯不載鳳州兩朝綱目備要則不載階州今參合書之　夏四月丙辰金以赫舍哩子仁為右副元帥　己未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時韓侂冑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行在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冑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　丁卯召楊輔還以吳獵為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戊辰以資政殿學士錢象祖參知政事　己巳改興州為沔州以李好義為副都統制　庚午贈楊震仲官仍官其子一人　癸酉金人復破大散關安丙素惡孫忠銳至是大散關失守丙檄忠銳還欲殺之先命楊巨源偕李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殺之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僞表聞於朝（考異）兩朝綱目備要作巨源擅殺孫忠銳於鳳州案忠銳未嘗附僞巨源未嘗擅殺皆安丙諱飾之詞也備要據當日案牘多為安丙迴護今從宋史　五月戊寅詔吳曦黨李紳之等十六人除名編管兩廣及湖南諸州　己卯金主幸東園射柳　辛卯太皇太后謝氏崩　戊戌復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召吳獵還（考異）宋史本紀不書今從兩朝綱目備要　李好義攻秦州（考異）金史作李孝義今從宋史圍皁角堡金都統珠呼赫果勒齊以兵赴之好義列陳山谷以武車為左右翼伏弩其下徑前搏戰果勒齊禦之南師陽卻果勒齊追之遇伏不得前乃退而結陳好義麾衆復至凡五戰南師陳益堅果勒齊患之分騎為二輪番出戰久之潛遣兵自山馳下合擊南師陳動士卒多死好義乃解圍去　是月金放宮女二十人　六月乙巳朔金詔朝官六品外官五品以上及親王舉通錢穀一人不舉者罰舉不當者論如律　己酉金以山東多盜制同黨能自

殺捕者，官賞有差。 戊午，金以烏庫哩誼爲元帥左監軍，完顏薩喇爲元帥左都監。 己未，李好義遇毒死。時吳曦舊將王喜遣其黨劉昌國赴西和州，聽好義節制，好義與之酺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死，昌國遁去。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號慟如私親。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荊鄂都統制，既而昌國疽發死。〔攷異〕宋史李好義傳，好義欲乘勝徑取秦隴，而安丙令但守故疆，不得侵越。本紀云：辛丑，李好義襲秦州，敗還。蓋本紀據安丙奏疏，傳則略本於當時私傳也。今以金史參考，是好義攻秦州不克而還，無庸爲之諱；至遇毒而死，宋紀亦未書，爲安丙諱也。

癸酉，安丙殺參議官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首倡，安丙以勞績上于朝，僞言以巨源、好義爲首，實則獨後二人。及獎諭誅叛詔書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僅得通判，心益不平，乃爲啓以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既又愬功於朝，或謂丙曰：「巨源謀爲亂。」丙令王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於鳳山之長橋，〔攷異〕宋史本紀：楊巨源戰於長橋，敗績。兩朝綱目備要同。蓋皆本於安丙報疏，然考金史，未嘗有長橋之捷也。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取刀斷其首，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爲文以弔，其辭尤悲切。李壁在政府，聞丙上巨源敗狀，歎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洶洶，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攷異〕吳師道禮部集有題跋，云：吳曦之誅，實楊巨源結李好義舉義之功，爲丙黨蝸蝕掩沒。前代記曦事之詳者惟李心傳，嘗謂其朝野雜記亦略于巨源。近有續陳均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錯，雖能書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而復以擅殺孫忠銳之罪歸之，大概當時歸功于丙，故其事不白。惟俞文豹吹劍錄具載巨源本末，又言其妻子流離困苦狀，使人憤惋。按師道所云續陳均編年，即兩朝綱目備要也。宋史安丙傳無貶詞，楊巨源、李好義傳亦不明著其冤，與兩朝備要均失事實。今據吹劍錄諸書改正。

秋七月己卯，封不傳爲嗣濮王。 庚辰，金朝獻於衍慶宮。 壬午，金詔民間交易典貿一貫以上竝用交鈔，毋用錢。 大旱，飛蝗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乙酉，下詔罪己，命郡邑賑恤之。

金敕尚書省，自今初受監察者，令進利害帖子，以待召見。 甲午，金左副元帥完顏匡自許州還都。

八月庚戌，金劃汝州襄城縣隸許州。 初，方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元帥崇浩，出就傳舍，崇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可用爲故事耶？」請面見丞相決之，崇浩坐幄中，陳兵見信孺曰：「五事不從，兵即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屈，崇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讎爲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爲生靈也。」崇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以爲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移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彊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

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圜廬和楚果能下乎五
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校兵耳金人乃曰
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歲幣外別
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崇浩遂密與定約復命朝
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執國書誓草及許通
謝百萬緡至汴崇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
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
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
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蜀兵入大
散關崇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
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即盡割
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
兩匹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
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江淮二增
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
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　九月庚戌朔
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崇浩卒於軍謚通敏崇浩與布
薩揆穆延斯圖賚皆金之宿將也相繼而歿臨戰易
將兵家所忌而宋人不知乘舉朝惴惴以和議得成
爲幸故金人每笑南朝無人　壬午方信孺以忤韓
侂胄坐用私覿物擅作大臣餽遺金將奪三官臨江
軍居住信孺三使金人雖未許即和然書問往來亦
不拒其請信孺既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
以王枏薦乃命枏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枏倫之孫
也　甲申金以左丞布薩端爲平章政事封申國公
命完顏匡代崇浩統師於汴晉平章政事兼左副元

帥封定國公　乙酉權攢成肅皇后于永阜陵　辛
卯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爲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
罷韓侂胄聞金人欲罪首謀意懷慙憤復欲用兵乃
以淳鎮江淮而罷張巖巖開督府九月耗縣官錢三
百七十萬緡　壬寅祔成肅皇后神主于太廟　是
秋蒙古再伐西夏克斡囉該城　冬十月乙卯復珍
州遵義軍　丙辰以邊事詔諭軍民曰朕憂勤弗怠
敢忘繼志之誠寡昧自量尤謹交鄰之道屬邊臣之
妄報致兵隙之遂開第惟敵人陰誘叛賊計其納叛
之日乃在交鋒之前是則造端豈專在我況先捐四
州已得之地亟諭諸將斂戍而還蓋爲修好之謀所
謂不遠之復無非曲爲於生民詎意復乖於所約議
稱謂而不量彼此索壤地而擬越封陲規取貨財數
踰千萬雖盟好之當續念膏血之難朘當知今日之
師愧非得已而應豈無忠義共振艱虞　辛未金陝
西宣撫使圖克坦鎰遣將攻下蘇嶺關　先是金大
定中定學校所習諸史五代並用薛居正歐陽修新
舊本十一月癸酉詔新定學令內削去薛居正五代
史止用歐陽修所撰　韓侂胄竊柄久中外交憤及
妄開邊釁怨者益衆金人來索首謀禮部侍郎史彌
遠時兼資善堂翊善密建去凶之策皇后素怨侂胄
因使皇子榮王曮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
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
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
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陳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
祖象祖許之以告李壁壁謂事幾恐泄乃命主管殿

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伺之乙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呵止于途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既乃知之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于楊后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自侂胄專政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出其門嘗鑿山爲園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棫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余嘉請加九錫趙師𢍰乞置平原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初侂胄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不通侂胄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至已改名登第有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侂胄屏左右促膝問曰侂胄謬當國秉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復何言侂胄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立于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竝邊之民死于殺掠內地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胄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于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疊日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金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慝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易危爲安其庶幾乎侂胄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去未幾禍作

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丁丑貶自強永州居住戊寅貶蘇師旦韶州安置己卯師旦伏誅周筠杖脊刺配嶺外詔姦臣竄殛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臣僚各具所見以聞辛巳以邱崈爲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貶鄧友龍南雄州安置旋徙循州乙酉置御前忠銳軍丙戌以御史中丞衛涇簽書樞密院事丁亥立皇子榮王曮爲皇太子更名幬尋又更名詢戊子貶郭倪梅州郭僎連州竝安置籍其家貶李壁撫州居住癸巳貶張巖徽州居住金參知政事賈鉉漏言指授事金主謂鉉曰卿罪自知之矣然卿久參機務補益良多不深罪也戊戌出爲安武軍節度使十二月壬寅朔金修遼史成癸卯以邱崈爲江淮制置大使（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作乙巳今從宋史以許奕爲大金通問使丙午金詔策論進士免試弓箭擊毬己酉落葉適寶文閣待制庚戌貶許及之泉州薛叔似福州居住再貶皇甫斌英德府安置癸丑金人復破隨州庚申金以右丞孫即康爲左丞參知政事通吉思忠爲右丞中都路都轉運使孫鐸爲參知政事辛酉以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事衛涇及給事中雷孝友竝參

知政事吏部尚書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胄欲納交于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絕口不及時事。侂胄當國，或勸其通問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甲子，太尉楊次山除開府儀同三司。次山謹畏，不敢以外戚自驕，人無惡之者。　乙丑，以禮部尚書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　丙寅，贈呂祖儉朝奉郎、直祕閣，官其子一人。　丁卯，詔改明年爲嘉定元年。

金山東安撫使張萬公乞致仕，許之，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尋薨，命依宰臣故事賻葬，謚文貞。萬公淳厚剛正，門無雜賓，所薦引多廉讓之士焉。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蒙古太祖三年）　春，正月，壬申，金主朝謁衍慶宮。　癸酉，金以左都監完顏薩喇爲參知政事。　乙亥，安丙遣兵襲鶻嶺關，敗還。　丙子，金左司郎中劉昴等坐與蒲陰令大中私議朝政，下獄。孫鐸進曰：「昴等非敢議朝政，但如鄭人游鄉校耳。」金主悟，乃杖而釋之。　戊寅，右諫議大夫葉時等請梟韓侂胄首于兩淮，以謝天下，不報。　辛巳，下詔求言。〔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作戊寅，今從宋紀。　癸未，金主如春水。　丙戌，葉時復請梟韓侂胄首于兩淮。　金主如先春宮。　壬辰，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權兵部尚書倪思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今侂胄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時方召婁機爲吏部侍郎，機還朝，即言：「惟至公可以服人。權臣以私意橫生，斁國殄民，今當行以至公。若曰私恩未報，首爲汲引，私讎未復，且爲沮抑，一涉于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　以許奕爲大金通謝使。　二月，戊申，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　以韓侂胄冒定策功，詔史官自紹熙以來侂胄事迹，悉從改正。　甲寅，金主如建春宮。　戊午，再貶程松賓州安置。　庚申，金諭有司曰：「方農作時，雖在禁地，亦令耕種。」　己巳，金主還宮。　是月，柳州黑風洞寇羅世傳作亂，招降之。　三月，癸酉，以毛自知首論用兵，奪進士第一人恩例。　戊子，復秦檜王爵、贈謚。當時用事者亟欲反韓侂胄之政，而不顧公議如此。　王栯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栯言奏于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諭已誅韓侂胄事，栯未之知也。匡問栯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栯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矣。」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栯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笑，和議始定，因遣栯還。　己丑，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因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遂以侂胄及師旦首付栯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攷異〕四朝聞見錄云：百官詣朝堂集議韓首事，樞密章良能建議以爲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時王忠簡公介抗議，以韓首固不足惜，而國體爲可惜。章以語侵公，公奮起曰：今日敵要韓首不足惜，明日敵要吾輩首亦不足惜耶？會文節倪公思亦謂一侂胄梟頭，何必諸公爭。王議遂不勝。章竟呼省吏伸黃紙揭於象魏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竟函韓首送金。案宋史以有傷國體之言出於倪思，而聞見錄以爲出於王介，至又何足惜之言，宋史作樓鑰，蓋傳聞之異也。今仍從宋史。　初，方信孺爲侂胄所貶，至是栯

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信
孺當其難臣當其易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
所推雖讎敵不能揜也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乃詔
信孺自便尋除知韶州　庚寅金主以與宋和諭尚
書省壬辰金宰臣上表謝罪　召江西常平提舉袁
燮爲都官郎遷司封燮入對言陛下卽位之初委任
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
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根據
幾危社稷陛下思追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
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
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樸直一龜年雖
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于好
問而聖訓有曰好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
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
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光輝旁燭
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遷國子司業
祕書少監進祭酒祕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
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悚然士氣益振時史彌
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諫劾燮罷之提舉鴻慶宮　臨
安大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所民舍五萬
八千餘家死者甚衆城中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僦
舟以居民訛言相驚無賴因而縱火爲姦　夏四月
戊申金禘於太廟　庚戌金主如萬寧宮時蒙古日
强特未嘗與金絕金主遂以爲北邊無事甲寅命東
北路招討使還治泰州就兼節度使其副招討仍置
于邊　丙辰贈彭龜年寶謨閣直學士落李沐寶文
閣學士尋貶信州居住　戊午再貶陳自强雷州安
置籍其家　閏月辛未置拘榷安邊錢物所凡韓侂
胄與宅榷幸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
焉所輸錢租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絕
好軍需邊用每于此取之　金翰林侍講學士富察
思忠言使宋當慎擇人金主曰思忠所言甚當彼通
謝使雖未到闕其報聘人當先議擇此乃更始凡有
禮數皆在奉使今既行之遂爲永例不可不慎也
甲申詔自今視事令皇太子侍立　辛卯以旱禱於
天地宗廟社稷乙未蠲兩浙闕雨州縣貧民逋賦命
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繫囚丁酉詔求直言
　五月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丁未金主御
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幷
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軍器庫（考異　四朝聞見錄云金既受韓首謚之曰忠謬侯今從金史）　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
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金主問右
司郎中王維翰曰宋人請和復能背盟否維翰曰宋
主怠於政事南兵怳弱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
韓侂胄蘇師旦無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
勞聖慮耳　辛酉賜禮部進士鄭自成以下四百六
十二人及第出身　丁卯以蝗災詔侍從臺諫疏奏
闕政監司守令條上民閒利害太子詹事婁機言和
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
本練士卒以壯國威俄遷禮部尚書　金遣使分路
捕蝗　六月金主謁謝於衍慶宮　乙亥參知政事
衛涇罷　癸未金以許宋平詔中外免河南山東陝

西等六路夏稅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 甲申
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卒謚正惠大中清修寡欲退
然如不勝衣及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 丁亥金以
左都監烏庫哩誼爲御史大夫 辛卯以史彌遠兼
參知政事 秋七月辛丑詔呂祖泰特補上州文學
乙巳金朝獻于衍慶宮詔頒捕蝗圖於中外 癸
丑召江淮制置大使邱崈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崈
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復讐 錄用
趙汝愚子奉議郎知南昌縣崇憲爲籍田令崇憲上
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
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之意俄改監行在都進
奏院又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
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
即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謚與臣新命俱
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衊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
謗既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
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
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毀龔
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館考定以聞吏部尚
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已而誣史尚
未正崇憲復言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
元稿略無留難今被詔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
小人敢于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
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歷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
呈因崇憲請也 八月辛巳以禮部尚書婁機同知
樞密院事吏部尚書樓鑰簽書樞密院事鑰持論堅

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至是與機同入樞府值干
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爲多尤惜名器守法
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庚寅
金主如秋山 甲午發粟三十萬石賑糶江淮流民
九月辛丑金使完顏侃喬宇入見詔以和議成諭
天下中書議表賀又有以此爲二府功欲差次遷秩
權兵部尚書倪思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
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以盟柰何君相反以爲
慶乃止 壬子出安邊所錢百萬緡命江淮制置大
使司糴米賑濟饑民 史彌遠漸作威福倪思進對
因言臣前日論樞臣獨班奏事恐蹈往轍宗社不堪
再壞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竝任宰輔以防專
權之失彌遠聞而恚恨思遂求去出知鎮江府 召
太學浦城真德秀爲博士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
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遣金
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人之
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
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抑善謀國
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
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
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
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容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
好異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
則誣以好名于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
紘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 召李道傳爲太
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會沂府有

毋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褒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預焉于是皆辭不受遷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願陛下搜羅人才以待天下未至之憂帝嘉納之初道傳爲蓬州學教授吳曦黨以意脅道傳道傳棄官去且貽書安撫使楊輔謂曦可坐而縛至是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召入執政有不喜道學者道傳略不爲動 甲子金遣吏部尚書賈守謙等十三人與各路按察司推排民戶物力 乙丑金主還都 冬十月丙子以錢象祖爲左丞相史彌遠爲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樞密院事婁機參知政事陳晦草彌遠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語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晰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罷之自是思不復起 詔朱熹特賜謚令有司議奏仍與遺表恩澤一名 己卯褒錄慶元上書楊宏中等六人 庚辰封伯祝爲安定郡王 辛巳蔡璉除名配贛州牢城 十一月丁酉朔金初設三司使掌判鹽鐵度支勸農事以樞密使赫舍哩子仁爲之 詔諸路按察使並兼轉運使 癸卯金主戒諭尚書省曰國家之治在於紀綱紀綱所先賞罰必信今乃上自省部之重下逮司縣之間律度弗循私懷自便遷延曠廢苟且成風習此爲恆從何致理朝廷者百官之本京師者諸夏之儀其勗自今各懲已往遵繩奉法竭力赴功無枉撓以徇情無依違而避勢一歸於正用範乃民 丁未金論臨潢泰州路兵馬都總管承裔等修邊備 金主得嗽疾頗困時承御賈氏范氏皆有娠未及乳月會衛王永濟自武定軍來朝金主無嗣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以位（考異）兩朝綱目備要云雍之子惟永濟在然其時世宗之子猶有越王永功夔王永升不止衛王也今從金史朝辭之日力疾與之擊毬謂衛王曰叔王不欲作主人遽欲去耶李元妃在旁謂金主曰此非輕言者 乙卯金主疾革衛王未發元妃與黃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恆召之守恆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乃使守恆召平章政事完顏匡匡顯宗侍讀最爲舊臣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至遂與定策立衛王 丙辰金主殂于福安殿年四十一遺詔皇叔衛王即皇帝位且曰朕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如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皆男則擇可立者立之衛王承詔舉哀即皇帝位 戊午右丞相史彌遠以母憂去位 十二月戊辰左丞相錢象祖罷 庚午四川初行當五大錢 升嘉興府爲嘉興軍節度 戊寅遣曾從龍使金弔祭己丑遣宇文紹彭使金賀即位 是冬蒙古再伐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及庫楚類舊作屈出律今改汗時斡伊喇部等遇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蘇兒迪實河討默爾奇舊作蔑里乞今改部滅之托克托中流矢死庫楚類汗奔契丹

嘉定二年金大安元年蒙古太祖四年春正月庚子詔內外有司條

陳節用事。辛丑，金太史奏飛星如火起天市垣，有尾迹若赤龍。金遣費摩正來告哀。丁巳，以樓鑰參知政事，御史中丞章㒅能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宇文紹節簽書院事。鑰上書曰：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閫之制，朝廷選擇甚重。比來遇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之。水旱饑饉，既不能免，則安保無潢池弄兵者？若自此以為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神宗皇帝垂意邊事，廟謨深遠，乃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府事。詔以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去成都。元豐六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邊患，止令裨將出兵掩逐。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略，調度軍食，持重鎮撫，以靖四方，雖有摧衄，根本不搖。若其輕出，利害甚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陳，從行兵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脫有桀黠之盜，伏隱篁竹，乘間捷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卒之頃，可勝言哉。庚申，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監司郡守治行尤異者二三人。金遣富察知剛來致遺留物。壬戌，金改元大安，大赦天下。立元妃圖克坦氏為皇后。二月己巳，金遣使來告即位。庚午，黎州蠻蓄卜犯㒅溪寨，官軍敗績。壬午，詔會子折閱日甚，侍從兩省以下各條上所見。

丁亥，罷法科試經義，復六場舊法。金平章政事布薩端、尚書左丞孫即康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范氏產期合在正月，醫稱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為尼。壬辰，金主以其事詔中外。尋封皇子從恪等六人為王。金東京留守圖克坦鎰過闕，入見，金主曰：卿兩朝舊德，欲用卿為相，太尉匡卿之門人，朕不可屈卿下之。遷開府儀同三司，充遼東安撫副使。金以同知中都路轉運使孟奎為博州防禦使。先是奎上言：親民之寄，不宜輕其選，今吏部使武夫計資而得，權歸胥吏，安望其澄吏治乎。宜參用士人，使紀綱其事。及奎涖博州，裁斷明決，下令凡屬縣事應赴州者，不得泊於逆旅，以防吏姦，州人便之。三月甲辰，金葬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于道陵，廟號章宗。大赦，以布薩端為右丞相。己酉，詔民以減會子之直，籍沒家財者，有司立還之。戊午，禁兩淮官吏私買民田。是春，輝和爾（舊作畏吾兒，今改）國降于蒙古。輝和爾，即唐之高昌也。蒙古主入河西，夏主安全遣其太子率師拒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令公，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復敗夏師，獲其將威明命公，薄其中興府，引河水灌之。隄決，水外潰，遂撤圍還，遣太傅額克入中興，詔諭夏主，納女請和。夏四月戊辰，放盧、濠二州忠義軍歸農。金主命議黃門李新喜罪，廷臣皆以為當誅。參知政事孫鐸曰：此先朝用之太過耳。金主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既而復曰：後當盡言，勿以此介意。頃之，遷左丞，兼修國史。庚辰，金主下詔纂章宗

元妃李氏之罪，言章宗儲嗣未立，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謀，令侍御賈氏詐稱有身，俟將臨月，于李家取兒以入，日月不偶，則規別取以爲皇嗣。章宗崩，謀不及行。又章宗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鴛鴦符以事魘魅，致絕聖嗣。今事既發露，遣大臣按問，俱已款服，有司議法當極刑，以其久侍先帝，令賜自盡。王盼兒、李新喜各正法，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兒、弟少府監鐵格，于遠地安置，諸連坐並依律施行。賈氏亦賜自盡。初，完顏匡與李氏同受遺詔立衞王，匡欲專定策功，遂構殺李氏。數日，匡拜尚書令，封申王。左副點檢烏庫哩慶壽坐與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　金以皇子胙王從恪爲左丞相，布薩端爲右丞相，孫即康爲平章政事，封崇國公。　戊子，賜楊震仲謚曰節毅。　五月丙申，起復右丞相史彌遠。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丁酉，以旱詔諸路監司決繫囚，劾守令之貪殘者。　戊戌，羅日愿謀爲變，伏誅。日愿，江西人，以策干韓侂冑，借補訓武郎，充忠義軍統制。侂冑既誅，其黨有獲罪者，詞連日愿，得寬免。日愿不自安，潛結黨羽，欲伺史彌遠起復過江，百官迎謁於浙江亭，舉火爲號，盡殺宰執以下官，突入大內，脅下詔書，部分已定。守闕進勇副尉景德常知其事，投匭上變。日愿磔於市，補德常爲武德郎。彌遠方辭起復，又別奏待罪，具言陛下昨誅元惡，臣獲密贊，故其餘黨切齒。優詔答之。　辛丑，命州縣捕蝗。　是月，金試宏詞科。　六月辛卯，以京湖制置使言，

放諸州新軍及忠義人歸農。　秋七月乙未，詔荒歉州縣七歲以下男女聽異姓收養，著爲令。　癸卯，募民以賑饑免役。　八月甲子，行鐵錢於沿江六州。　乙丑，以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　丙戌，發米十萬石賑兩淮饑民。　九月己亥，朝獻景靈宮。庚子，朝饗太廟。辛丑，合祭天地於明堂。　是月，金主如大房山謁奠睿陵、裕陵、道陵。　冬十月己卯，金主詔戒勵風俗。　丁亥，命京湖制置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人以補其闕，因放散人聚而爲盜故也。（攷異）宋史作丁卯，今從兩朝綱目備要改正。　十一月辛卯朔，沔州統制張林等謀作亂，事覺，貸死除名，廣南羈管。　甲午，詔浙西監司募饑民修水利。　丙申，金平陽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來。戊戌，又震，浮山縣尤甚。　金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上京等路按察司楊雲翼之才，且精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　是月，郴州黑風峒寇李元礪作亂，衆數萬，連破吉、郴諸縣，詔遣江、鄂、荊、池四州軍討之。初，羅世傳之降，洞中實苦乏食，而江西帥急欲以買降爲功，遂餽之以糧，幷餉以鹽，賊喜，謀益逞，外雖送款，陰治器械，而主兵者更奏授以官爵，峒中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赴義者殞命，豈足以服人哉！于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元礪及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江西列城皆震。　丙辰，知臨安府徐邦憲免，以御史陳晦等論其不能區處饑民也。旋命兵部尚書趙師𢍰代之。學士蔡行之當草詔，奏言：師𢍰爲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詔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草。旋與行之外祠，卒用師𢍰。時師𢍰四爲京尹矣。

十二月壬戌，賜李顯忠謚忠襄。　安丙遣統領官董炤、正將李實以飛虎軍二百戍雅州，討蓄卜，復遣其子癸仲視師黎州，癸仲豫檄州備船筏乾餱，為深入計。比至，遣實往安靜相山川形勢，實言蓄卜之碉去大渡河二十里，入之易耳。飛虎軍皆選士，銳欲進攻。癸仲大犒士衆，令炤統飛虎軍，實統禁軍，合沿河諸寨士兵千餘人，甲子昧爽涉河，分為三部。山高箐深，積雪擁路，蠻人於山之要害立石堋以俟官軍，或為所壓，既而蠻人大呼突出，官軍驚潰，逃入山谷，蠻人縱獵犬隨之，盡為所掩。日暮，炤先遁歸，實被圍數日，乃得脫，于是癸仲還黎州，炤留守安靜。　乙巳，賜朱熹謚曰文。　乙亥，詔諸州毋糴職田租。　是月，金尚書令申王完顏匡薨。匡早受知於顯宗，復侍章宗講讀，最親幸，致位將相，怙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官口地土，匡乃自占濟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章宗聞其事，不以為罪。惟用安州邊吳泊舊放圍場地、奉聖州在官閑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及金主立，復專定策功，故金主優禮之。　金進封越王永功為譙王。　金布薩端進左丞相，以右丞通吉思忠為平章政事，以御史大夫張行簡為太子太保，召知興中府事完顏承暉為御史大夫，知臨潢府事完顏承裕為御史中丞。

初，蒙古主入貢於金，金主時為衛王，章宗使受貢於靜州，蒙古主見衛王不為禮，衛王欲請兵攻之，會章宗殂，金主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金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乃天上人，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奏，金主益怒，欲俟蒙古主再入貢，就進場殺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攷異〕兩朝綱目備要：允濟遣衆分屯山後，欲襲殺特穆津，然後引兵深入，會金之糺軍有詣蒙古告其事者，蒙古遣人伺之得實，遂遷延不進。然考金史，未嘗有屯兵山後之事也，今從元史。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九（起上章敦牂正月盡昭陽作噩八月凡二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蒙古太祖五年） 春正月庚辰朔金太史奏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向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丈沒于蜀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 甲辰下詔招諭羣盜復詔戒監司守令曰歲比旱蝗民食不登捐瘠流亡良可哀痛而監司守令鹵莽具文未悉朕志其能案發而無拘攣與撫字而無刻薄與不然何吾民不安業而忍爲盜賊之歸也 金左丞孫鐸以議鈔法不合降濬州防禦使猶以前論李新喜忤旨故也 二月辛酉黎州蠻自艮溪寨用皮船渡河攻相嶺寨統領官董炤引所部兵百餘由寨後突出禦之賊登堡子城炤又逐之賊自旦至晚不得食走河岸西漢地土丁知賊饑困欲會剿炤恐分其功戒勿動會日暮炤移泊董地寨夜賊潛益兵詰朝再戰炤不能支賊乃收兵而去安癸仲旋還眉州 壬午以工部侍郎王居安知隆興府督捕峒寇 是月金以禮部侍郎耿端義參知政事 金地大震 三月己亥以湖南轉運判官曹彥約知潭州督捕峒寇 庚子賜彭龜年謚曰忠肅 甲寅誅楚州渠賊胡海 丙辰以久雨釋兩浙州縣繫囚 夏四月癸亥峒寇李元礪僞請降以書辭侮嫚不許元礪遂犯南雄州官軍大敗 戊辰出內庫錢賑行在軍民 是月金主命校大金儀禮會徐邳二州奏河清五百餘里金主以告宗廟社稷詔中外臨洮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靜者動其爲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清聖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黃河清諸侯爲天子正當戒懼以消災變而復誇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爲妖言議欲誅之又慮絕言路乃詔大興府鎖還本管 五月乙未淮東賊悉平詔完恤殘破州縣 甲辰以去歲旱蝗百官應詔封事命兩省擇可行者以聞 乙巳命沿海諸州督捕海寇 戊申經理兩淮屯田 庚戌以江陵忠勇軍爲御前忠勇軍 癸丑以久雨發豐儲倉米賑貧民 是月贈朱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贈蔡元定迪功郎（［攷異］元定之贈薛氏通鑑作二年今從兩朝綱目備要）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攷異］金史本紀不書是月日食而書十二月辛酉朔日食宋史本紀書是月日食而不書十二月文獻通考宋史全文兩朝綱目備要俱與宋史本紀同按是年六月丁巳朔則十二月不應有辛酉朔也金史衛紹王紀由掇拾而成當係記憶之誤耳今從宋史） 丙寅金地震 己卯封楊次山爲永陽郡王 詔三衙江上四川諸軍主帥核實軍籍欺冒者以贓論 是月李元礪犯江西池州副都統制許俊江州副都統制劉元鼎戰不利知潭州曹彥約又與賊戰爲賊所敗賊勢益熾江西帥李珏漕使王補之議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辦李燔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過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珏等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往乃駐兵萬安會近峒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辦

士論以逆順禍福于是旁峒頗有慕義而起者　金
大旱金主下詔罪己賑貧民闕食者曲赦西京太原
兩路雜犯死者減一等徒以下免　秋七月辛卯申
嚴圍田增廣之禁　癸卯定南班宗室爲三十員
是月金地震後累月皆震　八月乙丑金立皇子胙
王從恪爲皇太子　是月臨安府蝗　夏自天會初
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爲蒙古所攻求
救于金金主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遂侵葭州金慶
善努（舊作慶山奴今改）擊卻之　九月丙戌朔詔三衙江上諸
軍陞差將校必以材藝年勞其徇私者臺諫及制置
總領劾之　金主以地大震詔求直言招勇敢撫流
亡　先是金納哈塔邁珠（舊作納哈買住今改）守北鄙知蒙古將
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何敢然且無釁何能入
犯邁珠曰近見其諸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
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民力也非圖我
而何金主以爲擅生邊隙囚之會邊將築烏舍堡（舊作
烏沙堡今改）欲以逼蒙古蒙古主命哲伯（舊作遮別今改）襲殺其衆
遂略地而東金承平日久驟聞蒙古用兵人情恇懼
流言四起丙午中都戒嚴金主日出巡撫百官請視
朝不允既而知蒙古未嘗大舉始解嚴旋禁百姓不
得傳說邊事　冬十月乙丑詔四川總領所毋受宣
制　十一月乙巳議收浮鹽　李元礪迫贛州南安
軍詔以重賞募人討之　金同知興中府事伊喇福
僧督民繕城濬隍先事爲守禦之備百姓頗怨頃之
蒙古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戰其北使備其西薄暮
果攻其西以有備解圍去時安國軍節度使賈益亦

豫修城郭爲戰守備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臣
事也按察何爲及蒙古兵至亦以有備引還　十二
月戊午參知政事婁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稱奬人
才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丙寅羅世傳縛李元礪以降時四州兵討元礪者
皆失利王居安以書曉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
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皆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
名爲山賊所挫可乎俊得書惶恐乃爲之盡力敗賊
于黃山賊始懼走韶州居安駐軍廬陵召土豪問便
宜皆言賊勇健趫捷陟降險阻如猿猱若鈔吾糧運
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之先是世傳雖已降
而實陰與元礪相表裏自黃山之敗元礪有悔心而
練木橋賊首李才全世傳之黨也居安欲鬬羅李乃
令人謂元礪曰汝能擒送才全則貰爾之罪元礪從
其言居安賞元礪而厚撫才全世傳果疑元礪之貳
己遂交惡元礪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鬬于
穴吾可成卞莊之功矣世傳嗾才全之黨襲元礪巢
穴俘其孥元礪無所歸世傳擒之以獻元礪伏誅峒
寇悉平　臨安尹趙師𢍰擅撻武學生爲諸生所訟
史彌遠頗右之諸生益不平乃追列其諂附韓侂胄
事詆以醜語師𢍰不自安疏言陛下以都城楮賤米
貴牽挽用臣今臣未能調劑乞解職許之侂胄之啓
釁也師𢍰度其必召禍每持異論遂與侂胄絕侂胄
誅其黨多坐謫師𢍰獲免至是始罷〔攷異〕（水心集撰趙師𢍰墓志銘云韓侂胄將北伐公還至廣陵肄頤防素備入事且言今日當以蔡謨之憂爲憂侂胄殊不快言無見從者一日侍從官集侂胄所公固守前議聲色俱厲侂胄大駭明年再爲工部尚書知臨安府對客說邊事悲憤感激形於涕泣侂胄愈怒自是與公絕矣按師𢍰諂侂胄志銘諱）

之請言然宋史全文兩朝綱目備要具載諸生祝詆之詞在諸生逞一時之忿未必言皆覈實也今酌書之　辛巳黎州蠻請降。是歲臨安紹興嚴衢大水賑之仍蠲其賦。金大饑。

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春正月乙酉朔馬湖蠻攻嘉定犍為之利店寨馬湖蠻者西爨昆明之別種也始欲寇中鎮寨寨有備不可入聞利店稍富實而寨丁少乃攻利店知寨保義郎段松遣寨丁七十餘人迎敵或死或逃蠻遂圍之寨地勢窪蠻乘高投木石擊之衆莫能抗己丑蠻以雲梯登城松力戰無援被執蠻割死安撫使許弈調兵援之蠻已焚掠而去。丙午詔湖南江西諸州縣經賊蹂踐者監司守臣攷縣令安集之實第其能否以聞。西域哈喇嚕部降于蒙古。二月壬戌授羅世傳武翼郎閤門祗候旋賜黑風峒名效忠賜以銅印世傳乞補文資乃以為通直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世傳疑不出。蒙古伐金時金將鼎蘇（舊作定薛今改）擁重兵守野狐嶺蒙古主使察罕覘虛實還言彼馬足輕動不足畏也蒙古主鼓行而前遂破其軍取大水濼豐利等縣師還以察罕為御帳前首千戶金人復築烏舍堡伊喇尼爾（舊作伊穆爾迪行節今改）故遼人也金召為參議留守等官皆辭不受聞蒙古兵至私語所親曰為國復讎此其時也率其黨百餘人詣軍門獻十策蒙古主召見與語奇之問爾生何地曰霸州因號為霸州元帥。閏月辛亥詔諸路格朝廷賑恤之令及發盜不即捕者重罪之。

三月丙子沔州將劉世雄等謀據仙人原作亂伏誅。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餘家。金中都大悲閣災延及民居。金括民間馬令職官出馬有差。金平章政事孫即康致仕尋卒金以御史中丞完顏承裕為參知政事。

夏四月甲申禁福建兩浙州縣科折鹽酒。國子司業劉爚請開偽學禁。己丑以吳曦沒官田租代輸關外四州旱傷秋稅。金主聞蒙古主自將南下大懼釋納哈塔邁珠之囚令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舊作粘合打今改）請和於蒙古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通吉思忠（即獨吉思忠舊作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承裕（即呼寶舊作胡沙）行省事於撫州西京留守赫舍哩執中（即呼沙呼舊作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金以參知政事鄂屯忠孝（鄂屯舊作奧屯今改）為右丞戶部尚書梁鏜為參知政事。金主集三品以上官議兵事相持莫決尚書令史李英上疏言珠赫呼果勒齊（舊作朮虎高琪今改）穆延盡忠（穆延舊作抹撚今改）等先朝嘗任使可與商略大計又曰比來增築城郭修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為孤城矣金主召平定州刺史趙秉文論備邊之策秉文言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散人且病深秋敵至將不利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金主不能用。是月四川制置大使置安邊司以經制蠻事命成都路提刑李臯保州路安撫許奕共領之先是安丙議發兵討蠻臯以為然奕謂曠日持久不如招降議久不決會敘州獲蠻人數十鞫之其與於利店之亂者祇三人奕榜境上諭蠻人能以

利店所掠人口來歸即釋此三人又遣諜入蠻中怵以利害蠻人請如約未幾中悔臯聲言某日以兵出塞蠻人悚懼尋知爲揚聲給己蠻人益無所憚　五月乙亥賜禮部進士趙建大以下四百六十五人及第出身　六月丁亥遣金嶸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　辛丑更定四川諸軍軍額　壬寅金更定軍前賞罰格　秋七月壬戌太白晝見　丙寅詔四川官吏嘗受僞命者毋得敍用　丁丑詔軍興以來爵賞冒濫者聽自陳除其罪　八月夏國主安全卒年四十二謚爲敬穆皇帝廟號襄宗墓曰康陵族子大都督府主遵頊立改元光定　先是金遣耶律阿哈（舊作阿海今改）使於北部阿哈見蒙古主姿貌異常歸心焉陰輸以國事阿哈善騎射通諸國語蒙古主愛之問曰汝肯臣我以何爲信對曰願以子弟爲質未幾偕其弟圖哈（舊作禿花今改）至蒙古主命圖哈直宿衞阿哈參預機謀金人詰其使久不還繫其家屬阿哈殊不介意蒙古主妻以貴臣之女至是命左帥哲伯略地以阿哈爲先鋒　金通吉思忠完顏承裕繕烏舍堡未及設備蒙古哲伯遣阿哈以輕兵奄至拔烏舍堡及烏雲營思忠等敗走時汾陽郡公郭寶玉屯定州舉其軍降于蒙古蒙古遂破白登城進攻西京七日赫舍哩執中等懼率麾下百騎棄城突圍走（考異大金國志宋史全文俱云執中老黠也知兵善戰自允濟之立心嘗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覬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怒罷按執中在章宗時已形跋扈非至是始不肯力戰且此時亦未嘗罷職也今從金史改正）　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承裕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界土豪請以土兵爲前鋒行省兵爲聲援承裕畏怯不能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其夜承裕引兵南行蒙古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大潰承裕脫身走入宣德蒙古穆呼哩（舊作木華黎今改）乘勝進薄宣德遂克德興　九月辛酉馬湖蠻復寇邊先是蠻人以黃紙作牒移嘉州其語殊倨安邊司俾寨官卻之既而提刑司令寨官諭以先歸所掠蠻人語益嫚遂犯敍州至宣化之二十里李臯怒守臣史師道文報稽遲劾之鐫二級罷歸　乙亥羅世傳爲其徒胡有功所殺詔以世傳官授之峒寇爲患三年至是平人皆相慶　丁丑詔附會開邊得罪之人自今毋得敍用　蒙古兵薄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哲伯遂入關（考異元兵入居庸關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俱作嘉定年即金之崇慶元年蓋敵國傳聞容有不實也今參用金史元史）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議以細軍五千自衞奔南京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厲誓死迎戰蒙古兵多傷問所俘鄉民此軍有幾鄉民紿之曰二十萬蒙古懼遂襲羣牧監驅其馬而歸金主乃止　郭寶玉既以軍降穆呼哩引之見蒙古主問取中原之策寶玉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又言建國之初宜頒新令蒙古主從之於是頒條畫五章如出軍不得妄殺刑獄惟重罪處死其餘雜犯量情笞決軍戶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軍漢人有田四頃人三丁者簽一軍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戶與軍戶同民匠限地一頃僧道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者悉

行禁止之類皆實王所陳也冬十月甲辰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時和議方堅皆漫不置意唯趙方在江陵知金人北逼於蒙古計必南遷乃增修三海八匱以壯形勢荆門有東西兩山最爲險要乃築堡于其上增戍兵以遏敵衝又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日夜爲嚴備　金命泰州刺史珠赫哷果勒齊屯兵通元門外金主自出巡撫諸軍未幾罷宣德行省升縉山縣爲鎮州以果勒齊爲防禦使權元帥右都監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攷異〕金史不書今從宋史書之　先是金上京留守圖克坦鎰上言自國家與蒙古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鏜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鏜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鎰乃遣同知烏克遜鄂屯舊作烏古孫元屯今改將兵二萬入衛中都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　金簽中都在城軍　金殺河南陳言人郝贊　蒙古主復遣其子卓沁舊作朮赤今改察罕台舊作察合台今改諤格德依舊作窩闊台今改分徇雲內東勝武朔等州下之于是德興府宏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逾遼河西南抵忻代無不殘破　金赫舍哩執中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殺淶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爲右副元帥執中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嬀川執中不悅　金平章政事通吉思忠參知政事完顏承裕坐覆全軍思忠除名承裕責授咸平路兵馬總管〔攷異〕金史承裕傳作衛紹王薄其罪除名而已本紀作責授咸平路兵馬總管與傳文異今從紀將士以其罰輕益不用命　金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爲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亢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古哈達舊作唐括合打今改爲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金主驛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參政軍數十萬在前無可慮者屯聚雞鳴山所以備間道透漏者耳金主信之安兒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夏人數擾邠岐金陝西安撫使檄同知轉運使事韓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爲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戰敗之〔攷異〕歸潛志作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華亭疑華州之訛然金史韓玉傳未言其地也今從金史　時夏兵方圍平涼又戰於北原夏人疑大軍至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人有謀金主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府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中都被圍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爲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縣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私容姦賂繼緣二帥貪固威權又云裹糧坐費盡膏血於生靈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運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於今忍君親

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再居人世公直軍行有日有違約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因謂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殺之公直曾爲書約王玉玉不預知其書爲安撫所得及使者覘玉軍且疑預公直之謀即實其罪玉因死於華州（考異）中州集玉死於華州郡學與金史同歸潛志云以鞫死獄中士大夫憤惜與金史異今酌書之

十二月辛巳奉議郎張鎡坐扇搖國本除名象州羈管鎡俊之孫也初史彌遠欲去韓侂胄鎡預其謀方議所以處侂胄鎡曰殺之足矣彌遠語人曰真將種也心忌之至是乃搆以罪　癸未以會子折閱不行遣官體訪江浙諸州　著作佐郎真德秀輪對因論災異曰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誠矣而比考乾度告愆星文示異夫宮庭屋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監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孜孜履行屢省無怠則將不待警言之出而有退舍之感矣況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薦饑之餘公私竝竭如人久病甫瘳而血氣未平筋骨猶憊藥敗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矜恤之念也間者內廷屢建醮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禬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古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　著作郎李道傳奏言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人才爲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又言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請于朝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它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金簽陝西兩路漢軍五千人赴中都　金主命太子太保張行簡左丞相布薩端宿禁中議軍事旋出端爲南京留守　是冬蒙古主駐金之北境　是歲金賀瑞慶節使不至

嘉定五年（金崇慶元年蒙古太祖七年）　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浙倍役法著爲令　壬申賜李好義謚曰忠壯　是月金改元崇慶　金右副元帥赫舍哩執中請退軍屯南口或屯新莊移文尚書省曰蒙古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攻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取撫州金命招討使赫舍哩糾堅（舊作紇石烈九斤今改）監軍完顏萬努（舊作萬奴今改）等援之或謂糾堅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得賜其下馬牧於野宜乘其不備掩擊之糾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乃遣其麾下舒穆嚕

抹(舊作石抹今改)明安曰汝嘗使北方素識蒙古國主其往問以舉兵之由不然卽詬之明安至蒙古軍中如糾堅所教俄請降蒙古主命縛以俟陳於獾兒觜時金兵三十萬號四十萬蒙古穆呼哩曰彼衆我寡弗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陳蒙古主麾諸軍竝進大敗金兵追至澮河僵尸百里(考異)(徐氏後編以完顏糾堅之敗及明安降於蒙古爲辛未年事又以赫舍哩糾堅之敗爲壬申年事今參考元史紀傳定作壬申)蒙古主召明安詰之曰爾何先詈而後降也明安對曰臣素有歸志向爲糾堅所使恐其見疑故如所言不爾何由瞻奉天顏蒙古主善其言釋之使領蒙古軍撫定雲中東西兩路既而蒙古主欲休兵於北明安諫曰金有天下一十七路今我所得惟雲中東西兩路而已若置不問待彼成謀併力而來則難敵矣且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以重兵臨之傳檄可定兵貴神速豈宜猶豫蒙古主然之卽命明安引兵而南　蒙古兵圍威寧金防城千戶劉伯林踰城詣軍門請降蒙古主許之遣還卽以城降伯林善騎射爲蒙古主所喜問在金國居何官對曰都提控卽授以元職命選士卒爲一軍與鄉導圖哈(舊作禿花卽禿懷今改)同征討招降山後諸州(考異)(元史本紀以劉伯林來降在辛未歲今從劉伯林傳)　二月壬午罷兩淮軍興以來借補官　詔成都路帥臣兼領敘州兵事　三月庚戌馬湖蠻酋米在請降先是四川制置大使知蠻不可致遣興元後軍統制劉雄等將西兵土人自嘉敘二州竝進又遣提刑司檢法官安伯恕往敘州節制之官軍入蠻境方戰有土丁斷小酋之首蠻人驚潰官軍小捷米在據羊山江之水囤堅不肻降

囤在峻灘中官軍不能至安丙聞之遣書李𡌴曰但聲言伐木造大舟進攻水囤則蠻自降矣從之米在果請降令其徒數十詣寨納款安邊司厚犒之米在以墮馬爲詞終不出　戊辰以久雨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繫囚　金大旱　金以御史大夫完顏承暉爲參知政事以參知政事孟鑄爲御史中丞時駙馬都尉圖克坦穆延(舊作徒單沒撚亦作沒烈今改)與其父知大興府南平干政事大爲姦利承暉面質其非金主不問南平益貴顯用事勢傾中外遣所親誘治中李革以進取革拒之　金冊李遵頊爲夏國王夏人旋攻葭州金人方有蒙古之難夏人乘其兵敗侵掠邊境而通聘如故　夏四月壬寅詔自今告人從僞者必指事實誣告者坐之　五月庚午詔諸路坑冶以通判令丞主之　癸酉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昊旵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壻陳日照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　金武安軍節度使致仕賈鉉起復參知政事以完顏承暉爲左丞　金簽陝西勇敢軍二萬人射糧軍一萬人赴中都括陝西馬以南京留守布薩端爲河南陝西安撫使提控軍馬　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殍滿野遼東招撫副使伊喇福僧出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金主優詔獎諭　金泰安劉二祖兵起寇掠淄沂二州　六月乙酉禁銅錢過江　秋七月戊辰以雷雨壞太廟屋避殿減膳權直學士院眞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

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迺者孟秋之朔流星示異其占爲兵而上下恬然若不知聞故相距纔九日而震霆之變作天於我國家欲扶持而安全之其心至惓惓也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八月甲戌朔命左右司置進狀籍察前斷之冤抑者罪之　金主以有兵事罷萬秋節之宴　蒙古圍金西京元帥左都監鄂屯襄（鄂屯舊作奧屯今改）率師來援蒙古主遣兵誘之密谷口（考異金史鄂屯襄傳作墨谷口今從元史本紀）逆擊之一軍盡殪襄僅以身免蒙古主復攻西京中流矢乃解圍去遣薩巴勒（舊作扎八兒今改）使於金金人不禮之既而悔之議通和未決舒穆嚕額森（舊作石抹也先今改）言於蒙古主曰東京爲金根本之地蕩其根本中原可傳檄而定蒙古主然之額森故遼人世爲后族遼亡其祖率部落遠徙額森年十歲從其父問遼爲金滅之事即大憤曰兒能復之及長勇力過人善騎射多智略豪服諸部金人聞其名徵爲奚部長即讓其兄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至是歸於蒙古　九月丙午太白晝見　己酉有司上續中興禮書　辛未罷沿海諸州海船錢　是月四川復榷石脚井鹽先是石脚井鹽已閉民有犯法私煉者制置大使安丙因復榷之然鹽既苦惡率以抑售土人而私販肆行民間不以爲便　蒙古察罕攻克金奉聖州　冬十月辛巳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可爲將帥者安撫提刑司舉可備將材者二人　金曲赦西京遼東北京　十一月庚申朝獻景靈宮辛酉朝享太廟壬戌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金賑河東南路南京路陝西東路山東西路衛州旱災　十二月丁丑再蠲濠州租稅一年　壬午詔諸路轉運使參考州縣新舊稅籍蠲其橫增之數　甲申蒙古左帥哲伯攻金東京不拔即引去獲金使者遣往諭之部將索濟倫布哈（舊作撒直閭魯華今改）曰東京金舊都備嚴而守固攻之未易下以計破之可也請易服與其使偕往說之彼將不疑俟其門開繼以大軍赴之則可克矣如其言夜襲克之（考異元史索濟倫布哈傳以謀破東京爲辛未年事據元史本紀參考金史則東京之破在壬申歲也今改正）　金主聞撫桓等州俱失始思圖克坦鎰之言嘆曰早從丞相之言不至是繼聞東京不守語近臣曰我見丞相恥哉　是冬收兌舊會子從湖廣總領王釜之請也　國子司業劉爚請以朱熹論語孟子集註立學從之爚又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鬬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無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聯以什伍教以擊刺或鄉爲一團里爲一社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　先是遼人耶律瑠

格（舊作留哥，今改。金史作移剌留哥，今從元史。）仕金爲北邊千戶。及蒙古主起兵朔方，金人疑遼遺民有它志，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直戶夾居防之。留格不自安，是歲遁至隆安韓州，糾壯士剽掠其地。州發卒追捕，留格皆擊走之，因與耶的合勢，募兵數月，衆至十餘萬，推留格爲都元帥，耶的副之，營帳百里，威震遼東。蒙古主命按陳那衍渾都古行軍至遼，遇之，問所從來。留格曰：「我契丹軍也，往附大國，道阻馬疲，逗留于此。」按陳曰：「我奉命討女直，適與爾會，庸非天乎！然爾欲效順，何以爲信？」留格乃率所部會按陳于金山，刑白馬白牛，登高北望，折矢以盟。按陳曰：「吾還奏，當以征遼之責屬爾。」金遣完顏承裕帥軍六十萬，號百萬，攻留格，聲言得留格骨一兩者賞金一兩，肉一兩者賞銀亦如之，仍世襲千戶。留格度不能敵，告急于蒙古。蒙古主命按陳孛都歡、阿魯都罕引千騎會留格，與金兵對陳于迪吉諾爾。留格以姪安努爲先鋒，橫衝承裕軍，大敗之。以所俘輜重獻蒙古主，召按陳還，而以楚特格副留格屯其地。

嘉定六年（金至寧元年，貞祐元年；蒙古太祖八年。）春正月甲午，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卒，謚忠惠。　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帥守、監司各舉一二人。　二月丁丑，太白晝見。　丙戌，有司進吏部條法總類。　乙未，詔宗室毋得與胥吏通姻，著爲令。　金知大名府烏古論誼謀不軌，伏誅。　三月癸亥，參知政事樓鑰罷。　太陰、太白與日竝行，相去尺餘。（〔攷異〕宋史不書，今據金史書之。）　是春，耶律留格自立爲遼王，改元元統。　金以完顏弼爲元帥左監軍，扞禦遼東。弼請自募二萬人爲一軍，萬一京師有急，亦可以回戈自救。「令驅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金主曰：「我以東北路爲憂，卿言京師有急，何耶？就如卿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連姻，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耶？」弼曰：「陛下勿謂皇后姻親俱可恃也。」時提點內侍局駙馬都尉圖克坦穆延侍側，弼意譏之。金主怒甚，顧謂穆延曰：「何不叱去？」穆延乃引弼起，付有司論以奏對無人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謫雲內防禦使。　夏四月丙子，以章良能參知政事。　甲午，復發科試經義法，罷流進納人不與。　五月癸亥，流星晝隕。　丁卯，以不雨，命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　戊辰，修慶元以來寬恤詔令。　是月，金改元至寧。陝西大旱。　初，金主將召赫舍哩執中至中都，預議軍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曰：「執中專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強梁，媚近臣以求稱譽，骩法行事，妄害平民，行院山西，出師無律，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杖殺縣令，屯駐嬀川，乞移內地。其謀略概可見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後效，不亦難乎！」行信，行簡之弟也。丞相圖克坦鎰亦以執中不可用，參知政事梁鏜亦言其姦惡，乃止。執中善結近倖，交口稱譽。金主尋詔給半俸，預議軍事。行信復諫曰：「伏聞以執中老臣，欲起用之。人之能否，不在新舊，彼向之敗，朝廷既知之矣，今又用之，無乃不可乎！」乃寢其命。至是復用爲右副元帥，領武衛軍五千人，屯通元門外。　六月丁丑，遣董居誼賀金主生辰，會金國亂，不至而還。　丁亥，復監司臧否守令及監司郡守舉廉吏所知。　丙辰，詔三衙江上諸軍

主帥各舉堪爲將帥者二三人。是月，金以戶部尚書胥鼎、刑部王維爲參知政事。夏人破金之保安州及慶陽府。秋，七月，金命左丞完顏綱行省於縉山。丞相圖克坦鎰使人謂綱曰：「果勒齊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若益兵爲便。」綱既行，鎰復使人止之曰：「果勒齊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也。」綱不從。（考異）金史衛紹王紀、完顏綱傳俱以綱之將兵備邊行省於縉山爲八月事，然考元史縉山之敗在七月，則綱之受命非八月矣，今從元史。蒙古兵克宣德府，遂攻德興府，皇子圖壘舊作拖雷，今改。駙馬齊奇舊作赤駒，今改。先登，拔之。蒙古主進至懷來，金副統軍王檝守隘，鏖戰三日，兵敗見執。完顏綱、果赫哷果勒齊復以師拒戰於縉山，蒙古兵擊敗之，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北口。王檝既見執，將就戮，神色不變。蒙古主問之曰：「汝曷敢抗我師，獨不懼死乎？」檝曰：「吾以布衣蒙恩，誓捐軀報國，今既僨軍，得死爲幸。」蒙古主義而釋之，授都統，佩以金符，令招集山西潰兵。檝，虢縣人也。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蒙古兵距關百餘里不能前，乃召薩巴勒問計。薩巴勒曰：「從此而北，黑樹叢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蒙古主留克特卜齊舊作可忒薄刹，今改。與金軍相持，乃自簡銳卒與哲伯潛發，令薩巴勒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驅入紫荊口。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倉卒逆戰於五回嶺，大敗，流血被野。耶律阿哈言於蒙古主曰：「好生乃聖人之大德，興創之始，願止殺掠以應天心。」蒙古主納之，進拔涿、易二州。遼人呼嚕布勒舊作訛魯不兒，今改。等獻北口，哲伯遂取居庸，與克特卜齊會。（考異）金史衛紹王紀不載七月交兵之事，兩朝綱目備要載至寧元年秋七月蒙古兵復至山後，與元史太祖紀合，今從之。備要又云都元帥福興迎戰而敗，据金史承暉傳，是年未書迎戰而敗，蓋因完顏綱之敗而誤以爲承暉也。元史云趨涿鹿，西京留守呼沙呼遁去，然此時執中未嘗守涿鹿，蓋因珠勒齊之敗而誤以爲執中也，今酌書之。

八月，己巳朔，詔諸路監司帥臣舉所部官吏之才行卓絕、績用章著者。庚午，知思州田宗範謀作亂，夔州路安撫司遣兵討平之。金右副元帥赫舍哩執中與其黨完顏綽諾舊作醜奴，今改。富察祿錦舊作蒲察六斤，今改。烏庫哩道喇舊作烏古論奪剌，今改。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日近，而執中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執中方飼鶻，擲殺之，遂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及其子駙馬都尉穆延謀反，奉詔入討。（考異）金國志云大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衛王之意，沮格軍賞，衆共怨之，執中因人心之憤，回軍以誅南平爲名。按南平怙寵用事，金史亦言之，至執中之反，借以爲名，非因衆怨也，今不取。南平姻家福哈別將兵屯城北，執中以好語招而殺之，奪其兵。壬辰，自通元門入，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達勒達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圖克坦金壽召南平，南平行至廣陽門，執中手槍刺殺之，并殺穆延、符寶祗候鄯延。舊作鄯陽，今改。護衛十夫長完顏實古訥聞亂，遽召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門，門閉，金主遣其子蔣王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護衛色埒奇爾舊作斜烈乞兒，今改。開門納之。執中進至大安殿，金主遙呼曰：「聖主令臣何往？」執中曰：「歸舊邸耳。」金主退入後宮，執中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夜召聲妓與其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執中欲封拜

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呼沙呼(舊作胡沙虎今改)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何有一璽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爲逆豎奪璽耶我可死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出執中卒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召孟鑄張行信至大興府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鑄等各以正言對執中乃遣之出曰且須後命丞相圖克坦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于閭巷鎰乃還第執中欲僭位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執中乃止以鎰人望乃詣鎰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執中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在外執中使綱子安和作家書使親信人召綱綱至囚之憫忠寺旋押至市口數以失四川敗縉山之事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圖克坦銘等迎昇王從嘉于彰德甲辰至中都卽皇帝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元帥封澤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六十 起昭陽作噩九月盡彊圉赤奮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嘉定六年 金貞祐元年蒙古太祖八年 九月乙巳朔金主諭尚書省事有規畫者悉依世宗所行行之 〔攷異〕宋史九月有甲辰而金史作九月乙巳朔蓋南北置朔不同今從金史書之 丁未金主臨奠前主於衛王邸第有司奏舊禮當坐哭金主命撤坐伏哭盡哀敕有司以禮改葬 金主詔求直言戊申御仁政殿視朝賜赫舍哩執中坐執中不辭而坐 辛亥金封皇子守禮爲遂王守純爲濮王夔王永升薨金主親臨奠壬子金改元貞祐大赦丙辰右丞相圖克坦鎰進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言崇節儉廣聽納明賞罰三事 庚申金赫舍哩執中議廢故衛王爲庶人金主曰朕徐思之旋詔百官議於朝堂議者二百餘人太子少傅鄂屯忠孝侍讀學士富察思忠阿附執中議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大位以私己乎請廢爲庶人戶部尚書武都拾遺田庭芳等三十人請降爲王侯太子少保張行簡請用漢昌邑王晉海西公故事侍御史完顏寓等十人請降復王封執中固執前議金主不得已乃降封東海郡侯

金昭雪章宗元妃李氏承御賈氏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同謀令賈氏虛稱有身各正罪法章宗皇帝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紿近因集議提點近侍局完顏達罕王傅大政德皆言賈氏事內有冤朕親臨問左證其事曖昧當時被罪譴責者可俱放免還家 丙寅金主令六品以下官事有可言者言之無隱 是月初以京朝官監省門 閏月戊辰朔詔御史臺攷課監司 金主拜日於仁政殿自是每月吉爲常 金主舊名珣泰和中改賜名從嘉庚午復舊名詔前所更名二字自今不須迴避 辛未金主追尊其后劉氏爲皇太后 甲申金立皇子守忠爲皇太子從張行信請也

丙戌以金主新立命四川謹邊備 己丑以湖北旱傷詔監司守令賑恤 癸巳雷 甲午史彌遠等上三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宗寶訓皇帝玉牒會要帝命取孝宗敬天圖寘左右備省覽 乙未大雷丙申下罪己詔 金以珠赫哷果勒齊 舊作朮虎高琪今改 爲元帥右監軍金主諭之曰聞軍中事皆中覆得無失機宜乎自今當即行之朕但責成功耳旋命自鎮州守禦中都 冬十月丁酉朔金中都戒嚴 戊申遣真德秀賀金主即位庚戌遣李埴使金賀正旦會金亂皆不至而還 蒙古選諸部精兵五千騎使奇爾台 舊作合怯台今改 哈台二將趣中都蒙古游騎至高橋金宰執以聞金主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既而讓宰執曰吾爲尚書令豈得不先與議而遽奏耶宰執遜謝而已 〔攷異〕大金國志云蒙古兵至阜河欲渡高橋執中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執中創甚不能出兩朝綱目備要與國志同案執中爲西京留守已望風先遁此時富貴極暮氣難振豈能力疾以敗蒙古之兵哉備要所載係敵國傳聞之詞容有失實國志掇拾宋人之書而成殊不足信今從元史 提點近侍局慶善努 舊作慶山奴今改 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除執中金主念援立功

隱忍不許執中遣果勤齊出戰輒敗執中欲斬之金主諭免執中乃益其兵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矣辛亥果勤齊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果勤齊自度必爲執中所殺乃以糺軍入中都圍執中第執中聞難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絓墮而傷股軍士就斬之（攷異）歸潛志云果勤齊夕入執中第被甲冑露刃以前執中方濯足大駭走入臥內軍士追殺之所載與諸書小異今從金史果勤齊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詔近侍局密達詔旨爲果勤齊解因以果勤齊爲左副元帥執中之黨驅市人與糺軍鬭糺軍多死金主使近侍局慰諭之乃止壬子出執中之黨於外　甲寅金張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即列爲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矣爲其臣者誰敢干之執中握兵入城躬行弑逆當是時惟喜延實古訥率衆赴援至於戰死論其忠烈在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內望化褒顯二人延及子孫庶幾少慰貞魂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弑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之以江陵奉迎之誠免其妻子執中國之大賊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宜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緣坐其家然後爲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勞則依元嘉故事亦足示懲戒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官爵贈喜延實古訥官錄其後慶喜努惟康惟弼皆遷賞近侍局自此用事　蒙古穆呼哩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穆呼哩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

倪爲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癸亥金放宮女百三十人　十一月戊辰夏人寇金會州圖克坦綽爾出兵擊走之　金主欲與蒙古議和遣使報之庚午詔百官議於尚書省時握兵者皆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議張行信上言曰和之與戰本是二事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以和事爲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肎進戰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今我使方行將帥輒案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艱芻糧益竭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自守以待斃哉宜及士馬尚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少沮則附近蓄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金主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金以橫海節度使承暉爲右丞以耿端義參知政事　癸未虛恨蠻寇中鎮寨　蒙古兵攻金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　十二月丁酉朔金以圖克坦公弼爲右丞承暉進都元帥兼平章政事果勤齊進平章政事仍兼左副元帥　壬寅蠲瓊州丁鹽錢　夏取金涇州　蒙古主留奇爾台哈台屯金中都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蒙古兵爲三道命其子卓沁（舊作朮赤今改）察罕台（舊作察合台今改）諤格德依（舊作窩闊台今改）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遂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掠澤潞平陽太原之閒弟哈薩爾（舊作哈撒兒今改）及克特卜齊等爲左軍遵海而東破灤薊及遼西諸郡蒙古主自將與子圖壘（舊作拖雷今改）爲中軍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三道兵還復屯大口以逼

中都時諸路兵皆往山後防遏乃簽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呼相應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羊畜牛馬席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邱墟惟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　金張行信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褒顯奬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爵賞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西抑强秦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金主善其言　蒙古兵圍中都金置招賢所於東華門內外士庶皆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閭閻細民往往街鬻求售王守信者本一郵夫敢爲大言以諸葛亮爲不知兵完顏寓薦於朝詔署行軍都統募市井無賴爲兵教閱進退跳躍大概似童戲大書古今相對四字於旗上作黃布袍緇巾鐵牌各三十六事牛頭響環六十四枚欲以怖敵而走之大率皆誕妄因與其衆出城殺百姓之樵采者以爲功賈耐兒者本岐路小說人俚語詼嘲以取衣食製運糧車千輛是時材木甚艱所費浩大觀者皆竊笑之草澤李棟在大安末嘗事司天監李天惠依附天文假託占卜趨走貴臣得爲天文官棟嘗密奏白氣貫紫微主京師兵亂幸不貫徹得不成禍既而果勤齊殺執中金主益信之張行信上言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如此今敵兵縱横人情恟懼應敵興理非賢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是金主皆罷之　金珠赫呼果勒齊辟御史李英爲經歷官英上書於果勒齊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有崤函蜀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爲他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在都之北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果勒齊奏其書即除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　金元帥右都監內族額爾克（舊作訛可今改）率兵五千護糧通州遇蒙古兵輒潰張行信上言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額爾克敗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軍之道未盡也金主報曰卿意具悉額爾克已下獄矣　金山東被兵郡縣望風而遁泰安州刺史和速嘉安禮獨城守或勸其去安禮曰我去城誰與保且爲人臣而避難不負國家之恩乎乃團練繕完爲守禦計已而蒙古兵至攻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或指爲酒監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爲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椿其胸而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諡堅貞安禮大名路人也　是歲兩浙諸州大水賑之

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春正月丁卯朔金以邊事未息免朝賀　四川制置使安丙遣提舉阜郊博馬務

何九齡等率諸將及金人戰于秦州城下敗還沔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梟首境上而訟丙于朝謂有異志 辛未蒙古兵攻金彰德府知府洪果玖珠（舊作黃摑九住今改）死之玖珠臨潢人也 丁丑參知政事章亘能卒（攷異）宋史全文繫於二月今從兩朝綱目備要宋史本紀 乙未蒙古兵入懷州金沁南軍節度使宛平宋扆死之 是月金李英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等四百九十人出中都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雄等下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擇衆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豪屢與蒙古兵戰破創召還 金知大興府事胥鼎以在京貧民闕食者衆宜立法賑救上言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民者宜計所贍遷官升秩以勸獎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 二月丁未青羌卜籠十二骨來降卜籠青羌部族也性殘忍多器械仰擄掠爲生十二骨者十二種也 三月丁卯召安丙爲同知樞密院事以成都路安撫使董居誼爲四川制置使 庚辰金遣使來督二年歲幣 金參知政事耿端義以中都圍久將帥皆不肯戰言於金主曰今日之患東海啓之士卒縱不可使城中軍自都統至穆昆不啻萬餘遣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議竟不行 癸未金主以糧運道絕下令括粟中都大擾張行信上書曰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因奏許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鄂屯忠孝括官民糧戶存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粟於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糧

止兩月又奪之敵兵在邇人方危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金主善其言命行信偕近臣審處仍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於公然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人便可也 戊子金以濮王守純爲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權都元帥府事 蒙古主駐金中都之北郊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薩巴勒謂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平章政事珠赫呼果勒齊謂金主曰蒙古人馬疲病當決一戰都元帥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左丞相圖克坦鎰亦以和親爲便金主然之遣承暉詣蒙古請和 壬寅以東海郡侯女爲岐國公主歸於蒙古主蒙古所稱公主皇后也幷以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賂之蒙古兵退中都解嚴仍遣承暉送出居庸 壬辰蒙古兵破金嵐州鎭西京節度使烏庫哩仲温死之 夏四月乙未朔金以胥鼎爲右丞以蒙古和議成大赦命布薩安貞爲宣撫使安輯遺黎安貞揆之子也 金南京留守布薩端等請幸南京金主將從之左丞相圖克坦鎰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禦備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 庚戌鎰卒鎰明敏方正學問淵貫一時名士

皆出其門。金以張行信爲山東轉運按察使。將行，求入見，言曰：「參政鄂屯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刻，黨於赫舍哩執中，罪狀顯著。無事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況今多故，乃使此人與政，如社稷何！」金主曰：「朕初卽位，當以禮進退大臣，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以語右司郎中巴圖魯(舊作把胡魯，今改。)巴圖魯以金主意告忠孝，忠孝覥然不恤。頃之，出知濟南府。

五月，甲戌，金翟王從彝卒。

丁丑，太白經天。

乙酉，賜禮部進士袁甫以下五百四人及第、出身。

辛巳，金遷東海侯鎬屬王家屬於鄭州。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決意南遷。太學生趙昉等上章極論利害，以大計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諭而遣之。命平章政事、都元帥承暉，尚書左丞穆延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以巴圖魯、李英爲御前經歷官。詔曰：「扈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乣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乣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索琿，(舊作素溫，今改。)而推札達、(舊作斫答，今改。)貝實勒、(舊作比涉兒，今改。)札拉爾(舊作札剌兒，今改。)三人爲帥，北還。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札達擊敗之，遣使乞降于蒙古。蒙古主遣舒穆嚕明安及繖格巴圖(舊作三合拔都，今改。)援之，入古北口，徇景、薊、檀、順諸州。諸將議欲屠之，明安曰：「此輩當死，今若生之，則彼之未附者皆聞風而自至矣。」蒙古主從之。明安等遂與札達合兵逼中都。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爲不可。珠赫哷果勒齊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

楊安兒賊黨日熾，濰州李全等並起剽掠。全卽開禧中戚拱結以復漣水者也。賊皆衣紅，時目爲紅襖賊。全與仲兄福尤桀驁，劉慶福、國用安、鄭衍德、田四、子洋、子潭等皆附之，與安兒相應。金宣撫使布薩安貞至益都，敗安兒於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賢以城降安兒，勢復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州印，郊迎安兒，發帑藏以勞賊。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凡詔表、符印、儀式，皆格草定。遂陷寧海，攻濰州。僞元帥郭方三據密州，略沂、海；李全犯臨朐，扼穆陵關，欲取益都。安貞以沂州防禦使布薩瑠嘉爲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恩楞討之。

六月，甲午朔，金以按察轉運使高汝礪爲參知政事。

甲辰，以旱，命諸路監司、守臣決滯訟。

壬子，釋大理、三衙及兩浙路杖以下囚。

自史彌遠得政，廷臣俱務容默，無敢慷慨盡言者。權刑部侍郎劉爚奏：「願詔大臣崇奬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未幾，監進奏院陳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卽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無不得志，廉吏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稱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己見，動失人心，敗

軍之將躐躋殿巖庸鄙之夫又尹京兆宿將有守城之功以小過而貶三衙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彌遠不樂帝爲罷中宮慶壽三衙獻遺宓俊卿之子也 秋七月甲子朔以左諫議大夫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 庚辰金布薩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莫轉戰三十里殺賊數萬壬午賊棘七率衆四萬陳於辛河安貞令瑠嘉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殺獲甚衆甲申安貞軍至萊州僞寧海州刺史史潑立以二十萬陳於城東瑠嘉先以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大敗招之降不應安貞遣萊州黥卒曹全等詐降於汝賢爲內應曹全與賊戍卒姚雲相結約納官軍丁亥夜曹全縋城出潛告瑠嘉瑠嘉募勇敢士三十人從曹全入城雲納之大軍畢登斬汝賢安兒脫身走耿格史潑立皆降瑠嘉略定膠西諸縣襲殺郭方三復密州 金人來告遷庚寅起居舍人眞德秀上疏請罷金歲幣其略曰女直以蒙古侵凌徙都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蒙古之圖滅女直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遂能如劉聰石勒之據有中原則疆域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敵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乘敵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直尙存則用之女直强敵更生則施之强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帝納之議罷歲幣淮西轉運使喬行簡上書丞相曰蒙古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我之讎也今吾之蔽也宜姑與幣使得拒蒙古議不決（考異 宋史本紀嘉定七年七月以起居舍人眞德秀奏罷金國歲幣然是年十一月八年正月仍遣使是未嘗罷也蓋因德秀之言而議罷因喬行簡之言而改計耳今從四朝聞見錄附書之） 是月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齎蠟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制置使董居誼不報由是夏訊中絕 金主至南京詔立元妃都察（舊作温敦今改）氏爲皇后后本王氏中都人都察其賜姓也姊有姿色爲金主所納封淑妃至是亦晉封元妃（考異 金史謂宣宗爲諸王時元妃生太子守忠貞祐元年立爲后其名氏不可考又一云自王氏姊妹入宮而后寵衰尋爲后案本紀貞祐二年立都察氏爲皇后其時太子守忠尚在金主何故遽廢其母且太子旣薨復立太孫及太孫復薨始立王氏之子守禮可見金主未嘗移寵於王氏元二年閒遽有廢立也金史傳疑之詞本無實據今從闕） 八月庚子金太子守忠至自中都 癸卯金復來督歲幣 乙巳太白經天 戊申以安丙爲觀文殿學士知潭州 甲寅金完顏素蘭上書曰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諂疏斥忠良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隳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東海不悟遂至滅亡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啓行之

期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陛下爲社稷計宮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置軍官不恤妄費甚無謂也或謂軍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爲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其多緩急臨敵其可恃乎且中都惟因糧乏故車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太白晝見　乙丑史彌遠上高宗中興經武要略　冬十月丁酉蒙古兵徇金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晦澤州高平人被執時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遂弁見殺　壬寅金穆延盡忠進平章政事以富珠哩德裕爲參知政事旋命德裕行尚書省於大名府令其貶損用度　丙辰蒙古取金成州　金德州防禦使完顏綽諾伏誅　蒙古穆呼哩攻遼東高州盧琮金樸等降錦州張鯨殺其節度使自立爲臨海王降於蒙古　十一月辛丑朔遣聶子述使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爚等言其不可太學諸生上書請斬喬行簡不報　丁卯金以布薩端爲左丞相　金蘭州譯人程陳僧叛西結夏人爲援　十二月嗣秀王師揆卒

金曲赦山東唯楊安兒耿格不赦乙卯格伏誅〔攷異〕金史布薩安貞傳作辛亥耿格伏誅今從本紀　金軍方攻賊於大沫堌知東平府事烏凌阿以聞赦即引軍還賊衆乘之復出爲患金主以陝西統軍使完顏弼知東平府其後安兒與其黨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攷異〕薛氏通鑑以安兒之死爲貞祐三年事今從金史布薩安貞傳　蒙古兵徇金懿州節度使高閭山死之閭山析木人爲政嚴酷乃能以死事著　青羌既降守臣袁梆知蓄卜勢孤遣人諭降蓄卜疑不敢出復遣漢人入蓄爲質蓄卜從三百人至州梆坐受其降厚犒之蓄卜留州城十日將渡河送還漢質自蓄卜犯邊至此更七年而後定云　金遣使招耶律瑠格降許以重祿瑠格不從金主怒復遣宣撫萬努領軍四十餘萬攻之瑠格迎戰於歸仁縣北河上金兵大潰萬努收散卒奔東京安東同知阿林懼遣使求附于是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號爲中京金左副元帥伊喇都以兵十萬攻瑠格瑠格拒戰敗之

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蒙古太祖十年〕　春正月乙丑金命山東安撫使布薩安貞等討紅襖賊劉二祖　辛未以師禹爲嗣秀王師禹師揆弟也　丁亥金北京宣差提控完顏寶呼〔舊作習烈今改〕殺宣撫使兼留守鄂屯襄〔舊作奧屯襄今改〕推烏庫哩音達琿〔舊作烏古論寅答虎今改〕〔攷異〕元史作寅答虎烏古論疑載筆者未知烏古論爲姓寅答虎爲名文有顛倒耳蘇天爵名臣事略作烏古論寅答虎是矣今改正爲帥實呼爲宣撫使所殺　丁丑金右副元帥富察齊錦以通州降於蒙古舒穆嚕明安命復其職置之麾下遂駐軍於中都南建春宮　乙酉金太子守忠卒諡莊獻　夏人攻金環州　二月辛卯刺史烏庫哩延壽等擊卻之　丙午知樞密院事雷孝友罷　金尚書省以南遷後吏部秋冬置選南京春夏置選中都赴調者不便請併選於南京從之　丁未金布薩安貞遣提控赫舍哩約赫德〔舊作紇石烈牙吾塔今改〕破巨蒙等四堌及破馬耳山殺紅襖賊四千餘遂會宿州兵同攻大沫堌賊千餘逆戰騎兵擊之盡殪提控穆延〔舊作沒烈今改〕奪其北門以入別軍

取賊水寨諸軍繼進殺賊五千餘劉二祖被創擒斬之楊安兒餘黨李思温等保大小嶁角子山金兵擊破之安兒妹妙真號四娘子勇悍善騎射賊黨劉福等奉之稱爲姑姑衆尚數萬掠食磨旗山李全率衆附之妙真與之通遂以爲夫　蒙古穆呼哩遣部將史天祥等進攻北京烏庫哩音達理舉城降穆呼哩怒其降緩欲坑其衆舒穆嚕額森諫曰北京爲遼西重鎮當撫之以慰人望柰何坑之穆呼哩乃止以音達理權北京留守烏頁爾舊作吾也兒今改權兵馬都元帥〔攷異〕音達理降蒙古陳桱續綱目繫於嘉定七年王氏薛氏從之今據元史太祖紀更正　金興中府元帥石天應降於蒙古蒙古以爲興中府尹　三月辛巳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何致坐妄造事端熒惑衆聽配廣西牢城　癸未安定郡王伯柷卒　己丑金禁州縣置刃于杖以決罪人　金中都久被圍右丞相都元帥承暉以右丞穆延盡忠久在軍旅委以腹心而已總持大綱期于保完都城及富察齊錦叛中都益急金主遣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庫哩慶壽將兵三萬九千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富珠哩舊作牟九[illegible]今改德裕調遣繼發以救中都承暉遣閑使奉攀書奏曰齊錦既降城中莫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永錫軍至涿州之旋風寨與蒙古兵遇而潰李英收清滄義軍數萬以進遇蒙古兵于霸州英毆衆素無紀律又值被酒遂大敗盡失其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攷異〕薊州志李英援燕都至霸州遇北兵戰死據金史英死于霸州非薊州也薊州志係傳聞之誤　慶壽軍聞之亦潰歸由是中都孤立內外

不通　夏四月癸卯詔中外臣民直言時政得失　金用山東西路宣撫副使完顏弼言招大沫堌渠賊孫邦佐張汝楫以五品職下詔湔洗其罪汝楫尋謀復叛爲弼所殺　金平章珠赫哷果勒齊居中專政忌承暉成功諸將又皆顧望雖屢遣援兵而終無一人至中都者先是完顏素蘭自中都計議軍事迴上書求見乞屏左右金主召至近侍局給紙劄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金主出御便殿見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長趙和仲在焉素蘭言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何如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紇軍之變中都帥府自足剿滅朝廷措置乖方遂不可制臣自外風聞皆平章果勒齊之意金主曰何以知之素蘭因陳其交結狀金主頷之素蘭又曰果勒齊本無勳勞亦無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誅赫舍哩執中蓋出無聊耳一旦得志妬賢能樹姦黨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年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果勒齊言紇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昔東海時執中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臣烏庫哩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果勒齊之姦過於執中遠矣臺諫當言責迫於兇威噤不敢言然內外臣庶見其恣橫莫不扼腕切齒欲以剸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金主曰此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蘭請召還承暉金主曰都下事殷丞相恐不可輟朕徐思之素蘭出金主復戒曰今日與朕對者止汝二人慎無泄也尋令素蘭再任監察御

史蒙古舒穆嚕明安攻金之萬寧宮克之取富昌豐宜二關拔固安中都危在旦夕承暉與穆延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卽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五月庚申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果勒齊蕤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莫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元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爲諸妃啓途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入城戶部尚書任天寵知大興府高霖皆及於難宮室爲亂兵所焚及明安至官屬父老出迎明安曰貧固不服以至此極非汝等罪守者之責也悉令安業時蒙古主避暑桓州聞中都破遣使勞明安等悉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承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旋亦至金主釋其罪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　蒙古以舒穆嚕明安爲太傅封邵國公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明安旋以疾卒　蒙古主訪求遼舊族得金左右司員外郎耶律楚材召謂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贄事之既爲之臣敢讎君耶蒙古主異其言處之左右楚材身長八尺美頷宏聲都木達王托雲（舊作東丹王突欲今改）八世孫尚書右丞履（卽伊喇履舊作移剌履）之子也　辛未金立皇孫鏗爲皇太孫　癸酉金進士葛城劉炳條便宜十事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材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陳陳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益無固志任河北者以爲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今艱危之後易於爲惠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三曰廣收人才以備國用備歲寒者必求貂狐適長塗者必蓄騏驥河南陝西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用之陰係天下之心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今衆庶已敝官吏貪暴昏亂與姦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囂囂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任此職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效命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耶六曰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當今之要務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紓生民之急無大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九曰修

軍政以習守戰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金主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以補御史臺令史　秋七月戊午朔蒙古取金濟源縣　辛酉以鄭昭先參知政事禮部尚書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　成忠郎李珙投匭爲楊巨源訟冤壬戌詔四川立巨源廟名曰褒忠贈官錄其後　庚辰詔皇弟摛更名思正皇姪均更名貴和

金主聞河北譏察官要求民財始聽渡河者民避兵至或餓死自溺命御史臺體訪之　丙子金尚書省奏給皇太孫歲賜錢金主不從曰襁褓兒安所用之　金改交鈔名貞祐寶券自泰和以來交鈔日多而輕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二百貫千貫謂之大鈔初雖稍重未幾益輕而愈滯市邑視爲無益之物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敝交鈔屢更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於江淮錢多入宋至是改名而弊如故　金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器物局副使珠赫呼鎬壽以其家所有鞠仗以進因奏曰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坐薪懸膽之日柰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聞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金主不懌旋出鎬壽爲橋西提控　紅羅山寨主杜秀降于蒙古以秀爲錦州節度使　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繖格巴圖（舊作三哥拔都今改）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留山小路趨汝州遇山㵎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于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冰合遂渡而北金人轉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人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薩木哈曰（舊作撒沒喝今改）辟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薩木哈恥于無功又從遣伊實里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河南王議遂不成　八月戊子朔金以陝西統軍使完顏哈達（舊作合打今改）簽樞密院事　己丑賜張栻謚曰宣　庚子金主慮平陽城大兵食不足議棄之宰執不可乃以太常卿侯摯爲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於河北東西兩路　蒙古以史天倪南伐授右副都元帥賜金虎符遂取金平州經略使奇珠降　蒙古穆呼哩遣史進道等攻廣寧府降之　是月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卻之　九月乙亥申嚴兩浙圍田之禁　金穆延盡忠與果勒齊不相能而果勒齊恃近侍局爲內援盡忠患之乘閒言于金主請以完顏素蘭爲近侍局金主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宮中出身雜以它流恐或不和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令預政固宜慎選金主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得議論訪察卽爲預政矣金主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請謁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侍體察何由知之參知政事烏庫哩德升曰固當慎選其人金主曰朕於庶官曷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富察齊錦以刺史立功驟升顯貴輒懷異志富鮮萬努委以遼東迺復肆亂知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德升曰比來訪察開決河隄水損田禾覆之皆不實金主曰朕自今

不敢問若輩外間事皆不知朕幹何事但終日默坐聽汝等所爲矣方朕有過汝等不諫今乃面訐此豈爲臣之義哉未幾或告盡忠謀逆下獄誅之德升旋出爲集義軍節度使盡忠之棄中都也金主釋不誅至是乃以論近侍局獲罪以後近侍局益横中外蔽隔以至於亡　紅襖賊周元兒陷金深祁二州東鹿安平無極等縣真定帥府以計破之斬元兒及其黨五百餘人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破干戈相尋紅襖賊餘黨往往復相團聚金軍雖時有斬獲不能除也大槪皆李全國用安時青之徒焉　是秋蒙古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冬十月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朝辭言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蒙古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横叛者四起危急如此臣謹案圖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卽于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鑑臣觀蒙古之在今日無異昔日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我爲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詞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啓乎從之則要索無厭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不可不預圖所以應之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反覆極言帝不能用　金以衍聖公孔元措爲太常博士或言宣聖墳廟在曲阜宜遣之奉祀金主以元措聖人之後山東寇盜縱横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絶之也故有是命　夏人攻金保安延安陷臨洮　金宣撫使富鮮萬努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改元天泰　十一月丙辰朔封伯澤爲安定郡王　夏人攻金綏德及熟羊寨皆爲守將所敗　蒙古兵徇金彰德府知府圖們色埒（舊作陀滿斜烈今改）死之　蒙古史天祥攻金興州擒節度使趙守王　耶律瑠格破東京克特格娶萬努之妻李僊娥瑠格不直之有隙既而耶斯布等勸瑠格稱帝瑠格曰向者吾與案陳那衍盟願附大蒙古國削平疆守倘食其言而自爲東帝是逆天也衆請愈力瑠格稱疾不出潛與其子薛闍奉金幣九十車入覲于蒙古蒙古主曰漢人先納款者先引見太傅阿哈曰劉伯林納款最先帝曰伯林雖先然迫于重圍而來未若瑠格仗義效順也其先瑠格既見蒙古主大悅因問舊何官對曰遼王命賜金虎符仍遼王又問戸籍幾何對曰六十餘萬蒙古主曰可發三千人爲質朕發蒙古三百人往取之瑠格遣奇努等與俱且命拘縶克特格以來克特格懼與耶斯布等給其衆曰瑠格已死遂以其衆叛殺所遣三百人唯三人逃歸　十二月乙酉朔金徙朔州民屯嵐石隰吉絳解等州　壬辰金太康縣民劉全時温東平府民李寧謀反伏誅　乙巳蒙古兵徇金大名府　癸丑金皇太孫鑑卒謚沖懷　蒙古以張鯨

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奪呼蘭薩里必（舊作奪忽闌撒里必，今改）南伐。鯨懷反側，穆呼哩覺之，令舒穆嚕額森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不進，額森執而殺之。鯨弟致殺長史，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下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州。穆呼哩率先鋒蒙古布哈（舊作蒙古不花，今改）、權帥烏頁爾（舊作吾也兒，今改）等軍討之。（考異）元史太祖紀云：張致僭號漢興皇帝，改元興龍，今從陳桱通鑑續編。　是歲，兩浙、江東西路旱蝗。

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蒙古太祖十一年）春，正月，乙丑，賜呂祖謙謚曰成。　庚午，蒙古取金曹州。　己卯，金立皇子遂王守禮為皇太子。　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金命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事。　蒙古圍金太原府。己亥，攻下霍山諸隘。　辛亥，東西兩川地大震。　金同知觀州張開復河閒府、滄、獻等州，幷屬縣十三。　三月，乙卯，東西兩川地震。甲子，又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丁卯，又震。壬申，又震。　是月，金復恩、邢二州。

夏，四月，癸丑，金張開復青州等十一城。　甲午，金皇太子守禮改賜名守緒。　戊戌，泰州人唐進與其徒何進等引衆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拒卻之。

金知平陽府胥鼎聞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必喇阿嚕岱（舊作必蘭阿魯帶，今改）、圖克坦伯嘉（舊作徒單百家，今改）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薩面珠（舊作僕散撒吾出，今改）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拜鼎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五月，癸酉，太白晝見。　金來遠鎮獲諜者陳臣等，知夏人將圖鞏州，闚長安，命陝西行省嚴為之備。夏人修來羌城界河橋，元帥右都監完顏薩布（舊作賽不，今改）遣兵焚之，俘馘甚多。　六月，辛卯，西川地震。壬辰，又震。乙未，又震，黎州山崩。　丁未，金改宣撫司為經略司。　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秋，七月，癸丑朔，金昭義軍節度使必喇阿嚕岱復威州及獲鹿縣。

金侯摯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兗、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進擊，執定，送南京誅之。　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不書，今據金史書之。　辛卯，金復深州。

八月，金定僧道納粟補威儀、監寺之令。　夏人入金安塞堡，元帥左監軍烏庫哩慶壽遣軍敗之。　丙子，蒙古攻金延安。　己卯，夏人入金結耶觜川，守將擊走之。　九月，辛巳朔，蒙古攻金坊州，金主命御史大夫永錫領兵赴陝西，便宜從事。　壬辰，蒙古攻金代州，經略使鄂屯綽和尚死之。蒙古織格巴圖魯率師由西夏趨關下。冬，十月，越潼關，金安西軍節度使尼龐古富勒呼戰歿。　癸亥，西川地震。甲子，又震。

金復東海侯爲衛王，謚曰紹。徙其家屬及鎬厲王家屬于南京。　蒙古兵次嵩汝閒，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扣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于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潼關，與伊爾必斯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珠赫呼果勒齊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

遂止果勒齊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縣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　金河南行省胥鼎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喇阿嚕岱以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圖克坦伯嘉以軍五千由便道濟河趣關陜自將平陽精兵援南京金主命樞密院督軍應之　金行樞密院知河南府事完顏哈達以徵兵失律坐誅　富鮮萬努降于蒙古而以其子迪格入侍既而復叛僭稱東夏　十一月乙酉金元帥右都監完顏薩布奏大敗夏人于定西　蒙古兵次于澠池金右副元帥富察伊爾必斯（舊作蒲察阿里不孫今改）軍潰而遁　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州五經略司相與會師爲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集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　金河南路統軍使赫舍哩薩哈（舊作紇石烈埽合今改）以發兵後期坐誅

蒙古穆呼哩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烏頁爾等别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别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往救蒙古布哈遣騎扼其歸且馳報穆呼哩使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布哈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穆呼哩殺之　十二月癸亥蒙古攻金平陽　丙寅蒙古攻金大名府　壬申蒙古兵進自代州神山横城及平定承天鎮諸隘攻太原府金宣撫使烏庫哩禮遣人閒道齎蠟書至南京告急詔發潞州元帥府平陽河中絳孟宣撫司兵援之　乙亥金珠赫呼果勒齊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民力已困此役一興病滋甚矣城雖完固朕亦何能安此乎　是歲奇努金山青狗統古與等推耶斯布僭帝號于澄州國號遼改元天威以遼王瑠格兄通喇爲平章置百官方閲月其元帥青狗叛歸于金耶斯布爲其下所殺推其丞相奇努監國與共行元帥錫爾分兵民爲左右翼屯開保州關金蓋州守將重嘉努引兵攻敗之瑠格引蒙古軍數千適至得兄通喇弃妻姚里氏戸二千錫爾引敗軍東走瑠格追擊之還度遼河招撫懿州廣寧徙居臨潢府奇努走高麗爲金山所殺金山又自稱國王改元天德統古與復殺金山而自立赫舍殺之亦自立

嘉定十年（金興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二年）春正月癸未賀正旦使陳伯震自金辭還金主謂宰臣曰聞恩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耳宋人何故攻我珠赫呼果勒齊請伐之以廣疆土金主曰朕意不然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　癸巳雨土　乙巳蒙古攻金觀州　魏了翁以狀言聞諡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于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特予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諡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諡文正鄧洵武蔡儵而諡文簡呂惠卿而諡文敏張商英而諡文忠强淵明而諡文獻林希而諡文節温益而諡文簡汪伯彥而諡忠定秦檜而諡忠獻皆名浮于行而章章在人耳目

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于倡明正學于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淑艾高弟其有功于生民之類亦不爲少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前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已荷俞允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司已二年于玆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也望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也 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付圖們呼圖克們統之西伐尚書左丞胥鼎馳奏以爲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爲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備禦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 二月戊申朔金初用貞祐通寶凡一貫當貞祐寶券十貫 癸丑金罷招賢所 乙卯金皇孫生 庚申地震 壬戌金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其仍舊給之 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爲所梗乃集鈕祜祿貞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軍爲犄角以圖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遂以武仙權知真定府事 金起復張行信權參知政事時珠

赫呼果勒齊用事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詆其非旋眞拜參知政事 金果勒齊力勸金主侵宋金主惑之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遂有侵宋之謀至是命烏庫哩慶壽完顏薩布帥師南侵遂渡淮夏四月丁未朔攻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攻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林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珏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 金濟南泰安滕兗等州賊并起皆劉二祖餘黨侯摯遣完顏霆率兵討之霆自清河出徐州破斬霍儀招降僞元帥石珪夏全餘衆皆潰 金人侵襄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益亂人意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閒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金人乃去 五月甲申賜禮部進士吳潛以下五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 癸卯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六月戊午詔曰朕厲精更化一意息民寧不知機會可乘讎恥未復念甫申於盟誓實重起於兵端豈謂敵人遽忘大德皇華之轡朝遣赤白之囊夕聞

叛卒鴟張，率作如林之衆，饑甿烏合，驅爲取麥之師，除戎當戒於不虞，縱敵必貽於後患，一朝背好，誰實爲之？六月飭戎，予非得已，諒深明曲直順逆之理，其孰無激昂奮發之思，師出無名，彼既自貽於顛沛，兵應者勝，爾立急赴於事機，若能立非常之功，則亦有不次之賞。　乙丑，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布薩端薨。

辛未，東川大水。　癸酉，太白經天。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六十一（起彊圉赤奮若七月盡重光大荒落二月凡二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嘉定十年（金興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二年）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癸未金陝州振威軍萬戶馬寬逐其刺史李策據城叛金主遣人招之乃降已而復謀變州吏擒戮之夷其族　丁亥嗣濮王不儔卒　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莫可遏初楊安兒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大俠劉佑之廝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安兒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夤緣鐸得見純之言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譏察諭意羣豪以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蒙古方困金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言招納密敕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于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　八月壬子金削御史大夫永錫官爵有司論失律當斬金主以近族特貰其死　丙寅金左司諫布薩毅夫請更開封府號賜美名以尉氏縣為刺郡睢州為防禦與鄭延二州左右前後輔京師金主曰山陵在中都朕豈樂久居此乎乃止　蒙古主以穆呼哩有佐命功拜太師封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鴻吉哩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於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穆呼哩怒將屠其城州人趙瑨從穆呼哩為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穆呼哩義而許之　九月壬午金改元興定大赦　辛卯蒙古兵徇金隰州及汾西縣癸巳攻沁州　先是金遼東行省於春初擊敗契丹夏末遣人來獻捷至是行省完顏伊爾必斯（舊作阿里不孫今改）為叛人伯德呼圖所殺　丁酉蒙古兵薄金太原城攻交城清源　冬十月乙巳朔以久雨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諸州杖以下囚　甲寅金命高汝礪張行簡修章宗實錄　乙卯蒙古兵徇金中山府及新樂縣旋下磁州

壬戌金右司諫兼侍御史許古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敕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冑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布薩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陰遣侂冑族人賫乃祖琦畫像及家牒僞為歸附以見邱崈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即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為萬世美談今蒙古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謂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

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卒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迺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爲寒心宜速與通和則蒙古聞之亦將斂迹以吾無掣肘故也金主以問宰臣高汝礪曰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既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詞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不遜或舉大定中和議爲言夫彼若請和於理爲順豈當先發此議以示弱耶張行信曰宋人幸吾釁隙數肆侵掠我大國不責以詞而責以兵茲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大定遣使正國家政事何失體之有且國家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金主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果勒齊果勒齊以爲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議遂寢 辛未蒙古取金鄒平長山及淄川 十一月丙戌太白晝見金遣翰林侍講學士楊雲翼禜之蒙古取金濱棣博三州己丑下淄州庚寅下沂州 戊戌太白經天蒙古兵攻金太原府 十二月甲辰朔蒙古攻金潞州都統馬甫死之 戊申以軍興募人納粟補官 庚戌蒙古取金益都府辛酉取密州節度使完顏寓死之

辛亥金胥鼎奉詔發兵由秦鞏鳳翔三路南伐仍上書諫曰自大安之後天下騷然者累年民間差役重繁浸以疲乏乃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未獲一敵而自害者衆其不可一也西北二兵如乘隙併至雖有潼關黃河之險殆不足恃三面受敵恐貽後悔其不可二也車駕幸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爲防聞王師出唐鄧必所在清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其不可三也宋我世讎比年非無恢復雪恥之志特畏吾威力未敢輕舉今我軍皆烏合之衆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其不可四也沿邊人戶賦役煩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居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爲招募使爲鄉導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其不可六也金主以問宰臣以爲諸軍已進不從其議（攷異歸潛志朝廷將伐宋取蜀召胥鼎議上言止之坐是忤旨致仕據金史鼎雖上言止伐宋然金主方任以兵事不因此致仕也今從金史）

癸酉金完顏贇以步騎萬人侵四川戊辰迫湫池堡己巳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庚午迫黃牛堡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 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是歲金延州刺史溫撒克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爲狹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由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舊道也皆有故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爲備禦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圖議者以爲河流東南已久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遂寢

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蒙古太祖十三年）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詔以全爲京東路總管 戊子金人圍阜郊堡

丁酉金人侵隔芽關興元都統李貴遁官軍大潰

是月蒙古圍夏興州夏國主遵頊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涼 金主諭胥鼎曰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保則焚毀而還 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退去 丙午金人破皁郊堡死者五萬人先是安丙約夏人會師攻秦鞏夏人不至遂有此敗 丁未金人破湫池堡

戊申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初視事愛僕犯令立斬之軍民股栗于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薩布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列兵濠外以綯鈴吠犬自警宗政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辛亥金參知政事張行信出爲彰化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金主諭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稱卿才乃令參決機務而廷議之際多不據正妄爲異同甚非爲相之道復聞邇來殊不以幹當爲意豈欲求散地耶今授此職卿宜悉之行信數與果勤齊辨近侍局譖之故外貶（攷異）張行信出鎮涇州金史本傳作有以飛語聞者歸潛志作爲內侍所譖蓋果勤齊固結內侍者也今從歸潛志 丙寅金主諭尚書省曰聞中都納粟官多爲吏部繳駁殊不知方闕乏時利害爲何如又立功戰陳人必責保官若輩皆義軍白丁豈識朝官苟文牒可信卽當與之至若在都時規運薪炭入城者朕嘗許恩授以官此豈容僞而閑亦爲所沮格今後勿復爾 三月丁丑金人焚湫池堡而去 戊子金以御史中丞巴圖魯爲參知政事

利州統制王逸等帥師及忠義人十萬復大散關及皁郊堡追斬金副統軍完顏贇進攻秦州至赤谷口逸傳沔州都統劉昌祖之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癸巳金包長壽率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皁郊遂趨西和州是日鎮江忠義統制彭惟誠等之兵敗于泗州 丙申劉昌祖焚西和州遁守臣楊克家棄城去遂爲金人所有 夏四月甲辰劉昌祖焚成州遁守臣羅仲甲棄城去是日金人去西和州 乙巳金曲赦遼東等路以戶部尚書瓜勒佳必喇爲翰林學士承旨權參知政事行省于遼東 戊申階州守臣侯頤棄城去是日金人去成州 壬子金遣侍御史完顏素蘭等赴遼東察訪富鮮萬努事體 癸丑素蘭請宣諭高麗復開互市從之 戊午金人復侵大散關守臣王立遁 己未金人侵黃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拒追之 癸亥政至大散關斬立以徇金人連破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事聞政進三官劉昌祖安置韶州楊克家等各責遠州居住 金伊爾必斯自潼關之敗失其所在變姓名匿居柘城爲御史覺察繫其家屬將窮治之乃遣子上書詣吏待罪臺臣請誅之以懲不忠金主卒赦其罪諭以自效 五月癸未蚩尤旗見長竟天 金苗道潤素與中都經略副使賈瑀有隙道潤待數騎行瑀伏甲射之道潤顛於道左遂卒瑀不自安遣使告道潤將張柔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帥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讎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爲長柔會兵趨中山蒙古兵出自紫荆

關。柔遇之，遂戰於狠牙嶺。柔馬跌被執，見主帥明安。柔不跪，左右强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潰卒稍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於燕京，柔乃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蒙古徇金錦州，元帥劉仲亨死之。　六月甲辰，金樞密院以賈瑀等殺苗道潤，請治其罪。金主曰：道潤之衆，亟收集之，瑀等是非未明，姑置勿問。金石州賊馮天羽據臨泉縣為亂，刺史赫舍哩公順遣將王九思攻破之。金主命國史院編修官馬季良特詔敕金幣往招其黨，安國用降，就署國用同知孟州防禦使。　辛酉，湖州水，賑之。　秋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不書，今從金史宣宗紀。）　辛未，夏人攻龕谷，金提控瓜勒佳瑞擊走之。已而夏人復至，瑞仍擊破之。　癸酉，奪知天水軍黃炎孫三官，辰州居住。　己卯，金以旱命禮部尚書楊雲翼分理冤獄。癸未，大雨。　乙酉，修孝宗寶訓。　八月，蒙古穆呼哩率步騎數萬自太和嶺徇河東，取金代、隰二州。九月乙亥，破太原府，元帥烏庫哩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其處，三卻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自縊而死。其姊及妻皆自殺。蒙古兵徇金汾州，節度使完顏恩徹亨（舊作斡出虎，今改）死之。　是月，李全破金密州及壽光縣。　冬十月，蒙古徇金絳、潞。壬子，攻平陽，提控郭用死之。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癸丑，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　是月，李全破鄒平、臨朐、安邱等縣。金提控王顯死焉。　十一月壬申，金人攻安豐黃口灘。　陝西人張羽來歸。　蒙古取金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哈塔布拉圖（舊作納合蒲剌都，今改）參議官王良臣死之。　十二月，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金主怒，以布薩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金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御史中丞完顏伯嘉諫曰：建議者必曰據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為國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為國謀。臣竊謂有國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國也。果勒齊高汝礪聞之，怒甚，旋出伯嘉行省河中。　是歲，契丹陸格據高麗江東城，蒙古遣哈珍、札拉率師平之。高麗王瞰遂降，歲貢方物。　遼王瑠格引蒙古、契丹軍及東夏國元帥呼圖兵十萬圍赫舍，高麗助兵四十萬，克之。赫舍自經死，徙其民於西樓。

嘉定十二年（金興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春正月戊辰朔，召四川制置使董居誼赴行在。居誼黷貨，所至輒敗，故以聶子述代之。　戊子，金人攻成州，都統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　辛卯，金人復侵西和州，守將趙彥吶設伏待之，殲其衆。　壬辰，金主以蒙古已破太原，河北事勢非復昔比，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利者。翰林學士承旨圖克坦鎬等以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敵人不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破，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於河南、陝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溫屯呼哈勒等曰：河北諸郡宜令諸

郡選才幹衆所推服能糾民遷徙者顧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之官撫循教戰漸圖恢復宣徽使依喇光祖等曰太原雖暫失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廷臣多同光祖議已而河中行省完顏伯嘉亦上書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可爲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 甲午金人破鳳州夷其城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於黃牛堡死之

金主謂宰臣曰頃近侍還自陝西謂拜甡（舊作白撒今改）已得鳳州如得武休關將遂取蜀朕意殊不然假使得之亦何可守此舉蓋爲宋人渝盟初豈貪其土地耶朕重惜生靈惟和議早成爲佳耳 二月庚子太白晝見 金主與太子謀南征帥不得其人歎曰天下之廣緩急無可使者朕安得不憂 癸卯金人乘勝破武休關都統李貴遁還 丙午金主謂宰臣曰江淮之人號稱選愞然官軍攻蔓菁嶋其衆困甚招之使降無一肎從者我家河朔州郡一遇北兵往往出降此何理也 丁未金人破興元府權府事趙希昔棄城走 庚戌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吏部尚書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遂破洋州壬子前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大破之殲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圖魯安乃遁去 金完顏額爾克（舊作訛可今改）復大舉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趙方遺統制扈再興等引兵三萬餘分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爲殿 乙丑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利州安撫丁焴許之 三月己巳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癸酉金人復入洋州焚其城而去 丁亥太白晝見 金完顏伯嘉自河中召還仍爲御史中丞言於金主曰河中晉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北皆不足恃矣甲午金主詔太原等路州縣關王授官令民推其所愛爲長佐行省量與職任及運解鹽入陝西以濟調度命胥鼎兼領其事 金人自盱眙退師 閏月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簡等作亂以紅巾爲號 庚子金皇子守純進封英王 是春金左副元帥布薩安貞圍安豐軍及滁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都統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安貞遂分兵自光州侵麻城自濠州侵石磧自盱眙侵全椒來安天長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游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處忠義人爲金所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赫舍哩約赫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敗之于曹家莊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涉天台人也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

致所得金牌給涉云殺駙馬阿哈所獲涉遂請授全廣州觀察使所云駙馬阿哈指安貞也（安貞小字阿哈）時安貞方在軍中而全敢於虛誣如此安貞旋自軍前入見金主於仁安殿。夏四月金以知臨洮府事特嘉喀齊喀爲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於鞏州。癸未金陝西地大震。癸巳參知政事曾從龍罷。張福莫簡等衆入利州聶子述保劍門檄醴泉觀使安癸仲兼節制軍馬討賊癸仲召都統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掠閬果二州四川大震趙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遂以丙爲四川宣撫使董居誼落職奪三官時李壁李𡌴並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金提舉榷貨司王三錫請榷油歲可入銀數萬果勒齊以用度方急勸金主行之高汝礪曰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而不論亦厭苛細而重煩擾也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爲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竊爲聖朝不取且其害有不勝言者金主重違果勒齊意令百官集議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等皆以爲不可金主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罷之。五月乙亥太學生何處恬等伏闕上書以工部尚書胡榘欲和金人請誅之以謝天下。金築南京裏城以珠赫呼果勒齊固請也金主慮擾民募人能致鬻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于是平陽判官完顏阿拉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鬻二百萬有奇準格遷賞金主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果勒齊曰終當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金主曰無濠可乎果勒齊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效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果勒齊無以對及城成果勒齊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蒙古使張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賈瑀據孔山臺柔攻之不下臺無水汲山下柔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剖其心以祭苗道潤引兵次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噪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橫數十里柔乘勝攻安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於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於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悉來降附。六月甲子朔金以河南統軍使實嘉紐勒歡（舊作石盞女魯歡今改）爲元帥右都監行平涼元帥府事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行樞密院於許州。張福擁衆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已之棄城走福屯於普州之茗山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以困之庚午張威引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於丙。辛巳西川地震太白晝見。丁亥嗣濮王不嫖卒。戊子金人復太原府。辛卯太白經天。癸巳丁焴復

以書約夏人伐金 西域殺蒙古使者蒙古主親征取諤苔喇城擒其酋哈只爾只蘭圖 秋七月丙申張福伏誅張威又捕賊衆千餘人誅之莫簡自殺紅巾賊悉平再貶董居誼永州居住 金完顏額爾克擁步騎傅襄陽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柵列甕瀦水以防火募礮手擊之一礮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銀鑛石工晝夜陷城運茅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刱戰棚防城損穿壍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韛以薰之金人窒以溼氈析路以刲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丈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具而前又溼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圜樓登城城中以長戈椿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陳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屯兵襄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額爾克單騎遁追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陽襄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刱屋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 李全引兵至齊州金守臣王贇以城降 八月丙寅金補闕許古等削官解職金自南渡後古與陳規並以諫官著聲而規尤見重金主嘗令文繡署作大紅半身繡衣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復問規知否荅以不使知金主因歎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凡宮中舉事必曰恐陳規有言金主雖重其言然不能用

戊辰復合利州東西路爲一 壬申蒙古取金武州判官郭秀死之丁丑又取合河縣令喬天翼死之

九月丙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於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於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制置爲沿江淮東西三司命涉主管淮東 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爲治中兇險不逞知府田琢失衆心林逐琢遂據益都山

東諸郡皆附之林欲來歸以自固會李全自齊州還薄兵青州城下遣人說林早附林恐全誘己猶豫未決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納之相見甚歡置酒結爲兄弟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詞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是秋蒙古穆呼哩取金嵩嵐吉隰等州進攻絳州拔其城屠之　冬十月乙丑金用蒙古綱言招集義軍各置都統副統等官　壬辰金命有司葺閑舍給薪米以濟貧民期明年二月罷　十一月癸巳朔金以樞密副使布薩安貞同簽院事額爾克行院事於河北　辛亥進封楊次山爲會稽郡王　戊午蒙古兵破晉安府金行元帥府事鈕祜祿貞死之　十二月乙亥築興元府城　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己丑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三道（攷異）宋史作二道今從兩朝綱目備要伐之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大雨雪淮冰合李全請於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俄城上萩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特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右丞相珠赫哷果勒齊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果勒齊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己頡頏者于金主前陽稱其才使幹當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於不問凡精兵皆集河南以苟且歲月至是使奴薩布殺其妻因歸罪於薩布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下果勒齊於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乣軍於平州果勒齊難之及發中都金主命穆延盡忠厚撫乣軍而盡忠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札達之難而中都已亡金主嘗歎曰壞天下者果勒齊搏多也（搏多即盡忠小字）

是歲復京東河北二府九州四十縣　雅州蠻入盧山縣焚碉門寨而去

嘉定十三年（金興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皆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將拒卻之（攷異）金史作庚戌圍鄧州蓋據奏聞之日今從宋史　蒙古破金好義堡霍州刺史伊喇阿里哈等死之　己酉以不凌爲嗣濮王　戊午夏人復以書至四川議夾攻金人　是月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　金宰臣因伊喇光祖之議請分置公府金主意未決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軍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金主意乃決二月（攷異）薛氏通鑑以金封九公事繫於四月今從金史苗道潤傳改正以河北山東地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蓨縣隸之河閒招撫使伊喇重嘉努爲河閒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閒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眞定經略使武仙爲恆山公以眞定府沃冀威鎭寧平定

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權谷東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爲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　三月辛丑金議遷睢州治書侍御史富勒呼舊作蒲盧虎今改奉詔相視京東城池還言勿遷便從之　辛亥金平章政事高汝礪進尚書右丞相陝西行省胥鼎罷　壬子金紅襖賊于忙兒襲海州據之　夏四月庚申朔詔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　戊辰金禘於太廟　金人復大名府以參知政事巴圖魯權尚書右丞左都監承立權參知政事同行尚書省元帥府於京兆　丙戌史彌遠等進玉牒　五月癸巳金紅襖賊寇樂陵王福擊敗之　丙辰蒙古兵徇金兗州泰定軍節度使完顏畏克死之　六月癸酉賜禮部進士劉渭以下四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時史彌遠柄國久鄧若水對策論其姦宜罷之攺官置之末甲策語播行都士爭誦之彌遠怒諭府尹使逆旅主人識其出入將寘之罪久之乃已　丁丑蒙古取金大名府又攻開州及東明長垣等縣　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漣水忠義副都統季先威望出己上陰結賈涉吏莫覬使譖先欲反涉信之壬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殺之于道而遣統制陳選總其衆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拒選不納迎石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爲六請于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爲漣水忠義軍統轄　追謚周敦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　秋七月戊戌以東路河北諸州守臣空名告身付京東河北節制司以待豪傑之來歸者　丙午以任希夷參知政事　金使烏庫哩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爲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癸亥皇太子詢卒謚景獻　金長清令嚴實爲主將所疑挈家壁于青崖堌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奉實款至楚州賈涉以聞實分兵四路所至州縣皆下于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數萬襲東平金行省蒙古綱率師固守全索戰不得乃與林夾汶水而砦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鄂博台舊作斡不答今改盛兵以

出旁有繡旗女將馳馬突鬬全幾不免諸將赴援拔全出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攜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將之先行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慰贍之尋還楚州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壬申安丙遺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甲申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　夏取金會州金陝西行省與議和　蒙古穆呼哩至滿城使蒙古布哈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金恆山公武仙遣葛鐵鎗攻臺州蒙古布哈與之遇葛鐵鎗戰敗仙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以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它軍所爲乎穆呼哩喜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九月辛卯金進章宗實錄　夏樞密院使甯子寧率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　甲午王仕信帥師發宕昌乙未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實帥師發下城　戊戌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考異）兩朝綱目備要作陳力今從宋史統制田冒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陳昱出上津己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諸將遲疑不進庚子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遠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考異）兩朝綱目備要作丁巳今從宋史　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

冬十月丁巳朔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復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戊寅程信以宣撫司令斬王仕信于西和州罷張威官　蒙古主遣達呼（舊作荅忽今改）報金謂烏庫哩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　時青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降隸軍中爲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有衆數萬至是金元帥赫舍哩約赫德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以青爲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使領本處兵馬而未授以邳　十一月丁亥朔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礬山復取檜車寨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提控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欲降以保妻子安民及經歷官郝端不從遂遇害　庚戌大風壬子臨安府火著作郎吳泳上疏曰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于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于火酷莫酷于吏也而頻歲橫征則猛于火閩之民困于盜淛之民困于水蜀之民困于兵橫斂之原既不澄于上苞苴之根又不絕于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涸之形見矣　蒙古穆呼哩既戢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挈所部二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

兵陳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衆。穆呼哩遂陷黃陵岡，進取楚邱，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歷。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元。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燒羊胛以符之，然後行。　漣水忠義軍統轄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意，心懷不安。李全復請討珪，涉遂以全兵列于楚州之南渡門，移淮陰戰艦于淮安，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十二月壬申，珪殺裴淵，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穆呼哩以珪為元帥。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卻，遂以付全。　鎮江副都統翟朝宗（〔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作翟興宗，今從宋史。）得璽于金師，獻之。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時青復自金來附，以為京東鈐轄。　金兵固守東平，穆呼哩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汝即入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留蘇嚕克圖（舊作孛魯忽禿，今改。）以蒙古兵守之，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戶薩里臺（舊作撒里塔，今改。）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禮部郎中穆延呼圖賚（舊作抹撚胡魯剌，今改。）以言事忤旨，命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完顏伯嘉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為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呼圖賚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為堯舜乎？（〔攷異〕金史完顏伯嘉傳，繫呼圖賚上書事於興定二年，今從本紀作四年。）　是歲，蒙古主攻西域蒲華城、尋思干城、幹脫羅兒城，皆克之。　遼王耶律瑠格卒，蒙古以其妻姚里氏佩虎符，權領其衆。

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春正月甲午，金尚書省言：章宗實錄已進呈，衛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實錄，纂集成書，以示後世。詔可。史官以衛王事迹舊無紀載，人罕能言之者，前左丞賈益謙嘗事衛王，致仕居鄭州，遣編修一人就訪之。益謙知其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海陵被弒而世宗立，三十餘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修實錄，多所附會。衛王為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　乙未，地震。　以李全還自山東，賜緡錢六萬。　丁酉，蒙古兵攻天井關。　辛丑，太白晝見。　乙巳，金集諸道兵於蔡州，命布薩安貞南伐。　二月辛未，布薩安貞出息州，軍於七里鎮。南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南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奪其柵。南軍保黃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遣輕兵分為左右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翌日，左右軍會於山顛，守關兵潰。進克梅林關，拔麻城，治舟於團風，弗克濟，遂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遣別將攻漢陽軍。　丁丑，李全攻金泗州，赫舍哩約赫德救之，全敗走。約赫德進逼渦口，糧盡而還。　甲申，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淮西，沿江制置司防守江面。　三月丙戌朔，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　黃州被圍，知州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丁亥夕，兵士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而金兵已大至，大節自沈于江。　庚寅，長星見。　丙申，金參知政事圖克坦思忠進尚書右丞，以

太子詹事布薩毅夫為參知政事。金主諭宰臣曰：今奉御奉職多不留心采訪外事，聞章宗時近侍人秩滿以所采事定升降，今亦宜預為考覈之法以激勸之。己亥，金布薩安貞取蘄州，知州李誠之家人皆赴水死，然後自殺，官屬亦多死者，詔皆褒贈之，立廟蘄州。癸丑，金人退師，扈再興邀擊敗之于天長鎮。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六十二（起重光大荒落四月盡閼逢涒灘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夏四月乙卯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乙丑命任子廉試於御史臺　戊辰金人渡淮北去李全遣兵追擊敗之　金東莒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山東行省言寧所居天勝砦據險寧死衆無所歸權署其提控孫邦佐爲招撫使　壬申金左副元帥布薩安貞以所俘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於汴都安貞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用其策有功金主謂宰臣曰安貞將略固善矣此輩得無思歸乎南京密邇宋境此輩既不可盡殺驅之境上遣歸何如宰臣莫對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壬辰史彌遠等上孝宗寶訓皇帝會要　丙申西川地震

蒙古久圍東平餉道絕金行省蒙古綱奏請移軍於河南金主命百官議御史大夫赫舍哩呼圖克們（舊作紇石烈胡失門今改）等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東平孤城無援萬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宜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穆延阿固岱（舊作抹撚阿虎帶今改）曰不然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爲險大河以東平爲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爲主將以心爲主綱心已搖不可使守宜別遣行省規畫軍食金主不能決樞密院議綱內徙行省邳州監軍王庭玉屯黃陵岡綱率衆南走蒙古索嚕呼圖（舊作梭魯忽禿今改）邀擊之斬七千餘級綱以數百騎遁去嚴實入城建行省於府第薩爾達（舊作撒里答今改）以穆呼哩（舊作木華黎今改）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于是金不復能守山東矣（考異元史本紀及穆呼哩傳俱以嚴實入守東平爲四月事據金史則五月中蒙古綱始棄東平也今從金史）

六月丙寅詔以皇姪福州觀察使貴和爲皇子初帝以景獻太子卒國本未立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恩平故事至是遂立爲皇子更名竑進封祁國公　乙亥以宗室子與莒爲秉義郎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瓐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皇子竑之立非彌遠意欲有所廢立以沂王置後爲名陰求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天錫適還秋試彌遠密語之曰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具以來天錫舟抵越西門天大雨避全保長家保長知其爲丞相客治具甚肅有二子侍立天錫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也日者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還臨安以告彌遠（考異東南紀聞云理宗初在潛邸與余天錫同里初生之夕見異端甚多後史彌遠密謀於余余告以理宗降誕之異史遂命余薦之權歲以小職案天錫慶元人理宗生於紹興非同里也今不取）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彌遠善相人及見大奇之恐事泄遽使歸保長大慚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竑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考異癸辛雜識云理宗

初被選也史衛王嘗屬弁選宗室子與號十歲以下者各與課筭五行於是就其中選到十人會五行者指理宗福王二命謂衛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於是理宗改訓與莒福王改訓與芮蓋取二國以爲名也又云私引理宗入書院中試令寫字即大書朕聞上古衛王慄而起曰此天命也於是立儲之意以定云案宋史以爲彌遠會相雜識以爲取決於五行及寫字蓋傳聞有互異也今從宋史

軍器監豐城范應旂嘗因召見言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爲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之言轉移於宮庭嬪御之見失今不圖姦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無策矣帝爲之動容而不能用　戊寅金殺其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布薩安貞安貞先爲尚書省所劾金主謂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曰國家誅一大臣必合天下後世公議其令覆案之初安貞憂讒嘗以金玉帶遺近侍局爲近侍局所發又以安貞獲宋宗室不殺誣爲謀叛奔宋下詔數其罪併其二子殺之以其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安貞之典兵征伐也每自歎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至是果及於難　己卯金越王永功薨諡忠簡永功勇健絕人涉書史子璹博學有俊才金之南遷也諸王宗室顛沛奔走璹獨載其書以從時諸王之禁猶嚴璹與士大夫吟咏倡酬不敢明白往來永功薨後禁稍弛璹始得與文士楊雲翼趙秉文元好問等相交善然祇奉朝請不語及時事　是月金上黨公張開（即完顏開）以厚賞誘晉陽公郭文振之將士頗有亡歸者詔分遼潞粟賑太原饑民開不與文振奏其事金主遣使諭以各守疆土同心濟難毋以細故啓釁端誤國事　是夏蒙古主駐鐵門關　遣苟夢玉通好於蒙古蒙古旋遣使來報　秋七月己亥金義勇軍叛據碭山旋襲永城行軍副總領高琬敗之金主命蒙古綱併力進討　辛丑以趙方爲京湖制置大使賈涉爲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制使　丁未修光宗寶訓　八月乙卯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罷　賜史彌遠家廟　壬戌以兵部尚書宣繒同知樞密院事給事中俞應符簽書樞密院事　乙丑追封史浩爲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廷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先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總制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南侵淮蜀大困而京西獨全既歿人皆思之　先是金賈益謙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羣盜竝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是月金主諭樞密院曰河北艱食貧民欲南來者日益多速令渡之毋致殍死　九月癸未立果州團練使貴誠爲沂靖惠王後貴誠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史彌遠益異之　金南渡後監察御史多被的決參知政事張行信上言曰大定閒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而已閒有的決者皆有爲而然當時執政程煇已面論其非近日無論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概的決以爲大定故實先朝明訓過矣　甲申金主命尚書省更定監察罪名　己丑朝獻景靈宮　庚寅朝饗太廟　辛卯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　冬十月復滄州　甲寅復以齊州爲濟南府兗州爲襲慶

府。　丙寅，夏人復以書至四川，趣會師伐金。　初，蒙古太師國王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爾海（舊作答海，今改）監府等宴穆呼哩於河南，且遣塔海甘布（舊作塔海甘普，今改）將兵五萬屬焉。至是穆呼哩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穆呼哩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而自將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夏主遣瑪爾布（舊作述僕，今改）帥衆會之。瑪爾布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曰：「汝見汝主，即其禮也。」瑪爾布曰：「未受主命，不敢拜。」乃引衆去。十一月，穆呼哩進攻延安，瑪爾布始質馬而拜。金元帥哈達（舊作合達，今改）與納邁珠（舊作納買住，今改）禦之。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舊作不花，今改）先以騎士三千趣之，夜半，穆呼哩命軍士銜枚潛進，伏于城東兩谷中。次日，蒙古布哈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乘其後，鼓譟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徇鄜坊等州。　庚寅，金募民與南陽水田。　己亥，四川宣撫使安丙卒，命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以代之。丙握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諸將多不協和，與之開誠布公，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人人悅服，軍政始立。　金邳州行省蒙古綱言：「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逮征逋課，窘迫凌辱，有甚於官，百姓不勝其酷，皆懷報復之心。武夫不識緩急，乃至於此。請一切所負，竝令停止，俟明年夏秋收成，徵還軍人，可量增廩給。」辛丑，金主命蠲徐、邳、宿、泗等州逋租，官吏有能墾闢閑田，除來年科徵，歸亳、壽、潁停閣逋戶租外，仍蠲三之一。　京東安撫張林叛，降于蒙古。先是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驍悍輕朝廷，嘗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以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舭艣舟，謀爭舟楫之利。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陽山，以舟俘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叛，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　十二月庚申，知樞密院事鄭昭先罷。　金伊喇福僧嘗言：「自永安用兵，軍中置監戰官，論議之閒，動相矛盾，不懲其失，反以爲法。若輩平居皆選材勇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出戰，寧不敗事！罷之爲便。」辛未，罷行總管府及招討、統軍、檢察等司。　閏月辛巳朔，以宣繒兼參知政事，俞應符兼權參知政事。　蒙古攻金鄜州，節度使完顏祿錦（舊作六斤，今改）、都統赫舍哩鶴壽、富察洛索（舊作蒲察婁室，今改）皆死之。時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穆呼哩責其不降，厲聲答曰：「我受國家厚恩二十餘年，今有死而已。」穆呼哩義之，欲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遂遇害。　蒙

古取金坊州　壬寅金以陳亳等州鹿邑城父諸縣盜鑄起趣樞府遣官討之　己酉金更造興定寶泉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　是歲蒙古主及皇子卓沁(舊作朮赤今改)察罕台(舊作察合台今改)諤格德依(舊作窩闊台今改)攻下西域玉龍哈實(舊作玉龍傑赤今改)等十餘城

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恭膺天命之寶先是翟朝宗得璽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前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移書史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於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　辛亥金元帥惟弼破紅襖賊於張騫店　丁巳詔撫諭山東河北將帥官吏　壬午金遣官墾種京東西南三路水田　金行省參知政事巴圖魯罷知河南府以去歲延安被圍屢請益兵故也陝西西路轉運瓜勒佳德新(瓜勒佳舊作夾谷今改)上言曰伏見知河中府巴圖魯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實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巴圖魯遣將調兵城賴以完不為無功今哈達邁珠各授世封而巴圖魯改知河中府竊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事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哈達邁珠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　二月秘書郎何澹言有司出題強裂句讀專務斷章破碎經文宜令革去舊習使士子明綱領而識體要致注疏而辨異同從之　戊申金恆州軍變萬戶呼延棫等十餘人殺掠城中焚廬舍而去

金主以歲幣既絕國用空虛己酉遣左監軍額爾克(舊作訛可今改)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南伐同簽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　三月丁巳賑江西州縣旱傷

戊辰金樞密院差委官賈天安上書言利害不報時方議興南伐之師翰林學士楊雲翼言於金主曰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將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紇軍以為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在西邊者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擄守臣敗吾軍而擒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日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柰何謂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其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金主不省　金翰林侍講學士完顏伯嘉坐言事過切降遙授同知歸德府事伯嘉純直不能與時低昂嘗曰生為男子當益國澤民其它不可學也高汝礪方希寵固相位伯嘉論事輒與之忤故貶　壬申金右丞圖克坦思忠以病馬輸官冒取高價御史劾之有司以監主自盜論死金主命降授陳州防禦使　癸酉金提控李師林敗夏人于永木嶺　夏四月辛巳金置大司農司設大司農卿少卿丞京東西南三路置行司並兼采訪事　壬午蒙古兵攻金陵州縣　金額爾克時全等由穎壽渡淮敗南軍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丁未以捷聞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

兵相拒，匿其事。五月，額爾克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爾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額爾克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淮果暴漲，乃爲橋以渡，南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誅之。　庚戌，太白晝見。　丁巳，進封皇子祁國公竑爲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瞷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它日當置史彌遠于此。」美人以告彌遠。竑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它日非新州則恩州也。（考異）癸辛雜識云：濟王在邸，新飾素屏，書南恩新三大字。或扣其說，則曰：「花兒王與史丞相通同爲姦特異日當置之上二州也。」既而語達王與史，密謀之，楊后遂成廢立之禍焉。案當日東南遺老痛心於彌遠之姦險，遂至謗及宮闈，未足據也。今從宋史。彌遠聞之，因七月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覘其意，竑乘醉碎之于地，彌遠大懼，日夜思以傾竑，而竑不知。眞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卽君座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卽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遂堅定策之意，乃日媒孽竑之失於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懵然不悟。眞德秀聞其事，力辭去，臨行，復以前言進于竑，竟不聽。　壬戌，知濟南府种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蒙古兵屯隰、吉、翼等州。　丁卯，金主敕尚書省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賈益謙等，皆致仕老臣，經練國事，當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侍官諭意。　六月，戊寅朔，金造舟運陝西糧，由大慶關渡抵湖城。　癸未，金大赦。陳州防禦使呂子羽坐乏軍興，自盡。　辛卯，簽書樞密院事俞應符卒。　丁酉，紅襖賊掠柳子鎭，驅百姓及驛馬而去，金提控張瑀追擊，奪所掠還。僞監軍王二據黎陽，金提控王泉討之，復其城。　金召巴圖魯爲大司農。巴圖魯言：「近京寇盜擾攘，民不得穫，宜早處置。」　金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迴，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卽遣兵爲援，臣恐人心以爲舉棄河北，甚非計也。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爲用，今雖致仕，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響應，易爲恢復。」　秋七月，蒙古穆呼哩令蒙古布哈引兵出秦隴以張聲勢，視山川險要，乃自率兵

道雲中攻下盂州四蹄寨遷其民于州拔晉陽義和寨進克三清巖入霍州山堡遷其人于趙城攻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作拒守勢甚危急金主詔上黨公張開及郭文振等救之次彈平寨東三十里不得進裨將富察鼎珠舊作蒲察定住今改監軍王和開壁降執天作遷于平陽〔考異〕金史胡天作傳青龍堡破天作被執俱在十月今從元史穆呼哩傳繫于七月　穆呼哩令昂吉舊作案赤今改屯晉陽冀州之境　丙辰金張開復澤州　甲子詔江淮荊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營田　戊辰紅襖賊襲徐州之十八里砦又襲古城桃園金人擊敗之　乙亥太白晝見經天與日爭光　八月己卯彗星出于氐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直將易主矣隱士喬靜真告穆呼哩曰今觀天象未可征進穆呼哩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何時定耶　甲申金以彗星見改元元光大赦　金以巴圖魯爲參知政事金主謂之曰卿頃爲大司農巡行郡縣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由賦役多也賦役省則盜賊息金主曰朕固省之矣巴圖魯曰如行院帥府擾之何金主曰司農既兼采訪自今其令禁止之　癸巳金河閒公伊喇重嘉努舊作移剌衆家奴今改　高陽公張甫復河閒府　夏人攻金德順旋又掠其神林堡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厓堌降　辛亥以宣繒參知政事給事中程卓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薛極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　壬戌彗星沒辛未太白晝見　冬十月壬午張惠攻金之零子鎮爲金人所敗　癸未金王庭玉復曹州殺蒙古將石珪　乙未蒙古穆呼哩兵下榮州之湖壁壘及臨晉時吉州殘破金人於牛心寨僑治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拏先墜崖死已從之穆呼哩入寨留兵以守進攻河中府治中侯小叔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提控吳得說小叔出降叱出斬之小叔有表兄張先從容言敵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爲出降縛先於柱而殺之小叔由延津水手從軍累見拔擢故感激盡力如此頃之樞密院遣人來議兵事小叔出城會之城遂陷小叔退保樂李山寨蒙古都元帥石天應自葭州謁穆呼哩於汾水東穆呼哩謂之曰河中爲河東要郡擇守者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帥並受節制〔考異〕金史侯小叔傳以河中之陷爲十一月事宣宗紀作元光二年正月元兵下河中府元史石天應傳以天應移軍河中爲九月事前後互異惟穆呼哩傳作十月元太祖紀亦云冬十月金河中來附以石天應爲兵馬都元帥守之與穆呼哩傳同今定從元史本紀　石天應還葭州謂其將佐曰吾累卿等留屯於此河中東西皆平川曠野可以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爲何如或諫曰河中雖用武之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不易天應曰葭州止通鄜延今鄜已平延不孤立若發國書令夏人取之猶掌中物耳且國家之急本在河南此州路險地僻轉餉甚難河中雖迫於二鎮實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地五千餘里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餽餉則關內可剋期而定關內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吾年垂六十老耄將至一旦臥病牀笫闔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男兒要當死戰陳以報

國耳。遂移軍河中。甲辰，金以京兆官民避兵南山者多至百萬，詔兼同知府事完顏霆安撫之。蒙古穆呼哩渡河攻同州，十一月丁未，拔之。金節度使李復亨、同知節度使完顏額爾克並自盡。穆呼哩遂下蒲城，徑趨長安。金京兆行省完顏哈達擁兵二十萬固守，不下。戊辰，穆呼哩令蒙古布哈攻鳳翔。十二月乙亥朔，發米賑臨安貧民。金主謂太子曰：吾嘗夜思天下事，必索燭以記，明而即行，汝亦當然。金以侯小叔權元帥府右都監，便宜行事。胡天作既爲蒙古所執，受官爵，佩虎符，金主使張開、郭文振招之。天作至濟源，欲脫走，先遣人奉表南京。穆呼哩惡其反覆，誅之。乙酉，金以同知平陽府事史詠爲龍虎衛上將軍，權行平陽公府事。丁亥，以李全爲保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爵，賈涉止之。及是涉歎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之將至於不可勸耶。金主諭近侍局曰：奉御、奉職皆少年，不知書。朕憶曩時置說書人，日爲講論自古君臣父子之教，使知所以事上者，其復置。己丑，金簡州提控唐古昉敗夏人於質孤壘。蒙古穆呼哩自將大軍攻鳳翔。是歲，蒙古皇子圖壘克西域圖斯尼察烏爾等城，還經大喇伊國，大掠之，渡素克蘭河，克額里等城，遂與蒙古主會合兵攻塔爾哈寨，拔之。西域主塔賚鼎出奔，與彌勒汗合。呼圖呼與之戰，不利。蒙古主自將擊之，擒彌勒汗。塔賚鼎遁去，遣巴喇追之，不獲，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逃匿海嶼死。

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蒙古太祖十八年。）春正月戊申，詔命官犯贓毋免約法。蒙古穆呼哩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數百里閒，皆具營柵。先是金主以鳳翔守將完顏仲元孤軍不足恃，遣平西軍節度使特嘉喀齊喀（舊作赤盞合喜，今改。）援之。及圍急，以同知臨洮府郭斌（斌小字蝦蟆，金史作郭蝦蟆，今從元史。）總領軍事。斌長於應變，自冬涉春四十餘日，守禦不懈。嘗從喀齊喀巡城濠外，一人坐胡牀，以箭力所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喀齊喀指示斌曰：能射之乎。斌測量遠近曰：可。斌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蒙古爲之奪氣。喀齊喀以便宜擢斌爲通遠軍節度使。斌，會州人也。穆呼哩以圍久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遼東、山東、河北，不遺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盡耶。乃解圍，循渭水南，遣蒙古布哈南越牛嶺關，徇鳳州而還。

蒙古石天應作浮橋以通陝西。金侯小叔自中條率山寨兵襲河中。天應遣驍將吳澤（〔考異〕元史穆呼哩傳作吳權府，今從石天應傳作吳澤。）引兵五百夜出東門，伏兩谷閒，戒之曰：侯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爾攻其後，可也。澤勇而嗜酒，是夕方醉臥林中。小叔由閒道直抵城下，守兵多新附者，爭縋而去。小叔坎城登，焚樓櫓。天應倉卒搏戰，左右從者四十餘騎，皆曰：吳澤誤我。或勸西渡河，天應曰：先時人諫我南還，我違衆而來，今事急棄去，是不武也。縱太師不罪我，我何面目以見同列。今日惟死而已。少頃，金兵四合，天應飲血力戰，至日午，死之。小叔遂燒絕浮橋，撫定其衆，還。昭毅大將軍（〔考異〕金史侯小叔

（傳以復取河中，通鑑繫於元年十二月，今從金史本紀作二年正月。）甲寅，金主謂宰臣曰：向有人言便宜事，卿等屢奏乞作中旨行之，帝王從諫足矣，豈可掠人之美以爲己出哉！戊午，又諭曰：鬻爵恩例有丁憂官得起復者，是教人以不孝也，何爲著此令哉！

蒙古兵十萬圍河中，金總帥額爾克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薩布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來救。侯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仁智不敢動，小叔斂衆入城，圍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南京。丁卯，城破，小叔死之。（攷異：元史穆呼哩傳作侯七，通鑑去七字，今從金史忠義傳。）

穆呼哩聞石天應戰歿，痛惜之，命其子烏格（舊作斡可，今改）襲領其衆。將渡河，橋梁已斷，穆呼哩顧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

二月壬午，金主詔曰：軍官犯罪，舊制更不任用，今多故之秋，人才難得，朕欲除大罪外，徒刑追配有武藝可掌兵者，量才復用，尚書省集議以聞。丁亥，大赦。

己丑，嗣秀王師禹卒，追封和王。

三月戊申，張林以所部邢德來歸，詔進三官，復以爲京東東路副總管。

甲寅，金主謂宰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高汝礪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也。金主又曰：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爲難得，然善良者人多目爲平常。汝礪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耳。

金以邳州經略司隸蒙古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

蒙古太師國王穆呼哩渡河還，聞喜病篤，召其弟岱遜（舊作帶孫，今改）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穆呼哩沈毅多智略，善射，與博爾濟（舊作博爾朮，今改）、博勒呼（舊作博爾忽，今改）、齊拉袞（舊作赤老溫，今改）並隨蒙古主起事，蒙古主嘗失利，大雪失牙帳所在，夜臥草澤中，穆呼哩、博爾濟張氈蔽之，自莫達曉不移足。博爾濟位終右萬戶，博勒呼以第一千戶歿於陳，唯穆呼哩勳績最著，然當時稱四人佐命功無異詞。

金以完顏伯嘉權參知政事，行省河中，與史詠圖復河東。夏四月癸酉朔，復霍州汾西縣。

五月癸卯朔，金始造元光重寶。

丙午，金復河中府及榮州。

戊申，賜禮部進士蔣重珍以下五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

乙卯，金復霍州及洪洞縣。

丁巳，金造元光珍寶，同銀行用。

金主問宰執以修完樓櫓事，高汝礪言所用皆大木，顧今難得，方令計置。金主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礪對以不宜毀。金主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愈於勞民遠致乎！

蒙古主避暑于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昆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始置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今改）於各城監治之。達嚕噶齊，猶言掌印官也。

六月壬午，淮東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驕橫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瓊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于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邱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

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
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己軍弁絭之而併
統其軍壽邁不悟 戊子金遣人招李全嚴實張林
從蒙古綱之言也 金完顏伯嘉卒甲午金主命罷
河中行省置元帥府時州縣多殘破金人不能守徙
郭文振於孟州未幾又徙衛州 丁酉同知樞密院
事程卓卒 秋七月壬寅朔夏人攻金積石州 乙
巳金遣兵守衛解州鹽池 金蒙古綱御下嚴八月
辛未朔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哈塔陸格（舊作納合六哥今改）率衆
入行省殺綱據州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
欲來附李全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
措納喜兒因之全欲攻邳四面限水二措積芻備
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
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赫舍哩約赫德（舊作紇石烈牙吾塔
今改）討殺陸格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丁
卯金權御史中丞師安石等劾英王守純不實付有
司鞫治詔免罪仍諭責之 冬十月己卯金祫於太
廟 十一月辛亥以太平州大水賑恤之 十二月
以前淮西都統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楚州國奉
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會涉死召
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
消弭遂易國文階授今官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
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
全不樂 癸未嗣濮王不凌卒 庚寅金主殂年六
十一太子守緒即皇帝位金主疾革時已莫夜近臣
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已老侍側金主知其可

託謂之曰速召太子舉後事言絶而殂夫人秘之是
夕皇后及貴妃龐氏問安寢閤龐氏陰狡機慧常以
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即
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它室伺其入遽鑰之
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
喪太子方入宮守純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
官及東宮親衛軍官伊喇布哈（金史作移剌蒲阿元史作移剌不花今改）集軍
三萬餘于東華門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
近侍局乃即位柩前宣遺詔 壬辰金大赦詔曰朕
述先帝之遺意有便於時欲行而未及者悉奉而行
之國家已有定制有司往往以情破法使人妄遭刑
憲今後有本條而不遵者以故入人罪罪之草澤士
庶許令直言軍國利害雖涉譏諷無可采取者並不
坐罪 蒙古兵攻夏夏主遵頊傳國於其子德旺改
元乾定遵頊自號上皇 蒙古蘇布特（舊作速不臺今改）擊奇
徹（舊作欽察今改）大掠西番邊部而還
嘉定十七年（金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春正月戊戌朔詔補先聖
裔孔元用爲通直郎録程頤後 金改元正大 庚
子金秘書監權吏部侍郎富察哈珠（舊作蒲察合住今改）出爲恆
州刺史哈珠以吏起身爲宣宗所信聲勢烜赫性復
殘刻與王阿哩富察耀珠（舊作蒲察咬住今改）有宣朝三賊之目
人知其蠹國而莫敢言至是外貶士大夫爲之相賀
金邠州貢白兔金主曰得賢輔佐年穀豐登上瑞
也焉事此爲命有司給道里費縱之 丁巳金主命
羣臣議修復河中府禮部尚書趙秉文太常卿楊雲
翼等言陝西民方疲敝未堪力役遂止 戊午金尊

皇后都察舊作溫敦今改氏元妃都察氏皆爲皇太后號其宮一曰仁聖一曰慈聖進封英王守純爲荊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以大司農守汝州防禦使李蹊爲太常卿權參知政事　癸亥命淮東西湖北路轉運司提督營屯田　金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置重典金主不許曰近詔草澤諸人直言雖涉譏訕不坐唯君門非笑哭之所宜重杖遣之　二月癸巳蠲台州逋賦　甲午命臨安府賑貧民　金丞相高汝礪老而貪位不去金主初立諫官劾其欺君固位爲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金主不許三月辛亥薨汝礪以愼密廉潔結人主知然循默避事爲士論所譏　癸丑金葬宣宗於德陵　甲寅金起復邠州節度使致仕張行信爲左丞以延安帥臣完顏哈達戰禦有功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京兆

金荊王守純或告其謀不軌下獄議已決金主言於慈聖太后太后曰汝止一兄柰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爲欲效之耶趣赦出使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金主起太后立待守純至涕泣慰諭之　是月召四川制置使崔與之爲禮部尚書以鄭損代之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被召以疾辭歸廣州蜀人祠焉

夏四月癸酉金以宣宗祔廟大赦　辛卯賑廬州饑

乙未賜李全彭義斌錢三十萬緡爲犒賞戰士費

五月戊戌金平章政事巴圖魯薨贈右丞相東平郡王巴圖魯爲人忠實憂國奉公其歿也人皆嗟惜之　癸卯金以樞密副使完顏薩布舊作賽不今改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特嘉尉忻爲右丞以李蹊爲翰林承旨仍權參政　戊申金詔刑部登聞檢鼓院毋鎖閉防護聽有冤者陳訴　六月丁卯朔太白晝見經天

辛卯金立妃圖克坦氏爲皇后　金先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至是復遣樞密判官伊喇布哈至光州榜諭更不南侵　壬辰金大名府蘇椿等舉城來歸詔悉補官卽以其州授之　彭義斌侵河北至恩州爲蒙古史天倪所敗　秋七月丁酉朔賑福建被水貧民　辛亥命師嵒嗣秀王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然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與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　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於福寧殿年五十七〔考異〕東南紀聞云寧宗不豫史相遣進金丹百粒有頃上崩是以彌遠爲弑君矣彌遠之姦惡宋史多爲之諱言然金丹之進則它書別無左證今闕之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考異〕癸辛雜識云濟王夫人吳氏慈聖太后之姪孫也性極妒忌王有寵姬數人咸不能容每入禁中必訴之楊后具言王之短無所不至一日內宴后以水晶雙蓮花一枝命王親爲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婦和睦未幾王與吳復有小競王乘怒碎其花及吳再入禁中遽譖言碎花之事於是后意甚怒已有廢儲之意據宋史則彌遠初謀廢立后持議甚正其後乃奪於彌遠之權勢不能堅持耳非先有廢儲之意也今從宋史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召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

子。非萬歲巷皇子。茍誤則汝曹皆處斬。竑時聞帝崩。跂足俟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已而擁一人徑過。天瞑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衞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考異)齊東野語云。穆陵既正九五之位。皇兄竑出判宛陵。辭不就。史丞相同叔以其有逼近之嫌。遂徙寘於霅城之西。據宋史全文。竑出居湖州由於彌遠之意。竑未嘗辭判寧國府也。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九月。詔起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學士。及柴中行。俱奉朝請。　己卯。以真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珌。吏部侍郎朱著。竝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李宗政少卿陳貴誼。軍器監王暨。竝兼侍講。尋又以真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初在朝。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納之。　帝追封所生父希𤩽爲榮王。生母全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金伊喇布哈復澤潞。　冬十月乙亥。嗣秀王師𢇍卒。　夏及金平。初夏人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敝。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于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吏部尚書鄂羅良弼報之。(考異)金史哀宗紀。正大元年十月戊午。夏國遣使來修好。二年九月。夏國和議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國書稱弟。十月。遣禮部尚書鄂羅良弼等爲夏國報成使。國書稱兄。西夏傳。正大元年。和議成。自稱兄弟之國。案夏國和議之成。紀云二年。傳云元年。今從傳。　十一月甲子。右正言糜溧請承順東朝。繼志述事。一以孝宗爲法。而新政之切者。曰畏天。悅親。講學。仁民。帝嘉納之。　癸未。以五月十六日爲皇太后慶壽節。　丁亥。詔改明年爲寶慶元年。　戊子。以工部尚書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　己丑。詔以生日爲天基節。　十二月癸丑。開經筵。詔輔臣觀講。　名皇太后所居殿曰慈明。　是歲。蒙古主進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衞見一獸。鹿身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上天惡殺。遣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大掠而還。(考異)陳桱通鑑續編。此事繫嘉定十五年壬午。案元史太祖紀。十九年甲辰。歲。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甲申乃宋嘉定十七年也。今從之。印度一作忻都。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六十三 起旃蒙作噩正月盡柔兆閹茂十二月凡二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諱昀太祖十世孫父榮文恭王開禧二年正月癸亥生於紹興府虹橋里第前一夕榮王夢一紫金帽人來謁比寤夜漏未盡數刻室中五采爛然赤光屬天如日正中生三日家中聞戶外車馬聲亟出則絕無所睹幼嘗晝寢人忽見體隱隱如龍鱗咸神異之嘉定十五年授邵州防禦使十七年閏八月立爲皇子改賜名封成國公

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 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

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日期進兵應接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鹽販盜千餘人結束爲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竑身竑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竑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僞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竑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丙甫皆死元春至臨安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忔帥師赴之至則事已平壬走至楚州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詐言竑有疾令客秦天錫 （攷異）齊東野語作余天錫薛氏通鑑亦作余據宋史余天錫傳無逼死濟王事理宗紀宗室傳俱作秦天錫今從之 挾醫至湖州視之天錫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卒聞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眞德秀入見奏曰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見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皆不合理難以爲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道以贖前愆以收人心昔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慶歷閒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邇者霅川之獄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又如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朝廷之于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公心不可使有一毫私意於其閒當乾道淳熙閒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貨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譏言之令至於流竄殺戮都邑之民搖手相戒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于老成政事之才富于經術雖嘗以耆舊褒傅伯成楊簡以學行褒柴中行以

恬退用趙蕃楊宰至于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願處伯成簡于內祠中行于經幄擢宓僑于言路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用囊封以進忠言又言長人之官撫字不聞叨憤日甚帝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言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閒示以意向帝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州守趙篏夫對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乞廣加咨訪史彌遠深忌之 甲申程珌進讀三朝寶訓言曰藝祖皇帝受禪之初與三軍約不許殺戮一人自此聖聖相承守爲家法帝曰祖宗以人立國朕當以人守之帝又問寶訓中云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珌言治世所以少亂世所以多者正緣君子少而小人多也蓋君子初未嘗少聖君出而君子多小人初未嘗多庸君出而小人多帝曰然 己丑朱端常言蜀士當得郡者紹興以前悉親詣闕下廟堂因得以審其人物而進退之自慶元以來以自作差辟則馳牘干請今請除曾任太守有治效人外必令親到堂除授奏事訖之任次任與免從之 己丑詔曰朕初纂丕圖亟受慈訓既御經幄日親羣儒深念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賢悉心啓迪無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 二月壬辰朔雪

蒙古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河北西路都元帥史天倪（攷異）武仙害史天倪在太祖即位之二十年姚燧牧菴集撰史公神道碑誤作十年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縉王守道追及天澤於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公能迴轡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讎死亦當從況未必死耶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富珠哩舊作孛魯今改言狀且請濟師富珠哩即命天澤嗣兄職遣薩訥台舊作笑乃台今改率銳卒三千授之合勢進攻仙將葛鐵槍擁衆來拒天澤迎擊之生擒鐵槍餘衆潰乘勝至中山略無極拔趙州仙敗奔西山既而天澤進兵遂復真定富珠哩穆呼哩舊作木華黎今改子也（攷異）元史本紀二月武仙以真定叛殺史天倪三月史天澤復真定據王惲秋澗集撰天澤家傳則復真定自在六月今并書之薛氏通鑑繫於正月誤也

癸巳朱著王塈進讀高宗寶訓孝德卷終著言高宗當中興艱難之初欽事慈寧太后始終極孝願陛下以高宗爲法帝嘉納忽愀然曰雪作非時朕終夜爲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凡有闕失無忘忠告 甲午詔故太師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鄂王岳飛改謚忠武 丙申以師彌嗣秀王師彌秀王第二子也潘壬之變師彌避居菁山圍廟至是奬其能守園陵故躐等升嗣 戊戌詔福州温州各添教官一員 甲辰蠲兩浙州軍屬縣官私僦錢有差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妙真郊迓國辭不見妙真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賴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因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闖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見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趨制

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全退怒曰。全歸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簾窺啗。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集閑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喜曰。吾折服此子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妙真及軍校留者。懼其謀己。內自爲備。初全遺慶福還楚城。使爲亂。適潘壬事敗。全黨亦不安。或教妙真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爲應。皆不從。慶福謀中輟。第欲快意于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復以告慶福。一日。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悉爲賊有。親兵翼國登城縋而走。賊擁通判姚翀入城。犒兩軍。使歸營。慶福手殺夢先。以報其辱。國縊於途。〔考異〕齊東野語云國頰中一箭徑趨避於楚臺久之令姚翀求和則姚翀非賊擁入城者也又云翀回報則國已遁次日北軍得國於三茅道堂以小竹輿舁至李軍國不能發一語復遣還楚臺以兵環守國遂死焉是國非縊於途也但野語每多傳聞之誤今仍從宋史書之事聞史彌遠懼激它變。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妙真。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未之發。全發緘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又有苟夢玉書。即以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覆殺之。

戊午。出豐儲倉米七萬五千石。賑臨安貧民。馬步軍諸班直皇城司守衛官兵。給犒有差。

二月癸酉。葬仁文哲武恭孝皇帝於永茂陵。廟號寧宗。時皇太后垂簾。人多言本朝世有母后之聖。太后兄子萬壽觀使石獨曰。事豈容槪言。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尙在幼沖。或素由撫育。軍國重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早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閒之嫌乎。乃密疏章聖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及漢唐母后臨朝稱制得失以聞。太后然之。

夏四月辛卯朔。寧宗祔廟。頒德音于臨安紹興府。

金起復莘國公胥鼎爲平章政事。行省事於衞州。進封英國公。

壬辰。朱著進讀高宗寶訓至高宗曰。周公戒成王。惟在知稼穡艱難。帝曰。朕近寫無逸一篇。揭爲四圖。置之坐右。以便觀省。念茲在茲。不忘艱難。

甲午。金以京畿旱。遣使慮囚。

丁酉。太后手書。吾年晚多病。志在安閑。嗣君可日御便殿聽政。今後便撤簾。戊戌。臣寮言伏讀太后還政御札。前代母后勉强不能爲之事。而太后聖斷行之。略無難色。實爲萬世母后臨朝之法。帝曰。朕受太后之恩如天。朝夕思之。未知所報。便當力請。辛丑壬寅

帝兩請太后仍垂簾不允　丙午詔今後見供職及
在外帶職從官依元祐十科舊制歲舉三人從右正
言龔溧請也　辛亥出豐儲倉米八萬石賑臨安貧
民　己未以端明殿學士薛極簽書樞密院事（考異）理宗
紀闕書今據宰輔表書之　五月甲子詔求直言　戶部郎官張忠
恕上封事其略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自冬徂春雷
雪非時西霅東淮狂悖洊興客星爲妖太白晝見正
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
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
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亟下
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處
之者庶幾無憾險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
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
之心則將令言者望風含疑此危國之煬毒也況邇
來取人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以介潔爲不
通以寬厚爲無用以趣辦爲彊敏以拱默爲靖共以
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是以正人不遇小人見
親又士習益壞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
之侈餽遺之珍向所未有公家之財視爲己物薦舉
獄訟軍伍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也
如此而欲基本之不搖殆卻行而求前也魏了翁見
其疏歎曰忠獻有後矣忠恕浚之孫也　進士井研
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
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
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
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其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

濟王幷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
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弒乎非篡乎非攘奪乎
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于陛下
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閒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
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
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
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
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
忍以清明天日而身受此汚辱也爲陛下計莫若遵
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
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彌大謗策之上
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
之當其廢立之閒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
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
一體上暗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
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
可得宣繒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
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榯其爪牙也彌遠欲行某事害
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
其閒乎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
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而久不爲哉此
臣所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此而不行又有
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
食于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
爲帥庸人也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
下即位乃敢倔強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

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弒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不敢睥睨其鋒雖今暫無事安知一日不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復可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橫抹之　丙寅以師彌知大宗正事以不熄嗣濮王　許國既死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吾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讎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于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崓抽山陽忠義以北楊妙真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睎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遣使致書請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爲言史彌遠戒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先生以撫定責之睎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睎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且賊見范爲備則尚有顧忌而不得以肆其姦宄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謂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于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忌然則殺犬固無益于弭盜也望矜憐之別與閒慢差遣彌遠不答　甲戌詔曰自昔帝王卽政之初首闢四門達聰明目訪予落止小毖求助凡令內外文武大小之臣有所見聞其以啓告忠言正論朕所樂聽事有可行虛心而從言或過直無憚後害封章來上副朕延納之誠焉　丁丑金主以旱甚責己避正殿減膳赦罪　六月辛卯太白晝見　丁酉錄行在繫囚　丁酉史彌遠加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彌遠辭免不允五辭從之　辛亥祕書監葉本言郡司貪刻之害帝曰郡守不職緣監司不得其人監司得人則一道蒙福　彭義斌既克山東又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博羅罕（舊作孛里海今改）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合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青崖之家屬不遣　金陝西旱甚行省完顏哈達（舊作合達今改）齋戒請雨雨澍歲事有收民德之時延安殘破哈達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流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　秋七月壬戌將作監張忠恕輪對帝曰詔下兩月應者絕少縱有之亦未盡忠讜也忠恕引其伯父栻之言曰欲求仗節死義

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既而忠恕自知不爲時所容力請外補遂出知贛州　乙丑陳貴誼言近下詔求言恐詞有過直乞賜包容帝曰大凡聽言審者從之非理者當容納之　詔三衙臨安府兩浙路軍杖以下釋之　丁丑權工部侍郎喬行簡論及濟王事帝曰朕待濟王可謂至矣行簡曰濟王之罪人所共知當如周公待管蔡之心又當取孟子知周公受過之意　滁州水詔發會子三千緡米六百石賑恤被災之家　乙酉行大宋元寶錢　禮部侍郎真德秀言高宗六飛南幸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君披攘荆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艱勤可謂至矣孝宗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二十八年閒萬機英材精厲聽斷未嘗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休今陛下所御之宮庭即二祖儲神閒燕之地也仰瞻楹桷俯視軒墀常若二祖時臨其上念昔者撫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則兢業祗懼其容少忽乎此臣之所欲獻者一陛下前所居室密邇東朝惟思曲盡人子之恭其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暨乘輿服用之需頤指使令之便必將浸備於昔臣知聖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以一心而受衆攻非卓然剛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然則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義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理義長爲之主而私欲不能奪矣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喪行于宮壼非獨衰麻在躬而已哀慕之存于心者不可頃刻忘憂戚之形于色者不可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廬居小祥而堊室今雖未能如昔然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朴素也古者服喪非有疾不飲酒食肉今雖未能如昔然饔人大官之供不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處于內今雖未能如昔然防微謹獨屏遠聲色不可不極其嚴也食則見先帝于羹立則見先帝于牆庶幾不負罔極之恩丕昭純孝之實倘因移御之適凡所以自奉者少異於居喪之儀則雖衰麻在躬猶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閒今視膳問安之敬雖無改于昔而其朝有時矣古之事親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況太后親舉神器以授陛下同聽萬幾曾未數月褰裳去之如脫敝屣隆恩厚德與天地無極陛下將何以報之乎然則恭勤之禮孝養之誠當有加於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御之臣恩義當使如一愛其親者及其犬馬況左右使令者乎今羣臣萬物之命繫於兩宮惟兩宮慈孝交隆於上則羣臣萬物皆有所恃以爲安而兩宮侍御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又言臣竊謂古者平日視朝以爲常度人主與天同運故必與日俱出以臨照百官則陽德宣昭政機無壅先皇帝每旦御朝率在卯辰之閒陛下始初清明正厲精庶政之日而晨興聽事乃頗後於先帝之時正使宇內宴寧猶恐示人以怠況

中外多虞之際乎孔子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眡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惟陛下深味斯言自今臨朝必以日出爲節于以法乾健而體離明通下情而達民隱實初政之首務也　彭義斌下眞定道西山與博羅罕等軍相望義斌分嚴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事迫即赴博羅罕軍與之合遂與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它人屬邪遂死之于是京東州縣復爲實有實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劃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兗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實境內治安四方爭赴之　八月壬寅以司農丞姚子才封事切直進官一秩授祕書郎　癸卯以傅伯成楊簡先朝耆德召赴行在又擢趙篠夫直祕閣福建提刑從眞德秀之薦也　丙午詔侍從給舍臺諫卿監郎官及在外前執政侍從諸路帥臣監司各舉廉吏三人　戊申詔侍從兩省臺諫等舉堪充將帥三人　己酉地震　甲寅詔以程頤四世孫源爲籍田令　乙卯罷直學士院眞德秀攷功員外郎洪咨夔咨夔論事剴切嘗上書曰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臺諫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德秀語人曰讀洪攷功封事德秀殊有愧色史彌遠深銜之及梁成大爲監察御史凡忤彌遠意者與莫澤李知孝三人相繼擊之給事中王塈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旣劾之遂命德秀提舉玉隆宮咨夔亦言濟王冤成大等復交劾之鐫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之爲三凶　丁巳詔監司守令各精白自新以稱朕意其或不悛必罰無赦　除紹興府每歲經總制虛額錢九萬餘貫　金鞏州元帥田瑞反行省完顏哈達討之移文喻之曰罪止田瑞一身餘無所問不數日瑞弟濟斬瑞以降哈達如約撫定一州民賴以寧　九月己未御史李知孝奏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言濟王事辭語狂悖詔夢昱除名勒停象州羈管

冬十月癸巳有流星大如太白　甲午林略進對論及渡江初僞齊連兵事帝曰是時亦是諸將不叶故劉豫敢來犯略曰仰見陛下於中興本末留神帝曰今日不特兵少且訓練不精若兵勢旣張敵自不能爲患　金主謂臺諫完顏素蘭陳規曰宋人輕犯邊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通好以息吾民耳夏人從來臣屬我朝今稱帝以和我尚不以爲辱果得和好以安吾民尚欲用兵乎卿等宜悉此意　知紹興府汪剛奏會稽攢宮所在稅賦盡免折科山陰同應辦之勞乞照會稽除免詔權免三年　喬行簡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也陛下蓋嘗撫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內外大小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撫

其一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爲具文者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肎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召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閑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聽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彥麾節之臣有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閑倏來驟去甚至廢罷而鐫級削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此而獲謗亦何便於此　十一月癸亥以宣繒兼同知樞密院事薛極參知政事葛洪簽書樞密院事　詔邵州係潛藩陞爲寶慶府筠州與御名聲近改爲瑞州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彭義斌既敗武仙勢益蹙潛令諜者結死士匿真定城中大歷寺爲內應仙夜斬關而入據之蒙古史天澤出奔槀城　金內族旺嘉努故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金主曰英王朕兄敢妄撻一人乎朕爲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特命斬之　金詔有司爲死節士十三人立褒忠廟　乙丑楊石進封新安郡王丙寅楊谷進封永寧郡王真德秀上言戚里之賢加以王爵稽諸典故所未前聞其老成靜重避遠權勢治家教子風采凜然誠近世戚畹之所未有然臣觀古今載籍之傳莫不以恩寵太甚爲外家之深戒蓋倚伏無常古今所畏望陛下清燕之閒常思所安全外族俾蒙謙謹之福而不蹈滿盈之咎誠宗社無疆之休　辛未詔行都及諸路公私僦舍錢米經減者減三分從朱端常請也　庚辰幹辦諸事司糧料院趙彥覃言州縣折色病民帝曰纖悉如此殊失愛民之意　辛卯詔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甲申再貶魏了翁官罷真德秀祠祿初胡夢昱之貶了翁出關送別右正言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史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乙酉諫議大夫朱端常劾魏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罷新任追一官靖州居住德秀落職罷祠知孝上書乞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言了翁雖經追竄人以爲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遺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　壬辰御射殿閱崇政殿親從射藝遷補有差　癸丑太學正徐介進對論中庸謹獨之旨帝曰此是以敬存心不愧屋漏之意　金主命趙秉文楊雲翼作龜鏡萬年錄

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春正月丁巳朔帝不視事

癸亥詔贈沈煥陸九齡官仍賜煥謚端憲九齡文達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又詔以布衣李心傳專心文學令四川制置司津發赴

闕是月蒙古主以夏納仇人又不遣質子自將伐之旋取黑水等城　二月丙戌朔手諭知貢舉禮部尚書程珌等曰國家三歲取士試于南宮蓋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事至重也朕屬在哀疚未遑親策爰咨近列往司衡鑑卿等宜協心盡慮精致切擇夫文辭浮靡者必非偉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平之用去取之際其務審此帝留意文藝遇貢舉屢降御筆當時稱帝爲文章天子　戊子以右正言李知孝言詔贓吏有實迹者永不得與親民及師儒差遣繼經赦宥不許改正有監司守臣保舉三員者聽之仍每以保一員爲額　辛卯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案部理囚徒　梁成大言真德秀有大惡五其奏濟王事乞追封以蓋逆狀趣立嗣以召禍端改節聖語謗訕朝廷無將之心與魏了翁同罪了翁已從竄削德秀僅褫職罷祠宜一等施行詔削秩二等　蒙古藁城守將董俊以銳卒數百授史天澤天澤夜赴真定與薩納台（舊作笑乃台今改）合攻武仙仙走西山薩納台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被脅殺之何罪乃釋之　三月丙辰朔梁成大奏寢王長孺召命徐瑄胡夢昱重議施行初長孺餞夢昱詩比諸胡銓成大以擬非其倫黨和邪說不宜立朝瑄舉夢昱賢能才識有憂國敢言之詞成大謂夢昱狂悖瑄必與之合謀二人雖已竄削而罪大罰輕於是併及之尋予長孺祠瑄削秩三等徙居象州夢昱徙欽州編管　庚申詔曰朕自下求言之詔凡封章所上必詳加省覽亦已揀擇施行而遐方小臣猶未有應詔近者始見普安軍推官羅寔所陳利病辭旨勤懇一介之士身處川蜀萬里之外乃能獨先衆人惓惓效忠深可嘉尚可特與陞擢差遣以勸來者以副朕聽納之志　辛未喬行簡進讀高宗寶訓謹名器篇至祖宗朝教坊官有求爲郡者太祖以唐莊宗爲監不與帝曰用伶人爲郡守非獨輕褻名器亦必爲民害行簡言謹守祖宗法度則名器自不濫帝曰祖宗法度自是精密豈容不守

癸酉以楊簡爲敷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先是召簡以內祠奉朝請仍進職簡以疾抗章不至遂以是寵之　以久雨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酒所贓賞錢　戊寅詔曰朕近召游洚見于便殿詳覽二疏因加訪問議論正大指證明切有益于君德治道聳聽嘉歎可特與改合入官仍除館職旌忠讜以導敢言乃朕志也先是洚以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召爲太學博士尋爲秘書郎　詔太常寺建功臣閣繪趙普以下二十有三人以昭勳崇德爲名　庚辰以京湖制置使陳晐經理屯田有緒詔獎之　壬辰決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繫囚　是春夏主父遵頊卒年六十四謚曰英文皇帝號曰神宗

夏四月己丑以隆興格制輔臣俸先是帝覽尚書省所進請給冊以輔臣俸薄令戶部條奏遂有是命　辛卯金享於太廟　以莫澤言令二廣諸司今後守倅以下闕官須申省部未有注授者方許奏辟倅令未滿求辟者禁之　以久雨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繫囚杖以下釋之　癸巳秘書少監

范楷言淫雨未止歲事可慮帝動容曰不知何以弭災楷曰願陛下益加儆懼帝曰洪範雨暘寒燠風皆歸之肅乂哲謀聖以此知人事與天意常相感通楷曰人主與天地尤近所以古人夙夜畏威帝曰敬天一念朕因此加謹　庚子下詔省刑　五月辛酉大理少卿葉宰言請令諸州軍奏讞來上先以期日關奏邸及刑寺以稽留獄之弊從之　戊寅李知孝奏請速正濟王叛逆之罪追奪王爵先是知孝以爲言帝曰觀卿之意欲正名分明國法耳如朕始者所行正欲全恩意也知孝言陛下隆骨肉之愛自是美事但叛逆之臣不正典刑非所以訓帝曰更當審慮區處及是章復三上帝曰此事卿屢奏陳朕欲全始終之恩所以重於施行知孝曰陛下篤親睦族可謂至矣臺諫給舍既屢奏諫若有施行亦非得已帝曰卿言既如此切至朕當出卿所陳更與大臣商榷　癸未令萬壽觀建寧宗神御殿室　乙未以傅伯成爲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先是召伯成以疾抗章不至遂以是寵之　丙申賜禮部進士王會龍等九百九十八人及第出身　壬寅以先聖五十二代孫孔萬春襲封衍聖公　己酉錄行在繫囚　蒙古主避暑于渾垂山取夏甘肅等州　秋七月戊辰大風詔釋大理寺三衙兩浙州軍繫囚喬行簡因進讀奏風變帝曰大風可畏皆朕不德有以致之行簡曰陛下引咎責躬此意上通於天在祖宗朝皆有已行典故臣已略具數陳欲乞陛下思所以應天之實帝曰所陳甚善朕當益加修省比以害稼爲憂當令體訪知早稻已穫晚稻未花又幸不崇朝而止　庚午金平章政事英國公胥鼎薨　是月蒙古主取夏西涼府搠羅河羅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等縣夏國主德旺驚悸而卒年四十六號曰獻宗國人立其弟南平王睍以兵事方殷告於金各停使聘

八月金伊喇布哈（舊作移剌蒲阿今改）復曲沃及晉安　辛卯金設益政院于內廷以禮部尚書樂平楊雲翼等爲說書官日二人直備顧問雲翼爲金主講尚書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遜于汝志等數條一皆本于正心誠意敷繹詳明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于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惜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金主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及愈金主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金主矍然知其以醫諫也　壬辰令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轉運使察其違者劾之　甲午以久雨獨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提領酒所贓賞錢　濟王竑之死也始欲治葬於西山寺後遂藁葬西溪史

彌遠患人言不已思有以折抑之乙巳上言曰昔秦王廷美以昵比凶惡羣臣就請行法遂勒歸私第尋降涪陵縣公房州安置比濟王從賊僭僞給舍臺諫俱有奏請乞正名定罪陛下欲全始終之恩弗俞其請今又論奏不已臣等切詳秦王以言語不順尚坐追降竄責今濟王逆節著明負先帝教育之大恩忘陛下友愛之至德參之公論揆之國法死有餘罪臣等詳議審處請將濟王追降巴陵縣公庶幾上全仁恩下伸公議從之　丙午衛涇薨　乙卯詔新中法科而資淺者須外應二考以上方擢爲評事從陳貴誼請也　九月庚申雷　李全破益都執張琳送楚州蒙古郡王岱遜（舊作帶孫今改）攻之全戰屢敗退守益都蒙古築長圍困之全糧援路窮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閒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矣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考異〕薛氏通鑑繫此事於六月今從元史太祖紀及富珠哩傳）　庚午工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鄭清之晚講讀通鑑漢朱穆嫉宦官恣橫事清之因言西漢士大夫得出入禁中人主不專與婦寺相處帝曰朕觀成周之制宮中宿衞盡用士大夫使人君目見正人耳聞正論所以爲進德之基西漢去古未遠尚有成周遺意使人君得親近士大夫真良規也歎羨久之　徐晞稷罷以劉琸爲淮東制置使朝廷聞李全爲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帥琸雅意建閫使鎮江都統彭𢓨延譽𢓨亦心覘代琸慫恿尤力故以琸代晞稷𢓨代琸知盱眙　冬十月甲申程珌等奏寧宗御集閣請以寶章爲名詔置學士待制　丙申詔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辛丑雷詔輔臣曰連雨不止朕深憂之惟是寬恤刑獄蠲放逋欠悉已施行矣可以惠及下民者更議行一二事庶幾感召和氣速獲晴霽　壬寅復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兩浙軍州決繫囚　庚戌宰臣率百寮請御正殿從之　己卯改湖州爲安吉州

十一月丙辰始御紫宸殿詔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統實戴皇太后覆育推佑之恩豐功盛德宜極尊崇今將舉冊寶禮朕欲于未進奉之前恭上尊號可令輔臣擬定進呈　戊午以倉部郎官潘檟爲大理少卿詔曰朕爲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每於躬行之際尤所致謹比覽潘檟首疏所奏深契朕心可特除以示嘉獎　劉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琸素畏其狡不許彭𢓨自以資望視琸更淺曰琸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彼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何不往赴事會夏全欣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琸駭懼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考異〕齊東野語謂珪初至軍聲勢頗振不數日措置乖方南北軍已相疑適中義軍總管夏全自盱眙領五千人來先是李全欲殺夏全珪爲解免之至是珪留以自衛且資其軍以制李全又云命夏全封閉李全劉全張林等府庫且出榜令北軍限三日出城所載事蹟與宋史微異今略之）時傳李全已死全妻楊妙真使人行成於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滅將軍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夏全許諾妙真盛飾出迎與案行營壘曰人言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

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卽領此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好

與李福謀逐劉琸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琸精兵尙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琸縋城僅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張正忠不從賊經妻子於庭遂自焚琸步至揚州借兵自衞猶劄揚州造旗幟聞者大笑夏全既逐琸暮歸妙眞拒之全恐其圖己因大掠趣盱眙欲爲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全不得入狼狽降於金金封全爲金源郡王〔攷異〕宋史李全傳劉琸之敗在三年二月薛氏通鑑繫於二年十一月徐氏後編從傳作三年案金史正大三年十一月己丑夏全自楚州來歸封郡王卽宋寶慶二年是作十一月者不誤也嚴道甫謂金史封四人爲王亦有舛誤不如從傳余謂此金史牽連書之耳宋以姚翀代劉琸而宋史本紀於三年正月己書姚翀朝辭使劉琸未敗何以遽易以翀乎是劉琸之敗在二年之冬明矣畢氏綜核年月本紀多較傳爲確今從之

蒙古主攻夏靈州夏遣威明令公威明舊作來嵬名今改來援蒙古主渡河擊敗之蒙古主駐鹽州川　十二月癸未詔皇太后宜上尊號曰壽明皇太后有司詳具儀注朕當親率羣臣詣慈明殿奉上冊寶鄭清之晚講畢宣坐帝備言太后慈愛且曰太后聖體康强頤養大勝往日此朕所以尤喜也　金人聞夏師屢敗召陝西行省及陝州總帥完顏額爾克靈寶總帥赫舍哩約赫德赴汴議兵事又詔諭兩省曰倘邊方有警內地可憂若不早圖恐成噬臍旦夕事勢不同隨機應變若逐旋申奏恐失事機並從行省從宜規畫〔攷異〕元史太祖二十一年皇子諤格德依及察罕之師圍金南京遣唐慶責歲幣於金據金史哀宗紀是年無南京被圍之事案金人諱敗本紀容有不盡載者然至南京被圍何至諱而不書疑元史繫年有舛誤也今闕之　辛丑蜀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提領酒所茶鹽賞錢　癸卯親饗太廟　蒙古授張柔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

蒙古富珠哩引兵入山東先遣李喜孫招諭李全全欲降部將田世榮等不從喜孫見殺　金完顏彝少爲蒙古所掠久之與從兄色埒舊作斜烈今改殺蒙古監卒奉母還金補護衞未幾轉奉御色埒以總領屯方城彝隨往軍中事皆預知之色埒病防軍葛宜翁與人相毆就決於彝彝察宜翁事不直量笞之宜翁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鬱鬱死語其妻曰必報陳和尙陳和尙彝之小字也妻訟彝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訴於臺省及近侍彝繫獄議者疑彝狃於禁近必橫恣違法當以大辟金主不能決繫久之色埒入朝金主怪其瘠甚慰之曰卿寧以方城獄未決耶吾行赦之矣是歲色埒卒金主聞之馳赦彝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爲不妄赦矣彝泣拜悲動左右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六十四 起彊圉大淵獻正月盡屠維赤奮若九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寶慶三年 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 春正月辛亥朔發冊寶于大慶殿帝率羣臣上壽明皇太后尊號于慈明殿 庚申以冊寶禮成制楊谷楊石竝爲少傅 壬戌金增築中京城浚汴城外壕 劉瑋上疏自劾未幾死 朝廷復欲安撫李全以姚翀嘗與李全交驩迺以爲淮東制置使翀朝辭帝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爲朕撫定之翀至楚州東艤舟以治事閉入城見楊妙真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妙真許翀入城翀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己巳詔曰朕每觀朱熹論語中庸大學孟子註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旋改封徽國公 蒙古主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兵渡河攻金積石州 二月癸未詔銓部今後司法參軍不許以諸司年勞出官人注授諸道檢法官照條格差法憲司毋得妄辟從梁成大之奏也 甲申淮西強勇三軍統制王鑑特添差兵馬鈐轄以職事修舉故也 己亥以鄂州諸軍副都統制賈俊捍禦西蜀勞效進官一等 金赫舍哩約赫德復平陽獲馬三千〔考異〕本紀作八千今從約赫德傳 未幾蒙古復攻取之 蒙古兵突入商州殘朱陽盧氏金樞密院判官伊喇布哈 舊作移剌蒲阿今改 逆戰至靈寶東遇游騎十餘人獲一人餘皆散走布哈乃以捷聞賞世襲穆昆仍厚賜之人共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吏部郎中大興楊居仁上書微及之且言宰相宜擇人金主怒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於此丞相薩布 舊作賽不今改 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在郎官陛下有寬宏之德故不應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金主意解遂不問〔考異〕伊喇布哈奏靈寶之捷本紀不書本紀載布哈約赫德復平陽而布哈傳不載據約赫德之復平陽未嘗與布哈偕也今參酌書之 金主之姨郕國夫人不時出入宮闈干預時事監察御史曹州商衡上書極言自是郕國夫人被召乃敢進見 三月庚戌詔方春和時郡縣長吏其各勸農桑抑末作戒苛擾俾斯民安士樂業力本耕織以成富庶則予汝嘉 工部侍郎朱在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又言孔子廟從祀去王雱畫像帝曰亦曾有此例乎在曰惟其從祀不當公論所以去之又言先臣四書印本所在不同帝回顧宣諭曰卿先卿四書註解有補於治道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己巳金徵夏稅二倍 蒙古主擬取德順爲坐夏之所德順無軍金人甚恐節度使海伸 舊作愛申今改 識鳳翔進士馬肩龍可與謀事遣書招之肩龍欲行或以德順決不可守勸弗往肩龍曰海伸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爲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爲之死耳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止義兵鄉兵八九千人蒙古兵大集海伸假肩龍鳳翔總管府判官同守禦凡攻守二十

晝夜，城破，海伸死之，肩龍自剄。（考異）元史繫於四月，今從金史。

夏四月癸卯，朝獻景靈宮；甲辰，亦如之。

是月，蒙古主次龍德，時蒙古兵已破洮河、西寧二州，復遣將攻信都，拔之。

五月壬子，以岳珂為戶部侍郎，依前淮南總領兼制置使。

甲寅，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贓賞錢，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軍杖以下罪，釋之。

己巳，進讀高宗寶訓徽章，賜宰執經筵各官燕于祕書省，講讀修注官各進官一等。

李全在青州，突圍欲走，蒙古富珠哩遣兵邀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全退入城，城中食盡，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將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等救己，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耶？北歸未必非福。」全遂出降。蒙古諸將皆曰：「勢窮而降，非心腹也，不誅，後必為患。」富珠哩曰：「不然。誅一人易耳，山東未降者尚多，全素得人心，殺之不足以立威，徒失民望。」表聞，蒙古主詔富珠哩便宜處之，乃以全為山東淮南楚州行省，鄭衍德、田世榮副之，由是郡縣聞風款附。（考異）元史太祖紀二十一年丙戌九月圍李全於益都，十二月李全降，富珠哩傳作十一月。富珠哩引兵入齊，丁亥四月李全降，紀傳互異，蓋紀連書之，當以傳為正也。今從宋史李全傳。

蒙古兵破臨洮，總管圖們呼圖克們（舊作陀滿胡土門，今改）被執，誘降不從，殺之。（考異）元史本紀破臨洮在二月，今從金史紀忠義傳。

蒙古遣唐慶使於金。

閏五月甲申，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及屬縣贓賞錢。

丁未，錄行在罪囚。

蒙古主避暑於六盤山。

先是金主集羣臣議與蒙古和，同判睦親府事撒哈連（舊作撒合輦，今改）力排和議。左司諫陳規進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見。臣嘗任陝西官，近年又屢到陝西，兵將冗懦，恐不可用。」語未終，監察烏庫哩四和曰：「陳規之言非也。臣近至陝西，軍士勇銳，皆思一戰。」金主首肯。又泛言和事，規曰：「和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勢，不得不然，使彼難從，猶可以激厲將士，以待其變。」金主不以為然，羣臣多以和為便，乃詔行省斟酌發遣。至是，乃遣前御史大夫完顏哈昭（舊作合周，今改）為議和使。

丙辰，金地震。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劉慶福在山陽，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福亦謀殺慶福，互相猜忌。福稱疾不出，慶福往候，福殺之，納其首于姚翀。翀大喜，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乘衆怒，與楊妙真謀，召翀飲。翀至，而妙真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翀命召諸幕客杜耒等，以妙真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耒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又欲害翀，國安用救之得免。（考異）宋史作鄭衍德救之，今從齊東野語。去鬚鬢，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時江淮之民，靡有寧居，史彌遠莫知為計，帝亦置邊事於不問。於是廷議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金完顏哈昭見蒙古主請和，蒙古主謂羣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蒙古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是月，夏國主睍力屈出降，遂縶以歸。夏立國二百餘年，抗橫宋遼金三國，偭鄉無常，視三國之強弱以為異同，至是乃亡。時諸將多掠子女財

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秋七月己丑蒙古主殂于薩里川疾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年六十六葬起輦谷後追諡聖武皇帝加諡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在位二十二年太祖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第四子圖壘監國　蒙古兵自鳳翔向京兆關中大震　金以工部尚書師安石爲尚書右丞旋以中丞烏克遜布吉（舊作烏古孫卜吉今改）祭酒費摩阿固岱（舊作裴滿阿虎帶今改）兼司農卿簽民兵督秋稅令民入保爲遷避計議者以爲蒙古兵未至而河南先擾時事可知矣　陞寶應爲州而縣如故辛卯以鹽城淮陰山陽及寶應竝隸寶應州　丁酉詔曰比者疾風甚雨介于秋成以朕之不德上天示譴夙夜震恐慮切民瘼訪聞畿甸多有飄損禾稻毀害室廬民居失業必致流散深可憐憫被水州郡速議賑濟仍與放行竹木等稅及富室假貸向去且令倚閣庶幾貧富相資以寬目前之急併其它賑恤事件亟令有司條具以聞　八月丁未朔李知孝言無逸一篇其義精深最切於人主之身者曰集大命結人心保壽齡而已望陛下留意時政柄爲史彌遠所專鄭清之勸帝深居講道學而知孝等亦竊道學餘論爲帝所許　李全之黨以軍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相謂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自給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閒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爲全所辱又自以賈涉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聚計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議殺李福及楊妙真以獻遂帥衆趣妙真家妙真已易服往海州矣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妄稱楊妙真函三首獻于楊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檄知盱眙軍彭忔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忔輕儇不爲惠等所服得檄不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己乃歸盱眙設宴邀忔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主封惠臨淄郡王成進膠西郡王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帥完顏額爾克戍之（攷異）（金史哀宗紀正大三年十一月夏全自楚州來歸楚州王義深張惠范成進以城降封四人爲郡王改楚州爲平淮州案白華傳夏全自楚州來奔全至後盱眙楚州王義深張惠范成進相繼以城降是夏全一人降金而與張惠等不同時也本紀因封爵而連書之耳今酌從宋史李全傳分書之）　金哈昭自蒙古還金主聞蒙古主臨沒有止殺之言遂以爲從此息兵命有司罷防城及修城丁壯凡軍需租調不急者權停謂薩哈連曰諺云水深見長人朝臣或欲我一戰汝獨言當靜以待之與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謀也先帝嘗言汝可用可謂知人矣　金監察御史張特立言衛鎬二宅久加禁錮棘圍柝警如防寇盜近降恩赦謀反大

逆皆蒙澵雪彼獨何罪幽囚若是世宗在天之靈得無傷其心乎皇嗣未立未必不由此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敵百姓彫獘宰執非才臣恐中興之功未可歲月期也當路者惡其言特立旋外讁 丙辰詔寧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謚號見今六字依祖宗故事宜加上十字為一十六字宰執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集議詳具典禮以聞 癸亥詔吏部試邑兩經罷黜毋得再注知縣縣令從御史留元英請也 己巳金萬年節同知集賢院史公奕進大定遺訓待制呂造進尚書要略是日大風落左掖門鴟尾壞丹鳳門扉隕霜禾盡隕 九月賜留正謚曰忠宣 庚子詔時青堅壁守淮獨當一面屢有戰捷除武康軍節度使左金吾上將軍忠義都統制 李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將富珠哩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富珠哩乃承制授全山東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冬十月丙辰全遂與蒙古宣差張國明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尋復誘殺時青弁其衆王義深奔金金封為東平郡王 己未詔曰朕以眇躬紹膺聖緒今始郊見天地兢兢寅畏慮弗克任以克期齊肅庶幾對越無愧凡百御事之臣各宜恪謹攸司毋或怠慢以稱朕意 辛酉金陳規偕右拾遺李大節劾薩哈連諂佞招權納賄及不公事不報 甲子以右監門衛大將軍與莒為宜州觀察使賜名貴謙繼沂王後千牛衛將軍孟均為和州防禦使賜名乃裕繼景獻太子後 十一月丙子朔以奉上寧宗徽號冊寶告于宗廟天地社稷宮觀戊寅發冊寶于大慶殿遣羣臣奉上于寧宗廟 己卯朝獻景靈宮庚辰祭享太廟辛巳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壬午大赦改明年為紹定元年 李全敗額爾克及慶善努於龜山金人皆謂盱眙不可守金主不從以淮南王招李全全曰王義深范成進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遂不受 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決繫囚兩浙州軍亦如之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酒所贓賞錢 壬寅詔布衣李心傳特授從政郎充祕閣校勘 甲辰以雪寒糴貴出豐儲倉米七萬石以紓民 慶善努之敗於龜山也金主置不問商衡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無以謝天下乃降慶善努為定國軍節度使 金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温之女在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臺臣無敢言者商衡歷數其罪詔罷温戶部改太后府衛尉衡再上章言温果可罪當貶逐無罪則臣為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理金主為之動容出温為汝州防禦使 十二月金以李蹊參知政事 辛亥詔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申嚴遏米之禁 蒙古兵入京兆復破關外諸隘至武階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遁三關不守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隘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孟津東至邳州之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請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蒙古史天澤在真定繕城壁修武備

以高公抱犢諸砦乃武仙之巢穴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蟻尖武馬等砦 蒙古兵破西和州知州陳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破寅妻杜氏飲藥自殺寅朝服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再拜伏劍而死寅寶謨閣待制咸子也 是歲史彌遠訪將才於趙葵葵以兄范對遂以范爲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巽詞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啗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師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悔者矣夫有過敵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偏師擣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技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募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朝廷乃召范稟議仍令知池州

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蒙古皇子監國 春正月丙子朔帝帥羣臣上壽明慈睿皇太后尊號于慈明殿 庚辰金遣知開封府事完顏奔依蘇舊作庸斤出今改及楊居仁如蒙古弔慰

壬午趙至道言江淮州郡妄征經過米舟蘆蕩沙產一例官租山漆魚池創立約束禁止商人買販請下憲司嚴戒又言霪雨傾壓撥科賑恤而監司守令奉詔不虔梁成大言諸路屬縣擅置廂房囚繫無辜長吏不遵法令小民詿誤罪不過杖輒押出界流離失業請加禁約並從之 乙酉楊谷楊石並升少師

丁亥雷 丙申出豐儲倉米七萬石以紓民 二月金大寒雷雨雪木之華者皆死 丙午梁成大言選人改官舉主五員內用職司一員始爲及格近奔競巧取者或用職司三四員甚至五員而寒畯終身不得職司請下吏部止用一員過數毋令收使 壬子成大又言銓法官吏交承必避親嫌宗室替頭尤所不許庶革前後積弊宜下吏部謹守舊法並從之

癸丑金詔有司以臨洮總管圖們呼圖克們塑像入褒忠廟書死節子孫于御屏量才官使 丁卯以潛邸陞黔州爲紹慶府成州爲同慶府 三月辛巳陞

寶應州山陽縣爲淮安州改山陽縣爲淮安縣與漣
水縣並隸淮安州。乙酉金監察御史烏庫哩布嚕
喇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受饋遺金主曲赦
其罪而出之。辛卯賜楊輔謚曰恭惠。夏四月甲
辰朔金右丞師安石請從臺諫言治張文壽等三姦
罪言之不已金主怒凡四日不視朝遣人責安石曰
汝便承取賢相朕爲昏主止矣安石驟蒙任用遽遭
摧折丙寅疽發於腦而死金主甚悼惜之。金親衛
軍王咬兒酗酒殺其孫大理寺當以徒刑特命斬之。
五月戊寅梁成大請申嚴薦舉法除陞陟所知政
績姑從舊法改官廉吏犯入已贓者許舉主檢舉從
之。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考異）金史不書六月日食今從宋史。戊申
以薛極兼同知樞密院事。戊午錄行在繫囚。壬
戌金以旱赦雜犯死罪以下。秋七月癸未梁成大
言州縣貪刻或以微罪沒入富家資產不申憲司掩
歸私室自占估籍必的有贓犯匱乏郡計請飭監司
案奏以聞從之。李全在海州厚募人爲兵不限南
北官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
官賑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
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
之亦蠭結水砦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
戰米商至悉併舟買之留其舵工一以教十遣人泛
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艨艟船自淮及海
相望至是與楊妙真大閱戰艦于海洋既而全趨青
州爲嚴實及石霄格（舊作小哥今改）邀擊敗走遂奪青崖崓
據之霄格珪子也全旋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崓人

習水。金薩哈連爲言路所劾太后遣人責之曰汝
詔事上上之騎鞠皆汝所教再有聞必大杖汝矣金
主頗悟出爲中京留守兼行樞密院事初宣宗改河
南府爲金昌府號中京又擬少室山爲御營命人築
之至是薩哈連爲留守。辛亥留元英言諸路州軍
僚屬私役禁軍請下帥司約束違者以聞從之。八
月戊午以久雨決大理寺三衙兩浙路繫囚杖以下
罪釋之蠲贓賞錢有差。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曾從
龍言州縣賑民之法有三曰濟曰貸曰糶濟不可常
惟貸與糶爲利可久今請撥緡錢一十萬有奇分下
潭湘十縣委令佐糴米置惠民倉比附常平法從之。
甲子金召拜甡（舊作白撒今改）還朝拜尚書右丞未幾拜
平章政事拜甡居西垂幾十年雖頗立微效皆出諸
將之力恇怯無能惟以儀體爲事性復貪鄙及爲相
專愎尤甚嘗惡堂食不適口以家膳自隨。金增築
歸德城行樞密院擬工數百萬金主遣白華往相役
華見行院李辛語以民勞朝廷愛養之意減工三之
一。九月甲戌詔監司每歲行所部州縣慮囚至來
年正月歷徧如屬縣非監司經由之處委官分往監
司復行點檢毋致冤濫奉行不虔御史臺覺察以聞。
冬十月壬寅李知孝言浙東倉司創餘姚斷塘鹽
竈擾生聚漂戶田請行廢罷從之。甲辰朝獻景靈
宮。丁未翰林學士侍讀鄭清之講畢帝曰近喜晴
明刈穫迄事清之言陛下敬天事親皆極其至今天
意昭格東朝悅豫應驗若此帝曰然然其時江西湖
南福建寇盜並起連破諸縣。乙酉留元英言請下

吏部應銓量令官長貳從容延接訪問民事其疾病癃老者準指揮施行如不堪任職貪酷累被案劾者與別注降等差遣稱量能授官之意從之　辛亥鄭清之同王暨進讀帝曰朕觀漢唐以下人主鮮克有終者皆由不知道清之言聖見高明可謂推本之論王暨講尚書帝問曰夏桀不道成湯放之可以鑒矣紂何爲復循其覆轍王暨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紂不能鑒遂至滅亡所謂下愚不移者也清之曰古人主不能以亂亡爲監豈獨闇君庸主漢武帝飫聞亡秦黷武之弊而窮征四夷唐元宗手鋤太平逆韋之難而敗于女寵猶未足怪太宗英明創業親見隋煬征遼亡國乃縱兵鴨綠迄無成功有累盛德是皆不能以覆轍爲戒正如聖語由不知道所以不能以道制欲爾王暨曰以古爲鑑此言發于太宗而身自違之帝曰非知之艱行之爲艱

壬子趙至道言請行下諸路漕司嚴飭和糴官吏毋得多取增量庶農民不憚與官爲市從之　十一月李全至楚州以糧少爲辭遣海舟入平江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稍寬北顧之憂遺餉不輟全日縱游說于朝謂當復建闔山陽又與金合從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使聘全皆不遂　庚辰雷辛巳金臣僚進宣宗實錄　壬辰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鹽贓賞錢癸巳決大理寺三衙兩浙州軍繫囚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不書十二月日食今從金史　辛亥以薛極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葛洪參知政事袁韶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癸丑江剛中言請戒飭文武臣僚官各務體國同心如守倅令佐互申監司即事剖決曲直毋致模棱並罷其將帥或不協制司作急區處毋令兩虎自鬬偏裨智勇過人爲大將所忌者舉薦之朝別行推用勿許占留一方有警四面皆從毋得輒分疆界觀望從之　金完顏莽依蘇楊居仁以奉使不職尚書省置獄旋有旨釋之備再使權參知政事烏固遜仲端言曰莽依蘇等辱君命失臣節大不敬宜償禮幣誅之奏上莽依蘇等免死除名壬子完顏納紳（舊作奴申今改）改侍講學士充蒙古國信使　蒙古皇子圖壘闊燕京盜賊殺掠遣塔齊爾（舊作塔察兒今改）耶律楚材窮治其黨誅首惡十六人羣盜屛迹

紹定二年（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元年）　春正月庚辰大理司直張珩論州縣檢驗鞫獄四事帝曰刑獄人命所係豈容不謹　甲申從臣寮言詔諸漕臣嚴察屬縣丞簿依時過割二稅從實銷注版籍違者案劾　時李全反叛已著史彌遠尚視爲緩圖人不敢言權兵部侍郎李宗勉累疏及之又上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下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而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不聞則不戒及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浮用泛用又從而耗

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于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閒聚斂者多椎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致救焚拯溺可不亟爲之謀哉 金主欲討李全召忠孝軍總領富察鼎珠（舊作蒲察定住今改）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刁璧權樞密判官白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爲患今北事稍緩合乘此隙令鼎珠權監軍率所統軍一千別遣都尉司步軍萬人以璧仲澤爲參謀同往沂海招全不從則臨以兵何如華曰李全借北兵之勢要宋人供給餽餉特一猾寇耳老狐穴塚待夜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蒙古之強耳今蒙古有事未暇南圖一旦無事必來攻我與我爭天下者此也全何預焉若北方事定全將聽命不暇設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寧不知逆順其肎去順而從逆乎爲今計者宜養士馬以備蒙古金主默然良久曰侯朕更思明日遣鼎珠還屯尉氏

二月金右司諫陳規左拾遺李大節上言三事一將帥出兵每爲近臣牽制不得輒專二近侍送宣詔旨公受賂遺失朝廷體三罪同罰異何以使人金主嘉納 臣寮言請戒飭中外羣臣各守禮義廉恥之維堅安靖恬退之節有不安意者奏劾以聞又言今日士大夫學術之未純皆基于岐道法爲二致宜明示意嚮以風在位變易偏尚卽道以行法遵法以爲政則學爲有用之學道爲常行之道從之 庚戌命歲舉廉吏申嚴保任之法如犯姦贓與之同罪仍令監司郡守覺察 蒙古兵在陝西者駸逼涇州且阻慶陽糧道金伊喇布哈奏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北軍之來三年於茲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用行省時樞密院亦言於金主曰將來須用樞密院句當軍馬金主不語者久之丙辰以布哈權樞密院副使旋以丞相薩布行尚書省事於關中召平章政事哈達還朝（按薩布行尚書省於關中金史哀宗本紀繫於是月今從之）移布哈駐邠州忠孝軍提控完顏彝率千騎屬焉 辛酉臣寮言嚴禁書尺干請苞苴之弊 甲子侍講范楷進講易豐卦因言當豐盛之時聖人於諸爻有蔽之不明之憂帝首肎良久曰豐亨盛大之時侈心易生後遂至徇情肆慾窮奢極靡如秦皇漢武禍亂將作而不自知此不可不戒也侍讀喬行簡曰陛下言及此宗社之福帝曰只要心有所主于是講讀合辭贊曰聖學高明此語尤切當若心有所主則一切不能惑矣 辛巳監進奏院楊夢信言縣宰催科之擾帝曰財賦自有常數夢信曰常數固定只緣簿書不明所以有弊帝曰知縣在得人 辛卯詔諸路憲司每歲將州縣繫囚瘐死最多者具獄官姓名以聞重與鐫降又詔今後州縣催科必遵常制縣令非才擇佐官可任者委之仍不許差州官及寄居權攝 癸巳監進奏院桂如琥言沿邊民兵可用帝曰今日立功多是民兵如琥曰民兵皆有戶籍稅產又諳熟地利故戰則有功帝曰然又論及擇將帝曰今日將才難得對曰行伍閒亦有人往往軍將忌嫉不得自伸帝曰軍將多是相忌又言屯田帝曰荊襄所行如何對曰荊襄纔行數年得穀已

踰百萬斛兩淮西蜀豈無可行之處帝曰然 夏四月庚申詔州縣闕官不許豪民罷吏借補官資權攝小官請俸不許積壓及以宅物推支民閒二稅合輸本色不許抑令折納倍數取贏令臺諫監司覺察從臣寮請也 五月詔成都潼川路旱制置司及各路監司疾速措置賑恤務要實惠及民仍攷察郡縣奉行勤惰以聞 辛巳賜進士黃朴以下五百七十七人及第出身 臣寮言近年文氣委苶請申飭冑監師儒之官專于訓導使之通習經傳攷訂義理課試掄選須合體格去浮華穿鑿之弊從之 甲辰詔戶絕之家許從後立嗣不得妄行籍沒從臣寮請也 辛亥臣寮言浙西漕運惟恃吳江石塘以捍水近年修塘之兵盡爲宅役隄岸頹毀請下漕司抽回以時補葺委平江府通判主管不得輒有抽差 丁巳臣寮言請令後非軍期大辟劫寇等事州不得差人下縣縣不得差人下鄉常令監司覺察從之 金龍州防禦使舒穆嚕棟爾（舊作石抹冬兒今改）進黃鸚鵡金主曰外方獻珍禽異獸違物性損人力令勿復進 秋七月丙寅詔廣西州縣應闕官毋得以白身借補人充攝 戊辰臣寮言自今起復士大夫必甚不得已出於特旨監司帥守不得妄有陳乞從之 辛未臣寮言請申飭有位非休假不許出謁或實有幹故先申尚書省方許出城從之 癸酉知常德府袁申儒朝辭論州縣奉催稅賦害民事帝曰民力甚貧皆是州縣不體愛民之意卿到官當以愛民爲先 辛巳臣寮言請詔戶刑部嚴行約束二廣監司郡守用刑須遵法律毋得輕視人命漕司買銀須依時直不得低價敷買船司每歲差官稽察就委逐州通判不許吏卒越界追擾生事從之 金罷陝西行省軍中浮費以完顏仲德（即呼沙呼舊作忽斜虎）知鞏昌府兼行總帥府事時陝西諸郡已殘仲德招集散亡得軍數萬依山爲柵號令嚴肅屯田積穀人多歸之一方獨得小康 八月丙申朔詔戶部徧下諸路州軍不得增收苗米多量斛面許越訴仍令漕臣覺察從臣寮請也 丁酉臣寮言州縣典獄官吏或淹延久繫或牽惹無辜或奉上官而失本情或行暴虐而取賄賂宜飭諸路憲司禁戢懲勸從之 辛丑進知靜江府趙崇模直敷文閣以職事修舉故也 壬寅監察御史留元英言二廣列郡及福建上四州惟鹽是利守令克剝于常賦之外籍戶口以敷鹽民被其擾近者汀口亦基於此宜戒飭二廣福建漕司嚴察州縣痛革前弊仍令憲司歲行所部許人陳訴從之 丙午臣寮言州縣供攤告訐二害請今後凡追究不實者許被害人越訴仍令監司覺察從之 先是蒙古太祖伐金定西域攻城略地第三子諤格德依（舊作窩闊台今改）之功居多至是自和博（舊作霍博今改）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召諸王畢會請立諤格德依時圖壘（舊作拖雷今改）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於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它變己未圖壘與諸王奉諤格德依即位於和林東奎騰阿喇勒（舊作庫鐵烏阿剌里今改）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儀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楚材

以爲言。命禁絶之。金伊喇布哈再復澤潞。九月乙丑朔。詔禮部國子監上等上舍。必循舊法守年。不得用例徑赴殿試。從臣寮請也。丁卯。台州水。壬申。臣寮言請明飭吏部應曾經論罷之人。雖免約法而贓狀顯白。竝須經郊。方許參注。或被論未久遇赦。令待後郊。庶令畏憚。從之。丙子。秘書省正字王會龍言聖學深造自得。本之於致知格物。達之於治國平天下。帝曰。如是則人主之學。當以致知爲力行之本。又言宜裕民力固邦本。帝曰。朕未嘗無愛民之心。但州縣不能奉行爾。壬辰。進知臨安府趙立夫官一等。以和糴有勞也。金洮河蘭會元帥郭斌進西馬二。金主詔曰。卿武藝超絶。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尚廄物也。今以賜卿。其悉朕意。金遣阿固岱歸蒙古太祖之賻。蒙古主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間。吾豈能忘也。賵何爲哉。卻之。遂議伐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六十五 起屠維赤奮若十月盡重光單閼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紹定二年 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元年 冬十月乙未朔詔諸道提點
刑獄以十一月按部理囚徒。蒙古兵入慶陽界金
詔陝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幣帛乞緩師請和蒙古不
受。癸卯太學錄陳塤進言方張之敵未亡之金叵
測之忠義跳梁之羣盜皆所當慮帝曰此正治不忘
亂安不忘危之意塤言正爲國體未治且安耳又言
用人貴乎公帝曰今人才亦自難得。丁未臣寮言
請申飭監司郡守自今所屬闕官以次攝事毋得差
非見任官如有違其受差及差之人並鐫斥從之。
庚戌進知吉州趙汝愈官一等以和糴有勞也。己
未臣寮言百司庶府循例而忘法監司守令枉人而
徇情請飭內外奉行法令從之。壬戌詔賑台州被
水之民蠲諸色賦稅有差。丁卯臣寮言請下國子
監內外學校之官令于士子程課之外迪以義理之
學厲以行藝之實從之。新知婺州莫澤朝辭帝曰
婺州正要得人記向時守臣魏豹文曾理會經界如
何澤言婺州向時凋弊皆緣稅籍不明今經界既正
賦役均平故不費力帝曰義役聞尚未了澤言義役
乃民閒自樂爲州縣扶助耳帝曰峒寇尚未消弭正
要理會澤曰盜賊不足慮全要州縣得人帝曰然

己巳太尉少卿知臨安府趙立夫言請將茶槽下沙
合爲一寨帝曰每寨幾人立夫曰多者百二十人帝
曰京城民訟如何對曰臣幸與民相安帝曰都民當
撫摩使常在春風和氣中不可使有愁歎又問刑獄
如何對云獄常空帝曰民命所關不可淹延。己卯
臣寮言請令戶部下諸路監司凡民訟依次第官司
結絕如未經予奪不得索案改送先從臺部常切遵
守從之。十一月己丑熒惑入氐。十二月丙申雪
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繳賞酒庫所見鹽贓賞
錢給諸軍薪炭錢出戍官兵倍之。丙午前知安吉
州趙必觀言楮券破損腐爛人不以爲重帝曰此緣
錢少耳因問苕霅之民今已安業否必觀言臣至郡
民不聊生聖恩賑給連歲小稔民粗安業。辛亥以
翰林學士鄭清之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軍器監度正言江西福建湖南災蕩老弱轉溝
壑壯者遂爲盜賊帝曰此州縣不得人以至于此對
曰今選任之際更宜謹之帝曰選任誠不可不審又
言近來放散忠義軍及破落士人去爲賊用請行下
諸將隨宜招收籍以爲軍士人在賊中者招諭之更
宜示之以信又力行節儉以阜財用以化貪鄙帝曰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朕平日力行此二者。蒙
古始置倉廩立驛傳命河北漢民以戶計出賦調耶
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瑪哈摩斯古喇
迪爾主之又以史天澤劉嶷舒穆嚕札拉三人爲萬
戶分守中原。丙辰再給諸軍薪炭錢。蒙古圍慶
陽金遣伊喇布哈 舊作移剌蒲阿今改 救之先是金主欲遣使諭

意於布哈，謂白華曰：「汝往邠州，六日能往復乎？」華自量日可馳三百里，應曰：「能。」如期宣諭而復，金主甚喜，謂華曰：「汝從來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銳於平時，何也？」華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討李全之事梗之，不能專意北方，故以爲難。今蒙古兵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川，則何以救？不得不以一戰摧之。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之要隘也。」　是歲，金罷近京獵地百里，聽民耕稼。

紹定三年（今正大七年，蒙古太宗二年。）春，正月，壬申，雷。　臣寮請令諸路提點刑獄官親行所部，凡翻異駁勘之獄，同守臣審鞫，便宜予決，毋得滯留；其有職兼守臣者，令以次監司行。從之。　金伊喇布哈遇蒙古兵於大昌原，以忠孝軍提控完顏彝爲前鋒，彝擐甲上馬不返顧，士氣皆倍，以四百騎破蒙古八千之衆，遂解慶陽之圍。自蒙古搆兵二十年，僅有此捷，奏功第一。於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完顏彝小字陳和尚。見前。）授定遠大將軍，世襲穆昆。（舊作謀克，今改。）忠孝軍皆回紇、奈曼、（舊作乃蠻，今改。）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驁很難制，唯彝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縣，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疾若風雨，諸將倚爲重。（攷異：大昌原之捷，陳桱續編繫於正大五年，哈達以陳和尚爲前鋒，薛氏通鑑因之，此本於金史忠義傳也。徐氏後編繫於六年，布哈以陳和尚爲前鋒，此采用金史哀宗紀也。案金史紀傳疑俱有舛誤，蓋以元史及金史前後證之，而知其不合也。金正大五年，蒙古皇子圖壘監國，六年之春，太宗尚未即位，其時當無大舉之事。且大昌原之戰以捷聞，在元人或爲之諱敗，金史本紀斷無闕而不書之理。原其致誤之由，忠義傳多采元好問、劉祁所撰述，事由記憶，語[illegible]傳聞，故年月不能無舛。本紀之誤，則因六年布哈等陳和尚駐邠州，遂連書其後事耳。金人之敘慶陽者，布哈傳、約赫德傳、白華傳載之甚詳。本紀於七年正月書副樞布哈等解慶陽之圍，約赫德、布哈傳云七年正月戰於大昌原，慶陽圍解，此即陳和尚爲前鋒奏捷之事也。前人誤分大昌原、慶陽爲二役，固宜轇轕而不得其實矣。今定作七年。）　金主命權簽樞密院事額爾克（舊作訛可，今改。）屯邠州，布哈及總帥約赫德還京兆。　初，蒙古遣翁鄂囉（舊作斡骨欒，今改。）爲小使，至陝西行省，恐泄事機，留之。布哈等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翁鄂囉歸，語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翁鄂囉還，白之蒙古主，怒，議遣皇弟圖壘伐金。布哈之馭軍也無法，好趨小利，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軍中莫敢諫止。完顏彝憂之，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爲剽掠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爲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布哈。一日，置酒會諸將，行酒至彝，布哈曰：「汝曾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信有之乎？」彝飲畢，徐曰：「有之。」布哈見其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　是月，蒙古定諸路課額。初，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于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言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至是，用楚材言，定課稅、酒稅，驗實息十取一，雜稅二十取一。

二月，庚戌，以直寶章閣魏大有知漳州，措置招捕盜賊；起復直寶章閣陳韡知南劍州、福建路兵馬鈐轄，同措置。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范、葵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卒哭，乃起視事。　庚申，蠲江西、湖南、福建被盜州縣稅賦一年。　閏月，癸酉，逃卒穆椿竊入皇城，縱火焚御前甲仗庫，衞士捕得之，磔

於市。時李全欲銷朝廷兵備，故遣椿爲亂。於是先朝甲仗燒毀殆盡。戊子，詔江西、湖南、福建盜寇，凡脇從之民，束身出官，竝與釋罪；能自戮渠首來者，補官。僞官士豪帥衆立功者，官之。三月戊戌，臣寮請補禁衞兵額，戒內侍毋得私役，革賃號，修火政，以肅宮禁。從之。癸丑，置會子庫監官一員，專作堂差，以有舉選人充。夏四月庚午，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癸酉，蠲紹興府餘姚、上虞縣民戶折麥一年，以水災也。己卯，漳州連城盜起，知龍巖縣莊夢說、尉鍾自強不能效死守土，詔各削二秩罷。五月丁未，知撫州林孝聞削二秩罷，以臣寮言官軍入境，閉關不納，科擾軍糧，民戶被害也。御射殿閱諸班直射藝，遷賞有差。甲寅，以李全爲彰化保康軍節度使、儀同三司、京東鎭撫使。全不受命。初，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不遽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宋二宣差以虛喝朝廷，然蒙古實未嘗資全兵。全遣張國明齎金寶至臨安稟議，揚言李宣差英略絕倫，騎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備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國明入見，以百口保全不叛。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彊，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爲罷朝宗，命通判趙璥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襲全之策有三。其言梗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累疏以全必反爲言，史彌遠不納。丁巳，臣寮言：請下江東西、湖南北、福建諸路總漕倉司，應鄰境被寇州郡，合解諸司錢物，比之常年期限，竝度一季。詔戶部詳度。六月戊辰，臣寮言：二廣諸郡凡教官法掾，自謂閑官，率厭風土，寘身臺幕。請行戒飭，如循習不悛，竝與鐫斥，帥漕併寘于罰。從之。癸酉，錄行在繫囚。辛卯，臣寮請戒飭郡守，痛革稅賦、刑獄、差役、版籍四弊。從之。壬辰，臣寮請戒飭二廣漕司，嚴禁所部州縣丁錢，每歲核實見存之數，造簿，依條限前期發下，催納銷注，違者按劾。詔吏部詳度。蒙古兵圍京兆，金兵救之，爲蒙古所敗，城遂破。秋七月丁酉，以汀州寧化縣曾寡婦晏氏給軍糧禦漳寇有功，又全活鄉民數萬，詔封恭人，官其子承信郎。丁未，臣寮請今後疏決，先期降旨下臨安府三衙，應犯罪在指揮前，許引用恩赦；如指揮後有犯罪，雖已停決，不在原減之數；其合引赦人，不許于停決前輕行斷遣，如或違失，從故出入人罪條制施行。令刑部詳度。癸丑，臣寮請申嚴堂除之制，庶幾士人毋敢躁進，中書之務可清。從之。蒙古主自將伐金，皇弟圖壘、皇姪莽賚扣率師從征，道經

平陽見田野不治問兵馬都總管李守賢對曰民貧乏耕具致然蒙古主命給牛萬頭仍徙關中戶口墾地河東　八月癸亥詔明禋侍祠執事官既受事毋得臨期規避如或循習罰無赦仍委臺諫覺察　武仙既歸金金復以爲恆山公置府衞州蒙古兵圍之金將完顏哈達率衆來援完顏彝先登蒙古諸帥皆北既而史天澤以千人繞出金兵後合諸帥攻之仙逸出屯胡嶺關天澤遂取衞州　九月辛丑大饗于明堂赦天下　丙午封美人謝氏爲貴妃　壬子詔浙西提舉司下所部州縣將修復圍田減納苗稅毋收斛面　冬十月辛酉臣寮請下吏部今後縣典獄官須曾歷三考有縣令舉主三員無過犯人許注毋得破格輕授或監司帥守辟置亦令吏部審實合格方許放行從之　壬戌進知棗陽軍史嵩之官一等以置堰屯田有勞也　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時李全造船益急至發冢取櫬版煉鐵錢爲釘熬囚脂爲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趙瓚夫以蒙古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宅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於喻口以便鹽城往來史彌遠泄泄如平時鄭清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使善湘圖之許便宜從事仍命以內圖進取外用調停唯趙范趙葵力請進兵討之　蒙古主遣蘇格（舊作速哥今改）使金因覘其虛實語之曰即不還子孫無憂不富貴也蘇格至汴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爾能恭修歲幣通好不絕則轉禍爲福矣謁者令下拜蘇格曰我大國使爲爾屈乎金主壯之飲以金卮曰歸語汝主必欲加兵敢率精銳以相周旋歲幣非所聞也蘇格飲畢即懷金卮以出默識其地理阨塞人民強弱既復命備以虛實告且獻所懷金卮蒙古主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復賜之

蒙古圖壘帥衆入陝西于京兆同華間破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完顏哈達及布哈行省事于閿鄉以備潼關　十一月丁卯殿前司請撥本司一千人名額令嘉興府招瀕海漁業慣熟風濤少壯蹻捷之人試驗刺充澉浦水軍仍增置統制官一員通行部轄從之　癸卯臣寮言曾經奏劾有永不得親民差遣指揮之人如引赦乞改正並令都司吏部取元犯考訂除情輕從舊制外其或貪贓慘酷刑寺不得例作不曾推勘免約法許令改正從之　丙午詔壽明慈睿皇太后明年聖壽七十五古稀有甚之慶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聞　戊申立貴妃謝氏爲皇后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帝即位議擇中宮太后以深甫有援己功命選謝氏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謂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賈才人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太后益賢之

陳塤上言請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才人及史彌遠也塤彌遠之甥也彌遠謂塤曰吾甥殆好名耶塤曰好名孟子所

不取也然求士於三代之上唯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耳力求去出判嘉興府　李全突至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攻南門趙璥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石糧勸全歸楚州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耶擲書不受璥夫恐亟發牌印迓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趙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强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入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徑擣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儀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伺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爲何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絶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絶汝錢糧汝云非反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呑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薄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立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絶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刼砦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待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保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兵官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力戰敗之

蒙古始置十路徵收課稅使以陳時可趙昉使燕京劉中劉恆使宣德周立和王貞使西京呂振劉子振使太原楊簡高廷英使平陽王晉賈從使真定張瑜王銳使東平王德亨侯顯使北京瓜勒佳永程泰使平州田水西李天翼使濟南從耶律楚材之言始用士人也楚材乘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　蒙古兵攻潼關藍關不克　十二月庚申錄用孔子四十九代孫爍補官　詔上壽明慈睿皇太后尊號曰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其令有司詳具儀注　行都聞李全之叛居民有爭逃避者史彌遠計無所出引疾不視事甲子帝爲下詔曰朕尊禮元勲未欲勞以朝請可十日一赴内引入堂治事時飛檄載道彌遠益恇悚中夜欲自沈於池其妾見而持之乃止　乙丑以簽書樞密院事鄭清之爲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禮部尚書喬行簡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袁韶爲資政殿學士浙西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府史彌遠欲韶鎮遏臨安韶言於彌遠曰失揚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尚有可用者柰何僅爲行都計乎乃議聲討詔削奪李全官爵停給錢糧能擒斬以降者加不次之賞　丁卯御文德殿冊皇后　壬申以雪寒詔出封樁庫緡錢三十萬賑恤臨安貧乏民　癸未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尊號冊寶　乙酉慈明殿出緡錢

一百五十萬大犒諸軍賑恤臨安貧乏之民〔考異〕宋史本紀作己卯今從宋史全文 蒙古兵拔天全天勝砦及韓城蒲坂

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蒙古太宗三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詣慈明殿行慶壽禮大赦天下以慶壽恩進史彌遠薛極官各二等葛洪袁韶喬行簡各一等 進鎮江府都統丁整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統領沈興劉明官各一等以追襲李全焚毀糧聚也 辛丑詔右武大夫彰州防禦使王青特贈建武軍節度使右驍衛大將軍與二子官仍立廟揚州額爲忠果 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完顏哈達伊喇布哈拔之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促之哈達布哈言北兵勢甚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往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可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彼大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哈達布哈乃出關行至華陰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時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兩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迭陳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激成之及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累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砦西門是夕全張燈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候卒識全槍垂雙拂以告范范謂葵曰賊勇而輕必成擒矣詰朝乃悉精兵而西張官軍素爲賊所易之旗幟全望見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軍躄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趙必勝等追及奮長槍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器甲馬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妙眞范葵追擊復敗走之 二月壬戌臣寮請申飭諸路州縣自今遇訴災傷邑委佐官州委幕職于秋成以前務覈的實蠲減田租仍以分數揭之通衢如或稽慢令守鑴斥漕臣覺察不嚴一體議罰從之 丙子起復孟珙從義郎京西路分棗陽軍駐劄 三月癸巳以經筵進講論語終篇召輔臣聽講己酉賜宰執講讀說書修注官宴于祕書省 初盜起閩中朝廷以陳韡爲福建路總捕使討平之至是又躬往邵武督捕餘盜賊首晏彪迎降韡以彪力屈方降非其本心斬之時衢盜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勢張甚韡令淮西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算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哭韡令急擊之衢寇悉平 夏四月乙

丑浙東提刑言温州司戶參軍趙汝騤權宰平陽侵用官錢贓罪抵死詔汝騤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

丙子以久雨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見鹽贓賞錢　丁丑詔中外決繫囚　以鄭清之兼同知樞密院事喬行簡簽書樞密院事加趙善湘爲江淮制置大使趙范淮東安撫使趙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楳史彌遠壻也故凡奏請得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揚州之功　蒙古取金鳳翔完顏哈達伊喇布哈還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善努戍之〔攷異〕元史太宗紀是年二月取鳳翔府今從金史　金完顏彝敗蒙古將蘇布特于倒回谷蒙古主召蘇布特責之圖嚕爲請曰兵家勝負不常宜令立功自效遂令蘇布特從圖嚕南伐　五月丙戌朔進前知西和州張孝錫官二等以四川制置司言其措置邊防之勞也　趙范趙葵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殺賊萬計城中哭聲震天淮安五城俱破焚其砦柵斬首數千淮北賊來援舟師邀擊復破之焚水柵賊始懼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賊連敗楊妙真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耳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請降可乎衆曰諾妙真遂絕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垍等納款軍門淮安遂平　庚戌詔今後行在遇暑慮囚所差官將臨安府三獄見禁公事除情重不原外餘隨輕重減降決遣大理寺三衙兩赤縣一體裁決　楊妙真構浮橋于楚州之北就蒙古帥蘇嚕克圖〔舊作唆魯胡吐今改〕乞師爲李全報讐金人覘知之以爲蒙古兵果能渡淮淮與河南跬步間耳乃使完顏哈達伊喇布哈戍礮河口時八里莊民叛蒙古逐守將而納之金以八里莊爲鎮淮府　六月己未詔魏了翁真德秀尤焴尤爚並敘復官職祠祿　國安用從楊妙真走山東降于蒙古蒙古以爲都元帥行省山東　金降人李國昌言于蒙古圖嚕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圖嚕然之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圖嚕先趨寶雞蘇巴爾罕〔舊作速不罕今改〕來假道淮東以趣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秋七月乙酉朔詔制總諸帥戎司凡忠勇死義之家並與優給其家其有子才藝異衆者赴樞密院審視錄用　丙戌臣寮言建劍之間秋霜害稼請下諸司措置般運廣米應濟市糴湖秀嚴徽春霜損桑水潦爲沴令監司郡守留意賑存與減稅色從之　丁未樞密院檢會右武大夫敘復吉州刺史江州副都統制陳世雄會合荊鄂軍馬于吉州龍泉親臨賊境一戰而擒二酋委有勞績詔以世雄爲左武大夫濠州團練使江州都統制　丙寅詔近民之官莫如縣令日來間有貪虐昏繆不能任事之人重爲民害令諸路監司守臣覺察具職任上于尚書省取旨施行　蘇巴爾罕至泗州青野原金統制張宣殺之圖嚕聞蘇巴爾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圖嚕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

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砦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蒙古始立中書省改定官名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時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以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原奏之數蒙古主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卽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鈕祜祿重山爲左丞相鎮海爲右丞相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又舉鎮海鈕祜祿重山爲左右丞相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舒穆嚕咸得卜激怒皇叔烏珍（舊作斡真今改）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搆百端必欲寘于死地鎮海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爲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吾自爲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吾自當之蒙古主察烏珍之誣逐其使者而咸得卜爲人所訴帝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它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眞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

蒙古主以高麗殺使者命撒禮塔率衆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瞮遣其弟懷安公請降撒禮塔承制設官分鎮其地乃還

九月丙戌夜臨安大火殿前司副都指揮使馮榯率衛卒專護史彌遠相府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省玉牒所俱燬唯彌遠府獨全帝素服減膳徹樂詔太廟神主暫奉御於景靈宮三省樞密院暫就都亭驛六部暫就傳法寺治事（〔攷異〕宋史全文不載史彌遠府獨全但言馮榯以救焚弗力罷官而已咸淳臨安志載丙戌夜行都火延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監玉牒所唯丞相史彌遠府獨存洪舜俞有譏殿帥馮榯詩案洪咨夔平齋集有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九廟神靈飛上天可證九廟成焦土蓋紀實也今參用宋史蔣重珍傳）

庚寅詔火後合行寬恤條件悉令三省施行其令學士院降詔出封樁庫錢豐儲倉米賑恤被火之家蠲臨安府城內外之征一月

辛卯復出內藏庫緡錢二十萬賑恤貧乏之民

壬辰詔曰乃丙戌之夕回祿延災信宿之間上及太室延燔民廬莽焉荒燬都人奔避間遭死傷皇天降威孰大于此內外臣寮士庶咸許直言指陳過失毋有所隱

詔罷前軍統制徐儀仍削官三等統領馬振遠除名勒停編置湖南州軍以馮榯言其救火弗力也校書郎蔣重珍上疏曰臣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己儻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爲輕而以一身富貴之從來爲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卽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握璽授文帝是夜卽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定策立宣帝而明年卽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爲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爲天之子爲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將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

未然亦足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宅
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
相才五月或九月卽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
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
也帝讀之感動員外郞吳潛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
齋戒修省恐懼對越毋徒減膳而已毋徒
徹樂而已閹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
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
恆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
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
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弦轍收召賢哲
選用忠良貪殘者屛回邪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
誤國者黜毋竝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邪說
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脈以救生民一旦
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弭祲爲祥易亂爲治
籍田令徐清叟疏請爲濟王立後以和異氣帝皆不
省　丙申金慈聖皇太后都察氏殂后性莊嚴頗達
古今金主已立爲太子有過尚切責之及卽位始免
夏楚一日宮中就食尚器有玉盌楪三一奉太后二
奉帝及中宮荆王守紀母眞妃龐氏則以瑪瑙器進
食后見之怒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荆王母
豈卑我兒婦耶是後宮中奉眞妃有加金主嘗愛一
宮人欲立爲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金主不得已
放之出宮比年小捷文士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爲
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怠生今
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之如是至是殂于慈聖

宮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葬汴京迎朔門外莊獻
太子墓之西謚明惠皇后　庚子建昌軍火　壬子
以火災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甲寅度支郞官王與
權進對論近日火災帝曰此皆朕之不德最是延及
太廟朕不遑安處與權曰中外臣子所同痛心今災
變極矣惟修德可回天意帝然之　乙卯監察御史
何處久言兩司修建太廟合遵舊制百司庶府不必
華侈從之　太常少卿度正以宗廟之制未合於古
爲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舊制而
參以熹之說自西徂東爲一列每室之後爲一室以
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
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
仁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
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爲
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冪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
及祧廟主竝爲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廟爲一室凡
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爲合享而實未嘗合享今增此
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
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編修官李
心傳亦上疏言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
諫集議　丙辰宰執以太室延燎乞鐫罷詔史彌遠
降奉化郡公薛極鄭清之喬行簡各降一秩　丁巳
詔兩浙轉運判官趙汝惲予祠以臣僚言其火後營
繕科擾州縣也　戊午馮榯及主管侍衛步軍司王
虎各奪一官罷之以蔣重珍之言也　癸酉度正言
蜀報蒙古兵深入事勢頗危又聞七方關已潰散纔

透文龐便入綿漢皆是平地蜀便難保願早擇帥付之事權蜀中財用已乏願陛下不惜出內庫金帛應付之帝曰當早爲擇帥應付財帛　蒙古兵攻河中（〔考異〕元史作十月圍河中今從金史繫於九月其後事則連書之）金權簽樞密院事草火額爾克（舊作訛可今改）元帥板子額爾克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破草火額爾克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額爾克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初板子額爾克在鳳翔爲監戰奉御陸爾（舊作六兒今改）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陸爾遂譖額爾克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額爾克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爲板子時人因以別之自宣宗喜用內侍以爲耳目伺察百官至是仍而不改故奉御輩采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入奏之卽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復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以至亡國

蒙古主命平陽移粟輸雲中都總管李守賢言百姓疲憊不任輸載蒙古主命罷之　冬十月甲子以余天錫爲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　戊寅以煥章閣待制知遂寧府李埴爲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四川制置副使趙彥吶進直龍圖閣兼知興元府利路安撫副使　金丞相薩布行省京兆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我何所知而居此位恐它日史官書之某時以某爲相而國乃亡遂致仕　十一月乙酉詔忠義總管田遂贈武節大夫忠州刺史特與加封立廟以四川制置司言其總率忠義力戰而歿也

詔四川關外州軍近經蒙古兵殘破去處未能復業軍民日前或有詿誤陷于罪戾合行曲赦令三省條其事件以聞　福建招捕使司奏知邵武縣劉純歿於王事詔贈純官三等與一子下州文學　十二月癸丑臣寮請嚴飭州縣科糴及人戶投糶不卽給錢多取斛面之弊其州縣折苗並依祖宗成法止以下戶畸零減直折錢違者奏劾重寘典憲　蒙古圖壘攻破饒風關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堡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欲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完顏哈達伊喇布哈諸帥入鄧州完顏彝楊沃衍武仙兵皆會之　戊辰蒙古兵渡漢哈達布哈召諸將議曰由光化截漢與戰及縱之渡而後戰孰愈張惠阿達茂（舊作按得木今改）皆曰截漢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爲所潰布哈不從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遂次于順陽丙子蒙古兵畢渡（〔考異〕元史太宗紀正月庚寅圖壘渡漢江蓋

據大年報聞之日也今從金史作十二月哈達布哈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山前。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導來觀。已而散如雁翎。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至。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卻。其在西者。望布哈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富察鼎珠力戰始退。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吾乘其卻而摧之。必勝矣。布哈曰。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己卯。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六十步。而四日不聞音響。庚辰。哈達布哈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兵忽至。哈達布哈迎戰。方交綏。蒙古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哈達布哈乃入鄧州城。恐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哈達布哈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于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辛巳。詔出封樁庫緡錢二十萬。下臨安府賑恤。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六十六(起元黓執徐正月盡昭陽大荒落三月凡一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紹定五年(金天興元年蒙古太宗四年)春正月己丑以孟珙為京西路兵馬鈐轄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皆帖然珙又刱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物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 金下詔求言凡章奏先令御史大夫費摩阿古岱(舊作裴滿阿虎帶今改)尚書完顏納紳(舊作奴申今改)看詳然後進御直言無一達者 庚寅詔李全之叛海陵簿吳喜罵賊而死特贈朝奉郎官其一子 壬辰以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蒙古兵自唐州趣汴金元帥完顏兩洛索(舊作婁室今改)戰于襄城敗績走還汴金主詔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拜甡(舊作白撒今改)遣莽依蘇(舊作麻斤出今改)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隄決河水以衛京城命瓜勒佳薩哈勒(舊作夾谷撒合今改)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克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圖壘(舊作拖雷今改)率師來會薩哈勒行至封邱而還蒙古兵掩至莽依蘇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 甲午蒙古主入鄭州金主詔羣臣議所守有言珠赫埒果勒齊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于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于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 金元帥完顏延壽以衆保少室山太平寨元夕擊毬為嬉蒙古都總管李守賢潛遣輕捷者數十人緣崖蟻附以登殺其守卒遂縱兵入破之下令禁抄掠悉收餘衆以歸運天交牙蘭若香鑪諸寨俱下 乙未蒙古游騎至汴京金完顏哈達伊喇布哈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圖壘問蘇布特以方略蘇布特曰城居之人不耐辛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也遂以騎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進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距鈞州三十五里丁酉大雪三尺金兵僵立刀槊凍不能舉圖壘以其衆衝出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楊沃衍奪路而前金軍遂次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哈達知大事已去欲

下馬戰而布哈已失所在乃與完顏彝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圖壘與金相持遣昆布哈（舊作口溫不花今改）齊拉袞（舊作赤老溫今改）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于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考異元史郭德海傳完顏哈達伊喇布哈走匿浮圖上德海命掘浮圖基出其柱而焚之案哈達布哈並非同時死也歸潛志作哈達匿土室與金史同今從金史）因揚言曰汝家所恃唯黃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完顏彝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以數騎夾之詣圖壘問其名姓曰我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圖壘欲其降不肎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布哈走汴蒙古兵追躡擒之圖壘命之降往復數百言終不肎但曰我金國大將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考異元史太宗紀丁酉獲金將布哈戊戌獲金將哈達是布哈之擒在哈達之先也今從金史）金之健將銳卒俱盡自是不可復振矣蒙古遂略商虢嵩汝陝洛許鄭陳亳潁壽睢永等州時民北徙者多餓死東平萬戶嚴實命作糜粥置道傍全活者衆　庚子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開興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宣布悔悟哀慟之意指事陳義情辭俱盡聞者莫不感勵　壬寅新作太廟成　二月癸丑帝謁太廟

初金主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圖克坦烏登（舊作徒單兀典今改）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圖克坦伯嘉（舊作徒單百家今改）為關陝總帥便宜行事伯嘉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哈傳旨召烏登援汴烏登遂與潼關總帥納哈普舍音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長驅至陝烏登所發閿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民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不能振于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秦藍總帥府經歷商衡死焉烏登納哈普舍音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金慶善努（舊作慶山奴今改）行省徐州引兵入援至楊驛店馬躓為蒙古所擒見史天澤問為誰天澤言我真定五路史萬戶也慶善努曰是天澤乎吾國已殘破公其以生靈為念及見特穆爾岱（舊作忒木解今改）誘之使招京城不從左右以刀斫其足足折終不屈遂殺之　蒙古將特穆爾岱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院實嘉紐勒歡（舊作石盞女魯歡今改）偕經歷冀禹錫等竭力守禦初患礮少父老有言北門之西菜圃中時得古礮云是唐張巡所埋發之得五千有奇城中賴之會慶善努潰兵亦至勢稍振乃遣提控張定夜出斫營發數礮而還南城外有高地相傳為尹子奇攻破睢陽故址蒙古移營其上晝夜攻城不能下或見特穆爾岱獻決河之策特

穆爾岱從之。河既決，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城反以水爲固，特穆爾岱收獻策者欲殺之，而不知所在，乃緩攻。　金平章侯摯朴直無蘊藉，朝士輕之，久致仕。兵事急，徐州行尚書省闕，無敢行者，復拜摯平章政事。都堂會議，摯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擘畫。拜甡怒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測。故相薩布曰：侯相言甚當。拜甡含憤而罷。至是，蒙古兵日迫，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嘗自縊，又欲墮樓，俱爲左右救免。拜甡以爲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薩布爲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人月給粟一石五斗。

三月，蒙古立礮攻洛陽。洛陽城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留守薩哈連（舊作撒合輦，今改）疽發于背，不能軍，妻通吉（舊作獨吉，今改）氏度城必破，謂薩哈連曰：公受國家恩最厚，今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禦敵，死猶可以報國，幸無以我爲慮。薩哈連出城，通吉氏盛服自經死。薩哈連從外至，聞狀曰：夫人不辱我，我可辱朝廷乎？投濠而死。元帥任守真因行府事。　金翰林直學士錫默愛實（錫默舊作斜卯，今改）憤時相非其人，言於金主曰：平章拜甡固權市恩，擊丸外百無一能；丞相薩布菽麥不分，縱使乏材，亦不至此。人爲相參政兼樞密副使特嘉喀齊喀（舊作赤盞合喜，今改）麤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令兼將相之權；右丞實嘉世魯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難之際，倚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於是世魯罷，相薩布乞致仕，而拜甡、喀齊喀不恤也。　蒙古主將北還，使蘇布特攻汴，復遣人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伊喇布哈妻子，并繡女、弓匠、鷹人等。金主乃封荊王守純子額爾克（舊作訛可，今改）爲曹王，議以爲質。密國公璹求見金主，問叔父欲何言。璹曰：聞額爾克欲出議和，額爾克年幼，未曾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金主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璹以疾薨。　壬寅，命尚書左丞李蹊送額爾克出質。諫議大夫費摩阿固岱爲講和使，未行，蒙古蘇布特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拜甡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鬨，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于道旁，有望而拜者。金主麾之曰：勿拜，恐泥汙汝衣。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來長成，今往作質，汝等略忍，待曹王出，蒙古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額爾克行。　蒙古留曹王於營，遣李蹊等還。癸卯，併力進攻，金礮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圓如燈毬，蒙古礮破大磑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礮有至十三梢者，每城一角置礮百

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拆故宮及芳華玉溪之材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稭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礮擊之隨卽延爇不可撲救城乃周世宗所築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礮所擊唯凹而已金主復出撫將士值被創者親傳以藥手酌巵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蒙古兵濠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濠深丈許闊亦如之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拜甡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陿隘僅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礮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斷之以誘被俘者皆爲蒙古所覺時有大礮名震天雷以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時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城上莫如之何乃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蒙古唯畏此二物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明惠皇后陵被發金主遣中官求得其柩復葬之蘇布特知未易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主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閒方蒙古之攻城也矢石如雨中有女子呼于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死金主使馳祭於西門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金主曰近來立功效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强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金主默然　蒙古兵退參知政事特嘉喀齊喀以守城爲己功欲率百官入賀內族色埒（舊作思烈今改）丞相襄之子也歎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恥況以罷攻爲可賀耶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乃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初城之被圍右司諫陳岢上書請戰其略曰今日之事皆由陛下不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涕泣而已其言剴切深中時病喀齊喀見之大怒召岢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爲僕聞者莫不竊笑蓋不識岢字分爲兩也　甲子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制置是日解嚴步兵始出封邱門外采蔬薪　金拜甡之守城也樓櫓垂就輒摧傳令取竹爲護簾所司馳入城大索無所得拜甡欲斬之或告所司曰金多則濟矣胡不卽平章府求之所司懷金三百賂其家僮果得之及兵退軍士憤怒拜甡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爲幸爲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

第令致仕軍士欲殺之拜住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隂爲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 金衛紹王鎬厲王家屬禁錮歲久錫默愛實上言曰二族衰微無異匹庶假欲爲不善孰與同惡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永無伉儷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況骨肉乎金主感其言始聽自便

夏四月丁卯起魏了翁爲集英殿修撰知遂寧府辭不拜 戊辰以久雨決繫囚 是月蒙古主出居庸避暑官山 高麗殺蒙古所置官吏徙居江華島

五月辛卯臣僚言積隂霖霪必有致咎之徵比聞蘄州進士馮杰本儒家都大坑冶司抑爲罏戶誅求日增杰妻以憂死其女繼之弟大聲因赴訴死于道路杰知不免舉火自經死民冤至此豈不上干隂陽之和詔罷都大坑冶職 金汴京大寒如冬因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此數尋以疫後園戶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徵之以助國用 癸巳太白經天晝見 六月己巳金贈完顏彝鎮南軍節度使立褒忠廟碑 金徐州埽兵總領王佑張興都統封仙等夜燒草場作亂逐行省圖克坦伊都(舊作徒單益都今改)蒙古國安用率兵入徐州執王佑等斬之以封仙爲元帥主徐州事圖克坦伊都奔宿州節度使赫舍哩阿圖(舊作紇石烈阿虎今改)不納乃與諸將駐城南時宿之鎮防有逃還者阿圖以爲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戶高臘格謀就徐州將士內外相應以取宿因歸楊妙真占夜開門納徐州總領王德全等縛阿圖父子殺之請伊都主州事伊都不從率其將吏西走至穀孰遇蒙古軍不屈而死 秋七月丁酉以禮部尚書陳貴誼同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遣唐慶使金傳諭曰欲和好成金主當來自議金主託疾臥榻上見之慶掉臂上殿有不遜語聞者皆怒既歸館是夕金飛虎卒申福等憤其無禮殺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蒙古國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額蘇倫(舊作阿朮魯今改)聞之怒曰此三州吾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王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絕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宜重僧努(舊作衆僧奴今改)自通于金重僧努以聞未報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衆稍散去安用自知失計于是復金衣冠楊妙真怒安用叛己又懼爲所圖乃悉屠安用家屬走還益都安用等選兵分將期必得妙真金主遣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安用爲兖王賜姓完顏改名用安且授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安用始聞使至猶豫未決遣迎使者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意頗順明日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蒙古兵攻汴嘗于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蒙古病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言出軍中興久矣朝廷無一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徧觀之喜見

顏色乃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及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十聽賜同盟世英過徐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請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二由是與安用有隙　蒙古以李全子璮爲益都行省　金恆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色埒鞏昌總帥完顏仲德（呼郎沙呼舊作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將郭德海郎按軍眉山店報色埒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色埒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特嘉喀齊喀帥兵應仙色埒等至京水德海乘之不戰而潰仙亦敗走還留山德海寶玉之子也喀齊喀屯中牟聞色埒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先是有投匿名書于御路者云副樞喀齊喀總帥薩哈勒參政恩楚（舊作訛出今改）皆國賊朝廷不殺衆軍亦須殺之爲國除害衛士以聞薩哈勒飲藥死恩楚稱疾不出唯喀齊喀坦然若無事者金主亦無所問及是言者謂喀齊喀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逗遛不進終則棄軍先遁不斬之無以謝天下金主貸其死免爲庶人籍家貲以賜軍士　八月乙卯起眞德秀爲徽猷閣待制知泉州　己未魏了翁以寶章閣待制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刱義冢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俱舉　乙丑賜進士徐元杰以下四百九十三人及第出身　甲戌玉牒殿成奉安累朝玉牒　蒙古薩里塔伐高麗中矢卒　金中京元帥任守眞以入援汴京敗死汴京人推警巡使齊克紳（舊作強伸今改）爲府簽事齊克紳本河中射糧軍子弟也貌寢而膂力過人時所領軍士僅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之齊克紳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敵礮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齊克紳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駝殺以犒士人不過一啗如獲百金之賜蒙古攻三月不能下乃退　九月辛丑夜汴京大雷金工部尙書范納速震死　乙巳雨雹雷　閏月庚戌彗出于角帝避殿減膳徹樂詔中外臣僚指陳闕失無有隱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閒利便疾苦以聞　戊辰史彌遠乞歸田里不許　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簽民兵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赫（舊作珠顆今改）等主之（攷異）歸潛志作御史大夫費摩阿古岱與帥知開封府圖克坦伯嘉主之與金史異　珠赫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哈昭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尙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哈昭爲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哈昭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玦

珠（舊作任今改）尤酷暴（考異歸潛志作富蔡鼎珠尤酷甚杖殺無辜數人金史不載）有寡婦二
人實豆六斗餘有蓬子約三升玖珠笑曰吾得之矣
執婦以令于衆婦泣愬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
養故雜蓬粃以自食非敢以爲軍儲且三升六斗餘
也玖珠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栗盡棄其餘糞溷中或
白于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哈昭哈昭曰人
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
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
萬斛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遂至人相
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錫默愛實
（錫默舊作斜烈今改）歎曰與其食之何如勿奪爲奉御博諾（舊作巴收
今改）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蒙古皇太弟圖壘卒于師蒙古主還龍庭　冬十月
戊子以星變大赦　泗州路分劉虎等焚斷浮橋以
遏金兵因遣將攻盱眙軍未下金泗州總統完顏實
格叛防禦使圖克坦塔喇聞變朝服望闕拜哭投水
而死實格遂以州附楊妙真總帥納哈塔邁珠（舊作納合
買住今改）亦以盱眙來歸詔改爲招信軍　金以汪世顯
爲鞏昌便宜總帥初世顯以戰功爲征行從宜分治
陝西西路時調度窘迫世顯發家資率豪右助邊鄰
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完顏仲德爲鞏昌總帥世
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固守以抗蒙古及仲德勤王
東下乃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　十
一月喬行簡累疏乞歸田不允　金完顏用安欲圖
山東累徵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會金主以
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駐師徐州城下以

招德全德全不出殺封仙遣杜政出城會安國與宿
帥重僧努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遣人殺安國因攻
徐州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以軍食不給來乞糧朝
廷許之用安即日改從宋衣冠而陰通于金糧乏卒
多流亡乃以嚴刑禁亡者血流滿道　十二月丙子
朔進封才人賈氏爲貴妃　辛巳以皇太后疾大赦
壬午皇太后楊氏崩辛卯帝詣慈明殿行奠酹禮遵
遺詔外朝以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喬行簡上疏曰
向者陛下內庭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
之心猶有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
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爲天下
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爲其所誤
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腑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
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
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閒之曲直縱
而不已其勢必至于假采聽之言而動傷善類設衆
人之譽而進拔憸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
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爲所
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經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
閒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加多以春秋方富
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不能自制必于盛德大
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　蒙古遣王檝來議夾攻
金人京湖安撫制置使史嵩之以聞帝命嵩之報使
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
歸　金主以糧盡援絕勢益危急遣近侍就白華問
計華附奏言車駕當出就外兵留荊王監國任其裁

處陛下既出遣使告語北朝我出非他處收整兵馬止以軍卒擅殺唐慶和議從此斷絕京師今付之荆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則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紀季入齊爲附庸之事陛下亦得少安矣遂起華爲右司郎中召諸臣議親出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蘇布特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復以問華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蘇布特則鄧下亦不可往以今日事勢止有背城之戰如博徒所謂孤注者便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然汝州戰不如半塗戰半塗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馬之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日減馬食野草事愈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禮部尚書舒穆嚕世勣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詣仁安殿言于金主曰臣等聞陛下欲親出竊謂此行不便金主曰我不出軍分爲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則合爲一世勣曰陛下出則軍分爲三一守一戰一中軍護從不若不出之爲愈也金主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武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今日將兵者官努(舊作官奴今改)統馬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又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勣應聲曰陛下用小人則亦有之金主曰小人謂誰世勣歷數曰都察遜(舊作溫敦昌孫今改)完顏長樂等皆小人也陛下不知爲小人所以用之肅與世勣復多所言良久君臣涕泣而罷

乙酉金主集軍士于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言曰陛下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欲以富察官努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欲奉命權參知政事內族思楚(舊作訛出今改)大罵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唯官努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薩布平章拜甡右副元帥思楚左丞李蹊元帥左監軍圖克坦伯嘉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完顏納紳(舊作奴申今改)樞副兼知開封府薩尼雅布(舊作習捏阿不今改)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閒關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食盡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薩布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止爲白華今改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守保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洒泣是日鞏昌元帥完顏仲德援兵至初金主徵諸道兵入援往往觀望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唯仲德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鄧擷果菜爲食閒關百死至汴爲金主謀曰京西三百里之閒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乃決意東行甲辰進次黃陵岡時拜甡擊蒙古降其兩砦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遂固請以河朔諸將爲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都察遜曰太后中宮皆在南

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爲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拜甡曰聖體不便鞍馬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因遂經略河朔官努曰衛州有糧可取拜甡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蘇布特聞金主棄汴復進兵圍之　乙巳帝詣慈明殿行太祥祭奠禮

紹定六年（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　春正月丙午朔帝不視朝

金主乘舟濟河大風後軍不克濟丁未蒙古將和爾古訥（舊作回古乃今改）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德希（舊作賀都喜今改）力戰死兵溺者千人元帥珠爾（舊作猪兒今改）都尉赫舍哩諤楞等死之金主在北岸望之震懼庚戌次漚麻岡遣拜甡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拜甡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丁巳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拜甡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爲民家所殺金主進次蒲城復還魏樓邨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拜甡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和爾和（舊作合里合今改）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　金主入歸德遣奉御珠嘉塔克實布（舊作朮甲塔失不今改）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拜甡自蒲城還不敢入金主召拜甡至數其罪下獄死仍籍其家財以賜將士曰汝輩宜竭忠力毋如斯人誤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富察官努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拜甡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邱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蒙古以田雄鎮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事時關中郡縣蕭然雄披荊榛立官府開陳禍福招徠四山堡砦之未降者獲其人皆慰遣之由是歸附日衆雄乃教民力田京兆大治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衛州倉皇走歸德始大懼時蘇布特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搢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煑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鋪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南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薩尼雅布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閒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薩尼雅布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薩尼雅布不答　丁卯金太后皇后發行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戊辰崔立率甲士二百橫刃入省中拔劍指完顏納紳及薩尼雅布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納紳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輝等十餘人卽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金自南遷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無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閒疾苦將以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

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愞熟無鋒鋩者用之每蒙古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張大其事會飲黃閣中矣　崔立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百官拜舞遂送款詣蘇布特軍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攷異）歸潛志云太后拜立爲左丞相都元帥梁國公金史祗載立自爲鄭王而不及梁國之封蓋以其事爲不足載也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開封判官李羽翼棄官去戶部主事鄭著召不起右副點檢都察額呼舊作溫敦阿里今改左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遜納紳左副點檢完顏阿薩戶部尚書完顏珠赫講議富察琦奉御完顏瑪格皆死焉瑪格將死與其妻溫特赫氏訣溫特赫氏曰君能爲國家死我不能爲君死乎夫婦以一繩同縊其婢從之　壬申蘇布特至青城崔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閒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總領完顏長樂妻富察氏臨洮總管圖們呼圖克們妻烏庫哩氏進士張伯豪妻聶舜英及參政完顏素蘭妻義不爲所汙皆自盡未幾立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荊王府爲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

直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喻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於後世哉奕不能强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赴省好問等喻以立碑事曰衆議推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爲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既以兵事碑不果立（攷異）崔立立碑事金史略本於歸潛志而刪潤之案歸潛志云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耶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是初議立碑元好問已預其議也志又言偕麻革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爲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予即辭曰祁輩布衣無職非所當爲況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於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爲之何辭君等無讓予即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予即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予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等何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爲之若尙書擬學士院作非出於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上民屬子子爲之亦不傷於義也余於是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若虛因避讓而別此祁述元好問王若虛勸作碑文之事所謂王丈即若虛也志又云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即略爲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召赴省留宿省中裕之曰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爲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諸生輩不冒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衛之文骨搢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攖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爲督子熟思之予惟以非職辭久之且曰予既爲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予知其事無可柰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其讓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於是裕之引紙落筆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予曰裕之作正官碑文既成以示王丈及余王丈爲定數字其文止實敘事亦無褒稱立言裕之即於燭前贊其業遲明余輩趨去此述遍祁爲文而碑文實出於元好問也志又云立坐朝堂諸

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爲壽遂召余等俱至立第俄而首領官賫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甘露寺碑有司取而磨之丁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覽余輩恨恨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此述其刻碑事也祁之言歸咎於元好問者至矣然元好問遺山集有外家別業上梁文云初一軍構亂羣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史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吳之世修趙王禪文何理陸機之手迹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閒有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交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投山林之恨皷彼讒作驚始於養驕以成好問之韓之騎甫直射羿之弓隨斁以流言自止知神聖之可憑此好問自辨其誣蓋以祁等授進士告身故曰伊誰受賞自以爲無引紙落筆及偽前梵豪之事故曰於我嫁名也然郝天挺紀立碑事亦定好問爲之詞文引曹南商論謂甫即曹居一之文字元人亦鮮爲曹翁也當日變起倉卒[illegible]諸人不能潔身遠去冀詞免禍均有不得辭其咎者第爲之[illegible]推諉人恐皆未得其平允也郝經陵川集有甘露碑詩云[illegible]文須[illegible]學士譚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illegible]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此持平之論也今仍從金史書之

二月丁丑以余天錫爲禮部侍郎兼侍讀。屯田郎官王定言嚴州歲歉又言義倉爲官吏蠹耗帝曰此是民戶寄留於官專爲水旱之備者柰何耗之定曰當擇邑官及鄉里之賢者分任其事。戊戌上皇太后諡曰恭聖仁烈皇后〔考異〕宋史作丁丑今從宋史本文。蒙古遣皇子庫裕克舊作闊出今改將左翼軍討富鮮萬努舊作蒲鮮萬奴今改於遼東。三月丙辰大雨雹。

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潰軍漸集實嘉紐勒歡懼不能給白于金主請遣出城就糧于徐宿陳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富察官努忠孝軍馬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努曰紐勒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努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因謀圖用時蒙古特穆爾岱圍亳州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努請北渡河再圖恢復紐勒歡沮之官努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努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赫舍哩阿里哈反以金主意告官努金主復懼官努及用相圖因以爲亂命宰執置酒合解之用即撤備戊辰官努乘隙率衆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于都水摩和納舊作毛花輦今改宅以兵監之驅紐勒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巴納紳舊作巴奴申今改于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于地謂實曰爲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努因大殺朝官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努提兵入見言紐勒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紐勒歡罪而以官努權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官努矯詔召徐州行省完顏仲德赴行在徐州官屬懼爲官努所紿勸仲德勿往仲德曰君父之命豈辨眞僞耶死亦當往尋使者至果官努之詐乃止。江淮制置使趙善湘入見帝曰中原機會卿意以爲何如善湘對曰中原乃已壞之勢恐未易爲力邊地連年干戈兵民勞役當休養葺治使自守有餘然後經理境外今雖有機會未見可圖帝曰自守誠是也。趙至道言陛下躬南面尊事之敬東朝擁佑之恩養致其樂疾致其憂喪致其哀其爲孝無以加矣繼茲以往天命必畏祖宗必法君子必親小人必遠女謁必禁小民必思懷保政事必務修飭斯足盡始終之孝帝然之。金右丞特嘉尉忭致仕居汴聞蒙古兵將入城召家人付以後事望睢陽慟哭自縊死特嘉喀齊喀既廢常怏怏蘇布特遣人招之即治裝欲行詣省別崔立方對語適一人自歸

德持文書至發視之乃金主諭喀齊喀反正者也立怒叱左右斬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六十七（起昭陽大荒落四月盡閼逢敦牂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紹定六年（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夏四月壬寅葬恭聖仁烈皇后于永茂陵

金崔立以天子衮冕后服進于蘇布特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金主姨郕國夫人平章拜甡妻右丞李蹊妻皆死杖下貴族富人不堪其毒或相語曰攻城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百萬恨不早預其數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皇后梁王荊王及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楷等及三教醫卜工匠繡女赴青城劉祁竊歎曰此國初受宋降處也今迺復至此乎蘇布特殺梁荊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寶符李氏行至宣德州自縊于摩訶院佛像前且書其門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見者哀之諸后妃不知所終蘇布特入汴京以金人擅殺唐慶取諸宰執家屬治罪故相侯摯見殺崔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破蘇布特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爲定制蘇布特以汴多飢民下令縱其北渡就食

金唐鄧州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伊喇瑗相掎角謀迎金主入蜀遂侵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過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得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土地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乙酉錄行都繫囚

五月金鄧州節度使伊喇瑗以其州來降初金主遣右司郎中白華召鄧兵入援事久不濟淹留于館會瑗以鄧降華亦從至襄陽帥臣署華爲制幹尋改均州提督其後州將范用吉殺長吏送款于蒙古華因北歸華以宿儒貴顯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爲時所貶

衛州白公廟之潰富察官努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努因其母以請和官努乃詣亳州密與特穆爾岱（舊作忒木䚟今改）言欲劫金主以降特穆爾岱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努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其遣來使者二十餘輩金主密令官努以金銀牌與之勿令還營因知王家寺大將所在官努乃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因備火槍戰具官努夜率忠孝軍

四百五十人登舟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特穆爾岱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努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入蒙古軍特穆爾岱不能支大潰溺死三千五百餘人官努盡焚其柵而還遂拜真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其軍以守亳州

官努既敗特穆爾岱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諸臣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悲泣語近侍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困耳于是內局令宋珪奉御紐祜祿溫綽(舊作女奚烈完出今改)烏古遜愛實(烏古遜舊作吾古孫今改)等密謀誅官努且聞蔡州城池堅深兵衆糧廣咸勸如蔡州會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烏庫哩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遂決策如蔡六月乙卯官努自亳州還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譁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溫綽伏照碧堂門閒官努入溫綽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努中創投城下以走溫綽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溫綽請金主親撫慰之于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金主以齊克紳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參政內族色埒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齊克紳建一堂于洛州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願以死自效蒙古自汴驅色埒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色埒降色埒命左右射之既而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凌阿呼圖(舊作烏林荅胡土今改)代行省事齊克紳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齊克紳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齊克紳躍而射之韓奔還陳率步卒數百奪橋金軍有一卒獨立拒之殺數人齊克紳卽手解都統銀牌佩之士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蒙古以五百騎迫之齊克紳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呼圖以蒙古兵強卽以輕騎挈妻子奔蔡州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齊克紳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齊爾(舊作塔察兒今改)齊克紳語不遜兵卒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齊克紳不從左右持使北面齊克紳拗須南向遂殺之

辛卯金主發歸德留元帥王璧守之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皁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不足言汝輩無忘祖宗之德衆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己亥入蔡州父老羅拜于道見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戲欷久之遂以完顏仲德(仲德卽呼沙呼舊作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庫哩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富珠哩小洛索簽書樞密院事仲德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遷播幸

卽安于蔡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旦夕言西幸不便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亦安之命修見山亭爲遊息之所遣內侍宋珪選室女備後宮已得數人完顏仲德諫曰小民無知將謂陛下駐蹕以來不聞恢復遠略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金主曰朕以六宮失散左右無人故令采擇今承規誨敢不敬從止留解文義者一人餘皆放還仲德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肆罵詈仲德縛德杖之金主諭仲德曰此軍得力方以商用卿何不容忍之仲德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illegible]得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努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無復敢犯法者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庫哩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爲言金主怒遂疎鎬鎬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蒙古耶律楚材請以孔元楷襲封衍聖公從之　秋七月乙卯權知廣德軍石孝隆進奏民力當惜帝曰州縣催科歲有增益朕每聞之此心惻然宜以愛民爲念無負所言　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將劉儀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山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戰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候里砦于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牓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絶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殺其將烏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略丙辰蓐食啓行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破之仙走追至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元帥塔齊爾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塔齊爾博勒呼之從孫也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時城中糧盡人相食金將烏庫哩黑漢殺其愛妾以啖士士爭殺其妻子官屬聚議欲降黑漢持之益堅有總領趙醜兒者開門納南軍黑漢率兵巷戰爲南軍所獲脅使降黑漢不屈遂殺之主帥富察某爲部曲兵所食城遂降南軍駐息州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庫哩呼嚕（舊作烏古論兀魯今改）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參知政事穆延烏登（舊作[illegible]今改）簽書樞密院富珠哩中洛索帥忠孝軍五百行金主諭之曰蒙古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

耳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閒矣以呼嚕長綰命瓜勒佳玖珠(舊作夾谷久住今改)代之　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考異壬寅金史紀作癸卯今從宋紀及宋史全文)　辛亥大饗於明堂大赦　辛酉經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熙殿榜殿記宣付史館　蒙古庫裕克(舊作貴由今改)攻遼東舒穆嚕扎拉(舊作石抹查剌今改)率黑軍先登諸軍繼之擒萬努遂平遼東扎拉額森(舊作也先今改)之子也萬努據遼東十九年至是始滅　金使完顏阿古岱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陳生獲數千人悉資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古岱至宋宋不許　庚戌金主以重九拜天於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面諭之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汝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勞效起身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爲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慮不爲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報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防守四面及子城衆出戰蒙古兵潰奔塔齊爾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　冬十月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考異金史以孟珙等助攻蔡在十一月宋史本紀作十月今從宋史)塔齊爾大喜益修攻具斵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出降完顏仲德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　金裁冗員汰冗軍及定官吏軍兵月俸辛巳縱饑民老稚羸疾者出城既而出城者多言城中虛實復禁之　甲申金徐州節度副使郭恩約原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州中將士以蔡州被圍朝命阻絕逼於蒙古兵議出降行省薩布不從恐被執投河軍士援出之薩布自縊死麻琮以州降於蒙古　金人自被圍懼食不給妖人烏庫哩先生自言能使軍士服食可不費糧議者欲援田單假神師故事以駭敵人金主頗然之參知政事張天綱力辨以爲不可遂止員外郎王鶚發其從前姦惡金主曰朕幾爲妖人所誑遂殺之　丙戌以史彌遠爲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加食邑千戶薛極爲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帝諭貴誼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于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壻五孫皆加官秩越八日乙未卒彌遠爲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爲收召賢才老臣布于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憸壬爲臺諫一時

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擁立惟言是從歿而贈官錫謚恩寵不衰 十一月乙巳給事中莫澤言提舉千秋鴻禧觀梁成大暴很貪婪苟賤無恥遂寖成大祠命澤遷刑部尚書既而臺臣交劾澤貪淫忮害又論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三人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成大尤心術嶮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奪占宇文氏賜第既擯歸訟之者數百人朝命毀其廬雖知孝亦鄙其爲人嘗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至是皆貶尋謫居遠州盡追爵秩天下快之 丙午詔改明年爲端平元年帝始親政厲精求治鄭清之亦以更化爲己任收召賢才擢用之 召陳塤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宦者陳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 進魏了翁爲華文殿待制知瀘州了翁應詔上章論十弊請復舊典以彰新化一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槩若白黑帝讀之感動 丙寅權工部侍郎趙范入見帝問近日何者爲急范奏曰事有本末有緩急獎廉退去姦邪此國之本務國未富兵未强此今日之急務也大農課額大虧於昔要必有由至於兵之未强則緣諸邊近年築城太多遂分兵力國家之兵聚則不少散則不多若能散能聚可守可戰使江淮表裏皆有可恃之勢則戎馬侵突足以禦之矣帝問蒙古議和事范曰爲羈縻之策則可宣和海上之盟其初堅如金石緣倚之太重備之不至迄以取禍此近事之可鑒者帝曰和豈可恃耶 丁卯詔趙葵措置沿邊備禦緩急調遣並聽便宜 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請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然之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庭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于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 己巳趙葵入見帝問曰金與蒙古交爭和議如何葵對曰今邊事未强軍政未備且與之和一年無警當作兩年預備若根本既壯彼或背盟足可禦敵臣至淮東當修

車馬備器械爲野戰之計固城壁濠隍爲强邊之圖更欲爲陛下經理屯田帝曰卿規模甚遠其殫意爲朕展布（考異）趙葵所言暫與之和指蒙古而言宋史作帝問以金事而葵對以和雖似與金和矣此時宋方助蒙古攻金何故反欲議和耶宋史係刪削之誤今據宋史全文附書之

蔡州攻圍益急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并力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齊爾約南北軍毋相犯塔齊爾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鉤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十二月珙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即汝水潭高于汝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其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水于是兩軍皆濟己卯攻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礮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帥富珠哩中洛索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礮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强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卻走傷者甚衆洛索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完顏仲德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于城上立柵自蔽仲德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古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縶或爲俘獻或辱于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廄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矣

庚辰樞密使薛極罷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並附史彌遠最爲親信用事人謂之四木至是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戊申洪咨夔言提舉洞霄宮袁韶仇視善類詔附史彌遠詔罷祠祿又劾趙善湘鄭損陳晐納賂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晐與祠損落職與祠

是歲蒙古敕修孔子廟及渾天儀

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蒙古太宗六年）春正月庚子朔詔求直言太府卿吳潛應詔陳九事忤執政意罷奉千秋鴻禧祠祕書郎董重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請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詔兼崇政殿說書重珍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藁帝稱其忠實

詔舉堪爲將帥者以曾從龍爲沿江制置使

丙午詔趙范兼淮西制置副使任防禦以不擅嗣濮王

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

中饑窘歎息而已。先是辛丑，黑氣壓城上，日無光。出降者言城中絶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責，且驟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金自被圍以來，將帥戰沒甚衆。戊申，以近侍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以入，督軍鏖戰，及莫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世祖之後，拜牲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嗣不絶，此朕志也。」承麟乃起受璽。己酉，卽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入，大戰城上。烏庫哩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時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已立宋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走。孟珙招江海、塔齊爾之師以入。完顏仲德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自經于幽蘭軒。仲德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殉國，吾輩獨不能耶！」于是參政富珠哩小洛索、烏凌阿呼圖、總帥元志、元帥裕珊爾（舊作玉山兒，今改）、赫舍哩柏壽、烏庫哩和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仲德狀貌不逾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護諱之，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家素貧，敝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雅好賓客，及薦舉人才，人有寸長，必極口稱道。其掌軍務，賞罰明信，號令嚴整，故所至軍民咸樂爲用，危急死生之際，無一人有異志者。南遷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者，仲德一人而已。承麟退保子城，聞金主殂，率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攷異：元史列傳多稱金末帝爲義宗，今從金史作哀宗。）奠未畢，城破，諸將禁兵共舉火焚之。奉御完顏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以歸。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以實告曰：「城危時，卽取寶玉寘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燄未絶，珙乃與塔齊爾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先是金有都提控畢資倫者，爲邊將所獲，囚于鎮江土獄，脅誘百端，終不肎降。至此已十四年矣。及聞金主自經，歎曰：「吾無所望矣！容吾一祭吾君，乃降耳。」主者信之，爲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投江而死。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命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壤，詣奉先縣汎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屯襄陽，江海還屯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鈞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　金穆延烏登行省于息州，與諸將日以歌酒爲樂，軍士淫縱。蔡州破，與富珠哩中洛索、瓜勒佳玖珠等送款請降，爲金主發喪設祭，上謚曰昭宗。州民因奉烏登爲丞相，中洛索爲平章，舉城南遷，遂焚其樓櫓。蒙古望見火起，追及于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二月辛未，御史洪咨夔言：「陛下親政之始，斥逐李知孝、梁成大，天下固已快

之其餘詔事權姦黨私罔上倡淫黷貨罪大罰輕者尙在仕籍詔俱削秩罷祠　丁亥詔端平元年正月以前諸命官貶竄物故者許令歸葬　是月蒙古都元帥張榮破徐州國安用投水死〔攷異〕薛氏通鑑作完顏用安自殺蓋猶以安用為金人故書其賜姓也據金史國用安傳用安歸達才復叛歸於宋宋史理宗紀端平三年七月詔權徐州國安用力戰而歿已贈順昌軍節度使仍官其子國興承節郎是宋人已為之贈官廕子矣今書其本姓

三月己酉以賈似道為籍田令似道涉子貴妃弟也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至太常丞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伎家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史嵩之上所獲遼道宗金太宗世宗寶璽七顆詔貯封樁庫

辛酉詔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閤門祇候林拓詣洛陽省謁八陵　蒙古兵自河南還俘獲甚衆中途逃者十七八詔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耶律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柰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蒙古主悟命除其禁　夏四月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物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海罕舊作好海今改等獻于行都時相侈大其事洪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帝雖領之不悉從也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哀宗骨于大理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眞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攷異〕金史張天綱傳載天綱被俘後對宋人語甚激烈其意在求速死耳金史云後不知所終則天綱後事金人未能詳也宋史全文載端平元年四月甲午樞密院奏乞令殿前司借補張天綱武翼大夫本司計議官借補完顏海罕保義郎本司副將並給袍笏靴帶從之是宋人嘗授天綱以官矣汪劍潭謂當大書於簡以正金史之訛余謂兩國交兵各紀所聞容有不盡實者如五代薛史書劉仁贍降則仁贍未嘗降也宋史書康保裔死則保裔未嘗死也宋人授天綱官自是實事特未知天綱受職否耳姑記於此以俟博聞

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祕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　丁酉臣僚言江淮荆襄諸路都大提點坑冶吳淵恃才貪虐籍人家貲以數百萬計其弟潛違道干譽引用匪類詔並落職放罷　五月庚子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薛極卒　左司郎官李宗勉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又言楮幣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捐也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

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況進取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患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衆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强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勿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苟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强觀釁而動用兵未晚也 召前江東提點刑獄徐僑爲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十言皆感憤剴切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何以清貧若此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何爲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于橫斂軍怨于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處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女冠吳知古得幸內侍陳洵直用事故僑論及之（攷異）宋史以徐僑所言女謁閹宦爲指閻妃董宋臣然其時閻董未用事也今改正 帝爲之改容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朋黨爲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 丁未主管官告院張煜進對帝問以邊計煜對曰蒙古非金讎可比但和議難恃須選將練兵儲財積粟自固吾圉俟小使回可和則姑與之和然不可撤備帝然之 丙寅詔黃幹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宣胡夢昱等皆阨于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仍錄用其子 建陽縣盜發衆數千人焚劫邵武麻沙長平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 蒙古主大會諸王申嚴條令郭德海嘗請試天下僧尼道士選精通經文者千人有能工藝者則命小通事哈珠（舊作合住今改）領之餘皆爲民又請天下置學廩育人材立科目選之入仕蒙古主頗采其言 六月壬申知建寧府兼福建運判袁甫請蠲漳州歲納丁米錢泉州興化軍一體蠲放從之 戊寅以喬行簡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學士曾從龍參知政事大中大夫鄭性之簽書樞密院事先是性之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辭色則讒諂乘閒或不自知矣願陛下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終譽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 太常少卿徐僑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己卯詔復巴陵縣公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仍存恤其家時竑妻吳氏自請爲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僑又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聽納 召許應龍爲禮部郎官初應龍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沒江西閩廣閒與鍾全相結勢甚熾樞密陳韡帥江西任應龍討捕應龍調水軍土兵分扼要害斷橋開塹斬木塞途諭統領官齊敏曰兵法

攻瑕今鍾全殘寇將盡而陳三槍勢方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如其言于是諸寇皆平至是召入對帝謂之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遷國子司業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爲不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僑然之　詔殿司選精鋭千人命統制婁拱統領楊辛討捕建陽盜

癸巳禁毁銅錢作器用并貿易下海　史嵩之進兵部尚書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黄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鋭寧肎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淮西運判杜杲上言曰臣備員邊郡切見沿淮旱蝗連歲加以調發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征發中原板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饋運士不宿飽若虛內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方今境內之民困于州縣之貪刻扼于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閒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于外綴于强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柰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動其姦心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以絶紛紛之說淮西總領吳潛亦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以金人既滅與蒙古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寖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已甚近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內郡率爲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皆不聽　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夜燒封邱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一夕百卧起比明伯淵等約立視火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七首横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亦被殺伯淵繫立尸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不欲爲其所汚云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

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季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强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　秋七月蒙古主謂羣臣曰先帝肇開大業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麗回鶻諸國皆已臣附唯東南一隅尚阻聲教朕欲躬行天討卿等以爲何如國王塔斯（舊作塔思一名扎拉袞舊作查剌溫亦作查老溫）對曰臣家累世受恩圖報正在今日臣願仗天威掃清淮浙何勞大駕親臨蒙古主喜曰塔斯雖年少英風美續簡在朕心終能成我家大事矣厚賚而遣之塔斯穆呼哩之孫也　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趣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國王塔斯已引兵南下時汴隄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蒙古塔齊爾前鋒將劉亨安橫槊躍馬奮突而前南師奔潰擁入洛水死者無數誼僅以身免塔齊爾拊亨安背曰眞驍將也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者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砦徐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蒙古兵又決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南軍南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　甲戌朱揚祖林拓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初揚祖等行至襄陽會諜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溯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于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

是月權知邵武軍王埜討平建陽盜　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陳覆敗詔趙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竝削職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于赴援致不能支詔用吉降武翼郎敏子削秩放罷誼削四秩勒停自效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以趙范代之　冬十月召眞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德秀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旋進戶部尚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唯存乎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魏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學等皆切于上躬者他如和議

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　辛卯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致仕陳貴誼卒　孟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鄧閒以備蒙古名鎮北軍十一月壬子詔以襄陽府駐劄御前忠衞軍爲名命珙兼領之　壬戌太白經天　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檝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伸之李復禮喬仕安劉溥報謝自是河淮之閒無寧息之日矣　蒙古濟南行省嚴實入覲於和林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先是實之所統凡五十餘城至是惟德兗濟單隸東平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六十八（起旃蒙協洽正月盡柔兆涒灘十二月凡二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端平二年（蒙古太宗七年）春正月乙未朔，帝不視朝。丙申，詔中書後省將端平改元以來中外言事書疏科別其申明條目，速與繳入，以便省覽，自今計月類進。詔三衙、沿江、京湖、四川、兩淮制帥幷諸處軍帥，非臨陳對敵，送之中書，俾大臣參閱酌行，如紹興故事。

至于軍令，不得遽行誅戮，如罪犯顯著，須按實取旨。

庚子，詔榮王府、皇后宅置教授各一員，皇后宅可依紹興舊典四姓小侯立五經師之遺意。丁未，詔京湖、四川、兩淮制臣、帥臣，所宜練兵恤民，峙糧繕器，經理營屯，控扼險阻，使警飭之嚴常如敵至。諸軍將士昨已第賞，所在速與放行；或一時有失，條具並以名姓來上。其中原歸附人，忠節可尚，當甄功推賞，隨材錄用，毋使失職。辛亥，詔曰：「國家進士之科，得人爲盛。比年場屋循習寬縱，易卷、假手、傳義之弊，色色有之，深恐真才實能無以自見。可令監試官嚴行覺察，犯者依貢舉條制。取中人就尚書省覆試，以副親策之選。」甲寅，禮部尚書兼侍讀李𡋯奏：「胡瑗、孫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十人，卓然爲學者所宗，宜在從祀之列。」又請將子思幷與陞祀，列在十哲之閒。從之。丙辰，以帶御器械兼權主管侍衞馬軍行司公事孟珙黃州駐劄。珙入對，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問和議，珙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埤濬隍，蒐討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閒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鎭淮二砦以居諸軍。丁巳，詔經筵所進讀《通鑑綱目》。辛酉，以寧淮軍統制程芾爲蒙古通好使，浙西路兵馬鈐轄王全副之，各借金帶服繫。尋以杜顯爲添差通好副使。時江西安撫使史嵩之力主和議，起居舍人袁甫言：「臣與嵩之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易於主和，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

詔知衢州蔡節削二秩，以本郡會價抵減故也。

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丁卯，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蒙古城和林，作萬安宮。和林本回鶻故城，蒙古以爲會同之所，使安撫使劉敏城之，幷命營建萬安宮，設宮闈司，立驛傳，以便貢輸。城成，周圍五里許。蒙古以宋子貞爲東平行臺右司郎中。子貞，長子人也，先在嚴實幕府爲詳議官。時蒙古略定中原，諸事草創，實建行臺，統五十餘城，州縣之官，或擢自將校，或起由民伍，率昧於從政，甚者專以掊克聚斂爲能，官吏相與爲貪私以病民。子貞仿前代觀察采訪之制，命官分三道糾察官吏，立爲程式，與爲期會，黜貪惰，獎廉勤，官府始有紀綱，民得蘇息。東平將校占民爲部曲戶，謂之鄉寨，擅其賦稅，幾

四百所子貞請罷歸州縣實初難之子貞力言乃聽人以爲便 三月乙巳以曾從龍兼同知樞密院事眞德秀參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侍讀陳卓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以權兵部尚書余鑄監察御史丁伯桂同提領會子所官公共措置商榷收換事宜 乙卯詔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李𡎺專提領高宗正史 夏四月都省言第十六十七界會子散在民閒爲數浩汗會價日損物價日昂若非措置收減無由增長詔令封樁庫支撥度牒五萬道四色官資付身三千道紫衣師號二千道封贈敕告一千道副尉減年公據一千道發下諸路監司州郡廣收兩界會子 前權發遣肇慶府陳雷奮入對言廣東民兵首領事帝曰廣東民兵之制如何雷奮曰止爲保衞鄉井無調發之擾無出戍之勞且臣所奏民兵不止爲廣東設伏見親政以來百度振飭未見成效大驗者何也良由竭東南之力養百萬之兵財力既竭內治不易兵力既殫外攘亦難願陛下於民兵加之意非惟可以摧姦雄之膽絕盜賊之萌當不費億萬而盡得天下精勇之用帝曰廣西曾行之否雷奮曰廣西前後帥臣未能行此然二廣賴民兵之用爲多如向者廣東峒寇陳三槍之叛招捕陳韡正藉民兵叶力收獲如近者廣州戍卒之叛既自兵變自難以本州之兵制之崔與之實率首領民兵登城捍禦叛卒遂遁此皆已試之效陛下若由二廣推而行之澤被生靈者廣矣帝首肯再三 丁卯臨安火 庚辰宰執言節用自

貴近始積財在於節用律下當以身先請將俸給自五月始減半帮支痛自撙節以示表勵從之乙酉刑部尚書李𡎺請捐俸給之半繼是卿監亦上捐俸之奏詔不許 丁亥太白晝見 戊子大閱 五月癸巳朔監察御史李宗勉言廟堂更化之始將兩界會子亟易勞費特甚行之日久折閱如故不若節用而省退官吏充爲內外營繕支費浮泛務從節約其監司帥守既無苞苴饋運之費儘可撙節以爲稱提之助從之 丙申以軍民交鬨罷和州防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趙勝以韓昱爲帶御器械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鑑帶御器械權主管步軍兼馬軍司職事進知平江府張嗣古知嘉興府趙與篡官各一秩以和糴有勞也 甲辰參知政事眞德秀薨諡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爲史彌遠所忌屢擯不用而聲聞愈彰仕宦所至有惠政不愧其言 庚戌以喬行簡兼參知政事 六月癸亥詔殿前司招刺一萬人補諸軍效用闕額統制常思訓以軍鬨削二秩勒停從淮西制司自效將佐責降有差復令揀汰軍士年老無依尙堪披帶者且與存留 戊寅以鄭清之爲左丞相喬行簡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己卯以葛洪爲資政殿大學士仍提舉洞霄宮 庚辰祈雨錄行在繫囚 時會要書成召李心傳赴闕爲工部侍郎上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也陛下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爲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

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廉平之吏所在罕見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檢稅不盡而民怨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祲饑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滋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苞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望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帝然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 壬午以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簽書院事 賜禮部進士吳叔告以下四百五十四人及第出身 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帝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人材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向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眞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知陛下非踈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電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凜凜在于一人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君德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閒伺隙以求其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蒙古主命皇子庫端（舊作闊端今改）庫春（舊作曲出今改）等侵蜀漢及江淮又命皇子庫裕克（舊作貴由今改）姪棼賚扣（舊作蒙哥今改）伐西域唐古斐庫齊（舊作魯火出今改）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初議者欲遣

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以爲得制御之術耶律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 秋七月戊戌太白經天 崇政殿說書袁甫言竝命二相當盡心副委任之意今中外多事而左相辭遜右相畏避各事形迹緩急若何宜宣諭二相力行公事帝曰卿議論極當 甲辰秘書郎兼莊文太子府教授應繇請建儲帝曰此事祖宗自有典故繇曰仁宗晚年因大臣有請方能爲此高宗春秋鼎盛未誕皇嗣乃能以天下爲公選宗室子育之禁中眞度越千古帝然之 庚申禮部尚書魏了翁上十事不報 袁甫進言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漢元帝唐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眞所謂眞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也 蒙古將昆布哈舊作口溫不花今改侵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於上牐而還

閏月壬戌朔秘書省正字王邁言竝命二相宜鈞責任帝曰朕當戒諭二相使之同心協力共濟國事邁曰若不戒飭恐成朋黨之風帝曰朕任淸之甚專但以天下多事非一相所可理故以行簡輔之行簡之用斷自朕心 己巳魏了翁進讀大學因言誠字雖係藩邸舊名考之故事未嘗偏諱蓋此字紀綱斯世若科舉文字皆避場屋未免疑惑乞聖語許免迴避以廣陛下之謙詔不必避 丁丑兵部郎官邱岳言軍士貧悴帝曰軍人所請不多適值物貴不足贍給軍心不安實原於此岳請放行戰功及去夏河南諸路恩賞帝曰已曾理會岳曰外閒實未施行 戊寅喬行簡請百司庶府俟宰相每日依時出堂之後方許退歸庶事務皆得及時剖決而無滯積之患詔百司庶府竝合遵行可榜朝堂 壬午臣僚請宣諭沿江兩淮荆襄帥各釋私憾協志同謀調度通用急難相濟或玩視詔書復相疑貳者退之選大臣有實望者俾居督府或畀宣撫之任置之荆淮之閒統帥列閫專其節制而總事權不惟平居暇日調一其心臨事之際亦可如臂指之相使從之 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兩浙州軍決繫囚杖以下釋之仍蠲贓賞錢 丁亥以全子才及軍器監簿劉子澄相繼夜遁遺棄輜重竝奪二秩子才衡州居住子澄瑞州居住 八月詔浙西臨安平江嘉興鎭江府常州安吉守臣將未修復圍田許官民戶承佃經理 乙未太府寺簿王極言邇來星變屢形於天軍變屢作於下秋成在望積陰多霖願陛下積誠以動天權度邊防不致鹵莽帝然之 軍器局監正杜範言陛下親覽大政二年於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或者有漸不如舊之憂其弊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以天位之重而私意未能淨盡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

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條教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好議論者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心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也　甲寅惠陽建陽京口諸軍作亂討平之　乙卯以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仍圖像於昭勳崇德之閣　主管官告院錢相言外而諸帥內而二相不相協和事會孔殷民情叵測至於佩劍相笑矛盾相攻帝曰諸帥已戒諭相曰諸帥責任雖分統制則一若彼此不知緩急豈肯相應也　丁巳知建昌軍徐臬朝辭論江淮海道利害帝曰淮兵不爲不多臬曰義勇忠義雖多正兵甚少帝曰義勇亦可臬曰皆沿淮戀土之民未必人人可用秋高馬肥當明閑諜嚴邊備　九月丙子李宗勉請詔大臣檢炤鄭寅等所陳節略項目詳加審訂始自宮掖次而朝廷又次而郡國皆以節省爲務毋牽私情毋惑浮議日計之雖不足歲計之則有餘仍出內帑所儲收兩界溢數會子行之數載自有成功從之　己丑詔端平親政以來務革前弊禁約求舉馳書事目之類近聞循習如舊害政尤甚自今內而百司外而臺郡月具無請托事申御史臺仍令常切覺察　冬十月蒙古塔斯（舊作塔思今改）破襄陽庫春徇襄鄧塔斯引兵攻郢郢瀕漢水城堅多戰艦塔斯命造木筏遣汶上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今改）劉巴圖魯（舊作拔都爾今改）將死士五百乘筏進攻江陵統制李復明力拒之塔斯引騎兵沿岸迎射復明戰歿士卒多溺死城堅守不能下塔斯乃擄掠而還（致異）

（宋史本紀端平二年不載蒙古兵攻郢據元史太宗紀七年十月庫春圖襄陽拔之遂徇襄鄧入郢擄人民牛馬數萬而還塔斯傳亦載其事於乙未冬即端平二年也宋史於端平三年二月詔以大元兵攻江陵統制李復明奮勇戰歿其贈三秩仍官其二子死事士卒趙具姓名來上蓋用兵在二年之冬贈恤在三年之春宋史文有闕略耳今從元史紀傳書之）

金既亡郡縣以次降於蒙古鞏昌總帥汪世顯猶設城守既而與衆議降會蒙古庫端入蜀次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道左庫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又問曰金亡已久汝不降果誰爲耶對曰大軍迭至莫知適從惟殿下仁武不殺竊意必能保合城軍民是以降也庫端大悅戒其下秋毫無犯俾世顯仍舊職帥所部從征世顯遂絕嘉陵進趣大安庫端資其糧械　十一月乙丑詔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曾從龍爲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軍馬禮部魏了翁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以同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兼權參知政事

戊辰詔給兩督視府隨軍支用之費金各一千兩銀各五萬兩度牒各一千道會子各五百萬緡　壬申都官郎官葛逢言趙范趙葵陳韡素不同心帝曰置兩督視須可使諸將協和逢又言人才難得過有小大當多事時亦當斟酌而用之帝曰有過者不可例棄　甲戌臣寮言敵侵蜀境制臣趙彥呐連年調度師老財殫兵分力薄若上流不固則吳楚有衝決之勢願以保蜀爲念倘有申請悉爲報從或遣襄陽援兵早爲起發諸司應於錢物無分彼此悉力傾助以扶其危從之　戊子安南國貢方物　蒙古中書省請契堪大明歷從之　十二月壬寅魏了翁陛辭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

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國乃命出視師會曾從龍卒兼命督視江淮了翁開幕府於江州以吳潛爲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爲參議官 甲辰以余嶸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雷 蒙古庫端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庫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如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曰是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噪盛旗鼓爲疑兵彥吶至罝口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兵大至璘遁沔州遂破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吶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揮甫畢蒙古衆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蒙古乃退友聞遂引兵入扼仙人關友聞彬十二世孫也 杜範吳昌裔徐清叟並擢監察御史時論翕然稱之範疏言曩者權臣柄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姦邪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迴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日以鑠朝廷紀綱日以壞帝深然之昌裔疏言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訖了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屈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氣銷耎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邪助國脈也 是歲蒙古詔籍民自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

端平三年（蒙古太宗八年）春正月己未朔詔以星行失度雷發非時免天基節上壽宴 吳昌裔疏言曰今大昕坐朝間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慆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內則嬖御懷私爲君心之蠹外則子弟寡謹爲明政之累游言噂沓寵賂章聞欲羃勺太和得乎 蒙古萬安宮落成諸王各治具來宴會蒙古主手觴賜耶律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高麗使者來朝蒙古主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蒙古主曰朕亦度必無此人 蒙古有于元者奏行交鈔耶律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鑒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 壬申

蒙古兵連攻洪山張順翁大成等禦之 二月己丑大理評事趙崇𢸯請謹天變于未然帝曰不可不存敬畏之心又言今日不可玩者在邊兵帝曰北軍多可慮方思所以安之 甲午詔以統制李復明戰歿江陵贈三秩仍官其二子 前知安豐軍王𧸘言今日備邊之計宜於新復州軍留息以衞光留壽春以衞安豐留泗以衞招信留漣水以衞山陽帝曰正欲如此𧸘又論沿邊事宜以節制多門爲慮帝曰開督府正欲統一事權 壬寅詔侍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 甲辰起居郎吳泳疏論淮蜀荆襄捍禦十事不報 己酉詔魏了翁依舊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雖恩禮赫奕而督府陳奏動相牽制甫二旬復以建督爲非遂召還前後皆非帝意於是了翁固辭求去（攷異）了翁召還理宗紀作甲辰今從宋史全文 以陳韡爲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史嵩之爲淮西制置使兼知廬州 甲寅以祈雨決中外繫囚 蒙古主命應州郭勝鈞州富珠哩玖珠（舊作孛朮魯九住今改）鄧州趙祥從皇子庫春充先鋒南伐 三月戊午朔詔前知光化軍扈斌特與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廣東摧鋒軍拘管以其棄城也 辛酉廣東英德大水賑之 癸未太學博士斗祥進言邊事方急莫有任其責者帝問如何斗祥曰此士大夫畏事之過願陛下奮發剛斷大明黜陟庶幾人樂爲用天下無全才惟陛下兼收並用隨才而器使帝曰然用其所長當護其短 京湖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

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御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降於蒙古時城中官民尚有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萬金銀鹽鈔不與焉皆爲蒙古所有南軍大將李虎因亂劫掠襄陽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池高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范削三官落職仍舊職任 左司諫李宗勉上言均房安蘄光化等州兵禍甚烈然江面可以無憂者獨有襄陽今又告變矣襄陽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猶在秋冬今之所慮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危亡之憂悔將何及 是月蒙古復修孔子廟及司天臺 夏四月己亥試將作監兼知臨安府事顏頤仲論用人當久任帝曰用得其人不必數易又言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帝曰常持敬心則不爲外物所移 己酉以魏了翁爲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了翁復力辭詔提舉洞霄宮侍御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國家人才焯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帝追悔開邊釁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監察御史王萬謂泳曰用兵固失計之甚恐亦不可示弱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泳然之癸丑詔曰朕猥以眇躬獲承丕緒屬讎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鄰不利西南蓋嘗躐階成而擾興沔其在辛卯遽乃穿金房以瞰襄樊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固將布失於國中以志吾過但使留屯於塞下自守我疆忽西陲

之弗寧駭北騎之深入重以均房之叛將發此京湖
之禍機肆荼毒於列城至蔓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
鬭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致援師之纍
露及科役之繁苛爲之騷然有足憫者是皆朕明不
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乎天之心下無以定乎民
之志遂令有衆多告非辜朕方施令發政以爲綏輯
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
病之在身咨爾羣僚體予至意　蒙古復破隨郢二
州及荆門軍殿中侍御史李宗勉率全臺言曰蜀之
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
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
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邱墟陛下誠
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出內帑儲蓄
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
家之調度分上流淮東淮西爲二帥而以江淮大帥
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公私
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强壯者以充
游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圖猶
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
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强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
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也　初蒙古惟事進
取所降之戶因以予將士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
充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呼圖克（舊作忽都虎今改）領之始
隸州縣時羣臣皆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
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
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律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

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卽逃散
矣蒙古主從之及忽圖克以所括中州戶一百四萬
上蒙古主議以眞定民戶奉太后湯沐諸州民戶分
賜諸王貴戚楚材曰裂土分民易以生隙不如多與
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
官吏必自詔命除恆賦外不令私自徵斂差可久矣
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一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
戶出絲一斤以給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
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
十分之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以爲永額朝議皆以
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將來必有以利
進者則今已重矣　蒙古近臣議收民牝馬耶律楚
材曰中原皆田蠶之地今若行之後必爲民害從之
時工匠製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考覈之
遂爲定制　五月甲申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
揚州葵墾田治兵邊備以飭　六月癸巳直煥章閣
知慶元府沿海制置趙與𥲅朝辭論沿海便宜及三
邊事體帝曰慶元控制海道如招軍造船團結訓練
等事宜留意施行　丁酉錄行在繫囚　己亥洪咨
夔上遺表詔咨夔鯁亮忠慤有助親政可特與執政
恩數　壬寅權發遣泰州蔡節朝辭言皇嗣未立帝
曰祖宗自有典故見今討論　甲辰右正言李韶言
江西憲司奏吉州太和縣豪民陳聞詩脅取鄉民田
產殞死者數人有司勘究具得其實事上於朝尼而
未行官弱民强漸不可長請將聞詩同進士出身駁
放仍照條坐罪從之　戊申直寶謨閣知婺州陳庸

熙言當舉皇祐典禮以太祖太宗寧考竝配于明堂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聞 蒙古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召儒士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 秋七月丁卯以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性之爲參知政事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李鳴復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雨血 八月癸巳以久雨詔出常平倉米千石賑糶以平市價 戊申監察御史王極言二浙諸郡雨水爲沴禾稼害於垂成請下有司預椿錢米賑贍災傷併下倉漕兩司議蠲稅賦仍錄貧乏速議賑濟之 蒙古破襄陽軍德安府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與之偕謁蒙古主至是南伐詔樞從惟中卽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徒樞招至稍衆及破棗陽特穆爾岱欲坑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既破德安得儒者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及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復强從之至燕名益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得覩程頤朱熹之書 九月己巳朝饗景靈宮庚子朝饗太廟雷辛未有事於明堂大赦大雨震電癸酉避正殿減膳徹樂求直言 乙亥左丞相鄭清之右丞相喬行簡竝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以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判漳州王邁應詔上封事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麯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所以怒也隱刺覆絶攸熺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遙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分也監察御史唐璘言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敗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暱戚宦濁亂朝政自取滅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姻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盍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暮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降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無使天變寖極人心愈離也帝爲改容又請號召士豪經理荊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 壬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戰于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初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吶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而吾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以平地控禦

彥吶不從友聞計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自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巴圖魯（舊作八都魯今改）及塔爾海（舊作達海今改）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陳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計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緜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事聞賜友聞諡毅節　金既亡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耶律楚材言往年吾民逃罪或萃於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皇子庫端招諭諸州皆降惟會州都總管郭斌猶爲金守蒙古兵攻之斌聚城中金銀銅鐵雜鑄爲礮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蒙古兵不能猝拔冬十月食盡斌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將校妻女自焚之率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戰久士率有弓絶矢盡者挺身入火中斌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矢無不中者矢盡自焚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絶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訖復投火死蒙古將安篤爾（舊作按竺邇今改）聞之命保其孤（〔考異〕元史安篤爾傳以破會州爲甲午年事今參攷元史本紀耶律楚材傳及金史忠義郭蝦蟆傳定作丙申）

壬寅蒙古破固始縣淮西將呂文信杜林率潰卒數萬叛六安霍邱皆爲羣盜所據　丙午蒙古庫端兵破宕昌殘階州攻文州知州劉銳（〔考異〕元史安篤爾傳作劉祿今從宋史）通判趙汝曏乘城固守晝夜搏戰安篤爾率礮手爲先鋒攻之久不下諜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道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卒無叛志安篤爾率勇士梯城先登銳度不免集家人授之藥皆死幼子同哥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慟城破銳及二子自刎死汝曏被執臠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行大理寺丞趙綝言近者暴雨疾雷上下震懼罔知所自宜有以答上天之變帝曰朕未嘗不恐懼修省綝對曰願此心罔閒庶可回歉歲爲豐年　安南國陳日照遣人入貢制授安南國王仍賜效忠順化功臣　蒙古安篤爾招徠吐蕃諸部族賜以銀符略定龍州遂與庫端合兵進破成都會聞皇子庫春薨庫端旋棄成都而去

十一月丙辰臣寮言敵踐荆襄士馬潰失諸郡月運錢糧請下湖廣總所具實來上按月督趣通前頓積以備收復招募之用從之　庚申度支郎官兼權左司郎官趙必願言近臣除授意向不明況當天下事變方殷之日虛鼎席以召老成意者其未必來帝曰崔與之既不至朕委政事于二參必願曰二參固同心輔政然天朝豈容不早命相帝曰然　壬戌倉部郎官蔡節進對帝曰崔與之有疏辭免未知曷日能來節曰與之年高地遠病多臣料其來未可必帝曰相位固不可久虛然亦欲委任得人節曰天下之勢

危若累卵不可一日無相帝是之乙丑以喬行簡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戊辰詔戒飭百官唐璘疏劾鄭清之妄庸誤國乞褫職罷祠其子士昌招權納賄拔庸將爲統帥起贓吏爲守臣請削籍廢棄鄭性之懦而多私黨庇姦庸臣受其改官舉狀嘗蒙薦引陛下國事至此不敢顧私璘論事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帝嚴憚之殿中侍御史杜範亦劾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社及其子招納權賄貪冒無厭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人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鳴復抗疏自辨範又極言其寡廉鮮恥合臺劾之不報範遂去位壬申詔蠲被水州郡新舊苗稅監繫贓賞等錢及民間逋欠轉息過本者蒙古昆布哈入淮西蘄舒光三州守臣皆遁昆布哈合三州人馬糧械趣黃州游騎自信陽趣合肥詔史嵩之援光趙葵援合肥陳韡過和州爲淮西聲援蒙古特穆爾岱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江而自以全師繼其後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烈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奪所俘二萬口而歸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邱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强弩射殺其致師者一人蒙古兵少卻岳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礮石待之西城兵至伏起礮發殺其驍將蒙古衆大擾岳遣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始引去十二月辛卯軍器監兼權樞密副都承旨王埜請聯絡江淮賑卹邊民討捕盜賊帝曰江淮之勢如何埜言不過立一閫之權以統之帝曰流民可念埜曰流民紛紛蟻聚弱者困斃强者剽掠帝爲之蹙額因曰江西之寇尚未平埜曰寇始于衡之酃縣侵犯吉州今南安峒寇又發向有淮兵可調今無以應遂集鄉丁合禁軍共爲勦除非以一官兼總兩路討捕之事則權不一帝曰如三節制之類埜曰事正如此願陛下思之帝曰然詔沿江州郡如遇江北流民入界多方措置存著無令暴露仍于所管官錢米內支撥捄濟其閒有强壯願爲軍者填刺軍額收管給請庶不致失所以稱朕勞來安集之意壬寅左諫議大夫兼侍讀李宗勉言沿江諸郡所在單弱安有餘力爲勞來安集之舉若不別作措畫深恐[illegible]徒爲美觀如安豐濠梁歷陽管下開順六合含山等處居民渡江留在江北强壯結寨拒守恃其聲勢因而作過不早收拾展轉滋蔓猝難殄滅恐爲敵人所得宜詳酌科降錢糧告牒令沿江淮西制置司亟作措置凡流民過江北者令陳韡存卹强壯之留淮北者令史嵩之遣官招募不願者發還本處籍爲民兵從之甲辰詔以來年爲嘉熙元年詔措置會子務在必行尚慮監司守令縱吏爲姦奉行不力令兩監察御史覺察彈奏國子監主簿豐城徐鹿卿入對陳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勸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蔽都邑用閫越舟師以防海合東

南全力以守江。是歲蒙古中書省課績，以濟南爲第一。先是河南民北徙，至濟南，都元帥知府事張榮下令民間分屋與地居之，俾得樹畜，且課其殿最，曠野闢爲樂土。榮，歷城人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seal stamp]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六十九（起彊圉作噩正月盡屠維大淵獻十二月凡三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
皇帝

嘉熙元年（蒙古太宗九年）春正月甲寅初置財用司詔京西
湖北制置使副給犒沿邊戰士有差丁巳雷戊午
喬行簡請免天基節宴以答天戒從之丙寅詔以
淮襄避地流民饑寒可念沿江諸郡委官賑濟蒙
古安篤爾言於宗王曰隴西州縣方平人心猶貳漢
中當隴蜀之衝宜得良將鎮之宗王曰安反側制盜
賊此上策也然無以易汝遂分蒙古千戶五人隸之
以往安篤爾遣將南戍沔州之石門西戍階州之兩
水謹斥堠嚴巡邏守禦遂固　二月癸未朔以鄭性
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禮部尚書鄒應龍爲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左諫議大
夫李宗勉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甲申李
鳴復罷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乙酉提舉洞霄
宮葛洪薨　癸巳詔故參知政事宣繒贈太師謚忠
靖子璧服闋日與職事官以嘗預定策也又詔繒寶
慶初元所進朕即位事始悉本先帝遺訓可宣付史
館（考異）宣繒爲史彌遠之黨其所進即位事始蓋曲爲彌遠諱也宋史全文云濟國公竑失德寧宗意不懌使相王爵闕四年不設嘉定十七年正月宰執奏事寧宗憂形於色歷言竑溺女嬖押羣小微誕淫數事且曰皇姪貴重英悟可承宗祧欲竝立爲皇子續正元良之位宰執奏曰聖意堅定如此宗社之福然事大體重容少遲精審行之八月壬辰召右丞相史彌遠參知政事宣繒簽書樞密院事薛極入禁中寧宗顧使前曰竑已不可爲朕前與卿議立皇姪宜亟行之蓋彌遠以私意擅行廢立又使其黨飾爲此說以欺人書曰宣付史館即此諛飾之詞也今不取

丁酉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王辰言
蜀中舊例乾道初虞允文以同知樞密爲四川宣撫
時汪應辰歸班開禧閒安丙在沔州楊輔爲成都制
置旋即召還今李𡌴宣撫在內楊恢制置在外號令
未免牽制帝曰適與輔臣言令楊恢參贊安撫矣辰
曰聖算及此全蜀之幸　己亥屯田郎官王萬進對
帝曰卿是淮人熟知邊事對曰臣非知兵陸贄有言
兵法無他人情而已但以人情區處即是兵法帝問
其說萬曰一和字沮衆誤國帝曰和亦不可廢萬曰
若專立爲題則不可要當竝爲戰守規模　癸卯詔
國子監刊進通鑑綱目　初蒙古諸府官府自爲符
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
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
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壬
子朔詔曰朕更化勵精視民如子然內治之尙闕致
外患之未平京襄既被于創殘淮蜀重遭於侵擾道
路流離之衆慘不聊生室廬焚燬之餘茫無所托骨
肉罹於荼毒丁壯困於轉輸嗟汝何辜由吾不德幸
天人猶助於信順將帥悉力以捍防雖烽燧之甫停
柰瘡痍之未復肆頒渙號用慰羣情發粟以賑貧竆
租而已責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死事之家宜加卹典
或乘時而嘯聚或失律而逋逃咸與惟新同歸於治
　丙辰詔別之傑募二萬人屯公安峽州許晟大募
三千人屯岳州其廩給等費所合科撥條具以聞
己未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知臨安府趙與懽言
端平以來陛下明詔侍從臺諫各舉文武大小之臣

應詔者不謂不多其閒豈無魁特奇傑之人望申命大臣集侍從臺諫於都省以前所薦員僉謀公議量才授任不必拘以資格若夫內之宰執侍從三衙環尹外之列屯將帥又擇其才望之相上下者儲之以備緩急庶無乏才之歎從之　乙亥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諡文靖賜第宅於蘇州　蒙古主以奇徹舊作欽察今改部長巴齊瑪克舊作八赤蠻今改負固命皇姪莽賚扣舊作蒙哥今改諸王巴圖舊作拔都今改征之臨行語之曰聞巴齊瑪克有膽氣蘇布特舊作速不台今改亦有膽勇可命為先鋒蘇布特進戰屢勝擄巴齊瑪克妻子於袞騰吉斯海舊作寬田吉思海今改　巴齊瑪克遁入海島會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莽賚扣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巴齊瑪克命之跪巴齊瑪克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為乃囚之巴齊瑪克謂守者曰吾之竄入於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還期且至軍宜早還莽賚扣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莽賚扣復進圍俄羅斯默齊斯城舊作斡羅思蔑怯思城今改破之　夏四月壬辰以保康軍承宣使貴謙為保康軍節度使武康軍承宣使提舉神祐觀與芮為武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校書郎劉漢弼言荊襄制閫當在江陵帝問收復襄陽之策對曰制使若在江陵則事權重收復尚可圖也帝然之　甲申左司諫曹豳言陛下以方面付三閫而和戰之議私自矛盾憂未艾也史嵩之在淮西用清野之說敵未至而民先罹其禍用撒花之說民欲戰而禁其不得往蓋以和誤國也趙葵在淮東定遠之破近在鄰境六合之破政在屬部葵乃閉城自守不出一兵援之是畏怯以辱國也陳韡在金陵曠口之衄天殆少警之議者乃謂敵兵之難當非如盜賊之易制今宜責嵩之以收復襄陽為江陵捍蔽經理上流為下流防拓葵則結鄰閫以禦哨騎備舟師以防海道韡則以沿江併領淮西以安淮東若秋冬可以遏敵乃為報效帝然之　五月壬申行都大火延燒民廬五十三萬癸酉詔蠲臨安府城內外征一月甲戌避正殿減常膳丙子出內庫緡錢二十萬給被焚之家　辛巳詔求直言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冤初進士潘牥對策曰陛下承體先帝歸德匹夫何異為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為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閒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封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語多追咎史彌遠彌遠雖死徒黨尚盛于是侍御史蔣峴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疏劾起居舍人方大琮正字王邁編修劉克莊等鼓煽異論并斥牥性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復敢言濟王之冤者監都進奏院史彌鞏上言人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深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彌鞏為彌遠從弟心非彌遠所為不登彌遠之門者三十年人皆重之旋出提點江東刑獄　樞

密院編修官徐鹿卿上疏略曰臣聞不可玩者上天之怒不可忽者人心之疑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功濳晦陰芘於是天怒不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所致顧乃委曲調護三年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迅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爲燮理者所致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姦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鬱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此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濫邀節鉞之華恩寵先之火亦先之衆心所以重疑也貴親懿戚人頗譏其干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衆心所以愈疑也今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駮不免留中方面置局以行屬託每有科降椿留供賞此錢此物歸之誰乎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既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懿旨之丁寧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之功濳邸外姻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臣以爲不窒交通之路則謗不解不杜僥倖之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會方大琮王邁劉克莊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出知建昌軍（攷異）宋史徐鹿卿傳文有舛互以鹿卿疏論事觀實叙爲辛卯年所上疑未見原疏祇憑疏目又誤據傳聞之詞以爲見於真德秀徐氏後編辨正之是也但後編所繫之官福建安撫使幹辦公事又仍宋史之誤薛氏通鑑作監簿則鹿卿已由國子監主簿改樞密院編修官矣今參酌書之

六月甲午詔以盛暑錄臨安府繫囚常所不原者俟約法餘隨輕重裁決大理寺三衙門二赤縣亦如之著爲令

丙午詔以新知黃州淮西安撫李壽朋被命已三閱月不即便道之官乃還家安坐秋防在近不知體國人皆若此緩急何賴可奪三官建昌軍居住

先是蒙古侍臣托驩（舊作脫歡今改）請簡天下室女詔下耶律楚材尼之不行蒙古主怒楚材進曰向選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蒙古主良久曰可罷之是月左翼諸部譌言括民女蒙古主怒因括以賜麾下

秋七月己未詔淮西制參李曾伯等各進秩一等以去冬敵兵侵合肥浮光遣援有勞也

八月甲申追封趙汝愚爲福王

癸巳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

金亡士人多流寓東平宋子貞周給之擇其才者薦於行臺嚴實由是劉肅李昶皆見用掌書記徐世隆亦勸實收養寒素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實以濟陰商挺爲諸子師以永年王磐爲諸生師既而迎元好問校試諸生文預選者閻復徐炎李謙孟祺四人後皆知名

耶律楚材言於蒙古主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爲中選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東平楊奐等四千三十人免爲

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略備

九月壬子刑部侍郎兼侍講李大同言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肆頒御筆令宗司參酌彝典建置內學選育宗賢臣謂取之屬籍必其家庭之習尚父兄之教詔薰然有和平之氣藹然有禮義之風師保之官所以養成其器業必耆德靖重有可象之儀經學通貫有開明之益若宮嬪之爲保姆內臣之爲承直亦必年齒老成稟資純厚之人蓋內學之建非王邸講授比當置教官三四員日輪一人晨入暮出不許無故輟講庶宗賢與正人居而德性成矣先是帝欲建內小學令選宗子十歲以下質美者以聞丁巳遂建學置教授二員選宗室子俾就學戊午太常丞兼金部郎官陳煜言內學教導之職當重其選帝曰難其人煜奏師儒之官不但講授當隨事規益養成德器

庚午詔淮東制置使趙葵計度邊事已措置奏聞

蒙古諸將由八柳渡河入汴城守臣劉甫置酒大慶殿塔斯曰此故金主所居我人臣也不敢處此遂宴於甫第

冬十月蒙古宗王昆布哈（舊作口溫不花今改）圍光州史天澤先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進次復州南師以舟三千鎖湖面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將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之不逾時柵破復州降進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南師夜出斫營天澤手所擊殺無數麾下兵繼至悉擁南師入淮水

昆布哈攻黃州孟珙引師救卻之（攷異元史作略地至黃州宋懼請和乃還今從宋史）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攻焚樓櫓杲隨陷隨補蒙古招敢死士爲巴圖魯攻城以自效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圖魯多傷而退蒙古塡濠爲二十七埧杲分兵扼埧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埧路士皆奮躍力戰會池州都統制安豐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兵遂引還文德魁梧勇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累功超遷軍職

蒙古兵攻夔府蜀兵陳江之南岸蒙古千戶郝和尚選驍勇九人乘輕舸先登橫馳陳中既出復入蜀兵大敗

十一月丙辰詔湖南帥臣趙師恕進兩秩以平衡州酃縣寇也

甲子樞密副都承旨趙以夫言臣嘗歷考春秋與歷代志紀日食爲咎食淺者禍淺食深者禍深大要在修德政以弭之乃季冬朔日歷家預言日食將既夫日食猶曰古所有之異也然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躔於斗食將既則四星俱見日中見斗此則古之所無之異也斗分屬吾禍福有歸望陛下亟側身修行則太陽當爲之不虧不則如占者言咎已著明禍必隨應宗社事重生靈事重可不念哉

丙寅詔權免明年正旦朝會辛未損膳避朝乙亥大赦

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郎官王伯大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蹻足而待也未幾而以治亂安危之幾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也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

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藉藉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議姦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有漢黨錮元祐黨籍之事數者皆犯前世危亡之轍忠臣志士憤激言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詞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多聽者厭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愎則罪言黜諫之意已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迕己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崖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於朝矣陛下試反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保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所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於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言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裏言除官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不行邪徑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閑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敗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柔佞闒茸之徒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則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取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胥爲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爲之曲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盡去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雨之迅則天下之謗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　乙亥詔罷天基節上壽　壬寅詔衡州置雄楚軍五百人　丙午出豐儲倉萬石賑臨安貧民　蒙古耶律楚材薦楊奐爲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奐將行言於楚材曰僕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況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奐既至以簡易爲治按行境內親閱監務月課有以增額言者奐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爲之耶卽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

嘉熙二年（蒙古太宗十年）春正月戊申朔詔侍從臺諫卿監郎官帥臣監司及前宰執侍從舉曉暢兵機通練財計者各二人三衙及諸軍都副統制舉堪充將材者二人　以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余天錫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己未詔淮西被兵日久近令荊湖制置使史嵩之應援黃州淮東制置使趙葵應援安豐俱能命將出師捷書上聞朕深嘉歎可令學士降詔獎諭有功將士姓名令制司等第具上推賞光州信陽二城併當乘勝共圖克復　辛酉以華文閣學士史嵩之爲端明殿學士視執政恩數寶章閣學士趙葵爲刑部尚書制置並如舊孟珙而下遷轉

各有差 二月甲申知蘄州張可大伏誅知安慶府李士達除名編管雷州以棄城宵遁也 丁亥以大理寺少卿朱揚祖爲蒙古押伴使 庚寅以史嵩之爲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荊湖南北江西路軍馬 癸巳大宗正丞賈似道言北使將至地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又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贓吏藝祖治贓吏杖殺朝堂孝宗眞決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 戊戌詔近覽李𡌴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綏靖爲急宜施蕩宥之澤以示憂顧之懷可令學士院降德音淮西被兵近已獲捷亦合一體施行 蒙古使王檝入見議歲幣銀絹各二十萬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踊奚啻倍蓰矣史嵩之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致虛損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丁未朔詔安集淮蜀軍民 戊申以將作監周次說爲蒙古通好使濠州團練使右武衛將軍張勝副之 己未以著作郎兼權工部郎官李心傳爲祕書少監史館修撰修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國史實錄 辛酉以史嵩之兼督視光蘄黃夔施州軍馬 夏四月庚寅都省言國計軍需多仰鹽課乾道以來歲額六十五萬有奇自鈔法變而請買稀少亭戶失業請飭江淮諸司諸屯毋得私買浮鹽令提舉司復亭場委官屬依直收買則利歸公上或以贍軍爲辭當覈實以聞從之 戊戌詔戶部及財用司應折帛沙田酒息鹽袋租穀絲絹錢團田沒官田米未催者悉行拘催歲終較其數而殿最之 閏月丁卯右司郎官傅康言陛下更化之初嘗置局會計財賦當時版曹以合發上供之數置籍應詔今殿最法是也凡州郡之出納則不與知焉請朝廷給降印冊別其窠名頒之漕司下之州郡每季以冊上於朝會萃爲書藏之計簿房命近臣董其事從之 壬申賜進士周坦以下四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 五月辛巳太白晝見 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李宗勉參知政事余天錫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喬行簡言兵財二端尤今急務欲以兵事委之鳴復財用委之宗勉楮幣委之天錫凡有利病各務討論有當聚議者容臣參酌然後施行從之 以布衣錢時成忠郎吳如愚講道著書隱居不仕足勸後學時特補迪功郎如愚換授從事郎並充祕閣校勘喬行簡薦之也 六月蒙古築圖蘇湖城作迎駕殿 蒙古貴近臣譖耶律楚材違制庇逃軍蒙古主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肎解縛進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爲蒙古主曰朕雖爲帝寧無過舉耶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適於時務悉施行之 秋七月甲戌朔以霖雨詔求直言 庚寅釋中外杖以下囚蠲贓賞錢 八月癸亥詔朕親覽中外臣僚封事多有可采後省看詳

有切朕躬關時政者，節錄奏聞，當議行，仍與旌賞。蒙古徵收課稅使陳時可、高慶民等，言諸路旱蝗，詔免今年田租，仍停舊未輸納者，俟豐歲議。　蒙古太原路轉運使呂俊、副使劉子俊以贓抵罪。蒙古主責耶律楚材曰：卿言孔子之道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楚材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欲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見廢於我朝乎？蒙古主意乃解。　九月壬午，熒惑犯權星。　蒙古宴羣臣於行宮，塔斯大醉，蒙古主語侍臣曰：塔斯神已逝矣，其能久乎？逾年果卒。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造舟巢湖以侵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鑿兩濠，攻具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竭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焚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翎七層，俄礮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水，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軍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獎諭有功將士，賞賚有差。　冬十月己酉，戶部尚書趙與懽言：彙風淫雨，害於粢盛，浙江東西室廬漂蕩。願下哀痛之詔，遣賙卹之使，徧行諸道，許以便宜施惠。從之。　丁卯，監察御史曹豳言：蒙古之興，勞聖慮者五年矣。聘使往來，謂息兵有期，秋風未高，合淝已受重圍，和安在哉？願陛下移畏敵者畏天，易信和者而信守，則天祐人助矣。　淮東總領吳潛言：宗子時硬部集淮東西流民約十餘萬口，團結十七砦，內強壯二萬，可籍爲兵，近調千百人爲合淝之援，請與補官。從之。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周敦頤之名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酢、朱熹配食，請趙復爲師，王粹佐之，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十一月己卯，戒飭百官。衍聖公孔元措言於蒙古主曰：今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亡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多有存者，請降旨收錄。蒙古主從之，命各路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禮樂舊人，可併其家屬徙赴東平，令元措領之，於本路稅課給其食。　十二月壬寅朔，詔幷淮東西湖廣總所四川茶馬制置司犒賞諸擺鋪兵。　丙午，光州守臣董世臣伏誅，司戶柳具舉配海外，以其棄城降敵也。　甲寅，兵部郎官范應鈴面對，帝問廣中諸郡，應鈴云：雖不及昔，然亦可爲，但去天萬里，人不守法。二十五郡各得一廉太守，民自受惠，且如宜州卒莫通等叛，提刑張琮親往招安，通等聞是宜州舊守，即叩頭出降，此太守得人之效。帝然之。　戊辰，詔諸路和糴給時直，平槩量，毋得科抑，申嚴秋苗苛取之禁。起李韶爲禮部侍郎，辭不允，詔所在州軍護送至闕。史嵩之遣人謂韶曰：無言濟邸、宮媪、國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庶，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死或罷，莫有爲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

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時人與杜範稱爲李杜

蒙古諸勳貴以嚴實久鎭東平議裂其地爲十分封勳貴各私其入與有司無相關先是實遣奏差官王玉汝至京師適聞其議慨然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耶律楚材帳後明日召問其故曰玉汝爲嚴公之使今嚴公之地分裂而不能救無面目還報將死此荒寒之野是以哭耳楚材使詣蒙古主前陳訴玉汝進言曰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崎嶇兵間三棄其家卒無異志豈與迎降者同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蒙古主嘉玉汝忠款且以其言爲直由是地得不分

嘉熙三年（蒙古太宗十一年）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進封益國公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余天錫參知政事吏部尙書兼給事中游侶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詔曰朕臨御十有六載願治徒勤責成二三大臣課效猶邈法元祐尊大老之典特諮重事於平章遵紹興並二相之規蓋欲相應於表裏毋狃舊習毋玩細娛

戊戌詔四川連年擾攘州縣闕官其赴銓人年二十已上者免試發還漕司牒引放行注授一次

蒙古主素嗜酒晚歲尤甚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蘗能腐物鐵尙如此況五臟乎蒙古主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能若此乎賞以金帛敕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

蒙古富人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耶律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楚材嘗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尙以班超之言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

二月壬寅以余天錫兼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以史嵩之依舊兼都督江西湖南軍馬

癸丑詔朕比命相臣往開督府兩淮西蜀相距迢遙要須脈絡貫通易於運掉其諸制閫監司帥守戎帥等宜皆同心協力毋徇己私

丁卯以史嵩之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

三月癸未出豐儲倉米二十萬石賑糶臨安貧民

壬辰決中外繫囚

癸巳雨雹甲午避正殿損常膳令中外臣僚講求闕政

孟珙與蒙古三戰遂復信陽軍及樊城襄陽尋又復光化軍息蔡亦降珙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軍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衞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攷異元史太宗紀八年丙申冬襄陽府來附以游顯領襄陽樊城事十年戊戌襄陽別將劉義叛執游顯等降宋宋兵復取襄樊十一年己亥七月游顯自宋逃歸按戊戌爲嘉熙二年而宋史孟珙傳繫三年正月亦不載劉義叛降事今從之）

夏四月庚子朔再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辛丑知臨安府趙與懃言湖醫

江岸近諭改作石隄乞備材石役軍兵庶可修築帝
曰卿宜更留意尋詔覽所圖江面坍損尤多可劄下
兩司募人夫併力修築責以限期嚴立賞罰如王延
世之法疾速施行毋更弛慢 以不雨復詔州縣賑
流民決繫囚蠲贓賞錢庚戌以雨未通濟復詔決中
外繫囚原減有差 庚申詔流民艱食令逐路漕司
常平司下州縣多方存卹其經戰陳處有遺骸能掩
藏者量與給賜仍核其實以聞 丁丑帝問蜀事聞
四月哨騎未已宰執言所傳果如此夔門重地尤當
加意又言戰功冒濫有一年喝轉八九官者人多假
此黍躐科第請照會游侶之請應軍功補官人須令
依舊從軍帝然之 庚辰以久不雨再決中外繫囚
丙戌吏部郎中侯子震進對詔蠲端平三年民畸
零租 五月己亥朔詔以江潮爲沴命趙與懽知臨
安府浙西安撫使專任修築塘岸以防衝決仍令兩
浙運副曾穎秀極力協助 六月庚子以崔與之力
辭相位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蒙古兵攻重慶丙
寅詔曰秋防將近邊警日聞朕既命宰臣以督師正
藉諸閫之叶濟所宜一乃心力同應事機四川急則
荆閫援之和濡急則江閫援之真泰急則淮閫援之
務要脈絡貫通毋或秦越相視 秋七月戊辰朔命
諸路提舉常平司下所部州縣捕蝗 庚寅詔戶部
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諸路轉運司察其違者劾
之 蒙古以山東諸路災免其稅糧 八月戊戌以
潮患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宮觀 以游侶爲參知政
事禮部尚書許應龍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諫議大夫林略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卯以楮輕詔戶部下諸路州軍應稅賦征榷其一
半見錢聽民間以全會折納嚴戢欺抑等弊監司御
史臺察其違者劾之 九月己卯朝獻景靈宮庚辰
朝饗太廟辛巳大饗于明堂大赦 戊子詔川廣監
司以十一月按部理囚徒 辛卯以江湖浙東建劍
汀邵旱傷詔諸路提舉常平司覈所部州縣常平義
倉之儲以備賑濟仍敕制總司今後毋輒移用違者
坐之從左司諫徐榮叟請也 陳韡斬殿司崔福以
其不從本司調遣也初福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
江淮時論以良將難得而韡以私忿殺之 冬十月
庚申許應龍林略罷 詔出封樁庫祠牒三百道下
江東憲司賑饒信南康三郡旱傷之民 十一月丙
子以兵部尚書范鍾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戊寅給諸軍薪炭錢出戍者倍之 十二月己未
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薨贈少師封南海郡公
謚清獻 孟珙諜知蒙古塔爾海等帥衆號八十萬
南下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
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
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
蒙古至珙密遣諸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
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閉道抵均州防遏
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
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歸州大埡砦勝之遂復夔
州 初耶律楚材定蒙古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
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十萬兩至是回回部

人温都爾哈瑪爾（舊作奥都剌合蠻今改）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兩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言與涕俱蒙古主曰爾欲搏鬭耶又曰爾欲為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 起上章困敦正月盡昭陽單閼八月凡三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嘉熙四年蒙古太宗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彗星出於營室。蒙古以溫都爾哈瑪爾充提領諸路課稅所官。蒙古皇子庫裕克舊作貴由今改平西域未下諸部。庚辰，下罪己詔曰：朕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祗懼，不遑寧康。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于營室，太史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閒與，舉錯未公而賢否雜進與，賞罰失當而真僞無別與，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冤與，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與，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與，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羣黎有苦而朕不知，譴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臨安大饑，饑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隱處掠賣人以徼利，日未晡，路無行人。蒙古遣萬戶張柔等分道南下。二月丙申朔，詔禮部貢舉其務崇長學殖，嚅嚌道真。戊戌，詔求直言，大赦。癸卯，進知漣水軍蕭均官一等，以其修舉郡政，葺治城壁故也。甲辰，詔史嵩之赴行在奏事。戊申，詔督府制置司沿江南北郡舉行便安流民之政。癸丑，臨安府守臣言獄空，詔獎之。蒙古安篤爾窺萬州，蜀帥遣舟師數百艘遡流迎戰，安篤爾順流率勁兵乘巨筏浮草舟於其閒，弓弩兩射，蜀兵不能敵，敗績於夔門。以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孟珙爲四川宣撫使。三月壬辰，詔邊塵未靖，備禦方嚴，必藉人才，相與叶濟。內而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外而監司帥守，舉文武之臣曉暢兵機、練習邊事、才略卓然可用者各二人，或陸沈常調，或負累家居，亟以名聞，以待擢用。右正言郭磊卿除起居舍人，監察御史謝方叔除宗正少卿，以論史嵩之故也。壬辰，史嵩之入國門。癸巳，嵩之奏事。夏四月己亥，敍復鄭損原官。尋以直舍人院程公許言，損撤關外五州重屯，移之內郡，則丁酉蜀禍，損實爲之，使損官可復，不知千億萬之赤子，死者可復生乎！乃詔收成命。壬寅，前漢川路運判吳申入奏，抗言蜀事，帝感惻久之。帝曰：「蜀從前亦委寄非人。」申言：「棄邊郡不守，鄭損也；啓潰卒爲亂，桂如淵也；忌忠勇而不救，趙彥吶也。今彭大雅又險譎變詐，大費防閑，宜進孟珙於夔門，以東南之力助之，夔猶足以自立。」帝是之。癸卯，特轉史嵩之官三等，令歸班。甲辰，監察御史王萬除大理少卿，以嘗論史嵩之故也。詔祖宗盛時，宰執有輪日當筆者，今二相並命，合倣舊規而平章總提其綱，應軍國重事，參酌施行。其三省樞密印，並令平章掌之。辛卯，以紹興府薦饑，蠲今年夏稅。先是蒙古主命衍聖公孔元措訪求知禮樂舊人，元措奉命至燕京，得金掌樂許政、掌禮王節及樂工翟剛等九十二人。是月，始命製登歌樂，肄習於曲阜宣聖廟。蒙古復

使王檝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遣使歸其柩於蒙古　六月辛丑初置國用房　命近臣禱雨於天地宗廟社稷宮觀　壬子錄行在繫囚　江浙福建旱蝗詔曰亢陽爲害日事禱祈邈無報應且聞飛蝗爲孽朕心惕然自七月一日避正殿減常膳應中外臣僚竝許直言朝廷闕失　知寧國府杜範召還都首言旱暵薦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踊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剽掠成風是內憂已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闞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荊襄擾我淮堧疆埸之臣肆爲欺蔽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乎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于干戈死于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道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欲爲以致紀綱陵遲風俗頹靡軍政不修邊備廢缺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釀成之如養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皇惑莫知所倚方且不以彼爲讐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持此

一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庭狎褻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閒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皆足以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　秋七月甲子出封樁庫緡錢二十萬貫賑臨安貧民　杜範復上疏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斗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戶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閭門饑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誶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師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茍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攜從敵因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鑒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逐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綱紀蕩廢而不存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各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範旋授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　乙丑下詔罪己復求直言　詔中外決繫囚杖以下釋之仍蠲贓賞錢　癸酉主管官告院方來進對言及諸閹官販帝曰諸司欲之來曰正不當如此因及科

降事帝曰不如明與之錢來曰正要明白諸司但說能措置爲朝廷備邊不願科降世豈有是理徒使不廉者得以罔利耳帝然之　戊寅以岳珂權戶部尚書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鹽使　庚寅詔秋成在望兩澤愆期令諸道憲臣按部將番異駁勘之獄酌情決遣以聞其失當官吏特免推結　八月壬辰詔諸路苗米毋得多量斛面及過數增收　九月壬戌朔沂王夫人全氏薨輟視朝五日禮部太常寺議宜用孝宗爲皇伯母秀王夫人張氏舉哀成服故事詔從之　癸亥以喬行簡爲少師醴泉觀使進封魯國公　乙丑詔知招信軍余玠進官三等以邊報敵造船于汴玠提師泝淮入河連獲捷故也　丙戌都省言比奉御筆楮幣折閱多由於守令不職今措置十八界會子收換十六界將十七界以五準十八界一券行用如民間輒行減落或官司自有違戾許經臺省越訴必寘于罰帝從之　冬十月辛卯朔內侍陳洵益卒贈昭慶軍節度使　癸巳詔以明年正月一日爲淳祐元年　丙申詔平江嘉興府安吉州禁販米下海其販至臨安府者毋得遏糴尋詔與權提領其事應浙東州縣併許浦金山水軍一體遵守違者權聽按刺　丁酉詔曰朕惟我朝以仁厚待士大夫惟於贓吏罰未嘗少貸比歲以來貪濁成風椎剝滋甚民窮而溪壑不饜國匱而囊橐自豐今茲新楮之行未必不爲罔利之地其令臺諫監司常切覺察　十一月癸酉詔荆鄂都統制張順以私錢招襄漢潰卒創忠義虎翼兩軍及援安慶池州功特與官兩轉

十二月蒙古主以西域諸部俱下詔皇子庫裕克班師　蒙古千戶郝和尚以善戰名屢從征伐略地潼陝攻襄漢下興元入蜀俱有功入覲於帳殿蒙古主命解衣數其瘡痕二十一嘉其勞進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戶　丙辰地震己未詔曰地道貴靜動則生變豈朕不德而致與今民生不遂邊戍未休變不虛生必有其證可令中外臣寮各上封章凡朕躬之闕失朝政之愆違極言無隱將見之施行以爲消弭之道　蒙古敕州縣失盜不獲者以官物償之國初令民代償民多亡命至是罷之　閏月乙丑宰執乞罷政不許　詔賞京湖將士有差以制司奏去冬敵由忠萬透渡南岸守嶮而捷故也　丙寅左丞相致仕李宗勉薨宗勉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樂聞讜言贈少師謚文清　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范鍾參知政事權吏部尚書徐榮叟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詔民間賦輸舊用錢會中半者其會半以十八界直納半以十八界紐納詔淮東西京湖沿江制置使副並兼本路屯田使　壬午閱軍頭司武技　蒙古東平萬戶嚴實卒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子忠濟嗣　蒙古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爲甚是歲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母相侔而止著爲令又籍諸王大臣所俘男女爲民

淳祐元年（蒙古太宗十三年）春正月庚寅朔詔求將才　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

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其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之廟庭，合與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說，關係不少，詔黜之。戊申，車駕幸太學，大成殿，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併以紹定三年御製伏羲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蒙古東平萬戶嚴忠濟請以千戶張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東平貢賦，率倍他道，迎送供億，簿書獄訟，日不暇給，晉亨居官七年，吏畏而民安之。　二月辛酉，蒙古主生疾甚，醫言脈已絕，第六皇后尼瑪察（舊作乃馬真，今改）氏不知所為，召耶律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蒙古主少蘇，因入奏，蒙古主已不能言，首肯之，赦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翌日而瘳。

甲子，詔忠順軍副統制孫棟陞都統制，仍賜金帶，賞重慶之功也，其餘將士第賞有差。　庚午，給事中錢相繳大中大夫致仕易祓贈官之命，以其草蘇師旦節鉞之麻也。　詔以孟珙為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夔路制置大使兼本路屯田大使，峽州置司。　己亥，詔宰臣具慶前此罕聞，史嵩之父彌忠年逾八十，可除端明殿學士，仍致仕，毋孫氏封魏國夫人，令赴行在就養。　壬子，喬行簡薨，輟視朝，諡文惠。〔考異〕宋史喬行簡本傳云行簡歷練老成，器識閎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宋史全文云行簡在相位，專以商販為急務，溫台鹽商數百為羣，有士子為詩曰：知君果是調羹手，傳說當年無許多。二書所載優劣互異，今略之。　丁亥，詔權禮部尚書高定子修四朝國史寧宗實錄。　三月乙巳，新知廬州呂文德朝辭，帝曰：近淮西諸軍冒濫虛名甚多，惟游擊三萬尤甚，須當揀選。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趙以夫罷，知建寧府。

蒙古以劉嶷為都總管萬戶，統西京河東陝西諸軍。嶷入覲，蒙古主慰勞厚賜之，尋命巡撫天下，察民利病。應州郭志全反，脅從詿誤者五百餘人，有司議盡戮之，嶷止誅其為首者數人，餘悉從輕典。　蒙古以劉敏行省事於燕京。　夏四月丙寅，吏部侍郎杜範等請省試考到，取應宗子第一名崇袍附正奏名廷試，從之。　庚午，以經筵進讀仁皇訓典終篇，講修注官各進一秩。　辛未，詔沂王榮王合遵典故，襲封，尋以與芮嗣榮王，仍赴朝參，貴謙嗣沂王。　辛巳，以知澧州賈似道為太府少卿、湖廣總領財賦。　五月庚寅，嗣秀王師彌晉太保。　己亥，詔沿江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別之傑任責邊防，緩急假便宜。　甲辰，詔與芮當日親端士，留意問學，昨已增置教授，合更添一員，擇清修直諒之士，輪日講授，朝夕規正。徽章推恩，餘依諸邸體例行。　甲辰，行秘書郎梅杞言：內降或貪緣可得，帝曰：亦是有例者。杞曰：昔我仁祖手詔謂背理覬恩，負罪希貸，求內降者，中書樞密院執奏毋得行，此仁祖仁中勇也，願陛下以為法。帝曰：正欲

法此。戊申，賜進士徐儼夫以下三百六十七人及第出身。六月丙寅，以旱蝗錄行在繫囚。丁丑，詔番幼聞追三官，送撫州居住，以蔑國憲，存留新楮，轉易取贏也。戊寅，詔曰：朕曩出親札，申嚴贓吏之禁，逾半歲矣，然諸路監司有務大體而不問者，有撫細故以塞責者，其申飭諸路監司，偏察所部州縣，其有貪殘掊尅者，廉其實迹，悉以名聞，朕將重寘于罰。監司庸懦不能舉職，臺諫彈劾聞奏。秋七月甲辰，以知婺州趙與懃、常州宋慈、江陰軍尹煥、廣德軍康植濟糴有勞，各進一秩。庚戌，詔以宗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日赴榮邸講授。乙卯，詔自今宰執、臺諫、侍從，不許發私書求舉削，諸路監司、帥守宜體國薦賢，毋徇權要。八月丁巳，詔求遺書。己巳，詔玉牒所、國史實錄院長官會稡史稿，刪潤歸一。秘書省長官點對日歷會要，並期以十一月終成書。徽州火，削守臣鄭崇官一秩。甲申，詔馬軍司選子弟强壯者一百人，補雲衛、龍衛、武衛三指揮闕額。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主令其王瞮入朝，當罷兵。瞮乃以其族子綧爲質于蒙古。冬十月己卯，詔提舉司毋得以常平折變侵移，其義倉令項樁收，仍措置上於尚書省。蒙古兵圍安豐。己亥，淮東提刑余玠以舟師戰卻之。蒙古以伊囉斡齊（舊作牙刺瓦赤，今改）行省事於燕京，同劉敏主管漢民公事，以姚樞爲郎中。伊囉斡齊唯事貨賂，分及於樞，樞拒絕之，因解職去，隱蘇門山。初，蒙古主賜敏詔曰：卿之所行，有司不得與聞。至是伊囉斡齊恥不得自專，俾所屬誣敏以流言，敏出手詔示之，乃已。蒙古主聞之，遣使詰問得實，罷伊囉斡齊，仍令敏獨任。十一月丁亥，蒙古主將出獵，耶律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田四日，庚寅，還至烏特古呼蘭（舊作鈋鐵鋢胡蘭，今改）山，溫都爾哈瑪爾進酒，蒙古主懽飲極夜，乃罷。翌日辛卯，殂於行殿，年五十六。（〔考異〕元史蘇布特傳作壬寅太宗崩，案太宗殂於十三年，乃辛丑，非壬寅也，今從紀。）葬起輦谷，廟號太宗，謚英文皇帝。太宗性寬恕，量時度力，舉無過事，境內富庶，旅不齎糧，時稱治平。初，有旨以孫實勒們（舊作失列門，今改）爲嗣，實勒們，太宗第四子庫春之子也。至是皇后尼瑪察氏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蒙古塔爾海部汪世顯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旬，誓與成都存亡。部將田世顯（〔考異〕元史作田顯，今從宋史。）潛送款於蒙古，夜開北門納蒙古兵，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招守將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則死爾，勿降也。遂見殺。城中出兵三千戰敗，夔夜驅火牛突圍出，奔漢州，遂爲蒙古所屠。己酉，詔內地州縣官闕，以見任官兼，毋得以待次及白帖人攝職。十二月丙寅，太學博士劉應起言：大有爲之君，常使近倖畏宰相，今宰相畏近倖，使宰相畏臺諫，今臺諫畏宰相，願陛下官府事一以付之中書，而言官勿專用大臣所引，則權一歸于公上矣。帝然之。丁卯，觀文殿學士致仕余天錫卒，贈太師，謚忠惠。帝之得立，天錫實始其事，故恩禮爲優。丁丑，左司諫方來言岳珂比已罷斥，乃卜居吳

門蔑棄君命監察御史謝公旦又言珂創增鹽額國課益虧況作俑言利請重鐫削詔更鐫一秩侍御史金淵言彭大雅貪黷殘忍蜀人銜怨罪大罰輕詔除名贛州居住

蒙古東平萬戶嚴忠濟請以宋子貞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從之時經歷商挺亦勸忠濟興學養士忠濟尤敬子貞聽其言子貞作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曄及王磐爲教官招致生徒幾百人出粟贍之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爲之一變

蒙古伊埒默色（舊作月里麻思今改）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伊埒默色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變當死焉毋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死生頃刻閒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伊埒默色慷慨誓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淳祐二年（蒙古太宗皇后稱制元年）春正月丙申朔詔省刑薄征

戊戌右丞相史嵩之等進呈四朝史嵩之改校勘官高斯得所草寧宗紀於濟王及帝潛邸事妄加毀譽斯得等爭之不能得李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斯得撰而已（〔攷異〕高斯得恥堂集載言修史事然其所草寧宗紀原稾今莫可攷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皆以當日國史爲憑備要云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儀書日閲上屬意久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壬辰詔宰執入禁中趣定大計丙申詔曰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也聰明天賦學問日新朕意所屬俾立焉深長之思蓋欲爲異日無窮之計也全文云嘉定十五年以上爲邵州防禦使上性凝重寡言潔修好學坐必正席屹然如山每朝參矩度有常見者斂容濟國公竑失儀彌彰寧宗意不懌每上入朝寧宗諦視良久出則目送之蓋已屬意於上矣嘉定十七年寧宗歷言竑儉讓淫褻數事閏八月丁酉詔立貴誠爲皇子此蓋卽嵩之妄加毀譽欲以掩彌遠擅廢立之迹也然萬世公論具在其可欺乎）嵩之等又進孝宗經武要略寧宗玉牒日歷會要實錄皇帝玉牒

庚戌上淳祐重修敕令格式申明詔史嵩之等進秩有差

壬戌別之傑入覲帝問邊境曾無加備之傑言當修復壽春又言上流之勢全在於蜀帝又問金陵兵糧及居巢屯兵幾何之傑言金陵見屯三萬錢糧僅給居巢所係甚重見屯不過三千遇秋增戍至二萬方足用帝並然之

甲子軍器監兼尚書左郎官范應鈴進對言宗社大計舉嘉祐紹興事帝曰兩朝自有典故非不知之但難得其人應鈴言與賢與子天實爲之天若祐宋必有其人以俟釆擇

以游侶爲資政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尋提舉洞霄宮從所請也

蒙古后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溫都爾哈瑪爾以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耶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

二月甲戌以范鍾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徐榮叟參知政事趙葵賜進士出身同知樞密院事別之傑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攷異〕宋史本紀以游侶之罷范鍾等之除投繫於二月甲戌今從全文分書之）

己卯權兵部侍郎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李曾伯朝辭言今若主必守之規宜諭大臣明示意嚮帝曰當爲必守之規趙葵久任淮東且有規畫曾伯曰敢不循其成規

三月戊子詔沿江兩淮脣齒相依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聽沿江制置司節制

丙申詔刑部戒飭諸道帥閫邊戍司今後州縣官犯罪毋加杖責

癸卯經筵進讀孝宗聖政終篇講讀修注說書官各進一秩餘補轉賞犒有差

侍御史兼侍講金淵言請明諭宰輔近臣謹選宗姓之賢德參稽仁宗孝宗之典故次第舉行

夏四

月癸亥，倉部郎官趙希塈言：「蜀自易帥之外，未有他策。」帝曰：「今日救蜀爲急，朕與二三大臣無一日不議蜀事。孟珙亦欲竭力向前。」希塈曰：「當擇威望素著之人，當夔峽要害，建一大閫。」帝曰：「重慶城堅，恐自可守。」希塈曰：「重慶在夔峽之上，敵若長驅南下，雖城堅如鐵，何捄東南之危！」帝然之。　詔明堂大禮，惟祀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中外大費竝從省約。　丙子，考功郎劉漢弼言吏部考功條法十六事，帝曰：「當付外施行。」　五月甲午，知梧州趙時學陛辭，言：「吳玠守蜀三關，今胥失之，固宜成都難守。」帝曰：「嘉定可守否？」時學曰：「若論形勢，當守重慶。」帝曰：「若守重慶，成都一路便虛。」時學曰：「重慶亦重地，可以上接利、閬，下應歸、峽。」　己亥，淮東安撫制置副使余玠入奏，言：「事無大小，須是務實。」又言：「方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則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爲一，勿令偏重，偏則必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　蒙古兵破遂寧、瀘州。乙巳，郎官龔基先入對，言上流事。帝曰：「上流可憂。」基先言：「施、夔，國之門戶，蕩無關防，存亡所係，豈可不慮！」帝曰：「屯田今歲如何？」基先曰：「屯田有名無實，牛種既貴，軍耕又惰，所收不償所費。」　丁未，右正言劉晉之言：「蜀禍五六年閒，歷三四制臣，無地屯駐，獨彭大雅城渝，爲蜀根本，不然，蜀事去矣。今宜于重慶立閫，庶可運掉諸戍。願早定至計，料簡邊臣，俾任經理，則蜀可爲也。」　戊申，知建寧府吳潛奪職，以臺諫論之也。　己酉，以趙葵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六月壬子朔，徐榮叟乞歸田里，從之。　甲寅，倉部郎官李鑄請廣求備禦之方。帝曰：「去歲蜀事大壞，今當如何？」鑄曰：「陳隆之因成都城故基增築，未爲非是，第功力苟且，識者逆知其難守。臣嘗問其方略，但云誓與城存亡而已。未幾，爲田世顯所賣，城門夜開，隆之衄焉。」帝嚬蹙久之。　以余玠權工部侍郎、四川宣諭使，應事干機速，許同制臣公共措置，先行後奏。尋詔四川官吏軍民等悉條陳大計以聞。　以久雨，詔決中外繫囚。　癸亥，參知政事徐榮叟罷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丙寅，錄行在繫囚。　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知制誥高定子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杜範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史嵩之外事寬容，心實忌之。　戊寅，詔淮西制置大使司出十七界楮幣十萬、米二萬斛，令安豐軍修武備。　是月，積雨，浙西大水。　秋七月丙申，余玠陛辭，言：「外攘本於內修。」帝曰：「今日之事，不必問敵運衰與不衰，但自靠實理會治內規摹。」玠曰：「聖諭及此，宗社生靈之福。」帝曰：「卿前所言靠實工夫，玩之有味，此去必能見之行事。卿宜務忠實以革欺誕，施威信以戢潰衄，廣惠愛以撫流移，當爲四蜀經久之謀，勿爲一時支吾之計。」　是月，常、潤、建康大水，兩淮尤甚。　蒙古萬戶張柔自五河口渡淮，攻揚、滁、和、蘄，淮東忠勇軍統領王溫等二十四人戰于天長縣東，皆沒。　八月辛亥朔，詔戶部申嚴州縣增收

苗米斛面之弊。丁巳，以祕書省正字陳南一、國子正胡夏竝兼內學小教授。辛酉，進知夔州趙武官二秩，將佐王信等各轉一資，酬夔城版築之勞也。丁卯，詔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十萬，賑紹興處婺水潦之民。丁丑，殿中侍御史濮斗南言浙四郡民生蕩析，乞撫集流離，蠲減秋賦，從之。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癸未，詔進納入官犯贓人，永不許注授。辛卯，大饗于明堂，大赦。丙申，詔六曹館學寺監院轄倉庫務場官長官，將所管錢穀貨幣器用圖書，戢實載籍，上之于朝，副在有司，長闕則次官任責，遷擢報罷，竝如外官交承例，聯銜申省，仍令御史臺覺察。

冬十月癸丑，敕令所言臣寮世賞不許奏異姓，著爲令。甲寅，進史嵩之永國公。蒙古攻通州，守臣杜霆載其私帑渡江遁。乙丑，城破，蒙古屠其民。十一月辛卯，詔諭兩淮節制李曾伯無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職，其督勵諸將勉圖後效。甲申，詔軍功補授人願就鄉舉者聽。辛卯，詔實錄院修孝宗、光宗、寧宗御集。戊戌，雷。己亥，日南至，雷電交作，詔避殿減膳。癸卯，詔決中外繫囚。甲辰，先給諸軍雪寒錢，出戍者倍之。乙巳，蠲三衙、大理寺、臨安府及屬縣點檢贍軍犒賞酒所贓賞錢。丁未，詔曰：「比者陰陽失和，冬令常燠，日至之日，雷乃發聲，朕甚懼焉。內而卿士師尹，外而牧監伍參，其各罄忠嘉，無有所隱，輔朕不逮。」十二月己未，詔杜霆追毀出身文字，羈管南雄州，以通州士庶訴其誤民棄上之罪也。辛酉，以儒林郎鍾宏辭除太學博士，乞致仕養母，詔特改京官秩奉祠，以奬孝行。癸亥，蒙古兵連攻敘州，帳前都統楊大全戰死。丙寅，以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孟珙爲四川安撫使兼知夔州，同知樞密院事別之傑爲資政殿大學士、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趙葵福建安撫使兼知福州，資政殿學士趙與懽知溫州，權工部侍郎、四川宣諭使余玠權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丁卯，詔余玠任責全蜀，應軍行調度，權許便宜施行。庚午，詔以許浦水軍都統制劉虎爲和州防禦使，旌五河捍禦之勞也。

淳祐三年（蒙古太宗皇后稱制二年）春正月戊寅朔，高定子兼參知政事。癸未，起居郎兼祕書監項容孫言：「迺者求言，請如建隆故事，集官參詳，書于方策，關君德者上之禁中，關時政者寘之都省，關民事者頒之郡國。」詔類送後省看詳。癸巳，以湖南安撫司奏東安寇平，永州通判鄧均進一秩，餘官補轉贈卹及官其子各有差。甲午，詔嗣榮王與芮恩數視嗣秀王師彌。丙午，以呂文德爲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統兩淮軍馬。蒙古張柔分遣部下將十人屯田于襄城。二月己酉，詔淮西提舉制置司參謀官趙希靜、淮西總管聶斌等各進一秩，以淮東西制置司言其兩淮戰守之勞也。甲子，詔進安豐軍守臣王福二秩，廬州路鈐吳仁等一秩，旌修築城壁之勞也。

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蒙古兵破資州。庚寅，同簽書樞密院事杜範乞歸田里，詔不許。丁酉，詔進池州都統制何舜臣一秩，旌部領舟師策應通泰

之勞也辛丑詔知招信軍趙東奪三秩罷以淮東制司言其撫馭失宜也蒙古入蜀汪世顯之功居多至是皇子庫端承制拜世顯便宜總帥統秦鞏等二十餘軍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為總帥將兵從入蜀

夏四月癸丑以閤門宣贊舍人兼淮西路鈐王杰閤門祗候前江東路鈐李季實往馬帥王鑑軍前議事遇敵戰死贈官有差仍各官其二子乙卯詔進嘉定守臣程立之一官以成都提刑宇文峒言其守城之勞也丁巳詔以經筵進講尚書終篇講讀說書修注官各進一秩甲戌殿中侍御史項容孫言知嚴州李彌高趙與汶侵取酒息獨衛湜一無所私有旨獎廉黜貪今日先務彌高與汶各奪官二秩湜進職二等甲申以御前軍器所隸于軍器監丙戌詔贈閤門宣贊舍人楊大全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仍官其二子以四川制司言其力戰而死也五月蒙古耶律楚材奏熒惑犯房當有驚擾然訖無事居無何用兵事起皇后遂令授甲選心腹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乃定蒙古后信任溫都爾哈瑪爾付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行之耶律楚材諫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俄有旨凡溫都爾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辯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二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

六月庚戌大理少卿蔡仲龍言擬建小學須早為權宜之計以係天下之心又言本朝用刑平恕而未享繼嗣之慶意宦官太多仁宗嘉祐中詔內臣權罷進養子宜取法行之戊午資政殿學士知溫州趙與權請廢併諸寨增置鎮海寨兵以備倉猝從之戊辰太白晝見庚午大理寺鞫前嘉定知縣旨枹尉趙與夰等贓狀獄成旨枹與夰除名勒停枹一千里羈管與夰五百里居住甲戌錄行在繫囚令知濠州兼淮西提刑徐敏子經理亳州秋七月甲申詔進無為軍守臣戴埴一秩以沿江制置使杜杲言其守邊固圉之功也四川制置司言蒙古攻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隘孤壘不降有特立之操可任邊防詔以世安就知大安軍癸巳詔摘京湖沿江制司兵置殿司策應軍屯京口八月辛亥詔戶部申嚴州縣納苗多取之禁戊午令福建安撫司照沿海例團結福泉漳興化民船以備分番遣戍從帥臣項寅孫請也癸亥以寅孫言併福州延祥荻蘆二寨置武濟水軍摘本州廂禁習水者補充凡一千五百人壬午詔申嚴郡縣社倉科配之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一（起昭陽單閼九月盡柔兆敦牂六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
皇帝
淳祐三年（蒙古太宗皇后稱制二年）九月丁未工部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趙希瀞言安豐廬濠風寒最甚三州安則淮甸無虞江面奠枕帝曰安豐最緊希瀞云欲固安豐須復壽春帝然之　癸未從京湖制置大使孟珙之請令淮東制置使李曾伯蠲高郵軍及其屬部州縣栁收牛租　是秋蒙古察罕奏令萬戶張柔總諸軍鎮杞初河決於汴西南入陳留分而為三杞居其中渾南師恃舟楫之利由亳泗以窺汴洛柔乃即故杞之東西中三山順殺水勢築連城結浮梁為進戰退耕之計守禦以固　先是知婺州陳康熹奏事請舉嚴父配天之典久未決將作少監韓祥進講復言之　冬十月甲午禮寺議請奉寧宗陞陪太祖太宗將來明堂三后竝配令條具禮制以聞　十一月乙巳詔直保文閣王定素履平實直寶謨閣葉武子雅資恬退皆挂冠日久年德俱高其以定為祕閣修撰武子直龍圖閣　乙卯令潮州守臣節制摧鋒軍分屯軍馬　乙未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縣點檢贍軍犒賞酒庫所贓賞錢　令廣東提刑節制韶州摧鋒軍　壬戌雪給行在諸軍錢出戍者倍之　甲子樞密院編修官兼權都官何式言蜀事帝曰正好乘暇作工夫時方倚任余玠故言及之先是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縣無幾國用益窘十六年閒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刻繆戾或遙領而不至或生隙而罕謀兩川民不聊生監司戎將各專號令蜀日益壞及余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所在州縣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豪傑之士趣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璡及弟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郭之形起則漫去如是者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遂不謀於衆密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諠然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

因山爲壘碁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又移金州兵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州兵於青居興州兵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州兵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經理四蜀圖以進曰幸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考異）姚牧庵集李忠宣行狀云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卽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蓬閬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蜀之本實張於斯蜀自徙城釣魚之後元人屢攻不能下則玠之徙城不可謂非良策玠屢出師興元非不戰而自守者也行狀所載特敵國詆忌之言耳今從宋史

十二月丁丑沿江制置副使司言屯田倍收官屬文慶洪等推賞有差　己丑史嵩之五請祠不允時黃濤劉應起等俱上書論嵩之姦深擅權帝皆不聽而言者益衆　丙申以嚴寒再給諸軍薪炭錢　辛丑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制兩淮軍馬呂文德以汴濠膠淄勞績進秩四等

淳祐四年（蒙古太宗皇后稱制三年）春正月壬寅朔詔曰上天助順敵國乖離正當廣推恩信以繫人心厚根本以俟機會咨爾專閫之臣分麾總戎之將繼自今必安集流民俾得復舊招收逋將俾得自新毋擅興廢毋殺毋辜使中原遺黎有更生之望時聞蒙古后稱制人心不服故下此詔　御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

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以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劉伯正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乞去帝留之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益恚　丁巳侍御史劉晉之王瓚監察御史趙倫呂午承史嵩之風旨並論李鳴復杜範於是鳴復範並除郡　戊午樞密院言四川帥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戰多有勞效宜第功行賞詔玠趣上立功將士姓名等第卽與推恩

己未朝獻景靈宮　以劉伯正兼權參知政事尋兼同提舉編修敕令　庚申以余玠兼四川屯田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乂自漢州敗歸益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用非法刑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卽殺之民不堪命余玠至嘉定夔率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玠自若徐命吏班賞夔退語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患其握重兵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根本益固一旦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縱兵殘民奴視同列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甫出而新將已單騎入營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聽命夔至玠斬之薦成爲文州刺史　二月癸酉出封椿庫十七界楮幣各十萬付京湖四川兩淮制置司收瘞頻年交兵遺骸　丁酉壽昌飛虎軍統制鄭大成追三官以其出戍涪州不戰以致棄城也　三月壬寅詔以杜範辭免新除依舊職提舉洞霄宮　甲寅經筵進講論語終編己未賜宰執講讀侍立官燕

于秘書省仍進講讀侍立官一秩。以吏部尚書兼給事中金淵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尋差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夏四月壬午詔兩浙漕司下屬部郡邑將今年夏稅折帛之半令民閒以楮幣準錢供輸。詔壽春受圍將士勤勞各補轉三官資出封椿庫十七界楮幣百萬給犒俟圍解日仍與優賞又令江東漕司撥寄椿十七界楮幣二十萬犒安豐策應將士。丁亥以淮東制司言權總管王德等隨王鑑撫定山城有勞詔進德二秩餘補轉給犒有差。五月乙巳以淮東制臣言副總管兼知海州周岱左武衛大將軍湯孝信直擣山東膠密之功並于遥郡上進一秩。庚戌詔知瀘州曹致大帶行遥郡刺史以四川制臣余玠言其包砌神臂山城之功也

戊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帥水陸諸軍禦之詔江東漕司撥寄椿十七界楮幣百萬付淮東西制置司犒水陸應援立功將士。癸亥以鄭應龍薨輟視朝一日尋贈少保。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朝政日非憂憤成疾是月薨旋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皇后遣人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十卷乃止楚材博極羣書旁通天文術數居官以匡國濟民爲己任羣臣無與爲比後追封廣寧王謚文正。六月庚午朔以余玠言沔州都統制權遂寧府雲拱因成都之擾殺奪民財襲劫龍石泉郡印權知潼川府張涓斂軍無紀殺掠平民詔並追毁勒停拱竄瓊州涓昭州。以呂文德兼淮西招撫使兼知濠州節制濠豐壽亳州軍。癸酉詔王福暫屯揚州同共措置秋防。乙亥詔賜進士留夢炎以下四百二十四人及第出身。詔壽春安豐軍策應解壽春圍將士補官資有差又詔壽春受圍將士有全城卻敵之功先立賞格令淮東西制司從實保明補轉又以淮東制司言先來海道立功將士亦補轉有差。丙戌知樞密院事范鍾乞歸田里詔不許。蒙古以楊惟中爲中書令惟中有膽略先爲太宗所器奉使西域二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政條俾籍戶口屬吏太宗益欲大用之及南伐命於軍前行中書省惟中益嗜學有濟世志至是以一相領省事（考異元史宰相年表於世祖以前闕之楊惟中傳書其拜中書令而不繫以年以事理推之蓋惟中代耶律楚材爲中書令也故傳云太后稱制惟中以一相負任天下今酌書之）。秋七月辛丑分命刑部尚書監察御史卿監郎官錄臨安府屬縣三衙兩廂繫囚。壬子詔沿淮失業强壯之人置武勝軍五千人從淮西安撫副使王鑑請也。甲子詔項安世正學直節先朝名儒可特贈集英殿修撰。八月癸未詔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諸路漕臣察其違者劾之。九月癸卯右丞相史嵩之以父彌忠病告假乙巳彌忠卒丙午起復嵩之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臣聞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以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易三年之喪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知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

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
宰予之罪人也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
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
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
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
不從命天下至今誦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
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
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迹詭祕
曩者開督府以和議隳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
天下之小人以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以歸私室蓄
謀積累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
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亟
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
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
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數日率引姦邪布置要
地彌縫貴戚買屬貂璫轉移上心僥緣御筆必得起
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
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鐺尚有
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而乃忍爲鄭居
中王黼輩之所爲耶且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爲其
折衝萬里之才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
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
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
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
欲挾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
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
徒有私自封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
數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
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日廣國家
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
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吾國無窮之害爾嵩之
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
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
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始奔喪以彌遠之貪墨
固位猶有顧籍丁艱于嘉定元年十一月之戊午起
復于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之匿喪罔上殄
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
以來固知二親耄矣旦夕圖惟先爲起復張本近畿
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
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
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
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
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
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
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擢姦臣以司
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
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席寵怙勢至
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是
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
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
史氏陛下之勢孤立于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
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

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儗人必于其倫曾于姦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其驗也麻制又有曰諜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州失守至逾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耳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爲宰相動欲守法至于身乃佚蕩于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若以法繩之雖加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嚴巖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與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挈綱常于日月重名教于泰山使天下後世爲人臣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矣惟陛下裁之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相繼上書切諫皆不報范鍾劉伯正惡京學生言事謂皆游士鼓倡之諷臨安尹趙與𥲅逐游士諸生聞之益不平作捲堂文與𥲅遂盡削游士籍己未將作監徐元杰言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宜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云正論是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元杰又乞引去帝曰經筵正賴卿規益以何事而引去 乙丑雷 冬十月辛未詔曰朕德弗類無以格陰陽之和迺秋冬之交雷電交至天威震動咎證非虛甚可畏也今朕避正殿減常膳方將反觀內省回皇天之怒可不博覽兼聽盡羣下之心應中外臣寮各指陳闕失毋有所隱朕將親覽博采忠讜見之施行以昭應天之實

壬申以范鍾參知政事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金淵乞罷不許 以強再興添差成都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懷安軍節制戍兵 甲戌令慶元府守臣趙倫趣史嵩之赴闕 己丑出右諫議大夫劉晉之殿中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除劉漢弼爲右司諫帝欲更新庶政故有是命庚寅漢弼遷侍御史 壬辰詔起杜範游侶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自此羣賢率被錄用 甲午詔臺諫耳目之寄若稽舊章悉由親擢自今不許大臣薦進 殿中侍御史鄭寀言宰相非百官比豈容久虛切恐中書之地預設猜防搢紳之徒各懷向背帝曰所奏雖切情事進退大臣豈容輕易 侍御史劉漢弼言金淵尸位妨賢罷政馬光祖貪榮忘親罷江西運判新命勒令追服又言臺諫彈擊論列乞非時入奏從之 十一月辛丑詔趣游侶杜範赴闕 壬寅召王伯大趙以夫徐鹿卿 癸卯詔奪前禮部侍郎劉晉之一官罷祠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其懷利失志也 乙巳以劉漢弼言罷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王德明以王福代之

丙午以程公許爲起居郎兼直學士院 丁未再

趣游侶杜範供職。戊申，雷。庚戌，召陳韡、李心傳。

丁巳，以陳韡爲兵部尚書，李心傳權刑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王伯大權吏部尚書，兼中書舍人，趙以夫權刑部侍郎。戊午，以禱雪出封椿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臨安細民，犒三衙諸軍亦如之。庚申，詔釋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幷兩浙路州縣杖以下繫囚。

辛酉，以雪寒給諸軍錢，出戍者倍之。劉漢弼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竝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史嵩之已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十二月庚午，聽史嵩之終喪。以范鍾爲左丞相，杜範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游侶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劉伯正參知政事，簽書樞密院事。杜範首上五事：曰正治本，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柄；曰肅宮闈，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衞，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請早定國本，以安人心。壬申，以趙葵同知樞密院事。（攷異）宋史作甲戌，今從宋史全文作壬申。葵言：「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請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慮。以四川安撫使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有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乃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櫃，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功，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

癸酉，詔曰：「朕望道未見，閔時多艱，與予共治之臣，錮于謀身之習，有官守者，以謀身而失其守，有言責者，以謀身而失其言，各懷患得患失之私，安有立政立事之志，致天工之多曠，宜國步之未夷。今朕躬攬權綱，首嚴訓迪，凡聯事而合治，各滌慮以洗心，毋懷私恩，毋萌私念，毋植私計，毋締私交，三事大夫以朝廷未尊爲己慭，士氣未振爲己恥，守令以民俗未裕爲己責，將帥以邊疆未謐爲己憂，主爾忘身，國爾忘家，以共圖內安外寧之效，則予汝嘉，其或不恭，邦有常憲。」帝一新吏治，故有是詔。（攷異）宋史本紀作庚午詔戒飭，今從宋史全文作癸酉。

蒙古諸王呼必賚（舊作忽必烈，今改）圖壘（舊作拖雷，今改）第四子也，思大有爲於天下，訪求賢才，虛己咨詢。先是懷仁趙璧侍藩邸，爲呼必賚所信任，呼以秀才而不名。

董文用。俊之子也。主文書。講說帳中。因命馳驛四方。聘名士。時肥鄉竇默以經術教授於鄉。遣文用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文用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爲對。呼必賚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正心誠意。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呼必賚深契其言。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默薦姚樞。呼必賚遣趙璧召之。聞其至。大喜。待以客禮。樞爲治道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列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各疏其弛張之方于下。本末兼該。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召問。金之亡也。左右司郎中王鶚將就戮。蒙古萬戶張柔見而異之。釋其縛。輦歸館於保州。呼必賚遣使聘之。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請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呼必賚曰。我雖未能卽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鶚旋乞還。賜之馬。仍命近侍庫庫（舊作闊闊今改）。柴楨等五人從之學。邢臺劉侃少爲令史。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其志。安能汨沒爲刀筆吏乎。卽棄去。隱武安山中。旋爲僧。名子聰。游雲中。居南唐寺。時僧海雲赴呼必賚之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才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契意。屢有詢問。子聰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旁通天文律算三式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必賚大愛之。海雲歸。子聰遂留藩邸。

淳祐五年（蒙古太宗皇后稱制四年）。春正月丁酉朔。詔曰。國家以仁立國。其待士大夫尤過於厚。臺諫乃因得言而釋私憾。摭細微而遺巨姦。遷謫降黜。或出非辜。其令三省將見在謫籍人斟酌放令自便。追奪停罷。亦與酌情牽復。其貪酷害民公議弗容者。不拘此旨。又詔邊將興師河南之境。鋒鏑所接。寧免瘡痍。中原遺民皆祖宗赤子。朕甚痛之。自今邊臣各謹守封疆。毋先事首戎。益務綏懷。大布恩信。以副朕兼愛南北之意。　己酉。雷。庚戌。避正殿。減膳。詔中外指陳闕失。　乙卯。劉伯正罷。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其隱默充位也。詔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李性傳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召提舉鴻慶宮李韶權禮部尚書。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政權。竝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覬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隱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直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今土地日蹙。人民喪敗。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剝州縣。朘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爲陛下強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況議論紛然。賢者不肎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是以媒其身。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聞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一朽胔。威斷一出。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媼。大小之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於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早計而預定。何耶。又疏乞歸。不許。擢翰林學士。　二月戊辰。詔昨罷科

糴但令依時輸納量革吏姦使民樂輸此後仰常切遵守永無科糴犯者以違制論　甲戌呂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復其城詔進二秩　壬辰太白晝見經天　三月庚子以殿中侍御史鄭寀言命有司舉行温大雅程以升吳淇徐敏子納賄之罪仍降詔曰時方多事念未能蠲租減賦而吏之不良乃肆貪虐或有前期預借或抑配重催或斛面取贏或厚價抑納朘毒害民朕深憫焉可令監司常切覺察務蘇疾苦而消愁歎倘隱而不聞公論所指必罰無赦　甲辰右曹郎中吳中良進對言鹽楮事帝曰鹽楮誠今日急務中良曰舊行官販商賈坐廢近日罷官販還客販然尚恐貼納太多商賈未便願與大臣熟議　出十七界楮幣百萬下淮東犒水陸戰守諸軍　壬子禁淫祀　癸丑殿中侍御史鄭寀請括淳祐初所刱糴本鹽可以資糴又省括楮從之　丁巳刑部侍郎趙以夫入見言國本帝曰此事實不可緩以夫曰臣編類仁宗高宗兩朝定儲本末具載諫疏及舉行次第庶幾成憲昭然可以早定大計　己未駕部郎官江萬里言端平更新因及元祐更役法事帝曰祇因太驟耳萬里對曰君子祇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帝曰元祐君子亦自相攻萬里曰此小人所以得乘閒而入今收召未多恐元氣不壯無以勝邪氣全在陛下把握耳前者端平之初把握不定故改更不過如紹聖耳今第二番把握不定更無復新之日矣帝首肎萬里又言二相退遜太過中外皆無精采帝復肎之　辛酉詔陳畏葉武子年高德粹請退可嘉其以畏爲集英殿修撰武子祕閣修撰　以劉伯正爲寶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權吏部侍郎王伯大入對言史嵩之獨相時鄭起潛濮斗南專失人心帝曰數人作爾許刻薄事伯大又言國本帝曰朕置小學正爲此　夏四月癸未以呂文德爲樞密副使依舊淮西招撫使知濠州　丙戌詔劉虎蕭均趙邦求夏臯各進一秩賞清河漣泗招信捍禦之勞也命呂文德依舊節制濠豐壽宿亳等郡軍馬　杜範以觀文殿學士致仕丁亥範薨範清修苦節室廬僅蔽風雨身若不勝衣至臨大節則賁育不能奪尋贈少傅謚清獻　戊子詔李曾伯余玠董槐孟珙王鑑職事修舉加曾伯奎章閣直學士槐進秩珙鑑進二秩竝因其任　五月丁未趙葵言諸處江防極爲疎陋請下沿江制司及副司江南江西帥司湖廣總所兩浙漕司許浦水軍司共造輕捷戰船刱置遊擊軍强壯三萬人分布新船以備緩急從之　詔太常少卿王萬立朝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清家貧母老朕甚念之特贈集英殿修撰仍撥賜官田五百畝封椿庫十八界楮幣五千貫以贍其家　六月丙寅以旱決中外繫囚　甲申左司諫謝方叔請早定國本仍錄進司馬光范鎮建議始末帝嘉納　丙戌兵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朝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會元杰將入對先一日謁范鍾歸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

廷詔付臨安府鞫治然獄迄無成〔攷異〕癸辛雜識云嵩之之起復也匠監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人國子祭酒仍攝行西掖事未幾暴亡或以爲嵩之毒之而死傳其妻申省以爲口鼻拆裂血流而腹脹色變青黑兩臂皆起黑泡面如斗大其形似鬼欲乞朝廷主盟冤之伸冤侍御鄭寀率臺諫共爲一疏少司成蔡掇發察官江萬里亟有疏遂辨醫官人從廚子置獄令鄭寀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數輩斷遣而已又云黃濤除宗正少卿疏言元杰止是中暑之證非中毒也元杰之子直諒投匭叩閽力辨濤姦被劾云云是元杰之死當時已有兩說今從宋史 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先以腫疾暴卒太學生蔡德潤等七十三人叩閽上書訟冤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漢弼元杰相繼暴亡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

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嵩之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能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漸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薦舉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有之丁艱未幾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醲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竭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犨奴僕而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狠狙萬狀祖宗格法至今日而壞極矣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者川蜀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敵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范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荊襄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矣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飢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蓋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荊州之路稍警則江浙諸路焉得高枕而臥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盍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以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徒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紘易轍勠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其見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薰蕕同器鸞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社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范鍾進召試館職二人帝思徐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主無自強之心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邪未竄擢祕書省正字鍾所以不敢舉霖畏嵩之復出也

秋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甲午避殿減膳訓飭近臣

辛丑以常潤大旱命有司舉行卹政

乙巳出封樁庫楮幣賑臨安細民

己酉詔劉伯正金淵落職罷祠從監察御史劉應起之言也

庚戌進鄭清之爲少傅

乙

卯詔徐元杰鳴陽之鳳劉漢弼觸邪之豸天不憗遺奪我忠臣漢弼毋老元杰子弱一貧皆同朕甚憫之各賜官田五百畝新楮五千緡以見朕懷賢不已之意 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八月戊辰以河南諸郡秦琳等八人連年在邊戰守宣勞各進一秩添差淮東西兵職有差 詔求通天文曆學之人 丙申詔申嚴預借重催取贏抑配之禁令監司覺察毋害吾民 九月癸巳朔詔濮斗南更降兩官文虎葉賁各降一官項容孫落職罷祠以右正言鄭寀言其附麗權相也 己酉朝獻景靈宮庚戌朝獻太廟辛亥大饗于明堂奉太祖太宗寧宗竝配大赦 冬十月壬午主管官告院莊同孫進洪範五事箴帝曰五事當於敬字上用工夫讀至思箴帝曰五事以思爲本 十一月乙未鄭清之乞歸田詔不許 壬寅詔更奪林光謙三秩徙居衡州奪袁立儒宣璧王至一秩劉棫施逢辰劉附兩秩以監察御史江萬里言其貪職及依憑權門也 甲辰范鍾請老不許 以禮部尚書陳韡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壬戌朔以祈雪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兩浙州軍幷建康府繫囚杖以下釋之 丙寅詔昨據太史奏來歲元旦日有食之方歲序之更端值太陽之交蝕凜然譴告震于朕心嘗觀祖宗盛時或有此異上下之閒益相儆懼今宜講求實政凡可以銷弭災異者次第行之毋爲具文以稱朕祗畏天戒之意 戊寅詔太史來歲正旦太陽當食皇天示儆避正殿減常膳求直言朝廷百司講求闕政寬民力卹軍旅緩刑獄問疾苦輯流民凡可以銷災變者毋匿厥指共圖應天之實元旦百官免朝賀 右補闕程元鳳論格心之學謂格士大夫之風俗當格士大夫之心術人以爲格言 己卯以游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李性傳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爲少師依舊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賜第行在時清之子士昌追逮詔獄有詐言其死者清之造闕號泣請於帝帝命復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起居郎程公許繳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姦宄雜糅恐其積習沈痼重爲清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慰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人以公許疏示清之乃止 詔兵財係乎國命强兵之事趙葵主之財用之計陳韡理之二相則總大綱而中持其衡以共濟國事從江萬里之言也 嗣沂王貴謙嗣榮王與芮竝加少保 癸未李性傳除職予郡

淳祐六年蒙古定宗元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以陳韡言置國用所命趙與籌爲提領官 權兵部尚書李曾伯應詔上疏備陳先朝因天變以謹邊備圖將材請早易閫寄又請浚泗州西城 祕書省正字徐霖疏曰日陽類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小人宮闈之私昵未屏瑣闥之姦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祲感浹日爲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祕書郎 通判潭州潘牥上封事曰熙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掩骼著爲令今故濟王一抔淺土其爲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葬不報 祕書郎高斯得上言大姦嗜權巧營奪服陛下奮獨

斷而罷退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陛下茍行其言亦足以昭示意向渙釋羣疑乃一切寢而不宣閱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黽勉傳諭委曲誨姦俾於襲經之時妄致挂冠之請因降祠命茍塞人言又有姦人陰爲之地是以謟言竝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又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庇邪喜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陛下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爲清明之累腐夫巧讒妖孋旁通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洗濯磨淬思所以更之乃徒立虛言無實之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當大異之所以示儆也帝嘉納（攷異）耻堂集所載封事語多旁及今從宋史許書之宋史分疏其事以大姦爲指史嵩之大臣爲范鍾謂其時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故斯得及之也案是時游侶爲右丞相則非鍾獨當國矣今删去　二月壬戌金部郎官王伀言人主論相當取其格心不可取其阿意帝然之　戊辰范鍾再乞歸田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時游侶與鍾不協故力求去尋以高斯得之言罷之時鍾方坐相府臺吏以牒呼而出之　辛未命提舉洞霄宮任便居住從所乞也　壬申雪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并屬縣點檢贍軍酒庫所贓賞錢以雪寒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十萬緡犒三衙諸軍　乙酉宗正少卿張磻言治兵理財當爲一事磻又言先朝蘇頌

傳堯俞皆不受宣諭事帝悚聽然之　詔三衙諸軍月支銀竝倍給　夏四月辛酉太白晝見　戊寅殿中侍御史謝方叔左司諫湯中請旌異朱熹門人胡安定（攷異）胡安定全文作胡定安今從宋史本紀薛鑑改作胡瑗後編已辨其誤　呂壽蔡模以勸後學竝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仍令所屬給札錄其著述并訪以所欲言　甲申詔曰朕臨朝願治每念乏才有意作成既親扁題分賜諸學竝賜諸生束帛以示激勵其令三學官於前廊長論及齋生中公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別議旌賞京學如之　閏月乙未資政殿大學士徐榮叟薨輟視朝一日　戊戌呂文德言今春北兵攻兩淮統制汪懷忠所至逆戰將士陳亡者衆詔給緡錢恤其家　癸卯余玠言北兵分四道入蜀將士捍禦有功者輒以便宜推賞具立功等第稍轉官資以聞從之　己酉祕書丞王璞言杜衍封還內降事帝曰朕嘗諭大臣聽其執奏矣　庚戌刑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魏峻言人主震服天下曰斷而已帝曰謀之欲同斷之欲獨若以大公至正行之則斷在其中矣　五月庚申詔賈似道任責措置淮西山寨城築　丙寅吏部員外郎李昴英言內小學事帝曰朕於小學之教甚留心昴英又言漢末宦官之禍帝曰固當防微杜漸　庚午詔學校明倫之地諸生講明不負教育朕用嘉之爰命有司舉其高弟而合詞控免陳義凜然朕重違本心姑徇所請以成其美所有束帛不必控辭　甲申詔權知高郵軍兼淮西提刑蕭逢辰進一秩旌其買馬修城留意戰守也　詔決繫囚　六月

戊子朔詔從事郎傅實之迪功郎林公遇並特改京秩仍給札詢所欲言以都省言其杜門樂道搢紳高之也　戊戌著作佐郎兼權禮部郎官高斯得言學校以小過觸霆威帝曰本是小事但不當率衆出見宰執斯得曰學校固不爲過但恐姦人因此動搖局面關係不細帝然之斯得又言羣臣龐雜宮禁奇衺贖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顧乃弁包兼容之意多别邪辨正之慮淺憂讒避譏之心重直前邁往之忠徵遂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覬之漸設有不幸變故乘之使宗社有淪亡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民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欲潔其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於是朝署惡之者衆旋出知嚴州斯得祈祠不許　丙午以禱雨詔中外決繫囚杖以下釋之臣僚言旱勢可慮請分命臣僚偏禱羣望仍令有司疎決淹獄及下諸路勸諭富家接濟細民以弭盜賊從之　壬子以陳韡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乙卯臺臣言李鳴復劉伯正進則害善類退則蠹州里詔削秩罷祠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二（起柔兆敦牂七月盡屠維作噩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淳祐六年（蒙古定宗元年）秋七月壬戌泉州饑州民謝應瑞自出私鈔四十餘萬糴米以賑鄉井全活甚衆詔補進義校尉。蒙古自太宗殂後諸王近屬自相攻戰國內大亂是月太宗六皇后會諸王百官奉皇子庫裕克即位于昂吉蘇默托里（舊作汪吉宿滅禿里今改）之地朝政猶出于后庫裕克太宗長子也時諸王不服將謀不軌會雷雨大作行營水深尺遂各散去。蒙古命中書令楊惟中宣慰平陽時斷事官色珍（舊作斜徹今改）橫恣不法惟中按誅之。蒙古諸勳貴分封山東者以東平行臺嚴忠濟總一方之政頗不自便及蒙古主新立皆聚闕下復欲剖分東平地時衆心危疑將俛首以聽左右司郎中王玉汝力排羣言事得已。八月庚寅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暫兼權禮部右侍郎趙汝騰言北司專權帝曰近頗戢之汝騰又言不當調護言官帝曰近日少有調護者。己酉以太府少卿劉克莊爲祕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辛亥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兼諸王宮教授蔡抗奏對言正心事帝曰紀綱萬化實出於心抗又言內降斜封之獘帝曰已許大臣執奏矣抗又言宗社大計帝曰祖宗朝亦是晚年方定抗言祖宗時定名號雖在晚年而定計乃在一二十年之前此事最忌因循帝然之。蒙古耶律鑄嗣其父楚材領中書省事上言宜疏禁網因采前代德政合於時宜者八十一章以進。蒙古以溫都爾行省事於燕京與劉敏同政。九月丙辰朔祕書省正字林希逸請信任給諫帝曰臺諫給舍之言朕無不行希逸又請早決大計以慰人望帝納之。丁巳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夔路策應大使兼江陵府孟珙卒初珙招中原精銳萬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皆百戰之士號鎭北軍駐襄陽及王旻李虎軍亂鎭北亦潰珙乃重購以招之降者不絕蒙古行省范用吉亦密通降款以所受告命爲質珙白於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遂發病是月朔大星隕於境內聲如雷卒之日大風發屋折木珙隨父宗政立戰功忠君體國善撫士卒軍中參佐部曲議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遠聲色薄滋味蕭然若事外追封吉國公謚忠襄。戊辰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使仍暫兼權沿江制置副使湖廣總領尋兼京湖屯田使。冬十月庚寅詔以嗣榮王與芮子孟啓爲貴州刺史入內學。蒙古主命察罕拓江淮地。十一月庚申詔昨令三學各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而諸生合辭控免秉義甚高其令在籍諸生竝赴來年省試一次臨安府學長諭亦如之以稱搜羅之意。丁丑以雪寒出封樁庫楮洛賑臨安府細民。辛巳以前四川制置

陳隆之抗敵死難特贈徽猷閣待制於合得延賞外更官其二子 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不可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夫百萬生靈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于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孰若捐金助國以紓目前宜諭二三大臣撫臣僚論奏付之施行定經制塞兼并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勞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 十二月癸巳詔侍從臺諫各舉堪閫寄及餉事者述其才器勞績以聞 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乙未詔史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殿中侍御史章炎正言李昴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嵩之無父無君醜聲穢行律以無將之法罪有餘誅請寢宮祠削官遠竄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曰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不聞以其嘗爲王卿士而薄其罰今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臣等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請斷以此義亟賜裁處 丙申諸司糧料院章鑑進對言抗諫事帝曰朕於臣僚論事未嘗不見施行鑑又言儲才帝曰人才須是養之於平時臨事方得其用 先是金將武仙敗死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衆至數萬剽掠數千里蒙古主命諸道兵討之不克楊惟中仗節開諭降其渠帥餘黨悉平 蒙古東平萬戶嚴忠濟襲爵數年怠於政事任用姦佞經歷李昶曰比年來裘馬相尚飲食無度庫藏空虛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恐或生變惟閣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朴素損騎從省宴遊雖不能救已然之失尚可以彌未然之禍時蒙古裁抑諸侯法制寖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解職不許旋以父憂去官 蒙古萬戶史權等侵京湖江淮之境攻虎頭關寨進至黃州

淳祐七年（蒙古定宗二年）春正月乙卯朔詔皇姪孟啓特授宜州觀察使建資善堂于內小學置直講贊讀二員以年稚權就王邸習訓 詔曰間者任用非人不能秉禮懷義以輔朕顧乃陷於匪彝敗俗傷教朋淫肆欺羣議坌涌由朕不德朕甚愧焉天誘之衷豁然大悟亦既絀去其黨類史嵩之已俾致仕以示朕決不復用之意搢紳士大夫交泰迭諫悃悃款款以陳于前忠愛備至朕思所以爲自強之計百爾執事亦宜相戒以實克去己私 丁卯詔戒敕州軍縣鎮不許因誕節賜宴多殺物命一遵景祐三年詔書仍刻石所在放生池 戊寅詔淮浙發運司給米二萬石濟

建寧邵武諸郡被水之民。李昴英疏劾臨安尹趙與懃語侵執政，章炎亦劾執政，帝怒昴英，幷及炎。鄭寀覘知帝意，乘閒劾炎、昴英，又嗾同列再疏以劾炎，屬黃師雍，毅然不從，獨疏論葉閶，閶乃與懃之腹心也。未幾，炎、昴英皆罷去，寀於是薦周坦、葉大有入臺。

二月庚寅，都省言淮安縣主簿周子鎔遭李全之變，陷北十有六年，數以敵謀密聞邊閫，拔身來歸，詔特改朝奉郎，與陞擢差遣。丙申，詔四川沿邊州縣官任滿日，轉循官資有差，從制臣請也。己亥，以貴妃賈氏薨，輟視朝二日。乙巳，翰林學士李韶屢疏請老，授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丁未，令封樁下庫支會子十二萬貫付淮西安撫司造船。壬子，詔改潛邸爲龍翔宮。出封樁庫十八界會子五萬貫付臨安府，津遣三邊請舉士人歸里，以不允所乞省試，故有是命。侍御史周坦劾禮部侍郎程公許，出知建寧府。鄭清之因公許繳其子士昌之命，恚甚，數於經筵言其短。坦妻與清之妻善，承其指，入臺即首劾公許；鄭寀又劾之，公許落職。先是江萬里匄祠省母，不許，萬里使其弟奉母歸南康，旋聞母病，不俟報，馳歸，至祁門聞訃。忌萬里者相與騰謗，謂萬里母死秘不發喪，反挾妾媵自隨，周坦劾之，萬里坐廢。

蒙古呼必賚受邢州分地，邢當要衝，徵求百出，民弗堪命。僧子聰薦張文謙可用，遂召見，命掌王府書記。言于呼必賚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爲甚，盍擇人往治之。」於是乃選烏托、劉肅、李簡三人至邢，協心爲治，戶增十倍。由是呼必賚益重儒士，實自文謙發之。

蒙古以孟克薩爾（舊作忙哥撒兒，今改）爲斷事官。孟克薩爾嘗從諸王莽賚扣征奇徹，身先諸將，及以所俘寶玉頒諸將，則退然一無所取，莽賚扣甚重之，至是爲斷事官，剛明能舉其職。三月甲子，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姚希得言李韶老成有德望，宜留奉內祠，侍經幄。戊辰，詔李韶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是春，蒙古張柔攻泗州，旋還屯杞。帳下吏瓜勒佳顯祖（瓜勒佳舊作夾谷，今改）得罪亡走，上變誣柔，蒙古主命執柔以北，大臣多以闔門保柔者，卒辨其誣，顯祖伏誅。夏四月辛卯，以旱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庚子，以刑部尚書王伯大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翰林學士知制誥吳潛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辛丑，以鄭清之爲太傅、右丞相、樞密院使、越國公；游佀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或請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古，不因易相而爲之。」乃止。以趙葵爲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兼知建康府；陳韡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用鄭清之薦也。庚戌，以禱雨未應，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贓罰錢。壬子，廣西漕臣劾貴州守臣陳鑑迫脅考試，私取士人，壞科舉法，詔再鐫一秩，勒致仕。五月甲寅，詔武功郎、揚州寧淮軍統制張忠戍守浮山，手搏敵帥，俱死于水，特贈武略大夫，更官其一子。乙卯，以禱雨未應，詔諸路錄囚。己未，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己巳，詔賜兩淮、京蜀曾經戰爭之地田稅三年，其宿逋悉除之。壬申，吳

潛兼權參知政事。六月癸巳，賜進士張淵微以下五百二十七人及第出身。淵微等以闕雨，請免瓊林賜宴。丙申，詔求直言弭旱。（考異）宋史本紀作五月乙亥，今從宋史全文。徐霖應詔言：諫議大夫鄭寀不易則不雨，臨安尹趙與𥲅不易則不雨。不報，遂引去。（考異）徐霖之去，因陳言不報，而癸辛雜識以為由於爭徐元杰之獄，蓋傳聞之異詞也，今從宋史本傳。帝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官，洒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為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生平，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節有敗則自陷於玷汙矣。時鄭寀、趙與𥲅及周坦、葉大有、監察御史陳垓相合為一，唯黃師雍孤立，寀惡之尤甚，思所以去師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應詔陳言者多指寀、坦為致災之由，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偽撰匿名書誣子才、鉞等，師雍詰御榻前，力辨謂匿名書條令所禁，非公論也，不知何為至前，因發其偽撰之迹，適鉞疏譽師雍，寀洒以鉞附師雍上聞，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甲辰，出豐儲倉米三十萬石，以平糴價。己酉，詔旱勢日甚，兩淮、襄蜀及江閫內郡間因兵寇遺骸暴露，感傷和氣，令所屬州縣收瘞之。

詔京湖北路副總管王英歸順，進秩二等。秋七月，蒙古主西巡太原，萬戶郝和尚朝於行宮，賜銀萬錠，辭曰：賞賚過厚，臣不應獨受，臣積微勞，皆將校協力也。遂奏將校劉天祿等，皆賜之金銀符。（考異）元史郝和尚巴圖傳以朝定宗為甲辰年事，然甲辰年定宗未即位也。傳以遣還治太原為戊申事，則入朝當在戊申前一年。丙辰，詔荊鄂都統司聽荊湖制帥司節制，池州、建康、鎮江府都統司並聽沿江制司節制，許浦都統司改聽興國蘄黃安慶四郡節制，從督視趙葵之請也。庚申，安慶守臣歐陽頤以改差輒之任，詔削官二等，令憲臣謝獻子領郡。詔辭免除授，實為繁文，除侍從、臺諫、給舍、兩省、左右史以上許辭免，餘官不許。乙丑，吳潛罷知福州，以周坦劾之也。丁卯，以別之傑為參知政事，諫議大夫鄭寀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癸酉，詔賞浙東西、福建路監司、州郡所申官士之家濟糶者凡九人，補轉官資有差。鄭寀之入政府也，不為公論所予，太常博士牟子才疏言：陛下欲留徐霖，霖所論劾者趙與𥲅、鄭寀也，二人之中寀尤無恥，請先罷之。八月甲申，鄭寀罷，子才又論鄭清之不當引史嵩之黨別之傑共政，復為書抵清之，以孔光、張禹切責之，清之愧謝。丙戌，詔戶部嚴革諸路州縣增收多量苗米之弊。辛卯，詔石鈞、陳大任、王方烈各鐫一秩，以其誣平民為重辟，謝思乂、張懋各進一秩，旌其平反之功，從湖北憲臣之請也。己亥，以秋風已勁，邊備當嚴，浙右四郡密邇行都，魏村、福山、柴墟一帶宜預為之備，詔守臣條具措置。辛丑，詔前通判彭州宇文景訥罵賊而死，贈官二等，仍與一子下州文學。壬寅，詔監司守臣宜亟講荒政，以賑乏絕，稅租有合蠲減者，核實以聞。甲辰，高定子薨，輟朝一日，贈少保。是月，蒙古主命蒙古人戶每百人以一人充巴圖魯。九月丙辰，詔命官該赦陳乞改正，不拘期限，今後赦條刪去限一年內四字，從左司陳元鳳之請也。丁巳，詔改尚書省提領鹽事所為提領茶鹽所。黃師雍與鄭清之故同舍，會師

雍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也清之不樂周坦知之喜曰吾得所以去師雍矣遣其妻日造清之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欲用師雍爲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乃遷師雍爲起居舍人師雍旣去清之猶冀其稍貶師雍曰吾欲爲全人終不屈 蒙古以高麗歲貢不入伐之自後八年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 冬十月辛巳太白晝見 詔京湖副都統李得討廣東峒寇有功進官一等 癸未朝獻景靈宮 以嚴州旱詔豐儲倉給米萬石賑糶 丙戌京湖安撫司調兵平辰沅蠻猺有功總轄張謙統制高天祐等賞賜有差 己酉陳垓言格法日壞天下視聽益不美因條陳添差攝局須入奏辟改任薦舉借補曠職匿過十弊請風示中外從之

甲寅以鎭江府旱詔兩浙轉運司檢覈蠲租七萬四千石有奇 蒙古括人戶下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藁城令董文炳俊之子也使民聚口而居少爲戶數衆以爲不可文炳曰爲民獲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爲者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賦斂大減民得富完 十二月壬午以趙與𥲤爲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 庚寅以近畿旱詔正歲天基節大宴權免其州郡賜宴務從省約毋得科擾以副朕敬天愛民之意 辛卯李鳴復薨輟視朝一日 壬辰詔太學生陳九萬在北十一年脫身來歸條陳敵中事宜有益備禦特補迪功郞 周坦劾黃師雍罷之 蒙古呼必賚聞眞定路經歷官張德輝之賢召至藩邸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德輝對曰聖人與天地相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呼必賚然之因問德輝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槃喻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爲寶用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呼必賚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問農家作苦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者也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麤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又訪中國人才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德輝交城人也

淳祐八年（蒙古定宗三年）春正月丙子太常寺言檢照中興禮書四孟朝獻景靈宮分三日行禮自淳熙十五年後分作兩日近年諸后殿多命宰執分詣如遇車駕次日親臨每位三上香一跪奠俛伏興再拜得禮之宜從之 蒙古萬戶郝和尚奉詔還治太原請凡遠道租稅鹽課過當者悉蠲除之 二月辛丑荊湖帥臣陳韡言國家以火德王于火德之祀合加欽崇炎帝陵在衡州茶陵縣廟久弗治請相度興修以稱崇奉之意從之 丙午周坦請申明十七十八界會子並永行用以堅民信左司趙汝暨請更造十九界太常博士黃洪請不用會子停賣鹽鈔狂言惑衆宜正

妄誕之罪。詔各罷所居官。　丁未，監察御史陳垓請宣諭輔臣，申飭吏部，未歷郡者，不許爲郎；已爲郎者，更迭補外；未歷縣者，必令須入；已作縣者，須及任滿闕次，必依先後，毋或改差，庶抑僥倖，以重名器。從之。

蒙古釋奠孔子。孔子廟致胙於呼必賚，呼必賚問張德輝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對曰：「孔子爲萬世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呼必賚曰：「今而後此禮勿廢。」呼必賚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爲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爲害尤甚。」呼必賚曰：「然則柰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賢如昆布哈（舊作口溫不花，今改）者使掌兵權，勳舊如呼圖呼（舊作忽都虎，今改）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　三月甲寅，督視趙葵上將士泗州解圍之功，詔奇功特與補轉四官，其餘補轉有差。其淮西招撫司應援立功將士，併與比類推賞。泗州之圍也，前鋒軍統制田智淵父子戰死於潮河垻。甲戌，詔贈智淵父子官，恤其家，尋立廟泗州，賜額以旌忠節。　乙亥，陳垓言：「民命與國脈相維，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尚何以保吾國之命脈！」因極言檢覈、決獄、疏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從之。　蒙古主殂於杭錫雅爾（舊作横相乙兒，今改）之地，年四十三。葬起輦谷，廟號定宗。自太宗皇后稱制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至是國內大旱，河內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諸郡徵求貨財，或于西蕃回鶻索取珠璣，或于東海搜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立庫春子實勒們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夏四月癸未，詔：「督視趙葵累奏結局，朕閔勞念功，深有勤歸之意，但北兵雖退，邊備當嚴，更宜勉留，以副隆委。」　辛卯，權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徐鹿卿言：「生員李寧先飲酒爭競，見害市人，辱學校，玷士類，由臣誨飭無狀，請行罷斥。」詔：「覽卿所陳，痛自引咎，此固師儒之責，但學校規矩久弛，今當申嚴，宜自安。」置帝眷鹿卿甚厚，而忌者寖多，有撰僞疏託鹿卿以傳播，歷詆宰相及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帝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鹿卿累疏告老，旋致仕。　甲午，以太常寺奏請景靈宮行事日，請更定后殿饗禮拜跪之數，詔：「朕祇承宗廟，何敢憚勞，可一依舊式。」　乙未，朝獻景靈宮，丙申亦如之。

庚子，詔臨安守臣趙與𥲅充明堂大禮提點事務。

蒙古張德輝將歸真定，爲呼必賚陳先務七事，曰：敦孝友，擇人才，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呼必賚稱其字輝甫而不名，賜坐，贈賚優渥。　五月庚戌，以闕雨，詔錄行在繫囚。　壬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李桂高進對，言淮蜀之險，帝曰：「及此閑暇之時，當作規模備禦。」　督視樞密使趙葵奏乞結局，詔俟來春入奏。癸亥，詔：「趙葵視師于外，今已期年，忠力具宣，威聲綽著，既成卻敵之效，復宏預備之規，實爲朕留，尤見體國，可無恩典，少示褒崇。」特進三秩，依前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兼知建康

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仍加恩　乙丑詔陳韡出鎭南服備殫忠勤軍民安平蠻徭綏輯特進一秩依前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節度廣西余玠除兵部尙書依舊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仍兼四川總領夔路轉運使賈似道除刑部尙書依舊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使仍兼湖北總領邱岳除兵部侍郎依舊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兼淮西制置使呂文德除侍衞馬軍都指揮使依前保康軍承宣使右領衞上將軍樞密院副都承旨兼知濠州　辛未詔西湖北山護國寺後龍洞泉源澄深靈異感格可賜護國龍祠爲額永充祈禱　秋七月辛亥以王伯大爲參知政事應繇同知樞密院事給事中謝方叔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吏部尙書史宅之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趙與籌資政殿學士與執政恩例提領戶部財用仍知臨安府　丁卯賜洪咨夔諡忠文　癸酉王伯大除職予郡以監察御史陳垓論之也　八月丙戌范鍾乞免祠祿不許丁亥督視趙葵辭轉三官凡六上奏詔不允　戊子以雷州所屯經略司水軍頗橫詔守臣節制　乙未詔王疇更削官一等正其括田擾民之罪　丙申詔大理寺丞林炎對疏狂妄動搖國本奪官三等押出國門　庚子帝諭輔臣曰所在監司帥守輕行括籍多因細事中以深文甚而置之死地往往利其財耳眞所謂殺越人於貨至於用刑自有成法今有司率意任情更不遵守條令凡此皆當禁止可稗明肆赦益加申嚴如有非辜越訴究證得實必論如律　壬寅周坦言明堂肆赦州郡奉行不虔有稽遲隱匿文具三弊宜革去以昭溥博之仁從之　甲辰詔戶部嚴革諸路州縣增收多量苗米之弊　高斯得遷浙東提點刑獄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塈等倚勢厲民不報　九月己未朝獻景靈宮庚申朝享太廟辛酉大饗于明堂大赦是夕雷　冬十月甲戌朔參知政事別之傑三奏乞歸田里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乙亥以應繇謝方叔並權參知政事　詔改高斯得江西轉運判官斯得辭免上言臣劾趙善瀚等未聞報可固疑必有黨與惑誤聖聽者今蒙恩除乃知中臣所料善瀚係侍御史周坦之婦翁贓吏之魁錮於聖世鄭清之與之有舊復與州符沈塈者簽書樞密院史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爲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節若貪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鈍無恥者何異乞併臣鐫罷以戒奉使無狀者章既上坦自謂己任臺諫而反見攻徧懇同列論斯得同列難之坦計急自上章劾罷斯得新任未幾坦亦罷善瀚等竟罷去　十一月丙午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乞歸不許　蒙古萬戶郝和尙以歲饑出穀千石助國用　十二月辛巳以嚴寒出封樁庫十八界官楮二十萬令三衙賑軍

是歲蒙古駙馬蘇布特（舊作速不台今改）卒蘇布特佐太祖創業及取河南定西域功居多後追封河南王諡忠定

淳祐九年（蒙古定宗皇后稱制元年）春正月乙巳皇姪宜州觀察使孟啓特授慶遠軍節度使進封益國公　庚申詔周

世宗八世孫柴彥穎特授承務郎襲封崇義公 詔兩淮京湖沿江制帥司行下所隸勸諭軍民從便耕種秋成日官司不得分收 癸亥知臨安府趙與篔請以沒官田五百畝有奇付本府創慈幼局以養遺棄嬰兒置藥局以療閭閻之疾病從之 丁卯許應龍薨謚文簡 己巳范鍾薨鍾爲相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與李宗勉齊名謚文肅 辛未給臨安府官田三百畝付表忠觀以旌錢氏之功德

二月丁亥詔刑部及諸路監司刑獄案卷速與理決仍差屬官往州縣獄審斷毋令姦胥作弊濫及非辜 庚子鄭清之再乞歸田里詔不許 辛丑監察御史朱景彝言刑獄民命所繫請諭所司刷諸處已奏文案爲限日處分行之 閏月癸卯朔詔安南國王陳日晅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 趙葵視師既久屢有奏捷帝思所以處之鄭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遽引退臣願居左葵居右帝從其言甲辰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趙葵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應繇謝方叔並參知政事陳韡觀文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吳淵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趙希塈端明殿學士知建寧府 乙丑鄭清之辭免太師奏五上許之 三月癸酉朔以衢信州旱給豐儲倉米五千石賑之 癸未以賈似道爲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知江陵府 丁亥詔正陽之月日有食之史官先期以告朕祇畏天戒不遑寧處可自二十一日爲始避殿減膳徹樂益加內省凡爾在列各務交修以輔不逮 癸巳詔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己亥詔增通泰揚眞和州安慶府解額 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丙午詔邱岳闢職修舉除寶章閣直學士依舊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淮西制置使 辛亥以福州應天啓運使寅奉祖宗神御事體至重可令西外知宗兼領免差內侍永爲定式 己未羣臣三上表請御正殿復膳從之 己巳鄭清之屢疏乞骸因奏時事十難曰重相權曰凝國是曰用人才曰足兵食曰守法度曰革弊蠹曰布公道曰去貪贓曰理財用曰節冗費詔獎留之

五月甲戌浙西帥臣趙與篔言本司措置鹽課自淳祐九年爲始歲舉職司賞員及職令狀各一以厲官屬從之 己丑右丞相趙葵辭新命詔敦趣上道 六月丙寅詔邊郡各立一廟以褒忠爲額凡前後沒于王事忠節顯著之人並祀之郡官春秋致祀

八月庚子朔同知樞密院事史宅之辭免兼提舉財用詔不許仍趣條具以聞 丁未詔步軍司支遣匱乏每年於豐儲倉給米三千石封樁庫給官會二萬貫助其贍軍 辛亥詔趙葵除拜已久告假將滿今聞欲還長沙可令沿江制臣疾速差官邀止不許般挈爲歸計仍令吳淵宣諭赴闕 乙卯廣東提舉司言知潮州海陽縣陳純仁築堤護田甚廣詔進官一等 丙辰趙與篔辭免措置戶部財用詔不許 戊午詔今春北師侵邊呂文德指授將士累策奇功進官二等 庚申知安豐軍邢德知壽春府劉雄飛

有謝步之捷。詔各進官一等。 九月丙子。提領戶部財用趙與𥲅創置新倉三百七十萬關貯米一百二十萬石。請以淳祐為名。及照豐儲倉例辟官四員從之。 乙未。婉容閻氏進封貴妃。 丙申。太常少卿暫權給事中盧壯父繳回內降所除吳沂直秘閣王國壽軍器所幹官錄黃。從之。 冬十月庚申。參知政事應𦒿屢疏乞歸。不許。尋除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詔臨安府諸路提刑司嚴居民銷鑿見錢私鑄銅器之禁。仍下殿步司一體施行。 癸亥。賜宰臣執政講讀修注官宴於秘書省。 甲子。四川制置使余玠請交引以十年為界。從之。 丙寅。肇慶府高要縣令李元璜貪酷顯著。詔削官三等勒停。 壬午。詔隆冬嚴寒。軍人可念。出封樁庫錢十八界會子二十萬貫賑之。 癸未。詔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甲申。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見監贓賞錢。 丁亥。浙西帥臣言金山水軍統制陳霆貪酷激變。詔追毀出身文字。拘鎖沿江制司。籍其家。 是月。婺州權守臣鄭士懿言承務郎趙希禣及其子與志與慗同惡相濟。藏盜賊。奪民財。抶弟希禪目睛碎。叔祖彥瑆寶貝棄祖母骨殖。撻叔枚夫手指。威使惡黨殞姪崇繚之命。絕滅綱常。傷殘骨肉。詔希禣追毀出身文字。押送西外宗司拘鎖。與志與慗分移千里外州軍居住。 十一月丙申。詔都省風厲中外。應今後士庶上書。其言真有益於國者。必加精采。倘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以諫臣言諱徒吻士。結黨扣閽。簧鼓是非。為攖利之計故也。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十二月己亥。以董槐兼侍讀。 乙巳。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禮部尚書徐清叟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己酉。詔皇后兄謝奕昌特除開府儀同三司。依前保寧軍節度充萬壽觀使奉朝請。 壬子。史宅之薨。輟視朝一日。 蒙古陞太原萬戶府為河東北路行省。仍以郝和尚為之。許便宜從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三（起上章閹茂正月盡元黓困敦十二月凡三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明聖安孝
皇帝

淳祐十年（蒙古定宗皇后稱制二年）春正月辛未詔刑部及大理寺
奏報罪案各守條限申嚴諸路憲司凡獄訟無得淹
留致連年拘繫臺諫覺察以聞　蒙古以李楨爲襄
陽軍馬萬戶先是楨言于定宗曰襄陽乃吳蜀之要
衝宋之喉襟得之則可爲它日取宋之基本定宗嘉
其言至是有此授從定宗遺意也　二月甲辰帝諭
鄭清之曰邱迪嘉今早登對朕以廣寇詢之其言皆
有始末峒寇既平當加優擢向來寇作之初或者張
皇以甚其事及其平定又言多殺以妒其功若以浮
議抑之它日何以使人宜以正卿處之　乙巳都省
言銅錢泄漏緣會充斥姦民無所懲畏詔沿海州縣
山澳海島結爲保甲互相糾察如有犯者及停藏家
許告推賞不告者連坐　言者論趙葵非由科目進
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癸未詔曰趙葵懇
辭相位始終弗渝使命趣召亦既屢矣奏陳確苦殆
逾一朞朕眷倚雖切而不能强其從也姑畀內祠以
便咨訪戊子趙葵罷右丞相兼樞密使特授觀文殿
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奉朝請　庚寅以賈似道
爲端明殿學士兩淮制置大使淮東安撫使知揚州
余玠爲龍圖閣學士職任依舊李曾伯爲徽猷閣學
士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　是春創新寺於西
湖之積慶山內司分遣吏卒市木于州縣旁緣爲姦
望青采斫鞭笞追逐雞犬爲之不寧三年始落成後
賜爲閻貴妃功德院糜費無算　夏四月辛丑右司
諫陳垓言改官班引之人先令赴都堂或御史臺各
試書判合理法者許集注如不通且令爲丞再試中
方與入從之　癸卯朝獻景靈宮次幸龍翔宮　五
月丙寅朔以普珊嗣濮王　詔吳淵久歷從班屢更
事任兹領江閫備竭忠勤山寨耕屯俱就規畫除資
政殿學士依舊職任與執政恩數　六月丁酉龍翔
宮奉安感生帝及從祀聖像仍備祭器比附太一宮
禮例祈祝　命輔臣申嚴百司用例廢法　秋七月
癸酉左司諫陳垓言祖宗治贓吏之法具在國史今
州縣官吏贓敗或營求脫免請下諸路制總監司遵
守仍許臺臣覺察從之　丙子帝諭輔臣曰在法詞
訴須經次第官司其臺部受詞所當參酌兩造豈宜
遽憑單詞部決致使所屬觀望曲直倒置可令御史
臺戶刑部遵　庚辰詔殿試改用八月十五日　戊
子詔兩淮極邊作邑人照川廣例令監司引試書判
八月甲午朔詔戶部嚴革諸路州縣增收多量苗
米之弊　甲寅帝諭輔臣曰和糴本非朝廷之得已
若官司奉行無擾則人戶自樂與官爲市訪聞近年
所在和糴未得朝廷拋數預行多敷富室大家臨期
率以賂免而中產下戶反被均敷之害以致散錢則
吏胥減克納米則斗面取贏專計誅求費用尤夥是
致民間所得糴本每石幾耗其半其何以堪可申嚴

約束 台州大水 九月甲子朔賈似道兼淮西安撫使 己巳賜進士方夢魁等五百一十三人及第出身改賜夢魁名逢辰 戊寅詔去歲嚴州水患田租其悉蠲之 冬十月丁酉詔訪聞郡邑間有水患細民流移恐致失所可令逐處出義倉米量輕重多寡賑之務在實惠均及 丙午詔曰國家以儒立國士習孅惡世道所關端平初增諸郡解額寢漕闈牒試正欲四方之士安鄉井修孝悌以厚風俗比歲殊失初意可令逐州於每舉待補人數內分額之半先就郡庠校以課試取分數及格者同待補生給據赴上庠補試其天府一體施行 辛酉詔戒兩淮都統司主兵官今後行法不許輕用脊杖以傷人命 壬申詔趙葵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 詔給度牒千道下臨安府易民間兩界破會 癸酉詔淮西疆場延袤八百餘里近令沿江制司團結耕屯漸已就緒但制閫置司江南相去差遠可令淮西提舉李士達就司空山創司提舉本路山寨 甲戌鄭清之再乞歸里慰留之 辛巳日南至詔余玠任四蜀安危之寄已著八年經理之功敵不近邊歲則大稔既寖還於舊觀將益懋於遠圖嘉其忠勤足以褒勉可進官二等 壬午雷 癸未詔避殿減膳令諸路漕臣守臣體訪民間疾苦當議優恤 丁亥參知政事謝方叔吳潛簽書樞密院事徐清叟並乞解機政不許 先是蒙古太宗愛皇姪莽賚扣（舊作蒙哥今改）養以爲子命皇后撫育之一日行幸天大風入帳殿命莽賚扣坐膝下撫其首曰是可以君天下它日用牸按豹皇孫寶勒們（舊作失烈門今改）曰牸按豹則犢將安所養太宗以爲有仁心又曰是可君天下莽賚扣既長命歸藩邸從征伐屢立奇功定宗既殂久未立君中外洶洶皆屬意於莽賚扣而覬覦者衆議未決至是諸王巴圖（舊作拔都今改）穆格（舊作木哥今改）大將烏蘭哈達（舊作兀良合台今改）會于阿喇托圖喇克之地穆格首建議推戴時定宗皇后所遣使者巴喇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寶勒們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寶勒們故在而議欲它屬將寘之何地耶穆格曰太宗有命誰敢違之然前議立定宗由皇后與汝輩爲之是則違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誰咎耶巴喇語塞烏蘭哈達曰莽賚扣聰明睿智人所共知巴圖之議良是孟克薩爾曰立莽賚扣亦太宗遺言也異議者請斬之穆格即申令于衆衆悉應之議遂定烏蘭哈達蘇布特子也

十二月壬辰朔鄭清之乞去詔不許

淳祐十一年（蒙古憲宗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姪益國公孟啓改賜名孜進封建安郡王 丁亥詔江浙沿流郡縣刷具流民口數於朝廷椿管錢米內賑濟仍許於寺觀及空閑官舍居止 己丑程元鳳上言陛下以神聖之資接帝王之統思祖宗付託之重爲社稷久長之圖元正謹始宸筆渙頒懋嘉宗英之賢誕舉錫名之典爰即公社用進王封于以隆萬世之基于以係四海之望溥天率土雷動驩聲甚盛舉也然資善有堂講讀有官所願博選端方純謹之士增置輔導贊翊之員下至給使服役之人皆有重厚篤實之行使之出入起居無有不正動靜語默無有不善此實千

萬世無疆之休從之 詔經筵進講周易終篇講讀
修注官各進一秩餘補轉賞犒有差 二月壬辰賜
李臺諡文肅 乙未左丞相鄭清之等上光宗寧宗
寶訓皇帝玉牒日錄會要 丁酉清之等進秩有差
三月壬申詔諸道制總監司州郡不得以堂除部注
之闕攙越申辟縱元係辟闕若現任有人亦不許預
辟下次仰常切遵守 三月戊寅以謝方叔知樞密
院參知政事吳潛參知政事徐清叟同知樞密院事
潛言國家之不能無弊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
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念
元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收牛
溲馬勃之助 夏四月壬辰賜殿前司十七界會子
十萬貫絹千匹步軍司五萬絹五百匹令樁留濟給
貧乏累重官兵 己亥以潭州林符三世孝行一門
義居福州陳氏笄年守志壽逾九袠詔旌門閭 鄭
清之等上敕令所淳祐條法事類 帝諭輔臣曰昨
覽京湖報程璀盧氏縣之捷差強人意朕以寡昧服
祖宗之令緒兢業不敢荒寧適值十六七年應酬不
暇鄭清之曰自古事業專在立志謝方叔曰今日實
有機會吳潛曰今日事體漢中爲四蜀之首襄陽爲
京湖之首浮光爲兩淮之首此當在陛下運量中徐
清叟曰願陛下益厲自強之志帝曰內修之事又當
結人心貪汚官吏爲民害者不可不嚴加懲戢 壬
寅帝諭輔臣曰邊事宅無聞否遷避之民已復業否
謝方叔曰近來三邊幸無宅警淮民之遷避者皆已
歸耕其貧甚者閫制司亦少資給之矣 乙巳帝諭
輔臣曰積雨於二麥無害否鄭清之曰目前雖不爲
過然得晴則佳謝方叔曰二麥似無害蠶事惡寒恐
少減分數帝曰淮上諸城惟合淝濠塹差淺可諭許
堪令其開浚 戊申帝諭輔臣曰近日內引丞相朕
因及祖宗家法之懿者數條如敬天愛民克己節儉
不罪言者皆漢唐所不及朕謂不必遠稽前代只近
法祖宗足矣 庚戌樞密都承旨兼權吏部侍郎陳
昉言尚書省樞密院應劄子非降旨者必先繳進奏
請而後施行可謂盡善然樞密院之法與尚書省不
同或邊事正急或盜賊忽熾機變倏聞酬應宜速小
有需俟關係匪輕請令樞密院自今邊防及盜賊急
務且奏且行勿拘常程從之 五月癸酉以久雨蠲
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見監贓賞錢 辛巳出封
樁庫十八界會子十萬貫給諸軍 壬午詔決中外
繫囚杖以下釋之復蠲贓賞錢 六月甲午詔余玠
整頓蜀閫守禦飭備農戰修舉蓄力俟時期于恢拓
茲以便宜自爲調度親率諸將行邊擣壘捷奏之來
深用嘉歎勉規雋功以遂初志圖上全蜀以歸職方
嗣膺殊徽式副隆倚立功一行將士速與具奏推賞
乙卯詔求遺書 是月蒙古諸王大臣共推莽賚
扣即位于庫騰敖拉（舊作闊帖兀阿蘭今改）之地追尊其考爲帝
廟號睿宗實勒們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古主因察諸
王有異同者竝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
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
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甲戌帝諭輔臣曰近
閫外間多有關節之說關係風俗不小若不禁戢蠹

壞世道令御史臺覺察仍下帥漕兩司訪緝究治如律。壬午太白晝見經天。癸未帝謂輔臣曰去歲罷京學類申欲令四方之士各歸鄉校以課試理校定稍復鄉舉里選之意近覽士著士人投匭之書謂猶有未還鄉井者科舉在近可令臨安守臣曉諭士子早還本鄉所有士著人自依此制行歲校之法其游士出學年久不能赴鄉舉者與赴浙漕試令行考校仍取待補以示優卹。丙戌帝諭輔臣曰諸州間多水旱皆由人事未盡如省刑罰薄稅斂蠲逋負禁科抑懲官吏之姦察民情之枉可令諸路監司下之郡邑有關涉六事者日下遵行。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強賊劫殺平民湖廣提點刑獄高斯得至有愬其事者首吏受賕左右之斯得發其姦械首吏下獄於是發其狀黥配之具白朝省追毀衡老官資簿錄其家會諸邑水災衡老願出米五萬石賑濟以贖罪衡老壻吳自性謀中傷斯得誣其盜拆官櫝斯得自于朝且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狀乃置獄黥配自性及省吏高鑄等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帝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帝曰高斯得硬漢安有此斯得力求去鄭清之以書留之。蒙古主既立察諸弟長而賢者惟呼必賚[舊作忽必烈今改]命以皇弟總治漢南凡軍民在漢南者皆總之開府於金蓮川皇弟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姚樞問曰頃者羣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樞對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如漢地者乎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異時必悔而見奪不若但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皇弟曰慮所不及乃以聞蒙古主從之。蒙古主更新庶政姚樞張文謙僧子聰每擇時務所急者白于皇弟呼必賚因得入告子聰爲書以進皇弟其略曰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周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千載一時在乎今日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定其升黜從前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于民設科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亦以助民民有身家營產業闢田野亦以資國用也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堪以致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關西河南地廣土沃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官民所欠債負宜依太宗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賠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宜輸近倉當驛路州城飲食祗待宜計所費以準差發使臣到州郡宜設館舍不得居官衙民家倉庫加耗甚重宜令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伊喇中丞[此指耶律楚材耶律亦作伊喇舊作移剌]拘榷鹽鐵諸產商賈

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已不爲輕溫都爾哈瑪爾（舊作奧都刺合蠻今改）奏請于舊額加倍權之往往科取民間科權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制辦權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無使獻利之徒削民害國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以自利也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教令既設則不宜繁因我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餘條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笞箠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無得私置牢獄嚴禁鞭背之刑以彰好生之德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卽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爲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太宗皇帝聖旨因而言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材任用之孔子爲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縣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令刷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太祖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歷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歷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卽位頒歷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常制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君子不以言廢人不

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當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晝於至密君子之心一於理義小人之心一於利欲君子得位能容小人小人得志必排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皇弟納其言顧一時不能盡行

九月丙寅詔昭慈永祐永思永阜永崇永茂六陵并成穆成恭慈懿恭淑四攢宮遇有修奉告遷神御合行事務令檢察宮陵所關太常寺請降香表擇日依例排辦

己巳朝獻景靈宮庚午朝饗太廟辛未大饗於明堂大赦

己卯觀文殿大學士游佀五疏乞歸不許鄭清之辭扶掖凡五奏詔從之

是秋蒙古都元帥察罕入見命兼領尚書省事

冬十月壬子謝方叔累乞解罷機政不許

閏月丁巳朔侍御史陳垓言朱熹近世大儒有功斯道曾任浙東常平使者適值旱歉講荒政立義倉流風善政逮今未泯帥臣馬天驥規拟書堂請廣其未備招延名儒以重教育從之

自鄭清之再相程公許屏居湖州四年後乃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爲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召令權刑部尚書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一旦忽以鄉庠散選而更張之令行之始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既出之令今士子擾擾道途經營朝夕卽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爲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遊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廛敢

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也清之益不樂授蘽
陳垓使劾公許吳潛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黄門取垓
疏入徐清叟上疏論垓尋授公許寶章閣學士出知
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　十一月丙申京湖制置使
李曾伯言調遣都統高達晉德入襄樊措置經理漢
江南北並已肅清積年委棄一旦收復詔立功將士
官兵各進官給賞曾伯除寶謨閣學士京湖制置大
使兼職依舊　壬寅以隆冬凝寒出封樁庫十八界
官會子二十萬貫賑都民　癸卯蠲大理寺三衙臨
安府屬縣見監贓賞錢　丁未決中外繫囚杖以下
釋之　乙酉詔江東西湖南北福建二廣有災傷瘴
厲去處雖已賑卹猶慮州縣奉行不虔可令監司守
臣體認德意多方拯救　庚戌鄭清之薨史彌遠擅
廢立清之預其謀帝以其舊學優禮之妻孥納賄屢
致人言而眷不衰贈尚書令追封魏國公謚忠定
辛亥召牟子才還朝旋命兼崇政殿說書時幷召黄
師雍未幾師雍卒　甲寅以謝方叔爲左丞相吳潛
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時史嵩之貪緣復用帝初欲
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乙卯以徐清
叟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新知福州董槐爲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皇弟呼必賚入
見以趙璧從蒙古主問璧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
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蒙古主不悅璧退皇弟曰秀
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先是皇弟
使近侍托克托治邢州有能名既而驕恣不卹民彫
敝日甚僧子聰言于皇弟曰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

民萬餘戸今日減月削纔五七百戸耳得良牧守如
真定張耕洛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皇弟奏請以
耕爲邢州安撫使肅爲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州
爲順德府（攷異）張文謙請爲邢州擇吏劉秉忠請爲邢州易良吏自是兩事元史世祖紀誤合爲一今從劉秉忠傳酌書之
蒙古號僧納摩（舊作那摩今改）爲國師納摩西域竺乾
國人與兄鄂多齊（舊作斡脫赤今改）俱學浮屠定宗常命鄂多
齊佩金符奉使省民瘼至是復尊禮納摩令總天下
釋鄂多齊亦貴用事　蒙古主召西夏人高智耀入
見智耀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
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
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蒙古主問儒家何如巫醫智
耀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蒙古主曰
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
所與　十二月丙辰朔謝方叔等入謝帝降手詔曰
昨來並命往往各分朋黨互持己見交相擠闘陰肆
傾排是以猜忌成風衆獘膠轕繼自今勿牽人情勿
徇私意以元齡如晦爲法以趙鼎張浚爲戒務爲正
大之規以副倚畀之意　丙寅詔吏部四選以下刷
具應干淹滯名件並要了絕違當重懲　詔游侶依
舊觀文殿大學士進官二等致仕　戊辰詔殿步軍
兵應歿故累重之家許以子弟填刺　辛未詔襄蜀
兩淮極邊並新復州郡縣及二廣惡弱去處或遇闕
官許令斟酌辟上　壬申詔諸路監司帥守但干攤
賴支蔓爲墨之人並日下釋之　癸酉帝諭輔臣曰
邊事未息武備當嚴五兵所先莫如弧矢昔种世衡
守青澗日教習射羌人畏之其法可以推行詔諸路

帥閫守臣講明區畫詳議激勵使各自衞鄉井弓弩箭隻聽從其便　己卯詔兩淮沿江京湖制司于江北地分及淮西山寨管內應有官屯民田耕種去處並令團結隊伍隨其聚落就中擇衆所服者充甲長任責結保有警率其所部務從便宜或有疎虞先懲頭目人有能勵率強壯精習武藝者先與獎勵將來能出力臺戰以真命旌賞　庚辰游侶薨輟視朝二日　是歲蒙古東平行省嚴忠濟入覲以張晉亨從時包銀制行朝議戶賦銀六兩諸道長吏有請試行於民者晉亨面責之曰諸君職在親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而不言罪也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產各異隨其產而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雖破民之產有不能辦者大臣以聞蒙古主召見如所言以對蒙古主是之乃得蠲戶額三之一仍聽民輸宅物遂爲定制蒙古主欲賜晉亨金虎符辭曰符虎國之名器長一道者所佩臣隸忠濟麾下復佩虎符非制也臣不敢受蒙古主益喜改賜璽書金符恩州管民萬戶

淳祐十二年（蒙古憲宗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戒羣臣曰自今毋養蠹毋惠姦毋以姑息市私恩毋容僥倖廢公法　詔諸路官司違禁罔利害民事悉罷之　甲午宰執內殿奏事帝曰救楮事不可緩吳潛可專此責　丙申詔諸路監司帥守事有關人命連逮者官欠攤涉者僞會枝蔓者詞人渣繫者咸釋之仍嚴估平民之禁　蒙古斷事官伊囉斡齊（舊作牙魯瓦赤今改）及珠格爾（舊作布只兒今改）等總天下財賦於燕視事一日殺二十八人其一人盜馬者已杖而釋之偶有獻環刀者遂追還所杖者手試刀殺之皇弟呼必賚聞而責之曰凡死罪必詳讞而後行刑今一日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復斬此何刑也珠格爾不能對伊囉斡齊旋持其印請於蒙古主曰此先朝賜臣印也陛下卽位將仍用此印耶抑易以新者耶時趙壁旁侍折之曰用汝與否取自聖裁汝乃敢以印爲請耶奪其印置蒙古主前蒙古主默然久之既而曰朕亦不能爲此也自是伊囉斡齊不復用　庚子詔二廣福建江西湖南去歲疫癘州縣戶絕者監司守臣稽其財產卽其族命繼給之遠官身歿家不能歸者官爲津遣

戊申帝諭輔臣曰淮東邊報不一可于江上整娖萬兵以備緩急江面雖已分定三流更須擇將分兵巡徼　蒙古置經略司於汴分兵屯田自唐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皇弟呼必賚從姚樞之言請于蒙古主置經略司于汴以孟克（舊作忙哥今改）史天澤楊惟中趙壁爲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屯西起穰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攷異：薛氏通鑑從姚樞傳作憲宗元年事今從世祖本紀作二年）　庚戌詔宰執曰近聞北騎之來往往儲糗糧立寨柵以爲因利乘便之計守臣邊將欲嬰城退守則有老師費財之患欲開關接戰又有兵連禍結之憂今朕欲于兩淮沿江各令立一項游擊軍以備不時調遣設若緩急隨宜應援使大軍偏師擣虛此正李廣縱部曲逐水草

號飛將軍之遺意也又聞邊疆之外皆平原曠野北
騎奔突邊臣每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患今朕欲令極
邊州郡開浚水道去城百里之間三里一溝五里一
泓使北騎不得長驅而入邊民亦可爲耕鑿之計此
正古者立方田開溝澮以限戎馬之遺意也邊防二
事久注朕懷茲與卿等共籌之 癸丑帝諭輔臣方
田事且令近城爲之游擊軍當招水步各半謝方叔
等曰容講行之 蒙古張德輝等見皇弟呼必賚於
金蓮川請皇弟爲儒教大宗師皇弟悅而受之因啓
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宜令有司遵行從之仍令德
輝提調真定學校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丙辰
詔增資善堂講官一員 丁巳帝諭輔臣資善訓導之
官正要擇人謝方叔對曰進善不特教以章句凡事
皆當訓導使知孝悌知世務帝曰習慣如自然 壬
戌詔曰朕惟明目張膽當言即言其責在臺諫斟酌
劑量可行即行其權在人主數年以來惟知風憲之
必行不俟上章之報可嘗有用之於執政大臣者有
施之於端人正士者如此則人主之所欲用者臺諫
皆得去之臺諫所欲去者人主不得而留之不幾於
威權浸移太阿倒持乎自今後臺諫毋循積弊有失
國體奏疏必俟得旨付出方許報行 廢江灣梅里
顧逕魏村古浦五酒庫以都司言帥司爲餉軍掤五
庫官吏並緣漁獵故也 己巳詔諸路提刑按部決
囚徒 丙子置池州游擊軍 戊寅帝諭輔臣賈似
道已有淮甸蕭清之報不知田疇尚及種否謝方叔
曰兵退在芒種前猶可及也 辛巳監察御史劉元

龍言楮幣積輕宜因各路時直令州縣折納純用楮
從之後公私交病明年仍用錢會中半 蒙古兵復
攻隨郢安復京西馬步軍副總管馬榮率將士連日
拒戰卻之 三月蒙古主命東平萬戶嚴忠濟立局
製冠冕法服鐘磬筍虡儀物肄習 丁亥馬榮復與
蒙古兵戰于大脊山詔榮兵不滿千能禦大難賞官
兩轉進州鈐帶行閤門祗候 丁未三汊口守將焚
蒙古屯積斷其浮梁 蒙古城沔州 夏四月蒙古
主駐蹕和林以諸王嘗欲立實勒們乃徙太宗皇弟
於庫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太宗皇妃
家貲分賜諸王定宗皇后及實勒們母以厭禳並賜
死禁錮實勒們于摩多齊（舊作没脫赤今改）之地 詔襄郢新
復州郡耕屯爲急以緡錢百萬命京閫措置給民牛
種 丙子置池州游擊水軍 五月甲申朔禱雨 乙
酉諭輔臣曰禱祈未應可求之人事徐清叟言土木
之役宜省帝然之 甲午以禱雨出封樁庫十八界楮
二十萬給散諸軍有差 乙未雨 蒙古主召太常禮
樂人赴日月山 乙巳盜起玉山 庚戌罷諸郡經
界從臺臣蕭泰來奏也初鄭清之奏行經界於六郡
會玉山饑民嘯聚言者歸咎焉 六月癸酉朔盜逼
衢州境命孫子秀知衢州子秀謂捕賊之責雖在有
司亦必習土俗之人乃能覊其憑依截其奔突乃立
保伍選用土豪疏奏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
等捍禦之勞人心競勸未幾擒賊四十八人玉山盜
平 癸亥賑衢信饑 戊辰帝諭輔臣曰邇年科舉
取士鮮得實學士風人才關係氣數何策以救之奧

潛請於省試額中緻一二十名，令有司公舉海內行義文學之士，庶尙存鄉舉里選微意。曩時朱熹、眞德秀亦有此請。 癸酉，帝曰：「近日學校之士，本起於至微，不謂其相激乃爾，若紛紛不已，恐非美證。」先是三學諸生扣閽言臨安尹余晦，相率出學，帝令學官勉入齋，故因輔臣奏事復及之。晦爲天錫從子，以天錫舊恩見擢用。 丙子，大理正尹桂請置小學於禁庭，非特父子之情浹洽，亦所以爲事制曲防之慮。 戊寅，詔賜史彌遠墓碑。 己卯，帝諭侍臣曰：「衢、嚴水災，江東亦苦雨，此陰盛之應。」徐清叟曰：「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爲后舅之故，今宜稍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蒙古皇弟呼必賚入覲，蒙古主命帥師征雲南。 秋七月甲申，諭輔臣曰：「嚴州水勢可駭，移撥之米，當賑濟，不當賑糶。」謝方叔言：「衢、婺廬舍亦多漂蕩，宜一體救恤。」戊子，帝問信州水災，謝方叔曰：「建寧、南劍、括蒼亦然，救恤宜急。」 權左司郎中高斯得上言曰：「願陛下立罷新寺土木，速反迕旨諸臣，遏絕袤說，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愛惜士類，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庚寅，以諸路水災，遣使分郡賑恤：諸軍計院師夤往建寧、南劍，國子監簿葉隆禮往嚴、衢、信，登聞檢院胡大昌往婺、處，合告敕凡一百道，分遣有差。 牟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爕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出內帑賑之。」 辛丑，帝問輔臣三使行日，徐清叟言：「建寧、南劍水尤甚，師夤所將僅百萬，恐賑恤有限。」帝曰：「可增五十萬。」 乙巳，帝曰：「聞福建水傷人頗多。」徐清叟曰：「水退之後，貧民無以爲生，亦有自經溝瀆者。聞帥臣陳昉發楮三十萬，漕臣饒虎臣發楮五十萬、米五千石以賑之，請與除豁。」帝從之。其後蠲九郡苗米凡二十二萬石有奇。 右司郎中徐霖疏言：「諫議大夫葉大有陰柔姦黠，爲羣憸魁，不宜久長臺諫。」并追論趙與籌聚斂，帝不悅。己酉，帝諭輔臣曰：「徐霖以庶官論臺諫、京尹，要朕之必行，殊傷事體，已批除職予郡。」吳潛等請更賜優容。 徐霖出知撫州。帝慮給事中趙汝騰廷諍，徙爲翰林學士，汝騰即去國。高斯得言：「汝騰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引去，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驚怪。將見賢者力爭不勝而去，小人踴躍爭氣而來，陛下改紀僅數月，初意遽變，臣竊惜之。」〔攷異〕宋史趙汝騰傳無䟽詞，癸辛雜識乃云霖之無忌憚，皆汝騰成其狂，霖既去，汝騰亦不自安，遂自乞補外。此當時不喜徐霖者并謗及汝騰耳，今從宋史高斯得傳。 八月癸丑朔，令戶部下諸路申嚴州郡苛取斛面之禁。 己未，詔明年省試仍用二月一日，以四月殿試。先是淳祐九年，臺臣陳垓奏省試用三月，殿試八月，遠方之士留滯逆旅，至是復舊。 謝方叔、吳潛乞解機政，疏四上，不許。 蒙古學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樞等以樂工李明昌、許政等五十餘人見蒙古主於行宮，蒙古主問制作禮樂之始，世隆對曰：「堯、舜之世，禮樂興焉。」時明昌等各執鐘、磬、笛、簫、篪、塤、巢笙，於御前奏之，曲終，復合奏之，凡三終。 庚申，蒙古主始以冕服拜天於日月山。 癸亥，蒙古主從孔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

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考異：元史祭祀志作八月十二日，是爲甲子，禮樂志則爲癸亥，今從禮樂志。）

蒙古方圖征雲南，皇弟呼必賚問於徐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君人不嗜殺，天下可定，況蕞爾之西南夷乎！」皇弟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

甲子，申嚴文武官改正敘復之令。

己巳，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四十萬賑行在軍民。

丁丑，太史奏將新歷成，詔賜名會天歷，行之。

戊寅，再決中外繫囚，以陰雨未已，詔行寬卹刑獄。

是月，蒙古皇弟呼必賚次臨洮，請城利州，以爲取蜀之計。

九月壬午，詔改明年爲寶祐元年。

丁亥，詔建西太乙宮于延祥觀左。

嗣沂王貴謙薨。

庚戌，帝諭輔臣：「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反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葉大有疏劾趙汝騰，以其右徐霖也。牟子才上疏辨汝騰之誣及大有之欺，未幾，大有罷言職。

蒙古皇弟呼必賚將征雲南，軍中夜宴，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市不易肆。明日，皇弟據鞍呼曰：「汝昨言曹彬不殺人事，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既而師左次。

冬十月壬子朔，詔諸路守臣依舊制，到任半年，條便民五事及四方利病來上。

癸丑，以徐清叟除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

嗣濮王善珊薨。

甲寅，都省言：「既復襄樊，宜措置屯田，修曲堰。」詔守臣高達任責，仍令前德安守臣程大元督役。

壬辰，詔舉將材。

蒙古楊惟中、趙璧至河南，加意振飭。總管劉福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載，惟中召福聽約束，福以數十人護衛而至，惟中握大梃擊殺之，百姓稱快。又有劉萬戶者，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所請而行，其黨董主簿尤虐，強取民女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劉大驚。時天大雪，詰璧酌酒賀曰：「下車鋤強，雪爲瑞應。」璧曰：「如董主簿者，盡誅之，瑞應將至矣。」劉歸，即病卒，時人以爲驚死。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嘉定，四川大震。余玠率諸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乃解去。

監察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俱罷職。霖在撫州，寬租賦，賑飢窮，誅悍將，建營砦，凡一月而政舉。及去，士民遮道，幾不得行。（考異：癸辛雜識極詆徐霖，至云察官蕭泰來數其十二狂，不可至郡，於是聲名掃地矣。案宋史徐霖傳，霖治撫州有政績，則不得以爲聲名掃地矣，今不取。）

十一月辛巳朔，右司郎中李伯玉劾蕭泰來附謝方叔，傷殘善類，帝令伯玉具都司劾御史故事以聞。伯玉引張商英故事，且歷數泰來之過。詔曰：「國家設御史，所以糾正百官；置宰相，所以襄贊機務。御史乃天子耳目之臣，而省掾不過一大有司，未聞有以庶僚而糾劾御史者。近者徐霖以都司而按大有，今李伯玉又以都司而按泰來，陰懷朋比之私，蔑視紀綱之地，是非輕臺諫，乃所以輕朝廷也。李伯玉乃復援張商英等事以文其過，若都司可以按御史，則御史反將聽命於都司，朝綱不幾於紊亂乎！伯玉可降兩官放罷。」

牟子才上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趙汝騰、高斯得、徐霖相繼劾去，李伯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

庚寅，吳潛罷，以蕭泰來論其姦詐十罪，如王安石而又過之也。

丙申，夜，臨安大火，丁酉，夜乃熄。戊戌，避殿減膳。

壬寅，詔求直言。

國史實錄院校勘湯

漢上封事曰：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內則拘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强敵，心既不敢盡弛，私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既已玩熟，而貪濁柄國，黷貨無厭，彼既將恣行其私，則不得不縱陛下之所欲爲，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禦矣。姑以近事迹之：定策之碑，忽從中出，鄉未欲親其文也；貴戚子弟，參錯中外，鄉不如是之放也；土木之禍，展轉流毒，訟牒細故，胥吏賤人，皆得籍羣璫之勢，徹清都之邃，鄉不如是之熾也；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侵有司，鄉不如是之多也；賄賂之通，書致之操，鄉不如是其章也。所以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陛下尚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

以隆寒出封樁庫十八界會子二十萬賑三衙諸軍，其出戍官兵之家倍之。

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余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世安素結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州士卒之心，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

十二月乙卯，以吳潛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興國宮。

戊午，蒙古大赦，徙諸匠五百戶修行宮。

己未，詔追錄彭大雅創築渝城功，復元秩，仍官其子。

癸亥，以海神爲大祀。

丁丑，立春，雷。時言路壅塞，太學生楊文仲率同舍生叩閽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傳誦之。

是歲，蒙古籍漢地民戶。

金故御史張特立以言事罷歸田里，金亡不仕，以易教授諸生。蒙古皇弟呼必賚聞其名，嘗遣趙璧傳諭，稱其養素邱園，易代如一，賜號中庸先生。至是復貽書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未幾，特立卒。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四（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柔兆執徐七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明聖安孝皇帝

寶祐元年（蒙古憲宗三年）春正月庚寅詔以建安郡王孜爲皇子改名禥封永嘉郡王御製資善堂記賜之　癸卯蒙古兵屯漢江侵萬州入西柳關京湖都統高達調將士扼河關上山大戰至鼈坑石碑港而還　蒙古主會諸王於鄂諾（舊作斡難今改）河北罷伊克征高麗兵以薩喇爾岱（舊作札剌兒帶今改）爲征東元帥　蒙古皇弟呼必賚聞陵川郝經館於張柔家博覽無不通召入見詰以經國安民之道經上數十事皇弟大悅遂留王府

蒙古主大封同姓命呼必賚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言於皇弟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斥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皇弟願有關中遂受京兆分地時諸將皆築第京兆豪侈相尚皇弟即分遣使戌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鹽池以供軍食立從宜府於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　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壬子雪詔臣寮久在遷謫者合自便惟悞國殄民者弗赦　戊辰謫陳垓潮州居住先是宰執言其貪贓不法宜付有司鞫問然重以臺臣下吏且從遷謫帝曰當如此以爲人臣懷利事君者之戒　己巳再蠲兩浙漕司臨安府竹木稅一月　三月壬午帝諭輔臣夔門擇守切於東南宜速區處　丙申以前參知政事別之傑薨輟視朝尋贈少師　庚子以韓宣爲遙郡防禦使守夔州兼副帥　壬寅詔曰比年以來風俗不美好惡不公臣僚論列固許風聞而廉訪不真是非貿亂自今大臣除授惟才是用內外臺彈劾並須審實毋擿細故潛發陰私其有贓汙實迹則祖宗自有成憲必罰無赦咨爾有位其修身奉法以副朕嘉與維新之意　蒙古攻海州守臣王國昌逆戰于城下敗績　夏四月甲寅申嚴廷試挾書之禁　壬戌錄西柳關捍禦之功高達程大元李和吉文瑫王登及將士等增秩補官賞賚有差　己巳帝問蜀中近報謝方叔等言已下夔路徐清叟曰蜀中向後分置四帥庶有掎角之勢帝曰舊自有四戎帥又有正副帥董槐曰此亦二矛重弓之意　五月戊寅朔帝曰趙希塈可差知平江府其人清修儘能撫摩先是帝以吳門擇守諭輔臣謝方叔言平江東控海道年來和糴民力頗困宜得才略善撫摩者故有是命　辛巳省罷處州稅官二員置麗水縣西尉　己亥賜進士姚勉以下及第出身　余玠專制四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遂召之　六月庚戌四川制置司言玠疾亟詔以玠爲資政殿學士與執政恩數　辛亥以賈似道爲資政殿大學士李曾伯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　戊午直華文閣湖北運判兼知鄂州余晦朝辭帝曰西

事乏人卿可爲朕行晦曰臣資淺望輕西事素未諳
悉冒承恐誤國帝曰朕與宰執熟籌之無如卿者庚
申以晦爲司農卿四川宣諭使 蒙古命諸王實喇
爾(舊作旭烈兀今改)伐西域 蒙古諸王巴圖遣使乞買珠銀
萬錠蒙古主以千錠授之仍諭曰太祖太宗之財若
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詳審之此銀就充今
後歲賜之數 秋七月辛巳帝諭輔臣曰余晦朝辭
已戒其務行寬政是日國子司業葉夢鼎進對言及
三蜀易帥帝曰余晦有才夢鼎曰晦雖小有才蜀當
垂亡危急之秋恐不勝任徐清叟亦言晦不可用帝
不聽 壬午以前參知政事王伯大薨輟視朝 丙
戌以蔡抗施退翁並兼資善堂直講抗元定之孫也
庚寅溫台處三郡大水詔發豐儲倉米及各州義
廩賑之 甲午以余玠薨輟朝玠之治蜀也任都統
張實任軍旅安撫王維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
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傜以寬民力薄徵以
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
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便
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口又置機捕房
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
及聞召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
之 庚子以董槐兼參知政事 癸卯詔撫諭四川
官吏軍民 八月丁未朔以馬光祖爲司農卿淮西
總領財賦 癸丑詔福建帥司毋得循習以本州寄
居充幕屬 甲寅起居郎蕭泰來出知隆興府先是
起居舍人牟子才與泰來並除子才四疏辭極陳泰

來姦險汙穢恥與泰來伍泰來不得已請祠遂予郡
丙辰賜楊次山謚惠節楊谷謚敏肅楊石謚忠憲
乙丑詔鑄寶祐新錢以皇宋元寶爲文 九月壬
午以程元鳳兼侍讀牟子才兼侍講 壬辰城夔門
蒙古皇弟呼必賚征雲南壬寅師次忒剌分兵三
道大將烏蘭哈達由西道諸王素赫由東道呼必賚
由中道乙巳留輜重於滿陀城率師前進 冬十月
丙午朔出封樁庫楮四十萬賑行都軍民 蒙古兵
過大渡河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
及栰以渡摩娑蠻主索和爾圖(舊作唆火脫今改)迎降其地在
大理北四百餘里 十一月丙子朔詔獎諭襄陽守
臣高達 乙酉西太乙宮成 己丑賈似道獻所獲
戸馬賜詔褒嘉其將士增秩賞賚有差 辛卯蒙古
皇弟呼必賚遣使諭大理降時僧子聰在軍中每贊
皇弟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皇弟契其言
烏蘭哈達分兵攻白蠻所在寨柵以次下之獨阿達
喇(舊作阿塔剌今改)所居半空和寨依山枕江牢不可拔使
人覘之言當先絕其汲道烏蘭哈達率精銳立礮攻
之阿達喇遣兵來拒烏蘭哈達使其子阿珠(舊作阿朮今改)
迎擊之寨兵退走遂并其弟阿蘇(舊作阿叔今改)城俱拔之
辛丑白蠻送款 十二月丙辰蒙古中道兵薄大理
城初大理主段智興微弱國事皆決於高祥(攷異元文類載程
鉅夫平雲南碑段智興作興智高祥作高泰祥今從元史)是夕祥率衆遁去皇弟呼必
賚遣使追之皇弟既入大理曰城破而我使不出計
必死矣己未西道兵亦至命姚樞搜訪圖籍乃得使
者之尸皇弟怒將屠其城樞及僧子聰張文謙諫曰

殺使拒命者高祥耳非民之罪請宥之樞裂帛爲旗
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大理之民賴以全活　庚申
以前參知政事劉伯正薨輟朝　蒙古兵出龍首關
癸亥獲高祥斬於姚州皇弟呼必賚班師（［考異］平雲南碑作春振
旅而還今從元史繫於冬月）留烏蘭哈達攻諸蠻之未下者以劉時
中爲宣撫使　蒙古主命宗王哈呼（舊作虎今改）與洪福
源征高麗拔禾山東州春州三角山楊根天龍等城
是歲蒙古斷事官孟克薩爾卒孟克薩爾之涖事
也嚴人多怨之蒙古主爲下詔慰其子
寶祐二年（蒙古憲宗四年）春正月乙亥朔蒙古城利州閬州
自是蒙古兵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考異］元史憲宗紀二年汪田
哥修治利州且屯田蜀人莫敢侵軼則寶祐元年事也宋史作二年蓋元人紀其始事宋人紀其落成耳今從宋史）乙未帝
諭輔臣曰李曾伯報北兵攻利州築城已就不可坐
視謝方叔對曰當令余晦禦之　潭州以湘潭縣民
陳克巨孝行聞詔旌其閭　蒙古皇弟呼必賚還京
兆以姚樞爲京兆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甲辰朔
太常釐正秦檜謚帝因諭輔臣曰謚繆很可也　乙
巳詔二廣吏多貪黷以去天遠而民無告也吏部考
覈嘗仕廣而以貪黷免者勿令再任著爲令　余晦
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蜀要地紫金山蒙古汪德
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遂爲蒙
古所據　蒙古侵合州廣安軍守臣王堅曹世雄等
敗之　三月戊寅申嚴本路人不許授諸司屬官其
已注授者竝改授　壬午王元善（［考異］宋史本紀作王善人今從宋史全文）自
北歸元善凡三使蒙古留七年至是始歸　戊子詔
蠲江淮州軍今年二稅　己丑錄襄城捍禦功高達
王登程大元李和各進職增秩餘補轉有差　辛丑
帝諭輔臣曰謝奕修服除且以郡予之謝方叔曰年
來戚里予郡太多祖宗時高官者必換右蓋有深意
帝曰戚里正卿以上卽換右班此典故也　是春蜀
中旱蒙古諸將以嘉陵漕舟水澀欲棄益昌去汪德
臣曰國家以蜀事付我有死而已柰何棄之盡殺所
乘馬饗士襲嘉川得糧二千餘石雲頂山戍將呂遠
將兵五千邀戰卽陳擒之復得糧五千餘石既而魚
關金牛水陸運偕至屯田麥亦登食用遂給　夏四
月辛亥詔邊兵頗貧聞邊上多有閑田擇其田之近
便依險者分給軍人以耕　庚申帝問輔臣外間所
聞謝方叔對曰外論皆以謝堂兼江西提舉恐自此
外戚緣例者多矣　乙丑以徐清叟知樞密院兼參
知政事董槐參知政事　六月壬寅朔罷臨平鎮稅
戊申殿中侍御史吳燧承宰相風指論故蜀帥余
玠聚斂困利玠死其子如孫一空帑庾之積而東宜
簿錄其財以爲蜀用詔責如孫輸以助蜀　甲寅帝
諭輔臣曰蜀事宜早區處謝方叔曰向來亦有京閫兼
制者帝曰此不可緩以李曾伯爲資政殿學士依舊
節制四川以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職任依舊　丙
辰帝諭輔臣曰利州王佐堅守孤壘屢挫敵鋒其忠
可嘉謝方叔曰此城正介寶峯苦竹隘間佐以忠自
奮南永忠薄其城下佐罵擊之永忠流涕而退真忠
臣也詔王佐更進一官先是南永忠守隆慶率其屬
以城降蒙古教授鄭炳孫先縊死其妻女乃朝服自
經癸亥贈炳孫朝奉郎直祕閣訪其子官之　錄行

在繫囚　余晦在四川兵屢敗邊事日亟戊辰詔晦
赴行在　蠲利閬隆慶潼川綿州賦役　閏月壬申
董槐抗疏蜀事孔棘已犯臨戰易將之戒此臣子見
危致命之日也而上下牽制曾未有出身當此任者
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通荊蜀之氣脈帝優
詔答曰士大夫以議論求勝者多以事功自勉者少
朕為世道人才憂之卿深念蜀事慨然請行足見忠
壯然經理西事當在廟堂更宜勉竭謀猷以副委任
以蒲擇之為軍器監丞暫充四川制置權司職事
甲戌命包恢為浙西提點刑獄招捕荻浦鹽寇
壬午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兼荊湖制置大使詔
四川事力愈單須合荊閫乃可運掉宜趣李曾伯進
司夔路　己亥罷江灣浮鹽局　秋七月己巳蠲四
川近邊州郡稅賦三年　丁未帝諭輔臣曰聞雲南
力備蒙古果能自立乎謝方叔曰廣右所傳雖未得
實不容不嚴其備　蒙古烏蘭哈達攻烏蠻次羅部
府蠻酋高昇拒戰大破之進至其所都押赤城城際
滇池三面皆水既險且堅選驍勇以礮摧其北門縱
火焚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鉦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
所為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珠潛
師躍入亂斫之遂大潰至昆澤擒其國王段智興餘
衆依阻山谷分命裨將掩襲約三日捲而內向及圍
合阿珠引善射者二百騎四面進擊烏蘭哈達陷陣
鏖戰又攻纖寨拔之至乾德格城烏蘭哈達病委軍
事於阿珠環城立礮以草填塹衆軍始集阿珠先率
所部搏戰城下遂破其城　己酉詔以思播兩州連

年捍禦其守臣田應寅楊文各進一秩　同知樞密
院事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乞照陳韡出使湖南例
以行府為名從之　甲寅賜賈涉謚忠肅以似道進
用故也　壬戌以湖北安撫知峽州呂文德總統江
陵漢陽歸峽襄郢軍馬事暫置司公安上下應援
八月辛未朔帝諭輔臣曰江塘事畢聞軍中科軍人
草薦不容不還其直謝方叔曰此見陛下之不遺微
小也　癸酉詔以前知閬州兼利州安撫王惟忠付
大理獄惟忠與余晦俱慶元人晦之帥蜀也惟忠心
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聞恚甚及召還誣
奏惟忠潛通蒙古使其黨丁大全陳大方劾之朝議
亦以此掩誤用余晦之失遂下大理大方為勘官煅
煉成獄籍其家　癸未董槐言邇者陛下察貢獻之
無藝慮並緣之害民申飭內司諸有以田及木獻者
勿納此可以弭災召和帝曰自今修造買木仍付兩
司　癸巳謝方叔等上七朝經武要略中興四朝志
傳理宗玉牒日歷會要　丁酉醴泉觀使趙葵上疏
言臣昨辭相位退居長沙今蜀事孔艱思報恩紀乞
申溧陽居止之命庶便驅策帝獎其忠命趣葵過溧
陽以便咨訪　九月甲辰以久雨出封樁庫十八界
楮幣三十萬賑三衙諸軍　己酉朝獻景靈宮庚戌
饗於太廟辛亥大饗於明堂大赦　乙卯荻浦寇平
憲臣包恢進二秩陞直龍圖閣都統劉達授閤門使
帶遙郡　己未以尤焴為端明殿學士提舉祕書省
兼侍講提綱史事　癸亥詔以景靈宮恭謝畢詣西
太乙宮起居郎牟子才諫而止　丁卯太白晝見

冬十月庚午朔謝方叔等進寶祐編類吏部七司續降條令各進一秩 癸酉詔皇子永嘉郡王禥進封忠王 辛卯詔李曾伯進司重慶其京湖職事令呂文德主之 甲午斬王惟忠于都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語陳大方曰吾死訴於天帝未幾大方暴卒 丁酉詔奪余玠資政殿學士職名及余晦刑部侍郎告命 十一月庚子朔以皇子忠王禥加冠禮命從臣詣景靈宮奏告天地祖宗 壬寅日南至御文德殿行皇子忠王禥冠禮賜字邦壽 丁未蒙古城光化舊治 丙辰帝問光化事體謝方叔言增築光化在江漢之北欲以溫和守光化令在鬲奴堡對江與之相持均州據光化上流已令增兵爲備詔溫和知光化軍 牟子才上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荊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爲寒心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別立荊湖制置司且於漣楚光黃均房巴閬緜劍要害之郡或增城或增戍以守之賈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 蒙古皇弟呼必賚以廉希憲爲京兆宣撫使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少入侍呼必賚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呼必賚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呼必賚善之目爲廉孟子希憲嘗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衆驚曰文武才也呼必賚自大理還於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間利害抑強扶弱擿伏摧姦境內大安 十二月己巳朔殿中侍御史吳燧言州縣財賦版籍不明近行經界既已中輟請令州郡下屬縣排定保甲行自實法 庚午詔先行於兩浙江東西湖南州軍 丁丑詔蒲擇之以元職兼四川宣撫司判官 辛巳詔戶部支諸軍雪寒錢出戍之家倍給 癸未雷 樞密院言知利州王佐申叛臣南永忠部下官兵周德榮〔考異〕宋史本紀作周榮今從宋史全文能守正效忠密約統制段元鑑入隘解圍爲南永忠執縛屠劊抗聲詈罵而死詔周德榮特贈七秩仍立廟官其子 己丑詔安西堡解圍其將士褒賞外令宣司下隆慶守臣段元鑑應官民曾資給戰士或屈身助守禦者併保明推賞仍普犒在城居民一次免租賦五年 是歲均州總管孫嗣遣人賫蠟書降于蒙古 蒙古主命大臣求可以慎固封守閑于將略者擢史樞征行萬戶配以真定相衞懷孟諸軍駐唐鄧樞天倪子也 蒙古張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詔柔鎮亳州率山前八軍城之柔又以渦水北淺隘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乃築甬路自亳抵汴隄百二十里流深而不可築復爲橋十五或廣八十尺橫以二堡戍之

寶祐三年蒙古憲宗五年春正月己未迅雷先是望夕內侍董宋臣引西湖妓入禁中牟子才疏言元夕張燈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媟汙清禁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今因震霆示威臣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庚申帝諭輔臣曰均州城築糧餉既艱宜先築龍山謝方叔等言龍山高險下瞰舊均已趣京湖留司調兵修築 壬戌知澧州趙師簡朝辭言

公族世系日衍尚未增立字號詔以宗正寺擬用宜季次紹五字于大由交嗣甫字下續之　甲子帝諭輔臣曰馬光祖措置錢楮如何謝方叔等言監收敝楮已合事宜但錢未流通耳　祕書危昭德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朘民膏血爲己甘朘民不堪命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爲此時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　丙寅皇子忠王禥出閤　二月庚午詔尤焴免奉朝請專令精意史事　乙亥命李長庚措置襄陽屯田　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啓兵端二三狂徒如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輩淺率寡謀遂致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正宜寢二人之命罷其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己卯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與復廣陵堡城以圖來上詔獎之　庚辰詔宗正少卿歲舉宗學官選人一員　壬午都省言宣閫入蜀首議行䘏民之政宜多支糴本以寬民力詔撥封樁庫十八界會二百萬給四川　乙酉詔撥官誥祠牒新楮香鹽付臨安府守臣馬光祖收換敝楮　內侍董宋臣幹辦佑聖觀逢迎帝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言天下之患三曰宦者外戚小人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帝令吳燧宣諭天錫抗對如初帝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爲愈也　蒙古皇弟呼必賚徵河內許衡爲京兆提學衡從姚樞得程頤朱熹之書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于禮以倡其鄉學者浸盛是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于是郡縣皆建學　三月甲辰詔不許傳播邊事　己酉詔沿邊屯田自有課入登羨者其管幹官並推賞　癸丑帝問自實之法施行如何謝方叔等曰自實卽經界遺意惟當檢制使人寬其限期行以不擾而已時高斯得起爲福建轉運副使貽書方叔曰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行自實異日書之史冊正與秦同方叔大愧旋奏罷之　以吳淵爲觀文殿學士京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　己未雨土洪天錫言其象爲蒙請嚴君子小人之辨又言修內司爲民害宜治之　夏四月庚午朝獻景靈宮　蜀郡地震　癸酉帝問流民近狀謝方叔對曰數年來流民在江南者皆已安業　丁丑以陳顯伯兼資善堂贊善陳堅兼直講　辛巳帝謂輔臣曰聞刑獄多有冤濫謝方叔等曰不特冤濫且有淹滯當時加申警　癸未考功郎官洪勳輪對及杜衍封還事帝曰朕每諭丞相事有不可行者繳奏　浙閫大水洪天錫上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　五月丙申

朔帝諭輔臣曰黃州乃江面要地郎應飛不勝任當
別選人謝方叔曰黃州昨除張勝今尙權鄂州曷若
以厲文翁爲之乎 甲辰久雨以監司州郡辟書冗
濫申嚴禁止 丙午帝諭輔臣曰修築江岸軍兵不
易聞補工値雨多不給食可令特支 詔出封樁庫
十八界會二十萬給三衙諸軍賑臨安府民戶亦如
之 甲寅趙汝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六
月以樞密院編修鎭江丁大全爲右司諫大全面藍
色爲戚里婢壻貪緣閻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得
寵於帝由蕭山尉累拜是職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
胡大昌與大全同除皆緘默不言人於其名大旁加
點目爲三不吠犬 戊子洪天錫罷言職時吳民仲
大倫等列訴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
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
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約若中貴
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
劾宋臣及盧允升而枚數其惡帝猶力護之天錫又
言修內司供繕修而已比年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
迹捕之凶渠一竄名其閒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
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無使史臣
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留中不報天錫
遂去詔遷大理少卿宗正寺丞趙宗嶓移書謝方叔
責其不能止救方叔甚慙而譏者又曰天錫之論方
叔意也其去亦方叔擠之方叔上書自解帝終不信
辛卯簽書樞密院事王埜罷 秋七月癸丑以呂
文德知鄂州節制鼎澧辰沅靖五州 丙申謝方叔

徐清叟罷以御史朱應元劾之也董宋臣盧允升猶
未快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
下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無預 命三
省樞密院機政令董槐程元鳳輪日當筆詔曰往年
二相竝命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吳潛旣退方叔獨相
持祿固位政以賄成諸子無藉恬然而不知天示警
戒臣庶交章不奪方叔之相權則是朕躬有罪爾槐
爾元鳳尙鑒玆哉毋若方叔之負朕也 己未帝諭
輔臣曰近來州縣贓吏甚多不可不嚴其禁令董槐
言藝祖朝有流竄或杖死者程元鳳曰高宗朝必籍
記姓名不復錄用帝曰籍記今可行 以謝方叔爲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蒙古烏蘭哈達自吐
蕃進攻西南夷悉平之 八月乙丑朔以董槐爲右
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爲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
政事蔡抗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寅
帝諭輔臣曰朕以今日多事選用卿等宜一心體國
凡紀綱未振人材未萃民生未裕邊備未飭皆爲急
務宜加之意 以徐清叟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玉
隆萬壽宮 庚午帝諭輔臣曰三邊事宜及時董槐
等對曰首當以此勉諭諸閫帝曰閫外之寄廟堂只
當擇人豈可遙制槐曰前日之病正坐此 丙子以
鄭性之薨輟視朝 戊子帝曰紀綱法度須當謹守
以革弊例朝士遷除各守滿歲之法如先朝臣僚奏
請遷轉格式可討論以聞董槐等對曰此法固可革
躁進之風但拔擢人材又不可拘此帝然之 都省
言兩淮制臣賈似道調度兵將攻勦舊海賊兵生擒

僞元帥宋贊俘獲尤衆詔獎之 辛卯以應繇龔輟視朝 九月己亥帝諭輔臣曰近日施行內侍何郁豈可復留合與勒停董槐等曰聖斷如此不惟可以戢姦亦可以服中外心 丙午帝曰近觀臣寮奏疏云事當謀之大臣朕未嘗不與卿等謀如有未當且許執奏卿等亦自相資益程元鳳曰臣等雖不敢立異亦不敢苟同 庚戌詔淮閫在境邊防正嚴沿江副閫豈容久虛已差厲文翁可趣之任 壬子帝諭輔臣趙葵二劉言邊事不苟董槐等曰今日事勢不可以安危論直當以存亡論亦不須如此憂懼然必內外協心圖之如范蠡大夫種分任國事可也 甲寅以陳顯伯兼資善堂翊善皮龍榮兼侍讀 乙卯帝曰楮幣何以救之董槐請以臨安府酒稅專收破會解發朝廷逐旋焚燬官司既可通融民間自然減落帝然之曰朝廷以爲重則人自厚信 董槐言於帝曰臣爲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何謂三害槐曰戚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士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擅威福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宄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畢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廢願自今除之於是嫉槐者衆矣 冬十月庚午詔撥封樁庫會子一十三萬犒殿步司教閱精勇軍其衣裝器械悉從官給 癸未詔永興紹興府和買絹 蒙古張柔會大帥于符離以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可容萬艘遂築甬道自亳而南六十餘里中爲橫江堡又以路東六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柵水中密置偵騎于所達之路由是鹿邑寧陵考城柘城楚邱南頓無宋患陳蔡潁息糧無不達 十一月乙未皮龍榮進對帝語及資善堂事龍榮對曰忠王天資過人若無它嗜好倍加保養尤爲有益儒臣盡職分于外望陛下以身教之于內龍榮預知忠王意向亦兼以諷帝也

初女冠知古得幸其姪吳子聰貪緣以進得知閤門事牟子才繳奏曰子聰依憑城社勢焰薰灼以官爵爲市搢紳之無恥者輻湊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可用帝曰子聰之除將一月矣乃始繳駁何也可即爲書行子才曰文書不過百刻此舊制也今子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待次子才亦力求去出知太平州 十二月甲申帝諭輔臣曰蜀報敵勢頗重閒雖小捷未聞有敢與一戰者宜大明賞罰以激勸之 丁亥又諭輔臣曰朝士有蜀人曉邊事者可令條具備禦之策參攷用之 是歲蒙古馬步軍都元帥兼領尚書省事察罕卒追封河南王謚武宣 蒙古皇弟呼必賚遣董文用招金故臣欒城李冶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燿久欲一見其勿它辭仁卿冶之字也冶至皇弟問金南遷後居官者孰賢冶對曰險夷一節唯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哈達(舊作合達今改)及布哈(舊作蒲瓦今改)何如對曰二人將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爲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擬之

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衞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世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璿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等皆有用之才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特恐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求於外將見集於明庭矣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紀綱立法度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紀綱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矣又問昨地震何故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震爲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若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讒慝愼刑罰愼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爲休矣皇弟深然之

寶祐四年（蒙古憲宗六年）春正月癸巳朔詔曰朕宵旰在念適時多艱財計匱而生財之道未聞民力窮而剝民之吏自若捨法用例已非矣有元無例而旁引以遂其干請之私其何以窒幸門塞蠹穴乎望治雖勤課功愈邈毋怪也咨爾二三大臣各揚乃職務循名而責實勿假公而濟私則予汝嘉　辛亥詔京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應使吳淵遇軍戎急切許用便宜　甲辰帝諭輔臣試閣職止兩名立爲定格非武舉前名更不召試　丁未謝方叔奪職罷祠辛酉史嵩之除觀文殿大學士依前永國公致仕　二月丙寅詔史嵩之復職　戊辰雨雹　庚午以久雨詔臨安府發平糴倉米二萬石賑糶　丙子以襲封衍聖公孔洙添差通判吉州不釐務　庚辰以久雨詔監司州郡決繫囚毋得淹延獄官毋得兼簽以妨本職　再撥平糴倉米二萬石損價接糶出封樁庫楮幣二十萬令殿馬步司給犒其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諸酒軍所見監贓賞錢悉蠲之　癸未詔舉廉吏　詔覈實凡戰多者死事者速條上推賞被兵之地流離之民應干科調悉與停免　三月丁酉詔與芮嗣榮王　壬寅詔蒲擇之權兵部侍郎四川宣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　庚戌帝諭輔臣曰蜀中更求東南一二人以爲二矛重弓之備董槐言近遣李遇龍爲都統輿論謂然更當采訪以備擢用　丙辰御製字民訓引見改官人令閤門宣示仍批于印歷之首　是春蒙古主會諸王百官於裕孟克圖之地設宴六十餘日賜金帛有差定擬諸王歲賜錢穀　蒙古皇弟呼必賚遣人詣行在所請續簽內郡漢軍從之　夏四月丁卯帝諭輔臣累年北騎涉渡淮可于沿邊措

置防遏 戊辰董槐言敵有謀攻襄陽軍者近吳淵已焚其所立寨舍帝曰可早取光化如蜀之隘口淮之舊海皆當諭閫臣及時圖之若根蒂已固可無後患

癸未詔賈似道爲參知政事吳淵進官三等並職任依舊程元鳳爲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

帝年寖高操柄獨斷視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權丁大全爲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董槐槐曰臣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納幸爲謝丁君大全大懟 五月甲午孔子五十世孫元龍授初品官 甲辰帝諭輔臣曰秋防不遠宜事事爲之備董槐曰羅鬼國報思播州謂北兵留大理招養蠻人爲嚮道此甚可憂帝曰彼不能支駸駸及我矣 徐清叟王埜並奪職罷祠仍褫執政恩數 乙巳董槐言瀘敘之上鹽井設險以待敵兵此事不可吝費程元鳳曰宜令播州以兵助羅鬼制司以兵助播州詔以銀萬兩使思播約羅鬼爲援

丁大全慮董槐不相容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 甲寅賜進士文天祥等五百六十九人及第出身考官王應麟得天祥卷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六月甲戌以朱驥孫爲太府寺簿知瀘州兼瀘川路安撫措置瀘敘長寧邊境 辛巳浙江隄成凡朝廷科撥錢以緡計百三十五萬九百九十有奇米以石計三萬三千一百而臨安府之費不與焉 癸未丁大全疏劾董槐疏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省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迫之出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大駭 詔程元鳳蔡抗可暫輪日當筆軍國重務商榷奏聞 秋七月辛卯帝諭輔臣財計所當整頓吏姦不可不防須擇曉練都司提其綱尋以孫子秀趙崇潔任責拘權時賈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部將即毅然求去會有言似道已密奏子秀不可用執政遂置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 太學諸生論丁大全不當迫逐董槐甲午以董槐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丙申詔曰進退臺諫權在人主若由學校萬無此理且非大臣所得進退學校可得而進退之乎叩閽縷縷更無已時可令學官先諭三學諸生可安心肄業以副朕教育之意仍令御史臺契勘當時同侍臺牒作倡鼓率之吏重作施行臨安府根究本隅將校懲其不能鈐束隅兵之罪丁大全之逐董槐也入疏自解帝亦不以爲然然不欲學校上書故有是命 戊申帝問輔臣曰吳淵乞萬兵以備瀘敘思播何以應之程元鳳曰欲令淵且選兵五千至夔門瀘敘有急則援瀘敘思播有急則援思播東可以捍金洋南可以庇歸峽卻從沿江調兵五千以補京湖之數 秋七月甲寅知敘州史俊調舟師連與蒙古戰卻之

乙卯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磻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丙辰帝諭

輔臣曰振飭紀綱修明法度今日急務前此只緣物惰廢法以致蠹弊滋多今當痛革帝又曰邇來朝廷之勢輕盍思所以重之程元鳳言當以求才爲急人才衆多則國勢自重帝然之　蒙古諸王塔齊爾等軍過東平掠民羊豕蒙古主聞之遣使問罪由是諸軍無犯者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五（起柔兆執徐八月，盡屠維協洽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明聖安孝皇帝

寶祐四年（蒙古憲宗六年。）八月，程元鳳陳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守法、謹微審令八事。　甲午，帝諭輔臣：聞廣守多貪虐害民，宜先汰其尤者。丙申，詔邕州守臣程芾奪秩罷。　己酉，帝諭輔臣曰：近有言羅鬼不足恃者。程元鳳等曰：置呂文德于沅、靖，置向士璧于歸、峽城築之費，甲兵之需，無不應之，正所以爲此備也。又聞黃平可通靖州，已令荆閫嚴作防捍。　甲寅，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而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綱解。欲寬財力，必汰冗員。從之。　冬，十月，癸亥，出封樁庫新錢兌使，以濟民用。　丙寅，命錄進姚永慶所言蜀中便宜事。

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皇弟呼必賚以僧子聰精于天文地理之術，因命相宅。子聰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詔子聰營之，三年而畢，名曰開平府，既而升爲上都，以燕爲中都。　十一月，戊子朔，以丁大全爲左諫議大夫，吳衍、翁應弼並除監察御史。　丁大全既逐董槐，益專恣用事，道路以目。癸巳，太學生劉黼、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陳宗上書攻之，大全怒甚。丙申，詔學官申嚴祖宗學法，諸生或怙終不悛，自畔名教，必正憲典，仍令三學立石。詔正特奏名御試，毋得更循舊制，例以武功資帖比折陞甲陞等。　乙巳，以御史吳衍、翁應弼言，太學生劉黼等八人拘管江西、湖南州軍，宗學生于伯等七人並削籍，拘管外宗司。（考異）宋史丁大全傳，上書攻大全者止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黼、陳宗六人，士論稱宜中等爲六君子。今從宋史全文。　癸巳，以張磻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閻貴妃怙寵，大全、天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用事，有無名子題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詔開國以來勳臣之裔有能世濟其美、不能世濟其祿者，所在州軍體訪以聞。　十二月，庚申，蒙古城棗陽。　乙丑，以張磻兼參知政事。　壬申，詔百司庶府及諸道監司以下，毋以私怒寄收人于縣獄，有罪應收者，結絕不許過三日。　甲戌，詔出封樁庫新造川會，收換兩料川引。　是歲，蒙古烏蘭哈達（舊作兀良合台，今改。）征白蠻阿珠（舊作阿朮，今改。）生擒其驍將，獻俘闕下。詔以便宜取道與蜀帥合兵，烏蘭哈達遂出烏蠻，渡瀘江，劉圖喇蠻三城，擊破宋兵，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遂通道於嘉定、重慶，抵合州，濟蜀江，與汪德臣等會。

高麗國王瞰及雲南諸國皆入朝于蒙古。

寶祐五年（蒙古憲宗七年。）春，正月，丁亥朔，以趙葵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京湖宣撫大使、判江陵府，兼夔州策應大使，進封衛國公；賈似道知樞密院事，職任依舊；吳淵參知政事，李曾伯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　辛卯，帝曰：吳淵奏腹幹支徑頗詳，程元鳳言昨準宣諭盟

井鏵鐵山等險隘。已劉蒲擇之疾速措置。乙巳，雷。丙午，禁姦民作白衣會，監司郡縣官失覺察者坐罪。丁未，詔以雷發非時，減徒流以下罪。戊申，帝謂侍臣曰：「獄訟淹延，亦能上干陰陽之和，宜速與疏決。」辛亥，以吳淵薨，輟視朝。蒙古主左右讒皇弟呼必賚得中土心，蒙古主信之，遂遣阿勒達爾（舊作阿蘭答兒，今改）行省事于京兆，劉太平佐之，鉤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嶷、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皇弟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校，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從之。蒙古董文蔚既城光化、棗陽，儲餱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為橋，頃之即成，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二月戊午，以賈似道為兩淮安撫大使。壬戌，築思州三隘。乙丑，右正言戴慶炣言：「數十年來，諸處戎帥專肆貪婪，遍令軍人營運，願申警戎帥，嚴與禁戢。」軍債從之。己巳，帝曰：「溪蠻為敵所有，欲窺伺邕、宜，可不預備？」程元鳳曰：「去秋已聞此言，屢令徐敏子嚴為防拓，又行下邕、宜守險要，以備不虞。」癸酉，賈似道奏渦口築城。丁丑，布衣余一飛、高杞陳襄陽備禦策，命京湖宣撫使趙葵行之。三月癸巳，帝曰：「聞近畿頗有剽竊，所當禁緝。」程元鳳曰：「此帥憲責也。」己酉，詔曰：「朕聞政平訟理，則民安其業，告訐易俗，則禮義興行。近有司受詞，多是並緣為姦，延及無辜，攤賴緡錢，動以萬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其耳目所接者，已悉蠲放，餘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夏四月庚申，朝獻景靈宮。丙寅，以竝侑高宗，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高達以白河戰功，進右武大夫、遙郡防禦使，王登進官一等，直祕閣。壬申，帝曰：「李遇龍奏楊禮舍苦竹隘而守吉平，北兵有占築苦竹之謀，宜諭蒲擇之急為進守計。」程元鳳曰：「向來段元鑑克復此隘，極為不易，楊禮不應輕棄，令擇之急作措置，毋為敵所據。」蒙古兵攻苦竹隘，詔京湖調兵應援。閏四月己丑，程元鳳等上中興四朝志傳、皇帝玉牒、日曆，元鳳等各進官二等。壬辰，李遇龍奏蒙古兵窺劍門，將築堡塞，蒲擇之以朱禩孫監諸司軍，自以制司兵繼之。乙未，以謝奕昌為少保、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戊戌，程元鳳等上進編修吏部七司條法。己亥，帝曰：「趙葵行邊，如郢之增溪城濠，運糧于襄，有三年之積，措置可謂合宜。」又曰：「葵近奏已調援蜀兵三千。」程元鳳言：「昨令調遣五千，今恐未足用。」帝曰：「已令增調矣。」壬子，趙葵乞增兵十萬，分布淮、蜀、沿江、京湖，程元鳳請從之。五月壬午，錄行在建康繫囚，杖以下釋之。詔夏貴城築荊山，剋期集事，陞正任刺史。六月，蒲擇之師還。甲午，帝曰：「西蜀尚未能取，失此機會，然劍門之賞不可不從厚，庶可激勸。」尋詔擇之進官二等，餘陞轉有差。丁酉，同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罷。癸卯，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貫賑都民，三衙諸軍亦

如之。是月，蒙古主謁太祖行宮，祭旗鼓。蒙古烏蘭哈達以雲南平，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爲郡縣，從之，加烏蘭哈達大元帥，還鎮大理。秋七月乙卯，錄中外繫囚。己未，太白晝見，詔蠲諸路州縣民戶逋欠官賦。乙丑，詔諸路閫帥司招塡軍額，申嚴占借之禁。庚午，帝謂輔臣曰：「昨日經筵有以邊臣久任爲言者，朕諭之曰：李漢超守關南十七年，郭進守山西二十年，官皆止於觀察使，久任邊臣，乃祖宗馭將帥、服中外之法也。」程元鳳對曰：「誠宜率由舊章。」八月庚子，帝曰：「近有鬱攸爲災，延燎頗多，居民殊可念。」程元鳳言不能早救于微，及既熾自難撲滅。帝曰：「臨安府所奏，兩城民屋須遠二丈，此說可行。」以張磻爲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庚戌，申嚴諸路州縣稽留赦書、奉行不謹及遞兵違慢之弊。九月壬子朔，以久雨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詔今後臺臣遷宅職而輒出關者，準違制論，著爲令。辛酉，大饗于明堂，大赦。蒙古烏蘭哈達遣使招安南降。安南人因其使，遂議征之，播州邊境告警。甲戌，帝曰：「播州乞兵，想事勢頗急，當令夾擊。」程元鳳曰：「已令朱禩孫襲其後，呂文德遏其前，卽聖訓所謂夾擊也。」時朝議徒託空言，幸蒙古兵未入境耳。戊寅，以史嵩之薨，輟視朝。嵩之爲相，雖飾詐要譽，而肺肝如見，不爲公論所予。己卯，以王福爲左金吾衞上將軍，知和州吉文瑫主管殿前司，郭滲主管侍衞步軍司。

回鶻獻水晶盆、珍珠傘等物於蒙古，可直銀三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爲卻之？」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以爲言，蒙古主稍償其直，且令今後無復有獻。蒙古諸王伊遜克（舊作亦孫哥，今改）、駙馬約蘇爾（舊作也速兒，今改）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臣，是月，議出師南伐。冬十月乙酉，恭謝景靈宮。庚寅，張磻薨，輟視朝。癸巳，雷。丁酉，以林存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己酉，以雪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

庚子，以皇子忠王禥爲遂安、鎮南軍節度使。蒙古烏蘭哈達進兵壓交南境，安南國王陳日煚隔洮江列象騎、步兵甚盛。烏蘭哈達分軍爲三隊濟江，齊齊克圖（舊作徹徹都，今改）從下流先濟，大師居中，駙馬懷圖（舊作懷都，今改）與阿珠在後，仍授齊齊克圖方略曰：「汝軍既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爲我擒矣。」師既登岸，卽與戰，齊齊克圖違命，安南人雖大敗，得駕舟逸去。烏蘭哈達怒曰：「先鋒違我節度，國有常刑。」齊齊克圖懼，飲藥死。烏蘭哈達入安南，日煚遁入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日煚請款，烏蘭哈達乃大饗軍士而還。十一月壬戌，詔曰：「朕軫念軍民，無異一體，嘗令天下諸州建慈幼局、平糴倉、官藥局矣，又給官錢付諸營置庫收息，濟貧乏。柰郡守奉行不謹，所惠失實，朕甚憫焉。更有斃于疫癘水災與夫歿于軍者，遺骸暴露，尤不忍聞也。可行下各路清強監司嚴督守臣，宣制安撫。」癸酉，帝謂輔臣曰：「將帥提兵征伐，當直入播境，須令

追襲進勦，仍撫循諸蠻，不可縱軍士騷擾，以失其心。甲戌，又曰：上流之報稍寬，正是自治之歲月也。乙亥，帝曰：昨付出黃平圖，其間險要處皆當置屯。程元鳳言：黃平、清浪、瀘溪三處當審度緩急，分置大小屯。

十二月辛巳朔，以李曾伯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廣西制置使，置司靜江府。丁酉，詔三衙及江上諸軍，應從職事幷要戰功及隊伍中人，不許以任子雜流非泛補授；其離軍者，止許授不理務差遣，果有材略功績，從制閫保明，卻與理務。蒙古皇弟呼必賚入見蒙古主於行宮，相對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而呼必賚所署置諸司皆廢。

寶祐六年（蒙古憲宗八年）。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參知政事兼同樞密院事，林存兼權參知政事。癸亥，詔出封樁庫銀一萬兩付蜀閫。詔趙景緯屢辭召擢，雅志嘉尚，特改京秩。癸酉，罷廣西經略司，以李曾伯爲廣南制置使兼知靜江府。甲戌，詔樞密院編修官呂逢年詣蜀閫，趣辦關隘屯柵糧餉，相度黃平、思播諸處險要緩急事宜，具工役以聞。二月辛巳朔，以馬光祖爲端明殿學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使、湖南總領。壬辰，雨土。蒙古主命諸王額埒布格居守和林，阿勒達爾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遣張柔從皇弟呼必賚攻鄂，趣臨安，塔齊爾攻荊山，又遣烏蘭哈達自交廣會于鄂。僧子聰、張文謙言于皇弟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皇弟曰：期與卿等共守此言。于是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蒙古耨埒（舊作紐璘，今改）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達哈（舊作阿答胡，今改）于成都。四川制置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耨埒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耨埒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山，自將兵趣成都，會阿達哈卒，耨埒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安、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主以耨埒爲都元帥。蒙古遣諸王實喇爾伐西域，實喇爾以札木諾延（舊作抄馬那延，今改）、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克實密爾（舊作乞石迷，今改）十餘國，轉鬭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實喇爾遂留鎮西域。安南國王陳日煚傳國于長子光昺，光昺遣其壻以方物入貢于蒙古。蒙古洪福源連年伐高麗，積有勞績，會高麗質子譖福源於蒙古主，遂見殺。三月辛亥朔，祈雨。乙卯，錄行在繫囚。丙辰，馬光祖請以汪立言、呂文德、王鑑、王登等充制司參議官及辟制司準備差使等官，從之。庚申，詔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三衙諸軍。辛酉，錄中外繫囚。戊辰，以馬光祖兼荊湖北路安撫使。夏四月庚辰朔，詔以當春不雨，有妨東作，自四月一日避殿減膳。癸未，程元鳳等乞解機政，不許。甲申，大雨。丁酉，羣臣請御正殿復常膳，表三上，從之。詔田應己特差思州駐劄御前忠勝軍副都統制，往播州共築關隘備禦。辛丑，程元鳳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時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乏風節，力請罷，尋提舉洞霄宮。丁未，以丁大全

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林存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朱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少保寧遠軍節度使衞國公趙葵充醴泉觀使兼侍讀 蒙古主由東勝河渡次大盤山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進蒙古主由隴州趣散關諸王穆格(舊作莫哥今改)由洋州趣米倉道萬戶額埒布格(舊作孛里义今改)由潼關趣沔州劉敏與疾入見蒙古主問以何言對曰中原土曠民貧勞師遠伐恐非計也蒙古主弗納 蒙古徵益都行省李璮兵璮言益都南北要衝兵不可撤許之璮遂攻海州漣水軍夏貴等戰卻之 五月癸丑夏貴進官二等兼河南招撫使毛興特轉右武大夫 丁巳李曾伯言廣西多荒田民懼增賦不耕乞許耕者復三年租後兩年減其租之半守令勸墾闢多者賞之詔可 丙寅詔與芮判大宗正事 丁卯嗣秀王師彌薨 甲戌李曾伯請屯萬兵於欽州爲交人聲援從之 六月辛巳帝始聞安南被兵謂輔臣曰安南求援之情頗切所當嚴兵以待丁大全對曰以糧運未至故調兵未行帝曰事不可緩時安南已爲蒙古所破 蒙古皇子阿蘇岱(舊作阿速帶今改)因獵傷民稼蒙古主責之撻近侍數人有拔民葱者斬以徇由是秋毫莫敢犯 秋七月庚戌潼川帥臣朱禩孫言長寧軍自辦錢糧刱造器具修築淩霄城圍備詔易士英特帶行閤門宣贊舍人朱文政字文同祖各進官一等楊震卯等七人減磨勘將士支犒有差尋詔禩孫進官一等 丙寅帝聞邊報丁大全言三邊有備無慮帝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蒙古主留輜重于六盤山率兵由寶雞攻重貴山所至輒破 八月庚寅帝曰成都保蜀安危不可不亟圖之丁大全對曰朝廷旣已示勸何事不可爲時邊境危急而大全習爲便給如此 先是高斯得治吳自性之獄高鑄爲首惡黥配廣州捐賞免行至是爲丁大全監奴嗾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臨安尹顧巖傅會其獄詔斯得奪職鑄官徽贓百餘萬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轢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 都省言倭船入界禁令素嚴比歲慶元船司但知博易抽解之利聽其來泊販銅錢爲害甚大癸卯詔沿海制司于濱海港汊嚴切禁戢 九月庚戌雷 丁卯詔出平糴倉米二萬九千九百石有奇賑糶以收敝楮 己巳詔京城敝楮不堪行用于封樁庫支撥兩界好會盡數收換詔出權務楮幣一百萬賑三衙諸軍 甲寅蒙古主進次漢中都元帥紐埒留密喇卜和卓(舊作密里火者今改)劉蘗等守成都自率衆渡馬湖獲守將張實遣之招諭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 冬十月丙子朔帝以蜀中將帥暴露日久命與序遷 壬午蒙古主進次寶峯癸未入利州觀其城池竝淺惡以汪德臣能守賜卮酒獎諭之遂渡嘉陵江至白水命德臣造浮梁以濟進次劍門 乙酉都省言知隆慶府楊禮守安西堡敵兵搏城招誘投拜禮憤激詬罵率諸將兵射退之詔楊禮進官二等仍下諸郡以勵其餘 丁亥詔以張實爲和州防禦使 戊子蒙古主遣史樞攻苦竹隘裨將趙仲竊獻東南門師入楊立巷戰死獲張實支解之 庚寅

都省言廣南制置大使司鎮撫劉雄飛提兵親入橫山分遣將士迎戰殺獲頭目軍器詔雄飛進官三等將士增秩賞賚有差　辛卯都省言淮民避難渡江轉徙可念詔鎮江府常州江陰軍各出義倉米千石賑之　庚子蒙古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

十一月己酉詔新築黃平賜名鎮遠州呂逢年進一秩　蒙古主進攻鵝頂堡知縣王仲降城破王佐死焉翌日蒙古主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諸王穆格塔齊爾並略地還引兵來會　辛亥以流民渡江出浙西江東路五州米三萬石命各郡守臣賑之　癸丑遣復余玠官職　丙辰給事中張鎮言徐敏子曩帥廣右嗜殺黷貨流毒桂府詔依舊羈隆興府　壬戌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大使朱熠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饒虎臣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丁卯詔諸路憲司廉訪所部州縣毋得虐民仍禁止貪賴之害違者坐之　召牟子才權工部侍郎子才以丁大全與董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力辭先是子才在太平州撰李白祠記又刻高力士脫靴圖語多斥宋臣或以告宋臣宋臣泣愬於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詆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爲入己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槧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炣曰臣憶子才嘗繳駁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　蒙古主進攻大獲山遣王仲招守將楊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大淵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呼喇齊（舊作李忽蘭吉今改）曰大淵去事未可測當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爲都元帥　蒙古將李璮破海州漣水軍通判侯嵒臺戰死之舉室遇害餘將士殺傷殆盡賈似道上章引咎詔以功自贖　太常寺博士王應麟入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蕃籬唇齒之憂軍功既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帝愀然曰邊事甚可憂應麟曰願汲汲預防無爲壅蔽所欺丁大全惡言邊事應麟旋罷　龍州降于蒙古

十二月丙子朔詔以明年爲開慶元年　庚辰以蒙古兵入蜀詔荊湖制置使馬光祖移司峽州向士璧移司紹慶府時士璧不俟朝命進師歸州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光祖亦不待奏請招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戰于房州詔光祖士璧各進一秩　壬午蒙古都元帥楊大淵率所部兵與汪德臣分擊相如等縣釋埒攻簡州以降將張威爲先鋒　乙酉蒙古主次運山楊大淵遣人招降其守將張大悅仍以大悅爲都元帥屯將施擇不屈死師至青居山裨將劉淵殺都統段元鑒以降　丁酉蒙古破隆州大良守將蒲元圭降蒙古主命諸軍無俘掠　癸卯蒙古攻雅州拔之石泉守將趙順降

開慶元年（蒙古憲宗九年）春正月乙巳朔詔飭中外奉公法圖實政 蒙古主駐重貴山北置酒大會因問諸王駙馬百官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謂可居否乎托驩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所獲人民委吏治之便巳勒齊曰托驩怯臣願往居焉蒙古主善之 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敧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可也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陳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尚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然不問豈眞欲愛護此數人而重咈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事不勇東南一隅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不報盱江廖應淮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應淮荷校行歌出都門觀者壯之 己酉蒙古兵攻忠雅澥灘夔境詔蒲擇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 以雪寒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三衙諸軍 丙寅帝曰海道戍兵雪寒可念與在城寨者不同可量與給犒一次 丁卯賈似道以樞密使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通融應援上流蒙古兵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閬蓬廣安守將相繼降 蒙古主命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臣王堅執之殺於閱武場蒙古主遂命大將琿塔哈（舊作渾達海今改）以兵二萬守六盤奇爾台布哈（舊作乞台不花今改）守青居山命耨埒造浮梁於涪州之藺市以杜援兵 二月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主會師圍之 乙酉詔疆場未戢調度尚繁出內庫十七界楮幣三十萬助支賞 丙戌以馬光祖爲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 己丑詔蠲建康太平寧國池州廣德等處沙田租 三月丁巳以呂文德爲四川制置副使蒲擇之在蜀無功故以文德代之尋命兼湖北安撫使時蒙古軍中大疫議班師庚申馬光祖奏蒙古兵自烏江還北 辛酉雨土 夏四月甲戌朔以段元鑑楊禮歿於王事立廟賜額各官一子 甲申帝以王堅忠節守城拒敵萬折不回可爲列城之倡命優加旌賞 乙酉都省言知施州謝昌元自備百萬緡米麥千石剏築城壁于倚子口合與推賞詔進官

一等。　辛卯，朝獻景靈宮。　詔諸路提點刑獄以五月按理囚徒。　是月，蒙古兵在合州城下，大雷雨凡二十日。　五月甲辰朔，城金州、開州。　乙丑，詔鑄新錢，以開慶通寶爲文。　辛未，賜禮部進士周應炎以下四百四十二人及第、出身。　婺州大水，發義倉賑之。　蒙古皇弟呼必賚次濮州，召宋子貞於東平，問以方略。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南人所以拒命者，特畏死耳。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縣可傳檄而定也。」時郝經從至濮，有得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彫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皇弟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巴圖議耶？」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議論，此則經臆說耳。」因爲七道議以進。　六月，呂文德乘風順攻涪州浮梁，力戰得入重慶，卽率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天澤追至重慶而還。　辛巳，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　合州受圍，自二月至於是月，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爲飛石所中，因得疾卒。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而止。　蒙古皇弟呼必賚次相州，召隱士杜瑛，問南征之策。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朝。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皇弟悅曰：「儒者中有此人乎！」命從行，以疾辭。瑛，時昇之子也。　秋七月癸亥，蒙古主殂於釣魚山，壽五十二，後追諡桓肅皇帝，廟號憲宗。史天澤與羣臣奉喪北還，於是合州圍解。（考異：元憲宗自因頓兵日久，得疾而殂，重慶志謂其中飛石，蓋因汪德臣而誤也，今不取。）憲宗沈斷寡言，不樂宴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亦不許之過制。初，定宗朝羣臣擅權，政出多門，帝卽位，凡有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羣臣甚嚴，嘗曰：「爾輩每得朕獎諭之言，卽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性喜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它國所爲。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　參知政事致仕蔡抗薨，諡文肅。　八月，蒙古皇弟呼必賚遣楊惟中、郝經宣撫京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皇弟曰：「經聞圖天下之事于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滅金源，幷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蹼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龕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境大舉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卽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遣使諭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

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殿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橫。殿下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丙戌。會兵渡淮。皇弟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南軍皆遁。壬辰。次黃陂。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栰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皇弟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時沿江制置副使袁玠。徵漁利。虐甚。蒙古兵至黃陂。漁人獻舟為鄉導。九月壬寅朔。親王穆格。自合州遣使。以憲宗凶問告皇弟。請北還。以繫人望。皇弟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甲辰。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南軍以大舟扼江。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皇弟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乙巳。文炳率死士數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趨岸搏戰。南軍大敗。明日。率諸軍渡江。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從事。凡所俘獲。悉縱之。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己未。嗣濮王善騰薨。　庚申。下詔責己。勉諭諸閫進兵。　以右諫議大夫戴慶炣簽書樞密院事。　丁卯。以邊事孔棘。命羣臣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嶽瀆諸陵。　蒙古兵至臨江。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于敵樓。事聞。贈寶章閣待制。官其二子。謚正節。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出內庫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蒙古侵軼日甚。右丞相丁大全匿不以聞。冬十月丁未朔。罷判鎮江府。　壬申。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職任依舊屯漢陽以援鄂。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險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附和逢迎。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致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嘵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趙與𥲅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為之搏擊。姦黨盤踞。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為之。宜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不報。　九江制置副使袁玠。丁大全之黨也。貪且刻。壬午。竄玠于南雄府。尋移萬安軍。　中書舍人洪芹言丁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很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癸未。詔大全落職致仕。　先是丁大全使其私人為浙西提舉常平。盡奪亭民鹽本錢。充獻羨之數。不足則估籍虛攤。一路騷動。大全既斥。以孫子秀代之。子秀還前政鹽本錢五千餘萬貫。奏省華亭茶鹽分司。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於是流徙復業。　乙酉。雷。　時

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堡朝野震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鋒鏑軍器大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海寧節度使判官文天祥上言請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乙卯以趙葵爲江東西宣撫使許便宜行事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居民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屯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徹辰巴圖爾(舊作苦徹拔都兒今改)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降者以軍出襲徹辰巴圖爾蒙古兵勢盛勝戰死達嬰城固守先是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則使軍士譁于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士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時諸路重兵咸聚于鄂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蘋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柰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蒙古烏蘭哈達率騎三千蠻僰萬人破橫山徇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烏蘭哈達使阿珠潛自間道銜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蹴賓象二州入靜江府連破長沅直抵潭州南軍斷其歸路烏蘭哈達出南軍後命阿珠夾擊南軍敗走遂壁潭州城下　閏月癸酉雪出封樁庫楮幣二十萬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　丁丑以向士璧爲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甲申以呂文德爲京西湖北安撫使知鄂州　蒙古阿勒達爾(舊作阿藍答兒今改)琿塔哈(舊作渾都海今改)托果斯(舊作脫火思今改)托里齊(舊作脫里察今改)等謀立額埒布格阿勒達爾使托里齊括兵于漠南諸州而又乘傳行漠北諸郡調兵去開平僅百餘里皇弟呼必賚妃濟吉里氏(舊作弘吉剌今改)使人謂之曰發兵大事太祖皇帝曾孫珍戩(舊作真金今改)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勒達爾不能答又聞托里齊亦至燕妃即遣使馳至皇弟呼必賚軍前密報令速還皇弟召羣臣議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齊賓喇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額呼布格已令托里齊行尚書事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迎大行靈轝收皇帝璽遣使召實喇額呼穆格諸王會喪和林差官於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珍戩鎮守燕

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皇弟然之。乃發牛頭山。聲言直趨臨安。賈似道大懼。會合州王堅遣阮思聰掉急流。以蒙古主訃聞。似道意稍解。遣宋京請和。願得行人會議。趙璧請行。皇弟遣之。璧登城宋京曰。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爲界。且歲奉銀絹各二十萬。璧曰。大軍至濮州。誠有是請。猶或見從。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賈制置今焉在。耶璧行時。呼必賚戒之曰。汝登城。必視吾旗。旗動速歸可也。至是適見其軍中旗動。璧曰。俟它日復議之。遂歸。（考異）宋史賈似道傳載似道遣使請稱臣割江奉歲幣本紀但云歲幣請和而已在宋紀或諱言稱臣元史斷無代諱之理據元史本紀及趙璧傳俱不言似道有稱臣之請嘗得其實以似道之姦始則擅許歲幣繼則背約以挑禍其罪狀甚著不在稱臣與否也今從元史。皇弟拔砦北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烏蘭哈達之師。十二月己亥朔。賈似道言鄂州圍解。辛亥。詔改明年爲景定元年。蒙古烏蘭哈達攻潭州甚急。帥臣向士璧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於南嶽市。大戰卻之。皇弟呼必賚遣特默齊舊作邁錫赤今改將兵迎烏蘭哈達。遂解圍。引兵趣湖南。蒙古皇弟呼必賚軍還至燕。托里齊方括民兵。民甚苦之。皇弟詰其由。託以先帝臨終之命。皇弟知其將爲亂。所集兵皆縱之。人心大悅。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六（起上章涒灘正月，盡元黓攝提格六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景定元年（蒙古中統元年。）春正月丙子，詔獎賈似道功。乙未，城潼川仙侶山。蒙古皇弟呼必賚之北還也，道遣張文謙與商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符信以防姦詐。」文謙急追及言之，皇弟大悟，罵曰：「無一人為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事。」速遣使至軍中立約。至是額埒布格之使至軍中，執而斬之。孟卿，挺之字也。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於新生洲，烏蘭哈達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進至白鹿磯，殺殿兵七百十人。（〔攷異〕宋史本紀：景定元年二月辛酉，大元遣偏師自大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十壁會合。劉雄飛逆戰于道，俘民獲還者甚衆，詔雄飛升保康軍承宣使，餘轉官賜銀錢。此即前年烏蘭哈達之師，宋史因劉雄飛擢官而追敘其功耳。薛鑑既書烏蘭哈達於前，而于此復述宋史，則一事兩見矣，今刪正。）

二月己酉，獎高達守鄂功，遷湖北安撫副使、知江陵府。乙卯，以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張世傑赴援有功，轉十官。世傑，范陽人也。丙寅，蒙古兵過分寧、武寧二縣，河湖砦都監張輿宗死之。

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時丁大全之黨多斥，董宋臣尚居中，言路無肎言者。諸學官言之未行，校書郎馬廷鸞因日食與祕書省同守局相與草疏，吳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嗾，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曰：「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出宋臣於安吉州。賈似道匿議和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張世傑遇蒙古兵于蘋草坪，奪還所俘。乙酉，加環衛官。詔贈張勝官五轉，官其子。（〔攷異〕張勝戰死于上年之冬，是春乃贈官耳，薛鑑前後兩見，誤也。）丙戌，賈似道上言：「自鄂趣黃，與北朝回軍相遇，諸將用命捍禦。」詔孫虎臣、范文虎、張世傑以下各賜金帛。

蒙古皇弟呼必賚（舊作忽必烈，今改。）還至開平，廉希憲聞額埒布格（舊作阿里不哥，今改。）命劉太平及大將果拉噶（舊作霍魯海，今改。）行尚書省事於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得實還報。諸王哈坦（舊作合丹，今改。）、穆格（舊作木哥，今改。）、塔齊爾（舊作塔察兒，今改。）與諸大臣俱會於開平，寔喇亦自西域遣使至，並勸進，惟額呼布格不至。皇弟三讓，諸王大臣固請。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辛卯，皇弟即位，是為色辰皇帝。蒙古主問僧子聰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子聰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條列以聞。復召史天澤入對，天澤言：「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祿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姦，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蒙古主嘉納。蒙古陝西宣撫使廉希憲言：「高麗國王㬚嘗遣其世子倎入覲，會憲宗將兵攻宋，倎留三年不遣。今聞㬚已死，若立倎，遣歸國，彼必以為德，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蒙古主是其言，改館倎，遣兵衛送之，仍敕其境內。蒙

古千戶郭侃疏言建國號築都城立省臺興學校等事及平宋之策其略曰宋據東南以吳越爲家其要地則荆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弗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蒙古主頗采其言 夏四月戊戌朔蒙古立中書省以王文統爲平章政事張文謙爲左丞文統本李璮幕屬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以巴崇廉希憲商挺爲陝西四川等路宣撫使趙良弼參議司事鈕祜祿納哈(舊作粘合南合今改)張啓元爲西京等處宣撫使 丁未蒙古以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爲國信使使于宋王文統素忌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漢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 己酉揚州大火 左丞相吳潛罷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爲欲殺己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禥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對館職策乞爲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先是蒙古兵日迫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何如潛曰臣當守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暫退帝語羣臣曰若從吳潛遷幸之議幾誤朕及潛罷帝猶怒不已而似道又陰圖之帝夜出象簡書疏稿授劉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請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 癸丑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以朱熠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炣同知樞密院事刑部尚書皮龍榮簽書樞密院事帝手詔曰賈似道爲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及似道至詔百官郊迎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禮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嘗侮己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 帝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爲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寘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宋臣雖外出其黨猶盛似道既相悉逐宋臣等所薦林光世等勒外戚爲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斂迹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矣 禮部侍郎牟子才上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知之禍也柰何懷宴安之鴆毒而不明間暇之政刑乎因具道田里疾苦之狀帝顰蹙久之 權樞密編修官馬廷鸞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

王而不足。請遏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

蒙古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蒙古主既立，遂命僧子聰及許衡定內外官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監、寺、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佚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

蒙古額呼布格聞蒙古主既立，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果拉噶拘收關中錢穀。時琿塔哈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琿塔哈復分遣人約成都之密喇卜、和卓（舊作密里火者，今改）、青居之奇爾台布哈（舊作乞台不花，今改）同舉事。是月，額呼布格遂自稱帝於和林，阿勒達爾及六盤守將琿塔哈舉兵應之。

五月戊辰朔，參知政事饒虎臣罷。

蒙古主命雅克特穆爾（舊作燕帖木兒，今改）、蒙古岱（舊作忙古帶，今改）節度黃河以西諸軍。

蒙古劉太平、果拉噶聞廉希憲將至，乘傳急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詢之，盡得太平、果拉噶與琿塔哈等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爲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果拉噶等，復遣劉嶷誅密喇卜、和卓於成都，汪惟正誅奇爾台布哈於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率秦、鞏諸軍進討琿塔哈。良臣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擿蜀卒四千，命巴崇（舊作八春，今改）帥之，爲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于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

庚辰，同知樞密院事戴慶炣卒。

癸未，以右諫議大夫沈炎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以王鶚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圖克坦公履、高鳴等爲學士，皆從之。

丙戌，蒙古主建元中統。蒙古有年號自此始。

乙未，熒惑入南斗。

蒙古立十路宣撫司，以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李德輝爲燕京路宣撫使，徐世隆副之；宋子貞爲益都濟南等路宣撫使，王磐副之；河南路經略使史天澤爲河南宣撫使，楊果爲北京等路宣撫使，趙昞副之；張德輝爲平陽太原路宣撫使，謝瑄副之；鄂囉哈雅（舊作孛魯海牙，今改）、劉肅並爲真定路宣撫使；姚樞爲東平路宣撫使，張肅副之；中書左丞張文謙爲大名彰德等路宣撫使，游顯副之；鈕祜祿納哈爲西京路宣撫使，崔巨濟副之；廉希憲爲京兆等路宣撫使。

張文謙在中書省，以安國便民爲務。王文統見信於蒙古主，素忌文謙，議論不相下，故文謙求外出。將之大名，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正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年豐，取之未晚也。」於是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十之一。

六月庚子，竄丁大全於南康軍。

壬寅，立忠王禥爲皇太子。帝家教甚嚴，

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復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復講率以爲常 商挺言於蒙古主曰南師宜還扈乘輿西師宜軍便地蒙古主從之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爲江淮經略使李璮爲江淮大都督璮侵淮安主管制置使事李庭芝擊敗之 是月蒙古以陝西四川宣撫司巴崇節制諸軍 是月蒙古召真定劉郁邢州郝子明彰德胡子遹燕京馮渭王光益楊恕李彥通趙和之東平韓文獻張昉等乘傳赴開平 秋七月壬申貴妃閻氏薨賜謚惠昭 癸酉蒙古以燕京路宣慰使瑪穆（舊作禡禡今改）行中書省事燕京路宣慰使趙璧平章政事張啓元參知政事王鶚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 戊子蒙古使者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救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遺書於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似道恐經至謀泄遂以李璮爲辭命庭芝寓書於經誣以款兵拘經於真州忠勇軍營經答書言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衆所聞知今啓釁自李璮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預使人事也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言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經遂被留 庚寅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朱熠皮龍榮沈炎並兼賓客 以冷應澂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峒獠遂爲變逼城六十里而營應澂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爲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否則不免矣獠欲自歸不果衆稍引去應澂知其勢解即厲士馬出不意一鼓擒之乃請諸監司歸郡之避難留幕府者誅豪吏之激禍者應澂嘗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己物方今國計內虛邊聲外警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卞望之吾師也 是月蒙古主自將討額埒布格

八月丁未蒙古命都元帥耨埒所過毋擅捶掠官吏 己酉蒙古主立秦蜀行中書省以京兆等路宣撫使廉希憲爲中書右丞行省事 癸丑蒙古李璮乞遣將益兵渡淮攻宋蒙古主以方遣使修好不從九月乙亥李璮復請攻宋蒙古主諭止之 壬午蒙古初置拱衛儀仗 蒙古琿塔哈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會阿勒達爾自和林帥兵至遂合軍而南諸王哈坦率騎兵與巴崇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陳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陳後潰其右而出巴崇直擣其前哈坦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琿塔哈阿勒達爾關隴悉平廉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爲帥請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如故以商挺參知政事 蒙古中書省檄諸路養禁衛之羸馬數以萬計芻秣與其什器前期戒備燕京路宣撫副使徐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

往年無餉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師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爲之。馬將不來。吏曰。此軍需也。其責勿輕。世隆曰。責當我坐。遂勿爲備。馬果不至。

冬十月甲辰。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覺察舉劾以聞。當寘於罪。以爲同惡相濟者戒。時賈似道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承順風旨。凡爲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

癸丑。蒙古初行中統寶鈔。先是王文統創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至是又造中統元寶。每一貫同交鈔一兩。二貫同白銀一兩。詔行之。立互市於潁州漣水光化軍。凡寶鈔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麴貨等禁。文統又以文綾爲中統銀貨。每兩同白銀一兩。未及行而罷。

蒙古河北宣撫使張文謙奏杜瑛爲提舉學校官。瑛辭。遺書執政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綫。今天子聖神。俊乂輻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修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時王文統用事。識者憂之。

壬戌。竄吳潛于潮州。

十一月戊子。蒙古發常平倉。賑益都濟南濱棣飢民。

十二月辛丑。詔改建陽爲嘉禾縣。

蒙古主至自和林。次燕京近郊。始置享太廟祭器法服。

蒙古主召李昶訪以國事。昶知無不言。時徵需煩重。行中書省科徵賦稅。雖逋戶不貸。昶移書時相。其略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聖主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更生。拭目傾耳。以俟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十七八。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爲心。惟事供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主擢賢更化之意哉。於是省府爲蠲逋戶之賦。

蒙古以僧帕克斯巴（舊作八思巴。今改。）爲國師。帕克斯巴。吐蕃薩斯嘉（舊作薩斯迦。今改。）人也。敏悟過人。國中號爲聖童。年十五。自其國來見蒙古主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至是尊爲國師。授以玉印。統釋教。時年二十二。

高麗自蒙古憲宗之世。兵日見加。國大困。及王倎還。感見立之恩。遂請附貢。且乞出水就陸。蒙古主許之。

景定二年（蒙古中統二年。）春正月癸亥朔。詔監司率半歲具劾去贓吏之數來上。視多寡行賞罰。守臣助監司所不及。一以歲定賞罰。本路州無所劾。而臺諫論列。則監司守臣皆罰。有治狀廉聲者。具實以聞。

辛未夜。東北赤氣照人。大如席。

蒙古內亂既平。李昶上表賀。因進諷諫曰。患難所以存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惟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恆以北征宵旰之勤。爲南面逸豫之戒。蒙古主稱善久之。蒙古主嘗燕處。望見昶。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此。

丁丑。命皇太子謁拜孔子於太學。太子還奏曰。朱熹張栻呂

祖謙志同道合切偲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旋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從祀　庚寅蒙古李璮擅發兵修益都城　二月癸卯詔諸路監司申嚴僞會賞罰之令　丙午蒙古主如開平詔減免民間差發秦蜀行省借民錢給軍以今年稅賦償之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戊寅賈似道等上玉牒日歷會要及孝宗光宗寧宗實錄進秩有差　戊子知樞密院事朱熠罷知建寧府　是歲蒙古張文謙入朝復留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講行庶務鉅細畢舉文謙之力爲多　夏四月乙未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右諫議大夫何夢然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竄吳潛於循州丙辰竄丁大全於貴州　蒙古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爲民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翰林學士高智耀言以儒爲驅役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大悅　蒙古主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孝弟者量重議罰　五月乙丑蒙古遣使諸淮東制司訪問國信使郝經所在　癸亥賈似道請詞錄不允　庚辰蒙古主召竇默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撓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

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丁亥以天澤爲中書右丞相召許衡入見默又言於蒙古主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與聞聖訓有以見陛下急于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心時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衒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脣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它意在擯斥諸賢獨操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默之言爲王文統發也　史天澤秉政定省中規條以正庶務憲宗初年括戶百餘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大半至是以天澤言悉罷之　六月乙未詔霖雨爲沴避殿減膳徹樂　癸卯蒙古召東平萬戶嚴忠濟還都以其弟忠範代之忠範請以李昶爲師昶遂東歸忠濟之在東平也嘗借貸於人代部民納逋賦及謝事債家執券來徵蒙古主聞之命發內藏代償　乙巳詔近畿水災安吉爲甚亟講行荒政　己酉蒙古以竇默爲翰林侍讀學士蒙古主召默及姚樞入侍論人才因及王文統默樞皆曰此人學術不正則禍天下不宜處以相位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　乙卯蒙

古詔宣聖廟及管內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無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罪 蒙古罷平陽路安邑歲貢蒲萄酒 庚申瀘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攷異）宋史本紀作七月甲子蜀帥俞興奏守瀘州劉整北降今從元史作六月 賈似道既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己令呂文德摭其罪過世雄死達廢棄整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遂密送款於蒙古蒙古成都經略使劉薿遣其子元振往受其降諸將皆曰整無故而降不可信也元振曰宋權臣當國賞罰無章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是以將士離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瀘南重地事勢與李全何異整此舉無可異者元振至瀘整卽出降元振弃衆先下馬示以不疑明日請入城元振釋戎服與整竝轡而入飲燕至醉整心服焉蒙古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蒙古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初整將叛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仰藥死 蒙古城臨洮 蒙古罷金銀銅鐵丹粉錫碌坑冶所役民夫及河南舞陽薑戶藤花戶還之州縣出工局繡女聽其婚嫁 蒙古懷孟廣濟渠提舉王允中大使楊端仁鑿沁河渠成漑田四百六十餘所 高麗國王倎更名植遣其世子愖奉表入朝于蒙古 蒙古以布哈爲中書右丞相耶律鑄爲中書左丞相張啓元爲中書右丞

秋七月辛酉朔蒙古立軍儲都轉運使司 癸亥蒙古初設翰林國史院王鶚請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宏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今宜除拜學士院官作養人才請以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金史仍采訪遺事竝從之 甲子蜀帥俞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蒙古劉元振助整守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城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興大敗而還詔以興妬功啓戎罷任鐫職 乙丑蒙古遣使持香幣祀嶽瀆

辛未制置使蒲擇之坐密通蠟書於叛賊羅顯竄萬安軍 戊寅王惟忠家訟冤詔奪謝方叔應得恩數臺臣吳燧奪職罷祠陳大方胡大昌皆鐫官 壬子前知樞密院事奉祠致仕陳韡卒年八十三謚忠肅 己丑蒙古主諭將士舉兵攻宋詔曰朕卽位之後深以戢兵爲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以舉兵南伐爲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和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既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尚賴宗廟社稷之靈其克有勳卿等當布宣朕心明諭將士各當自勉毋替朕命 八月丁酉詔奪向士璧官鄂州圍解賈似道忌功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軍與時支取官物爲罪深怨士璧飄

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
邊費于是趙葵史嚴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
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
善逢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
之垂涕元善俄得狂疾常呼士璧而死　馬光祖代
趙葵與葵素有隙且迎合似道召吏稽勾簿書卒不
能得其疵洒以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
放散官物聞于朝汪立信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
莅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擿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
復效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爲度外事
知奉朝命而已君宅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立信
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光祖益怒立信
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荆湖嘗以公
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與葵蓋未
嘗有一日之驩也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
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
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
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
免徵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戊戌
蒙古以燕京等路宣撫使賽音諤德齊爲平章政事
辛丑以宣撫使鈕祜祿納哈爲中書右丞庫庫舊作闊闊
今改爲中書左丞　乙巳以吏部尚書江萬里同簽書
樞密院事　蒙古王文統忌竇默姚樞持異議疑許
衡與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
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欲使數侍左右也
默因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

入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
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是師道自
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
官稱五辭乃免丙午以衡爲國子祭酒丁未以樞爲
大司農默仍翰林侍讀學士默俄謝病歸衡亦稱疾
還懷孟　蒙古燕京諸路總管高天錫謂左丞張文
謙等曰農桑者衣食之本不務本則衣食不足教化
不行古之王政莫先於此願留意焉文謙等以聞詔
立勸農事以天錫爲中都山北道巡行勸農使陳邃
崔斌成仲寬鈕祜祿從中爲濱棣平陽濟南河間勸
農使李士勉陳天錫陳膺武蒙古岱爲邢洛河南東
平涿州勸農使　己酉蒙古封順天萬戶張柔爲安
肅公濟南萬戶張榮爲濟南公　是月蒙古頒斗斛
衡量　九月庚申朔蒙古奉遷祖宗神主於聖安寺
　辛酉詔湖秀二郡水災守令其亟勸分監司申嚴
荒政　癸亥蒙古邢州安撫使張耕請老詔以其子
鵬翼代之　蒙古大司農姚樞上言曰在太宗世詔
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衍聖公卒其子與族人
爭求襲爵訟之藩邸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
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東平守臣
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
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且陛下閔聖賢之後
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
秀異者教之請眞授庸教官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
舉禮樂從之　李庭芝言蒙古使郝經久留眞州乙
亥帝趣與錫賚　癸未蒙古用王鶚言立諸路提學

校官，以王萬慶、敬鉉等三十人充之。是秋，蒙古洪俊奇訴其父福源之冤，蒙古主憫之，諭曰：「汝父方加寵用，誤挂刑章，故於已廢之中，庸沛維新之澤，可就帶元降虎符，襲父職，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冬十月丙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甲寅，皇太子擇配，帝詔其母族全昭孫之女擇日入見。寶祐中，昭孫歿于王事，全氏見帝，帝曰：「爾父死可念。」對曰：「臣妾父固可念，淮湖百姓尤可念。」帝曰：「卽此語可母天下。」迨丁大全用事，以臨安尹顧嵓女爲議，大全敗，乃有是命。丙辰，同知樞密院事沈炎罷。蒙古修燕京舊城。蒙古主以額埒布格違命，自將討之。十一月壬戌，與戰于實默圖諾爾（舊作昔木土腦兒，今改）之地，諸王哈坦等斬其將多爾濟（舊作火兒赤，今改）及兵三千人，塔齊爾等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蒙古主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額埒布格北遁。蒙古左右司郎中賈居貞從北征，每陳說資治通鑑，雖在軍中，未嘗廢書。一日，蒙古主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蒙古主謂其太薄，敕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僧子聰奏居貞爲參知政事，又辭曰：「宅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甲戌，資政殿學士趙汝騰卒，諡忠靖。丁丑，以馬光祖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癸未，封全氏爲永嘉郡夫人。蒙古罷十路宣撫使，止存開元路。十二月庚寅，蒙古封皇子珍戩爲燕王，領中書省事。甲午，以皮龍榮權知樞密院事，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同知樞密院事，仍兼知臨安府。

蒙古主還中都，命太常少卿王鏞教習大樂。壬寅，簽書樞密院事江萬里罷。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雖俛仰容默，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不能久于其位。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職營繕。癸卯，冊永嘉郡夫人全氏爲皇太子妃。

景定三年（蒙古中統三年）春正月戊子朔，詔申飭百官盡言。命量移丁大全、吳潛黨人，仍永不錄用。癸亥，蒙古修孔子廟成。甲子，福建安撫使馬天驥進資政殿學士，職任依舊。丁卯，以善諸嗣濮王。庚午，詔曰：「在昔趙普有翼戴之元勳，則賜宅第；文彥博有弼亮之偉績，則賜家廟。今丞相賈似道身任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勳偉績，不在普、彥博下，宜賜第宅家廟。」遂給緡錢百萬，建第于集芳園，就置家廟。甲戌，劉整率所部朝于蒙古。呂文德遂復瀘州，詔改爲江安軍。文德進開府儀同三司。二月丁亥，參知政事皮龍榮罷知潭州。龍榮伉直，不肯降志於賈似道，故罷。辛卯，蒙古始定中外官俸。命大司農姚樞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其與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丙申，蒙古郭守敬造寶山漏成，徙至燕山。癸卯，蒙古以趙璧爲平章政事。戊申，詔省試中選士人覆試於御史臺，爲定制。臨安饑，詔賑恤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宅辭，光祖乃臥於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民饑欲死，不以收

人心乎王以虞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倉某
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
民甚衆　時近輔兵變又多水患宗學博士楊文仲
輪對言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憂於時爲夬尤軫莧
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則弄兵興焉峩冠于
于而每見大夫之乏使佩印纍纍而常慮貪瀆之無
厭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挂虛之冗蚩蚩編
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遽輒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
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帝悚聽顧問甚至文仲在講筵
嘗進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爲三王罪人文仲曰齊
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不能爲向上事業獨能開
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年多書人及伐楚定
世子之功既成然後書侯之辭迭見此所以爲尊王
抑霸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
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迹不
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
帝聖訓有曰絲竹亂耳紅紫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
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
是君國子民以是祈天永命以是詒謀燕翼大哉先
訓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言聲色之
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斂容端拱久之　蒙古江
淮大都督李璮久萌異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
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爲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
彥簡於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
以漣海三城來歸獻山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
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璮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
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升漣水
軍爲安東州東海縣爲東海軍璮引麾下具舟艦還
攻益都入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攷異〕薛氏通鑑作李璮久有南歸之志案璮叛蒙古借宋爲援非眞欲南歸也邵二雲言永樂大典載宋人復李全官爵制云猛知正統諒垂歿之有言陵豈辜恩歎自明之何益賴有承家之彥克知報國之誠此特撰制者文飾之詞耳今從元史　蒙古宣撫副使王
磐聞李璮爲亂脫身走濟南蒙古主驛召之令姚樞
問計磐曰豎子狂妄即敗矣蒙古主問樞曰卿料何
如對曰使璮乘我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
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北邊使吾
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
成擒耳蒙古主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必出下策蒙古
主然之　蒙古平章政事王文統遣其子蕘與李璮
通謀事覺蒙古主召文統詰之曰汝教璮爲叛積有
歲年舉世皆知之今問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對文統
曰臣亦忘之容臣悉書以上書畢蒙古主命讀之其
間有曰螻蟻之命苟能存全保爲陛下取江南蒙古
主曰汝今日猶欲支詞旁說耶會璮遣人持文統三
書自洛水至以書示之文統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
甲子語蒙古主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統曰李璮久蓄
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發臣欲告陛下縛璮久矣第
緣陛下加兵北方猶未靖也比至甲子猶可數年臣
爲是言姑遲其反期耳蒙古主曰無多言朕拔汝布
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負而爲此命左右斥使就
獄召姚樞王鶚僧子聰及張柔等至示以前書曰汝
等謂文統當得何罪樞等皆言人臣無將將而必誅
柔獨疾聲大言曰宜剮蒙古主曰汝等同辭言之皆

曰當死文統乃伏誅子蕘併就戮蒙古主追憶竇默之言謂廷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耶命召默還京師漢卿默之字也〔攷異〕元史王文統傳竇默傳與姚樞等同載文統事今從竇默傳 文統雖以反誅而立國之規模法度猶多出於文統云 三月乙丑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 癸酉蒙古命史樞阿珠各將兵赴濟南李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蒙古兵邀擊大破之斬首四千璮退保濟南 戊寅蒙古萬戶韓世安大破李璮兵於高苑 乙酉蒙古諭諸路管民官毋令軍馬使臣入州城村居鎮市擾及良民 夏四月辛卯蒙古修河中禹廟賜名建極宮 甲辰蒙古命行中書省宣慰司諸路達魯噶齊管民官勸誘百姓開墾田土種植桑棗不得擅興不急之務妨奪農時 五月戊午夏貴復蘄縣殺蒙古權萬戶李義千戶張好古 丙寅雨雹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馬光祖以病請祠詔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 丁丑賜禮部進士方山京以下六百三十七人及第出身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齊〔舊作哈必赤今改〕總諸道兵擊李璮復命丞相史天澤往諸將皆受節制天澤至濟謂哈必齊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宏範臨發父柔謂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己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有犯必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宏範營城西璮出兵突諸將營獨不向宏範宏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遂築長壘內伏甲士外為壕閉東門以待夜浚壕加深廣明日璮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蒙古真定順天邢州蝗 故丞相特進許國公致仕董槐薨疾革時衣冠為諸生講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中夜對遂逝旋贈少師謚文清〔攷異〕宋史董槐傳槐以五月辛未卒本紀作七月壬戌卒疑本紀所書乃其贈官賜謚之日連書之也今從傳 六月戊子朝廷聞李璮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庚寅以禮部尚書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 壬寅故丞相吳潛暴卒於循州賈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臥榻下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潛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循人悲之潛既沒似道貶宗申以塞外議 癸丑詔應謫臣僚死於貶所者許歸葬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七（起元黓閹茂七月盡閼逢困敦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景定三年（蒙古中統三年）秋七月丙辰，詔州縣官廩祿不時給者，御史臺覺察，或以宅物折支，計贓論罪。　蒙古命宋子貞參議軍事。子貞至濟南，觀形勢，說史天澤曰：「李璮擁衆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彼糧盡援絕，不攻自破矣。」議與天澤合，遂築環城圍濟南。璮自是不得出。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史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豎木柵於澗中。淫雨暴漲，木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葦炬數百，置城上。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大潰，蹂躪死者不可勝記。董文炳知其勢蹙，乃抵城下，呼璮愛將田都帥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降。城璮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參議官姜彧言於哈必齊曰：「聞王面受詔，勿及無辜，今城旦夕破，宜早諭諸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哈必齊曰：「汝言城破解陰陽耶？」或曰：「以人事知之。」哈必齊爲下令禁止。甲戌，璮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爲蒙古所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事聞，贈璮太師，賜廟額曰精忠。（考異）宋史理宗紀八月戊戌李璮兵敗爲大元所誅詔沿邊諸郡嚴邊防元史本紀及逆臣傳俱作七月甲戌蓋宋史據奏聞之日也今從元史至宋贈官則連書之。初，璮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齊以配蒙古諸軍，陰使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馳告哈必齊曰：「彼爲璮所脅耳，殺之恐乖天子仁聖之意。」哈必齊從之，然它殺者已衆，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略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撫諭於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璮，蒙古主臨軒授詔，委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璮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罷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還私第。

蒙古廉希憲治關中，政事修舉，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趙璧素忌希憲勳名，及李璮以叛誅，因言王文統之進由希憲及張易所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聖慮。蒙古主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

戊寅，侍御史苑純言前四川制置使俞興罷任，鐫秩罰輕，宜更褫奪，以紓衆怒。奏可。

蒙古以夔府行省劉整行中書省於成都、潼川。

蒙古閬、蓬等路都元帥汪良臣以釣魚山險絕不可攻，請就近地築城曰武勝，以扼南師往來，從之。

辛巳，詔重修吏部七司法，從賈似道意也。

蒙古以都督府參議姜彧知濱州。時山東新復，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爲牧地，縱牛馬壞民田，蠶桑廢，彧言於行省，遣官分畫疆畔，捕其強猾者寘之法，

乃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偏野，人名為太守桑。　蒙古張文謙薦郭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蒙古主召見，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山水以通舟，歲可省雇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運河，以避浮雞洵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為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灃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小王村徑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灃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可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涉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北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蒙古主嘆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為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八月，己丑，守敬請先引玉泉水以通漕運，廣濟河渠司王允中亦請開邢、洺等處漳、滏、灃河，達水以溉民田，並從之。　甲午，海州石湫堰城。　丁酉，築蘄州城，汪立信上新城圖，詔獎諭。　戊申，蒙古敕王鶚集廷臣商榷史事，鶚等請以先朝事蹟錄付史館。　蒙古河間、平灤、廣寧、西京、宣德、北京隕霜害稼。　九月，戊午，蒙古濼州萬戶張宏略破宿、蘄二州。　壬戌，蒙古改邢州為順德府。　溫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守貧，不事科舉，年百有四歲，丁丑，詔授迪功郎致仕，本郡給俸。　癸酉，蒙古都元帥庫庫卒於軍，以其兄阿珠代之。　閏月，甲申朔，蒙古賑沙、肅二州饑。　丙午，詔應知縣已罷，雖經赦毋注緊望，著為令。　庚戌，蒙古發粟三十萬賑濟南饑民。　冬，十月，庚申，蒙古禁諸王使臣師旅恃勢擾民者，所在執以聞。　蒙古以郝經、劉人傑使宋未還，廩其家。　甲子，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　庚午，蒙古鞏昌總使汪惟正屯田利州。　甲戌，歸化州岑從毅納土輸賦，詔改為來安州，從毅知州事世襲。　乙亥，蒙古立中書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欲每事得專奏，不關白中書，張文謙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若中書不問，則天下孰從之乎？」蒙古主然之。　十一月，丁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孟酒間，翁明愬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為變。廣西經略朱禩孫聞於朝。壬辰，詔改竄大全於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禩孫殺之，禩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大全於水而死。　癸巳，馬光祖提舉洞霄宮。　丙申，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徐清叟卒，諡忠簡。　戊戌，以夏貴知廬州、淮西安撫副使。　乙巳，蒙古主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　丁未，皇孫資國公焞卒。　戊申，蒙古升撫州為隆興府。　十二月，甲寅，蒙古封皇子珍戩（舊作真金，今改）為燕王，守中書令。　丙辰，蒙古立河南山東統軍司，東拒亳州，西至鈞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寧海州，諸萬戶隸山

東。丁巳，蒙古立十路宣慰司，以趙璿等爲之。癸亥，蒙古享於太廟。戊寅，蒙古詔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統攝。蒙古楊大淵入覲，拜東川都元帥，命與征南都元帥奇徹（舊作欽察，今改）同署。大淵還東川，於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大良城，不踰時而就。蒙古劃北京興州隸開平府，建行宮於興隆路。是歲，蒙古成都經略使劉嶷卒，謚忠惠，以其子元振代爲經略使。

景定四年（蒙古中統四年）春正月乙酉，賈似道遣楊琳賫空名告身及蠟書金幣至大獲山，招蒙古楊大淵南歸。大淵從子文安執琳以聞，蒙古主命殺之。丙戌，蒙古以姚樞爲中書左丞。時或言中書政事大壞，蒙古主怒大臣，罪且不測。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相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意，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遹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怒始釋。蒙古興元判官費寅（〔考異〕廉希憲傳作費正寅，今從商挺、趙良弼傳）有罪懼誅，誣廉希憲、商挺在京兆因李璮叛，修城治兵，潛畜異志，以趙良弼爲徵。癸卯，召挺、良弼赴闕。既至，蒙古主詰問，良弼泣對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蒙古主已入趙璧之譖，切責良弼，無所不至，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乃罷。蒙古主召商挺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有沮卿者邪？抑位高而志怠邪？比年論王文統者甚衆，卿獨無一言。」挺對曰：「臣素知文統之爲人，嘗與趙璧言之，想陛下猶能記也。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橫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或以歸己，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挺既出，蒙古主顧近臣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若此誰復爲朕戮力邪！卿等識之。」蒙古命右丞納哈代廉希憲爲秦蜀行省，覆視費寅所告，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上見，言曰：「方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蒙古主撫御牀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進拜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召入禁中，從容道潛邸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僧子聰、張易曰：『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爲李璮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識其人也。」蒙古主曰：「朕亦記此。」由是璧之譖不行。寅卒以反誅。

二月癸丑，詔吳潛、丁大全黨人遷謫已久，遠者量移，近者還本貫，並不復用。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虙、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于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

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級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杜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平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丁巳詔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言爲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給事中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罷之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忠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徐經孫所奏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見有甚於彼者因歷述爲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甲子蒙古主如開平　蒙古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致書於帝詰稽留郝經之故經久羈眞州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於帝其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凶弱藩鎭强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有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勤控約不冒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爲高宗坐弭强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卽位之初遏以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羃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顚連宛轉不覩天日綿延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邪或者必以爲本朝兵亂有隙可乘本朝骨月睽鬩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主上之仁聖必能享國以致太平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宜汲汲皇皇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置而不問豈天

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耶抑由是以別有蘊蓄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年亦休息之時也天畀仁聖而有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貴朝受兵二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之君也夫邦交之事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真宗幸澶淵南北之交始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至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弃都邑高宗南幸隳訾崇好與金源再定盟誓海陵凶虐貫盈自斃高宗遂與金世宗定盟好聘往來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啓邊釁寧宗復與章宗定盟好由是觀之以和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契丹與貴朝定盟數世數十年之後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今主上之世數年數亦金源氏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盛將復見於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繼好弭兵而貴朝擯而不問經反復思惟必有橫議之人將以獎貴朝誤陛下者必爲此事於經何有於本朝何有妨經何事害本朝何事所惜者貴朝之國體陛下之盛德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太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於國何損使貴朝所舉皆中所圖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劃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即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桂甲淮壖而遂安然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既大矣乎經聞有國者不畏夫有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之來則天也天欲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者而已矣或者乃徇夫一己之勢狃於一時之利不忌天之所警欲於大變之後抵巇投罅拘滯使人而別作爲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爲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義彼間探造釁之人大抵皆爲弱彼強此之說以取容悅又惡知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哉經本布衣教授保塞主上聘起問以治道即以議和止殺爲請是以即位之初即命經行入境以來綿亘四年凡有蘊蓄無不傾盡在經等今日之事止是告登寶位布弭兵息民之意無它蔽匿貴朝必以爲不可必不能從何用置經於此或欲與較量疇昔必決勝負一主於戰則通好使人尤爲無用而乃仍自拘留陳說不答告歸不許老天長日寖以銷鑠必自斃館下亦非貴朝美事也前後皆不報驛吏棘坦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則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

蒙古詔諸路置局造軍器私造者罪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

三月丁巳以呂文德爲寧武保康軍節度使

庚子以何夢然兼權知樞密院事

蒙古伊克迪爾鼎（舊作亦黑迭兒丁今改）請修瓊華島蒙古主不從

癸卯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於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於燕京

是春蒙古都元帥汪良臣攻重慶朱禩孫出師拒之良臣塞其歸路引兵橫擊斷

南師爲二南師敗走其趨城不及者悉爲蒙古所殺

夏四月丙寅官田所言知嘉興縣段浚知宜興縣葉哲佐買公田不遵原制詔罷之 蒙古西京武州隕霜殺稼 五月乙酉蒙古初立樞密院以皇子燕王珍戩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 戊子蒙古升開平府爲上都 辛卯蒙古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 丁酉詔以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學布衣徐幾並授本州府教授 六月壬子蒙古河間益都燕京真定東平諸路蝗 乙卯臨安火 戊午蒙古建帝堯廟於平陽 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荆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 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取其最多者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十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準直登仕郎準三十楮將仕郎準千楮許赴漕試校尉準萬楮承信郎準萬五千楮承節郎準二萬楮安人準四千楮孺人準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民破產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似道又以陳訔任秀湖廖邦傑任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瀳劉子庚鎮江則章埛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伸恢在平江至用肉刑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唯以買公田爲功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庚午宰執進玉牒日歷會要經武要略及徽宗長編寧宗日錄 蒙古以烏珍（舊作線真今改）爲中書右丞相塔齊爾（舊作塔察兒今改）爲中書左丞相 劉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從之使者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使者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誠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請于朝秋七月置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無及徒自咎而已 戊戌詔以董宋臣爲入內內侍省押班舉朝爭之不能得祕書少監湯漢上疏曰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凶渠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而形絕矣豈料夫陰銷而再凝冰解而驟合既得自便即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壼奧之中給事宗廟之內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陛下方爲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計過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怒嘯其儔伍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得自行甚可畏也不聽 禮部侍

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牟子才疏言董宋臣不可復用帝出其疏示輔臣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真無取譽沽名之巧擢權禮部尚書 蒙古詔弛河南沿邊軍器之禁 蒙古燕京河間開平隆興四路屬縣雨雹害稼 八月辛亥蒙古升宣德州爲府隸上都 壬子蒙古以旱免彰德路今歲田租之半洛磁二州十之七 丙辰蒙古以成都路綿州隸潼川命阿托商挺行樞密院於成都凡成都順慶潼川都元帥府並聽節制 甲子蒙古敕諸臣傳旨有疑者須覆奏 壬申蒙古主至自上都 蒙古濱棣二州蝗真定路旱 九月乙酉蒙古立漕運河渠司 辛卯祀明堂大赦 甲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樞密院事葉夢鼎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己未發緡錢百四十萬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 甲子命張珏兼知合州 十一月甲申蒙古以東平大名等旱量減今年田租 丙戌蒙古享於太廟以哈坦塔齊爾張文謙行事 十二月丁未朔詔皇太子宮講官詹事以下日輪一員辰入酉出專講讀備咨問以稱輔導之實

景定五年（蒙古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巳出奉宸庫珠香象犀下務場貨易助收楮幣 己亥蒙古立諸路平準庫

癸卯蒙古罷南邊互市申嚴持軍器販馬越境私商之禁 二月癸亥蒙古敕選儒士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贍之 壬子蒙古修瓊花島疏雙塔漕渠 辛未雨土 癸酉蒙古主如上都詔諸路總管史權等二十三人赴上都大期會 蒙古弛邊城軍器之禁 三月辛巳王堅卒賜謚忠壯 馬光祖復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己亥蒙古命尚書宗子貞陳時事子貞上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望宜選公廉有才德者爲之令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縣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蒙古主命中書次第行之

辛丑蒙古立漕運司 賈似道奏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時毘陵澄江務爲迎合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時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遂爲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田主責換其禍尤慘 是春蒙古太常寺言自古帝王功成作樂樂各有名盛德形容於是乎在皇上踐阼以來留心至治聲名文物思復承平之舊首敕有司修完登歌宮縣八佾樂舞以備郊廟之用若稽古典宜有徽稱尚書省遂定名曰大成之樂 夏四月丙午詔管景模妻孥陷沒效忠愈堅平時所得俸入率以撫循將士遂至空乏特賜緡錢三十萬 丁未以夏貴

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　戊申蒙古以彰德洺磁路引漳滏洹水灌田致御河淺澀鹽運不通乃塞分渠以復水勢　辛亥詔郡邑行鄉飲酒禮　壬子蒙古東平太原平陽旱分遣西僧祈雨　乙丑何夢然馬天驥以臺臣劾罷　丁卯蒙古追治李璮黨萬戶張邦直兄弟及姜郁李在等二十七人罪　都統張喜攻蟠龍城爲蒙古安撫使楊文安所敗喜潛師宵遁出得漢城文安遣兵又襲敗之　五月乙亥蒙古遣索托延郭守敬行視西夏河渠俾具圖來上　庚辰以何夢然知建寧府辛卯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姚希得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提舉洞霄宮　乙未安南表進方物詔卻之仍厚賚以獎恭順　己亥蒙古以中書右丞鈕祜祿納哈爲平章政事　六月甲辰朔知衢州謝堅因土寇詹沔焚掠常山縣棄城遁臺臣言詹沔之變乃謝堅任都吏徐信苛取激之詔斬信籍其家堅削秩不敍　乙巳蒙古主召王鶚姚樞赴上都竇默僧子聰嘗偕樞等入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次日復侍幄殿獵者失一鶻蒙古主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蒙古主惡其迎合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子聰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能感悟如此　乙丑命董宋臣兼主管御前馬院御前酒庫帝眷宋臣不衰未幾宋臣死　夏貴攻虎嘯山蒙古宣撫使張庭瑞新築城當礮皆裂立柵守之柵壞乃依大樹張牛馬皮以禦礮貴以城中飲於澗外絕其水道庭瑞責溲瀉土中以洩臭人日飲數合脣皆瘡裂堅守踰月不懈帥府參議焦德裕援之夜薄貴營令卒各持三炬貴驚走德裕追之敗貴於鵝谿〔攷異〕元史張庭瑞傳以守虎嘯山事繫於中統二年以後徐氏後編遂於中統二年末全載庭瑞傳非也元史焦德裕傳載在中統四年以後或疑卽中統四年事按是年卽景定四年夏貴未爲四川制置使也世祖紀至元元年六月宋制置使夏貴欲攻虎嘯山蓋卽其事特言之不詳耳今酌書之　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攷異〕元史作彗星出輿鬼昏見西北貫上台掃紫微文昌及北斗旦見東北凡四十餘日今從宋史　丁丑避殿減膳詔中外直言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說書趙景緯上封事曰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卽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己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損內帑以絕壅利之謗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侯嘗爲百姓之所憤者黜之棄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隔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還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爲宅說以自解毛舉細

故以塞責而弛恐懼之初心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知也牟子才疏請罷公田更七法時臺諫士庶上書者皆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應詔上書(攷異)元史葉李傳作李與同舍生康棟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與宋史異今從宋史詆賈似道專權誤國害民以致上干天譴似道大怒令劉良貴捃摭其罪坐以僭用金飾齋扁下獄牟子才請宥之又遺書似道似道復書詞甚忿逕斷遣黥配李於漳州規於汀州

丙戌臨安大火

乙未馬天驥以臺臣劾其貪贓奪職罷祠(攷異)宋史馬天驥傳祇言其未見卓然可稱道者於彈劾之詞俱削而不書今從本紀書之

丁酉蒙古龍門禹廟成

己亥蒙古定用御寶制凡宣命一品二品用玉三品至五品用金其文曰皇帝行寶者即位時所鑄惟用之詔誥別鑄宣命金寶行之

蒙古額呼布格(舊作阿里不哥今改)自實默圖(舊作昔木土今改)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玉龍達實(舊作玉龍答失今改)阿彌達(舊作阿里帶今改)及其謀臣布拉哈(舊作不魯花今改)呼察圖們(舊作忽察禿滿今改)等自歸于上都詔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布拉哈等伏誅時額呼布格黨千餘人蒙古主將盡置於法以語宿衛安圖(舊作安童今改)安圖曰人各爲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蒙古主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此言正與朕意合由是所全者衆安圖穆呼哩四世孫巴圖魯子也中統初追錄元勳令入宿衞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鴻吉哩氏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蒙古主一日見之問及安圖對曰安圖雖幼公輔器也蒙古主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蒙古主至是益深重之嘗命安圖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圖舉馬邑崔斌斌入見數陳時政得失時蒙古主銳意圖治斌危言讜論面斥是非無有所諱

臺臣言參知政事楊棟以彗星爲蚩尤旗欺天罔君請治其罪丙申詔棟罷職予郡尋命知建康府(攷異)宋史楊棟傳云彗星見棟乃言蚩尤旗非彗也爲世所少或謂棟始爲是言陰告於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案擬而去據浩然齋雅談云廖瑩中以賈相入幕之賓例行推賞外別賜上金百兩廖以之鑄盤匜楊棟爲作古篆銘曰皇帝御極之三十七年國有大功一相禹册曰余瑩中云云是棟實諂附似道與瑩中往來謀逐似道之說殊無確據今不取

八月乙巳蒙古立諸路行中書省以中書省丞相耶律鑄參知政事張惠等行省事

蒙古行新立條格併州縣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計日月以考殿最均賦稅招流移禁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村坊詞訟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雨澤平物價其盜賊囚徒起數月申省部又頒陝西四川西夏中興北京行中書省條格

癸丑蒙古翰林承旨王鶚言僧子聰參密謀定大計積有忠勤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蒙古主命子聰復姓劉賜名秉忠拜太保參預中書省事以竇默女妻之賜第奉先坊秉

忠旣受命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爲名臣　蒙古劉秉忠請定都於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乙卯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仍舊　丁巳蒙古詔改中統五年爲至元元年大赦　蒙古主召翰林待制孟攀鱗入見攀鱗條陳政務如郊祀天地祠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民儲米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務百姓庶官統於六部紀綱制度悉由中書是爲長久之計蒙古主咨問者良久復與論王鶚許衡優劣攀鱗曰百一文華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道可爲後學矜式蒙古主深然之百一鶚之字仲平衡之字蒙古主數呼諸臣之字故攀鱗亦以字對　戊午彗滅甲子復見於參趙景緯復上言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卻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爲實肆大眚固所以廣仁恩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除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辭不許祕書郎王應麟疏論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籍天下之口沮直臣之心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忤賈似道意故應麟及之高斯得自罷歸杜門不出至是應詔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已未庚申之歲大水爲災浙西之民死者數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踊民命如綫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暴賈似道匿其疏不以聞　辛未彗化爲霞氣而散自見至滅凡四十餘日　九月壬申朔蒙古立翰林國史院　辛巳蒙古主至自上都　建寧府學教授謝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極言權姦擅國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校文發策怨望騰謗大不敬乙未謫居興國軍〔攷異〕元文類載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云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我師壓江上先生憤賈竊政發策十問然其時元師未嘗卽壓江上也今從宋史本傳　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益竭似道又以物貴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準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斂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其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旁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自銀關行物益貴而楮益賤　冬十月壬寅朔高麗國王王禃入朝于蒙古　乙丑帝有疾丁卯帝崩帝多嗜慾怠於政事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權移姦臣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終始兵連禍結疆土日蹙拘留聘使自速滅亡崩年六十一皇太子禥卽位尊皇后謝氏曰皇太后時有議太后垂簾聽政者權參知政事葉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乃止　以太后生日爲壽崇節　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入得漢城幷欲還其郡守向良及官吏親屬於內地蒙古都元帥楊大淵遣從子文安邀擊之昌立柵椒原以守大淵合兵攻之連戰三日獲祁昌幷得其所獲官吏親屬　十一月丙戌帝初聽政御後殿進葉夢鼎

參知政事。命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詔求直言。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曾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爚洪天錫湯漢等赴闕。夢鼎力辭新命。賈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爚必不至，帝亦慰留之。　詔躬行三年喪。復濟王竑元贈少師節度使，有司討論墳制增修之。　趙葵疏陳邊事曰：老臣出入兵閒，備諳此事，願朝廷謹之重之。賈似道見而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之言也。　御史劾宦官李忠輔何舜卿等贓罪，並竄遠方。　壬辰，蒙古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省。初，中書左右部阿哈瑪特阿哩領之，阿哈瑪特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煑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以阿哈瑪特爲平章政事，阿哩爲中書右丞。　蒙古廉希憲建言：自開國以來，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皁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蒙古主從之。庚午，詔罷諸侯世守，立遷轉法。　蒙古以張惠行省山東。惠至官，以銀贖俘囚二百餘家爲民，其不能歸者使爲僧，建寺居之。山東民因李璮之亂，被軍士擄掠者甚衆，惠大括軍中，悉縱之。又奏選良吏，去冗官，民瘼以蘇。　辛丑，詔改明年爲咸淳元年。　壬寅，戒贓吏，絕貢羨餘。　甲辰，詔以生日爲乾會節。　是歲，蒙古真定順天河閒順德大名濟南東平泰安高唐洺磁曹濮濟博德濱棣等府州大水。　蒙古張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董文用爲行省郎中，以河渠副使郭守敬從。中興自琿搭哈（舊作渾都渾今改）之亂，民閒相恐動，竄匿山谷。文用爲書置通衢諭之，民乃安。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擄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閒，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爲一變。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牐堰，皆復其舊，遂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民之歸者四五萬，悉授田。文用造舟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諸王遜克特穆爾（舊作只必帖木兒今改）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無厭，行省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其徒積忿，譖文用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意叵測。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願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傅者辨之。王即遣其傅訊文用，傅故中朝舊臣，不肯順王意。文用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恨仁慈寬厚如王，以重威鎮遠方，其下毒虐百姓，淩暴官府，傷王威名，於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其傅驚起白王，王即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由是譖不行，而省府事始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八（起旃蒙赤奮若正月盡著雍執徐九月凡三年有奇）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諱禥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理宗母弟也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于紹興府榮邸初榮文恭王夫人全氏夢神言帝命汝孫然非汝家所有嗣榮王夫人錢氏夢日光照東室是夕齊國夫人黃氏亦夢神人采衣擁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及在位歲久無子乃屬意託神器焉淳祐六年十月賜名孟啓以皇姪入內小學十一年正月封益國公十二年正月改賜名孜進封建安郡王寶祐元年正月改賜今名進封永嘉郡王二年十月進封忠王景定元年六月壬寅立為皇太子）

咸淳元年（蒙古至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丞相
賈似道請為總護山陵使不允尋下詔獎諭癸酉直
學士院留夢炎疏留似道甲戌諫議大夫朱貔孫等
亦請改命不報　以牟子才為翰林學士力辭帝在
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子才求去不已以資政
殿學士致仕尋卒　己卯蒙古以鄧州監戰諾海（舊作訥懷今改）新舊軍萬戶董文炳並為河南副統軍　甲申
蒙古申嚴越界販馬之禁違者死乙酉以河南北荒
田分給蒙古軍耕種　蒙古千戶楊文安俘得漢守
臣向艮家屬以招艮艮以城降於蒙古　二月辛丑
朔南軍與蒙古元帥約哈蘇（舊作按東今改）戰于釣魚山而
敗沒戰艦百四十六艘　甲辰蒙古初立宮闈局
丁未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
丁巳蒙古主如上都蒙古主嘗召崔斌斌下馬步從
蒙古主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
對蒙古主曰汝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圖（舊作安童今改）
史天澤對蒙古主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
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憾歟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
下裁之蒙古主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圖
為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蒙古主悅　庚申置籍中
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　壬戌以端明
殿學士王爚簽書樞密院事　癸亥蒙古并六部為
四以敏珠爾多卜丹（舊作麥朮丁今改）為吏禮部尚書馬亨戶
部尚書嚴忠範兵刑部尚書帕哈哩（舊作別魯丁今改）工部尚
書　甲子蒙古以蒙古人充各路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今改）
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　蒙古以同
知東平路宣慰使保赫鼎（舊作寶合丁今改）為平章政事山東
廉訪使王晉參知政事廉希憲商挺罷　蒙古詔總
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
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
會　三月甲申葬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
明安孝皇帝于永穆陵廟號理宗　丁亥蒙古敕邊
軍習水戰屯田　乙未蒙古罷南北互市括民間南
貨官給其直　蒙古以遼東饑發粟賑之　夏四月
戊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似道有定策功
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
山陵事竣似道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
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
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
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
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
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
五月庚寅蒙古令軍中犯法不得擅自誅戮罪輕斷

遣重者聞奏閏月乙巳以久雨京城減直糶米三萬石自是米價高即發廩平糶以爲常丁未發錢二十萬贍在京小民二十萬賜殿步馬司軍人二萬三千賜宿衛自是行慶恤災或遇霪雨雪寒咸賜如上數癸丑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馬廷鸞簽書樞密院事召高斯得爲中書舍人兼侍講斯得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癸亥蒙古移秦蜀行省於興元丁卯蒙古以平章政事趙璧行省於南京廉希憲行省於東平姚樞行省於西京蒙古詔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戶數繁庶且當衝要者不須改併其戶不滿千者可併則併之附郭縣止令州府官兼領於是併省州縣凡二百二十餘所六月己卯蒙古參知政事王晉罷乙酉名理宗御製閣曰顯文置學士待制等官殿中侍御史陳宗禮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徑之私獻者必誅時帝多內寵故宗禮以爲言宗禮嘗以詩進講因言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愼獨也帝擢宗禮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秋七月辛酉蒙古益都大蝗饑命減價糶官粟以賑癸亥以諒陰命宰執類試阮登炳以下依廷試例出身八月己卯蒙古諸宰執皆罷以安圖爲中書右丞相巴延（舊作伯顏今改）爲左丞相安圖時年二十一入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蒙古主曰朕熟思之無踰卿者巴延少隨其父於西域宋王實喇圖（舊作旭烈兀今改）遣入奏事蒙古主見其貌偉曰

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恆出廷臣右益賢之敕安圖以女弟妻之曰爲巴延婦不慙爾氏矣至是拜左丞相諸曹百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眞宰輔也蒙古元帥阿珠（舊作阿术今改）率兵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領張林正將高興副將高迪迎戰皆死之詔各官其一子總管方富由開州運糧餉達州蒙古千戶楊文安邀擊之富被擒蒙古以文安充東路征行元帥戊子蒙古主歸自上都九月庚子蒙古皇孫特穆爾（舊作鐵木爾今改）生燕王珍戩（舊作眞金今改）子也蒙古大名大水管民總管張宏範輒免其租賦朝議罪其專擅宏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蒙古主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租倉雖實而民死亡且盡明年租將安出若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恆收非陛下之大倉乎蒙古主曰知體其勿問壬子命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之賢能者各上其名錄用庚申吏部侍郎李常上七事曰崇廉恥嚴鄉學擇守令黜貪污讞疑獄任儒帥修役法起居郎兼侍讀湯漢言陛下持敬心以正百度其愛身也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瀆其法度政事必主於朝廷而預防夫私門人才必出於明揚而深杜夫邪徑帝不納先是蒙古主以安圖幼未更事召許衡于懷孟楊誠於益都俾議中書省事及衡至陳時務五事其一曰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夫陸行宜車

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于微溫積百有八十餘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也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姦人因以爲欺天下之人疑惑驚眩譏其無法無信此無它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一言一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于愛憎不蔽于喜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鮮矣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于知下而在下者易于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故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詐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妄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有功奪者未必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可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耶漢高帝起布衣天下景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

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其四曰、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來、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它皆不可期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也。民志定而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苟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士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尙勇敢、守天下者尙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于貌、言出于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蒙古主嘉納之。　夏、貴率軍五萬攻潼川、蒙古都元帥劉元禮所領纔數千、衆寡不敵、諸將登城、有懼色、元禮曰、料敵制勝、在智不在力。乃出戰、貴軍卻走、復大戰於蓬溪、自寅至未、勝負不決、元禮激厲將士曰、此去城百里。爲敵所乘、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國家有矣。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也。即持長刀突陳、將士咸奮。貴兵大敗、元禮元振之弟也。蒙古主召而厚賚之、命復還潼川。元禮遂立蓬溪寨。　冬十月己卯、蒙古享於太廟。　蒙古安圖言事忤旨、董文忠曰、丞相素有賢名。今秉政之始。人方傾聽、所請不得、後何以爲。遂從旁代對、懇悃詳切、蒙古主從之。　十一月辛丑、以禮部尙書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庚午、蒙古平章政事宋子貞言朝省之政、不宜數行數改。及刑部所掌事千人命、尙書嚴忠範年少、宜選老于刑名者爲之、又請罷北京行中書省、別立宣慰司、以控制東北州郡、並從之、蒙古主頗悔用子貞晚、未幾、子貞以年老告退、蒙古主慰留之。　己丑、蒙古瀆山大王海成、敕置廣寒殿。

咸淳二年（蒙古至元三年）春正月壬子、蒙古立制國用使司、以阿哈瑪特爲使、阿哈瑪特專以掊克爲事、左右司郎崔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屢言其姦惡、蒙古主不聽。　癸丑、參知政事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蒙古許衡以病告、安圖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蒙古

主諭衡曰：安圖尙幼，未更事，卿輔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將擇焉。衡對曰：安圖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蒙古主命衡五日一赴省議事。

二月丙寅，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爲中書左丞，史天澤爲樞密院副使。時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請以乙未歲戶帳爲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爲奴之理，議遂定。

癸未，蒙古主如上都。

甲申，蒙古罷西夏行省，立宣慰司。

辛卯，詔左右史循舊制立侍御坐前。

三月乙巳，詔郡守爲任兩年，方別授官。

夏四月丁卯，蒙古五山珍御榻成，置瓊華島廣寒殿。

壬午，參知政事姚希得罷。

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壽之道在修德，後世怵邪說以求之，往轍可鑒。修德之目有三：曰清心，曰寡慾，曰崇儉，皆致壽之原。帝嘉納之。

五月丙午，蒙古詔凡良田爲僧所據者，聽蒙古人分墾。

甲寅，以王爚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刑部尙書包恢簽書樞密院事。恢所至以嚴爲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政聲赫然。經筵奏對，誠實懇切，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帝比爲程顥、程頤。

陳宗禮進讀孝宗聖訓，因言安危治亂，第起於念慮之間，念慮稍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迺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罰，罰惡爲尤謹。宗禮曰：有功不賞，有罰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誠不可不謹也。旋擢禮部尙書。宗禮乞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爲耶？遂予郡。

六月丁卯，蒙古封皇子納穆哈（舊作南木合，今改）爲北平王。

丙子，蒙古立漕運司。

戊寅，蒙古命山東統軍副使王仲仁督造戰船于汴。

壬午，以衢州饑，命守令分勸諸藩邸發廩助之。

史館檢閱慈谿黃震輪對，言時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請罷給僧道度牒，使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震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級，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

秋七月壬寅，禮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才貴乎養，養不貴速成，請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穉良心。詔從之。

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李伯玉曰：伯玉殿試第二人，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伯玉退卽治歸，遂以顯文閣待制出知隆興府。

丙午，蒙古遣使祀五嶽四瀆。

先是蒙古東平萬戶嚴忠範（攷異：禮樂志作光範，今從傳）奏：太常登歌樂器、樂工已完，宮縣文武二舞未備，請以東平漏籍戶充之，合用樂器，官爲置備。中書命左三部、太常寺、少府監於興禪寺置局，委官楊天佑、太祝郭敏董其事，大樂正翟剛辨驗音律，充收受樂器官。丞相耶律鑄又言：今製宮縣大樂內編磬十二虡，宜於諸處選石材爲之。太常寺以新擬宮縣樂工文武二舞四百十二人未習其藝，遣太樂令許政往東平教之。大樂署言當上下樂舞官員及樂正合用衣冠、冠冕、韡履，請行製造。中書禮部移準太常

博士議定制度下所屬製造既而省臣言太廟殿室向成宮縣樂器咸備請徵東平樂工赴京師肄習是月新樂服成樂工至自東平敕翰林院定擬八室樂章太樂署編運舞節俾肄習之　八月癸亥蒙古賜丞相巴延節一區　丁卯蒙古遣兵部侍郎赫迪舊作黑迪今改禮部侍郎殷宏使日本賜書約通問結好詔高麗導使至其國　九月戊午蒙古主歸自上都謂廉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實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皐陶稷契之道贊輔太平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蒙古主因論及魏徵希憲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未幾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也遂入奏杖之　冬十月丁丑蒙古太廟成丞相安圖巴延言祖宗世數尊謚廟號增祀四世各廟神主配享功臣法服祭器等事皆宜定議蒙古主命平章政事趙璧等集羣臣議定烈祖太祖太宗卓沁察哈岱睿宗定宗憲宗爲八室　蒙古同知滕州郭侃言宋人羈留我使宜興師問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一屯所田足供軍旅一日之需　壬寅蒙古命制國用司造神臂弓千張矢六萬　蒙古總帥汪惟正遣將由間道襲開州楊文安遣千戶王福引兵助之福先登城遂陷守將龐彥海投崖死蒙古留兵戍其地　十一月辛卯蒙古初給京府州縣司官吏俸及職田　戊戌蒙古濬御河立漕倉　丁未蒙古平章政事宋子貞致仕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有不便于民者必封疏上奏憂君憂國不以進退異其心尋卒　辛亥蒙古以呼圖塔爾爲中書左丞相　蒙古詔禁天文圖讖等書　乙卯少師致仕趙葵卒謚忠靖　丁巳利東安撫使知合州張珏遣統制史炤監軍王世昌復廣安大梁城　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于天下廣德軍官爲置倉民困于納息至以息爲本而息皆橫取于民至有自經者人以熹之法不敢議黃震曰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救其弊耶況熹法社倉歸之于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終有納息之患震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由是民得免于橫取　十二月辛酉蒙古改四川行樞密院爲中書省以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約蘇爾岱舊作也速帶兒今改等兼行中書省事　蒙古劉元禮奏嘉定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其間舊有眉州城可修復之以扼嘉定往來之路蒙古主命趙璧往視可否或以爲眉州荒廢已久立之無關利害徒費財力元禮力爭璧從元禮議遂城之　蒙古都水少監郭守敬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邨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于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蒙古主善之　丁亥命鑿金口導盧溝水以漕西山木石

蒙古平陽路總管鄭鼎以平陽地狹人衆常乏食

乃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開潞河鵰黃嶺道以來上黨之粟，建橫澗故橋以便行旅，修學校，厲風俗，民德之。　是歲，蒙古東平、濟南、益都、平灤、真定、洺磁、順天、中都、河間、北京蝗，京兆、鳳翔旱。

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己丑朔，郊，大赦。　壬辰，以王爚知樞密院事，知慶元軍府事葉夢鼎參知政事，吏部尚書常挺簽書樞密院事。　丁酉，奉皇太后寶，上尊號曰壽和。謝堂等二十七人，各進一秩，旋命太后親屬謝奕修等二十八人，各升補一秩。　癸卯，冊妃全氏為皇后。　蒙古敕修曲阜孔子廟。　乙巳，蒙古禁僧官侵理民訟。　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顓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雍封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辛卯，蒙古以趙璧為樞密副使。　戊午，蒙古城大都，以張柔判行工部尚書事，柔子宏略為築宮城總管，尋進封柔蔡國公。（考異）元城大都，張柔傳及宏略傳俱作二年，誤，今從本紀。　許衡屢以疾告，蒙古主時賜藥餌，是月，乃聽其歸懷孟。　二月己未，復廣安軍，詔改為寧西軍。　庚申，蒙古以鈕祜祿納哈復為平章政事，阿哩復為中書右丞。　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之。祕書少監王應麟奏孝宗朝闕相者亦逾年，似道聞而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盍思少貶。」伯厚，應麟字也。恢以告應麟，應麟笑曰：「迕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　乙丑，特授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大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東總領財賦，似道誣以貪汙，安置建昌軍，籍其家。　丁卯，蒙古改經籍所為宏文院。　丁亥，蒙古主如上都。　三月己丑，蒙古復以耶律鑄為中書左丞相。安圖言：「比者省官員數，平章、左丞各一員，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擬設二丞相，臣等蒙古人三員，惟陛下所命。」詔以安圖為長，史天澤次之，其餘蒙古、漢人參用，勿令員數過多。安圖又言：「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蒙古主曰：「此輩雖閒，猶當優養，其令入省議事。」　丁巳，蒙古耶律鑄制宮縣樂成，賜名大成樂。　夏四月甲子，蒙古新築宮城成。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蒙古敕上都重建孔子廟。　戊申，詔曰：「比嘗命有司按月給百官俸，惟官愈卑，去民愈親，仍聞過期弗予，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嚴糾劾。」　六月壬戌，加授呂文德少傅，馬光祖參知政事，李庭芝兵部尚書，並職任依舊。　乙丑，蒙古復以史天澤為中書左丞相，呼圖達爾、耶律鑄並降平章政事，巴延降中書右丞，廉希憲降中書左丞，阿哩、張文謙並降參知

政事。蒙古近臣有訟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鞫問。廉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邸，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嘗熟察其心迹，果有横肆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它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蒙古主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諭希憲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　癸酉，進封美人楊氏爲淑妃。　己卯，知樞密院事王爚罷，知慶元府。　蒙古以高麗不能導使達日本，詔責高麗王植，仍令遣官至彼宣布，以必得要領爲期。　秋八月乙丑，進封嗣榮王與芮爲福王，主榮王祀事。　辛未，以留夢炎爲樞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　壬申，以久雨，命決滯獄。　以沿海制置使葉夢鼎爲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乃與賈似道分任。利州路轉運使王价以言去，及价死，其子慤求遺澤，夢鼎與之，似道以恩不出己，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强，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于家食，未嘗求進，汝强與之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屬臨安尹洪燾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　丁丑，蒙古封皇子呼格齊爲雲南王。　是月，蒙古都元帥阿珠侵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鐵城等柵，俘生口五萬，軍還，南師邀之襄、樊間，阿珠乃自安陽灘以濟，留精騎五千陳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火。夜半，南師至，伏發，大敗，死者萬餘人。　九月壬辰，蒙古作玉殿于廣寒殿中。　乙未，蒙古總帥汪良臣請立寨于母章德山，控扼江南，以當釣魚之衝，從之。　戊申，蒙古以許衡爲國子祭酒。　安南國王陳光昞遣使貢于蒙古，優詔答之，又俾其君長來朝，子弟入質，編民出軍，投納賦稅，置達嚕噶齊統治之。　癸丑，蒙古主歸自上都。王鶚請立選舉法，詔議舉行，有司難之，事遂寢。　蒙古左右司郎中崔斌論事明決，進見必與近臣偕，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人多忌之。旋以論阿哈瑪特忤旨，出守東平。　冬十月庚申，復開州。　甲戌，大雷電。趙景緯上疏曰，雷發非時，竊籍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宮閫不嚴而主威褻，横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貪之詔方嚴而墮弛，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衺而或縱于乞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惑于禬禳之小數。以致彈墨未乾而收拭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多疑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于私恩而廢公法，毋遷于邇言而亂舊章，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矣。　權中書舍人王應麟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宄並進，卑踰尊，外凌內之象。當清天府，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賈似道惡其言，旋予

祠庚辰蒙古定品官子孫廕敘格十一月乙酉
蒙古享於太廟丙申故左丞相吳潛追復光祿大
夫庚戌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
廷鸞入奏言培命脈植根本崇寬大行仁厚又言恢
大度以優容虛聖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
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姦人破膽直士吐氣
天下事尚可為也蒙古南京宣慰使劉整言于蒙
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
勿戍使宋得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
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略襄
陽十二月丙辰以呂文煥改知襄陽府兼京西安
撫副使丁卯臺臣言敘復觀文殿學士皮龍榮貪
私傾險嘗朋附丁大全宜寢新命詔予祠祿赦謝
枋得放歸田里是歲京師糴貴勒平江嘉興上戶
運米入京鞭笞囚繫死于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主
簿陸逵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令勒其運米害甚于前
賈似道怒出逵知台州未至而怖死司農卿李鏞
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
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
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
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姦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
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
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
細折計算姦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
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富厚公平者訂田畝稅色
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

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閩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
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
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
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
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
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于是詔諸路
漕帥施行焉蒙古廉希憲奏對激切無少回曲蒙
古主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
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
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有訟四川帥奇徹（舊作欽察今改）
者蒙古主敕中書省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
蒙古主怒曰尚爾遲回耶希憲對曰奇徹大帥以一
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
明其罪於天下為宜詔遣使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
奇徹得免方士請煉大丹敕中書省給所需希憲具
以秦漢故事進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蒙古主曰
然遂卻之時方尊禮帝師蒙古主命希憲受戒對曰
臣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
也忠為子也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春正月癸巳故守合州王堅賜廟
額曰報忠庚子蒙古建城隍廟于上都乙巳樞
密使留夢炎罷知潭州庚戌詔曰邇年近臣無謂
輒引去以為高勉留再三弗近益遠往往相尚不知
其非義也亦有一二大臣嘗勇去以為重望相踵至
今孟子與齊王不遇故去是未嘗有君臣之情也然
猶三宿出晝庶幾改之儒者家法無亦取此乎朕于

諸賢尤謂無負其弗高尙使人疑于負朕。閏月戊午蒙古令益都漏籍戶四千淘金登州棲霞縣每戶輸金歲四錢。三月甲寅蒙古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丁丑蒙古罷諸路女直契丹漢人爲達嚕噶齊者回回輝和爾李曼唐古特人仍舊。夏四月庚寅乾會節帝御紫宸殿受賀謝方叔以嘗爲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賈似道疑其覬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論其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帝曰謝方叔託名進香擅進金器且以先帝手澤每繫之跋率多包藏至以先帝行事爲己功殊失大臣體宜貶一秩於是盧鉞等相繼論列方叔昨蜀廣敗事誤國殄民今又違制擅進削一秩罰輕詔削四秩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罷宰臣恩數仍追寶奎錄并繫跋眞本來上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己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祠。丙申右正言黃鏞言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爲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爲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不報。五月癸亥蒙古都元帥伯嘉努破嘉定之五花石城白馬三砦。壬申賜禮部進士陳文龍以下六百六十四人及第出身。丙子賈似道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月辛巳詔罷浙西諸州公田莊努募民自耕輸租減什三毋私相易田違者以盜賣官田論。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葉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己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本意又請容受直言不報夢鼎乞歸田里慰留之尋加少保。蒙古濟南人王保和妖言惑衆事覺逮捕百餘人丞相安圖以張文謙之言入奏曰愚民無知爲所誑誘誅其首惡足矣蒙古主即命文謙往決其獄惟二人棄市餘皆釋之。甲申蒙古阿珠言所領者蒙古軍若遇山水砦柵非漢軍不可宜令史樞率漢軍協力進征從之。己酉蒙古封諸王實訥埒舊作昔里吉今改爲河平王。蒙古蔡國公張柔卒贈太師謚武康。秋七月癸丑蒙古置御史臺以右丞相塔齊爾爲御史大夫諭之曰臺臣職在直言朕或有未當其極言無隱毋憚它人朕當爾主以翰林直學士眞定高鳴爲侍御史風紀條章多鳴所裁定。高麗國王植遣其臣崔東秀詣蒙古言備兵一萬造船千隻詔遣都統領托濟爾往閱之就相視黑山日本道路乃命耽羅別造船百艘以俟調用。八月乙酉蒙古程思彬以投匿名書言斥乘輿伏誅。蒙古以劉整爲都元帥與阿珠同議事九月整至軍中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兵則事濟矣初阿珠過襄陽駐馬虎頭山宿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襄陽糧道可斷也至是整亦議築白河口及鹿門山遣使以聞許之于是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詈曰汝妄言邀功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下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

識者竊笑之。阿珠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南軍援襄者皆不能進。丁巳，蒙古建堯廟及后土太寧宮。己丑，蒙古主歸自上都。命赫迪殷宏齎國書，復使日本，仍詔高麗遣人導送，期于必達，毋致如前稽阻。是日，復以史天澤爲樞密副使。蒙古征南之師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于東平守臣崔斌，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東平歲祲，徵賦如常，斌馳奏以免，復請于朝，得楮幣千餘緡以賑民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七十九（起著雍執徐十月盡元默涒灘七月凡四年有奇）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子憲生　參知政事常挺罷尋卒　蒙古以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高鳴上言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毋爲員外置人也　己卯詔中書省樞密院凡有事與御史臺同奏　蒙古立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以參知政事阿哩行中書省事　庚辰以御史中丞阿哩爲參知政事（攷異阿哩方行中書省事復有阿哩參知政事本係兩人蒙古不嫌同名也）　庚寅蒙古命從臣錄毛詩論語孟子　乙未蒙古享於太廟　蒙古中書省言前朝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詔以和爾果斯（舊作火魯火孫今改）通呼喇（舊作獨胡剌今改）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　戊戌蒙古宮城成劉秉忠辭領中書省事許之爲太保如故　己亥詔四川州縣鹽酒課再免徵三年　十一月癸丑樞密院言南平鎮撫使韓宣築城於渝嘉開達常武諸州縣峽州至江陵水陸有備宣盡瘁以死宜視歿於王事加恩詔任其子承節郎　戊午子鍠生　庚申襄陽軍攻沿山諸寨爲阿珠（舊作阿朮今改）所敗被殺甚衆　丙寅福建安撫使湯漢再辭免乞祠祿詔別授職　辛未以文武官在選困于部吏隆寒旅瑣可閔命吏部長貳郎官日趣銓注小有未備特與放行違者有刑自是隆寒盛暑申嚴戒飭

壬申行義役法　癸酉蒙古御史臺言立臺數月發摘甚多追理侵欺糧粟近二萬石錢物稱是詔褒諭之　蒙古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帳殿前執法者患其諠擾不能禁太常少卿王磐上疏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闌入罪庶朝廷之禮漸可整肅於是議定朝儀　十二月戊寅蒙古以中都南京北京州郡大水免田科　丙戌簽書樞密院事包恢罷　辛卯以夏貴爲沿江制置使兼知黃州　戊戌以汪立信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

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丁未以李庭芝爲兩淮制置大使兼知揚州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築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修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　甲寅蒙古劉秉忠鄂囉（舊作奧羅今改）奉詔命趙秉溫史杠訪前代知禮儀者肄習朝儀秉忠曰二人習之雖知之莫能行也詔許用十人乃訪問于金故老烏庫哩居貞等遂偕許衡徐世隆稽古典參時宜沿情定制而肄習之秉忠又曰無樂以相須則禮不備詔搜訪樂工依律運譜被諸樂歌　戊午蒙古阿珠率衆侵復州德安府京山等處掠萬人而去　右丞相葉夢鼎扼於

賈似道不得行其志，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癸亥，詔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辭不拜。以馬廷鸞參知政事。甲戌，以江萬里參知政事。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遣史天澤與樞密副使呼喇楚（舊作呼剌出，今改）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吏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爲一字城，聯亘諸堡，爲久駐計。蒙古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於蒙古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事何由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于此者。如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事豈可集耶？阿哈瑪特語塞，乃止。二月己丑，蒙古頒行新字，詔曰：國家創業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輝和爾（舊作畏吾兒，今改）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合有字。今文治寖興，字書尚缺，特命國師帕克斯巴（舊作八思巴，今改）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號帕克斯巴爲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宗。尋詔諸路蒙古字學各置教授。三月丙午，蒙古阿珠自白河率兵圍樊城，遂築堡鹿門山。己未，詔浙西六郡公田設官督租有差。辛酉，京湖都統制張世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灘浦，敗績。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賈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呂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不必成遣矣。會獲哨騎數人，文煥卽以大捷奏，然朝廷實未嘗急于援襄也。戊辰，以江萬里爲左丞相，馬廷鸞爲右丞相。廷鸞每見文法太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升辟，稍越拘攣，賈似道頗疑異己，黥堂吏以泄其憤。己巳，以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夏四月辛巳，蒙古製玉璽大小十紐。高郵夏世賢七世義居，癸巳，詔署其門。甲午，蒙古遣使祀岳瀆。五月己酉，知樞密院事馬光祖罷，提舉洞霄宮。乙卯，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程元鳳卒。元鳳之在政府也，一仕者求遷，元鳳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元鳳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元鳳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帝聞訃，震悼，贈少師，謚文清。蒙古淯川縣達嚕噶齊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開封判官袁裕曰：達嚕噶齊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于民？議誅首惡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太寬，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於中書刑曹，竟從裕議。六月庚辰，皇子昰生。高麗國王植遣其世子愖朝于蒙古。秋七月辛酉，蒙古製太常寺祭服。癸酉，蒙古立國子學，降詔諭宋官民以不欲用兵之意。蒙古主命諸路決滯獄，釋輕罪。沿江制置副使夏貴襲蒙古阿珠于新郢，敗績。初，貴率衆

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果趣新城，至虎尾洲，爲蒙古萬戶解汝楫等舟師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戰艦五十艘皆沒。范文虎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爲蒙古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丙申，蒙古詔諸路勸課農桑，命中書省采農桑事，列爲條目，仍令提刑按察司與州縣官相風土之所宜，講究可否，別頒行之。

九月丙申，明堂禮成，加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和聖福。

辛未，蒙古以呼喇楚史天澤並平章政事，阿哩爲中書右丞，行河南等路中書省事，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行陝西五路西蜀四川中書省事。

蒙古主歸自上都。

高麗權臣林衍廢其主禃，而立禃弟安慶公淐，蒙古遣使往其國詳問，條具以聞。

冬十月，蒙古劉秉忠等奏朝儀已定，請備執禮員，詔丞相安圖擇蒙古宿衞士可習容止者百餘人肄之。己卯，定朝儀服色。

蒙古鄂爾多（舊作斡耳朵，今改。）布哈（舊作不花，今改。）李諤還自高麗，以其臣金方慶至，奉權國王淐表，訴國王王禃遘疾，令弟淐權國事。丁亥，詔遣兵部侍郎赫迪（舊作黑的，今改。）淄萊總管判官徐世雄召禃、淐及林衍俱赴闕，命國王特默格（舊作[illegible]，今改。）以兵壓其境，趙壁行中書省于東京，仍降詔諭高麗國軍民。

十一月癸卯，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附于蒙古。丁未，發兵往定高麗國王禃，遣其臣朴烋從赫迪入朝，表稱受詔已復位，尋當入覲，乃命止誅林衍，餘無所問。

庚午，蒙古敕諸路鰥寡廢疾之人，月給米二斗。

先是蒙古主以安南入貢不時，以同簽土番經略使張庭珍爲朝列大夫、安南國達嚕噶齊，由吐蕃大理至安南，世子光昞立受詔，庭珍責之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爲郡縣，而聽汝稱藩，遣使喻旨，德至厚也。王猶與宋爲脣齒，妄自尊大。今百萬之師圍襄陽，拔在旦夕，席捲渡江，則宋亡矣，王將何恃？且雲南之兵不兩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有不難者，其審謀之。光昞惶恐，下拜受詔。既而語庭珍曰：天子憐我，而使者多無禮，汝官朝列，我王也，相與抗禮，古有之乎？庭珍曰：有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光昞曰：汝過益州，見雲南王拜否？庭珍曰：雲南王，天子之子，汝蠻夷小邦，特假以王號，豈得比雲南王？況天子命我爲安南之長，位居汝上耶。光昞曰：大國何索我犀象？庭珍曰：貢獻方物，藩臣職也。光昞無以對，益慙憤，使衞兵露刃環立以恐庭珍。庭珍解所佩刀，坦臥室中，曰：聽汝所爲。光昞及其臣皆服。至是遣使隨庭珍入貢。（攷異：元史張庭珍傳，以入貢爲六年以後事，今從本紀。）

蒙古築新城於漢水西。（攷異：宋史以築新城爲十二月事，今從元史。）

十二月癸酉，少師衞國公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致仕，卒，謚武忠。賈似道以其壻范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總禁兵。

是歲，蒙古益都淄萊大水，河南河北山東諸郡蝗，恩州曹州開元東昌大名東平濟南高唐固安饑，賑之。

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聞庭

芝至文虎遺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闈事成則功歸于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爲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以取旨未至爲辭 初蒙古主命劉秉忠張文謙許衡定官制衡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至是奏上之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于人遂以其言質於蒙古主前蒙古主曰衡言是也 丙午蒙古左丞相耶律鑄右丞相廉希憲並罷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伊贊瑪鼎爲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寶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蒙古主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伊贊瑪鼎耶對曰不釋伊贊瑪鼎臣等亦未聞此詔蒙古主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爲宰相有罪當罷退蒙古主曰但從汝言即與鑄同罷 蒙古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以平章政事呼圖達爾爲中書左丞相國子祭酒許衡爲中書左丞制國用使阿哈瑪特平章尚書省事阿哈瑪特多智巧以功利自負蒙古主急於富國試以事頗有成績又見其與史天澤爭辨屢有以詘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

言無不從專愎益甚尚書省既立詔凡銓選各官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省咨中書中書聞奏阿哈瑪特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圖舊作安童今改以爲言蒙古主令問阿哈瑪特阿哈瑪特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圖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哈瑪特蒙古主從之阿哈瑪特遂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 庚戌以高達爲湖北安撫使知鄂州孫虎臣起復淮東安撫副使知淮安州賈似道迫于人言故起用達達懷宿憾不爲似道用 甲寅高麗國王禃遣使詣蒙古言臣已復位今從七百人入覲詔令從四百人來餘留之西京詔改西京曰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莽賚扣爲安撫高麗使率兵戍其西境 辛酉頒成天歷 丙寅以廣東經略安撫使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趙順孫同簽書樞密院事故事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爲之遇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爲之宗禮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秋鍉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 戊辰左丞相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時王應麟起爲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上言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賈似道謀復逐之會應麟以憂去 二月

辛未朔，蒙古前中書右丞相巴延為樞密副使。甲戌，蒙古築昭應宮于高粱河。丙子，蒙古主御行宮，觀劉秉忠、鄂囉（舊作孛羅，今改）、許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朝儀，大悅，舉酒賜之。丁丑，蒙古以歲饑，罷修築宮城役夫。壬辰，蒙古立司農司，以參知政事張文謙為卿，設四道巡行勸農司。文謙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阿哈瑪特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其價以配民，創立行戶部于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轉運使，干政害民。文謙悉極論罷之。乙未，襄陽出步騎萬餘人，兵船百餘艘，攻蒙古萬山堡，為萬戶張宏範等所敗。高麗國王禃朝于蒙古，蒙古令國王特默裕（舊作頭輦哥，今改）舉軍入高麗舊京，以托克托多勒（舊作脫脫栗兒，今改）、焦天翼為其國達嚕哈齊，護送禃歸國，仍下詔林衍廢立罪不可赦，安慶公淐本非得已，在所寬宥，有能執送衍者，雖其黨亦必重增官秩。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蒙古改諸路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

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甲寅，蒙古主如上都。戊午，蒙古阿珠與劉整上言：「圍守襄陽，必當以教水軍、造戰艦為先務。」詔許之。於是造戰艦五千艘，日練水軍七萬人，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蒙古平章尚書省事阿哈瑪特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中書左丞許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呼遜（舊作忽辛，今改）有同僉樞密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哈瑪特，阿哈瑪特由是怨衡，欲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四川制置司遣將修合州城，蒙古立武勝軍以拒之。總帥汪惟正臨嘉陵江作柵，阨其水道，夜懸燈柵間，編竹為籠，中置火炬，順地勢轉走，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南師知有備，不敢逼。廉希憲既罷，蒙古主念之，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侍臣以讀書對。蒙古主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肎用，多讀何為？」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哈瑪特因譏之曰：「希憲日與妻孥宴樂爾。」蒙古主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飲？」阿哈瑪特慙而退。希憲有疾，醫言須用沙糖，家人求於外，阿哈瑪特與之二斤，希憲卻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受姦人所與求活也。」蒙古主聞而遺賜之。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說書，直學士院。尋罷。賈似道以去要君，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稾於宰相，天祥獨不循此例，似道見制，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億故事，亟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又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數被斥，乃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壬午，蒙古檀州隕黑霜二夕。

己丑，蒙古高麗行省奏言高麗林衍死，其子惟茂擅襲令公位，為尚書宋宗禮所殺，島中民皆出降，已還之舊京，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王禃庶族承化侯為王，竄入珍島。五月辛丑，以吳革為沿江制置宣撫使。癸卯，四川制置司遣都統牛宣與蒙古陝西僉省伊蘇岱爾（舊作也速帶兒，今改）、嚴忠範等戰于嘉定重

慶釣魚山馬湖江。皆敗。宣爲蒙古所獲。遂破三砦。
丁未。蒙古以同知樞密院事哈達（舊作合答。今改。）爲平章政
事。 丙辰。蒙古尚書省言諸王遣使取索諸物及鋪
馬等事。請自今竝以文移。毋得口傳教令。從之。 蒙
古改宣徽院爲光祿司。仍以烏珍充使。 六月庚午。
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子。宜肄
其文。 庚辰。子憲薨。 丙申。蒙古立籍田于大都之
東南郊。從張文謙之言也。 蒙古禁民擅入宋境剽
掠。 秋七月。復開州。更鑄印給之。 蒙古都元帥伊
蘇岱爾侵光州。 八月戊辰朔。蒙古築環城以逼襄
陽。 壬辰。詔郡縣行推排法。虛加寡弱戶租。害民爲
甚。其令各路監司詢訪。亟除其弊。 詔賈似道入朝
不拜。每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庭。始坐。癸巳。
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
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
葉氏及倡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
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
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據地鬭蟋蟀。所狎客戲
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
玩。聞余玠有玉帶。已殉葬。發冢取之。人有物。求不與。
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
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圍已三年。
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
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宅事。賜死。由是邊事
雖日急。無敢言者。 蘭溪處士金履祥以襄樊之師
日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
則襄樊之師。不攻而自解。聞者以爲迂闊。然履祥所
敘海船經由之郡縣。以及巨洋別隝。難易遠近。後驗
之無或爽者。 九月庚戌。以黃萬石爲沿海制置使。
冬十月丁丑。詔范文虎總統殿前司兩淮諸軍。往
襄樊備禦。賜犒師錢一百五十萬。 台州大水。己卯。
詔發倉米賑之。 甲申。以陳宗禮、趙順孫兼權參知
政事。 乙酉。蒙古享于太廟。 己丑。蒙古主歸自上
都。議立三省。侍御史高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
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
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
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
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
儁萃於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
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不如一省便。蒙
古主深然之。 閏月己酉。以安吉州水。免公田租。
十一月丁丑。以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民田租。
陳宗禮疏言。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
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
嘗不可回也。 庚辰。詔犒賞襄郢屯戍將士。 癸未。
蒙古命西夏管民官禁僧徒冒據民田。 壬辰。蒙古
申明勸課農桑賞罰之法。 乙未。陳宗禮罷。尋卒。
十二月丙申朔。蒙古改司農司爲大司農司。添設巡
行勸農使副各四員。以御史中丞鄂囉兼大司農卿。
安圖言鄂囉以臺臣兼領。前無此例。蒙古主曰。司農
非細事。朕深喻此。故令鄂囉總之。尋以都水監隸大
司農司。 蒙古以趙良弼爲祕書監。充國信使。使日

本 丁未金齒驃國二部酋長內附于蒙古 蒙古以董文炳爲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壤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糴本部文炳命收州縣所移文衆懼違詔旨文炳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蒙古主大悟罷之 蒙古張宏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者相繼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速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宏範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絕糧援不繼 是歲蒙古以應昌府及山東淄萊路饑賑之南京河南兩路旱減其賦

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春正月乙丑朔封皇子昰爲建國公 召湯漢洪天賜不至 詔戒貪吏 己卯蒙古以同簽河南行省事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參知尚書省事丙戌蒙古高麗安撫阿哈等略地珍島與林衍餘黨遇多所亡失中書省臣言諜知珍島餘糧將竭宜乘弱攻之詔不許令巡視險要常爲之備 壬辰蒙古敕諸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者官給廬舍薪米

二月丁酉蒙古發中都真定順天河間平灤民二萬八千餘人築宮城 己亥蒙古罷諸路轉運司入總管府移陝蜀行中書省于興元 癸卯蒙古以東京行省事趙璧爲中書右丞 蒙古陝西行省伊蘇爾岱言比因饑饉盜賊滋多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懲敕中書詳議安圖（舊作安童今改）奏曰強竊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 甲辰蒙古命呼圖達爾持詔招諭高麗林衍餘黨裴仲孫

乙巳蒙古大理等處宣慰都元帥保赫鼎王傅庫庫岱（舊作闊闊帶今改）等謀毒殺皇子雲南王呼格齊（舊作忽哥赤今改）事覺並伏誅 辛酉蒙古敕凡訟而自匿及誣告人罪者以其罪罪之 三月乙丑蒙古增置河東山西道按察司改河東陝西道爲陝西四川道山北東西道爲山北遼東道 甲申蒙古主如上都 蒙古中書左丞許衡上疏論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以老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乙酉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徧久之諸生人人自以爲得師 蒙古侍講學士圖克坦公履欲奏行科舉知蒙古主於釋氏重教而輕禪乃言儒亦有之科舉類教道學類禪蒙古主怒召姚樞許衡與宰臣廷辨董文忠自外入蒙古主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文忠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爲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

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
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
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本也事遂
止 是月以和州吉州無爲鎮巢安慶諸州平江府
饑賑之 夏四月壬寅蒙古經略司實都(舊作偏都今改)言
高麗逆黨裴仲孫稽留使命負固不服請與浩爾齊
(舊作忽林赤今改)王國昌分道進討蒙古主從之命高麗簽軍
征珍島 戊午范文虎與蒙古阿珠等戰于湍灘軍
敗統制朱勝等百餘人爲蒙古所獲 五月乙丑蒙
古以東道兵圍守襄陽命賽音諤德齊鄭鼎率諸將
水陸並進以趣嘉定汪良臣彭天祥出重慶扎拉布
哈出瀘州立吉思出汝州以牽制之所至順流縱筏
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辛未蒙古分大理國三
十七部爲三路以大理八部蠻新附降詔撫諭 壬
申蒙古造內外儀仗 己卯蒙古以史天澤平章軍國
重事 蒙古實都言珍島賊徒敗散餘黨竄入耽羅
乙酉賜禮部進士張鎮孫以下五百二人及第出
身 六月甲午蒙古敕樞密院凡軍事徑奏不必經
由尚書省其干錢糧者議之 丙申以諸暨大雨暴
風發米賑被水之家 己酉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
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珠夾漢東西爲陳
別令一軍趣會丹灘擊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
軍逆戰不利棄旗鼓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
甲仗不可勝計 是月淮東制置使印應雷城五河
口命鎮江轉米十萬石貯新城賜名淮安軍蒙古統
軍司庫春(舊作蓉出今改)董文炳來爭不能得 秋七月壬

戌朔蒙古設回回司天臺官屬 壬午四川制置使
朱禩孫言五月以來江水凡三泛溢自嘉而渝漂蕩
城壁樓櫓圮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害爲甚乞賜
黜罷上答天譴詔不允 乙酉襄陽遣將米興國攻
蒙古百丈山營爲阿珠所敗追至湍灘殺傷二千餘
人 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壬子蒙古主歸自上
都 蒙古選成都統軍司於眉州 乙未蒙古聖誕
節初立內外儀仗及雲和署樂位 蒙古東川統軍
司攻銅鈸寨守寨官李慶降蒙古以慶知梁山軍事
九月甲戌蒙古太廟柱壞御史劾都水劉晸監造
不敬晸以憂卒張易請先期告廟然後完葺從之
乙亥以湯漢洪天錫屢辭召命並權華文閣學士仍
予祠祿 壬午統制范廣攻膠州爲蒙古千戶蔣德
所敗廣被擒 癸未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敝詔免
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言茶鹽
之利者以違制論 己丑皇子㬎生 冬十月癸巳
蒙古大司農司言高唐州達嚕噶齊呼圖納州尹張
庭瑞同知陳思濟勸課有效陝縣尹王仔怠於勸課
宜加黜陟以示勸懲從之 丙申嗣秀王與澤卒追
封臨海郡王 丁酉蒙古享於太廟 十一月壬戌
蒙古罷諸路交鈔都提舉司 己巳湯漢以端明殿
學士致仕 乙亥蒙古建國號曰大元取易大哉乾
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丙戌元置四川行省
於成都 元萬安閣成 十二月辛卯朔元宣徽院
請以闌遺戶淘金元主曰姑止毋重勞吾民也 辛
亥初置士籍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

大請籍士人開其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
結勘于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
比校中省元卷字迹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
挾有李鈁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
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
士人其謬至此初陳仲微爲江西提刑忤似道罷去
至是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
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
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沈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
諷言者論罷其官
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
宮禁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
無赦臣庶之家咸宜體恤工匠犯者亦如景祐制必
從重典又詔曰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漢之爲吏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媮薄人
懷一切計日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它吏胥狎玩
竊弄官政吾民莫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
以上更不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大擢時有識者
皆以襄樊爲憂而詔書徒託空言泄泄如平時　甲
子元併尚書省入中書省平章尚書阿哈瑪特張易
並爲中書平章政事參知尚書省事張惠爲中書左
丞參知尚書省事李堯咨敏珠爾丹並爲參知中書
政事罷給事中中書舍人檢正等官仍設左右司省
六部爲四改稱中書　辛未皇子昺生　庚辰元改
北京中興四川河南四路行尚書省爲行中書省京
兆復立行省　壬午元改山東東路都元帥府統軍

司爲行樞密院以伊蘇爾岱庫春並爲副使　己丑
端明殿學士致仕湯漢卒謚文清　二月庚寅朔元
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同日本二十六人
至中都求見　壬辰元改中都爲大都　癸巳故左
丞相謝方叔卒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于權臣至
以玩好丹劑壽其君爲時論所鄙　前知台州趙子
寅死無所歸詔特贈直祕閣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
餘養其遺孤以旌廉吏　甲午元命阿珠典蒙古軍
劉整阿爾哈雅典漢軍　庚子元建中書省署于大
都　戊申元始祭先農如祭社之儀　元詔諸路開
浚水利　元主如上都　三月乙丑元主諭中書省
日本使人速議遣還安圖言趙良弼請移金州戍兵
勿使日本妄生疑懼臣等以爲金州戍兵彼國所知
若復移戍恐非所宜但開諭來使此戍乃爲耽羅暫
設爾等不須疑畏也元主稱善　甲戌元阿珠劉整
阿爾哈雅破樊城外郛守將堅閉內城阿珠等增築
重圍以困之　元賑濟南路饑　夏四月戊子利路
安撫張珏捌築宜勝山城　元庫春侵漣州破射龍
溝五港口鹽場白頭河城堡　甲寅元賑大都路饑
五月辛巳元敕修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　乙酉
元宮城初建東西華左右掖門　襄陽被圍五年援
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城中稍有積粟乏鹽薪布
帛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于髻藏積草下
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援救至隘口元
守卒見積草多鉤爲薪泅者被獲郢鄧之路亦絕至
是詔荆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

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源于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每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浉沶發舟，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鎗、火礮、熾炭、巨斧、勁弓。夜漏下三刻，起矴行，以紅燈爲號，貴率先，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舟師蔽水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埋之。（〔攷異〕元史本紀作八月癸卯敗襄陽援兵，斬其將張順，蓋據奏聞之日也，今從宋史本紀作五月。）

六月甲午，高麗告饑，元命轉東京米以賑之。

丙申，徙皮龍榮于衡州。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龍榮少有智略，性伉直，故卒爲似道所擠死。

丁酉，以吏部尚書章鑑同簽書樞密院事。

發錢十萬緡，命京湖制置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積貯。

乙巳，以家鉉翁兼權知紹興府、浙東安撫提舉司事，以唐震爲浙西提點刑獄。鉉翁，眉州人；震，餘姚人也。

辛亥，臺臣言：「江西推排田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等虛名尚在，占悋常役，爲害無窮。」又言：「廣東運司銀場病民。」詔俱罷之。

高麗國王禃請元討耽羅餘寇。

秋七月丁巳朔，元河南省臣言：「往歲徙民實邊屯耕，以貧苦悉散還家。今唐、鄧、蔡、息、徐、邳之民，愛其田廬，仍守故屯，願以絲銀準折輸糧，而內地州縣轉粟餉軍者反厭苦之。臣議今歲沿邊州郡驗其戶數，俾折鈔就沿邊和糴，庶幾交便。」從之。

壬午，元和爾果斯（舊作和禮霍孫，今改。）言：「蒙古字設國子學，而漢官子弟未有學者，及官府文移猶有輝和爾字。」詔：「自今凡詔令並以蒙古字行。」仍遣百官子弟入學。

元董文炳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於淮西，築正陽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

元大司農司以安肅州被徐水之害，議奪水故道，決使東入清苑。然地勢不便，徙使害及清苑，而故道必不可奪。清苑縣尹耶律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清苑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磑，民以失利訴。伯堅命毀磑，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磑，仍以事聞於省部，著爲定制。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八十（起元默涒灘八月，盡閼逢閹茂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乙巳，元主歸自上都。　張貴既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勇，欲還郢，乃募得死士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郢求援于范文虎。時元軍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九月甲子，貴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乃舉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珠、劉整分率戰艦邀擊，貴以死戰拒，沿岸束荻列燭，火光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軍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力困，且出不意，與之戰，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珠于櫃門關，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尸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考異）宋史忠義傳張貴之死不繫月，今從元史本紀作九月。

丁卯，洪天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尋卒，謚文毅。　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爲大禮使。禮成，詣景靈宮，將還，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帶御器械顯祖請如開禧故事，卻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自是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寵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冬十月丙戌，元封皇子蒙古岱爲安西王，賜京兆爲分地。　癸巳，元以趙璧爲平章政事。（考異）元史趙璧傳以復拜平章爲十年事，今從本紀。　張易爲樞密副使。　癸卯，元初立會同館。　己亥，以會稽、餘姚、上虞、諸暨、蕭山大水，減其田租。　丁未，以章鑑兼權參知政事。　十一月，馬廷鸞扼于賈似道，力辭相位。乙卯，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旋命提舉洞霄宮。　丁卯，元城光州。　己巳，元發兵伐耽羅。　時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荊湖制置使李庭芝請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帝從之，遣永寧僧齎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入元境，事覺，元主敕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人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實不知。」元主賞整，使還軍中，誅永寧僧及其黨，且令整移書來責執

政。元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奏言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脣也宜先攻樊城斷其聲援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元主以爲然會回回創作巨石礮來獻用力省而所擊甚遠命送襄陽軍前用之。元劉整築新門於鹿頭山使千戶隨世昌總其役樊城出兵來爭且拒且築不終夜而就整授軍二百令世昌立礮簾於樊城攔馬牆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軍校多死傷達旦而礮簾立南師列艦江上世昌乘風縱火燒其船樊城出兵鏖戰攔馬橋下世昌流血滿甲氣愈壯南師退入城。十二月辛亥四川安撫使昝萬壽遣兵攻成都元簽省嚴忠範戰敗同知王世英等八人棄城遁遂毁其大城元以罪在主將元世英等縛忠範至都治之罷其官。甲寅召葉夢鼎入相詔加少傅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嵊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勒令休致。

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春正月戊午元宿州萬戶額森布哈舊作愛先不花今改請築堡牛頭山扼兩淮糧運不允額森布哈因上言前宋人城五河統軍司臣皆當得罪今不築恐爲宋人所先元主曰汝言雖是若坐視宋人戍之罪亦不免也。乙丑樊城破考異元史本紀作癸亥今從宋史樊被圍四年荆湖都統制范天順及部將牛富力戰不爲衄富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未幾阿爾哈雅以回回新礮進攻張宏範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珠舊作阿朮今改曰襄在漢水南樊在其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水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珠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大木水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元水軍總管張禧曰斷鎖毁木樊城必下阿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漢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居民燒絶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之歎曰將軍死於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文虎之姪富霍邱人也。

二月甲申詔爲郢州統制張順立廟荆湖賜額曰忠顯官其二子。庚戌考異元史本紀作丁未今從宋史襄陽久困援絶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樊城既破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考異癸辛雜識載壬申十一月荆閫李庭芝奏襄圍不解客主易位賈平章妻曰若辦此事非臣揚軀勇往然未能遂然纔使臣亦行後時矣恐無益於襄陽之存亡尚可使江南無虞而不至[illegible]之震驚也庭芝欲臣建督於荆之說不過姑爲是說審勢度力臣敢[illegible]臣敢安坐於此得乎臣今爲此行收則諸閫皆受節度若進至[illegible]示行春夏之交則調一大將統三萬兵船直擣頹壘又調一大將統二萬兵直擣山東覘襄圍之人敵皆河南北山東之人必將自亂其父母妻子相率離叛矣是則襄圍不解臣未之信也伏望陛下不吝臣行步離左右纔有奇謀祕計一無所施且當以擇相爲急癸酉三月賈平章又奏忽得李庭芝信連日乃知襄帥呂文煥爲敵誘脅竟以城降臣一聞戰眩顛沛幾於無生不謂事不可期力無所措乃至此極容臣自效以報國恩按似道請行邊諸疏徒爲虛語實無意行宋史略之是也今從略未幾阿爾哈雅率總帥索多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

如震霅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常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爾哈雅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絶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次獻城池且陳攻郢之策請己爲先鋒阿珠入襄陽阿爾哈雅遂偕文煥入朝元主以文煥爲襄陽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工部侍郎高斯得疏論邊事帝善而不能行斯得旋出知建寧府　三月庚申四川制置司言劉整故吏羅鑑自北還上整書槖一帙內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置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辛未元劉整請教練水軍五六萬及于興元金洋州汴梁等處造船二千艘從之　癸酉元以前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張惠爲中書右丞是日元主如上都

壬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時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　太學生郭昌子上守備六策一曰分游擊以屯南岸二曰重歸峽以扼要衝三曰備鄂漢以固上流四曰調精兵以護漢江五曰備下流以絶窺伺六曰飭隘口以備要害　元立皇子燕王珍戩(舊作真金今改)爲太子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元主以爲太子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太子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本不差雖摹千年板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太子曰善　夏四月詔以范天順牛富死節襄樊官其二子賜土田金帛　甲申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　辛卯以趙溍爲沿江制置使兼建康留守溍多獻寶玉于賈似道故有是命　元將相大臣皆以南伐爲請召姚樞許衡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公履等問計公履等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元主然之以史天澤阿珠阿爾哈雅行荆州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哈坦(舊作合丹今改)劉整達春(舊作塔出今改)董文炳行淮西等路樞密院事守正陽天澤等陛辭詔諭以襄陽之南多有堡砦可乘機進取仍以鈔五千錠賜將士及賑新附軍民　五月壬子朔元定內外官復舊制三歲一遷　戊辰元詔天下獄因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切疎放限以八月內自至大都如期而至者皆赦之　庚辰詔諸人上書請以丞相賈似道督兵者不允餘付機速房　六月前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上書陳危急三策曰鎖漢江口岸曰城

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左藏東庫寨材望上書言邊事大可憂者七急當爲者五不報　己丑刑部尚書兼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請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溍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　癸卯京湖制置司汪立信奏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其姪天順守節不屈或可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請置之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羈管

時國勢危甚太府寺丞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襄陽之陷其罪不專在于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敵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尚愈于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今代言乏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顧此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末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卽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强力敏事捷疾快意卽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于若人哉迷國者進悟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能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常思之今之所少不至于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閫駭聽因諸閫有辭于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于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龐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籬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闘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似道大怒黜仲微江東提點刑獄　元以劉整阿爾哈雅不相能分軍爲二各統之　元高麗經略實都等以兵入耽羅撫定其地詔以迪里巴爲耽羅國招討使尹邦寶副之

初元趙良弼使至日本其太宰府官來索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乃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及是始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元主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　閏月丙申前臨安府司法梁炎午陳攻守之要五事不報　辛未元敕翰林院纂

修國史采錄累朝事實以備編集　元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等屢毀漢法國學諸生廩食或不繼秋七月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主國學衡弟子耶律有尙蘇郁白棟爲助教庶幾衡之規模不致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騣山知合州張珏擊走之初蒙古兵入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珏代之自開慶受兵民凋敝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再期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騣虎項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哈喇帥兵築之珏聞哈喇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呰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騣城築卒不就珏善用兵出奇設伏算無遺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奴隸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親必罰故人人用命　元主以天下獄囚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仲秋悉來京師聽決囚如期至元主惻然八月庚戌詔竝赦之既而命詞臣作詔戒諭天下皆不稱旨王磐獨以縱囚之意命詞元主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乃爲朕言之賜酒嘉獎　九月辛巳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吏部尙書陳宜中同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元初建正殿寢殿香閣周廡兩翼室　元西蜀都元帥伊蘇岱爾（舊作也速答兒今改）與皇子西平王鄂羅齊（舊作奧魯赤今改）合兵攻建都蠻擒酋長下濟等四人獲其民六百建都乃降　十一月壬午封皇子㬎爲嘉國公以李庭芝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夏貴爲淮西制置使兼知廬州陳奕爲沿江制置使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爲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王工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擅分閫　起前直學士院文天祥爲湖南提刑天祥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元大司農司言中書移文以畿內秋禾始收請禁農民覆耕恐妨芻牧元主以農事係民生命詔勿禁　是歲元諸路大水蝗賑米凡五十四萬餘石

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元宮闕告成元主始御正殿受朝賀　壬午城鄂州漢口堡　戊子福建安撫使江萬里以疾辭職任詔依舊職奉祠　庚寅城鄂州沌口西岸堡　乙巳雨土　丙午元免于闐采玉　是月賈似道母死似道歸台州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喪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似道遂還朝

元阿爾哈雅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阿珠又言臣略地江淮見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圖（舊作安童今改）巴延（舊作伯顏今改）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臣老猶足爲副元主曰巴延可以任此事阿爾哈雅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

不可遂詔中書省簽軍十萬人。二月己酉趙順孫罷爲福建安撫使。壬申元造戰船八百艘于汴梁。元主如上都聞遼陽行省國王特默格舊作頭輦哥今改擾民不便乃起廉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命肩輿入見賜坐元主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每以帝道啓朕及鄂漢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爲顧退託耳遼瀋戶不下數萬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鎮體朕此意。三月庚寅元遣鳳州經略使實都軍民總管洪俊奇等將兵伐日本戰船凡大小九百艘軍萬五千人元主以討日本事問趙良弼良弼曰臣居日本歲餘覩其俗很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官田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元主從之。辛卯元改荆湖淮西樞密院爲行中書省巴延史天澤並爲左丞相阿珠爲平章政事阿爾哈雅爲右丞呂文煥爲參知政事行省事于荆湖哈達舊作合荅今改爲左丞相劉整爲左丞董文炳並參知政事行省事于淮西癸巳元獲嘉縣尹常德課最詔優賞。元翰林學士王磐嘗於會議時數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才力閔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肯退彼既不自知恥朝廷亦不以爲非甚不可也磐先以疾請斷月俸毋給至是堅乞致仕元主遣使之諭之曰卿年雖老非任劇務何以辭爲仍詔祿之終身併還所斷月俸磐不得已復起。夏四月乙卯封皇子㬎爲永國公。五月丙申元以皇女下嫁高麗世子王愖。壬申張珏表請城馬騣虎頭山或先築其一以扼險要。六月庚申元主命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貿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卽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問罪之師有不能已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知及逆敵者俘戮何疑。元廉希憲知北京民大悅服異時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惶懼求哀國王特默格亦爲之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長公主及國壻入朝于路縱獵擾民希憲面諭國壻欲入奏之國壻驚愕入語公主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以鈔萬五千貫還斂民之直幸勿遣使者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秋七月癸未帝崩于嘉福殿年三十三嘉國公㬎卽皇帝位帝自爲太子以好內聞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

詣閤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
三十餘人及崩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公昰
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時年四歲皇太后臨朝
聽政 甲申封皇兄建國公昰爲吉王皇弟永國公
昺爲信王 詔賈似道依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
丙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詔以
生日爲天瑞節 初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
道曰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
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
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
姓鬱怨欲上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
里不亦難乎爲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
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
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而沿
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
屯爲府府有總督其有要害處輒三倍以兵無事則
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
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親
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莅東西二府此上
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
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
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
則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
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
法廢斥之 辛卯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
知江陵府 乙未元巴延出師陛辭元主諭之曰古

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
八月丁未元史天澤言今大師方興荊湖淮西各
置行省勢位既不相下號令必不能一後當敗事元
主是其言復改淮西行中書省爲行樞密院天澤又
以病表請專任巴延乃以巴延領河南等路行中書
省所屬並聽節制 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湧流
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算 元中書省言江漢
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
我善遇降將亦策之善者也元主從之 元四川總
帥汪惟正上言曰蜀未下者數城耳宜併力攻臨安
根本既拔此將焉往願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峽與巴
延會錢塘元主優詔答曰四川事重舍卿誰託異日
蜀平功豈在巴延下耶 甲寅元弛河南軍器之禁
是月元太保劉秉忠薨秉忠好學至老不衰雖位
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扈從至上都其地有
南屏山築精舍居之至是無疾端坐而逝元主驚悼
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愼密不避艱險言
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
知之它人不得與聞也遣官護其喪還葬大都謚文
貞後改謚文正 九月元左丞相河南行省巴延會
師于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丙戌巴延與平章行省
阿珠由中道循漢水趣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
濼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巴延曰吾且飛渡大江而
憚此潢潦耶使一壯士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癸巳
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
以石爲城新郢城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

水中夾以礮弩凡要津皆施柭設守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珠獲俘民言沿漢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能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下流黃家灣堡堡西有溝南通藤湖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而下漢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襟喉不取恐爲歸路患巴延曰用兵緩急我則知之大軍之出豈爲一城哉遂舍郢順流而下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巴延阿珠殿後下不滿百騎　己亥賜禮部進士王龍澤以下及第出身　元主歸自上都時有言漢人毆傷蒙古人及太府監盧甲盜翦官布元主怒命殺以懲衆董文忠進曰刑曹於罪囚當死者已有服詞猶必詳讞豈可因人一言遽加之重典請付有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圖們（舊作突滿今改）分覈之皆得其誣狀遂詔原之元主因責侍臣曰方朕怒時卿曹皆不敢言非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二無辜之人必取議中外矣因賜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太子亦語宮臣曰方天威之震董文忠從容諫止實人臣難能者太府監屬奉物詣文忠泣謝曰鄙人賴公復生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於危急者蓋爲國平刑豈望子報哉卻其物不受　冬十月己酉元享於太廟

甲子詔以明年爲德祐元年　乙丑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樞密院事　元軍之去郢也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巴延阿珠還軍迎擊之及泉子湖文義力戰而敗巴延擒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餘衆皆潰元軍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巴延復命呂文煥至城下招之亦不應丙寅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張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都統制邊居誼力戰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縛虎臣等至壁使招降居誼不答明日又至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幷中其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它馬奔還會總制黃順副總制任寧相繼出降其部曲多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卻之己巳元總管李庭攻破外堡諸軍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居誼舉家自焚巴延壯居誼購其尸觀之遂殺虎臣大用居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擢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詔立廟死所　閬中地震　十一月浙東安撫使馬廷鸞力辭去任　戊寅詔依舊職奉祠　詔爲趙文義與其兄文亮共立廟揚州賜額曰傳忠　初李庭芝帥淮南闢進士鹽城陸秀夫名辟置幕下主管機宜文字秀夫性沈靜不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常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己時稱得士多者淮南第一號小朝廷及是以秀夫爲淮東制置司參議　丙戌以王爚爲左丞相章鑑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從賈似道請也　元東川元帥楊文安自達州進趨雲安軍至

馬湖江與南師遇大破之遂拔雲安羅拱高陽城堡
元安圖奏阿哈瑪特蠹國害民凡官屬所用非人
請別加選擇其營作宮殿貪綠爲姦亦宜詰問元主
命窮治然阿哈瑪特委任如故 元巴延軍過復州
知州翟貴以城降諸將請點視其倉庫軍籍巴延不
聽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珠使阿爾哈
雅來言渡江之期巴延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珠
乃自來巴延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
人知之乎潛刻期而去乙未軍次蔡店丁酉往視漢
口形勢時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
都統制王達守陽邏堡京湖宣撫使朱禩孫以游擊
軍扼中流元軍不得進阿珠部將馬福言自淪河走
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巴延使覘沙蕪口
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
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丙午巴延乘間遣阿喇罕
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辛亥自漢口開壩引船
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壬子戰艦萬計相踵而至
以數千艘泊淪河灣日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
江北 癸丑巴延遣人招諭陽邏堡守將王達等曰
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
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天下猶賭博孤注輸
贏在此一擲爾巴延麾諸將以白鷂子千艘攻之三
日不克巴延密謀于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
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
趨上流爲擣虛之計明日渡江襲江南岸已過則亟
遣人報我阿珠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
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巴延計定
乙卯遣阿爾哈雅督萬戶張宏範等進薄陽邏堡夏
貴率衆援之阿珠即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四十里
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珠遙見兩岸多露沙
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
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格中三創喪其師
三百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流格中流矢戰益力鵬
飛亦卻阿珠遂登沙洲攀岸步鬭散而復合者數四
出馬于岸力戰追至鄂東門鵬飛被七創走阿珠獲
其船千餘艘遂起浮橋成列而渡乃遣人還報巴延
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珠渡江大驚引
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
廬州陽邏堡遂破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
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巴延曰陽邏之捷
吾欲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
阿珠會 元諸將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珠曰
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
巴延遂趣鄂州己未焚戰艦三千艘烟燄漲天城中
大恐時朱禩孫帥師援鄂道聞陽邏之敗夜奔還江
陵庚申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鄂恃漢陽爲蔽
及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
曰汝國所恃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
輩不降何待權守張晏然度不能守遂以州降程鵬
飛亦以其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
巴延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爲荆
湖宣撫使撤守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

充軍餉命阿爾哈雅以四萬人守鄂而自率大衆與阿珠東下趣臨安阿爾哈雅戍鄂禁將士毋得侵掠其下無敢取民一菜者民大悅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于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　詔天下勤王　元賜太乙真人第一區仍賜額曰太一廣福萬壽宮　乙丑以高達爲湖北制置使　詔邊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居暇食有司覈其租稅收之　庚午元巴延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爵巴延曰汝既率衆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　李庭芝遣兵入援　是歲元諸路蟲災凡九所發米七萬五千石粟四萬石以賑之　元主謂秦蜀行省平章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曰雲南朕常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如卿者賽音諤德齊受命即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爲圖以進帝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鈔五十萬緡金寶無算時宗王托果嚕（舊作脫忽魯今改）方鎮雲南惑于左右之言以賽音諤德齊至必奪其權具甲兵爲備賽音諤德齊聞之乃遣其子尼雅斯拉鼎（舊作納速剌丁今改）先至其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撫循今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罵其下曰吾幾爲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撒滿位哈乃等至賽音諤德齊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尼雅斯拉鼎偕來視猶兄弟也請以子禮見皆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二君雖爲宗王親臣未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欲各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見王未敢擅授令一人先還稟王王大悅由是政令一聽賽音諤德齊所爲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八十一 起柔兆困敦正月盡七月凡七月

帝㬎 帝㬎度宗第二子母曰全皇后咸淳七年九月己丑生于臨安府之大內九年封嘉國公十年七月癸未即皇帝位德祐二年二月丁丑入元降封瀛國公　案帝㬎紀年謹遵通鑑輯覽

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元兵入黃州。壬
午，葬端文明武景孝皇帝于永紹陵，廟號度宗。乙
亥，元東川副都元帥張德潤拔禮義城，殺安撫使張
資。繼遣元帥張桂孫略地，擒總管郭武及都轄唐惠
等六人。癸未，元兵攻蘄州，知州管景模以城降。攷異
宋史作丁丑知蘄州管景模遣人請降於黃州今從元史作癸未 乙酉，以陳宜中同知樞
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初呂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
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
承制召為都督府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
真孫遣人詣蘄，以江州降元。巴延舊作伯顏今改以師夔知
江州。丙戌，元兵侵江州，知安東軍陳嚴夜遁，時知壽
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閶、知德安
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
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巴延。巴延怒曰：吾
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
斥遣之。丁亥，元樞密院言宋邊郡如嘉定、重慶、江
陵、郢、漣、海皆阻兵自守，宜降璽書招諭，從之。初，元
人南侵，用呂文煥與劉整為嚮導，尋別命整出淮南，
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
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巴延不可，曰：吾受詔

特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
無為軍，久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整失聲曰：首帥
束我，使我成功後於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
憤成疾，死于無為城下。壬辰，元以宣撫使賈居貞
簽書行中書省事，戍鄂州。居貞謂阿爾哈雅曰：江陵
乃宋制閫重兵所屯，聞其諸將不睦，遷徙之民盈城，
復皆疾疫，芻薪乏闕，杜門不敢樵采，當乘隙先取之。
阿爾哈雅深以為然。知安慶軍范文虎遣人以酒
饌詣江州迎元軍，且謂巴延曰：行樞密院臨城招諭，
眾心不從，願俟丞相。巴延初以安慶城在山頂，且兵
糧皆足，勢不可攻，又慮文虎為勍敵，甚憂之，及聞欲
降，大喜，乃使阿珠先造之。文虎遂以城降，通判夏椅
仰藥死。巴延至湖口，繫浮橋以渡，風迅水駛，橋不能
成，乃禱于大孤山神，有頃風息，橋成，大軍畢渡。巴延
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乙未，以孫虎臣為寧武
軍節度使。元使兵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
範奉國書來使。初賈似道畏劉整不敢出師，及聞
其死，喜曰：吾得天助矣。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
三萬以行，金帛輜重舳艫相銜百餘里，命宰執小事
專決，大事則關白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
為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
師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它舟而去，遂由
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
二月，夏貴引兵會賈似道于江上，袖中出一書示似
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癸卯，以汪
立信為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

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賈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寸土乾淨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以此負國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南以為後圖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黄柑遺巴延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阿珠謂巴延曰宋人無信唯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巴延乃令囊嘉特舊作囊加歹今改來言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附欲和則當來面議因索答書似道不答囊嘉特歸報京亦還〔攷異〕經世大典載巴延答書云如君臣相率納土即當奏聞不然備爾甲兵以決勝負囊嘉特回言似道不肯降蓋巴延祗許其降而不許其和也今參宋元二史書之　甲辰以黄萬石為江西制置使　元立后土祠于臨汾立伏羲女媧舜湯河瀆等廟于河中解州洪洞趙城　元主將用兵日本問王磐以便宜磐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取之若復分力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庚戌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齎書使日本　元兵攻池州知州王起宗遁去通判昌化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李陽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率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皆歸於林卯發知

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非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巴延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于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順義夫人　元太宗長孫曰哈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諾摩罕舊作那木罕今改為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圖舊作安童今改總省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它遂卒元主聞訃震悼謚忠武追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慙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之下流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失利于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己上殊無鬭志會巴延令軍中作大筏數十采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已巴延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珠與虎臣對陣

巴延命舉巨礮擊虎臣軍阿珠以划船數千艘乘風
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先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
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讙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
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
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
乍合阿珠與鎮撫何瑋李庭等以小旗麾將校左右
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攷異
魯港之敗由於賈似道不知兵將士離心元人以力戰取勝耳癸辛
雜識云或謂賈平章督艤之師嘗與北軍議定歲幣講解約于來日
各退師一舍以示信既而西風大作北軍之退西者旗幟皆東指南
軍都撥轉孫虎臣意以為北軍順風進師遂倉卒告急於賈賈以為
北軍失信而相紿遂鳴鑼退師及知其誤則軍潰已不可止矣是南
軍先退之後越一宿而北軍始進蓋以此也此傳聞之誤殊不足信
今據宋史賈似道傳參用
元史阿珠李庭何瑋諸傳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
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
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俱膽
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
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
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
之皆莫應至有為惡語嫚罵者　壬戌元軍攻饒州
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
道同陰使於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
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
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
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郴州守趙崇榞寓居
城中亦死之道同以城降震始以忤賈似道罷官家
居久之起知饒州至是死節贈華文閣待制謚忠介
初特進奉祠江萬里聞襄樊城破鑿池芝山後圃扁
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
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元
軍執其弟知南劍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
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尸如疊翼日
萬里尸獨浮出從者斂葬之尋贈太傅益國公謚文
忠　甲子元兵攻臨江軍知軍鮑廉死之　中書舍
人王應麟言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
文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厚賞以作
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因條上求將材
練軍實備糧餉等事不報　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
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
公卿雜議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己不能與大計乞罷
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
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
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
不至惟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
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元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涯今改
言江陵宋巨鎮地居大江上流屯精兵不啻數十萬
若非乘此破竹之勢取之江水泛溢鄂漢之城亦恐
難守元主從其請仍璽書遣使招降　丙寅以文天
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
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
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
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
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
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
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聞風而起義

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戊辰，湖南提刑李芾遣將率壯士三千人入援，尋以芾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破，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即以身行可也。」芾曰：「吾豈拙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

己巳，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樞密院事，禮部侍郎文及翁簽書樞密院事，倪普同簽書樞密院事。召王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使居京師，以備咨訪。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真，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哈雅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大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

元兵攻嘉定，都統侯興力禦，死之。

庚午，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賈似道罷。初，陳宜中附似道，驟得登政府。至是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請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次第除之，放還諸竄謫人。趙與可除名，令臨安府捕案之。

辛未，右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託故遯遁去。

江淮招討使汪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攷異）宋史本紀云汪立信卒于七月，陳桱續編云卒于二月，薛氏因之。宋史汪立信傳言立信聞巴延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巴延入建康以三月，則立信之卒當在二月中，非七月也，今酌書之。

是月，沿江制置大使、建康行宮留守趙溍棄城南走，都統徐王榮、翁福等以城降元。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益亦棄城遁。知太平州孟之縉、知和州王喜、知無爲軍劉權、知漣州孫嗣武相繼迎降。

元主如上都。

鄂州降臣張晏然等上書於元主曰：「宋之權臣不踐舊約，拘留使者，實非宋主之罪。敢仰祈聖慈，止罪擅命之臣，不令趙氏乏祀。」元主召赴闕，諭之曰：「卿言良是。卿既不忘舊主，必能輔弼我家。已遣巴延按兵不進，仍遣廉希賢等持書往使。果能悔過來附，既往之愆，朕復何尤！至於權臣賈似道，尚無罪之之心，況肯令趙氏乏祀乎！若其執迷罔悛，未然之事，朕將何言，天其鑒之。」

二月，壬申朔，殿前都指揮使韓震復請帝遷都，如賈似道之議。陳宜中欲示己非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將李大時等叛，攻嘉會門，射火箭至大內。急發兵捕之，皆散走，攜震母妻及諸子出奔元軍。

癸酉，元巴延入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巴延開倉賑之，遣醫治疾，民大悅。或以汪立信二策及死告巴延，巴延請戮其孥。巴延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吾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於是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其子麟在建康，不肎從衆降元，崎嶇走閩以死。

元主詔巴延以時方暑，

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縱之則逸而逝矣元主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遂詔巴延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珠分駐揚州與博爾歡（舊作博羅歡今改）達春（舊作塔出今改）絕宋淮南之援巴延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忠請降朝廷以元兵漸迫命浙西提刑司準備差遣劉經戍吳江兩浙轉運司準備差遣羅林浙江安撫司參議官張濡戍獨松關山陰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戍四安鎮起趙淮為太府寺丞戍銀林東壩濡俊之曾孫也召章鑑還朝鑑言韓震雖請遷都意實無它遽置之死震驚乘輿似亦太過陳宜中銜之 甲戌元兵攻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乙亥詔諭叛將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於元議息兵 以王爚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閩中地復大震 右丞相章鑑為御史王應麟所劾削官放歸田里太皇太后命仍與祠祿鑑居相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 侍御史陳過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翁應龍等不俟報而去監察御史潘文卿季可請從過所請乃命捕應龍下臨安府獄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游汶朱浚陳伯大董樸譴洪起畏鎮江自效 丙子下詔罪己以陳宜中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爚還朝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府于京徼召諸路軍馬勤王幷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督之 召高斯得權兵部尚書斯得疏請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是旌節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斯得痛國事之危激烈言事無所避擢翰林學士 御史孫嶸叟請竄籍潛說友吳益等陳宜中以為簿錄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嘗輕用王爚力爭謂當如嶸叟所言議不決楊文仲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今日不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 丁丑知滁州王應龍以城降元 己卯杖翁應龍刺配吉陽軍 命王爚陳宜中並都督諸路軍馬 壬午追復吳潛向士璧官 元兵攻常州知州趙與鑑遁州人錢訔以城降 甲申元兵攻西海州知州丁順降乙酉知東海州施居文乞降於西海州 知平江府潛說友以城降元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丙戌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元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丁亥有二星鬬于中天頃之一星隕 己丑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不受命 庚寅元兵既迫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使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賢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

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尙存其在朝文武竝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使者康希賢嚴忠範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衞巴延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巴延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毋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　元阿爾哈雅率兵規取荆湖留賈居貞守鄂居貞發倉廩以賑流亡宋宗室子孫流寓者廩食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東南未下郡縣商旅留滯者給引使歸免括商稅及湖荻之禁造舟數百艘爲水軍不致病民一方安之　壬辰元阿爾哈雅攻岳州安撫使高世傑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爾哈雅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陳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追逐世傑斬之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縉舉城降　丙申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　戊戌赦邊城降將罪能自拔而歸者錄之有能復一州者予知州復一縣者予知縣所部僚吏將卒及土豪立功者同賞　詔公田最爲民害稔禍十有餘年自今竝給原主令率其租戶爲兵　庚子元從王磐竇默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其翰林兼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誥備顧問　辛丑元命阿珠分兵取揚州趙良弼言於元主曰宋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錢唐元主然之　是月知滁州王虎臣知寧國府顏紹卿皆以城降元　管景模之降元也其子如德從之入覲元主問天下何以得宋何以亡如德對曰陛下以福德勝之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何待元主曰善旋慰諭之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卽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旋授如德湖北招討使　夏四月文天祥兵至吉州江西制置副使黃萬石與天祥有舊嫌且忌其聲望出己右言於朝曰天祥軍皆烏合兒戲無益乃詔天祥留屯隆興府　乙巳元兵入廣德軍知廣德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敏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　丙午元兵入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鎭司馬夢求自經死夢求光五世孫也　戊申京湖宣撫使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達先以賈似道忌其功懷怨望及元阿爾哈雅自岳州攻江陵達累戰敗遂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李湜等出降阿爾哈雅入城命禩孫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諸州相繼皆降阿爾阿雅承制竝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謂近臣曰巴延東下阿爾哈雅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元阿爾哈雅請命重臣開大府鎭江陵元主急召廉希憲於北京入見賜坐諭曰荆南入奉版籍欲使新附者感恩未來者向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南土卑濕於卿非宜今以大事付託度卿不辭賜田以養居者賜馬五十以給從者希憲曰臣每懼才識淺近不能勝負

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復詔希憲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壬子，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事。有司議建藩屏，以强王室。乙卯，詔以福王與芮爲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甲寅，元諭中書省議立登聞鼓。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局官合山縣尉胡傳心、陽春主簿潘大同、濠梁主簿潘大本、進士潘文孫、潘應奎攻復金壇縣，鎮江統制侯嵓縣尉趙嗣濱反助元兵來戰，成大被執，不屈，與二子及傳心等皆死之。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珠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叛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辛酉，度支尚書吳浚遣人至建康，爲陳宜中移書，言前殺廉希賢，乃邊將所爲，太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巴延曰：彼爲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秦中、張羽同遣人還臨安。羽行至平江驛亭，復被殺。壬戌，阿珠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鸛觜，敗績。癸亥，加知思州田謹賢、知播州楊邦憲竝團練使，趣兵入衞。丁卯，加李庭芝參知政事。庚午，阿珠乘勝進趣揚州，姜才爲三疊陳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珠佯退，才逐之，阿珠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陳，元張宏範以十三騎絶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宏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奮大刀直前向宏範，宏範反轡迎刺之，應手而仆，元兵歡聲動地，才軍遂潰，阿珠與宏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濠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入城，誓死守。阿珠乃築長圍，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黃塘，西北抵丁村，務欲以久困之。吏部尚書常楙入見，言：嚮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沈冤幽憤，鬱結四十五年之久，不爲妖爲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元遣使召嗣漢四十代天師張宗演赴闕。五月癸酉，元兵攻寧國縣，知縣趙與⿰禾曹出戰死之。丁丑，環衞官劉師勇復常州，加濠州團練使，助姚訔守常，以張彥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傑軍合。師勇，廬州人；訔，希得子也。〔攷異〕劉師勇復常州，元史作庚辰，今從宋史。己卯，賜處士何基謚文定，王柏贈承事郎，從祭酒楊文仲之請也。以張珏爲四川制置副使。庚辰，元詔諭參知政事高達曰：昔我國家出征，所獲城邑，即委去之，未嘗置兵戍守，以此連年征伐不息。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雖得其地而無民，其誰與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蒙古未之知也，爾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舊部曲，未歸附者，何以招懷，生民何以安業，聽汝爲之。丁亥，元召巴延赴大都，以蒙古萬戶阿喇罕權行中書省事。庚寅，五郡鎮撫使呂文福降元。辛卯，籍潛說友、吳益、呂文煥、孟子縉、陳奕、范文虎家。丙申，遣使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宮

觀時知慶遠府仇子眞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衞詔與張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己亥吳繼明復蒲圻通城崇陽三縣以繼明權知鄂州令擇險爲寓治　是月元廉希憲至江陵阿爾哈雅率其屬望拜塵中荊人大驚希憲即日禁剽奪通商販兵民安堵首錄宋故官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材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效今所饋者若皆己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豈宜盜竊若歛於民不爲無罪宜戒愼之希憲令俘獲之人軍士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擄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役立契券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是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命決之得良田數萬頃以爲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民悅之　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既晝晦如夜星見雞鶩皆歸王爚言日食不盡僅一分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乞賜罷黜不許　初成都安撫使昝萬壽守嘉定與元賽音諤德齊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對壘賽音諤德齊一以誠意待之不爲侵掠萬壽心服未幾元召賽音諤德齊還萬壽請置酒爲好賽音諤德齊徑往不疑酒至左右言未可飲賽音諤德齊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昝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我朝之人乎萬壽嘆服至是元主召汪良臣入朝命之曰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鼎紫雲諸城降元以萬壽簽四川行樞密院事賜名順　辛丑太皇太后詔削聖福尊號以應天戒命侍從官以上各舉才堪文武者雖在謫籍亦聽舉之　庚戌誅翁應龍籍其家　甲寅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王爚陳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毋藉此求閑也乃以爚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爲左丞相夢炎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爚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遣使遮留乃還　己未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　辛酉潼州安撫使知江安州梅應春以城降元　丙寅揚州都統姜才副將張林率步騎二萬人乘夜攻元揚子橋木柵守柵萬戶史弼告急於阿珠阿珠率總管管如德等自瓜洲以兵赴之詰旦至柵下才軍夾水爲陳阿珠麾騎兵渡水夾擊陳堅不可動阿珠引卻才進逼之戰不利而走阿珠麾步騎並進遂大敗如德生擒林才僅以身免士卒死者萬餘人　丁卯朱禩孫除名籍其家　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於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珠登石公

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逢檣俱焚煙熖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宏範董文炳劉國傑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珠範追之獲白鷂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國傑本女直人姓烏庫哩後入中州改姓劉氏貌魁梧善騎射膽力過人數有軍功蒙古主壯之詔加懷遠大將軍賜號巴圖國傑行二故呼之曰劉二巴圖

甲戌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請誅賈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賈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乃削似道三官令李庭芝津遣似道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言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請下詔切責似道乃還紹興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於太皇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於是始詔似道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

丁丑復詔徙似道于建寧府翁應龍既誅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于是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罰輕請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饒訐貪淫褊驕各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于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吐況見其面乎宜遠投荒服以禦魑魅庚寅詔謫賈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而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詩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追復皮龍榮官

辛卯陳宜中去位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於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爚復言曰事無重于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耶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皇太后不許京學士劉九皐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黨賈似道趙溍趙與鑒皆棄城遁宜中乃假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槩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一似道也初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爚或謂京學之論實爚嗾之書上宜中

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 壬辰太皇太后下劉九臯于臨安獄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爚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爚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爚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爚清修剛勁不阿權勢及爲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昝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珏固守重慶不下元主建東西行樞密院會兵圍之 巴延至上都面陳形勢乞進兵遂拜右丞相巴延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珠左丞相仍詔巴延直趨臨安阿珠仍攻淮南阿爾哈雅取湖南萬戶宋都木達(舊作宋都解今改)及武秀張榮實李恆呂師夔等取江西元主仍詔諭巴延曰宋君臣相率來附則趙氏族屬可保無虞宗廟悉許如故 癸巳詔知廬州夏貴加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仍還揚庭芝亦不行 起復文天祥爲兵部尚書 高斯得罷乙未以殿中侍御史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申以開慶兵禍追罪史嵩之削其謚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八十二（起旃蒙大淵獻八月盡柔兆困敦閏三月凡九月）

帝㬎

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八月己亥朔總制毛獻忠將衢州兵入衞 辛丑琉決臨安府罪人 壬寅右正言徐直方遁 加夏貴兩淮宣撫大使 李芾爲湖南鎮撫大使知潭州 乙巳吳繼明復平江縣旋加繼明湖北招討使 己酉拘閻貴妃集慶寺賈貴妃演福寺田還安邊所 丁巳加張世傑神龍衞四廂都指揮使總都督府諸兵 庚戌劉師勇攻呂城破之 戊午加師勇和州防禦使 趙淇除大理少卿王應麟言昔內外以寶玉獻賈似道淇兄弟爲甚 己未罷之 辛酉元主歸自上都 甲子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而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命天祥知平江府 元廉希憲既安輯荊南之民歎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校選教官置經籍希憲仍親詣講舍以厲諸生由是思播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元主聞之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 九月己巳授陳宜中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不至 庚午元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以軍興國用不足請復立都轉運使九量增課程元額鼓鑄鐵器官爲局賣禁私造銅器 丁丑元弛河南鷙馬之禁 己卯陳宜中乞任海防不允 辛丑有事於明堂赦先是議以上公攝行權工部侍郎兼給事中楊文仲曰今祇見天地之始雖在幼沖比郊喪次已勝拜跪執禮無違所當親饗從之 丙戌命文天祥爲都督府參贊官總三路兵仍知平江 鄭虎臣監押賈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廁上拉其胷殺之後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 元兵入泰州孫虎臣自殺旋贈太尉 甲午揚州都統姜才率步騎萬五千人攻元灣頭堡爲阿珠（舊作阿术今改）所敗 乙未元兵攻呂城張彥被執降于元呂城既失常州勢益孤 丙申元以伊實特穆爾（舊作也速帖木兒今改）爲御史大夫括江南諸郡書版及臨安祕書省乾坤寶典等書 元兵攻常州久不下昭文殿大學士姚樞言於元主曰陛下降不殺人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

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劫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肎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惟懼我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矣（考異元史姚樞傳作十一年按十一年九月巴延始會師于襄陽則姚樞所言非十一年事明矣今定作十二年）冬十月戊戌朔元享於太廟　己亥加張世傑沿江招討使劉師勇福州觀察使總統出戍兵　癸卯玉牒殿災　丁未以留夢炎爲左丞相陳宜中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宜中在溫州被召以親老辭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揚州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李芾至潭州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元阿珠攻揚州既築長圍於是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而李庭芝志益堅　元巴延次灣頭阿喇罕自建康來會巴延令還建康起兵乃留博爾歡（舊作孛魯花今改）及阿里布（舊作阿里伯今改）守灣頭而自帥衆渡江壬戌至鎮江分軍爲三道阿喇罕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趣獨松關董文炳帥左軍出江入海以范文虎爲鄉導取道江陰趣澉浦華亭巴延及阿塔哈（舊作阿塔海今改）將中軍以呂文煥爲鄉導趣常州期並會于臨安（考異巴延分兵三道元史本紀繫於十一月今從宋史本紀）　癸亥常州告急朝廷遣張全將兵二千救之知平江府文天祥亦遣部將尹玉麻士龍朱華將兵三千隨全赴援士龍戰虞橋敗死全不救走還五牧時朱華駐軍五牧華欲掘溝塹設鹿角全皆不許既而元兵薄華華率廣軍與之戰自辰至未勝負未決逮晚元兵繞出山後薄贛軍尹玉力戰殺千人全提軍隔岸不發一矢玉遂敗諸敗軍爭渡水挽全軍船全令其軍斬挽者指於是溺死者甚衆玉收殘卒五百人復壘戰自夕達旦殺元軍人馬委積田間玉復手殺數十人力屈被執元人恨之橫四鎗於其項以梃擊殺之其部下皆死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全以警衆帥府不許宥之使贖　十一月丁卯朔銅關將貝寶胡巖起攻溧水敗死　庚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樞密院事　癸酉贈尹玉濠州團練使麻士龍高州刺史　戊寅元阿喇罕破銀林東垻戍將趙淮兵敗與其妾俱被執妾死之阿珠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佯諾至揚州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爾爲男子死則死耳毋降也阿珠怒殺之　元兵入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爲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自平江入衞　壬午元將宋都木達等長驅而進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日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爲江西制置使開閫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衆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鬬者乎佑曰鬬者也麾其兵突進至龍馬坪元軍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身被四矢三鎗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木達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

終不屈罵萬石爲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木達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解衣請刑遂死元兵皆泣下佑之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廬州　元兵進入建昌黃萬石走入閩　元改順天府爲保定府　元樞密院言新附郡縣有既降復叛及糾衆爲盜犯罪至死者請從權宜處決詔今後殺人者死問罪狀已白不必待時卽行刑其奴婢殺主者具五刑論　癸未元兵入興化縣知縣胡拱辰自殺　甲申元巴延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巴延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巴延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之煎油作礮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巴延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攻二日城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北東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巴延命盡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潰圍走平江安節堅之子也事聞贈龍圖閣待制炤直寶章閣並官其子〔考異〕元史本紀作壬午巴延大軍至常州宋史作甲申經世大典作十八日克其城卽甲申日也今從之又元史云劉師勇變服單騎南走亦與宋史微異

乙酉升宜興縣爲南興軍　以江東提刑謝枋得爲江西招諭使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師夔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保師夔可信宜分沿江諸屯以師夔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請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爲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反遂改知信州　丙戌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王應麟請爲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謚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黃萬石吳浚等王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麤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爲所搏噬者必攜持而去吳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況夢炎舛令慢諫讜言勿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咈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遂歸　己丑元兵破獨松關馮驥死之守將張濡遁詔贈驥集英殿修撰獨松既破隣疆守者皆望風而走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僅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祕書監陳著上疏請從天祥之議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借一萬有一幸則人心賈勇且敵非必真多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若少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卽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台州　元董文炳破江陰軍　元以高麗國官制僭濫遣使諭旨凡省院臺郡官名爵號與朝廷相類者改正之

乙未左丞相留夢炎遁　十二月丁酉朔詔賈似道歸葬返其田廬　庚子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黃鏞兼權參知政事時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唯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

明堂肄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巴延于無錫泣謂曰嗣君幼沖在衰絰之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姦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巴延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之於小兒天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嘉特(舊作囊加歹今改)偕岳還 癸卯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追封呂文德爲和義郡王朝議以呂文煥爲元嚮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爲兵部侍郎覬成和議 平江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巴延使呂文煥先往受之 丁未巴延入平江張世傑未至城已破乃以兵入衞 戊申元右丞相呼圖岱爾請上尊號曰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皇后曰貞懿順聖昭天睿文光應皇后不許 庚戌柳岳至自元軍癸丑陳宜中復奏遣岳及宗正少卿陸秀夫侍郎呂師孟等同囊嘉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敕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巴延于平江巴延不許宜中乃白太皇太后奉表求封爲小國太后從之 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 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淮人三世爲將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元軍略江西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生擒之人當死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元以中興路行省陳祐爲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多震懾失措祐曰何必若是前爲盜跖今爲顏子吾以顏子待之前爲顏子今爲盜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皆修飭不敢弄法 元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奏雲南諸夷未附者尚多今擬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並聽行省節制又奏哈喇章雲南壤地均也而州縣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並從之 潭州被圍湖南安撫使兼知州李芾拒守三閱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元阿爾哈雅射書城中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答阿爾哈雅與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阿里哈雅中流矢創甚督戰益急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

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朔元兵蟻附登城知衡州長沙尹穀寓城中時方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卽縱火自焚鄰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遙見烈燄中穀正冠危坐闔門少長皆死李芾命酒酹之字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霆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後殺我忠伏地叩

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鍾蜚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思以城降元兵利於擄掠欲屠之行省郎中和尙宣言曰拒我師者宋耳其民何罪既受其降卽是吾民殺之何忍且今列城多未附降而殺之是堅其效死之心也阿爾哈雅從之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死芾爲人剛介不畏强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且强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容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望之凜然若神明而好賢禮士復藹然可親雖一藝小善必獎薦之居官廉家無餘貲轂性剛直莊厲士友皆嚴憚之居官廉正有聲丁內艱家居教授諸生舉動有禮每行市中市人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至是死節諸生往哭之者數百人霆自少以志節聞辟京湖制置司幹官時呂文德爲帥素侮慢士常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日謂霆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卽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卽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君材幹若此何官不可爲吾何敢不敬後通判江陵江陵雄據上流表裏襄漢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霆隨事裁決處之泰然霆有心計善出奇應變故所至有能聲　元呂師夔與萬戶武秀分定江東地謝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師夔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卻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破安仁進及信州枋得棄妻子變姓名走建寧唐石山轉茶坂每東鄉號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家使爲子弟論學［考異］李源道文節先生神道碑云易服負母走閩中隱於卜信守將恙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某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以不屈斬於市是枋得當日所以不卽死者以有母在耳其弟與妻死節甚烈而宋史惟於烈女傳載枋得妻李氏而不及禹蓋闕文也又宋史枋得傳云日衣麻衣躡草屨考至元二十三年枋得以丁內艱辭徵此當其丁內艱時事宋史未及詳書耳　參知政事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黃鏞遁　辛未以吳堅爲左丞相兼樞密使端明殿學士常楙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諸關兵皆潰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　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及元兵迫臨安道隆召入衛良淳率衆獨守夜芟舍陴上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自經道隆未至臨安元兵追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稍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良淳汝愚之曾孫道隆武義人也　元諸將利擄掠爭欲趣臨安巴延問計於郎中孟祺對曰宋人之計惟有竄閩耳若以兵迫之彼必速逃一旦盜起臨安三百年之積焚蕩

無餘矣莫若以計安之令彼不懼正如取果稍待時日爾巴延曰汝言正合我意遣人至臨安安慰之陸秀夫自元軍還言巴延不肎從伯姪之稱太皇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皇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乙亥遣監察御史劉岊如巴延軍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絹銀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烝嘗且約巴延會長安鎮以輸平　己卯參知政事常楙遁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獨三學士誓死不去　癸未進封吉王昰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先是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以係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衞宗廟又請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以請太皇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充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　召留夢炎不至以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　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皇太后命具裝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閤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翼日行倉卒失於陳奏耳　元巴延至長安鎮宜中違約不往議事甲申巴延進次皋亭山阿喇罕董文炳之師皆會游騎至臨安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表曰宋國主㬎謹百拜言㬎眇焉幼沖遭家多難權姦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㬎非不欲遷避以求苟全柰天命有歸㬎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慈垂念不忍㬎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曲賜存全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巴延受之遣使召陳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嘉特（舊作囊加歹今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溫州之清澳

張世傑劉師勇及蘇劉義以朝廷不戰而降各以所部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己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彪舌磔之于巾子山師勇至海上見時不可爲憂憤縱酒卒　楊應奎自元軍還言巴延欲執政面議乙酉太皇太后以文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丙戌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樞密院事知臨安府　元巴延下令禁軍士入城違者以軍法從事復遣呂文煥齎榜諭臨安中外軍民俾安堵如故時三司衞兵白晝殺人小民乘時剽殺令下乃止息　戊子命文天祥同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先是天台杜滸糾合四千人來勤王當國者不省往見天祥于西湖上天祥奬異之至是遂隨天祥出使天祥見巴延于明因寺因說巴延曰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將以爲與國乎抑將毀其社稷也巴延以北詔爲辭言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天祥曰北朝若以欲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廟則淮

浙閩廣尙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語漸不遜天祥曰我南朝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巴延辭屈諸將相顧動色巴延見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巴延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萬戶蒙古岱（舊作忙古歹今改）宣撫索多（舊作唆都今改）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賈餘慶來易之　駙馬都尉楊鎭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擇從行　知廣德軍方回知婺州劉怡知處州梁椅知台州楊必大俱降于元　辛卯元張宏範孟祺程鵬飛賫所易宋稱臣降表至軍前　甲午元立隨路都轉運使　元穿濟州漕渠　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相盪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乞爲藩輔　元巴延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蒙古岱范文虎入城治都督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　元巴延進屯湖州市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巴延令張惠阿喇罕董文炳張宏範索多等封府庫收史館祕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　壬寅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以賈餘慶爲右

丞相兼樞密使劉岊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詣元大都餘慶兇狡殘忍岊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不以爲意謝堂獨納賂北軍得先歸　元巴延引文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巴延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幷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文煥等慙恚遂與餘慶共勸巴延拘天祥令隨祈請使北行是日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空之而潮三日不至　丁未元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軍民人等曰聞者行中書省右丞相巴延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已于正月十八日賫璽綬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凡歸附前罪悉從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征理一應抗拒王師及逃亡嘯聚者並赦其罪百官有司諸王邸第三學寺監祕省史館及禁衛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巨木花果外餘物權免征稅祕書監圖書太常寺祭器樂器法服樂工鹵簿儀衛宗正譜牒天文地理圖冊凡典故文字幷戶口版籍盡仰收拾前代聖賢之後儒醫僧道通曉天文歷數幷山林隱逸名士所在官司以名聞名山大川寺觀廟宇幷前代名人遺迹不許拆毀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贍給於是巴延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袞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　益王廣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巴延聞之遣范文

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卽還曰我將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走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溫州　戊午元主祀先農於東郊　辛酉如上都　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初阿珠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爾俾駐和州進攻廬州貴以書抵巴延曰毋費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元以貴爲淮西安撫使洪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給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其城貴蒞殺福一門福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攷異〕元史本紀作鎮巢軍復叛夏貴遣使招之守將洪福殺其使貴親至城下福始降阿珠斬之今定從宋史忠義傳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丁卯元以樞密副使張易兼知秘書監事　元巴延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視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勢部分諸將以獨松關守將張濡嘗殺廉希賢斬之籍其家遣管如德招諭諸郡福王與芮自紹興至巴延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巴延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按塔哈舊作阿荅海今改孟祺等入宮宣詔趣帝及全太后入覲祺讀至免繫頸牽羊之語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恩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裒然等及三學士諸生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崧女元娘同赴井死應鑣江山人　元巴延北還承制留阿喇罕董文炳經略閩浙以蒙古岱鎮浙西索多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宋都木達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達春移軍與李恆呂師夔會阿喇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于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昰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昺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往閩中撫吏民諭百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八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於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爲福建漕使欲取全閩以爲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劍守臣林起鼇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并戍梧州亦爲格所沮　全太后與帝隨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至蒲子市夜猶不退

阿珠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眞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一（起柔兆困敦四月盡著雍攝提格四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諱呼必賚睿宗第四子母莊聖太后以乙亥八月乙卯生實宋寧宗之嘉定八年也歲辛亥憲宗卽位以同母弟惟帝長且賢盡屬以漠南漢地戊午奉命分道攻宋次江北聞憲宗凶問北還中統元年三月戊辰朔至開平諸王大臣勸進遂卽皇帝位）

至元十三年（宋景炎元年）夏四月庚辰詔修太廟　郝經入見帝賜宴大廷咨以政事其從行者賞賚有差

先是宋丞相文天祥至鎭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入眞州安撫使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時猶未知夏貴納款故再成以二閫爲言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趣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吾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鎭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眞時揚有逸卒言北朝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爲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字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導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北兵伏環堵中得免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北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北兵入索之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執杜滸金應以去滸應解所懷金與卒得逸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稽聳迎天祥至家遣子德潤衞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以求二王是月始得抵溫州

五月乙未朔以平宋遣官告天地祖宗於上都之近郊遣使代祀岳瀆

宋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益王昰卽帝位於福州改元景炎（〔攷異〕經世大典作改咸熙元年以爲撫南劍州安撫使馬良佐所報蓋傳聞有未實也今從宋史）遙上德祐帝尊號爲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淑妃爲皇太妃進封廣王昺爲衞王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金華尉趙孟壘懷太上皇后帛書間道來上擢孟壘宗正寺簿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福州城南壁忽崩七里

初宋吳堅等來使不得命留館中高應松絕粒不語七日而卒賈餘慶病死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帝高其節欲尊官之鉉翁辭不受宋主㬎及全太后至燕鉉翁迎謁伏地流涕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宋社宋主㬎及太后遂赴上都丙申見帝于大安殿（〔攷異〕元史世祖紀五月乙未朔己亥以宋主㬎至上都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封瀛國公宋史瀛國公紀作丙申山居新語亦云三宮抵北五月初二日朝見世祖皇帝授丙申卽五月初二日也今從宋史）乙巳授宋主㬎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從行內人安康朱夫人安定陳才人俱自經死有留題於裙帶曰誓不辱國誓不辱

身。〔考異〕宋宮嬪殉節事，浩然齋日鈔諸書所載稍有同異，惟山居新語載之甚詳，云：十二日內人安康朱夫人、安定陳才人，又二侍兒失其姓氏，俗呼[illegible]香，於地各以抹胸自縊而死，解下衣巾有清江紙書一卷，云：不免辱國，幸免辱身，云云，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十二日奏聞，瘞埋四尸，取其首懸於全后寓所，以戒其餘。今酌書之。

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

宋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召故相葉夢鼎為少師，充太一宮使。夢鼎聞命，即航海赴之，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

宋以趙溍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浙東招諭使，鄒渢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渢，吉水人也。

宋文天祥至福安，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議論多不合，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滸募兵于溫州。

帝召宋降將，問曰：汝等何降之易耶？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帝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巴延入朝，帝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為食邑。

以董文用為衛輝路總管。衛輝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於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曰：吾民敝矣，而又重妨稼事，殆不可。乃言於司運者曰：郡邑胥役足備用，不必煩民也。司運者曰：即如公言，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文用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亦濟。

宋直學士院陸秀夫罷。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

時衢、婺諸州皆復為宋守，董文炳謂索多（舊作唆都，今改）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索多拒戰，鼓譟先登，拔其城。宋權知府事蕭雷龍脫走，與同里黃巡檢起兵，度不能支，與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為同安武人徐浚沖獲送縣，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時監軍趙孟壘復明州，戰敗，見獲，不屈，磔死。福王與芮從子孟桀謀舉兵紹興，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其謀逆，孟桀詬曰：賊臣負國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冑，欲一刷宗廟之恥，乃更以為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宋廟，呼曰：太祖、太宗之靈，何以使孟桀至此！杭人為之隕涕。

宋故相留夢炎降。

宋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閩中頒詔，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六月丁卯，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

宋吳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鉛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戰敗，國秀引還，卓兵亦敗，遂降。

己巳，以孔子五十三世孫曲阜縣尹孔治兼權主祀事。

壬申，罷兩

浙大都督府。立行尚書省于鄂州、臨安，設諸路宣慰司，以行省官爲之，並帶相銜，其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

甲戌，以大明歷浸差，命太子贊善王恂與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歷，以樞密副使張易董其事。易、恂奏：「今之歷家，徒知歷術，罕明歷理，宜得耆儒如許衡者商訂。」從之，詔衡赴大都。

國子生博果密（舊作不忽木，今改。）受學於王恂、許衡，尤爲衡所推許。帝嘗召試所業，嘉歎之。至是偕同舍生上疏曰：「王者建國君民，建學爲先。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有學，故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臣等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爲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始建國子學；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太宗增築學舍，高宗立六學，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三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非晉、隋、唐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向蒙聖恩，俾習儒學，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常少，欲臣等曉識世務，以備陛下之任使乎？然學制未定，學徒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恐其不易得也。爲今之計，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徧立學校，然後可。若猶未暇，宜於大都宏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則專令曉習字畫；算科則專令熟嫻算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閒，更次爲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爲主。有餘力者，聽令學作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責所就功課，程其勤惰而賞罰之。勤者升之上舍，惰者罰之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令學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增減，皆得不時奏聞，則學無弊敗，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書奏，帝覽之，喜。（〔攷異〕博果密疏請立學校，嚴冬友據神要以爲博果密之意在於薦許衡，博果密固衡之弟子也。余以爲許衡在國學著有成效，即使博果密專爲衡而發，亦不得議其涉私，況其言將以定一代之制，不爲一人也，今不取。）

戊寅，詔作平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記，命耶律鑄監修國史。

壬辰，以戶部尚書張澍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於北京。

秋，七月，丁酉，宋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溫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故命天祥開府南劍。

宋涪州觀察楊立子嗣榮請降，詔招諭其父，從之。

初，臨安既破，阿珠以宋太皇太

后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㬎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珠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絶其餉道博羅懽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珠復遣使者持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陴上旣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糵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北兵多敗阿珠使巴延徹爾(舊作伯顏察兒今改)救之所將皆阿珠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時高郵水路已絶阿珠復遣將陸路邀擊米運殺負米卒數千由是餉益不繼阿珠請於帝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安使至庭芝欲赴召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趣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行煥即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外兵庭芝投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才俱被執至揚州阿珠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阿珠猶愛其材勇未忍殺之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珠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以儒生知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至是爲泰州諮議官州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盧人諸一正置司高郵督戰亦被創沒水死淮東地盡歸附　甲寅以揚村至浮雞泊漕渠回遠改從孫家務　丙辰遣使以香幣祀岳瀆后土　以尚書右丞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爲平章政事僉書樞密院事淮東行樞密院錫奇里密實(舊作別乞里迷失今改)爲中書右丞參知政事董文炳爲中書左丞淮東左副元帥達春(舊作塔出今改)兩浙大都督范文虎江東江西大都督知江州呂師夔淮東淮西左副都元帥陳巖並參知政事　是月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卒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于學及卒官爲護喪還葬諡文忠

八月己巳穿武清蒙村漕渠　揚州旣破元兵攻真州益急宋都統司計議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營中見孟錦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死城遂破安撫使苗再成死之　召阿珠入朝賜泰興戶二千爲食邑　宋楊亮節居中秉權秀王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正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擇有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與擇圍婺州董文炳拒之乃還　宋以王積翁爲福建招捕使黄恮副之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恮兼知漳州備

禦下三州。宋張世傑遣都統張世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李恆戰兵敗浚奔寧都。帝歸自上都以鄂囉齊（舊作奧魯赤今改）參知政事。宋太皇太后謝氏以疾久留臨安至是遣人自宮中舁其牀以出同侍衛七十二人北赴大都降封壽春郡夫人。九月壬辰朔命國師作佛事于太廟。庚子命姚樞王磐選宋三學生之有實學者留京師餘聽還家。癸卯以平宋赦天下。丙午敕常德府歲貢包茅。阿喇罕（舊作阿剌罕今改）董文炳及蒙古岱索多以舟師出明州達春（舊作塔出今改）及呂師夔李恆等以騎兵出江西分道略閩廣。東莞民熊飛守潮惠聞宋趙溍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會曾逢龍亦率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溍遂入廣州。宋知邕州宕昌馬塈將入衛而臨安已破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阿爾哈雅將進取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攻之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塈塈退保臨江阿爾哈雅使人招降塈發弩射之攻三月塈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辛酉詔宋宗臣鄂州教授趙與票赴闕與票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姦詞旨激切帝爲之感動即授翰林待制。冬十月丁亥兩浙宣撫使焦友直以臨安經籍圖畫陰陽祕書來上。戊子淮西安撫使夏貴請入覲乞令其孫貽孫權領宣撫司事從之。以淮東左副都元帥阿爾（舊作阿里今改）爲平章政事河南等路宣慰使哈喇哈遜（舊作合剌合孫今改）爲中書右丞。

宋文天祥師次汀州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趣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以兵來會時賞和州宗室也。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趙溍使熊飛及曾逢龍禦之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進兵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十一月阿喇罕董文炳攻處州知州李珏以城降宋秀王與擇偕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𤪌察訪使林溫知瑞安府方洪被執皆不屈死。大兵破建寧府邵武軍宋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宋主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人十七萬民兵三十萬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舟得進。宋王積翁棄南劍走福安遣人納款。至是軍集城下積翁爲內應遂與知府王剛中同降。宋主行至泉州舟泊於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凡海船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州者宜中等乃奉宋主趣潮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癸丑併省內外諸司。庚申敕管民及理財之官由中書銓調軍官由樞密院定議。高麗國王王愖更名瞔。十二月辛酉朔宋江西制置使趙溍棄廣州遁副使方興亦遁。降將王世强爲鄉導破福安王剛中既降使徇興化軍宋知軍事陳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使持書責世强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阿喇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

君特異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部將林華禦于境上。華反爲鄉導。引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文龍被執。勸之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何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臨安。文龍不食死。其母繫福安尼寺。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子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衆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爲收葬之。

東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宋重慶。大肆剽掠。軍政不一。城中益得自守。宋制置使張珏。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北軍。遣師復瀘涪二州。北軍以不和而潰。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所向俱捷。珏旋遣使訪二王所在。時宋主遷播閩廣。號令不達於四川。而川中諸將猶爲宋守。

阿爾哈雅致書馬墍。許以爲廣西大都督。墍不聽。又請帝親降手詔諭之。墍焚詔斬使。靜江以水爲固。阿爾哈雅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湟。城遂破。墍閉內城堅守。又破之。墍率死士巷戰。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墍家世以忠勇爲名將。至墍死節最烈。淮人黃文政先戍蜀。軍潰。走靜江。墍邀與同守。城破亦被執。文政大詬不屈。斷其舌。以次劓刖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墍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爾哈雅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茍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北軍登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臠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人擁一火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堞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爾哈雅悉坑其民。民得逃入西山者七百人。阿爾哈雅許以不殺。招之使降。七百人皆自殺。無一降者。阿爾哈雅乃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邛人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遂投南流江而死。

宋主在惠州。甲子。遣倪堅奉表詣軍前請降。逾時。索多命其子元帥伯嘉努偕堅赴大都。〔攷異〕元史紀以宋廣王奉表繫於十五年三月。據伯嘉努傳。二王奉表在十二月。次年三月始上表耳。今從宋史。又倪堅宋史或作倪宙。又作倪雷。

以哈坦〔舊作合丹今改〕奇爾濟蘇〔舊作闊里吉思今改〕領東川行樞密使。攻合州。布哈〔舊作不花今改〕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壬申。李思敬告運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爲證。帝曰。妻子豈爲證者耶。詔勿問。

庚寅。詔諭浙東西江東西淮東西湖南北府州軍縣官吏軍民。昔以萬戶千戶漁奪其民。致令逃散。今悉以人民歸之元籍州縣。凡管軍將校及宋官吏。有以勢力奪民田廬產業者。俾各歸其主。無主則以給附近人民之無生產者。其田租商稅。茶鹽酒醋。金銀鐵冶。竹貨湖泊課程。從實辦之。凡故宋繁冗科差。聖節上供。經總制錢百餘件。悉除免之。

是歲。行省雲南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以所改郡縣上聞。雲南俗無禮義。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無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音諤德齊教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爲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種。爲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

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雲南民以貝代錢是時初行鈔法民不便之賽音諤德齊爲聞于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遭劫掠則罪及之有土吏數輩怨賽音諤德齊不己用至京師誣其專僭數事帝顧侍臣曰賽音諤德齊憂國愛民朕洞悉之此輩何敢誣告即命械送賽音諤德齊處治之既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叩頭拜謝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發兵屢征不利賽音諤德齊遣人諭逆順禍福且約爲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賽音諤德齊郊迎待以賓禮遂乞永爲藩臣羅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賽音諤德齊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鏑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刼擄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音諤德齊不可遣使以理諭之羅槃主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音諤德齊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音諤德齊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遂改爲元江府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款附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音諤德齊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爲酒食勞酋長製衣冠襪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悅

至元十四年宋景炎二年春正月丙申以江南平百姓疲於供軍免諸路今歲所納絲銀　兵下汀關宋文天祥欲據城拒戰汀守黃去疾聞宋主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濙等軍還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俱降　嗣漢天師張宗演召至大都帝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因賜號演道靈應沖和真人領江西諸路道教尋令修周天醮於長春宮事畢還龍虎山留弟子張留孫于大都　癸卯復立諸道提刑按察司先是監察御史姚天福請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舊作玉速帖木兒今改曰按察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有司已也不宜罷伊實特穆爾駭然曰微公言幾失之夜入帝臥內奏其言帝大悟至是復立之阿哈瑪特不悅左遷天福衡州路同知

甲寅敕宋福王趙與芮家貲之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其家　宋知循州劉興知梅州錢榮之竝以城降　二月癸亥彗出東北長四尺餘　廣州下遂破廣東諸郡　吳浚既降因至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帝如上都　南伐之師引還留潛說友爲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帝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壬午隳吉撫二州城以隆興濱江姑存之　以西僧嘉木揚喇勒智舊作楊璉真加今改爲江南總攝掌釋教除僧租賦禁擾寺宇者　三月宋文天祥復梅州　李雄殺潛說友　宋陳瓚舉兵誅林華復興化軍瓚文

龍從子也　帝以去冬無雨雪春澤未繼問便民事于翰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竇默等對曰足食之道唯節浮費靡穀之多無踰醪醴況自周漢以來嘗有明禁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禁止從之　翰林待制獲鹿王思廉嘗進讀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閤講衍其說后曰是誠有益於宸衷爾宜擇善言進講慎勿以瀆辭煩上聽也每侍讀帝命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太師伊徹察喇（舊作月赤察兒今改）御史中丞薩里曼（舊作撒里蠻今改）等咸聽受焉　廉希憲在江陵疾久不愈董文忠言於帝曰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帝即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金鈔　夏四月宋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宋淮人張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署部將曰聞吾還兵汝即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於樊口戰敗溺死　五月癸巳申嚴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　廉希憲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聞龍岡失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惑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辯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詔徵名醫於揚州視其疾希憲服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為諷也　辛亥以河南山東水旱除河泊課聽民自漁　乙卯選蒙古漢軍相參宿衛　六月辛酉宋文天祥軍入雩都　丙寅宋涪州安撫楊立及其子嗣榮相繼降命立為夔路安撫使嗣榮為管軍都統　秋七月宋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皆以兵應之　壬辰敕犯盜者皆棄市符寶郎董文忠言盜有強竊贓有多寡似難悉實於法帝然其言遽命止之　漕司議通沁水使東流合御河以便漕董文用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於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議遣使相地形文用上言衛州城中浮圖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　癸卯諸王錫里濟（舊作昔里吉今改）劫北平王于阿里瑪圖（舊作阿力麻里今改）之地械繫右丞相安圖（舊作安童今改）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哈都哈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帝命巴延（舊作伯顏今改）率軍往禦之　乙巳宋張世傑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畲婦許夫人所統諸峒畲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召募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

復邵武軍。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丙午，置御史臺於揚州，以都元帥姜衛（舊作相威，今改）為御史大夫。置八道提刑按察司。衛曰：「陛下以臣為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司為耳目。倘非其人，是人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清其選，每除目至，必集幕僚、御史議其可否，不協公論者，即劾去之。戊申，東川都元帥張德潤取涪州。置行中書省於江西，以達春為右丞，敏珠爾丹（舊作麥朮丁，今改）為左丞，李恆、蒲壽庚、程鵬飛並參知政事，行江西省事。丁巳，以參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呂文煥為中書左丞。詔皇子安西王北征，命王相商挺曰：「關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張之。」挺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根本，察下情。王為置酒嘉納。八月，李恆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恆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㵯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㵯兵先潰，恆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諸將鞏信以短兵接戰，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恆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追兵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追兵以為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㵯等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憤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眾。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恆送天祥妻子家屬於燕，二子死於道。信，安豐人也。（攷異）元史李恆傳，以空坑之戰遂繫於十三年，誤也，今從宋史。又恆傳云：「降其衆二十萬。」按天祥收合餘燼，不應有衆二十萬，今刪之。

九月戊申，頁特密實（舊作也的迷失，今改）破邵武軍，入福安。宋主舟次廣之淺灣。命達春（舊作塔出，今改）與李恆、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嶺，蒙古岱（舊作忙兀台，今改）、索多（舊作唆都，今改）、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宋二王。宋張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畬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於索多，至是索多來援，世傑解圍還淺灣。劉深言王積翁嘗通書于張世傑，積翁亦上言兵單弱，若不暫從，恐為合郡生靈之患，帝原其罪。昂吉爾（舊作昂吉兒，今改）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黃州復破，殺張德興，執其子以去，傅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巴延討錫里濟，遇於鄂勒歡河（舊作斡會歡河，今改），夾水而陳，相持終日，俟其懈，麾軍為兩隊，掩其不備，破之，錫里濟走死。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己未，享於太廟。宋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甲申，以行省參政呼圖特穆爾（舊作忽都帖木兒，今改）、崔斌並為中書左丞，鄂州達嚕噶齊張鼎、湖北宣慰使賈居貞並參知政事。播州安撫使楊邦憲言：「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此土，將五百年。昨奉旨許令仍舊，乞降璽書。」從之。索多至興化，宋陳瓚閉城堅守。（攷異）元史索多傳作陳瓚乞降，復閉城拒守。按瓚死事甚烈，

何故乞降而復守今從宋史索多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礮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十一月達春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索多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恐失期舍之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趣廣州制置使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達春遂隳廣州城。元帥劉深攻淺灣宋張世傑戰不利奉宋主走秀山山中居民萬餘家世傑買富民宅以居宋主軍士多病死世傑復奉宋主赴井澳陳宜中遁入占城。詔凡僞造寶鈔同情者並死其分用者減死杖之具爲令。庚子以吏部尚書巴圖魯鼎舊作別都魯丁今改參知政事。命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時軍士俘溫台民男女數千口浙東宣慰使陳祐新至悉奪還之未幾行省權民商酒稅祐請曰兵火之餘傷殘之民宜從寬恤不報遣祐檢覆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新昌值玉山鄉盜倉猝不及爲備遂遇害。十二月庚午宋梁山軍袁世安以城降。乙亥以參議中書省事耿仁參知政事。都元帥楊文安攻咸淳府克之。丙子宋主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考異〕經世大典以益王爲溺死癸辛雜識亦云溺死蓋傳聞之誤今從宋史宋主驚悸成疾旬餘諸軍士稍集死者過半。劉深攻井澳宋主奔謝女峽復入海深追至七里洋〔考異〕經世大典作七州洋今從宋史擊敗之獲宋主之舅俞如珪宋主欲往占城不果。是歲遣使徵緬甸朝貢不從率衆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砦三百餘而還。

至元十五年宋炎興三年五月後改祥興元年正月癸巳西京饑發粟賑之仍諭阿哈瑪特廣貯積以備闕乏。順德府總管張文煥太原府達嚕噶齊台哈布哈舊作達魯花赤太不花今改以按察司發其姦贓遣人詣省自首反以罪誣按察御史臺臣奏按察司設果有罪不應因事而告宜待文煥等事決方聽其訴從之。己亥禁官吏軍民賣所娶江南子女及爲娼者賣買者兩從之沒其直人復爲良。山東提刑按察使徐世隆移淮東宋將許瓊家僮告瓊匿官庫財有司繫其妻孥徵之世隆曰瓊所匿者故宋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耶同僚不從世隆獨抗章力辨行臺是之釋不問。戊申從阿哈瑪特請自今御史臺非白於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究錢穀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者罪之。降封宋福王與芮爲平原郡公。布哈舊作不花今改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遺書張珏曰君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彼子孫已舉天下而歸我汝猶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忠於所事不亦惑乎珏不答布哈至城下營造雲梯鵝車將攻之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與伊蘇岱爾舊作也速解兒今改戰扶桑壩良臣等從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得乃順流走涪布哈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考異〕元史紀以重慶之破繫於十四年今從宋史又元史傳以爲珏降據宋史則執送京師也珏西鳳州人。先是瀘州食盡爲萬戶圖們達勒舊作禿滿答兒今改所破安撫王世昌自經死東川副都元帥張德潤破涪州守將王明及總轄韓文廣張遇春皆不屈被殺紹

慶南平夔施恩播諸州相繼降。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宅有功者居之不得以子姪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爲令。二月戊午祀先農命蒙古冑子代耕籍田。癸亥賑咸淳等郡饑。命平章政事按塔哈阿哩（舊作阿荅海阿里今改）選擇江南廉能之官去其冗員與不勝任者。辛未以川蜀地多嵐瘴弛酒禁。呂師夔以張鎮孫及其妻子赴燕鎮孫自經死。宋主舟還廣州達春令索多還攻潮州宋知州馬發城守益備索多塞壍填壕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索多屠其民。壬午置太史院命太子贊善王恂掌院事工部郎中郭守敬副之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領焉。改華亭縣爲松江府。遣使代祀嶽瀆。以參知政事夏貴范文虎陳巖並爲中書左丞黃州路宣慰使唐古特（舊作唐兀帶今改）史弼並參知政事。三月乙酉詔蒙古岱索多蒲壽庚行中書省事于福州鎮撫瀕海諸郡以沿海經略副使哈喇岱（舊作合剌帶今改）領舟師南征陞經略使兼左副都元帥佩虎符。甲午西川行樞密院招降重慶等府。乙未命揚州行省選特穆爾布哈（舊作鐵木兒不花今改）所部兵助隆興進討。丁酉命達哈（舊作塔海今改）毀夔府城壁。乙巳廣南西道宣慰司招降雷化高三州。宋文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宋都統凌震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宋主遷駐硇洲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爲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雷州元帥府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硇洲遂有是命。夏四月乙卯命元帥劉國傑將萬人北征丙辰詔以雲南疆土曠遠未降者多簽軍萬人進討。戊午以江南土寇竊發人心未安命行中書省左丞夏貴等分道撫治檢覈錢糧察郡縣被旱災甚者吏廉能者舉以聞其貪殘不勝任者劾罷之。甲子命布哈留鎮西川巡軍之戍西川者遣還。立雲南湖南二轉運使。以時雨霑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飲藥者官爲醞釀量給之。戊辰宋主殂於硇州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衞王昺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既入宮雲陰不絕上前主諡曰裕文昭武愍孝皇帝廟號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時陳宜中入占城日候其還朝竟不至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庚辰遣使至杭州取在官書籍板刻至京師從許衡之言也。壬午立行中書省於建康府。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二（起著雍攝提格正月盡屠維單閼十二月凡二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十五年（宋祥興元年） 五月癸未朔詔翰林學士和爾果斯（舊作和禮霍孫今改）今後進用宰執及主兵重臣其與儒臣老者同議 宋改元祥興 時碙洲糧少乃遣人徵糧於瓊州海道灘水淺急艱於轉運別取道杏磊浦以進雷州總管蒙古特以兵邀擊之 宋升碙洲爲翔龍縣 宋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戰不利用遂降 乙未以烏蒙路隸雲南行省 己亥江東道按察使阿巴齊（舊作阿八赤今改）求宣慰使呂文煥金銀器皿及宅舍子女不獲誣其私匿兵仗詔行臺大夫姜衛詰之事白免阿巴齊官 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富於貲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唐益二王通有司搒笞誣服獄成總管府推官申屠致遠讞之得其情溶服辜玠節以賄爲謝致遠怒絕之杭人金淵者欲冒籍爲儒儒學教授彭宏不從淵誣宏作詩有異志揭書於市邏者以上致遠察其情執淵窮詰罪之屬縣械反者十七人訊之蓋因寇作以兵自衛實非反者皆得釋 六月丁巳宋張應科收兵復戰敗死張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食草史格遭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己未宋主遷駐新會之厓山時諸軍泊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大海中與石山對立如兩扉故有鎮戍（經世大典云厓山南北亘二百餘里東南控海西北皆港） 張世傑以爲天險可守乃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翔龍府時官民兵尙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械至十月始罷

己巳有大星隕於廣南聲如雷數刻乃已 乙亥敕省院臺諸司應聞奏事必由起居注 己卯參知政事蒙古岱請頒詔招宋廣王及張世傑不從 江東宣慰使張宏範入覲請於帝曰張世傑立廣王於海上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帝以宏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陛辭奏曰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帝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察罕不肎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賜錦衣玉帶宏範辭曰奉命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劍甲爲賜則臣得仗國威靈率不聽者臣得其職矣帝壯之出上方劍以賜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及行宏範薦李恆自副至揚州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下帝復命達春留後供軍食 秋七月宋湖南制置司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帝命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爲官軍所襲皆戰死阿爾哈雅略地海外唯瓊州安撫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

等率兵拒於白沙口，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至。其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番羅甸諸蠻皆附。

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監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先是湖南行省左丞崔斌入覲，從帝至察罕諸爾，帝問江南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哈瑪特溺於私愛，以任其不肖子巴蘇呼（舊作抹速忽今改），且阿哈瑪特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參政，或爲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哈瑪特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爾入朝，亦以官冗爲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榷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帝嘗謂昂吉爾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能兼三者，乃爲稱職。爾縱有功，宰相非可覬者。回回人中阿哈瑪特才任宰相，阿爾年少亦精敏，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率衆來歸，或可以相位處之。」

丙戌，以江南事繁，行省官未有知書者，恐於吏治未便，分命崔斌至揚州行省，張守智至潭州行省。阿哈瑪特惡崔斌，不欲其在內，故因事出之。

丙申，以達春（舊作塔出今改）、呂師夔、賈居貞行中書事於贛州，福建、江西、廣東皆隸焉。

辛亥，改京兆府爲安西府。

詔江南浙西等處毋非理征民。時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濫及無辜，或强籍新民以爲奴隸，令出得還爲民者數千人。

建漢祖天師正一祠於大都，令張留孫居之。

八月壬子朔，追毀宋故官所受告身。

庚申，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裂爲五，既墮地，聲如鼓，一時頃止。

己巳，宋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張世傑封越國公。天祥聞宋主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請入朝，優詔不許，更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曰：「天子幼沖，宰相遯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辛未，復給漳州安撫使沈世隆家貲。世隆前守建寧府，有郭贊者受宋張世傑檄招世隆，世隆執贊斬之。蒙古岱（舊作忙古帶今改）以世隆擅殺，籍其家。帝曰：「世隆何罪？其還之。」仍授本路管民總管。

壬申，宋以姚良臣爲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事。

辛巳，以中書左丞董文炳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索多、蒲壽庚爲中書左丞，因命索多等招徠東南諸蕃國，許以互市。

九月壬午朔，宋葬前主於永福陵。

庚寅，以中書左丞行江東道宣慰使呂文煥爲中書右丞。

冬十月己未，享於太廟。

丁卯，弛山場樵采之禁。

十一月丁亥，以辰、沅、靖、鎮遠等郡與蠻獠接壤，民不安業，命達春、程鵬飛並爲荆湖北道宣慰使。

張宏範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人持滿以待。宏範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它寨俱不設備。宏範忽麾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拔之。

壬辰，中書左丞行江東道宣慰使囊嘉特（舊作囊加帶今改）言江南既平，兵民宜各置

官屬蒙古軍宜分屯大河南北以餘丁編立部伍絶其擄掠之患分揀官僚本以革阿哈瑪特濫設之弊其將校立功者例行沙汰何以勸後新附軍士宜令行省賜之衣糧毋使闕乏帝嘉納之 徵宋故相馬廷鸞章鑑赴闕不至 張宏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惠三州李恆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爾哈雅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黄之傑等於瓊州不從率兵禦之癸巳瓊州民作亂執與珞等降與珞及安國之傑皆死之 甲午弛酒禁 初阿哈瑪特子呼遜（舊作忽辛今改）阿薩爾等以崔斌論列免官至是以張惠請詔復之惠又請復其子巴蘇呼及姪巴圖嚕鼎等職帝不從 丁未詔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國人市舶 安西王之北征也六盤守者構亂王相趙炳自京兆率兵往捕誅其首惡既而六盤復亂炳又討平之王還自北嘉歎戰功賚賜有加是月王薨 閏月庚戌朔羅氏鬼國主阿榨西南蕃主韋昌盛並內附

李恆兵至清遠宋王道夫迎戰大敗恆遂擊凌震震又敗道夫震並棄廣州遁恆入廣州以待張宏範

十二月己卯朔簽書四川行樞密院昝順招都掌蠻內附 壬午宋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恆復戰兵敗震走匡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渢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宏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宏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呑腦子不死鄒渢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天祥可間走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僞得實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宏範曰忠義人也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宏範不許處之舟中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子俊廬陵人也 丙午禁玉泉山樵采漁弋 戊申封伯夷爲昭義清惠公叔齊爲崇讓仁惠公 導肥河入於灤淤陂皆爲良田 會諸王于大都以臨安所俘寶玉器幣分賜之 江南釋教總統嘉木揚喇勒智（舊作楊璉真加今改）怙恩横肆窮驕極淫以是月帥徒役頓蕭山發宋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宋陵使中官羅銑守陵不去與之力爭凶徒痛箠銑脅之以刃銑慟哭而去乃大肆發掘得寶玉極多截理宗頂以爲飲器棄骨草莽間是夕聞四山皆有哭聲山陰唐珏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執券行貸得金具酒醴市羊豕邀里中少年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珏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總浮屠耽耽虎視事露奈何珏曰余固籌之矣今四郊多暴骨竊取以易誰復知之乃造數木函刻紀年一字爲號分委而散遣之衆如珏指夜往拾遺骸詰朝來集出白金羨餘酬之既而嘉木揚喇勒智復發徽高孝光四陵及諸后陵徽宗櫬中止有朽木一段邢后櫬惟鐵燈檠一枚而已宋太學生東嘉林景熙故與珏善乃託爲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拾以投籮中鑄銀作小牌繫於腰間取賂西僧曰餘不敢望得高宗孝宗足矣西僧左右之果得兩朝骨爲兩函貯之託言佛經遂與珏所得之骨並瘞蘭亭山南移常朝殿冬青樹

植其上以識。未幾，嘉木揚喇勒智下令裒諸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建白塔於故宮，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杭州總管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之，乃止。塔成，名曰鎮南，以厭勝之。杭人悲感，不忍仰視。蓋玨等事甚祕，杭人未有知者。方玨等之始謀拾骨也，宋將作監簿山陰王英孫持其議，東陽鄭宗仁襄其役，長溪謝翺爲之籌畫。翺故文天祥之客也，遇寒食則相與密祭之。久之，事漸泄，人多指目玨、景熙，謂旦夕禍且不測。玨、景熙亦自承，不以爲懼，事幸不發，人皆稱曰唐林二義士。〔考異〕羅有開唐義士傳、鄭元祐林義士事蹟，各紀所聞。張孟兼撰唐玨傳作戊寅，黃宗羲爲謝翺冬青引作註，據知君種年星在尾句，以爲寅年之證是也。癸辛雜識以爲乙酉年十一月，徐氏後編信爲至確，遂分唐林所舉爲二事，從而辨之曰：唐林之義，其時異，其陵異，其所取之骨異，所葬之地亦異。唐事在戊寅，林事在乙酉，是其時異也。戊寅發光宗等四陵，乙酉發高孝等九陵，是其陵異也。唐得數函，林止兩函，是所收之骨有多少也。唐葬蘭亭，林瘞東嘉，是所葬之地有遠近也。今按徐氏所辨非也。周密癸辛雜識載此事頗爲疏舛，如云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欽陵止有鐵燈檠一枚，豈知欽宗之柩終於不返，金史明言葬於鞏洛，則紹興安得有欽陵？蓋誤以邢后之陵爲欽陵，其傳聞失實如此，則所繫年月又豈可信乎？雜識以爲歸葬東嘉者，止以林爲溫州人，從而實之耳，豈知林爲汐社中人，與王英孫、唐玨諸人互相唱酬，固爲紹興之寓公乎？錄之僧徒發陵，不能定爲一時，而唐林相濟而成，斯無可疑者。徐氏據林景熙詩雙匣親傳竺國經，引爲景熙收高孝二陵骨之證。按此詩或云唐作，或云林作，今白石樵唱集有此詩，可斷爲林作。然集中有夢中作四首，此特其一，又有詩云：水到蘭亭倍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是林所得者俱葬蘭亭，即其確證，豈得舉其一而廢其餘乎？今爲參攷而連書之。輟耕錄云：丙子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惟戊寅距丙子不三年，此時庶事草創，故妖髡得肆其惡。徐氏據至元二十一年籍發陵所收金寶修天衣寺，謂世祖實知而弗禁，駁陶氏之誤，其說允矣。徐氏又云：戊寅粵東未下，必妖髡獻厭勝之術，欲使粵東速敗，故世祖聽其發掘，不兩月而厓山覆歿，帝昺其驗得實，非初志，後聞其所收極多，乃籍之於官耳。此亦想像之詞。宋至厓山，其勢已不能立國，在僧徒或以此厭勝，而宋之覆歿不係乎此也。至王英孫主持其議，則黃溍、傳瀻、趙汸並述之。謝翺晞髮集有夜夢繞於越落日冬青枝之句，不止冬青引一首也。連百正集有贈鄭宗仁詩，亦指此事，皆當時共事之可徵者。理宗首爲飲器，明洪武中始歸葬紹興，高啟大全集、貝瓊清江集俱詠其事，亦可爲葬蘭亭之證云。

是歲，雲南行省奏招降諸蠻城砦一百二十餘所。

安西王相府奏西蜀俱平。

至元十六年（宋祥興二年）春，正月，甲寅，禁無籍軍侵掠平民。時諸王質琊特穆爾（舊作只必帖木兒，今改）所部爲暴尤甚，命捕爲首者，寘之法。

辛酉，宋合州安撫使王立以城降。先是東川行院恥功不成，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立與東川有深怨，懼降而受戮，乃遣間使納款於西川安西王相李德輝。單舸至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東川行院與德輝爭功，因奏立久抗王師，嘗指斥憲宗，宜殺之。降臣李諒亦訟立前殺其妻子，有其財物，遂詔殺立，籍其家貲償諒。既而安西王具立降附本末來上，具言東川院臣憒德輝受降之故，誣奏誅立。樞密院亦以前奏爲非。帝怒曰：「卿視人命若戲耶！前遣使計殺立久矣，今追悔何及！」會安西王使再至，言未殺立，乃詔立入覲，命爲潼川路安撫使，知合州事。

張宏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凱，知宋主所在。壬戌，宏範兵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奉宋主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水淺，舟膠不可進，宏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宋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韓氏甥在宏範軍

中宏範署爲萬戸府經歷三遣諭禍福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爲主死不移也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宏範乃强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强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止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宏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飲海水水鹹即嘔泄皆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庚午李恆兵自廣州來會與宏範合守厓山北諸將請以礮攻之宏範曰礮攻敵必浮海散去吾分追非所利不如以計聚留而與戰也且上戒吾必翦滅此今使之遁何以復恆亦曰我軍雖圍敵而敵船正當海港日逐潮水上下宜急攻之不然彼薪水既絶自知力屈恐乘風潮之勢遁去徒費軍力不能成功也遂定議與宋舟相直對攻　丙子以中書左丞拜奇爾默色（舊作別乞里迷失今改）同知樞密院事　賜廉希憲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姧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沈痾不可藥矣　二月戊寅朔祭先農於籍田　宋張世傑部將陳寶來降己卯宋都統張達乘夜來襲敗還癸未平旦張宏範分諸將爲四軍李恆當其北及西北角樓諸將分居其南及西宏範將其一相去里許令曰敵東附山潮退必南遁南軍急攻勿失之西北軍聞吾樂作乃戰又令曰敵有西南艦闖其將左大守之必驍勇也吾其自當之頃之有黑氣出山西宏範曰吉兆也潮退水南瀉恆從北面順流衝擊世傑以淮兵殊死戰矢石蔽空日中潮長南面軍復乘流進攻世傑腹背受敵戰益力恆不能勝宏範所乘艦以布障四面將士負盾而伏樂作世傑以爲且宴少懈宏範回艦尾抵左大柵左大射矢集布障桅索如蝟宏範度其矢盡命撤障伏盾兵矢石俱發奪左大艦又與夏御史戰奪七艘諸將合勢乘之自巳至申呼聲震天俄而宋軍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宋主所欲奉宋主至其舟謀遁去陸秀夫恐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宋主舟大且諸舟環結秀夫度不得脱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宋主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宋主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宋主時年九歲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爲宏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軍卒求物尸間遇一尸小而皙衣黄衣負詔書之寶卒取寶以獻宏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廣王溺死報楊太妃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止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趣占城土豪强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颶風忽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

也，登桅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考異〕元史以張世傑爲死於海陵山下，與經世大典同；宋史忠義張世傑傳作平章山下，與元史異。傳又云：世傑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還收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遇龍、葉秀榮、章文秀等四十餘人。世傑復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是張宏範兵退之後，世傑復至厓山，又爲劉自立所敗也。元史闕而不書，何耶？據楊太后墓在厓山，則世傑復至厓山，當得其實。元史文有不具耳。元史張宏範傳云：磨厓紀功而還，致紀功之碑至明中葉猶存。世傑復至厓山，何以不毀？殆爲時倉猝無暇計及此也。癸辛雜識云：張世傑之戰海上也，嘗與祥興之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爲，則老臣必死於戰，有沈香一株重千餘兩，是時當焚此香爲驗，或香烟及御舟，可卽遣援兵，或不然，宜速爲之所。無何，其計中也。及厓山之敗，張儼然立船首，焚香拜天曰：臣死罪，無以報國，不能翊運輔主，惟天鑒之。尚有將佐三十餘，亦立其後，如此者一晝夜，從者亦皆立不少動。既而北軍擁至，篙師亦皆小舟逃去，颶風起，浪湧舟覆，沈溺者甚衆。是以世傑與宋主爲同時溺死，疑係傳聞之誤也。宋史陸秀夫傳云：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今從宋元史參酌連書之。

甲申，以征日本，敕揚州、湖南、贛州、泉州造戰船六百艘。

乙未，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途，每四五十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官給其需，葬之。

禁諸鄂囉及漢人持弓矢。其出征所持兵仗，還卽輸之官庫。

甲辰，中書省請以眞定路達嚕噶齊岱爲保定路達嚕噶齊。帝曰：此正人也，朕將別以大事付之。

先是郭守敬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守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圖，作仰儀。古有經緯，〔考異〕元史郭守敬傳作古今，從齊履謙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儀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圭表、〔考異〕齊履謙郭公行狀作几表，元史郭守敬傳稱九表，今從歷志。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考。至是，以王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始進儀表式。守敬嘗上前指陳理致，至於日晏，帝不爲倦。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卽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

三月壬子，囊嘉特〔舊作囊加歹，今改〕括兩淮造回回礮新附軍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漢人、新附能造礮者，俱至京師。

丙寅，敕中書省：凡掾史文移稽緩一日二日者杖，三日者死。

潭州行省招下西南諸蕃，甲戌，以龍方零等爲小龍蕃等處安撫使，仍以兵三千戍之。

詔太常寺講究州縣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制度，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夏四月，大都等十六路蝗。

帝師帕克斯巴〔舊作八思巴，今改〕卒，策琳沁〔舊作亦憐眞，今改〕嗣爲帝師，賜帕克斯巴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以後累朝皆有帝師相承不絕

同簽書樞密院事趙與弼言宋亡江南士人多廢學宜設經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姦吏帝常從容問曰高麗小國也匠工弈技皆勝漢人至於儒人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與弼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尚何如耳尚詩賦則必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從之矣

五月辛亥以泉州經張世傑兵減今年租賦之半

丙辰以五臺僧多匿逃奴及逋賦之民敕西京宣慰司按察司搜索之

丙寅敕江南僧司文移毋輒入遞

丙子命宗師張留孫即行宮作醮事奏赤章於天凡五晝夜

先是兵下江西南安守臣迎降獨南安縣不下縣人李梓發黃賢共推縣尉葉茂為主繕治守具達春引衆萬餘攻之邑猶彈丸城牆甫及肩梓發率衆死守晝則隨機應變夜則鳴金鼓劫砦達春等相顧曰城如碟子大人心乃爾硬耶遂親至城下諭降城上裸譟大罵俄礮發幾中達春乃徙砦水南自冬徂春力攻三十五日死者數千不能克久之茂出降元軍乃退梓發賢堅守如故及厓山破參政賈居貞又往諭降城上仍詬罵不已時衆稍稍徙去心力頗懈居貞命方文等進攻凡十五日城破屠之梓發舉家自焚縣人多殺家屬巷戰殺敵猶過當

甲申敕造戰船征日本以高麗材用所出即其地製之令高麗王議其便以聞

雲南都元帥愛嚕尼雅斯拉鼎將兵抵金齒蒲驃緬國界內招下三百砦籍戶十一萬詔定賦租立站遞設衛送軍軍還獻馴象十二

辛丑以通州水路淺舟運甚艱命樞密院發軍五千仍令食祿諸官雇役千人開浚以五十日訖工

臣僚有請賦北京西京車牛以運軍糧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來歲禾稼何由得種其止之

癸卯以臨洮鞏昌通安等十驛歲饑供役繁重有質賣子女以供役者命選官撫治之旋以襄陽屯田戶七百代軍當驛役

甲辰以阿哈瑪特子呼遜（舊作忽辛今改）為潭州行省左丞呼實哈雅等並復舊職

是夏四川宣慰使楊文安入覲以所得城邑繪圖以獻帝勞之曰汝攻城之功何若是多也擢四川南道宣慰使

秋七月乙卯定江南上中路置達嚕噶齊二員下路一員

丁巳交趾國貢馴象

己未以蒙古軍二千諸路軍一千新附軍一千合萬令李庭將之

壬戌罷潭州行省造征日本及交趾戰船

癸酉西南八番羅氏等國內附洞砦凡千六百二十六

命崔彧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

八月丁丑帝歸自上都（如上都元史失書）

戊子范文虎言臣奉詔征日本比遣周福欒忠與日本僧齎詔往諭其國期以來年四月還報待其從否始宜進兵從之

庚寅帝以每歲聖誕節及元辰日禮儀費用皆斂之民詔天下罷之

丁酉以江南所獲玉爵及玷凡四十九事納於太廟

先是捕海賊金通精不獲通精死獲其從子溫有司請論如法帝曰通精已死溫何預焉特赦其罪

甲辰詔漢軍出征逃者罪死且沒其家

九月乙巳朔范文虎薦可為守令者三十人詔令後所薦朕自擇之凡有官守不勤於職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籍沒

庚戌詔行省

左丞呼遜兼領杭州等路諸色人匠以杭州稅課所入歲造繒段十萬以進　阿哈瑪特言王相府官趙炳云陝西課程歲辦萬九千錠所司若果盡心措辦可得四萬錠即命炳總之　同知揚州總管府事董仲威坐贓罪行臺方按其事仲威反誣行臺官以它事詔免仲威官仍沒其產十之二　戊午議罷漢人之爲達嚕噶齊者己巳樞密院言有唐古岱者冒禁引軍千餘人於辰溪沅州等處劫掠新附人千餘口及牛馬金銀幣帛而麻陽縣達嚕噶齊呼巴布哈爲之鄉導敕斬唐古岱呼巴布哈餘減死論以所掠者還其民　冬十月己卯享於太廟　戊子千戶託訥（舊作脫歡今改）總把呼岱（舊作忽帶今改）擅引軍入婺州永康縣界殺掠吏民事覺自陳扈從先帝出征有功乞貸死敕沒其家貲之半杖遣之　辛卯賑和州貧民鈔　乙未納碧玉爵於太廟　辛丑以月直元辰命五祖真人李居壽作醮事奏赤章凡五晝夜事畢居壽請間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預國政帝喜曰尋將及之明日下詔皇太子燕王參決朝政凡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司之事皆先啓後聞　是月敘州夔府至江陵界置水驛　蜀地既平以張庭瑞爲諸蠻夷部宣慰使甚得蠻夷心硐門羌與婦人老幼入市爭價持刃入硐門魚通司繫其人羌酋怒斷繩橋謀入劫之魚通司來告急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俗暴悍以鬬殺爲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即以門牆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悟當自回矣惟正曰使者無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羌界羌陳兵以待庭瑞進前語之曰殺人償死羌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爲見證耳而汝即肆無禮如行省聞於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矣其酋長棄槍弩拜曰我近者生裂羊胛卜之視肉之文理何如則吉其兆曰有白馬將軍來可不勞兵而罷今公馬果白敢不從命乃論殺人者餘盡縱遣之遂與約自今交市者以硐門爲界無相出入官買蜀茶增價鬻於羌人人以爲患庭瑞更變引法每引納二緡而付文券與民聽其自市於羌羌蜀便之先時運糧由揚州泝江往往覆陷庭瑞始立屯田人得免患都掌蠻叛蠻善飛槍聯松枝爲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幹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即請服遂斬其酋而招復其餘民庭瑞旋授敘州等處蠻夷部宣慰使　宋文天祥之被執也數求死不得太學生盧陵王炎午作生祭文勸其速死置於衢路天祥未之見也行至南安不食八日猶生是月至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天祥南面坐未嘗面北留夢炎說之則罵王積翁欲合降臣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已而丞相博囉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博囉叱左右曳之地天祥不屈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我盡忠於宋以至此願求早死博囉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至今日幾帝幾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應博學宏詞

科何暇泛論博囉曰汝不肎說廢興事且道古來有以宗社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不幸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爲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囉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囉不能詰有間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即位於德祐去國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囉等皆無詞但以無所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囉怒曰汝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博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天祥今日至此唯有一死不在多言博囉欲殺之帝及諸大臣不可張宏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復囚之（考異）宋史天祥傳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則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安用我陳桱通鑑續編同按天祥對博囉之言唯求早死豈復有黃冠歸故鄉之想論者以爲必留夢炎輩忌天祥全節者因積翁有請釋爲道士意遂附會其語以誣天祥耳今不取　十一月壬子遣禮部尚書柴椿偕安南國使杜中齎詔往諭安南國世子陳日烜責其來朝　乙卯罷太原平陽西京延安路新簽軍還籍罷招討使劉萬努所管無籍軍願從大軍征討者　戊辰命湖北道宣慰使劉深教練鄂州漢陽新附水軍

十二月戊寅發粟鈔賑鹽司竈戶之貧者　丙申敕樞密翰林院官就中書省與索多舊作唆都今改議招收海外諸番事　丁酉敕自明年正月朔建醮于長春宮凡七日歲以爲例　增置宿衛初宿衛皆領於四集賽舊作怯薛今改以太祖功臣博勒呼舊作博爾忽今改博爾濟舊作博爾朮今改穆呼哩舊作木華黎今改齊拉袞舊作赤老溫今改四族世領集賽之長集賽者猶言分番宿衛也年老既久即擢爲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其後集賽增至四千八百而累朝鄂爾多集賽尤多爲國大費　建聖壽萬安寺於京城帝師策琳沁卒敕諸國教師禪師百有八人即萬安寺設齋圓戒賜衣　是歲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卒百姓巷哭交趾國王遣使者十二人衰絰致祭使者號泣震野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三（起上章執徐正月盡元黓敦牂六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十七年春正月丙辰立遷轉官員法凡無過者授見闕物故及過犯者選人補之滿代者令還家以俟又定諸路差稅課程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之

詔括江淮銅及銅錢銅器　辛酉以海賊賀文達所掠良婦百三十餘人還其家　廣西廉州海賊霍公明鄭仲龍等伏誅　甲子敕泉州行省山寨未即歸附者率兵拔之已拔復叛者屠之　錄收宋二王功以總管張瑄爲沿海招討使千戶羅璧爲管軍總管　先是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呼圖特穆爾（舊作忽都帖木兒今改）等下荆南江西廣西海南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所俘三萬二千餘人悉役爲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行臺御史以爲言戊辰敕御史大夫姜衛（舊作相威今改）檢覈之竝放爲民　置行中書省于福州　蒙古漢軍都元帥張宏範卒宏範自厓山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瘴癘疾作帝命尚醫診視遣近臣臨議用藥衞士監門止雜人無擾其病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劍甲付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端坐而卒年四十三宏範好讀書過目通大義嘗應對初從巴延下建康軍中會諸將頒賞宏範後至巴延曰軍中會集後至者罪雖勳舊不貸汝何敢爾宏範曰出戰不敢後受賞恥居先巴延無以難居常曰律己廉則公明自生賞罰信則人皆效力不懷報怨之心則怨亦自釋聞者韙之後追封淮陽郡王謚獻武　二月乙亥張易言高和尙有祕術能役鬼爲兵遙制敵人命和爾果斯（舊作和禮霍孫今改）將兵與高和尙同赴北邊　丁丑達爾布罕（舊作答里不罕今改）以雲南行省軍攻定昌路擒總管谷納殺之詔達爾布罕還以阿達代之　雲南行省右丞尼雅斯拉鼎（舊作納速剌丁今改）等上言緬國輿地形勢皆已在臣目中臣先奉旨若重慶諸郡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寧請益兵征之帝以問丞相托里圖哈（舊作脫里奪海今改）托里圖哈曰陛下初命發士卒六萬人征緬今尼雅斯拉鼎止欲得萬人帝曰足矣遂詔尼雅斯拉鼎將精兵萬人征之尼雅斯拉鼎又建言三事其一謂雲南省規措所造金簿貿易病民宜罷一謂雲南有省有宣慰司又有都元帥府近宣慰司已奏罷而元帥府尙存臣謂行省既兼領軍民則元帥府亦在所當罷一謂雲南官員子弟入質臣謂達官子弟當遣餘宜罷奏可尼雅斯拉鼎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之長子也　己丑命梅國寶襲其父應春瀘州安撫使職初瀘州嘗降宋應春爲前重慶制置使張珏所殺國寶詣闕訴冤詔以珏畀國寶使復其父讎時珏在京兆解弓絃自縊死國寶請贖還瀘州軍民之爲俘者從之（考異　宋史忠義傳張珏至安西趙老菴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亦何以哉珏乃解弓絃自經廁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元史紀先書珏降繼書梅國寶請復讎事今以事理度之珏非降者也方元人招珏嘗以呂文煥夏貴故事許之使珏果降當叙用豈得請復讎哉當是被執不降未死元主始聽復仇耳今從宋元史酌書之）

日本殺國使

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實都（舊作都今改）洪俊奇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 庚子發侍衛軍三千浚通州運糧河 江淮行省左丞夏貴請老從之仍官其子孫 辛丑以廣中民不聊生召右丞達春左丞呂師夔廷詰壞民之由命頁迪密實賈居貞行宣慰司往撫之師夔至廷辯無驗復命還省治事 三月癸卯命王積翁入領省事中書省臣以爲不可改戶部尚書 甲辰帝幸上都時上都留守闕宰相進擬十數人皆不稱旨帝顧賀仁傑曰無以易卿者遂授之仁傑誓於其職每歲春秋行幸供億未嘗闕 乙卯立都功德使司掌帝師所統僧人幷吐番軍民等事初安西王旣薨召其相趙炳入見因言陝西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不法事帝怒遣使偕炳往按其罪至則琮等矯世子阿南達（舊作阿難答今改）旨收炳及妻子囚之平涼北崆峒山（考異元史商挺傳載告炳不法狀命囚之大獄以死與趙炳傳微異）炳子仁榮上訴詔遣使馳往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帝聞之大怒琮至親鞫之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及叔雲於市籍其家畀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有何忍受之帝稱善別賜鈔二萬緡爲治喪具尋贈炳中書左丞諡忠愍 趙炳之死也與王府相商挺無預會王府女奚有預郭琮之謀者臨刑望以求生語連挺及其子琥帝怒召挺拘炳家琥下獄命諸儒議其罪吏部尚書青陽夢炎曰臣宋人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今之過否帝不悅曰是同類相助之詞也符寶郎董文忠曰夢炎不知挺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帝良久曰其事果何如文忠曰臣目未覩耳固聞之殺人之謀挺不與也帝默然久之始得釋 先是索多軍士擾民故南劍等路民復叛及蒙古岱往招徠之民始獲安 夏四月壬申朔詔以蒙古岱仍行省福州 癸酉南康杜可用叛命史弼討擒之 乙酉以太常樂付太常寺 丁亥立杭州路金玉總管府 五月甲辰作行宮于察罕諾爾（舊作察罕腦兒今改） 丙午詔雲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鐸喇哈領之與前所遣將同征緬國 移福建行省於泉州 高麗國王睶以民饑乞貸糧萬石許之 甲寅汀漳叛賊廖得勝伏誅 六月丁丑索多部下聚黨於海道劫奪商貨范文虎招降之復議置於法 阿塔哈等請罷江南所立稅課提舉司阿哈瑪特力爭詔御史臺選官檢覈具實以聞遂遣布嚕哈達等檢覈江淮行省錢穀 壬辰召范文虎議征日本 命江淮等處頒行鈔法廢宋銅錢 秋七月己酉立行省於京兆以前安西王相李德輝爲參知政事兼領錢穀事 徙泉州行省於隆興 戊午以參知政事郝禎耿仁並爲中書左丞阿哈瑪特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二人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衆庶流移京兆等路歲辦課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爲未實民有附郭美田輒取爲己有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衞士洛陽秦長卿者上書發其姦事下中書中貴人力爲救解議遂寢阿哈瑪特大恨長卿以鐵冶事誣逮下吏籍其家使獄吏殺之其後阿哈瑪特雖誅而長卿之冤終不白 用姚演言開膠東河及收集

逃民屯田漣海 初中書以領大農事張立道熟於雲南奏授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雞金馬間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爲良田爨僰之人雖知蠶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飼養收利十倍於舊雲南由是益富庶羅羅諸山蠻慕之相率來降收其地悉爲郡縣除立道忠慶路總管時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羲之爲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爲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至是入朝力請於帝以雲南王子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襲王爵帝從之遂命立道爲臨安廣西道宣撫使兼管軍招討使立道大名人也 乙丑罷江南財賦總管府 劃建康民二萬戶種秋歲輸釀米三萬石官爲運至京師 己巳遣中使歷江南名山訪求高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皁山建康三茅山皆設醮 八月庚午朔蕭簡等十人歷河南五路擅招闌遺戶事覺誅其爲首者從軍自效餘皆杖之 乙亥改蒙古侍衛總管爲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戊寅占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表稱臣貢寶物犀象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海外諸蕃國唯馬八兒與俱藍爲之綱領上年冬遣兵部侍郎嘉琿迪等與索多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及是乃遣使內附 丁亥集賢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

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諡文獻樞含宏仁恕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臨不見言色有來即謀者必反復告之 戊戌高麗王王睶來朝且言將益兵三萬征日本於是以范文虎實都洪俊奇爲中書右丞李庭張巴圖(舊作拔突今改)爲參知政事竝行中書省事水軍萬戶都元帥張禧請行即日拜行省平章政事與文虎庭等率舟師泛海東征至日本禧即捨舟築壘平湖島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已而颶風大作文虎庭戰艦悉壞禧所部獨完 漳州陳弔眼聚黨數萬劫掠汀漳是月加鄂勒哲圖(舊作元者都今改)鎮國上將軍福建等處征蠻都元帥率兵五千往討賜翎根甲面諭遣之且曰賊苟就擒聽汝施行時黃華聚黨三萬人擾建寧號頭陀軍鄂勒哲圖先引兵鼓行壓其境軍聲大震賊驚懼納款鄂勒哲圖許以爲副元帥凡征蠻之事一以問之且慮其姦詐莫測因大獵以耀武適有一鵰翔空鄂勒哲圖仰射之應弦而落遂大獵所獲山積華大悅服鄂勒哲圖乃聞於朝請與之俱討賊朝廷從之授華征蠻副元帥與鄂勒哲圖同署華遂爲前驅破其五寨 九月壬子帝至自上都自是夏往避暑秋還京師歲以爲常 冬十月壬午詔立陝西四川等處行中書省以布哈爲右丞李德輝汪惟正竝左丞初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壓境適李德輝在播州乃遣安珪馳驛止三道兵勿進復遣張孝思諭鬼國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李公

耶其言明信可恃卽身至播納款德輝以其事上聞乃改鬼國爲順元路以阿察爲宣撫使時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譖德輝於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耶及左丞之命下而德輝已卒蠻夷哭之哀如私親爲位而祭者動輒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衰絰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爲發百人護喪與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率其民立廟祀之　甲申詔龍虎山天師張宗演赴闕　己丑命達實（舊作都實今改）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達實受命而行四閱月始抵其地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舊作火敦腦兒今改）鄂端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鄂博諾爾（舊作阿剌腦兒今改）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齊必勒河（舊作赤賓河今改）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伊爾齊（舊作亦里赤今改）與齊必勒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呼闌又水東南來名伊拉齊（舊作也里朮今改）合流入齊必勒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斡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伊爾瑪布謨喇其山最高譯言騰格爾哈達（舊作騰乞里塔今改）卽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崑崙以西山皆不穹峻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奇爾穆蘇（舊作乞兒馬赤今改）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德州地名筆齊里始有州治官府又四五日至積石卽禹貢之積石也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焉　丙申始製象轎吏部尚書劉好禮言象力甚巨上往還兩都乘輿駕象萬一有變從者雖多何力能及未幾象驚幾傷從者好禮祥符人也　十一月乙巳置泉府司掌領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諸王出納金銀事　戊申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制可之　丁巳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廉希憲薨年五十希憲嘗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己謂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墮汝輩宜慎之後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又追封恆陽王　壬戌詔江淮行中書省括巧匠未幾賜將作院工匠銀鈔幣帛旋敕逃役之民竄名匠戶者復爲民

甲子詔頒授時歷初帝命王恂許衡楊恭懿及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偏攷歷書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爲精密至是歷成守敬與恂等同奏言自漢以後歷經七十改創法者十有三家今所攷正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黃赤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道交周其

餘正訛補闕蓋非一事奏上賜名授時歷頒之天下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凡日月薄食五緯陵犯彗孛飛流暈珥虹蜺精祲雲氣諸係占候者俱在簡册　丁卯遣宣慰使嘉璉孟慶元等持詔諭占城國主令其子弟或大臣入朝　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默每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方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公茂樞字也默後累贈太師追封魏國公諡文正俊民澤州人精於邵雍皇極數時知數者無如劉秉忠亦自以爲弗及帝在潛邸嘗問以禎祥及卽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卒賜諡莊靜先生　十二月庚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布（舊作阿里伯今改）右丞雅克特穆爾（舊作燕帖木兒今改）左丞崔斌斌旣發阿哈瑪特姦蠧海內稱快未幾斌遷江淮行省左丞阿哈瑪特慮其害己乃奏遣布拉噶達爾（舊作不魯合答兒今改）劉思愈檢覈江南行省錢穀誣搆斌與阿里布等盜官糧四十七萬石因奏罷宣課提舉司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自分左右司官鑄銀銅印命都事劉正等往案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澍等雜治之竟寘三人於死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爾哈雅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聞而冤之　辛未高麗國王王暙領兵萬人水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十萬石出征日本給右丞洪俊奇等戰具高麗國鎧甲戰襖諭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　癸酉以高麗國王王暙爲中書右丞相　乙酉淮西宣慰使昂吉爾請以軍士屯田阿達哈等以發民兵非便宜募民願耕者耕之且免其租三年從之　鄂勒哲圖旣破陳弔眼復與副帥高興討陳桂龍等直抵其壁賊乘高瞰下人莫敢進興命人挾束薪蔽身進至山半棄薪而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殆盡乃爇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畬洞　甲午大都重建太廟成自舊廟奉遷神主于祏室遂行大享之禮　丙申敕鏤板印造帝師帕克斯巴（舊作八合思八今改）新譯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敕擅據江南逃亡民田者罪之　是歲改建寧雷州廉州化州高州爲路以肇慶路隸廣南西道　賑肇昌常德路饑民仍免其徭役

至元十八年春正月辛丑召阿喇罕范文虎囊嘉特赴闕受訓諭以巴圖張珪李庭留後命實都洪俊奇軍陸行抵日本兵甲則舟運之所過州縣給其糧食用范文虎言益以漢軍萬人文虎又請馬二千及回回礮匠帝曰戰船安用此皆不從　癸卯發鈔及金銀付博囉以給貧民　丁未敕江南州郡兼用蒙古回回人凡諸王位下合設達嚕噶齊竝赴闕　丙辰帝幸漷州　癸亥邵武民高日新據龍樓寨爲亂擒之　二月辛未帝幸柳林　乙亥立上都留守司陞敘州爲路隸安西省　移潭州省治鄂州徙湖南宣慰司于潭州從湖廣平章政事阿爾哈雅請也阿爾哈雅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

乙酉。改輝和爾斷事官爲北庭都護府。　丙戌。征日本軍啓行。諸將陛辭。帝曰。有一事。朕憂之。恐卿輩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輕之。先是翰林學士王磐聞師行有期。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它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苟有它心。何爲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且無子嗣。它心欲何爲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後閱內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　浙東饑。發粟賑之。　己丑。發肅州軍民鑿渠溉田。　福建省左丞蒲壽庚言。詔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實艱苦。詔止之。　乙未。皇后鴻吉哩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集賽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先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其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后嘗於太府監支繒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弦練之。緝爲紬以製衣。宣徽院羊臑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爲地毯。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遣宦者追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奏請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乃答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卽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卽愛之。但時加存恤可矣。后退。益厚待之。　丙辰。帝還宮。以中書右丞行江東道宣慰使阿喇罕爲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江西道宣慰使兼招討使頁特密實(舊作也的迷失今改)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事。　以遼陽懿蓋北京大定諸州旱。免今年租稅之半。　遣皇太子行邊。復以巴延佐之。帝諭太子曰。巴延才兼將相。忠於所事。故俾從汝。毋以常人遇之也。　三月戊戌。國子祭酒致仕許衡病革。會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可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徹而卒。年七十三。衡嘗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言。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之。服其教者。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者。往往有之。後贈司徒。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辛酉。立登聞鼓院。許有冤者撾鼓以聞。　夏四月癸酉。復頒中外官吏俸。　辛巳。通泰二州饑。發粟二萬餘石賑之。　五月甲辰。遣使賑瓜沙州饑。己酉。禁瓜沙州爲酒。　庚申。嚴鬻人之禁。乏食者量加賑貸。　六月丙寅。敕謙州織工貧甚。以粟給之。其所鬻妻子。官與贖還。　己卯。以順慶路隸四川東道宣慰使。　日本行省臣遣使言。大軍駐巨濟島。至對馬島。獲島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舊有戍軍。已擣其虛。詔曰。軍事卿等當自權衡之。　庚寅。以阿喇罕有疾。詔阿達哈統率軍馬征日本。　壬辰。以中書左丞呼圖特穆爾爲中書右丞。行中書省事。御史中丞行御

史臺事呼喇出爲中書左丞，行尙書省事。　秋七月己亥，阿喇罕卒于軍。　庚戌，以松州知州布薩圖格舊作僕散禿哥，今改。前後射虎萬計，賜號萬虎將軍。　辛酉，索多征占城，賜駝蓬以避瘴毒。　八月甲子朔，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戢姦吏、禁盜賊、治軍旅、獎忠義六事，詔廷臣及諸老議舉行之。　庚午，蒙古岱爲中書右丞，行中書省事。　壬辰，詔征日本軍回，所在官爲給糧。先是命阿達哈代阿喇罕，分戍三海口，就招海中餘寇，未至而實都、洪俊奇、范文虎、李庭、金方慶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五龍山下。衆推張百戶者爲帥，方伐木作舟爲歸計，日本覘知之，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十萬之衆得逃還者三人而已。文虎部將楚鼎，別率千餘人渡海，亦遭風壞舟，鼎挾破船板漂流三晝夜，至一山，會文虎船，因得達高麗之金州合浦屯駐，散兵漂泛漸集，遂率之以歸。〔攷異〕元史本紀，祇言征日本軍大失利，洪俊奇、李庭諸傳亦言之不詳。經世大典云：十八年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而返，上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王國佐等不聽節制，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閶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坐去，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無食，無主者，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擄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閶等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和，故皆棄軍歸。久之，閶與莫青、吳萬五者逃歸，十萬之衆得返者三人而已。按當時諸將諱言喪師，經世大典與日本傳同，今從之。　閏月癸巳朔，阿達哈請以戍三海口軍擊福建賊陳弔眼，詔以重勞，不從。　丙午，帝至自上都。　丁巳，括江南戶口稅課。

壬戌，兩淮轉運使阿喇卜丹舊作阿剌瓦丁，今改。坐盜官鈔，及和買馬匹，格朝廷宣命，又以官員所佩符，擅與家奴，往來貿易，伏誅。　京兆等路歲辦課額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　九月癸未，阿哈瑪特尙以爲未實，欲發使覆之，帝曰：「阿哈瑪特何知！」事遂止。　簽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高源，劾常州達嚕噶齊馬恕奪民田及宅不法事，恕懼，賂阿哈瑪特，以宅事誣源，既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出。先是源所居鄰里素知源事母至孝，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哈瑪特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況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人，悖天不祥。」阿哈瑪特亦感悟，源得不死。　少府爲諸王昌圖建宅于太廟南，太常丞田忠良往仆其柱，少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言是也。」又奏曰：「太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即敕中書闢道。國制，十月上吉，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武帝用麪爲犧牲，後如何耶？」從之。忠良，中山人也。　冬十月乙未，享於太廟，貞懿聖順昭天睿文光皇后祔。　丙申，募民屯田淮西。　己亥，降詔諭安南國，立日烜之叔遺愛爲安南國王，仍發新附軍千人衛送入安南。　帝方信桑門之教，詔樞密副使張易等參校道書，易等言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己酉，詔悉焚之。〔攷異〕泰安有聖旨焚燬諸路道藏經之碑，作二十九年，祥邁至元辨僞錄作十九年，與本紀同，今從之。　立行中書省於占城，以索多爲右丞，劉深爲左丞。　兵部侍郎額密實參知政事。　庚戌，敕以海船百艘，新舊軍及水手合萬人，期以明年正月征海外諸番，仍諭占城郡王給軍食。　壬子，用和爾果斯言，於揚州、隆興、鄂州、泉州四省置蒙古提舉學校官各二員。　癸丑，皇太子至自北邊。

左諭德李謙嘗爲太子陳十事曰正心曰睦親曰崇儉曰幾諫曰戢兵曰親賢曰尚文曰定律曰正名曰革弊　漳州盜陳弔眼聚衆十萬連五十餘寨扼險自固高興攻破十五寨弔眼走保千壁嶺興上至山半誘與語接其手掣下擒斬之漳境悉平甲子敕誅弔眼餘黨幷收其兵仗繫送京師　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　高麗國王請完濱海城防日本不允　十二月甲午以昂吉爾岱舊作昂吉剌帶今改爲中書右丞相　乙亥罷日本行中書省　丁未議選侍衛軍萬人練習以備扈從　癸未免益都淄萊寧海開河夫今年租賦仍給其傭直　是歲改漳州爲路　保定路清苑縣水平陽路松山縣旱高唐夏津武城等縣蟲害稼竝免今年租計三萬六千餘石　蜀初定帝閔其地久受兵百姓傷殘擇近臣撫安之以東宮典文書伊徹爾輝舊作立智理威今改爲嘉定路達嚕噶齊時方以闢田均賦弭盜息訟諸事課守令伊徹爾輝奉詔甚謹民安之使者交薦其能會盜起雲南號數十萬聲言欲寇成都伊徹爾輝馳入告急言辭懇切繼以涕泣大臣疑其不然帝曰雲南朕所經理未可忽也乃推食以勞之又語伊徹爾輝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耶御之乖方保之不以其道故爲亂耳其以朕意告諸將叛則討之服則舍之毋多殺以傷生意則人必定矣伊徹爾輝至蜀宣布上旨雲南乃安　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帥來阿巴齊舊作阿八赤今改發兵萬人開運河往來督視寒暑不輟有兩卒自傷其手以示不可用阿巴齊擞樞密府幷行省奏聞斬之以懲不律運河既開遷膠萊海道漕運使阿巴齊寧夏人也　嘉議大夫太史令王恂居父喪哀毀日飲勺水帝遣內侍慰諭之未幾卒年四十七後追封定國公謚文肅　河東按察使伊列薩哈舊作亦力撒合今改遷南臺中丞帝出內中寶刀賜之曰以鎮外臺時丞相阿哈瑪特之子呼遜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恃勢貪穢伊列薩哈發其姦得贓鈔八十一萬錠奏請誅之幷劾江南釋教總統嘉木揚喇勒智諸不法事諸道竦動

至元十九年春正月丙寅罷征東行中書省　丁卯諸王扎喇呼至自軍中時皇子北平王以軍鎮阿里瑪圖舊作阿里麻里今改之地以禦海都諸王錫里濟與托克托穆爾等謀劫北平王以叛欲與扎喇呼結援於哈都不從薩里曼悔過執錫里濟等北平王遣扎喇呼以聞　妖民張圓光伏誅　二月辛卯朔帝幸柳林修宮城太廟司天臺　癸巳遣使往乾山造江南戰船千艘　壬寅命軍官陳亡者其子襲職以疾卒者授官降一等具爲令　乙巳立廣東按察使　戊申帝還宮　己酉減省部冗員　徙浙東宣慰司于溫州　分軍戍守江南自歸州以及江陵至三海口凡二十八所　壬子遣諸王桑阿克達爾舊作相吾答兒今改擊緬初尼雅斯拉鼎自緬還言熟其國形勢可擊遂以台布舊作太卜今改爲右丞伊克德濟舊作也罕的斤今改爲參政命桑阿克達爾督諸軍復往擊之　甲寅帝幸上都　申嚴漢人軍器之禁　三月戊寅益都千戶王著以中書左丞相阿哈瑪特蠹國害民與高和尚合謀殺之著

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鎚，自誓願擊阿哈瑪特首。會高和尚以祕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死，殺其徒以尸欺衆，逃去，人亦莫知。著乃與合謀，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哈瑪特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與國師還都建佛事。時高觽、張九思宿衞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以二僧屬吏，訊之不服。觽、九思乃集衞士及官兵各執弓矢以備。壬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觽問何爲，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觽等聞人馬聲，遙見燭籠儀仗將至宮門前，一人前呼啓關。觽謂九思它時殿下還宮，必以鄂勒哲、薩陽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啓關。觽呼二人不應，即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計窮，趨南門。觽留張子政等守西門，亟走南門伺之。僞太子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哈瑪特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殺之，因右丞張惠。觽乃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衞士亟捕之。留守司達嚕噶齊庫端（舊作博敦今改）遂持梃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等逃去。著挺身請囚。中丞額森特穆爾馳奏帝。時方駐蹕察罕諾爾，聞之震怒，即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博囉、司徒和爾果斯、參政阿哩等馳驛至大都討爲亂者。帝疑廷臣多與謀，召典瑞少監王思廉至行殿，屏左右問之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詳也。」帝曰：「反已反，何未詳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它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不能詳也。」帝曰：「朕自即位以來，如李璮之不臣，豈以我若漢高帝、趙太祖遽陟帝位者乎？」思廉曰：「陛下神聖天縱，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歎曰：「朕往者有問於竇默，其應如響，蓋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問，汝能然乎？且張易所爲，張文謙知之否？」思廉即對曰：「文謙不知。」帝曰：「何以知之？」對曰：「二人不相安，故知其不知也。」帝意稍釋。

庚辰，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辛巳，博囉等至都。壬午，誅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殺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從之。

戊子，以領北庭都護阿密實哈（舊作阿必失哈今改）爲御史大夫，行御史臺事。

集賢直學士兼祕書少監建昌程文海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攷功歷，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

夏四月丁酉，以和爾果斯爲中書右丞相，降右丞相昂吉爾岱爲留守，仍同簽樞密院事。皇太子謂和爾果斯曰：「阿哈瑪特已死，汝任中書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阻撓，吾當力持之。」故是時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

戊戌，陳桂龍率其黨來降，詔流桂達嚕噶齊例。中書左丞耿仁等言：「諸王宮主公地所設達嚕噶齊，例不遷調，百姓苦之，依常調任滿，從本位下選代爲宜。」從之。

乙巳，以阿哈瑪特家奴呼圖達

爾(舊作忽都答兒今改)等久總兵權命庫端等代之仍隸大都留守司。弛西山薪炭禁。以阿哈瑪特之子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呼遜罪重于父議究勘之。戊申寧國路太平縣饑民采竹食爲糧。庚戌行御史臺言阿爾哈雅占降民爲奴而以爲征討所得詔降民還之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量賜臣下有功者。丙辰敕以妻女姊妹獻阿哈瑪特得仕者黜之戮阿哈瑪特占據民田給還其主庇富强戶輸賦其家者仍輸之官。定內外官以三年爲考滿任者還敘未滿者不許超遷。五月己未朔沙汰省部官阿哈瑪特黨七百十四人已革者百三十三人餘五百八十一人竝黜之。初阿哈瑪特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博囉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阿哈瑪特冢剖其棺戮尸于通元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籍其家得櫝藏二人皮兩耳俱存問之其妾云每咒詛時置神坐於上應驗甚速又以帛二副畫甲騎圍守一屋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軌畫者爲陳某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算阿哈瑪特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剝四人皮以徇尋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尸下耿仁於獄誅之初巴延滅宋還詔百官郊迎阿哈瑪特先半舍道謁巴延巴延解所服玉鉤縧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爲薄也阿哈瑪特謂其輕己乃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帝命按之無驗阿哈瑪特既死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癸未以甘肅行省左丞敏珠爾卜丹(舊作麥朮丁今改)爲中書右丞行臺御史中丞張雄飛參知政事。初阿哈瑪特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伊瑪都木達(舊作亦麻都丁今改)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哈瑪特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哈瑪特怒出爲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哈瑪特恐其子呼遜爲江淮右丞不爲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哈瑪特死召拜參政呼遜被逮敕廷臣雜問呼遜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六月己丑朔日有食之。甲午阿哈瑪特濫設官府二百四所詔存者三十三餘皆罷又江南宣慰司十五道內四道已立行中書省罷之。丙申發射士百人衛丞相宅人不得援例。

戊戌以占城既服復叛發兵討之初朝廷遣索多就占城國立省撫治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百五十命索多將之以行。己酉以阿哈瑪特居第賜和爾果斯。帝以所籍入權臣家婦賜後衛親軍指揮伊喇元臣元臣辭曰臣家世清素不敢自污帝嘉歎不已元臣霸州元帥尼爾之孫也。丁巳征亦奚不薛盡平其地立三路達嚕噶齊留軍鎮守命塔喇海(舊作藥剌海今改)總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四（起玄黓敦牂七月盡閼逢涒灘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十九年秋七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立行樞密
院於揚州鄂州 高麗國王請自造船一百五十艘
助征日本 戊辰令蒙古軍守江南者更番還家
壬申立馬湖路總管府 八月江南水民饑者眾真
定以南旱民多流移和爾果斯（舊作和禮霍孫今改）請所在官司
發廩以賑從之 申嚴以金飾車馬服御之禁 甲
寅聖誕節是日還宮 九月丁巳朔賑真定饑民其
流移江南者給之糧使還鄉里 辛酉俱藍國入貢
海外諸蕃惟俱藍尤遠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招
討使楊廷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貨及黑猿一
壬戌敕官吏受賄及倉庫官侵盜臺察官知而不糾
者驗其輕重罪之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杖決重者處
死言官緘默與受贓者一體論罪仍詔諭天下 己
巳定雲南賦稅用金為則以貝子折納每金一錢直
貝子二十索 壬申敕平灤高麗耽羅及揚州隆興
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 亦奚不薛之北蠻洞向
世雄兄弟及散毛諸洞叛命四川行省就遣亦奚不
薛軍前往招撫之使與其主偕往 丁丑遣使括雲
南所產金以博囉為打金洞達嚕噶齊 壬午詔諸
路歲貢儒吏各一人中書省掾史有闕選樞密院御
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
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各道
按察使舉廉能者陞等遷敘 釐正選法置黑簿以
籍阿哈瑪特黨人之名 初阿哈瑪特用事併中書
左右司為一以劉正為左右司員外郎及治阿哈瑪
特之黨捕正與參政咱希魯鼎（舊作咱喜魯丁今改）等偕至帝前
問曰汝等皆黨於阿哈瑪特能無罪乎正曰臣未嘗
阿附惟法是從耳會莫車駕還內俱械繫於闕東隙
地踰數日姦黨多伏誅復械繫正於拱衛司和爾果
斯曰上嘗謂劉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
乃得免歸 冬十月辛卯以平章軍國重事耶律鑄
復為中書左丞相 壬辰享於太廟 罷西京宣慰
司 丙申初立詹事院以鄂勒哲為右詹事薩陽為
左詹事 詔由大都至中灤中灤至瓜州設南北兩
漕運司 乙巳罷屯田總管府以其事隸樞密院令
管軍萬戶兼之 庚戌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
行省銓注 耶律鑄言有司官吏以采室女乘時害
民如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
父母否則遣還為宜從之 十一月丁卯襲封衍聖
公孔洙入覲以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孔子
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
既滅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洙
赴闕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
後也遂有是命就給祿與護持林廟 詔以阿哈瑪
特罪惡頒告中外凡民間利病即與興除之 壬申
以勢家為商賈者阻遏官民船立沿河巡禁軍犯者
沒其家 十二月壬辰中書左丞張文謙為樞密副

使。乙未，殺宋丞相信國公文天祥。先是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又京師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阿哈瑪特，遂撤蓑城葦，疑丞相者天祥也。乃召天祥入，帝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我當以汝爲相。」天祥曰：「受宋恩爲宰相，安肎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使退。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至柴市，觀者萬人，臨刑殊從容，間市人曰：「孰南面？」或有指之者，即向南再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作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死之日，大風揚沙。帝歎曰：「好男子！不爲吾用，殺之誠可惜也。」天祥妻歐陽氏曰：「我夫不負國，我安能負夫！」遂自刭死。天祥二子俱亡。廬陵張千載者，天祥友也。天祥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臨安既破，天祥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北，千載當偕行。」既至燕，寓天祥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年，始終如一。且潛製一櫝，天祥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歐陽氏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吉州，付其家葬之。適家人亦自惠州奉天祥母曾氏柩同日至，人以爲忠孝所感。[考異]張千載事見蟫精集，而帝京景物略云文信公之死，江南十義士舁公屍葬都城小南門外五里道傍。大德二年，繼子陞至都城門內，見石橋欄擋戶婦，公舊婢也，爲陞語，婢子乃引到葬處，大小二墳，其大塔小石碑刻信公二字，遂以歸葬廬陵，與蟫精集異。豈一事而傳者不同耶？抑千載所藏者首，而十義士所葬者爲屍耶？□□所載與蟫精集同，宜可信也。至元紀載好男子語，則據蜀文信公傳書之。 中書省言平原郡公趙與芮、瀛國公趙㬎、翰林直學士趙與票，宜並居上都。帝曰：「與芮老矣，當留大都，餘如所言。」繼有詔瀛國公給衣糧發遣之，與票勿行。[考異]庚申遺事云瀛國公初尚公主，元史不載尚主事，今闕之。與票數進讜言，朝廷立法，多所諮訪，尋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斂急督，宋世邱龍纍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帝不以爲忤。[考異]閻復撰翰林學士趙公墓志，推原其心，詞旨甚閎，然於年月不甚詳。元史本傳以墓志爲稿本耳，其言江南邱龍事在還侍講之後，今從本紀連書之。 癸卯，御史中丞崔彧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宰相亦宜糾察。近惟御史有言，臣以爲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至於選用臺察官，止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用漢人十六員，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爲宜。」既而江淮省臣有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者，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之。今虛名僅存，而綱紀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茶然，無復可望矣。」從之。 浚濟州河。 徵容城處士劉因至都，以博果密薦其學行也。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簽樞密院事趙良弼屢以疾辭，許令居懷孟。良弼別業在溫，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不忘本也。或問爲治，良弼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己，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 太平、宣、徽羣盜起，行營軍萬戶張珪討之，數爲賊所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幷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

至元二十年春正月己未立鴻吉哩氏為皇后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初鴻吉哩氏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為后遂與約曰鴻吉哩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代諸后多其族焉　癸亥敕藥喇哈領軍征緬國　乙丑和爾果斯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告其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給犯人妻子仍以鈔賞之又阿哈瑪特專政時衙門太宂虛費俸祿宜依劉秉忠許衡所定併省為便皆從之　設務農司　敕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以阿塔哈依舊為征東行省丞相丙寅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召太常少卿汪忠良擇日出師忠良曰僻陋海隅何足勞天戈不聽時帝意甚決朝臣無敢諫者淮西行省右丞昂吉爾上疏曰臣聞兵以氣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衄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也請罷兵息民南臺御史大夫姜衛(舊作相威今改)亦遣使入奏曰倭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怒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行期迫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今為之計預修戰艦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遲以歲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風疾往一舉而下萬全之策也帝皆不聽　丙寅御史臺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為奏免稅糧民何以堪詔有司權停勿徵仍諭自今管民官凡有災傷過時不申及按察司不即行視者皆罪之　河北流民渡河求食朝廷遣使者集官屬絕河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民急就食豈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縱之且曰雖得罪死不恨章上不之罪也　刑部尚書崔彧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二曰阿哈瑪特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哈瑪特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為長貳四曰翰苑亦頌阿哈瑪特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正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即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則人才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漢人分番上直言動必書八曰宜定律令為一代之法九曰省宂官宜參衆議立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宜有俸者增無俸者給十一曰內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宜特降詔旨招集復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餘積欠並蠲事產即日給還民官滿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從江南不歸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曰凡丞相安圖遷轉良臣為阿哈瑪特所擢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令拔擢十三曰簿錄姦黨財物不可視為橫得遂致濫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上都非如大都止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

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
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彼謂非隆其
名，不足鎮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十七曰，阿爾哈雅
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
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哈瑪特下，宜罷職理算，其黨
雖無所污染者，亦當遷轉宅所，勿使久據湖廣。十八
曰，銓選類奏，賢否各知，自今三品以上，必引見而後
授官。疏奏，帝卽命中書省行其數事，餘命與御史大
夫伊實特穆爾議行之。或又言江南盜賊相挻而起，
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
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
民力，勿强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
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俟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
後東征未晚也。帝以為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
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中書奉旨差官
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幷之弊，欲其明
白，不得不於軍民諸色人戶通行覈實，又因取勘畜
牧數目，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
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罷。宋文思院小口斛出
入官糧，無所容隱，宜頒行。皆從之。丁卯，巴約特（舊作伯要帶，今改。）等伐船材于烈堝都山、乾山，凡十四萬二千
有奇，起諸軍貼戶年及丁者五千人，民夫三千人運
之。命右丞棟哩特穆爾及萬戶三十五人，蒙古軍
習舟師者二千人，特默齊（舊作探馬赤，今改。）萬人，習水戰者五
百人，征日本。壬午，改廣東提刑按察司為海北廣
東道，廣西按察司為廣西海北道，福建按察司為福

建閩海道，鞏昌按察司為河西隴北道。二月辛丑，
定軍官選法及官吏贓罪法。癸丑，諭中書省大事
奏聞，小事便宜行之，毋致稽緩。三月己未，御史臺
言平灤造船，五臺山造寺伐木，及南城建新寺，凡役
四萬人，請罷之。詔伐木建寺卽罷之，造船一事，其與
省臣議。前後衞軍自願征日本者，命選留五衞漢軍
千餘，其新附軍令悉行。乙丑，命烏努呼魯岱往揚
州錄囚，其江北重囚，謫征日本。立雲南按察司，照
刷行省文卷。罷淮安等處淘金官，惟計戶取金。
丙寅，帝如上都。丁卯，增置蒙古監察御史六員。
廣東新會縣林桂方、趙良鈐等聚衆，僞號羅平國，稱
延康年號，官軍擒之，伏誅，餘黨悉平。罷福建宣慰
司，復立行中書省于漳州。夏四月庚寅，以侍衞親
軍二萬人助征日本。壬辰，阿塔哈求軍官習舟楫
者同征日本，命元帥張林、招討張瑄、總管朱清等行，
以高麗王就領行省，規畫日本事宜。甲午，禁近侍
為人求官，紊亂選法。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女
子沒官，犯人配役。申私鹽之禁，許按察司糾察鹽司。
五月乙未，免五衞軍征日本，發萬人赴上都。縱平
灤造船軍歸耕，撥大都見管軍代役。占城行省右
丞索多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戰，
兵號二十萬，索多率敢死士擊之，斬首幷溺死者五
萬餘人，又敗之于大浪湖，斬首六萬級，占城降。索多
造木為城，闢田以耕，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
穀十五萬以給軍。六月戊子，以征日本，民間騷動，
盜賊竊發，呼圖特穆爾蒙古岱乞益兵禦寇，詔以興

國江州軍付之 初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彧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難責以廉勤之操宜議增庶官月俸所增雖賦之于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亦復何辭從之己丑詔增內外官吏俸 初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參政奇爾濟蘇（舊作曲里吉思今改）宣慰使李呼哩雅濟（舊作李忽蘭吉今改）等鑿山開道分兵並進諸蠻伏險以拒然衆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內附赴闕辛亥詔分其地立州縣隸順元路宣慰司節制 秋七月丙辰諭阿塔哈所造征日本船宜少緩之所拘商船悉給還 丙寅開雲南驛路 丁卯罷淮南淘金司以其戶還民籍 八月癸未以明爾徹（舊作明理察今改）平章軍國重事商議公事 立懷來淘金司 丁未浙西道宣慰使史弼言頃以征日本船五百艘科諸民間民病之宜取阿巴齊（舊作阿八赤今改）所有船修理以付阿塔哈庶寬民力并給鈔於沿海募水手從之 濟州新開河成立都漕運司 九月戊午哈喇岱等招降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 壬戌調黎兵同征日本 辛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 戊寅史弼陳弭盜之策爲首及同謀者死餘屯田淮上帝然其言詔以其事付弼賊黨耕種內地其妻孥送京師以給鷹坊人等 冬十月壬辰帝至自上都 庚子左丞相耶律鑄坐不納職印妄奏東平人聚謀爲逆閒諜幕僚及黨罪因阿里蘇罷免仍沒其家貲之半徙居山後 建寧路管軍總管黃華叛衆幾十萬稱祥興五年犯崇安浦城等縣圍建寧府命征東行省左丞劉國傑以其兵會江淮參政巴延等討之國傑攻破赤巖寨華投火死餘衆皆潰福建行省左丞呼喇春將兵來會梧桐川欲搜賊潰去者盡殺之國傑曰首亂者華也餘皆脅從招諭不歸誅之未晚未幾衆果出降 十一月丁巳命各省印授時歷 丁丑禁雲南管課官于常額外多取餘錢 戊寅禁雲南權勢多取債息仍禁沒人口爲奴及黥其面者 十二月辛卯以中書參議温特赫圖嚕哈（舊作温迪罕禿魯花今改）廉貧不阿附權勢賜鈔百錠 丙午罷雲南造賣金箔規措所又罷都元帥府及重設官吏定質子令凡大官子弟遣赴京師 樞密副使張文謙卒文謙爲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才爲己任 是歲用王積翁議令阿巴齊等廣開新河以通漕運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蒙古岱言海運之舟悉至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蒙古岱爲萬戶府達嚕噶齊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道也 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東宮宿衛士鄂爾根薩里（舊作阿魯渾薩里今改）趨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以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

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謂鄂爾根薩里曰非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自是命日侍左右　湖南北盜賊乘舟縱横劫掠行省平章哈喇哈斯患之右丞圖呼嚕（舊作禿忽魯今改）曰樹茂鳥集樹伐則散戮一人足矣盜首喬大使者居九江郡守曳喇瑪丹取賂蔽之遣使擒以來獄成殺而令諸市羣盜頓息　江淮行省宣使郄顯李謙愬平章蒙古岱不法有詔勿問仍以顯等付蒙古岱鞫之繫於獄必抵以死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申屠致遠慮囚浙西知其冤狀將縱之蒙古岱脅之以勢致遠不爲動親脫顯等械使從軍自贖

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羣臣上尊號曰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時議欲大赦參知政事張雄飛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丁巳敕自今凡奏事者必先語同列以所奏既奏其所奉旨云何令同列知而後書之簿不明以告而輒書簿者杖筆且齊（舊作必闍赤今改）　己未罷雲南都元帥府府所管軍民隸行省　甲子罷揚州等處理算官以其事付行省　丁卯建都王烏蒙及金齒一十二部俱降建都先爲緬所制欲降未能時諸王桑阿克達爾及行省右丞台布參知政事伊克德濟分道征緬於阿昔阿禾兩江造船二百艘順流攻之拔江頭城令都元帥袁世安戍之遣使招諭緬王不應遂水陸並進攻建都所都太公城拔之至是皆降　庚午立江淮荆湖江西四川行樞密院治建康鄂州撫州成都　王積翁久留大都自詭能宣諭日本甲戌遣積翁齎詔奉使賜錦衣玉環鞍轡帝以日本俗尚佛命普陀僧如智同往積翁過温陵强取任甲所有四船使行取道慶元航海中途鞭任旋聞任有誶語乃好語誘以官職任佯諾將至日本醉從者以酒遂殺積翁掠其資逃去　丁丑雲南諸路按察司官陛辭詔諭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名成則貨財隨之徇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

二月辛巳以福建宣慰使管如德爲泉州行省參知政事征緬　浚揚州漕河　罷高麗造征日本船　壬辰邕州賓州民黄大成等叛梧州韶州衡州民相挻而起湖南宣慰使薩里曼將兵討之　己亥放檀州淘金五百人還家　丁未括江南樂工　命阿塔哈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助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　戊申徙江淮行省于杭州徙浙西宣慰司于平江省黄州宣慰司入淮西道　漳州盜起命江浙行省調兵進討　秦州總管劉發有罪嘗欲歸黄華事覺伏誅　遷故宋宗室及其大臣之仕者于內地　三月丁巳皇子北平王納珠哈至自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留七年至是始歸右丞相安圖繼至　丙寅帝如上都　丁卯太廟正殿成奉安神主　夏四月令軍民同築隄堰以利五衛屯田　己亥涿州巨馬河決衝突三十餘里　壬寅江淮行省進各翼童男女百人　戊申高麗王王賰及公主以其世子謜來朝　呼圖特穆爾征緬之師

爲緬人衝潰。敕發思播田楊二家軍二千從征緬。雲南行省爲破緬國江頭城進童男女八十人。五月癸丑，樞密院言：「索多潰軍，已令李恆收集。江淮、江西兩省潰軍，別遣使招諭，凡至者皆給之糧，舟楫損者修之，以俟阿爾哈雅調用。」從之。戊午，敕中書省奏目文冊及宣命劄付，並用蒙古書，不許用輝和爾（舊作畏吾兒，今改）字。乙丑，蠲江南今年田賦十分之二，其十八年以前逋欠未徵者盡免之。阿嚕呼努言：「曩於江南民戶中撥匠戶三十萬，其無藝業者多，今已選定諸色工匠餘十九萬九百餘戶，宜縱令爲民。」從之。

庚午，荆湖占城行省以兵進據烏馬境，地近安南，請益兵。命鄂州達嚕噶齊趙翥等奉璽書往諭安南。

河間任邱縣民李移住謀叛，事覺，伏誅。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歷、推背圖、苗太監歷，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閏月丙戌，行御史臺自揚州遷于杭州。丙午，以侍衞親軍萬人修大都城。

六月壬子，遣使分道尋訪測驗晷景、日月交食歷法。增官吏俸，以十分爲率，不及一錠者，量增五分。

甲寅，封皇子托歡爲鎮南王，駐鄂州。庚申，改蒙古都元帥府爲蒙古都萬戶府。秋七月己卯，詔軍官勿帶相銜。戊子，詔鎮南王托歡征占城。帝怒占城叛服不常，命托歡與左丞李恆往會索多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八月己酉，御史臺言：「無籍之軍願從軍殺掠者，初假之以張渡江兵威，今各持弓矢剽劫平民，若不分隸各翼，恐生它變。」詔遣之還家。辛亥，占城國王遣使奉表，乞回索多軍，願以土產歲修職貢。庚午，帝至自上都。九月甲申，京師地震。丙申，籍嘉木揚喇勒智發宋陵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其飲器則賜帝師，蓋西僧欲得帝王髑髏以厭勝致富也。（攷異：六陵遺事載諸僧所取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金寶珠玉稱是，蓋所籍之大概也。至云理宗顱骨爲北兵投湖水中，漁者網之，不得。此未知爲飲器而誤傳耳。）侍衞士鄂爾根薩里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因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是月，命鄂爾根薩里領館事，辭曰：「陛下初置集賢以待士，宜擇重望大臣領之，以親觀聽。」請以司徒薩里曼（舊作撒里蠻，今改）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鄂爾根薩里爲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士之應詔者，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其弗稱旨者，亦請加賚而遣之。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內前，冀帝見之。帝果過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況欲損之，誰肯至者！」鄂爾根薩里又言於帝曰：「國學，人材之本，立國子監，置博士弟子員，宜優其廩餼，使學者日盛。」從之。

冬十月丁未，享於太廟。丁卯，以招討使張萬爲征緬招討使。戊辰，立常平倉，以五十萬石價鈔給之。十一月戊子，命北京宣慰司修灤河道。庚子，以范文虎爲中書左丞，商量樞密院事。辛丑，和爾果斯、敏珠爾卜丹、張雄飛、溫特赫並罷，安圖復爲中書右丞相，以前江西榷茶運使盧世榮爲右丞，前御史中丞史樞爲左丞，布魯密實哈雅（舊作迷失海牙，今改）、薩題勒

密實舊作撒的迷失今改並參知政事前戸部尚書拜降參議中
書省事世榮大名人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賄進爲
江西榷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哈瑪特死朝臣諱言利
無可副上意者總制院使僧格舊作桑哥今改薦世榮有才
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帝召見
奏對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和爾果斯等守正
不撓爲强詞所勝皆罷去故復起安圖而世榮擢右
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初安圖與北平王被哈都
拘之十年始得還有譖其嘗受哈都官爵者帝怒斷
事官石天麟亦自哈都部中還奏曰哈都實宗親偶
有違言非仇敵比安圖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
其臣順也帝怒方解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
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今特賜卿白金二千五百
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
受封識藏于家及其罷政阿哈瑪特之黨矯詔追奪
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
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
自辨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安圖之再入
相也力辭不允往決于祁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
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圖悟入見辭曰臣昔爲宰
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
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于前乎帝曰
誰爲卿言是對曰祁眞人帝歎異者久之志誠邱處
機之四傳弟子也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安圖初
爲相常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故其爲
相也以清靜忠厚爲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
者人以爲有得于志誠之言云　盧世榮既入中書
即日奉詔理鈔法之獘自謂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
倍增而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翰林學士董
文用謂曰此錢取于右丞家耶將取之于民耶取于
右丞之家則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
常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
多然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
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翦其毛之患乎世榮不
能對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
厚邦本眞仁人之言哉　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
承旨王鶚等屢請以科舉取士詔中書議定程式未
及施行至是和爾果斯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
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
貢舉取士爲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巫皆令
試舉則用心爲學矣方下中書省議而和爾果斯罷
事遂寢　十二月甲辰朔中書省言江南官田爲權
豪寺觀欺隱者多宜免其積年收入限以日期聽人
首實踰限爲人所告者徵以其半給告者從之　乙
巳御史中丞崔彧言盧世榮不可爲相帝大怒下彧
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盧世榮欲以均輸法益國賦
慮按察司撓其事請令與轉運使併爲一職詔集議
左贊善大夫瓜勒佳之奇瓜勒佳舊作夾谷今改言按察司者控
制諸路摘發姦伏責任匪輕若使理財則事冗將彌
縫自救之不暇安能繩糾宅人哉併之勿便事遂寢
之奇滕州人也　以丁壯萬人開神山河立萬戸府
以總之　癸亥盧世榮言京師富戸釀酒價高而味

薄以致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向之歲課一月可辦從之 癸酉命翰林承旨薩里曼翰林集賢大學士許國楨集諸路醫學教授增修本草 是月鎮南王托歡軍至安南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安南興道王以兵拒于萬劫進擊敗之萬戶倪閏戰死于劉邨

安圖言于帝曰阿哈瑪特專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驟進據顯位獨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終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尚書孔孫禮部侍郎

是歲詔燕南河北道按察使博果密（舊作不忽木今改）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僧格言能用己則國賦可以十倍於舊帝以問博果密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宏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博果密遂辭參議不拜

湖廣平章政事約蘇穆爾（舊作要束木今改）貪縱淫虐誅求無厭或妄言初歸附時州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約蘇穆爾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瘐死者載道所獲不貲約蘇穆爾盡掩有之有使至永州判官烏克遜澤（舊作烏古孫澤今改）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愧無所發其毒因閒以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盜起寶慶武岡皆永旁郡也行省遣澤討平之俘獲五百餘人簡出其詿誤者百有五十人上書言狀誅其首惡者三十一人餘得減死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五（起旃蒙作噩正月盡柔兆掩茂十二月凡二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發五衛軍及新附軍濬
蒙村漕渠 庚辰詔毀宋郊天臺僧格（舊作桑哥今改）言嘉
木揚喇勒智（舊作楊璉真伽今改）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
寧宗攢宮（攷異 宋以泰寧寺為寧宗永茂陵由於吏部楊華之請也然西僧發陵於前毀郊天臺於後自是兩事周密宋[illegible]因有此奏遂云發陵為乙酉年事今改正）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以為南郊
皆勝地也宜復為寺為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
宮已毀建寺乃毀郊天臺亦建寺焉 皇太子嘗遣
使辟宋工部侍郎倪堅於開元既至訪以古今成敗
得失堅對言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漢唐
之亡也以外戚閹豎宋之亡也以姦黨權臣太子嘉
納之 諭德李謙瓜勒佳之奇言於太子曰殿下方
遵聖訓參決庶務如軍民之利病政令之得失事關
朝廷責在臺院非宮臣所宜言獨有澄源固本臣等
不容緘口者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
心有所屬人心有所繫矣唐太宗嘗言人主一心攻
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
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至尊之儲貳人求自售者
亦不為少須常喚醒此心不使為物欲所撓則宗社
生靈之福固本澄原莫此為切 壬午詔立市舶都
轉運司及諸路常平鹽鐵坑冶都轉運司 戊子庫
爾端（舊作闊闊端今改）言先遣軍二千屯田芍陂試土之肥
磽去秋已取米二萬餘石請增屯田士二千人從之
徙江南樂工八百家於京師 西川趙和尚自稱
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民有信者真定民劉驢兒有
三乳自以為異謀不軌事覺皆磔裂以徇 辛卯發
諸衛軍六千八百人給護國寺修造 癸巳詔括京
師荒地令宿衛士耕種 樞密院言舊制四宿衛各
選一人參決樞密院事請以圖魯卜（舊作脫列伯今改）為簽院
從之 乙未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
按察司為提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
行臺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
以為疑安圖曰江南盜賊屢起恃有行臺鎮遏不可
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
之間從之 以董文用為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時行省長官素貴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
小吏事上官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
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時方建佛塔於宋故宮
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又
欲並建大寺文用謂行省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
徐之如何行省曰參政柰何格上命文用曰今之困
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耶行省意沮乃稍寬其期
丙申以阿必齊哈（舊作阿必赤合今改）為中書平章政事 命
禮部領會同館初外國使至常令翰林院主之至是
改正 詔禁私酒 壬寅造大樽於殿樽以木為質
銀內而外鏤為雲龍高一丈七尺 二月乙巳增濟
州漕舟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初江淮歲漕米百萬

石於京師海運十萬石膠萊六十萬石而濟之所運三十萬石水淺舟大恆不能達更以百石之舟舟用四人故夫數增多　塞漳河隄決役夫四千人　詔改江淮江西元帥招討司爲上中下三萬戶府蒙古漢人新附諸軍相參作三十七翼上萬戶七翼中萬戶八翼下萬戶二十二翼翼設達嚕噶齊萬戶副萬戶各一人隸所在行樞密院　以應放還五衞軍穿河西務河　辛亥廣東宣慰使頁特密實舊作月的迷失今改討潮惠二州盜郭逢貴等四十五寨皆平降民萬餘戶軍三千六百餘人請將所獲渠帥入覲面陳事宜從之　丙辰詔罷膠萊所鑿新河以軍萬人隸江浙行省習水戰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利津達于京師　壬戌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餘錠以臣經畫之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錠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因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獘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又奏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賣之匿者許告沒其財以其半給告者今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榷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雖設平準然無曉規運者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于各路立市易司領諸牙儈人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四給牙儈六給官吏俸本朝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馬于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用官吏以善賈爲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爲阿哈瑪特所用今悉以爲汙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其衆羣小既用事每借法以逞其欲州縣鄉村深山窮谷各分地方以搜索民財率衆入人家筍篋盡發謂之打勘歲每一二次打勘民不聊生羣兇既飽世榮輒又設法以取之時人目爲鸕鷀句當以鸕鷀得魚既滿其頷即爲人抖取也世榮嘗言於帝曰臣之行事多爲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請先言之帝曰汝言皆是惟欲人無言者安有是理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彼姦僞者則不愛耳汝之職分既定其無以一二人從行亦當謹衞門戶遂諭丞相安圖增其從人其爲帝所倚眷如此　回買江南民土田　戊辰帝如上都　立眞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乃以宣德王好禮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千餘萬錠是以用之　以昂吉爾岱舊作昂吉兒今改爲中書左丞相　己

已復立按察司三月丙子遣太史監候張公禮彭質等往占城測候日晷癸未荆湖占城行省請益兵時陳日烜所逃天長長安二處兵力復集興道王船千餘艘聚萬劫阮盝在永平而官兵遠行久戰懸處其中索多蒙古岱之兵又不以時至故請益兵帝以水行爲危令遵陸以往夏四月庚戌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極論盧世榮姦惡其略曰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獲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輿贓輦賄輸送權門所獻不充又別立欠少文券銀一千錠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轉運使於其任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已經追納及未納見追者人所共知今不悔前非狂悖愈甚旣懷無饜之心廣蓄攘掊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跖而掌阿衡之任朝廷信其虚誑之說俾居相位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敗闕如此考其所行毫髮無稱此皆旣往之真迹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亦止可敘以宅官宰相之權豈可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驗賢愚猶捨美錦以較量工拙脫致隳壞欲悔何追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强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夫財者土地所出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故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誅取誘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讐爲國斂怨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本旣已不存斂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彫耗天下由此空虚計其任事以來百有餘日今取其所行與所言不相副者略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日賤物今愈貴始言課增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增數包認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者若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已深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止以事在國家關繫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舊作玉昔帖木兒今改）以其狀聞帝始大悟命安圖集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間事者同世榮聽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壬戌御史中丞阿喇特穆爾（舊作阿剌帖木兒今改）等奏盧世榮所招罪狀詔安圖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當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癸亥敕以敏珠爾卜丹（舊作麥朮丁今改）所行清潔與安圖治省事五月甲戌以御史中丞郭佑爲中書參知政事戊寅以遠方歷日取給京師不以時至荆湖等處四行省所用者隆興印之哈喇章河西四川等處所用者京兆印之甲申立汴梁宣慰司依安西王故事汴梁以南至江以親王鎮之丁亥中書省言六部官甚冗可以六十八員爲額餘悉汰去詔擇其廉潔有幹局者存之庚寅復徙江南行御史

臺于杭州。丁酉，徙行樞密院于建康。戊戌，鎮南王托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索多、李恆戰死。初，托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修兵船為迎敵計。托歡乘間縛筏為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衆，而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趾兵追襲之，李恆殿，中毒矢，一卒負恆而趨，至思明州，卒。索多軍與托歡相去二百餘里，托歡軍還，索多猶未之知，亟趨其營，交人邀於乾滿江，索多力戰而死。後謚襄愍，恆謚武愍。（攷異）經世大典云：四月，交兵大起，其興道王攻萬戶劉世英於阿會堡，忠誠王攻千戶馬榮於江口，皆殺退。既而水陸來攻大營，城圍數匝，雖多死，增兵益衆，官軍朝暮鏖戰，困乏，器械皆盡，遂棄其京城，渡江屯駐，尋班師。至如月江，日烜遣其懷文侯來追殺之。至冊江，伏發，官軍鬭斷浮橋，多溺死。案是役實以敗歸，元史李恆、索多傳不詳其事，而於安南傳載之，然安南傳亦不詳月日，蓋事在四月，奏聞在五月耳，今仍從本紀書之。　六月，庚戌，命女直碩達勒達（舊作水達達，今改。）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風船。　丙辰，遣瑪蘇呼阿里（舊作馬速忽阿里，今改。）齎鈔千錠往馬巴國求奇寶。　左丞呂師夔乞假省母江州，帝許之，因諭安圖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復無漢人，可否皆自朕決，恐謬誤，汝當盡心善治百姓，無使重困致亂，以為朕羞。」安圖言前召徐世隆為集賢殿學士，未赴，世隆明習前代典故，善決疑獄，雖老尚可用，遣使召之。以老疾辭，附奏便宜九事。復遣使徵李昶，亦以老疾辭，詔並賜以田。　秋，七月，壬申，造溫石浴室及更衣殿。　甲戌，敕祕書監修地理志。　甲申，改奇爾濟蘇等所平大小十谿洞悉為府州縣。　修汴梁城。　丁亥，廣東宣慰使頁特密實入覲，以所降渠帥郭廷貴等至京師，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頁特密實對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達珠（舊作答术，今改。）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庚寅，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軍四千人，選良將將之，取鎮南王節制，以征交趾。」帝從之，復以蒙古岱（舊作唐兀帶，今改。）為荊湖行省左丞。蒙古岱請放征交趾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乙未，雲南行省言：「今年未暇征緬，請收獲秋禾，先伐羅北甸等部。」從之。　八月，丙辰，帝至自上都。　己未，詔復立泉府司，以達實曼（舊作答失蠻，今改。）領之。初，和爾果斯（舊作和禮霍孫，今改。）以泉府司商販者所至官給飯食，遣兵防衛，民實厭苦不便，奏罷之。至是，達實曼復奏立之。　九月，戊戌，罷禁海商。　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增課鈔一貫為五貫。　乙亥，中書省以江北諸城課程錢糧，聽杭、鄂二行省節制，道途迂遠，請改隸中書，從之。　敕自今貢物惟地所產，非所產者毋輒上，聽民自實兩淮荒地，免稅三年。　丙子，真臘、占城貢樂工十人及藥材、鱷魚皮諸物。　宗王阿濟蘇（舊作阿只吉，今改。）失律，詔巴延代總其軍。先是邊兵嘗乏食，巴延令軍中采蔑怯葉兒及藩藪之根貯之，人四斛，草料稱是，盛冬雨雪，人馬賴以不飢。又令軍士有捕塔喇布歡之獸而食者，積其皮至萬人，莫知其意。

既而遣使輦至京師帝笑曰巴延以邊地寒軍士無
衣欲易吾繒帛耳遂賜以衣　冬十月癸丑立征東
行省以阿塔哈（舊作阿塔海今改）爲左丞相劉國傑陳巖竝左
丞洪俊奇右丞率諸軍征日本　吏部尚書劉宣上
言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
安危繫焉索多建伐占城哈雅言平交趾三數年間
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盜
竝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連兵未解
且交趾與我接壤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
報功索多爲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
土闊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
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軍四集我師無援
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
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
麗雖取數城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
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僻
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嘉納其言　丙辰以
參議特穆爾爲參知政事位郭佑上且命之曰自今
之事皆責於汝　丁卯敕樞密院計膠萊諸處漕船
江南高巖諸處所造海船括傭江淮民船備征日本
仍敕習泛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爲千戶百人爲百
戶　郭佑言自平江南十年之間凡錢糧事八經理
算今塔奇呼（舊作塔即古今改）阿薩爾（舊作阿散今改）等又復鉤攷宜
即罷去帝嘉納之　十一月戊寅遣使告高麗發兵
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仍令於近地多造船
己丑御史臺言昔宋以無室家壯士爲鹽軍數凡

五千今存者一千一百二十二人性習凶暴民患苦
之宜給以行糧使屯田自贍詔議行之　癸巳敕漕
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于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
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于明年三月
以次而發會於合浦　乙未以托歡爲參知政事
盧世榮伏誅刲其肉以食禽獺世榮初以言利進
皇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僧格
素主世榮者聞太子嘗有是言卒不能救先是世榮
薦王惲爲左司郎中屢趣之不赴或問其故惲曰力
小任大剝衆利己未聞能全者遠之尚恐見浼況可
近乎至是人服其識　盧世榮既誅帝謂博果密（舊作
不忽木今改）曰朕殊愧卿卿擢吏部尚書時方籍沒阿哈
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家其奴張撒禮爾等罪當死謬言阿哈
瑪特家貲隱寄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句攷捕
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頗疑之命丞相安圖集六
部長貳官詢問其事博果密曰是奴爲阿哈瑪特心
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苟延歲月徼幸不
死耳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耶急誅此徒則怨謗
自息安圖以其言入奏帝悟命博果密鞫之具得其
實撒禮爾等伏誅其捕繫者盡釋之　丙申赦囚徒
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以征
日本　時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蠻獠叛服
不常往往劫掠邊民乃詔四川行省討之參政奇爾
濟蘇左丞汪惟正一軍出黔中簽省巴圖（舊作八巴今改）一
軍出思播都元帥托察一軍出澧州南道宣慰使李
呼哩雅濟一軍自夔門會合是月諸將鑿山開道綿

亘千里諸蠻設伏險隘木弩竹矢伺間竊發亡命迎敵者皆盡殺之遣諭其酋長於是李衆來降獨散毛洞譚順走避巖谷力屈始降 張立道籍兩江儂士貴岑從毅李維屏所部戶二十五萬有奇以其籍歸有司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復創廟學於建水路書清白之訓於公廨以警貪墨 十二月丁未皇太子珍戩(舊作真金今改)薨太子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嘗服綾袷爲瀋所漬命侍臣重加染治侍臣請更製之太子曰吾欲織百端非難也顧是物未敝豈宜棄之東宮香殿成工請鑿石爲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爾亦欲吾效之耶每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輒講論經典片言之間苟有允愜未嘗不爲之灑然改容中庶子巴拜(舊作伯必今改)以其子阿巴齊(舊作阿八赤今改)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使我行之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張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行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祕其章不發而阿

哈瑪特之黨塔奇呼阿薩爾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其事乃悉拘封御史臺吏案都事尙文拘留祕章不與達濟呼聞於帝命宗正錫徹罕取其事文曰事急矣卽白御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謀至姦也且塔奇呼乃阿哈瑪特餘黨贓罪狼籍宜先發以奪其謀大夫遂與丞相入言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動搖人心宜選重臣爲之長庶靖紛擾帝怒稍解可其奏太子益憂懼不自安以是致疾薨年四十三 朝議以太子薨欲罷詹事院院丞張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柰何罷之衆以爲允 以哈喇哈斯爲大宗正哈喇哈斯由掌宿衞拜是職用法平允時相欲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喇哈斯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 是歲前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卒後贈太師謚文忠

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以皇太子故罷朝賀

禁齎金銀銅錢越海互市 甲戌帝以日本孤遠重困民力遂罷征日本召阿巴齊赴闕仍散所僱民船 以江南廢寺田土爲人占據者悉付總統嘉木揚喇勒智修寺自是僧徒益橫 己卯江淮行省右丞呂文煥告老許之任其子爲宣慰使 癸未從僧格請命嘉木揚喇勒智遣宋宗戚謝儀孫全允堅趙沂趙太一入質 甲申呼都嚕言所部屯田新軍二百人鑿河渠于亦集乃之地役久功大請以傍近民

西僧餘戶助其力從之亦集乃卽漢張掖之民廷縣
也。丁亥禁陰陽僞書顯明歷。辛卯命阿爾哈雅
議征安南事宜。丁酉設諸路推官以審刑獄上路
二員中路一員。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
手撾及杖之藏刃者悉輸于官。甲辰以阿爾哈雅
仍安南行中書省左丞相鄂囉齊(舊作奧魯赤今改)平章政事
都元帥烏訥爾(舊作烏馬爾今改)伊克穆蘇(舊作亦里迷失今改)阿爾哲順
樊楫並參知政事遣使諭皇子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鐵木兒今改)
調合喇章軍付阿爾哈雅從征交趾。乙巳罷山
北遼東道開元等路宣慰司立東京等處行中書省
以諸王所部雜居其閒宣慰司望輕故也。復立大
司農司專掌農桑。丁未用御史臺言立按察司巡
行郡縣法除使二員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巡
按治十月還司。丁巳命湖廣行省造征交趾海船
三百期以八月會欽廉。戊午命荆湖占城行省將
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兵六萬人伐交趾。翰林集
賢學士程文海見帝首陳興建國學請遣使江南搜
訪遺逸御史臺按察司並宜參用南北之人帝嘉納
之。封陳益稷爲安南國王陳秀瑗爲輔義公命阿
爾哈雅以兵納之。罷鬻江南學田時江浙行省理
算錢穀甚急鬻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
爾(舊作徹里今改)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
才安可鬻耶遂奏罷之。甲子復以平原郡公趙與
芮江南田隸東宮。立甘州行中書省。丙寅以編
地理書召曲阜教授陳儼京兆蕭𣂏蜀人虞應龍惟
應龍赴京師。三月己巳詔程文海仍集賢直學士

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初帝
欲以文海爲中丞臺臣言文海南人不可用且年少
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
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遂拜文海是職奉詔求賢于江
南詔令舊用蒙古字及是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
趙孟適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趙
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沖
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坐披香殿召見葉李
勞問卿遠來良苦且曰卿嚮時訟賈似道書朕嘗識
之更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
帝首肯賜坐錫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
以曠官罷李因奏曰臣欽覩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
務繁夥尙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
不作養人材以宏治道各道儒學提調學官課諸生
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材者於大學以備錄用凡儒戶
徭役請一切蠲免帝可其奏孟頫宋太祖子秦王德
芳之後也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初入見帝顧之喜使
坐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
聽。宋故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遁居閩中程
文海之薦士也初以枋得爲首枋得方居母喪遺書
文海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
得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今先妣致
終正寢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親喪在淺土貧不
能禮葬甚愧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
知執事薦士凡三十賢姓名亦玷其中將降旨督郡
縣以禮聘召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豈知枋得有母之

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乎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
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
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
林匹夫辭烟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
服而應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
不盡孝于家而能盡忠于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
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枋得親喪
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
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惡執事能亮吾之心使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
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遂堅不赴詔 甲戌雄霸
二州及保定諸縣水泛濫冒官民田發軍民築河隄
禦之 乙亥以敏珠爾卜丹仍中書右丞與郭佑並
領錢穀 丙子帝如上都 夏四月庚子以江南諸
路財賦並隸中書省 雲南省平章納蘇喇鼎上便
宜數事一曰弛道路之禁通民來往二曰禁負販之
徒毋令從征三曰罷丹當站賦民金爲飲食之費四
曰聽民伐木貿易五曰戒使臣勿擾民居立急遞鋪
以省驛騎詔議行之 甲辰徙杭州行御史臺于建
康以山南淮東淮西三道按察司隸內臺增置行臺
色目御史員數 庚戌制諡法 己未遣約蘇穆爾
(舊作要東木今改)鈎考荆湖行省錢穀中書擬約蘇穆爾平章
政事托克托呼(舊作脫脫忽今改)參知政事帝曰約蘇穆爾小
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托克托呼人奴之
奴令史宣使才也讀鄭等所進擬令人恥之 以漢
民就食江南者多又從官南方者秩滿多不還遣使
盡徙北還仍設托克托禾孫於黃河江淮諸津渡凡
漢民非齎公文適南者止之爲商者聽 五月約蘇
穆爾奏荆湖行省阿爾哈雅贓罪請考核阿爾哈雅
乃入朝言約蘇穆爾在鄂豈無贓賄之迹臣亦請鈎
考之遂遣參知政事托魯罕樞密院判李道治書侍
御史陳天祥偕行天祥既至鄂州即劾約蘇穆爾貪
暴不法諸事時僧格與約蘇穆爾連姻相與爲奸摘
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
申屠致遠累章辨其無罪僧格氣沮天祥繫獄幾四
百日遇赦始得釋阿爾哈雅加湖廣行省左丞相尋
卒諡武定 朝廷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大爲
奸利江淮參知政事董文用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
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列其條目甚悉
六月辛丑中書省言前阿爾哈雅與約蘇穆爾互
請鈎考今雖已死而事之是非宜令暴白帝曰此事
自約蘇穆爾所發當依其言究行之遂籍阿爾哈雅
家貲歸之京師 乙巳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
要書頒諸路 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
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 丁巳以
錫棟罕爲中書省平章政事 辛酉封楊邦憲妻田
氏爲永安郡夫人領播州安撫司事 是月湖南宣
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于轉輸
賦役煩重士卒觸瘴癘多死傷者羣生愁歎四民廢
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
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動百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
所以恤士民也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兼交趾已嘗

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爲晚湖廣行省臣戰格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于外所在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爾哈雅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官無儲畜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緩師南伐先是吏部尚書劉宣亦上言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且交廣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不免陸運兼無車牛馱載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況湖廣密邇溪峒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略不然將復蹈前轍矣奏入會湖廣宣慰使章至帝即日下詔罷征縱士卒還各營陳益稷從師還鄂　華州華陰縣大雨潼谷水湧平地三丈餘杭州平江二路屬縣水壞民田萬七千餘頃

秋七月己巳用中書省臣言以江南隸官之田多爲強豪所據立營田總管府其所據田仍履畝計之罷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復北京咸平等三道宣慰司　庚午江淮行省蒙古岱言今置省杭州兩淮江東諸路財賦軍實皆南輸又復北上不便揚州地控江海宜置省宿重兵鎮之且轉輸無往返之勞行省徙揚州便從之　立淮南洪澤芍陂兩處屯田益兵至二萬歲得米數十萬斛　壬午左丞相昂吉爾岱平章政事阿必實克舊作阿必失合今改並罷總制院使僧格好言利一日於帝前論和雇和買事帝善其策遂有大任之意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圖郭佑楊居寬等並仍前職昂吉爾岱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僧格咸與聞焉　癸巳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圖曰中書省朕嘗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斟酌裁減安圖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

八月辛酉婺州永康縣民陳選四等謀反伏誅　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浙西按察使雷膺請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職爾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

九月乙丑朔海外諸番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䚟曰蘇木都剌凡十國因楊廷璧屢奉詔招之各遣其子弟上表來覲仍貢方物　壬寅高麗遣

使獻日本俘　是月以工部尚書博果密爲刑部尚書時河東按察使阿哈瑪特以貲財諂媚權貴貸錢於官約償牛馬至期抑取其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博果密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民饑博果密以便宜發倉廩賑之阿哈瑪特所善幸臣奏博果密擅發軍儲又鍛鍊阿哈瑪特使自誣服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獄至京師審視阿哈瑪特竟伏誅托克托呼（[illegible]今改）求奇徹之爲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簽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托克托呼遂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博果密諫曰遇始令以奇徹之人奴爲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宅衞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肯爲陛下盡職乎遇得不死　冬十月甲午朔徙浙西按察使治杭州罷諸道按察使判官及行臺監察御史　己亥帝至自上都　壬寅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鄢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處調民夫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甲寅敕招討使張萬等造戰船將兵六千人以征緬俾圖門特爲都元帥總之　壬戌高麗復遣使來獻日本俘　十一月乙丑中書省言張瑄朱清海道運糧以四歲計之總百一萬石斗斛耗折願如數以償風浪覆舟請免其徵從之以瑄清並爲海道運糧萬戶　敕禽獸字孕時無畋獵　涿易二州良鄉寶坻縣饑免今年租賑糧三月　十二月丙午置燕南河東山東三道宣慰司　乙卯以阿爾哈雅所芘逃民無主者千人屯田遣中書省斷事官圖布申復鈞攷湖廣行省錢穀　大都饑發官米減價糶於貧民　戊午翰林承旨薩里曼言國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實錄請以輝和爾字繙譯俟奏讀然後纂定從之　詔諸路分置六道勸農司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六（起彊圉大淵獻正月盡著雍困敦十二月凡二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戊辰浚河西務漕渠 丙戌以程鵬飛為中書右丞阿爾（舊作阿里今改）為中書左丞 丁亥以布顏里哈雅參知政事 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巴齊討安南 復改江浙行省為江淮行省 辛卯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川黎兵萬五千命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省鄂囉齊（舊作奧魯赤今改）平章政事烏訥爾（舊作烏馬兒今改）樊楫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考異經世大典云二十四年令烏訥爾樊楫參政率兵水陸進征尋亦罷所載甚略今從元史安南傳書之） 二月甲午畋于近郊 乙未以敏珠爾卜丹（舊作麥朮丁今改）為平章政事 甲辰以范文虎為中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 壬子中書省言自正旦至二月中旬費鈔五十萬錠臣等兼總財賦自今侍臣奏請賜賚請令臣等預議帝曰此朕所當慮仍諭伊實特穆爾伊徹察喇（舊作月赤徹兒今改）知之 戊午以趙與芮子孟桂襲平原郡公 初宗王納顏遣使徵東道兵諭棟摩特穆爾毋輒發初納顏鎮遼東北京宣慰使伊列薩哈察其有異志密請備之帝素然其言故有是諭 閏月癸亥敕春秋二仲月上丙日祀帝堯祠 西京等處管課官馬合謀言歲以西京平陽太原課存額外羨錢市馬馳千頭輸官而實盜官錢市之按問有迹伏誅 乙丑復立尚書省以僧格特穆爾並為平章政事鄂爾根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馬紹參知政事是月帝畋于近郊召敏珠爾卜丹特穆爾楊居厚等與葉李程文海趙孟頫論鈔法敏珠爾卜丹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便詔從之安圖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僧格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鄂爾根薩里雖與僧格同事然數切諍之以廉正自持葉李固辭左丞之命言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起太公豈循資格耶尚書係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 辛未以復置尚書省詔天下除行省與中書議行餘並聽尚書省從便以聞詔趙孟頫所草也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 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為言至是乃立國子監設監丞博士助教增廣弟子員至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遂以有尚為祭酒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請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學校已廢而復興實葉李之言有以導之也 乙酉鎮南王托歡徙鎮南京 范文虎改尚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 改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六部為尚書六部 以吏部尚書實都（舊作忻都今改）為尚書省參

如政事。　庚寅，帝如上都。　鐵嚕哈爾哈喇哈斯等言：去歲錄囚，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爲數必多，宜遣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羣羊，豈可遽殺！卽宜悉配隸淘金。　以禮部主事王約爲監察御史。約疏請建儲及修史，又言前中丞郭佑以奏誅盧世榮爲僧格所嫉，誣以它罪，宜白其冤。不報。　三月，甲午，行至元鈔。僧格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視中統鈔五貫，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凡歲賜、周乏、餉軍，皆以中統鈔爲準。詔百官於刑部集議，趙孟頫亦與焉。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鈔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未可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之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爲非，豈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　丙辰，命都水監開汶、泗水以達京師。　汴梁河水泛溢，役夫七千，修完故隄。　夏四月，宗王納顏反，諸王諸延（舊作納牙，今改）等皆應之。帝問侍衞士阿實克布哈（舊作阿沙不花，今改）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爲莫若先安撫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爲朕行之。阿實克布哈卽北說諸延曰：大王聞納顏反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納顏外應，今納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諸延悅，許之。于是諸王之謀皆解。阿實克布哈還報，帝乃議親征，命徵兵遼陽，以千戶帥錫保齊之衆從行。阿實克布哈以大同、興和兩郡當車駕所經，有帷臺嶺者，數十里無居民，請詔有司作室嶺中，徙邑民百戶居之，劃境內錫保齊（舊作昔寶赤，今改）牧地使耕種以自養。帝從之。阿實克布哈既領錫保齊，帝復欲盡徙興和桃山數十邨之民，以其地爲錫保齊牧地，阿實克布哈固請存三千戶，以給鷹食。帝皆聽納。民德之，飲食必祭。錫保齊，鷹房之執役者也。　五月，乙亥，遣額森（舊作也先，今改）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納顏所部者，禁其往來，毋令乘馬持弓矢。　壬寅，誅御史臺吏王艮弼。僧格嘗奉旨檢覈中書省事，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敏珠爾卜丹卽自伏。參政楊居寬微自辨，以爲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僧格令左右拳其面，因問曰：既典選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伏。參議伯降以下，凡鉤致違惰耗失等事。及參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便，忤旨，各款伏。帝令丞相安圖與僧格共議，且諭毋令敏

珠爾卜丹等它日得以脅問誣服爲辭此輩故校獪人也數日僧格又奏鞫中書參政郭佑多所逋負尸位不言以疾爲託臣謂中書之務隳惰如此汝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毆辱之今已款服帝命窮詰之良弼嘗與人言尙書鉤校中書不遺餘力它日我留俾發尙書姦利其誅籍無難僧格聞之捕良弼鞫問款服請此曹誹謗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其家又有吳德者嘗爲江寧縣達嚕噶齊求仕不遂私與人非議時政且言尙書今日覈正中書之弊它日復爲中書所覈汝獨不死也耶或以告僧格即捕德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　用僧格言置上海福州兩萬戶府以維制錫布鼎烏訥爾等海運船戶工兩部各增尙書二員初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遂罷東平河運糧尋又於河西務置漕運司領接運海道糧事　帝自將征納顏發上都括江南僧道馬匹詔范文虎將衛軍五百鎭平樂以奇徹爲親軍都指揮使伊蘇岱爾右衛僉事王通副之　同知留守兼少府監事王思廉謂留守丹津（[illegible]今改）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晁錯削地之策實爲良圖盍爲上言之丹津以聞帝曰汝何能出此言也丹津以思廉對帝嘉之（〔考異〕王思廉傳連繫於二十二年今從本紀）　壬子行尙書省平章政事高麗國王王昛請益兵征納顏以五百人赴之　行尙書省左丞相阿珠（舊作阿朮今改）受命西征至哈喇霍州以疾薨阿珠繼其祖蘇布特（舊作速不台今改）父烏蘭哈達（舊作兀良哈台今改）爲將帥沈幾有智略臨陣勇決三世皆以功名顯後追封河南王（〔考異〕阿珠上文已從憲宗前後兩見今定從元史本傳）　六月庚申朔百官以職守不得從征納顏獻馬以給衛士壬戌帝至薩爾都魯（舊作撒兒都魯今改）之地納顏率所部六萬逼行在而陳遣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納顏之黨金嘉努（舊作金家奴今改）塔布岱（舊作塔不歹今改）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納顏堅壁不出司農卿特爾格（舊作鐵哥今改）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牀坐特爾格進酒塔布岱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至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持火礮夜入其陳礮發果自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將遁遂命庭將漢軍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舊作玉昔帖木兒今改）將蒙古軍竝進追至實列們林擒納顏以獻遂伏誅初潞州靳德進精於星歷之學所言休咎輒應時用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祕書監掌司天事及是從征納顏揆度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滅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帝嘉納之　李庭之討納顏也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逡巡退卻帝患之葉李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軍斷其後以示死鬭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踣之無不勝矣帝用其謀果奏捷自是益奇李每召見論事尋詔以爲御史中丞商議中書省事李辭曰臣本羇旅蒙眷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總察中外機務臣愚不足當此任且臣昔竄瘴鄉素染足疾比歲尤劇帝笑曰卿

足艱于行，心豈不可行耶。李固辭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律，遂成文具。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又曰：憲臣以繩愆糾謬為職，苟不自檢，於擊搏何有？其有貪惏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帝然之。由是臺臣得實封言事。

帝初欲大用趙孟頫，議者難之。是月，授孟頫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于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澀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慢令之罪，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得徑笞之。孟頫還，不笞一人，僧格大以為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卽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故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為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它使。僧格鐘初鳴時，卽坐省中，六曹後至者，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僧格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惟曹吏以下。它日，行東御牆外，道隘，孟頫馬跌墮于河。僧格聞之，言於帝，移築御牆稍西二丈許。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

初，納顏將叛，陰遣使結額布罕（舊作也不干，今改）、騰勤噶（舊作勝剌哈，今改）、奇徹（舊作欽察，今改）親軍衛指揮使托克托呼（舊作土土哈，今改）執之，盡得其情以聞。詔騰勤噶入朝，將由東道進。托克托呼言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既而有言額布罕叛者，衆欲先聞於朝，然後發兵。托克托呼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卽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卽日起行，疾驅七晝夜，渡圖呼喇河，戰於托集嶺，大敗之，額布罕僅以身免。

秋，七月，癸巳，納顏餘黨犯咸平，遼東道宣慰使達春（舊作塔出，今改）從皇子愛額齊合兵出瀋州進討。初，帝命達春領軍一萬，與愛額齊同力備禦。納顏、女真、水達達官民與納顏連結，達春遂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與納顏黨達薩巴圖爾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特爾格素爾齊等欲襲皇子，乃以數十人退戰千餘人，扈從皇子渡遼水。納顏軍來襲，達春轉鬬而前，射其酋特古岱墮馬死，追兵乃退。遂軍懿州，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達春軍至遼西龍山北小龍泊，得叛酋史圖凌岱、盧全等納款書，期而不至，達春卽遣將討擒之。又獲其黨王薩布，復與庫錫爾等戰，破之。將士欲俘掠，達春一切禁止，與簽院漢瓜監司托克托岱追納顏餘黨，北至金山，悉平之。

丁酉，宏州匠官以犬兎毛製如西錦者以獻，授匠官知宏州。

戊戌，樞密院奏：簽征緬行省事哈薩爾哈雅言：比至緬國，諭其王赴闕，彼言鄰番數叛，未易卽行，擬遣使奉表，齎土貢入覲。

八月，乙丑，帝至自上都。

以托曼達爾為都元帥，將四川兵五千赴緬省，仍令其省駐緬近地以

俟進止。己巳，詔從叛諸王赴江南諸省從軍自效。諭鎮南王托歡禁戢從征諸王及省官與魯齊等，毋縱軍士焚掠，毋以交趾小國而易之。九月庚子，禁市毒藥者。丁未，安南國遣使貢方物。戊申，咸平懿州北京以納顏叛民廢耕作，又霜雹爲災，告饑，詔以海運糧五萬石賑之。壬子，禁沮撓江南茶課。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甲子，僧格言中書省舊在大內前，阿哈瑪特移置於此，請仍舊爲宜，從之。丙子，僧格奏參知政事郭佑、楊居寬坐虧負中書錢穀，並棄市，人皆冤之。嘗僧格之誣殺佑與居寬也，刑部尚書博果密爭之不得，僧格深忌之，嘗指博果密謂其妻曰，它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坐曹理務，欲加之罪，遂以疾免。帝還自上都，其弟額埒璘班侍坐輦中，帝曰，汝兄必以某日來迎。博果密果以是日至。帝見其癯甚，問其祿幾何，左右對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帝念其貧，命盡給之。僧格威焰方熾，參議尚書省事唐仁祖議論不回，屢忤僧格，人皆危之，仁祖自若也。遷工部尚書，僧格以漕務煩劇特重困之，仁祖處之甚安。尋出使雲中，僧格攻工部織課稍緩，怒曰，誤國家歲用。遣騎追還，命直吏拘往督工，且促其期，曰，違期必置汝於法。左右皆爲之懼。仁祖退，召諸直長從容諭之曰，丞相怒在我，不在爾也，汝等勿懼，宜力加勉。衆皆感激，晝夜倍其功，期未及而辦，僧格不能加罪。乙酉，帝諭翰林諸臣以丞相領尚書省，漢唐有此制否，咸對曰，有之。翌日，左丞葉李以所對奏聞，且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僧格能之，宜爲右丞相。帝然之。丙辰，范文虎言豪懿東京等處人心未安，宜立省以撫綏之，詔立遼陽等處行尚書省。十一月壬辰，以僧格爲尚書省右丞相，兼統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於是僧格請以平章特穆爾代其位，阿喇根薩里爲平章政事，葉李遷右丞，參政馬紹爲左丞。紹爲參政時，有信州三務提舉杜璠者，言至元鈔公私未便，僧格怒，欲當以重罪，紹從容言曰，國家導人使言，言可采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之，豈不與詔書違戾乎。璠得免罪。至是，親王戍邊，其士卒有過支廩米者，有司以聞，帝欲究問加罪，紹言方邊庭用兵，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踰數者，當後年之數可也。從之。辛丑，改衛尉院爲太僕寺，仍隸宣徽院。己酉，詔議弭盜，僧格、伊蘇特穆爾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宜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責州縣之吏，其不能者黜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弭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詔行之。江淮行尚書省參知政事高興討婺州盜柳分司，擒斬之。會丁母憂，詔起復，討處州盜詹老鷂、溫州盜林雄，與潛出青田，擣其巢穴，戰於葉山，擒老鷂及雄等二百餘人，斬於溫州市。又奉省檄平徽州盜汪千十等。廣東盜起，寇肇慶，其魁鄧大獠居前寨，劉太獠居後寨，相依以爲固。湖廣行省左丞劉國傑趨擣後寨，破之，遂拔前寨，擒斬鄧、劉二人，捕民結賊者皆杖殺之。十二月丁卯，減揚州省歲額米十五萬石，以鹽引五十萬易糧。免浙西魚課三千錠，聽民

自漁。　癸酉，諸王錫勒圖部雨土七晝夜，沒死羊畜。
丁丑，以朱清、張瑄海漕有勞，遙授宣慰使。　鎮南王托歡以諸軍征安南，次思明州，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鄂囉哈達爾以漢券兵萬人由西道永平，鄂囉齊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進，阿巴齊以萬人為前鋒，烏訥爾、樊楫以兵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船百艘，遂趣交趾。程鵬飛、鄂囉哈達爾經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是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攻浮山寨，拔之。又命鵬飛、阿爾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修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命烏訥爾將水兵，阿巴齊將陸兵，徑趣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陳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

至元二十五年春正月，陳日烜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不及，引兵還交趾城。令烏訥爾將水軍迎張文虎等糧船，又發兵攻其諸寨，破之。　己丑，詔江淮省內外竝聽蒙古岱節制。　辛卯，尚書省言：初以行省制丞相與內省無別，罷之。令江淮平章政事蒙古岱所統地廣事繁，宜依前置丞相。從之，詔以蒙古岱為右丞相。　毀中統鈔板。　戊戌，大赦，弛遼陽漁獵之禁，惟毋殺孕獸。　壬寅，賀州賊七百餘人焚掠封州諸郡，循州賊萬餘人掠梅州。　癸卯，哈都犯邊，敕發兵從諸王珠納北征。　甲辰，伊蘇布哈（舊作也速不花，今改）謀叛，逮捕至京師，誅之。　丙午，畋于近郊。　己酉，發海運米十萬石，賑遼陽省軍民之饑者。　癸丑，募民能耕江南曠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輸租免三分之一。　江淮行省言：兩淮土曠民寡，兼并之家皆不輸稅，又管內七十餘城，止屯田兩所，宜增置淮東西兩道勸農營田司，督使耕之。從之。　僧格以甘肅行省特穆格無心任事，又不與協力，奏以雅岱代之；未幾，又以江西行省平章呼圖特穆爾不職，奏罷之；兵部尚書呼圖達爾不勤其職，僧格毆罷之而後奏。帝曰：若此等不罪，汝事何由得行也。　二月，丁巳，改濟州漕運司為都漕運司，併領濟之南北漕，京畿都漕運司惟治京畿。　戊午，以右丞葉李為平章政事，李固辭，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品，又賜平江嘉興田四頃。（攷異：葉李傳云四千畝，今從本紀。）　庚申，司徒薩里曼等進讀祖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
壬戌，敕江淮勿捕天鵝，弛魚濼禁。　丙寅，改南京路為汴梁路，北京路為武平路，西京路為大同路，東京路為遼陽路，中興路為寧夏府路。　嘉木揚喇勒智言：以宋宮室為塔一，為寺五，已成。詔以水陸地百五十頃養之。　徵葛洪山隱士劉彥深。　辛巳，以杭州西湖為放生池。　壬午，命皇孫雲南王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帥兵領大理府等處。　三月，戊子，帝還宮。　淞江民曹夢炎願歲以米萬石輸官，乞免它徭，且求官職。僧格以為請，乃遙授浙東道宣慰副使。
庚寅，帝如上都。故事，樞密院官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

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制宜鼎之子也 江淮行省蒙古岱言宜除軍官更調法死事者贈散官病故者降一等帝曰父兄雖死事子弟不勝任者安可用之苟賢則病故者亦不可降也 辛卯造尚書省 壬寅禮部言會同館蕃夷使者時至宜令有司倣古職貢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國里程籍而錄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 甲寅循州賊萬餘人寇漳浦泉州賊二千人寇長泰汀贛畬賊千餘人寇龍溪皆討平之 鎮南王托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烏訥爾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右丞相阿巴齊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饋餉且盡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款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巴齊率衆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隘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遏托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發毒矢將士裹瘡以戰樊楫阿巴齊皆死前軍錫都爾奮勇乘之交人小卻托歡由單己縣趣盝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安嚕引兵還雲南鄂囉齊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己罪帝以托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

夏四月辛酉僧格言自至元丙子置應昌和糴所其間必多盜詐宜加鉤考扈從之臣種地極多宜依軍站例除四頃之外驗畝征租並從之 癸亥渾河決發軍築隄捍之 癸酉尚書省言近以江淮饑命行省賑之吏與富民因緣爲姦多不及于貧者今杭蘇湖秀四州復大水民鬻妻女易食請輟上供米二十萬石審其貧者賑之帝是其言 甲戌萬安寺成佛像及牕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 增立直沽海運米倉 命征交趾諸軍還家休息一歲 敕緬中行省比到緬中一稟雲南王節制 庚辰安南國王陳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來貢方物 甲申詔皇孫特穆爾撫諸軍討叛王和爾果斯（舊作火魯火孫今改）哈坦圖嚕罕 廣東民董賢舉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起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獗詔進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岱行樞密使頁特密實發四省兵討之 湖南盜詹一仔誘衡永寶慶武岡人嘯聚四望山久不能討行省左丞劉國傑帥師擊破之斬首盜餘衆悉降將校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釁復反矣不如盡阬之國傑曰多殺不可況殺降也乃相要地爲三屯遷其衆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榛棘使賊不得爲巢穴降者有故田宅盡還之無者使雜耕屯中後皆爲良民

五月戊子諸王察克子庫庫岱（舊作闊闊帶今改）叛綽和爾（舊作林兀克今改）執之以來 乙未僧格言中統鈔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數今已更用至元鈔宜差官分道置局鉤考中統本從之 壬寅鑄渾天儀 乙巳罷興州采蜜 癸丑遷四川省治重慶復還宣慰司于成都 六月癸未處州賊柳世英寇青田麗水等縣浙東道宣慰使史耀討平之 秋七月丙戌以南安瑞贛三路連歲盜起民多失業免逋稅萬二千六百

石有奇。中書右丞相安圖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屢求退，不許。八月丙辰，詔安圖以本部集賽蒙古軍三百人北征。　癸亥，尚書省成。　庚辰，分萬億庫爲寶源、賦源、綺源、廣源，與萬億共爲五庫，從僧格請，營之禁中，以貯幣帛。　九月，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時行省丞相蒙古岱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憚之，懇求自解，惟宣屹不爲動，蒙古岱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孫于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使置獄行省鞫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宣不勝憤，遂自刎于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徇國爲恨耳。且言別有公文，言蒙古岱罪狀。後得其藁，塗注句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爲敘次其文，讀者悲憤。宣既引決，行省白於朝，以爲宣罪重自殺，前後構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宣忠義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其後自誠以宣行實上聞，贈御史中丞，謚忠憲。　壬辰，帝至自上都。　召江淮行省參政董文用爲御史中丞。文用至，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祇遹、王惲、雷膺等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炎、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　癸卯，置徵理司，專治合追財穀，以甘肅行省參政圖喇延哈（舊作禿烈羊哈，今改。）簽省吳誠並爲徵理使，自立尚書省。凡倉庫諸司，無不鉤考，先摘委六部官，至是僧格復以爲不專，請置徵理司，日以理算爲事，毫分縷晰，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

庚戌，太醫院新編本草成。　冬十月庚申，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僧格言：湖廣錢穀已責平章約蘇穆爾自首償矣，它省欺盜者必多，請以省院臺官實都、王巨濟、阿薩爾、何榮祖、昭嚕呼、齊圖呼、魯李佑、吉丁、戎益、崔彧、燕真、安祐、巴延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每省各二人，特給與印章，給兵以備使令，且以爲衛。帝皆從之。僧格嘗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留守喇呼爾、賀仁傑廷辯。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耗損，臣之罪。喇呼爾曰：臣爲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能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己者。其置勿問。　帝追念商挺，問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幾何？對曰：八十。帝甚惜其老，而歎其康強。挺旋卒，後追贈魯國公，謚文定。　丙寅，賜瀛國公趙㬎鈔百錠。　湖廣省言左右江口溪峒蠻獠置四總管府，統州縣峒百六十，而所調官畏憚瘴癘，多不敢赴，請以漢人爲達嚕噶齊，軍官爲民職，雜土人用之，就擬瓜勒佳素赫等七十四人以聞，從之。　大同民李伯祥、蘇永福八人以謀逆伏誅。　庚午，哈都犯邊。　丙子，始造鐵羅圈甲。　遣瀛國公趙㬎學佛法於土番。（考異）符臺外集：宋幼主北遷，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龍柱，明日瀛國公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謀諸臣下，欲除之。瀛國公大懼，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余應詩云：有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衆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霑酥胸。瀛國公長跪見帝師，大雄門下參儒宗。

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所言與行臺外集同然龍爪事涉恍惚疑係後人傅會今不取。己卯，詔免儒戶雜徭。僧格請令集賢院諸司分道鉤攷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多才藝者，從之。

十一月壬午，鞏昌路薦饑，免田租之半，仍以鈔三千錠賑其貧者。丁亥，以山東按察使何榮祖為中書省參知政事。修國子監以居胄子。禁有分地臣私役富室為柴米戶及賦外雜徭。柳州民黃德清叛，潮州民蔡猛等拒殺官軍，並伏誅。己亥，命李思衍為禮部侍郎，充國信使，以萬努為兵部郎中副之，同使安南，諭陳日烜親身入朝，否則必再加兵。時有佞諛者諷大都民史吉等請為僧格立石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僧格，使其喜也。於是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僧格恩寵方盛，自近戚貴人見之皆屏息遜避，董文用獨不附之。僧格令人諷文用頌己功於帝前，文用不答。僧格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耳。」文用亦不答。辛丑，馬八兒國遣使來朝。初，帝遣荊湖占城行省參知政事伊赫密實使馬八兒國取佛鉢舍利，浮海阻風，行一年乃至，得其良醫善藥，遂與其國人來貢方物，又以私錢購紫檀木殿材拜獻之。嘗侍帝於浴室，問：「汝踰海者凡幾？」對曰：「臣四踰海矣。」帝憫其勞，遙授江淮行尚書省左丞，行泉府大卿。甲辰，僧格以總制院統西蕃諸司軍民錢穀，事體甚重，宜有以崇之，奏改為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銀印，帝從之。命僧格以本官兼宣政使，領功德司使事。

十二月丁巳，哈都兵犯邊，巴圖額森托迎擊，死之。朔方軍興，糧糗蠶備，而誅責逾急。董文用謂僧格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又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御史臺所抹政事之不及者，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僧格意，摭拾臺事百端，文用日與辨論，不為屈。於是具奏僧格姦狀，帝報之語秘，人莫聞。僧格日誣譖文用於帝曰：「在朝惟董文用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文用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旋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為屯田，文用固執不可，復遷翰林學士承旨。先是安圖將兵臨邊，為實里吉所執，一軍皆沒。至是八隣來歸，從者凡三百九十人，賜鈔萬二千五百一十三錠。辛未，僧格言：「分地之臣，例以貧乏為辭，希覬賜與。財非天墜地出，皆取於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國用不足。」帝曰：「自今不當給者，汝即盡之；當給者宜覆奏，朕自處之。」乙亥，湖頭賊張治囝掠泉州，免泉州今歲田租。丙子，伊蘇布哈以實勒們叛，甘肅行省官合兵討之，皆自縛請罪，獨實勒們以其屬西走，追獲之以歸于京師。先是宋供奉汪元量從三宮入燕，授瀛國公書。帝聞其能琴，嘗召入禁中，令鼓琴，稱善。元量乞歸，許之。是冬，元量歸杭州，具言謝太后臨歿遺言欲歸葬紹興（時理宗陵已發謝后在北猶未之知蓋冀與理宗同窆也），全太后為尼，瀛國公學佛，號木波講師，遺老聞之有泣下者。（攷異）後編繫汪元量事於至元十七年據王清惠送行詩序云水雲留金臺一紀則斷非十七年矣以水雲集攷之所述宋末遺事皆後於十七年瀛國公以二十五年學佛法元量有詩紀其事則元量之歸

杭州當即在此年清惠所云一紀者略言之耳嚴冬友謂元量事可以不載余謂元量所述可攷見一代之顛末不僅為元量一人也

是歲汴梁路陽武襄邑太康通許杞攷城陳留等縣陳穎二州河決凡二十二所漂蕩麥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　有小吏誣告漕司劉獻盜倉粟僧格方事聚斂衆阿其意鍛鍊枉服刑部尚書列斯哩衞曰刑部天下持平今輦轂之下漕臣以冤死何以正四方乎即以實聞以是忤僧格出為江東道宣慰使在官務興學諸生有俊秀者拔而用之為政嚴明豪民猾吏縮手不敢犯然亦無所刑戮而治

初皇孫撫軍於北詔以托克托呼從追納顏餘黨于哈喇温之地誅叛王烏塔哈盡降其衆至是諸王額斯爾為叛王和爾哈斯所攻遣使告急復從皇孫移師援之敗諸呼嚕輝還至哈喇温山夜渡貴烈河敗叛王哈坦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帝多其功以額斯爾女弟妻之　先是帝命江西行省蒙古岱召謝枋得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姓名不祥不敢赴召蒙古岱義之不强也既而福建行省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材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絶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終不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七（起屠維赤奮若正月，盡重光單閼二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辛卯，錫布鼎（舊作沙不丁，今改。）上市船司歲輸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兩，詔貯之以待貧乏者。哈坦（舊作合丹，今改。）入寇。戊戌，蠲漳、汀二州田租。己亥，開安山渠，引汶水以通運道。先是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相繼建言，請自東昌路須城縣安山之西南開河置牐，引汶水達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販。尚書省遣漕副馬之貞與源等按視地勢，商度工用，于是圖上可開之狀。僧格以聞，言開浚之費與陸運亦略相當，然渠成乃萬世之利，請以今冬備糧費，來春浚之。詔出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百石，鹽五萬斤，以為傭直，備器用，徵旁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猛蘇爾（舊作忙速兒，今改。）、禮部尚書張孔孫、兵部尚書李處巽等董其役。是日興工，起于須城之安山，止于臨清之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時繕修尚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參議樞密院事吳元珪亟陳其不便，乃止。辛丑，立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以侍衛軍六千、屯田軍三千、江南鎮守軍一千隸焉，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必以聞於樞府。壬寅，海船萬戶府言：「山東宣慰使樂實所運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牐者七，然後入海，歲止二十萬石。若由江陰入江，至直沽倉，民無陸負之苦，且米石省運估八貫有奇。」請罷膠萊海道運糧萬戶府，而以漕事責臣，當歲運三千萬石。詔許之。癸卯，賊鍾明亮寇贛州，掠寧遠，據秀嶺。詔以江西參政管如德為左丞，將兵五千往討。畬民邱大老集眾千人寇長泰縣，福、漳二州兵討平之。二月辛亥朔，詔集江南戶口，凡北方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濬滄州御河。台州賊楊鎮龍據玉山反，僭稱大興國，偽號安定元年，以其黨厲某為右丞，樓蒙才為左丞相，得夏民，刺額為大興國軍，遂有兵十二萬，以七萬攻東陽、義烏、餘姚、嵊、新昌、天台、永康，浙東大震。宗王昂吉爾岱（舊作瓮吉剌帶，今改。）時謫婺州，帥師討之。（〔考異〕楊鎮龍反，本紀作二月，今從經世大典作一月。）癸亥，徙江淮省治杭州，改浙西道宣慰司為淮東道宣慰司，治揚州。大都路總管府判官蕭儀嘗為僧格掾，坐受贓事覺，帝貸其死，欲徙為淘金。僧格曰：「儀嘗鉤考萬億庫，有追錢之能，足贖其死，宜解職杖遣。」帝曲從之。丁卯，帝如上都。僧格言：「去歲陛下幸上都，臣日視內帑諸庫，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帝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也。」以中書右丞相巴延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和林統有漠北諸路，置知院自巴延始。以拜特爾（舊作荅兒伯，今改。）為中書平章政事。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僧格言：「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簿，凡經監察御史稽照者，遺逸尚多。自今當令御史即省部稽照，書姓名于卷末，苟有遺逸，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監視，失則連坐。」帝從之，乃笞監察御史四人。是後御史赴省部者，掾史

與之抗禮但令小吏持文簿置案而去御史徧閱之而臺綱廢矣　乙未渾天儀成　夏四月戊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爲兵　戊辰安南國王陳日烜遣使來貢　庚午沙河決發兵築隄以障之　癸酉以高麗國多產銀遣工即其地發旁近民冶以輸官　甲戌詔江淮行省參政實都赴闕以戶部尚書王巨濟專理算江淮錢穀左丞相蒙古岱總之巨濟乘埶刻剝遣使徵徽州民鈔多輸二千錠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錠總管許楫詣巨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免　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以都提舉司總之　丁丑尚書省言納顏已誅其人戶月給米萬七千餘石父母妻子俱在北方恐生它志請徙置江南充錫布鼎所請海船水軍從之　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以薦枋得爲功遣其友趙孟迎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且有嫚辭天祐不能堪乃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漢亡十四年龔勝乃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少茹蔬果積數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閒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

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造之枋得怒擲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五月庚辰濬河西務至通州漕渠　丙申賊鍾明亮率衆萬八千五百餘人來降　行御史臺復徙于揚州浙西按察使徙蘇州　以實都爲尚書左丞何榮祖參知政事張天祐爲中書參知政事　辛丑御河溢入安山渠漂東昌民廬舍　青山苗蠻三十三寨相繼內附　六月辛亥安山渠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河渠官張孔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有詔賜名會通河置提舉司職河渠事〔考異〕安山渠成本紀繫於七月今從河渠志當是成於六月而七月乃賜名也　詔以雲南行省地遠州縣官多闕六品以下許本省選辟以聞　丙寅頁特密實請以降賊鍾明亮爲循州知州宋士賢爲梅州判官邱應祥等十八人爲縣尹巡尉帝不許令明亮應祥竝赴都　甲戌西南夷中下爛土等處洞長忽帶等以洞三百寨百一十來歸得戶三千餘　乙亥立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掌所籍宋謝太后貲產隸中宮　濟寧東平汴梁濟南棣州順德平灤真定霖雨害稼　丁丑詔免田租十萬五千七百四十九石　秋七月戊寅朔哈都兵犯邊帝親征　辛巳兩淮屯田雨雹害稼蠲今年田租　雨壞都城發兵民各萬人完之　甲申四川山齊蠻民四寨內附　丙戌命百官市馬助邊　敕以圖嚕哈及侍衛兵百人爲僧格導從　戊子太白經天　甲午御河溢　戊戌誅信州叛賊鮑惠日等三十三人　辛丑發侍衛親軍萬人赴上都　壬寅賦百官家製戰袍　癸卯沙河溢鐵燈杆隄決　哈

都兵至和林宣慰司奇卜(舊作伯杖今改)反應之其副劉哈喇巴圖爾乘間脫歸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命與酒餚顧謂侍臣曰譬諸畜犬得美食而棄其主奇卜是也雖未得食而不忘其主此人是也更其名曰察罕斡托齊　初托克托呼(舊作土土哈今改)從皇孫噶瑪拉(舊作甘麻剌今改)征哈都抵杭愛(舊作杭海今改)嶺賊先據險諸軍失利惟托克托呼以其軍直前鏖戰翼皇孫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賊不敢逼至是帝巡幸北邊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其臣同患難者飲班珠爾河(舊作班木河今改)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　八月霸州大水發直沽倉米糶之

辛酉大都路霖雨害稼免今年田租　癸酉以台婺二州饑免今歲田租　甲戌徙浙東道按察司治婺州河東山西道按察司治太原宣慰司治大同

九月己卯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　丙戌罷濟州泗汶漕運使司　丙申江淮省平章錫布鼎言提調錢穀積怨于衆乞如約蘇穆爾例發戍兵三百人爲衛從之　冬十月丙辰禁內外百官受人饋酒食犯者沒其家貲之半　甲子享於太廟　閏月戊寅帝至自上都大宴羣臣謂托克托呼曰朔方人來聞哈都言杭愛之役使彼邊將皆如托克托呼吾屬安所置哉論功行賞帝欲先奇徹之士托克托呼言慶賞之典蒙古將吏宜先之帝曰爾毋飾讓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耶召諸將頒賞有差帝嘗以奇徹人爲民及隸諸王者皆籍之以隸托克托呼歲選其材勇以備禁衛及晉王征哈都托克托呼最有功故賞先奇徹之士云　尙書省言南北鹽均以四百斤爲引今權豪家多取至七百斤莫若先貯鹽于席來則授之爲便從之　僧格輔政碑成樹於省前樓覆其上而丹雘之　庚辰僧格言初改至元鈔欲盡收中統鈔故令天下鹽課以中統至元鈔相半輸官今中統鈔尙未可急斂宜令賦稅幷輸至元鈔商販有中統鈔聽易至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從之

頁特密實(舊作月的迷失今改)以首賊邱應祥董賢舉歸于京師

僧格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恆不償所出以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臣以爲鹽課每引今直五貫宜增爲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爲全賦如此則國用庶可支臣等免于罪矣帝曰如所議行之僧格又以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己而其宣敕尙由中書至是以爲言乙酉命自今所授宣敕竝付尙書省于是僧格遂以刑爵爲販市所求無不遂綱紀大壞人心駭愕　丙戌西南生番內附

廣東賊鍾明亮復反以衆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頁特密實復與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且諭頁特密實鍾明亮既降朕令汝遣之赴闕而汝玩常不發至有是變自今降賊其即遣之　丁亥安南國王陳日烜遣使來貢　庚寅江西宣慰使胡頤孫援錫布鼎例請至元鈔千錠爲行泉府司歲輸珍異物爲息從之遙授頤孫行尙書省參政泉府大卿行泉府司事　丙申婺州賊葉萬五以衆萬人寇武義

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布琳吉岱（舊作不鄰吉帶今改）將兵討之　遣使鉤考大同錢穀及區別給糧人戶　庚子取石泗濱爲磬以補宮縣之樂　癸卯浙西宣慰使史弼請討浙東賊以爲浙東道宣慰使位哈喇岱上弼討台州賊擒斬楊鎮龍及其黨台州平　甲辰湖廣省臣言近招降贛州賊胡海等令將其衆屯田自給今遇耕時不恤之恐生變命贛州路發米千八百九十石賑之　丙午緬國遣使來貢方物　十一月丁未禁江南北權要之家毋沮鹽法　壬子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邱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苑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竝遣赴闕從之　癸丑建寧賊黃華弟福結陸廣馬勝復謀亂事覺皆論誅　以王惲爲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惲上言曰福建所轄郡縣五十餘連山距海實爲邊徼要地而民情輕詭自平宋以來官吏貪殘故山寇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討復蹂踐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意也今雖不能一一擇任守令而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尙闕宜特選清望素著文足以撫綏黎庶武足以折衝外侮者使鎭靜之庶幾治安可期也惲黜官吏貪汙者數十人察繫囚之冤滯者決而遣之戒戍兵無得寓民家別創營屋居之民得少安　丁巳改播州爲播南路　十二月辛巳詔括天下馬哈都犯邊帝命伊勒嚕與李庭議所以爲備庭請下括馬之令其品官所乘限數外悉令入官凡得馬十一萬匹　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趙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久或非便宜悉徙京師擢絜矩爲尙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并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僧格專政法令苛急天下騷然南臺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程文海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于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尙書鉤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以爲宜清尙書之政省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僧格大怒欲羈留不遣復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仍遣還行臺　丁亥封皇子庫庫春爲寧遠王　命回回司天臺祭熒惑　是歲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看誦仍給所費俾爲歲例朝廷以中原民轉徙江南令有司遣還蒙古岱言其不可遂止　湖廣行省左丞劉國傑率兵入肇慶攻閆太獠于清遠還攻蕭太獠于懷集擒之復擊走嚴太獠尋又攻曾太獠于金林破走之賊深入保險國傑鑿山而入賊衆五千人掩殺略盡軍次賀州士卒冒瘴疫國傑親撫視之療以醫藥多得不死會國傑

亦病乃移軍道州廣東盜陳太獠寇道州國傑討擒
之遂攻拔赤水賊寨 皇孫出鎮懷孟帝爲選老成
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太子家丞王倚陛辭帝目之
良久謂侍臣曰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
至元二十七年春正月戊申改大都路總管府爲都
總管府 癸丑敕從臣子弟入國子學 安南國王
陳日烜遣使來貢 丁巳遣使代祀岳瀆海神后土
遼陽自納顏之叛民甚疲敝戊午發鈔賑之 哈
坦餘寇未平丙寅命高麗國發耽羅戍兵千人討之
丁卯高麗國王王賰言臣昔宿衛京師遭林衍之
叛高麗民居大同者皆籍之願復付還高麗從之
己巳無爲路大水免今年田租 癸酉立興文署掌
經籍板及江南學田錢穀 哈坦寇遼東海陽 二
月癸未泉州地震乙酉又震時商琥入爲中臺監察
御史上言漢文帝時有此災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
化而弭也因條陳漢文帝時政以進又言爲政之道
在立法任人二者而已法不徒立需人而行人不濫
用惟賢是擇因舉天下名士十餘人帝納其言 己
丑江西羣盜鍾明亮等降詔徙爲首者至京師而給
其餘糧 癸巳晉陵無錫二縣霖雨害稼竝免其
田租 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諸縣行樞
密院討平之 三月己未立江南營田提舉司掌僧
寺貲產 癸亥建昌賊邱元等稱大老集衆千餘人
掠南豐諸縣建昌副萬戶擒斬之 甲子楊鎮龍餘
衆剽浙東總兵官討賊者多俘掠良民敕行御史臺
分揀之凡爲民者千六百餘人 庚午以廣昌縣經

鍾明亮之亂免其田租 辛未太平縣賊葉大五集
衆百餘寇寧國擒斬之 夏四月癸酉朔幸上都
丙戌遣僧濟額森等詣馬八兒國訪求方技 癸巳
河北十七郡蝗敕賑之平山真定棗強三縣旱靈壽
元氏二縣大雨雹竝免其租 庚子哈坦復寇海陽
五月乙巳哈坦寇開元 初鍾明亮降詔縛至闕
下江西行省管如德等留不遣明亮復叛率衆寇贛
州戊申樞密院以如德等違詔縱賊請詰之詔可罷
江西行省樞密院 庚戌陝西南市屯田隕霜殺稼
免其租 戊午移江西行省于吉州以便捕盜 尚
書省遣人行視雲南銀洞獲銀四千四十八兩奏立
銀場官 癸亥徽州績溪賊胡發饒必成伏誅 丙
寅江西行省言吉贛湖南廣東福建以禁弓矢賊益
發請依內郡例許尉兵持弓矢從之 己巳立雲南
行御史臺起復前漢中道按察使程思廉爲御史中
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
綏懷之意且明示禍福使毋自外聞者懾服雲南舊
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
者 江陰大水免田租萬七百九十石 庚午婺州
永康東陽處州縉雲賊呂重二楊元六等反浙東宣
慰使史弼擒斬之 泉州南安賊陳七師反討平之
六月壬申朔河溢太康免溢沒地租 庚辰用江
淮省平章錫布鼎言以參政王巨濟鉤考錢穀有功
賞鈔五百錠 繕寫金字藏經凡縻金三千二百餘
兩 以廣州增城韶州樂昌遭畲賊之亂竝免其田
租 杭州賊唐珍等伏誅 壬辰泉州大水 丙申

發侍衛兵萬人完都城。丁酉，大司徒薩里曼等進定宗實錄。己亥，棣州厭次、濟陽大風雹害稼，免其租。秋七月癸丑，罷緬中行尚書省。江淮省平章錫布鼎以倉庫官盜欺錢糧，請依宋法黥而斷其腕。帝曰：此回回法也。不允。戊午，貴州苗蠻三十餘人作亂，入順元城，殺傷官吏，其衆遂盛。湖廣省合兵往討之。建平賊王靜照伏誅。乙丑，蕪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伏誅。丙寅，雲南闍力白衣甸酋長凡十一甸內附。丁卯，用僧格言，遣慶元路總管毛文豹搜括宋時民間金銀諸物，已而罷之。滄州樂陵旱，免田租三萬餘石。魏縣御河溢害稼，免其租。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丁亥，以南安、建昌等處嘗罹鍾明亮之亂，悉免其田租。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壓死按察司官及總管府官王連等民七千餘人。己亥，帝聞武平地震，慮納顏黨入寇，遣平章政事特穆爾（舊作鐵木兒，今改）、樞密院官塔魯呼岱（舊作忽帶，今改）引兵五百人往視。九月癸卯，申嚴漢人田獵之禁。乙巳，禁諸王遣僧建寺擾民。平章政事棟里特穆爾帥師與哈坦戰，大破之。丁未，御河決高唐，沒民田，命有司塞之。武平盜賊乘地震為剽掠，民愈憂恐。特穆爾以便宜蠲租賦，罷商稅，弛酒禁，斬為盜者，發鈔八百四十錠，轉海運米萬石以賑之。

帝自上都還，駐蹕龍虎臺，遣阿喇根薩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問致災之由。議者畏僧格，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為對，莫敢議及時政。先是僧格遣實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于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為阿喇根薩里言：宜請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喇根薩里素與孟頫善，入奏，具如孟頫言。帝從之。詔草已具，僧格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此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它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罪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耶？僧格悟，遂赦天下，民得稍蘇。丁卯，命江淮行省鉤考行教坊司所總南樂工租賦。置四巡檢司于宿遷之北，以所罷陸運夫為兵，護送會通河上供之物。禁發民挽舟。僧格貴幸已極，諱言師事丹巴（舊作膽巴，今改），而背之。丹巴知不見容，力請西歸，尋復召還，謫之潮州。冬十月壬申，封皇孫噶瑪拉（舊作甘麻剌，今改）為梁王，賜金印，出鎮雲南。甲戌，立會通汶泗河道提舉司。丁丑，尚書省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餘萬戶。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己丑，新作太廟登歌宮縣樂。以伊寶齊歲取鸕鷀，成都擾民，罷之。十一月戊申，江淮行省平章布琳濟岱（舊作不憐吉帶，今改）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宜以哈喇岱一軍戍沿海明、台，伊拉齊一軍戍溫、處，扎呼岱一軍戍紹興、婺，其寧國、徽初用土兵，後皆與賊通，宜以高郵、泰兩萬戶漢軍易地而戍。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置四萬戶府。水戰之法，舊止十所，宜擇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閱習，伺察諸盜。錢塘控扼海

口舊止戰船二十艘故海賊時出奪船殺人宜增置百艘則盜賊不敢發從之 庚戌罷雲南會川路採碧甸子 壬戌大司徒薩里曼等進太宗實錄 癸亥河決祥符義唐灣太康通許陳潁二州大被其患 甲子御史臺言江南盜起討賊官利其剽掠復以生口充贈遺請給還其家帝嘉納之 徙河北河南道按察司治許州 乙丑易水溢雄霸任邱新安田廬漂沒無遺命有司築隄障之 十二月辛未以衛尉院爲太僕寺（考異）前于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丑已書改衛尉院爲太僕寺此疑重出據元史百官志亦無是年改衛尉爲太僕之文然帝紀並有之姑仍之 己卯命樞密院括民間兵器 丙戌興化路仙游賊朱三十五集衆寇青山萬戶李綱討平之 己亥湖廣省上二年宣課珠九萬五百一十五兩 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衆千餘人寇溫州平陽 是歲江西行省丞相兼知樞密院事蒙古岱到官四十日卒蒙古岱先在江浙專愎自用又易置戍兵平章布琳濟岱言其變更巴延阿珠成法帝每戒飭之既死臺臣劾郎中張思立罪狀而蒙古岱追死劉宣及其屯田無成事始聞于帝云 江西盜起龍泉湖廣省左丞劉國傑下令往擊之諸將交諫曰此宅省盜也國傑曰縱寇生患豈可以彼此言耶乃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趣賊境賊衆數千逆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也易之國傑以數千騎陷陳衆從之賊大敗斬首五百餘級奪所掠男女日算收兵去堡中民望見怪之莫知其誰明日又忽至召堡民歸其男子曰吾劉二巴圖也民皆驚以爲神因告別盜鍾太獠居南安十八耒國傑乘霧突入其巢賊衆驚亂自相蹂踐官軍搏之自旦及午所擒殺甚衆還兵桂東未幾龍泉盜復寇鄜縣國傑遂還鄜賊退保大井山乃分軍三道趣之道險棄馬而入時天大雨賊不爲備盡掩殺之還鎮道州

至元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太白熒惑鎮星聚于奎

帝嘗問趙孟頫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厚重篤于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于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句帝歎賞而夢炎銜之終身孟頫退謂奉御徹爾（舊作徹里今改）曰上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僧格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它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會帝畋于柳林徹爾至帝前具陳僧格姦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且曰臣與僧格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奸臣何由除民害何由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頁特巴勒及額森特穆爾等亦劾奏僧格專權黷貨時博果密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至覲于行殿帝以問博果密對曰僧格壅

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卽誣以宅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蠭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自是言者益衆帝始決意誅之 甲寅虎入南城翰林侍講趙與羆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 辛酉罷江淮漕運司併於海船萬戶府由海道漕運 免江淮貧民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百九十七萬六千餘石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十三萬石鈔千一百五十錠絲五千四百斤綿一千四百三十斤 罷淘金提舉司 立江東兩浙都轉運使司 壬戌尚書省右丞相僧格等罷 二月辛未尚書省言大同仰食于官者七萬人歲用米八千萬石遣使覆驗不當給者萬三千五百人宜徵還官從之 癸酉以隴西四川總攝年札克真珠納斯爲諸路釋教都總統 改福建行省爲宣慰司隸江西行省 詔行御史臺勿聽行省節度 雲南行省言敘州烏蒙水路險惡舟多破溺宜自葉稍水站出陸經中慶又經鹽井上老必撤諸蠻至敘州慶符可治爲驛路凡立五站從之 丙子罷徵理司從鄂爾根薩里言也詔下之日百姓相慶 以僧格黨與罷揚州路達嚕噶齊索羅呼斯 丁丑以太子右詹事鄂勒哲(舊作完澤今改)爲尚書右丞相翰林學士承旨博果密平章政事帝欲相博果密謂之曰朕過聽僧格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正欲備今日之用博果密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鄂勒哲可嚮者籍阿哈瑪特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鄂勒哲名又嘗言僧格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帝以僧格蠹政恐未盡去召江淮參政燕公楠赴闕公楠極陳其害請更張以固國本帝悅問孰可以爲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圖問其次曰鄂勒哲可先是賀勝父仁傑留守上都不肎爲僧格下僧格欲陰中之累數十奏帝皆不聽僧格敗帝問勝孰可相者對曰天下公論皆屬鄂勒哲帝命元教宗師張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孫進曰同人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願陛下勿疑及拜鄂勒哲天下果以爲得賢相帝命勝參知政事 壬午帝諭御史大夫伊囉勒(舊作月兒魯今改)曰屢聞僧格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罪當與辨之僧格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辨論往復數四僧格等辭屈明日帝如上都駐蹕土口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卷上言前浙西按察使勒濟因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徵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令尚書省拆卷持對其弊可見及抱卷至思敬曰用硃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爲宰相乃拆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爲奸當治其罪帝是之責御史臺曰僧格爲惡始終四年其奸贓暴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數日不決伊囉勒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新者存之帝曰然 癸未帝如上都 甲申命江淮行省鉤攷錫布鼎所總詹事院江南

錢穀　乙酉立江淮湖廣江西四川行樞密院江淮
治廣德軍湖廣治岳州江西治汀州四川治嘉定
丙戌詔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
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
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俟歲終省臺遣官攷
其功效　初何榮祖爲參知政事僧格急于理算錢
穀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帝不從屢懇請不已乃
稍緩之而畿內民苦尤甚榮祖每以爲言同僚曰上
旣爲免諸路惟未及京畿可少止勿言也榮祖執愈
堅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踰月而害民之
弊皆聞帝乃思榮祖言召問所宜榮祖請于歲終立
局攷校人以爲便立爲常式詔賜鈔萬一千貫榮祖
條中外百官規程欲矯時弊僧格抑不爲通榮祖旣
與之異議乃以病告特授集賢大學士至是起爲右
丞　詔江淮行省遣蒙古軍五百漢兵千人從皇子
鎭南王鎭揚州　執河間都轉運使張庸仍遣官鞫
攷其事　丁亥營建宮城南面周廬以居宿衞之士
詔逮湖廣省平章約蘇穆爾詣京師戊子籍其家
貲金凡四千兩約蘇穆爾僧格之妻黨也鞫攷日急
恣爲不法永州判官烏克遜澤（舊作烏古孫澤今改）歎曰民不堪
命矣卽自上計行省約蘇穆爾怒曰郡國錢糧無不
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
拘縶之欲寘之死至是始得釋　辛卯封諸王特穆
爾布哈爲肅遠王　壬辰雨壞太廟第一室奉遷神
主別殿　癸巳命撤爾率衞士三百人籍僧格家得
珍寶如內藏之半鄂爾根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帝
問之曰僧格爲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
言顧言不用耳時尚書省臣多以罪罷帝欲使趙孟
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帝令出入宮門無禁每
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孟頫自念久在帝側
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
丁酉詔加嶽瀆四海封號各遣官致告　二月己亥
朔僧格妻弟巴濟扣爲燕南宣慰使以受賂積贓伏
誅　仆僧格輔政碑　提點太醫院事許扆與丞相
安圖善國政多所贊益僧格忌之數譖于帝帝不之
信僧格敗繫于左掖門帝命扆往唾其面辭不可帝
稱其仁厚賜以白玉帶且諭之曰以汝明潔無瑕有
類此玉故以賜汝扆集賢大學士國楨子也賜名和
爾果斯（舊作火魯火孫今改）　乙卯納顏所屬伊烏納爾等同女
直兵五百人追殺內附民千餘人遣塔哈率衆平之
辛酉發侍衞兵營紫檀殿　壬戌以甘肅行省右
丞崔彧爲中書右丞　杭州平章等五路饑發粟賑
之仍弛湖泊捕魚之禁溧陽太平徽州廣德鎭江五
路亦饑賑之如杭州等路武平路饑百姓困于盜賊
軍旅免其去年田租凡州郡田嘗被災者悉免其租
不被災者免十之五　江淮豪家多行賂權貴爲府
縣卒吏以庇門戶遇有差賦惟及貧民詔江淮行省
嚴禁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八（起重光單閼四月，盡元默執徐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八年夏四月乙未，徙湖廣行樞密院治鄂州。五月戊戌，逮嘉木揚喇勒智（舊作楊璉真伽，今改）下獄。初，嘉木揚喇勒智重賂僧格（舊作桑哥，今改），發宋陵墓，戕虐人命，私庇平民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考異：輟耕錄載羅氏唐義士傳云：髑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禍者北焉。首禍謂嘉木揚喇勒智也。按僧格既敗，始捕其黨下獄，坐侵盜官物，非以發陵故也。）徙江淮行省樞密院治建康。甲辰，中書省臣敏珠爾卜丹（舊作麥朮丁，今改。）崔彧言：「僧格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論如律，仍追宣敕，除名為民。」又言：「僧格所設衙門，其閑冗不急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自今調官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貲戶，多為僧格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宜皆均輸，有敢以賄求人容庇者，罪之。」又：「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流移，請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斂民及役軍匠者，論如法。」又：「呼都呼那顏籍戶之後，各投下毋擅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為籍已定，請依太宗所行為是。」帝皆從之。約蘇穆爾（舊作要束木，今改）在湖廣時，正月朔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約蘇穆爾召至其家，受賀畢，方詣省闕賀，如常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及是逮至京師，中書列其罪以聞，凡數十事。帝命械至湖廣戮之。辛亥，詔以僧格罪惡下獄按問。以太原、杭州饑，免今歲田租。劉因既去，復以集賢學士徵，因以疾辭，且上書宰相乞曲為保全。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遂不強致之。罷江南六提舉司歲輸木綿。肇昌舊惟總帥府，僧格特升為宣慰司，以其弟達瑪喇塔斯為使。僧格敗，懼誅自殺，敕復為總帥府。減中外冗官三十七員。宮城中建蒲萄酒室及女工室。癸丑，罷尚書省，右丞相鄂勒哲（舊作完澤，今改）以下並改入中書。增置戶部司計、工部司程，秩正七品。乙卯，以政事悉委中書，仍布告中外。丁巳，建白塔二，各高一丈一尺，以居咒師。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所通習，始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僧格嘗以劉秉忠無子，收其田土，其妻竇氏言秉忠嘗鞠從子蘭章為嗣，敕以地百頃還之。己未，以們達瞻復為御史大夫，行御史臺事。高麗國王王𣇵乞以其子謜為世子，詔立謜為高麗王世子，授特進、上柱國，賜銀印。六月丁丑朔，禁蒙古人往回回地為商賈者。乙酉，益江淮行院兵二萬，擊郴州、桂陽、寶慶、武岡四路盜賊。宣諭江淮民恃嘉木揚喇勒智力不輸租者，依例徵輸。秋七月丙申朔，雲南省參政

齊喇(舊作怯剌今改)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冶令旁近民鍊
之以輸官從之　庚子徙江西行樞密院治贛州
葉李與僧格同事莫能有所匡正僧格敗事頗連及
同列久之李獨以疾得請南還戊申揚州路學正李
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黥徒受皇帝簡知千載一遇而
即以舉僧格爲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非罪殺參政
郭佑楊居寬迫御史中丞劉宣自裁錮治書侍御史
陳天祥罷御史大夫們達瞻侍御史程文海杖監察
御史變鈔法拘學糧徵軍官俸減兵士糧立行司農
司木綿提舉司增鹽酒醋稅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
痛者約蘇穆爾禍湖廣錫布鼎(舊作沙不丁今改)禍江淮滅貴
里禍福建又大鉤考錢糧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
水災洊至人皆知僧格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
僧格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介
廉剛直朕所素知寧有是耶有旨驛召淦詣京師
中書右丞崔彧遷御史中丞言太醫院使劉岳臣嘗
仕宋練達政事請以爲翰林學士俾議朝政又言行
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平民搒掠
多至死者又俘取人財迫通處女受民財積百五十
錠獄未具會赦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原例宜令行
臺詰問定罪又言昔行臺監察御史周祚劾尚書省
官蒙古岱(舊作忙兀台今改)嘉琿迪(舊作教化的今改)納蘇喇鼎默埒(舊作
納速剌丁滅里今改)姦贓納蘇喇鼎默埒反誣祚以罪遣人告僧
格僧格曖昧以聞流祚于北地妻子家財並沒入官
祚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僧格又遣詣雲南理算錢
穀以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閱其伏詞爲罪

甚微宜復其妻子帝皆從之　敕江南重囚依舊制
奏聞處決　庚戌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史格卒格在
湖廣與約蘇穆爾共事最久約蘇穆爾恃有奧援怒
詈同列辨詐鷙刻勢張甚以格受帝知不以言色侵
之格數有匡正雖不能盡行然寬免者甚衆約蘇穆
爾敗而格已卒湖廣人追念之　丁巳僧格伏誅臨
刑吏猶以鄂爾根薩里爲問僧格曰我惟不用其言
故致於敗彼何與焉帝益信其無罪詔還所籍財產
仍遣張九思賜以金帛辭不受　初哈都作亂其民
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僧格議徙之內地就
食尚書左丞馬紹持不可僧格怒曰馬左丞愛惜漢
人欲令餓死此輩耶紹徐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慮
生疾疫若恐餓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本土
則未歸者孰不忻慕言有異同丞相何以怒爲宜取
聖裁乃如紹言以聞帝曰馬秀才所言是也僧格集
諸路總管三十人導之入見欲以趣辦財賦之多寡
爲殿最帝曰財賦辦集非民力困竭必不能然朕之
府庫豈少此哉僧格議增鹽課紹力爭山東課不可
增又議增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斂數倍亦不足
也事遂寢都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權勢因取爲己
有以一區授紹紹獨不取僧格欲奏請賜紹紹辭曰
紹以非才居政府恆憂不能塞責詎敢邀非分之福
以速罪戾僧格敗迹其所嘗行賂者索籍閱之獨無
紹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尚其復舊職改中書左丞
　募民耕江南曠土戶不過五頃官授之券俾爲永
業三年徵租　遣翰薩總兵討平江南盜賊　己未

麗淘金提舉司江淮人匠提舉司凡五以其事並隸有司 雨壞都城發兵二萬人築之 八月乙丑朔平陽地震壞民廬舍萬餘 己巳置中書省檢校二員攷覈戶工部文案疏緩者 乙酉麻蘇呼阿薩爾乘傳詣雲南捕黑虎 戊子以婺州水免田租 九月辛丑命平章政事敏珠爾卜丹商議中書省事以咱希魯鼎舊作咱喜魯丁今改爲平章政事 乙巳景州河間等縣霖雨害稼免田租五萬六千餘石 丙午立行宣政院治杭州 辛亥安南國王陳日烜遣使上表貢方物且謝不朝之罪 壬子遣使詔諭瑠求瑠求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漢唐以來不通中國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之既而閩人吳誌斗自言熟知海道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誌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得達而還誌斗卒於行初誌斗嘗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爲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戊午徙四川行樞密院治成都 辛酉免大都今歲田租保定河間平灤三路大水被災者全免收成者半之 命尚衣局織無縫衣 冬十月己巳修太廟在眞定傾壞者 壬申以前緬中行省平章舒蘇德濟舊作雪雪的斤今改爲中書平章政事 江淮行省言鹽課不足由私鬻者多請付兵五千巡捕從之 塔喇海張呼遜等並坐理算錢穀受贓論誅 癸未高麗國饑給米二十萬斛 罷各處行樞密院事入行省 行院既罷分兵民爲二姦人植黨自蔽湖廣省平章哈喇哈斯入覲極陳其不便帝爲罷之因問曰

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姦慝貪吏疾之妄爲謗耳帝然其言 己丑敕沒入嘉木揚喇勒智錫布鼎烏訥爾妻並遣詣京師 癸巳以武平路總管張立道爲禮部尚書使安南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陳日烜死子日燇襲位博果密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帝從之以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免衛輝種仙茅戶徭役 從遼陽行省言以納顏哈坦相繼叛給蒙古人內附者及開元南京碩達勒達等三萬人牛畜田器 詔嚴益都般陽泰安寧海東平濟寧畋獵之禁犯者沒其家貲之半 十一月壬寅詔回回以答納珠充獻及求售者還之留其值以濟貧者 朱清張瑄請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詔卽以清瑄二人掌其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罷海道運糧鎭撫司 乙卯監察御史言錫布鼎納蘇喇鼎默埒烏訥爾王巨濟嘉木揚喇勒智錫迪嘉琿迪皆僧格黨與受贓肆虐使江淮之民愁怨載路今或繫獄或釋之臣下所未能喻帝曰僧格已誅納蘇鼎默埒在獄唯錫布鼎朕姑釋之耳 諭中書議增中外官吏俸 十二月乙丑復都水監 時有言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山而上可至開平有言盧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朝廷遣河渠司副使郭守敬相視灤河既不可行盧溝舟亦不通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自昌平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

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過舟止水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以來春興役帝命丞相以下皆親備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 丁卯以大都饑下其價糶米賑之 己巳宣政院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辛未御史臺言鉤考錢穀自中統初至今踰三十年更阿哈瑪特僧格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餘黨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不如罷之詔擬議以聞 壬申立河南江北行中書省治汴梁 中書省言江南在宋時其徭役之名七十有餘歸附後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依宋時諸名徵賦盡輸之何榮祖言宜召各省官任錢穀者詣京師集議科取之法以聞從之 甲戌罷鉤考錢穀應昔年逋欠錢穀文卷聚置一室非朕命而視之者有罪仍布告中外 庚辰江北州郡割隸河南江北行中書省改江淮行省爲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治杭州 丙戌八番洞官吳金叔等以所部二百五十寨內附詣闕貢方物 戊子詔釋天下因非殺人抵罪者 辛卯濬運糧河築隄防 是歲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遼陽饑翰林學士承旨唐仁祖奉詔偕近侍蘇格(舊作速哥今改)左丞實都(舊作忻都今改)往賑實都欲如戶籍口數大小給之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大矣可均以大口給之實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於惡耶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衆已的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我知爲國恤民而已卒以大口給之

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有物漸侵入其中不能既日體如金環然左右有珥免朝賀 戊戌以青州饑就陵州發粟賑之 庚子江西行省左丞高興言江西福建汀漳諸處連年盜起百姓入山以避今次第就平宜降旨招諭復業又福建鹽課酒稅銀鐵各立提舉司實爲冗濫請罷去詔皆從之 禁商賈私以金銀航海 甲辰詔江南州縣學田其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生及士之無告者貢士莊田則令覈數入官 丙午河南福建行省上言請詔用漢語詔以蒙古語諭河南漢語諭福建 癸丑江西行省巴延(舊作伯顏今改)阿喇卜丹(舊作阿老瓦丁今改)言蒙山課歲銀二萬五千兩初制鍊銀一兩免役夫田科五斗今民力日困每兩擬免一石帝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從之 二月己巳申禁鞭背國法不用徒流黥絞之刑惟杖臀自十七分等加至百單七而止然斬剮之刑則又往往濫用之至其酷也或生剝人皮又有三段劊殺法未之除也 庚午鄂羅斯招附桑州生苗羅甸國古州等峒酋長三十一所部民十二萬九千餘戶詣闕貢獻 壬申遣使分行諸路釋死罪以下輕囚 乙亥以泉府太卿伊克穆蘇(舊作亦里迷失今改)鄧州舊軍萬戶史弼福建行省左丞高興並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征瓜哇用海船大小五百艘軍士二萬人 戊寅詔加高麗王王瞔太保仍錫功

臣之號。　庚辰，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中丞崔彧等言：「納蘇喇鼎、默埒實都、王巨濟，黨比僧格，恣為不法，楮幣、銓選、鹽課、酒稅，無不更張變亂；銜命江南理算者，皆嚴急輸期，民至嫁妻賣女，禍及親鄰；維揚、錢塘受害最慘，無故而隕生者五百餘人。其初猶疑事出國家，近按問首實，乃知皆僧格及其兇黨之為，莫不願食其肉。此三人既已伏辜，宜依條論坐，以謝天下。」從之。又言：「河西人錫棟罕領兵為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檄僉事簿問事，而錫棟罕率軍人禽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去。臣議從行臺選御史往按問，錫棟罕仍先奪其職。」又言：「行臺官言，去歲僧格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眞偽莫辨。自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信文書，以杜奸欺。」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耀勒特圖（舊作咬剌也奴，今改。）、巴延徹爾（舊作伯顏察兒，今改。）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又言：「馮子振、劉道元指陳僧格同列罪惡，詔省臺臣及董文用、留夢炎等議，其一言翰林諸臣撰僧格輔政碑者，廉訪使閻復近已免官，餘請聖裁。」帝曰：「死者勿論，其存者罰不可恕也。」　戊子，禁杭州放鷹。　是月，葉李南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為平章政事。李上表力辭，未幾，卒。而李淦至，詔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從中丞崔彧請也。（攷異：癸辛雜識云，葉亦憂懼，為李淦所窘，飲藥而死。本傳不載，今闕之。）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不以自私。

中丞崔彧言：「鄂州一道，舊有按察司，約蘇穆爾惡其害己，令僧格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州隸南京，而行臺移治建康，其淮東廉訪使舊治淮安，今宜移治揚州。」又言：「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已有成憲。自僧格持國，受賕者不赴臺憲司，而詣諸司首，故爾反覆牽延，事久不竟。臣謂宜如前制，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司首告，諸司無得輒受。」又監察御史塔迪實言：「女直人嘉理迪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棟爾特穆爾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與行省追償議罪。」皆從之。已而中書省請以彧為右丞，帝曰：「崔彧惟可使任言責。」不允。　三月，壬寅，御史大夫伊囉勒等言：「比監察御史商琥舉昔任詞垣風憲時望所屬，而在外者，如胡祗遹、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道、程文海、陳儼、趙居信十人，宜召寘翰林備顧問。」帝曰：「朕未深知，俟召至以聞。」　丁未，誅僧格黨默埒實都、王巨濟。初，帝以實都長於理財，欲釋之，博果密力爭不可，一日中凡七奏，卒并誅之。　己酉，中書省右丞何榮祖、平章政事敏珠爾卜丹並罷，以大司農特爾格（舊作鐵哥，今改。）、翰林學士承旨琳沁（舊作剌真，今改。）並為平章政事，兼領舊職。敏珠爾卜丹嘗請復立尚書省，博果密曰：「阿哈瑪特、僧格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鑑未遠，柰何又欲效之！」事遂寢。至是，榮祖以疾，敏珠爾卜丹以久居其任，令免署，惟食其祿，與議中書省事。特爾格初為司農寺達嚕噶齊，從獵巴雅爾（舊作百查兒，今改。）之地，獵者射兔，誤中駱駝，帝怒，命誅之。特爾格曰：「殺人償畜，

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秔罪應死特爾格曰臣鞫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以病足聽肩輿上殿　以阿爾為中書右丞梁德珪（考異元史紀表作梁温都爾傳作梁德珪蓋一名今從傳舊作暗都剌今改）為參知政事　庚戌帝如上都　壬子敕都水監分視黃河隄堰罷河渡司　壬戌給還嘉木揚喇勒智土田人口之隸僧坊者時省臺諸臣乞正典刑以謝天下而帝猶貸之死給還其所籍　夏四月弛甘肅太原酒禁仍榷其酤　辛卯設雲南諸路學校其教官以蜀士充　五月丁未中書省臣言侫人馮子振嘗為詩譽僧格及僧格敗即告詞臣撰碑引喻失當國史編修陳孚發其姦狀乞免所坐遣還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僧格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　詔以郭佑楊居寛死非其罪給還其家貲　六月戊辰詔聽僧食鹽不輸課　壬申江西省言肇慶德慶二路封連二州宋時隸廣東今隸廣西不便請復隸廣東從之　癸未以征瓜哇暫禁兩浙廣東福建商賈航海者俟舟師發後從其便　湖州平江嘉興鎮江揚州寧國太平七路大水丁亥詔免田租一百二十五萬七千八百餘石　閏月罷福建歲造象牙齒鞶帶　庚戌回回人呼布穆斯售大珠帝卻之　知上思州黃勝許恃其險遠與交趾為表裏聚衆二萬據忠州辛亥詔遣湖廣省左丞劉國傑討之賊衆勁悍出入巖洞篁竹中如飛鳥發毒矢中人無愈者國傑身率士奮戰賊不能敵走象山山近交趾皆深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柵圍之徐伐山通道且戰且進　甲寅右江岑從毅降從毅老疾詔以其子斗榮襲佩虎符為鎮南路軍民總管　廣東西路安撫副使諤圖鼎等誹謗朝政錫布鼎復資給之以風聞三十餘事妄告省官帝以有傷政體捕惡黨下吏如法　是月詔廉訪司巡行勸課農桑　禮部尚書張立道使至安南謂其王陳日燇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能復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讒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燇泣謝出奇寶為賄立道卻之因要其入朝日燇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維巖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燇懼卒不至　秋七月庚申朔詔以史弼代伊克穆蘇高興將萬人征瓜哇仍召三人者至闕　辛酉河北河南道廉訪司還治汴梁　壬申建社稷和義門內壇各方五丈白石為主飾以五方色土壇南植松一株北墉瘞坎壝垣悉倣古制別為齋廬門廡三十三楹　戊寅黎兵百戶鄧志愿謀叛伏誅　八月己丑朔諤圖鼎以罪死餘黨杖而徒之仍籍其家　甲辰帝至自上都　丙午浚通州至大都漕河　丁未伊克穆蘇請與高興等同征瓜哇帝曰伊克穆蘇惟熟海道海中事當付之其兵事則委史弼可也乃以弼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統領出征軍

馬。庚戌，高苑人高希允以非所宜言伏誅。壬子，詔達春、程鵬飛討黃勝許，劉國傑駐馬軍戍守。戊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鍊銀，歲得萬五千兩，天祐賦民鈔市銀輸官，而私其一百七十錠。臺臣請追其贓而罷鍊銀事，從之。改燕南河北廉訪使還治真定。詔征八百媳婦國。九月辛酉，湖南道宣慰副使梁曾授吏部尚書，國史院編修官陳孚授禮部郎中，同使安南，詔諭陳日燇使親入朝。癸酉，沙、瓜二州民徙甘州，詔於甘肅兩界畫地使耕，無力者則給以牛具農器。寧夏戶口煩多，而土田半蓺紅花，詔盡種穀麥，以補民食。鄂爾根薩理乞罷政事，並免太史院使，詔以為集賢大學士。司天監丞劉某言鄂爾根薩理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治。帝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鄂爾根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爲陛下言事者。力爭之，乃得釋。帝曰：卿真長者。時雖罷政，或通夕召入論事，知無不言。諸王明理特穆爾附哈都以叛，詔巴延討之。巴延兵至阿薩呼圖嶺，明理特穆爾已據之矣，下如雨，巴延先登陷陳，諸軍爭奮，大破之。明理特穆爾僅以身免。巴延輕騎追之，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冬十月戊子朔，詔福建廉訪司知事張師道赴闕。師道至，請汰內外官府之冗濫者。詔敏珠爾卜丹、何榮祖、馬紹、燕公楠等與師道同區別之，數月，授師道翰林直學士。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人恐其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令阿喇岱將之，以防海道。詔浚浙西河道，導水入海。癸巳，燕公楠言：歲終各行省臣赴闕奏事，亦宜令行臺臣赴闕奏一歲舉刺之數。從之。十一月癸未，禁所在私渡，命關津譏察姦宄。十二月庚寅，改封皇孫梁王噶瑪拉為晉王，鎮北邊。至元初，王已嘗出鎮北邊，尋復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又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四大鄂爾多（舊作斡耳朵，今改。）之地。鄂爾多猶言宮室也。王天性仁厚，御下以恩，民賴以安。癸巳，中書省言寧國路民六百戶，鑿山冶銀，歲額二千四百兩，皆市銀以輸官，未嘗采之山，請罷之，從之。己酉，樞密院言：六衛內領漢軍萬戶，見存者六千戶，撥分為三，力足以備車馬者二千五戶，每甲令備馬十五匹，牛車二兩，其三千戶惟習戰鬭，不它役之。六千戶外則供它役，庶能各勤乃事，而兵亦精銳。詔施行之。癸丑，右丞相鄂勒哲等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及冬，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數已逾之。今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以張珪為江淮行樞密副使。珪時為管軍萬戶，入朝，帝欲用為樞密，知樞密院事伊實特穆爾曰：珪尚少。果欲大用，可俟它日。帝曰：不然，其家為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乎？遂有是命。先是言者謂天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張瑄領海道，亦以為言。比珪入對，帝語及之，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遂得不

罷珪宏範子也

召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及胡祗遹等十人赴闕賜對以文海爲江南湖北道廉訪使與學明教吏民畏愛之

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福建行省平章徹爾引兵征之號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有降者則勞以酒食而慰遣之曰吾意汝豈反者耶良由官吏汚暴所致今既來歸即爲平民吾安忍罪汝其返汝耕桑安汝田里毋恐宅柵聞之悉款附未幾歐狗爲其黨縛致梟首以徇脅從者不戮一人汀漳悉平

湖廣辰州蠻叛行院副使劉國傑簽書院事索諾木達覽往討之不利移文索辰澧沅民閑弩士三千行省平章哈喇哈斯以民弗習戰強之徒傷吾民勿許右丞圖呼魯曰兵貴訓練乃可用也漢軍不習弩因蠻攻蠻古人所利遂與之果以此獲勝

湖廣平章政事庫爾濟斯舊作闊闊吉思今改薦前永州判官烏克遜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從征海南黎黎人平軍還上功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兩江荒遠瘴癘與百夷接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爲教其民遵守之又省廢置二十二所以紓民力歲饑上言蠲其田租發象州賀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賑饑者既發乃上其事時行省平章哈喇哈斯察其心誠愛民不以專擅罪之邕管徼外蠻數爲寇澤循行並徼得阸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雷留那扶十屯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堨以節瀦洩得稻田若干頃歲收穀爲軍儲邊民賴之

劉國傑拔象山寨黃勝許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殺之國傑三以書責交趾竟匿不與師還盡取賊巢地爲屯田募度運諸種人耕之以爲兩江蔽障後蠻人謂屯爲省地莫敢犯者詔遣使即軍中以玉帶賜之國傑入朝帝謂朝臣曰湖廣重地惟劉二巴圖足以鎮此它人不能也命無遷它官

西僧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帝難之平章政事博果密曰彼佛以去貪爲寶柰何爲此遂弗與或言京師蒙古人宜與漢人閑處以制不虞博果密曰新民乍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姦人欲擅貨易之利交結近幸借爲納忠之說耳乃圖寫國中貴人第宅及民居犬牙相制之狀上之而止有譖鄂勒哲徇私者帝以問博果密對曰鄂勒哲與臣俱待罪中書豈得專行且備位宰輔人或發其陰私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主至公之道也言者果屈帝怒命左右批其頰而出之是日苦寒解所御黑貂裘以賜帝每顧侍臣稱塞堅旃之能博果密從容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嘗陰資朕財用博果密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以手曰卿止朕失言

海北元帥錫齊罕贓利事覺行省檄烏克遜澤驗治澤馳至雷州盡發其姦贓縱所掠男女四百餘口御史臺言烏克遜澤奉使知大體如汲長孺爲將計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詔擢爲海北海南廉訪使故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澤視事三月民輸租計米五百石澤曰夫子有言事君者先其事後其食吾涖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以

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樸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爲意也雷州地近海潮汐齧其東南陂塘鹻鹵病之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爲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使走海而不能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隄堨三溪瀦之爲斗門者七隄堨六以制其嬴耗釃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轉輸渠皆支別爲牐設守視者時其啓閉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爲膏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九（起昭陽大荒落正月盡閼逢敦牂十二月凡二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三十年春正月乙丑，敕福建毋進鸛。丙寅，汰冗員，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總六百六十九員。戊辰，詔邊境無事，令本軍屯耕以食。甲戌，河南河北行省平章巴延言：揚州蒙古岱所立屯田，爲田四萬餘頃，官種外，宜聽民耕墾。揚州鹽轉運一司，設三重官府，宜削去鹽司，止留管勾。襄陽舊食京兆鹽，以水陸難易計之，莫若改食揚州。蔡州去汴梁地遠，宜陞散府，以潁息信陽光州隸之。詔皆從其議。罷尼雅斯拉鼎默埒所立魚鹽局。乙亥，謚皇太子曰明孝。淮西道宣慰使昂吉爾斂軍鈔六百錠、銀四百五十兩、馬二匹。壬午，敕省臺及達魯噶齊鞫問。

是月，前中書右丞相安圖薨，年四十九，兩木冰三日。帝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果喪予良弼。詔大臣監護喪事。安圖爲相，以宗社與安爲己任，以民物阜豐爲己責。一政失平，一物失所，慘然不樂，改而後已。公退，府南開一閣，進賢士大夫講論古今治道，而請謁絶迹。天下倚爲重臣，而阨於阿哈瑪特、僧格，前後不竟其用。子烏古達，器度宏達，襲長宿衛。父沒，凡賵賻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其先塋。

帝思革僧格之弊，求直士用之，召董士選論議政事，旋以中書左丞往鎮浙西，辟舉僚屬。士選至部，察病民事，悉以帝意除之。僧格之黨，以聚斂恣爲姦利，事發，得罪且死，詐言所遣船商海外未至，請留以待之。士選曰：海商至，則捕錄之，不至，則無如何，不繫此人之存亡也。苟此人幸存，則無以謝天下。遂竟其罪。

二月己丑，從阿喇卜丹燕公楠之請，以嘉木揚喇勒智子宣政院使温普（舊作瞻普，今改）爲江浙行省左丞。尋以南人深怨其父，詔罷之。高麗國王王賰請改名距，從之。減河南江浙海運米四十萬石。中書省添設檢校二員。免大都今歲公賦。丙申，卻江淮行樞密院官布琳吉岱進鷹，仍敕自今禁戢軍官，無從禽擾民，違者論罪。丁酉，回回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爲？當留是錢以賙貧者。丁未，帝如上都。辛亥，復立雲南行御史臺。詔沿海置水驛，自躭羅至鴨淥江口，凡十一所，令簽書樞密院事洪君祥董之。君祥，俊奇弟也。癸丑，江西行院官特密實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盜賊，宜誅爲首者，餘徙內縣。從之，申嚴江南兵器之禁。是月，王惲召至上都，入見，慰諭良久。惲退，上書陳時政，略曰：臣聞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定制畫法，傳之子孫，俾遵而守之，以爲長世不拔之本。臣請以立法定制爲論治之始。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徒具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是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未免有酌量準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宜將已定律令，頒爲新法，與百姓更始。二曰，定制度，以抑奢僭。古者衣服飲食輿馬屋廬，皆有恆制，今臣民衣服踰於公

侯婦女衣著等於貴戚以致聘財過於卿相男女不能婚姻正以用之無制僭越暴殄有不能供億者故物價不得不踴而貴錢幣不得不虛而輕上下困獘日甚一日宜一切定奪大行禁止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每歲經費患不阜贍者過有所費也當量入爲出以過有舉作爲戒如冗兵妄求浮食冗費及不在常例者一切省減且財非天來皆自民出竭澤焚林其孰禦之力屈財殫非所以養民而强國也四曰重名爵以攬威權古人稱官爵謂之天秩不輕以付人今四海一家權宜假借之舉日漸希闊正國家收攬威權之時如近年委任稍重者罔攷平素即授崇品激之建功立事固是駕馭英雄苟非其人不無叨竊不安之懼今中外無事朝廷宜重而惜之五曰議廉司以勵庶官比者廉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大姦巨猾畏懾而不自安行無幾何法禁稍寬使監視者勁挺之氣不息而自斂姦獘之萌潛滋而復栫風俗澆薄苟免無恥宜人法並任精擇官僚優加吏祿憲綱既行公道大行官有作新之氣吏無餬口之虞我之氣既伸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既肅彼安得或私將見風采百倍有澄清之望矣六曰講保舉以覈名實方今親民與參佐官莫縣令經歷爲重若行品官保舉法庶得其人南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江南平定秋毫無犯可謂仁義之師只以前省調官賄而海放行省注擬尤爲濫雜侵漁掊克慘於兵凶至盜賊竊發指此爲名仰賴天恩幸其無事今宜委官分揀其停革人員不至罷黜者降之邊遠邊遠見職有聲迹者使之內遷亦激勸一法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才進士選歷代號取士正科理有不可廢者若限以歲月而攷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輩出可計日而俟也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條目甚嚴今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多自帖書中來官無取材欲望明刑政識大體難矣莫若合歲貢吏人以吏員法試之中選者仍許上貢補充隨朝身役外州府郡見役者從廉司以校法試驗庶幾激之積漸冐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能使得餬其口然後可責以廉九曰恤軍民以固邦本國家自攻圍襄陽以來簽取軍役凡四舉矣物力等戶盡充軍站中間抛下上戶其能有幾軍興百色所須皆仰供辦急徵暴斂侵漁無法臣以時屬方殷其代輸差稅宜令蠲免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常平倉設自至元八年隨路收貯斛粟約八十餘萬今倉廩具存起運久空甚非恤民本意若復實常平實爲古今良法十一曰廣屯田以息遠餉近歲山後流移戶多將見抛地土時暫借令營屯及檢括冐占仍招募願屯者聽已置營屯去處亦宜差强果爲國盡心有爲能臣重與檢勘其間一切可行未舉已行不盡者極人爲而盡地力仍將迤南一切置屯見閉戶數併徙邊防以捄一時此急於治外之意也十二曰息遠略以撫己有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紹丕天之功三五已來未有若斯之盛者願息遠略撫已有此四海臣民之願也十三曰感和氣以消水旱比年以來水旱無時霜災屢作山崩地震變出非常姦臣柄用盜賊竊

發百姓謷謷，日趨於困。臣嘗讀中元已來國書詔條，未嘗不以生靈爲念，棄捐細故，講信修睦，以用兵爲重，此堯舜好生之德，禹湯克寬不自滿假之仁也。願陛下爲民祈天請命，使黎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天迴哀眷，易亞戾而爲和平，變荒歉而爲豐稔，天下幸甚。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國家以四教爲本，曰仁以養之，義以取之，禮以安之，信以行之。而前政者（謂僧格也）曾不務此，專以威虐肆心，督責爲令，取辦一時，流毒四海，不知陵遲偏陂，有不可救藥，至今爲厲者。何以責民心之近厚，風俗之淳粹哉！惟四者本立，而天下悚然有忠厚廉恥之心，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不曰風恬俗美，將安歸乎？書奏，帝嘉納，授翰林學士。（攷異）秋澗集附王文定神道碑，上萬言書爲目十六，其十五曰減行院以一調遣，其十六曰絕交貢以示曠度。今從中州文表略存其條陳者十四事。又神道碑云：二十八年，朝廷以耆宿求徵，明年二月，謁見世祖皇帝於柳林行宮。元史本傳遂作二十九年入見。案疏內有二十年語，且三十年世祖如上都，則上書當在三十年也。今訂正。

三月，庚申，以同知樞密院事札薩克（舊作札散，今改）知樞密院事。

以平章政事范文虎董疏漕河之役。

雨壞都城，詔發侍衞軍三萬人完之，仍命給其傭值。

甲子，括天下馬十萬匹。

初，托克托呼略地金山，獲哈都之戶三千餘，還至和林，有詔進取奇里濟蘇。是春，師次欠河，冰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其五部之衆，屯兵守之。哈都聞取奇里濟蘇，引兵至欠河，復敗之，擒其將博囉察。

夏，四月，己亥，行大司農燕公楠、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言：「杭州、上海、澉浦、温州、慶元、廣東、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貨物三十取一，餘皆十五抽一，請以泉州爲定制。」從之。仍併温州船司入慶元，杭州船司入稅務。

壬寅，樞密院言：「去年征瓜哇軍二萬，各給鈔二錠，其後祇以五千人往，宜征元給鈔三萬錠入官。」帝曰：「非其人不行，乃朕中止之耳。」令勿征。

癸丑，廣東廉訪司復治廣州。

擢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臧夢解爲廣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至，夢解獨徧歷焉，遂案問賓州、藤州兩路達嚕噶齊及姦墨官吏，置於法者無慮八十餘人，又平反兩冤獄，民德之。

敕江南毀諸道觀聖祖天尊祠。

是月，前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後贈翰林學士，謚文靖。

史弼等之征瓜哇也，以上年十二月合諸軍發泉州，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皆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正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橄欖嶼、假里馬答、勾闌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弼與伊克密實、高興分軍水陸並進，伊克密實將水軍，興將步軍，會於八節澗。時瓜哇與隣國葛郎搆怨，瓜哇主哈只葛達那加巳爲葛郎所殺，其壻土罕必闍耶攻葛郎不勝，聞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郎國地圖迎降求救。弼與諸將進擊，伊克密實邀賊於西南路，不遇；興擊其東南路，殺數百人，餘衆奔山谷。東南路賊復至，興又敗之，葛郎主遁歸其國。興言：「瓜哇雖降，倘中變與葛郎合，則孤軍懸絕，事不可測。」弼遂分兵三道，與興及伊克密實各將一道攻葛郎，至荅哈城，葛郎兵十餘萬迎敵，自旦至午，葛郎兵敗，入城自守。葛郎主出降，并取其妻子官屬以歸。土罕必闍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珍寶入朝，弼與伊克密實許之，與

力言其失計，弗聽，遣萬戶二人以兵護送土罕必闍耶。果於道殺二人以叛，乘軍還，夾路攘奪，與力戰，以出。瑀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人。以所得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進。〔考異〕元史史弼傳於弼征爪哇正月以後不繫月日，後編遂載於正月。據經世大典，弼等以正月壬申拘攔山，二月水陸並進，三月一日會軍八節㵎，十五日伐葛郎，十九日葛郎降，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闍耶還，十九日土罕必闍耶叛，二十四日軍還。元史爪哇傳略本於經世大典，是弼等還軍之期確在四月也，今參酌書之。

五月癸亥，詔以浙西大水冒田爲災，令富家募佃人疏決水道。

辛未，敕僧寺之邸店商賈舍止其貨物，依例收稅。

六月乙巳，命皇孫特穆爾舊作鐵木兒，今改。撫軍北邊，伊實特穆爾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輔行，宗王帥臣咸稟命焉。特賜步輦入內。伊實特穆爾請授皇孫以儲闈舊璽，從之。

己酉，詔濬太湖。

秋七月己未，詔皇曾孫松山出鎮雲南，以皇孫梁王印賜之。

詔免福建歲輸皮貨及泉州織作紵絲。

己巳，命劉國傑從諸王伊濟勒督諸軍征交趾。湖廣行省平章哈喇哈斯戒將吏無擾民，會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戶，軍中肅然。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喇哈斯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吏初不知其奏，抱卷請署，弗答；吏再請，則曰：「姑緩之。」未幾，使還，報罷，民皆感悅。及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戶屯田，事上行省，哈喇哈斯曰：「此土著之民，誠爲便之，內足以實空地，外足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卽命度地立爲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湖南宣慰使張國紀建言欲按唐宋末征民間夏稅，哈喇哈斯曰：「亡國弊政，失寬大之意，聖朝其可行耶！」奏止其議。

壬申，以伊實徹爾知樞密院事。伊實徹爾，博爾呼之孫也。僧格之敗，伊實徹爾潛奏劾之，至是乃有是拜。

丁丑，賜新開漕河名曰通惠。凡役工二百八十五萬，用楮幣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人以此服郭守敬之精識。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是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得免。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

巴延既降明理特穆爾，因留拒哈都。廷臣有譖巴延與哈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功者，詔以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代之，居巴延於大同以俟後命。伊實特穆爾未至，三駙會哈都兵復至，巴延遣人語伊實特穆爾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巴延與哈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巴延曰：「哈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哈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哈都果脫去。乃召伊實特穆爾至軍，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以餞，曰：「公去，將何以教我？」巴延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軍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德不可偏廢。冬夏營駐，循舊爲便。」皇孫悉從之。

八月庚寅，奉使安南國梁曾、陳孚以安南使臣偕來。初，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陳日燇欲迎詔自旁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辱君命也。」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燇不從，遣其臣陶子奇、梁文藻偕曾等來

貢曾進所與日燇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爾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為後也或譏曾受安南賂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伊勒吉岱（舊作亦里吉䚟今改）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九月癸丑朔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戊子詔修汴隄 庚寅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許帝夜召博果密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博果密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款陳至四鼓乃罷 甲辰赦天下戊申僧官總統以下有妻者罷之 庚戌造象蹄掌甲 辛亥禁江南州郡以乞養良家子轉相販鬻及強將平民略賣者時北人酷愛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其價甚貴至於婦人貴重尤甚每一人易銀二三百兩尤愛童男童女處處有人市價分數等皆南士女也父母貪利貨於販夫輾轉貿易至有易數十主者北人得之慮其遁逃或以藥啞其口以火烙其足驅役若禽獸然故特禁之 孫民獻嘗附僧格助約蘇穆爾為惡及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又受贓減諸從臣糧丁巳詔籍其家貲妻孥後因潭州呂澤訴其刻虐械送民獻至湖廣如澤所訴窮治之 立海北海南道廉訪司治雷州 己卯召河南江北行省平章巴延為中書省平章政事位特爾格琳沁博果密上 十二月壬辰中書左丞馬紹以疾罷以詹事丞張九思為左丞 庚子史弼伊克密實高興至自征交趾獻其所俘獲又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朝廷以其亡失多且縱士卒必闍耶弼與伊克密實各杖十七沒家資三之一興獨以諫縱士卒且功多賜金五十兩 初樞密院判官鄭制宜遷湖廣行省參政陛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汝及近者約蘇穆爾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擇其佳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贓敗臣復取之寧無汙乎帝賢其所守賜白金五千兩未幾徵拜內臺侍御史安西舊有牧地圉人恃勢冒奪民田十萬餘頃訟於有司積年不能理制宜奉詔往按圖籍以正之訟由是息是歲除湖廣行樞密副使湖南地闊遠羣寇依險出沒昭賀二州及廬陵境民常被害制宜帥偏師徇二州道經廬陵永新獲首賊及其黨皆殺之茶鄉譚計龍者聚惡少年匿兵器為姦既捕獲其家納賂以緩獄事制宜悉以勞軍斬計龍於市自是湖以南無復盜賊 御史中丞崔彧言大都民食惟仰客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遞諸物致販鬻者少米價翔踴請勿

令有司括船爲便從之寶泉提舉張簡及子李曼岱告或嘗授鄧道源許宗師銀萬五千兩又其子知徵訟或不法十餘事有旨就辯中書或已書簡等所告與己宜對者爲牘袖之視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瘐死仍籍其家李曼岱知徵皆坐杖罪除名　平江路總管府治中王都中福建行省參政積翁之子也積翁遇害於海帝念其功不置特授都中是職時年甫十七僚吏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愕然不敢欺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爲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

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賀　癸亥知樞密院事巴延至自軍中　庚午帝大漸癸酉崩於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故事上有疾非國人勳舊不得入臥內博果密以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徹爾亦自湖廣行省馳還京師視醫藥及帝崩博果密與御史大夫伊嚕納顏知樞密院事巴延受遺詔留禁中丞相鄂勒哲至不得入伺伊嚕納顏巴延出問曰我年位俱在博果密上國有大議而不與何耶巴延歎息曰使丞相有博果密識慮何至使吾屬如是之勞哉鄂勒哲不能對入言於太妃鴻吉哩氏太妃召三人問之伊嚕納顏曰臣受顧命太妃但觀臣等爲之臣若誤國即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遂定大策與親王諸大臣發使告哀於皇太孫巴延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故巴延呵之曰汝將爲賊耶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內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巴延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人皆服其有識　乙亥葬帝於起輦谷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區宇擴前古所未有惟以亟於財用中間爲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格所蔽卒能知其罪而正之立綱陳紀殷然欲被以文德規模亦已宏遠矣

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時穆呼哩曾孫索多（舊作碩德今改）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鬻之或以告彧召御史楊桓辨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太妃出以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齎授之　夏四月皇太孫自北邊南還執政皆迎於上都之北皇太孫至上都宗室諸王畢會定策之際伊實特穆爾謂晉王噶瑪拉曰宮車晏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主儲闈符璽久有所歸王爲宗盟之長奚俟而不言噶瑪拉遽曰皇帝踐阼當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合辭勸進伊實特穆爾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甲午皇太孫即位於大安閣諸王有違言巴延握劍立殿陛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太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乃下詔曰朕惟太祖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聖聖相承光熙前緒迨我先皇帝體元居正然後典章文物粲然大備臨御三十五年薄海內外罔不臣屬宏規遠略厚澤深仁有以衍皇元萬世無疆之祚我昭考早正儲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海觖望顧惟眇質仰荷先皇帝

殊眷，往歲之夏，親授皇太子寶，付以撫軍之任，今春宮車遠馭，奄棄臣民，乃有宗藩昆弟之賢，戚畹宮僚之舊，謂祖訓不可以違，神器不可以曠，體承先皇帝夙昔託付之意，合辭推戴，誠切意堅，朕勉徇所請，於四月十四日，卽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規，惟愼奉行，罔敢失墜，更賴宗親勳戚、左右忠良，各盡乃誠，以輔台德。布告遠邇，咸使聞知。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其餘減丁地稅糧十分之三，繫官逋欠，一切蠲免，民戶逃亡者，差稅皆除之。追尊皇考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祔於太廟，尊太母元妃鴻吉哩氏曰皇太后，改所居舊太子府爲隆福宮。丙午，中書右司員外郎王約上疏言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蠲逋負，賑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卻貢獻，詢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覈稅戶，重名爵，明賞罰，擇守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煩文，一取信於行省，一責成於六部。帝嘉納之，調兵部郎中。五月壬子，始開醮祠於壽寧宮，祭太陽、太歲、火土等星於司天臺。戊午，上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尊謚，廟號世祖，國語尊稱曰色辰（舊作薛禪，今改）皇帝。是日，並上先皇后鴻吉哩氏尊謚曰昭睿順聖皇后。庚申，祭紫微星於雲仙臺。伊實特穆爾進秩太師，賜以上方玉帶寶服，還鎭北邊。己巳，詔各處轉運司官欺隱姦詐，爲人所訟者，聽廉訪司卽時追問，其案牘仍舊例於歲終檢之。壬申，御史臺言：「內外官府增置愈多，在京食祿者萬人，在外尤衆，理宜減併。」命與中書議之。

詔議增官吏祿。乙亥，以札薩克知樞密院事。戊寅，封皇姑高麗王王昛妃爲安平公主。以伊囉勒爲太師，巴延爲太傅，伊徹察喇爲太保。禁諸司豪奪鹽船，遞運官物，僧道權勢之家私匿鹽販。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辛巳，御史臺言：「名分之重，無踰宰相，惟事業顯著者可以當之，不可輕授。廉訪司官，歲以五月分按所屬，次年正月還司，職官犯贓，敕授者聽總司議，宜授者上聞，其本司聲跡不佳者代之，受賂者依舊例比諸人加重。」帝曰：「其與中書同議。」壬辰，以特穆爾復爲平章政事。諸王阿濟奇部王速福屢叛，伏誅。乙未，以世祖皇后、裕宗謚號播告天下。免所在本年包銀、俸鈔及內郡地稅，江淮以南夏稅之半。己亥，以乳保勞封完顏巴延爲冀國公，妻何氏爲冀國夫人。初，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來使，世祖欲官之，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踰八十，辛丑，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甲辰，詔翰林國史院修世祖實錄，以鄂勒哲監修國史。初，世祖不豫，命翰林學士承旨董文用以其諸子入見，文用辭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三，終不以見。及崩，太后命文用從帝於上都，既卽位，巡狩薩布喇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帝可其奏。帝每召文用入帳中，問先朝故事，文用亦盛言先帝虛心納賢。

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至是修先帝實錄詔除文用知制誥監修國史文用於祖宗世繫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攷究質問文用應之無遺失焉　戊申詔宗藩內外官吏人等咸聽丞相鄂勒哲約束時巴延以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鄂勒哲忌之巴延語鄂勒哲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　秋七月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　癸亥行樞密院頁特密實程鵬飛各加平章政事中書省言樞密之臣不宜重與相銜帝命以軍職尊崇者授之　辛未中書省言向御史臺劾右丞阿爾警與阿哈瑪特同惡論罪抵死幸得原免不當任以執政臣謂阿爾得罪之後能自警省乞令執政如故從之　癸酉詔新除御史行省平章博果密仍爲中書平章政事初世祖崩時博果密以中書平章得預顧命丞相鄂勒哲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啓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帝付託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太后亦以博果密先朝舊臣禮貌甚至河南守臣獻嘉禾博果密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爾博果密曰若如此既無益於民又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爲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博果密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毋使博果密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謂博果

密曰卿且休矣朕今從卿言然自是以爲故事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卽以其所居官與之博果密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不合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聞之使謂帝曰博果密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帝復留之竟以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　甲戌扎嚕噶齊言諸王之下有罪者不聞於朝輒自決遣詔禁治之　八月戊子初祀社稷用堂上樂歲以爲常　己丑濬通惠河

撥軍士屯守澱山湖太湖爲浙西巨浸上受杭湖諸山之水瀦蓄之分匯爲澱山湖東流於海世祖末年江浙行省參政梁溫都爾言此湖在宋時委官差軍守之湖旁餘地不許侵占常疏其壅塞以洩水勢今既無人管領遂爲勢豪絕水築隄繞湖爲田湖狹不足瀦蓄每遇霖潦泛溢爲害昨本省官蒙古岱等與言疏治因受曹總管金而止張參議潘應武等相繼建言臣等議此事可行無疑世祖曰利益美事舉行已晚其行之既而平章特爾格言委官相視計用夫十二萬百日可畢昨奏軍民共役今民丁數多不須調軍世祖曰有損有益咸令均齊毋自疑惑其均科之至是特爾格言太湖澱山湖昨嘗奏過先帝差倩民夫二十萬疏決已畢今諸港日受兩潮漸致沙漲若不依宋舊例令軍屯守必致坐隳成功臣等議澱山湖圍田賦糧二萬石就以募民夫四千調軍士四千與同屯守立都水防田使司職掌收捕海賊修治河渠圍田詔巴延徹爾（舊作伯顏察兒今改）暨樞密院議奏於

是樞密院言今與殿帥范文虎及朱清張瑄輩及省官集議清瑄俱云宋時屯守河道用手號軍大處千人小處不下三四百隸巡檢司管領文虎謂差夫四千非動搖四十萬戶不可若令五千軍屯守就委萬戶一員提調事屬可行請立都水巡防萬戶職名俾隸行院從之　九月壬子聖誕節帝駐蹕三部落受諸王百官賀　丁巳太白經天　冬十月戊寅帝至自上都　辛巳江浙行省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遼陽行省所屬九處大水民饑或起爲盜賊命賑恤之　江西行省言銀場歲辦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堪詔自今從實辦之不爲額　朱清張瑄從海道歲運糧百萬石乙未以京畿所儲充足詔止運三十萬石　辛丑帝諭右丞阿爾參知政事梁德珪曰中書職務鄉等皆懷怠心朕在上都令還寶迪穆蘇已沒財產任莽賚布哈舊作明里不花今改皆至今未行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僧格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決卿等其束吏曹有不事事者笞之仍以朕意諭右丞相鄂勒哲　時議裁久任官樞密院奏洪君祥在樞密十六年爲最久帝曰君祥始終一心可勿遷也　壬寅緬國遣使貢馴象十　初黔中諸蠻酋既內附復叛又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辰州朝廷嘗討降之升泊崖爲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已而復叛攻之不能下帝即位大赦并赦萬頃等亦不降乃命湖廣行樞密副使劉國傑率兵討之國傑馳至辰州進攻明溪賊魯萬丑擁衆自上流而下千戶崔忠百戶馬孫兒戰死是月進兵桑木溪萬丑復以千人拒戰擊卻之明日萬丑倍衆來攻國傑鼓之百戶李旺率死士陷陣衆軍齊奮賊敗遂破其巢焚之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請曰施溶萬頃之腹心石農次三羊峯其左右臂也宜先斷其臂而後腹心乃可攻國傑曰甚善麾諸軍攻石農次賊不能支棄寨遁遂拔施溶擒萬頃斬之復窮捕其黨攀崖緣木而進凡千餘里　十一月丁未朔帝朝皇太后於隆福宮上玉冊玉寶　京師犯贓罪者三百人庚戌命事無疑者準世祖所定十三等例決之　辛亥中書省言國賦歲有常數先帝嘗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由是歲務節約常有盈餘今諸王藩戚費耗繁重存鈔止一百十六萬二千餘錠而來會諸王尚多恐無以給宜俟其還部臣等斟酌定擬以聞從之　湖廣江西及江淮行省以軍民不相統一屢請罷行樞密院帝以問巴延時巳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壬子詔罷三處行樞密院以其事歸行省　丁巳以巴延徹爾參議中書省事其兄巴延言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避嫌帝曰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甲子以湖南道宣慰使何瑋爲中書參知政事時省臣凡十一人瑋言於帝曰古者一相尊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　罷海北

海南市舶提舉司。癸酉，詔改明年爲元貞元年。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巴延薨。巴延深沈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事畢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及歿，贈太師，追封淮安王，謚忠武。戊戌，禁侵擾農桑者。庚子，用帝師奏，釋京師大辟三十人，杖以下百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十（起旃蒙協洽正月盡彊圉作噩六月凡二年有奇）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諱特穆爾世祖之孫裕宗第三子也母曰徽仁裕聖皇后鴻吉哩氏至元二年九月庚子生二十四年諸王納顏反世祖自將討平之其後哈坦復叛命帝往征之哈坦敗亡三十年六月乙巳受皇太子寶撫軍北邊）

元貞元年春正月癸丑以太僕卿濟爾哈朗爲御史大夫壬戌以國忌即大聖壽萬安寺飯僧七萬癸亥詔道家復行金籙科範以隕霜殺禾賑安西王山後民米雲南行省左丞楊炎龍召爲中書左丞以罷行樞密院賜行中省長官虎符領其軍庚午以江浙行省平章阿喇卜丹（舊作阿老瓦丁今改）爲參知政事壬申立北庭都元帥府罷瓜汝等州屯田甲戌有飛書妄言朱清張瑄有異圖詔慰勉之丞相鄂勒哲（舊作完澤今改）等言往年先帝嘗命開眞定冶河已發丁夫人役值先帝升遐以聚衆罷之今宜遵舊制俾卒其役從之召大司農丞姚燧爲翰林學士修世祖實錄初置檢閱官究覈故事燧與侍讀高道凝總裁之禮部郎中王約請行贈謚之典以旌忠勳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立供需府以專供億從之授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帝之即位也翰林學士王惲獻守成事鑑列敬天法祖愛民恤兵等事爲目凡十五篇所論悉本經旨至是命同修國史纂修實錄惲集世祖聖訓六卷上之二月丁丑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告老帝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壬午罷江南茶稅以其數添入江西榷茶都轉運使歲額丁亥江南行省平章額森布哈（舊作也先不花今改）言敢麻魯有兩夷未附金齒亦叛服不常請調兵六千鎮撫金齒置驛入緬從之庚子緬國來貢丁酉帝如上都癸卯以呂天麟爲參知政事立雲州銀場都提舉司中書省言近者阿哈瑪特僧格怙勢賣官不別能否只憑解由選法由是大壞宜令廉訪司體覆以聞省臺覈實定其殿最以明黜陟其廉訪司官亦令省臺同選爲宜從之河東山西廉訪使程思廉言太原歲飼諸王駝馬一萬四千餘匹請止飼千匹平陽諸郡歲輸租稅於北方民甚苦之請改輸河東近倉從之思廉剛正疾惡言事剴切喜薦達人物或譏其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敢復爲善矣三月乙巳朔安南世子陳日燇遣使上表慰國哀又上書謝寬貰恩幷獻方物戊午罷福建銀場提舉司中書言省臣樞密院御史臺例應奏舉官屬其餘諸司不宜奏請今皆請之非便詔自今已後專令中書擬奏以東作方殷罷諸不急營造惟帝師塔及張法師宮不罷壬戌地震監察御史滕安上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廁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爲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爲以盡弭之之道執政不以聞安上遂歸夏四月辛巳妖人蒙蟲僭擬及其黨十三人皆伏誅庚寅封乳母楊氏爲趙國安翼夫人以後列朝封乳母遂沿爲故事庚子

立掌謁司。掌皇太后寶。以宦者爲之。　癸卯。設各路陰陽教授。仍禁陰陽人不得遊於諸王駙馬之門。閏月丙午。爲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以前工部尚書尼濟爲匠作院使。董其役。　己未。罷打捕鷹房總管府及司籍周用薄斂等庫。徽州路銀場。各處鹽場。仍免大都今歲田租。　庚申。河南行省虧兩淮鹽鈔千錠。遣官往鞫。命隨其罪之輕重治之。陝西行省。山東都轉運司。並有增羨鹽鈔。各賜衣以旌其能。　南人洪邵學上封事。妄言五運。笞而遣之。南人又有陳利便請搜括田賦者。執政欲從之。參議中書省事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言其不可。辨之甚力。得不行。　壬戌。塔奇呼阿薩爾以不法伏誅。　詔禁抽分市舶貨而匿其精細者。　是月。蘭州上下三百餘里河清三日。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後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爲豪强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五月庚辰。詔各省止存儒學提學司一。餘悉罷之。　陞江南諸縣爲州。以戶爲差。戶四萬五萬者爲下州。五萬至十萬爲中州。下州官五員。中州六員。凡爲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連州戶不及額。降路爲州。　辛巳。罷行大司農司。　甲申。詔自元貞元年五月以前逋欠錢糧者。皆罷徵。　丙申。以邁迪（舊作邁的。今改。）爲簽書樞密院事。邁迪。太傅巴延（舊作伯顏。今改。）子也。皇太后言巴延盡心王室。欲令代其父知樞密院。帝以其年尚少。故有是命。　六月戊申。歷城縣大清河水溢。壞民居。　壬子。詔遼陽省進海東清鶻二十四翮。每翮給牛六頭。使者食米五石。鷹食羊五口。又狗遞十二翮。每戶給鈔十錠。　甲寅。翰林學士承旨董文用等進世祖實錄。　乙卯。敕凡上封事者。中書省發緘視之。然後以聞。　癸亥。立蒙古軍都元帥府於西川。徑隸樞密院。　庚午。立西域親軍都指揮使。　是月。陝西旱饑。行省右丞許扆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扆曰。民爲邦本。今饑餒若此。必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　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兵。宋亡皆廢。湖廣行省平章劉國傑既平田萬頃。乃悉復其制。又經畫茶陵衡郴道桂陽。凡廣東江西盜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地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盜賊遂息。是月入朝。賜玉帶錦衣弓矢。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以家貲賞將士。帝命倍償之。部曲有功者。各遷官。　秋七月乙亥。詔江南地稅輸鈔。　丁丑。御史臺言內地盜賊竊發者衆。皆由國家赦宥所致。請命中書立爲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從之。　工部言通惠河。挑造牐堰。所費不貲。全藉主守之人。上下修治。請設提領三員。專一巡護。從之。　乙卯。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舉之。廉訪司每道歲貢二人。臺省委官立法考試。所貢不公。罪其舉者。　命職官坐贓論斷。再犯者加二等。倉庫官吏盜所守錢糧一貫以下笞。至十貫杖之。二十貫加一等。一百二十

貫徒一年每三十貫加半年二百四十貫徒三年滿三百貫者死計贓以至元鈔爲則　戊戌宋永福邊珍裕以妖言伏誅　壬寅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爲元妙觀毁所奉宋太祖神主　八月辛酉緬國進馴象三　癸亥以遼陽水賑之　己巳以駙馬納懷知樞密院事　九月甲戌帝至自上都　以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爲上都留守托克托穆呼哩（舊作木華黎今改）曾孫薩曼（舊作撒蠻今改）之子也幼失怙其母篤意教之稍長直宿衞世祖復親誨導尤以嗜酒爲戒既冠喜從儒者遊聞善輒服膺從世祖征納顏擐甲率家奴數十人疾馳擊之敵衆披靡世祖望見之大加嗟賞謂近臣曰薩曼不幸早死托克托幼朕撫而教之常恐其不立今能如此薩曼可謂有子矣親解佩刀及所乘馬賜之由是深加器重得預聞機密之事帝即位以來寵顧尤篤常侍禁闥出入唯謹退語家人曰我昔親承先帝訓飭令毋嗜飲今未能絕也豈有爲人知過而不能改者乎自今以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必痛懲之帝聞之喜曰集賽中如托克托者無幾今能剛制於酒眞可大用矣遂有是命托克托至上都政令嚴肅克修其職　乙亥用帝師奏釋大辟三人杖以下四十九人　己卯罷四川淘金戶四千還其原籍罷初獻言者　丁亥瓜哇遣使獻方物　史弼既以罪廢至是起同知樞密院事伊爾嚕言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及諭降傍近小國宜加矜憐遂詔還其所籍家貲拜江西行中書省右丞　壬辰湖南司獄郭玘訴浙西廉訪司僉事張孝思多取廩餼孝思繫玘於獄行臺令監察御史楊仁往鞫而行省平章特穆爾遣孝思至省訊問又令其屬官與仁同鞫玘事仁不從行臺以聞詔省臺遣官鞫既引服皆杖之　冬十月癸卯有事於太廟中書省言去歲世祖皇帝裕宗祔廟以綾代玉冊今玉冊玉寶成請納諸各室帝曰親享之禮祖宗未嘗行之其奉冊以來朕躬祀之命獻官迎導入廟　先是監察御史楊桓疏陳時務請親享太廟復四時之祭又請正禮儀以肅宮庭定官制以省冗員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訐者罷行用官錢營什一之利帝稱善然一時不能行也　甲寅中書省御史臺言江浙平章莽賚布哈陳臺憲非便事請自今監察御史廉訪司有所按覈州縣官與本路同鞫路官與宣慰司同鞫宣慰司官與行省同鞫許之　十一月甲戌太白經天　戊戌詔江浙行省括隱漏官田及檢覈富强被役之戶　太師伊實特穆爾因議邊事入朝兩宮賜宴如家人禮賜其妻圖宴服及他珍寶是月以疾卒後追封廣平王謚貞憲　十二月丙辰荆南僧普招寺僞撰佛書有不道語伏誅　伊蘇岱爾之軍因李旣亂去山東其元駐之地爲人所墾歲久成業爭訟不已甲子命別以境內荒田給之正軍五頃餘丁二頃已滿數者不給　減海運腳價鈔一貫計每石六貫五百文著爲令　丁卯禁諸王輒召有司官吏時諸王錫錫（舊作小薛今改）等部曲率恣橫擾民駙馬曼濟台（舊作蠻子台今改）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被號召至是詔非奉旨毋輒加罪　是歲立巴約特（舊作伯岳吾今改）氏

爲皇后駙馬托里斯之女也。 集賢學士閻復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用釋奠雅樂，從之。又言曲阜守冢戶，昨有司併入民籍，宜復之。其後詔賜孔林洒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 行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詔遣侍御史尚文往詰之。左驗明著，猶力爭不服。文以上聞。平章乃言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帝命省臺大臣集議，咸曰平章勳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薄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愬，責其帥如舊均役，情無害法，即有罪亦輕。廷辨數四，帝意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之。

元貞二年春正月丙子，蠲兩都站戶和雇和市。 己卯，詔江南毋捕天鵞。 上思州叛賊黃勝許攻剽水口、思光寨，湖廣行省調兵擊之，獲其黨黃法安等，賊遁入上牙六羅。 丙戌，安西王傅特齊托特穆爾等，復請立王相府。帝曰，去歲阿南達已嘗面陳，朕以世祖定制諭之，今復奏請，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爲彼有也。賦稅軍站，皆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 己丑，以御史中丞圖齊爲御史大夫。 御史臺言，漢人爲同寮者，嘗爲姦人捃摭其罪，由是不敢盡言，請於近侍中擇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體者爲之。 乙未，詔諸王駙馬非奉旨，毋罪官吏。 二月己亥朔，中書省言，陛下自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主駙馬勳臣，爲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今繼請者尚多，請甄別貧匱及赴邊者賜之，其餘宜悉止。從之。 詔奉使及軍官歿，而子弟未襲職者，其所佩金銀符歸於官，違者罪之。 丙午，禁軍將擅易侍衛軍，蒙古軍以家奴代役者罪之，仍令其奴別入兵籍，以其主資產之半畀之，軍將敢有縱之者，罷其職。 庚戌，詔軍卒擅更代及逃歸者死。 丙辰，詔江南道士貿易田者，輸田商稅。 庚申，自六盤山至黃河，立屯田，置軍萬人。 丙寅，以大都留守司達嚕噶齊丹津（舊作段貞，今改）爲中書平章政事。時博果密稱疾不出，帝召至便殿，謂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丹津代卿，如何。博果密曰，丹津實勝臣。乃拜博果密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臣不敢當。詔去重字，而以丹津代爲平章政事。 三月壬申，罷太原平陽路釀進葡萄酒，其葡萄園民恃爲業者，皆還之。 癸酉，實都言晉王噶瑪拉（舊作甘麻剌，今改）、多爾岱（舊作朵兒帶，今改）言伊囉勒（舊作月兒魯，今改）皆有異圖，詔樞密院鞫之，無驗。帝命言晉王者死，言伊囉勒者謫從軍自效。 丙子，帝如上都。 丁丑，以完顏邦義、尼雅斯拉鼎、劉季安妄言朝政，杖之，徒二年，籍其家財之半。 夏四月，絳州黃巖饑，杭州火，並賑之。 五月戊辰朔，免兩都徭役。 辛未，安西王遣使來告貧乏，帝語之曰，世祖以分賚之難，嘗有聖訓，阿南達（舊作阿南答，今改）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耶。去歲賜鈔二十萬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爲不均，不與則汝言人多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甲戌，詔民間馬牛羊，百取其一，羊不滿百者亦取之，惟色目人及數乃取。 庚辰，土番叛。

殺掠階州軍民遣托克托會諸王特穆爾不花（舊作帖木兒不花今改）等合兵討之　甲申禁諸王駙馬招戶　庚寅罷四川馬湖進獨本葱　丁酉詔諸行省非奉旨毋擅調軍　是月莫州醴陵皆水濟州螟　六月己亥御史臺言官吏受賂初既辭伏繼以審覈而有司徇情致令異辭者宜加等論罪從之　詔晉王所部衣糧糧以歲給衣則三年賜之　丙午安南遣人招誘叛賊黃勝許許遁入其國　甲寅降官吏受贓條格凡十有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喇卜丹（舊作阿老瓦丁今改）言立法貴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枉法外其不枉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少偏不聽　丙寅詔行省行臺凡朱清張瑄有所陳列毋輒止之　是月大都真定等路蝗　海南民饑發粟賑之　秋七月癸酉詔雲南福建官吏滿任者給驛以歸　壬午巴延阿珠阿爾哈雅等所據江南田及權豪匿隱者令輸租　增江西湖南省參政一員以朱清張瑄爲之　以虎賁三百人戍應昌　廣西賊陳飛等寇昭梧藤容等州湖廣左丞巴特瑪琳沁（舊作八都馬辛今改）擊平之　是月賑平陽等路饑

八月丁酉朔禁舶商毋以金銀過海諸使海外國者不得爲商　壬寅命江浙行省以船五十艘水工千三百人沿海巡禁私鹽　乙巳立捕盜賞格諸人能告捕者强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　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它如軍旅不息工役洊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强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縲紲暮卽行劫旣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預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旣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九月辛未聖誕節帝駐蹕安同泊受諸王百官賀　甲戌徵浙東福建湖廣夏稅罷民間鹽鐵爐竈及淮西諸巡禁打捕人員　戊寅元江賊捨資掠邊坎梁王命集賽坦討平之　甲申雲南省臣額森布哈征奇藍拔瓦農開陽兩寨其黨達喇率諸蠻來降奇藍悉平以其地爲雲遠路軍民總管府　辛卯諸王楚布言汪總帥等部衆貧乏帝以其久戍命留五千駐冬餘悉遣還至明年四月赴軍　李呼喇齊（舊作忽蘭吉今改）入覲授陝西行中書省右丞議本省公事尋卒後謚襄敏　冬十月丁酉有事於太廟　壬子帝至自上都　詔職官坐贓論斷再犯者加本罪三等　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守令又因以擾良民盜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卽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霆鎭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衆莫測其所爲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距賊營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實於法復誅姦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不數日六十就擒餘衆悉散軍中獲賊所爲文書具有旁近郡縣富人姓名霆鎭明善

讀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於朝博果密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爲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十一月己巳烏圖達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 辛未以洪澤芍陂屯田軍萬人修大都城 遣樞密院官整飭江南諸鎮戍凡將校勤怠者列實以聞 增海運明年糧爲六十萬石 乙酉樞密院言江南近邊州縣宜擇險要之地合羣成爲一屯卒有警急易於征發詔行省圖地形覈軍實以聞 增大都巡防漢軍 十二月戊戌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降小徹里復占阸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爲之帥招其來附以爲進取之地從之 癸卯定諸王朝會賜與之數有差 丁未詔行省徵補逃亡軍 癸亥釋在京囚百人 增置侍御史二員 是歲大都保定汴梁江陵沔陽淮安水金復州風損禾太原開元河南芍陂旱蠲其田租

初裕宗卽世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鄂爾根薩理卽以帝爲對且言帝仁孝恭儉宜立於是大計乃決帝與太后皆莫之知也數召鄂爾根薩理不往帝撫軍北邊世祖遣鄂爾根薩理奉皇太子寶於帝乃一至其邸及卽位謂鄂爾根薩理曰朕在潛邸誰爲不顧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眞得大臣體遂加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者眞全材也於今殆無其比鄂爾根薩理父別名葛全故以全爲氏云

大德元年春正月丙戌錫寶齊等爲叛寇所掠仰食於官賜以農具牛種俾耕種自給 辛卯以張斯立爲中書參知政事 給晉王所部屯田農器 建五福太乙神壇時 二月丙申蒙陽甸部長納款來獻方物且請歲貢銀千兩及置驛傳詔卽其地立通西軍民府 甲辰詔諸軍民相訟者軍民官同聽之 丁未省打捕鷹房府入東京路 己未改福建省爲福建平海等處行中書省徙治泉州平章高興言泉州與琉球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故徙之 封緬酋爲國王仍戒飭雲南等處邊將毋擅興兵甲 庚申詔改元赦天下免上都大都隆興差稅三年（攷異）癸辛雜識云二月傳有星光芒曳尾及三月詔書到杭改元大德有云星芒示變天象儆余是因彗見而改元也然元史紀志俱不載今闕之

召耶律有尚爲國子祭酒以其前在國學能振儒風也尋除集賢學士兼其職 以行徽政院副使王慶端爲中書右丞 奇徹（舊作欽察今改）親軍都指揮使托克托呼（舊作土土哈今改）自北邊入朝拜同知樞密院事命還北邊行至宣府卒贈司空諡武毅 三月庚午以陝西行省平章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爲中書平章政事中書左丞梁德珪爲中書右丞（攷異）宰相表作四月今從本紀

以徹爾爲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徹里之官謂都事賈鈞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爲明徵贓以多爲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訐主者傷風敗

教莫茲爲甚爲我語諸御史毋效尤爲也帝聞而善之。丙子帝如上都命典瑞少監焦養直進講資治通鑑養直因陳規諫之言帝厚賜之。丁丑以江西行省左丞巴特瑪琳沁爲中書左丞。庚辰達嚕噶齊托爾蘇受賂爲其奴所告毒殺其奴坐棄市。丁亥禁正月至七月捕獵大都八百里內亦如之。庚寅立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及提舉司。以梁曾爲杭州路總管曾善撫字戶口復者五萬餘上言請禁暮夜鞫囚游市酷刑詔著爲令。先是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親往祈祝監察御史眞定李元禮上書於太后曰古人有言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設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卽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山創建寺宇土木旣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廢耕織百物踊貴民不聊生今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臣謂其不可行者有五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不避風日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至尊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方便爲教雖窮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爲蒼生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願中路回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至是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彧不合詣架閣庫取前章封之入奏曰崔中丞私黨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遣近臣齎其章敕鄂勒哲博果密鞫問博果密以國語譯而讀之鄂勒哲曰其意與吾正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曰吾非喜建此寺蓋先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博果密曰宅御史懼不敢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鄂勒哲等以其章上聞帝沈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歸德徐邳汴梁水免其田租道州旱遼陽饑並賑之。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丙申中書省御史臺言阿喇卜丹及崔彧條陳臺憲諸事請依舊例御史臺不立選其用人則於常調官選之惟監察御史首領官令御史臺自選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爲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其次參以色目漢人又哈喇齊阿蘇各舉監察御史非便亦宜止於常選擇人各省文案行臺差人檢覈宿衛近侍奉特旨令臺憲擢用者必須明奏然後任之行臺御史秩滿而有效績者或遷內臺或呈中書省遷調廉訪司亦如之其不稱職省臺擇人代之未歷有司者授以牧民之職經省臺同選者聽御史臺自調中書省或用臺察之人亦宜與御史臺同議各官府憲司官毋得輒入體察今擬除轉運鹽司使外其餘官府悉依舊例從之。董文用請致仕文用自世祖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

跪飲，帝在東宮，正旦受賀，於衆中見文用，召使前曰，吾向見至尊，甚稱汝賢，輒親取酒賜之，眷賚益厚，至是許其歸，官一子，鄉郡侍養。 五月丙寅，河決汴梁，發民三萬人塞之。 戊辰，追收諸位下爲商者制書驛券。 建臨洮佛寺。 詔强盜姦傷事主者，首從悉誅，不傷事主，止誅爲首，從者刺配，再犯亦誅。 丁丑，禁民間捕鷲鷹鶻。 各路平準行用庫，舊制選部民富有力者爲副，庚寅，命自今以常調官爲之，隸行省者從行省署用。 上思州叛賊黃勝許，遣其子志寶來降。 漳水溢，損民禾稼。 六月甲午，諸王額爾罕遣使乘驛祀五嶽四瀆，命追其驛券，仍切責之。 以湖廣行省參政崔艮知廉貧，賜鹽課鈔十錠。 臧夢解還江西廉訪副使，臨江路總管李倜素狡獪，而又附大臣勢以控持省憲，夢解按其贓罪，吏治以澄。 中丞崔彧居御史臺久，又守正不阿，以故人多疾之。丙辰，監察御史鄂囉實喇劾奏彧兄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產非宜，又買僧寺水碾違制，帝怒其妄言，笞而遣之。 詔僧道犯姦盜重罪者，聽有司鞫問。 戊寅，前翰林學士承旨董文用卒。文用以忠言正論爲己任，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嘆慽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卽奮言不顧危禍，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格之黨，百計欲殺之，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好賢樂善，出天性，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不倦，仕宦五十年，卒之日，唯祭器書冊而已。贈少保、壽國公，謚忠穆。 是月，和州歷陽縣江溢，漂沒廬舍萬餘家。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十一（起彊圉作噩七月盡上章困敦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大德元年秋七月丁亥河決杞縣蒲口命廉訪司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還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高于水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其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不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强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泛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決宅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　是月衡州之酃縣大水山崩溺死三百餘人　八月丁未命諸王阿濟吉自今出獵悉自供具毋傷民力　丁巳妖星出奎九月辛酉朔妖星復犯奎集賢學士閻復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南田公租重宜減以貸貧民後多采用　甲子八百媳婦叛寇徹爾遣額森布哈將兵討之　丙寅詔恤諸郡水旱疾疫之家罷

括兩淮民田　壬午帝至自上都　己丑增海漕為六十五萬石　以徹爾為浙江行省平章政事江浙稅糧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十六七而其地極下水鍾為震澤震澤由吳淞江入海歲久江淤塞豪民利之封土為田水無所泄由是浸淫泛溢敗諸郡禾稼朝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爾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攷異〕元史董士選傳並載浙西開復澱泊事今從徹爾傳）　冬十月辛丑溫州陳空崖等以妖言伏誅　乙卯瓜哇遣使奉表來降　戊午增吏部尚書一員以吳元珪為之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蜀黨朔黨之興宋之所由衰也自視事後請謁悉皆謝絕　是月奇徹都指揮使綽和爾（舊作牀兀兒今改）攻破巴林（舊作八鄰今改）之地還擊哈都軍敗走之巴林之地時為都軍所據綽和爾帥師踰金山進攻之其將達蘭台（舊作帖良臺今改）阻達魯噶河（舊作答魯忽河今改）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綽和爾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人馬廬帳還次阿嚕河（舊作阿雷河今改）與哈都援將巴拜（舊作孛伯今改）遇綽和爾麾軍渡河蹙之巴拜敗走僅以身免　十一月壬戌禁權豪僧道及各位下擅據鑛炭山場　戊辰增太廟牲用馬　丁丑封高麗國王王昛為逸壽王以其世子謜為高麗國王從所請也　御史臺言大都路總管赫迪盜支官錢及受贓計五千三百緡準律當杖百七不敘以故臣予從輕論而帝欲止權停其職中丞崔彧與大夫濟爾哈朗執不可帝曰卿等與中書省臣戒之若後復然則置死地矣已而御史奏彧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

或遂以病辭，帝諭之曰：「卿辭退誠是，然勉爲朕少留之。」戊子，太白經天。

十二月戊戌，中書省言：「世祖撫定江南，沿江上下置戍兵三十一翼，今無一二，懼有不虞。」帝曰：「與樞密議之。」

禁諸王、駙馬並權豪毋奪民田，其獻田者有刑。

復立芍陂、洪澤屯田。

閏月壬戌，詔軍戶賣田者，由所隸官給文券。

甲子，福建平章高興言：「漳州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請劃民百戶采之。」帝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

奇爾濟蘇，汪古部人，愛布哈之子也，性勇毅，習武事，尤篤於儒術，築萬卷堂，日與諸儒討論經史、性理、陰陽、術數，靡不該貫。尚公主，從世祖討叛王額爾琿有功。帝即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於帝，願往平之，再三請，帝乃許。及行，且誓曰：「若不平西北，吾馬首不南。」是歲，遇敵於巴牙斯之地，衆謂當俟大軍畢至與戰未晚，奇爾濟蘇曰：「大丈夫報國，而待人耶？」即整衆鼓譟以進，大敗之，擒其將卒百數以獻。詔賜世祖所服貂裘、寶鞍及繒錦、介胄、弓矢。

時初建南郊，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元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桷，慶元人也。

雲南民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口則詭稱逃亡，甸寨遠者，季秋例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之費，歲以萬計，所差官必重賂省臣乃得遣，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而折閱之數又如之，其送迎饋贐亦如納官之數，所遣者又以銅雜銀中納官。雲南行省左丞劉正首疏其弊，給官稱，俾土官身詣官輸納，其弊始革。時有獻西域稱法者，左司都事張思明斥其惑衆，不用。

大德二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並免三年。

禁諸王、公主、駙馬受人呈獻公私田地及擅招戶者。

辛丑，御史臺言：「諸轉運司案牘，例以歲終檢覆，金穀事繁，稽照難盡，其未終者，宜聽憲司於明年檢覆。」從之。

己酉，遣所俘瑠球人歸，諭其國使之效順。

以翰林王惲、閻復、王構、趙與票、王之綱、楊文郁、王德淵，集賢王容、宋渤、盧摯、耶律有尚、李泰、郝采、楊麟，皆耆德舊臣，清貧守職，特賜鈔二千餘錠。

二月乙丑，立浙西都水營田司，專主水利。

以中書右丞張九思爲平章政事，與中書省事。

丁卯，改泉州爲泉寧府。

丙子，帝諭中書省臣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鄂勒哲言：「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嘉納焉。罷中

外土木之役 癸未詔諸王駙馬毋擅祀嶽鎮海瀆
乙酉帝如上都 罷建康金銀銅冶轉運司還淘
金戶於元籍歲辦金專責有司 詔廉訪司作成人
材以備選舉中書平章政事崔彧與御史大夫圖齊
言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滋久老
者已矣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帝
深然之命彧與博果密鄂爾根薩理同翰林集賢議
降條例故有是詔 減行省平章爲二員 丙子以
梁德珪爲中書平章政事楊炎龍爲中書右丞 三
月戊子詔僧人犯奸盜詐僞聽有司專決輕者與僧
官約斷約不至者罪之 庚寅命各萬戶出征者其
印命副貳掌之不得付其子弟違法行事 壬子御
史臺言道州路達嚕噶齊阿林布哈總管周克敬虛
申麥熟不賑饑民雖經赦宥宜降職一等從之 壬
子詔加封東鎮沂山爲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爲
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爲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
山爲貞德廣寧王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爲令 夏四
月江南山東浙江兩淮燕南屬縣多蝗 帝欲開鐵
幡竿渠召知太史院事郭守敬議之守敬奏山水頻
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時議不盡以
爲然守敬嘗起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
五皆以刻木爲衝牙轉爲撥擊上爲渾象點晝周天
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
各依行度退而右轉見者服其精 五月壬辰以中
書右丞何榮祖爲平章政事與中書省事湖廣左丞
巴圖瑪遜爲中書右丞 己酉撫州崇仁縣星隕爲

石 六月庚申御史臺言江南宋時行兩稅法自阿
爾哈雅改爲門攤增課錢至五萬錠今宣慰張國紀
請復科夏稅與門攤並徵以圖陞進湖湘重罹其害
帝命中書趣罷之 南臺侍御史托歡以受賂不法
罷 禁諸王擅行令旨其越禮開讀者併所遣使拘
執以聞 秋七月癸巳汴梁等處大雨河決壞隄防
漂沒歸德數縣禾稼廬舍免其田租一年遣尚書那
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壬寅詔諸王駙馬及諸近侍自今奏事不經中書輒
傳旨付外者罪之 詔遣中書右丞楊炎龍簽樞密
院事洪君祥召高麗國王王謜入侍時有言謜僭設
司空司徒等官而又擅殺其臣金呂者故召謜入侍
因留不遣復以其父逸壽王昛爲高麗國王 九月
己丑交趾瓜哇金齒國各貢方物 丙申帝至自上
都 癸卯樞密副使塔喇呼岱犯贓罪命御史臺鞫
之 庚戌減中外冗員 是月平章政事崔彧卒贈
太傅諡忠肅 冬十月甲寅朔增海漕米爲七十萬
石 十一月丙申罷雲南行御史臺置廉訪司 壬
寅以中書右丞王慶端爲平章政事 十二月戊午
太白經天 乙丑括諸路馬除牝孕攜駒者齒三歲
以上並拘之 辛未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
二員下路一員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達喇罕陞左
丞相 甲戌彗出子孫星下 辛巳命廉訪司歲舉
所部廉幹者各二人 詔和市價值隨給其主違者
罪之 定諸稅錢三十取一歲額之上勿增 是歲
北邊諸王都哇徹徹圖等潛師襲和爾哈圖之地其

地亦有山甚高敵兵據之綽和爾選勇而善步者持挺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　西北諸王將帥共議防邊咸曰敵往歲不冬出卽可休兵於境奇爾濟蘇曰不然今秋候騎來者甚少所謂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備不可緩也衆不以爲然奇爾濟蘇獨嚴兵以待之是冬敵兵果大至三戰三克奇爾濟蘇乘勝逐北深入險地後兵不繼馬躓遂爲所執敵誘使降正言不屈又欲以女妻之奇爾濟蘇毅然曰我帝壻也非帝后面命而再娶可乎敵不敢逼帝嘗遣其家臣阿錫斯特使敵境見於人衆中奇爾濟蘇一見輒問兩宮安否次問嗣子何如言未畢左右卽引去明日遣使者還不復再見竟不屈死焉追封趙王謚忠憲

皇曾孫梁王松山出鎮雲南廷議求舊臣可爲輔行者遂以陝西行臺侍御史張立道爲雲南行省參政視事期月卒於官立道凡二使安南官雲南最久頗得士人之心爲立廟於鄯善城西　簽淮西江北道廉訪司事申屠致遠行部至和州得疾卒致遠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名曰墨莊既歿家無餘產

大德三年春正月己丑中書省臣言天變屢見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曲說耳豈可一一聽從耶卿但擇可者任之　庚寅詔遣使問民疾苦除本年內郡包銀俸鈔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三增給小吏俸米置各路惠民局擇良醫主之　時遣張珪巡行川陝珪卹孤貧罷冗員黜貪吏以稱職聞還擢江南行臺侍御史　命中書省自今后妃諸王所需非奉旨弗給各位擅置官府紊亂選法者戒飭之

辛卯浙西廉訪使王遇犯贓罪託權幸規免命御史臺鞫治之　壬辰中書省言比年公帑所費動輒鉅萬歲入之數不支半歲自餘皆借及別支臣恐理財失宜鈔法亦壞帝嘉納之仍令諭伊齊徹爾等自今一切賜與皆勿奏　癸巳以江浙行省左丞相哈喇哈斯爲中書左丞相帝問閻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喇哈斯對時視政江浙纔七日遂被徵哈喇哈斯既拜命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爲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宅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爲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羣議建南郊爲一代定制

乙巳太白經天　二月癸丑朔帝如柳林　丁巳鄂勒哲等請銓定省部官以次引見帝允之仍諭六部官曰汝等事多稽誤朕昔未知其人爲誰今既閱視且知姓名其洗心滌慮各欽乃職復蹈前失罪不汝貸　罷四川福建等處行中書省陝西行御史臺江東荆南淮西三道宣慰司置四川福建宣慰司都元帥府及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　廣和林甘州城　詔縉山縣民戶爲勢家所蔽者悉還縣定籍

壬申金齒國來貢方物　庚辰帝如上都　三月癸巳命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齎詔使日本詔曰向者世祖皇帝嘗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船以行庶可必達蓋欲成先帝遺意至於悍好息

民之事王其審圖之先是浙江平章伊蘇特爾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齋詔往使而日本竟不至　甲午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釋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以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追封趙國公謚文憲　詔軍官受贓罪重者罷職輕者降其散官或決罰就職停俸期年許令自效　乙巳行御史臺劾平章嘉琿受財三萬餘錠嘉琿復言平章迪里布哈領財賦時盜鈔三十萬錠及行臺中丞張閭受李元善鈔百錠赦俱勿問

自崔彧卒後帝命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博果密行御史中丞事有因父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博果密曰風俗之司以宣政化勵風俗爲先若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王帶徵贓不敘御史言法太輕博果密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簠簋不飭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　戊申減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員　召楊桓爲國子司業未赴卒　夏四月辛未禁和林戍軍竄名宅籍　通州至兩淮漕河置巡防捕盜司凡十九所　己卯以禮部尚書伊嚕布哈爲中書左丞　五月壬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　庚子復立征東行中書省高麗國王王昛既復位而使臣自其國還者言昛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奇爾濟蘇爲平章政事共理之　是月以鄂岳諸州旱免其酒課夏稅江陵路旱蝗弛其湖泊之禁並以糧賑之　六月癸丑罷大名路所獻黃河故道田輸租　戊午申禁海商以人馬兵杖往諸蕃貿易者　鐵幡竿渠之開也執政吝於工費以郭守敬所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是夏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　秋七月庚辰中書省言江南諸寺佃戶五十餘萬本皆編民自嘉木揚喇勒智冒入寺籍宜加釐正從之　八月己酉朔太史言是日巳時當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衆懼保章正齊履謙曰當食不食自古有之矧巳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吳元珪遷工部尚書時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爲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爲之息　九月庚寅置河東鐵冶提舉司　壬辰流星色赤尾長丈餘其光燭地起自河鼓沒於牽牛之西有聲如雷張珪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臣之不法者併及近侍之熒惑者不報珪遂謝病歸　癸巳罷括宋手號軍　己亥帝至自上都　揚州淮安旱免其田租　冬十月戊申朔有事於太廟　壬子册皇后巴約特氏　甲寅復立海北海南肅政廉訪司　山東轉運使阿爾津等增課鈔四萬餘錠各賜錦衣　十一月庚辰置浙西平江河渠牐堰凡七十八所　丁酉浚太湖及澱山湖　十二月丙寅詔各

省戍軍輪次放還二年供役　癸酉詔中書省貨財出納自今無券記者勿與　以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鄂爾根薩理為中書平章政事　是歲命兄子哈尚（舊作海山今改）鎮漠北哈尚帝兄達爾瑪巴拉（舊作答剌麻八剌今改）之長子帝以寧遠王庫庫楚（舊作闊闊出今改）總兵北邊怠於備禦命哈尚即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時公田為民害而荊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荊湖宣慰使列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　浙江鹽官州海塘崩都省遣禮部郎中游中順洎本省官相視因虛沙復漲難於施力而止　朝議以江浙行省地大人衆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鎮之帝乃以虎賁衛親軍都指揮使托克托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始至嚴飭左右毋預公家事且戒其掾屬曰僕從有私屬者慎勿聽若軍民諸事有關於利害者則言之當言而不言爾之責也言而不聽我之咎也有豪民白晝殺人者托克托立命有司按法誅之自是豪猾屏息民賴以安

大德四年春正月丙申申嚴京師惡少不法之禁犯者黥刺杖七十拘役　癸卯復淮東漕渠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丙辰皇太后鴻吉哩氏崩后性孝謹侍昭睿順聖皇后不離左右至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輭以進世祖每稱之為賢德媳婦一日裕宗有病世祖往視見牀上設織金臥褥愠而語之曰我嘗以汝為賢何乃至此后對曰常時不敢用今為太子病恐有濕氣故用之即時撤去及尊為太后置徽政院掌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為院田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況江南率土皆為國家有曷敢私之即命還之而黜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其後弟果被黜人皆服其先見后崩之明日祔葬諸陵諡徽仁裕聖皇后　甲戌賑湖北饑民仍弛山澤之禁　乙亥帝如上都　置西京太和嶺屯田　立烏撤烏蒙等郡縣　丙子命李庭訓練各衛軍士　三月乙未寧國太平旱賑之　夏四月戊午參政張頤孫及其弟珪等伏誅於隆興寺頤孫初為新淦富人胡制機養子後制機自生子而死頤孫利其貲與珪謀殺之賂郡縣吏獲免其僕胡忠訴主之冤於官乃誅之其貲悉還胡氏　以中書省斷事官布埒齊（舊作不蘭奚今改）為平章政事　五月癸未左丞相達喇罕遣使來言橫費不節府庫漸虛詔自今諸位下事關錢穀者毋輒以聞　帝諭集賢大學士鄂爾根薩理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陞之勿令輒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　六月丙辰以太傅伊徹察喇（舊作月赤察兒今改）為太師鄂勒哲為太傅皆賜之印　丁巳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事博果密卒初病作帝遣醫治之不效卒年四十六帝聞之驚悼士大夫皆哭失聲博果密素貧窮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因使還而母已卒號痛嘔血幾不起平居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丞相哈喇哈斯達喇罕亦

其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宏暢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閒必陳設古今治安世祖每拊髀歎曰憾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崩以白璧遺之曰它日持此以見朕也博果密旣卒貧無以葬帝賜鈔五百錠賻之後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貞 甲子詔各省自今非奉命毋擅役軍 緬人贈哥倫作亂緬王之弟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家牢因弑之王次子奔愬京師詔遣色辰額埒（舊作薛超兀兒今改）等率行省兵二千討之 秋七月杭州路貧民乏食以糧萬石減其直糶之 八月癸卯朔更定廕敘格正一品子爲正五從五品子爲從九中間正從以是爲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 置廣東鹽課提舉司 庚申緬國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 閏月庚子帝至自上都以中書右丞賀仁傑爲平章政事賜晉王所部糧七萬石 九月壬戌廣東英德州達魯噶齊托驩徹爾招降羣盜陞英德州爲路立三縣以托驩徹爾兼萬戶以賑之 甲子建康常州江陵饑賑之 冬十月癸酉有事於太廟 十一月壬寅朔詔頒寬令 十二月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倡議言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往征之鄂勒哲勸帝用其言哈喇哈斯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不聽癸巳發兵二萬命劉深及哈喇岱將之征八百媳婦帝用兵意甚堅在廷無敢諫者御史中丞董士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信一人妄言而置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辯不止侍從皆爲之戰慄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它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出（考異）八百媳婦之役由於劉深之貪功起釁經世大典云大德元年八百媳婦國與胡弄攻胡倫又侵緬國車里告急命雲南省以二千或三千人往救二年八百媳婦國爲小車里胡弄所誘以兵五萬與夢胡龍甸土官及大車里胡念之子漢綱爭地相殺又令其部由混干以十萬人侵蒙樣等雲南省乞以二萬人征之四年梁王上言請自討賊朝議調湖廣江西河南陝西浙江五省軍二萬人命前荊湖占城行省左丞劉深率以征是八百媳婦先有騷動而請討之者梁王也與元史異據元史董士選諸傳俱以劉深爲創謀蓋深旣迎合上意以妄冀邀功遂舉邊界細故爲兵端而慫恿梁王使上言其謀仍出於深耳今從元史 御史臺奏樞密院經歷察罕僉湖南憲司事中書省又奏爲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喇哈斯曰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斯人不可治竟除武昌廣西妖賊高仙道以左道惑衆平民詿誤者以數千計旣敗湖廣行省命察罕與憲司雜治之鞫得其情議誅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且焚其籍衆難之察罕曰吾獨當其責諸君無累也以治最聞擢河南省郎中察罕西域人也 帝嘗弗豫召同知宣徽院使圖沁布哈入侍疾一食一飲必嘗乃進帝體旣安賜錢不受解衣賜之嘗從巡幸禁中衛士感奮有所欲言帝命進而問之皆曰臣等宿衛有年矣日膳充給歲賜以時者誠荷陛下厚恩亦由宣徽有能官圖沁布哈其人也帝悅賜珠袍超拜宣徽使辭曰先臣服勤於茲三世矣位

不過簽佐臣何敢有加於先臣乎帝嘉其遜讓乃允其請 河南行省右丞馬紹卒 杭州路總管梁曹丁內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曹上言請如禮從之 時江淮屯戍軍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民稅給之不足則漕於湖廣江西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河南左右司郎中穎昌謝讓請以淮鹽三十萬引鬻之收其價鈔以給軍食不勞遠運公私便之 賑建康浙東平江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十二（起重光赤奮若正月盡昭陽單閼十二月凡三年）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大德五年春正月庚戌 給征八百媳婦軍鈔 總計九萬二千餘錠 壬子 奉安昭睿順聖皇后御容于護國仁王寺 御史臺言官吏犯贓及盜官錢事覺避罪逃匿者 宜候獄成 雖經原免 亦加降黜 庶姦僞可革 從之 先是征東行省奇爾濟蘇（舊作闊里吉思今改）言高麗王擅署官府 及借用天子禮儀器物 況官冗民稀 刑罰不一 若止依本俗從事 實難撫治 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 既而高麗王昛言設行省監制其國不便 帝亦以奇爾濟蘇不能和輯高麗 遂罷征東行省 徵奇爾濟蘇還 二月己卯 以劉深哈喇岱並爲中書右丞 鄭佑爲參知政事 皆佩虎符 罷福建織繡提舉司 丁亥 立征八百媳婦萬戶府二 設萬戶四員 發四川雲南囚徒從軍 乙未 詔廉訪司官非親喪遷葬及以病給告者 不得離職 或以地遠職卑 受任不赴者 臺憲勿復用 丁酉 帝如上都 減內外諸司官千五百十四員 己亥 令凡軍士殺人奸盜者 令軍民官同鞫 三月丁卯 熒惑犯填星 己巳 熒惑填星相合 戒飭中外官吏 夏四月壬午 以晉王所部貧乏 賜以鈔 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

湖北廉訪司僉事郭貫言 今四省軍馬以數萬計 征八百媳婦國 深入烟瘴萬里不毛之地 無益於國不聽 癸未 禁和林釀酒 五月 商州隕霜殺麥 壬戌 雲南土官宋隆濟叛 時劉深將兵由順元入雲南 雲南右丞伊嚕納（舊作月忽難今改）調民供饋 隆濟因紿其衆曰 官軍征發汝等 將盡翦髮黥面爲兵 身死行陳 妻子爲俘 衆惑其言 遂叛 丙寅 詔雲南行省自願征八百媳婦者二千人 人給貝子六十索 六月丙戌 宋隆濟率猫狫紫江諸蠻四千人 攻楊黃寨 殺掠甚衆 壬辰 攻貴州 知州張懷德戰死 遂圍劉深於窮谷中 梁王遣雲南行省平章綽和爾（舊作幢兀兒今改）參政布哷齊（舊作不蘭奚今改）將兵救之 殺賊酋撤月 斬首五百級 深始得出 秋七月戊戌朔 晝晦 暴風起東北 雨雹兼發 江湖泛溢 東起通泰崇明 西盡真州 民被災死者不可勝計 浙西廉訪司僉事趙宏偉以潤常民乏食 將發廩以賑 有司以未得報爲辭 宏偉曰 民旦暮且死 擅發有罪 我先坐 遂發廩 既而詔以米八萬七千餘石賑之 乙巳 大興路水 賑以糧 丁未 詔軍官受贓與民官同例 量罪大小殿黜 癸丑 浙西積雨泛溢 大傷民田 詔役民夫二千人 疏導水路 命雲南省分蒙古射士征八百媳婦 癸亥 哈坦之孫托歡自北境來歸 其父母妻子皆遭殺掠 賜鈔一千四百錠 八月己巳 平灤路霖雨 灤漆淝汝河溢 民死者衆 免其今年田租 仍賑粟三萬石 上都久雨 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鼓 拱衛直都指揮使王伯勝率衛卒出視之 乃大水暴至 伯勝立具畚鍤 集土石甓闕以塞 分決濠隍以殺其勢 至旦始定 而民弗知 丞相鄂勒哲以聞 帝嘉之 伯勝 文安人也 甲戌 遣色

辰額埒等將兵征金齒諸國，時征緬師還，爲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皆征之。庚辰，詔遣官分道賑恤。凡獄囚禁繫累年疑不能決者，令廉訪司具其疑狀，申呈省臺詳讞，仍爲定例。各路被災重者，免其差稅一年，貧乏之家，計口賑恤，尤甚者優給之。小吏犯贓者，並罷不敍。皇子哈尚舊作海山今改之撫軍北鄙也，宿衞哈喇托克托舊作康里脫脫今改從。至是朝議北師少怠，紀律不嚴，命太師樞密宣徽使伊徹察喇舊作月赤察兒今改副哈尚以督之。未幾，哈都及都爾斡舊作篤哇今改入寇，大軍分爲五隊，伊徹察喇將其一。鋒既交，頗不利，伊徹察喇怒，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哈尚銳欲出戰，哈喇托克托執轡力諫，哈尚怒，揮鞭抶其手，不退，乃止。已而進擊，托克托手斮一士之首，連背髀以獻，哈尚壯之。哈都兵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奇徹叛軍都指揮使綽和爾舊作牀兀兒今改急引兵敗之，復與都爾斡相持於和勒圖之地，綽和爾以精銳馳其陳，伊徹察喇攻敵之背，五軍合擊，所殺不可勝計。哈都旋死，都爾斡之兵幾盡。哈尚親視其戰，乃嘆曰：「綽和爾何其壯耶！力戰未有如此者。」論功以綽和爾爲第一，帝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自是月庚辰，彗出井，歷紫微垣及天市垣，至九月癸丑乃滅，凡四十六日。高色辰額埒等攻阿薩爾，布哈引還，言賊降，在旦夕。高慶受其賂，首倡爲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鞫之，得色辰額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布哈，色辰額埒等遇赦，奪官爵爲庶人。冬十月丙寅朔，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壬午，帝至自上都。丙戌，以歲饑，禁釀酒，弛山澤之禁，聽民捕獵。丁亥，遣使就調雲南四川福建廣東廣西官。諭百司，凡事關中書省者，毋得輒奏。權豪勢要之家佃戶借糧者，聽於來歲秋收還之。十一月己亥，詔近因禁酒，聞年老需酒之人，有預市而儲之者，其無釀具者勿問。羅鬼女子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從之，皆叛，陷貴州。丁未，命湖廣行省平章劉國傑率師討之。時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喇哈斯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國傑及楊賽音布哈舊作楊賽因不花今改等率雲南四川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賊兵勁銳，且多健馬，官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陳合，即棄盾爲遁，賊果逐之，馬奮不能止，遇盾皆倒，國傑鼓之，大敗。既而復合，衆請戰，國傑弗應，數日，度其氣衰，一鼓破走之，追戰數十里。減直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單弱不能自存者，廪給五月。選六御漢軍習武事，仍禁萬戶以下，毋令私代，犯者斷罪有差。戊申，猺人藍賴率丹陽三十六洞來降，授賴等官。十二月甲戌，給安西王所部軍士食，令各運其家，候春調遣。是歲，曲阜修文宣王廟成，衍聖公孔治遣子思誠入謝，敕中書賜田五千畝，供祭祀，復戶二十八，供灑掃之役。〔攷異〕元史本紀不載今年修廟，今據大德五年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增載。錢辛楣云：元史載至元四年敕修曲阜宣聖廟，而于是年修廟事則遺之。攷至元丁卯所修，僅奎文閣、杏壇、齋廳、學舍，而禮殿未及焉，至是前殿後寢規制始備，且有賜祭田、復灑掃戶之敕，視丁卯之役，大小攸殊矣。

大德六年春正月乙巳，中書省言廣東宣慰副使托

歡徹爾收捕盜賊，屢有勞績，近廉訪使劾其私置兵仗，擅殺士寇等事，遣官鞫問，實無私罪，宜加獎諭。命賜衣二襲。　晉王噶瑪喇（舊作甘麻刺，今改）薨。王爲世祖嫡長孫，讓位於帝，退居潛邸，以仁慈見稱。屬官有年老請以子代者，內史爲之言，王曰：惟天子所命。其自守如此。帝聞其薨，命收王印及內史印，既而命其長子伊蘇特穆爾（舊作也孫鐵木兒，今改）嗣封晉王。（考異：晉王嗣封，成宗紀不詳其月，諸王表作大德六年，今從之。又顯宗傳以伊蘇特穆爾爲長子，而世系表作顯宗少子，長梁王松山，次泰定帝，前後互異，今從傳。）

朱清、張瑄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車馬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爲千戶、萬戶者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摭其不法十事上聞。時中書省亦言朱清、張瑄屢致人言，宜罷其職，從其子孫官江南者于京，帝從之，仍詔御史臺詰問。二人竟伏誅。　丁未，帝語臺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臺臣言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即追收爲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詔自今僧官、僧人犯罪，御史臺與內外宣政院同鞫，宣政院官徇情不公者，聽御史臺治之。　乙卯，築渾河隄，長八十里，仍禁豪家毋侵舊河，令屯田軍及民耕種。　增劉國傑等軍，仍令屯戍險要，俟秋進師。命薩圖爾岱、阿爾等整治江南影占稅民田土者。中書省言：御史臺、廉訪司體察、體覆，前後不同。初立臺時，止從體察，後立按察司，事無大小，一皆體覆，由是憲司之事積不能行，請自今除水旱災傷體覆，餘依舊例體察爲宜。從之。　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　禁畜養鷹犬馬駝等人擾民。　己未，以諸王珍圖誣告濟南王，謫置劉國傑軍中自效。　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遮之，委棄輜重，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率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巴圖總管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正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請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爲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茍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援，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讎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

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它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　二月丙申遣陝西省平章伊蘇岱爾舊作也速帶而今改參政汪惟勤將川陝軍湖廣平章劉國傑將湖廣軍征八番順元諸蠻一切軍務並聽伊蘇岱爾劉國傑節制　罷征八百媳婦右丞劉深等官收其符印　癸巳帝有疾釋京師重囚三十八人命侍御史王壽奉香江南徧祀嶽鎮海瀆密察去歲風水爲災百姓艱食凡所經過采聽入對使還具奏民之利害繫于官吏善惡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災代有賑濟以時無勞聖慮惟是蒙古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此長久之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呼圖布哈塔齊爾安圖巴顏等爲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哈瑪特郝禎耿仁盧世榮僧格實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固台巴顏巴特瑪琳沁舊作八都馬辛今改阿爾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恩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三月丁酉以旱溢爲災詔赦天下平灤被災尤甚免其差稅三年其餘災傷之地已經賑卹者免一年今年內郡包銀俸鈔江淮以南夏稅諸路鄉邨人戶散辦門攤課程並蠲免之　甲寅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南郊遣中書左丞相達喇罕哈喇哈斯攝事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遠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爲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伊蘇岱爾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伊蘇岱爾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夏四月乙亥濬永清縣南河　庚辰上都大水賑其饑民　戊子帝如上都　修盧溝上流石徑山河隄　釋重囚　五月戊申太廟寢殿災　癸丑謫和林潰軍征雲南　丁巳賑福州路饑　六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是日時加戌依歷法日食五十七抄太史院官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保章正齊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于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太史院以失于推策詔中書議罪衆皆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歷法以所積之日命爲沒日不出本氣者爲是衆服其議　甲子建文宣王廟于京師　辛未享于太廟　乙亥安南國貢馴象　賑湖州等路饑　秋七月辛酉以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呼圖布鼎舊作忽都不丁今改爲中書右丞　賑建康饑　八月甲子詔御史臺凡有婚姻土田文案遇赦依例撿覆　九月己酉龍興民訛言括童男女至有殺其子者命捕爲首者三人誅之始息　冬十月甲子改浙東宣慰使爲宣慰司都元帥府徙治慶元鎮遏水道　初浙西廉訪使張珪劾罷長吏以下三十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贓巨萬計珪得監司奸利事將發之事干行省有內不自安者至

是賂南人林都鄰告珪收藏禁書及推算帝五行。江浙運使哈喇齊言珪阻撓鹽法。命省臺官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伏罪。召珪拜簽樞密院事。賜濟遜冠服侍晏。又命買宅以賜。辭不受。丙子。帝至自上都。平章政事加大司徒張九思薨。

十一月甲午。劉國傑裨將宋元率兵大敗蛇節。賜衣二襲。仍授以金符。辛亥。以同知樞密院哈達知樞密院事。詔江南寺觀凡續置民田及民以施入爲名者。幷輸租充役。己未。詔諸驛使輒枉道者罪之。

十二月辛酉。御史臺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盡。理宜轉災爲福。而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爲力。請令中書省與老臣識達治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濟饑民。帝皆嘉納。命卽議行之。雲南地震。甲子。衡州袁舜一等誘集二千餘人。侵掠郴州。湖南宣慰司發兵討之。獲舜一及其黨。命誅首謀者三人。餘配洪澤芍陂屯田。其脅從者招諭復業。戊辰。雲南地復震。丙子。劉國傑伊蘇呼圖魯來獻蛇節羅鬼等捷。庚辰。賑保定等路饑。命中書省更定略賣良人罪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姚天福卒。天福爲京尹三年。畿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稱首。布埒達實哩者。北庭人也。幼熟輝和爾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至是奉旨從帝師受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是歲斷大辟三人。

大德七年春正月己酉。以歲不登。禁河北甘肅陝西等郡釀酒。益都諸處牧馬之地。爲民所墾者。畝輸租一斗。太重。減爲四升。弛饑荒所在山澤河泊之禁一年。壬子。罷歸德府括田。乙卯。詔凡匿名書辭語重者誅之。輕者流配。首告人賞鈔有差。皆籍沒其妻子充賞。命御史臺宗正府委官遣發朱清張瑄妻子來京師。仍封籍家貲。拘收其軍器海船等物。丁巳。令樞密院選軍士習農業者十人。教軍前屯田。

二月壬辰。詔中書省汰冗員。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爲八府。仍諭樞密院除出征將帥外。掌署院事者。定其員數以聞。辛未。以平章政事上都留守茂巴爾斯（舊作木八剌沙今改）陝西行省平章阿喇卜丹。並爲中書平章政事。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尙文爲中書左丞。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董士珍爲中書參知政事。召陳天祥爲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壬申。詔樞密院宗正府等。自今每事與中書共議。然後奏聞。諸司不得擅奏遷調官員。雖經特用而于例未允者。亦聽覆奏。甲戌。減杭州稅課提舉司冗員。己卯。以侍御史都多達爲中書省參知政事。御史臺言。江浙行省平章阿爾。左丞高翥。安祐。簽省張祐等。詭名買鹽萬五千引。增價轉市於人。請遣省臺官按問。從之。命蠲除內郡饑荒所在差稅。仍令河南省撫恤流民。賑太原大同平灤路饑。庚辰。監察御史杜肯構等言右丞相鄂勒哲受朱清張瑄賄賂事。不報。壬午。帝語中書省臣曰。凡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掊

克于民何從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罷江南財賦總管司及提舉司禁諸人非奉旨毋得以寶貨進獻賑眞定及保定路饑三月庚寅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以郝天挺達春往江南江北石珪往燕南山東耶律希逸劉賡往河東陝西特爾托里歡戎益往兩浙江東趙仁榮邱叔謨往河南湖廣茂巴爾斯陳英往江西福建達寶哈雅劉敏中往山北遼東竝給三品銀印仍降詔戒飭之江浙行省平章托克托發遣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托克托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卿果能爾眞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賜以黃金五十兩都城火詔以甘肅行省供軍錢糧多弊徙廉訪司於甘州壬辰以河間禾稼不登罷修僧寺工役乙未中書平章巴延梁德珪丹津（舊作段眞今改）阿爾振薩徹爾右丞巴特瑪琳沁左丞伊圖布哈參政密勒和卓張斯立等受朱清張瑄賄賂治罪有差籍其家以洪君祥爲中書右丞（考異元史宰相表洪雙叔爲右丞在四月雙叔即君祥之小字也今從本紀）監察御史言其曩居宥密以貪賄罷黜宜別選賢能代之不報甲辰詔定贓罪爲十二章京朝官月俸外增給祿米外任官無公田者亦量給之乙巳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笞哈喇岱鄭祐罷雲南征緬分省時有司以遇赦議釋劉深罪哈喇哈斯曰徽名召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之無以謝天下遂誅之（考異劉深之誅元史哈喇哈斯傳連繫於七年以前今從本紀）戊申岳鉉等進大元大一統志賜賚有差癸丑樞密院及監察御史言中丞董士選貸朱清張瑄鈔非義帝曰臺臣稱貸不必問也若言者不已便當杖之甲寅帝如上都賑遼陽等路饑京畿漕運司言歲漕米百萬全藉船壩夫力今歲水漲衝決壩隄六十餘處雖已修畢恐霖雨衝圮走泄運水河隄淺澀低薄去處請加修理從之至夏末始畢工用役萬二百餘人夏四月庚午以中書文移太繁其二品諸司當呈省者命止關六部中書左丞達喇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嘉納之辛未流朱清張瑄子孫於遠方仍給行貲庚辰蛇節降宋隆濟遁去丁亥誅蛇節（考異經世大典云正月二十六日劉平章追及蛇節二月一日出降三月二日領軍回程奉旨斬蛇節所載月日與元史本紀異）濟南路隕霜殺麥五月己丑朔開大都上都酒禁丁未和綽爾入朝帝諭之曰卿鎭北邊累建大功雖以黃金周飾卿身猶不足以盡朕意賜以衣冠金珠等甚厚拜樞密院副使仍給其所隸諸軍鈔辛亥奉使宣撫耶律希逸劉賡言平陽僧徹哩威犯法非一有司憚其豪強不敢詰問聞臣等至潛逃京師中書省言宜捕送其所令省臺宣政院遣官雜治從之甲寅濬上都灤河乙卯詔中外官吏無職田者驗俸給米有差其上都甘肅和林非產米地給其價禁諸王駙馬毋輒杖州縣官吏違者罪王府官般陽路隕霜閏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壬戌詔禁犯曲阜林廟者己巳中書右丞相加太保錄軍國重事鄂勒哲薨謚忠獻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散財發粟不惜巨萬以頒賜百姓皆鄂勒哲贊襄之功帝倚任甚重而

能處之以安靜不急于功利人益稱其賢　復以特
穆格爲中書平章政事初特穆格乞解機務詔仍以
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
惟特穆爾諳之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遂
復以前官授之　庚辰雲南行省平章伊蘇岱爾入
朝以所獲軍中金五百爲獻帝曰是金卿效死所獲
者賜鈔千錠　辛巳詔僧人與民均當差役　癸未
各道奉使宣撫言去歲被災人戶未經賑濟者宜免
其差役從之　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選發所籍朱
清張瑄貨財至京師其海外未還商舶至則依例籍
沒　甘肅行省平章哈薩等侵盜官錢鹽引命省臺
官徵之　丙戌罷營田提舉司　以柰曼岱舊作乃蠻台今改
爲鎮北行省右丞舊制募民中糧以餉邊是歲中者
三十萬石用事者挾私爲市殺其數爲十萬民進退
失措柰曼岱請于朝凡所輸者悉受之以爲下年之
數民感其德柰曼岱穆呼哩五世孫也　六月己丑
御史臺言瓜沙二州自昔爲邊鎮重地今大軍屯駐
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請以蒙古軍萬人分鎮
險隘立屯田以供軍實從之　庚子西京道宣慰使
帕哈哩鼎舊作法忽魯丁今改以瑟瑟二千五百餘斤鬻于官爲
鈔一萬一千九百餘錠有旨除御榻所用外餘未用
者悉還之　癸卯詔凡官軍子弟年及二十者與民
官子孫同儤直一年方許襲職萬戶于樞密院千戶
於行省百戶於本萬戶　乙巳罷行省簽省　命甘
肅行省修阿合潭曲尤濠以通漕運　甕山看牐提
領言自閏五月末晝夜雨不止六月初旬夜半山水
暴漲漫流隄上衝決水口遂命都水監修白浮甕山
河隄白浮甕山即通惠河上源之所出也　台州風
水大作寧海二縣死者五百五十人　秋七月御史
臺言前河間路達嚕噶齊呼賽音轉運使木甲德壽
皆坐贓罷今呼賽音以獻鷹犬復除大寧路達嚕噶
齊木甲德壽以迪里密實妄奏其被誣復除福寧知
州並宜改正不敘以戢奸貪從之　禁僧人以修建
寺宇爲名賫諸王令旨乘傳擾民　丙寅以哈喇哈
斯爲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事　丁丑中書省言大
同稅課比奉旨賜乳母楊氏其家掊斂過數擾民尤
甚敕賜鈔五百錠其稅課依例輸官　都爾斡既敗
聚其屬議曰昔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
子孫迺弗克靖共以安享其成連年搆兵以相殘殺
是自隳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皆世祖之嫡孫
也吾與誰爭哉且前與托克托舊作土土哈今改戰既弗能勝
今與其子綽和爾戰又無功惟天惟祖宗意亦可見
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
以養少者得以長傷殘疲憊者得以休息則亦無負
太祖之所望於我子孫者矣使至伊徹察喇會諸王
將帥議曰都爾斡乞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
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爲國大患無有已時都爾斡
之妻我弟瑪古哈喇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衆
以爲然乃遣使以聞帝嘉之詔飭軍士安置驛傳以
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繼來降〔考異〕都爾斡等請兵元史綽和爾傳作九年本紀作七年七月今從本紀
八月罷護國仁王寺原設江南營田提舉
司　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

渠人民壓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濟爲鈔九萬六千五百餘錠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山場河泊聽民采捕詔問致災之由保章正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也臣道也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荅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之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初晉寧鄜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李忠家忽分而復合忠家獨完忠幼孤事母至孝人以爲孝感所致云　江南行臺中丞張珪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并及近侍之熒惑者不報珪謝病歸　庚子中書省言帕哈哩鼎輸運和林軍糧其負欠計二十五萬餘石近監察御史亦言其侵匿官錢十三萬餘錠請遣官徵之不足則籍沒其財產從之　九月戊午帝至自上都　丙寅以太原平陽地震禁諸王所部擾民仍減太原歲飼馬之半　遣刑部尚書塔齊爾翰林直學士王約使高麗時高麗國王王昛既復位又罷征東行省監制昛乃復厚斂淫刑國人羣訴於朝因得其相國吳祈專權離間王父子狀詔遣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有利寧肎爲汝家國地耶昛泣謝罪且請子謜還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徵祈赴闕鞫之流安西　丙子罷僧官有妻者

壬午復以茂巴爾斯爲平章政事　以國子司業楊師文爲陝西行省理問官先是師文簽山南道廉訪司事松滋枝江有水患歲發民防水往返數百里苦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駙馬家人怙勢不法師文治其甚惡流之至陝西決滯獄不少阿徇頃之以疾去官　冬十月丁亥太白經天　御史臺劾浙江行省平章阿爾不法帝曰阿爾朕所信任臺臣屢以爲言非所以勸大臣也後有言者朕當不恕　戊子以浙江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　辛卯復立陝西行御史臺　癸巳御史臺臣及諸道奉使言行省官久任與所隸編氓聯姻害政詔互遷之　商議中書事張孔孫言曲阜孔廟宜給洒掃戶詔給大都文宣王廟洒掃戶五　己未發雲南叛蠻餘黨未革心者來京師留蛇節養子阿闕于本境以撫其民　庚子改普定府爲路隸曲靖宣慰司以故知府容苴之妻爲總管佩虎符　庚戌翰林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　辛亥詔軍戶貧乏者存恤六年　增蒙古國子生百員　中書省言於帝曰翰林學士趙與票事世祖皇帝迄今凡三十年敦確清謹卒於七月家貧無以歸葬帝命有司賻鈔五十貫給舟車還葬　十一月甲寅朔命鷹師圍獵毋得擾民　以順元隸湖廣省并海道運糧萬戶爲海道都轉運萬戶　丁巳詔大同等路運糧五萬石入和林　己未太白經天　甲子命依十二章斷僧官罪　十二月甲申朔詔內郡比歲不登其民已免差者并蠲其田租　乙酉弛京師酒課　丙戌

太白經天。戊子，以平宋隆濟功，增諸將秩，賜銀鈔等物有差，其軍士各賜鈔十錠，放歸存恤一年。辛丑，詔招撫順元諸司，免其民間逋稅。丁未，以轉輸軍餉勞，免思播二州及衡永等路稅糧有差。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贓汚官吏凡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元貞初，圖呼魯遷江浙右丞，適歲旱，方至而雨，民心大悅。未幾，平章博果密卒，帝思之，問近侍曰：羣臣孰有似博果密者。對曰：圖呼魯其人也，且先帝所知。遂驛召還，賜雕鞍弓矢，俄遷樞密副使。是歲卒，諡文肅。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齊諾舊作千奴今改馭吏治民有方，以暇日正街衢，表里巷，國學興工，尤盡其力，俄進同僉樞密院事。上疏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往戍甘肅，動涉萬里，裝橐鞍馬之資，皆其自辦，每行必鬻田產，甚則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爲非計，請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東前戍者，官爲出錢贖其田產妻子。從之。未幾，遷參議中書省事，贊決機務，精練明敏，凡干祿之人，由它途進者，一切不用，時論翕然稱焉。何瑋爲御史中丞，陳當世要務十餘，帝嘉納之。京師孔子廟成，瑋言：唐虞三代，國都閭巷，莫不有學。今孔廟既成，宜建國學於其側。從之。賽音諤德齊、巴都高等，還自貶所，復相位，瑋言：姦黨不可復用，宜選正人以居廟堂。帝深然之。監察御史郭章劾郎中哈喇哈斯受贓，具伏，而哈喇哈斯密結權要，以枉問誣章，瑋率臺臣入奏，辨論剴切，章遂得釋。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爲令。商議中書省事張孔孫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丁憂服闋者，宜特起復，宿衛冒濫者，必當革，州郡之職，必當遴選，久任達嚕噶齊，宜量加遷轉，又宜增給官吏俸祿，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任文吏。孔孫所言，多切時弊，顧一時不盡施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十三（起閼逢執徐正月盡彊圉協洽十二月凡四年）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大德八年春正月己未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
刑罰平陽太原免差稅三年江南佃戶租太重以十
分爲率減二分永爲定例仍弛山場河泊之禁聽民
采捕　庚申以雲南順元同知宣撫事宋阿重生獲
其叔隆濟來獻陞其官賜衣一襲　癸亥禁錮朱清
張瑄族屬　丙寅以御史大夫太僕卿塔斯布哈爲
中書右丞江南行臺中丞趙仁榮爲中書參知政事
陳天祥自被召還京至是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輸
忠無地常鬱鬱不自釋遂移疾謝去至通州中書遣
使追留不還帝聞之賜鈔給傳天祥辭所賜鈔而行
陞教坊司三品　辛巳詔諸王駙馬往遼東捕海
東鶻者毋給驛　自滎澤至睢州築河防十有八所
給其夫鈔人十貫　是月平陽地震不止已修民屋
復壞皇后召平章政事阿錫葉（舊作愛薛今改）問曰災異如
此殆下民所致耶阿錫葉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
御史中丞何瑋疏言地震咎在大臣於是右丞洪君
祥等俱罷（攷異）何瑋疏論地震元史本紀及何瑋傳俱不載惟何瑋神道碑載之錢少詹以爲當在大德八年攷洪君祥傳二年奉使江浙使還退居昌平十少晦華山絕口不論時事者五年大德九年爲大司農傳于君祥罷官言之不詳本紀亦多脫漏以宰相表証之錢說是也今從之
命大都留守鄭制宜赴平陽存恤制
宜懼緩不及事晝夜兼行至則親入里巷撫瘡痍給
粟帛存者賴之　二月丙戌增置國子生二百員選
宿衛大臣子孫充之　甲午詔父子兄弟有才者許
並居風憲　徙江東建康道廉訪司治于寧國其建
康路簿書命監察御史鉤考　甲辰翰林學士承旨
薩里曼進金書世祖實錄節文漢字實錄　減宿衛
繁冗者　丙午帝如上都　敕軍人姦盜詐僞悉歸
有司　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李庭薨追封益國
公謚武毅　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劉國傑久行邊患
瘴自入覲還鎮疾篤僚屬問之國傑曰交賊不臣若
病幸小愈得滅此賊死無憾矣問以家事不言卒年
七十二國傑善推誠得士心故所至立功性雄猛視
死如歸嘗語人曰吾爲國宣力雖身棄草野不恨何
必馬革裹屍還葬哉訃聞贈齊國公謚武宣　三月
丁巳詔軍民官已除以地遠官卑不赴者奪其官不
敘軍官擅離所部者悉遣還翼違者論如律軍人不
告部私歸者杖而還之　乙丑彗星滅自去歲十二
月始見約盈尺在室十一度入紫微垣至是滅凡七
十四日　戊辰中書左丞尚文以疾辭不允　詔諸
王駙馬所分郡邑達嚕噶齊惟用蒙古人三年依例
遷代其漢人女直契丹名爲蒙古者皆罷之　敕軍
民逃奴有獲者即付其主主在宅所者赴所在官司
給之仍追逃奴鈔充獲者賞逃及誘匿者論罪有差
詔諸路牧羊及百至三十者官取其一不及數者
勿取　中書省言自內降旨除官者果爲近侍宿衛
踐履年深依已除敘嘗宿衛未官者視散官敘始歷
一考準爲初階無資濫進降官二級官高者量降各
位下再任者從所隸用三任之上聽入常調蒙古人

不在此限，從之。庚辰，諭屯田以勤惰爲賞罰。灤城、濟陽等縣隕霜殺桑。夏四月丙戌，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命僧道爲商者輸稅。甲午，詔諸王、駙馬進捕鷹鷂，皆有定戶，自今非鷹師而乘傳冒進者罪之。丁未，以國子生分教於上都。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耶律有尚以葬父還鄉，已而朝廷思用老儒以安車召之，累辭不允，復起爲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教法一遵許衡之舊，而勤謹有加，諸生知趨正學，尊經術，尚躬行，宗仰有尚，猶舊時之宗仰許衡也。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壬申，中書省言：「吳江、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餘里，況海運亦由是而出，宜于租戶役萬五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水司以董其程。」從之。罷福建都轉運鹽使司，以其歲課并隸宣慰司。庚辰，以去歲平陽、太原地震，宮觀摧圮者千四百餘區，道士死傷者千餘人，命賑恤之。是月，大風雨雹，開封之祥符、太康、陽武、衞輝之獲嘉河溢。涇水暴漲，毀堰塞渠，陝西行省命屯田府總管瓜勒佳巴延特穆爾及涇陽尹王琚疏導之。六月丁酉，汝寧妖人李曹驢等妄言天書惑衆，事覺，伏誅。是月，翰林學士致仕王惲卒。惲有材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居官數進讜言，贈翰林學士承旨，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秋七月辛酉，罷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癸酉，以順德、恩州去歲霖雨，免其民租。八月，太原之交城、陽曲、管州、嵐州，大同之懷仁，雨雹隕霜殺禾。杭州火，發粟賑之。以大名、高唐去歲霖雨，免其田稅。九月癸丑，帝至自上都。庚申，巴延、梁德珪並復爲中書平章政事，巴特瑪琳沁復爲中書右丞，密勒和卓復爲中書參知政事。以江浙行省平章阿爾爲中書平章政事。庚午，御史杜肯構等言：「巴延等樹黨受賕，謫戍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鞫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巴延、梁德珪、巴特瑪琳沁爲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又況密勒和卓、阿爾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屢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請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瑋亦以爲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梁德珪自湖廣復入見，帝問卿安在，德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使往拜其母，因以氣疾乞骸骨，旋卒。【攷異】梁德珪屢致人言，散見於紀傳，而元史本傳云：大德中成宗即位，一遵祖武，廟堂以安靜爲治，求進者不得逞其志，朋聚興怨，搆事中傷。德珪會帝有疾，言者氣盛，致詰德珪以位居執政，不受凌轢，憤惋引咎。是以言者爲非，德珪爲賢矣。元史不成于一手，故前後多矛盾，今略之。癸酉，潮州颶風起，海溢，漂民廬舍，溺死者衆，給被災戶糧兩月。冬十月辛卯，有事於太廟。辛巳，以宣徽使大都護長壽爲中書右丞，陝西行省右丞托驩爲中書參知政事。丁亥，安南遣使入貢。詔諸王、駙馬毋乘驛以獵。庚寅，封皇姪哈尚爲懷寧王，賜金印，仍割瑞州戶六萬五千隸之。十一月壬子，詔內郡、江南人凡爲盜黥三次者，謫戍遼陽；諸色人及高麗，二次免黥，謫戍湖廣；盜禁籞馬者，初犯謫戍，再犯者死。詔問弭災之道，商議中書省事張孔孫條對八事，其略曰：「蠻夷諸國，不可窮兵遠討；濫官放譴，不可復加任用；賞善

罰惡不可數賜赦宥。獻鬻寶貨。不可不爲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費財用。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爲裁減。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帝嘉納之。賜以鈔。 丁卯。復免僧人租。 壬申。詔凡僧姦盜殺人者。聽有司專決。 十二月庚子。復立益都淘金總管府。 始定國子生蒙古色目漢人三歲各貢一人。 召程文海爲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 雲南行省平章政事伊蘇岱爾舊作也速答兒今改上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世祖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庥。同于方夏。黠蒼山舊嘗駐蹕。請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瞻仰。帝命程文海撰文。勒碑雲南。攷異元史程鉅夫傳作十一年事今從元文類所載碑文作八年 中書右司郎中伊赫特雅爾鼎嘗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說者。伊赫特雅爾鼎曰。公等讀律。苟不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脈用藥。於疾痛奚益哉。是歲肆赦。廷議官吏因事受賕者不預。伊赫特雅爾鼎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贓吏固可疾。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耶。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既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伊赫特雅爾鼎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謂之曰。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伊赫特雅爾鼎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伊赫特雅爾鼎。回回人也。

大德九年春正月戊午。以帝師卒。賜金銀幣帛。仍建塔寺。 以暢師文爲陝西漢中道廉訪副使。仍以疾不赴。 二月癸未。中書省言近侍自內傳旨。凡除授賞罰皆無文記。懼有差違。請自今傳旨者悉以文記付中書。從之。 甲午。免天下道士賦稅。 乙未。建大天壽萬寧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醜怪。皇后幸寺。見之惡焉。以帕障其面。而過尋敕毀之。 庚子。命中書議行郊祀禮。 辛丑。赦天下。令御史臺翰林集賢院六部於五品以上。各舉廉能識治體者二人。行省行臺宣慰司廉訪司。各舉五人。 三月丁未朔。帝如上都。 先是省院臺臣請上尊號。帝不允。及帝在上都。皇后自請之。帝曰。我病日久。國家大事多廢不舉。寧尚理此等事耶。事遂寢。 戊午。以樞密副使高興爲平章政事。仍樞密副使。 上都留守賀仁傑請老。仁傑居官五十餘年。爲留守者居半。車駕春秋行幸。出入供億。未嘗致上怒。其妻劉氏。世祖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有加。帝雅重之。晉平章政事。商議陝西行省事。賜金幣歸第。以其子勝代爲上都留守。 夏四月乙酉。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柏朽木。遣使以鈔四千錠。米二萬五千餘石。賑之。是年租賦稅課徭役一切除免。 先是中書省臣言前代郊祀。皆以祖宗配享。今始行郊禮。請專祀天以爲宜。從之。壬辰。始定郊祀禮。 元初用國俗拜天於日月山。郊祀之事。自平宋後猶未舉行。至是哈喇哈斯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

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為周禮冬至圜丘禮天夏至方澤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訖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澤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作壇壝三成近代壇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數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鞂以祀天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五月戊申詔求山林間有德行文學識治道者徵原任陝西儒學提舉蕭𣂏赴闕且曰或不樂於仕可試一來與朕語當卽遣歸令有司給以安車𣂏初為府史與上官語不合卽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於是博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衆鄉人有暮行遇盜者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為賀使一從史先詣𣂏舍𣂏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為𣂏也使飲其馬卽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之有懼色𣂏殊不為意　戊午改各道肅政廉訪司為詳刑觀察使聽省臺辟人用之　癸亥以地震改平陽為晉寧太原為冀寧　復立洪澤芍陂屯田令河南行省平章阿薩爾領其事召陳天祥為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衞屯田以年老固辭　六月庚子立子德壽為皇太子詔告天下賜高年帛流竄遠方之人量移內地　甲午潼川霖雨江溢漂沒居民溺死者衆敕有司給糧一月免其田租　秋七月辛亥築郊壇于麗正文明門之南丙位設郊祀署令丞各一員太祝三員奉禮郎二員協律郎一員法物庫官二員　甲寅太白經天　壬戌以金銀鈔厚賜興聖太后及宿衞臣出居懷州復置懷寧王府官　八月丁丑復給曲阜林廟洒掃戶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丙戌海商以珍寶來獻議以鈔六萬錠酬其直或謂左丞尚文曰此所謂雅庫特（舊作押忽大今改）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為過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珠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饑三日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于珠哉　癸巳復立制用院　是月歸德陳州河溢　九月庚申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丙戌太白經天　乙未帝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臣曰省中政事聽右丞相哈喇哈斯總裁自今用人非與議者悉罷之　戊戌詔芍陂洪澤等屯田為豪右占據者悉令輸租　辛丑復以詳刑觀察司為肅政廉訪司　括兩淮地為豪民所占者輸租賦　北方奇嚕倫部大雪同知宣徽院事圖沁布哈請買駝馬補其死缺出衣幣於內府身往給之全活數萬人其還也帝賜以七寶笠　是月帝不豫皇后巴約特

氏秉政詔遣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舊作愛育黎拔力八達今改）就其母鴻吉里氏居懷州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懷寧王哈尙之母弟也。江浙行省平章徹爾召入爲中書平章政事是月薨家貲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追封徐國公謚忠肅。十一月丁未黃勝許遣其屬來獻方物請復其子官帝不允曰勝許反側不足信如其悔罪自至則官可得命賜衣服遣之。舊制凡遇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鐘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至是將郊祀齊履謙攝司天臺官言於宰執請用鐘鼓更漏俾早晏有節從之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牲用馬一蒼犢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以攝太尉右丞相哈喇哈斯左丞相阿固岱御史大夫特們德爾爲三獻官。壬申太白經天。拱衛直都指揮使王伯勝自帝有疾晨夕入侍安西王忌之出爲大寧路總管。十二月丙子地震

庚寅皇太子德壽薨皇后遣人問西僧丹巴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也對曰佛法如燈籠風雨至則可敝若燭盡則無如之何也一時稱其敏給（考異）輟耕錄載西僧之對薛氏後編載于大德六年晉王子薨之下蓋誤以晉王子爲成宗之子也山居新語亦載此事明云德壽太子病瘧而薨今據以改正

大德十年春正月甲辰詔詢訪莊聖皇后昭睿順聖皇后徽仁裕聖皇后儀範中外之政以備紀錄。丙午濬吳松江等處漕河。庚戌濬真揚等州漕河令鹽商每引輸鈔二貫以爲傭工之費。戊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隸民戶或罹饑窘爲其徒者坐視不䘏請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賑其民庶幾利害稍均從之。壬戌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丁卯命近侍無輒驛召外郡官

營國子學于文宣廟西。中書左丞尙文以老疾告歸復召爲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不起。閏月晉寧冀寧地震不止。二月辛亥中書省言近侍傳旨以文記至省者凡一百五十餘人令臣擢用其中犯法妄進者實多宜加遴選許之。己未江西福建奉使宣撫塔布岱坐贓遇赦釋其罪終身不敘。戊辰帝如上都。是月大同路暴風大雪壞民廬舍雨沙陰霾馬牛多斃人亦有死者。三月乙未道州營道等處暴雨江溢山裂漂蕩民廬溺死者衆復其田租。夏四月庚子朔詔凡匿鷹犬者沒家貲之半笞三十來獻者給之以賞。壬戌雲南羅雄州普定路諸蠻爲寇右丞汪惟能進討賊退據越州諭之不服遣平章伊蘇岱爾率兵萬人往捕之兵至曲靖與惟能合兵壓賊境獲其渠斬之餘衆皆潰命伊蘇岱爾留軍二千戍之。癸亥置崑山嘉定等處水軍上萬戶府。甲子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爲獻命浙江行省平章阿喇卜丹等備之。是月鄭州暴風雨雹大若雞卵積厚五寸麥及桑棗皆損蠲今年田租。五月癸未詔西番僧往還者不許馳驛給以舟車。禁御史臺宣慰司廉訪司官毋買鹽引

乙酉遣高麗國王王昛還國仍置征東行省鎮撫之

丁亥詔右丞相哈喇哈斯達喇罕左丞相阿固台

等整飭庶務，凡銓選錢穀等事，一聽中書裁決，百司勤怠者，悉以名聞。

六月癸卯，御史臺言：「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嘉琿（舊作教化，今改）劾江浙行省宣使李元不法，行省亦遣人撫拾嘉琿罪，令檢覈案牘。」中書省復言：「嘉琿等不循法度，擅遣軍士守衛其門，搒掠其元，誣指行省等官不法事。」詔省臺及額爾克達嚕噶齊同訊之。

壬戌，來安府總管岑雄叛，湖廣行省遣宣慰副使呼圖魯特穆爾招諭之，雄令其子世堅來降，賜衣物遣之。

秋七月辛巳，宣德等處雨雹害稼。大同之渾源隕霜殺禾。平江大風，海溢，漂民廬舍。

八月壬寅，開成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妃等五千餘人，以鈔萬三千六百餘錠、糧四萬四千餘石賑之。

先是命江浙行省製造宣聖廟樂器，以宋舊樂工施德仲審較應律，運至京師。丁巳，京師文宣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製法服三襲，召翰林院定樂名樂章。

是秋，遼陽行省右丞洪萬罷，以其叔君祥代之。君祥請于朝，宜新省治，增巡兵，置儒學提舉官、都鎮撫等員，以興文教，修武備。既而事不果行。

陝西饑，省臺議請賑於朝。安西路總管趙世延曰：「救荒如救火，願先發廩以賑，朝廷若不允，世延當傾財若身以償。」省臺從之，所活者衆。世延嫻習官政，其始除總管也，前政壅滯者三千牘，世延既至，不三月剖決殆盡。

冬十月丁未，有事于太廟。

丁卯，安南遣使貢方物。

青山叛蠻來附。

吳江州大水，民乏食，發米萬石賑之。

十一月己巳，帝至自上都。

十二月乙卯，帝寢疾，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內侍李邦寧，錢塘人，宋故小黃門也，宋亡，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侍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番語，即通解，遂見親任。帝即位，進太醫院使。自帝初得疾至此，不離左右者十餘月。

癸亥，瓊州臨高縣那蓬洞主王文何等作亂，伏誅。

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毋擾民，民皆感悅。

是歲，大都留守鄭制宜卒。帝遇制宜特厚，每侍宴，輒不敢飲，終日無惰容。帝察其忠勤，屢賜內醞，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爲潞國夫人。及制宜歿，追封澤國公，謚忠宣。

大德十一年春正月丙辰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於玉德殿，國語稱鄂勒哲圖（舊作完澤篤，今改）皇帝。帝承世祖混一之後，善於守成，惟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壼，外則委於宰臣，幸去世祖未遠，守其成憲，不至廢墜。

乙亥，靈駕發引，葬起輦谷，從諸帝陵。

皇后巴約特氏以己嘗讒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哈尚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阿南達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固岱，平章賽音諤德齊、巴特瑪琳沁、巴延及諸王莽賴特穆爾陰左右之，謀斷哈尚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固岱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良、御史中丞何瑋皆執不可。阿固岱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爾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

右丞相哈喇哈斯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遣哈

喇托克托計事京師。哈喇哈斯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於懷州。使至懷州。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姦謀。安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猶豫未決。孟復進曰。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豈暇論宗族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大悟。乃奉其母行。先遣孟趨哈喇哈斯所覘之。適皇后使問疾哈喇哈斯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不疑之。既而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之人皆不能決。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者如林。殿下侍御單寡。不過數十人。兵仗不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待大太子之至。然後圖之。未晚也。孟曰。羣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入造內廷。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為殿下用。何求而弗獲。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鬬於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艱于大兄。非弟也。得時弗為。非智也。臨機不斷。非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當以卜決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遊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之睽。

立而獻卦曰。卦大吉。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牛掣。其人彤且劓。內兌廢也。厥宗噬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无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喜。振袖而起。衆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至衛輝。經比干墓。顧左右曰。紂內荒於色。毒痡四海。比干諫。紂剖其心。遂失天下。令祀比干墓。為後世勸。至漳水。值大風雪。田叟有以盂粥進者。近侍卻不受。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漢光武嘗為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阻。往往不知稼穡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叟綾一匹。慰遣之。二月辛亥。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大都。與母鴻吉哩氏入內。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為賀其生辰。因以舉事。阿實克布哈知之。言於哈喇哈斯。且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于人矣。不若先事而起。哈喇哈斯曰。善。夜遣人啓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懷寧王遠不能速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復遣都萬戶囊嘉特（舊作囊家歹今改）諭諸王圖喇（舊作禿剌今改）定計。囊嘉特力贊之。乃先二日。以三月丙寅。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王計事。至即幷諸王莽賚特穆爾執之。鞫問辭服。械送上都。收阿固岱巴特瑪琳沁賽音諤德齊巴延等誅之。諸王庫庫楚（舊作闊闊出今改）伊克圖（舊作牙忽都今改）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王何為出此言也。

彼惡人潛結宮壼，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稱監國，與哈喇哈斯日夜居禁中以備變。 監國命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皆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監國命楊多爾濟（舊作朶兒只，今改）譏察禁衞。多爾濟，寧夏人，早侍藩邸，見倚重，李孟之使京師也，多爾濟從行，至是密致警備，監國賴焉。 是月，道州營道縣暴雨，山裂一百三十餘處。 夏五月乙丑，懷寧王哈尚至上都。初，哈尚聞帝崩，自阿勒台山（舊作按台山，今改）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時內難既平，鴻吉哩妃以兩子星命，令陰陽家推算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重光為哈尚年幹，旃蒙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年幹也。妃惑其言，遣近臣告哈尚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生，豈有親疏，陰陽家所言運祚修短，不容不思。哈尚語托克托曰：我捍邊陲十年，又嗣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它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耳。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昂輝（舊作按灰，今改）由中道，綽和爾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而遲迴不進。托克托馳至大都，具道哈尚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深愛。今大憝已除，諸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懷寧王不至，復遣阿實克布哈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托克托繼往，行至中道，懷寧王輿中望見之，趣使同載。托克托備述妃言，懷寧王大感悟，及是至上都，以阿實克布哈為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即侍其母來會於上都，廢皇后巴約特氏，居東安殺之，誅西安王阿南達及諸王莽賚特穆爾。 甲申，懷寧王即皇帝位，詔曰：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承，丕衍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十年，親御甲冑，力戰卻敵者屢矣，方諸藩內附，邊事以寧，遽聞宮車晏駕，迺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于和林，咸以朕為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宜膺大寶。朕謙讓未遑，至于再三。還至上都，宗親大臣復請于朕，間者奸臣乘隙，謀為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稟命太后，恭行天罰，內難既平，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祀，合詞勸進，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一日即皇帝位，其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是日，追尊考曰順宗皇帝，母元妃鴻吉哩氏曰皇太后。 壬辰，加知樞密院事托多爾海（舊作朶兒朶海，今改）太傅、中書右丞相，哈喇哈斯荅喇罕太保，並錄軍國重事，知樞密事塔喇海為中書左丞相，預樞密院、宣徽院事，同知徽政院事綽和爾、額爾克達嚕噶齊、阿實克布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莽賚布哈，並為中書平章政

事江浙行省左丞劉正爲中書左丞中書右丞行御史中丞塔斯布哈爲御史大夫　是月建州大雨雹

六月癸巳朔詔立母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爲皇太子受金寶　甲午建中都立宮闕　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有進大學衍義者命王約等節而譯之皇太子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圖像孝經列女傳並刊行賜臣下　翰林學士閻復陳三事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言皆剴切未幾遙授平章政事復力辭不許上疏乞骸骨詔從其請（考異）元史閻復傳十一年春武宗踐阼復首陳三事按武宗卽位在五月非春也今以事連繫之　丁酉中書右丞相哈喇哈斯左丞相塔喇海言臣等與翰林集賢太常老臣集議皇帝嗣登寶位詔追尊皇攷爲皇帝皇攷大行皇帝同母兄也大行皇帝祔廟之禮尚未舉行二帝神主依兄弟次第祔廟爲宜今據請謚皇攷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太祖之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先元妃鴻吉哩氏宜謚曰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堂制可之初累朝皇后既崩者猶以名稱未有謚號禮部主事曹元用言后爲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至是皇后上謚用元用之言也　壬寅塔喇海加太保錄軍國重事太子太師　癸卯置詹事院　乙巳中書省言中書宰臣十四員御史大夫四員前制所無詔與翰林集賢諸老臣議擬以聞　壬子封皇妹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瑚阿布喇爲魯王　甲寅敕內郡江南高麗四川雲南諸寺僧誦藏經爲三宮祈福　御史大夫塔斯布哈（舊作塔思不花今改）言舊制內外風憲官有所彈劾諸人勿預而近有受贓爲監察御史所劾者獄具賫緣奏請託言事入覲以避其罪臣等以爲今後有罪者勿聽至京待其對辨事竟果有所言方許奏陳從之

戊午進封高麗國王王昛爲瀋陽王加太子太傅

秋七月癸亥朔封諸王圖喇爲越王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固岱有勇力人莫能近諸王圖喇實手縛之故有是命哈喇哈斯力爭以爲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圖喇疎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圖喇因譖于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曾署其牘未幾罷爲和林左丞相哈喇哈斯至鎮爲斬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鼈爲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甲子以中書參知政事趙仁榮爲太子詹事以阿保功授莽賚大司徒封其妻爲順國夫人　己巳置宮師府設太子太師少師太傅少傅太保少保賓客左右諭德贊善庶子洗馬率更令丞司經令丞中允文學通事舍人校書正字等官　召張養浩爲司經養浩濟南人先爲堂邑縣尹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爲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盜感泣相戒曰毋負張公有李虎者嘗殺人

其黨暴戾爲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養浩至盡寘諸法民快之去官十年猶爲立碑頌德至是召用未至改文學旋拜監察御史 丁丑以中書左丞相塔喇海爲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御史大夫塔斯布哈爲中書左丞相 辛巳加封至聖文宣王爲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 塔喇海喀斯布哈言中書庶務同僚往往有不俟公議即以上聞今後事無大小請共議而後奏帝曰卿等言是自今庶務非公議者勿奏 以江浙行省左丞郝天挺爲中書右丞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于元好問以勳臣子世祖召見嘉其容止令備宿衛東宮裕宗遇之甚厚累官陝西行御史臺中丞至是遷江浙行省左丞不赴拜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一日以奏事敷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也第旌汝冐言耳 丙戌御史大夫伊囉勒言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許得自選其人它司悉從中書銓擇近臣不得輒奏如此則紀綱不紊帝嘉納之 辛卯發卒二千人爲晉王伊蘇特穆爾築邸舍 是月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兩淮屬郡饑于鹽茶課鈔內折粟遣官賑之詔富家能以私粟賑貸者量授以官 禮部尚書吳鼎奉命賑山東諸郡饑朝議發粟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鼎謂同使者曰民得鈔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恐不可復得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于朝卒從其請 都指揮使茂穆蘇(舊作馬謀沙今改)以角觝屢勝遙授中書平章政事伶官實迪(舊作沙的今改)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院使未幾

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實迪以玉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留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閒冗職名品高者宜遵舊制降之 八月甲午中書省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亦言御史廉訪使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夤緣驟選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亦復請自內降計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中書政務它人輒得干請責以整飭其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請如前制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辛亥中書左丞博囉特穆爾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其命中書省刻板模印諸王而下皆賜之 戊午冀寧路地震 九月甲子帝至自上都 壬申上皇攷及大行皇帝尊謚廟號又上先元妃鴻吉哩氏尊謚祔于成宗廟室 丙子塔喇海言比蒙聖恩賜臣江南田百頃今諸王公主駙馬賜田還官臣等請還所賜從之仍諭諸人賜田悉令還官 丁丑中書省言比議省臣員數奉旨依舊制定爲十二員右丞相塔喇海左丞相塔斯布哈平章綽和爾奇塔特布濟克(舊作乞台普濟今改)如故請以阿實克布哈塔斯哈雅爲平章政事博囉達實劉正爲右丞郝天挺額森特穆爾爲左丞于璋爲參知政事其諸司冗員竝宜揀退從之 甲申詔立尚書省分理財用命塔

喇海塔斯布哈仍領中書以托克托舊作脫虎脫今改嘉璉帕
哈哩鼎舊作教化法魯忽丁今改任尚書省仍自舉官屬命鑄尚書
省印丙戌皇太子建佛寺請買民地益之給鈔萬
七百錠有奇辛卯御史臺言至元中阿哈瑪特綜
理財用立尚書省三載併入中書其後僧格用事復
立尚書省事敗又併入中書粵自大德五年以來四
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頃又聞爲綜理財
用立尚書省如是則必增置所司濫設官吏殆非益
民之事也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整飭
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但此三臣願任其事姑聽
其行冬十月庚子中書省言前置中書省時裕宗
爲中書令嘗至省署敕其後僧格遷立尚書省不四
載而罷今復遷中書於舊省請徙中書令位仍請皇
太子一至中書從之乙巳敕方士日者勿遊諸王
駙馬之門丙辰中書省言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
萬石今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各
輸五十萬石竝由海道達京師從之先是都水監
言巡視白浮甕山河隄崩三十餘里宜編荊笆爲水
口以泄水勢夏初興役至是月工竣十一月丙寅
帝朝隆福宮上皇太后玉冊玉寶太后性聰慧教宮
中侍女皆執治女功然不自檢飭自正位東朝淫恣
日甚內則赫嚕謨伊勒色巴用事外則幸臣實勒們
轉埒及宣徽使特們德爾舊作鐵木迭兒今改相率爲姦以至濁
亂朝政焉辛未以塔喇海領中政院事乙亥中
書省言大都路供億浩繁驟于屬郡取之其軍站鷹
坊控鶴等戶恃其雜徭無與冒占編氓請降璽書依

祖宗舊制悉令均當或輒奏請者亦宜禁止制可
皇太子言近蒙恩以安西吉州平江爲分地租稅悉
以賜臣臣恐宗親昆弟援例自五戶絲外餘請輸之
內帑其陝西運司歲辦鹽十萬引向給西安王以此
錢斟酌與臣惟陛下裁之帝曰太子所思甚善歲以
十萬錠給之不足則再賜己卯以皇太子受冊禮
成帝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杭州平江等處
大饑丁亥發粟賑之庚寅賜太師伊徹察喇江南
田四十頃時賜田悉奪還官中書省以爲言詔伊徹
察爾自世祖時積有勳勞非餘人比宜以前後所賜
合百頃與之十二月壬辰朔中書省言舊制金虎
符及金銀符典瑞院掌之給則由中書事已則復歸
典瑞院今出入多不由中書下至商人結託近侍奏
請以致泛濫出而無歸自後除官及奉使應給者非
由中書省勿給從之乙未齊塔察爾等擾擅州民
強取米粟六百餘石詔官訊之癸卯命留守司以
來歲正月十五日起燈山于大明殿後延春閣前
丁巳以中書省言國用浩穰民貧歲歉詔宣政院併
省佛事中書省言刑法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世
祖已有定制自元貞以來以作法事之故放釋有罪
失于太寬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
歸有司依法裁決又各處民饑除行宮外工役請悉
罷停從之庚申詔改大德十二年爲至大元年
敕內廷作佛事毋釋重囚以輕囚釋之是歲徽蕭
𣂏爲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
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

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與致行甚高踐履篤實關輔之士翕然宗之　起王利用爲太子賓客疏言時政曰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杜絕讒言求納直諫官司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帝及太子嘉納皇后聞之命錄副本以進（考異）王利用言時政元史本傳作成宗時事今覈其前後乃武宗即位後事也其贈謚則在仁宗之時耳　利用尋以老疾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利用語其弟曰吾受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不能爲也遂卒後贈平章政事謚文貞　中書平章政事鄂爾根薩理卒後贈太師追封趙國公謚文定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托克托卒帝以托克托善爲治吏民安之久不及召還至是卒年才四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十四 起著雍涒灘正月盡屠維作噩十二月凡二年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 諱海山順宗達爾瑪巴拉之長子母曰興聖皇太后鴻吉哩氏至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生成宗大德三年總兵北邊八年封懷寧王賜金印十一年春成宗崩帝自阿勒台山至于和林諸王勳戚皆勸進五月遂即位于上都

至大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曲赦御史臺見繫犯贓官吏罪止徵贓罷職 帝之在潛邸也知樞密院濟爾哈圖有不遜語至是將寘之法托克托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爲報仇恐人人自危況濟爾呼圖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 甲子以阿實克布哈舊作阿沙不花今改爲右丞相行御史大夫初阿實克布哈見帝容色日瘁乘閒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櫱是耽嬪妃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托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有是命帝嘗觀近臣蹴踘命出鈔十五貫賜之阿實克布哈頓首言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伎淫巧之人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 己巳紹興台州慶元廣德建康鎮江六路饑死者甚衆饑戶四十六萬有奇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舊作脫歡察兒今改議行勸貸之令斂富民錢一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主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也長孺婺州人其在寧海發姦摘伏明斷若神 特授乳母夫壽國公楊燕嘉努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因乳母推恩及其夫沿爲故事名器益濫矣 甲午中書省言進海東青鶻者常乘驛馬五百不敷應重括民閑車馬兵部請以各驛馬陸續而進勿括爲便從之 戊子皇太子請以阿實克布哈復入中書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復入御史臺 己丑中書省言阿實特穆爾舊作阿失鐵木兒今改請詣河西地采玉役人千餘需馬四十餘匹以不急之務勞民宜罷之又言近百姓艱食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略明立賞罰或匿盜不聞或期會不至及逾期不獲者官吏連坐江浙行省海賊出沒殺虜軍民其已獲者例合結案待報會官審錄無冤棄之于市自首者原罪給粟能擒其黨者加賞帝曰弭盜安民事爲至重宜即議行之

西番僧在上都者强市民薪民訴于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地箠扑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詔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乃寢其令 二月癸巳立鷹坊爲仁

虞院秩正一品以右丞相托合托遙授左丞相圖喇特穆爾額克達嚕噶齊伊勒齊竝爲仁虞院使　乙未中書省言陛下登極以來賜賞諸王恤軍力賑百姓及殊恩泛賜帑藏空竭請權支鈔本以周急用不急之費姑緩之帝曰卿等言是泛賜者不問何人毋得蒙蔽奏請　壬寅從皇太子請改詹事院使爲詹事副詹事爲少詹事院判爲丞　太子近侍有以俳優進者典收太監王結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太子優納之　中書省言陝西開成路前者地震民力重困已免賦二年請再免今年從之　甲辰發軍士千五百人修五臺山佛寺　命有司市邸舍一區賜丞相特因特穆爾　己未以皇太子建佛寺立營繕署　三月庚申朔中書省言鄃王徹圖南人戶散失詔有司括索昔阿濟奇括索所失人戶成宗慮其爲例不許今若括索未免擾民且諸王多必援例請寢其事從之時莊聖皇后及諸王呼托克托人戶散入他郡哈都齊托歡輒降璽書括索陝西行省及真定等路省臣復言百姓均在國家版籍今所遣使輒奪軍驛編民等戶非宜帝曰彼奏誤也卿等速追以還　丁卯建興聖宮遣使祀五嶽四瀆名山大川　戊寅帝如上都　建佛寺于大都城南　己卯命翰林國史院纂修順宗實錄　是春紹興慶元台州大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　夏四月戊戌中書省言請依元降詔敕勿超越授官泛濫賜賚帝曰朕累有旨止之又復蒙蔽以請自今縱有旨卿等其覆奏罪之　辛亥樞密院言諸

王各用其印符乘驛使臣旁午驛戶困乏宜準舊制量其馬數降以璽書奏可　丙辰高麗國王王晅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官行征東行省事高麗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其土民不勝其困且非世祖舊制帝曰先請立者以卿言今請罷亦以卿言其準世祖舊制速遣使往罷之　五月丁卯御史臺言成宗朝建國子監學迄今未成皇太子請畢其功制可　召吳澄爲國子監丞國學自許衡後漸失其舊法澄至旦然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　己巳管城縣大雨雹深一尺無麥禾　丙子以諸王及西番僧從駕上都途中擾民禁之　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　御史臺言比奉旨罷不急之役今復爲各官營私宅請俟行宮及大都五臺寺畢工然後從事爲宜詔除佤頭三寶努所居餘悉罷之　辛巳中書省言舊制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得自選官諸官府必中書省奏聞遷調宜申嚴告諭從之　六月丁酉隴西寧遠縣地震雲南烏撒烏蒙三日之中地大震者六　帝欲以宦者李邦寧爲江浙平章邦寧辭曰臣以閹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官榮寵過甚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相者佐天子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臣不敢奉詔帝大悅戊戌加邦寧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辛丑以沒入朱清張瑄田產隸中宮立江浙財賦總管府提舉司　是月以江淮大

饑免今年常賦及夏稅益都水民饑采草根樹皮以
食有父食其子者詔免今歲差徭仍發粟賑之 秋
七月庚申流星起自句陳南行圓若車輪微有銳經
貫索滅 敕以金銀歲入數少自今勿問何人以金
銀爲請奏及托之奏者皆抵罪又各處宣慰使等官
多以結托來京師今後非奉朝命毋赴闕 皇太子
諭詹事庫春(舊作曲出今改)曰汝舊事吾其與同僚協議務
遵法度凡世祖所未嘗行及典故所無者愼毋行
壬戌皇子和實拉(舊作和世㻋今改)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
汝寧潁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中書省言潁
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伊瑪罕者妄稱省委括地蠶
食其民以有主之田指爲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
六百餘人相率來訴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
其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人方缺食若從所
請爲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
于漷州澤中發軍千五百人助其役 中都行宮成
立留守司兼開寧路都總管府 己巳眞定水溢賑
之 癸酉詔諭安南國 癸未樞密院言世祖時樞
密臣六員成宗時增至十三員今署事者三十二員
宜汰之敕罷塔斯岱等十一人 甲申太師淇陽王
伊徹察喇請置王傅中書省謂異姓王無置傳例不
許 乙酉以綦虎人徹爾集斯爲監察御史 是月
以左丞相塔斯布哈爲中書右丞相太保奇塔特布
濟克爲中書左丞相內外大小事務竝聽中書省區
處諸王公主駙馬勢要人等毋得攪擾沮壞近侍臣
員及內外諸衙門毋得隔越聞奏各處行省宣慰司

及在外諸衙門官非奉旨及中書省明文毋得擅自
乘驛赴京營幹私事 八月丙申御史臺言奉敕遣
監察御史薩都鼎赴上都按世祖成宗迄于陛下累
有明旨監察御史乃朝廷耳目中外臣僚作姦犯科
有不職者聽其糾劾治事之際諸人勿得與焉遣者
鞫問刑部尚書烏喇實贓罪蒙詔獎諭諸御史皆被
賜賚臺綱益振今薩都鼎被逮同列皆懼所係非小
宜寢其命申明憲臺之制諸人勿得與聞制可 九
月丙辰以內郡歲不登諸部人馬之入都城者減十
之五 中書省言夏秋之閒鞏昌地震歸德暴風雨
濟寧泰安眞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
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
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
陽失序害及百姓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
由來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愼所行耳 高麗國王王
昛卒 召山東宣慰司劉敏中爲翰林學士承旨時
災異薦臻帝召公卿集議弭災之道敏中疏列七事
帝嘉納之未幾以疾還鄉里敏中義不苟進進必有
所匡救每以時事爲憂或鬱而勿申則戚形于色嘗
與同儕各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是吾志
也 壬戌太尉托克托奏泉州大商進異木沈檀可
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未幾泉州商復進珍
異及寶帶西域馬 丙寅蒲縣地震 乙亥帝至自
上都 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指以
問內侍李邦寧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聖訓曰
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樸儉可爲華侈之戒帝命發

餼視之數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
世祖雖神聖然嗇于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
爲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
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
會宗親資費無算且暮不及必將橫斂掊怨豈美事
耶太后及帝深然其言　庚辰以高麗國王王璋嗣
高麗王　冬十月癸巳蒲縣陵縣地震　甲午以阿
實克布哈知樞密院事　癸卯以西蕃僧嘉勒斡巴
勒（舊作教瓦班今改）爲翰林學士承旨　中書省請以湖廣米
十萬石貯于揚州分江西江浙海漕五萬石貯朱汪
利津二倉以濟山東饑民從之　敕凡持內降文記
買河閒鹽及以諸王駙馬之言至運司者一切禁之
持內降文記不由中書者聽運司以聞　十一月己
未中書省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
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
官日增請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者悉汰之又今中
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爲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敝
倉廩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巨萬恐將不
繼宜暫節縮又言百司之事每與中書有干預者請
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勿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
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朕加之
罪　己巳以奇塔特布濟克（舊作乞台普濟今改）爲右丞相托克
托爲左丞相既又從托克托言以塔斯布哈與奇塔
特布濟克俱爲右丞相　中書省言國用不給請沙
汰宣徽大府利用等院籍定應給人數其在上都行
省者委官裁省又行泉院專以守寶貨爲任宜禁私

獻寶貨者又天下屯田所由所用者多非其人以致
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府雲南爲地絕遠餘當選習
農務者往與行省宣慰司親至其地可興者興可廢
者廢各具籍以聞並從之　癸未皇太后造寺五臺
山摘軍六千五百人供其役時太后欲幸五臺言者
請開保定五迴嶺以取捷徑遣使偕總管吳鼎視地
形計工費鼎言荒山陡入人迹久絕非乘輿所宜往
還報太后爲寢其役　宣徽使特們特爾（舊作鐵木迭兒今改）出
爲江西平章政事旋拜雲南行省左丞相時特們德
爾猶未用事也　閏月乙丑以大都米貴發廩減其
價以糶賑貧民民有鬻子者命有司贖之　乙未厚
恤故丞相鄂勒哲之家　丙申罷江南進沙糖止富
民輸粟賑饑補官　丁酉禁江西湖廣汴梁私捕駕
鵝　乙巳中書言回回商人持璽書佩虎符乘驛馬
各求珍異既而以一豹上獻復邀回賜似此甚衆虎
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今以畀諸商人誠非所
宜請一槩追之制可　罷順德廣平鐵冶提舉司聽
民自便有司稅之如舊　甲寅太傅哈喇哈斯薨哈
喇哈斯之在和林也帝賜以大帳如諸王諸藩禮及
寢疾語其屬曰吾不復能佐理國事矣行省之務汝
曹勉之毋貽朝廷憂帝聞其歿驚悼曰喪我賢相詔
歸葬昌平贈太師追封順德王謚忠獻　是歲太師
伊徹察喇言察巴爾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倘
諸部合謀必爲國患請撫安都爾斡之子庫春（舊作欽徹
今改）及處諸部來歸者于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
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察巴

爾等果欲奔庫春庫春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至大二年春正月乙丑從皇太子請罷宮師府設賓
客諭德贊善如故太子知禮部尚書王約之賢乞以
自輔帝以約爲詹事府丞 庚寅越王圖喇有罪賜
死圖喇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去年秋帝幸涼亭將御
舟圖喇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御萬歲山
圖喇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
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鞫之辭服遂伏其辜 禁
日者方士出入諸王公主近侍及諸官之門 辛卯
皇太子諸王百官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
章孝皇帝乙未恭謝太廟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
復欲如之李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享祀但以
疾廢禮耳陛下繼承之初正宜開彰孝道以率先天
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
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爲大禮使親
饗太廟自此始 丙申詔天下弛山澤之禁恤流移
毋令見戶包納差稅 己亥封知樞密院容國公綽
和爾(舊作牀兀兒今改)爲句容郡王初帝在海上綽和爾請急
歸定大業帝納其言及即位封爲公至是入朝晉封
王帝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衣今以
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世祖所御安輿賜之且曰以
卿有足疾故賜此綽和爾叩頭涕泣固辭曰世祖所
御非臣所敢當也帝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命有
司別置馬轎賜之俾乘至殿門下 乙巳塔思布哈
奇塔特布濟克言諸人恃恩徑奏璽書不由中書直
下翰林院給與者今覈其數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
年所出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田土戶口金銀鐵冶
增餘課程進貢奇貨錢穀選法詞訟造作等事害及
於民請盡追奪之今後有不由中書者切勿與制可
丙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
牢 二月戊午賑真定路饑 癸亥皇太子如五臺
佛寺以王約從既至約諫不可久留太子然之即還
上京 罷行泉府院以市舶歸之行省 乙丑以和
林屯田有收給賞官吏軍士有差 壬申令各衛董
屯田官三年一易 甲戌弛中都酒禁 三月己丑
遼陽行省右丞洪萬訴高麗國王王璋不奉國法恣
暴等事中書省請令洪萬與璋辯對敕中書毋令辯
對令璋從太后之五臺山 以梁王在雲南有風疾
命諸王婁都爾代鎮雲南 庚寅帝如上都御史臺
言京師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今乘輿
行幸請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爲令從之 甲辰
中書省言國家歲賦有常頃以歲儉所入曾不及半
而去歲所支鈔至千萬錠糧三百萬石陛下嘗命汰
其求芻粟者而宣徽院勃克下竟不能行視去歲反
多三十萬石請用知錢穀者二三員于宣徽院佐理
之又中書省斷事官大德十年四十三員今皇太子
位增二員諸王庫庫楚等亦各增一員非舊制臣等
以爲皇太子位所增宜存諸王者宜罷並從之 乙
巳中書省言中書爲百司之首宜先汰冗員帝曰百
司所汰卿等宜定議省臣去留朕自籌之 夏四月
甲寅中書省言江浙杭州驛半歲之閒使人過者千
二百餘有桑烏保赫鼎(舊作桑合寶丁今改)等進獅豹鴉鶻留

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餘觔，請自今遠方以奇獸異寶來者，依驛遞；其商人因有所獻者，令自備資力。從之。　辛酉，立興聖宮江淮財賦總管府。　癸亥，摘漢軍五千，給田十萬頃，於直沽沿海口屯糧。壬午，詔中都創皇城角樓。中書省言：「農事正殷，蝗蝝徧野，百姓艱食，請依前旨罷其役。」帝曰：「皇城若無角樓，何以壯觀！先畢其功，餘者緩之。」　以建新寺，鑄提調監造三品銀印。　益都諸路蝗。　五月丁酉，以陰陽家言：「自今至聖誕節，不宜興土。」權停新寺工役。六月癸亥，選官督捕蝗。　從皇太子言，禁諸賜田者馳驛徵租擾民。　庚午，中書省言：「奉旨即停新寺工役，其亭苑鷹坊諸役，請并罷。又太醫院遣使取藥材於陝西、四川、雲南，費公帑，勞驛傳，臣等議：事干錢糧隔越中書，徑行宜禁止。」並從之。　以大都隸儒籍者四十戶，充文廟樂工。　從皇太子請，改典樂司提點大使等官爲卿、少卿、丞。　甲戌，以宿衛之士比多冗雜，遵舊制存蒙古色目之有閥閱者，餘皆革去。　皇太子言：「宣政院文案不檢覈，於憲章有礙，遵舊制爲宜。」從之。　安西王阿南達既以謀逆誅，國除，其秦中版賦入詹事院，至是大臣請封其子，復國。太子以問王約，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後！」議遂寢。

乙亥，中書省言：「宣政院奏免僧道田租，臣等議：田有租，商有稅，乃祖宗成法，不當免。」詔依舊制徵之。秋七月癸未，河決歸德府境。　己亥，河決汴梁之封邱。　四川肅政廉訪使趙世延修都江堰，民便之。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軍士就戍往來者多害人，軍官或抑良爲奴，世延悉正其罪，除其樊。八月癸酉，復置尚書省。初，帝從托克托嘉琿帕合哩鼎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至是約蘇舊作樂實今改言鈔法大壞，請更之，令工役畫新鈔式以進，又與保巴舊作保八今改議立尚書省。帝命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奇塔特布濟克、托克托爲丞相，三寶努、約蘇爲平章，保巴爲右丞，王羆參知政事，以畫新鈔式者爲印鈔庫大使。」並從之。塔斯布哈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努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宜勿拘例，授以宣敕。」制可，仍改各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阻撓者罪之。　己未，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左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舊作不里牙敦今改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餘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軍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鄂勒哲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柰何？」鄂勒哲愧謝曰：「實慮不及此。」又命福建取繡工童男女六人，約言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耶！」太子即命止之，稱善再三。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

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啓事，一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彥博，約字也。

是月，司徒加平章政事石天麟薨。天麟在世祖時，以忠直見稱。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素與交惡，發其事，將寘之極刑。世祖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聞有禁令也。事遂寢。世祖嘗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宮掖，杖此可也。歿年九十二，追封冀國公，謚忠宣。　九月庚辰朔，詔朝廷得失，軍民利害，有上言者，皆得實封以聞。在外者赴所屬轉達。各處人民饑荒轉徙復業者，逋欠並行蠲免，仍除差稅三年。田野死亡遺骸暴露，官爲收拾。　頒行至大銀鈔，詔曰：昔我世祖皇帝始造中統交鈔，以便民用，歲久法隳，亦既更印造至元寶鈔，逮今又二十三年，物重鈔輕，不能無弊，迺循舊典，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菽麥米穀，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船興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並禁之。中統交鈔，詔書到日，限一百日盡數赴庫倒換。諸色課程，如收至大銀鈔，以一當五。頒行至大銀鈔二兩至一釐，定爲一十三等，以便民用。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云。　監察御史張養浩言：立尚書省不便，既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而不聞。養浩曰：昔僧格（舊作桑哥今改）用事，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聞，臺將安用？　江南治書侍御史敬儼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壞，乃左遷儼爲左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釐弊，課役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增羨爲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爲額，是病民以爲己也，不可。乃止。　癸未，尚書省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務壅塞，朝夕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請自今省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十餘條，刪除煩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並從之。　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領行工部事三人，行工部尚書二人，仍令尚書左丞相托克托兼領之。　丙戌，帝至自上都。　詔訪求先朝舊臣，特除耶律希亮翰林學士承旨。希亮，鑄之子也，先事世祖，爲符寶郎，累遷吏部尚書，屢進讜言，爲世祖所嘉納，以足疾謝事，家居二十餘年，至是復召用，尋命知制誥兼修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進。　癸巳，以薪價貴，禁權豪畜鷹犬之家不得占據山場，聽民樵采。　丙申，御史臺言：頃年歲凶，民疫，陛下哀矜賑之，獲濟者衆。今山東大饑，流民轉徙，請以本臺沒入贓鈔萬錠賑救之。制可。又言：比者近侍爲人奏請

賜江南田一千二百三十頃爲租五十萬石請拘還官從之　己亥始制錢先是行鈔法雖皆以錢爲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于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立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準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準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臺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請與省臣議不報

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倘于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請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掌之今臣等議宜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從之　詹事院啓太子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采之太子曰所寶維賢瑟瑟何用焉若是者後勿復聞先是近侍言賈人有獻美珠者太子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導以奢靡蠧財也　丁未三寶努言養豹者害民爲甚詔禁之有復犯者雖貴幸亦加罪　冬十月庚戌朔以皇太子爲尚書令初帝從塔特布濟等言凡中書宣敕皆以尚書掌之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以郝彬爲參知政事彬見尚書省諸同列生事要功殺無罪之人務積誠意相開引或從或違橫不可制旋命兼大司徒不拜彬見皇太子懇辭至力因稱疾篤遂得歸　丙辰約蘇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商稅餘皆無與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請自今有歲收糧五萬石以上者令石輸二升于官仍質一子爲軍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衛士半留於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於此詔如其言行之　辛酉弛酒禁立酒課提舉司　尚書省以錢穀繁劇增戶部侍郎員外郎各一員又增禮部侍郎郎中各一員凡言時政者屬之　立太廟廩犧署設令丞各一員　乙丑以皇太后有疾詔釋天下大辟百人　癸酉尚書省言比年東汰宂官之故百官俸至今未給請如大德十年所設員數給之餘弗給從之　加知樞密院事圖呼魯左丞相　戊寅御史臺言常平倉本以益民然歲不登遽立之必反害民罷之便又言歲凶乏食不宜遽弛酒禁詔與省臣議　是月右丞相阿實克布哈薨阿實克布哈忠直廉介嘗命出太府金分賜諸王貴戚及近侍方出朝見一人倉皇若有所懼狀曰此必盜金者召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以聞就以金賜之命誅盜者辭曰盜誅固當金非臣所宜得願還金以贖盜死帝悅而從之有以左道惑衆者大室多信之捕實於法後追封順寧王諡忠烈　十一月庚辰朔以徐邳連年大水悉免今歲差稅又以東平濟寧薦饑免差稅之半下戶悉免之增吏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員令考功以行黜陟

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索勒濟爾威（舊作算只兒威今改）往招諭之比至爲賊所賂復肆

攻掠遂以敗還命嚴鞫之　乙酉尚書省及太常禮儀院言郊祀者國之大典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北郊請以世祖配制可　辛丑尚書省言國之糧儲歲費浸廣而所入不足今歲江南頗熟欲遣和糴恐米價倍增請以至大鈔二千錠分之江浙河南江西湖廣四省於來歲諸色應支糧者視時直予以鈔可得百萬不給則足以各省錢從之

丁未擇衛士子弟充國子學生　十二月乙卯帝親饗太廟上太祖聖武皇帝謚廟號及光獻皇后謚又上睿宗景襄皇帝謚廟號及莊聖皇后謚　武昌婦人劉氏詣御史臺訴三寶努奪其所進亡宋玉璽一金椅一夜明珠三詔尚書省臣及御史中丞雜問乃三寶努讁武昌時與劉往來及三寶努貴劉託以追逃婢來京師至三寶努家見逃婢所竊物以問三寶努不答劉忿訴於臺獄成以劉氏為妄杖之歸籍時三寶努已晉太保而素行不孚於衆如此元史三公表以三寶努拜太保在至大三年錢辛楣據徽州路儒旨揮載至大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太保三寶努丞相奏則二年之冬已為太保矣今從之

丙辰併中書省左右司　遣使往諸路分揀逋負合徵者徵之合免者免之　辛酉申禁漢人執弓矢兵仗　壬戌陽曲縣地震有聲如雷　丁丑詔封贈內外百官三品以上者許請謚凡請謚者許其家具本官平日勳勞政績德業藝能經由所在官司保勘與本家所供相同轉申吏部考覆呈都省都省準擬令太常禮儀院驗事蹟定謚若勳戚大臣奉旨賜謚者不在此例　商議遼陽行中書省事洪君祥卒君祥自少受知世祖許為遠大之器從南伐戰功較多及退居則絕口不言時事　浦江鄭文嗣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者文嗣卒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官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姪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有司以狀聞詔表其門復其役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婚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閭里皆懷之以恩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　初李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夜宴飲半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為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于色耳道復孟之字也帝感其言即命訪孟得之許昌陘山遣使召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十五 （起上章掩茂正月盡重光大淵獻十二月凡二年）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

至大三年春正月癸未省中書官吏自客省使而下一百八十一員 李孟入見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 乙酉特授孟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 戊子禁近侍諸人外增課額及進他物有妨經制 丁亥白虹貫日 營五臺寺役工匠千四百人軍三千五百人 辛卯立皇后鴻吉哩氏 乙未定稅課法諸色課程竝繫大德十一年考校定舊額元增總爲正額折至元鈔作數自至大三年爲始餘止以十分爲率增及三分以上爲下酬五分以上爲中酬七分以上爲上酬增及九分爲最不及三分爲殿所設資品官員以二周歲爲滿 癸卯改太子少詹事爲副詹事擢詹事丞王約爲之約嘗諫太子節飲詞意懇切太子嘉納一日太子如西園觀角觝戲命取繒帛賜之約入遽見問曰汝何爲來太子遽止之又欲觀俳優事已集而約至卽命罷去其見敬禮如此 乙巳令中書省官吏如安圖居中書事時例存設其已汰者尚書省選敘 二月癸未浚會通河給鈔四千八百錠糧二萬一千石以募民 乙丑尚書省言官階差等已有定制近奉聖旨懿旨令旨要索官階者率多躐等願依世祖舊制次第給之制可

丁卯尚書省言至元鈔初行卽以中統鈔本供億及銷其板今既行至大銀鈔宜以至元鈔輸萬億庫銷燬其板止以至大鈔與銅錢相權通行爲便從之

己巳寧王庫庫楚（舊作闊闊出今改）與越王圖喇（舊作禿剌今改）子喇特納實哩（舊作阿剌納失里今改）謀爲不軌事覺下庫庫楚獄竄喇特納實哩于漠北磔西僧特哩（舊作鐵里今改）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庫庫楚平章政事特爾格獨辨其誣詔釋之流于高麗 三寶努賜號達喇罕以庫庫楚食邑清州賜之自達嚕噶齊而下竝聽舉用 壬申約蘇加尚書左丞相行平章政事封齊國公

（攷異）元史本紀以約蘇爲尚書左丞相駙馬都尉封齊國公然宰相表祗列約蘇于平章政事不言其爲左丞相也虞集撰約蘇碑云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行平章政事錢辛楣曰武宗之世名爵濫而遙授之官衆此左丞相亦遙授非真拜故表不書本紀不書行平章政事又不云遙授殆誤以爲真相矣今從碑文正之

三月庚寅尚書省言初世祖以哈都叛積其分地五戶絲爲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藏二十餘年今其子徹伯爾（舊作察八兒今改）感慕德化歸覲朝廷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頒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所愧 壬辰帝如上都 夏四月辛未賜角觝者阿爾銀千兩鈔四百錠 丙子增國子生爲三百員 五月癸巳賑東平饑 六月丁未朔詔尚書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三寶努總治百司庶務竝從尚書省奏行 三寶努等勸帝立皇子爲皇太子托克托方獵于柳林亟召之還三寶努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托克托驚曰何謂也曰皇子寖長聖體近日倦勤儲副所宜早定托克托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姪

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三寶努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托克托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努莫能奪其議。　己酉。立上都中都等處銀冶提舉司。尚書省言拜都嚕斯云雲州潮河等處產銀。令往試之。得銀六百五十兩。詔以拜都嚕斯為銀冶提舉司達嚕噶齊。　壬申。以西北諸王徹伯爾等來朝。告祀太廟。特設宴於大廷。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敬宣王度。以為告戒。托克托薦濟爾哈呼。具其言以進。果稱旨。帝歎曰。博勒呼博爾濟。前朝人傑。托克托今世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授托克托及諸王大臣。被宴就列。托克托即席陳西北諸藩始離終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詞旨明暢。聽者傾服。　賜托克托及三寶努珠衣。又封三寶努為楚國公。以常州路為分地。　是月。荆門州大水。山崩。壞官廨民居二萬餘間。死者二千餘人。汝州六安州俱大水。　秋七月丙戌。循州大水。漂沒廬舍。　癸巳。給親民長吏考功印歷。令監治官歲終驗其行蹟。書而上之廉訪司御史臺尚書禮部考校。以為陞黜。　己亥。禁權要商販挾聖旨懿旨令旨阻礙會通河民船者。

八月甲寅。白虹貫日。　丙辰。以行用銅錢。詔諭中外。　己巳。尚書省言。今歲頒賚已多。凡各位下奏聖旨懿旨令旨賜財物者。請分汰。帝曰。卿等但具名以進。朕自分汰之。　九月丙戌。帝至自上都。　壬辰。皇太子言。司徒劉夔乘驛省親江南。大擾平民。二年不歸。詔罷之。　監察御史張養浩上時政書。其略曰。自古國家之難。多伏于治平無事之日。為人臣者欲及未然而言。則恐無實迹。人主忽焉而莫之信。欲俟已然而言。又恐事成。不救。貽人主無可奈何之憂。世徒知聽言者難。而不知進言者之為尤難也。陛下龍飛之始。詔中外一遵世祖皇帝舊制。而近年以來。稽厥廟謨。無一不與世祖異者。豈陛下欲自成一代之典。以祖宗為不必法與。將臣下工為佞詞。陰變之而陛下不知也。世祖時官外者有田。今乃假祿米以奪之。世祖時江南無質子。今乃入泉穀以誘之。世祖時用人必循格。今乃破憲法以爵之。世祖時守令三載一遷。今則限九年以困之。世祖時楮幣有常數。今則隨所費以造之。世祖時臺省各異選。今則侵其官而代之。世祖時墨敕在所禁。今則開倖門以納之。世祖時課額未嘗添。今則設苛禁以括之。世祖時言事者無罪。今則務煅煉以殺之。當國者姦謀詭計。謬論詐忠。以熒惑朝廷。欺天罔人。惟己是利。陛下信彼方深。任彼方篤。今天下藩鎮無有外敵。無有大盜竊發者。無有宦官作福者。無有女謁亂政者。無有然而所以未極於治者。良由任事之臣惟知曲意迎合。而不知進逆耳之忠言。惟務一切更張。而不知繩武祖宗。足以為法。今則姑舉害政之太甚者十事。為陛下言之。一曰賞賜太侈。貨財非經天降。皆世祖銖累寸積而致之。百姓罷精殫力而奉之。四方萬里之外。窮鄉陋邑。疲魂嫠婦。髮鶴于耕。手龜于織。采玉者躡不測之淵。煎鹵者抱無涯之苦。比至積微成巨。改樸以文。為功幾許。為費幾何。然後得入於官。水舸陸輿。兵民警衛。沒則責償於見官。壞則倍徵於來者。其在下者有如

是之難苟因一笑之懽一醉之適不論有功無功紛紜賜予豈不灰民心糜國力哉二曰刑禁太疏法者天下公器將以威姦弼教也比見近年臣有贓敗各以左右賄賂而免民有賊殺多以好事赦宥而原加以三年之中未嘗一歲無赦殺人者固已幸矣其無辜而死者冤孰伸耶臣嘗官縣見詔赦之後罪囚之出大或讐害事主小或攘奪編氓有朝蒙恩而夕被執旦出禁而暮殺人數四發之未嘗一正厥罪者又有始焉鼠偷終成狼虎之噬遠引虛攀根連株逮故蔓其獄未及期歲又復宥之古之赦令出人不意今詔稿未脫姦民已羣然誦之乘隙投機何事不有以致爲官者不知所畏罪露則逃爲民者不知所憂釁禍益熾甚非導民以善之義三曰名爵太輕陛下正位宸極皇太子冊號東宮以來由大事初定喜激于中故左右之人往往爵之太高祿之太重微至優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參政者其他因修造而進秩以技藝而得官曰國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於朝自有國以來名器之濫無甚今日夫爵祿人君所以厲世磨鈍因一時之懽加以極品之貴則有功者必曰吾艱苦如此而得之彼優游如此而得之自今孰肎赴湯蹈火以徇國家之急哉四曰臺綱太弱御史臺乃國家耳目所在近年綱紀法度廢無一存昔在先朝雖掾吏之微省亦未嘗敢預其選今臺閣之官皆從尚書省調之夫選尉所以捕盜也尉雖不職而使盜自選之可乎自古姦臣欲固結恩寵移奪威權者必先使臺諫默然乃行其志臣不容不言於未然也五曰土木太盛累年山東河南諸郡蝗旱洊臻郊關之外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攜幼就食他所者絡繹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婦至相與鬻爲食者比比皆是當此災異之時朝廷宜減膳徹樂去幾緩刑停一應不切之役今剏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則有五臺增修之擾內則有養老宮殿營造之勞括匠調軍旁午州郡或度遼伐木或濟江取材蒙犯毒瘴崩淪壓溺而死者無日無之糧不實腹衣不覆體萬目睊睊無所控告以致道上物故者在所不免以此疲氓使佛見之陛下知之雖一日之工亦所不忍彼董役者惟知鞭扑趣成邀功倖賞因而盜匿公費奚暇問國家之財詘生民之力殫哉六曰號令太浮近年朝廷用人不察其行不求諸公縱意調罷有若奕碁其立法舉政亦莫不爾雖制誥之下未嘗有旬月期年而不變者甚則朝出而夕改甫行而即止一人昉仕而代者踵隨不惟取笑於一時又貽口實於後世廟堂之上舉措如此則外方諸郡事體可知原其所以致此者蓋由執政徧心自用恃寵大言或急于迎合之私或牽於好惡之過輕率無謀而徒爲是紛擾也七曰倖門太多比見天下邪巫淫僧庸醫謬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亡命無賴之徒往往依庇諸侯王駙馬爲其腹心羽翼無位者因之以求進有罪者以之而祈免出則假其勢以凌人更因其衆以結黨入則離閒宗戚造構事端啗以甘言中以詭計中材以下鮮不爲其所惑近如庫庫楚賴發覺之早未及生變豈可不爲之寒心也哉八曰風俗太靡風俗者國家之元

氣也。方今之俗，以僞相高，以華相尚，以冰蘗爲沽譽，以脂韋爲達時，以吹毛求疵爲異能，以走勢趨炎爲合變，順己者雖跖蹻而必用，逆己者雖夷惠而莫容，自非確然有守，不顧一世非笑者，出而正之，則未易善其後也。九曰異端太橫。今釋老二氏之徒，畜妻育子，飲醇啗腴，萃逋逃游惰之民爲暖衣飽食之計，使吾民日羸月瘠，曾不得糠粃以實腹，襤縷以蓋體。今日誦藏經，明日排好事，今年造某殿，明歲構某宮，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藍勝觀，棟宇相望，使吾民穴居露處，曾不得莖芽撮土以覆頂托足。昔世祖嘗欲沙汰天下僧道有室者，籍而民之，後奪於衆多之口，尋復中止。臣嘗略會國家經費，三分爲率，僧居二焉。近者至大二年十一月，昊天寺無因而火，天意較然，可爲明鑒。望自今諭諸省臣，凡天下有夫有室僧尼道士女冠之流，移文括會，竝勒爲民，以竟世祖欲行未及之意。十曰取相之術太寬。比聞中外皆曰朝廷近年命相多結寵入狀以自求進，自古豈有入狀而爲宰相之理！望自今有大除拜，宜下羣臣會議，惟人是論，毋以己所好惡、上所愛憎者以私去取。（攷異）養浩所陳止十事，歸田類稿作一十一事，傳寫之譌也。元史本傳列其目，亦作十事，今從之。養浩言切直，當國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復搆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禍及，乃變姓名遁去。

冬，十月，甲辰朔，太白經天。

戊申，帝率皇太子、諸王、羣臣朝興聖宮，上皇太后尊號冊寶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

御史臺言：「江浙省平章烏訥爾遣人從使臣鼐智密鼎舊作你咱馬丁，今改枉道馳驛，取贓吏紹興獄中釋之。」敕臺臣遣官往鞫，勿徇私情。

以吳鼎同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任率多取其贏，鼎治之一無私焉。朱清、張瑄既籍沒，而民間貨券之已償者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爲辨白，始獲免。

丁巳，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偫雖廣，亦不能給，宜加分減。」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釐實減之。」

庚申，諭曰：「尚書省事繁重，諸司有才識明達者，竝從尚書省選任，樞密院、御史臺及諸司毋輒奏用，違者論罪。」

辛酉，以皇太后受尊號，赦天下。

三寶努言：「省都官不肯勤恪署事，敕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敘。」又言：「故丞相和爾果斯時參議府左右司斷事官、六部官日具一膳，今則無以爲資，乞各賜鈔一百錠，規運取其息錢以爲食。」制可。

壬申，晉王伊蘇特穆爾言：「世祖以張特穆爾所獻地土、金銀、銅冶賜臣，後以成宗拘收諸王所占地土，例輸縣官，乞回賜。」從之，仍賜鈔賑其部貧民。

江浙省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比歲賦斂橫出，漕戶困乏，頗有逃亡。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動。本省左丞錫布鼎言其弟哈巴密及瑪哈們坦實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請以爲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己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顧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聞，請以瑪哈們坦實爲遙授右丞、海外諸蕃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事，設千戶

所十每所設達嚕噶齊一千戸三副千戸二百戸四制可 雲南省左丞相特穆德爾擅離職守赴都有旨詰問以皇太后旨貸免令復職 詔諭大司農司勸課農桑 十一月庚辰河南水死者給櫬漂廬舍者給鈔驗口賑糧兩月免今年租賦 自立尚書省賜予無節遷敘無法財用日耗名爵日濫托克托進言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給否德賞給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十有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詔濫受宣敕者赴所屬繳納由是奔競之風稍衰 辛巳加托克托爲太師錄軍國重事封義國公 戊子以朱清子虎張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百頃給之 尚書省言昔世祖命皇子托歡爲鎮南王居揚州今其子老章出入導衛僭竊上儀敕遣官詰問有驗召老章赴闕仍以所僭儀物來上 敕城中都以牛車運土令各部衛士助之 丙申有事於南郊以太祖配享從三寶努及司徒田忠良之言也 三寶努等憚皇太子英明謀搖動東宮以托克托之言而止李邦寧揣知三寶努之意言於帝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帝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 己亥尚書省以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阿爾斯蘭（舊作阿兒思蘭今改）與兄鄭榮祖段叔仁等圖爲不軌置獄鞫之皆誣服十七人並棄市籍沒其家中外冤之 十二月戊申莫寧路地震 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事何瑋卒贈太傅謚文正 是歲太常禮儀院判官張昇出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東書於其家者逾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於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人且再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既而事聞廷議謂昇脫姦宄遣使鞫問卒無蹟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對曰事固類姦宄然昇備位郡守爲民父母今斥誣訴免冤濫雖重得罪不避也乃坐奪俸二月昇平州人也

至大四年春正月癸酉帝不豫免朝賀大赦天下 庚辰帝崩于玉德殿在位五年壽三十一 壬午葬起輦谷帝承世祖成宗承平之業慨然欲創制改法而封爵太盛多遙授之官錫賚太優泛賞無節至元大德之政於是乎變皇太子哀慟不已家令察罕進曰庶民修短尚云有數聖人天命夫豈偶然今天下重器懸于殿下縱自苦如宗廟太后何太子輟泣曰曩者大喪必命浮屠何益吾欲發府庫以賑鰥寡何如曰發政施仁文王所以聖也殿下行之幸甚 皇太子令罷尚書省托克托三寶努約蘇寶巴王羆等皆伏誅初太子以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多爾濟（舊作楊朶兒只今改）諫曰爲政而首尚殺非帝王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臺言托克托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博囉孟克特穆爾奇爾濟蘇烏訥爾等姦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爲行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遂流孟克等於海南尋復以行尚書省爲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壬子罷城中都 召

前平章程鵬飛董士選。太子少傅李謙。少保章律。（舊作張驢，今改。）右丞陳天祥尙文劉正。左丞郝天挺。中丞董士珍。太子賓客蕭𣂏。參政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侍御史趙君信。廉訪使程鉅夫。杭州路達嚕噶齊阿哈特。給傳詣闕。乙未。禁百官役軍人營造及守護私第。丁酉。以雲南行省左丞相特們德爾爲中書右丞相。太子詹事鄂勒哲。集賢大學士李孟。並爲平章政事。太子用鄂勒哲李孟。方欲更張庶務。而皇太后在興聖宮。已有旨召特們德爾赴闕。因遂相之。戊戌。以塔斯布哈爲徽政院使。庚子。停各處營造。壬寅。敕中書凡傳旨非親奉者勿行。禁鷹坊馳驛擾民。二月乙巳。命和林江浙行省依前設左丞相。餘省唯置平章二員。遙授執事勿與。戊申。罷運江南所印佛經。辛亥。罷阿喇卜丹買賣浙鹽供中政食羊。禁宣政院違制度僧。甲寅。還中都所占民田。司徒蕭珍以城中都徼功毒民。命追奪其符印。令有司禁錮之。（考異元史不載蕭珍復官而延祐二年重修濟源廟碑其結銜仍書大司徒中都留守嚴冬友以爲珍書其故官錢辛楣以爲珍未久而復官余按元史前後無可攷證當闕之）甲子。命平章政事李孟領國子監學。諭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敕諸司擅奏除官者。毋給宣敕。御史臺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爲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請追收所授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罷福建繡匠河南魚課兩提舉司。丁卯。命西番僧非奉璽書驛券及無西番宣慰司文牒者。勿輒至京師。仍戒黃河津吏驗問禁止。罷總統所及各處僧錄僧正都綱司。凡僧人訴訟。悉歸有司。罷仁虞院。復置鷹坊總管府。庚午。立淮安忠武王巴延廟于杭州。仍給田供祀事。罷中書左丞相哈喇托克托。（舊作康里脫脫，今改。）爲江浙行省左丞相。托克托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病。或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滸。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托克托曰。吾陛辭之日。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詔禁作土功。托克托曰。敬天莫如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三月庚寅。皇太子即皇帝位。時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遂奏之。太子副詹事王約亦言於太保齊蘇（舊作曲樞，今改。）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內。齊蘇入奏。帝悟。移仗大明殿。即位。受諸王百官朝賀。詔曰。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阼。曾未逾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凡尙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官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特們德爾平章政事李孟等。從新整治。可大赦天下。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罪以其罪。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毋

隔越中書奏事 諸上事陳言者 量加旌擢 其僥倖獻
地土 并山場窯冶及奇寶之人 并禁止 諸王駙馬經
過州郡 不得非理需索 應和顧和賣 隨即結價 毋困
吾民 辛卯 禁民間製金箔 銷金 織金 丁酉 敕百
司改陞品級者 悉復至元舊制 己亥 寧夏路地震
是月 帝諭省臣曰 卿等裒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
擇曉法律老臣 斟酌重輕 折衷歸一 頒行天下 俾有
司遵行 則抵罪者庶無冤抑 又諭太府監曰 財用足
則可以養萬民 給軍旅 自今雖一繒之微 不言於朕
毋輒與人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 邦寧既受
命 行禮方就位 大風起 殿上及兩廡燭盡滅 燭臺底
鐵鐏入地尺許 無不拔者 邦寧悚息伏地 諸執事者
皆伏 良久風息 乃成禮 邦寧因慚悔累日 帝初即位
左右咸譖邦寧嘗持異議 勸先帝自立皇子 請誅之
帝曰 帝王歷數 自有天命 其言何足介懷 加邦寧開
府儀同三司 爲集賢院大學士 尋卒 賜大都路民
年九十者二千三百餘人 人帛二匹 八十者八千三
百餘人 人帛一匹 小雲石哈雅爲皇子說書秀才
宿衛禁中 上疏條六事 一曰釋邊戍以修文德 二曰
教太子以正國本 三曰設諫官以輔聖德 四曰表姓
氏以旌勳胄 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 六曰舉賢才以
恢至道 書凡萬餘言 未報 拜翰林侍讀學士 知制誥
同修國史 夏四月丁未 以太子少保章律爲江浙
行省平章 戒之曰 以汝先朝舊人 故命汝往 民爲邦
本 無民何以爲國 汝其上體朕心 下愛斯民 丁巳
罷中政院 辛酉 敕國子監師儒之職 有才德者 不
拘品級 雖布衣亦選用 丁卯 罷行至大銀鈔銅錢
詔曰 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 立中統至元鈔法 天下
流行 公私蒙利 五十年於茲矣 比者尚書省不究利
病 輒意變更 既創至大銀鈔 又鑄大元至大銅錢 鈔
以倍數太多 輕重失宜 錢以鼓鑄弗給 新舊恣用 曾
未再朞 其弊滋甚 爰咨廷議 允協輿言 皆願變通 以
復舊制 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 提舉司 買賣銅
器 聽民自便 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
銅錢 截日封貯 民間使行者 赴行用庫倒換 楊多爾
濟曰 法有便否 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 銅錢與楮
幣相權 爲用古之道也 錢何可遽廢耶 言雖不用 時
論是之 帝御便殿 李孟曰 陛下御極 物價頓減 方
知聖人神化之速 敢以爲賀 帝蹙然曰 卿等能盡力
贊襄 使兆民乂安 庶幾天心克享 至于秋成 尚未敢
必 今朕踐阼 曾未逾月 寧有物價頓減之理 朕託卿
甚重 茲言非所賴也 孟愧謝 帝諭集賢學士呼圖魯
都爾密色曰 向召老臣十人 所言治政 汝其詳譯以
進 仍諭中書悉心舉行 初 尚書省用建言者習獻
河汴官民地爲無主 奏立田糧府 歲輸數萬石 帝即
位 詔罷之 竄建言人於海外 令河南行省復其舊業
行省方並緣爲姦 田猶未給 及太子副詹事王約出
爲河南右丞 至則立期檄郡縣釐正 如詔 會更錢鈔
法 且令天下稅盡收至大鈔 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
錠 不致上供不給 乃下諸州 凡至大至元鈔相半 衆
以方詔命爲言 約曰 吾豈不知 第歲終諸事不集 責
亦匪輕 丞相布琳濟岱贊之曰 善 遣使白中書省 遂

偏行天下 帝如上都 五月癸酉遣兵擊八百媳
婦陝西侍御史趙世延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
兵不已致亡失軍旅誅戮省臣今第當選重臣知治
體者付以邊寄兵且勿用也不聽命雲南王及阿固
岱率衆討之 丙子命翰林國史院纂修先帝實錄
及累朝皇后功臣列傳 甲午復太常禮儀院爲太
常寺 是月禁民捕鶖鶬 六月癸卯敕宣政院凡
西番軍務必移文樞密院同議以聞 丁巳敕翰林
國史院春秋致祭太祖太宗睿宗御容歲以爲常
大同路宣寧縣民家產犢而死頗類麒麟車載以獻
左右曰古所謂瑞物也帝曰五穀豐熟百姓安業乃
爲瑞耳 庚申敕自今諸司白事須殿中侍御史在
側 甲子上仁惠宣孝皇帝尊謚廟號武宗國語曰
庫魯克（舊作曲律今改）皇帝 己巳衛王阿珠格入見帝諭
省臣曰朕與阿珠格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
賴其賜鈔二萬錠他物援例 帝覽貞觀政要諭翰
林侍講阿林特穆爾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
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秋七月癸未甘州
地震大風有聲如雷 己亥詔諭省臣曰朕前戒近
侍毋輒傳言中書自今敢有犯者不須奏聞直捕其
人付刑部究治 是月大寧等路隕霜 閏月辛丑
命國子祭酒劉賡詣曲阜以太牢祀孔子 甲辰帝
將還大都太后以秋稼方盛勿以鷹坊馳人衞士先
往庶免害稼擾民敕禁止之 樞密院言居庸關古
道四十有三軍吏防守之處僅十有三舊置千戶位
輕責重請置隆鎮萬戶府俾嚴守備制可 丙午奉

武宗神主祔于太廟 戊申封李孟秦國公孟感帝
知遇以國事爲己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
俗太侈僭擬無章勸帝以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
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
位欲痛剗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
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爲保護如此
眞長者之言也孟嘗乘閒請罷政權避賢路帝謂之
曰朕在位必卿爲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
復言因圖其像命詞臣爲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賜
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 己未詔諭
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博果密等皆蒙古人而
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額爲三百人仍增陪堂
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定式 甲子
寧夏地震 丁卯鄂勒哲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
老成日已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
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詔
自今勿限資格果才而賢雖白身亦任之 禁醫人
非選試及著籍者毋行醫藥 大同宣寧縣雨雹積
五寸苗稼盡損 八月己巳朔裁京朝諸司員數並
依至元三十年舊額 以近侍庫勒實爲戶部尚書
九月丙子安南國王陳益稷入見言自世祖朝來
歸妻子皆爲其國人所害朝廷因遙授湖廣平章仍
與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七十而
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來歸宜
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勳爵授田如故 壬子詔改明
年元曰皇慶 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

舟省臣諫曰陛下踐阼誕告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詔止之　是月江陵路水漂民居有溺死者　冬十月己巳敕繪武宗御容奉安大崇恩福元寺月四上祭　辛未賜大普慶寺金千兩銀五千兩鈔萬錠西錦綵緞紗羅布帛萬端田八百畝邸舍四百閒　丁丑禁諸僧寺毋得冒侵民田

辛巳罷宣政院理問僧人詞訟　壬辰詔收至大銀鈔　十一月辛丑李孟言世祖朝量入爲出恆務撙節故倉庫充牣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餘萬錠今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錠若此安能周給自今不急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凡營繕悉罷之　戊午禁漢人回回術者出入諸王駙馬及大臣家　甲子敕增置京城米肆十所日平糶八百石以賑貧民　十二月辛卯遣官監視焚至大銀鈔　乙未中書省言世祖立選法陛降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悉知壞亂選法莫此爲甚帝曰自今凡內降者一切勿行

命李孟整飭國子監學　遣禮部尚書奈瑪台等賫詔往諭安南頒皇慶元年歷日　是月太白屢經天

是歲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歲有損壞又湖廣江南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于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幷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海運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邨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路自劉家洋開洋至撑腳沙轉沙觜至三沙揚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閒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後乃責償于運官人船俱溺者始免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十六 起元黓困敦正月盡旃蒙單閼三月凡三年有奇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 諱阿裕爾巴里巴特喇，順宗次子，武宗母弟也。至元二十二年三月丙子生。大德九年，與太后出居懷州。十一年正月，成宗崩，帝與太后入大都，平內難，遣使迎武宗。武宗至上都，帝與太后往會之。武宗即位，詔立帝為皇太子。

皇慶元年春正月庚子，帝諭御史大夫塔斯布哈曰：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勿避。　癸卯，敕諸僧犯姦盜作偽鬥訟，仍令有司專治之。　戊午，制諸王設王傅六員，其次設官四員。　壬戌，陞國史院秩從一品。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萬世公論也。　帝嘗命道士為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御史臺，近侍譖道士於帝，當殺者六人。中丞張珪力辨道士無死罪，帝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珪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乃陛下之綱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綱乎？帝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珪復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帝為寬道士罪，親解衣以賜珪。既而帝語近臣曰：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慰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勿失。　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學所置周宣王石鼓於國子監。燕京之始平也，宣撫使王檝以金樞密院為宣聖廟，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石鼓列廡下。及國子監立，以其廟為大都路學。至是復徙石鼓於國子監。　辛未，改安西路為奉元路，吉州路為吉安路。　壬申，以霸州文安縣屯田水患，遣官疏決之。　甲戌，制定封贈名爵等級。　改和林省為嶺北省。　賜晉王伊蘇特穆爾（舊作也孫鐵木兒，今改）及世祖諸皇子等民戶有差，使食其歲賦。　己卯，八百媳婦獻馴象二。　庚寅，敕嶺北省賑闕食流民，兩淮民種荒田者，如例納稅。　賑通漷州饑。　詔勉勵學校，以國子監虞集言，升監丞吳澄為司業，與齊履謙同日竝命，時號得人。澄用程顥學校奏疏、胡安國六學教法、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而履謙以遷去，澄亦移病歸。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及真州，疾作而還。學制稍為之廢。　三月丁酉朔，罷諸王大臣私第營繕。　己亥，以生日為天壽節。　戊申，以前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達實哈雅為御史大夫。　庚申，釐汰大明宮輿聖宮宿衛。　甲子，遣戶部尚書瑪爾經理河南屯田。　乙丑，命河南省建故丞相阿珠祠堂。　初，帝元日臨朝，謂中書省臣曰：汴省王右丞可即召之。至是約至，召見慰勞，特拜集賢大學士。約首言河南行省丞布琳吉岱勳閥舊臣，不宜久外，召至，封河南王。約又疏薦國子博士姚登孫、應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請起復中山知府致仕輔惟良、前尚書參議李源、右司員外郎曹元用，皆除擢有差。　夏四月丁卯，釐汰控鶴還本籍。　以都水監隸大司農寺。　庚午，

命浙東都元帥鄭祐同浙江軍官教練水軍。辛未，給鈔萬錠，修香山永安寺。癸酉，帝如上都。庚寅，太白經天。五月丙申朔，以中書平章哈克繖（舊作合散，今改）爲中書左丞相，江浙行省平章章律（舊作張驢，今改）爲中書平章政事。壬寅，改和林路爲和寧路。諸王托克斯哈密實以農時出獵擾民，敕禁止之，自今十月方許出獵。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丁卯，天雨毛。己巳，敕李孟博選中外才學之士任翰林。丁亥，敕罷封贈，誡左右守法度，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時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公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故有是敕。秋七月丙午，升大司農秩從一品。帝諭司農曰：農桑衣食之本，汝等舉諳知農事者用之。中書參知政事賈鈞以病請告，賜鈔，給安車還鄉。八月己卯，以吏部尚書許師敬爲中書參知政事。庚辰，帝至自上都。辛卯，敕雲南省右丞阿固岱（舊作阿忽台，今改）等率蒙古兵從雲南王討八百媳婦。以張珪爲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逾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珪曰：是徒寘之死地耳。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前死者官給櫬，傳還家。從之。徽政院使實勒們（舊作失烈門，今改）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己領之，以上旨移文樞密院，衆恐懼承命。張珪曰：徽政有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因不署，事得寢，實勒們由是怨珪。是月，濱州旱，涇縣水，賑之。九月丁酉，增江浙海漕糧二十萬石。戊戌，罷征八百媳婦、大小徹里蠻，以璽書招諭之，尋獻馴象及方物。甲辰，以參議中書省

事阿布哈雅（舊作阿卜海牙，今改）爲參知政事。壬戌，瓊州黎賊嘯聚，遣官招諭。冬十月甲子，有事于太廟。雲南行省右丞索勒濟爾威有罪，國師請釋之，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吏事豈當與耶。癸未，以中書參知政事察罕爲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戊子，翰林學士承旨伊輦齊布哈等進順宗、成宗、武宗實錄。辛卯，赦天下。賜李孟潞州田二十頃。十一月甲辰，捕滄州羣盜阿實達等，擒之，支解以徇。丙午，諭六部官毋隔越中書奏事。庚申，占城獻犀象，緬國遣使來朝。中書平章政事李孟請歸葬其父母，帝勞餞之曰：事訖宜速還，勿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孟入朝，帝大悅。孟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癸亥，乃命孟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承旨翰林。癸酉，遣使分道決囚。庚辰，知樞密院事達實曼罷。鷹坊請往河南、湖廣括取孔雀珍禽，帝以擾民不允。丁亥，中書省言：中書職在總挈綱維，比者行省、六部、諸司應決不決者，往往作疑咨呈，以致文繁事弊。詔體世祖立中書初意，定擬成式以聞。是歲，以左司郎中張思明爲兩江鹽運使，歲課充羸，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歎曰：羸縮不常，萬一以增爲額，是我希一己之榮，遺百世之害也。以梁曾爲先朝舊臣，特起昭文館大學士，曾累章乞致仕，不允，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國有大政，必命與諸老議之。前翰林學士承旨姚燧卒，謚曰文。燧少學于許衡，其爲文宗韓愈，衡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

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
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入世之道也燧自是反躬實
踐爲世名儒當世爭求其文詞無溢美高麗瀋王欲
求燧詩文燧不與奉詔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
畫五十篚燧即時分散於人一無所取或問之燧曰
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
以是爲意其器識過人類如此
皇慶二年春正月丁未以太府卿圖呼魯（舊作禿忽魯今改）爲
中書右丞相時特們德爾（舊作鐵木迭兒今改）以病去職故以圖
呼魯代之樞密副使張珪爲中書平章政事以代李
孟也（〔攷異〕道園學古錄撰張珪墓誌銘以珪拜平章政事在延祐二年此誤也珪在中書請清中書之務在皇慶二年二月至五月已去位延祐中珪未嘗復出以太后惡之也安得有延祐二年拜平章之事此蓋以皇慶延祐同爲仁宗紀年道園誤認二年爲延祐元史本傳祗以誌銘爲據不復詳考夫宰相表作皇慶二年正月當得其實本紀系于元年十二月李孟致仕之後疑因珪代李孟而連書之也今從表）
己未置遼陽行省儒學提舉司　召河南
行省右丞郝天挺爲御史中丞天挺入見首陳紀綱
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姦猶鷹揚焉禽之弱
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
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　二月壬戌改典內
院爲中政院秩正二品　己卯免徵益都饑民所貸
官糧二十萬石　各寺修佛事日用羊九千四百四
十敕遵舊制易以蔬食　命張珪綱領國子學　辛
巳詔以錢糧造作詞訟等事悉歸有司以清中書之
務從張珪之請也　丁亥敕外任官應有公田而無
者皆以至元鈔給之　功德使簾琳沁等以佛事奏
釋重囚不允　帝諭左右曰回回以寶玉鬻于官朕
思此物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
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三月丙午冊立皇后鴻吉哩
氏　壬子圖呼魯言臣等職專燮理去秋至春亢旱
民閒乏食而又隕霜雨毛天文示變皆由臣等不能
宣上恩澤致茲災異乞黜臣等以答天譴帝曰事豈
關汝其勿復言　教坊使曹耀珠（舊作咬住今改）得幸命爲
禮部尚書張珪諫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帝
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珪力言不可乃止　皇太后
命以特們德爾爲太師萬戶博實參知行省
政事張珪言於帝曰太師輔上道德特們德爾非其
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帝然之太后聞而怒甚
於是實勒們之譖得行　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
時政其略曰先帝即位之初大事方定故于左右三
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幸之臣因而相襲王
公師保接迹于朝比者雖令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
然昔人有言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則朝廷名器重
則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濫則日拜卿相而人不
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
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
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閒而屢遷數易者奔走
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請自今惟
大臣可急遴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
許超遷以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姦之弊尋出爲河南
行省平章時河南王布琳濟達（舊作卜隣吉歹今改）爲丞相待以
師禮由是政化大行未幾卒謚文定　丙辰帝以亢
旱既久於宮中焚香默禱遣官分禱諸祠　詔敕諭
勸課農桑　夏四月乙亥帝如上都　丙子高麗國

王王璋辭位。以其世子王燾爲征東行省左丞相。封高麗國王。時朝廷欲璋歸國。璋無以爲詞。請傳位于其子。　甲申。詔遴選賢士纂修國史。　乙酉。御史臺言富人賄緣特旨。濫受官爵。徽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廢之流。內侍託爲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憲。輒營求內旨以免罪。諸王駙馬寺觀土田。每歲徵租。擾民尤甚。請悉革其弊。制可。　真定保定大寧路饑。竝免今年田租之三。　安南國貢方物。　五月。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罷。時太后多寵倖。惡張珪持正。倖臣實勒們等尤嫉之。以帝遇之厚。未敢遽發。至是帝由居庸巡上都。乃以中旨召珪至宮門下。數以違懿旨之罪。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出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篤告遽歸。帝驚曰。朕來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人賜珪酒。遂拜大司徒。珪謝病家居。〔考異〕張珪之罷。本紀闕書。傳又年月多舛互。今從表。

辛丑。以中書右丞哲伯都拉爲平章政事。左丞巴喇托音爲右丞。參知政事阿布哈雅爲左丞。參議中書省事圖魯哈特穆爾爲參知政事。　順德冀寧饑。原州水。賑之。　六月己未。京師地震。癸亥。圖呼魯等以災異乞賜放黜。不允。　丙寅。京師地又震。　己卯。河東廉訪使趙鑰請選方正博洽之士任翰林侍讀學士。講明治道。以廣聖聽。從之。　御史臺言比年廉訪司多不悉心奉職。宜令監察御史檢覈名實而黜陟之。廣海及甘肅雲南地遠。遷調者憚勿肯往。請今後加一等官之制。可。　壬午。命監察御史檢察監學官。考其殿最。　甲申。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廷。　河決陳亳睢州及開封之陳留縣。沒民田廬。先是命官沿河相視。上治河之議。而竟未施行。故有此患。　秋七月癸巳。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　甲午。置榷茶批驗所并茶田局官。　庚子。立長秋寺。掌武宗皇后宮政。　壬寅。京師地震。　己酉。改淮東淮西道宣慰司爲淮東宣慰司。以淮西三路隸河南省。　敕守令勸課農桑。勤者陞遷。怠者黜降。著爲令。　丁巳。太白經天。　八月戊午朔。揚州路崇明州大風。海潮泛溢。漂沒民居。　丁卯。帝至自上都。　庚午。以侍御史薛居敬爲中書參知政事。　九月癸巳。以宣徽院使鄂勒哲知樞密院事。　戊申。敕鎮江路建銀山寺。勿徙寺旁塋冢。　京師大旱。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舉桑林六事以對。忤時宰意。帝遣近侍賜上尊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之。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言。西僧作佛事。疏放罪囚。以爲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賄緣以免。實紊典常。必欲修政以答天譴。無有先于此者。不報。　初。世祖成宗皆嘗議定科舉制。而未及行。至是帝與李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冬十月丁卯。敕中書省議行科舉。　辛未。徙崑山州治於

太倉昌平縣治於新店　癸未以遼陽路之懿州隸遼陽行省復置蒙陰縣隸莒州　乙酉旌表高州民蕭乂妻趙氏貞節免其家科差　壬寅漢人南人高麗人宿衛分司上都勿給弓矢　甲辰行科舉帝使程鉅夫及李孟許師敬議其事鉅夫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於是命鉅夫草詔行之令天下以皇慶三年八月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試於廷賜及第出身有差自後率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帝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集賢修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强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豈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自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俟其德化之成庶幾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議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愚之徒者延致之日誠誦其舊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乎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十二月丙子定百官致仕資格　京師以久旱民多疾疫帝曰此皆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　廣東采珠之人懸絙于腰沈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船上人引出之葬於黿鼉蛟龍之腹者比比而有有司名曰烏蜑戶（蜑音但）至是特旨放免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敬儼俾掾吏具烏蜑戶姓名置冊申解同列皆曰中書咨文無是可不必也儼曰萬一申明舊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皇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儼先見之明

延祐元年春正月丁亥以中書右丞劉正爲平章政事帝初政風動天下正與諸老臣陳贊之力居多累乞致仕不許遂有是命　時議經理河南淮浙江西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不可弗從　歲大旱野無麥穀種不入土臺臣言燮理非其人姦邪蒙蔽民多冤抑感傷和氣所致詔會議平章李孟曰燮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平章呼圖布鼎曰臺臣不能明察姦邪臧否時政可還詰之正言臺省一體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容分異耶竟如呼圖布鼎言　庚子敕各省平章爲首者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訪求遺逸先以名聞而後致之　以江浙行省左丞高昉爲中書參知政事　丁未詔改元延祐　庚戌中書省臣圖古勒等以災變乞罷不允　二月戊辰大寧路地震　中書省言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永古特（舊作雍古今改）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　甲戌拜世延參知政事

壬午以哈克繖爲中書右丞相與平章李孟監修國史以揭傒斯爲國史編修官傒斯富州人程鉅夫薦充編修官李孟讀其所撰功臣列傳歎曰是書方可名史筆若他人所爲直謄吏牘耳　癸未以參知政事高昉爲集賢學士　三月戊戌眞定保定河間民饑給糧兩月　癸卯暹羅入貢　乙巳以僧人作佛事擅釋獄囚命中書審察　戊寅帝如上都　己酉敕姦民宮其子爲閹宦謀避傜役者罪之　辛亥命參知政事趙世延綱領國子學　癸丑中書平章察罕致仕察罕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目逆之曰白雲先生來也初以病請告暨還朝與李孟入謝帝曰白雲病愈耶頓首對曰荷陛下哀矜放歸田里不覺沈痾去體耳帝顧李孟曰知止不辱今見其人察罕天性孝友田宅在河中者悉分與諸昆弟昆弟貧來歸者復分與田宅奴婢縱放爲民者甚衆既致仕優游八年以壽終　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竝坐法當死帝歎曰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毋絶其祀　閏月甲寅朔敕減樞密知院冗員　辛酉罷兒僧月給俸　遣人視大都至上都駐蹕之地有侵民田者計畝給直　丁丑畿內饑賑之濟地等路隕霜殺桑果禾苗歸州饑出粟平糶　馬八兒國來貢　夏四月甲申朔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　己酉以特們德爾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右丞相哈克繖言臣非世勳族姓幸逢陛下爲宰相如丞相特們德爾練達政體且嘗監修國史請授之印俾領翰林國史院軍國重事悉令議之帝然其言令啓皇太后與之印　敕郡縣官勤職者加賜幣帛　立回回國子監　帝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學士呼圖嚕都爾密實及李孟擇其切要者繹寫以進　五月丁卯賜李孟孝感縣地二十八頃　禁諸王支屬徑取分地租賦以擾民　敕嶺北行省瘞陳没遺骸　戊寅京兆爲故儒臣許衡立魯齋書院降璽書旌之　武陵縣霖雨水溢溺死居民漂没廬舍禾稼膚施縣大風雹損禾幷傷畜　六月戊子敕內侍今後止授中官勿畀文階　置雲南行省儒學提舉司　甲辰敕諸王戚里入覲者宜趁夏時芻牧至上都勿輒入京師有事遣使奏稟　賑衡州等路饑　秋七月庚午命中書省議復封贈　賜晉王伊蘇特穆爾部鈔千錠　詔開下蕃市舶之禁　乙亥會福院越制奏旨除官敕自今舉人聽中書可否以聞　渾河隄決淹没民田發廩賑之　八月戊子帝至自上都　癸卯陞太常寺爲太常禮儀院秩正二品　丁未冀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死者三百餘人　河南行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泊汙池多爲勢家所據驟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耳擬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訪司同相視可以疏闢隄障未及泛溢先加修治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汴梁路睢州諸處決破河口數十內開封縣小黃邨計會月隄一道都水分監修築障水隄堰所擬不一宜委官按驗從長講議於是命太常丞郭

奉政前都水監丞邊承務都水監卿多爾濟等上自河陰下至陳州與該州縣官沿河相視開封縣小黃邨河口測量比舊淺減六尺陳留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地後因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以便種蒔故他處連年潰決各官議以爲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自然大河東北入海歷年既久遷徙不常每歲泛溢兩岸時有衝決强爲閉塞正及農忙科樁梢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計郡縣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今相視上至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於常年以小黃口分泄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陳州最爲低窪瀕河之地今歲麥禾未收民饑特甚欲爲拯救奈下流無可疏之處若將小黃邨河口閉塞必移患鄰郡決上流南岸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勢難兩全當遺小就大如免陳邨差稅賑其饑民陳留通許太康縣被災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其小黃邨河口仍就通流外當修築月隄幷障水隄於是以汴梁路所轄州縣河隄或已修治及當疏通與補築者條列奏上不果行

九月己巳復以特們德爾爲中書右丞相哈克繖爲左丞相特們德爾言比聞近侍隔越奏旨者衆倘非禁止致治實難請敕諸司自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蕃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徵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又經用不給苟不預爲規畫必至愆誤臣等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稅則毒流黎庶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唯預買山東河閒運司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雖嘗經理多未覈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信罪賞合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沮撓請敕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 罷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冬十月乙未敕吏人轉官止從七品在選者降等注授 申飭內侍及諸司隔越中書奏請之禁及下蕃商販給牒徵稅遣官括淮民所佃閑田不輸稅者從特們德爾請也 庚戌監察御史言請命樞密院設法教練士卒應軍官襲職者試以武事而後任之制可 十一月壬子陞司天臺爲司天監秩正三品賜銀印 戊辰以通政院使蕭拜珠（舊作拜住今改）爲中書右丞 癸酉敕吏人贓行者黥其面 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 戊寅特們德爾言比者僚屬及六部諸臣皆晚至早退政務廢弛今後有如此者視其輕重杖責之臣或自惰亦令諸人陳奏帝曰如更不悛卽罷不敘 以前中書右丞相圖呼魯知樞密院事 詔檢覈浙西江東江西田稅章律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閒多欺蔽遂遺章律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爲姦樞密副使吳元珪言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爲能加之有司頭會箕斂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曰凡爾軍士之田悉遵舊制時有司以峻法相繩民多虛報以塞

命其後田稅無所於徵民多逃竄流移者汴梁路總管達哈言其弊於朝由是省民間虛糧二十二萬
十二月辛卯禁諸王駙馬權勢之人增價鬻鹽 壬辰定官民車服制度帝以市人靡麗相尙僭禮費財命中書省定其等第惟蒙古及集賽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己亥敕中書省定議孔子五十三代孫當襲封衍聖公者以名聞及元明善爲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代孫思晦當襲封衍聖公奏上帝親取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也復奚疑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至五百緡 庚子遣官浚揚州淮安等處運河 以翰林學士承旨李孟復爲中書平章政事孟宇量宏朗材略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有賢者不進不止朝廷賴之 乙巳敕經界諸衞屯田 是歲復以齊履謙爲國子司業履謙酌舊制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又必逾再歲始與私試詞理俱優者一分詞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三年不通一經者黜之帝從其議自是人人勵志多文學之士 特們德爾專政一日召刑曹官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以久弗治衆莫敢對刑部侍郎曹伯啓從容言曰事在赦前竟莫能奪其議宛平尹盜官錢特們德爾欲并誅守者伯啓執不可杖遣之伯啓碭山人也

延祐二年春正月戊午賑懷孟衞輝饑 丙寅霖雨壞渾河隄堰沒民田發卒補之 禁民煉鐵 發卒浚漷州漕河 己巳置大聖壽萬安寺都總管府秩正三品 庚午立行用庫於江陰州 敕以江南行臺贓罰鈔賑恤饑民 乙亥詔遣宣撫使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並給銀印 特們德爾言天下庶務雖統于中書而舊制省臣亦分領之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博哈雅參政趙世延等領之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平章章律右丞蕭拜珠參政曹從革等領之詔皆如所請 禁南人典質妻子商販爲奴 御史臺言比年地震水旱民流盜起皆風憲顧忌失於糾察宰臣燮理有所未至或近侍蒙蔽賞罰未當或獄有冤濫賦役繁重以致乖和宜與老臣共議所由詔明言其事當行者以聞

二月己卯朔會試進士命中書平章政事李孟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吳澄楊剛中元明善皆與焉於是得人爲多進士詣謁養浩皆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效奚勞謝爲 癸巳太白經天 甲午詔禁民轉鬻養子 壬寅辰沅洞蠻吳干道爲寇敕調兵捕之 丙午太白經天 三月乙卯廷試進士賜呼圖克岱爾（舊作護都沓兒今改）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分進士爲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人爲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七品第三甲正八品 庚午帝率諸王百官奉玉冊玉寶加上皇太后尊號 蠲天下逋欠稅課 丁丑以中書平章事章律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攷異 元史宰相表作元年十月今從本紀）章律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御史楊多爾

濟勍之故調外多爾濟正色立朝帝爲改容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seal stamp]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集編

元紀十七（起柳蒙單閼四月盡著雍敦牂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

延祐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辛巳，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 辛丑，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後勿援例。 敕諸王分地仍以流官爲達嚕噶齊，各位所辟爲副達嚕噶齊。 命李孟等類集本朝條格，俟成書，聞奏頒行。 乙巳，帝如上都。 宣徽院以供尙膳，遣人獵于歸德，敕以其擾民，罷之。 自特們德爾（舊作鐵木迭兒，今改）定括田之議，遣人分行各省，苛急煩擾，江西爲甚。是月，贛州民蔡五九聚衆作亂，遠近騷動。（攷異）元史本紀作七月蔡五九作亂，今從經世大典作四月，蓋七月乃遣兵捕之耳。 五月戊申朔，改給各道廉訪司銀印。 復立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乙丑，秦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敕遣官覈驗賑恤。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之動者，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 甲戌，加授宦者中尙卿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六月戊戌，河決鄭州。 辛丑，以濟寧益都亢旱，汰省衞士芻粟。 贛州賊蔡五九圍寧都，焚四關，戕趙同知，分掠郡邑。 秋七月乙卯，遣兵捕討蔡五九。 甲子，江南湖廣道奉使溫迪罕言：廉訪使公田多取民租，宜復舊制。從之。 癸酉，命特們德爾總宣政院事。 是月，畿內大雨，漷州昌平香河寶坻等縣水，沒民田廬。 八月丙戌，官軍擊蔡五九，寧都圍解。五九益修攻具，招集失業之民，勢益張，遂陷汀州寧化縣，僭稱王號。遣江浙行省平章章律等率兵討之。 己丑，帝至自上都。 乙未，臺臣言：蔡五九之變，皆由鼐智密鼎經理田糧，與郡縣橫加酷暴，逼抑至此。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虛張頃畝，流毒居民，請罷經理及冒括田租。時臺臣不敢斥言特們德爾建議之非，但言有司奉行不善。帝悟其獘，命罷其役，詔下，民大悅。由是五九之勢漸衰。 壬寅，增國子生百員，歲貢伴讀四員。 詔江浙行省印農桑輯要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 旌表貴州達嚕噶齊相元孫妻死節。 監察御史納琳言事忤旨，帝怒叵測，中丞楊多爾濟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琳，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爲卿宥之，可左遷昌平令。多爾濟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爲戒，不肎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多爾濟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琳耶？當赦之以成爾直。有上書論朝政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多爾濟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帝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旌其直。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多爾濟可援例以請。多爾濟曰：家世寒微，幸

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多求乎？且我爲之，何以風勵僥倖者乎？　九月丁未，章律以括田逼死九人，敕吏部尚書王居仁等鞫之。　壬戌，蔡五九衆潰，伏誅，餘黨悉平，賞軍士討捕功，幷官死事者子孫。　參知政事趙世延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相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權臣所忌，乃用皇太后旨，出世延爲雲南行省右丞。陛辭，帝特命仍還臺爲中丞。　冬十月庚辰，以淮西廉訪使郭貫爲中書參知政事。　乙未，授白雲宗主沈明仁榮祿大夫、司空。　丁酉，加授特們德爾太師。　十一月丙午，客星變爲彗，犯紫微垣，歷軫至壁十五宿。辛未，以星變赦天下，減免各路差稅有差。丞相哈克繖等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茍政有過差，毋憚於改。又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庶上下交修，天變可弭也。」　遼東肅政廉訪使尉遲德誠上疏言事，其略曰：勞諸王以懷其心，防出入以嚴宮禁，正諫官以遠讒佞，崇科目以求人才，立常平以備荒年，汰僧道以寬民力，舉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拯鈔法、裁宂官等事。不報。德誠尋卒。　甲戌，封武宗子和實拉爲周王，出鎮雲南。初，武宗立帝爲太子，命以次傳位於和實拉。已而丞相三寶努復勸武宗立其子，既乃以哈喇托克托言而止。至是議立太子，特們德爾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子碩迪巴拉（舊作碩德八剌，今改），又與太后幸臣實勒們（舊作什烈門，今改）譖和實拉於兩宮，遂有是命。又譖哈喇托克托爲武帝舊臣，詔逮至京師。居數日，綽和爾、實勒們傳兩宮旨諭托克托曰：「初疑汝親于所事，故召汝，今察汝無它，其復還鎮。」托克托入謝太后曰：「臣雖被先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爲不深，豈敢昧所自乎？」未幾，遷江西行省左丞相。　十二月庚寅，增置平江路行用庫。　癸巳，命省臣定擬封贈通例，俾高下適宜以聞。　旌表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孝行。蔡五九之亂，祿孫負其母，挈其妻，隨衆入山避之。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呴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柰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賜旌表。　朝廷以吏多滯事，責曹案不如程者，令下刑部。尚書謝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之比，寬以歲月，尚慮失實，豈可律以常法乎！」乃入白宰相，由是刑曹獨得不責稽遲。

延祐三年春正月乙巳，賑漢陽路飢。　丙午，增置晉王府屬官。　以真定、保定洊飢，禁畋獵。　改直沽爲海津鎮。　二月丁丑，調海口屯儲漢軍隸臨清運糧萬戶府，以供轉漕。　戊寅，賑河間等處飢。　庚寅，彗滅。自去年十一月丙午始見，至是乃滅，凡百有五日。

壬子，敕衛輝、昌平守臣修殷比干、唐狄仁傑祠，歲時致祭。（考異：元史系于四月壬午。潛研堂跋尾云：元敕封太師忠烈公殷比干廟碑作季春壬子，當以碑爲正也，今從之。）

三月甲寅，敕中書右丞蕭拜珠及陝西、四川省臣各一員，護送周王和實拉之雲南。置周王常侍府官屬，以遙授中書左丞相圖古勒、大司徒鄂爾多、中政使尚家努、山北遼陽等路蒙古軍萬戶博囉、翰林侍講學士嘉琿等並常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唐古兵

部尚書賽罕巴圖魯爲中尉仍置諮議記室各二員
遣就鎭 癸亥帝如上都 壬申鷹坊博囉等擾民
於大同敕拘還所奉璽書 禁天下春時田獵初議
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愚曰齊宣王之囿方四十
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爲然遂
減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於位年八十六守敬歷
數儀象之學竝爲時用其尤濟時者爲水利之學決
金口以下西山之栰而京師財用饒復三白渠以漑
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
燕吳漕運通建斗牐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省
其在西夏嘗挽舟溯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
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
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漑灌田土具有圖誌又
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
水去海甚遠其流峻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甚
緩其言皆有徵驗論者惜其未盡見用云 夏四月
癸酉朔以河南流民羣聚渡江所過擾害命行臺廉
訪使以見貯贓鈔賑之 橫州猺蠻爲寇命湖廣省
發兵討捕 己亥以淮東廉訪司僉事苗好謙善課
民農桑賜衣一襲 庚子命中書省與御史臺翰林
集賢院集議封贈通制著爲令 賑遼陽蓋州及南
豐州飢 是月前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陳天
祥卒於家年八十謚文忠 五月庚申以大都留守
拜特穆爾爲中書平章政事擢中書右丞蕭拜住爲
平章政事左丞阿爾哈雅爲右丞郭貫爲左丞參議
布哈爲參知政事〔攷異〕拜特穆爾之除拜宰相表系于六月今從本紀 時特們德

爾特勢貪虐兇穢愈甚於是進拜珠爲平章稍牽制
之 庚午置甘肅儒學提舉司遼陽金銀鐵冶提舉
司 賑衡永等路飢 六月乙亥制封孟軻父爲邾
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 丙子融賓柳州猺蠻叛
命湖廣行省遣官督兵捕之 丁丑敕凡鞫囚非强
盜毋加酷刑 丁酉河決汴梁沒民居發糧賑之
秋七月壬子命御史大夫巴圖托驩整治臺綱仍降
詔宣諭中外 丙寅復以雅克特穆爾舊作燕帖木兒今改知樞
密院事 八月癸酉以兵部尚書奇達爲中書參知
政事〔攷異〕表作九月今從紀 己卯帝至自上都 戊戌置織佛
像工匠提調所 九月辛丑以中書左丞郭貫爲集
賢大學士集賢大學士王毅爲左丞〔攷異〕王毅爲左丞宰相表作六月今從本紀
毅旋出爲江浙行省左丞 庚戌陞縉山縣爲龍
慶州以帝生是縣故也 己未冀寧晉寧路地震
丙寅太白經天 冬十月辛未以江南行省侍御史
高昉爲中書參知政事〔攷異〕高昉擢參知政事宰相表作四年正月今從紀 壬
申有事於太廟 壬午河南路地震 甲申敕五臺
靈鷲寺置鐵冶提舉司 乙未禁民有父在者不得
私貸人錢及鬻墓木 是月周王和實拉次延安圖
古勒尚家努博囉及武宗舊臣哩日舊作釐日今改 錫布鼎
哈巴勒圖等皆來會嘉琿謀曰天下者我武皇之天
下也出鎭之事本非上意由左右構鬥致然請以其
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
測遂與數騎馳去先是哈斯罕爲太師特們德爾奪
其位出之爲陝西行省左丞相及嘉琿等至即與平
章政事塔齊爾行臺御史大夫圖魯布舊作脫里伯今改 中

丞托歡烝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齊爾托歡阿斯罕嘉琿會於河中周王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克台等聞周王至咸率衆來附周王至其部與定約束十餘年間邊境寧謐初宣德府人武恪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爲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肄業選爲親王和實拉說書秀才及以周王出鎮恪在行王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此行於國有君命於家有叔父之命今若向京師發一箭史官必書太子反左右惡恪言乃曰武秀才有母在京合遣歸恪遂還大都居陋巷教訓子弟　十一月壬寅命監察御史監治嶺北鉤校錢糧半歲而代大萬寧寺僧以所佩國公印移文有司紊亂官政敕禁止之　十二月庚午以知樞密院事圖古勒爲陝西行省左丞相　丁亥立皇子碩迪巴拉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后鴻吉哩氏所生也帝以嫡子欲立之碩迪巴拉入謁皇太后固辭曰臣幼無能且有兄宜立兄以臣輔之太后不許遂立爲太子授金寶開府置官屬　監察御史馬祖常上言皇太子天賦美姿急宜招延天下碩德雅望文采博通之士朝夕起居以侍左右輔養懿美薫陶沖和傳云成王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輔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遊目不覩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及爲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今皇太子春秋鼎盛請建立宮寮嚴求名實相副調護羽翼儲闈之才臣僕亦宜精擇不可雜以商賈宂瑣之流天下休戚之源實在於此御史段輔太子詹事郭貫等並請近賢人擇師傅帝嘉納之　是歲翰林學士承旨陳鉅夫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允命尚醫給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侍養時令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餐粥少留京師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祿大夫賜上尊命羣臣飲餞于齊化門外給驛南還敕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集賢學士趙孟頫以鉅夫薦起家帝眷顧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至是擢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軾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間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者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帝乃曰趙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輩呶呶何也俄賜鈔五百錠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賜貂鼠衣　皇慶中命西僧必蘭納識里繙繹諸梵經典至是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

延祐四年春正月庚子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思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歟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惟當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　乙卯諸王托克托駐雲南擾害軍民以昂輝（舊作按灰今改）代之　丙辰以知樞密院事鄂勒哲（舊作完者今改）爲雲南行省平章政事　壬戌冀寧路地震　閏月丙戌以立皇太子詔天下賜鰥寡孤獨鈔減免各路租稅有差　辛卯封拜特穆爾爲汾陽王　壬辰賑汴梁等路饑　二月

甲辰敕郡縣各社復置義倉戊申授近侍鄂勒哲布哈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乙丑升蒙古國子監秩正三品賜銀印三月丁卯帝如上都

夏四月己亥德安旱免屯田租戊申達哈遜寇邊吳王多勒達等敗之賜賚有差乙丑帝夜坐憂旱謂侍臣曰雨賜不時柰何蕭拜珠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省耶蕭拜珠惶愧頃之帝露香默禱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翰林學士承旨圖古勒都爾密實劉賡等譯大學衍義以進帝覽之謂羣臣曰大學衍義議論甚嘉其令翰林學士阿琳特穆爾編譯之五月戊寅改太子衛率府為中翊府壬午黃州高郵真州建寧等處流民羣聚持兵抄掠敕所在有司其傷人及盜者罪之餘並給糧遣歸以翰林學士承旨齊勤特穆爾（舊作赤音帖木兒今改）為中書平章政事以平章烏拜都拉為集賢大學士己丑擢左丞阿爾哈雅為平章政事參政奇塔為右丞高昉為左丞（〔考異〕齊勤特穆爾等除授宰相表俱作六月今從本紀）

己丑以參議中書省事完珠張思明為參知政事（〔考異〕元史張思明傳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宰相表於四年六月書張而闕其名即思明也今從紀）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弟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以為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六月戊申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罷以左丞相哈克繖為右丞相特們德爾貪虐日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中丞楊多爾濟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而多爾濟已廉得其贓鉅萬乃與蕭拜珠及勝奏發其事內外御史共劾奏其桀黠奸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人珠寶之賄動以萬計且既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巴爾濟蘇（舊作八里吉思今改）為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凌虐官府為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恬然略無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哈瑪特僧格之上四海疾怨已久願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奏上帝震怒詔逮問特們德爾逃匿興聖近侍家帝為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誅其大奴同惡數人特們德爾終不能得多爾濟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旨召多爾濟至宮門責之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多爾濟為集賢學士己酉烏拜都拉復為中書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張思明持法峭直近臣疾之日搆讒間遷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毋快快乎對曰勤職如初帝嘉歎之旋授宣徽院副使士瞻思明之字也壬子以工部尚書王桂為中書參知政事癸亥禁總攝沈明仁所佩司空印毋移文有司秋七月乙亥中書平章政事李孟罷孟以衰病乞解政權歸田里帝不得已從所請復為翰林學士入侍燕間禮遇尤厚以江浙行省左丞王毅為中書平章政事己丑成紀縣山崩土石潰徙壞田稼廬舍壓死居民辛

卯冀寧路地震 帝諭省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
往往鬻子女於民家爲婢其命有司贖之還各部
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踰
十五年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
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
命賜之錢帛 八月丙申帝至自上都 庚申哈克
繖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哈克繖對曰
臣等第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
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
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
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紀綱可立
風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欲求治安豈不
難哉 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
史馬祖常上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
猶必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
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
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奏對之
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姦利乞官賞者不
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
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九月丙寅右丞相哈克
繖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臣西域人不厭人望
遂懇辭相位制以宣徽院使遙授左丞相巴達錫爲
中書右丞相哈克繖仍左丞相 壬辰嶺北地震凡
三日 冬十月甲午有事於太廟 戊戌遣御史大
夫巴圖參知政事王桂祭陝西嶽鎮名山賑恤秦州
被災之民 癸酉監察御史言官吏丁憂起復人情

驚惑請禁止以絕僥倖惟朝廷耆舊特旨起復者不
在禁例制可 十一月己卯復濬揚州運河 壬辰
諭諸宿衛入直各居其次非有旨不得上殿闌入禁
中者坐罪大臣許從二人宅官一人門者譏其出入
十二月丁酉復廣州采金銀珠子都提舉司 饒
州路大飢米價翔踴總管王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
價爲三等言於江浙行省以爲須糶以下等價民乃
可得食未報輒于下等減價十之二使民就糶行省
怒其專擅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
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
相與言曰公爲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我輩當鬻妻
子以代公償會行省左右司都事王克敬言于其丞
相曰鄱陽去此甚遠比待報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
顧爲不仁乎都中乃得免郡歲貢金而金戶貧富不
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
而州縣徵之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從事 江
浙行省遣王克敬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
懼有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
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者吳人從軍征日本陷于倭
者及是從至中國訴于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階
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耶脫有釁
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
延祐五年春正月甲戌懿州地震 丙子安南來貢
乙酉敕諸王位下民在大都者與民均役 丁亥
會試進士 是月召前中書右丞尚文爲太子詹事
河北河南道廉訪副使鄂囉言近年河決杞縣小

黃村口滔滔南流莫能禦遏陳潁瀕河膏腴之地浸
沒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倘值霖雨水溢
倉猝何以防禦方今農隙宜爲講究使水歸故道達
于江淮不惟陳潁之民得遂其生而汴城亦可恃以
無患詔都水監與汴梁路分監修治以二月興工至
三月而畢　以真定路總管曹伯啓爲司農丞命至
江浙議鹽法伯啓既至罷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西
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納有次船戶倉吏資賣漏失
者有罰歸報著爲令　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和
寧路地震　丁酉秦州秦安縣山崩　戊申建鹿頂
殿于文德殿後　辛亥敕杭州守臣春秋祭淮安忠
武王巴延祠　乙卯命中書省汰不急之役　敕上
都諸寺權豪商販貨物竝輸稅課　戊午給書西天
字維摩經金三千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廷佛事之
費以斤數者麪四十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
共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
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
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
三月辛酉尚文入見年八十二矣帝顧太保庫春而
目之曰此自世祖皇帝效力潔淨人也徐諭曰汝知
古今識道理練大務皇太子托汝善輔之有言勿吝
善教此朕意也文見太子首以念祖宗孝兩宮養德
性辨邪正陳之太子異其言　戊辰廷試進士賜呼
圖達勒爾希賢以下五十人及第出身　癸未命晉
王伊蘇特穆爾賑遼東貧民　給金九百兩銀百五
十兩書金字藏經　乙酉御史臺言諸司近侍隔越

中書闕奏者請如舊制論罪從之　曹伯啓擢南臺
治書侍御史上言揚清激濁屬在臺憲諸被枉赴愬
者實則直之妄則加論可也今愬冤一切不問豈風
紀定制乎伯啓俄去位　夏四月己亥耽羅捕獵戶
成金等爲寇敕征東行省督兵捕之　庚戌免懷孟
河南南陽居民所輸陝西鹽課時解州鹽池爲水所
壞命懷孟等處食陝西紅鹽後以地遠改食滄鹽而
仍輸課陝西民不堪命故免之　甲寅〔考異〕本紀于是日書以千努
史稱竝爲中書平章政事表不書疑紀有訛字今闕之以侍御史敬儼爲中書參知
政事儼初爲侍御史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
劾之章再上命丞相樞密共決之儼曰如是則臺事
去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請代帝曰事
非由汝其復位至是拜參政臺臣復奏留之儼亦陛
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所服犀帶舊制諸院及寺監
得奏除其僚屬歲久多冒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
官者儼以名爵當慎惜會臺臣亦以爲言乃奏悉追
奪之著爲令　戊午帝如上都　五月丁卯以御史
中丞伊拉齊舊作亦列赤今改爲中書右丞〔考異〕本紀作伊拉齊爲左丞相以表考之乃
左丞也但表較紀遲一月耳紀誤衍相字　壬申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冒濫
太尉司徒國公接跡於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
悅近聞禮部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
此輩無功于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門閥貴
重勳業昭著者存留一二餘竝革去從之　癸酉遣
官分道減杖笞以下罪　己卯德慶路地震　鞏昌
隴西縣大雨南土山崩壓死居民給糧賑之　太子
詹事尚文以年老不受俸帝慰留之仍諭其盡言教

太子尋謝病歸。六月辛卯。御史臺言昔遣章律等。經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糧。虛增糧數。流毒生民。已嘗奉旨俟三年徵租。今及其期。若江浙江西當如例輸之。其河南請視舊例減半徵之。乙巳。術者趙子玉等七人伏誅。時衛王阿穆爾克(舊作阿木哥。今改。)以罪貶高麗。子玉言於王傅司馬曹圖卜台(舊作曹脫不台。今改。)等曰。阿穆爾克名應圖讖。于是潛謀備兵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穆爾克至大都。俟時而發。行次利津縣。事覺。誅之。西番土寇作亂。敕甘肅省調兵捕之。以宣政院副使張思明為西京宣慰使。嶺北戍士多貧者。歲凶相挻為變。思明威惠竝行。邊境乃安。因條上和林運糧不便十二事。帝勞以端硯上尊。秋七月壬申。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耆儒敷陳道義。今李銓侍東宮說書。未諳經史。請別求碩學分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制可之。諸王布里雅敦之叛。諸王額森實列吉及衛士多岱巴圖坐持兩端。不助官軍進討。敕流額森江西。實列吉湖廣。多岱衡州。巴圖潭州。癸酉。拘衛王阿穆爾克王傅印。壬午。罷河南行省左丞陳英等所括民田。止如舊例輸稅。戊子。鞏昌路寧遠縣山崩。加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為忠節清烈公。八月庚子。帝至自上都。是月。伏羌縣山崩。秦州成紀縣暴雨山崩。朽壤墳起。覆沒畜產。九月癸亥。大司農邁珠(舊作買住。今改。)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圖說。帝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閒。丁卯。以中書右丞伊拉齊為中書平章政事。左丞高昉為右丞。參知政事完珠為左丞。吏部尚書雅濟格(舊作完只干。今改。)為參知政事。(考異)宰相表作十月。今從紀。甲戌。以作佛事。釋重囚三人。輕囚五十三人。己卯。以江浙行省所印大學衍義五十部賜朝臣。丁亥。立行宣政院於杭州。設官八員。大同路金城縣大雨雹。先是播州南寧長官洛歷作亂。思州守臣招諭之。冬十月己丑。洛歷遣人以方物入貢。癸巳。改中翊府為羽林親軍都指揮使司。甲午。有事於太廟。癸丑。贛州路雩都縣里胥劉景周以有司徵括田新租。聚衆作亂。敕免徵新租。招諭之。十一月丁卯。用監察御史李曼台(舊作乃蠻帶。今改。)等言。追奪建康富民王訓等白身濫受宣敕。仍禁冒籍貫宿衛及巧受遠方職官不赴任求別調者。隱匿不自首者罪之。癸未。敕增江西茶運司茶課。初世祖時。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帕合哩鼎言。立減引增課之法。敕以二十五萬錠為額。復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酷取民間。歲以為常。時轉運使得以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事鄧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十二月辛亥。置重慶路江津巴縣屯田。省成都歲漕萬二千石。是歲。中書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齊諾乞致仕。許之。仍給半俸終其身。齊諾退居濮上。築先聖燕居祠堂於歷山之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以供養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而卒。年七十一。謚景憲。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

賜進士及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十八（起屠維協洽正月盡上章涒灘十二月凡二年）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

延祐六年春正月丁巳朔暹羅來貢方物　丁卯敕福建兩廣雲南甘肅四川軍官致仕還家官給驛傳如民官例　戊辰賑晉王部貧民　甲戌監察御史富珠哩翀（舊作孛朮魯翀今改）等言皇太子位正東宮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厚重者爲師保賓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翀嘗以御史巡按淮東淮東憲司惟尙刑多致獄具翀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初不尙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翀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概屈抑恐非持平之議請以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詔復舊制其犯贓者止從七品著爲令　己卯廣東南恩新州猺賊龍郎庚等爲寇命江西行省發兵捕之　帝謂達嚕噶齊瑪嚕（舊作札魯忽赤買閭今改）曰凡人命所繫其詳閱獄詞事無大小必謀諸同僚疑不能決者與省臺臣集議以聞又顧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爲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改釋奠於中丁祀社稷於中戊　丁酉雲南閭里愛俄永昌蒲蠻阿八剌等並爲寇命雲南省從宜勦捕　乙巳敕諸司不由中書奏官而輒署事者罷之　三月丁巳以天壽節釋重囚一人　辛酉以御史中丞圖圖哈爲御史大夫諭之曰御史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勳舊之裔故特授汝當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爲法否則墜汝家聲負朕委任之意矣　己巳敕諸王駙馬宗姻諸事依舊制領于內八府勿徑移文中書　免大都上都興和大同今歲租稅　夏四月壬辰中書省言雲南土官病故子姪兄弟襲之無則妻承夫位遠方蠻夷頑獷難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闕員宜從本俗制可之　庚子帝如上都　以前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舊作鐵木迭兒今改）爲太子太師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劾其逞私蠹政難居師保之任帝以皇太后故終不用其言又嘗以臺事問集賢學士楊多爾濟（舊作朶兒只今改）對曰非臣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德們德爾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帝亦不能用　五月揚州火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三百餘區　六月辛丑置河南田賦總管府隸內史府　戊申置勇校署以角觝者隸之　庚戌大同縣雨雹大如雞卵　詔以駝馬牛羊分給朔方蒙古民戍守邊徼者俾牧養蕃息以自贍仍議興屯田　癸丑以羽林親軍萬人隸東宮　丁丑以濟寧等路大水遣官閱視其民之貧者賑之仍開河泊禁聽民采食　秋七月丙辰緬國遣人來覲　來安路總管岑世興叛據唐興州賜璽書招諭之　壬戌東宮增軍萬人置右衛率府　丁卯諭江西官吏豪民勿阻撓茶課　甲戌皇姊大長公主作

佛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帝聞之怒。敕按問全寧守臣。阿縱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 八月甲申。以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張思明爲中書參知政事。先是左丞相哈克繖（舊作合散今改）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耶。曰非也。近臣有撓政者耶。曰無有。然則何爲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爲誰。哈克繖再拜曰。臣願得張思明。卽日召用之。（攷異）元史宰相表。張思明拜參知政事在閏八月。今從本紀作八月。蓋八月召用。閏月始上耳。 庚子。帝至自上都。張思明謁見于道。帝曰。卿向不負朕。注委。故因哈克繖言。復起用汝。 是月。伏羌縣山崩。 閏月甲子。浚會通河。 癸酉。敕諸司有受命不之官及避煩劇託故去職者。奪其宣敕。 九月甲申。以奇徹爾爲中書參知政事。 癸巳。以作佛事。釋大辟囚七人。流以下囚六人。 戊戌。增海漕十萬石。 癸卯。御史臺言。比者官以倖求。罪以賂免。請凡內外官非勳舊有資望者。不許驟陞。諸犯贓罪已款伏及當鞫而幸免者。悉付原問官。以竟其罪。其貪汙受刑奪職不敍者。夤緣近侍出入內庭。覬倖名爵。宜斥逐之。帝皆納其言。 詔四宿衞嘗受刑者。勿令造內庭。 浚鎮江練湖。以圍田日多。致水泛溢也。 賑濟寧等路飢。 冬十月乙卯。中書省言。白雲宗統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問。帝曰。朕知沈明仁奸惡。其嚴鞫之。 戊午。授皇太子玉冊。 辛酉。以達嚕噶齊特穆爾布哈爲御史大夫。 癸亥。上都民飢。發官粟萬石。減價賑糶。 己卯。浚通會河。 十一月辛卯。木邦路帶邦爲寇。敕雲南省招捕之。 庚子。中書省言。曩賜諸王阿濟吉鈔三萬錠。使營子錢以給畋獵廩膳。毋取諸民。今其部阿嚕呼等出獵。恣索于民。且爲奸事。宜令宗正府刑部訊鞫之。以正典刑。制可之。 禁民匿蒙古軍亡奴。 帝諭臺臣曰。有國家者。以民爲本。比聞百姓疾苦銜冤者衆。其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審察以聞。 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乞致仕南歸。帝遣使賜衣幣。促之還朝。以疾辭不起。 賑河間飢。 十二月壬戌。命皇太子參決國政。太子謂中書省臣曰。至尊委我以天下事。日夜寅畏。惟恐弗堪。卿等亦當洗心滌慮。恪勤乃職。勿有隳壞。以貽君父憂也。帝亦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遊觀西山。以終天年。羣臣皆稱善。右司郎中魯特穆爾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唐元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願陛下正天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 壬申。平章政事王毅以親辭職。從之。仍賜其父幣帛。 癸酉夜。風雪甚寒。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幣帛。可不徧及耶。 是月。封宋儒周惇頤爲道國公。 帝嘗謂左右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耳。遂以集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集尋以憂歸。伯生。集之字也。

延祐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帝齋居損膳。輟朝賀。 壬午。御史臺言。比賜布爾罕鼎山場。鄂勒哲

布哈海船稅，會計其鈔，皆數十萬錠，諸王軍民貧乏者所賜未嘗若是，苟不撙節，漸致帑藏虛竭，民益困矣。中書省臣進曰：臺臣所言良是，若非振理朝綱，法度愈壞，臣等乞賜罷黜，選任賢者。帝曰：卿等不必言其各共乃事。　辛卯，江浙行省丞相赫嚕（舊作黑驢今改）言白雲僧沈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既已辭伏，今遣其徒沈崇勝潛赴京師，行賄求援，請逮赴江浙，併治其罪，從之。　丁亥，帝不豫，皇太子憂形于色，夜則焚香祈告於天曰：至尊以仁慈御世，庶績順成，四海清晏，天何遽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辛丑，帝崩于光天宮，年三十六。太子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歠一粥。癸卯，葬起輦谷。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每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大。在位七年，不事遊畋，不喜征伐，尊賢重士，待宗戚勳舊，始終有禮，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甲辰，中書右丞相巴達錫罷，太子太師特們德爾以皇太后命，復入中書為右丞相，參議中書省事韓若愚廉勤稱職，特們德爾初為相時，以其不附己，欲羅織以事，而不得遂，至是復相，乃誣若愚以罪，請殺之。皇太子不從，復奏奪其官，除名歸鄉里。　丙午，遣使分讞內外刑獄。　戊申，汰知樞密院四員。　禁巫祝日者交通宗戚大官。　二月壬子，罷造永福寺。　賑大同豐州諸驛飢。　以江浙行省左丞相赫嚕為中書平章政事。　戊午，祭社稷。　建御容殿于永福寺。　汰富民竄名宿衛者，給役蒙古諸驛。　辛酉，中書平章政事齊勒特穆爾，御史大夫托歡，並罷為集賢大學士。　甲子，特們德爾阿克繖請捕逮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赴京，特們德爾以世延嘗劾奏其罪惡十三事，銳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索哈爾哈呼（舊作胥益兒哈呼今改）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且使諷世延，啗以美官，令告引同時異己者，世延不肯從，行至夔州，遇赦，以疾抵荊門就醫，特們德爾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煆煉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者勿復問，乃已。　參議中書省事奇勒監坐鬻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丙寅，以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趙世榮為中書平章政事，江西行省右丞穆布喇為中書右丞，參知政事張思明為中書左丞，中書左丞完珠罷為嶺北行省右丞。　白雲宗攝沈明仁以不法坐罪，詔籍江南冒為白雲僧者為民。　己巳，修鎮雷佛事於京城四門。　辛未，括民間係官山場河泊窯冶廬舍。　癸酉，括勘崇祥院地，其冒以官地獻者追其直，以民地獻者歸其主。　丙子，定京城環衛更番法，準五衛漢軍歲例。　丁丑，特們德爾以李孟初不附己，奪其秦國爵及前後制命，仆其先墓碑。　戊寅，中書平章政事烏巴都拉罷為甘肅行省平章政事，阿里哈雅罷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特們德爾怨集賢學士楊多爾濟前為中丞時，發其奸贓，專制等罪，而平章政事蕭拜珠在中書，牽制其所為，於是矯皇太后旨，召多爾濟、蕭拜珠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實勒們、御史大夫圖勒哈雜問

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多爾濟曰：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特們德爾請殺之，皇太子曰：人命至重，刑殺非輕，不宜倉卒。二人罪狀未明，當白太后，使詳讞之，誅之未晚也。特們德爾乃引同時爲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多爾濟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爲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卽起入奏，未幾，稱旨執多爾濟，載詣國門之外，與蕭拜珠俱見殺。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考異）虞集撰楊公神道碑云：太后爲之驚悔。集未奉敕撰文，故不免有所回護，其時坐多爾濟以誣罔大臣罪名，故冤久不白，非既殺而旋悔也。後又欲奪多爾濟妻劉氏與人，劉翦髮毀容自誓，乃免。蕭拜珠之死，有吳仲者，潛守其屍，三日不去，竟收葬之。時特們德爾日思報復仇怨，誅戮不已。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丞相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柰何。特們德爾乃止。

徽政院使實勒們以皇太后命，請更朝官。皇太子曰：此豈除官時耶。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卽位，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

司農卿鄂勒哲布哈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太子問曰：所賜爲誰。對曰：左丞相哈克繖所得爲多。太子曰：予嘗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船之稅，以哈克繖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耶。遂出鄂勒哲布哈爲湖南宣慰使。

三月辛巳，以中書禮部領教坊司。

壬午，賑陳州、嘉定州飢。

瓜哇入貢。

戊子，征諸王駙馬流竄者給侍從，遣就分邑。

庚寅，皇太子卽皇帝位，詔赦天下，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壬辰，太皇太后受百官朝賀于興聖宮。特們德爾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初，太皇太后以周王和實拉少時有英氣，而帝稍柔懦，諸羣小亦以立和實拉，必不利於己，遂定策，帝既卽位，太皇太后來賀，帝毅然見於色，太后退而悔曰：我不擬養此兒耶。

敕羣臣超授散官，朝會毋越班。

戊戌，汰上都留守司留守五員。

定吏員秩止從七品，如前制。

辛丑，禁擅奏璽書。

壬寅，降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爲集賢侍講學士。特們德爾欲因其不就陰中之，孟拜命欣然。帝謂特們德爾子巴爾濟蘇（舊作八兒吉思，今改）曰：爾輩謂孟不肯爲是官，今何如。由是讒不得行。

御史臺請詔諭百司，以肅臺綱。帝曰：卿等但守職盡言，善則朕當服行，否亦不汝罪也。

甲辰，詔中外毋沮議特們德爾。

敕罷醫卜工匠任子，其藝精絕者擇用之。

丙午，有事于南郊。

夏四月庚戌，有事於太廟，告卽位也。

罷行中書省丞相，河南、湖廣、遼陽並降爲平章政事，惟征東行省丞相高麗王不降。

乙卯，罷回回國子監。

戊午，祀社稷。

己未，紹慶路洞蠻爲寇，命四川行省捕之。

祭遁甲神於香山。

命平章政事王毅等徵理在京諸倉庫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歲貢幣帛稍紕謬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並作矣。

以太常禮儀院使拜珠（舊作拜住，今改）爲中書平章政事。拜珠，安圖（舊作安童，今改）孫也。閎遠端亮，有祖風，襲宿衞長，延祐中拜太常禮儀院使，每議大政，必問曰：合典故否。同官有異見者曰：大朝止說典故耶。拜珠微笑曰：公試言之，國朝何事不

合典故同官不能對太常事簡每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盡日不倦嘗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于學問有本施于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帝在東宮問宿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珠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珠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愼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耶竟不往及即位遂有是命　壬戌特們德爾請參決政務禁諸臣毋隔越擅奏從之　乙丑大行皇帝輿卒哭作佛事七日

丙寅周王和寶拉長子托驩特穆爾(舊作妥懽帖木兒今改)生(明史袁忠徹傳著有符臺外集載元順帝爲瀛國公子符臺外集蓋本於庚申外史也據庚申外史云瀛國公爲僧白塔寺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瀛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即物色得之乃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子明宗大喜即求爲子并其母以歸此必當時相傳有此言故後來文宗據以下詔書耳余應詩云是時明宗在沙漠緣交合尊情好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闥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子皇考崩時年甫童亦詠其事也其詩雖近委巷俚鄙之談其後文宗崩中外推戴順帝無異詞則文宗之詔爲不足信而外史諸書更無足據矣今從元史明宗紀)　戊辰帝如上都

初太廟九室合饗於一殿及仁宗崩無室可祔乃權結綵殿於武宗室前以奉神主帝召禮官集議太常儀禮院經歷曹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爲寢當更營大殿於前爲十五室帝嘉其議授翰林待制　戊寅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爲人進帶是誘朕也其還之　五月己卯朔禁僧馳驛仍收元給璽書　庚辰殺上都留守賀勝勝與特們德爾居同巷惡其姦惡且帷薄不修絕不通問復與楊多爾濟發其贓罪特們德爾恚甚乃奏其便服迎詔爲大不敬棄市籍其家勝死之日百姓爭持紙錢哭於屍旁甚哀　己丑中書左丞相阿克織罷爲嶺北行省平章政事以拜珠爲左丞相鼐喇呼(舊作乃剌忽今改)達斯哈雅(舊作塔失海牙今改)並爲中書平章政事濟爾哈朗爲參知政事特們德爾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復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爲乃以拜珠爲左丞相委以心腹特們德爾漸見疎外矣　辛卯中書參知政事奇徹(舊作欽察今改)罷爲集賢學士　遣使權廣東番貨　壬辰和林民闊海瘞殍死者三千餘人旌其門　乙未上聖文欽孝皇帝尊謚廟號仁宗國語曰布延圖(舊作普顏篤今改)皇帝　戊戌有告嶺北平章政事阿克織中書平章政事赫嚕及御史大夫圖卜台徽政使實勒們等與故約蘇穆爾妻伊呼薩巴謀廢立者帝御穆清閣召拜珠謀之對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陰結黨與謀危社稷宜速施天威以正祖宗法度帝動容曰此朕志也命率衛士擒斬之籍其家餘黨皆伏誅先是近侍傳旨以姓名赴中書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爲之壅滯拜珠奏閣之注授一依選格次第吏無容奸刑曹事有情可矜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嘗諭左右曰汝輩愼之苟陷國法我雖曲赦拜珠不汝恕也　追封隴西公汪世顯爲隴右王　辛丑以知樞密院事特穆爾托(舊作鐵木兒脫今改)爲中書平章政事　壬寅監察御史請罷僧道工伶濫爵及建寺豢獸之費　甲辰以誅阿克織赫嚕賀勝等詔天下勝死非其罪而詔書與諸逆並言時猶爲特們德爾所蔽也　丙午捕伊呼薩巴子江浙平

章瑪嚕仍籍其家。丁未，封汪沁（舊作王禪，今改。）爲雲南王，往鎮其地。以賀勝、實勒們、阿克徹家貲田宅賜特們德爾等。六月己酉，流徽政院使密錫實于金剛山，以托實哈、實勒們所奪人畜產歸其主。甲寅，前太子詹事綽和爾伏誅。京師疫，作佛事于萬壽山。戊午，罷徽政院。廣東采珠提舉司罷，以有司領其事。庚申，賜角觝者百二十人鈔各千貫。壬戌，敕諸使入京者，大事五日，小事三日，遣還。是夜，月食既。乙丑，新作太祖幄殿。時僧徒橫甚，有司無敢詰難者。盩厔僧圓明以燒香受戒私相煽惑，從者日衆，遂自稱皇帝，衆呼萬歲，約以孟秋五日攻奉元路。秋七月丁丑朔，陝西參政多爾濟以兵捕之，圓明遯去，逾月始就擒，斬之。（〔攷異〕元史英宗紀，至治元年十月辛丑朔，妖僧圓明等伏誅。而經世大典以爲延祐年事，其略云：延祐七年六月十三日夜，奉元路盩厔縣終南景谷小高山僧圓明和尚，就扶風糾合蘇子榮等五十餘人，各執桑木笏，持二劍，祀星斗，僞即位爲皇帝，衆呼萬歲。圓明和尚者，姓白，名唐古岱，建禪庵小高山秋池邊，盩厔人來燒香者，受戒釋，因與子榮等相識，至是誠以七月五日攻奉元路。事六月二十九日，扶風人告變，官軍捕之，唐古岱提劍夜二更欲出山走，官軍圍之，遂相射，雞鳴時復回庵。七月一日，陝西參政以兵捕賊，唐古岱藏其母林中，與妻妙師及其黨西循秦嶺走，久之，乘僞印章草內。八月五日，官軍追及，執妙師等。九日，擒唐古岱于白楊平河，伏誅。是其事之始末，皆在延祐七年也。元修經世大典，去延祐時較近，視明人修元史爲可徵信矣。今從經世大典。）甲申，車駕將北幸，調左右翊軍赴北邊浚井。以知樞密院事瑪嚕哈坦並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壬辰，遣扈從諸營還大都，禁踐民禾。安南內附人陳嚴言其國貢使多爲覘伺，敕湖廣行省汰遣之。丙申，中書平章政事鼐喇呼罷。禁獻珍寶製袞冕。庚子，以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廉恂爲中書平章政事。恂，希憲之子也。（〔攷異〕元史宰相表作十一月，今從本紀。又表作廉穆濟爾哈齊喇哈，恂之小字也，舊作米只兒海牙，今改。）辛丑，晉王伊蘇特穆爾遣使以地

七千頃歸朝廷，請有司徵其租，歲給糧鈔，從之。是月，汴梁路言滎澤縣河決塔海莊隄十步餘，橫隄兩重復決數處，又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決二處，詔本路及都水監官併工修築。八月丁未朔，嶺北省臣實都坐以官錢犒軍免官，詔復其職。丙辰，祔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莊懿慈聖皇后于太廟，特們德爾攝太尉奉玉冊行事。戊午，特們德爾復誣趙世延以違詔不敬下之獄，請寘極刑，并究省臺諸臣，不允。帝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特們德爾必欲寘趙世延于死地，此殆報怨耳。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咸稱萬歲。丁卯，宮人官努坐用日者，請太皇太后榮星杖之，籍其貲。托期瑪部宣慰使尹琳沁坐違制不發兵，杖流紐爾干地。九月甲申，建壽安山寺，給鈔千萬貫。禁五臺山樵采。庚子，常德澧州洞蠻合諸洞爲寇，命土官追捕之。甲辰，遣瑪薩曼等使占城、真臘、龍牙門，索馴象。以廩藏不充，停諸王所部歲給。冬十月丁未，時享太廟。庚戌，將作院使伊蘇坐董製珠衣怠工，杖之，籍其家。丁巳，酉陽聳僕洞蠻田謀遠爲寇，命守臣招捕之。戊午，帝至自上都，詔太常院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與羣臣集議其禮。此追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遵典禮。」庚申，敕譯佛書。乙丑，幸大護國仁王寺，帝師請以醮八兒監藏爲土番宣慰使都元帥，從之。丁卯，爲皇后作鹿頂殿於上都。庚午，命拜珠督造壽安山寺。十一月丙子朔，帝御齋宮。丁丑，恭謁太廟，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

室。卽㱆歙流涕。左右莫不感動。甲申。敕翰林國史院纂修仁宗實錄。丁酉。詔各郡建帝師帕克斯巴（舊作八思巴。今改。）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甲辰。特們德爾言和市織幣薄惡。由董事者不謹。請免右丞高昉等官。仍令郡縣更造。徵其元直。不允。十二月乙巳朔。詔以明年爲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二分。包銀五分。免大都上都興和三路差稅二年。優復貴鹽煉鐵等戶二年。開燕南山東河泊之禁。聽民采取。命官家屬流落邊遠者。有司給資遣之。其子女典鬻與人者。聽還其家。監察御史廉訪司歲舉可任守令者二人。七品以上官。有偉畫長策。可以濟世安民者。實封上之。士有隱居行義。明治體。不求聞達者。有司具狀以聞。丁未。播州蠻的羊籠等內附。庚戌。鑄銅爲佛像。置玉德殿。癸丑。以天壽節。預遣使修醮于龍虎山。乙卯。率百官奉玉冊玉寶。加上太皇太后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徽文崇祐太皇太后。翰林學士呼圖嚕都勒譯進大學衍義。帝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賜鈔五萬貫。以印本頒賜羣臣。河南饑。帝問其故。羣臣莫能對。帝曰。戾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職。委任失人。致陰陽不和。災害洊至。自今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辛酉。作延春閣後殿。乙丑。熒星于回回司天監四十晝夜。丙寅。修祕密佛事于延春閣。丁卯。特們德爾拜珠言。比者詔內外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直進御前。乞令臣等開視。再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直至朕前可也。如細民輒訴訟者。則禁之。給武宗皇后鈔七十五萬貫。己巳。敕罷明年二月八日迎佛。以江南浙西道廉訪使薛處敬爲中書參知政事。辛未。拜珠進鹵簿圖。帝以唐制用萬二千三百人。耗財。乃定大駕爲三千二百人。法駕二千五百人。上思州猺結交趾。寇忠州。癸酉。帝聞賀勝母老。憫之。以所籍京兆田磑還其家。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巴延徹爾。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白薩都。並坐貪墨免官。是歲。決獄輕重七千六百三十事。滹沱河決文安大城等縣。渾河溢。壞民田廬。秦州成紀縣暴雨山崩。朽壤墳起。覆沒畜產。大同雨雹。大如雞卵。益津縣隕黑霜。帝命宣徽院使特克實（舊作鐵失。今改。）領中都威衞指揮使。特克實。特們德爾黨也。延祐中。近臣多託恩幸以求賞者。宣徽院使圖沁布哈輒抑弗予。特克實王廷顯皆同官也。仁宗賜特克實海船。圖沁布哈曰。此軍國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又賜廷顯王帶。廷顯欲取大官羊錢一萬五千緡。充其價。圖沁布哈復持不可。於是怨之者衆。及帝卽位。特們德爾擅政。特克實竟譖殺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十九 起重光作噩正月盡昭陽大淵獻十二月凡三年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 諱碩迪巴拉仁宗嫡子也母莊懿慈聖皇后𢎞吉喇氏以大德七年二月甲子生延祐三年十二月丁亥立為皇太子六年十月戊午命參決庶務

至治元年春正月丁丑修佛事於文德殿 甲申召
高麗王王璋赴上都 丙戌帝服袞冕享太廟以左
丞相拜珠亞獻知樞密院事圖哲伯終獻自世祖建
太廟以來歷十四年未行親享之禮拜珠乃言曰古
云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時矣帝悅曰朕能行之敕
有司上親享太室儀注至是禮畢詔羣臣曰一歲惟
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歲必親
祀以終朕身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諭之曰
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命
中書陳便宜事行之 丁亥帝欲結綵樓於禁中元
夕張燈設宴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於左丞相
拜珠拜珠謂當進諫即袖其疏入奏其略曰世祖臨
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
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為所翫
者小所係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願以崇儉慮遠
為法以喜奢樂近為戒帝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
言遽命罷之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自今朕凡有
過豈特臺臣當諫人皆得言賜養浩帛以旌其直
二月戊申改中都威衛為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司 己酉作仁宗神御殿於普慶寺 辛亥調軍三
千五百人修上都華嚴寺 大永福寺成賜金銀鈔
幣 丁巳畋於柳林敕更造行宮 壽安山寺役甚
急監察御史索約勒舊作鎖咬兒今改哈迪密實舊作哈的迷失今改與同
列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以為東作方始而
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
宜興築奏入帝怒初司徒劉夔妄獻浙右民田冒出
內帑鈔六百萬貫丞相特們德爾分取其半御史發
其姦由是疾忌臺諫治書侍御史索諾木舊作鎖南今改特
們德爾之子也至是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
便弗即入白而訕上以揚己之直大不敬帝乃殺索
約勒哈迪密實與觀音保杖桂謙亨黥之竄紐爾干
舊作奴兒干今改地二人始亦不測而特們德爾方引左丞
張思明為己助思明為言於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
祖宗以來未嘗殺諫臣成李既屬吏當論法二人由
是得輕典 丁卯以僧法洪為釋源宗主授司徒
罷先朝傳旨濫選者 三月丙子建帝師帕克斯巴
寺於京師 丁丑發民兵疏小直沽白河 庚辰廷
試進士賜泰布哈宋本等六十四人及第出身 辛
巳帝如上都拜珠從至察罕諾爾帝以行宮制度卑
隘欲廣之拜珠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
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
帝乃止帝嘗謂拜珠曰朕委卿以大任者以乃祖穆
呼哩從太祖開拓土宇安圖相世祖克成善治也卿
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珠再拜曰陛下委
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
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耳

壬午遣兒師多爾濟往牙濟班十二國取佛經　癸未製御服珠袈裟　甲申敕纂修仁宗實錄后妃功臣傳　乙酉寶集寺金書西番般若經成置大內香殿　益壽安山造寺役軍　己丑大同路麒麟生　己亥宦者博囉特穆爾坐罪流紐爾干地　辛丑以特實克爲御史大夫佩金符領忠翊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帝嘗謂特實克曰徽政雖隸太皇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凡簿書宜悉令御史檢覈　夏四月己未命造象駕金脊殿　戊辰敕賜特們德爾父祖碑　宦者博囉台爲太常署令太常官言刑人難與大祭遂罷之　五月丙子毀上都回回寺以其地營帝師殿　壬午遷武宗子親王圖卜特穆爾（舊作圖帖睦兒今改）於瓊州時特們德爾懷私固寵搆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耀珠（舊作咬住今改）告托歡徹爾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卜特穆爾遠居海南因禁日者勿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辛卯海漕糧至直沽遣使祀海神天妃　作行殿於縉山流杯池　乙未命世家子弟成童者入國學　辛丑太常禮儀院進太廟制圖御史翰林太常臣集議以爲前代廟室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爲一室正室增爲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爲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爲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後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爲寢別作前廟十五間中三間通爲一室以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爲室庶幾情文得宜帝稱善期以來歲營之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作金

浮屠於上都藏佛舍利　乙卯以特們德爾領宣政院事　丁巳以前中書參知政事敬儼爲陝西行臺御史中丞儼告病家居以其鄉在近圻恐復徵用乃徙居淮南雖親故皆不接見至是聞命堅辭不赴　辛酉太白經天　趙宏祚等言事勒歸田里仍禁妄言時政　己巳渾河溢被災者二萬三千五百戶　秋七月戊寅通州潞縣榆埭水決　庚辰滹沱河及巨馬河溢　郃陽道士劉志先以妖術謀亂命樞密院判官章台捕之　乙酉大雨渾河隄決　丙申禁服色踰制　庚子修上都城　八月壬寅修大都城　戊申上都鹿頂殿成　庚戌以軍士貧乏遣知樞密院事特們布哈整治仍詔諭中外有敢擾害者罪之　乙卯中書平章政事特穆爾圖（舊作鐵木兒脫今改）罷爲上都留守　壬戌帝駐蹕興和左右以寒甚請還京師帝曰兵以牛馬爲重民以稼爲本朕遲留蓋欲馬得芻牧民得刈穫一舉兩得何畏乎寒　雷州路海康遂溪二縣海水溢壞民田四千餘頃免其租　秦州成紀縣山崩　九月壬辰中書平章政事塔斯哈雅坐受贓杖免　丁酉帝至自上都　庚子安陸府漢水溢壞民田賑之　冬十月辛丑朔修佛事於大內　庚戌親享太廟以中書左丞相拜珠亞獻御史大夫特實克終獻　壬子拜珠獻嘉禾兩莖同穗　癸丑敕翰林集賢官年七十者毋致仕　延祐間朔漠大風羊馬駞畜盡死蒙古人民流散以子女鬻於回回漢人爲奴婢拜珠以興王根本之地其民宜加賑恤請立宗仁衞統之命縣官贖置衞中以遂生養詔

從之。且令給子女冬衣。禁中書掾曹毋洩機事。己巳。遣雅克特穆爾巡邊。雅克特穆爾。綽和爾第三子也。時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十一月乙亥。幸大護國仁王寺。戊寅。羣臣上尊號曰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己卯。詔天下。拜珠請釋囚。不允。庚辰。益壽安山寺役卒三千人。辛巳。命御史大夫特實克領左右阿蘇衛。初。世祖立阿蘇巴圖達嚕噶齊。後招集阿蘇軍三千七百餘人。扈從車駕。掌宿衛禁城。兼營潮河蘇沽兩州屯田。併供給軍儲。本隸前後二衛。武宗至大初。始改立左右衛阿蘇親軍都指揮使司。至是以特實克領之。丙申。敕立故丞相安圖碑於保定新城。【考異】元文類載元明善所撰碑文云。碑建大都良鄉之通達寓。元史作新城者蓋誤。辛楣曰。初擬立石良鄉。後乃定於新城也。其地名高碑店。蓋以碑得名。距涿州三十里。實新城西北境。右丞相特們德爾廣樹朋黨。凡不附己者。必以事去之。尤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諸倉糧儲失陷。欲奏誅之。左丞相拜珠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特們德爾忌拜珠方正。每與其黨密謀中害之。左右得其情。乘間以告。且請備之。拜珠曰。我祖宗爲國元勳。世篤忠貞。百有餘年。我今年少。叨受寵命。蓋以此耳。大臣協和。國之利也。今以右相讎我。我求報之。非特吾二人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死生禍福。天實鑒之。汝輩勿復言。至是。奉詔往新城。爲其祖立碑。特們德爾久稱疾。聞拜珠行將出。詣省事。入朝。至內門。帝遣蘇蘇舊作速速。今改。賜之酒。且曰。卿年老。宜自愛。待新年入朝未晚。遂怏怏而還。辛丑。立伊奇哩舊作亦啓烈。今改。氏爲皇后。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持節授玉冊玉寶。庚戌。作太廟正殿。甲寅。幸西僧灌頂寺。疏玉泉河。甲子。命帝師往西番受具足戒。賜金千三百五十兩。銀四千五十兩。幣帛萬匹。鈔五十萬貫。以諸王錫濟伯使者數入朝。發兵守北口及盧溝橋。乙丑。置中瑞司。冶銅五十萬觔。作壽安山寺佛像。特們德爾雖家居。其黨布列朝中。事必稟於其家。以拜珠故。不得大肆其姦。百計傾之。終不能遂。在京倉曹管庫之職。歲終例應注代。時左丞張思明稱疾不出。衆皆顧望。拜珠以事不可緩。乃日坐省中。謂僚屬曰。左丞病。省事遂廢乎。郎中李處恭曰。金穀之職。須慎選擇。不得其人。未敢遽擬。拜珠曰。汝爲賣官之計耳。遣人督慰思明。思明乃出共畢銓事。是歲。集賢侍講學士李孟卒。孟既罷政左遷。嘗語人曰。老臣待罪中書。無補於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祿。今老矣。其何以報稱。帝聞而善之。恩意稍加。及卒。御史累章辨其誣。詔復元官。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進封魏國公。謚文忠。樞密院副使吳元珪與知樞密院事特穆爾布哈上軍民之政十餘事。大抵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當還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而軍民不可有所偏。軍官襲職。惟傳嫡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亂。帝並嘉納。詔施行之。以右侍儀兼修起居注星吉爲監察御史。星吉。河西人。少給事仁宗潛邸。以精敏稱。故帝擢用之。在臺中直聲大著。

至治二年春正月庚午廣太廟　甲戌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　丁丑親祀太廟始備法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左丞相拜珠攝太尉以從帝顧拜珠曰朕用卿言舉行大禮亦卿所共喜也對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海蒼生所共慶也致齋大次行酌獻禮升降周旋儼若素習中外肅然明日還宮拜珠率百官稱賀於大明殿執事之臣及導駕耆老賜金帛有差拜珠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祫禘配享等禮　戊寅敕有司存恤孔氏子孫貧乏者　辛巳敕臺憲用人勿拘資格　儀封縣河溢傷稼賑之　癸未流徽政院使羅源於耽羅　柳林行殿成　癸巳以西僧羅藏爲司徒　二月庚子置左右奇徹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命拜珠摠之　罷上都歇山殿及帝師寺役　辛丑賜特實克父祖碑　甲寅以太廟役軍造流杯池行殿　乙卯以西僧有疾釋大辟囚一人笞罪二人　三月己巳朔左丞相拜珠以學校政化大源似緩實急而主者不務盡心遂致廢弛請令中書平章政事廉恂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都事富珠哩翀董之外郡學校仍命御史臺翰林院國子監同議興舉從之　辛未禁捕天鵝違者籍其家　丙子罷京師諸營繕役卒四萬餘人　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春旱秋霖民饑免其租之半　戊寅修大都城　庚辰敕江浙僧寺田除宋故有永業及世祖所賜者餘悉稅之　丙戌復置市舶提舉司於泉州慶元廣東三路禁女子金銀絲綿下番　丁亥鳳翔道士王道明以妖言伏誅　己丑命有司建穆呼哩祠於東平仍樹碑　以國用匱竭停諸王賞賚及皇后歲賜　庚寅命將作院更製冕旒　辛卯監察御史何守謙坐贓杖免　丁酉幸柳林駙馬許訥之子蘇拉訴曰臣父謀叛臣母私從人帝曰人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命誅之　帝從容謂拜珠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爲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珠頓首謝曰昔堯舜爲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桀紂爲君拒諫自賢悅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民到於今稱爲無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然凡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臣等不言則臣之罪也又嘗謂拜珠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或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帝皆嘉納之　夏四月戊戌朔帝如上都中書左司都事富珠哩翀從帝次龍虎臺丞相拜珠命翀傳旨中書翀行數步還曰命翀傳否拜珠歎曰真謹飭人也間謂翀曰爾可作宰相否翀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珠大悅以酒觴翀曰非公不聞此言　乙丑中書省臣請節賞賚以紓民力帝曰朕思所出倍於所入出納之際卿輩宜慎之朕當撙節其用　五月己巳修滹沱河隄　庚午奉符臨邑二縣民謀逆其守王驢兒伏誅餘杖流之　庚辰收養蒙古子女遣使

諭四方匿者罪之　癸未置仁宗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以拜珠領其事　甲申帝幸五臺山拜珠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甲申以吳全節為元教大宗師特進上卿　閏月戊戌封諸葛忠武侯為威烈忠武顯靈仁濟王　癸卯禁白蓮佛事　甲辰御史臺請黜監察御史不稱職者以示懲勸從之　戊申以特們德爾子同知樞密院事拜坦知樞密院事　壬子作紫檀殿　丙寅辰州沅陵縣洞蠻為寇遣兵捕之　敕已除不赴任者奪其官　六月丁卯朔帝至五臺山禁扈從宿衛毋踐民禾　癸酉申禁日者妄談天象　丙子修渾河隄　壬午辰州江水溢壞民廬舍　是月前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卒追封魏國公謚文敏　秋七月丁未賜拜珠平江田萬畝拜珠辭曰陛下命臣釐正庶務若先受賜田人其謂我何帝曰汝勳舊子孫加以廉慎人或援例朕自諭之　帝自五臺還戊午次應州　辛酉次渾源州拜珠奏召中書左丞張思明至數其罪杖而免之籍其家（考異元史張思明傳云拜珠與特們德爾各樹朋黨賊害忠良思明懼禍及累表辭不獲後竟譴以不支蒙古子女口糧餓死四百人遂籍其家拜珠傳云特們德爾引張思明以助己思明為盡力忌拜珠與其黨謀中害之此采兩家碑誌以入傳然拜珠以忠死而特們德爾為權倖觀其所為則思明之為人可知矣今從紀）

八月己巳道州寧遠縣民符翼軫作亂有司討擒之

甲戌帝次奉聖州築宗仁衛營　帝留意民事戊寅詔畫蠶麥圖於鹿頂殿壁以時觀之　庚辰增壽安山寺役卒七千人　庚寅太師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卒於家命給直市葬地　九月丙辰太皇太后鴻吉哩氏崩　庚申敕停今冬祀南郊　癸亥地震

甲子作層樓於涿州鹿頂殿西　冬十月丁卯朔太史院請禁明年興作土工從之　戊辰享太廟先是太常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至是以廟工未畢妨陳宮縣止用登歌　丙子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托克托坐請告未得旨輒去職杖謫雲南從御史大夫特實克奏也　甲申建太祖神御殿於興教寺　己丑以中書左丞相拜珠為右丞相監修國史帝欲爵以三公懇辭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參議中書省事王結言於拜珠曰為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患不可猶豫猶豫恐生它變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於身拜珠深是之　治書侍御史索諾木罷為翰林侍講學士特實克奏復其職帝不允

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己亥以立右丞相詔天下流民復業者免差稅三年站戶貧乏鬻賣妻子者官贖還之凡差役造作先科商賈末技富貴之家以優農力免陝西明年差稅十之三各處官佃田明年租之十二江淮創科包銀全免之　監察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蝕皆臣下失職所致帝自責曰是朕思慮不及致然因敕羣臣亦當修飭以謹天戒　罷世祖以後冗置官　括江南僧有妻者為民　癸卯地震　甲辰罷徽政院　丙午造龍船三艘　御史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

奏事目上之言動亦宜悉書之以付史館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爲令使吏不得爲姦治獄者有所遵守並從之　乙卯宣德縣地震　初浙民吳機以累代失業之田賣於司徒劉夔夔賂宣政使巴喇吉斯買置諸寺以益僧廩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貫酬其直田已久爲宅人之業特們德爾父子及特實克等上下蒙蔽分受之爲贓巨萬真人謝道泰以姦殺人獄已成特們德爾納其金令有司變其獄拜珠舉奏二事命臺鞫察之盡得其情以田歸主夔道泰巴喇吉斯等皆坐死並籍其家刑部尚書布達實哩坐受道泰金范德郁坐詭隨並杖免特赦特實克　十二月甲子朔南康建昌大水山崩死者四十七人民饑命賑之　丁卯中書平章政事瑪嚕罷爲大司農廉恂罷爲集賢大學士以集賢大學士張珪爲平章政事珪家居已久帝召見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設醴洋珠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時拜珠方欲召用致仕老臣優其祿秩議事中書遂首薦珪起爲集賢大學士至是復拜平章侍宴萬壽山賜以玉帶　戊辰以掌道教張嗣成吳全節藍道元各三授制命銀印敕奪其二　癸未以地震日食敕廷臣集議弭災之道中書平章政事張珪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冤死獨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　禁近侍奏取沒入錢物　丙戌賜淮安忠武王巴延祠祭田二十頃　西僧疾請釋囚帝曰釋囚祈福豈爲師惜朕思惡人屢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宣徽院言世祖時輝吉喇歲輸尚食羊二千成宗時增爲三千今請增五千帝不許曰天下之民皆朕所有如有不足朕當濟之若加重賦百姓必致困窮國亦何益命遵世祖舊制　是月兩江來安路總管岑世興葛蠻安撫司副使龍仁貴皆以其地作亂柔遠州洞蠻把者爲寇並遣兵討捕之　是歲山北廉訪司經歷許有壬遷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爲僞以迎其意管庫吏而下搒掠無全膚訖莫能償有壬覆視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　甘肅歲糴糧於蘭州多至二萬石距寧夏各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餘里始達伊集納路而寧夏距伊集納僅千里至是行省平章奈瑪台令輓者自寧夏徑趨伊集納歲省費六十萬緡奈瑪台穆呼哩五世孫也性明果善斷所至有治聲

至治三年春正月癸巳朔以禹城縣去秋霖雨縣人邢著程進出粟以賑饑民命旌其門　己亥思明州盜起湖廣行省督兵捕之　庚子刑部尚書烏納爾坐贓杖免　壬寅以行省平章政事復兼總軍政軍官有罪重者以聞輕者就決　罷上都雲州興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鷄鳴山房山黃蘆三叉諸金銀冶聽民采鍊以十分之三輸官　起前樞密院副使吳

元珪王約爲集賢大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韓從益爲昭文館大學士並商議中書省事丞相拜珠又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喜曰卿言適副朕心更當使訪山林隱逸之士遂以居信爲翰林學士承旨澄爲學士王約年老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時政多所參酌

帝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蠹者特們德爾貪蠹無狀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也辛亥申命御史大夫特實克振舉臺綱詔諭中外　壬子遣回回礮手萬戶赴汝寧新蔡遵世祖舊制教習礮法　靜江邕柳諸郡獠爲寇命湖廣行省督兵捕之

丙辰泉州民留應總作亂命江浙行省遣兵捕之

辛酉禁故殺子孫誣平民者　初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爲其弟訟不法事繫獄待對其弟逃去特們德爾必欲殺之有司承望風旨數脅令自裁世延終不爲動至是丞相拜珠爲言其無罪詔釋之仍著令原告逃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　二月癸亥朔作上都華嚴寺帝師帕克斯巴寺及丞相拜珠第役軍六千二百人　定軍官襲職嫡長子孫幼者令諸兄弟攝之所受制敕書權襲以省爭訟　丙寅翰林國史院進仁宗實錄進前數日監修拜珠詣國史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年事不書左丞相哈喇哈斯定策功惟書越王圖喇勇決拜珠從容謂史官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錄鷹犬之勞而略發縱指示之人可乎立命書之其它筆削未盡然者一一正之人皆服其卓識　己巳修廣惠河牐十有九所治野狐桑乾道　癸酉畋於柳林帝顧謂拜珠曰近者地道失寧風雨不時豈朕纂承大寶行事有闕歟對曰地震自古有之陛下自責固宜亦由臣等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在位三載於兆姓萬物豈無乖戾之事卿等宜與百官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　拜珠患法制不一有司無所守請詳定舊典以爲通制於是命樞密副使完顏納坦集賢學士侍御史曹伯啓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書成辛巳奏上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人也法當改易丞相雖是之而不果行　丙戌雨土　造五輅旗　丁亥敕金書藏經二部命拜珠等總之　戊子封鷹師布哈（舊作不花今改）爲趙國公　辛卯以太子賓客巴圖廉貧賜鈔十萬貫　三月壬辰朔帝如上都　丁酉平江路嘉定州饑發粟六萬石賑之　丁酉西番參卜郎諸族叛敕鎮西武靖王綽斯監等發兵討之　戊申祔太皇太后於順宗廟室上尊謚曰昭獻元聖皇后　辛亥以圓明王道之亂禁僧道度牒符籙　丙辰敕醫卜匠官居喪不得去職七十不聽致仕子孫無蔭敘能紹其業者量材錄用　監察御史拜珠嘉琿坐舉巴斯爾濟蘇失當並黜免　夏四月壬戌朔敕天下諸司命僧誦經十萬部　丁卯旌內黃縣節婦王氏　己巳浚金河水　甲戌敕都功德司庫爾嚕至京師釋囚大辟三十一人杖五十七以上者六

十九人放籠禽十萬命有司償其直己卯詔行助
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
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與五月庚子
大風雨雹柳林行宮大木盡拔辛丑以特克實獨
署御史大夫事戊申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特
們德爾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
父祖碑并追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資告諭中
外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素木棉
爲之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世臣曰祖宗創業艱難
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戊午奉元行
宮正殿災土都利用監庫火帝命衛士撲滅之因語
羣臣曰世皇始建宮室於今安焉至朕而毀實朕不
能圖治之故也奇徹衛兵戍邊有卒累功請賞以官
帝曰名爵豈賞人之物賜鈔三千貫六月寇圍寧
都州民孫王臣出糧餉軍旌其門丁酉西番參卜
郎諸寇未平遣徽政使丑嚕往督師壬申將作院
使哈撒布哈坐罔上營利杖流之籍其家留守司
以雨請修都城詔以不宜大興土功其略完之癸
酉太常請纂修累朝儀禮從之乙酉諸王錫伯數
寇邊至是遣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
民不罹邊患軍士免於勞役斯幸矣今既來降當厚
其賜以安之秋七月辛卯朔宣政使奇徹台自傳
旨署事中書以體制非宜請通行禁止從之癸卯
太廟成前殿十有五間東西二門爲夾室南向知
樞密院事拜坦坐贓杖免乙巳招諭左右兩江黃
勝許岑世興己酉丞相拜珠以海運糧視世祖時

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請歲減二
十萬石帝遂併特們德爾增科江淮糧免之丙辰
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帝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
選人未當耳朕知嚮所劾者率由宿怨羅織成獄加
之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復伸御史嘗舉巴爾濟蘇
可任大事未幾以貪墨伏誅言路選人當乎否乎時
特們德爾兩子俱獲罪毀碑籍貲明致其罰帝方委
任拜珠以進賢退不肖爲急務特克實以奸黨不自
安而帝又屢飭臺臣以阿比特們德爾之事特克實
由是益懼是月冀寧與和大同三路隕霜帝在
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珠以國用不足諫止之
既而奸黨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
事而大赦無以禳之拜珠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
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奸黨聞之知必不免遂萌逆圖
八月辛酉晉王獵於圖喇之地特克實遣烏嚕斯(舊作
斡羅思今改)告曰我與哈克繖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實
達爾(舊作失禿兒今改)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爲皇帝又令烏
嚕斯以其事告晉王之內史都爾蘇(舊作倒剌沙今改)且言汝
與巴蘇呼(舊作馬速忽今改)知之勿令舒瑪爾節(舊作旭邁傑今改)得聞
也晉王命囚烏嚕斯遣巴勒密實特等赴上都以逆
謀告(考異元史泰定紀云王府內史都爾蘇得幸於帝常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克繖事丞相拜珠且入宿衛久之哈克繖歸
言御史大夫特克實意相忤欲傾害之至治三年三月宣徽使哈坦來王邸爲都爾蘇言主上將不容於晉王汝盍思之於是都爾蘇與
哈坦深相要結是以晉王之臣素有窺覦之心也紀又云特克實遣烏嚕斯來告事成推立王爲皇帝於是王命囚烏嚕斯遣巴勒密實
特以逆謀告夫遣人告逆謀則晉王素非預謀者矣紀文前後自相矛盾蓋爲天歷詔書所惑也天歷欲得大位不得不加泰定以惡名
不盡當時實事也元史拜珠傳祇言晉王遣人以逆謀告而不言其偵伺及深相要結當得其實今從傳)帝南還癸亥
駐蹕南坡晉王之使未至是夕特克實額森特穆爾

實達爾與前中書平章政事齊勤特穆爾舊作赤斤鐵木兒今改前雲南行省平章政事鄂勒哲舊作完者今改特們德爾之子前治書侍御史索諾木特克實之弟宣徽使索諾木典瑞院使託和齊舊作托火赤今改樞密院副使阿薩爾舊作阿散今改簽書樞密院章岱舊作章台今改衛士圖們舊作禿滿今改及諸王額特布哈舊作按梯不花今改博囉舊作孛羅今改伊魯特穆爾舊作月魯帖木兒今改庫庫布哈舊作曲呂不花今改烏魯斯布哈舊作兀魯思不花今改等以特克實所領阿蘇衛兵爲外應殺右丞相拜珠而特克實直犯禁幄手弒帝於臥所年二十一從葬諸帝陵帝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問何爲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諂耶斥出之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爲不法則必刑無赦巴爾濟蘇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巴爾濟蘇雖事朕日久今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珠曰朕以幼沖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耶卿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珠頓首謝曰創業維艱守成不易陛下言及此億兆之福也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亦然今山林之士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刑戮姦黨懼誅遂搆大變云 張珪在大都聞南坡之變密言於監省魏王庫庫圖舊作徹徹禿今改曰我世爲國忠臣不敢愛死事已如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非王莫敢致庫庫圖曰

公誠忠萬一事泄得無危乎珪曰事成王之功不成吾家甘虀粉萬死不敢以言累王庫庫圖乃遣人達珪書於晉王且勸進（考異）虞集撰張珪墓誌銘備載其達書晉王之事而元史本傳刪之修元史者承天曆卜詔之後似於泰定之宜立與否尚疑而未定也錢辛楣曰湯陰縣有增修扁鵲廟記石刻其云皇太孫梁王者晉王噶瑪喇世祖之孫裕宗之長子特以梁王出鎮雲南故云開府西南海也元初諸王之子通稱太子然不得稱皇太子以示別也噶瑪喇以嫡長孫膺皇太孫是當時固有儲貳之望其後讓國成宗退守藩服有吳秦伯風故至治之末中外推戴晉王無異言及天曆干位乃倡言晉王不宜立誣罔之詞難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矣按錢說所引皇太孫最爲確據今併載張珪之言以存當日之公論云 諸王額特布哈舊作按梯不花今改及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奉皇帝璽綬北迎晉王於鎮所癸巳晉王即皇帝位於龍居河大赦天下是日以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爲中書右丞相以內史都爾蘇爲中書平章政事柰曼台爲中書右丞御史大夫特克實知樞密院事博囉爲宣徽院使舒瑪爾節爲宣政院使乙未以樞密副使阿薩爾爲御史中丞內史善僧爲中書左丞丁酉以鄂勒哲知樞密院事圖們同簽樞密院事戊戌以薩迪密實知樞密院事章台同知樞密院事己亥敕諭百司凡銓授官遵世祖舊制惟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宣徽院得自奏聞餘悉由中書辛丑以瑪謨錫知樞密院事實達爾爲大司農召諸王屬流徙遠地及還元籍者二十四人還京師冬十月癸亥修佛事於大明殿 特克實之變諸王邁努舊作買奴今改逃赴潛邸願效死力且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甲子以舒瑪爾節爲中書右丞相陝西行省左丞圖魯通政院使寧珠舊作紐澤今改並爲御史大夫蘇蘇爲御史中丞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廟社稷命舒瑪爾

節寧珠誅逆賊特克實實達爾齊勤特穆爾託和齊章岱等於大都並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特們德爾子索諾木議遠流張珪曰索諾木從逆賊親斫丞相拜珠乃欲活之耶初特克實使齊勤特穆爾遽至京師趣召兩院學士北上翰林學士曹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可曲從也未幾賊伏誅人服其先見之明　壬申以內史詣達庫爲太師知樞密院事　癸未以舒瑪爾節兼阿蘇衞達嚕噶齊　八番順元及靜江大理威楚諸路猺兵爲寇湖廣雲南二省招諭之　十一月己丑朔帝次於中都修佛事於昆剛殿　辛丑車駕至大都丁未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　初特克實遣使至大都封府庫收百司印監察御史許有壬知事急卽往告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卽疏守庸及經歷多爾濟班監察御史郭額森呼都附特克實之罪以俟及御史大夫寧珠至有壬卽袖疏上之辛亥守庸坐黨特克實免官　壬子敕營繕不急者罷之　癸丑遣使詣曲阜以太牢祀孔子　敕會福院奉北安王納穆罕像於高梁河寺　祭遁甲五福神　丙辰御史中丞蘇蘇坐貪淫免官　丁巳廣州路新會縣民汜長弟作亂廣東副元帥烏訥爾率兵捕之　詔凡有罪自首者原其罪　十二月己未御史臺經歷多爾濟巴勒御史徹里達漢烏圖曼郭額森呼圖並坐黨特克實免官　監察御史許有壬言曩者特們德爾專政誣殺楊多爾濟蕭拜珠賀勝觀音保索約勒哈迪密實默窺成珪李謙亨罷免王毅高昉張志弼而趙世延受禍尤慘天下咸知其冤請昭雪之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　壬戌浚鎭江路漕河及練湖江浙行省言鎭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爲上源官司漕運及商賈農民來往其舟楫莫不由此宋時專設人夫以時修濬瀦蓄潦水若運河淺阻開放湖水一寸則可添河水一尺近來淤淺舟楫不通凡有官物差民運遞甚爲不便委官相視疏治運河自鎭江路至呂城壩長百三十一里計役夫萬五百十三人六十日可畢又用三千餘人浚滌練湖九十日可完人日支糧三升中統鈔一兩詔從之以來春興工　戊辰追尊皇考晉王噶瑪拉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妣晉王妃鴻吉哩氏曰宣懿淑聖皇后　庚午盜入太廟竊仁宗及莊懿慈聖皇后金主時參知政事瑪喇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集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祭祀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甲戌命道士吳全節修醮事　乙亥太常院言世祖以來太廟歲惟一享先帝始復古制一歲四祭請裁擇之帝曰祭祀大事也朕何敢簡其禮命仍四祭　監察御史托克托趙成慶等言特們德爾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索諾木親與逆謀久逃天憲宜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伊嚕托克托呼薩敦皆特克實之黨不宜寬宥遂並伏誅　丙子命嶺北守邊諸王修佛事以卻寇兵　己卯命僧作佛事於大內以厭雷　癸未流諸王伊嚕特穆爾於雲南額特布哈於海南庫魯克布哈於尼嚕罕舊作奴兒干今改博囉

及烏魯斯布哈於海島，並坐與特克實逆謀也。乙酉，諭百司惜名器，各遵世祖定制。丙戌，舒瑪爾節言：「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諸王邁努，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五千戸封邁努為泰寧王。丁亥，議賞討逆功，賜舒瑪爾節金銀鈔，都爾蘇為中書左丞相，瑪謨錫寧珠索多（舊作鎖禿，今改。）並加授光祿大夫。詔改明年元曰泰定。雲南花脚蠻為寇，詔招諭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二十（起閼逢困敦正月，盡旃蒙赤奮若八月，凡一年有奇。）

泰定帝（諱伊蘇特穆爾，顯宗噶瑪拉之長子，裕宗珍戩之嫡孫也。初，北安王那木罕薨，世祖以噶瑪拉封晉王，代鎮北邊。至元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帝生於晉邸。大德六年，晉王薨，帝襲封，是爲嗣晉王。）

泰定元年春正月乙未，以柰曼岱（舊作乃馬台，今改。）爲平章政事，善僧爲右丞相。 帝以元夕命有司於禁中張燈山爲樂，監察御史趙師魯上言：「燕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張燈雖細事，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帝遽命罷之，仍賜上尊酒，以嘉其忠直。 辛丑，諸王大臣請立皇太子。 壬寅，以故丞相拜珠子達勒瑪實哩爲宗人衛親軍都指揮使，徹爾哈爲左右衛阿蘇親軍都指揮使。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拜珠入相，振立綱紀，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故天下晏然，有樂生之心。姦臣畏之，卒搆禍難。特克實等既伏誅，帝乃詔有司備儀衛，百官耆宿前導，輿拜珠畫像於海雲寺，大作佛事，觀者萬數，無不歎惜泣下。中書言：「拜珠盡忠效節，殞於羣凶，宜賜褒崇，以光後世。」制贈清忠一德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復官其二子，以長宿衛。拜珠母齊喇（舊作怯烈，今改。）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珠爲太常禮儀使，方弱冠，吏就第請署事，適在後圃閱羣戲，母厲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若所爲豈大臣事耶！」拜珠深自克責。一日入內侍晏，英宗素知其不飲，是日強以數杯。既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酣於酒。」又嘗代祀睿宗原廟，歸，母問之曰：「眞定官府待汝若何？」對曰：「所待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威靈，汝先世勳德故耳，汝何有焉！」拜珠之賢，母之教也。後封東平王夫人。

命僧諷西番經於天光殿。 甲辰，敕譯列聖制誥及大元通制，刊本賜百官。 戊申，八番生蠻來附，置長官司以撫之。 己酉，命諸王遠徙者悉還其部，召親王圖卜特穆爾於瓊州，阿穆爾克於大同。初，英宗在上都，謂拜珠曰：「朕兄弟實相友愛，曩以小人譖愬，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未及召而遇弒，至是帝悉召之。 甲寅，敕高麗王王璋歸國。璋嘗請於仁宗，降御香南遊江浙，至寶陁山而還。及英宗即位，復請降香於江南，許之。行至江南，遣使急召，令騎士擁逼以行，璋侍從皆奔竄。還至京師，命中書省護送本國安置，璋遲留不即發。英宗下璋於刑部，既而祝髮，置之石佛寺，尋又流璋於吐蕃。帝即位，以大赦得還，至是命璋還本國，仍歸其瀋王印。（[攷異] 元史高麗傳載瀋王璋事至爲疎略。江南有圓通寺碑，刻於延祐六年，即璋南遊江浙時所篆也。元史作章，碑文從玉作璋，今從碑文。至璋留京師及泰定二年卒後諸事，俱從鄭仁趾高麗史增載。） 丙辰，賜故監察御史觀音保、索約勒哈迪密實妻子鈔各千錠。 敕封解州鹽池神曰靈富公。 賑廣德諸州饑。 虞集赴召至京師，除國子司業，尋遷祕書少監。 翰林侍講學士袁桷辭歸，許之。桷嘗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爲議以上，所列應采之書最爲該博，時不能用。 二月丁巳朔，作顯宗影堂。 己未，修西番佛事於壽安山，僧四十人，三年乃罷。 庚申，監察御史傅巖起、李嘉賓言遼王

托克托乘國有隙，誅屠骨肉，其惡已彰，恐懷疑貳，如令歸藩，譬之縱虎出柙，請廢之，別立近族以襲其位。不報。

甲子，作佛事，命僧八百人及倡優百戲導帝師游京城。先是英宗在上都，使左丞蘇蘇召翰林吳澄撰金字藏經序，澄曰：「主上寫經，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汙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南坡之變，事得寢。及帝卽位，佛事益盛。

舊制，臺憲歲各舉守令推官二人，有罪連坐。至是言其不便，庚午，命中書復於常選擇人用之。

壬申，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國語曰格根（舊作格堅，今改）皇帝。

甲戌，浙江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學。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呼圖嚕圖爾密實、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復敕右丞相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鐵木兒，今改）領之。文原尋以疾致仕歸。

丁丑，監察御史宋本言：「逆賊特克實等雖伏誅，其黨樞密副使阿薩爾（舊作阿散，今改）身親弒逆，以告變得不死，竄嶺南，請早正天討。」先是太廟仁宗室主爲盜竊去，久而未獲，本言：「在法，民間失盜，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去。」又言：「中書宰執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宜戒飭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詣所署治事。」皆不報。

戊寅，監察御史李嘉賓劾逆黨左阿蘇衛指揮使圖特穆爾，罷之。

賑紹興諸路饑。

先是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吳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乎！」時有司以急於行事，竟如舊制云。

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爲務。中書左司員外郎許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嘉，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懵不能識一丁矣。」

三月，丁亥朔，罷徽政院，立詹事院，以同知宣政院事楊廷玉爲中書參知政事。（攷異）楊居仁參知政事，以代王居仁也。紀不書王居仁之罷，今略之。

以秘書少監虞集爲禮部攷試官。初，集與元明善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程、朱諸儒傳註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攷之殊未博。集初不相下，後以明善之言爲然，每見明經之士，卽以其言告之。至是謂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

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兩爲玫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　戊戌廷試進士賜巴喇張益等八十四人及第出身會試下第者亦賜教官有差　庚子以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嘉岱兼宣政院使往征西蕃　丙午御大明殿冊巴拜哈斯（舊作巴不罕今改）氏爲皇后皇子喇實晉巴（舊作阿速吉八今改）爲皇太子　己酉以皇子巴的瑪伊爾克布嗣封晉王　泰寧王邁努卒以其子籛貔沁多爾濟嗣　庚戌監察御史宋本李嘉賓傅巖起言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職濫假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並辱名爵請罷之不報　以臨洮諸縣旱饑賑之　廣西橫州徭寇永淳縣

夏四月戊午廉恂罷爲集賢大學士食其祿終身　己未以硃字詔賜帝師所居薩斯嘉部　庚申詔整飭御史臺　作昭聖皇后御容殿於普慶寺　親王圖卜特穆爾還至潭州有詔止之居數月乃行　辛酉至上都賜車帳駞馬　甲子帝如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虞集與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集自是歲常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盡其要指時務者難於極其情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爲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爲反復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訛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也　發兵民築渾河隄　辛未月食既　癸酉以太子詹事圖們特爾（舊作禿滿迭兒今改）爲中書平章政事（〔致異〕宰相表作九月今從紀）　甲戌命咒師作佛事以厭雷　庚辰以風烈月食地震手詔戒飭百官並令大都守臣集議以聞王結昌言於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薦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時宿衛士自北方來者復遣歸乃百十爲羣剽劫殺人桓州道中旣逮捕舒瑪爾節（舊作旭邁傑今改）奏釋之蒙古千戶使京師宿邸中適民間朱甲妻女車過邸門千戶悅之并從者奪以入朱泣訴於中書舒瑪爾節庇不問於是國子監丞宋本復抗言特克實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冤未伸刑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衆皆聳聽　辛巳太廟新殿成　五月丁亥監察御史董鵬南劉潛等以災異上言平章奈曼台宣政院使特穆爾布哈詹事圖們達爾黨附逆徒身虧臣節太常守廟不謹遼王擅殺宗親布哈實里矯制亂法皆蒙寬宥甚爲失刑宜定其罪以銷天變不允

己丑帝諭都爾蘇（舊作倒剌沙今改）曰朕卽位以來無一人能執法爲朕言者知而不言則不忠且陷人於罪繼自今凡有所知宜悉以聞使朕明知法度斷不敢自縱非獨朕身天下一切政務能守法以行則衆皆乂安反是則天下罹於憂苦矣又曰凡事防之於小則易救之於大則難爾其以朕言明告於衆俾知所慎

壬辰御史臺圖呼魯寧珠言御史奏災異屢見宰相宜避位以應天變可否仰自聖裁顧惟臣等爲陛下耳目有徇私違法者不能糾察慢官失守宜先退避以授賢能帝曰御史所言其失在朕卿等何必遽爾圖呼魯又言臣已老病恐誤大事乞先退於是中書省臣烏温都爾張珪楊廷玉皆抗疏乞罷丞相舒

瑪爾節都爾蘇言比者災異陛下以憂天下爲心反躬自責謹遵祖宗聖訓修德愼行敕臣等各勤乃職手詔至大都居守信臣皆引罪自劾臣等爲左右相才下識昏當國大任無所襄贊以致災祲罪在臣等所當退黜諸臣何罪帝曰卿若皆辭避而去國家大事朕孰與圖之宜各相諭以勉乃職 癸巳前翰林學士小雲石哈雅卒贈集賢學士追封京兆郡公謚文靖初議科舉事小雲石哈雅多所建明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也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後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塘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 戊午遷列聖神主於太廟新殿 辛丑循州徭寇長樂縣 丙午御史高奎上書請求直言辨邪正明賞罰帝善其言賜以銀幣 己酉賓州民方二爲寇有司捕擒之 癸丑詹事丞回回請如裕宗故事擇名儒輔太子敕中書省臣訪求以聞回回博果密之子庫庫之兄也敦默寡言嗜學能文歷山南淮西河南廉訪使皆有政聲 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纘詣上都奏之其略曰前宰相特們德爾奸狡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始以贓敗諂附權奸實勒們及嬖幸額勒實班之徒苟全其生尋任太子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實勒們等恩義相許表裏爲奸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兇實勒們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內布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

威福己出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特克實之徒名爲義子實其心腹構成弒逆其子索諾木親與逆謀雖剖棺戮尸誅滅其家猶不足以蔽罪今復回給所籍家產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世祖時阿哈瑪特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況如特們德爾之奸惡者哉宜遵成憲仍籍特們德爾家產遠竄其子孫外郡以懲大奸特克實之黨結謀弒逆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比奉旨諸王額特布哈等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强盜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況弒逆之黨天地不容宜誅額特布哈之徒以謝天下遼王托克托位冠宗室居鎭遼東秉國家有變報復讐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臣恐國之綱紀由此不振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鎭若使托克托久居彼既縱肆將無忌憚況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削奪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武備卿濟里（舊作卿烈今改）前太尉布哈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務奸欺矯制令鷹師强收鄭國寶妻古哈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夫匹婦含冤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卽非細務宜以濟里布哈仍付刑曹鞫正其罪賈胡中賣寶物始自成宗分珠寸石售直萬金以經國有用之鈔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大抵皆時貴與中貴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蠹蠹國財暗行分用宜下令禁止其累朝未酬寶價俟國用饒給日議之比者建西

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近詔雖罷之又聞斡人乘間奏請復欲興修宜守前詔示民有信蕭拜珠楊多爾濟等枉遭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葺苟完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卽與再罹斷沒無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賜者則人無冤憤矣額森特穆爾之徒遇朱太醫妻女過省門外强拽以入斡宿館所有司以匿從上都爲解竟勿就鞫宜遵世祖成憲以斡人付有司鞫之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斡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蛋戶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采僅獲小珠五兩六兩入水爲蟲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戶爲民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齊爾等又獻利於實勒們創設提舉司監采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既而內正少卿魏温都爾冒啓中旨馳驛督采耗廩食疲民驛非世祖舊制請悉罷之特克實弒逆之變學士布哈指揮布延呼里院使圖古思皆以無罪死特們德爾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圖沁布哈之屬皆未申理宜追贈死者優敘其子孫內外增置官署員冗俸濫白丁驟陞出身入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宜悉遵世祖成憲凡至元三十年以後改陞創設員冗者悉減併除罷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未嘗徼神於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餘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歲用鈔數千萬錠僧徒貪慕貨利養妻子彼行既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罷遊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參卜郎盜始者劫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貲糧宜遣良使抵巢招諭仍敕邊吏勿生事則遠人格矣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特們德爾爲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徼名興利農民流徙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之糧及沙磧之稅悉除之世祖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泛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嘉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娶婦或以技物呈獻遞互奏請要求賞賜既傷財用復啓倖門自今以後非有功勳勞效著明實跡不宜加以賞賜請著爲令議凡數千言辭甚剴切六月庚申珪至上都奏上帝不允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尤臣等議悉行之帝終不能用 癸亥作禮拜寺於上都及大同路 丙寅遣使招諭西番 遣庫庫楚等詣高麗取女子三十人 廣西左右兩江黃勝許岑世興乞遣其子弟朝貢許之 丁卯大幄殿成 癸酉

帝受佛戒於帝師。　己卯，詔疏決繫囚，存恤軍士，免天下和買雜役三年，蜑戶差稅一年，遠仕瘴地身故不得歸葬妻子流落者，有司資給遣還，仍著爲令。雲南大地路你囊爲寇。　是月，大同渾源河、眞定滹沱河、陝西渭水黑水、渠州江水皆溢，並漂民廬舍。秋七月丙戌，思州平茶楊大車、酉陽州冉世昌寇小石耶凱江等寨，調兵捕之。　癸卯，罷廣州福建等處采珠蜑戶爲民，仍免差稅一年。　丁未，中書省言東宮衛士先朝止三千人，今增至萬七千，請命詹事院汰去，仍依舊制，從之。　戊申，以籍入特們德爾及子班坦觀音努貲產給還其家。　是月，朝邑楚邱濮陽黃河溢，固安州清河溢，任縣沙澧洺水皆溢，眞定廣平廬州等十一郡雨傷稼，龍慶州雨雹大如雞卵，平地深三尺，定州唐河溢，山崩，免河渠營田租，餘賑䘏有差。　廣西慶遠猺酋潘父絹等率衆來降，署簿尉等官有差。　八月丙辰，享太廟。　丁巳，禁言赦前事。庚申，市牝馬萬匹取湩酒。　庚午，作中宮金脊殿。辛未，繪帝師帕克斯巴（舊作八思巴，今改。）像十一，頒各行省俾塑祀之。　丁丑，帝至自上都。　罷浚玉泉山河役。癸未，秦州成紀縣大雨，山崩，水溢，壅土至來谷河，成邱阜。　九月丙申，葺太祖神御殿。　乙巳，昭聖元獻皇后忌日，修佛事，飯僧萬人。　癸丑，奉元路長安縣大雨，澧水溢，延安路洛水溢。　冬十月丁巳，監察御史王士元請早諭教太子，帝嘉納之。　戊午，享太廟。　庚申，命左右相日直禁中，有事則赴中書。　己巳，雲南車里蠻爲寇，遣鄂爾多招諭之，其酋出降。

壬申，安南國世子陳日爌遣使朝貢。　眞州珠金沙河、吳江州諸河淤塞，詔有司傭民丁浚之。　丁丑，封親王圖卜特穆爾爲懷王，賜金印。　徙封雲南王旺沁（舊作王禪，今改。）爲梁王，仍以其子特穆爾襲封雲南王。壬午，肇慶猺黃寶才等降。　延安路饑，發義倉賑之。廣東道及武昌江夏縣饑，賑糶有差。　以魯國大長公主女適懷王。　十一月癸巳，遣兵部員外郎宋本、吏部員外郎鄭立、阿魯輝、工部主事張成、太史院都事費著分調閩海、兩廣、雲南、四川選。　辛丑，造金寶蓋飾以七寶，貯佛舍利。　甲辰，作歇山鹿頂樓於上都。　庚戌，招諭融州蠻。　賑河間等路饑。　十二月癸丑，以岑世興、黃勝許爲安遠大將軍，遙領漢洞軍民安撫使，世興仍來安路總管，勝許致仕，其子志熟襲上思州知州。　乙卯，雲南猺阿吾及歪鬧爲寇，行省督兵捕之。　庚申，同州地震有聲如雷。　癸亥，鹽官州海水溢，壞隄障，浸城郭，遣使祀海神，仍與有司視形勢所便，還請壘石爲塘。帝曰：築塘是重勞吾民也，其增石囤捍禦。　丙寅，命翰林國史院纂修英宗顯宗實錄。　敕內外百官凡行朝賀等禮，雨雪免朝服。　辛未，新作棕殿成。　己亥，太白經天。　曲赦重囚三十八人，爲三宮祈福。　夔路容米洞蠻田先什用等九洞爲寇，四川行省遣使諭降五洞，餘發兵捕之。　太子賓客巴圖，江浙行省平章鄂囉歡之次子也，以疾辭職，寓居高郵。英宗命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巴圖固辭，詔以平章之祿歸養於家，復賜鈔十萬緡，所服藥須空青，詔遣使江南訪求之，巴圖辭謝

曰臣曩膺重寄深懼弗稱況敢叨濫厚祿以受重賜乎幷以所給平章之祿歸有司是歲還京師卒朝廷知其貧賻鈔二萬五千貫御史奏益一萬貫仍還所辭祿妻鴻吉哩氏弗受曰始巴圖仕於朝不敢虛受廩祿今沒矣苟受是祿非其意也卒辭之 王克敬爲兩浙鹽運使司首減紹興民食鹽五千引溫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爲令

泰定二年春正月乙未以饑甸不登罷春畋 禁后妃諸王駙馬毋通星術之士非司天官不得妄言禍福 敕御史臺選舉與中書合議以聞 中書省言江南民貧僧富諸寺觀田土非宋舊制並累朝所賜者仍請如舊制與民均役從之 以籍入巴斯吉斯地賜故監察御史觀音保索約勒哈迪密實妻子各十頃 戊戌造象輦 西番參卜郎來降賜其酋班木兒銀鈔幣帛 辛丑懷王圖卜特穆爾出居於建康 甲辰奉安顯宗像於永福寺給祭田百頃 廣西山獠爲寇命所在有司捕之 庚辰詔諭宰臣曰向者綽爾罕察苦魯及山後皆地震內郡大小民饑朕自即位以來惟太祖開創之艱世祖混一之盛與人民共享安樂常懷祇懼災沴之至莫測其由豈朕思慮有所不及而事或僭差故以此示儆與卿等其與諸司集議便民之事其思自死罪始議定以聞朕將肆赦焉 賑鞏慶等處饑 閏月壬子朔詔赦天下除江淮創科包銀免被災地差稅一年 庚申修野狐嶺色澤桑乾嶺道 乙丑命整治屯田河南行省左丞姚煒請禁屯田吏蠶食屯戶及勿務增羨以壓裕民之意不報 丁卯中書省言國用不足請罷不急之費從之 己巳修滹沱河堰 壬申罷永興銀場聽民采鍊以十分之二輸官罷松江都水庸田使司命州縣正官領之仍加兼知渠堰事 癸酉作棕毛殿 丙子浙西道廉訪司言四方代祀之使棄公營私多不誠潔以是神不歆格請慎擇之 山南廉訪使特穆格請削降特克實所用驛陞官 己卯階州土蕃爲寇鞏昌縣帥府調兵禦之 山東廉訪使許師敬請頒族葬制禁用陰陽相地邪說 雄州歸信諸縣大雨河溢被災者萬一千六百五十戶賑鈔三萬錠 二月甲申祭先農 丙戌頒道經於天下名山宮殿 丁亥平伐苗率衆十萬來降土官三百六十人請朝湖廣行省請汰其衆還部以四十六人入覲從之 辛卯瓜哇國來獻方物 廣西猺潘寶陷柳城縣 己亥命西僧作燒壇佛事於華延閣 封阿里密實爲和國公張珪爲蔡國公仍知經筵事以中書右丞善僧爲平章政事 庚子姚煒以河水屢決請立行都水監於汴梁倣古法備捍仍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防事從之 丙午造玉御牀 賑通漷二州饑大都鳳翔諸路饑賑糶有差 三月癸丑修曹州濟陰縣河隄役民丁一萬八千五百人 甲寅禁捕天鵝 辛酉咸平府清河滱河合流失故道壞隄堰敕蒙古軍千人及民丁修之 乙丑帝如上都 乙亥安南來貢方物 荊門州旱鞏慶諸路饑賑之 監察御史策丹（舊作自當今改）從帝至上都

疏糾中書參知政事楊庭玉贓罪不報即納印還京師帝遣使召復任夏四月策丹復上章劾庭玉罷職鞫訊竟如所言又劾平章政事圖們岱爾入集賽之日英宗遇弒必預聞其謀帝不省而賜圖們岱爾帶策丹遂辭職改工部員外郎　丁亥作吾殿　癸巳和市牝馬有駒者萬匹敕宿衛騸馬散牧民間者歸官廄飼之　丁酉濮州鄄城縣言城西堯冢上有佛寺請徙之不報　丙午僰夷及蒐雁遮殺雲南行省所遣諭蠻使者敕追捕之　丁未封后父和勒克察爾爲威靖王　戊申以許師敬爲中書左丞中政使馮亨爲中書參知政事仍中政使　鞏昌路伏羌路大雨山崩　五月辛酉高麗國王王璋卒璋之留京師也構萬卷堂於其邸招致閻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與之游處以孜究自娛時有鮮卑僧上言帝師帕克斯巴制蒙古字以利國家宜令天下立祠比孔子有詔公卿耆老會議國公楊安普力主其說璋謂安普曰師製字有功於國祀之自應古典何必比之孔氏孔氏百王之師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後世恐有異論言雖不納聞者韙之科舉之設璋嘗以姚燧之言白於仁宗及李孟執政遂奏行焉其端實自璋發也右丞相圖嚕罷帝欲以璋爲相璋固辭曰臣小國藩宣之寄猶懼不任乞付於子況朝廷之上相哉敢以死請帝笑曰固知渠辭避權也性好賢疾惡尤喜談宋事嘗使僚佐讀東都事略至王旦李沆富弼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諸傳必舉手加額以致景慕至丁謂蔡京章惇等傳未嘗不切齒憤惋及是卒於京邸賜謚曰忠宣　辛未遣察納使於周王和實拉　丙子舒瑪爾節等以國用不足請裁廄馬汰衛士及節諸王濫賜從之　浙西諸郡霖雨江湖水溢命江浙行省興役疏洩之　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縣祀唐劉蕡　大都路檀州大水平地深丈有五尺汴梁路十五縣河溢江陵路江溢　六月己卯朔皇子生命巫祓除於宮　葺萬歲山殿　廣西靜江猺爲寇宣慰使發兵討捕既而柳州猺亦謀變戍兵討斬之　癸未潯州平南縣猺爲寇達嚕噶齊圖堅都監姚泰亨死之　丙申中書參知政事尊達布哈（舊作左塔不花今改）言大臣兼領軍衛前古所無特克實以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今軍衛之職請勿以大臣領之庶勳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　丁酉敕廣西守將捕靜江猺寇旋命湖廣行省督所屬捕柳州猺　息州民趙丑廝郭菩薩妖言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宗正府刑部樞密院御史臺及河南行省官雜鞫之　丁未立都水庸田使司浚吳松二江　通州三河縣大雨水丈餘潼川府綿江中江水溢入城郭冀寧路汾水溢秦州秦安山移　秋七月庚戌遣阿實特祀宅神於北部行幄　甲寅寧珠許師敬編類帝訓成請於經筵進講仍俾皇太子觀覽命譯其書以進　丙辰享太廟　播州蠻黎平愛等集羣夷爲寇湖廣行省請兵討之不許詔播州宣撫使楊額勒布哈招諭之　戊午遣使代祀龍虎武當二山　己未置車里軍民總管府以士人寒賽爲總管

佩金虎符。　中書省言往歲征猺。廉訪使劾其濫殺。
今凡出師。請廉訪司官一員蒞軍糾正。從之。　癸亥。
以許師敬及郎中邁閭兼經筵官。　廣西諸猺寇城
邑。遣湖廣行省左丞奇珠。兵部尚書李大成。中書舍
人邁閭將兵二萬二千人討之。仍以諸王鄂爾多罕
監其軍。　庚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　辛未。
立河南行都水監。　申禁漢人藏執兵仗。有軍籍者。
出征則給之。還復歸於官。　壬申。御史臺言廉訪司
蒞軍。非世祖舊制。買胡鸞寶西僧修佛事。所費不貲。
於國無益。並宜除罷。從之。　敕太傅圖台。太保圖呼
嚕。日至禁中集議國事。　敕山東州縣。收養流民遺
棄子女。　是月。宗仁衛屯田隕霜殺禾。睢州河決。
八月戊子。修上都香殿。　辛卯。雲南白夷寇雲龍州。
　辛丑。敕諸王私入京者。勿供其所用。諸部曲宿衛
私入京者罪之。　衛輝路汲縣河溢。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二十一 起旃蒙赤奮若九月盡疆圉單閼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泰定帝

泰定二年九月戊申朔，分天下爲十八道，遣使宣撫。詔曰：朕祗承洪業，夙夜惟寅，凡所以圖治者，悉遵祖宗成憲。曩屢詔中外百官，宣布德澤，蠲賦詳刑，賑恤貧民，思與黎元共享有生之樂。尚慮有司未體朕意，庶政或闕，惠澤未洽，承宣者失於撫綏，司憲者怠於糾察，俾吾民重困，朕甚憫焉。今遣奉使宣撫，分行諸道，按問官吏不法，詢民疾苦，審理寃沈，凡可以興利除害，從宜舉行。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其有政績尤異，暨晦迹丘園，才堪輔治者，具以名聞。太史院使齊履謙之江西、福建宣撫，黜罷官吏之貪汙者四百餘人，蠲免括地虛加糧數萬石。州縣有以先賢子孫充防夫諸役者，悉罷遣之。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準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京，憲司果誣以宅事，未幾，誣履謙者皆坐事免，履謙始得直，復爲太史院使。

以郡縣饑，詔運米十五萬石，貯瀕河諸倉，以備賑救。仍敕有司置義倉。募富民入粟拜官：二千石，從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從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願仕者，旌其門。

己酉，海運江南糧百七十萬石至京師。

癸丑，帝至自上都。

甲寅，禁饑民結扁擔社，傷人者杖一百，著爲令。

乙卯，享太廟。

己未，懷遠大將軍來安路總管岑世興上言，自明其不反，請置蒙古、漢人監、貳官，優詔從之。

丁丑，浚河間陳玉帶河。

禮部員外郎元永貞言：特克實弒逆，皆由特們德爾始禍，請明其罪，仍錄付史館，以爲人臣之戒。

漢中道文州霖雨，山崩。開元路三河溢。

是秋，以太子賓客曹元用爲禮部尚書，兼經筵官。及大朝會，爲糾儀官，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無爭門而出之擾。又謂太醫、儀鳳、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當自爲一列，後皆行之。時宰執有欲罷科舉者，元用以爲國家文治，正在於此，何可罷也。又有欲損太廟四時之祭，止存冬祭者，元用謂禴祀烝嘗，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其可惜費而廢禮乎？

冬十月戊寅朔，張珪歸保定上冢，以病辭祿，不允。

岑世興及子特穆爾率衆寇上林等州，命撫諭之。

癸未，以都爾蘇爲御史大夫。

丁亥，享太廟。

翰林學士吳澄致仕。先是澄廟議不行，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卽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詔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卽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

乙未，皇后受佛戒於帝師。

丁酉，廣西猺酋何重降，請防邊自效，許之。

十一月戊申朔，周王和實拉遣使以豹來獻。

庚戌，舒瑪爾節以歲饑，請罷皇后上都營繕，從之。

寧珠以病乞罷，不允。

丙辰，郭菩薩等伏誅，杖流其黨。

丁巳，幸大承華普慶寺，祀

昭獻元聖皇后於影堂賜僧鈔千錠 岑世興結八番蠻班光金等合兵攻石頭等寨敕調兵禦之八番宣慰使官以失備坐罪 庚申倭船來互市初成宗遣僧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至是越二十餘年始來互市 壬戌敕軍民官廕襲者由本貫圖宗支申請銓授 丙寅都爾蘇復爲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 都爾蘇竊專命令不使中外預知監察御史趙師魯上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行之未有獨出柄臣之意不咨衆謀者也不報都爾蘇雖剛很亦服其敢言 丁卯罷蒙山銀冶提舉司命瑞州路領之 壬申諸王鄂爾多罕以追捕廣西猺寇上聞帝曰朕自卽位累詔天下憫恤黎元惟廣猺屢叛殺掠良民故命鄂爾多罕等討之今聞迎降者甚衆宜更以恩撫之若果不悛嚴兵追捕 常德路水民饑賑之 十二月戊寅以達實特穆爾（舊作塔失帖木兒今改）爲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封薊國公 乙酉帝復受佛戒於帝師旋以帝師之弟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遂尙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爲其徒者怙勢恣睢氣焰熏灼延於四方爲害不可勝言 監察御史李昌言臣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馳驅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敢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請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當時以爲切論 丁亥修盝頂殿 鎭南王圖布哈薨遣中書平章政事桒曼岱攝鎭其地 中書省言山東陝西湖廣地接戎夷請議選宗室往鎭從之 申禁圖讖私藏不獻者罪之 京師多盜 癸巳達實特穆爾請處決重囚增調邏卒仍立捕盜賞格從之 甲午召張珪於保定 壬寅中書左丞趙簡請行區田法於內地以宋董煟所編救荒活民書頒州縣 是歲御河水溢 廣西溪洞自岑世興而外諸猺所在爲寇朝廷命行省督所屬討捕之尋遣使奉詔分諭或梗或降終未能悉平也 以故翰林學士布哈中政使布延圖（舊作普顏篤今改）指揮使布延呼爾爲特克實等所繫死贈功臣號及階勳爵謚

富珠哩翀以國子司業出爲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翀曰世祖立法成憲具在愼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翀乃開壅除弊省務爲之一新

泰定三年春正月丙午播州宣慰使楊薩爾布哈招諭蠻酋黎平慶等來降 戊申元江路總管普雙叛命雲南行省招捕 壬子封諸王寬徹布哈爲威順王鎭湖廣邁努爲宣靖王鎭益都 以山東湖廣官田賜民耕墾人三頃仍給牛具 徵前翰林學士吳澄不起 置都水庸田司於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 戊辰緬國亂遣使乞援 安南國阮叩寇思明路命湖廣行省督兵備之 賑大都屬縣饑 二月丁

丑購能首告謀逆厭魅者立賞格諭中外 壬午廣西全茗州土官許文傑率諸猺以叛寇茗盈州殺知州事李德卿等命湖廣行省督兵捕之 丁亥中書省臣請罷征猺敕諸王鄂爾多罕等班師其鎮戍者如故 甲午葺真定玉華宮 丙申建顯宗神御殿於盧師寺賜額曰大天源延壽寺 敕以金書西番字藏經 戊戌瓜哇來貢方物 庚子以通政院使察納爲中書平章政事 甲辰帝如上都 歸德府屬縣河決民饑賑之復賑河間建昌諸路饑 三月乙巳朔帝以不雨自責命審決重囚遣使分祀五嶽四瀆之神及名山大川幷京城寺觀 丁未敕百官集議急務中書省臣等請汰衛士節濫賞罷營繕防猺寇諸寺官署坑冶等事歸中書並從之 壬子禜星於司天臺 癸丑八番巖霞洞蠻來降願歲輸布二千五百匹設蠻夷官鎮撫之 乙卯申禁民間龍文織幣 戊午詔安撫緬國 甲子命功德使司簡歲修佛事一百二十七 丙寅翰林承旨阿林特穆爾許師敬譯帝訓成更名曰皇圖大訓敕授皇太子 辛未泉州民阮鳳子作亂寇陷城邑軍民官以失討坐罪 癸酉懷王圖卜特穆爾子伊勒哲伯(舊作懿璘質班今改)生 畿內河北山東諸路饑張珪赴召入見帝問曰卿來時民間如何珪曰臣老矣少賓客不能遠知保定真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帝惻然命賑糧至是復令免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租之半 夏四月丙戌鎮安路總管岑修廣爲弟修仁所攻來告命湖廣行省辨治之 戊戌米洞蠻田先什用等結十二洞蠻寇長陽縣湖廣行省遣九姓長官彭忽多布哈招之田先什用等五洞降餘發兵討之 修夏津武城河隄二十三所役丁萬七千五百人 以虞集爲翰林學士兼國子祭酒集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海運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乃與同列上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方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

五月乙巳修鎮雷佛事三十一所 罷造福建歲貢蔗餳 禁西僧馳驛擾民始從李昌奏也 甲寅八百媳婦蠻遣子來朝 甲子中書會歲鈔出納之數請節用以補不足從之 監察御史劾宣撫使多爾濟巴勒學士李達喇哈劉紹祖庸鄙不勝任中書議三人皆勳舊子孫罪無實狀乞復其職仍敕憲臺勿以空言妄劾從之 丁卯岑世興及鎮安路岑修文合山獠角蠻六萬餘人爲寇命湖廣雲南行省招

諭之 遣指揮使烏圖曼鑴西番咒語於居庸關崖石 庚午乞住招諭永明縣五洞猺來降 徵處士札實(舊作禮思今改)至上都札實其先大食國人後家於眞定博極羣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有勸其就試者札實不應既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劉賡參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論薦及是以遺逸徵見帝於龍虎臺眷遇優渥時都爾蘇柄國西域人多附焉札實獨不往見都爾蘇屢使人招致之卽以養親辭歸 六月癸酉朔以圖哈特穆爾爲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請終母喪從之 癸未播州蠻黎平愛復叛合謝烏窮爲寇宣撫使楊雅爾布哈招平愛出降烏窮不附命湖廣行省討之 丁酉遣道士吳全節修醮事於龍虎三茅閣皁三山 戊戌遣使祀解州鹽池神 中書省臣言比來郡縣旱蝗臣等不能調燮故災異降戒今當恐懼修省力行善政亦冀陛下敬愼修德憫恤生民帝嘉納之 己亥納皇姊嘉寧公主之女於中宮 道州路欒所源猺爲寇命奇珠督兵捕之 大昌屯河決 秋七月甲辰車駕發上都禁車騎踐民禾 造豢豹氊車三十兩 丙午享太廟 丁未紹慶酉陽寨冉世昌及河惹洞蠻爲亂 甲寅幸大乾符寺敕鑄五方佛銅像 乙卯詔翰林侍講學士阿嚕衛直學士雅克齊譯世祖聖訓以備經筵進講 戊午遣日本僧瑞興等四十人還國 作別殿於潛邸 敕入粟拜官者準致仕銓格 乙丑發兵修野狐色澤桑乾三嶺道 戊辰太白經天 河決鄭州陽武縣漂萬六千五百餘家賑之 大同渾源河溢檀順等州兩河決溫榆水溢 八月甲戌烏伯都拉許師敬並以災變饑歉乞解政柄不允 甲申享太廟 長春宮道士藍道元以罪被黜詔道士有妻者悉給徭役 寧遠州洞蠻刁用爲寇命雲南行省備之 辛卯雲南行省丞相伊爾吉岱廉訪副使薩圖濟岱以使酒相抵狀聞詔兩釋之 甲午以災變罷獵罷行宣政院及功德使免武備寺逋負兵器 辛丑帝次中都 盝頂殿成 戶部尚書郭頁坐贓免 作天妃宮於海津鎭 詔諭廉州蜑戶復業 鹽官州大風海溢壞隄防三十餘里遣使祭海神不止徙民居千二百五十家 大都昌平大風壞居民九百家 揚州崇明州大風雨海水溢溺死者給棺斂之 九月庚申帝還大都 壬戌以察納領度支事 癸亥中書省言今國用不給陛下當法世祖之勤儉以爲永圖臣等在職苟有濫承恩賞者必當回奏帝嘉納之 汾州平遙縣汾水溢 冬十月辛未朔發卒四千治通州道 庚辰享太廟 辛巳天壽節遣道士祀衞輝太一萬壽宮敕中書省遣官從行備供億 癸未河水溢汴梁路樂利隄壞役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京師饑發粟八十萬石減價糶之 賜大天源延壽寺鈔二萬錠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宏教等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榷所入抑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租

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玆後藉爲口實妄興工役儌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然不能用也 江西行省平章巴延(舊作伯顔今改)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舊有賜田五千頃在河南以二千頃奉帝師祝釐八百頃助給宿衛自取不及其半 十一月庚子陝西行臺中丞姚煒請集世祖嘉言善行以時省覽從之 宣撫使瑪謨哈李讓劾浙西廉訪使鄂勒哲布哈受賄對簿不服詔遣刑部郎中索珠鞫其侵奪使者笞之 賑遼陽等路饑 癸卯中書省言西僧每假元辰疏釋重囚有乖政典請罷之詔自今當釋者令宗正府審覆 己酉作鹿頂棕樓 辛亥追復前平章政事李孟官 乙卯廣西透江國猺爲寇宣慰使邁努諭降之扶靈青溪欃頭等洞蠻爲寇湖南道宣慰司遣使諭降之 戊午造中統至元鈔各十萬錠 封諸王特穆爾布哈爲鎮南王鎮揚州 播州蠻宋王保來降 己巳徙上都清寧殿於巴伊勒行宮 錦州水溢壞田千頃漂死者百人人給鈔一錠崇明州海溢漂民舍五百家賑糧一月死者鈔二十貫 十二月壬午監察御史買垕請祔武宗皇后於太廟不報 敕以來年元夕搆燈山於內庭御史趙師魯以水旱請罷其事從之 丙戌以回回陰陽家言天變給鈔二千錠施有道行者及乞人繫囚以禳之 丁亥寧夏路地震有聲如雷連震者四 庚寅赦天下左丞相都爾蘇與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舊作烏伯都剌今改)以私意欲因赦酬累朝賈胡所獻諸物之直及擢用英廟至今爲憲臺奪官者以詔稿示左司都事宋本本曰今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憲也今上御位累詔法世祖今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贓穢者將治之耶置不問耶明日宣詔竟本遂稱疾不出 召江浙行省右丞趙簡爲集賢大學士領經筵事 癸巳作盝頂殿 己亥命帝師修佛事釋重囚三人 置大承華普慶寺總管府 御史言比年營繕以衛軍供役廢武事不講請遵世祖舊制教習五衛親軍以備扈從不報 是歲亳州河溢漂民舍八百餘家壞田二千三百頃免其租大寧路大水壞田五千五百頃漂民舍八百餘家死者人給鈔一錠

泰定四年春正月乙巳御史臺請親祀郊廟先是監察御史趙師魯以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蒸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臺臣復以爲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 庚寅監察御史辛鈞言西商鬻寶動以數十萬錠今水旱民貧請節其費不報 壬子以中政院金銀鐵冶歸中書 甲寅鷹師托克托病賜鈔千錠 戊午命市珠寶首飾 庚申皇子允坦藏布受佛戒於智泉寺 鹽官州海水溢壞捍海隄二千餘步 丁卯浚會通河築漷州護倉隄役丁夫三萬人 賑遼陽諸路饑 辛未祀先農 二月甲戌祭太祖太宗睿宗御容於大承華普慶寺以翰林院官執事 乙亥親王額森特穆爾出鎮北邊 壬午狩於漷州 丙戌詔同簽樞密院

事雅克特穆爾（舊作燕帖木兒，今改。）教閱諸衛軍。戊子，進襲封衍聖公孔思晦階嘉議大夫。時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思晦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之意，故有是命。思晦以宗祀責重，恆懼弗勝，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先是廟燬於兵，後雖苟完，而角樓園牆未備，思晦竭力營度，以復其舊，金絲堂壞，一新之，祭器禮服，悉加整飭；又以尼山乃毓聖之地，有廟已毀，民冒耕田且百年，思晦復其田里，請置尼山書院，以列於學官，朝廷從之。三氏學舊有田三千畝，占於豪民，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貸於民取子錢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輸子錢，并負其本，思晦皆理而復之。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真，害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爲不早辨，則真僞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於族，與共拜殿庭，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既又重刻宗譜於石，而孔氏族裔益明。　庚寅，八百媳婦蠻酋來獻方物。　三月辛丑，皇子允坦臧布出鎮北邊，以納哈齊爲惠國公，商議內史府事。　癸卯，和寧地震，有聲如雷。　丙午，廷試進士，賜阿拉齊、李黼等八十五人及第出身。　潮州路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下獄，殺之，事覺，珍飲藥死，詔戮尸傳首。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坐受珍賂除名。　庚申，遣使往江南求奇花異果。　辛酉，召翰林學士承旨張珪、集賢大學士廉恂、太子賓客王毅，悉復舊職。陝西行臺中丞敬儼爲集賢大學士，並商議中書省事。珪乃預經筵事。遣使召儼，儼令使者先返，而挈家歸易水。

壬戌，帝如上都。　渾河決，發軍民萬人塞之。　夏四月辛未，盜入太廟，竊武宗金主及祭器，以典守宗廟不嚴，罷太常禮儀院官。壬申，作武宗主。太常博士東明李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應答而已。往年有詔爲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白長院者，選僚屬數人，乃請出架閣文牘，以資采錄，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　甲戌，作椶毛鹿頂樓。　己卯，道州永明縣猺爲寇。　癸未，鹽官州海水溢，侵地十九里，命都水少監張仲仁及行省官發工匠二萬餘人，以竹落木柵實石塞之，不止，尋命天師張嗣成修醮禳之。　癸巳，高州猺寇電白縣，千戶張額力戰死之，邑人立祠，敕賜額曰旌義。　乙未，禜星於回回司天臺。　湖廣猺寇泉州義寧屬縣，命守將捕之。　賑河南、奉元諸路饑。　五月己未，占城來貢。　丁卯，罷諸王分地州縣長官世襲，俾如常調官，以三載爲攷。　元江路總管普雙坐贓免，遂結蠻兵作亂，敕復其舊職，未幾復叛。　是月，睢州河溢，衛輝路大風九日，禾盡偃，河南路洛陽縣有蝗四五畝，羣烏食之，既數日，蝗再集，又食之。　六月辛未，翰林侍講學士阿嚕衛、直學士雅克齊等進講，仍命譯資治通鑑以進。　中書參知政事史惟良請解職歸養，不允。　都爾蘇等以災變乞罷，詔留之。罷兩都營繕工役，錄諸郡繫囚。　辛巳，造象輿六乘。　甲申，廣西花腳蠻爲寇，命所部

討之 乙未汴梁路河決 秋七月己亥御史臺言內郡江南旱蝗洊至非國細故丞相達實特穆爾都爾蘇參知政事布哈史惟良參議邁努並乞解職帝曰朕當自儆卿等亦宜各欽厥職 修大明殿 建橫渠書院於郿縣祀宋儒張載 丁未敕經筵講讀官非有代不得去職 詔諭宗正府決獄遵世祖舊制 庚戌遣翰林侍讀學士阿魯衛還大都譯世祖聖訓 乙丑周王和實拉及諸王雅濟格台等來貢賜金銀鈔幣有差 是月雲州黑水河溢 八月戊辰滹沱河水溢發丁浚治河以殺其勢 奉元路治中單鶚言令民採捕珍禽異獸不便請罷之敕應獵者其捕以進 乙亥苗人寇李陁寨命湖廣行省捕之 庚辰運粟十萬石貯瀕河倉備內郡饑 田州洞猺爲寇遣湖廣行省捕之 壬辰御史李昌言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童童世官河南大爲姦利請徙它鎮不報 癸巳謚武宗皇后曰宣慈惠聖英宗皇后曰莊靜懿聖升祔太廟 發衛軍八千修白浮甕山河隄 是月崇明州海門縣海水溢扶溝蘭陽二縣河溢沒民田廬並賑之 通渭縣山崩碉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地同日震 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敕國子監仍舊制歲貢生員業成者六人 禁僧道買民田違者坐罪沒其直 壬寅寧夏地震 甲子御史言廣海古流放之地請以職官贓汙者處之以示懲戒從之 帝特署敬儼爲中正院使復遣使召之乃輿疾入見賜食慰勞親爲差吉日視事朝會日無下拜 是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疾辭不從（考異）元史宰相表以敬儼爲平章政事在天歷元年十月與傳異然表於致和天歷之間事多脫略容有舛誤今從傳 閏月己巳太白經天 帝至自上都 壬申以災變赦天下詔問所以弭災者 禮部尚書曹元用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修德明政應天之實也宜撙浮費節財用選守令恤貧民嚴禋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紓民力慎賞罰以示勸懲皆切中時弊又論科舉取士之法當革冒濫嚴攷覈俾得真才之用（考異）元史曹元用傳作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變案本紀及天文志三年夏無日食事蓋本在四年秋而傳文誤早書一年也今改正 廣西兩江猺爲寇命所部捕之 甲戌命祀天地享太廟致祭五岳四瀆名山大川 賑建昌諸路饑 冬十月丙申享太廟 己亥御史德珠舊作德住今改請擇東宮官 己酉以治書侍御史王士點爲參知政事（考異）宰相表作十一月今從本紀 癸丑江浙行省左丞相托歡達喇罕平章政事高昉以海溢病民請解職不允 丁巳以御史中丞趙世延爲中書右丞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爲吏部尚書御史韓鏞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足知天下賢才尚書三品秩巖起累官四品於法亦不得陞制可 鏞濟南人也 壬戌開南州土官阿只弄率蠻兵爲寇雲南行省招捕之 大都路諸州縣霖雨水溢壞民田廬賑糧二十四萬九千石 是月中書平章政事致仕尚文卒年九十二追封齊國公謚正獻 文爲劉秉忠所薦受知世祖歷事五朝才識宏遠嘗曰天下無難事第恐處之失其要耳 累召必勇退家居縉紳造之隨其器量大小必使受益聞者稱之（考異）尚文之卒元史本傳不繫月今從富珠哩翀所撰神道碑 十一月丙子平樂猺爲寇湖廣

行省督兵捕之 辛卯雲南蒲蠻來附置順寧府寶通州慶甸縣 以歲饑開內郡山澤之禁 永平路饑蠲其賦三年 陽曲縣地震 十二月庚子發米三十萬石賑京師饑 定捕盜令限內不獲者償其贓 癸卯命中書右丞趙世延參議韓讓左司郎中姚庸提調國子監 乙卯翰林學士承旨蔡國公張珪卒於家 是歲汴梁諸屬縣霖雨河決揚州路通州崇明州大風海溢 平樂梧州靜江諸猺並爲寇湖廣行省督兵捕之 前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哈喇托克托卒延祐末托克托爲江西行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特齊爾先爲大夫陰忌之奏改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特齊爾伏誅乃解家居不出者五年及是卒後追封和寧王諡忠獻托克托嘗卽宣德別墅延師以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爲設學官其沒也卽於中祀焉 前翰林學士承旨耶律希亮卒希亮性至孝困阨遐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穹廬陳列致奠盡誠盡敬朔漠之人咸相聚來觀歎曰此中土之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卒年八十一追封漆水郡公諡忠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二十二（起著雍執徐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泰定帝

致和元年春正月甲戌享太廟 命繪蠶麥圖 乙亥詔百司凡不赴任及擅離職者奪其官避差遣者笞之 監察御史鄒惟亨言時享太廟三獻官舊皆勳戚大臣而近以戶部大臣爲亞獻人旣疎遠禮難嚴肅請仍舊制以省臺樞密宿衞重臣爲之 丁丑頒農桑舊制十四條於天下仍厲有司以察勤惰 帝將畋柳林己卯御史王獻等以歲饑諫帝曰其禁衞士毋擾民家命御史二人巡察之 占城來貢方物且言爲交趾所侵詔諭解之 禁僧道匿商稅 戊辛巳靜江猺寇靈川臨桂二縣命廣西招討之 戊子罷河南鐵冶提舉司歸有司 大都及河間大名諸路饑賑之 二月庚申詔改元致和 免河南自實錢糧一年被災州郡稅糧一年流民復業者差稅三年疑獄繫三年不決者咸釋之 癸亥解州鹽池黑龍隄壞調番休鹽丁修之 賑陝西諸路饑 三月庚午雲南安龍寨土官岑世忠與其弟世興相攻籍其民三萬二千戶來附歲輸布三千匹請立宣撫司以總之不允置州一以世興知州事知縣二聽世忠舉用仍諭其兄弟共處 達實特穆爾都爾蘇言災異未弭由官吏以罪黜罷者怨悱所致請量才敘用從之 辛未大天源延壽寺顯宗神御殿成置總管府以司財用 己卯帝御聖教殿受無量佛戒於帝師 庚辰命僧千人修佛事於鎭國寺 甲申遣戶部尙書李嘉努往鹽官祀海神仍集議修海岸 丙戌帝師命僧修佛事於鹽官州造浮屠二百一十六以厭海溢 帝畋於柳林以疾還宮時僉書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兼總環衞以帝在位五年根本未固而都爾蘇校愎自用人心不附遂謀立武宗之子以徼大功諸王圖阿穆爾台（舊作阿馬剌台今改）太常禮儀使噶海齊（舊作哈海赤今改）宗正達嚕噶齊庫庫楚等亦與雅克特穆爾謀曰主上之疾日臻今將往上都如有不諱吾黨扈從者執諸王大臣殺之居大都者卽縛大都省臺官宣言太子已至正位宸極傳檄守禦諸關則大事濟矣 戊子帝如上都滿圖庫庫楚等扈從西安王喇特納實哩（舊作阿剌忒納失里今改）居守雅克特穆爾（舊作燕帖木兒今改）亦留京師 賑河南四川饑 夏四月丙申欽州猺黃焱等爲寇命湖廣行省備之 己亥達實特穆爾都爾蘇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者除其名從之 己酉御史楊倬等以民饑請分僧道儲粟濟之不報 戊午禁僞造金銀器 是月崇明州大風海溢 五月甲子遣官分護流民還鄕仍禁聚至千人者杖一百 丙寅廣西普寧縣僧陳慶安作亂僭號改元 癸酉籍在京流民廢疾者給糧遣還 大理怒江甸土官阿哀你寇樂辰諸寨命雲南行省督兵捕之 庚辰有流星大如缶其光燭地 秋七月辛酉朔寧夏地震 庚午帝崩於上都年三十六葬起輦谷帝在位災異數見然能守祖宗之法天下號稱治平

己卯，大寧路地震。乙酉，皇后皇太子降旨諭安百姓。雅克特穆爾聞帝崩，謀於西安王喇特納實哩，陰結勇士。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雅克特穆爾率阿喇特穆爾、佛倫齊等一十七人，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大統所在，當迎立之，敢有不順者斬。」乃手縛平章政事烏巴圖爾、巴延徹爾，分命勇士執中書左丞托多，參知政事王士熙，參議托克托、吳秉道，侍御史特默格、邱世傑，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下獄。雅克特穆爾與西安王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自東華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其中，以防洩漏。於是籍府庫，錄符印，召百官入內聽命。時周王和實拉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他生變，乃遣前河南行省參政明埒棟阿（舊作明里董阿，今改）、前宣政使達里瑪實勒馳驛迎懷王圖卜特穆爾於江陵，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令簡兵以備扈從。是日，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拜布哈為中書左丞相，太子詹事塔斯哈雅為中書平章政事，前湖廣行省右丞蘇蘇為中書左丞，前陝西行省參知政事王布璘濟達為樞密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翰林學士承旨伊勒齊、通政院使達什，分典機務，調兵守禦關要，以諸衛兵屯京師，出府庫犒軍士，諸衛軍無統屬者，又有謫選及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既受命，未知所謝，乃指使南向拜，衆皆愕然，始知有定向。雅克特穆爾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或再徙，人莫知其處。弟薩敦（舊作撒敦，今改）、子騰吉斯（舊作唐其勢，今改）時留上都，密遣達實特穆爾召之，皆棄其妻子來歸。乙未，調諸衛兵守居庸關及盧兒嶺。丙申，遣左衛率使圖嚕將兵屯白馬甸，隆鎮衛指揮使鄂圖曼將兵屯泰和嶺。丁酉，發中衛兵守遷民鎮，又遣薩里布哈等往江陵趣懷王早發，且令達實特穆爾矯為使者自南來，言懷王已次近郊，使民無驚疑。戊戌，徵宣靖王雅克布哈於山東。己亥，徵兵遼陽。明埒棟阿等至汴梁，以其謀密告巴延。巴延曰：「此吾君之子也。」即集僚屬告以故，於是會計倉廩府庫穀粟金帛之數，乘輿供御，牢餼膳羞，徒旅委積，士馬芻糧，供億之須，以及賞賚犒勞之用，靡不備至；不足，則檄州縣募民折輸明年田租，及貸商人貨貲，約倍息以償；又不足，則邀東南常賦之經河南者止之，以給其費。徵發民丁，增置驛馬，補城櫓，浚濠池，修戰守之具，嚴徼邏斥堠，日披堅執銳，與僚佐屬掾籌其便宜，即遣莽賚扣布哈以其事馳告懷王，又使羅勒報雅克特穆爾曰：「公盡力京師，河南事我當自效。」巴延別募勇士五千人以迎懷王，而躬勒兵以俟。參政托克台曰：「今蒙古軍馬與宿衛之士皆在上都，而令特默齊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我等圖保性命，它何計哉。」巴延不從其言。是夜，托克台懷刃欲殺巴延，為變，巴延覺，拔劍殺之，奪其所部軍器，收馬千二百匹，懷王命薩哩布哈拜巴延河南行省左丞相。庚子，發宗仁衛兵增守遷民鎮。辛丑，遣萬戶徹里特穆爾將兵屯河中。癸卯，河南行省殺平章濟里、右丞濟特穆爾。是日，明埒棟阿等至江陵。甲辰，懷王發江陵，遣使召鎮南王特穆爾布哈、威順王寬徹布哈、湖廣

行省特穆爾布哈來會，執湖廣行省左丞瑪合謨，送京師，以集賽代之。丙午，遣前西臺御史賚瑪赫巴等諭陝西。丁未，命薩敦以兵守居庸關，騰吉斯屯古北口。戊申，復令柰曼台爲北使，稱周王從諸王兵整駕南來，中外乃安。己酉，上都諸王們圖阿穆爾台、宗正達嚕噶齊庫庫楚、前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瑪嚕、集賢侍讀學士烏魯斯布哈、太常禮儀院使噶海齊等十八人同謀援大都，事覺，都爾蘇殺之。庚戌，懷王至汴梁，前翰林學士承旨阿爾哈雅以父憂家居，聞王來，即易服出迎，至汴郊，王命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屬櫜鞬擐甲胄，與百官父老導入，咸俯伏稱萬歲，即叩首勸進。王解金鎧、寶刀及海東白鶻、文豹賜巴延，明日扈從北行。阿爾哈雅鎮汴，高價糴粟，以峙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括馬民間，以備不虞。辛亥，薩里布哈至自江陵，言懷王已啓塗。是日，拜雅克特穆爾知樞密院事。壬子，阿蘇衛指揮使托克托穆爾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即命守古北口。癸丑，上都諸王及用事臣以兵分道犯京畿，留遼王托克托、諸王博囉特穆爾、太師多岱、左丞相都爾蘇、知樞密院事特穆爾圖居守。甲寅，賚瑪赫巴等至陝西，皆見殺。乙卯，托克托穆爾及上都諸王實喇、平章政事柰瑪岱、詹事奇徹戰於宜興，斬奇徹於陳，擒柰瑪岱，送京師殺之，實喇敗走。丙辰，雅克特穆爾率百官備法駕郊迎。丁巳，懷王至京師，入居大內。貴赤衛指揮使托克實率其軍自上都來歸，命守古北口。戊午，懷王以蘇蘇爲中書平章政

事，前御史中丞曹立爲中書右丞，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張友諒爲中書參知政事，河南行省左丞相巴延爲御史大夫，中書左丞趙世延爲御史中丞。己未，以河南萬戶伊蘇岱爾同知樞密院事。上都梁王旺沁、右丞相達實特穆爾、太尉布哈、平章政事瑪魯、御史大夫寧珠等兵次榆林。隆鎮衛指揮使赫嚕謀附上都，坐棄市，籍其家。九月庚申朔，雅克特穆爾督師居庸關，遣薩敦襲上都兵於榆林，擊敗之，追至懷來而還。隆鎮衛指揮使鄂多曼以兵襲上都諸王明里托穆爾托穆齊於陀羅臺，執之，歸於京師。時都爾蘇在上都，立皇太子喇實晉巴（舊作阿速吉八，今改）爲皇帝，年方九歲，改元天順。命有司括馬。中書左丞相拜布哈言：「回回人哈哈迪自至治間貸官鈔，違制別往番邦，得寶貨無算，法當沒官，而都爾蘇私其種人，不許，今請籍其家。」從之。雅克特穆爾請釋瑪哈謨，從之。陝西兵入河中府，劫行用庫鈔萬八千錠，殺同知府事布圖倫。壬戌，命蘇蘇宣諭中外曰：「昔在世祖以及列聖臨御，咸命中書省綱維百司，總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興造，罔不司之。自今除樞密院、御史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書奏請政務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以高昌王特穆爾布哈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爲宣徽院使。徵五衛屯田兵赴京師，賜上都將士來歸者鈔各有差。樞密院言：「河南行省軍列戍淮西，距潼關、河中不遠，湖廣行省軍唯平陽、保定兩萬戶，號稱精銳，請發蘄黄戍軍一萬人及兩萬戶軍爲三萬，」命湖廣參

政鄭昂霄萬戶托克托穆爾將之並黃河爲營以便徵遣從之 召雅克特穆爾赴闕 上都諸王額森特穆爾遼東平章圖們岱爾（舊作圖們迭兒今改）以兵入遷民鎮遣薩敦往拒至薊州東流沙河累戰敗之 丁卯雅克特穆爾率諸王大臣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懷王固辭曰大兄在朔漠予敢紊天序乎雅克特穆爾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著吾意以示天下而後可 遣元帥阿圖爾守居庸關 上都軍攻碑樓口指揮使伊蘇岱爾禦之不克 戊辰以大司農明埒棟阿大都留守庫庫台並爲中書平章政事 募勇士從軍遣使分行河間保定真定及河南等路括民馬徵鄢陵縣河西軍赴闕 命襄陽萬戶楊克忠鄧州萬戶孫節以兵守武關 己巳鑄御寶成 立行樞密院於汴梁以同知樞密院伊蘇岱爾知行樞密院事將兵行視太行諸關西擊河中潼關軍以摺疊弩分給守關軍士 辛未常服謁太廟 是日額卜德呼勒特默格棄市托多王士熙巴延徹爾托歡等各流於遠州並籍其家 壬申懷王卽皇帝位於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大赦詔曰我世祖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特克實額森特穆爾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於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復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唯謹於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都爾蘇烏拜都喇專權自用疎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姦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於眇躬朕以非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宗室將相百僚耆老以爲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皇皇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卽皇帝位於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爲天歷元年可大赦天下 癸酉封雅克特穆爾爲太平王以太平路爲食邑賜平江官地五百頃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時遼東圖們岱爾兵至薊州卽日命雅克特穆爾將兵擊之 己亥次三河而旺沁等軍已破居庸關遂進屯三冢 丙子雅克特穆爾蓐食倍道而進 丁丑抵榆河關帝出齊化門視師將親督戰雅克特穆爾單騎請見曰陛下出民必驚凡羣寇之事一以責臣願陛下亟還宮以安黎庶帝乃還 先是徵左右阿蘇衛軍老幼赴京師不行者斬籍其家阿蘇衛指揮呼圖布哈塔哈特穆爾等於是構變事覺械送京師斬以徇 戊寅諭中外曰近以姦臣都爾蘇額卜德埒勒潛通陰謀變易祖宗成憲既已明正其罪凡回回種人不預其事者其安業勿懼有因而煽惑其人者罪之 命留守司完京城軍士乘城守禦 雅克特穆爾與旺沁前軍遇於榆河北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旺沁將樞密副使阿喇特克爾指揮呼圖特穆爾引兵會戰阿

喇特穆爾執戈入刺，雅克特穆爾側身以刀格其戈，就斫之，中其左臂，部將和尚馳擊，呼圖特穆爾亦中其左臂。二人驍將也，敵爲奪氣，遂卻，因據紅橋，兩軍阻水而陳，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師於白浮南。命知院伊蘇岱爾、巴都爾、伊訥斯等分爲三隊，張兩翼以角之，敵軍敗走。　庚辰，詔諭御史臺，今後監察御史、廉訪司，凡有刺舉，竝著其罪，無則勿妄以言。廉訪司書吏當以職官教授吏員、鄉貢進士參用。　加封漢前將軍關羽爲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遣使祀其廟。

辛巳，雅克特穆爾與上都軍大戰於白浮之野，雅克特穆爾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阿蘇特穆爾等將精銳百騎，鼓譟射其營，敵衆驚擾，自相擊，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壬午，天大霧，旺沁等竄身山谷，癸未，集散卒，復來戰，雅克特穆爾率師駐白浮西，堅壁不動。是夜，又命薩敦前軍繞其後，部曲巴都爾壓其前，夾營吹銅角以震盪之，敵亂，自相擊。已乃西遁，遲明，追及於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使賜雅克特穆爾上尊，諭旨曰：「丞相每臨陳躬冒矢石，脫有不虞，柰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憑高督戰可也。」雅克特穆爾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軍再戰再北，旺沁單騎亡命，薩敦追之不及，還至昌平南，俄報古北口不守，上都軍掠石槽，乃遣薩敦爲先驅，雅克特穆爾以大軍繼其後，至石槽，敵軍方炊，掩其不備，直擣之，大軍竝進，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博囉特穆爾等，獻闕下，戮之，各衞將士降者不可勝計，餘兵奔竄，夜遣薩敦襲之，逐出古北口。〔考異〕元人撰太平王勳德碑以頌雅克特穆爾之戰功，其詞云：非因其地利，恃其人力，尚其高詐而勝也，以德而勝哉，非奉天時、致天討不能也。元史文宗紀及雅克特穆爾傳亦多偏袒之文之詞。錢辛楣曰：天曆之君臣，乘國有大喪，大都空虛，挾其權謀詐力，以奪人主之嫡，竊天下，諱其後，因諡晉邸以惡名，而當時傾危阿附之徒，作爲文詞，大書深刻，謂奉天時以致天討，然萬世公論具在，其可欺乎！元史於泰定、天曆之間，多徇曲筆，未明春秋之義也。

清安王庫布哈〔舊作闊不花，今改。〕等將陝西兵潛由潼關南水門入，萬戶博囉棄關走，庫布哈等分據陝州諸縣，引兵前進河南，告急之使狎至。　丁亥，圖們岱爾及諸王伊蘇特穆爾軍陷通州，將襲京師，雅克特穆爾急引軍還，會京城里長召募丁壯及百工，合萬人與兵士爲伍，乘城守禦，命居庸關及冀寧、保德、靈石、代、崞、嵐、石、汾、隰、吉州諸關皆穿塹壘石爲固，調丁壯守之。　戊子，陝西行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引兵從大慶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之，萬戶薩里特穆爾軍潰而遁，官吏皆棄城走，額森特穆爾悉以其黨代之。　有司持詔自江浙還，言行省臣意有不服者，詔遣使問不敬狀，將悉誅之。中書左司郎中策丹言於雅克特穆爾曰：「上新即位，雲南、四川猶未定，乃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況江浙豪奢之地，使臣不得厭其所需，則造言以陷之耳。」雅克特穆爾以言於帝，事乃止。　冬，十月，己丑朔，日將昏，雅克特穆爾抵通州，乘圖們岱爾等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庚寅，夾河而軍，敵列植秫稭，衣以氈衣，然火爲疑兵，夜遁。辛卯，渡河追之。　上都諸王圖喇台等兵入紫荊關，將士皆潰，遣托克托穆爾等將兵四千援之。紫荊關潰卒南走保定，因肆剽掠，同知路事阿里錫及故蔡國公張珪子武昌萬戶景武等率民

持梃擊死數百人。壬辰，額森特軍至保定，殺阿里錫及張景武兄弟五人，並取其家貲。　癸巳，雅克特穆爾及陽翟王太平、國王多羅岱等戰於檀子山之棗林，騰吉斯陷陳，殺太平，死者蔽野，餘胥遁，遣薩敦追之，不及而還。　忽喇台等兵自紫荊關進逼涿州，至良鄉，游騎犯南城。甲午，托克托穆爾、章吉與額森特合兵擊之，轉戰至盧溝橋，呼喇台被創，據橋而宿。乙未，雅克特穆爾率諸將循北山而西，令脫銜，繫囊盛菽豆以飼馬，士行且食，晨夜兼程，至於盧溝河。呼喇台聞之，望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肅清門，帝大悅。丙申，賜宴興聖殿，盡歡而罷。　丁酉，以縉山縣民十人嘗爲旺沁鄉導，誅其爲首者四人，餘各杖一百，籍其家貲妻子，分賜守關軍士。　戊戌，諸將追阿喇特穆爾等至紫荊關，獲之，送京師，皆棄市。己亥，圖們岱爾軍復入古北口，雅克特穆爾以師赴之，戰於檀州南野，敗之。東路蒙古萬戶哈喇那懷率麾下萬人降，餘兵皆潰，圖們岱爾走還遼東。　使者頒詔於甘肅，至陝西，行省、行臺官塗毀詔書，械使者送上都。湘寧王巴喇實里引兵入冀寧，殺掠吏民。時太行諸關守備皆缺，冀寧路來告急，敕萬戶和尚將兵由故關援之。冀寧路官募民兵迎敵，和尚以師爲殿，殺獲甚衆。會上都兵大至，和尚退保故關，冀寧遂陷。初，齊王伊嚕特穆爾、東路蒙古元帥布哈特穆爾聞帝即位，乃趣上都，圍之。上都屢敗，勢蹙。辛丑，都爾蘇奉皇帝寶出降。梁王旺沁遁，遼王托克托爲齊王所殺，遂收上都諸王符印。天順帝喇實晉巴不知所終。〔考異〕經世大典云：天曆明詔既下，於是都爾蘇之罪暴於寰宇，中外同心，奮勇敵愾，卒至歸璽，神聖宗社奠安，三閱月之間，天下晏然。此元人爲文宗飾說也。明邱濬世史正綱云：泰定帝乃裕宗之嫡孫，甘麻剌之長子，於屬爲宗子，非不當立者也。英宗爲特克實所弒，諸王迎立之，上初不與其謀。武宗二子，文雖當立，然既爲英宗所擯，則非其所有矣。泰定初立之年，喇實晉巴爲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卜特穆爾遣兵攻之，以致於死。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致之死地者，圖卜特穆爾也。案元史載天曆初年事，多本於經世大典，濬所論頗得事理之平，故錄之。

壬寅，以宣徽使額森特知行樞密院事，宣徽制使章吉爲行樞密院副使，與知樞密院事伊蘇岱爾等將兵西行，擊潼關軍。以張珪女歸額森特。癸卯，額森特穆爾軍至晉寧，本路軍皆遁。　甲辰，晉邸及遼王所轄路府州縣達嚕噶齊並罷免禁錮，選流官代之。　丙午，中書省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貲，又沒其妻子，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後請勿沒人妻子。」制可。　丁未，告祭於南郊。　己酉，陝西兵奪武關，萬戶楊克忠等兵潰。　庚戌，帝御興聖殿，齊王伊嚕特穆爾及諸王大臣奉上皇帝寶。都爾蘇等從至京師，下之獄。分遣使者檄行省內郡罷兵，以安百姓。　壬子，以河南、江西、湖廣入貢鷙鶻太頻，令減其數，以省驛傳。　癸丑，雅克特穆爾辭知樞密院事，命其叔父東路蒙古元帥布哈特穆爾代之。　御史臺言：「近北兵奪紫荊關，官軍潰走，掠保定之民，本路官與故平章張珪子景武等五人率其民以擊官軍。額森特不俟奏聞，輒擅殺官吏及珪五子。珪父祖三世爲國勳臣，即珪子有罪，珪之妻女又何罪焉！今既籍其家，又以其女歸額森特，誠非國家待遇勳臣之意。」帝命中書革正之。　甲寅，罷徽政院，改立儲慶使司。　湘寧王巴喇實爾之冀寧，還次馬邑，元帥伊蘇岱爾執送京師。　丁巳，毀顯宗室，升順宗祔右穆第二室，成宗祔右穆

第三室，武宗祔左昭第三室，仁宗祔左昭第四室，英宗祔右穆第四室。加命雅克特穆爾爲達喇罕，仍命子孫世襲其號。戊午，詔廷臣曰：凡今臣僚，惟丞相雅克特穆爾、大夫巴延，許兼三職署事，餘者竝從簡省。百司事當奏者，共議以聞，不許獨請。上都官吏自八月二十一日以後擢用者，竝追收其制。敕天下僧道有妻者，皆令爲民。盜殺太尉布哈。初，布哈秉國家多事，率衆剽掠居庸以北，皆爲所擾，至是盜入其家殺之，與和路當盜死罪，刑部議以爲布哈不道，衆所聞知，遇盜殺之，而本路隱其殘剽之罪，獨以盜聞，於法不當，中書以聞，帝嘉其議。是月，河南行省平章阿爾哈雅集省憲官，問禦西兵之策，無有言者。阿爾哈雅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於畿甸，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今重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郯、徽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喇魯、鄧州孫萬戶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都萬戶，左右兩衞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資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鄧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括汴汝荆襄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家，安豐等郡之粟，溯黄河運至於陝，羅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至滎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卽日部分行事。使廉訪使董守忠僉事錫蘇往南陽，右丞圖特穆爾、廉訪使布延往虎牢，分遣兵馬，趲其調用，餽餉相望。阿爾哈雅親閱實之，自虎牢之南至於襄漢，無不畢給。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荆湖、河南郡縣皆缺官，阿爾哈雅便宜擇才以使之，朝廷皆從其請。已而西兵北行者渡河中，以趙懷孟磁南行者，特默格過武關，殘鄧州，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所過殺官吏，焚廬舍，且西結囊嘉特，以蜀兵至。阿爾哈雅諜知之，益督餉西行，遣行院官塔海領兵攻特默克，又設備江、黄，置鐵繩於峽口，作舟艦以待戰。十九日，與西兵遇於鞏縣之石渡，轉戰及暮，兩軍殺傷與墮澗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爲敵有，兵儲巨萬，一旦悉亡，諸軍斂兵而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阿爾哈雅前後遣使告於朝，輒爲額特森所留，不得朝廷音問。阿爾哈雅親出拊循其民，修城關以備衝突，戒卒伍以嚴守衞，雖當危急，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十一月庚申，以江南行臺御史王琚仁言，汰近歲白身入官者。敕行臺，凡有糾劾，必由御史臺陳奏，勿徑以封事聞。辛酉，額森特兵至武安，額森特穆爾以軍降，河東州縣聞之，盡殺其所署官吏。癸亥，帝宿齋宮。甲子，服袞冕，享於太廟。是日，西兵過汴城，將百里而近，阿爾哈雅召行院憲司諸將吏告之曰：吾荷國厚恩，惟有一死以報上。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誠使知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耳。吾今遣使告於朝，請降詔敕其脅從詿誤，而整軍西向以臨之，別遣精騎數千，上龍門，繞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必成擒

於鞏洛之間矣衆皆曰善卽日與行院出師會使者
自大都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寶璽來歸刻日至京
阿爾哈雅乃置酒相賀發書告屬郡及江南三省又
募士得蘭珠者齎書諭之朝廷亦遣都護伊嚕特穆
爾以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軍多欲散走且聞
行省院以兵至朝廷又使參政馮布哈親諭之靖安
王乃遣使四輩與蘭珠來請命逡巡而去阿爾哈雅
乃解嚴斂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之被俘掠者歸
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亦皆遣還朝廷遷
阿爾哈雅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以綏定之　庚午
命總宿衞官分簡所募勇士非舊嘗宿衞者皆罷去
　日本船商至福建博易者浙江行省選廉吏征其
稅　中書省言今歲旣罷印鈔本來歲擬印至元鈔
一百一十九萬二千錠中統鈔四萬錠監察御史言
戶部鈔法歲會其數易故以新期於流通不出其數
邇者都爾蘇以上都經費不足命有司刻板印鈔今
事已定宜急收毀從之　監察御史薩里布哈索諾
木于欽張士宏言朝廷政務賞罰爲先功罪旣明天
下斯定近因特們德爾擅權竊位假刑賞以濟其私
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
然賞罰不可不嚴宜命有司務合輿情明示黜陟功
罪旣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
矣帝嘉納之　辛未特默格兵入襄陽本路官皆遁
襄陽縣尹谷廷珪主簿張德獨不去西兵執之使降
不屈死之時僉樞密院事塔海擁兵南陽不救　壬
寅雅克特穆爾言向者上都舉兵諸王實喇樞密同

知阿奇喇等十人南望宮闕鼓譟其黨拒命逆戰情
不可恕詔各杖一百七流遠州籍其家貲　甲戌居
泰定后雍吉喇氏於東安州　丙子蘇蘇坐受賂杖
之徙襄陽以毋年老詔留之京師　丁丑以躬祀太
廟禮成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　荆王伊蘇布
十遣使傳檄至襄陽特默格引兵走　己卯中書省
言內外流官年及致仕者竝依階敍授以制敕今後
不須奏聞從之　諸衞漢軍及州縣丁壯所給甲冑
兵仗皆令還官　庚寅遣使奉迎皇兄周和王實拉
於漠北　以中政院使敬儼爲中書平章政事　壬
午第三皇子寶寧更爲太平訥命大司農邁珠保養
於其家　詔行樞密院罷兵還　癸卯上都左丞相
都爾蘇伏誅磔其尸於市梁王旺沁亦賜死瑪謨錫
寧珠薩實密實額森特穆爾等皆棄市時朝議欲盡
戮朝臣之在上都者敬儼抗論謂是皆循例從行殺
之非罪衆賴以獲免　甲申命威順王庫春布哈舊作
寬徹不花今改還鎭湖廣先是帝嘗命王征八番而蜀省囊
嘉特拒命未平南臺御史秦起宗言武昌重鎭當備
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
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幾爲失計遂遣王還鎭朝議以
起宗治蜀幕府忘其名以其字稱之曰秦元卿嘗引
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未幾拜中臺御史起宗廣
平深水人也　御史中丞趙世延以老疾辭職不許
用故中丞崔彧故事加平章政事居前職　丙戌以
阿魯輝特穆爾等六人在上都欲舉義不克而死竝
賜贈謚䘏其家　遣諸衞兵各還鎭　遼王托克托

之子巴都聚黨出剽掠敕宣德府官捕之 四川行省平章囊嘉特自稱鎮西王以其省左丞托克托爲平章前雲南廉訪使楊靜爲左丞殺其省平章寬春等稱兵燒絕棧道烏蒙路教授杜巖肖謂聖明繼統方內大寧省臣當罷兵入朝庶免一方之害囊嘉特杖之一百七禁錮之 十二月庚寅命通政院整飭蒙古驛諸關隘嘗毀民屋以塞者賜民鈔俾完之 丙午謁武宗神御殿 御史臺言額森特將兵所至擅殺官吏俘掠子女貨財詔刑部鞫之籍其家杖之竄於南寧命其妻歸父母家 庚子赦天下 辛丑江南行臺御史言遼王托克托自其祖父以來屢爲叛逆蓋因所封地大物衆宜削王號處其子孫遠方而析其元封分地詔中外與勳舊議其事 甲寅復遣使薩迪等奉迎皇兄於漠北 丁巳封西安王喇實納實哩爲豫王 戊午詔蒙古色目人願丁父母憂者聽如舊制 是月加謚顏真卿正烈文忠公命有司歲時致祭 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歲不雨大饑民相食 朔漠諸王皆勸周王南還王遂發諸王察阿台沿邊元帥多拉特萬方瑪嚕等咸帥師扈行舊臣博囉尚嘉努哈巴爾圖皆從至金山嶺北行省平章政事和尼奉迎武寧王庫庫圖命知樞密院事特穆爾布哈繼至乃命博囉如京師兩都之民聞王使者至歡呼曰天子實自北來矣諸王舊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是歲兩都搆兵漕舟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海道都漕運萬戶王克敬曰若平時而往返如是誠爲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從之 雅克特穆爾議封巴延王爵衆論附之參議中書省事策丹獨不言雅克特穆爾問故策丹曰巴延已爲太保位列三公而復加王封後再有大功將何以處之且丞相封王出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請於上王爵非中書選法也遂寢其議 前集賢直學士鄧文原卒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自致仕歸召爲翰林侍講學士復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皆以疾不赴後謚文肅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二十三（起屠維大荒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明宗翼獻景孝皇帝

（諱和實拉，武宗長子也。母曰仁獻章聖皇后伊奇哩（一書作亦乞烈，今改）氏。帝以大德四年十一月壬子生。十一年，武宗入繼大統，立仁宗為皇太子，命以次傳於帝。武宗崩，仁宗立。延祐三年春，立英宗為皇太子，封帝為周王，出鎮雲南。行至陝西，從臣不欲南行，擁帝至金山之北，遂居焉。）

天曆二年春正月己未朔。立都督府。以總左右奇徹及龍翔衛。命雅克特穆爾兼統之。　庚申。遣前翰林學士承旨布達實哩赴周王行所。仍命太府太監實喇卜（舊作沙剌班，今改）奉金幣以往。　平章政事敬儼以傷足告歸。（攷異）敬儼之歸，本傳於年月不甚詳晰，今從宰相表。　辛酉。以高昌王特穆爾布哈為中書左丞相。大司農王毅為平章政事。　周王遣和勒圖達遜喇至京師。以巴特穆爾扈從有功。遣使以幣帛百匹即行所賜之。　武寧王庫庫圖遣使來言周王啓行之期。　癸亥。以雅克特穆爾為御史大夫。初。雅克特穆爾乞解相印。還宿衛。帝勉之曰。卿已為省院。惟未入臺。其聽後命。至是遷御史大夫。依前錄軍國重事。達喇罕太平王。　甲子。齊王伊嚕特穆爾薨。　乙丑。命中書左丞伊勒特穆爾迎周王。　丙寅。帝幸大承恩福元寺。　戊辰。遣使獻海東鶻於周王。　辛未。中書省言。近籍沒奇徹家。其子年十六。請令與其母同居。仍請自今臣僚有罪籍沒者。其妻其子。宅人不得陳乞。沒為官口。從之。　壬申。遣近侍星吉巴勒以詔往四川諭囊加特。　癸酉。以遼陽省高麗肇州三萬戶將校從逆舉兵犯京畿。拘其符印制敕。　囊嘉特乞師於鎮西武靖王綽斯班。綽斯班以兵守關隘。　甲戌。復命太僕卿嘉囉獻海東鶻於周王。　丙子。皇后媵臣章珠圖等七人。授集賢學士等官。　丁丑。囊嘉特攻破播州猫兒埡隘。宣慰使楊雅爾布哈開關納之。陝西蒙古軍都元帥布哈台者。囊嘉特之弟。囊嘉特遣使招之。布哈台不從。斬其使。　中書省言。朝廷賞賚不宜濫。及罔功鷹鶻獅豹之食。舊支肉價二百餘錠。今增至萬三千八百錠。控鶴舊止六百二十八戶。今增至二千四百戶。又佛事歲費。以今較舊。增多金千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餘匹。請悉簡汰。從之。　壬午。周王遣常侍博囉及特珠勒先至京師。賞以金幣居宅。仍遣內侍圖嘉琿如周王行所。　乙酉。薩題等見周王於行幄。致命辭勸進。　播州楊萬戶引四川賊兵至烏江峯。官軍擊敗之。八番元帥圖楚克破烏江北岸賊兵。復奪關口。諸王伊嚕特穆爾統軍五萬五千至烏江。與脫出會囊嘉特焚雞武關大橋。又燒絕棧道。　丙戌。周王即皇帝位於和寧之北。是為明宗。扈行諸王大臣咸入賀。乃命薩題遣人還報京師。已而布達實里等輦金銀幣帛至。遂遣薩題等還京師。帝命之曰。朕弟曩觀書史。邇者得毋廢乎。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　奉元蒲城縣民王顯政五世同居。衛輝安寅妻陳氏。河間王成妻劉氏。冀寧李孝仁妻寇氏。濮州王義妻雷氏。南陽鄧二妻張氏。懷慶阿魯輝妻翟氏。皆以貞節聞。並旌

其家。二月己丑，曲赦四川囊嘉特。庚寅，大都復以雅特穆爾爲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餘如故。辛卯，御大明殿，冊命皇妃永吉喇氏。壬辰，宣靖王邁努自大都來覲於行在。癸巳，大都遣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祀孔子於闕里。囊嘉特據雞武關，奪三叉、柴關等驛，以書誘鞏總帥汪延昌，又進兵至金州，據白土關，陝西行省督軍禦之。大都樞密院言囊嘉特阻兵四川，其亂未已，請命鎮西武靖王綽斯班等皆調軍，以湖廣行省官托歡、集賽、博囉及鄭昂霄總其兵進討。戊戌，命察罕托諾爾宣慰使薩特密實將本部蒙古軍，會鎮西武靖王討四川。頒行農桑輯要及栽桑圖。辛丑，大都中書省議追尊皇妣伊奇哩氏曰仁獻章聖皇后，唐古氏曰文獻昭聖皇后。伊奇哩，明宗母；唐古，文宗母也。丙午，囊嘉特分兵逼襄陽，湖廣行省調兵鎮播州及歸州。辛亥，大都諭廷臣曰：「薩題還，言大兄已即皇帝位，凡二月二十一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制敕，後凡銓選，其詣行在以聞。」廬州路合肥縣地震。壬子，命有司造行在帳殿。癸丑，諸王伊嚕特穆爾等至播州，招諭土官之從囊嘉特者，楊延里布哈及其弟等皆來降。

大都立奎章閣學士院，秩正三品，以翰林學士承旨呼圖魯都爾、集賢大學士趙世延並爲大學士，侍御史薩題、翰林直學士虞集並爲侍讀學士，又置承制、供奉各一員，遣使以除目奏於行在，帝並從之。

三月戊午朔，帝次潔堅察罕之地。辛酉，大都遣右丞相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於行在所，御史中丞巴實喇、知樞密院事圖爾哈特穆爾等各率其屬以從，復命有司以金銀幣帛詣行在所以備賜予，因諭其廷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家政事，其遣人聞於行在所。」癸亥，大都命有司造乘輿服御，北迎大駕。

大都改潛邸所幸諸路名：建康曰集慶，江陵曰中興，瓊州曰乾寧，潭州曰天臨。丙寅，耀里特穆爾自行在還大都，諭旨曰：「朕至上都，宗王大臣必皆會集，有司當備供帳。上都積貯已爲都爾蘇所耗，大都府藏聞亦壼虛，供億如有不足，其以御史臺、司農寺、樞密、宣徽、宣政等院所貯充之。」戊辰，雲南諸王達實布哈、圖沁布哈及行省平章瑪呼斯等集衆五萬，數丞相額森吉尼專擅十罪，將殺之，額森達爾遁走八番。達實布哈僞署參知政事等官。己巳，大都命改集慶潛邸建大龍翔集慶寺，以來歲興工。夏四月壬辰，大都命浚漷州漕運河。癸巳，雅克特穆爾見帝於行在，率百官上皇帝寶。帝嘉其勳，拜太師，仍命爲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達喇罕，太平王，餘並如故。復諭雅克特穆爾等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其舊，卿等其以朕意諭之。」雅克特穆爾曰：「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係者，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人居之。」帝然其言，以武宗舊人哈瑪爾圖（舊作哈八兒禿，今改）爲中書平章政事，前中書平章政事巴特穆爾知樞密院事，常侍博囉爲御史大夫。甲午，立行樞密院，命昭武王知樞密院事和錫領行樞密院事，賽特穆爾、邁努並同知行樞密院事。是日，帝宴諸王大臣於行殿，雅克特穆爾、哈瑪爾圖、巴特穆爾、博囉

等。侍。帝特命臺臣曰。太祖皇帝嘗訓飭臣下云。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卽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齊爾實達傑爾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缺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缺失。卿亦以聞。朕不以責也。　乙未。特命博囉等傳旨宣諭雅克特穆爾巴特錫和實哈瑪爾圖巴特勒等曰。凡省院臺百司庶政。詢謀僉同。標譯所奏。以告於朕。軍務機密。樞密院當卽以聞。毋以夙夜爲間。而稽留之。其它有所言。必先中書院臺。其下百司及暬御之臣。毋得隔越陳請。宜宣諭諸司。咸俾聞知。倘違朕意。必罰無赦。

丁酉。以陝西行臺御史大夫特穆爾圖爲上都留守。

乙亥。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博囉奉詔至四川。赦囊嘉特罪。囊嘉特等聽詔。蜀地悉定。諸省兵皆罷。　癸卯。遣使如京師卜日。命中書左丞相特穆爾布哈攝告卽位於郊廟社稷。遣武寧王庫庫圖平章政事瑪哈爾圖。立皇弟圖卜特穆爾爲皇太子。仍立詹事院。罷儲慶司。　以徹爾特穆爾爲中書平章政事。闊爾吉爲中書右丞。　乙巳。監察御史言嶺北行省控制一方。廣輪萬里。實爲太祖肇基之地。國家根本係焉。方面之寄。豈可輕任。平章達錫濟素非勳舊。奴事都爾蘇。倔起宿衛。輒爲右丞。俄陞平章。年己七十。眊昏殊甚。左丞瑪謨本晉邸部民。以女妻都爾蘇。引爲都水。遂除左丞。郎中。羅勒市井小人。呼魯呼乃晉邸衛卒。不諳政務。並宜黜退。帝曰。御史言甚當。其並黜之。又諭臺臣曰。御史劾嶺北省臣。朕甚嘉之。繼今所當言者。勿有所憚。被劾之人。苟營求申訴。朕必罪之。或廉非其實。毋輒以聞。　五月丁巳朔。帝次多勒巴津之地。　是日皇太子賜雅克特穆爾父祖紀功碑銘。

戊午。遣豫王特納實哩還大都。　己未。皇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鄰特穆爾來迎大駕。　庚申。帝次鄂爾水東。癸亥。次拜薩濟圖之地。　是日皇太子復遣翰林學士承旨鄂爾多來迎大駕。　乙丑。命有司給行在宿衛士衣糧及馬芻豆。　庚午。帝命雅克特穆爾陞用嶺北行省官吏。其餘官吏。並賜散官一級。選用潛邸舊臣及扈從士受制命者。八十有五人。六品以下。二十有六人。　甲戌。皇太子命中書省臣擬用中書六部官。奏於行在所。　壬申。次温都爾海之地。以重嘉努爲御史中丞。　乙亥。次呼圖喇敕大都省臣鑄皇太子寶。時求太子故寶。不知所在。近侍巴布哈言寶藏於上都行幄。遣人於上都索之。無所得。乃命更鑄之。　丁丑。皇太子發京師。北迎大駕。鎮南王特穆爾布哈及諸王駙馬扈衛百官悉從行。市馬二百匹。載乘輿服御。送行在所。　六月丁酉。陞都督府爲大都督府。　壬寅。戒近侍毋得輒有奏請。　庚戌。皇太子次於上都之六十店。　辛亥。帝次哈爾納圖之地。詔中書省臣。凡國家銓選錢穀諸大政事。先啓皇太子。然後以聞。　陝西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爲重。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卽斷

付宅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宅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

壬子，海運糧至大都，凡百四十萬九千一百三十石。

是月，皇太子賜鳳翔府岐陽書院額。書院祀周文憲王，仍命設學官，春秋釋奠，如孔子廟儀。

秋，七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自六月壬子雨，至是日乃已。

己未，皇太子更定遷徙法：凡應徙者，驗所居遠近，移之千里，在道遇赦，皆得放還；如不悛再犯，徙之本省不毛之地，十年無過，則量移之；所遷人死，妻子願歸土者聽。著爲令。

壬申，監察御史巴迪斯言：「朝廷自去秋命將出師，戡定禍亂，其供給軍需，賞賚將士，所費不可勝計。況冬春之交，雪雨愆期，麥苗槁死，秋田未種，民庶遑遑，流移者衆，此正國家節用之時也。如果有功必當賞賚者，宜視其官之崇卑而輕重之，不惟省費，亦可示勸。其近侍諸臣奏請恩賜，宜悉停罷，以紓民力。」帝嘉納之，仍敕中書省以其言示有司。

癸酉，太白經天。　丙子，皇太子受新寶。　辛巳，冀寧陽曲縣雨雹，大者如雞卵。　八月，乙酉朔，帝次鴻和爾（舊作王忽察都，今改）之地。　丙戌，皇太子入見。是日，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殿。　庚寅，帝暴崩，年三十。葬起輦谷。　皇太子入臨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璽寶授皇太子。（考異：元史續綱目云：故老言雅克特穆爾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爲之禮者，雅克特穆爾懼且怒。日宴罷而帝暴崩，雅克特穆爾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還。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於太子，其說不合。據庚申外史云：文宗疾大漸，召皇后太子曰：「鳴和尼之事，爲朕生平大錯。」鳴和尼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是以明宗爲弑矣。明宗暴崩，實雅克特穆爾之故，而文宗亦不得辭其罪。劉基集中有犬馬引，譏順帝不能報盡天之仇，則當日草野俱多物議矣。但飲毒之說，究無確證，今仍從元史書之，而庚申外史所述，亦附見於後。）皇太子疾驅而還。雅克特穆爾從行，晝則率宿衛士以扈從，夜則躬擐甲冑，繞幄殿巡護。

壬辰，次博囉察罕，以巴延爲中書省丞相，依前太保；奇徹台、阿爾斯蘭哈雅、趙世延並中書參知政事；甘肅行省平章多爾濟爲中書右丞；中書參議阿榮、太子詹事丞趙世安並中書參知政事；前右丞相達實特穆爾知樞密院事；特穆爾布哈及上都留守特穆爾圖並爲御史大夫。

宣政院使回回，聞明宗崩，流涕不能食，自是杜門不出者數年，以疾卒。回回與弟庫庫（舊作巙巙，今改），皆爲時之名臣，世號雙璧，皆博果密之子也。

癸巳，皇太子至上都。　丙申，雅克特穆爾遂與諸王大臣陳勸復進大位。　戊戌，四川囊嘉特以指斥乘輿，坐大不道，棄市；流諸王圖喇楚於海南。

己亥，皇太子復即位於上都之大安閣，詔曰：「晉邸違盟構逆，據有神器，天示譴告，竟隕厥身。於是宗戚舊臣，協謀以舉義，正名以討罪，揆諸統緒，屬在眇躬。朕興念大兄播遷朔漠，以賢以長，歷數宜歸，力拒羣言，至於再四。乃曰：『艱難之際，天位久虛，則衆志弗固，恐隳大業。』朕雖從其請，初志不移，是以固讓之詔始頒，奉迎之使已遣。尋命喇特納實哩、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璽，遠迓於途。受寶即位之日，即遣使授朕皇太子寶。朕幸釋重負，實獲素心，乃率臣民北迎大駕。而先皇帝跋涉山川，蒙犯霜露，道路遼遠，自春徂秋，懷艱阻於歷年，望都邑而增慨，

徒御弗慎，屢爽節宣，信使往來，相望於道。八月一日，大駕次鴻和爾，朕切瞻對之有期，兼程先進，相見之頃，悲喜交集，何數日之間，而宮車弗駕，國家多難，遽至於斯，念之痛心，以夜繼旦。諸王大臣以爲祖宗基業之隆，先帝付託之重，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請卽正位，以安九有。朕以先皇帝奄棄方新，銜哀辭對，固請彌堅，執誼伏闕者三日，皆宗社大計，乃以八月十五日卽皇帝位於上都，可大赦天下。」辛丑，立寧徽寺，掌明宗宮分事。壬寅，以鈔萬錠、幣帛二千匹，供明宗皇后費用。　乙巳，發諸衞軍浚通惠河。　丙午，自庚子至是日，晝霧夜晴。　丁未，以瑪薩爾岱爲上都留守，瑪薩爾岱前爲陝西行臺侍御史，坐塗毀詔書得罪，以其兄巴延有功，故特官之。　曹元用自曲阜代祀還，以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帝甚喜。值大禧宗禋院副使缺，中書請以元用爲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無者，將大用之。」會卒，帝嗟悼久之，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獻。　己酉，車駕發上都。　庚戌，改詹事院爲儲政院，以巴延兼儲政院使。　河東宣慰使哈克繖託朝賀爲名，斂所屬鈔千錠入己，事覺，徵鈔還其主。敕自今有以朝賀斂鈔者，以枉法論罪。　甲寅，監察御史劾前丞相齊布哈，昔以贓罷，天歷初，因人成功，遂居相位，旣矯制以瑪閭家貲賜平章蘇蘇，又與蘇蘇等潛於日者推測聖算，今奉詔已釋其罪，請竄諸海島，以杜奸萌。帝曰：「流竄海島，朕所不忍，其幷妻子置之集慶。」　加封大都城隍爲護國保寧王。　景州蓨縣尹呂思誠差民戶爲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像，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民石安兒等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復業。印識文簿，俾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者，悉書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直。豪猾者竄名職田戶，思誠盡祛其弊。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卽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縣多淫祠，動以百餘計，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漢董仲舒祠。　九月乙卯朔，市故宋太后全氏田，賜大承天護聖寺。　辛酉，詔凡往明宗所送寶官吏越次超陞者，皆從黜降。　丁卯，帝至自上都。　戊辰，敕翰林國史院官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典故，準唐宋會要，著爲經世大典。　敕使者頒詔赦，率日行三百里，旣受命，逗遛三日及所至飲宴稽期者，治罪；受賂者，以枉法論。　辛未，監察御史劾奏知樞密院事達實特穆爾阿附都爾蘇，又與旺沁舉兵犯闕，今旣待以不死，而又付之兵柄，事非便，詔罷之。　癸酉，帝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　特們德爾諸子索珠（舊作鎖住今改）等，明宗嘗敕流於南方，雅克特穆爾言天歷初有勞於國，請各遣還田里，從之。　甲戌，命江浙行省明年漕運糧二百八十萬石赴京師。　乙亥，史惟良上疏，言：「今天下郡邑被災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度之時也。宜遵世祖成憲，汰宂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因循苟且，其弊漸深，治亂之由，自此

而分矣帝嘉納之　丙子以衛輝路旱罷蘇門歲輸米二千石　論額森特以不忠不敬伏誅　癸未建顏子廟於曲阜所居陋巷　時方建龍翔集慶寺命阿榮趙世安督工臺臣監造南臺御史蓋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惠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創佛寺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祖興於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慰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爲心方便爲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理哉書奏爲免臺臣監役　關中大饑帝問奎章侍書學士虞集何以救民之饑對曰承平日久人情晏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災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正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耳遂寢其議

以張養浩爲陝西行臺御史中丞初養浩以父老棄官歸養屢徵不赴及聞陝西中丞之命卽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餓者則賑之道經華山禱雨於嶽祠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值十三緡民持鈔出糴稍昏卽不用詣庫換易則豪猾黨蔽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養浩乃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餘緡悉以印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散貧民命米商視印記出粟詣庫驗數以易之於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於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卽撫膺慟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追封濟國公謚文忠　是月太史院使齊履謙卒履謙少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爲星歷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輦亡宋遺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無不淹貫時立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沿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謙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氣候之法具在前史可擇僻地爲秘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也適遷宅官事遂寢有志者深惜之後追封汝南郡公謚文懿　冬十月甲申朔帝服袞冕享太廟　辛卯雅克特穆爾率羣臣請上尊號不許　申飭海道轉漕之禁　籍四川囊嘉特家產其黨楊靜等皆奪爵杖之籍其家流遼東　甲午以登極恭謝

遣官代祀於南郊社稷 中書省言舊制朝官以三十月爲一考外任則三年爲滿比年朝官率不久於職或數月卽改遷於典制不類且治蹟無從考驗請如舊制爲宜敕除風憲官外其餘朝官不許二十月內遷調 丙申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國語曰齊雅爾（舊作禮牙篤今改）皇帝 己亥申飭都水監河防之害 辛丑敕諸王公官府寺觀撥賜田租除魯國大長公主驟遣人徵收外其餘悉輸於官給鈔酬其直 壬寅弛陝西山澤之禁以利民 大寧路地震 癸卯監察御史劾奏張思明在仁宗朝阿附權臣特們德爾閒諜兩宮仁宗灼見其奸旣行黜降及英宗朝特們德爾再相復援爲左丞稔惡不悛旣以罷廢今又冒居是官宜黜罷詔罷之 戊申徵托多王士熙等於貶所放還鄉里 庚戌罷大承天護聖寺工役因在獄三年疑不決者釋之民欠官錢無可追徵者盡蠲免 賑常德諸路饑 十一月乙卯受佛戒於帝師作佛事六十日 甲子賑廬州饑 己巳以薩迪爲中書右丞 命中書左丞趙世安提調國子監學 丁丑廣源徭寇掠湖廣州縣命行省招捕之 己卯翰林國史院言纂修英宗實錄請具都爾蘇款伏付史館從之 高麗國王王燾久病不能朝請命其子禎襲位 以平江官田百五十頃賜大龍翔集慶寺及大崇善萬壽寺 壬子詔豫王喇特納實哩鎭雲南 十二月甲申以帝師自西番至命朝廷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國子祭酒富珠哩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悚然

詔僧尼徭役一切無有所預 丙戌詔百官一品至三品先言朝政得失一事四品以下悉聽敷陳仍命趙世安阿榮輯錄所上章疏善者卽議舉行 追封雅克特穆爾曾祖班都察爲溧陽王祖托克托呼爲昇王父綽和爾爲揚王 乙未改封前鎭南王特穆爾布哈爲宣讓王初鎭南王托布哈薨子博囉布哈幼命特穆爾布哈襲其爵博囉布哈旣長特穆爾布哈請以王爵歸之乃特封宣讓王以示襃寵 詔諭羣臣曰皇姑魯國大長公主早寡守節不從諸叔繼尙鞠育遺孤其子襲其王女配予一人朕思庶民若是者猶當旌表況在懿親乎趙世延虞集等可議封號以聞 詔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賜予者悉除其租其有當輸租者仍免其役僧還俗者聽復爲僧 壬寅命江浙行省印佛經二十七藏 丁未造至元鈔四十五萬錠中統鈔五萬 是歲中書平章政事徹爾特穆爾出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時黃河清有司以爲瑞請聞於朝徹爾特穆爾曰吾知爲臣忠爲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爲瑞餘何益於治歲大饑徹爾特穆爾議賑之其屬以爲必自縣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後以聞徹爾特穆爾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將歸怨於朝廷吾不爲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帝嘉之賜龍衣上尊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二十四（起上章敦牂正月盡元統昭陽作噩十二月凡三年）

文宗聖明元孝皇帝（諱圖卜特穆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也母曰文獻昭聖皇后唐古氏大德八年春正月癸亥生至治元年出居海南泰定元年召還京師封懷王）

至順元年春正月丙辰命趙世延趙世安領纂修經世大典事 辛酉時享太廟 甲子雅克特穆爾（舊作燕鐵木兒今改）巴延（舊作伯顏今改）並辭丞相職不允仍命阿榮趙世安慰諭之 丁卯雲南諸王圖沁（舊作禿堅今改）及萬戶布呼（舊作伯忽今改）阿哈（舊作阿禾今改）等叛攻中慶路陷之殺廉訪司官執左丞實都（舊作忻都今改）等迫令署諸文牘 辛未中書省言科舉會試日期舊制以二月一日三月五日近歲改爲十一十三十五請依舊制從之 壬申衡陽猺爲寇劫掠湘鄉州 丁丑追封三寶努爲郢城王謚榮敏 趙世延請致仕不允 庚辰陞羣玉署爲羣玉內司仍隸奎章閣學士院以禮部尚書庫庫兼監羣玉內司事庫庫嘗以祕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於視珠犀不少留目國制大樂諸坊咸隸禮部遇公讌衆伎畢陳庫庫視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肅然

二月壬午朔以趙世安爲御史中丞史惟良爲中書左丞 癸未籍張珪子五人家貲 丁亥命江南陝西河南等處富民輸粟補江南萬石者官正七品陝西千五百石河南二千石江南五千石者從七品自餘品級有差四川富民有能輸粟赴江陵者依河南例其不願仕乞封父母者聽僧道輸粟者加以師號

己丑圖沁布呼等攻陷仁德府至馬龍州調八番元帥鄂勒哲將八番達喇罕軍千人順元土軍五百人禦之 庚寅以修經世大典久無成功專命奎章閣學士阿隣特穆爾和塔拉（舊作忽都魯今改）都哩默色（舊作都兒迷失今改）等譯國言所紀典章爲漢語纂修則趙世延虞集等而雅克特穆爾如國史例監修 奎章閣學士和塔拉都哩默色薩題虞集辭職詔諭之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治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惟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于聽聞卿等宜推所學以稱朕意其勿復辭

圖沁布呼等攻晉寧州圖沁自立爲雲南王布呼爲丞相阿哈呼喇呼等爲平章等官立城柵焚倉庫以拒命 乙未中書省言江浙民饑今歲海運爲米二百萬石其不足者來歲補運從之 丙申賑常德澧州路饑 丁酉帝及皇后皇子喇特納達喇（舊作何剌忒納荅剌今改）並受佛戒 己亥命明宗皇子受佛戒 監察御史言中書平章多爾濟職任臺衡不思報效銓選之際紊亂綱紀貪汙著聞恬不知恥宜行黜罷從之 甲辰流旺沁之子於吉陽軍 乙巳封明宗皇子伊勒質伯（舊作亦璘真班今改）爲鄜王 賑淮安饑 丙午命中尚卿蘇爾約蘇從（舊作小云失從今改）以兵討雲南 御史臺言奇徹臺天歷初在上都嘗與庫庫楚等謀執都爾蘇事泄同謀者皆死奇徹臺以出征獲免頃臺臣疑而劾之不稱事情宜雪其枉制可 帝念雅克特穆

爾擁戴之勞，既追封其三世，又命禮部尚書馬祖常製文立石于北郊，以昭其功，猶謂未足以報，命獨爲丞相以尊異之。丁未，以巴延知樞密院事，依前太保、錄軍國重事。詔中書曰：「昔在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于一，政有所統。雅克特穆爾爲右丞相，巴延既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復置，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務，悉聽雅克特穆爾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員、大小諸司，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戊申，中書省言：「舊制，正旦、天壽節，內外諸司各有贄獻，頃者罷之；今江浙省臣言，聖恩公溥，覆幬無疆，而臣等殊無補報，凡遇慶禮，進表稱賀，請如舊制爲宜。」從之。　徵札實舊作臁思今改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帝問有所著述否，札實進所著帝王心法，帝稱善，詔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乃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札實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　庚戌，命市故瀛國公趙㬎田，賜龍翔集慶寺。御史臺言：「不必予其直。」帝曰：「吾建寺爲子孫黎民計，若取人田而不予直，非朕志也。」　賑茶陵等州饑，杭州火，恤之。　三月，乖西解蠻三千人入松桐山，燒沿邊軍營堡。　戊午，封皇子喇特納達喇爲燕王，立宮相府，總其府事，雅克特穆爾領之。　廷試進士，賜特勒圖舊作篤列圖今改、王文煜等九十七人及第、出身。時宗藩暌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虞集爲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群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爲問，帝不用。　命彰德路歲祭羑里周文王祠。　以河南行省平章奇珠爲雲南行省平章，八番順元宣慰使特穆爾布哈爲雲南行省左丞，從豫王由八番道討雲南。　己巳，議明宗升祔序於英宗之上，視順宗、成宗廟遷之例。　辛未，諸王伊蘇臺部七百餘人入天山縣，掠民財產，遣樞密院、宗正府官往捕之。　壬申，祔明宗神主于太廟。　夏四月壬午朔，命西僧作佛事于仁和殿，自是日始，至十二月終罷。　癸未，中書省言：「各官分及宿衛士歲賜錢帛，舊額萬人，去歲增四千人，邇者增數益廣，請依舊額爲宜。」詔阿布哈雅裁省以聞。　壬辰，以所籍張珪諸子田四百頃賜大承天護聖寺。　辛丑，明宗皇后必巴實崩。皇后鴻吉哩氏與宦者拜珠舊作拜住今改謀殺之也。　壬寅，括益都、般陽、寧海閑田十六萬餘頃，賜大承天護聖寺。　烏蒙土官祿余殺烏撒宣慰司官吏，降于布呼。羅羅諸蠻俱叛，與布呼相應，平章特穆爾布哈爲其所害。祿余以蠻兵七百餘人，拒烏撒順元界，立關固守。重慶五路萬戶軍至雲南境，值羅羅蠻萬餘人，遇害，千戶祝天祥等引餘衆遁還。　戊申，詔江浙、河南、江西三省調兵三萬，命諸王運圖斯特穆爾及樞密判官洪浹將之，與湖廣行省平章托歡會兵討雲南。　五月戊午，帝御大明殿，雅克特穆爾率文武百官及僧道耆老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欽天統聖至德成功大文孝皇帝。是日，改元至順。　丁卯，翰林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成。　戊辰，帝如上都。將立燕王喇特納達喇爲皇太子，乃以托懽特穆爾舊作妥懽帖木兒今改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阿林特穆爾、奎章閣學士烏

圖嚕篤勒哲書其事于托布齊延召虞集使書詔播
告中外是月以澍東宣慰使陳天祐湖廣參知政
事樊楫死于王事贈封特加一級龍興張仁輿妻鄒
氏奉元李郁妻崔氏以志節汴梁尹華以孝行皆旌
其門六月辛巳朔雅克特穆爾言嚮有旨惟許臣
及巴延兼領三職今趙世延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學
士承旨奎章閣大學士世延引疾以辭帝曰朕重老
成人其令世延仍視事中書果病無預銓選可也
丙申大名路黃河溢庚子知樞密院事庫春貝舊作
闊徹伯今改托克托穆爾舊作脫脫木兒今改及通政使齊爾噶朗舊作只兒
哈郎今改等十人以雅克特穆爾權勢崇重謀誅之頁特
密實托密舊作也的迷失脫迷今改以變告雅克特穆爾即率奇徹
軍掩捕按問並棄市籍其家乙巳羅羅斯土官撒
加伯合烏蒙蠻兵萬人攻建昌縣雲南行省右丞躍
里特穆爾拒之斬首四百餘級四川軍亦敗撒加伯
於蘆古驛秋七月己未通渭山崩辛酉以江西
建昌萬戶府軍戍廣海者一歲更役往來勞苦詔仍
至元舊制二歲一更乙丑調諸衛卒築漷州柳林
海子隄堰庚午中書省言近歲帑廪空虛其費有
五曰賞賜曰作佛事曰創置衙門曰濫冒支領曰續
增衛士鷹坊請與樞密院御史臺各集賽官同加汰
減從之丁丑特們德爾子將作使索珠與其弟觀
音努姊夫太醫使伊埒哈雅舊作野里海牙今改坐怨望咒詛事
覺詔中書鞫之事連前刑部尚書烏訥爾前御史大
夫博囉上都留守烏訥爾舊作馬兒今改等俱伏誅雲南
圖沁布呼等勢愈猖獗烏撒祿余亦乘勢連約烏蒙

東川芒部諸蠻欲令布呼弟拜延順等兵攻順元詔
即遣使督豫王喇特納實哩及行樞密院四川雲南
行省亟會諸軍分道進討以烏蒙烏撒及羅羅斯地
接西番與碉門按撫司相爲脣齒命宣政院督所屬
軍民嚴加守備又命鞏昌都總帥府調兵千人戍四
川閏月癸未監察御史葛明誠言中書平章政事
趙世延年踰七十志慮耗衰固位苟容無補於事請
斥歸田里詔中書議之雅克特穆爾言世延向日陳
致仕不允所請御史之言蓋不知有旨帝曰如御史
言世延固難任中書矣其仍任以翰林奎章之職
雲南芒部路九村夷人阿斡阿里詣四川行省自陳
本路舊隸四川今土官撒加伯與雲南連叛願備糧
四百石民丁千人助大軍進征事聞詔嘉其去逆效
順厚慰諭之癸巳行樞密院言征戍雲南軍士二
人逃歸捕獲法當死詔曰如臨戰陳而逃死宜也非
接戰而逃輒當以死何視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
安南國王陳益稷以天歷二年卒于漢陽府丁酉
制贈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王爵如故
謚忠懿戊申加封孔子父齊國公爲啓聖王母魯
國太夫人顏氏爲啓聖王夫人旋封孔子妻幵官氏
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攷異元史文宗紀作亓官氏加封詔石刻作幵官氏錢辛楣曰家語孔子娶于宋亓官氏之女考漢韓勑禮器碑本作幵官宋祥符追封及元詔亦皆作幵官文字明白可證家語傳寫之誤廣韻引魯先賢傳孔子娶幵官今本亦誤爲亓幸石刻猶可據也從衍聖公孔思晦之請也又加
封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
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
程頤洛國公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及阿陋土官阿

剌里州土官阿答以兵八千撤毁棧道遣把事曹通潛結西番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四川行省調兵一千七百人令萬戶周勘統之直抵羅羅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諸蠻部　廣西猺于國安寇修仁荔浦等縣廣西元帥府發兵捕之賊衆潰走生擒國安　是月江南大水江浙湖廣尤甚　八月辛亥雲南躍里特穆爾以兵屯建昌執羅羅斯把事曹通斬之　雅克特穆爾出西道田獵未至丁巳詔以機務至重遣使趣召之　己未帝至自上都　有上言蔚州廣靈縣地產銀者詔中書太禧院遣人莅其事歲所得銀歸大承天護聖寺　辛酉御史臺臣請立燕王爲皇太子帝曰朕子尚幼非裕宗爲燕王時比俟雅克特穆爾至共議之　壬申詔興舉蒙古字學　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言比奉旨裁省衛士今定大內四宿衛之士每宿衛不過四百人累朝宿衛之士各不過二百人鷹坊萬四千四十二人當減者四千人內饔九百九十人四集賽當留者各百人累朝舊邸宮分饔人三千二百二十四人當留者千一百二十人媵臣怯憐只共萬人當留者六千人其汰去者斥歸本部著籍應役自裁省之後各宿衛復有容匿漢南高麗人及奴隸濫充者集賽官與其長杖五十七犯者與典給散者皆杖七十七沒家貲之半以籍入之半爲告者賞仍令監察御史察之制可　九月庚辰罷入粟補官例　大寧路地震　甲申命藝文監以雅克特穆爾世家刻板行之　監察御史葛明誠劾奏遼陽行省平章哈喇特穆爾嘗坐贓被杖罪今復任以

宰執控制東藩亦足見國家名爵之濫請行黜罷從之　己丑監察御史哆囉台王文若言嶺北行省乃太祖肇基之地武宗時太師伊齊徹爾爲右丞相太傅達爾罕爲左丞相保安邊境朝廷無北顧之憂今乃命哈瑪爾圖（舊作哈八兒禿今改）爲平章政事其人瑣瑣無正大之稱錢穀甲兵之事懵無所知豈能昭宣皇猷贊襄國政且以伊齊徹爾輩居於前而以斯人繼其後賢不肖固不待辨而明理宜黜罷制可之　置麗川路軍民總管府復立總管府於哈喇火州　乙未御史臺臣劾奏前中書平章蘇蘇叨居臺鼎專肆貪淫兩經杖斷方議流竄幸蒙恩宥量徙湖廣不復畏法自守而乃攜妻取妾濫污百端況湖廣乃屯兵重鎭豈宜居此請屏之遠裔以示至公詔永竄雷州湖廣行省遣人械送　己亥敕諸色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　丁未敕有司繕治南郊齋宮　辰州萬戶圖克里布哈（舊作圖里不花今改）母舒穆嚕氏以志節漳州龍溪縣陳必達以孝行並旌其門　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裘衮冕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蓋自世祖至是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　乙丑廣西猺寇橫州及永淳縣敕廣西元帥府率兵捕之　壬申御史臺言內外官吏令家人受財以其干名犯義罪止杖斥今貪污者緣此犯法愈多請依十二章計贓多寡論罪從之　乙亥賜伯夷叔齊廟額曰聖清歲春秋祀以少牢　遣使趣四川雲南行省兵進討于是四川行省平章達春引兵由永寧左丞博囉引兵由青山芒部並進陳兵周

泥驛及祿余等戰殺蠻兵三百餘人祿余衆潰卽奪其關隘以導順元諸軍時雲南行省平章奇珠等俱失期不至 十一月辛巳御史臺臣言陝西行省左丞齊喇坐受人僮奴一人及鸚鵡請論如律詔曰位至宰輔食國厚祿猶受人生口理宜罪之但鸚鵡微物以是論贓失于太苛其從重者議罪今後凡饋禽鳥者勿以贓論著爲令 丙戌羅羅斯撒加伯烏撒阿答等合諸部萬五千人攻建昌躍里特穆爾等引兵追戰于木托山下敗之斬首五百餘級 廣西廉訪司言今討叛猺各行省官將兵二萬人皆屯住靜江遷延不進曠日持久恐失事機詔遣使趣之 知樞密院事雅克布連請依舊制全給鷹坊芻粟使無貧乏帝曰國用皆百姓所供當量入爲出朕豈以鷹坊失其利重困吾民哉不從 辛丑敕河南行省民間自實田土糧稅不通舟楫之處得以鈔代輸 十二月己酉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子之下

國子生積分及等者省臺集賢院奎章閣官同考試中式者以等第試官不中者復入學肄業 辛亥立燕王喇特納達喇爲皇太子詔天下 戊午以郊祀禮成御大明殿受文武百官朝賀大赦天下 癸酉詔宣忠扈衞親軍都萬戶府凡立營司境內所屬山林川澤其禽獸魚鼈悉供內膳諸獵捕者坐罪 監察御史秦起宗劾中丞和尚受人婦女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入見跪辨久之敕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乃伏辜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元會賜濟遜〔書作只孫今改〕服令得與大宴 甲戌敕各行省凡遇邊防有警許令便宜發兵事緩則驛聞 清江范梈以朝臣薦爲翰林院編修官秩滿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甚衆遷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汙文繡局取良家子爲繡工無別尤甚梈作歌詩一篇述其弊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未幾移疾歸是歲卒 奎章閣初開首擢翰林應奉揭傒斯爲授經郎以教勳戚大臣子孫帝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恆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閒出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攷異〕歐陽圭齋集言揭傒斯在奎章時上覽所撰秋官憲典驚曰玆非唐律乎又覽太平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黃文獻集亦云文宗聚勳戚大臣子孫于奎章閣教之命學士院擇可爲之師者無以易公是傒斯深受知于文宗也輟耕錄乃云文宗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時授經郎揭傒斯在列顧着稍疏忽未得其實也元史本傳略本圭齋集今從之傒斯富州人地不產金官民惑于姦民之言募淘金戶三百戶而以其人總之散往宅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乃責民之受役于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中書因傒斯言遂蠲其徵民賴以甦

至順二年春正月己卯御製奎章閣記親書刻於石〔攷異〕馬祖常石田集有御書奎章閣記贊黃溍集亦有御書跋元史不載御書今補入 行樞密院使徹爾特穆爾等言十一月仁德府權達嚕噶齊田尤糾集兵衆以討雲南首敗布呼賊兵於馬龍州以是月十一日殺布呼弟拜延獻馘于豫王十三日戰于馬

金山獲布呼及其弟巴延徹爾其黨拜布哈等十餘人誅之餘兵皆潰獨祿余據金沙江詔趣進兵討之　丁亥以壽安山英宗所建寺未成詔中書省給鈔十萬錠供其費仍命雅克特穆爾薩題等總督其工役　戊子造歲額鈔本至元鈔八十九萬五千錠中統鈔五千錠　命興和路建雅克特穆爾鷹棚　辛卯皇太子喇特納達喇薨壬辰命宮相法哩等護靈轝北祔葬于山陵仍命法哩等守之　御史臺臣劾奏福建宣慰副使哈濟前為廣東廉訪副使貪汙狼籍宜罷黜從之　甲辰建孔子廟于後衞　乙巳鎮西武靖王綽斯班豫王喇特納實哩及行省行院官同討雲南兵十餘萬以去年十一月綽斯班師次羅羅斯期躍里特穆爾會于曲靖馬龍等州躍里特穆爾倍道兼進奪金沙江十二月十七日大軍擊敗阿哈兵阿哈僞降明日率兵來襲我營綽斯班等又擊敗之阿哈竄走大軍直趨中慶遇賊于安寧州再戰大敗之二十八日阿哈來逆戰遂就擒斬于軍前三十日將抵中慶賊兵七千猶拒戰于伽橋古壁口躍里特穆爾左頰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戰大捷遂復行省治諸軍皆會駐于城中分兵追捕殘賊于嵩明州捷聞詔總兵官量度緩急從宜區處行樞密院使徹爾特穆爾治軍有紀律所過秋毫無犯賊平賞賚甚厚悉分賜將士囊裝惟巾櫛而已　二月戊申立廣教總管府以掌僧尼之政凡十六所秩正三品府設達嚕噶齊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宣政院選流內官擬注以聞總管則僧為之　四川行省招諭

懷德府驢谷什同等四洞及生蠻十二洞皆內附詔陞懷德府為宣撫司以鎮之諸洞各設長官司及巡檢司且命各還所掠生口　湖廣參政徹爾特穆爾與蘇蘇班坦俱坐出怨言刑部鞫實定罪會赦並流荒僻州郡仍籍其家蘇蘇禁錮終身　己酉樞密院言徹爾特穆爾博囉以正月戊寅敗烏撒蠻兵射中祿余降其民烏蒙東川易良州蠻兵夷獠等俱款附綽斯班等駐中慶復行省事又言徵江路蠻官邵容報賊古喇呼及圖沁之弟拜喇圖密實等僞降于豫王而反圍之至易龍驛古喇呼等掩襲官軍四川平章達春頓兵不進平章奇珠妻子孳畜為賊所掠諜知圖沁方修城堡布兵拒守無出降意詔速進兵討之　辛亥建雅克特穆爾居第于興聖宮之西南詔薩題及留守司董其役　乙卯雲南統兵官報諸蠻悉降惟祿余追捕未獲　諸王齊齊克圖錫格坐妄言不道詔安置齊齊克圖廣州錫格雷州　三月辛巳御史臺臣劾奏燕南廉訪使布咱爾前為閩海廉訪使受贓累萬雖遇赦原宜追奪制命籍沒流竄詔如所言仍暴其罪　甲申繪皇太子真容祀奉安慶壽寺之東鹿頂殿如累朝神御殿儀以宦者拜珠侍皇太子疾不謹杖斥之　冠州有蟲食桑四十餘萬株　丙戌雨土霾　司徒錫沙（舊作香山今改）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年紀號適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請錄付史館頒告中外詔翰林集賢奎章禮部雜議之翰林諸臣議以為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元降監

方建隆基，爲元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而宋儒司馬光斥其采偶合之文以爲符瑞，乃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宏景之曲，雖于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于今四年，溥海內外，罔不歸心，固無待于旁引曲說以爲符命。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寢。　戊午，以龍慶州之流杯園池水磑上田賜雅克特穆爾。　癸巳，修普天大醮。　豫王喇特納實哩、鎮西武靖王綽斯班等擒雲南諸賊及其將校，磔以徇。　癸卯，中書省言：「嘉興、平江、松江、江陰蘆場、蕩、山、沙土、沙田之籍于官者，賞賜宅人，今請改賜雅克特穆爾，令有司如數給付。」　夏，四月，丙午朔，全寧民王托歡獻銀鑛，詔設銀場提舉司，隸中政院。　命西僧於五臺及霧靈山作佛事各一月，爲皇太子古嚕達喇（舊作古剌答納，今改。）祈福。　戊申，皇姑魯國大長公主薨。以宮中高麗女子賜雅克特穆爾。高麗國王請劃國中田爲資送，詔遣使往受之。　發衛卒三千，助大承天護聖寺工役。　庚戌，詔建雅克特穆爾生祠于紅橋南，樹碑以紀其勳。　眞定武陟縣地震，逾月不止。　戊午，命興和建屋居海青，上都建屋居鷹鶻。　庚申，寧國路涇縣民張道殺人爲盜，道弟吉從而不加功，拘囚七年不決，吉母老無宅子孫，中書省臣以聞，敕免死，杖而釋之，俾養其母。　壬戌，樞密院言：「雲南已平，鎮西武靖王綽斯班奏請種人叛者雖已略定，其餘黨逃竄山谷，不能必其無反側，請留荆王額蘇額布罕及諸王索諾木等各領所部屯駐一二歲，以示威重。」從之，仍命豫王分兵共守一歲，以鎮輯之，餘軍皆遣還所部，統兵官召赴闕。　甲子，詔故尚書省丞相托克托可視三寶努例，以所籍家貲還其家。　御史臺言同僉中政院事殷仲容姦貪邪佞，冒哀居官，詔黜之。　戊辰，奎章閣以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托布齊延一書，以紀太祖已來事蹟，詔以命翰林學士承旨押布哈、塔斯哈雅。押布哈言：「托布齊延事關祕集，非可令外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從之。

衡州路比歲旱蝗，仍大水，民食草木殆盡，又疫癘，死者十九。　壬申，湖南道宣慰司請賑糧米萬石，從之。

五月，甲午，以平江官田五百頃立稻田提舉司，隸宮相都總管府。　乙未，纂修皇朝經世大典成。　丙申，帝如上都，敕在京百司日集公署，自辰至暮，勿廢事。

戊戌，次紅橋，臨視雅克特穆爾生祠。　六月，乙巳朔，監察御史韓元善言：「歷代國學皆盛，獨本朝國學生僅四百員，又復分辨蒙古、色目、漢人之額，請凡蒙古、色目、漢人，不限員額，皆得入學。」又監察御史陳守中言：「凡仕者親老，別無他丁侍養，請不限地方名次，從優附近遷調，庶廣忠孝之道。」皆不報。　乙卯，監察御史陳良劾浙東廉訪使托克托齊延阿附權奸都爾蘇，又其生母何氏，本父之妾，而兄妻之，乃冒請封贈，請黜罷憲職，追還贈恩，從之。　癸亥，詔諸官吏在職役或守代未任，爲人行賕關說，其有所取者，官如十二章論贓吏罷不敘，終其身；雖無所取，而訟起滅由己者，罪加常人一等。　雲南出征軍悉還，烏撒羅羅蠻復殺戍軍黃海潮等，撒加伯又殺掠良民爲亂，

丙寅，命雲南行省院凡境上諸關戍兵未可輕撤，宜俟緩急以制其變。秋七月辛巳，濟爾哈達爾坐罪當流遠，以騰吉斯舅氏故釋之。壬午，監察御史張益等言四川行省平章奇徹臺爲人反覆，不可信任，今雲南未平，與蜀接境，宜削官遠竄。詔奪其制命、金符，同妻孥禁錮于廣東。丁亥，海南黎賊作亂，詔江西、湖廣兩省合兵捕之。乙未，立閔子書院于濟南。

庚子，廣西猺賊平。癸卯，知行樞密院事徹爾特穆爾以兵討叛蠻，戮其黨七百餘人。大寧和衆縣何千妻殉夫，旌其門。八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辛亥，帝至自上都。甲寅，命宣課提舉司毋收雅克特穆爾邸舍商貨稅。江浙水，壞田四十八萬八千餘頃。詔皇子古嚕達喇出居雅克特穆爾家。九月癸酉朔，市鄂爾根薩哩宅，命雅克特穆爾奉皇子古嚕達喇居之。乙亥，命留守司發軍士築駐蹕臺于大承天護聖寺東。御史臺臣劾奏四川行省參政馬鎔發糧六千石餉雲南軍，中道輒還，預借俸鈔一十九錠以娶妾，又詬罵平章汪壽昌，罪雖蒙宥，難任宰輔。帝曰：綱常之理，尊卑之分，懵無所知，其何以居上而臨下，亟罷之。丙子，海南賊王周糾率十九洞蠻二萬餘人作亂，命調廣東、福建兵隸湖廣左丞伊喇四努統領討捕。湖州安吉縣久雨，太湖溢，漂沒居民，賑之。丁亥，御史臺言江西行省參政李允中乃故內侍李邦寧養子，器質庸下，謬叨重選，宜黜罷，從之。雲南祿余復叛，殺烏撒宣慰使伊嚕東、川路總管府判官嘉琿迪等二十餘人，率兵擊羅羅斯寇順元路。丁酉，雲南行省遣都事諸海鎮撫樂智等奉詔往諭祿余及授以參政制命，至撒家關，祿余拒不受，俄而賊大至，諸海因與力戰，賊乃退，及晚，烏撒兵入順元境，左丞特穆爾布哈禦賊，諸海復就陳宣詔招之，遂遇害，特穆爾布哈等斂兵還。冬十月己酉，爲皇子古嚕達喇作佛事，釋在京囚死罪者二人，杖罪者四十七人。癸丑，蒙古都元帥齊喇引兵擊阿哈賊黨于靖江路海中山，爲雲梯登山，破其柵，殺賊五百餘人，圖沁之弟必里克圖庫圖齊（舊作必剌都古彖失，今改。）舉家赴海死。戊午，吳江州大風雨，太湖溢，漂沒廬舍。辛酉，命江浙行省賑之。丙寅，雅克特穆爾取犛牛五千于西域來獻。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雲南行省言伊奇布錫之地所牧國馬，歲給鹽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則馬健無病，比因布呼叛亂，雲南鹽不可到，馬多病死。詔四川行省以鹽給之。乙亥，李彥通、蕭布蘭奚等謀反伏誅。癸未，詔養雅克特穆爾之子塔喇哈爲子，賜居第。隆祥司使晃忽爾布哈言海南所建大興龍普時寺工費浩穰，黎人不勝其擾，以故爲亂。詔湖廣行省臣布哈及宣慰宣撫二司領其役，仍命廉訪司莅之。十二月戊申，陝西行臺御史尼古巴、高担等劾奏本臺監察御史陳良恃勢肆毒，徇私破法，請罷職籍贓，還歸田里。詔雖會赦，其準風憲例追奪敕命，餘如所奏。以黃金符鐫文曰翊忠徇義迪節同勳，賜西域親軍副都指揮使奇徹，以旌其天歷初紅橋戰功。壬子，復命諸王呼喇春還鎮雲南。癸丑，河南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嘉努，（舊作

僧家奴今改言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今官于朝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於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而不省覲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規避以掩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命中書省禮部刑部及翰林集賢奎章閣議之　癸亥木兩冰　是歲以集賢大學士岳柱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時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帑銀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重違宰臣意岳柱曰民爲邦本傷本以歛怨亦非宰相福也令使者以此意復命雅克特穆爾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得誣罔狀坐告者罪以其事聞帝嘉之特賜幣帛及上尊酒桂陽州民張思進等嘯聚二千餘衆州縣不能治廣東宣慰司請發兵捕之岳柱曰有司不能撫綏邊民乃欲僥倖興兵以爲民害邪遣千戸王英往問狀英直抵賊巢諭以禍福賊曰致我爲非者兩巡檢司耳我等何敢有異心哉諭其衆使復業一方以寧岳柱鄂爾根薩理之子也　監察御史陳思謙言銓衡之弊有四入任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請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授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命中書議行之時有官居喪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遂著于令有詔起報嚴寺思謙曰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舒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臺憲之意繼此事有當言者無隱賜縑綺旌之思謙祐之孫也　帝幸奎章閣命取國史閱之左右舁匱以往國史院長貳無敢言編修呂思誠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乃止

至順三年春正月癸酉命前高麗國王王燾仍爲高麗國王賜金印初燾有疾命其子楨襲王爵至是燾疾愈故復位　己卯罷諸建造工役惟城郭河渠橋道倉庫勿禁　廣西羅章里叛寇馬武沖等攻陷那馬逵等砦命廣西宣慰司嚴軍禦之　伊闢徹爾冒請衛士芻粟當坐罪雅克特穆爾請釋之　戊子萬安軍黎賊王奴羅等寇臨水縣　己丑四川行省言去年九月左丞特穆爾布哈與祿余賊兵戰被創賊遂侵境請調重慶欽州兵二千五百人往救之順元宣撫司亦言賊列行營爲十六所請調兵分道備禦　詔上都留守司爲雅克特穆爾建居第　御史臺言選除雲南廉訪司官多託故不行今有如是者風

憲勿復用。制可。庚子，夔路忠信寨洞主阿具什用
合洞蠻八百餘人寇施州。二月戊申，雲南行省言
會通州上官阿賽及河西阿勒等與羅羅賊等千五
百人寇會川路之卜龍村，又祿余將引兵與芒部合
寇羅羅斯截大渡河金沙江，以攻東川會通等州，請
奉先所降詔書招諭之，不奉命，則從宜進軍。制可。
己酉，祿余言于四川行省曰：自父祖世爲烏撒土官
宣慰使，佩虎符，素無異心，曩爲布呼誘脅，比聞朝廷
招諭，而今限期已過，乞再降詔赦，即率四路土官出
降，仍乞改屬四川省，隸永寧路，冀得休息。行省以聞。
詔中書樞密御史諸大臣雜議之。集賢大學士致
仕王約卒。辛酉，雅克特穆爾兼奎章閣大學士，領
奎章閣學士院事。己巳，詔修曲阜先聖廟。邛州
有二井，舊名金鳳、茅池，天歷初地震，鹽水湧溢，州民
侯坤願作什器煑鹽而輸課于官，詔四川轉運鹽司
主之。三月庚午朔，中書省言：凡遠戍軍官死而歸
葬者，宜視民官例，給道里之費，又四川驛戶比以軍
興消乏，宜遣官同行省量濟之。制可。雅克特穆爾
言平江松江澱山湖圩田方五百頃有奇，當入官糧
七千五百石，其總田者死，頗爲人占耕，今臣願增糧
爲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薩敦。從
之。洛水溢。己丑，復立功德使司。癸巳，皇子古
嚕達喇更名雅克特古斯。舊作燕帖古思，今改。夏四月戊申，大
寧路地震。戊午，國師必蘭納識里與故安西王子
伊嚕特穆爾等謀爲不軌，伏誅。有司籍之，得其人畜
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

裝具價值鉅萬萬。命有司爲巴延建生祠，立紀功
碑于涿州，仍別建祠立碑于汴梁。戊辰，免雲南行
省田租三年。前中書右丞相太傅巴達錫卒。巴達
錫清慎寬厚，號稱長者，其歿也，貧無以爲斂，贈太師，
追封威平王。五月甲戌，薩題請備錄登極以來固
讓明宗往復奏言，其餘訓敕辭命，及雅克特穆爾等
宣力效忠之蹟，命多來續爲蒙古托布齊延一書，置
之奎章閣。從之。戊寅，京師地震有聲。庚寅，帝如
上都。壬辰，太常博士王瓚言各處請加封神廟濫
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
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今後不許加封。制可。
追封顏子父顏無繇爲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杞
國夫人，謚端獻，妻宋戴氏兗國夫人，謚貞素。汴梁
之睢州陳州開封之蘭陽封邱諸縣河水溢，滹沱河
決。六月己酉，以御史中丞趙世延爲中書左丞。
乙丑，禁諸卜筮陰陽人毋出入諸王公大臣家。江
南行臺監察御史蘇天爵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
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
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
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爲之
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天
爵，真定人也。秋七月戊辰朔，調軍士修柳林海子
橋道。丁丑，湖廣行省言黎賊勢猖獗，請益兵三千，
以備調用。命依前詔，促伊喇世努尅日進兵。八月
己酉，帝崩于上都，是日，隴西地震。癸丑，葬起輦谷。初，
帝大漸，召皇后及皇子雅克特古斯、丞相雅克特穆

爾謂曰昔日鴻呼尼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悔之無及
雅克特古斯雖爲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
也汝輩如愛朕立明宗之子使紹茲大位則朕見明
宗于地下亦可有辭以對鴻呼尼明宗自北來飲毒
而崩之地也雅克特穆爾內懼躊躇者累日念鴻呼
尼之事己實造謀恐明宗之子立而治其罪秘遺詔
不發因謂皇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玉寶我與宗戚
諸王徐議之可也于是遣使徵諸王會京師中書百
司政事咸啓中宮取進止〔考異〕元史文宗紀但云遺詔立明宗之子不復詳其語惟庚申外史言文宗深悔往事大漸時自吐其實願立明宗之子以自贖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文宗實雅克特穆爾之謀弒元史每多微辭今從外史徐氏後編曰明宗之子蓋謂鄜王伊勒哲伯也至元元年七月戊申之詔言文皇有旨傳大于子雅克特穆爾貪利幼弱故舍己而立寧宗而外史亦云遺詔使召托懽特穆爾來登大位與詔書合然文宗先書詔告天下以托懽特穆爾非明宗之子矣至是豈肯立之及伊勒哲伯薨明宗子惟托懽特穆爾在而太后決意迎立雅克特穆爾不得已而從之耳詔書殆未可信故依元史云明宗之子而不著其名 乙卯雅克特穆爾以中宮旨賜駙馬諸王大臣
金銀幣帛有差 九月辛巳修皇太后儀仗是夜地
震有聲來自北 時大位猶虛而雅克特穆爾禮絕
百僚威燄熏灼宗戚諸王無敢言者又久之尚不立
君中外頗以爲言雅克特穆爾乃請立皇子雅克特
古斯皇后命立明宗第二子鄜王伊勒哲伯雅克特
穆爾不得已乃奉命十月庚子鄜王即皇帝位于大
明殿 辛丑以知樞密院事薩敦爲御史大夫中書
右丞薩題爲中書平章政事宣政使奇爾濟蘇爲中
書左丞中書平章政事圖爾哈特穆爾知樞密院事
丙寅楚邱縣河隄壞發民丁修之 十二月戊寅
尊皇后曰皇太后 壬辰帝崩年七歲在位四十三
日甲午葬起輦谷謚寧宗時燕有妄男子上變言部
使者謀爲不軌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反
坐參議中書省事張起巖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
立人情危疑不急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
司具獄都人肅然 皇太后臨朝雅克特穆爾復與
羣臣議立雅克特古斯太后曰天位至重吾兒方幼
豈能任耶托懽特穆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
之長子禮當立之乃命中書左丞奇爾濟蘇迎托懽
特穆爾于靜江 皇太后在興聖宮正旦議循故事
行朝賀禮禮部尚書宋本言宜上表興聖宮廢大明
殿朝賀衆是而從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二十五 起昭陽作噩正月盡著雍攝提格十二月凡六年

順帝 諱托歡特穆爾明宗之長子母南富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天曆二年明宗崩至順元年四月徙帝於高麗明年移於廣西之靜江

元統元年春二月托歡特穆爾（舊作妥懽帖木爾今改）北行至良鄉京師具鹵簿迎之雅克特穆爾（舊作燕鐵木兒今改）並馬而行於馬上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而托歡特穆爾一無酬答雅克特穆爾疑其意不可測且恐追理明宗暴崩之故心志日以昏亂會太史亦言托歡特穆爾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遷延者數月國事皆決於雅克特穆爾奏皇太后而行之雅克特穆爾自文宗復辟遂秉大權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為鴛鴦會見坐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為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托歡特穆爾且曰萬歲之後其傳位於雅克特古斯若武宗仁宗故事諸王宗戚奉上璽綬勸進六月己巳托歡特穆爾即皇帝位于上都詔赦天下 辛未命巴延為太師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薩敦為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特穆爾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則必負惡名帝信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是月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餘涇水溢關中水災黃河大溢河南水災兩淮旱民大饑 帝初受佛戒時見瑪哈喇佛前有物為供因問學士實喇卜曰此何物曰羊心帝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聞之而未嘗目睹請問賴嘛賴嘛者帝師也帝遂命實喇卜問之答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不能答 前翰林學士吳澄卒澄答問亹亹使人渙若冰釋四方之士來學者不下千數百人稱為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 秋七月霖雨 八月壬申鞏昌徽州山崩 是月立奇徹氏為皇后后雅克特穆爾之女也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其客龔伯璲集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恐不得令終祖常固請集固拒之祖常不悅寧宗崩大臣將立帝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黜帝居江南使集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攷異）庚申外史以馬祖常在文宗時亦同草詔者按祖常為中丞非草詔之官且使果同草詔何以諷集使去此說誤也 伯璲後坐事見殺世乃服集知人 九月甲寅中書省言官員遞陞窒礙選法請自省院臺官外其餘不許遞陞從之 庚申詔太師右丞相巴延太傅左丞相薩敦專理國家大事餘皆不得兼領三職 詔免儒人役 秦州山崩 冬十月丙寅鳳州山崩 戊辰詔改至順

四年爲元統元年中書省臣言凡朝賀遇雨請便
服行禮從之丁丑依皇太后行年之數釋放罪狀爲
二十七人戊子封薩敦爲榮王騰吉斯襲父封爲
太平王庚子中書省臣請集議武宗英宗明宗三
朝皇后升祔衍聖公孔思晦卒子克堅襲十一
月丙申肇昌成紀縣地裂山崩令有司賑被災人民
丁丑起椶毛殿辛亥追謚濟雅爾（舊作札牙篤今改）皇帝
爲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時寢廟未建于英宗室
次權結綵殿以奉安神主封巴延爲秦王江西
湖廣江浙河南復立榷茶運司是日秦州山崩地
裂乙卯以雅克特穆爾平江所賜田五百頃復賜
其子騰吉斯詔秦王右丞相巴延榮王左丞相薩
敦總百官總庶政十二月乙丑廣西猺寇湖南陷
道州千戶郭震戰死猺焚掠而去壬申遣省臺官
分理天下囚罪狀明者處決冤者辨之疑者讞之淹
滯者罪其有司乙亥爲皇太后置徽政院設官屬
三百六十有六員監察御史多爾濟巴勒上疏陳
時政五事其一曰太史言明年三月癸卯望日食既
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修刑政疏遠邪
佞專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以爲禎祥二曰親祀郊
廟三曰博選勳舊之子端謹正直者前後輔導使嬉
戲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及於耳則聖德日新
矣四曰樞機之臣固宜尊寵然必賞罰公則民心服
五曰弭安盜賊賑救饑民多爾濟巴勒穆呼哩七世
孫也是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岳柱卒岳柱
天資孝友嗜經史自天文醫藥之書無不究極度量
宏廓有欺之者恬不爲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也我
何與焉毋鄙氏亦嘗稱之曰吾子古人也是歲以
刑部尚書達爾瑪爲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
朝京道過遼陽謁行省官各奉布四匹書一幅用征
東省印封之達爾瑪詰其使曰國家設印以署公牘
防姦僞何爲封私書況汝出國時我尚在京未爲遼
陽省官今何故有書遺我汝君臣何欺詐如是耶使
辭屈還其書與布答里麻高昌人也國制日進御
膳用五羊而帝自即位以來日減一羊以歲計之省
羊三百五十有奇起前吏部尚書王克敬爲江浙
行省參知政事克敬至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松江
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既死子孫貧且
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
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
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寧
乏此耶具論免之嶺海猺賊竊發朝廷調兵戍之在
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兵馬官缺故事漢人不得與
軍政衆莫知所爲克敬抗言行省任方面之寄假令
萬一有重於此者亦將拘法坐視耶乃調兵往捕之
軍行給糧有差事聞於朝即令江西湖廣二省給糧
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十九謂人曰穴趾而
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德而忝富貴何
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又曰世俗喜言勿認真
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乎故其歷官所
至俱有政績可紀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朝賀大明殿監察御史多

爾濟巴勒上言百官踰越班次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先是教坊班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薩迪傳旨俾入班多爾濟巴勒執不可薩勒曰御史不奉詔耶多爾濟巴勒曰事不可行大夫復奏可也是日雨血於汴梁著衣皆赤　以御史大夫托勒岱為中書平章政事阿爾哈雅為河南行省左丞相　丁酉享於太廟　甲寅立行宣政院於杭州　二月己未朔詔內外興舉學校　癸亥廣西猺寇邊殺官吏廣海官已除而未上者罪之　甲申太廟木陛壞遣官告祭　是月灤河漆河溢永平諸縣水災　三月己丑朔詔科舉取士國子監積分鐇學錢糧儒人免役悉依累朝舊制學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　辛卯以陰陽家言罷造作四年　癸巳廣西猺賊復起殺同知元帥吉賴斯掠庫物遣右丞圖嚕密實將兵討之　癸卯月食既　乙巳中書省言益都真定盜起請選省院官往督捕之仍募能擒獲者倍其賞獲三人者與一官從之　壬子廣西慶遠府猺寇全州詔平章政事特默齊統兵二萬人擊之　丁巳詔蒙古色目犯奸盜詐偽之罪者隸宗正府漢人南人犯者屬有司　湖廣旱自是月不雨至於八月　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壬申命騰吉斯為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達嚕花赤與滿濟勒噶台（舊作馬札兒台今改）並為御史大夫　丁丑太白經天　己卯奉文宗神主祔於太廟躬行告祭之禮樂用宮懸禮三獻先是御史臺言郊廟國之大典王者必行親祀之禮所以盡尊尊親親之誠宜因升祔有事於太廟帝從之是日罷夏季時享　壬午帝命錄許衡孫從宗為章佩監異珍庫提點　癸未立鹽局於京師南北城官自賣鹽以革專利之弊　乙酉中書省言佛事布施費用太廣請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餘皆罷從之　是月帝如上都（攷異曰馮翼庚曰元史順帝紀至順四年六月己巳帝即位于上都詔曰以至順四年六月初八日即皇帝位于上都云云元統二年夏四月帝驚時巡上都終于中無帝還大都之文據寧宗即位于大明殿殿在大都寧宗在位止四十三日而順帝自靜江至京遂遲延未即位然只在大都帝位元統元年十月之奉文宗御容于大承天護聖寺十一月之享太廟二年正月享太廟上文宗諡號告祭南郊四月文宗祔于太廟及行親祀之禮皆是在大都事正疑順帝之即位在大都而不在上都其所云即位于上都者字或誤也此姑仍帝紀之舊而存其說于此）　集賢大學士陳顥扈從至龍虎臺帝命顥造膝前握其手曰卿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政事宜極言無隱顥頓首謝顥每集議其言無不剴切　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於八月　五月己丑宦者博囉特穆爾傳皇后旨取鹽十萬引入中政院　辛卯以騰吉斯代薩敦為中書左丞相薩敦仍商量中書省事　戊申詔文濟王曼濟鎮大名雲南王阿嚕鎮雲南　是月贈故中書平章政事王泰亨謚清憲舊令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勳於王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謚時寖冗濫失實惟泰亨在中書時安南請佛書請以九經賜之使高麗不受禮遺為尚書貧不能自給故特賜是謚　贈漳州萬戶府知事闞文興英毅侯妻王氏貞烈夫人廟號雙節　六月戊午淮水漲山陽縣滿浦清江等處民畜房舍多漂溺　乙亥騰吉斯辭左丞相不拜復命薩敦為左丞相　辛巳詔蒙古色目人行父母喪　癸未復立繕工司造繒帛　乙酉追封雅克特穆爾為德王謚忠武　是月彰德雨白毛民謠云天雨線民

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秋七月丁亥戒陰陽人毋得
於貴戚之家妄言禍福　辛卯祭太祖太宗睿宗三
朝御容罷秋季時享　壬辰帝幸大安閣是日宴侍
臣於奎章閣　壬寅詔蒙古色目人犯盜者免刺
是日至九月太白屢經天　監察御史多爾濟巴勒
條陳九事曰比日倖門漸啓刑罰漸差無功者覬覦
希賞有罪者僥倖求免恐刑政漸弛紀綱漸紊勞臣
何以示勸姦臣何以警懼二曰天下之財皆出於民
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嗟怨之氣上干
陰陽之和水旱災變所由生也宜顓命中書省官二
員督責戶部議定減省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
賜三曰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四曰官府日增選
法愈敝宜省冗員五曰均公田六曰鑄錢幣七曰罷
山東田賦總管府八曰蠲河南自實田糧九曰禁取
姬妾於海外　八月辛未赦天下　京師地震雞鳴
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癸未中書平章
政事阿爾哈雅罷　是月南康路旱蝗賑之　九月
辛卯帝至自上都　甲午猺賊陷賀州發河南江浙
江西湖廣諸軍及八番義從軍命廣西宣慰使都元
帥章巴延將以擊之　壬子賑吉安路水災　冬十
月乙卯朔正內外官朝會儀班次一依品從　戊午
享於太廟　辛酉以侍御史許有壬爲參知政事知
經筵事　丁卯立湖廣黎兵屯田萬戶府　己卯上
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仁壽徽懿昭宣皇太后赦
天下免今年民租之半內外官四品以下減一資先
是監察御史台布哈（舊作泰不花今改）率同列上章言嬸母不

宜加徽稱太后怒欲殺言者台布哈語衆曰此事自
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
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
匹以旌其直然其言終不用也　卻獻天鵝　十一
月戊子中書省臣請發兩艐船下番爲皇后營利
是月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宋本卒本制行純白
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
尤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額爲讀
卷官增第一甲爲三人父官南中貧賣宅以去居官
清慎饘粥至不給本未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
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　十二月甲戌詔整治學校
　是歲始以珍格皇后配享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
祔未決巴延以問太常博士逯魯曾曰先朝既以珍
格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耶文宗
母耶對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明文二
母皆爲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
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封先父之妾於禮不
可昔燕王慕容垂卽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爲
后以配享先皇爲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學
士陳顥素嫉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
是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之母爲帝嚳庶妃
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而配嚳皇上爲大元天子
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衆服其議而巴延亦是之
遂以珍格皇后配享武宗擢魯曾爲監察御史　禁
私創寺觀菴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
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巳申命廉訪司察郡縣勸農勤

情達大司農司以憑黜陟。　二月甲寅朔革冗官。乙卯帝將畋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況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脫有銜橛之變如宗廟社稷何遂止　三月壬辰河州路大雪十日深八尺牛羊駝馬凍死者十九民大饑　庚子御史臺言高麗爲國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使往選取媵妾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宜賜止禁從之　中書省臣言帝生母太后神主宜於太廟安奉命集議其禮　己巳以中書左丞王結參知政事中官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薩敦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結極陳其不可先是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　封安南世子陳端午爲安南國王

夏四月癸丑朔詔諸官非節制軍馬者不得佩金虎符　己卯詔翰林國史院纂修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列傳　庚辰禁犯御名　五月戊子帝如上都遣使者詣曲阜孔子廟致祭　壬辰命嚴謚法以絕冒濫　甲辰巴延請以右丞相讓騰吉斯詔不允命騰吉斯爲左丞相　六月辛酉有司言甘肅撒里畏產金銀請遣官稅之　癸酉禁服色不得僭上　乙亥罷江淮財賦總管府所管杭州平江集慶三處提舉司以其事歸有司　庚辰巴延奏左丞相騰吉斯及其弟塔喇海謀逆誅之初薩敦已死巴延獨秉政騰吉斯忿然曰天下吾家之天下巴延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達朗達賚潛蓄異心謀立諸王鴻和特穆爾（舊作晃火帖木兒今改）帝數召達賚不至鄭王齊齊克圖（舊作徹徹禿今改）發其謀騰吉斯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闕巴延及鄂勒哲特穆爾定珠奇爾濟蘇等捕獲之騰吉斯塔喇海並伏誅而其黨北奔達賚所達賚即應以兵帝遣使諭之達賚殺使者而率其黨逆戰爲綽斯戩（舊作搠思監今改）等所敗遂奔鴻和特穆爾帝命追襲之執達賚等送上都鴻和特穆爾自殺先是巴延騰吉斯二家之奴怙勢爲民害多爾濟巴勒巡歷鄉州悉捕其人寘於法及還騰吉斯怒曰御史不禮我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見人耶答曰多爾濟巴勒知奉法而已它不知也騰吉斯從子瑪克錫爲奇徹親軍指揮使恣橫不法多爾濟巴勒劾奏之瑪克錫因集無賴子欲加害會騰吉斯被誅乃罷

是月大霖雨　中書省員外郎陳思謙上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鬭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有加重因姦殺夫所姦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爲定制　初騰吉斯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喇海走匿皇后座下后匿蔽之以衣左右拽出斬之血濺后衣巴延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秋七月壬午巴延鴆殺之於開平民舍　壬寅專命巴延爲中

書右丞相罷左丞相不置　乙巳罷雅克特穆爾騰吉斯舉用之人　戊申誅達朗達賚（舊作答里今改）等於市詔曰曩昔文宗皇帝以雅克特穆爾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立朝廷而輒造事釁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有旨傳次於予雅克特穆爾貪利幼弱復立朕弟伊勒哲伯不幸崩殂今丞相巴延追奉遺詔迎朕於南既至大都雅克特穆爾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隕厥躬巴延等同時翊戴乃正宸極後薩敦達賚騰吉斯相襲用事交通宗王鴻和特穆爾圖危社稷阿喇楚亦嘗與謀賴巴延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兇構難貽我太皇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為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巴延為武宗捍禦北邊翼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憝明飭國憲爰賜達爾罕之號至於子孫世世永賴可赦天下　八月己卯議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許有壬曰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　是月廣西猺反命湖廣行省左丞鄂勒哲討之　九月庚辰朔車駕駐扼胡嶺丙戌赦　御史臺言國朝初用宦官不過數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請依舊制裁減冗濫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意從之　丙午詔以烏撒烏蒙之地隸四川行省　是月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丁巳流鴻和特穆爾達朗達賚及騰吉斯子孫

于邊地　帝既除權姦思更治化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庫庫（舊作巙巙今改）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以師禮庫庫力辭不可凡四書五經所載治道為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常所誦說嘗于經筵力陳商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錯愕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庫庫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庫庫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人君貴能為君它非所尚也或遇天變民災必憂見于色乘間則進告于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于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虛己以聽特賜濟遜燕服九襲及玉帶楮幣庫庫嘗言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當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于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癸亥流御史大夫鄂勒哲特穆爾（舊作完者帖木兒今改）于廣海鄂勒哲特穆爾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骨肉之親也監察御史以為言故斥之　選省院臺宗正府通練刑獄之官分行各道與廉訪審決天下囚　十一月庚辰敕以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給宿衛糧　詔罷科舉初徹爾特穆爾（舊作徹里帖木兒今改）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乃論學田租可給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

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呂思誠等劾之，不報。徹爾特穆爾持議益堅，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爭之。巴延怒曰：「汝風臺臣言徹爾特穆爾耶？」有壬曰：「太師擢徹爾特穆爾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于太師耶？」巴延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觖望。」巴延曰：「舉子多以贓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贓無算，豈盡出於舉子？」巴延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耳。」有壬曰：「若張起巖、馬祖常輩，皆可任大事。卽歐陽原功之文章，亦豈易及？」巴延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豈有不至大官者耶？」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巴延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選法果相妨乎？」巴延心然其言，而其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翊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布哈（舊作溥化，今改。）誚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折橋者矣。」有壬以爲大恥，移疾不出。

甲申，太白經天。

乙酉，巴延請內外官悉循資銓注，今後無得保舉，澀滯選法，從之。

丙戌，太白經天。

甲午，以雅克特穆爾、騰吉斯、達朗達賚所奪高麗田宅，還其王喇特納寶里。

戊戌，召前知樞密院事福鼎、寶喇布哈、薩爾迪格還京師。初，二人以帝未立，謀誅雅克特穆爾，爲所誣貶，故正之。

太史屢言星文示儆，帝以世祖在位久，欲祖述之，辛丑，下詔改元，詔略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意，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爲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也。」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好文錄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狀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傅薩都喇以足蹋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于用刃，況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爲尤重。」乃寘之死。河東爲之震肅。

立常平倉。

趙世延自至順中移疾歸，旋有詔徵還朝，不能行，仍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考異：元史宰相表，至元元年、二年間不書世延復中書，疑次年至都仍未上也，今從本傳書之。）

十二月，戊午，日色如赭。

乙丑，上太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徽懿宣昭貞文慈佑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

丙子，安慶、蘄、黃地震。

丁丑，西番賊起，遣兵擊之。

戊寅，蒙古國子監成。

閏月，丁亥，日赤如赭，凡二日。

中書平章政事徹爾特穆爾嘗指斥武宗，于是臺臣復劾之，而巴延亦惡其忤己，壬寅，流之于安南，人皆快之。尋卒。

是歲，賜天下田租之半。

詔凡有妻室之僧，還俗爲民，既而復聽爲僧。

山東盜起，陳馬驟及新李、白書殺掠山東，廉訪使達爾瑪以爲吏貪汙所致，先劾去之，而後上擒賊方略，朝廷嘉納之，卽遣兵擒獲，齊魯以安。

至元二年春，正月，乙丑，宿松縣地震，山裂。

是月，置都水庸田使司於平江。

前中書左丞王結卒，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忠。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

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爲名言。二月甲申太白經天。戊子詔以世祖所賜王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都中。初積翁齎詔諭日本死于王事當受賜後收入官故復賜之。己丑立穆陵關巡檢司。丁酉追尊帝生母瑪勒岱(舊作邁來的今改)爲貞裕徽聖皇后。三月丁巳以累朝珠衣七寶項牌賜巴延。庚申日赤如赭。壬戌復如之。乙丑以薩敦上都居第賜太保定珠仍敕有司籍薩敦家財。甲戌復四川鹽茶之禁。夏四月丁丑朔日赤如赭。丁亥禁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福壽赭黃等服。戊戌帝如上都。五月丙午朔黃河復於故道。乙卯南陽鄧州大霖雨自是日至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溢水爲災。壬申秦州山崩。六月丁丑禁諸王駙馬從衛服濟遜衣繫縧環。辛卯以汴梁大名諸路圖卜臺(舊作脫別臺今改)地土賜巴延。禮部侍郎呼勒岱請復科舉取士之制不聽。庚子涇水溢。秋七月庚申禁隔越中書口傳敕旨冒支錢糧。庚午敕賜上都孔子廟碑載累朝尊崇之意。是月黃州蝗督民捕之日有五斗。八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詔雲南廣海八番及甘肅四川邊遠官死而不能歸葬者有司給糧食舟車護送還鄉無親屬者官爲瘞之。庚子詔強盜皆死盜牛馬者劓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劓盜羊豕者墨項再犯黥三犯劓劓後再犯者死盜諸物者照其數估價省院臺五府官三年一次審決著爲令。九月戊辰帝至自上都。冬十月己亥詔每日右丞相巴延太保定珠中書平章政事昂吉爾(舊作阿吉剌今改)聚議于內廷平章政事塔斯哈雅右丞相袞巴布勒(舊作鞏卜班今改)參知政事納琳(舊作納麟今改)許有壬等聚議于中書。十一月壬子武宗英宗明宗三朝皇后升祔入廟命官致祭。丁巳遣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勒格布哈於西番爲僧。是月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卒年七十七追封魯國公諡文忠世延歷官省臺五十餘年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攷異〕世延之卒徐氏後編據紀係於元年今從傳)

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免富人雜徭以爲息約年豐還之民不病饑。陝西行臺監察御史札實(舊作瞻思今改)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勳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巴延等變亂成憲帝方虛己以聽札實所言皆一時藎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歎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執政陝西行省者恣爲不道札實發其罪而按之棄職夜遁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人。是歲江浙旱自春至於八月不雨民大饑。

至元三年春正月癸卯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其黨石昆山鍾大明率衆從之僞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命指揮紐薩爾江西行省左丞錫諦討之。辛亥升祔伊勒哲伯皇帝于太廟諡曰沖聖嗣孝廟號寧宗。豫王喇特納實里買池州銅陵產銀地一所請用私財煅煉輸納官課從之。戊午帝獵于柳林凡三十五日監察御史緯迪宋詔明進諫帝嘉納之賜金幣。緯迪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未嘗不賞

汝其受之 二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棒胡反于汝寧信陽州棒胡本陳州人名閏兒好使棒棒長六七尺進退技擊如神故稱棒胡至是以燒香惑衆妄造妖言作亂破歸德府鹿邑焚陳州屯營於杏岡命河南行省左丞慶圖以兵討之 丙子立船戶提舉司十處提領二十處定船戶科差船一千料之上者歲納鈔六錠以下遞減 甲申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己丑汝寧獻所獲棒胡彌勒佛小旗僞宣敕并紫金印量天尺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所獻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爲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侍御史許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 辛卯發鈔四十萬錠賑江浙等處饑民四十萬戶開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采 廣西猺賊復反命湖廣行省平章諾海江西行省平章圖爾密實哈雅總兵捕之 庚子中書參知政事納琳等請立采珠提舉司先是嘗立提舉司泰定間以其煩擾罷去至是復立之且以蜑戶四萬賜巴延 三月戊午立鴻吉哩氏爲皇后因兩輟賀后武宗宣慈惠聖皇后之姪毓德王博囉特穆爾之女也 夏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有馬者拘入官 己卯帝如上都 辛卯合州大足縣民韓法師反自稱南朝趙王 己亥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造軍器拜戴甲爲定光佛與朱光卿相結爲亂命江西行省左丞錫迪捕之 是月詔省院臺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部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禁漢人南人不得習

學蒙古色目文字 五月辛丑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 庚申詔汝寧棒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等皆係漢人漢人有官于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誅捕之法以聞 甲寅西番賊起殺鎮西王子丹巴(舊作黨兀班今改)立行宣政院以額森特穆爾爲院使往討之 壬戌命四川行省參政舉理等捕反賊韓法師 丁卯彗見于東北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午始滅凡六十三日自昴至房凡歷十五宿 六月戊寅贈丞相安圖推忠佐運開國元勳東平忠憲王於所封城內建立嗣廟官爲致祭 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止御河黃河沁河渾河水皆溢沒人畜廬舍甚衆 戊子加封尹子庚桑子徐甲列子莊子各爲真君 壬辰彰德府大水平地深一丈 秋七月癸卯帝出獵 丙午幸寶喇鄂爾多 丁未幸龍岡洒馬乳以祭 庚戌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魚鷹羣飛啄食之 庚申詔除人命重事之外凡盜賊諸罪不須候五府官審錄有司依例決之 是月紐薩爾錫諦擒朱光卿尋追擒石昆山鍾大明 衛輝府自六月淫雨至是月平地水深二丈餘漂沒人民房舍民皆棲於樹木郡守僧嘉努以舟載飯食之移老弱居城頭日給糧餉月餘水方退 八月辛巳京畿盜起 壬午京師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牆壁皆壞壓損儀物文宗神主及御牀盡碎西湖寺神御殿壁仆壓損祭器自是累震至丁亥方止所損人民甚衆 癸未河南

地震弛高麗執持軍器之禁是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己酉立皮貨所于寧夏設提領使副主之
立四川湖廣江浙行樞密院冬十月癸酉日赤如
赭乙亥命江浙行省丞相綽斯戩提調海運國用
所倚海運爲重綽斯戩措置有方所漕米三百餘萬
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是月金華處士許謙卒當
時學者稱何基王柏金履祥及謙爲金華四子十
一月丙午立屯田於雄州是月太白屢經天十
二月以滿濟勒噶臺爲太保分樞密院鎭北邊滿濟
勒噶臺巴延弟也時議進爵爲王辭曰兄封秦王弟
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是歲巴延請殺張王劉
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詔賜孝子靳昺碑昺絳州
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於朝
母歿昺與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昺
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爲水所漂沒後
得王氏柩于三里外得昺尸於五里外故特賜碑以
旌之札實除僉浙西廉訪司事至即按問都轉運
鹽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由是郡縣無
敢爲貪墨者又以諸僧寺私芘猾民有所謂道人道
民行童者類皆瀆倫常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
興一路爲數已二千七百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皇
賦庶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爲令詔知嶺北行
樞密院事森曼台襲國王授以金印繼又以安邊睦
隣之功賜珠絡半臂幷海東名鷹西域文豹國制以
此爲極恩云
至元四年春正月丙申以地震赦天下詔內外廉
能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就養
宣政院使布埒齊以年七十致仕授大司徒給全俸
終身是月詔修曲阜孔子廟二月丁卯罷河南
等五省行樞密院庚午帝畋于柳林乙酉奉聖
州地震三月辛酉命中書平章政事昂吉爾監修
至正條格夏四月辛未京師天雨紅沙晝晦癸
酉以御史中丞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爲御史大夫托克托
滿濟勒噶台之子也早爲文宗所器曰此子可大用
至是掌風憲大振綱紀中外肅然己卯帝如上都
河南執棒胡至京師誅之癸巳帝薄暮至八里
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龜卵之形
五月命佛嘉律（舊作佛家閭今改）爲考功郎中喬林爲考功員
外郎魏宗道爲考功主事考校天下郡縣官屬功過
六月辛巳袁州民周子旺反僭稱周王改年號尋
擒獲伏誅己丑邵武路大雨水入城郭平地二丈
漂民居殆盡是月信州路靈山裂漳州路南勝
縣民李志甫聚衆圍漳州城守將綽斯戩與戰失利
賊轉掠龍溪縣民蕭景茂結鄉兵拒之戰敗被執賊
脅使從己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爲大元民死作隔州
鬼豈從汝爲逆耶隔州其居里所也賊怒縛景茂于
樹臠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以刀抉其口至耳
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命褒表之
仍給錢以葬時賊勢益盛詔江浙平章拜布哈發閩
浙江西廣東四省兵討之不克龍巖尉黃佐才與賊
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事聞授佐才龍巖縣尹
秋七月壬寅詔以巴延有功立生祠于涿州汴梁

己酉寧聖州地大震損壞人民廬舍丙辰鞏昌府山崩壓死人民八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己巳申取高麗女子及閹人之禁辛未宣德府地大震丙子京師地震日二三次至乙酉乃止癸未改宣德府爲順寧府奉聖州爲保安州以其地數震故也是月帝至自上都閏月戊戌日赤如赭己亥壬寅復如之九月癸酉奔星如杯大色白起自右旂之下西南行沒于近濁冬十月辛卯享於太廟十一月丁卯立紹熙府軍民宣撫都總使司紹熙府本領六州二十縣一百五十二鎮國初以其地荒而廢之至是居民二十餘萬故立府治之命御史大夫托克托兼都總使治書侍御史吉當普爲副都總使初帝發上都至鷄鳴山之渾河將畋于保安州馬蹶托克托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于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壬午四川散毛洞蠻反遣使賑被寇人民十二月戊戌立邦牙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幷總管府先是世祖既定緬地以其處雲南極邊就立其酋長爲帥令三年一入貢至是來貢故立官府是月太白屢經天是歲集賢大學士陳顥致仕命食全俸于家前樞密副使馬祖常卒追封魏郡公謚文貞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既誦聖賢之書當知尊諸母以厚彝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强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韙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二十六（起屠維單閼正月盡旃蒙作噩十二月凡七年）

順帝

至元五年春正月癸亥禁濫予僧人名爵　二月庚寅信州雨土　庚子免廣海添辦鹽課萬五千引止辦元額　集賢大學士致仕陳顥卒顥出入禁闥數十年樂談人善薦牘累數百有訐之者顥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士大夫因其薦拔以至通顯有終身莫知所自者追封薊國公謚文忠　夏四月癸巳立巴延南口過街塔二碑　乙未加封孝女曹娥爲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　己酉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禁　是月帝如上都　鎭江丹陽縣雨紅霧草木葉及行人衣裳皆濡成紅色　六月庚戌長汀大水沒民廬八百家賑恤之　秋七月戊寅詔諸王位下官毋入常選　甲申常州宜興山水出勢高二丈壞民廬　八月丁亥帝至自上都　九月丁巳賑瀋陽饑　自七月至是月太白屢經天　冬十月辛卯享於太廟　壬辰禁倡優盛服許男子裹青巾婦女服紫衣不許戴笠乘馬　甲午命巴延爲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十一月戊辰河南行省掾杞縣范孟端（孜異元史帝紀作范孟後編依庚申外史作孟端今從之）謀不軌詐爲詔使入行省殺平章政事伊祿特穆爾廉訪使鄂勒哲布哈等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歸暘俾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既而官軍捕孟端誅之凡汙賊者皆得罪惟暘獨免暘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酉曆炳懼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之名用是大著尋由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嘗數爲之賜以上尊　癸酉瑞州路新昌路雨木冰至明年二月始解　十二月巴延構陷郯王徹徹克圖（舊作徹徹篤今改）請賜之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不花今改）威順王庫春布哈（舊作寬徹普化今改）不俟命卽遣之帝爲之不平

至元六年春二月己亥黜中書大丞相巴延爲河南行省左丞相詔曰朕踐位以來命巴延爲太師秦王大丞相而巴延不能安分專權自恣欺朕年幼輕視太皇太后及朕弟雅克特古斯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加以極刑允合輿論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憫恤今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領諸衛親軍幷集賽丹人等詔書到時卽許散還本衛　初巴延旣誅騰吉斯獨秉國鈞漸有異謀帝患之巴延素養其姪托克托爲己子欲令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旺嘉努（舊作汪家奴今改）翰林學士承旨實喇卜（舊作沙剌班今改）同侍禁近巴延自領諸衛精兵以楊珠布哈（舊作燕者不花今改）爲羽翼導從之盛塡溢街衢而帝之儀衛反落落然天下之人知有巴延而已托克托深憂之私請于其父滿濟勒噶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吾族赤矣曷若于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托克

托復贊于其師浦江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果欲忠于國。餘復何顧。一日乘閒于帝前。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巴延之黨。獨沙克嘉本（舊作世傑班。今改。）阿嚕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托克托游。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乃悉其心靡他。二人以聞于帝。帝始信之不疑。及巴延擅貶二王。帝決意逐之。一日泣語托克托。托克托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嚕及托克托穆爾。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沙克嘉本等謀。欲俟巴延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置兵。巴延見之大驚。召托克托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禁不得不爾。然遂疑托克托。亦增兵自衛。至是巴延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畋。托克托勸帝稱疾不往。巴延固請。乃命太子雅克特古斯與巴延出次柳林。托克托遂與阿嚕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集賽伊徹察喇（舊作月可察兒。今改。）率三十騎抵營中。奉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巴延罪狀。命平章政事珠爾噶岱（舊作只兒瓦歹。今改。）齎赴柳林。黎明。巴延遣騎士至城下問故。托克托踞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巴延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巴延曰。爾曾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弒君。巴延俯首有慚色。以太保滿濟勒噶台爲太師中書右丞相。太尉塔斯哈雅爲太傅知樞密院事。特默齊爲太保。御史大夫托克托爲知樞密院事。旺嘉努爲中書平章政事。嶺北行省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爲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托克托之弟也。

壬寅。詔除托克托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環刀輒入內府。

乙巳。罷各處船戶提舉廣東采珠提舉二司。

丁未。罷通州河西務等處抽分。

己酉。彗星如房星大。色白。狀如粉絮。尾迹約長五寸餘。彗指西南。漸向西北行。

三月甲寅。漳州義士陳君用襲殺反賊李志甫。授君用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

丙辰。赦漳潮二州民爲李志甫劉虎仔脅從之罪。褒贈軍將死事者。

辛未。詔徙巴延于南恩州陽春縣安置。行至龍興路驛舍。病死。

庚辰。彗滅。自二月己酉至是日。凡三十二日。

夏四月丙午。詔封滿濟勒噶台爲忠王。賜號達爾罕。固辭不受。御史請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五月癸丑。禁民間藏軍器。

甲子。慶元奉化州山崩。水湧出平地。溺死人甚衆。

丙子。帝如上都。

六月丙申。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鴻吉哩氏於東安州安置。放雅克特古斯於高麗。詔曰。自武宗升遐。太后惑于憸慝。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太子。文宗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伊嚕布哈（舊作月魯不花。今改。）額勒雅（舊作也里牙。今改。）埒棟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構流言。

嫁禍于必巴實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內懷愧歉，則殺額勒雅以杜口。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嬸布達實哩怙其勢焰，不立明宗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伊埒哲伯（舊作懿璘質班，今改），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賴天之靈，權姦屏黜。盡孝正名，不得復緩，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意。既往之罪，不可勝誅，其命太常徹去圖卜特穆爾在廟之主。布達實哩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雅克特古斯放諸高麗。當時賊臣布哈額勒雅已死，其以明埒棟阿等明正典刑。」〔攷異〕庚申外史云：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元五年乙卯，臺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嬸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安置太子雅克特古斯瀋陽，安置尋皆遇害。尚書省因希旨謂文宗在日素謂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徹去文宗廟主。案：順帝以明宗子入繼大統，則太后爲嬸母何待於臺臣之奏而始知之？其以六年爲五年，皆傳聞之失實也，今不取。　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特古斯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明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疏；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厄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它變，關係非輕。興言及此，良爲寒心。望陛下遣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雅克特古斯於中道遇害。

己亥，秦州成紀縣山崩地拆。

庚戌，處州松陽、龍泉二縣積雨水漲，入城中，深丈餘，溺死者五百餘人。遂昌縣尤甚，平地二丈餘。桃源鄉山崩，壓死者三百六十餘。

秋七月甲寅，詔封微子爲仁靖公，箕子爲仁獻公，比干加封爲仁顯忠烈公。

戊午，以星文示異，地道失寧，蝗旱相仍，頒罪己詔於天下。

戊寅，命翰林學士承旨騰哈、奎章閣學士庫庫等刪修大元通制。

是月，禁色目人勿妻其叔母。

八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辛亥，明埒棟阿伏誅。

癸丑，加封漢張飛武義忠顯英烈靈惠助順王。

丙寅，詔今後有罪者，毋籍其妻女以配人。

冬十月甲申，尊皇考爲順天立道睿文知武大聖孝皇帝，親祼太室。

壬辰，立曹南王阿喇罕、淮安王巴延、河南王阿珠祠堂。

壬寅，滿濟勒噶台辭右丞相職，仍爲太師。以托克托爲中書右丞相，宗正達嚕噶齊特穆爾布哈爲左丞相。滿濟勒噶台使人于通州開酒館糟房，日賣至萬石，又廣販長蘆、淮南鹽。托克托不以爲然，屬參政佛家律（舊作佛家閭，今改）曰：「吾父喜君，君所言無不聽，盍諫吾父使解職。不然，人將議我家逐其兄而攘其位，衆口甚可畏也。」佛嘉律如其言，乘間諷之。滿濟勒噶台遂辭職家居，而托克托代其位。

是月，河南府宜陽等縣大水，漂沒民廬，溺死者衆，人給殯葬鈔一錠，仍賑義倉糧兩月。

十一月辛未，以孔克堅襲封衍聖公。

十二月，詔復行科舉。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人。初，中書參

知政事阿榮精於數學逆推多奇中天歷三年策士之日與虞集會於直廬語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材彬彬大出矣已而果然　戊子罷天歷以後增置官屬初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至是大臣議悉革罷翰林學士承旨庫庫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然之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就命庫庫董治餘悉罷之庫庫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備進講帝皆俞允　虞集既謝病歸帝嘗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集病作不能行屢有敕郎家撰文以褒錫勳舊至是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考異）元史虞集傳以順帝此我家事之言繫于元統二年按其時尚未追理文宗舊詔也蓋元史連書之失于限斷今酌附於至元六年又庚申外史謂順帝撤去文宗廟主并逮當時草詔者瞿宗吉歸田詩話云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則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托克托亦爲之言得釋然兩目由是喪明宗吉所述近委巷之言姑據集者爲之也使文宗嘗日果有親改詔書是爲御筆改定其稿當藏之禁中豈得爲集所藏留爲它日地步耶今仍從元史　是歲立奇氏爲第二皇后后高麗人徽政院使圖們岱爾進爲宮女主供茗飲以事帝性穎黠日見寵幸奇徹皇后方驕妒數箠辱之奇徹后既遇害帝欲立之丞相巴延爭不可巴延死實喇卜遂請立爲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置資正院使以掌其財賦后無事則取女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之有賢行者爲法四方貢獻或有珍味輒先遣使薦太廟然後敢食奇氏在高麗家微用后貴三世皆追封王爵

至正元年春正月己酉朔詔改至元七年爲至正元年與天下更始　癸亥詔天壽節禁屠宰六日　是月命右丞相托克托領經筵事　免天下稅糧五分　命永明寺寫金字經一藏　二月印造至元鈔九十九萬錠中統鈔一萬錠　三月己未汴梁地震　夏四月丁丑道州土賊蔣丙等反破江華縣掠明遠縣　戊寅彰德有赤風自西北起忽變爲黑晝晦如夜　庚寅帝幸護聖寺　命中書右丞特穆爾達實爲平章政事阿嚕爲右丞許有壬爲左丞特穆爾達實國王托克托之子也巴延罷相庶務多所更張特穆爾達實盡心輔贊每入番直帝爲出宿宣文閣賜坐榻前詢以政道必夜分乃罷　己亥立吏部司績官　庚子復封太師滿濟勒噶台爲忠王　罷漷州河西務行用庫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戊申以崇文監屬翰林國史院　閏月甲午賞賜扈從明宗諸王官屬八百七人金銀幣帛各有差　壬寅詔刻宣文至正二寶　六月戊午禁高麗及諸處民以親子爲宦者因避賦役　是月揚州路崇明通泰等州海潮湧溢溺死一千六百餘人賑鈔萬一千八百餘錠　時帝在上都不御內殿監察御史崔敬上疏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實勒鄂爾多斯舊作失剌斡耳朵思今改乃先皇所以備晏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帝又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復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盤帶重惜天物爲

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時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徧賜僕御閽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幾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宜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秋八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壬寅許有壬進講明仁殿帝悅賜酒宣文閣中仍賜豹裘金織文幣　冬十月戊午月食既　十一月猺賊寇邊湖廣行省平章袞巴布勒總兵討平之　十二月乙卯詔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賜繒帛二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道州路民何仁甫等兵起土賊蔣丙等與之合攻破江華等州縣溪峒猺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抄掠　山東燕南强盜縱橫至三百餘處選官捕之　是月復立司禋監加封真定路滹沱河神爲昭佑靈源侯　太常博士逯魯曾復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達實哈雅昂吉爾右丞袞巴布勒刑部尚書鄂都瑪勒御史吉當普院使哈剌鄂哲勒伊嚕布哈郎中呂思誠皆黜之八人之中惟思誠少過亦變祖宗選法餘皆巴延之黨朝廷肅然除樞密院都士上言前巴延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大小官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鄭王爲巴延構陷妻女流離當恤其無辜給復子孫從之除刑部員外郎悉辦正橫罹巴延所誣者

時國子監蒙古回回漢人生員凡千餘然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飾章句補葺時務以應故事在監諸生日啖龍炊粉羹一人之食爲鈔五兩而十百爲羣恬嬉翫愒以嫚侮嘲謔相尚或入茶酒肆則施屏風以隔市人飲罷不償直掉臂而出莫敢誰何

至正二年春正月丙戌托克托用人言于都城外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達通州以通舟楫深五十尺廣一百五十尺役夫十萬人時廷臣多言不可而托克托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足以爲害淤淺易塞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決宗社所在豈容僥倖卽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托克托終不聽　是月大同饑人相食運京師糧賑之　二月壬寅頒農桑輯要　乙卯李沙的僞造御寶聖旨稱樞密院都事伏誅　三月戊寅親試進士七十八人賜拜珠陳祖仁等及第出身　夏四月辛丑冀寧路平晉縣地震聲如雷裂地尺餘民居皆傾　是月帝如上都　金口河工畢啓牐放水湍急沙壅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費用不貲卒以無功既而御史糾劾建言者中書參議博囉特穆爾都水傅佐竝伏誅　五月甲申太白經天　丁亥東平雨雹如馬首　六月戊申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運官徵糧以備軍儲　壬子濟南山崩水湧　是月汾水大溢　秋七月庚午惠州路羅浮山崩　己亥慶遠路莫八聚衆反攻陷南丹左右兩江等處命托克托赤顏討平之　立司獄司于上都比大都兵馬司　是月佛郎國貢異馬長一

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蹄皆白　八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九月己巳詔遣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孛卜布勒領河南江浙湖廣諸軍討道州賊平之復平溪峒堡塞二百餘處　辛未帝至自上都　丁丑京城强賊四起　是月歸德府睢陽縣因黃河爲患民饑賑糶米萬三千五百石　冬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詔遣官致祭孔子於曲阜　罷織染提舉司　甲子榷免兩浙額鹽十萬引福建餘鹽三萬引　十二月己酉京師地震　癸亥阿嚕圖們等以謀害宰臣圖爲叛逆伏誅　是歲以御史大夫博爾濟布哈爲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江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鎮而火如此是吾不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錄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戶戶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人給月米一斗幼稚給其半又請日減酒課爲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半軍器漆器權停一年泛稅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省治民居附其旁增直買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又請歲減江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淫雨亢旱輒禱于神祠無不應在鎮二年雖兒童婦女莫不感其恩　以戶部郎中蓋苗爲御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悅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尋出爲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忤其官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猾吏爲奸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其害遂息　監察御史成遵扈從至上都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躬聖躬安則社稷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敍求進四曰體覆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諭臺臣曰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遵又言江浙火災當賑恤及劾達嚕噶齊不法十事皆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書速議以行一歲之中言事幷舉劾凡七十餘章皆指訐時弊執政者惡之改刑部員外郎尋出爲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遵穰縣人也

至正三年春正月丙子中書左丞許有壬罷先是有壬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沒而諸生思之爲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穆巴喇錫緣睚眦之怨言書院不當立幷搆浮辭誣衊有壬及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　二月丁未遼陽沃濟(舊作吾者今改)野人叛　是月汴梁新鄭密二縣地震秦州成紀縣鞏昌府寧遠伏羌縣山崩水涌溺死者無筭　三月壬申造鹿頂殿

監察御史成遵等請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國學生會試不中者與終場舉人同　戊寅詔作新風憲在內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臺監察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　是月詔修遼金宋三史初世祖

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末國史院編修官袁桷請購求遼金宋遺事從之然義例未定有欲如晉書例以宋爲本紀而遼金爲載記者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爲不可又有待制王理者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爲北史建隆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一時士論不決至是詔耄爲三史而各統其所統以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爲都總裁官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右丞賀惟一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元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爲總裁官惟一勝之子也托克托問修史以何爲本傒斯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又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原委尤多究心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元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議論不公者元不以口舌爭俟其呈稿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其於論贊表奏皆元屬筆　夏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是月帝如上都　六月壬子命經筵官月進講者三　是月中書戶部以國用不足請撙節浮費　回回剌里五百餘人渡河寇掠解吉隰等州　秋七月戊辰修大都城　是月興國路旱河南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　八月山東有賊焚掠兗州　帝至自上都　九月甲子湖廣行省平章袞巴布勒擒道州賀州猺賊首唐大二蔣仁五至京師誅之其黨蔣丙自號順天王攻破連桂二州　冬十月戊戌帝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遣阿嚕問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李好文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好文與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爲帝時陛下爲之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爲人後者爲之子也陛下當拜帝乃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　己酉帝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　己未以南郊禮成大赦天下蠲民間田租五分賜高年帛　十二月丙申詔寫金字藏經　丁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博爾濟布哈爲中書左丞相特穆爾布哈罷　是月膠州及屬縣高密地震　是歲詔立常平倉罷民間食鹽　徵遺逸托音巴延張瑾杜本本辭不至本清江人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右丞相托克托薦之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病固辭而致書於托克托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時有金華張樞亦屢徵不起既又徵隱士鄂勒哲圖舊作完者圖今改濟爾噶朗舊作執禮哈郎今改董立李孝光詔以鄂勒哲圖濟爾噶朗爲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

太傅右丞相特穆爾達實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名爵豈足吝惜耶識者誦之　衛輝冀寧忻州大饑人相食　監察御史李稷劾奏宦官高龍卜恃賴恩私侵撓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時相爲國基禍請竄逐之章上流龍卜於征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須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奏請及上所可否月達省臺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詔更作之稷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大役議遂寢稷滕州人

監察御史烏古遜良楨以帝方攬萬幾不可不求賢自輔乃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術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踰數刻已罷而督御小臣恆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請招延宿儒若許衡者數人寘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宸衷日新其德又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後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上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云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人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人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奏入皆不報

至正四年春正月辛巳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陞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　庚寅河決曹州雇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　是月河又決汴梁　三月壬寅特授巴圖瑪多爾濟征東行省左丞相嗣高麗國王王本名昕高麗國王王楨之長子也楨在國淫暴無道帝以檻車徵至流之於揭陽無一人從行者楨手持衣衭以去至岳陽而死帝乃命昕嗣其位　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甲辰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罷以知樞密院事阿嚕圖爲右丞相托克托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嚕圖對遂擢用之封托克托爲鄭王食邑安豐賜金印及海青文豹等物俱辭不受阿嚕圖既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輭于刑部非所宜阿嚕圖曰選儈子邪若選儈子須用强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强壯者爲其爲治知大體如此　是月大霖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北決白茅隄　六月己巳賜托克托松江田爲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　是月黃河又北決金隄曹濮濟兗皆被災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略　秋七月戊子朔溫州颶風大作海水溢地震　益都瀕海鹽徒郭火你赤作亂　是月灤河水溢　八月丁卯山東霖雨民饑相食賑之　丙戌賜托克托金銀鈔帛辭不受　是月莒州蒙陰縣地震　郭火你赤上太行由陵川入壺關至廣平殺兵馬指揮復還益都　帝至自上都　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丙午命中書平章政事賀惟一提

調都水監　冬十月乙酉議脩黃河淮水隄堰　十一月丁亥朔令民入粟補官以備賑濟有匿姦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爲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於姦淫之人其何以爲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爲令從之又有議贓吏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子議遂寢　十二月戊寅猺賊寇靖州　是月漢陽東平皆地震　是歲遼史成仍督早成金宋二史總裁官翰林侍讀學士揭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先是傒斯數求去不許命丞相托克托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傒斯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托克托因問方今致治何先傒斯曰儲材爲先養之于名位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傒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傒斯持之益力托克托雖稱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至是卒給驛護喪歸江南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　猺賊寇潯州同知府事保董率民兵擊走之

至正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　三月辛卯帝親試進士七十有八人賜巴布哈張士堅等及第出身　是春東平路及徐州路大饑人相食　以陳思謙參議中書省事先是思謙建言所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宜大發倉廩賑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鎮撫中夏不聽　夏四月募富戶出米五十石以上者旌以義士之號　帝如上都　五月己丑詔以軍士所掠雲南子女千一百人放還鄉里仍給其行糧不願歸者聽　辛卯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卒年五十一謚文忠庫庫在帝左右論思獻納多所匡救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于饑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萃于其門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庫庫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祕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平仲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吾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既而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政事闕員近臣欲有所薦用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庫庫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疾卒家貧幾無以爲斂帝聞震悼賜賻銀五錠其所貸官中營運錢臺臣奏以罰布爲之代償　六月廬州張順與出米賑饑旌其門　秋七月丁亥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丙午命額森特穆爾特穆爾達實並爲御史大夫詔作新風紀　八月帝至

自上都 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辛丑以中書右丞達實特穆爾爲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知政事綽斯戩爲右丞資政院使多爾濟巴勒爲中書參知政事旋命多爾濟巴勒同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時纂集至正條格多爾濟巴勒曰是書上有祖宗制誥安得獨稱今日年號又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安可獨以爲書名時相不能從唯除制誥而已 冬十月壬子以中書平章政事賀惟一爲御史大夫初惟一還宣徽院使宣徽典飲膳權勢多横索惟一取簿閱之惟太常禮儀使阿喇布哈一無所需惟一因言于帝請擢居近職且厚賜之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惟一固辭詔特賜蒙古氏而改其名曰泰費音(舊作太平今改)

辛酉命諸臣奉宣撫巡行天下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巡京畿道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貪其與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 辛未遼金宋三史成右丞相阿嚕圖進之鼓吹導從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帝具禮服接之因謂羣臣曰史既成書前人善者取以爲法惡者取以爲戒非獨爲君者當然人臣亦宜知之是日大宴羣臣于宣文閣托克托進曰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所紀錄陛下即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修撰收入金縢帝曰待朕它日歸天令吾兒修之可也仍以御圖書封藏金縢自今以後不許有所入托克托遂不復言時給事殿中之職皆紈袴子弟爲之備員而已全無所書史事遂廢

己卯監察御史布達實里請罷造作不急之務 十一月甲午至正條格成 奉元路民陳望叔僞稱雅克特古斯太子伏誅 十二月丁巳詔定薦舉守令法 是歲以河決遣禮部尚書台哈布哈奉珪玉白馬致祭於河神台哈布哈還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輥江龍鐵埽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田其事中廢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二十七起柔兆閹茂二月盡上章攝提格十二月凡五年

順帝

至正六年春二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辛未，興國雨雹，大者如馬首。是月，山東地震，七日乃止。司天監奏天狗星墜地，血食人間五千日，始於楚，徧及齊趙，終於吳，其光不及兩廣，後天下之亂，皆如所言。

三月辛未，盜扼李開務之牐河，劫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瓚言：「世皇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十人，劫船三百艘而莫能捕，恐運道阻塞，請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

戊申，京畿盜起范陽縣，請增設縣尉。山東盜起，詔中書參知政事索諾木巴勒至東平鎮遏。是月，高苑縣地震，壞民居。夏四月壬子，遼陽為捕海東青煩擾，沃濟野人及碩達勒達舊作水達達今改皆叛，萬戶邁珠等討之，遇害，詔恤其家。癸丑，頒至正條格於天下。

甲寅，以中書參知政事呂思誠為左丞。乙卯，享於太廟。丁卯，帝如上都。中書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留守，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貪民買其籌帖以為利，特穆爾達實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斗，姦弊遂絕。以中書左丞呂思誠知經筵事，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

五月壬午，廣西象州盜起。江西田賦提舉司擾民，罷之。丁亥，盜竊太廟神主。遣和爾呼達討沃濟野人。辛卯，絳州雨雹，大者二尺餘。丁酉，以黃河決，立河南山東都水監。六月己酉，汀州連城縣民羅天麟、陳積萬叛，陷長汀縣，福建元帥府經歷真寶、萬戶廉和尚等討之。丁巳，詔以雲南賊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路甸，命伊圖琿為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討之。旋降詔招諭。是月，羅浮山崩，水湧，溺死百餘人。秋七月己卯，享於太廟。癸巳，詔選集賽官為路府縣達嚕噶齊。丙申，以參知政事多爾濟巴勒為中書左丞。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多爾濟巴勒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邪？」多爾濟巴勒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今選他人，臣實有罪，省臣無與焉。」帝悅，擢為右丞。甲辰，京畿奉使宣撫鼎鼎舊作定定今改奏：「御史薩巴爾等罪杖黜之時，諸道奉使皆與臺憲互相掩蔽，惟鼎鼎與湖廣道巴實糾舉無避。」是月，鄜州雨白毛如馬鬃。八月丙午，命江浙行省右丞呼圖克布哈舊作忽都不花今改、江西行省右丞圖嚕統軍合討羅天麟。是月，帝至自上都。益都臨淄縣雨雹，大如杯盂，野無青草，赤地如赭。九月乙酉，克復長汀。戊子，邵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冬十月，思靖猺寇武岡，詔湖廣省臣及湖南宣慰元帥鄂勒哲特穆爾討之，俘斬數百級，猺賊敗走。閏月乙亥，詔赦天下，免差稅三分，水旱之地全免。靖州猺賊吳天保陷黔陽。癸未，汀州賊徒羅德用殺羅天麟、陳積萬，以首

級送官餘黨悉平。十二月丁丑，省臣改擬明宗母壽章皇后徽號曰莊獻嗣聖皇后。辛卯，有司以賞賚汎濫，奏請恩賜必先經省臺院定擬。壬寅，山東、河南盜起，遣左右阿蘇衛指揮布爾國等討之。是歲，尚書李泂以河南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陰，不報。以侍御史蓋苗為中書參知政事。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請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矣，苗議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為隘乎？」力辨乃罷。時議以宿衛士悉出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又簽四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相命奉使即行遣，苗請付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為口實。於是宰相顧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乃每事相抗，何耶？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歎曰：「猥以非材，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去何俟！」將引去，適詔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宰相怒苗終不解，比至，即除甘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歸田里，宰相復奏旨趣赴任，苗舁疾就道，至鎮，即上言：「西土諸王為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乃有匱乏之憂，大非隆親厚本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姦弊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兼利矣。」從之。遷陝西行臺中丞，到官數日，即上疏乞骸骨，歸，逾年而卒，追封魏國公，謚文獻。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敢言，雖經挫折，無少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至正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大寒而風，朝官仆者數人。壬子，以中書左丞相博爾濟布哈（舊作別兒怯不花，今改）為右丞相。先是博爾濟布哈與右丞相阿嚕圖謀擠害托克托，阿嚕圖曰：「我等豈能久居相位，當亦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博爾濟布哈屢以為言，終不從。博爾濟布哈遂諷御史劾奏阿嚕圖不宜居相位，阿嚕圖即避出城。其姻黨皆為之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上自陳，上必辨焉。」阿嚕圖曰：「我開國四傑博爾濟（舊作博爾朮，今改）之世裔，豈丞相為難得邪？但命我，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御史乃世祖所設，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爾等無復言。」阿嚕圖遂罷去。（攷異：阿嚕圖之罷，本紀不書，宰相表亦有闕文，今從傳。）博爾濟布哈尋亦辭職而罷。二月己卯，山東地震，壞城郭，棣州有聲如雷。河南、山東盜蔓延濟寧、滕、邳、徐州等處。丙戌，以宦者拜特穆爾（舊作伯帖木兒，今改）為司徒。是月，猺賊吳天保寇沅州。三月甲辰，中書省臣言：「世祖之朝，省臺院奏事，給事中專掌之，以授國史纂修。近年廢弛，恐萬世之後，一代成功無從稽考，請復舊制。」從之。乙巳，遣使銓選雲南官員。庚戌，試國子監會食弟子員，選補路府及各衛學正。戊午，詔編六條政類。庚申，監察御史王士點劾集賢大學士吳直方躐進官階，奪其宣命。乙丑，雲南王鄂爾來獻死可伐之捷。夏四月己卯，享於太

廟 辛巳以通政院使多勒奇爾爲遼陽行省參知
政事討沃濟野人 庚寅復以博爾濟布哈爲中書
右丞相以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爲左丞相特穆爾
達實天性忠亮學術正大帝嘗問爲治何先對曰法
祖宗又問王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
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尙霸術
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
足取乎 臨清廣平灤河等處盜起遣兵捕之 通
州盜起監察御史言通州密邇京城而賊盜蜂起宜
增兵討之以杜其源不報 是月河東大旱民多饑
死遣使賑之 帝如上都 五月庚戌猺賊吳天保
陷武岡路詔遣湖廣行省右丞實保（舊作沙班今改）統軍討
之實保堅不欲往左右司郎中余闕曰右丞受天子
命爲方岳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邪右丞
當往實保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
第往此不難致也闕遂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實保乃
行 乙丑右丞相博爾濟布哈以調燮失宜災異迭
見罷詔以太保就第 是月臨淄地震七日乃止河
東地坼泉湧崩城陷屋傷人民 六月詔免太師滿
濟勒噶台官安置西寧州時博爾濟布哈以宿憾譖
滿濟勒噶台故有是詔其子托克托力請與父俱行
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薩克蘇（舊作撒思
今改）之地御史大夫額琳沁巴勒（舊作亦憐真班今改）曰托克托父
子無大過柰何迫之于險乃召還甘肅 復以御史
大夫泰費音（舊作太平今改）爲中書平章政事 彰德路大
饑民相食 秋七月猺賊吳天保復寇沅州陷漵浦

辰溪縣所在焚掠無遺 八月壬午杭州上海浦中
午潮退而復至 九月癸卯八憐內哈喇諾海圖嚕
和伯賊起斷嶺北驛道 戊申帝至自上都 甲寅
詔舉才能學業之人以備侍衛 丁巳中書左丞相
特穆爾達實薨特穆爾達實之爲相也修飭綱紀立
內外通調之法朝官外補許得陞除親受帝訓責以
成效郡邑賢能吏次第甄拔入補朝闕分海漕米四
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僧人與齊民均
受役於官其法中變至是奏復其舊孔子後襲封衍
聖公階止四品奏升爲三品歲一再詣國學進諸生
而獎勵之中書故事用老臣豫議大政久廢不設特
穆爾達實奏復其規起腆合張元朴等四人爲議事
平章曾未半年補偏捄弊之政以次興舉從幸上都
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感暴疾而卒年四十六贈太師
追封冀寧王謚文忠 辛酉以御史大夫多爾濟爲
中書左丞相 甲子集慶路盜起鎭南王博囉布哈
討平之 丁卯猺賊吳天保復陷武岡延及寶慶殺
湖廣行省右丞實保於軍中 冬十月庚辰詔建穆
呼哩巴延祠堂於東平 丙戌額琳沁濟達勒反遣
兵討之 辛卯閱東華射圃 戊戌西番盜起凡二
百餘所陷哈剌火州劫供御蒲萄酒殺使臣 是月
猺賊吳天保復寇沅州州兵擊走之 十一月辛丑
監察御史庫庫以宦者隴普恃寵幸驟陞榮祿大
夫追封三代田宅踰制上疏劾之 甲辰沿江盜起
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上言江陰
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鎭江眞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

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
劫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
竟手假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亟選智勇任兵
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恐非國家有
矣不報　撥山東十六萬二千餘頃地屬大承天護
聖寺　乙巳中書戶部言各處水旱田禾不收湖廣
雲南盜賊蜂起兵費不給而各位集賽冗食甚多請
加分揀帝牽於衆請令三年後減之　庚戌猺賊吳
天保復陷武岡命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紐勒領兵討
之　以河決命工部尚書密勒瑪哈謨行視金隄
甲寅猺賊吳天保陷靖州命威順王庫春布哈鎮南
王博囉布哈及湖廣江西二省以兵討之　戊午命
河南山東都府發兵討湖廣洞蠻　丁卯海北湖南
猺賊竊發兩月餘有司不以聞詔罪之幷降散官一
等　是月滿濟勒噶台卒滿濟勒噶台所至不以察
察爲明赫赫爲威僚屬各效其勤至于事功既成未
嘗以爲己出也以仁宗寵遇之深忌日必先百官詣
原廟致敬或一食一果之美必持獻廟中至是卒於
甘肅帝念托克托勳勞召還京師　十二月庚午以
中書左丞相多爾濟爲右丞相平章政事泰費音爲
左丞相先是多爾濟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早襲
國王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泰費音不足
與共事至是遂拜泰費音左丞相多爾濟爲右丞相
多爾濟爲人寬洪有度留守司行致賀禮其物先陳
潙禧觀將饋二相多爾濟家臣察知物有豐殺其致
左相者特豐家臣具白其事請卻之多爾濟曰彼縱

不送我亦又何怪卽命受之時順江酋長樂孫求內
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省臣將許之右
司都事歸暘曰古人有言曰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
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以
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
辨甚力泰費音問其策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宣撫
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京
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者丞相索皮服予之仍核
在官所藏皮服之數將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廣
濟天下爲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耶莫若錄飢寒
者賑之丞相悟而止多爾濟爲相務存大體而泰費
音則兼理庶務一時政權頗出於泰費音趨附者衆
多爾濟處之凝然不與較然泰費音亦能推讓盡禮
中外皆號爲賢相云　丙子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
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以民閒利害實
封呈省參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曰必欲得賢守無
如參議韓鏞者帝乃特書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
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能禍福人盜將行劫必往卜之
鏞至卽撤其祠宇沈土偶人於江凡境內淫祠皆毀
之人初大駭已而皆歎服鏞乃選民俊秀入學求尊
宿有學行爲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謁先聖每月課
試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勵于學鏞居官自奉澹泊
僚屬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所索一不厭其欲還
卽騰謗于朝其使饒者鏞延見郡舍中供以糲飯退
終無後言尋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諸
郡長吏獨鏞無預焉　丙戌中書省建議以河南盜

賊出入無常宜分撥達勒達軍與揚州舊軍于河南水陸關隘戍守東至徐邳北至夾馬營遇賊掩捕從之 湖廣行省右丞實保旣爲猺賊所害其子實迪方爲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實迪有兄弟不許歸喝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乃許之 是月陜西行御史臺臣劾奏博爾濟布哈乃逆臣之親子不可居太保之職不報

是冬衛輝路天鼓鳴 是歲隆福宮三皇后鴻吉哩氏薨 鄱陽朱公遷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遠姦抑豪强省宂費修德恤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力辭章七上乃出爲金華路學正

至正八年春正月戊戌朔命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知樞密院事 丁未享於太廟 辛亥黄河決遷濟寧路於濟州 詔各官府諳練事務之人毋得遷調

詔翰林國史院纂修后妃功臣列傳學士承旨張起巖學士楊宗瑞侍講學士黄溍爲總裁官左丞相泰費音左丞呂思誠領其事 是月詔給銅虎符以宮尉鄂哲勒布哈貴赤衛副指揮使壽山監湖廣軍命湖廣行省右丞圖齊湖廣宣慰都元帥鄂勒哲特穆爾討莫磐洞諸蠻斬首數百級其餘二十餘洞縛其洞酋楊鹿五赴京師 二月命皇子阿裕實哩達喇（舊作愛猷識理達臘今改）習讀輝和爾文字 甲申以宣政院使桑節（舊作星吉今改）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爲政桑節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飭厲而遣之湖東簽事三寶珠性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桑節怒曰若人之廉誰不知之乃敢爲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獵民病之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忤桑節至謁王王闔中門啓左扉召以入桑節引繩牀坐王中門而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閽者入告王王命啓中門桑節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親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于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桑節手謝之爲悉罷其所爲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服恃寵橫甚數以事陵轢官府桑節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强斂手桑節河西人也 是月以前奉使宣撫買惟貞稱職特授永平路總管會歲饑惟貞請降鈔四萬餘錠賑之 詔濟寧鄆城立行都水監以工部郎中賈魯爲之魯高平人也 三月丁酉詔以束帛旌守令之廉勤者 遼東索和努反詐稱大金子孫命將討擒之 壬寅土番盜起有司請不拘資級委員討之 福建盜起地遠難於討捕詔汀漳二州立分元帥府轄之 癸卯帝親試進士二十有八人賜阿嚕輝特穆爾王宗哲等及第出身 己酉湖廣行省遣使獻石壁洞蠻捷 辛酉遼陽烏延達嚕歡妄稱大金子孫受玉帝符文作亂官軍討斬之 壬戌六條政類書成 是月猺賊吳天保復寇沅州 夏

四月辛未，河間等路以連年河決，水旱相仍，戶口消耗，乞減鹽額，詔從之。乙亥，帝幸國子學，賜衍聖公銀印，升秩從二品。定弟子員出身及奔喪省親等法。詔守令選立社長，專一勸課農桑。詔京官三品以上歲舉守令一人，守令到任三月，亦舉一人自代。平江、松江水災，給海運糧十萬石賑之。丁丑，遼陽董哈喇作亂，鎮撫奇徹討擒之。己卯，海寧州沭陽縣等處盜起，遣翰林學士圖沁布哈討之。是月，帝如上都。命托克托為太傅，提調宮傅，綜理東宮之事。湖廣平章巴延引兵捕土寇莫五、萬蠻雷等。已而廣西峒賊乘隙入寇，巴延退走。五月丁酉朔，大霖雨，京城崩。庚子，廣西山崩，水湧，灕江溢，平地水深二丈餘，屋宇人畜漂沒。乙卯，錢塘江潮比之八月中高數丈，沿江民皆遷居以避之。己未，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集卒。集從吳澄游，授受具有原委，性孝友，撫庶弟，嫁孤妹，恩義備至。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于瀕死，亦不以為德也。是月，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二三十里，死者千數。六月丙戌，立司天臺于上都。己丑，中興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平地深丈有五尺，漂沒六十餘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山東大水，民饑，賑之。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乙巳，享于太廟。壬子，量移竄徙官於近地安置，死者聽歸葬。乙卯，遣使祭曲阜孔子廟。以江州總管劉恆有政績，擢山東宣慰使。八月，帝至自上都。冬十月丁亥，廣西蠻掠道州。十一月辛亥，徭賊吳天保率衆六萬掠全州。是歲，設分元帥府于沂州，以邁博齊為元帥，備山東寇。禮部郎中成遵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台州黃巖民方國珍〔考異〕輟耕錄諸書或作方谷真，或作谷珍，今從元明二史。入海為亂。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為業，時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有司發兵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國珍殺怨家，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亡入海。〔考異〕元史台哈布哈傳云方國珍為蔡亂頭、王伏之讎逼，遂入海為亂；明史方國珍傳祇書蔡亂頭，今從之。聚衆數千人，劫掠漕運，執海道千戶德流千實。事聞，詔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多爾濟巴勒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議授國珍定國尉。〔考異〕元史台哈布哈傳云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按國珍初降，其兄弟未嘗皆授官也，今從明史。將治多爾濟巴勒之罪，樞密參議歸暘曰：「將臣失利，罪之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可許。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示四方。」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珍竟不肯赴，勢益猖獗。帝遣禮部尚書台哈布哈察實以聞。台哈布哈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監察御史張楨言：「明埒棟阿、額爾佳伊嚕布哈，皆陛下不共戴天之仇。巴延賊殺宗室嘉王、郯王一十六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弟尚皆仕于朝，宜急行誅竄。右丞相博爾濟布哈阿附權姦，亦宜遠貶。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于要君，閫帥敢于玩

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奏上徽政院使高龍布力爲博爾濟布哈解帝乃出御史大夫額琳沁巴勒爲江浙左丞相中丞餘皆辭職詔復加博爾濟布哈太保於是兩臺各道言章交至博爾濟布哈益不自安尋謫居渤海縣　監察御史李泌上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麗奇氏爲皇后今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請仍降爲妃庶幾三辰奠位災異可息不聽

至正九年春正月丁酉享於太廟　癸卯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　乙巳廣西猺賊復陷道州萬戸鄭均擊走之　三月丁酉塡河淺澁以軍士民夫各一萬濬之　是月黃河北潰　膠州大饑人相食　猺賊吳天保復寇沅州　夏四月丁卯享於太廟　丁丑知樞密院事奇徹台爲中書平章政事己卯以燕南廉訪使韓元善爲中書左丞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丙辰定守令督攝之法路督攝府府督攝州州督攝縣　是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詔修金隄民夫日給鈔三貫　蜀江大溢浸漢陽城民大饑　六月丙子刻小玉印以至正珍祕爲文凡祕書監所掌書畫以識之　秋七月庚寅監察御史沃勒海壽（舊作斡勒海壽今改）劾奏殿中侍御史哈瑪爾（舊作哈麻今改）及其弟舒蘇（舊作雪雪今改）罪惡御史大夫韓吉納（舊作韓嘉納今改）以聞哈瑪爾者寧宗乳母之子也與舒蘇早備宿衛帝深眷寵之而哈瑪爾有口才尤爲帝褻幸累官殿中侍御史舒蘇亦累官集賢學士帝每卽內殿與哈瑪爾以雙陸爲戲一日哈瑪爾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噀茶於其衣哈瑪爾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由是哈瑪爾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賂遺之至正初托克托爲丞相其弟額森特穆爾爲御史大夫哈瑪爾日趨附其兄弟之門會托克托去相位而博爾濟布哈爲丞相與托克托有舊怨欲中傷之哈瑪爾每於帝前營護故得免初博爾濟布哈與泰費音韓吉納圖們岱爾等情好甚密及博爾濟布哈罷泰費音韓吉納乃謀黜哈瑪爾諷御史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馳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房于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寧徽寺爲名出入托果斯（舊作脫忽思今改）皇后宮犯分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托果斯皇后錢糧托果斯皇后帝庶母也哈瑪爾知御史有所言先于帝前析其非罪事皆泰費音韓吉納所摭拾及韓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瑪爾舒蘇官居之草地而沃埒海壽出爲陜西廉訪副使于是泰費音罷爲翰林學士承旨韓吉納爲宣政院使　壬辰詔皇太子阿裕實哩達喇習學漢人文字以翰林學士李好文兼諭德歸暘爲贊善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帝王莫不以教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于道聖賢之道存于經而傳經期于明道出治在于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非學臻閫奧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久與性成章

句之學，寖以事廢，驟以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于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略，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己見，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帝師聞之，言于奇皇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乃使習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真性。」后曰：「吾雖居深宮，不明道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舍之他求，卽爲異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得使太子不讀書耶？」　甲午，以額森特穆爾爲御史大夫。　乙未，以湖廣行省左丞相額琳沁巴勒知樞密院事。　甲寅，以巴延爲集賢大學士。　乙卯，右丞相多爾濟罷，依前爲國王。　是月，大霖雨，水沿高唐州城，江漢溢，漂沒民居禾稼。歸德府霖雨浹十旬。　閏月辛酉，以太傅托克托復爲中書右丞相。出韓吉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初，托克托自甘州還上都，將復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謁翰林直學士兼贊善歸暘私第，致托克托之命，屬草詔，暘辭曰：「丞相將爲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命詞臣視草，今屬筆于暘，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上命爲之，柰何？」暘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可屈，乃已。　庚午，以額爾克達嚕噶齊綽斯戩爲中書右丞。　辛巳，詔赦湖南猺賊詿誤者。　初，滿濟勒噶台卒，泰費音請令托克托歸葬，左右以爲難，泰費音爲之固請，托克托得還，且拜太傅，然不知泰費音之有德於己也。因汝中柏讒，閼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知政事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泰費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泰費音既罷，又誣劾之，而並論其子額森呼圖不宜僭娶宗室女。托克托之母聞之，謂托克托兄弟曰：「泰費音，好人也，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侍御史薩瑪特揚言于朝曰：「御史欲害正人，壞臺綱，如天下後世何？」卽臥病不起。故吏田復勸泰費音自裁，泰費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慊矣。」遂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娛。　托克托以哈瑪爾嘗爲己營護，深德之，遂援引哈瑪爾復爲同知樞密院事。　八月甲辰，以巴延爲中書平章政事。　是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甲子，詔凡建言中外利害者，委官選其可行之事以聞。　丙子，中書平章政事定珠以病辭職，不許。　是月，遣御史中丞李獻代祀河瀆。　冬，十月辛卯，享於太廟。　丁酉，皇太子入端本堂肄業。（考異：王忠文集有端本堂頌，言皇子於十一月九日始就學，今從元史。）命托克托、雅克布哈領其事。端本堂虛中坐，以俟至尊臨幸，太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從歸暘議也。詔以李好文所進經訓要義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唐元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卻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

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名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戒者爲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錄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 十一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托果斯皇后以沃埒海壽之言侵己泣訴于帝帝怒乃奪沃埒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并誣韓吉納贓罪杖流紐爾干以死而圖們岱爾自中書右丞出爲四川右丞亦誣以罪追至中道殺之 十二月丁未猺賊吳天保陷辰州 是歲詔汰冗官均俸祿賜致仕官及高年帛 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從其八事其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預定委官五曰船戶困于垻夫海糧壞于垻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宜以宣中船戶付本司節制 冀寧平遙等縣曹七七反命刑部郎中巳克什兵馬指揮錫布罕討平之 沅靖柳桂等路猺獠竊發朝廷以溪洞險阻下詔招諭之湖廣行省平章達實特穆爾謂寇情不可料請置三分省一治靜江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左右丞參政兵鎭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撫司設萬戶府益以戍兵從之達實特穆爾特穆爾達實之弟也

至正十年春正月丙辰朔以中書右丞緽斯戩爲平章政事 甲戌隕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北二十里乃隕 是月前太保中書右丞相博爾濟布哈卒于渤海縣 三月奉化州山石裂有禽鳥山川人物之形 是春彰德大寒近清明節雨雪三尺民多凍餒死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右丞相托克托居母憂帝遣近臣諭之俾出理庶務于是托克托用烏庫遜良楨龔伯璲汝中柏拜特穆爾等爲僚屬皆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皆與之謀事行而羣臣不知也 六月壬子有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若雷三日復還 甲子寧州大雨山崩 丙寅上高縣蒙山崩 八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辛酉祭二皇如祭孔子禮先是歲祀以醫官行事江西廉訪使文殊訥建言禮有未備乃敕工部具祭器江浙行省造雅樂太常定儀式翰林撰樂章至是用之 庚午命樞密院以軍士五百修築白河隄 壬午右丞相托克托以吏部選格條目繁多莫適據依銓選者得以高下之請編類爲成書從之 冬十月乙酉安溪縣後山鳴 乙未托克托欲更鈔法乃集省臺兩院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以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從之至是與吏部尚書偰哲篤俱欲迎合丞相意請以楮幣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衆皆唯唯不敢出一語中書左丞兼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譬如達勒達人乞養漢人爲子是終爲漢人之子而已豈有以故紙爲母而以銅錢爲過房兒子者乎思誠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貫而棄其虛恐不爲國家利偰哲篤曰至元鈔

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有爲僞者矣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爲將滋多僞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偰哲篤怒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此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相矣托克托見思誠之言直狐疑未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在廟上大聲厲色耳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錢竝用以實鈔法行之未久物價騰踴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是月南陽大名東平濟南徐州各立兵馬指揮司以捕上馬賊時南陽路總管莊文昭言本郡鴉路有上馬賊百十爲羣突入富家計其家貲邀求金銀爲撒花或劫州縣官庫取輕貲約束裝載畢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郡無武備無如之何於是始命立兵馬分司五處然終不能禁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辛酉罷遼陽濱海民煎熬野鹽 是月三星隕於耀州化爲石如斧形削之有屑擊之有聲 十二月壬午朔修大都城 右丞相托克托慨然有志于事功時河決五年不能塞方數千里民被其患托克托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辛卯以大司農圖嚕等兼領都水監集羣臣議黃河便益事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竝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進取其後策且以其事屬魯魯固辭托克托曰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稱旨托克托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何也然廷議終莫能決帝乃命工部尚書成遵偕大司農圖嚕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 命前同知樞密院事布延布哈等討廣西猺賊 方國珍復叛己酉寇溫州 是冬溫暖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處雨黑黍內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大雪而雷電 是歲京師麗正門樓上忽有人妄言災禍鞫問之自稱薊州人已而不知所往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二十八（起重光單閼正月，盡元黓執徐六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庚申，命江浙行省左丞博囉特穆爾討方國珍。丁卯，蘭陽縣有紅星大如斗，自東南墜西北，其聲如雷。己卯，命綽斯戩提調大都留守司。是月，清寧殿火，焚寶玩萬計，由宦官熏鼠故也。二月，命游皇城。初，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帕克斯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緞泥金書梵字于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利，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于大殿啓建白傘蓋佛事，與衆祓除不祥。中書移文諸司，撥人舁監壇漢關羽神轎及供應三百六十壇幢幡寶蓋等，以至大樂鼓吹番部細樂男女雜扮隊戲，凡執役者萬餘人，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整齊爲尚，珠玉錦繡裝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餘里，都城士女聚觀。先二日，于西鎮國寺迎太子游四門，舁高塑像，具儀仗入城。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內建佛事。至十五日，請傘蓋于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衛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illegible]殿門外搭金脊吾殿綵樓以觀覽焉。事畢[illegible]復置御[illegible]上帝師僧衆作佛事，至十六日罷散，謂之游皇城，歲以爲常。至是命下，中書省臣以其非禮，諫止之，不聽。

立湖南元帥分府于寶慶路。三月庚戌，立山東元帥分府于登州。丙辰，親策進士八十三人，賜多勒圖文允中等及第出身。壬戌，徵建寧處士彭炳爲端本堂說書，不至。是月，遣使賑湖南北被寇人民，死者鈔五錠，傷者三錠，燬所居屋者一錠。是春，成遵與圖嚕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徧閱史籍，博采輿論，以爲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其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時托克托先入賈魯之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脫挽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爲河間鹽運使。夏四月壬午，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十五萬，廬州等戍十八翼軍二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齊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青邨，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丞玉樞呼爾圖哈同知樞密院事哈斯（舊作黑斯，今改。）以兵鎮之。冀寧路屬縣多地震，半月乃止。乙酉，詔加封河瀆神爲靈源神祐靈濟王，乃重建河瀆及西海神廟。丁酉，孟州地震，有聲如雷，圮民屋，壓死者甚衆。乙巳，彰德府雨雹，形如斧，傷人畜。是月，罷沂州分元帥府，改立兵馬指揮使司，復分司于膠州。帝如上都。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亥，潁州妖人劉福通爲亂，以紅巾爲號，陷潁州。初，欒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

會燒香惑衆謫徙廣平永年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雅爾〔舊作咬兒今改〕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福通等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爲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子韓林兒〔攷異〕明史韓林兒傳云林兒或言李氏子也今從元史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時謂之紅軍亦曰香軍壬申命同樞密院事圖克齊領阿蘇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之授以分樞密院印圖克齊者回回部人也素號精悍善騎射至是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二將皆耽酒色軍士但以剽掠爲事剿捕之方漫不加省圖克齊望見紅軍陳大揚鞭曰阿布阿布阿布者譯言走也于是所部皆走淮人傳以爲笑其後圖克齊死于上蔡徐左丞爲朝廷所誅阿蘇軍不習水土病死者過半先是庚寅歲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賈魯治河果于黃陵岡掘得石人一眼而汝潁盜起竟如所言〔攷異〕元之亡不繫於治河元史論之詳矣草木子云賈魯勸托克托丞相求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事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鞠其所降食錢官吏多不盡支放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鑿石人止一眼鐫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是以埋石人爲讖火狐鳴之故智也庚申外史又載濠州童謠云挖了石佛眼當時木子反以爲芝麻李之應是其時童謠所傳不一前史五行志所載童謠多矣草木子預埋之說未必然也今從元史賈魯傳　六月發軍一千從直沽至通州疏濬河道　是月劉福通據朱皋攻破羅山真陽確山遂犯舞陽葉縣前監察御史葉城張桓避亂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爲帥弗聽因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彌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殺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事聞贈禮部尚書謚忠潔

丞相托克托議軍事每迴避漢人南人方入奏事目顧同列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納入言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詿誤于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　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博囉特穆爾兵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博囉特穆爾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朝廷復命大司農達實特穆爾江浙參政樊執敬浙東廉訪使董守慤同招諭國珍至黃巖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閒小樓紹興總管台哈布哈欲命壯士襲殺之達實特穆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耶乃止仍檄台哈布哈親至海濱散其徒衆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八月丁丑朔中興路地震　丙戌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陷徐州〔攷異〕老彭即本紀十七年所稱彭大者是也彭早住乃彭大之子與芝麻李同反兵敗奔濠州者彭大也非早住也明太祖實錄以奔濠者爲早住誤矣　李二號芝麻李以歲饑其家惟有芝麻一倉盡以濟人故得此名時河工大興人心不安芝麻李與其社長趙君用謀曰潁上兵起官軍無如之何此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曰我所知惟城南老彭其人勇悍有膽略不得其人不可舉大事我當爲汝致之即訪其家見老彭諷以起事老彭曰其中有芝麻李乎曰有老彭即欣然從之與

俱見芝麻李，共得八人，歃血而盟。是夕，僞爲挑河夫，倉皇投徐州城宿，四人在內，四人在外，夜四更，城內火發，城外亦舉火應之，奪守門軍仗，斬關而入，內外呼噪，民久不見兵革，一時驚懼，皆束手聽命。天明，豎大旗，募人爲軍，從之者十餘萬人，四出略地，徐州屬縣皆下。　是月，帝至自上都。　蘄州羅田人徐壽輝，舉兵爲亂，亦以紅巾爲號。（考異）元史紀云徐貞一名壽輝，明史作壽輝一名貞一，庚申外史作徐貞逸，今從明史。壽輝體貌魁岸，木彊無他能，以販布爲業，往來蘄黃間，因燒香聚衆。初，袁州慈化寺僧彭瑩玉以妖術惑人，其徒周子旺因聚衆欲作亂，事覺，江西行省發兵捕誅子旺等，瑩玉走至淮西，匿民家，捕不獲。既而黃州麻城人鄒普勝復以其術鼓妖言，遂起兵爲亂，以壽輝貌異于衆，乃推以爲主。沔陽陳友諒往從之。友諒，漁家子，略通文義，嘗爲縣小吏，非其好也。有術者相其祖墓當大貴，友諒心竊喜。至是欲從亂，其父普才曰：「柰何爲滅族事？」友諒曰：「術者之言驗矣。」遂從壽輝。　九月壬子，丞相托克托奏以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庫春格爾（舊作寬徹哥，今改）總率大軍出征河南妖寇，詔從之。　壬戌，詔以高麗國王布答實里之弟巴延特穆爾襲其王封。布答實里本名禎，巴延特穆爾本名祺，時國王王昕無道，禎之庶子也，立三年，遇鴆卒，國人請立禎弟祺，遂從之。　是月，劉福通陷汝寧府及息州、光州，衆至十萬。徐壽輝陷蘄水縣及黃州路，衛王庫春格爾與其二子帥師擊之，爲壽輝將倪文俊所敗，二子被獲。文俊，沔陽漁家子也。　冬十月癸未，命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同額森特穆爾討河南妖寇。　辛卯，立中書分省于濟寧。　癸卯，以宗王神保克復睢寧、虹縣有功，賜金帶一，從征者賞銀有差。　是月，天雨黑子于饒州，大如黍菽。　徐壽輝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建元曰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　十一月己酉，有星孛于西方，見丁婁胃昴畢之間。　壬子，中書省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繁重，調兵討賊，正當春首耕作之時，恐農民不能安于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勒守令，親詣鄉邨，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患供給之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毋得踐踏，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以資正院使多爾濟巴勒（舊作朵爾直班，今改）爲中書平章政事。多爾濟巴勒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仗節死義，不汙于寇，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荊襄湖廣，以絕後患。又數論祖宗之用兵，非專于殺人，蓋必有其道焉。今倡亂者止數人，顧乃盡坐中華之民爲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丞相托克托意，時托克托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柏、員外郎拜特穆爾兩人，因擅權用事，而多爾濟巴勒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陝州危急，因出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　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賈魯以四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是月水土工畢，河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魯以河平圖獻，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賞賚

金帛，都水監及宣力諸臣三十七人，皆予遷秩。敕翰林承旨歐陽元製河平碑，以旌托克托勞績，具載魯功，宣付史館，并贈魯先臣三世，賜托克托世襲達爾罕之號，仍賜淮安路爲其食邑。元既撰河平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其略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嘗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漴也。又曰：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將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于上流硾之水中，又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橛上，每絙硾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楮拄，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搥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沈，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木等物，隨宜填垛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址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沈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魯嘗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居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十二月己卯，立河防提舉司，隸行都水監。

丁酉，命托克托于淮安立諸路打捕鷹房民匠錢糧總管府。

辛丑，額森特穆爾復上蔡縣，擒韓雅爾等，送京師誅之。

是歲，盜蔓延于江浙、江西之饒、信、徽、宣、鉛山、廣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江浙行省平章慶通（舊作慶童，今改）分遣僚

佐往督師以次克復既乃令長吏按視民數詿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發官粟以賑之　蘄黃賊造船北岸銳意南攻九江江州路總管李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于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不報黼歎曰吾不知死所矣乃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其氣數日之閒紀綱粗立

廬州盜起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于宣讓王特穆爾布哈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胄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滅之且王府屬集賽人等數亦不少必有能摧鋒陷陳者王曰此吾責也但鞍馬器械未備柰何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並進遂擒渠賊廬州平既而潁寇將渡淮思謙又言于王曰潁寇東侵亟調芍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思謙坐之王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為屯田萬戶召語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尋召入為集賢侍講學士修定國律

濟寧路總管董摶霄奉詔從江浙平章嘉琿進征安豐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皋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摶霄皆奬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皋官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渡賊始覺賊數萬據硐南官軍渡者輒為其所敗摶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摶霄忽躍馬渡硐揚言于衆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復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豐摶霄磁州人也　方國珍兵起江浙行省檄前沿海上副萬戶舒穆嚕宜遜（舊作石抹宜孫今改）守温州宜遜即起任其事已而閩寇犯處州復檄宜遜以兵平之以功陞浙東宣慰使復分府於台州頃之處之屬縣山寇並起宜遜復奉省檄往討之至則築處州城為禦敵計宜遜其先遼人也　太傅阿嚕圖出守和林尋卒

至正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詔印造中統元寶交鈔一百九十萬錠至元鈔十萬錠　戊申竹山縣賊陷襄陽路（考異）庚申外史云是年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孟海馬蓋即竹山賊渠之姓名也今從本紀但言竹山賊　同知額森布哈等驚潰達嚕噶齊博囉特穆爾領義兵二百人且戰且引至監利縣遇沔陽府達嚕噶齊耀珠等軍時濱江有船千餘乃糾合諸義兵丁壯水工五千餘人畀以軍號給刀矟具哨馬五十水陸繼進比至石首縣聞中興路亦陷乃議趣岳州就元帥特克嘉而道阻不得前仍趨襄陽賊方駐楊湖港乘其不虞擊之獲其船二十七艘生擒賊黨劉雅爾訊得其情進次潛江縣又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梟賊將劉萬戶許堂主等甫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抵暮耀珠等軍各當一面不能救博囉特穆爾被重創麾從子瑪哈實勒使去曰吾以死報國汝無留此瑪哈實勒泣曰死生從叔父既而博囉特穆爾被執賊請同為逆博囉特穆爾怒罵之遂遇害瑪哈實勒帥家奴求其尸復與賊戰俱沒於陳舉家死者凡二十六

人博囉特穆爾高昌人也是日荆門州亦陷　初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恟恟餓而賊鋒自鄧抵南陽境南陽縣達嚕噶齊喜同以計獲數賊詰之云賊將大至喜同乃悉斬之以安衆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備時大司農錢木爾以兵駐於諸葛庵爲賊所襲死之賊遂乘銳取南陽喜同守西門望見賊勢盛即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厲義兵奮力與賊搏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拔賊橫刺其馬馬蹶喜同鞭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他賊追之身被數創不能鬭遂爲所殺妻邢氏罵賊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事聞贈南陽路判官喜同河西人也時富珠哩遠調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遠妻雷氏爲賊所執賊欲妻之雷曰我參政冢婦縣令嫡妻肎從汝狗彘以生乎賊將汙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見殺舉家皆被害遠翀之子也　丙辰徐壽輝遣其將丁普郎徐明遠陷漢陽丁巳陷興國府

己未徐壽輝將鄒普勝陷武昌先是賊氛日熾湖廣行省平章桑節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桑節乃命募士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桑節與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于事爲不宜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適召入爲大司農桑節去同僚受賊賂且嫉其功乃誣鄭罪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威順王庫春布哈行省平章和尚皆棄城走城遂陷武昌之人斲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爲俘囚乎有馮三者湖廣省公使也素不知書武昌陷阜隸輩拉三共爲盜三固辭曰賊名惡我等豈可爲衆怒將殺之三遂唾罵衆乃縛諸十字木舁以行而封其肉三益罵不止抵江上斷其喉委之去其妻隨三號泣俯拾封肉納布裙中伺賊遠收三血骸脫衣裹之大哭投江而死　命刑部尚書阿嚕收捕山東賊給敕牒十一道使分賞有功者　辛酉徐壽輝將魯法興陷安陸府知府綽嚕死之法興之來攻也綽嚕募兵得數百人帥以拒賊敗賊前隊乘勝追之而賊自他門入亟還兵則城中火起軍民潰亂計不可遏而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脅以白刃綽嚕猶喻以逆順一賊排綽嚕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渠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從亂綽嚕疾叱曰吾守土臣寧從汝賊乎賊怒以刀斫綽嚕左脅斷而死賊憤其不降復以布囊纏其屍舁置其家綽嚕妻侯氏出大哭且列酒肉滿前渴者令飲酒饑者令食肉以給賊使不防己至夜自經死事聞贈綽嚕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侯氏寧夏郡夫人表其門曰雙節　丙寅以河復故道大赦天下　辛未徐壽輝兵陷沔陽府　壬申陷中興路沔陽推官象山俞述祖領民兵守綠水洪城陷被執械至壽輝所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其犯中興也山南宣慰司同知伊古輪實出戰衆潰宣慰使錦州布哈棄城走山南廉訪使濟爾克敦以兵與抗射賊多死明

日賊益兵來襲東門，力戰被執，不屈而死。【考異】元史紀云濟爾克敦與鎬州布哈俱遁，今從忠義傳。

武昌既陷，江西大震，賊舳艫蔽江而下，行省右丞濟爾特穆爾方駐兵江州，聞之亦遁去。總管李黼雖孤立，辭氣愈奮厲。時黃梅縣主簿伊蘇特穆爾願出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于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陳，伊蘇特穆爾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殺獲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于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置鐵錐于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樁。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樁不得動，進退無措，黼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行省上黼功，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

二月乙亥朔，定遠人郭子興集少年數千人，自稱節制元帥。子興兄弟三人，皆善殖貨產，由是豪里中。子興知天下有變，乃散家財，椎牛釃酒，與壯士結納。至是與孫德崖及俞某、魯某、潘某等以兵攻城。

甲申，鄧平縣[illegible]亂，[illegible]官軍捕[illegible]。

乙酉，徐壽輝兵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遂陷[illegible]路。時賊勢愈盛，西自荊湖，[illegible]淮甸，守臣[illegible]城遁。黼中外援絕，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illegible]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哈[illegible]已[illegible]西門，乃張弩射之，賊轉攻東門，黼救之，[illegible]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illegible]姓。」賊刺黼墮馬，黼與兄冕之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黼死逾月，參政之命始下。冕居潁，亦死於賊。事聞，贈黼淮南江北行省左丞，追封隴西郡公，謚文忠，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

丙戌，霍州靈石縣地震。

房州賊陷歸州。

戊子，詔徐州內外羣聚之衆，限二十日不分首從，並與赦原。

置安東、安豐分元帥府。

己丑，游皇城。

庚子，郭子興陷濠州，據之。

辛丑，鄧州賊王權、張椿陷澧州，龍鎮衛指揮使諳都喇哈曼等帥師復之。

褒贈仗節死義者宣徽使特穆爾等二十七人。

是月，賊侵滑、濬，命德珠為河南右丞，守東明。德珠時致仕於家，聞命即馳至東明，浚城隍，嚴備禦，賊不敢犯。

徐壽輝將歐普祥陷袁州。普祥，黃岡人，以燒香聚衆，從壽輝起兵，為元帥，人稱歐道人。至是引兵掠江西諸郡縣，攻破袁州，焚室廬，掠人民以去，令別將守之。

三月乙巳朔，追封太師忠王滿濟勒噶台為德王。

丁未，徐壽輝將許甲攻衡州，洞官黃安撫敗之。

壬子，河南左丞相台哈布哈克復南陽等處。

癸丑，中書省請行納粟補官之令：凡士庶為國宣力，自備糧米供給軍儲者，照依定擬地方實授常選流官，於例陞轉封廕；及已除茶鹽錢穀官有能再備錢糧供給軍儲者，驗見授品級改授常流。從之。

甲子，徐壽輝將項普略陷饒州路，遂陷徽州、信州。時官軍多疲懦不能拒，所在無賴子乘間竊發，不旬日衆輒數萬，皆短衣草屨，齒木為杷，削竹為槍，截緋帛為巾襦，彌野皆赤。饒州守臣魏中立率丁壯[illegible]要戰

士饑餓而賊至，遂鳴鼓齊馬來出戰，不能發矢，賊愈衆。中立以[illegible]已而賊復合，為所執，以紅衣被其身，中立叱之，須髯盡張。信州總管于大本以[illegible]兵備禦，賊又陷[illegible]而執[illegible]壽輝欲使從己，二人皆大罵不[illegible]人本密州人也。

丁卯，以出征馬少，出幣帛合二十萬匹，於迤北萬戶千戶所易馬。

戊辰，詔[illegible]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皆用之。于是吏部郎中宣城貢師泰、翰林直學士饒州周伯琦同擢監察御史，南士復居省臺自此始。

中書省臣言：張理獻言：饒州、德興三處膽水浸鐵，可以成銅，宜即其地各立銅冶場，直隸寶泉提舉司，以張理就爲銅冶場官。從之。

是月，方國珍復劫其黨下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台哈布哈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台哈布哈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徠又復爲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衆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台哈布哈率部衆張受降旗，乘潮而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台哈布哈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一人。賊舉槊來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抱持過國珍船，台哈布哈瞋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盞義士、張君璧皆死之。後追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曰崇節。台哈布哈尚氣節，不隨俗浮沈，泰費音爲姦臣劾去相位，台哈布哈獨餞送都門外。泰費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台哈布哈曰：「士爲知己者死，寧畏禍耶？」

詔定軍民官不守城池之罪。

隴西地震百餘日，城郭頹移，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中牆崩，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改定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州。

閏月，甲戌朔，鍾離人朱元璋從郭子興于濠州。元璋先世家沛，後自句容徙泗州，徙鍾離，昆弟四人，元璋其季也。少苦疾，比長，姿貌雄傑，既就學，聰明英武，沈幾大度，人莫能測也。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饑疫，父母兄相繼歿，遂入皇覺寺爲僧。逾月，西至合肥，又適六安，歷光、固、汝、潁諸州，凡三年，復還皇覺寺。久之，寺爲亂兵所焚，僧皆逃散，元璋亦出避兵，不知所向。人有招以起事者，元璋意不決。是時徹爾布哈（舊作徹里不花，今改）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徼賞，民皆恟懼。元璋恐不免于難，乃詣伽藍卜珓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從羣雄倡義乎？」果大吉。復自念從羣雄非易事，祝曰：「盍許我以避兵。」投之，珓躍而立。意乃決，抵濠城。門者疑爲諜，執之以告子興。子興奇其貌，問所以來，具告之故。子興喜，遂留置左右，尋命長九夫，常召與謀事。久之，甚見親愛，凡有攻討，即命以往，往輒勝，子興由是兵益盛。初，宿州人馬公與子興爲刎頸交，馬公卒，以季女

屬子興子興因撫爲己女至是欲以妻元璋與其妾張氏謀張氏曰吾意亦如此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豪傑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功業者子興意遂決乃以女妻元璋〔攷異〕子興妻張氏明實錄以爲其妻辨證曰滁陽王夫人張氏次夫人[illegible]張羽撰碑稱滁陽館高帝于貳室者次夫人也滁陽被執[illegible]從高帝奔告彭大者亦次夫人也厥後女爲上妃生三王[illegible]高帝親筆滁陽事實亦稱著次夫人也[illegible]編作辨證之說今仍之 乙酉徐壽輝將陳普文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之 立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治揚州 丁酉湖廣行省參政鐵傑以湖南兵復岳州 是月詔江西行省左丞相鎖淋沁班淮南行省平章政事鴻和爾布哈舊作晃火兒不花今改江浙行省左丞遲達特哩舊作左答納失里今改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巴實呼圖及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琳與江浙行省官並以便宜行事 陝西行臺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行至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即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已至鴻門吏白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顧陰陽拘忌哉即就署省臺素以舉措爲嫌不相聚論事多爾濟巴勒曰多事如此毋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平章托多約五日一會集尋有旨命與托多同討賊即督諸軍復商州乃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爲兵出庫所藏銀爲大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爲精兵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列其功以聞賜敕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盛金州由興元鳳翔達奉元道理迥遠乃開義谷創置七驛路近以便時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駐兵沙河軍中夜驚額森特穆爾盡棄軍資器械收散卒北奔汴梁時文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汝爲大將見賊不殺而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離城南四十里朱仙鎮屯焉朝廷以其不習兵詔別將代之額森特穆爾徑歸昏夜入城明日仍爲御史大夫西臺監察院御史蒙古魯哈雅范文等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多爾濟巴勒當署字顧謂左右曰吾其爲平章湖廣矣奏上丞相托克托怒果左遷多爾濟巴勒而御史十二人皆謫爲各路添設佐貳官多爾濟巴勒赴湖廣關中人遮路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遽去我而不留乎多爾濟巴勒慰遣之不聽乃從閒道得出 夏四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江西臨川賊鄧忠陷建昌路 乙卯鐵傑及萬戶陶夢禎復武昌漢陽尋再陷 丙辰江西宜黃賊塗佑與邵武建寧賊應必達等攻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布哈以兵討之千戶魏淳用計擒佑必達復其城 賊自邵武閒道逼福寧州知州霑化王巴延乃與監州阿薩都喇募壯兵五萬分阨險阻賊至楊梅嶺立柵巴延與其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巴延麾下唯白梃市兒數百人巴延射賊不復反顧賊以長槍椿馬馬仆遂見執善說巴延從己仍領州巴延詞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捽以跪弗屈遂毆之巴延嚼舌出血噀善面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毆爲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統百萬之師親討叛逆汝輩將無遺種矣賊又執阿薩都喇至善厲聲責其拒鬭噤不能對巴延復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耶我死當爲神

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羣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并殺阿薩都喇欲釋相官之柱罵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官耶賊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爲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　甲子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賜玉帶及鈔一百錠給全俸終其身　是月帝如上都　永懷縣賊陷桂陽　四川行省平章燿珠以兵復歸州進攻峽州與峽州總管趙余褫大破賊兵誅賊將李太素等遂平之　詔天下完城郭築隄防　五月戊寅命龍虎山張嗣德爲三十九代天師給印章　命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琳給宣敕與台州民陳子由楊恕卿趙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夾攻方國珍　己卯四川行省平章燿珠復中興路參政達實巴都魯請自攻襄陽許之進次荊門時賊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編排部伍申其約束行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得渡卽令屈萬戶率奇兵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戰生擒其僞將三十人要斬之賊自是閉門不敢出達實巴都魯乃相視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十據虎頭山以瞰城中署從征人李復爲南漳縣尹黎可舉爲宜城縣尹拊循其民城中之民受圍日久夜半二人縋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爲內應達實巴都魯與之定約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號而去至期民垂繩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十人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水死僞將王權領千騎而走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　庚辰監察御史徹徹特穆爾等言河南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以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及親屬徙沙州安置禁勿與人交通從之　癸未建昌民戴良起鄉兵克復建昌路　六月丙寅紅巾周伯顏陷道州　是月大名路旱蝗饑民七十餘萬口給鈔十萬錠賑之　中興路松滋縣雨水暴漲漂民舍千餘家溺死七百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二十九 起元默執徐七月盡昭陽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二年秋七月庚辰徐壽輝將項普略引兵自徽饒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倉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射死賊四人賊逐之復射死三人已而賊來益衆填咽街巷且縱火衆皆潰去賊呼執敬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邪乃奮力斫賊因中創死僕田也先馳救之亦中槍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嘉琿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嘉琿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掠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賊乘銳趣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嘉琿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茍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至鹽橋摶霄麾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摶霄亦受代去賊之入城也僞帥項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惑衆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注姓名於籍庫中金帛悉輦以去平章嘉琿自湖州統軍還舉火焚城殘傷殆盡誅附賊充僞職者范縣尹等里豪施尊禮顧八迎敵官軍剮于市家產並沒入官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黜不敘省官復任如故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摶霄為參知政事復提兵討之摶霄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新溪為入杭要路分兵守之而以大軍進至叫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擊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既又復昌化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齋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摶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摶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摶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為怯必少懈伺其有隙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摶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為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賊巢遂乘勝復安吉賊帥梅元等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將余思忠至賊砦諭之賊皆入暗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劍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時蘄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摶霄引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辛巳命通政院使達爾瑪實哩舊作答兒麻失里今改與樞密副使圖沁布哈討徐州賊給敕牒三十道以賞功

己丑湘鄉賊陷寶慶路

丁酉湖南元帥副使小云實哈雅

率兵復之。托克托爲相，諱言兵亂，哈瑪爾從而媒蘖其短。帝怒，召托克托責之曰：汝嘗言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一宇內，丞相以何策待之？托克托汗流浹背。庚寅，自乞督軍討徐州，許之。兵部尚書穆爾瑪哈穆特（舊作密蘭麻和謨，今改）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請留托克托。托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爵賞誅殺悉聽便宜行事。是月，徐壽輝將王善康壽四江二蠻等陷福安寧德等縣。八月癸卯，方國珍率其衆攻台州，浙東元帥頁特密實福建元帥赫迪爾擊退之。甲辰，以同知樞密院事哈瑪爾爲中書添設右丞。丁未，日本國白高麗賊過海剽掠，身稱島民，高麗國王合巴延特穆爾調兵剿捕之。己酉，命知樞密院事耀珠、中書平章政事綽思戩額楚克達嚕噶齊福壽並從托克托出師徐州。丁卯，托克托發京師。安陸賊將俞君正復陷荊門州，知州聶炳死之。荊門之初陷也，炳出募民兵，得衆七萬，復州城。既而君正復來攻，炳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絶城復陷，爲賊所執，極口罵不絶。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支解之。炳，江夏人也。賊將党仲達陷岳州。九月乙亥，俞君正復陷中興，耀珠率兵與戰於樓臺，敗績，奔松滋。本路判官上都統兵出擊之，既而東門失守，上都倉皇反闘，被執，大罵賊，刳其腹而死。己卯，監察御史及河南分御史臺行樞密院廉訪司等官交章言額森特穆爾出征河南功績，帝從其言，賜額森特穆爾金繫腰及金銀鈔幣。

癸未，中興義士范中偕荊門僧李智率義兵復中興路，俞君正敗走。龍鎮衛指揮使諳都喇哈曼領兵入城，耀珠自松滋還，屯兵於石馬。乙酉，托克托至徐州。有淮東元帥逯善之者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場下鹽丁，可使攻城。乃以禮部郎中逯曾爲淮南宣慰使，領征討事，募瀕海鹽丁五千人從征徐州。又有淮東豪民王宣者言：鹽丁本野夫，不如募市中趫勇便捷者可用。托克托復從之，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托克托知城有必克之勢，辛卯，下令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其馬首。托克托不爲動，麾軍奮擊之，大破其衆，入其郛。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城堅不可猝拔，托克托用宣政院參議伊蘇計，以巨石爲礮，晝夜攻之不息，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獲其黃傘旗鼓，燒其積聚，追擒其千戶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書平章政事布哈等，即軍中命托克托爲太師，依前右丞相，趣還朝，而以樞密院同知圖濟等進師平潁亳。師旋，賜上尊、珠衣、白金、寶鞍。皇太子錫燕於私第。是役也，托克托以得芝麻李奏功。及班師後，伊徹察喇代之，月餘始獲芝麻李，械送京師。托克托密令人就雄州殺之。（考異：元史芝麻李不知其所終，今據庚申外史增載之。）己亥，賊攻辰州，達嚕噶齊和尚擊走之。是月，帝至自上都。蘄黃賊陷湖州、常州。徐州既平，彭大趙君用率芝麻李餘黨奔濠州，托克托命賈魯追擊之。孫德崖等與郭子興不協，互相猜防，會彭趙奔濠州，德崖納之。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德崖與子興反屈己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彭大頗有智數，攬權

專決君用唯唯而已子興禮彭大而易君用君用銜之德崖等遂與君用謀伺子興出執之通衢械于孫氏將殺之朱元璋時在淮北聞難亟歸念子興素厚彭而薄趙禍必趙發非彭不可解乃與子興子往訴于彭大彭大怒曰我在此誰敢爾即命左右呼兵以出元璋亦被甲持短兵與俱至孫氏家圍其宅發屋破械使人負子興以歸子興遂得免（攷異）彭大明實錄作彭早住辨證曰元史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蔴李旣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州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于甲午六月上取滁陽之後云未逾月彭趙遣人邀上守盱泗上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亡惟君用專兵柄云按順帝紀又于丁酉歲書趙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吞併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于早住旣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與王驥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趙得擁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云朱是芝麻李故將趙君用彭早住據淮安僭稱王早住死君用益自專未幾奔山東依宋將毛貴此早住死于淮安之明證也元史稱彭大之子早住甚明實錄殆未及考耳按是說甚覈後編據以改彭大今從之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桑節受命出師湖廣行至江東更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百萬衆皆走桑節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爲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桑節募兵人五十千衆爭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白馬灣賊敗走分兵躡之抵白湄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賊盡殪擒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陳待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横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桑節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猝必不得泊但伏横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駃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攻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爲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聞遽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桑節自據鄱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卒無援之者日久糧益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以圖再舉乎桑節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于此衆莫敢復言頃有賊乘大船四集來攻取蒹葦編爲大筏塞上下流火之官軍力戰衆死且盡桑節之從子拜布哈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桑節猶堅坐不動賊發矢射桑節乃昏仆賊素聞桑節名不忍害舁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桑節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絶桑節爲人公廉明決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人死力云（攷異）桑節之死元史本傳無月日宋濂爲撰神道碑云九月二十九日元史續編竝載在十一月今以神道碑正之

冬十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是月蘄黃賊陷江陵州州大姓許普與其子如章聚惡少資以飲食賊四散抄掠誘使深入殪而[illegible]之戰於城北之祥符寺父子皆死

十一月乙亥以桑節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出師湖廣時猶未聞桑節死事也

丙子中書省臣請爲托克托立徐州平寇碑及加封王爵

癸未命江浙行省右丞特里特穆爾總兵討方國珍

是月蘄黃賊悉衆寇安慶水陸竝進上萬戶蒙古綽斯連破之輕舟追北

中流矢卒。十二月辛亥，詔以杭、常、湖、信、廣德諸路，皆已克復，赦詿誤者，蠲其夏稅秋糧，命有司撫卹其民。 癸亥，托克托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得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而京師足食。」帝曰：「此事有利于國家，其議行之。」 是月，賈魯以兵圍濠州。 先是中書左司郎中田本初言：「江南漕運不至，宜墾內地課種。昔漁陽太守張堪種稻八百餘頃，今其迹尚存，可舉行之。」於是起山東益都、般陽等十三路農民種之，秋收課所得，不償其所費。是歲農民皆罷散，乃復立都水庸田司於汴梁，掌種植之事。以察罕特穆爾爲汝寧府達嚕噶齊。察罕特穆爾者，系出北庭，其祖父徙河南，爲潁州沈邱人。察罕特穆爾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毛，怒則毛皆直指，居常慨然有大志。及汝潁盜發，乃奮義起兵，沈邱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信陽州羅山人李思齊同設奇計，襲破羅山縣。事聞，授察罕特穆爾汝寧府達嚕噶齊，思齊知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邱，數與賊戰，輒克捷。 改淮東宣慰司爲都元帥府，移治淮西，起余闕爲宣慰副使，僉府事，分兵守安慶。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闕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卻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灊山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爲屯。 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多爾濟巴勒卒于黃州蘭溪驛。多爾濟巴勒自陝西閒道行至重慶，聞江陵陷，道阻不可行，或請少留以俟之，不從。湖廣行省時權

治澧州，既至，律諸軍以法，而授納粟者以官，人心翕然。汝中柏拜特穆爾言于丞相曰：「不殺多爾濟巴勒，則丞相終不安。」蓋謂其帝意所屬，必復用耳。乃命多爾濟巴勒職專供給軍食。時官廩所儲無幾，郎延州民有粟者，親酌酒諭勸之，而貸其粟，約俟朝廷頒鈔至，即還其直，民無不從者。又遣官糴粟河南、四川之境，民聞其名，爭輸粟以助軍餉。右丞巴延布哈方總兵，承順風旨，數侵辱之，多爾濟巴勒不爲動。會官軍復武昌，至蘄、黃，巴延布哈百計徵索，無不給，或猶言其供需失期，達爾罕軍師王布哈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今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爲我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猶欲誣之，是無人心也。我曹便當散還鄉里矣。」托克托又遣國子助教鄂勒哲至軍中，風使害之。鄂勒哲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勳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傷之，則人將不食吾餘。」多爾濟巴勒素有風疾，軍中感霧露，所患日劇，遂卒，年方四十。多爾濟巴勒立朝以扶持名教爲己任，薦拔人才，而不以爲私恩，留心經術，凡伊洛諸儒之書，未嘗去手，喜爲詩及書畫。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嘗客於多爾濟巴勒，諫之曰：「明公之學，當務安國家利社稷，毋爲留神于末藝。」多爾濟巴勒深服其言，其在經筵，開陳大義爲多，兼采前賢遺言，各以類次爲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職，四曰國政。帝覽而善之，賜名曰治原通訓，藏于宣文閣。 蘄黃賊之犯江東西也，詔江浙行省平章布延特穆爾率兵討之，布延特穆爾益募壯健爲兵，得驍勇士三千，戰艦三百艘，賊方聚

丁家洲，官軍猝與遇，奮擊敗之，遂復銅陵縣，擒其賊帥，復池州，分遣萬戶普賢努屯陵陽，王建中屯白面渡，閭爾討無爲州，而自率鎮撫布哈、萬戶明安駐池口，以防遏上流，爲之節度。已而江州再陷，安慶被圍益急，遣使求救，諸將皆欲自守信地，布延特穆爾曰：「何言之不忠也！安慶與池隔一水，今安慶固守，是其節也。救患之義，我豈可緩！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餘，所乏者錢穀器具而已，吾受命總兵，安可坐視而不恤哉！」即大發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而兩軍之勢復振，安慶之圍遂解。　江浙行省左丞相策琳沁巴勒（舊作亦憐真班，今改）移官江西，時蘄黃賊據饒州，饒之屬邑安仁與龍興接壤，其民皆相挺爲亂，策琳沁巴勒道出安仁，駐兵招之，來者厚加賞賚，不從則乘高縱火攻散之，餘干久爲盜區，亦聞風順服。先是江西平章道通以寬容爲政，軍民懈弛，策琳沁巴勒既至，風采一新，威聲大振，所在羣盜多有謀歸款者。　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天爵總兵于饒信，所克復一路六縣，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于紀載，著名臣事略，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人稱天爵獨任一代文獻之寄。　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卒，謚文穆，起巖眉目清揚，望而知其爲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疑，意所背向，屹然不可回奪，或時面折人過，面頸發赤，不少恕，識者謂其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修。安南修貢，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巖云。　蘄黃二州大旱，人相食。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用帝師請，釋放在京罪囚。　中書添設右丞哈瑪爾正除右丞。（考異：元史紀是年正月以中書添設平章政事哈瑪爾爲平章政事，今從姦臣傳。）　詔印造中統元寶交鈔一百九十萬錠，至元鈔一十萬錠。　辛未，以托克托先言京畿近地水利，立分司農司，以中書右丞烏蘭哈達（舊作悟良哈台，今改）、左丞烏古遜良楨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州，東及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　癸酉，以皇第二子育於太尉衆嘉努家，賜衆嘉努及乳母鈔各一千錠。　甲戌，重建穆清閣。　乙亥，命中書右丞圖圖以兵討商州賊。　庚辰，中書省言：「近立分司農司，宜於江浙、淮東等處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教民播種，宜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一十二道，遣使齎往其地，有能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者正八品，三百名者從七品，即書填流官職名給之，就令管領所募農夫，不出四月十五日，俱至田所，期年爲滿，即放還家，其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從之。　丙戌，以武衞所管鹽臺屯田八百頃，除軍見種外，荒閑之地盡付分司農司。　二月丁未，祭先農。　甲寅，中書省言徐州民願建廟宇，生祠右丞相托克托，從之，詔仍立托克托平徐勳德碑。　三月己卯，命托克托領大司農司。　甲申，詔修大承天護聖寺，賜鈔二萬錠。　丁亥，命托克托以太師開府提調太史院、回回漢兒司天監。　己丑，以各衙門係官田地及宗仁等衞屯田地並付分司農司播種。　是月，會州定西、靜寧、莊浪等州

地震　命江浙行省左丞特穆爾江南行臺侍御史這達實哩招諭方國珍　賊衆十萬攻池州布延特穆爾會諸將分番與戰大敗之乘勝率舟師以進

夏四月戊戌朔特命中書左丞烏古遜良楨得用軍器　庚子以禮部所轄掌薪司并地土給付分司農司　己酉詔取勘徐州汝南南陽鄧州等處荒田并戶絕籍沒入官者　立司牧署掌分司農司耕牛又立玉田屯署　降徐州路為武安州以所轄縣屬歸德府其滕州嶧州仍屬益都路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己巳命東安州武清大興宛平三縣正官添給河防職名從都水監官巡視渾河隄岸或有損壞即修理之　辛未江西行省左丞相策琳沁巴勒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引兵取道自信州元帥韓邦彥哈密取道自徽州浮梁同復饒州蘄黃賊聞風皆奔潰

壬午中書左丞賈魯卒于軍中魯攻濠州同總兵官平章伊徹察喇督戰魯誓師曰吾奉旨統八衛漢軍頓兵于濠七日矣爾等同心協力必以今日巳午時取城池然後食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戒兵馬弗散病愈亟卻藥不肎汗遂卒官軍解圍去

乙未泰州賊張士誠陷高郵據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亭民也以操舟販鹽為業少有膂力無賴諸富家陵侮之或弗酬其直弓兵邱義屢辱之士誠怨欲報之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邱義及所仇富家焚其廬舍延燒居民甚衆自懼獲罪乃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起兵行至丁溪大姓劉子仁集衆拒之士義中矢死士誠益怒決戰子仁衆潰入海士誠遂乘勢攻泰州有衆萬餘克興化結寨于德勝湖朝廷遣使以萬戶告身招之士誠不受命淮東宣慰司掾納蘇喇鼎以兵捍德勝湖賊船七十餘艘乘風而來即前擊之焚其二十餘船賊潰去既而士誠襲高郵屯兵東門納蘇喇鼎麾兵挫其鋒賊鼓譟前乃發火箭火鏃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繚船于背盡力來攻而阿蘇衛軍及真滁萬戶府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蘇喇鼎知必死謂其三子曰汝輩可出走二子不肎去遂皆死之士誠陷高郵據以為都僭國號大周自稱誠王建元曰天祐〔攷異〕一從續編引明實錄張士誠僭號建元在明年正月甲子朔今從元史本紀

是月布延特穆爾以舟師與賊戰於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皆敗走之進復江州　濠州圍解軍士多死傷朱元璋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六月丙申朔還至濠郭子興喜以元璋為鎮撫時彭大趙君用馭下無道所部多橫暴元璋恐禍及己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中途遇疾復還聞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元璋曰此機不可失也乃強起白子興選騎士費聚等從行至寶公河其營遣二將出大呼曰來何為聚恐請益人元璋曰多人無益滋之疑耳乃直前下馬渡水而往其帥出見元璋曰郭元帥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乏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帥許諾請留物示信元璋解佩囊與之寨中以牛脯為獻令諸軍促裝且申密約元璋還留聚俟之越三日聚還報曰事不諧矣彼且欲

他往元璋卽率兵三百人抵營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元璋命花雲夜襲破之大亨舉衆降軍聲大振達濠州人雲懷遠人體長大面鐵色驍勇絕人　丁酉立皇子阿裕實哩達喇爲皇太子授以金寶詔天下大赦命右丞相托克托兼詹事院詹事　庚子知樞密院事實喇巴圖總河南軍平章政事達實巴都魯總四川軍自襄陽分道而下克復安陸府　癸卯沃濟野人以皮貨來降　辛亥命前河西廉訪副使額森布哈爲淮西添設宣慰副使以兵討泰州初張士誠陷泰州河南行省遣知高郵府李齊往招降被拘久之賊酋自相殺始縱齊來歸俄而興化陷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甓社湖已而高郵破省憲官皆遁有詔赦凡叛逆者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紿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强齊往至則下之於獄官軍諜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肎爲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捶碎其膝而剮之齊廣平人也　詔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討張士誠　秋七月丁卯泉州天雨白絲海潮日三至　壬申湖廣行省參政阿嚕輝復武昌及漢陽　是月布延特穆爾進兵攻蘄州擒僞帥魯普恭遂克其城進兵道士洑焚其柵抵蘭溪口殲黃連寨賊巢分兵平巴河于是江路始通　朱元璋率兵略滁陽道遇李善長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書記語之曰方今羣雄並爭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羽翼既去主者安得獨存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爲也善長定遠人也　是月進攻滁陽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官軍數千人雲提劍躍馬橫衝其陳而過敵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遂克滁陽因駐師焉彭大趙君用挾郭子興往泗州遣人邀共守盱眙元璋以二人麤暴淺謀不可與共事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并戰士多死而彭大亦亡君用專兵柄很戾益甚將圖子興元璋憂之遣人說君用曰公昔困于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據其土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君用聞之心頗恐待子興稍以禮子興乃得閒將萬人至滁州閱元璋所部兵三萬餘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　八月帝至自上都　資正院使托和齊以衆兵復江州路　左遷四川行省平章耀珠爲淮西元帥供給烏撒軍進討蘄黃　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乙丑建皇太子鹿頂殿於聖安殿西　是月太白再經天　是秋大旱溪澗皆涸　冬十月庚戌詔授方國珍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任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爾琿錫等率兵討之先是江浙左丞特哩特穆爾議招撫浙東元帥府都事劉基持不可曰國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左丞稱善進基行省都事聞之朝而國珍使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許國珍官聽其降坐基擅持威

福奪職,羈管紹興,并罷左丞特哩特穆爾,國珍遂不可制。基,青田人,初舉進士,揭傒斯深愛重之,曰:「子魏元成流也。」嘗入行省幕府,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去。尋補浙江儒學副提舉,上言御史失職數事,受臺抨歸。至是又被謫,遂放浪山水閒。　命立水軍都萬戶府于崑山州,以浙東宣慰使納琳哈喇為正萬戶,宣慰副使董摶霄為副萬戶。　是月,撤世祖所立氈殿,改建殿宇。　郭子興居滁,再閱月,惑于讒言,悉奪朱元璋兵,又欲收李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從。自是征討之權,元璋皆不得與,且日疎遠,而事之愈恭。既而官軍圍滁,有譖元璋戰不力者,子興信之,即令其人與元璋俱出戰。其人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元璋直前奮擊,衆皆披靡,徐還,了無所傷,子興頗內愧。時諸將各有所獻,元璋所至禁剽掠,即有獲以分下,無所獻,子興不悅。元璋妻馬氏知其意,悉所有遺子興妻張氏,張氏喜,由是疑釁漸釋。　十一月丁亥,江西右丞和尼齊(舊作火你赤,今改)以兵平富州臨江,遂復瑞州。　是月,立義兵千戶水軍千戶所于江西。事平,願為民者聽。　十二月癸卯,托克托請以趙完普家產田地賜知樞密事僧格實哩(舊作桑哥失里,今改)。　庚戌,京師天無雲而雷鳴,少頃,火見于東南懷慶路及河南府西北,有聲如擊鼓者數四,已而雷聲震地。　是月,大同路疫,死者大半。　江浙行省平章布延特穆爾、南臺中丞曼濟哈雅(舊作蠻子海牙,今改)及四川行省參政哈臨圖、左丞桑圖實里、西寧王索哈爾哈呼軍討徐壽輝于蘄水,拔其僞都,壽輝遁入黃梅山中,獲僞官四百餘人。　陝西行省平章博囉、四川行省右丞達實巴都魯復均房等州,詔博囉等守之,達實巴都魯討東正陽。　是冬,彭大之子早住自稱魯淮王,趙君用稱永義王。(考異)明實錄辨誣曰:滁陽王廟碑及皇明本紀,記二姓僭稱俱在壬辰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紀夢考之,則云明年元兵賈魯死,濠圍解,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多陵辱人。所謂當年冬者,癸巳之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稱,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滁奔濠之日,當以實錄為正,今從之。

是歲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　造清寧殿前山子月宮諸殿宇,以宦官留守額森特穆爾等董其役。　托克托信任汝中柏,由郎中參議中書事,獨右丞哈瑪爾與之競,托克托出哈瑪爾為宣政院使,又位居第三。哈瑪爾由是深銜托克托。初,哈瑪爾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數媚帝,帝習為之,號延徹爾法(舊作演揲兒法,今改)。延徹爾,譯言大喜樂也。哈瑪爾之妹壻集賢學士圖魯特穆爾(舊作禿魯帖木兒,今改),故有寵於帝,與妻都爾蘇(舊作老的沙,今改)、巴朗(舊作八郎,今改)等十人俱號伊納克,圖魯特穆爾性姦狡,帝愛之,言聽計從,亦薦西蕃僧策琳沁(舊作伽璘真,今改)於帝。其僧善祕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一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祕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延徹爾,曰祕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為司徒,西蕃僧為大元國師,取良家女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于其法,伊納克輩用高麗女為耳目,刺探貴人之命婦及士庶之室家,擇其美而善淫者,媒入宮中,數日乃出。巴朗者,帝諸弟也,與諸伊納克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色濟克烏格依(舊作皆即兀該,今改),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防閑,醜聲穢行,著聞于

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深疾圖魯特穆爾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江西賊帥王善寇閩官軍守羅源縣拒之羅源與連江接壤勢將迫連江寧善鄉巡檢劉濬妻真定史氏故相家女也有才識謂濬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奩中物募壯士百餘命仲子健將之浹旬閒衆至數萬賊尋破羅源分兩道攻福州濬拒之辰山三戰三捷俄聞福州陷衆多潰去濬獨率健兵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陳斬前鋒五人賊兵大至鏖戰三時頃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獲濬憤戟手大罵賊縛濬階下先斫手一指罵彌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且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濬色不變罵聲猶不絕遂劃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殮濬屍瘞之健歸請兵于帥府以復父仇弗聽健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寇首陳伯祥來獻磔之事聞贈濬福建行省檢校官授健古田縣尹為濬立祠福州北門外有司歲時致祭濬河南人也知福寧州王巴延既死賊時覘其引兵出入及林德誠起兵討賊乃望空噀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覩紅衣軍來以為僞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事聞贈巴延濟寧路總管追封太原郡侯

泉州大饑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春永春尹盧琦命分詣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先是琦任永春初下車即賑饑饉止橫斂均賦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榷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鄰邑仙游盜發琦適在彼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姓者何幸甚吾邑長乃以虐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諭以禍福衆皆投刃槊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械送元帥府自是威惠行于境外故泉民皆來就食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三十（起閼逢敦牂正月盡旃蒙協洽十二月凡二年）
順帝
至正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梁城東汴水冰皆成
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丁丑帝謂托克托（舊作
脫脫今改）曰朕嘗作多爾濟克勤（舊作朵思哥兒今改）好事迎白傘蓋
游皇城實爲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喇嘛選僧一百八
人仍作多爾濟克勤好事凡所用物官自給之毋擾
於民 二月立鎭江水軍萬戶府命江浙行省右丞
佛嘉律領之 詔河南淮南兩省竝立義兵萬戶府
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糴於浙西時江浙兵起京
師食不足故命師泰和糴得糧百萬石 建淸河大
壽元忠國寺以江浙廢寺田歸之 三月朔癸亥日
有食之 己巳廷試進士六十二人賜薛朝晤牛繼
志等及第出身 壬申以皇太子行幸和買駝馬
丙子潁州陷 是月中書定擬義兵立功者權任軍
職事平授以民職從之 詔和買馬於北邊以供軍
用凡有馬之家十匹內和買二匹每匹給鈔一十錠
是春大雨凡八十餘日羣龍穴地而出者無數
夏四月癸巳汾州介休縣地震泉湧 是月帝如上
都 造過街塔於盧溝橋 五月甲子安豐正陽賊
圍廬州 是月詔修砌北巡所經色澤嶺黑石頭河
西沿山道路創建龍門等處石橋 皇太子徙居宸
德殿命有司修葺之 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胡蘆義

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討賊自效因其
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胡蘆故以名之 募寧夏善射者
及各處回回珠圖（舊作朮忽今改）殷富者赴京師從軍 郭
子興以鎭撫朱元璋爲總管率兵攻全椒克之 六
月辛卯朔張士誠寇揚州 丙申達實特穆爾（舊作達識帖睦邇今
改）以兵討士誠敗績諸軍皆潰 詔江浙行省參政佛
嘉律（舊作佛家閭今改）會達實特穆爾復進兵討之 己酉彭
早住趙君用陷盱眙縣 庚戌陷泗州官軍皆潰命刑
部尚書阿嚕（舊作阿魯今改）於海寧州等處募兵討泗州（攷異
劉辰國初事蹟曰元史載盱眙之陷不指名爲何兵而繫於張士誠寇揚州之下故平吳錄諸事皆云士誠攻揚州時陷盱眙及泗州者證曰是時士誠方起高郵攻揚州其兵豈能遠及盱眙攷會本記事蹟其爲濠兵無疑也洪武實錄於甲午七月克滁陽之下書曰未逾月彭早住趙君用兼上將兵守盱泗滁陽王廟碑亦云彭趙東屯泗州則知陷盱泗者彭趙之兵也今從之） 秋七月
潞州襄垣縣大風拔木偃禾 是月汾州孝義縣地
震 八月冀寧路榆次縣桃李華 帝至自上都
江西行省左丞相策琳沁巴勒（舊作亦憐真班今改）以疾卒於官
追封齊王諡忠獻 時左丞和尼齊（舊作火你赤今改）及平章政
事道通（舊作道童今改）以兵平富瑞二州分鎭其地適歲大
旱公私匱乏道通乃移咨江浙行省借米數十萬石
鹽數十萬引凡軍民約三日入糴官米一斗入緡鈔
二貫又三日買官鹽十斤入緡鈔二貫民皆便之由
是安堵如故而賊亦不敢犯其境道通高昌人也
九月庚申以湖廣行省左丞呂思誠復爲中書左丞
思誠初左遷湖廣貽書參議龔伯璲曰去年許可用
爲河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爲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
下得無動心乎 抵武昌城下語諸將曰賊據城與諸
君相持經久必不知吾爲此來出其不意可以入城

遂行諸將不獲已隨其後竟不煩轉鬭而入思誠於是申號令戒職事修器械葺城郭明步伍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暴横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若等能殺呂左丞乎自是無敢復至俄召還中書去三日城復陷　辛酉命太師右丞相托克托總制諸王諸省各翼軍馬討張士誠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亘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　甲子封高麗國王托克托布哈（舊作脫脫不花今改）為瀋王　丁卯立寧宗影堂　是月以穆清閣成賜工匠皮衣各一領葢海青鷹房閣連延數百閒千門萬戶取婦女實之為大喜樂故也　濠州兵陷六合縣　方國珍執元帥頁特密實黃巖州達嚕噶齊宋巴延布哈知州趙宜浩以俟詔命　以宣政院使哈瑪爾（舊作哈麻今改）復為中書平章政事　冬十月戊戌詔達實巴都魯及台哈布哈等會軍討安豐　甲辰詔加號海神為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托克托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　十一月丙寅敕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凡奏事先啓皇太子　丁卯托克托領大兵至高郵辛未與張士誠戰於高郵城外大敗之遂遣兵西平六合是役也一切軍資衣甲器仗穀粟薪芻之屬咸取具于江浙平章政事慶圖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朝廷賴之　六合遣使求救於滁州郭子興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朱元璋曰六合破滁不獨存脣齒也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子興悟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官軍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且以禱神不吉為辭元璋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也遂帥師趨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官軍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官軍去之詰朝復完壘與戰尋以計紿之乃斂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官軍錯愕不敢逼遂列隊而出徐引還滁州既而官軍復大集元璋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官軍敗走元璋恐益兵來攻謀歛其師乃具牛酒歛所獲馬遣父老送還告其帥曰城主老病不能行謹遣犒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者備宅盜耳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柰何分兵攻良民乎其帥信之謂其衆曰非良民豈肯還馬即日解去由是滁城得完子興無意遠略但欲據滁自王元璋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無形勝可據不可居也子興嘿然元璋遂不復言　是月達實巴圖魯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州　皇太子修佛事釋京師死罪以下囚　十二月辛卯絳州北方有紅氣如火蔽天　托克托之出師也以汝中柏為治書侍御史俾輔額森特穆爾中柏累言哈瑪爾必當屏斥不然必為後患額森特穆爾不從哈瑪爾知之甚恐先是皇太子之立哈瑪爾與托克托議授冊寶禮托克托每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至是哈瑪爾遂訴于皇后曰皇太子既立而冊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托克托兄弟之意也皇后既頗信之哈瑪爾復與宣徽使旺嘉努之子僧格實哩額森特穆爾之客明里明古譖諸太子會額森特

穆爾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袁賽音布哈（舊作袁賽音不花今改）等承望哈瑪爾風指劾奏托克托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額森特穆爾庸材鄙器玷汙清臺綱紀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額森特穆爾出都門聽旨而以旺嘉努爲御史大夫丁酉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南路額森特穆爾安置寧夏路以台哈布哈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伊闢察爾加太尉舒蘇知樞密院事當是時丞相督軍將士效命高郵城旦夕且破而忽聞有詔解軍軍中皆大哭辛亥詔至參議龔伯璲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此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旣聽詔托克托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深矣先是大臣子弟領軍從行者哈瑪爾歷告其家陰遣人先來軍中白其長曰詔書且至不卽散者當族誅以故宣詔畢卽時解散其無所附者多從紅軍如鐵甲一軍入襄陽號鐵甲吳者是也是日托克托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伊闢察爾舒蘇節制客省副使哈喇台曰丞相此行我等必死它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劍刎頸而死托克托居淮安一月復有旨移置伊集納路卽漢居延塞也西南距甘州一千五百里　有上變告龔伯璲勸托克托勒兵北向者下其事逮問詞連中書左丞烏古孫良楨簿對無驗伯璲伏誅良楨仍還爲左丞　初威順王庫春布哈以賊據湖廣奪王印是月討賊累立功詔還其印仍鎮湖廣　是月紹興路地震　達實巴都魯復河陰鞏縣　徭賊自耒陽寇衡州萬戶許托因死之　是歲詔諭民間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減三分永爲定例　京師大饑加以疫癘民有父子相食者　帝於內苑造龍船命內官供奉少監塔斯布哈董其事帝自製船樣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廉棚穿廊兩暖閣後吾殿樓子龍身幷殿宇用五彩金妝前有兩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紫衫金荔枝帶四帶頭巾於船兩旁下各執篙一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陰藏諸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立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當鐘鉦之鳴獅鳳在側者皆翔舞櫃之西東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仙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已而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所未有時帝怠於政事荒淫游宴以宮女三聖努妙樂努文殊努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韈各執加巴喇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椎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頭管小鼓箏纂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察罕岱布哈（舊作長安迭不花今改）

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祕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

武昌自十二年爲沔寇所殘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民心皇皇總管成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船截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攝省事于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爲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爲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船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

大臣有薦禮部郎中吳當世居江西習知其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詔特授江西廉訪使偕江西行省參政和尼齊兵部尚書黃昭招捕江西諸賊便宜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旣受命至江南卽召募民兵由浙入閩至江西建昌界招安新城孫塔擒殄李三道路旣通乃進攻南豐渠凶鄭天瑞遁鄭原自刎死當澄之孫也

樞密院判官董摶霄從丞相托克托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剗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敢復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摶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

先是樞密院都事徐人石普以將略稱從院官守淮安詣丞相托克托面陳取高郵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卒莫能前幸與普步兵三萬保爲取之托克托遂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汝中柏陰阻之減其軍半初命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次范水砦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卽登城樹幟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趣城東備水戰一爲奇兵虞後一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關賊懼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甲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扞蒙古軍恇怯卽馳回遂爲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死國有不進前者斬奮戟入賊陳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絕被槍墜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左脅爲賊槍所中猶手握其槍以斫賊賊衆攢槍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而死

朱文正元璋伯兄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季父相失至是聞駐兵滁陽遂來歸姊子李文忠以母卒隨其父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亦來歸文忠年十二牽舅衣而戲元璋曰外甥見舅如見母也命與沐英同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元璋見而憐之收以爲養子

至正十五年春正月辛未大鄂爾多儒學教授鄭咺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嬸兄嫂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丁丑徐壽輝將倪文俊復陷沔陽威順王庫春布哈令其子報恩努接待努佛嘉努同湖南元帥何思南以大船四十餘水陸並進至沔陽攻倪文俊且載妃妾以行兵至漢川雞鳴汊水淺船閣不能行文俊以火筏盡燒其船接待努佛

嘉努皆遇害。報恩努自殺，妃妾皆陷。庫春布哈走陝西。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參議成遵言於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天塹黄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也。今賊北渡河，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亦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以下皆為之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滁帥乏糧，諸將謀所向，朱元璋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也。郭子興曰：如何？元璋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衣二，其文曰廬州路義兵。今擬置三千，選勇敢士椎髻左袵，衣青衣，佯為北軍，以四橐駝載賞物驅而行，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率絳衣兵繼其後。天祐至陡陽關，和陽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宅道就食，誤約。再成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率衆直抵城下。平章額森特穆爾急閉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官軍追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官軍遇，急擊之，追至小西門。城上急抽橋，湯和以刀斷其索，天祐等奪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額森特穆爾夜遁。再成敗歸，謂天祐陷沒。餓又報官軍入滁，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元璋與謀。元璋乃呼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興。衆皆欲殺之，元璋曰：殺之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我不敢進。子興從之，急屬元璋率兵往，仍規取和陽。至則天祐已據城矣，乃入撫定其民。子興於是命元璋總和陽兵。時諸將多子興部曲，未肎屈服，獨湯和奉命唯謹，李善長委曲調護之。諸將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元璋惻然，召諸將謂曰：諸君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各相攜而去，民大悅。 閏月壬寅，以各衛軍屯田京畿，人給鈔五錠，以是日入役，日支鈔二兩五錢，仍給牛種農器，命司農司令本管萬戶督其勤惰。 二月乙未，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建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羅文素、劉福通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撤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遵道本國子生，嘗上書于知樞密院事滿濟勒噶台，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滿濟勒噶台以遵道補本院掾史。遵道知不能行其策，乃棄去，適潁州，為紅軍舉首，至是遂相小明王。 戊辰，命太傅、御史大夫旺嘉努為中書右丞相，中書平章政事定珠為左丞相。 壬申，立淮東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府於天長縣，統濠泗義兵萬戶府并洪澤等處義兵。聽富民願出丁壯義兵五千人者為萬戶，五百名者千戶，一百名者百戶，仍降宣敕牌面。 是月，命刑部尚書董銓

等與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和尼齊專任征討之務便宜從事遣使先降曲赦諭以禍福如能出降釋其本罪執迷不悛剋日進討　三月癸巳徐壽輝兵破襄陽　甲午命旺嘉努攝太尉持節授皇太子玉冊錫以冕服九旒祇謁太廟　托克托既命移伊集納路臺臣猶以謫輕疏列其兄弟之罪辛丑詔流托克托于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額森特穆爾于四川碉門托克托長子哈喇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寶努蘭州安置家產簿錄入官　是春蘇州雨血　官軍十萬攻和州朱元璋以萬人距守閒出奇兵擊之官軍數敗多死者乃解去城中復乏糧時太子圖沁及樞密副使弁珠瑪民兵元帥陳埜先各遣兵分屯新塘高望青山雞籠山道梗不通元璋率兵擊走之濠州舊帥孫德崖亦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郭子興故與德崖有隙聞之怒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它往其軍先發德崖後元璋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鬬德崖爲子興所執元璋大驚亟呼耿炳文吳楨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恨擁元璋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某者力止之子興聞元璋被執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往代張復諭其衆歸元璋於是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達亦脫歸子興勇悍善戰而性悻直不能容物以德崖故飲恨而終子興既卒衆推其長子天敘爲元帥而德崖以宿將欲代統其軍天敘恐不能制乃以書邀朱元璋爲己助　夏四月壬戌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盜賊阻隔所在闕官宜遣人與各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遷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之任江浙行省三年一次遷調福建等處闕官亦依前例從之　癸酉以中書左丞相定珠爲右丞相平章政事哈瑪爾爲左丞相太子詹事僧格實哩爲平章政事舒蘇爲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于哈瑪爾兄弟矣　懷遠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爲羣盜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抄掠無遠圖聞和州恩威日著兵行有律獨率十餘人歸附請爲先鋒元璋曰爾饑故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倘得效力賢者雖死猶生元璋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後屬我未晚也　是月帝如上都　詔翰林待制烏訥爾集賢待制孫撝招安高郵張士誠仍賫宣命印信牌面與鎮南王博囉布哈及淮南行省廉訪司等官商議給付之　御史臺劾奏中書左丞呂思誠罷之　寧國敬亭麻姑華陽諸山崩　五月壬辰復襄陽路詔削台哈布哈官爵台哈布哈以軍乏糧之故遂驕蹇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往往剽掠爲民患監察御史額特呼圖等劾其慢功虐民乃削其官爵仍俾率領和碩袞（舊作火赤溫今改）從征命四川行省平章達實巴圖爾總領其軍　庚戌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元帥多爾濟巴勒死之　亳州遣人招和陽諸將諸將惟張天祐往尋自亳歸賫杜遵道檄授郭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右副元帥朱元璋左副元帥元璋初欲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邪已而諸將議藉爲聲援遂從之紀年稱龍鳳然事皆不稟其節

制時和州西南民砦次第剗平而城中乏糧元璋與諸將謀渡江無舟楫有趙普勝俞通海者擁衆萬餘船千艘據巢湖結水砦與廬州左君弼有隙懼爲所襲是月遣俞通海閒道來附乞發兵爲導元璋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親往與普勝等會就觀水道以舟出和陽而相城牐馬場河等隘口皆爲中丞曼濟哈雅（舊作蠻子海牙今改）水砦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淺涸不可通大艦已而大雨兼旬川谷流溢素非行舟處皆水深丈餘元璋喜曰天助我也遂乘漲發巢湖舟魚貫而進至黃墩趙普勝以所部叛去餘舟悉至和陽乃降舟之未至遣人誘曼濟哈雅軍來互市遂執之得十九人皆善操舟者令其教諸軍習水戰命廖永安張得勝俞通海等將之攻曼濟哈雅峪溪口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元璋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然後金陵可圖也　六月丁卯監察御史哈琳圖劾奏托克托之師集賢大學士吳直方及其參軍赫漢長史和勒齊等並宜追奪從之

監察御史懷格等辨明中書左丞呂思誠給還元追所授宣命玉帶　丁丑保德州地震　庚辰徵徽州處士鄭玉爲翰林待制賜以御酒名幣玉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也　是月朱元璋帥諸將渡江與廖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元璋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岸守者陳于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猝登常遇春飛舸至元璋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沿江諸壘望風迎附諸將以和陽饑乏各欲取資而歸元璋謂徐達曰如此則再舉必難江東非我有大事去矣因令悉斬纜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諸將大驚問故元璋曰成大事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爲諸將乃聽命自官渡向太平直趨城下縱兵急攻遂拔之平章鄂勒哲布哈與僉事張旭等棄城走執其萬戸納克楚（舊作納哈出今改）太平路總管靳義出東門赴水死元璋曰義士也具棺葬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謁安見元璋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師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士卒欲剽掠者見榜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富民陳迪獻金帛即以分給諸將士召安習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定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勢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元璋大悅禮安甚厚由是一切機密輒與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

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時三帥雖共府署事而運籌決策皆出自元璋將士樂戰軍民傾向權歸于一矣　時中丞曼濟哈雅等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絶和州軍歸路方山砦民兵元帥陳埜先以衆數萬攻太平鎭甚銳朱元璋命徐達鄧愈湯和引兵出姑孰來迎戰而設伏襄城橋以待之埜先敗走遇伏腹背受敵遂擒埜先　是夏大雨江漲安慶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簽淮西都元帥府余闕祀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增埤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　秋七月壬辰右副元帥張天祐率諸軍及陳埜先部曲攻集慶路弗克而還　壬寅倪文俊復陷武昌漢陽　遣親王實勒們四川左丞實勒布等各率兵守欒山東湖廣四川諸路及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右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鬭志遂倡爲招諭之策耳不聽　陳埜先之被擒也朱元璋釋不殺埜先問生我何爲元璋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我軍降乎此易爾乃爲書招其軍明日皆降曼濟哈雅勒呼木等見埜先敗不敢復進攻率其衆還屯峪溪口　八月庚申命南陽等處義兵萬戶府召募毛葫蘆義兵萬人進攻南陽　戊辰以中書平章政事達實特穆爾爲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淮驛騷南北阻隔詔許達實特穆爾便宜行事達實特穆爾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輕重爲高下由是謗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爲意　雲南死可伐等降令其子莽三以方物來貢乃立平緬宣撫司四川向思勝降以安定州改立安定軍民安撫司　是月帝至自上都　詔淮南行省左丞相泰費音統淮南諸軍討所陷郡邑仍命湖廣平章勒呼穆以所部苗軍聽其節制泰費音駐濟寧已久糧餉苦不給乃命有司給諸軍牛具以種麥自濟寧達于海州民不擾而兵賴以濟又議立士兵元帥府輪番耕戰　和州鎭撫徐達軍自太平進克溧水將攻集慶路初陳埜先之爲書也陽爲招辭意實激之不意其衆遂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官軍合朱元璋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軍克溧陽埜先乃收餘衆屯于板橋陰與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合爲書以報太平言集慶城三面阻水不利步戰晉王渾王濬隋賀若弼韓擒虎楊素皆以戰艦取勝今環城三面元帥與苗軍建寨其中連絡三十餘里陸攻則慮其斷後莫若南據溧陽東擣鎭江扼險阻絶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下也元璋知其計以書復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功今吾渡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拒之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形同勢異足下柰何舍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乃遣裨將習伯容攻蕪湖縣克之置永昌翼以伯容爲萬戶　托克托行至大理騰衝

知府高惠見托克托欲以其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以絶之是月朝廷遣官移置阿輕乞之地高惠以托克托前不受其女首發鐵甲軍圍之

九月郭天敘張天祐督兵自官塘經同山進攻集慶之東門陳埜先自板橋直抵集慶攻南門自寅至午城中堅守埜先邀郭天敘飲殺之擒張天祐獻于福壽亦殺之（考異）明實錄二公郭張皆戰死陳基西夏永年二公勳德詩序云二公生擒郭張今從余本紀事錄二帥俱沒諸將遂奉朱元璋為都元帥 陳埜先追襲至葛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謀殺之遣壯士五十衣青衣出迎埜先不虞其圖己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攢槊刺殺之埜先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曼濟哈雅擁舟師結寨采石為掎角規復太平

先是河南行省平章達實巴圖爾以兵進次長葛與劉福通野戰為其所敗將士奔潰是月至中牟收散卒團結屯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遂與博囉特穆爾相失會劉哈喇布哈來援大破賊兵獲博囉特穆爾歸之復駐汴梁東南青堽 冬十月丁巳立淮南行樞密院于揚州 甲子帝謂右丞相定珠等曰敬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以來闕于舉行朕將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必繁文卿等其議典禮從其簡者行之 庚午以衍聖公孔克堅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其子希學襲封衍聖公 癸酉哈瑪爾奏言郊祀之禮以太祖配皇帝出宮至郊祀所便服乘馬不設內外儀仗教防隊子齋戒七日內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二日於大明殿西幄殿一日在南郊祀所 丙子以郊祀命皇太子祭告太廟 己卯立黃河水軍萬戶府於小清口 十一月壬辰親祀上帝於南郊以皇太子為亞獻攝太尉右丞相定珠為終獻 甲午台哈布哈為湖廣行省左丞相總兵招捕沔陽等處荊襄諸軍悉聽節制仍給以功賞宣敕金銀牌面 戊戌介休縣桃杏花 戊申中書右丞相定珠以病辭職命以太保就第治病 庚戌賊陷饒州路 是月達實巴圖爾攻夾河賊大破之 賊陷懷慶命右丞布哈討之 十二月壬子朔朱元璋釋萬戶納克楚北歸納克楚者穆呼哩裔孫也初獲時待之甚厚而納克楚居常鬱鬱不樂至是元璋召語之曰為人臣者各為其主況爾有父母妻子乎遂縱之歸 己巳以諸軍供餉浩繁命戶部印造明年鈔本六百萬錠給之 乙亥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己大赦天下 是月達實巴圖爾調兵進討大敗劉福通等於太康遂圍亳州小明王出居安豐 立興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于興元路 己未哈瑪爾矯詔遣使賜托克托鴆遂卒年四十二訃聞中書遣尚舍卿七十六至阿輕乞之地易棺衣以斂托克托儀狀雄偉頎然出于千百人中而器宏識遠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于天性至于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以惑羣小急復私讎君子病焉 是歲荊州大水薊州雨血湖廣雨黑雪陝西有一山西飛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為深潭 紅巾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汝寧府達嚕噶齊察罕特穆爾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乃北渡盟津

焚掠至懷州河北震動察罕特穆爾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特穆爾夜襲之擒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特穆爾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一不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

盜起常之無錫江浙行省議以重兵殲之平章政事慶圖曰赤子無知迫於有司故弄兵耳苟諭以禍福彼無不降之理盜聞之果投戈解甲請爲良民

先是倪文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爲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半參議中書省事成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綱紀何或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非親親之道也遵曰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羹荅之柰何今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衆皆韙其論除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爲參政離省僅六日丞相每決大議則曰姑少緩之衆莫曉其意及遵復入喜曰大政事今可決矣

召陝西行省平章綽斯戩（舊作搠思監今改）知樞密院事俄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初綽斯戩奉命討賊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爲動及是復爲執政一日入侍帝見其面有箭瘢深歎閔之遂有是命

杜遵道相小明王得寵專權劉福通疾之令甲士撾殺遵道福通遂爲丞相後稱太保（考異　福通殺遵道事元史本紀繫是年二月今從徐氏後編）小明王徒擁虛名事皆決于福通福通每陷一城以人爲糧食既盡復陷一處故其所過赤地千里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三十一 起柔兆涒灘正月盡彊圉作噩六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六年春正月壬午朔改福建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爲福建行中書省 是日張士誠弟士德陷常熟州時江陰羣盜互相吞噬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入城殺英時英就招安爲判官州之僚佐無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利其貨賄逗遛不進英乘閒挈家逃去過江求救于士誠乃質妻子借兵復仇士誠初未決英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士誠乃遣士德率高郵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遂陷常熟 丁酉太保定珠以病辭職不允 庚戌中書左丞相哈瑪爾罷先是哈瑪爾既相以前進西僧爲恥者其父圖嚕曰我兄弟位宰輔宜道人主以正今圖嚕特穆爾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之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圖嚕特穆爾圖嚕特穆爾恐太子爲帝則己必先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瑪爾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老耶帝即與圖嚕特穆爾謀去其兄弟遂罷哈瑪爾辛亥御史大夫舒蘇亦罷以綽斯戩爲御史大夫復以定珠爲中書右丞相 是月薊州地震 倪文俊建僞都于漢陽迎徐壽輝居之 三月壬子朔張士德陷平江路據之〔攷異〕士誠陷平江元史本紀月而不日後編從明實錄今仍之 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鏑鄉村農夫游懼鐖鑵投充壯丁生不習兵烏合瓦解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以便宜陞漕運萬戶托因爲參政統領官軍義民捍禦境上平章達嚕噶齊六十病亡陞松江府達嚕噶齊哈薩沙爲平江達嚕噶齊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泰爲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止有元帥王與敬一軍戰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與敬淮西人也張士德衆纔三四千人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接刃明日緣城而上遂陷平江路托因匿俞家園自刎不死游兵殺之哈薩沙于境外聞城破自溺死貢師泰率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遁變姓名匿跡于海濱既而崑山嘉定崇明州相繼降維揚蘇昌齡避亂居吳門士德用爲參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爲王宮改平江路爲隆平府設省院六部百司凡寺觀庵院豪門巨室將士爭占而居無虛者時義軍府參謀楊椿守齊門淮兵奄至衆皆不知所爲椿獨謂寇不足畏明日城且陷椿猶躍馬呼其子若有所指授追者及之遂并遇害椿妻求得其尸亦自經死椿蜀之眉山人徙居吳中教授强起就小職卒舉家殉義云嘉定州倅奉印降賊州吏尤鼎臣沮之爲其將所縶且誘以官鼎臣抗不受杖百錮于家 癸丑圖嚕特穆爾辭職不允 綽斯戩劾奏哈瑪爾及其弟舒蘇等罪惡帝曰哈瑪爾兄

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與朕弟伊勒哲伯皇帝實同乳且緩其罰令出征自效丙辰右丞相定珠及平章政事僧格實哩復言其罪惡不已乃命其兄弟出城受詔貶哈瑪爾惠州安置舒蘇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初額森特穆爾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瑪爾及是籍哈瑪爾家而所得之庫藏尚封識未啓時中外皆謂帝怒其譖托克托兄弟之故而不知有易主之謀實坐不軌之罪也哈瑪爾之死距托克托遇鴆才數十日人皆快之 平江既陷嘉興地當衝要有司告急驛使不絶于道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兵少策無所出檄苗軍帥楊鄂勒哲(舊作楊完者今改)來守嘉興鄂勒哲取道自杭以兵劫達實特穆爾使陞己爲本省參知政事達實特穆爾遂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 乙丑禁銷毀販賣銅錢 丙寅命翰林國史院太常禮儀院擬皇后奇氏三代謚號王爵 己卯命集賢直學士楊俊民致祭曲阜孔子廟仍葺其殿宇 王與敬抵嘉興楊鄂勒哲欲殺之與敬遂往松江謀結水寨於澱山諸湖令上戸供給其軍名曰守禦實戀其地倡女也達嚕噶齊巴圖特穆爾知府崔思誠皆與之不協會浙省又命元帥特古呼斯等提兵鎮守二帥抗衡不相下己亥夜與敬率萬戸戴列孫等自西門縱火大譟官僚潰散與敬自以輜重出西門乙巳鄂勒哲部將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與敬遂北走通波塘降於張士誠子女玉帛悉爲苗軍所有民亦持梃相逐列孫等死者過半苗軍在松江一月焚劫淫掠死者填塞街巷 常州豪民黄貴甫間道歸款張士德許爲內應寇至不戰而城陷改常州路爲毘陵郡士德之圍常州也萬戸府知事劉貞以援兵不至命其子毅賫蠟書浮江間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毅未及還城已陷貞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

常遇春攻官軍於采石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連艦大破之曼濟哈雅僅以身免自是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辛巳朔朱元璋率諸軍取集慶自太平水陸竝進至江陵鎮攻破陳兆先營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六千人擇其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多疑懼不自安元璋覺其意是日令入宿衞環榻而寢悉屏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元璋解甲安寢達旦疑懼者始安 壬午徐壽輝復寇襄陽 癸未臺臣言係官牧馬草地俱爲權豪所占今後除規用總管府見種外餘盡取勘命大司農召募耕墾歲收租課以資國用從之 丁亥以今秋出師詔和買馬六萬匹 先是集慶嘗有警湖廣平章勒呼穆將苗軍來援事平還鎮揚州而勒呼穆御軍無紀律苗蠻素獷悍日事殺擄莫能治俄而苗軍殺勒呼穆以叛集慶之援遂絶人心震恐倉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民乃願爲兵以自守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因下令民多貲者皆助糧餉激厲士卒爲完守計朝廷知其勞數賞賚之至是太平兵大集馮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陳敗官軍于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爭進遂圍之福壽督兵出戰多敗于是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兵力實不能支庚寅城破福壽猶督兵巷戰

兵潰乃獨據胡牀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更欲拒戰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國存則生國破則死尚安往哉達嚕噶齊達尼達斯見其獨坐若有所爲者從問所決因留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達尼達斯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賀方方晉寧人以文學名事聞贈福壽江浙行省左丞相追封衛國公謚忠肅 朱元璋之取集慶也克城之日曼濟哈雅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于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嘉福壽之忠爲棺衾以禮葬之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 癸巳張士誠自高郵徙居隆平宮服御器用皆擬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爲天祐三年國號大周歷曰明時自稱周王設學士員開宏文館以陰陽術人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蔣輝爲右丞潘元明爲左丞史文炳同知樞密院事其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士誠以吳民多艱牧守者非才悉選而更張之自令丞簿尉以及錄事錄判同日命十有一人各賜衣馬粟芻有差 初孫撝奉使抵高郵士誠不迎詔既入城拘撝于宅室欲降之撝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遣人約鎮南王剋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遇害 丙申倪文俊陷常德路總兵官溫都喇遁 丁酉立行樞密于杭州命江浙行省左丞相達實特穆爾兼知行樞密院事節制諸軍省院等官竝聽調遣凡賞功罰罪招降討逆許以便宜行事 是日建康兵取鎮江路朱元璋既定集慶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戢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常縱軍士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營救乃免于是命徐達爲大將軍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進兵攻鎮江翌日克之苗軍元帥鄂勒哲出走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遂分兵徇金壇丹陽下之改鎮江路爲江淮府命徐達湯和爲統軍元帥鎮守其地 戊申方國珍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竝兼防禦海道事 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四月辛亥以中書平章政事綽斯戩爲左丞相 壬子張士誠將趙打虎陷湖州攷異士誠陷湖州元史本紀與松江常州竝繫是年之二月今從徐氏後編改湖州路爲吳興郡 是月帝如上都 張士誠將史文炳率兵自泖湖入古浦塘破澱湖柵苗軍一矢不發夜中遁去松江遂陷士誠即令文炳鎮松江 五月丙申倪文俊陷澧州路 乙巳賊寇辰州守將和尚以鄉兵擊敗之 六月乙卯建康兵取廣德路改爲廣興府以鄧愈守之 壬申建康降人陳保二誘執詹李二將降于張

士誠保二常州奔牛堰人聚衆以黃帕首號黃包頭軍鎮江既下遂降于建康至是復叛

乙亥朱元璋遣儒士楊憲通好于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深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搆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以比己于隗囂不悅留憲不遣

是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雷州地大震

楊鄂勒哲以數萬衆屯嘉興先鋒呂才以七千衆屯王江涇商旅不行軍容甚盛張士德遂不敢取道嘉興乃自平望烏墩直擣杭州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特鄂勒哲兵强漫不爲備寇至城遂陷達實特穆爾遁平章政事遵達實哩戰死居民黃仲起妻朱氏及妾馮氏仲起弟妻蔡氏俱自縊死達實特穆爾遁入富陽鄂勒哲乃以苗軍及官軍分爲三路蔣英從大麻塘棲董旺從硤石長安身率劉震朱誠從海鹽黃灣而進呂才呂昇屯守嘉興士德知鄂勒哲分路而來遂應接不暇一敗于臯亭再敗于謝村三敗于央城巷賊水從德清陸從海鹽遁去遂復杭州達實特穆爾乃還〔攷異〕元史順帝紀及明太祖實錄皆不言閣杭之辦爲士德今據輟耕錄樂郊私語補入

董摶霄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州不利賊乘勝東下斷官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津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摶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摶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西門突出賊後約白旗一麾卽還既而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砦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陳而往翼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

初禮部尚書致仕婺源汪澤民寓居宣州時賊數來犯江東廉訪使道通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至是長槍軍索諾木巴勒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鬬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賊益衆城陷澤民爲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事聞贈江浙行省左丞追封譙郡公謚文節澤民宋端明殿學士藻之七世孫也

秋七月己卯朔建康諸將奉朱元璋爲吳國公以御史臺爲府置江南行中書省元璋兼總省事置官屬以韓林兒自稱宋後遙奉之文移除授悉以龍鳳紀年〔攷異〕明太祖初起本不借韓林兒之力特以其稱宋後而遙奉之耳用兵拜爵未嘗稟命於林兒林兒亦置之不問蓋力不足制之聊以示羈縻而已明人于遙奉林兒之事多諱而不言後之辨證者多引葉子奇草木子及方孝孺所撰越國公舊本爲龍鳳紀年之證然於林兒之授元璋以平章仍無所據也徐氏後編于是年大書曰宋置江南等處行中書省治應天府以左副元帥朱元璋爲江南行省平章政事得承制封拜時龍鳳二年也徐氏此條失之誣矣豈有毫無確據以意度之遽以元璋之平章由于林兒所授哉今從明史本紀書之以後稱元璋爲吳國公用通鑑稱沛公例也

是月秦從龍應聘而至從龍洛陽人初仕爲校官累遷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吳國公命徐達訪之達下鎮江得從龍還報吳國公喜卽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親至龍江迎之以入居從龍于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之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吳國公呼爲先生而不名

渤海楊乘嘗爲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坐事免官寓居松江士

誠遣其黨張經往招之乘曰與客痛飲無一言客問盍行乎乘曰乘以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尙何行之有經促其行愈急乘命其子具牲醴告祖禰追暮起行後圃顧西日晴好慨然曰人生晚節如是足矣夜分乃整衣冠自縊死　張士誠以舟師攻鎭江吳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吳國公使諭達曰張士誠起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鎭江是其交已變當速出兵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達乃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請益師于是復遣兵三萬往助之達軍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城東南士誠遣數萬衆來援達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之仍命總管王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戰于龍潭鋒旣交均用以鐵騎橫衝其陳陳亂士誠兵退走遇伏遂大敗　八月己酉朔張士誠將江通海降于吳　丙辰奉元路判官王淵等以義兵復商州　庚午吳國公以諸將虐取陳保二嘗致叛且攻常州久不下命自元帥徐達以下皆降一官以書責之曰虐降致叛老師無功此吾所以責將軍其勉思補過否則罰無赦　是日倪文俊陷衡州路元帥甄崇福戰死　甲戌彗見于張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　是月帝至自上都　黃河決山東大水　張士誠將史文炳以水師數萬攻嘉興楊鄂勒哲以大軍四伏使小舟數百十艘餌之賊檣艫蔽天排江而下追至杉青東西岸多積葦以待適南風大作岸上舉火賊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衆遂捨舟登陸進逼城下戰于冬瓜堰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者數千張士信以伏水遁還然鄂勒哲以肆掠人貨財婦女部曲驕橫民間謠曰死不怨泰州張生不謝寶慶楊

九月戊寅朔吳國公如江淮府入城先謁孔子廟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耕桑築城開塹命總管徐忠置金山水寨以遏南北寇兵遂還尋改江淮府爲鎭江府

庚辰汝潁賊李武崔德等破潼關參知政事舒穆爾嚕戰死　壬午豫王喇特納實哩同知樞密院事定珠引兵復潼關河南平章伯嘉努以兵守之　丙申潼關復陷伯嘉努兵潰豫王復以兵取之李武崔德敗走　戊戌賊陷陝州及虢州　詔以太尉納琳復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遷行臺治紹興　賊旣陷陝虢斷殽函之路勢欲趣秦晉知樞密院事達實巴圖爾方節制河南軍調兵部尙書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特穆爾卽鼓行而西夜拔殽陵立柵交口陝州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特穆爾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旣拔賊始覺不敢動卽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特穆爾追襲之壓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潰以功陞僉河北行樞密院事　冬十月丁未大名路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彗墮地有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爲石青黑色光瑩形如狗頭其斷處如新劃者有司以聞太史驗視云天狗也命藏于庫　戊申張士誠以兵敗于常州遣其下孫君壽奉書至建康請和言旣納保二又拘楊憲遣兵來逼咎實自貽願與講和以解困

厄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二百斤以爲犒軍之費吳國公復書云爾既知過歸使餽糧卽當班師不墮前好且曰大丈夫舉事當赤心相示浮言夸辭吾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　鎭南王退駐淮安趙君用自泗州來寇乙丑城陷淮東廉訪使褚布哈死之鎭南王被執踰月不屈與其妻皆赴水死（攷異）鎭南之死元史祇云寇陷淮安而不記爲何寇實錄辨證云據王逢詩序則爲趙君用君用以丙申冬陷淮安以丁酉冬據淮稱王其失淮奔谷都當在戊戌閏耳後編從之今仍其舊初布哈爲副使與判官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猗角布哈尋上章劾總兵者逗撓之罪朝廷錄其功陞廉訪使甲有智勇與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布哈頗賴之總兵者怒其劾己乃易甲別將擊賊欲以困布哈甲去韓信城陷賊因掘壍圍淮安餉路絕元帥吳德琇運米萬斛入河爲賊所掠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死者仆道上卽取啗之草木魚鳥韡皮弓筋皆盡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荊棘力既盡城陷布哈猶據西門力鬭中傷見執爲賊所殺次子伴格冒刃護之亦見殺布哈隰州石樓人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贈翰林學士承旨追封衞國公諡忠肅先是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摶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爲急務今日之計莫若于黃河上下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二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言江淮多流移之人并安東海寧沭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歸者宜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才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淮安卒陷于賊　十一月張士誠將誘降吳兵七千人因挾之以攻徐達湯和壘壬午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軍奔入城士誠復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進師圍之　丁亥流星大如酒杯色青白尾迹約長五尺餘光明燭地起自東北東南行沒于近濁有聲如雷　劉福通遣將分略河南山東河北京師大震　是月河南陷廉訪副使諳普遁徙河南廉訪司于沂州又于沂州置分樞密院以兵馬指揮使司隸之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卒于池州布延特穆爾持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其將兵所過不受餽遺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養于叔

父阿珠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時稱爲花馬平章
十二月庚申河南行省平章達實巴圖爾大破劉福
通兵于太康先是朝廷遣托歡來督兵達實巴圖爾
父子親與劉福通敵自巳至酉大戰數合達實巴圖
爾墜馬博囉特穆爾扶令上馬先還自持弓矢連發
以斃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已而率大軍進逼陳留
攻取夾河劉福通寨是日次高柴店距太康三十里
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之比
曉督陳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郛
斬首數萬擒僞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僞丞相王
羅二人太康悉平遣博囉特穆爾告捷京師帝賜勞
內殿王其先臣二世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樞
密院事守禦汴梁弟識里穆雲南行省左丞子博囉
特穆爾四川行省左丞將校僚屬賞爵有差　是月
倪文俊陷岳州路殺威順王子岱特穆爾　湖廣參
政額森特穆爾與左江義兵萬戶鄧祖勝合兵復衡
州　寧國路長槍元帥謝國璽寇吳廣興府元帥鄧
愈擊敗之擒其總管武世榮獲兵千餘人　是歲詔
沿海州縣爲賊所殘掠者免田租三年　河南行省
左丞相台哈布哈駐軍南陽嵩汝等州叛民皆降軍
勢大振　陝西行臺監察御史李尚絅上關中形勢
急論凡十有二事　命大司農司屯種雄霸二州以
給京師號京糧以浙西被陷海運不通故也　義兵
元帥方家努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闕鉤結同黨相
煽爲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爲患江浙行省平
章慶圖言于丞相達實特穆爾曰我師無律何以克

敵必斬方家努乃可出師達實特穆爾遂與慶圖入
其軍斬首以徇民大悅既而苗軍帥楊鄂勒哲進右
丞以功自驕因求取慶圖女慶圖初不許時苗軍勢
盛達實特穆爾方倚以爲重强爲主婚慶圖不得已
以女與之　廣西苗軍五苗從元帥阿爾斯藍（舊作阿思
蘭今改）沿江下抵廬州淮東都元帥余闕移文謂苗蠻
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爾斯藍還軍苗軍有暴于境
者即收殺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
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
政仍守安慶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率
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
寧縣達嚕噶齊伯嘉努戰死普勝本巢湖水軍降於
徐壽輝驍勇善用雙刀號爲雙刀趙云
至正十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己丑杭州降黑
雨河池水皆黑　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
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
守禦仍命各路達嚕噶齊提調聽宣慰使司節制
二月丙午朔吳國公遣將耿炳文劉成自廣德趣長
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
門打虎走湖州戊申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士
誠守將李福安達實曼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
百人降　壬子賊犯七盤藍田命察罕特穆爾以軍
會達爾瑪齊爾守陝州潼關哈喇布哈由潼關抵陝
州會豫王喇特納實哩及定珠等同進討　癸丑以
征河南許亳太康嵩汝大捷詔赦天下　戊辰知樞
密院事托克托復鄧州調客省使薩爾達溫等攻黃

河南岸賊大破之　壬申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
州簽樞密院托歡死之　甲戌倪文俊陷陝州　是
月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
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喇特納實哩及省院官皆
洶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特
穆爾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
其軋己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
歸乃遺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脣齒
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特穆爾得書大喜遂
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入潼關與賊遇戰
輒勝殺獲以億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
詔授察罕特穆爾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四川行省
左丞　詔以高寶爲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將兵取中
興路不克倪文俊遂破轆轤關　三月乙亥義兵萬
戶賽甫鼎阿密勒鼎叛據泉州　庚辰毛貴陷萊州
守臣山東宣慰副使釋嘉納死之　壬午吳將徐達
等克常州初常州兵雖少而糧頗多故堅拒不下及
誘叛軍入城軍衆糧少不能自存達等攻之益急呂
珍宵遁遂克之改常州路爲常州府達又與常遇春
桑世傑率兵徇馬馱沙克之　甲午毛貴陷益都路
益王邁努遁丁酉陷濱州自是山東郡邑皆陷以江
淮行樞密院副使董摶霄爲山東宣慰使從布蘭奚
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而沒濟
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爲保燕趙計以衛京
師不報　監察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
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

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
爲征伐之禍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
尤中時弊大略謂陛下因循自安不豫防慮今海內
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
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酖毒之
惑皆宜痛絕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
時此事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有警
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之宜將帥飾敗爲功
指虛爲實大小相謾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激功
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兵之將貪婪之將怯
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
面諛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
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
所存者封邱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
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
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
限之費而供將師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
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
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
何自而至乎頻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畏不至于
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征
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出爲山
南廉訪簽事　前海南海北宣慰使王英益都人也
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襲父職爲莒州翼千戶父
子皆善用雙刀人號之曰刀王初漳州盜起詔江西
行省右丞雅克特穆爾討之時英已致仕平章巴薩

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投老可以義激乃使人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其軍賊平英功居多及益都陷英時年九十有六謂其子宏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何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而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葬之 大司農呂思誠卒謚忠肅思誠氣宇凝定不爲勢利所屈三爲祭酒一法許衡之舊受教者後多爲名士 夏四月丙午監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素不訓練誠爲虛設倘有不測良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奠安根本固堅人心之急務況武備莫重于兵而養兵莫先于食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官于河南克復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于農之意爲今之計宜權命總兵官于軍官內選能撫字軍民者授以路府州縣之職要使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益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帝嘉納之 乙卯毛貴陷莒州 辛酉達實巴圖爾加太尉四川行左丞相 漢中道廉訪司劾陝西行省左丞蕭嘉努遇賊逃竄失陷所守郡邑詔正其罪 丁卯吳國公兵取寧國路先是徐達常遇春率兵略寧國長槍元帥謝國璽棄城走守臣拜布哈楊仲英等閉城拒守城小而堅攻之久不下遇春中流矢裹創而戰吳國公乃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攻之仲英等不能支開門請降百戶朱文貴殺妻妾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屬縣相繼下亮祖六合人初爲義兵元帥太平克來降尋叛去數敗吳兵諸將莫能當至是縛亮祖以獻吳國公曰今何如亮祖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吳國公壯而釋之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乙亥朔張士誠遣其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犯長興屯上新橋吳守將耿炳文出師擊敗之原明等遁去 命樞密院事布蘭奚進兵討山東 戊寅平章政事齊拉袞特穆爾復武安州等三十餘城 己卯吳兵攻泰興張士誠遣兵來援元帥徐大興張斌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泰興 丙申中書左丞相綽斯戩進爲右丞相召遼陽行省左丞相泰費音爲中書左丞相 詔天下免民今歲稅糧之半

銅陵縣尹羅德萬戶程輝降于吳常遇春率師駐銅陵池州路總管陶起祖亦來降具言城中兵勢寡弱可取之狀遇春遂謀取池州是日遣興國翼分院判官趙忠元帥王敬祖等攻其青陽縣趙普勝出兵拒敵敬祖以數十騎衝其陳陳亂乘勢疾擊遂破之克其縣 吳樞密院判俞通海以舟師略太湖馬蹟山降張士誠將鈕津等遂趣東洞庭山士誠將呂珍率兵禦之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彼衆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集其衆邀諸險以擊我何以當之不如與之戰于是身先士卒矢中右目下通海不爲動徐令勁者被己甲立船上督戰呂珍不得利乃引去 六月甲辰朔以實勒們爲中書分省右丞守濟寧 丙辰監察御史托克托穆爾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爲害尤大宜令中書省就

台哈布哈達實特穆爾阿嚕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從之。

己未，以徹爾特穆爾妻都爾蘇並爲御史大夫。

庚申，吳國公遣長春府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略江陰州。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敵，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士誠兵奔潰。繼祖據其山，是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悉歸於吳，士誠侵軼路絕。

壬申，御史大夫特哩特穆爾劾陝西知行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罷之，令居于草地。

癸酉，溫州路樂清江中龍起，颶風作，有火光如毬。

是月，劉福通犯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趣關中，毛貴自山東趣大都。其勢復大振。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三十二 起彊圉作噩七月盡著雍閹茂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七年秋七月丙子，吳徐達率兵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先鋒趙德勝麾兵而進，擒士德，送建康，遂循望亭、甘露、無錫諸寨，皆下之。士德驍鷙有謀，士誠陷諸郡，士德力居多，及是被擒，士誠爲之喪氣。己卯，御史大夫特哩特穆爾奏續輯風憲宏綱。庚辰，吳國公遣兵取徽州路，元帥胡大海等既克績溪，遂進兵攻徽州，守將元帥巴斯爾布哈及建德路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擊敗之，拔其城，訥與守臣阿嚕輝、李克膺等退守遂安，大海引兵追及于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屬縣次第皆下。戊子，以李稷爲御史中丞。己丑，義兵黃軍萬戶田豐叛，入紅軍，陷濟寧路，分省右丞實勒們遁，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本周還守濟寧。甲午，監察御史達爾默色、劉傑言：「疆域日蹙，兵律不嚴，陝西、汴梁、淮、潁、山東之寇，有窺伺燕、趙之志，宜俯詢大臣，共圖克復，豫定守備之策。」不報。丙申，吳元帥胡大海進攻婺源，江浙參政楊鄂勒哲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于城下，大敗之，殺其鎮撫呂才，鄂勒哲遁去。是月，立四方獻言詳定使司。歸德府知府林茂、萬戶時公權叛，以城降于賊，歸德及曹州俱陷。八月癸丑，劉福通兵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衛輝路，博囉特穆爾舊作孛羅帖木兒，今改。與萬戶方托克托出兵擊之。是月，帝至自上都。張士德至建康，吳國公以禮待之，供珍膳，俟其降。士德不食不語。其母痛之，令士誠歲餽建康糧十萬石，布一萬匹，永爲盟信，吳國公不許。士德以身縶，事無所成，間遺士誠書，俾降元以圖建康，遂不食而死。〔考異〕後編辨誤曰：實錄載士德[illegible]初事雖[illegible]不食而死，今改陳基[illegible]文[illegible]不能屬聲[illegible]不食不義[illegible]食則以爲不食而死[illegible]其他今從之。張士誠使前江南行臺中丞曼濟哈雅爲書，請降於浙江丞相達實特穆爾，辭多不遜。楊鄂勒哲欲納之，達實特穆爾不可，曰：「我昔在淮南，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士誠使者往返，訖無就，乃遣其僞陞平太守周仁，親詣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鄂勒哲因勸納降，乃許之。士誠始要王爵，達實特穆爾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實特穆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鄂勒哲又力以爲請，達實特穆爾雖外爲正辭，然實幸其降，又恐拂鄂勒哲意，遂授士誠太尉，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改隆平府復爲平江路。士誠還居府治，雖奉正朔，而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朝廷顧以招安士誠爲達實特穆爾功，詔加太尉。後聞士德之死，追封楚國公，而以士信爲江淮平章政事。初，達實特穆爾假周伯琦行省參政招諭張士誠，及是已降，除伯琦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士誠留之未行，拜左丞。士誠爲造第宅于乘魚橋，厚其廩給。九月癸酉朔，婺源州元帥汪同與守將特穆爾布哈不協，以總管王起宗、黟縣萬戶葉茂、祁門元帥馬國寶降于吳。甲戌，江浙平章夏章等亦降于

吳丙子以御史大夫蔓都爾蘇（舊作老的沙今改）為中書平章政事丙戌吳廣興翼元帥費子賢率兵攻武康與守將潘萬戶戰斬首百餘級遂下之甲午澤州陵川縣陷縣尹張輔死之戊戌台哈布哈（舊作太不花今改）復大名路幷所屬州縣辛丑詔中書右丞額森布哈御史中丞成遵奉使宣撫彰德大名廣平東昌東平曹濮等處獎勵將帥是月命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噶（舊作紐的該今改）加太尉總諸軍守禦東昌時田豐據濟濮率衆來寇擊走之倪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壽輝將陳友諒襲殺之友諒佐文俊攻陷諸州郡有功遂用領兵為元帥及文俊迎壽輝居漢陽而專其政柄友諒心不平至是襲殺文俊併其衆自稱宣慰使尋為平章政事閏月癸卯有飛星如盃青色光燭地尾約長尺餘監察御史多爾濟等劾奏知樞密院事哈喇巴圖爾失陷所守郡縣詔正其罪乙丑潞州陷丙寅賊攻冀寧察罕特穆爾遣兵擊走之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拒戰月餘賊竟敗走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巴延統水軍戍焉冬十月壬戌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山巴延與戰四日夜不勝趨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于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余闕擊斬之其兵乃退壬申吳中翼大元帥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常遇春及吳國寶率舟師抵城下合攻自辰至巳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擒別將魏壽徐天麟等官軍敗走薄暮復以戰船數百艘來逆戰復大敗之遂克池州甲申吳國公閱軍于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兵攻揚州路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衆降先是至正十五年明鑑聚衆淮西以青布為號名青軍人呼為一片瓦其黨張監驍勇善用槍又號為長槍軍纍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鎮南王博囉布哈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為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久之明鑑等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糧乏衆無所託命殿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為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不知大義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于宗廟耶麾其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譟而起因逐鎮南王而據其城鎮南王走淮安為趙君用所殺明鑑等兇纍益甚居城中居民以為食至是兵大敗不支乃出降得其衆數萬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麟耿再成守之改揚州路為淮海府以李德林知府事城中居民僅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乃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戊戌曹州賊入太行山達實巴圖爾與知樞密院事達哩瑪寶里以兵討曹州賊官軍敗潰達哩瑪寶里死之是月靜江路山崩地陷大水關中賊散走南山者出自興元陷秦隴據鞏昌有窺鳳翔之志察罕特穆爾即分兵入守鳳翔而遣諜者誘賊圍其城賊果來圍之厚數十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

之城中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聲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黨皆遁還關中悉定。十一月辛丑山東道宣慰使董搏霄復請令江淮等處各枝官軍分布連珠營寨於隘口屯駐守禦且廣屯田以足軍食從之。汾州桃杏花。壬寅賊侵壺關察罕特穆爾以兵大破之。十二月丙戌徐壽輝將明玉珍陷重慶路據之玉珍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以信義爲鄉黨所服初聞壽輝兵起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授元帥隸倪文俊麾下鎮沔陽與官軍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微眇既而以兵千人槳斗船五十泝夔而上時青巾盜李喜喜聚兵苦蜀義兵元帥楊漢以兵五千禦之屯平西左丞相鄂勒哲圖鎮重慶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身走順流下巫峽遇玉珍訟之且言重慶可取狀玉珍未決萬戶戴壽曰攻重慶事濟據蜀不濟歸無損也從之遂進克其城鄂勒哲圖遁父老迎入城玉珍禁侵掠市肆晏然降者相繼

己丑吳國公下令釋輕重罪囚以干戈未寧人心初附故也。丁酉慶元路象山縣鵝鼻山崩。戊戌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卒初汝頴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元獻招捕之策千餘言時不能用遂乞致仕帝不允會大赦宣赴內府元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及卒賜賻甚厚贈大司徒追封楚國公謚曰文元性度雍容處己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冊命制誥多出其手。己亥流星如金星大尾約長三尺餘起自太陰近東而沒化爲青白氣。庚子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達實巴圖爾卒于軍中時詔遣知院達理瑪實哩來援分兵雷澤濮州而達理瑪實哩爲劉福通所殺達勒達諸軍皆潰達實巴圖爾力不能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爲達實巴圖爾通和書遺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達實巴圖爾知之一夕憂憤死。初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帝命董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布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鬭騎兵少卻至彌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潛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衆無遺者于是濟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譖于總兵太尉努都爾噶令搏霄依前詔從布蘭奚同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是冬張士誠築城虎邱山因高據險役月餘而畢。是歲詔諭濟寧李秉彝田豐等令其出降敘復元任嘯亂士卒仍給資糧欲還鄉者聽。義兵千戶余寶殺其知樞密院事寶圖以叛降于毛貴余寶遂據棣州。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許有壬以老病乞致仕許之有壬前朝

舊德皇太子頗加敬禮一日入見方臂鷹爲樂遽呼左右屏去始見之　盜據齊魯中書參知政事崔敬與平章達實參政諳普分省陵州陵州乃南北要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敬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其能上聞賜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敬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已疲乃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詔從之河北燕南士民接踵而至積粟百萬石綺段萬匹以給軍費民獲少蘇　中書右丞烏古遜良楨論罷陷賊延坐之令有惡少年誣知宜興州張復通賊之罪中書將籍其孥吏抱案請署良楨曰手可斷案不可署同列變色卒不署良楨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食鹽浙東西長生牛租瀕海被災圍田稅民皆德之

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丙午趙普勝陳友諒等陷安慶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死之賊之來攻也初自東門登城闕簡死士擊却之已而併軍攻東西二門又擊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臨城闕分命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賊益生兵來攻是日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州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耶律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特穆布哈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和碩布哈新李盧廷玉葛延齡丘巹許元炎奏差烏圖纓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圖倫岱經歷楊恆知事余中懷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强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卻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輓之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艱辭不往遂死於安慶贈淮南江北行省平章追封豳國公諡忠宣〔攷異〕余闕之諡從元史本傳書之錢辛楣曰余公贈諡諸書所載互異程國儒序青陽集云諡文忠追封夏國公張紳以爲初封夏國公諡忠愍改贈豳國公諡忠宣丁鶴年又稱爲余文貞公宋景濂手定元史而集中余左丞傳亦作文忠未審孰得其真余按改諡之說近是議者謂兵興以來死節之臣余闕與褚布哈爲第一　庚戌張士誠兵攻常州吳守將湯和擊敗之獲卒數百人　吳行樞密院判鄧愈遣部將王弼等攻婺源州兵至城西與守將特穆爾布哈戰自旦至日昃殺傷五百餘人不下乙卯〔攷異〕元史本紀作庚戌今從後編分兵爲三道並進遂拔其城特穆爾布哈死之士卒皆降凡三千餘人復遣萬戶朱國寶攻高河壘克之　乙丑大風起自西北益都土門萬歲碑仆而碎　丙寅田豐陷東平路　丁卯知樞密院事布蘭奚與毛貴戰于好石橋官軍敗績走濟南　是月詔達寶巴圖爾子博囉特穆爾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領其父原管軍馬　詔察罕特穆爾屯陝西李思齊屯鳳翔

二月己巳朔議團結西山寨大小十一處以爲保障命中書右丞達實特穆爾左丞烏古遜良楨等總行提調設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編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應 毛貴陷青滄二州遂據長蘆鎭 中書省奏以陝西軍旅事劇去京師道遠供費艱難請就陝西印造寶鈔爲便從之遂分戸部寶鈔府等官置局印造仍命諸路撥降鈔本與平準行用庫倒易昏幣布于民間 癸酉毛貴陷濟南路守將愛迪戰死毛貴立賓興院選用故官以姬京周等分守諸路又于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車百兩以挽運糧儲官民田十止收三分冬則陸運夏則水運 董摶霄將赴長蘆謂人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摶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詔拜摶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摶霄曰賊至當如何摶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摶霄前猝問爲誰摶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事聞贈摶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謚忠定昂霄禮部尚書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摶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大亂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乙亥吳國公以吳楨爲天興翼副元帥使與其兄良守江陰時江陰兵不滿五千而與張士誠接境良兄弟訓練士卒嚴爲警備屯田以給軍餉敵不敢犯民甚賴之 吳國公命元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殷繁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于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卽非委任之意 山東賊漸逼京畿辛巳詔以台哈布哈爲中書右丞相總兵討之 壬午田豐復陷濟寧路甲戌陷輝州丙戌努都爾噶聞田豐近逼東昌棄城走城遂陷 丁亥察罕特穆爾調兵復涇州平涼保鞏昌

庚寅王士誠自益都犯懷慶路守將周全擊敗之

丁酉興元路陷 三月己亥朔日色如血 加右丞相綽斯戩太保 庚子毛貴陷般陽路 辛丑大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徧地俱見火空中有兵戈之聲 癸卯王士誠陷晉寧路總管杜賽因布哈死之 己酉劉福通遣兵犯衛輝河南行省平章博囉特穆爾擊走之進克濮州 庚戌毛貴陷薊州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特穆爾以兵屯涿州察罕特穆爾卽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它盜而自將精銳赴召 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乙卯遂犯漷州至棗林已而略柳林蹂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人心大駭廷臣或勸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論紛然獨左丞相泰費音執不可帝乃命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喇布哈以兵拒之戰于柳林官軍捷賊退走京師乃安 吳國公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

縣錄囚凡笞罪者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贓者免徵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畏法無以爲治吳國公曰自喪亂以來民初離創殘以歸于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爲本而刑新國則宜用輕典若執而不變非時措之道也　丙辰吳國公遣兵取建德路先是鄧愈朱文忠胡大海率兵由昱嶺關進攻建德道出遂安長槍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追至淳安降其衆三千餘人遂安守將洪某率兵五千援淳安大海與之戰擒將士四百餘人由是直抵建德參政布哈院判慶壽等皆遁父老何良輔等以城降改建德路爲嚴州府　以周全爲湖廣行省參知政事統鄂囉等軍移鎮嵩州白龍寨　丁巳田豐陷益都路　察罕特穆爾欲赴召涿州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上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而南察罕特穆爾留禦之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州賊果出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緇重走山谷遂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幷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卻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行臺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于是朝廷乃詔察罕特穆爾守禦關陝晉冀鎮撫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特穆爾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己責　夏四月己巳朔趙普勝自樅陽寇池州陷之執吳守將趙忠　庚午江浙行省左丞楊

鄂勒哲以舟師攻徽州吳將胡大海等擊敗之丁丑鄂勒哲又攻建德吳將朱文忠擊敗之鄂勒哲遁去

甲申陳友諒陷龍興路省臣道通和尼齊棄城遁

壬午田豐陷廣平路大掠退保東昌詔元帥方托克托以兵復廣平　癸未以諸處捷音屢至詔頒軍民事宜十一條　甲午陳友諒遣部將王奉國陷瑞州路　是月帝如上都　察罕特穆爾李思齊會宣慰使張良弼郎中郭擇善宣慰同知拜特穆爾平章政事定珠總帥汪長生努各以所部兵討李喜喜于鞏昌李喜喜敗入蜀察罕特穆爾駐清湫思齊駐斜坡良弼駐秦州擇善駐崇信拜特穆爾駐通渭定珠駐臨洮各自除路府州縣官徵納軍需思齊良弼同謀襲殺拜特穆爾分總其兵思齊尋又殺擇善　五月戊戌朔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運糧萬戶　察罕特穆爾遣其將以兵復冀寧　劉福通攻汴梁壬寅守將珠展（舊作竹貞今改）棄城遁福通遂入城立宮闕自安豐迎其主小明王居之以爲都　陳友諒遣部將康泰邵宗鄧克明等以兵寇邵武路　庚戌陳友諒陷吉安路　癸丑監察御史密濟爾海七十等劾太保中書右丞相台哈布哈乙卯削台哈布哈官安置蓋州初台哈布哈奉命討賊既渡河即上疏謂賊勢張甚軍行宜以糧餉爲先昔漢韓信行軍蕭何餽糧方今措置無如丞相泰費音者如令泰費音至軍中供給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矣其意實銜泰費音欲其至軍中即害之也時參知政事布延特穆爾張晉等分省山東二人者嚮劾壽圖不進兵

台哈布哈至則以其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鄂勒哲特穆爾爲右丞之日嘗劾其罪亦加以失誤事制之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欲害之事聞廷議喧然左丞相泰費音以其欲害己也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而于帝前力排之于是下削奪之詔以知樞密院事烏蘭哈達代總其兵仍命烏蘭哈達節制河北諸軍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周全節制河南諸軍

辛酉陳友諒兵陷撫州路　是月山東地震天雨白毛　六月戊辰朔台哈布哈伏誅台哈布哈聞有詔夜馳詣劉哈喇布哈求救解劉哈喇布哈故台哈布哈部將也以破賊累有功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駐兵保定見台哈布哈至因張樂大宴舉酒慷慨言曰丞相國家柱石有大勳勞如此天子終不害丞相是必爲讒言所間我當往見上白之丞相毋憂也即走至京見泰費音泰費音問其來故哈喇布哈具以告泰費音曰台哈布哈大逆不道今詔已下爾乃敢妄言耶不審處禍將及爾矣哈喇布哈聞泰費音言噤不能發泰費音度台哈布哈必在哈喇布哈所即語之曰爾能致台哈布哈以來吾以爾見上爾功不細矣哈喇布哈因許之泰費音乃引入見帝賜賚良渥初哈喇布哈之事台哈布哈也與倪晦者同在幕下台哈布哈每委任晦而哈喇布哈計多阻不行哈喇布哈心常以爲怨及是知事已不可解還縛台哈布哈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于路　察罕特穆爾調浩爾齊（舊作虎林赤今改）關保同守潞州拜察罕特穆爾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便宜行事　癸酉吳左副都指揮使朱文忠率兵攻浦江下之義門鄭氏舉家避兵山谷間文忠重其累世雍睦訪得之悉送還家禁兵士無侵犯　吳中翼左副元帥謝再興等率兵略石埭縣與陳友諒兵遇擊敗之擒其將錢清等三人

庚辰關先生破頭潘等陷遼州浩爾齊以兵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晉寧路城中死者十二三郡人喬彝性高介有守名稱重一時至是整衣冠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其上令妻子婢妾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賊首王士誠使人至彝家邀致之至則彝死矣賊平贈彝臨汾縣尹賜謚純潔有張嵩起者汾州人也嘗用薦徵爲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賊去晉寧復陷汾州嵩起與妻亦赴井死晉寧人王佐爲賊所獲欲降之佐詬詈不輟亦遇害　乙酉命左丞相泰費音督諸軍守禦京城便宜行事　甲午張士誠兵寇常熟縣吳守將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　自江南行臺移治紹興即撒達嚕噶齊邁爾古斯爲行臺鎮撫邁爾古斯大募民兵爲守禦計與舒嚕宜遜（舊作石抹宜孫今改）夾攻處州山賊遂平之擢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時浙東西郡縣多殘破獨邁爾古斯保障紹興境內晏然民愛之如父母達實特穆爾承制授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及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屬縣邁爾古斯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爲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朝議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珠格與國珍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憤邁爾古斯擅舉兵且恐生事即使人召至私第計事至

則命左右以鐵鎚撾殺之斷其頭擲廁溷中民聞之無不慟哭邁爾古斯寧夏人也黃中率其衆復讎盡殺拜珠格家人及臺府官員掾吏獨留拜珠格不殺以告于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將呂珍以兵守紹興拜珠格尋遷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寘圖劾拜珠格陰害帥臣幾致激變宜寘諸嚴刑詔削其官安置湖州而已（考異）[illegible]秋七月丁酉朔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周全據懷慶路以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特穆爾駐軍洛陽遣拜特特穆爾以兵守碗子城周全來戰拜特特穆爾為其所殺全遂盡驅懷慶民渡河入汴梁庚子吳廖永安敗張士誠于狼山獲其戰艦而還丁未布蘭奚以兵復殷陽路已而復陷癸丑賊兵犯京城刑部郎中布哈守西門夜開門擊退之丙辰吳總管胡通海等攻破九華山寨時寨首鮑萬戶有衆二千據險自固四面設礧石機弩兵不能進通海乃引兵潛由磴道攀援魚貫而上因風縱火燔其寨遂克之乙未劉福通遣周全引兵攻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全之攻洛陽也察罕特穆爾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會賊已退因追至虎牢塞諸險而還是月京師大水蝗民大饑是月江南行省右丞郭天爵謀害吳國公事覺吳國公殺之天爵天秩之弟也八月丁卯朔江浙行省平章錫達布討饒州貪財玩寇久無功遂妄稱遷職福建行省至福建為廉訪僉事般若特穆爾所劾拘之興化路庚辰陳友諒兵陷建昌路辛巳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降于毛貴己丑張士誠兵寇江陰吳守將吳良擊走之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陰約張士誠以兵攻楊鄂勒哲鄂勒哲倉卒不及備遂自殺其衆皆潰鄂勒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用法深刻任意立威而鄧子文金希伊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達實特穆爾惡之士誠素欲圖鄂勒哲遣其部將史文炳往杭州謁鄂勒哲相見甚歡文炳大設宴盛陳烏銀器皿并金鐵鞍之類盡以遺鄂勒哲自是約為兄弟及士誠與達實特穆爾合謀文炳率衆圍鄂勒哲營鄂勒哲遣吏致牲酒為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無死得以底裏上露文炳報不可鄂勒哲乘城拒戰十日力盡自經死其弟巴延亦自殺文炳解衣裹鄂勒哲屍瘞祭之其後追封鄂勒哲潭國公謚忠愍巴延衡國公謚忠烈鄂勒哲部將員成等欲為報仇遣苗軍元帥台哈布哈奉書納款于建康且言其部將李福等三萬餘人在桐廬皆願效順吳國公命朱文忠往撫之庚寅以婁都爾蘇為御史大夫詔作新風紀九月丁酉朔詔授錫班特穆爾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其妻雲中郡夫人子觀音奴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表其門先是錫班特穆爾為趙王位下總管府事其妻嘗保育趙王及是部落明里叛欲殺王錫班特穆爾與妻謀以其子觀音奴服王平日衣冠居王宮夜半夫妻衛趙王微服遁去賊至遂殺觀音奴趙王得免事聞故旌其忠焉褒封唐贈諫議大夫劉蕡為昌平文節侯關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興和

塞外諸郡　中書左丞張沖請立團練安撫勸農使
司二道一奉元延安等處一鞏昌等處從之　壬寅
詔中書參知政事布延布哈治書侍御史李國鳳經
略江南　癸卯詔以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慶圖爲江
南行臺御史大夫時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多爲吳
所有而明台則制于方國珍杭蘇則制于張士誠憲
臺綱紀不復可振徒存空名而已　丙午賊兵攻大
同路壬戌平定州陷　乙丑陳友諒陷贛州路江西
行省參政全普諳薩里及總管哈納齊死之時江西
下流諸郡皆爲友諒所據普諳薩里乃與哈納齊戮
力同守友諒遣其將圍城因使人脅之降普諳薩里
斬其使日擐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遂
自剄哈納齊守贛尤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
哈納齊謂之曰與汝戰者我也爾毋殺吾民當速殺
我遂遇害　冬十月辛未〔攷異〕元史本紀作壬申今從後編吳將胡大
海取蘭溪州先是大海至婺之鄉頭擒萬戶趙布延
布哈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溪官軍千人出戰敗
之克其城廉訪使趙秉仁等被執立寧越翼元帥府
分兵守其要害遂進攻婺州路　甲戌吳將徐達邵
榮克宜興先是達等攻宜興久不下吳國公遣使謂
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
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
乏城必破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遂
拔其城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于
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戰敗遂爲所獲士誠欲降之
不屈　壬午監察御史楊珠布哈劾中書右丞相綽
斯戩任用私人都埒書作朵列今改及妻弟崔鄂勒哲特穆
爾舊作崔完者帖木兒今改印造僞鈔事將敗令都埒自殺以滅口
綽斯戩乃請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乙酉監察御史
達爾瑪實哩王彝等復劾之請正其罪帝終不聽
壬辰大同路陷達嚕噶齊鄂勒哲特穆爾棄城遁
是月博囉特穆爾統領諸軍復曹州　十一月辛丑
吳立管領民兵萬戶府吳國公曰古者寓兵于農有
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
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伍
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
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爲民如此則
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　癸卯陳友諒陷汀州路
丁卯田豐陷順德路先是樞密院判官劉起祖守順
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强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
食之至是城陷起祖遂盡驅其民走入廣平　甲子
吳國公以胡大海兵攻婺州不克乃自將親軍副都
指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攻之　十二月乙丑朔日
有食之　癸酉關先生破頭潘沙劉二等由大同直
犯上都焚燬宮闕留七月乃轉略遼陽　甲申吳取
婺州路達嚕噶齊僧珠浙東廉訪使楊惠死之先是
吳國公出師至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問漢高帝光武
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一天下其道何由對曰此
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公英明神
武驅除禍亂未嘗妄殺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
而未遂生息吳國公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

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恆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又聞前學士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吳國公悅命參帷幄師進至德興聞張士誠兵據紹興諸暨乃取道蘭溪以至婺州遣使入城招諭不下遂圍之初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承制授浙東宣慰副使舒穆嚕宜遜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又以前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蕭山縣尹蘇友龍爲照磨而宜遜又自辟郡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爲郡山谷聯絡盜賊憑險竊發不易平治宜遜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計皆殲殄無遺類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至是聞吳兵抵蘭溪且逼婺而宜遜弟厚遜方守婺其母亦在城中宜遜泣曰義莫重于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哉卽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赴援而親率精銳爲之殿深等至松溪觀望不能進吳國公謂諸將曰婺倚舒穆嚕宜遜故未肎卽下聞彼以獅子戰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險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遏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矣翌日僉院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于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深等遁去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于是同僉樞密院甯安慶與都事李相開門納敵楊惠僧珠皆戰死南臺御史特穆爾賚斯院判舒穆嚕厚遜等皆被執吳國公入城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民皆安堵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中書分省召儒士許元葉瓚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宗顯和州人少攻儒業博涉經史于是命宗顯開郡學延宿儒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厚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無不欣悅

是月太白經天者再吳國公發倉賑寧越貧民有女子曾氏自言能通天文詭說災異惑衆吳國公以爲亂民命戮于市

是歲河南賊蔓延河北前江西廉訪僉事巴延家居濮陽言于省臣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已大至巴延乃渡漳北行鄉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州與賊遇賊知巴延名士生劫之以見其帥帥誘以富貴巴延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有司上其事贈僉太常禮儀院事太常上謚議曰以城守論之巴延無城守之責而死與江州守李黼同以風紀論之巴延無在官之責而死與西臺御史張桓同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請謚曰文節從之

江西諸郡皆陷撫州路總管吳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陳友諒遣人辟之當臥牀不食以死自誓乃舁牀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爲屈遂隱居吉水縣之谷坪踰年以疾卒

京師大饑疫而河南北山東郡縣皆被兵各挈老幼男女避居京師以故死者相枕籍資正院使保布哈（舊作朴不花今改）請于帝市地收瘞之帝及皇后皇太子省院諸臣施捨無筭而保布哈亦自出財賄珍寶以佐其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

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舁負相踵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二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錠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爲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保布哈高麗人亦曰王布哈皇后奇氏微時與布哈同鄉里相爲依倚及布哈以閹人入事后累遷爲資正院使后益愛幸之至是欲要譽干權故有斯舉　帝嘗爲近幸臣建宅親畫屋樣又自削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楹檻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爲之京師遂稱魯般天子內侍利其金珠之飾告帝曰此屋比某家殊陋劣帝輒命易之內侍因刮金珠而去奇后見帝造作不已嘗挽上衣諫曰陛下年已大子年已長宜稍息造作且諸夫人事上足矣無惑于天魔舞女輩自愛惜聖躬也帝艴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此兩月不至后宮后亦多畜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以此遺之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爲名家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鞾帽器物皆仿高麗舉世若狂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三十三（起屠維大淵獻正月盡上章困敦六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十九年春正月，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率兵號二十萬寇信州路，江東廉訪副使巴延布哈德濟（舊作伯顏不花的斤今改）自衢引兵援信，遇奉國于城東，力戰破走之。鎮南王子大聖努（舊作大聖奴今改）、樞密院判官席閏等迎巴延布哈德濟入城共守。後數日，賊復來攻，巴延布哈德濟大饗士卒，出城奮擊，又大敗之。（〔考異〕元史本紀春正月甲午朔，陳友諒兵陷信州路，守臣江東廉訪副使巴延布哈德濟力戰死之。蓋連書其事耳。忠義傳云巴延布哈德濟于正月自衢援信，大破賊，至六月而城始陷，乃自刎。今從傳。）

乙巳，吳國公以寧越既定，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正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爾等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即身及子孫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衆心豫附，大功可成矣。

丙午，遼陽行省陷懿州路，總管呂震死之，贈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東平郡公。

戊申，吳將邵榮破張士誠兵于餘杭。

上都之初陷也，廣寧路總管郭嘉聞之，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遼陽陷，嘉將衆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伍百餘人，紿言官軍，嘉疑其詐，俄果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隊夾攻之，殺獲甚多。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竭家所有衣服財物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父有勳王室，今之盡忠，吾分內事也。況身守此土，當死生以之。餘不足恤矣。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挽弓射其呼者，中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嘉遂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事聞，贈河南江北行省左丞，追封太原郡公，謚忠烈。嘉之守廣寧也，招集義兵數千，教以坐作進退，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故東方諸郡糧富兵精，稱嘉為最。

察罕特穆爾（舊作察罕帖木耳今改）命樞密院判官陳秉直、班布爾實（舊作八不沙今改）將兵二萬守冀寧。

乙卯，方國珍遣使奉書獻金帶于吳。先是吳國公遣典籤劉辰招諭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竝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隨辰來獻金綺。于是復遣使報之。然國珍雖納款，其實陰持兩端也。

戊午，吳雄鋒翼元帥王遇成、孫茂先率兵攻臨安縣，張士誠遣其右丞李伯昇來援，茂先擊敗之。伯昇斂兵退守。茂先攻之不下，引兵還。僉院胡大海攻諸暨，守將戰敗，宵遁，萬戶沈勝以衆降，遂改諸暨州為諸全州，嵊縣萬戶郝原請降于吳。

二月甲子朔，張士誠復攻江陰，戰艦蔽江而下，吳守將吳良禦之，戒諸將勿輕動。頃之，士誠兵陳于江濱，良命弟禎率一軍出北門與戰，鋒纔交，復遣元帥王子明率壯士出南門合擊之，士誠不能支，遂敗，溺死甚衆。

癸酉，吳將邵榮攻湖州，屢敗張士誠兵，其將李伯昇斂

兵退守，攻之弗克，乃還屯臨安。辛巳，樞密副使多爾濟(舊作朵兒只，今改。)以賊犯順寧，命張立將精銳由紫荊關出討，鵰鶚由北口出迎敵。甲申，叛將梁炳攻辰州，守將和尚擊敗之，以和尚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賊由飛狐、靈邱犯蔚州。庚寅，御史臺言：「先是召募義兵，用鈔銀一百四十萬錠，多近侍權倖冒名關支，率為虛數，請命軍士凡已領官錢者，立限出征。」詔從之，已而不果行。是月，詔博囉特穆爾(舊作孛羅帖木兒，今改。)移兵鎮大同，以為京師捍蔽。置大都督兵農司，仍置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博囉特穆爾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其擾。台哈布哈(舊作太不花，今改。)之潰兵數萬，掠山西，察罕特穆爾遣陳秉直分兵駐榆次招撫之，其首領悉送河南屯種。三月癸巳朔，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略衢州，復遣兵陷襄陽路。甲午，吳下令宥獄囚。辛丑，京城北兵馬司指揮周哈喇岱(舊作哈剌歹，今改。)與林知和等謀叛，事覺，伏誅。丁巳，張士誠兵攻建德，吳將朱文忠禦之于東門，使別將潛出小北門，間道過鮑婆嶺，由碧雞塢繞出其陳後，夾擊，大破之。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路獻于吳，且以其次子關為質。吳國公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不信，變而為質子；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關後改名明完。陳友諒遣部將趙普勝寇寧國太平縣，江南總制胡惟賢命萬戶陳允同義士江炳叔率鄉兵五千擊敗之，普勝復寇陵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于柵江口，復破走之。壬戌，詔定科舉流寓人名額，蒙古、色目、南人各十五名，漢人二十名。夏四月癸亥朔，汾水暴漲。賊陷金、復等州，司徒、知樞密院事佛嘉努(舊作佛家奴，今改。)調兵平之。甲子，毛貴為趙君用所殺。帝以天下多故，詔卻天壽節朝賀。皇太子及羣臣屢請舉行如故，帝不聽，曰：「俟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無復言。」癸酉，吳兵復池州。初，趙普勝既陷池州，令別將守之，而自據樅陽水寨，數往來寇掠境上。元帥徐達患其侵軼，遣院判俞通海等擊敗之，俘其將趙牛兒等。普勝棄舟走陸，又擒其部將洪鈞等，并獲艨艟數百艘，遂復池州。吳僉院胡大海率元帥王玉等攻紹興軍，至蔣家渡，遇張士誠兵，擊敗之，獲戰艦五十餘，又連戰于三山斗門、白塔寺，皆捷，擒士誠卒五十餘人，恐其叛，悉斬于雙溪之上。張士誠復攻建德，駐兵大浪灘。吳將朱文忠遣兵由烏龍嶺循胥口而上，擊破之。庚辰，吳叛將陳保二寇宜興，守臣楊國拒戰，擒保二，檻送寧越，伏誅。張士誠復遣兵爭建德，據分水嶺，朱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擊破其營。丁亥，張士誠兵擊常州，守將湯和擊敗之。己丑，賊陷寧夏路，遂略靈武等處。張士誠將李伯昇攻婺源，吳將孫茂先擊敗之。五月壬辰朔，以陝西行臺御史大夫鄂勒哲特穆爾(舊作完者帖木兒，今改。)為陝西行臺左丞相，便宜行事。丁酉，皇太子奏請巡北邊以撫綏軍民，御史臺臣上疏固留，詔從之。先是中書左丞成遵言：「宋自景祐以來百五十年，雖無兵禍，常設寓試名額，以

待四方游士今淮南河南山東四川遼陽及江南各省所屬州縣避兵士民會集京師如依前代故事別設流寓鄉試之科令避兵士民就試添差試官別爲考校依各處元額選合格者充之則無遺賢之患矣禮部議寓試解額依元額減半既而福建鄉試取江西流寓者十五人察罕特穆爾又請河南舉人及避兵儒士不拘籍貫依河南元額就陝州應試從之

辛亥吳國公將還建康召胡大海于紹興旣至諭之曰寧越爲浙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以爾爲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巴延布哈(舊作伯顏不花今改)在衢州其人多智術舒穆嚕伊遜(舊作石抹宜孫今改)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常遇春同心協力伺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句樂鳳綜理錢糧軍務事未幾有三人稱趙宋子孫請再命大海攻紹興願爲內應吳國公知其詐命法司拷問乃張士誠使爲間并其家屬誅之　山東河東河南及關中等處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大饑　察罕特穆爾圖復汴梁是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劉福通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察罕特穆爾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福通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敵敵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福通自是不敢出　先是陳友諒弟友德營于信州城東繞城植木柵急攻之巴延布哈德濟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衰有大呼于城下者曰有詔參謀該里丹(舊作海魯丁今改)臨城問何來曰江西來該里丹曰如此乃賊耳吾大元臣子豈受爾僞詔汝不聞張睢陽事乎僞使者不答而去時軍民唯食草苗茶紙旣盡括韡底煮食之又盡羅掘鼠雀及殺老弱以食然猶出兵大破賊六月王奉國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巴延布哈德濟登城麾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支萬戶顧馬兒以城叛城遂陷席閏出降大聖努該里丹皆死之巴延布哈德濟力戰不勝遂自刎部將蔡誠盡殺妻子與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廣爲奉國所執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爲忠死不爲降生汝等草中一盜爾吾豈屈汝乎奉國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絕時義兵陳受戰敗爲賊所擒亦痛罵不屈賊焚之先是巴延布哈德濟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所念者太夫人耳卽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卽死何憾巴延布哈德濟因命子額森布哈奉其母間道入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謚曰桓毅　甲子張士誠將呂珍圍諸全州胡大海自寧越率兵救之珍堰水以灌城大海奪堰反以灌珍珍勢蹙乃于馬上折箭求解兵大海許之王愷謂大海曰彼猾賊難信

不如因而擊之，可大勝也。大海曰：吾已許人而背之，不信；縱其去而擊之，不武。遂引兵還。　是月，吳僉院俞通海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吳國公曰：普勝勇而無謀，陳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常爲普勝畫策，普勝倚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于是厚待客。客喜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生平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說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知，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　秋七月壬辰朔，以遼陽賊勢張甚，起前中書右丞相綽斯戩（舊作搠思監，今改）爲遼陽行省左丞相，便宜行事。　乙巳，吳同僉樞密院常遇春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之以登，又于大西門、大南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守臣廉訪使宋巴延布哈等悉力備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架千斤稱鉤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以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所架礮，督將士攻圍益急。　戊申，命國王囊嘉特（舊作囊加歹，今改）加中書平章政事，佛嘉努（舊作佛家奴，今改）額森布哈（舊作也先不花，今改）知樞密院事，赫嚕（舊作黑驢，今改）等統領特默齊（舊作探馬赤，今改）軍，進征遼陽。　趙君用既殺毛貴，貴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丙辰，殺趙君用，遂與其所部自相讎敵，彭早住不知其所終。　是月，以張士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八月辛酉朔，倪文俊餘黨陷歸州。　庚午，吳將朱文遜、秦友諒攻無爲州，取之。　察罕特穆爾諜知汴梁城中食且盡，乃與諸將閻思孝、李克彝、虎林赤等議，分門而攻。戊寅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主小明王，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仍據安豐。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居民二十萬，軍無所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仍便宜行事。詔告天下。察罕特穆爾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　己卯，蝗自河北飛渡汴梁，食田禾盡。　九月癸巳，以中書平章政事特哩特穆爾（舊作帖里帖木兒，今改）爲陝西行省左丞相，便宜行事。　吳奉國上將軍徐達、僉院張德勝率兵自無爲州登陸，夜至浮山寨，敗趙普勝別將于青山，追至潛山。陳友諒遣參政郭泰渡沙河逆戰，德勝復大破之，斬郭泰，遂克潛山，命將守之。　乙未，陳友諒殺其將趙普勝。初，友諒既忌普勝，又有言普勝欲歸吳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己，聞其至，且燒羊出迎于鴈汊，登舟見友諒，友諒遂執而殺之，併其軍。　乙巳，以湖南北、浙東西四道廉訪司之地皆陷，詔任其所便之地置司。　丙午夜，白虹貫天。　丁未，吳取衢州路。時常遇春圍城兩月餘，攻擊無虛日，樞密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下約降。是夕，斌潛出

小西門，迎吳軍入城，宋巴延布哈不知其降，猶督兵拒戰，俄而城中火起，遇春等入城，衆遂潰，總管馮浩赴水死，宋巴延布哈及院判都尼（舊作朶粘，今改）等被執。改衢州路爲龍游府，進遇春僉樞密院。　甲寅，吳遣博士夏煜授方國珍福建行省平章、參政，國珉僉樞密分院事，各給符印，仍以所部兵馬城守，候命征討。煜至慶元，國珍欲不受，業已降，欲受之，又恐見制，乃詐稱疾，但受平章印，告老不任職，遇使者亦頗倨，惟國珉開院署事。　自中原喪亂，江南漕久不通，至是河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舊作伯顏帖木兒，今改）、戶部尚書曹履亨，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巴延等至杭州，傳詔令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實特穆爾（舊作達識帖睦邇，今改）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巴延往來開諭，二人乃奉詔。　冬十月庚申朔，詔京師十一門皆築甕城，造弔橋。　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壬申，吳元帥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卒于軍。廷玉，僉院通海之父也。　張士誠兵攻江陰，吳守將吳良遣萬戶聶貴、蔡顯率衆閒道出無錫三山，絕其後，士誠兵遁去。　張士信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州城，分爲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糧遠役，而督事長吏復藉之酷斂，鞭扑箠楚，死者相望。自七月興工，至是月始畢，僚屬爲立碑以紀功。初，嘉興通判繆思恭當張士信來攻楊鄂勒哲，命典火攻，官軍大捷；及是城杭州，士信檄思恭統所屬工徒就役，欲乘此僇辱之，俾治西北面數十百丈。思恭每作則先人，止則後衆，勞來督罰，殊得衆心，視他所築倍堅好，士信亦無柰何。一日，巡工至其所，日已暮，而工猶未輟，士信曰：「日入而息，何獨勞民如此？」思恭曰：「平章禮絕百司，猶日夕敬共王事，況小民敢偷餘晷？」士信曰：「此人口利如錐，何怪杉青牐畔烈烈偪人！」思恭曰：「今幸太尉革面，國家借此得成獎順之典，若念杉青之役，猶恨不力。縱逸平章耳！」士信曰：「別駕好將息，言及杉青，猶使人肉跳不止。」　十一月壬寅，吳兵取處州路。初，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舒穆嚕伊遜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以守處州。吳國公既定寧越，卽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至是僉院胡大海帥師入境，伊遜追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鎭撫陳仲賢、照磨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敵。久之，右司郎中劉基棄官而歸，伊遜無可與謀者，將士怠弛，皆無鬭志。大海乃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連拔桃花嶺、葛渡二砦，進薄城下，伊遜戰敗，棄城走，將士皆潰散，遂克處州。胡大海部將繆美分兵略定諸縣，得葉琛，使諭胡深曰：「吾王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僇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險阻偷生旦夕，何如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乃出降，龍泉、慶元皆平。　戊申，陳友諒兵陷杉關。　十二月甲子，張士誠以分水之敗，復遣其將據新城三溪，結寨，數出寇掠。吳元帥何世明擊破之，斬其將，分水兵潰去，自是士誠不敢窺嚴、婺。　戊辰，吳國公命僉院常遇春帥師攻杭州。杭民尙奮

後無蓄積城門既閉米旋盡糟糠與米價等既而糟糠亦盡以油車糠餅擣屑啖之餓死者十六七　知樞密院事烏蘭哈達(舊作兀良哈台今改)領台哈布哈軍其所部方托克托(舊作方脫脫今改)與弟方巴特穆爾(舊作方伯帖木兒今改)時保遼州烏蘭哈達屯孟州是月與察罕特穆爾部將班布爾實等交兵已而烏蘭哈達獨引達勒達軍還京師方托克托等乃從察罕特穆爾　先是陳友諒破龍興其僞主徐壽輝欲徙居之友諒恐其來不利于己遣人尼其行壽輝不得已而止至是壽輝復欲往友諒仍遣人止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行次江州友諒陽遣使出迎而陰伏兵于城西門外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以江州爲都奉壽輝居之友諒自稱漢王立王府于城西隅置官屬自此事權一歸于友諒壽輝但擁虛位而已　上都宮闕既廢是歲以後帝不復時巡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奇氏乃謀內禪遣資政院使保布哈(舊作朴不花今改)諭意于丞相泰費音泰費音不答皇后又召泰費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泰費音終依違而已太子欲去之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噶(舊作紐的該今改)聞而歎曰晉人國之紀也苟去之國將何賴乎數于帝前左右之故太子之志不得逞會努都爾噶卒太子遂決意去泰費音以中書左丞成遵及參知政事趙中皆泰費音所用兩人去則泰費音之黨孤于是監察御史邁珠(舊作買住今改)僧格實哩(舊作桑哥失里今改)承望風旨嗾寶坻縣尹鄧守禮弟子初等誣告遵中與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贓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使成獄遵等皆杖死中外冤之泰費音知勢不可留數以疾辭位後數年御史臺臣辯明遵等誣枉詔給還所授宣敕　初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琳(舊作納麟今改)赴召由海道入朝抵黑水洋阻風而還至是復由海道趨直沽山東俞寶率戰艦斷糧道納琳命其子安安及同舟人拒之破其衆于海口遂抵京師帝遣使勞以上尊皇太子亦饋酒脯而納琳感疾日亟卒于通州年七十有九　京師有鶬鴰百羣夜鳴至曉連月乃止居庸關子規啼　錢清場鹽司會稽楊維禎遷江西儒學提舉未上值兵亂避地杭州張士誠聞其名欲見之維禎謝不往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略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辭以閣下之所爲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于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姦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爲者也然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于忠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輸受降人不疑任私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況爲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行位之權矣有假佞以爲忠者有託詐以爲直者有飾貪虐以爲廉貞者閣下信佞爲忠則斬尚用矣信詐爲直則趙高用矣信貪虐爲廉貞則蹠蹻者進隨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拜寇而乞生某太守

望敵而先退閣下禮之爲好人養之爲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破切政柄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訖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爲閣下計者少而爲身謀者多也閣下身犯六畏釁隙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于小安而無長慮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于閣下惟以東南切望于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爲錢鏐大伯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維禎之言於乎晚矣衆惡其切直目爲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達實特穆爾爲保障而納賄不已維禎上書諷之由是不合久之乃徙居松江

至正二十年春正月己丑朔察罕特穆爾請以鞏縣改立軍州萬戶府招民屯種從之　御史大夫魯達實(舊作老的沙今改)中丞耀珠(舊作攸任今改)奏今後各處從宜行事官員毋得陰挾私讎明爲舉索輒將風憲官吏擅自遷除侵擾行事沮壞臺綱從之　己亥夏煜自慶元還建康言方國珍奸詐狀非兵威無以服之吳國公曰吾方致力姑蘇未暇與校乃遣都事楊憲傅仲章往諭之曰及今能滌心改過不負初心則三郡之地庶幾可保不然吾恐汝兄弟敗亡妻子爲僇徒爲人所指笑也國珍不省　癸卯大寧路陷　乙卯會試舉人知貢舉平章政事巴特瑪實哩(舊作都麻失里今改)同知貢舉翰林學士承旨李好文禮部尙書許從宗考試官國子祭酒張翥等言舊例各處鄉試舉人三年一次取三百名會試取一百名今歲鄉試所取比前數少止有八十八名會試三分內取一分合取三十名請于三十名外添取五名從之　是月張士誠破濠州遣其將李濟據之尋又破泗徐邳等州　二月戊午朔中書左丞相泰費音罷爲太保俾養疾于家御史臺言時事艱危正賴賢材宏濟泰費音以師保兼相職爲宜帝不能從會陽翟王勒呼木特穆爾(舊作阿魯輝帖木兒今改)倡亂騷動北邊勢逼上都皇太子乃言於帝命泰費音留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泰費音遂往有同知太常院事托歡(舊作脫歡今改)者泰費音子額森呼圖克(舊作也先忽都今改)故將也聞陽翟王將至乃引兵縛王至軍前泰費音不受令生致闕下北邊遂寧初努都爾噶臥病謂人曰我疾固不起而泰費音亦不能久于位可歎也至是其言乃驗　庚申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書納款于吳時義兵萬戶賽甫鼎阿里密鼎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知國勢不振故遣文廣由海道來納款而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人請降吳國公皆厚賞之遣還招諭　是月吳將徐達克高郵尋復失之　三月戊子朔田豐陷保定路　慧見東方　吳改淮海翼爲江南等處分樞密院以繆大亨同僉院事總制軍民大亨有治才寬厚不撓多惠愛及人至于禁戢暴强剖折獄訟皆當其情民皆悅之　甲午廷試進士三十五人賜邁珠魏元禮等及第出身有差　乙巳冀寧路陷　壬

子復拜遼陽行省左丞相綽斯戩為中書右丞相時帝益厭政而宦者保布哈乘間用事為姦利綽斯戩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

是月吳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初吳國公至婺州召見濂及克處州胡大海薦基等四人即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制孫炎先奉命聘基使者再往反不起炎為書數千言陳天命以諭基基乃與三人者同至入見吳國公甚喜賜坐勞之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分爭何時定乎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公稱善基陳時務十八事且言明公因天下之亂崛起草昧間尺土一民無所憑借名號甚光明行事甚順應此王師也我有兩敵陳友諒居西張士誠居東友諒包饒信跨荊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邊海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揚首鼠竄伏陰欲背元陽則附之此守虜耳無能為也友諒劫君而脅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輕死不難以其國嘗人之鋒然實數戰民疲下乖則不驩民疲則不傳故漢易取也夫攫獸先猛擒賊先強今日之計莫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形成矣吳國公大悅曰先生有至計毋惜盡言於是設禮賢館以處基等寵禮甚至吳國公嘗問郎中陶安曰此四人者於汝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公然之復多其能讓〔考異〕劉基行狀云公與魯道原宇文公諒日縱酒西湖一日有異雲起西北一人以為慶雲將賦詩公大言曰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英主出我當輔之此說為明人所盛傳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辨其事曰劉誠意在元時有和王文明絕句云夜涼月白西湖水坐看三台上將星好事者遂傳會之謂公望西湖雲氣語坐客云後十年有帝者起吾當輔之此妄也書公嘗管紹興時感憤至欲自殺門人錫里寶抱持之得不死明初既定婺州猶佐舒穆嚕伊遜拒守是豈預自負為佐命者耶以元明閒事合考之朱說得其實矣今參用遜志齋集孫炎傳

吳國公召常遇春于杭州遇春之出師也吳國公戒之曰克敵在勇全勝在謀昔關羽號萬人敵為呂蒙所破為無謀也爾宜深戒之及攻杭州戰數不利故召還

夏四月庚申命大司農司都事樂元臣招諭田豐至其軍為豐所害

辛未僉行樞密院事張居敬復興中州

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雨雹

乙未陳友諒將羅忠顯陷辰州

是月張士誠海運糧十一萬石至京師由是方面之權悉歸士誠丞相達實特穆爾尸位而已

陳友諒兵攻池州吳將徐達等擊敗之初友諒既殺趙普勝即有窺池州之意吳國公察知之遣使謂達與常遇春曰友諒兵旦暮且至爾當以五千人守城遣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彼兵臨城城上揚旗鳴鼓發伏兵往絕其後破之必矣至是友諒兵果至其鋒甚銳直造城下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遇春曰此皆勍敵不殺為後患達不可以狀聞吳國公遣使諭諸將釋之而遇春先以夜阬殺之止存三百人吳國公聞之不懌命悉放還

閏月丙辰朔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與朱文遜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遜死之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迫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斷爾為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斷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賊

不絶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爲友諒所執亦抗罵不屈皆死之雲自濠州隸麾下每戰輒立奇功因命宿衞常在左右至是出守太平遂死于難年三十九妻郜氏一子煒生始三歲戰方急郜氏會家人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夫死吾寧獨生然花氏惟此一兒爲我善護之雲被執郜氏赴水死文遜吳國公養子也瑗饒州樂平人鼎初爲院判儀真趙忠養子襲忠職守太平尋復姓王氏至是與雲竝死于難

戊午陳友諒殺其主徐壽輝而自立友諒之攻太平也挾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于采石舟中使人詣壽輝前佯爲白事令壯士持鐵鎚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冠服皆濡濕略無儀節（攻異己友諒殺主在太平陷後元史順帝紀以其事繫五月丁亥朔日食之下誤也今從明史太祖紀及陳友諒傳）

庚申陳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士誠未報友諒自采石引舟師東下建康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言決死一戰戰不勝走未晚也獨劉基張目不言吳國公心非諸將議召基入內問計基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公曰先生計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明公若傾府庫以開士怒至誠以固人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公意益決或議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公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陸攻必不破彼以巨艦乘城故陷今彼據上游舟師十倍於我猝難復也或勸自將迎擊公曰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而以舟師順流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引還已窮日矣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良策也乃馳諭胡大海以兵擣信州以牽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命公曰汝舊與友諒游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作書僞降約爲內應且招之速來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閽舊嘗事友諒使齎書往必信公以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更速之公曰二寇合吾何以支惟速其來而先破之則士誠膽落矣閽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康公今何在閽者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驗閽者諾歸具以告公喜曰賊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夜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旦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即令張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以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公總大軍屯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左偃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舟師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二舟入友諒以舟不得竝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者知見紿即與其弟友仁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公衣紫茸甲

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公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人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而雨止命發鼓鼓大震黃幟舉國勝遇春伏兵起達兵亦至德勝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潰兵走登舟值潮退舟膠淺猝不能動殺溺死無算俘其卒二萬餘其將張志雄梁鉉喻興劉世衍等皆降獲巨艦百餘艘友諒乘別舸脫走得茂才書於其所棄舟臥席下公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志雄本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鬭志及降言于公曰友諒之東下盡撤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公乃遣達國勝德勝等追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戰德勝死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張定邊出皁旗軍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棄太平遁去達追至池州而還余某遂取安慶守之友諒還至江州據以爲都德勝廬州梁縣人也

戊寅吳兵取信州路初吳國公命胡大海擒信州大海遣元帥葛俊率兵往道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軍以臨之不可今偏師嘗敵設若挫衄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驛騷矣大海然之乃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禦衆潰遂克之先是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于民名之曰寨糧民甚病焉大海以聞公亟命罷之

吳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吳國公命長子標從受經學濂首以文學受知恆侍公左右嘗命講春秋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六月己丑命博囉特穆爾部將方托克托守禦嵐與保德等州又詔今後察罕特穆爾與博囉特穆爾部將毋得互相越境侵犯所守地因而讎殺方托克托不得出嵐與界察罕特穆爾亦不得侵其地

辛亥吳更築太平城初太平城俯瞰姑溪故陳友諒舟師得緣尾攀堞而登至是常遇春復太平乃移城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置樓堞守禦遂固

婺州之失也舒穆嚕伊遜之母爲吳將所獲令其弟以書招伊遜伊遜不至及破處州伊遜將數十騎出走至建寧聚兵欲圖恢復而所至人心已散知事不可爲歎曰處州吾所守也今吾勢窮無所往不如還處州死亦爲處州鬼耳遂以兵攻慶元耿再成擊敗之伊遜衆潰走竹口欲還福建道經桃花坑爲鄉兵所邀擊伊遜力戰死其部將李文彥收葬其屍孫炎以聞吳國公嘉其盡忠死事遣使祭之復處州民所立生祠

張士誠遣其將呂珍率舟師自太湖入陳瀆港分兵三路攻長興吳守將耿炳文親率精兵擊敗之獲甲仗船艦甚衆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三十四（起上章困敦七月盡元黓攝提格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年秋七月辛酉，博囉特穆爾敗賊王士誠于臺州。乙丑，陳友諒浮梁守將于光等以其縣降于吳。乙亥，詔博囉特穆爾總領達勒達漢兒軍馬爲總兵官，仍便宜行事。八月戊子，命博囉特穆爾守石嶺關以北，察罕特穆爾守石嶺關以南。乙未，永平路陷。甲辰，詔諸處所在權攝官員專務漁獵百姓，今後非朝廷允許，不得之任。庚戌，詔江浙行省左丞相達實特穆爾加太尉，兼知江浙行樞密院事，提調行宣政院事，便宜行事。九月乙卯朔，詔遣參知政事額森布哈（舊作也先不花，今改。）等往諭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令講和。時博囉特穆爾調兵自石嶺關直抵冀寧，圍其城三日，復退屯交城。察罕特穆爾調參政閻奉先引兵與戰，已而各于石嶺關南北守禦。壬戌，賊陷孟州，又陷趙州，攻真定路。癸未，賊復犯上都，右丞孟克特穆爾（舊作忙哥帖木兒，今改。）引兵擊之，敗績。僉山南道肅政廉訪司張楨嘗劾額森布哈及樞密院副使托克托穆爾（舊作脫脫木兒，今改。）治書侍御史努努（舊作奴奴，今改。）弄權誤國之罪，不報。及額森布哈等受和解之命，見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方構兵，中道遷延不進。楨又言額森布哈等貪懦庸鄙，苟懷自安，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慊，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奉使者之所致也，宜急殛之以儆時危。亦不報。楨乃慨然歎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即辭去，結茅安邑山谷間，不復言時事。（考異：元史張楨傳，楨劾額森布哈等在二十一年，據本紀則額森布哈奉詔往諭博囉特穆爾等自在二十年，張傳文誤衍一字也，今從本紀改正。）是月，張士誠兵侵諸全，吳元帥袁實戰死。黃岡人歐普祥，故徐壽輝將也，性殘暴，所過室廬皆焚蕩，俘掠無遺。壽輝使守袁州。陳友諒弒壽輝，徵兵于普祥，普祥不聽其節制，乃以袁州降于吳。友諒聞之，遣其弟友仁攻袁州，普祥與部將劉仁、黃彬擊敗其衆，獲友仁，鞭而囚之。友諒懼，遣其太師鄒普勝與普祥和，約各守其境，普祥乃釋友仁歸。冬十月甲申，以張艮弼爲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討南陽、襄樊。詔博囉特穆爾守冀寧，博囉特穆爾遣保保等倍道趨之，守者不納。己亥，察罕特穆爾遣陳秉直等以兵攻博囉特穆爾之軍于冀寧，博囉特穆爾軍戰敗。時詔以冀寧畀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以爲用兵數年，惟藉冀晉給其軍，以致盛強，苟與之，則彼得以足兵足食，而己無以爲資，乃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就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再遣班布爾實（舊作八不沙，今改。）以兵援之。班布爾實謂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王命，察罕特穆爾怒，殺之。

十一月甲寅朔，黃河清，凡三日。博囉特穆爾以兵侵汾州，察罕特穆爾拒之。癸酉，賊犯易州。十二月辛卯，廣平路陷。吳國公復遣夏煜以書諭方國珍。是歲，陽翟王勒呼木特穆爾（舊作阿魯輝帖木兒，今改。）擁兵

數十萬屯于穆爾古楚（舊作木兒古徹兀，今改）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帝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命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舊作禿堅帖木兒，今改）等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圖沁特穆爾走上都。關先生、沙劉二、破頭潘兵入高麗，王王顓出奔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校皆以女子配之，軍士遂與高麗為姻婭，恣情往來。高麗人因各藏其馬，一夕，傳王令，除高麗聲音者不殺，其餘並殺之。關先生、沙劉二皆死，惟破頭潘及裨將左李率輕騎萬人從間道直走西京，降博囉特穆爾，聽其調遣，後乃降于庫庫特穆爾。

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赦天下。命中書平章政事達實特穆爾（舊作答失帖木兒，今改）、參知政事七十往諭博囉特穆爾罷兵還鎮，復遣使往諭察罕特穆爾，亦令罷兵，而丞相綽斯戩（舊作搠思監，今改）與資正院使保布哈（舊作朴不花，今改）黷貨無厭，視南北兩家賂遺厚薄而啗之以密旨。南之賂厚，則曰密旨令汝併北；北之賂厚，則曰令汝併南。由是構怨日深，兵終不解。乙丑，河南賊犯杞縣，察罕特穆爾討平之。丁卯，李思齊進兵平伏羌等縣。吳院判朱亮祖率兵擊陳友諒平章王溥于饒州安仁之石港，不利而還。吳元帥朱文輝及饒州降將余椿等引兵攻池之建德，令元帥羅友賢攻東流賊壘，擒其將李茂仲。文輝又追襲其守將趙同僉，走之。二月甲申，同僉樞密院事特哩特穆爾（舊作迭里帖木兒，今改）復永平、灤州等處。吳改樞密分院為中書分省，始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令商人販鬻，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資軍餉。己丑，察罕特穆爾駐兵霍州，攻博囉特穆爾。己亥，吳置寶源局于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使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為一貫，四貫為一兩，四文為一錢，其物貨價值，一從民便。

丙午，吳議立茶法，凡產茶郡縣，並令征之。其法：官給茶引，付諸產茶郡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請引，方許出境貿易，每茶一百斤，輸錢二百，郡縣籍記商人姓名，以憑勾稽。巴特勒布哈（舊作八撒剌不花，今改）以廉訪使久居廣東，專恣自用，詔以鄂勒哲圖（舊作完者篤，今改）等為廉訪司官，而除巴特勒布哈為江南行臺侍御史。巴特勒布哈不受命，盡殺鄂勒哲圖等，唯廉訪使董鑰哀請得免。三月癸酉，察罕特穆爾調兵討永城縣，又駐兵宿州，擒賊將梁綿住。泗州守將薛顯以城降于吳。先是吳遣夏煜往諭方國珍，戊寅，國珍使者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獻吳國公，曰：吾今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粟米布帛，其它玩寶，非所好也。卻其獻。是月，張士誠海運糧十一萬石至京師。博囉特穆爾罷兵還，遣圖嚕卜（舊作脫列伯，今改）等引兵據延安，以謀入陝，張良弼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于察罕特穆爾。良弼又陰結陝西行省平章定珠，聽丞相特哩特穆爾（舊作帖里帖木兒，今改）調遣，營于鹿臺，察罕特穆爾聞而銜之。夏四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以張良弼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察罕特穆爾遣其子副詹事庫庫特穆爾（舊作擴廓帖木耳，今改）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定約，遂不復疑。庫庫本察罕甥也，姓王氏，名保保，察罕養以為子。五月，四川明玉

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　乙亥察罕特穆爾以兵侵博囉特穆爾所守之地　是月李武崔德等降于李思齊　吳命同僉朱文忠城嚴州時杭州爲張士誠所據距嚴密邇故築城爲守備　陳友諒將李明道犯信州聞吳將胡大海在浙東懼其來援乃遣兵據玉山之草坪鎭以拒敵夏德潤出兵爭之戰死　六月乙未熒惑歲星太白聚于翼　察罕特穆爾諜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欲總兵討之七月丙申輿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竝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　丙午吳雄鋒翼元帥王思義克鄱陽之利陽鎭遂會鄧愈兵攻浮梁　李明道攻信州益急吳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于胡大海大海卽帥兵由靈溪以進德濟乃引兵出城與明道戰大海縱兵夾擊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送朱文忠漢二溥之弟也文忠令爲書以招溥復送之建康吳國公皆仍其舊職用爲鄉道以取江西　秋七月甲子吳國公以都事范常爲太平府知府諭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數罹兵革疲勞甚矣當有以安集之使各得所常之官興學恤民以簡易爲治官廩有穀數千石請以給民乏種者秋稔輸官公私俱足　己巳忻州西北有赤氣蔽天如血　壬申陳友諒知院張定邊陷安慶吳守將余某戰敗奔還建康吳國公怒斬之　八月甲申吳將鄧愈克浮梁陳友諒守將侯邦佐等棄城走院判于光復攻樂平州友諒總管蕭明率衆拒戰光擊敗擒之遂克樂平　吳將胡大海率兵攻紹興部將張英恃勇輕進至城下遇伏被執死之大海圍城久不下乃引還　乙酉大同路北方夜有赤氣蔽天移時方散　先是朱文忠送李明道至吳國公問陳氏何如明道具言友諒弑主將士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公遂決意伐之召諭諸將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于公曰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師勝之兆也公於是命徐達常遇春等先發庚寅親乘龍驤巨艦率舟師泝流而上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公以陸兵疑之乃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遂復安慶長驅至小孤山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命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公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公入江州復遣達進兵追之達聞友諒欲出沔陽戰艦來拒戰乃屯沌口以遏之　甲辰吳遣兵攻南康克之改爲西寧府又分遣將士略各城之未下者東流蘄黃廣濟饒州相繼降　是月察罕特穆爾率師至鹽河遣庫庫特穆爾及諸將關思孝等會關保浩爾齊（舊作虎林赤今改）軍由東阿造浮橋以濟賊以二萬餘衆奪之關保浩爾齊且

戰且渡遂拔長清以精卒五萬擣東平東平僞丞相田豐遣崔世英等出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城下察罕特穆爾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與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令豐爲前鋒從大軍東討時察罕特穆爾猶未渡河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特穆爾分遣奇兵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邱及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大敗之棣州俞寶東昌楊誠皆降魯地悉定吳國公聞之遣使與察罕特穆爾通好謂左右曰察罕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博囉兵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之爲乎又聞其好名如田豐爲人傾側察罕待如心腹則闇于知人矣古之名將洞察幾微智謀宏遠使人不可測度察罕豈知此乎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所處何如然後議之　九月辛亥陳友諒建昌守將王溥等降于吳　甲寅吳星源翼判官俞茂攻德興克之　戊午陽翟王勒呼木特穆爾伏誅　壬戌四川賊兵陷東川郡縣李思齊調兵擊之　壬申命博囉特穆爾于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從便屯種　是月命兵部尚書齊齊克布哈舊作徹徹不花今改侍郎韓祺徵海運糧于張士誠　蜀劉楨密言于明玉珍曰西蜀形勝東有瞿唐北有劒閣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人物彫耗大王撫有之休養傷殘之民用賢治兵可以立不世之業當于此時稱大號以係人心玉珍駭然曰此非我敢望也楨曰大王所部皆四方之人若謙讓猶豫一旦將士思鄉土瓦解星散大王誰與建國乎玉珍猶不聽已而楨復言之玉珍乃謀以明年僭號　冬十月察罕特穆爾進兵逼濟南城齊河禹城皆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濟南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特穆爾令參政陳秉直劉珪守禦河南而自駐山東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竝進賊悉力拒守察罕特穆爾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城守益困　十一月戊午吳國公命參政常遇春率兵救長興先是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以衆十餘萬攻長興水陸竝進城中兵少不能禦公在江州即命華高費聚等率三路兵往援而諸軍戰皆不利遂潰耿炳文嬰城固守左副元帥劉成出戰死于是敵復圍城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取土石填壕隍放火燒水關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公以圍久不解故復命遇春往救　己未吳遣平章吳宏等攻撫州陳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僉院鄧愈自臨川間道夜襲之黎明至兵由東西北三門入克明單騎出南門走自度不能免乃詣愈降愈留克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江州見吳國公愈以兵送之至中途克明逃歸新淦　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命祕書少監程徐祀之　甲戌吳常遇春兵至長興李伯昇棄營遁遇春追擊俘斬五千餘人　是月察罕特穆爾李思齊遣兵圍鹿臺攻張良弼詔和解之俾各還汛地兵乃

解　十二月己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遣宣使鄭仁傑詣江州納降于吳仁傑言廷瑞之意以將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旣降之後願不以改屬它人吳國公有難色劉基蹴所坐胡牀公悟乃許諾以書報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它將此足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士英才得之四方多矣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來者嘗推赤心以待隨其才任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肯散其部伍使人自疑負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戮猜忌若此竟何所成近建康龍灣之役予所獲長張梁鉉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竝膺厚賞此數人者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爲計　是歲京師大饑屯田成收糧四十萬石賜司農丞胡秉彝上尊金幣以旌其功

至正二十二年春正月辛亥胡廷瑞得吳國公書意遂決遣其甥同僉康泰至江州降　甲寅詔李思齊討四川張良弼平襄漢時兩軍不和故有是命　吳國公以胡廷瑞等降遂發九江如龍興己未師次樵舍廷瑞與祝宗遣人齎陳氏所授丞相印及軍民糧儲之數來獻辛酉公至龍興廷瑞率行省僚屬迎謁于新城門公慰勞之俾各仍舊職壬戌公入城軍令肅然民皆安堵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于滕王閣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于西山戊辰築臺于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略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骨肉安全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也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累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于是民皆感悅建昌王溥饒州吳宏各率衆來見袁州歐普祥遣其子文廣來見公厚賜遣之鄧克明旣逃歸新淦復收集舊部曲仍肆劫掠至是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爲商賈乘小舟至龍興城下潛使人覘可否爲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公責其反覆囚送建康　丁卯詔以太尉鄂勒哲特穆爾（舊作完者帖木兒今改）爲陝西行省左丞相仍命察罕特穆爾屯種于陝西申諭李思齊張良弼等各以兵自效以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爲中書右丞　辛未寧州土官陳龍遣其弟良平率分寧奉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寧六縣民兵降于吳癸酉守吉安上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弟粹中詣龍興納款吳國公以本立爲西行省參政萬中都元帥粹中行軍指揮俾還守吉安　乙亥陳友諒平章彭時中以龍泉降于吳命仍其舊職

二月丁丑朔盜殺陝西行省右丞塔布岱（舊作答不歹今改）

癸未吳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叛殺守臣參政胡大海及郎中王愷總管高子玉初大海下嚴州震等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置麾下待之不

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己厚未忍發福曰舉大事寧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佑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觀弩於八詠樓下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抽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復殺大海子關住執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眞與愷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掾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驅掠城中子女西走降于張士誠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赴吳國公即命左司郎中楊元杲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鎭撫其民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不殺人不掠人婦女不焚人廬舍而已　乙酉彗見于危光芒長丈餘色青白　丁亥吳處州苗軍元帥李佑之賀仁得等聞蔣英等已殺胡大海亦作亂殺院判耿再成都事孫炎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等據其城朱文忠聞亂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以圖之再成累著勞績自偏裨擢居帥職至是佑之等叛再成方與客飯聞變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于汝乃敢反耶賊爭刺再成再成揮劍連斷數槊兵及其頸墮馬大罵不絶口死炎初被執幽空室中賊環守脅之降炎不屈仁得以炙鴈斗酒饋炎炎不受大罵曰今日乃爲鼠所困我死爲主爾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乃主上賜我者吾當服以死賊遂害之　辛卯吳國公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西南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里東南空曠復展二里餘以鄧愈爲江西行省參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爲行省都事以佐之胡廷瑞張氏贍廖永堅傅𤁗潘友慶等從公還建康　丁酉彗犯離宮西星至三月終光芒長二丈餘　壬寅吳國公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　是月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奉詔諭李思齊討四川時思齊退保鳳翔使至思齊進兵益門鎭使還思齊復歸鳳翔　三月己酉明玉珍僭稱帝于蜀國號大夏建元天統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太子倣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祭酒等官以戴壽爲冢宰萬勝爲司馬張文炳爲司空向大亨莫仁壽爲司寇吳友仁鄒興爲司徒劉楨爲宗伯牟圖南爲翰林院承旨分蜀地爲八道賦稅十取其一開廷試以策士置雅樂以供郊祀之用皆劉楨所爲也考異元史順帝紀二十二年春正月壬寅朔四川明玉珍僭稱皇帝明史太祖紀在二十二年三月明玉珍傳亦作二十二年平夏錄作二月己酉今從之　初張士誠聞蔣英之亂遣其弟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州吳守將謝再興晝夜鏖戰未決乃遣將設伏城外自引兵出戰戰既合伏起大敗之擒其將士千餘人士信憤益兵攻城再興慮不能支告急于浙東行省右丞朱文忠時金華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處州又爲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援聞邵榮將至乃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

後實。今諸全被圍日久，寇勢益盛，而我軍少，非謀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來討處州，宜借以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炳曰：善。乃揚言右丞徐達與榮領大軍至嚴州，尅日進擊。使諜者揭榜于義烏之古朴嶺，士信兵見之果驚，謀夜遁，同僉胡德濟覘知之，密與再興謀。癸丑，發壯士夜半開門出擊，鼓譟從之，寇兵亂走，自相蹂踐及溺死者甚衆。士信驕侈，不能拊循將士，常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樗蒲蹴踘酣飲為事，部將往往效之，故至于敗。 甲寅，明玉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陝西行省參政車力特穆爾等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癸亥，吳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初，洪都之降，非二人意，既降，復謀叛，時出語咎胡廷瑞，廷瑞反覆開論之，故未即發。及吳國公還建康，廷瑞遜二人為變不利于己，乃微言於吳國公，公即發使詣洪都，令二人將所部兵往湖廣，從徐達、鄧征討。二人舟次女兒港，遂以其衆叛，適遇商人布船，因掠其布為旗號，進劫洪都。是日暮，至城下，發鼓舉火，攻破新城門。時鄧愈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害，愈窘甚，從撫州門出走還建康。于是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皆死于難。公聞琛死，痛悼之。 辛未，愈至建康，公遣使詣漢陽，命右丞徐達等還軍討之。 是月，命博囉特穆爾為中書平章政事，位第二，加太尉。張良弼受節制于博囉特穆爾。李思齊遣兵攻良弼，至于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夏四月己丑，禁諸王、駙馬、御史臺、各官占匿人民，不應差役，以欲修上都宮闕故也。帝嘗以上都宮殿火，敕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因危素諫而止，至是復大興工役。 吳平章邵榮及元帥王佑、胡深等兵攻處州，燒其東北門，軍士乘城以入，李佑之自殺，賀仁得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建康，伏誅，處州復平。以王佑守之，榮乃還。 甲午，吳右丞徐達復取洪都府。時達等師抵城下，祝宗、康泰分兵拒守，達攻破之，宗走新淦，依鄧克明，後為志明所殺，函其首以獻于吳。泰走廣信，為追兵所獲，送建康。泰，胡廷瑞之甥也，吳國公以廷瑞故，特宥之。 乙未，賊新橋張陷安州，博囉特穆爾請援于朝。 是月，紹興路大疫。 五月乙巳朔，泉州岱布丹據福州路，福建行省平章雅克布哈（舊作燕只不花，今改）擊敗之，餘衆航海還，據泉州，參政陳有定復汀州路。 己未，中書參知政事陳祖仁請罷修上都宮闕，疏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順於人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之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經兵火，焚毀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于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

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可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考異）元史陳祖仁傳二十年五月上疏據順帝紀則祖仁上疏自在二十二年五月己未疑傳有脫誤[illegible]徐氏後編從傳今定從本紀　丙午吳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參政鄧愈鎮洪都又以阮宏道爲郎中李勝爲員外郎汪廣洋爲都事往佐之程國儒知洪都府事文正至增浚城池嚴爲守備　辛未明玉珍遣僞將楊尚書守重慶分兵寇龍州清川犯興元鞏昌等路　是月張士誠海運糧十三萬石至京師　六月戊寅中書平章政事察罕特穆爾遣使報書于吳言已奏朝廷授以行省平章事吳國公不答因謂左右曰察罕書辭婉媚是欲啗我我豈可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反我使者其情僞可見也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于東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校也　寧海布衣葉兌以經濟自負獻書吳國公列一綱三目言天下大計其略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明臥草廬與先主論天下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規中原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誠宜建都於此守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門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我何哉且江之所備莫急上流吳魏所爭在蘄春與皖即今江州之境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有又足以遮蔽建康襟帶江州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軍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孫權不足爲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越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昔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以傾祿山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先傾敵巢穴今欲攻張氏莫若聲言掩取杭嘉湖越而大兵直擣平江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鎖城者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出入之路分其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絕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昶齎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既降我而

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為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寇掠東西，捕之不得，招之不可。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即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歿，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我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陳顥道以自通，正可脇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臨城陋。兩浙既平，彼心計浙江四道，三道既已歸附，吾孤守一道安歸哉？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送款，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耳。吳國公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賜銀幣襲衣以歸。　辛巳，彗見紫微垣，光芒長尺餘，東南指，西南行。戊子，光芒掃上宰。　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至是田豐、王士誠復謀叛。初，豐之降也，察罕特穆爾推誠待之，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特穆爾行觀營壘，眾以為不可往，察罕特穆爾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豐營，遂為士誠所刺。察罕特穆爾既死，豐與士誠走入益都城，眾乃推庫庫特穆爾為總兵官，復圍益都。事聞，帝震悼，中原士庶老幼多痛惜之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特穆爾勿輕舉，未至而已及于

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謚獻武。其父司徒阿哩袞（舊作阿魯溫，今改）封汝陽王，其子庫庫特穆爾授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仍詔諭其將士曰：「凡爾將佐，久為察罕特穆爾從事，惟恩與義，實同骨肉，視彼逆黨，不共戴天，當力圖報復，以伸大義。」己亥，益都兵出戰，庫庫特穆爾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吳國公聞察罕死，歎曰：「天下無人矣。」　秋七月乙卯，彗滅。　丙辰，熒惑見西方，須臾成白氣，如長虵，光炯有文，橫亘中天，移時乃滅。　吳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以謀反伏誅。榮驍勇善戰，與吳國公同起兵濠州，公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遂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不自安，與繼祖謀俟閑作亂。至是公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為變。會大風卒發，吹旗觸公衣，公異之，易服從宅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為部下士宋國所告，公召榮等面詰之，俱伏曰：「死而已。」公不欲即誅，幽于別室，謂諸將曰：「吾不負榮，而所為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一旦忘恩義，謀為亂逆，公縱不忍殺之，遇春等義不與之俱生。」公乃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刑。　是月，河決范陽，漂民居。　西湖書院舊有經史書版，兵後零落，行省左右司員外郎陳基白平章張士信，出官錢補刊，從之，明年而工畢。　八月癸巳，陳友諒將熊天瑞寇吉安，吳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永新；天瑞復攻破永新，執本立至贛州，殺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　己亥，庫庫特穆爾言博囉特穆爾、張良弼據延

安掠黃河上下欲東渡以奪晉寧乞賜詔諭　是月張士誠殺淮南行省左丞汪同同初集義兵捍禦鄉井累官徽州路治中兼元帥領兵征饒州單騎潛往浙張士誠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其心不純乃去之淮安見左丞史椿椿本士誠部將與張士德皆為謀主士德被擒椿見諸將驕侈又左丞徐義數讒毀椿椿遂有異志見同殊相得謂同曰察罕公忠盍往見之同謁察罕察罕恨相見晚俾朝于京拜淮南行省左丞還見察罕察罕曰士誠非忠于國者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始君與史君宜協力焉未幾察罕死椿曰不幸及此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乃遣使者齎書往建康使者姑蘇人以書達士誠所士誠大怒使士信招與言事同懼不欲往椿曰士誠基本未固未必便害我輩況四平章我嘗救其危急宜不至此四平章謂士信也同遂行至姑蘇士誠即拘同問曰我何負於汝而反同曰我之來以汝為元太尉忠于國家今汝既叛我豈得從汝反耶士信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為別同曰為語平章具荷厚意吾能死忠不能為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能久富貴耳遂遇害事聞追封平陽郡公同既死士誠遂發兵攻淮安執椿殺之　九月癸卯朔劉福以兵援田豐至火星埠庫庫特穆爾遣關保邀擊大破之　戊辰以知樞密院事伊蘇（舊作也速今改）為遼陽行省左丞相先是賊雷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不花今改）程思忠等陷永平詔伊蘇出師遂復灤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被兵儲粟十萬斛藁山積民居殷富賊乘閒竊入增土築

城因河為塹堅守不可下伊蘇乃外築大營絕其樵采數與賊戰獲其偽帥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又復昌黎撫寧二縣擒雷特穆爾布哈送京師賊急乃乞降於參政徹爾特穆爾（舊作徹里帖木兒今改）為請命於朝詔許之命伊蘇退師伊蘇度賊必以計怠大兵乃嚴備以偵之思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金復州至是詔還京師拜遼陽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撫安遼東兵農委以便宜開省于永平總兵如故金復海蓋乾王等賊並起西侵興中州陰由海道趣永平聞伊蘇開省乃止伊蘇亟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攻大寧為守將王聚所敗斬其渠魁衆潰皆西走伊蘇慮賊窺上都即調右丞呼哩岱提兵護上都簡精銳自躡賊後賊果寇上都呼哩岱擊破之賊衆又大潰永平大寧始復乃分命官屬勞來安集其民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種民德之　冬十月壬寅朔江西行省平章都埒布哈（舊作朶列不花今改）移檄討巴拉布哈時都埒布哈分省廣州適州城為邵宗愚所陷執巴拉布哈殺之　甲戌博囉特穆爾南侵庫庫特穆爾所守之地遂據真定路　戊子吳池州元帥羅友賢據州之神山寨作亂謀與張士誠通杭歙震動命常遇春率兵討之　辛卯吳設關市批驗所官主通百貨鹽十分而稅其一宅物十五分稅一　十一月乙巳庫庫特穆爾復益都田豐等伏誅庫庫特穆爾既襲父職身先士卒誓必復讐人心亦思自奮圍城益急賊悉力拒守乃以壯士穴地道而入遂克之盡誅其黨取豐及王士誠之心以祭察罕特穆爾遣關保

以兵復莒州于是山東悉平庚申詔授庫庫特穆爾
太尉餘官並如故將校士卒論賞有差當是時東至
淄沂西踰關陝皆宴然無事庫庫特穆爾乃駐兵于
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爲安而博囉特穆爾復以兵爭
晉冀帝雖屢諭解之而讐隙日深　癸亥明玉珍兵
陷清川　十二月丁亥吳大都督朱文正遣裨將率
兵復吉安饒鼎臣出走遂以參政劉齊陳海同李明
道曾萬中粹中共守之以朱叔華知府事　壬辰吳
廣信守將元帥葛俊擅發民夫築城浚池浙東行省
左丞朱文忠遣人諭止之俊不聽反出不軌言文忠
恐其爲變欲討俊先遣從事王辰往察之辰還報曰
彼城守如故若臨之以兵恐激其變文忠曰此人不
足惜姑爲一郡生靈少忍之遂不復問復遣都事劉
肅往勞之諭以禍福俊心乃安　先是帝遣戶部尚
書張昶等齎龍衣御酒八寶頂帽榮祿大夫江西行
省平章政事宣命詔書航海至慶元欲因以通吳方
國珍遣檢校燕敬以告吳國公公不之答敬還國珍
懼乃送昶于福建平章雅克布哈所時左丞王溥在
建昌聞之遣人報公公命溥招之來且命符璽郎劉
紹先候之于廣信溥招昶至遂偕紹先赴建康昶見
公不拜公怒曰元朝不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惑我民
昶俛首無一言公不欲窮詰命中書館之時召問以
事知其才可用遂留之　庚子以中書平章政事佛
家努（舊作佛家奴今改）爲御史大夫　是月庫庫特穆爾遣尹
煥章至吳送前使自海道還并以馬饋吳　是歲樞
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言時政凡二十條一曰悔己

過以詔天下二曰罷造作以快人心三曰御經筵以
講聖學四曰延老成以詢治道五曰去姑息以振乾
綱六曰開言路以求得失七曰明賞罰以厲百司八
曰公選舉以息奔競九曰察近倖以杜姦弊十曰嚴
宿衛以備非常十一曰省佛事以節浮費十二曰絕
濫賞以足國用十三曰罷各官屯種俾有司經理十
四曰減常歲計置爲諸官用度十五曰招集散亡以
實八衛之兵十六曰廣給牛具以備屯田之用十七
曰獎厲守令以勸農務本十八曰開誠布公以禮待
藩鎮十九曰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曰依唐廣寧
故事分道進取先是薊國公托和齊（舊作脫火赤今改）上言請
罷三宮造作帝爲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而造作如
故故士瞻疏首及之　帝嘗謂伊納克（舊作倚納今改）曰太
子苦不曉祕密佛法祕密佛法可以延壽乃令圖嚕
特穆爾（舊作秃魯帖木兒今改）教太子以祕密佛法太子悅之嘗
于清寧殿布長席西番僧高麗女東西列坐太子顧
謂左右曰李先生教我儒書多年我不省書中所言
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曉李先生者諭德
好文也太子由是惑溺于邪道無復曩時惡伊納克
之意矣　帝以讒廢高麗國王巴延特穆爾立塔斯
特穆爾爲高麗國王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
不當立之故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恃寵驕橫巴
延特穆爾戒飭不悛遂盡殺奇氏族皇后謂太子曰
爾年已長何不爲我復讐時高麗王昆弟有留京師
者乃議立塔斯特穆爾爲王而以奇族子三寶努爲
元子以將作同知崔特穆爾爲丞相遣兵萬人送之

國至鴨綠江，爲高麗兵所敗，僅餘十七騎還京師。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三十五（起昭陽單閼正月，盡閼逢執徐三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三年春正月乙巳，大寧陷。庚戌，吳常遇春兵攻池州神山寨，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丙寅，吳國公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庫庫特穆爾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廓廓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先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羣雄，聞而未識，是以前歲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以厚貺，何慰如之！薄以文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初，吳國公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積穀充牣，宅皆不及。二月壬申朔，公下令申諭諸將曰：「屯田數年，未見功緒，惟康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石。分地均而所得有多寡，由人力勤惰不齊耳。今宜督軍及時開墾，以盡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是月，庫庫特穆爾自益都領兵還河南，留索珠以兵守益都。以山東州縣立屯田萬戶府。都昌盜江爵等陷饒州。時吳將于光與吳宏、吳毅等不協，爵乘釁誘陳友諒將張定邊、蔣必勝入寇，光等倉卒無備，皆出走。綜理饒州軍務理問穆爕死於難，郎中楊憲走還建康。張士誠發兵攻安豐，以呂珍為前鋒，而其弟士信以大軍繼之。珍至安豐，圍其城，久之，城中人相食，或以井泥為丸，用人油煠而食之。劉福通勢窮，遣使告急於建康。吳國公曰：「安豐破，則張士誠益張，不可不救。」劉基諫曰：「陳友諒方伺隙，未可動也。」三月辛丑朔，彗見東方，經月乃滅。詔中書平章政事愛布哈分省冀寧。庫庫特穆爾遣兵據之。吳國公率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救安豐。呂珍已破安豐，殺劉福通。聞吳軍至，乃水陸連營，戰艦蔽沙河際，皆樹木柵，繚以竹籬，外掘重塹。擊敗左右軍，公命遇春以兵橫擊其陳，三戰三勝，俘獲其士馬無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來助珍，遇春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遁去，安豐圍解。公乃令軍士各齎米積於東門外，以救城中饑者，以小明王歸，居之滁州。公還建康，命徐達等移師討左君弼，圍廬州。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丙午，大赦天下。丁未，廷試進士六十二人，賜寶寶、楊輗等及第、出身有差。壬午，大同路有赤氣亘天，中侵北斗。是月，立廣西行中書省，以廉訪使額爾德尼（舊作也兒吉尼，今改。）為平章政事。時南方郡縣多陷沒，惟額爾德尼獨保廣西者十五年。立膠東行中書省及行樞密院，總制東方事，以袁宏為參知政事。閏月丁丑，吳處州翼總制胡深言：「關市之征，舊例二十取一，今令鹽貨十取其一，稅額太重，商人不復販鬻，則鹽貨壅滯，軍儲缺乏，且使江西、浙東之民艱於食用。又如硫黃、白藤、蘇木、椶毛諸物，皆資於彼，今十五分取一，亦恐以稅重不能流通，請仍從二十取一之例。」

則流轉不窮,軍用給足,從之。 夏四月壬戌,陳友諒復大舉兵圍洪都。初,友諒憤其疆埸日蹙,乃作大艦來攻,艦高數丈,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艣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艣箱皆裹以鐵,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至。友諒前攻洪都,以大艦乘水漲附城以登,至是城移去江三十步,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吳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等守宮步、士步、橋步諸門,指揮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將。 吳院判謝再興以諸全叛,殺知州欒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并殺之,執參軍李夢庚、元帥陳元剛等,奔紹興,降于張士誠。總管胡士明棄妻子,單騎走建康。左丞朱文忠聞亂,遣同僉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自將精兵二千,往來應援以禦之。乙丑,諸全州以事聞,吳國公因命德濟爲浙江行省參政。德濟遣萬戶王克瑀還偵敵境,遇士誠兵,被執死之。初,再興用部將左總管麋萬戶爲腹心,二人常使人販鬻於杭州。公知其陰泄機務,擒二人誅之,召再興赴建康,而以夢庚總制諸全軍馬。公以再興長女妻兄子文正,幼女適徐達,恩義甚厚,因命還守諸全。再興以夢庚處己上,憤憤不樂,由是遂叛。 丙寅,陳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樹木柵,敵爭柵,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

勝等皆戰死。 是月,庫庫特穆爾遣部將摩該(舊作貉高今改)等以兵擊張良弼。 五月己巳朔,張士誠海運糧十三萬石至京師。 陳友諒知院蔣必勝、饒鼎臣等陷吉安府。時吳將李明道與曾萬中兄弟不協,明道因潛通必勝,約其來攻,兵至城下,明道舉火爲應,開西門納之,殺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曾粹中亡走伉家,黃如淵執粹中送鼎臣,殺之。必勝又攻破臨江府,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死。 癸酉,吳置禮賢館。先是吳國公聘諸名儒集建康,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寵。至是復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王禕、許元、王天錫等皆在館中。 陳友諒兵陷無爲州,知州董曾死之。曾之守無爲也,招集流亡,使各復業,州民安之。及城陷,寇逼其降,曾抗言不屈,遂縛之沈於江。 丙子,陳友諒復攻新城門,吳指揮薛顯將其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敵兵乃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明有膽略,嘗出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故敵兵見明,併力攻殺之。 廬州城三面阻水,徐達等攻之不克,已而左君弼於城上爲釣橋,達曰:君弼竄伏穴內,久不見出,今遽爲此,其將夜出劫我乎?令軍中嚴爲之備。比夜半,聞釣橋有聲,其兵奄至營中,萬弩俱發,君弼退走,達縱兵擊之,君弼大敗,走入城,斂兵拒守,達攻圍凡三月不下。 六月戊戌朔,博囉特穆爾遣方托克托迎匡福於彰德,庫庫特穆爾遣兵追之,敗還,匡福遂據保定路。 己亥,庫庫特穆爾部將岱嚕等駐兵藍田七盤,李思齊攻圍興平,遂

據盩厔，博囉特穆爾奉詔進討襄漢，而岱嚕阻道於前，思齊踵襲於後，乃請朝廷催督庫庫東出潼關，道路既通，即便南討。

戊申，博囉特穆爾遣珠展（舊作竹貞，今改）等入陝西，據其省治。時陝西行省右丞達實特穆爾（舊作答失帖木兒，今改）與行臺有隙，且恐陝西爲庫庫特穆爾所據，陰結於博囉特穆爾，請珠展入城，劫御史大夫鄂勒哲特穆爾（舊作完者帖木兒，今改）及監察御史張可遵等印。其後屢有使召鄂勒哲特穆爾，珠展拘留不遣。庫庫遣摩該與李思齊合兵攻之，珠展出降，遂從庫庫。

辛亥，陳友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關入。吳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煅鐵戟鐵鉤穿柵以刺敵，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又攻宮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暮坐宮步門樓指揮士卒，流矢中腰膂而死。

甲寅，中書省奏：「江浙、福建舉人涉海道赴京，有六人者已後會試期，宜授以教授之職，其下第三人亦授教授，非徒慰其跋涉險阻之勞，亦以激勵遠方忠義之士。」從之。

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朱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至石頭口，宵行晝止，凡半月始得達，見吳國公，具言其故。公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兵雖勝而戰鬭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戰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公謂子明曰：「汝歸告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之降，非但不死，且行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當固守以待。」友諒怒，殺之。

秋，七月，戊辰朔，京師大雨雹，傷禾稼。

癸酉，吳國公自將救洪都。時徐達、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公遣使命解圍，曰：「爲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達、遇春乃還。是日，公召諸將諭以親行之意，遂禡纛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徐達、常遇春、馮國勝、廖永忠、俞通海等皆從。壬午，風覆國勝舟，公以其不利，遣還建康。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

陳友諒圍洪都凡八十有五日，丙戌，聞吳國公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敵。公率諸軍由松門入鄱陽湖。丁亥，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其前，吳國公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艦而還。俞通海復乘風發礮火，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衆。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撲火更戰。公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公舟，舟膠淺，敵兵帀集，吳軍格鬭，定邊不能近。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公舟遂脫。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萬國勝等皆戰死。（考異：谷應泰紀事本末載韓成當太祖危急時服御袍對敵自沈，蓋本於宋濂、黃金所撰開國功臣錄，明人盛傳之，比諸紀信之誑楚，應泰亦不加察也。兩軍對敵，衆人屬目在主兵之人，使果服御服而自沈，則欲以誤敵而先使己之士卒惶惑潰散，此策之最下者，亦出小儒徒）

知紀信誑楚可以脫走漢王而不知王世充之僞擒李密益能破密之衆也明史不爲韓成立傳而附見其子觀傳中則成實以戰死今以朱善所撰程國勝神道碑酌書之永忠隨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公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公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慮張士誠乘虛入寇故也己丑旦公命鳴角師畢集乃親布陳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者無算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時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陳旌旗樓櫓望之如山吳舟小不能仰攻連戰三日幾殆右師卻公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此非火攻不可公然之至晡東北風起公命以七舟載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軍器若鬭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而至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煙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首二千餘級友仁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驍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即新開陳也明日公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殲之於是諸將益自奮時公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公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視莫能辨敵益駭辛卯復聯舟大戰大敗敵兵敵之巨艦難於運轉吳兵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者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聯巨艦并力拒戰吳師望六舟無所見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舟而出吳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友諒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張定邊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爲吳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公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數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公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公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盡渡乃泊于左蠡友諒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下其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尚堪一戰若能戮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降友諒復失二將兵力益衰吳國公移書友諒曰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擄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爲我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之地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啓兵端自洪都迎戰兩敗於康山殺其

弟姪殘其兵將捐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敝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狂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周回巡寨令獲吳將士皆殺之吳國公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等統舟師横截湖面邀其歸路又命一軍立柵於岸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責之曰昨吾船對泊渚磯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見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江淮英雄唯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幷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欲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卽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吳國公分兵克蘄州興國友諒食盡遣舟掠糧於都昌朱文正使人燔其舟友諒勢益困　是月有星墜於慶元路西北聲如雷光芒數十丈久之乃滅　八月丁酉朔倭人寇蓬州守將劉暹擊敗之自十八年以來倭人連寇瀕海郡縣至是海隅獲安　辛丑庫庫特穆爾遣兵侵博囉特穆爾所守之境　丙辰沂州有赤氣亘天中有白色如蛇形徐徐西行至夜分乃滅　戊午博囉特穆爾言庫庫特穆爾踵襲父惡有不臣之罪請賜處置

陳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趣南湖嘴爲吳軍所遏壬戌友諒遂突出湖口欲繞江下流遁去吳國公麾諸軍邀擊以火舟火筏衝之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之師復擊之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别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益爭奮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張定邊夜以小舟來竊載友諒屍及其次子理徑走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公之救安豐也劉基諫不聽至是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　九月丁卯朔吳國公發湖口還建康壬申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　壬午吳國公命李善長鄧愈留建康復率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廷瑞等親征陳理於武昌

吳諸全叛將謝再興以張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朱文忠率兵禦之部將夏子實郎中胡深爲前鋒與其兵遇於義烏戰方接文忠自將精兵横出其後擊之再興大敗遁去深因建策以爲諸全乃浙東藩屏諸全不守則衢不能支請去諸全五十里於五指山下築城分兵戍守文忠從之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舉來寇兵號六十萬頓於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

是月太尉張士誠令其部屬頌己功德必欲求王爵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舊作達識帖睦爾今改）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馭此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必不爲其所脅但我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以從之耳乃爲具文書聞於朝至再三

不報士誠遂自稱吳王尊其母曹氏爲太妃治宮闕置官屬改平江路復爲隆平府朝廷遣戶部侍郎博囉特穆爾（舊作博羅帖木兒今改）等徵海運糧于士誠士誠不與時天下謂建康爲西吳平江爲東吳然士誠尚奉元正朔江北諸郡皆詭云爲元恢復而實自守之初士誠拒海漕之命淮省郎中俞思齊言於士誠曰向爲賊不貢猶可今爲臣其可乎士誠怒抵案撲地而入思齊海陵人本陰陽家者流士誠開藩與有功焉至是知不可爲即棄官而隱權授淮省參政遂杜門謝病以卒又有淳安魯淵者由進士遷浙西提學士誠稱王命爲博士辭不拜還山士誠地連十州諸將咸以爲安松江陳思獨上書危之不報思遯居海上郎中參軍事陳基以諫止稱王欲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凡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出其手基每以爲憂而未能去也　冬十月丙申朔青齊一方赤氣千里　壬寅吳國公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既抵其城命常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於是湖北諸郡皆降于吳　甲辰湖廣僞姚平章張知院陰使人言於庫庫特穆爾設計擒殺其主陳理及僞夏主明玉珍不果　皇太子惡太傅泰費音不歸奉元而止於沙井己酉令御史大夫布哈（舊作普化今改）劾泰費音故違上命當正其罪詔悉拘所授宣命及所賜物俾往陝西之西居焉丞相綽斯戩（舊作搠思監今改）因忿誣奏之安置土蕃尋遣使者逼令自裁泰費音至東勝賦詩一篇乃自殺　是月庫庫特穆爾遣僉樞密院事任亮復安陸府　博囉特穆爾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庫庫特穆爾大破走之擒其將烏訥爾（舊作烏馬兒今改）殷興祖博囉軍由是不振　先是監察御史張沖等上章雪故丞相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之冤詔復托克托官爵并給復其家產召其子哈喇章（舊作哈剌章今改）三寶努（舊作三寶奴今改）還朝時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亦已死乃授哈喇章中書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努知樞密院事　十一月庚申臺臣又言托克托有大臣之體向在中書政務修舉深懼滿盈自求引退加封鄭王固辭不受再秉鈞軸克濟艱危統軍進征平徐州收六合大功垂成浮言構難奉詔謝兵就貶以沒已蒙錄用其子還所籍田宅更乞憫其勳舊還所授宣命從之　十二月丙申朔吳國公發武昌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且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其城不下也　宦者資政院使保布哈（舊作朴不花今改）與宣政院使托驩（舊作脫歡今改）內恃皇太子外結丞相綽斯戩驕恣不法監察御史額森特穆爾孟額森布哈（舊作也先不花今改）傅公讓等劾奏保布哈托驩姦邪當屏黜御史大夫婁都爾蘇（舊作老的沙今改）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奇后庇之尤固御史乃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皇太子言御史糾劾托驩保布哈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使姦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臣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

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方今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書奏，皇太子怒，令婁都爾蘇諭祖仁，以謂托驩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得美除。昔裕宗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復上書言：「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皆知之，獨德宗不知耳。今此二人，亦皆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義，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何以處此？」祖仁書既再上，卽辭職，而臺臣大小亦皆求退。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保布哈、托驩乃皆辭罷。帝令婁都爾蘇諭祖仁等，祖仁上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效力，天下可撫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連及禍也。」疏奏，帝大怒。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保布哈驕恣無狀，招權納賄，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驟驟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可長。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邊徼，以快衆心，則紀綱可振，政治修而百廢舉矣。」由是帝益怒，臺臣自婁都爾蘇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爲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於其友朱毅，卽日就道。

保布哈之被劾，婁都爾蘇執其事頗力，太子深惡之，而奇后又譖之於內。未幾，保布哈復爲集賢大學士、崇政院使。

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舊作禿堅帖木兒，今改。）與丞相額森布哈俱屯田西方。一日，圖沁治具，射詰額森屯所餉之，額森自恃尊屬，不受。圖沁怒，坐額森營門外，呼軍士共啖之。額森不平，因誣其有異志，差五府官往訊。圖沁忿曰：「我有何罪來問？」乃拘五府官，將往愬博囉特穆爾。會婁都爾蘇亦懼誅，遂與圖沁特穆爾皆奔大同，匿博囉特穆爾所。婁都爾蘇者，帝母舅也，以故帝數謂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乃傳旨密令博囉特穆爾隱其迹。而綽斯戩、保布哈皆附太子，欲窮究其事，偏圖形求之。保布哈見臺憲彈劾不行，與其黨謀曰：「十八功臣家子孫，朝夕在帝左右，我與汝等向日之所爲，渠必得知；臺臣亦必知之，終必爲我不利。」綽斯戩曰：「彼皆婁都爾蘇黨也。婁都爾蘇既爲博囉所庇，必稱兵犯闕，十八家爲內應，社稷能無危乎！」遂誣婁都爾蘇及額森呼圖克（舊作也先忽都，今改。）托歡等謀爲不軌，遂執額森呼圖克等送資

政院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其事，特命大赦，而綽斯戩增入條畫內，獨不赦前事，惟妻都爾蘇逃匿博囉軍中，餘皆遠竄，有道死者，亦有賄免者。額森呼圖克，泰費音子也，赴貶所，行至中道，執政奏其違命，杖死之，年四十四。泰費音爲相，務廣延才彥，而額森呼圖克亦傾身下士，名稱藉甚，至是爲姦臣所害，賀氏三世忠貞，皆死於非命，天下悲之。是歲，吳寶源局鑄錢三千七百九十一萬有奇。

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吳李善長、徐達等奉表吳國公勸進，公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卽吳王位，建百司官屬，置中書省左右相國，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郎中。時小明王在滁州，中書設御座以正旦行慶賀禮，劉基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遂不拜。然猶以龍鳳紀年，封拜除授及有司文牒，並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考異〕明祖尊奉龍鳳，見於與人紀載者，如祝允明枝山野紀載太祖伐張士誠榜文，云龍鳳十二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王世貞詔令考載太祖與韓國公徐達書，龍鳳十年至十二年凡十有七通，前二通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餘但稱吳王令旨。黃宗羲文案據萬斌告身以龍鳳紀年，皆以糾正明實錄諱言奉龍鳳之誤也。錢辛楣曰：陶主敬集首載龍鳳四年十月江南行中書省劄付一通，至正之十八年也；又載龍鳳十年二月及十二月吳王令旨各一通，其文皆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此則至正之二十四年也。錢說比較年月，尤爲有據，然余究以明祖於韓林兒，不過假其名號，初非因人成事，但不當沒其實耳。丁卯，吳命減取官店錢。先是設官店以徵商，吳王以稅重病民，故減之。戊辰，吳王退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共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至天下騷動。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圖治，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將帥，皆當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我，卽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二月乙未朔，吳王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潛遣卒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是必先引兵至洪山，去城二十里，王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及被擒，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兄宜速降。」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諸將相顧莫能登，傅友德率數百人一鼓奪之，矢中頷，復洞脇，戰益力，城中益喪氣。王復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理使降，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恨矣。」王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王意，辭旨懇切。時陳氏諸將無出定邊右者，定邊亦知不可支。癸丑，陳理肉袒銜璧，率定邊等詣軍門降，理俯伏戰慄，不敢仰視，王

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令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撫慰，民大悅。於是漢、沔、荆、岳郡縣相繼來降，立湖廣行省中書，以樞密院判楊璟爲參政守之。初，陳友諒命其兄友才與左丞王忠信等守潭州，吳王至武昌，友才遣忠信來援，忠信戰敗而降，王授以參政，俾仍守潭州。友才率兵拒之於益陽，忠信巽辭開諭之，友才亦降，與其子俱送建康，友才所謂二王者是也。　李明道被獲，送武昌伏誅。明道，豐城人，故友諒將也，尋歸吳，後復叛附於友諒，友諒敗滅，明道懼，走歸豐城，剪其髮鬚，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王數其反覆之罪，戮之。　三月乙丑，吳王至建康。丙寅，封陳理爲歸德侯。　吳置起居注、給事中。　戊辰，吳以中書左丞湯和爲平章政事。時和守常州，率元帥吳福興以舟師徇黃楊山，遇張士誠水軍，擊敗之，擒其千戶劉文興等，獲風船六艘，故有是命。　己巳，吳王謂中書省臣曰：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　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王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　辛未，吳王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王諭之曰：爾從我有年，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陳？且爾曹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爲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以其才智止此，不能過人故耳。爾曹苟能黽勉立功，異日爵賞，我豈爾惜？但患不力耳。於是無有復言者。　乙亥，監察御史王多勒圖（舊作朵列秃，今改）、崔布延特穆爾（舊作崔伯顏帖木兒，今改）諫皇太子勿親征。　先是博囉特穆爾陰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伊珠爾布哈（舊作亦只兒不花，今改），佯爲不知，往弔不哭，朝廷知其跋扈，又以匿妻都爾蘇事，太子深疾之。且時方倚重於庫庫特穆爾，而庫庫駐兵太原，與博囉構兵，相持不解，於是綽斯戩、保布哈誣博囉與妻都爾蘇謀爲不軌。辛卯，下詔數博囉特穆爾悖逆之罪，解其兵權，削其官爵，俟道路開通，許還四川田里。博囉殺使者，拒命不受。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三十六 起閼逢執徐四月盡旃蒙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四年夏四月甲午朔命庫庫特穆爾舊作擴廓帖木兒今改討博囉特穆爾舊作孛羅帖木兒今改 吳王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羣雄遂為天下主今天下之勢則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蠭起然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博囉特穆爾河南有庫庫特穆爾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姦謀而尚閒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主上神武當安天下於一今其時矣 吳中書省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王覽畢悲愴流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饑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天地之佑化家為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竝錄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為常

吳平章俞通海參政張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瓊元帥陳勝 丙申吳王命建忠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祀丁普郎張志雄韓成宋貴陳兆先余昶呂文貴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咬住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得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沖裴軫王喜仙袁華史得勝常惟德曹信逯德山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並封贈勳爵有差 博囉特穆爾知詔令調遣之事非出帝意皆右丞相綽斯戩舊作搠思監今改所為遂遣部將會圖沁特穆爾舊作禿堅帖木兒今改舉兵向闕壬寅圖沁特穆爾兵入居庸關癸卯知樞密院事伊蘇舊作也速今改詹事布埒齊舊作不蘭奚今改迎戰於皇后店布埒齊力戰伊蘇不援而退布埒齊幾為所獲脫身東走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乙巳圖沁特穆爾兵至清河列營時都城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 吳王命建忠臣祠於南昌府祀趙德勝李繼先劉濟朱叔華許圭朱潛牛海龍張子明張德山徐明夏茂成萬思成葉琛趙天麟等十有四人 吳王聞諸功臣家僮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勳匪朝夕所致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踰越禮法小人無忌不早懲戒之它日或生衅隙寧不為其所累此輩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除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為身害 丙午吳中書省言湖廣行省所屬州縣故有鐵冶方今用武之際非鐵無以資軍用請興建鑪冶募工煉鐵從之 宗王布延特穆爾舊作不顏帖木兒今改等皆稱兵與博囉特穆爾合表言其無罪丁未帝為降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選命將相分任乃職視同心膂豈期綽斯戩保布哈貪

緣爲姦互相壅蔽以致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體在內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復奮其私讎誣構博囉特穆爾妻都爾蘇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失於究察遂調兵往討博囉特穆爾已嘗陳辭而乃寢匿不行今宗王布延特穆爾等仰畏明威遠來控訴以表其情朕爲惻然興念而綽斯戩保布哈猶飾虛詞簧惑朕聽其以綽斯戩屏諸嶺北保布哈竄之甘肅以快衆憤博囉特穆爾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然詔書雖下而綽斯戩保布哈仍留京師是日以伊蘇爲中書左丞相

吳左相國徐達等率兵取廬州左君弼聞達至懼不敢敵走入安豐令其將殷從道張煥等守城達督兵圍之

詔書既下圖沁特穆爾軍猶駐清河帝遣達勒達（舊作達達今改）國師往問故言必得綽斯戩保布哈乃退兵帝不得已執二人畀之

己酉吳命中書省凡商稅三十稅一多取者以違例論改在都官店爲宣課司府州縣官店爲通課司

綽斯戩保布哈因首至圖沁特穆爾營中圖沁爲之加帽易衣置綽斯戩中坐保布哈側坐拜之二人於是交跪圖沁奏帝求赦其擅執大臣及稱兵犯闕之罪得二赦乃已

庚戌圖沁特穆爾陳兵自健德門入覲帝於延春閣慟哭請罪且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倘循習不改柰天下何臣今執二人去矣陛下亦宜省過卓然自新一聽正人所爲不復爲邪佞所惑然後天下事可爲祖宗基業可保也帝唯唯就宴賚之加博囉特穆爾太保依前守禦大同圖沁特穆爾爲中書平章政事

辛亥圖沁特穆爾軍還皇太子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

壬戌吳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設大使副使各一人領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並使鑄之

初吳降附諸將校皆仍其舊官至是下令曰爲國先正名諸將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覈諸將所部滿萬人者爲指揮滿千人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

圖沁特穆爾執綽斯戩保布哈詰博囉特穆爾軍博囉厚禮之踰三日始問以濁亂天下之罪復笑而問綽斯戩曰我前賂汝七寶數珠一串今何不見還因取六串來博囉視之皆非故物復命索之乃得前所賂博囉怒曰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可以姑容乎遂并殺之

五月甲子黃河清

戊辰庫庫特穆爾奉命討博囉特穆爾屯兵冀寧其東道以白索珠（舊作白鎖住今改）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摩該（舊作貊高今改）珠展（舊作竹貞今改）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兵逼大同博囉特穆爾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圖沁特穆爾妻都爾蘇（舊作老的沙今改）復大舉向闕

六月癸卯三星晝見白氣橫突其中

甲辰河南府有大星夜見南方光如晝丁未大星隕照夜如晝及旦黑氣晦暗如夜

甲寅白索珠以兵至京師請皇太子西行

是月保德州黃龍見井中

秋七月丁丑吳徐達常遇春克廬州時廬州被圍久衆皆饑困不能戰張煥與賈丑潛通款於達請攻東門己爲內應於是進師急攻之城中諸軍悉救東門張煥乃斷弔橋開西門導達兵入城執其部將吳副使並左君弼母妻及子送建康以指揮戴德守之

戊

寅，吳命平章常遇春會鄧愈及金大旺兵討江西上流未附郡縣。己卯，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于吳，吳王令榮還守舒城，俾發安陽等五翼士馬赴建康。吳改盧州路爲府，置江淮行省，命平章俞通海攝省事以鎭之。兵革之際，民多竄匿，通海日加招輯，爲政有惠愛，復業者衆。丙戌，博囉特穆爾前軍入居庸關，京師震駭，皇太子親統軍禦之于清河，丞相伊蘇、詹事布埒齊軍于昌平。伊蘇軍士無鬭志，青軍楊同簽被殺於居庸，布埒齊戰敗走，太子亦馳還都城。白索珠引兵入平則門。丁亥，白索珠扈從皇太子及東宮官僚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閒取道往冀寧。戊子，博囉特穆爾駐兵健德門外，與圖沁特穆爾、婁都爾蘇入見帝於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帝亦泣，乃賜宴。博囉特穆爾欲追襲皇太子，婁都爾蘇止之。庚寅，詔以博囉特穆爾爲中書左丞相，婁都爾蘇爲中書平章政事，圖沁特穆爾爲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以伊蘇知樞密院事。詔諭博囉特穆爾、庫庫特穆爾俱朕股肱，視同心膂，自今各棄宿忿，弼成大勳。先是綽斯戩欲削博囉兵權，召承旨張翥使草詔，翥辭曰：「此大事，非見天子不敢爲。」乃更召參知政事危素就相府客位草之。草畢，綽斯戩過中書，詫其郎中曰：「我爲朝廷出詔削博囉兵權，此撥亂反正之舉也。」郎中曰：「相公此舉，得無撥正反亂乎？」坐客有暢勳者亦曰：「此猶裸體搏虎豹耳。」至是博囉聞之，召素責之曰：「詔從天子出，丞相客位豈草詔之地乎？」素無以對。欲將出斬之，左右解曰：「素一秀才，豈敢與丞相可否？」乃止。旋出爲嶺北行省左丞，素棄官居房山。（攷異）

（庚申外史云：博囉以素負才名，除和林行省左丞，即日上道。今從明史危素傳。又云言事不報，棄官居房山。案傳，素此時方懾於博囉之威，所言之事別無可攷，今祗作居房山。）

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吳常遇春、鄧愈等率兵討新淦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平之，執僞知州鄧志明，送建康，與其兄克明皆伏誅。乙未，吳命左相國徐達案行荊湖。陳友諒既滅，荊湖諸郡多款附。至是王諭達曰：「今武昌既平，湖南列郡相繼款附，然其閒多陳氏部曲，觀望自疑，亦有山寨遺孽，憑恃險阻，聚衆殃民。今命爾案行其地，撫輯招徠，俾各安生業。或有恃險爲盜者，卽以兵除之，毋貽民患。」戊戌，吳常遇春、鄧愈既平諸山寨，進次吉安。遇春遣人謂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命坐而飲之，又賜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將欲何爲？匿而不見，吾往矣，不能爲爾留，可善自爲計。」鼎臣卽夜棄城走，遇春遂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壬寅，詔以博囉特穆爾爲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節制天下軍馬。監察御史言：「綽斯戩矯殺丞相泰費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放選，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赦難原。曩者姦臣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之死，剖棺戮尸。綽斯戩之罪，視阿哈瑪特有加，今雖死，必剖棺戮尸爲宜。」詔從之。而臺臣言猶不已，遂復沒其家產，竄其子宣政使觀音努於遠方。齊喇氏（舊作怯烈氏，今改）四氏爲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綽斯戩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爲。遭時多事，顧乃守

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之亂日甚一日，論者謂元之亡，綽斯戩之罪居多。

乙巳，皇太子至冀寧，奏除前監察御史張楨爲贊善，又除翰林學士，皆不起。庫庫特穆爾將輔皇太子入討博囉特穆爾，遣使傳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邱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薦食上國，荊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僕今獻忠於閣下，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衞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衞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邱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智辨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逞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閣下覽觀焉。苟謀出於萬全，詢之輿議，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庫庫特穆爾深納其說。

乙卯，張士誠自以其弟代達實特穆爾（舊作達識帖睦邇，今改）爲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浙右丞達蘭特穆爾（舊作答蘭帖木兒，今改）、左右司郎中珍保（舊作真保，今改）詔事士誠，多受金帛，數媒孽達實特穆爾之短。至是士信克安豐還，士誠乃使王晟等面數達實特穆爾過失，勒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卽逼取其諸所掌符印，而自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徙達實特穆爾於嘉興。士信峻垣牆以錮之，達實特穆爾日對妻妾放歌自若。士誠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吳王令旨，又諷行臺爲請實授於朝。行臺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舊作普化帖木兒，今改）不從，乃使人至紹興索行臺印章。布哈特穆爾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終擲杯地上曰：「逆賊當繼我亡也！」達實特穆爾聞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北返於京師。布哈特穆爾，柰曼氏（舊作乃蠻氏，今改），行臺御史大夫特默格（舊作帖木哥，今改）子也。

是月，博囉特穆爾請誅狎臣圖嚕特穆爾（舊作禿魯帖木兒，今改），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裁減錢糧，禁止西番僧好事。

吳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吳王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天瑞守益堅，遇春乃浚壕立柵以困之。

張士信既爲江浙丞相，建第宅東城下，號丞相府。張氏諸臣皆起於寒微，自謂化家爲國，以底小康，亦皆大起第宅，飾園池，蓄聲妓，購圖畫，民間奇石名木，必見豪奪。士信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隊，園中采蓮舟楫，以沈檀爲之。諸臣宴樂，率費米千石，居民趨附之者，輒得富貴。未幾，士信令潘元明守杭州，而自還姑蘇。參軍黃

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皆佞幸用事彥文山陰人嘗賣藥德新雲陽人善星卜士信每倚以謀國吳王聞之曰我諸事經心法不輕恕尚且有人欺我張九四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受人欺乎時有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鼈黃蔡寓黃菜西風謂建康兵也（攷異）劉辰國初事蹟乾鼈作乾別徐氏後編引明實錄吳中童謠云黃菜葉作齒頰一朝西風來乾歇與劉辰所記異今從明史五行志 九月辛酉朔宦官蘇隆濟岱舊作思龍宜今改潛送宮女博果岱舊作伯忽都今改出自順承門以達於皇太子 癸酉夜天西北有紅光至東而散 辛巳吳命中書省繪塑功臣像于卞壼及蔣子文廟以時遣官致祭其南昌府及康郎山處州金華太平府各功臣廟亦令有司依期致祭其未褒贈者論功定擬以聞 吳徐達及楊璟等帥師取江陵次於沙市故陳友諒平章姜珏詣達乞降且曰當死者珏耳百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安輯居民禁兵侵擾列郡聞之望風歸附尋改江陵路爲荊州府乙酉徐達遣裨將傅友德將兵取夷陵故陳友諒守將楊以德率耆民出降尋改夷陵爲峽州 方明善攻平陽吳參軍胡深遣兵擊敗之先是溫州土豪周宗道據平陽縣屢爲明善所逼遂降於深明善怒益率兵攻之宗道求援於深深擊敗明善并下瑞安進兵溫州明善懼與方國珍謀輸歲貢銀二萬兩充軍費請守鄉郡如錢鏐故事吳王許之命深班師 吳徐達帥兵至潭州湘鄉士酋易華集少壯據黃牛峯十餘年至是達使人招之華率其部衆以降 故陳友諒歸州守將楊興以城降於吳就以興爲千戶守之

冬十月乙未朔吳遙授廖永安爲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時永安爲張士誠所拘守義不屈故有是命永安後遂卒于蘇州 乙卯吳守江西都督朱文正遣元帥宋晟以兵討須嶺寨晟至遣人招諭之寨帥丁廷玉等及其下五千人來降文正徙其衆幷家屬於南昌 吳常遇春等兵圍贛州旣久熊天瑞子元震竊出覘兵勢遇春亦乘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不知其爲遇春也過之及遇春還元震始覺復來襲遇春遣壯士揮雙刀擊之元震奮鐵撾以拒且鬭且卻遇春曰壯男子也舍去之 己未詔皇太子還京師 命伊蘇婁都爾蘇分道總兵 十一月辛酉吳置湖廣提刑按察司 壬申故鄧克明部卒羅五叛寇撫州吳守將金大旺討平之 辛巳吳命平章湯和率師救長興師至張士信以兵拒戰自巳至申不解殺傷相當耿炳文自城中出兵內外夾擊敗之俘其士卒八千餘人獲馬二萬餘匹和乃還 十二月庚寅朔吳徐達兵克辰州先是辰州爲陳友諒左丞周文貴所據達遣指揮張彬將兵討之文貴部將張川據白雲關以拒敵彬敗之文貴棄城走湖南遂克辰州達又遣指揮傅友德攻衡州守將左丞鄧祖勝棄城退保永州衡州亦平 己巳吳王遣使以書與庫庫特穆爾約其通好略曰博囉犯闕古今大惡此正閣下正義明道不計功利之時也然閣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穎川新造之業而博囉寇犯不已處變之術不可以不審閣下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廣兵雖不強然春秋恤交之義

常切慕焉且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彼此之分哉英雄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共濟時艱毋自猜阻失此舊好惟閣下圖之　新淦鄧仲謙作亂襲破州治殺吳知州王真仲謙志明從子也　是冬張士誠浚常熟白茆港泰定間周文英奏記謂水勢所趨宜專治白茆婁江時莫之省也士誠閱故籍得文英書起兵民夫十萬命呂珍督役民怨之及役竟頗得其利

至正二十五年春正月己未朔吳常遇春鄧愈克贛州遇春等圍城凡五閱月熊天瑞援絕糧盡遣子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於建康吳王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音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茲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先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橫斂民財及其降有司請仍舊徵之王曰此豈可爲額耶命亟罷之并免去年秋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氏爲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授指揮後復姓田氏　吳徐達遣千戶胡海洋取寶慶路克之守將唐龍遁去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達皆賞賚而遣之

癸亥封李思齊爲許國公　壬申吳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危正諭嶺南招諭韶州諸郡之未下者於是韶州守將同僉張秉彝及南雄守將孫榮祖各籍其兵糧來降遇春令指揮王嶼守南雄令秉彝守韶州　吳大都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等討新淦鄧仲謙斬之　吳王命平章湯和率兵討江西永新諸山寨參政鄧愈還軍至吉安遣兵討饒鼎臣於安福部卒掠其男女千餘人安福州判官潘樞（攷異）獻徵錄作潘景岳徐氏後編同今從明史鄧愈傳告愈曰將軍奉揚天威以除禍亂渠魁未殄而良民先被其害非弔伐之義也愈立起謝趣下令掠民者斬大索軍中所得子女盡出之樞因閉置空舍中自坐舍外責糜粥食之卒有謀夜劫取者愈鞭之以徇樞因悉護遣還其家民大悅愈還至富州復討平其山寨捷聞以愈爲江西行省右丞　壬午監察御史博囉特穆爾賈彬等辨明哈瑪爾舊作哈麻今改舒蘇舊作雪雪今改之罪　甲申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縣文正涉傳記饒勇略初從渡江取集慶路有功吳王問若欲何官文正對曰叔父成大業何患不富貴爵賞先及私親何以服衆王善其言益愛之及江西平文正功居多王厚賜諸將念文正前言知大體錫功尚有待也文正遂不能無少望性素卞急至是益暴怒無常任掾吏衛可達奪部中子女按察使李飲冰奏其驕侈觖望王遣使詰責文正懼飲冰益言其有異志（攷異）徐氏後編作文正謀叛降張士誠按察使李韶密奏之今從明史諸王傳王即日登舟至南昌城下遣人召之文正倉卒出迎王泣謂之曰汝何爲者遂載與俱歸至建康王妃力解之曰兒特性剛耳無它也羣臣請寘於法王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時其子守謙甫四歲王撫其頂曰爾父倍訓教貽吾憂爾宅日長成

吾封爵爾不以爾父廢也命王妃育之　乙酉吳王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若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故使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時爲試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蜀明玉珍更定官制併六卿爲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萬勝爲左右丞相向大亨張文炳知樞密院事鄒興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關皆平章事竇英鎮播州姜珏鎮彝陵皆參知政事荆玉鎮永寧商希孟鎮黔南皆宣慰使未幾遣勝攻興元下之　二月己丑朔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處州吳參軍胡深率兵往援友定聞深至遁去深追至浦城守將拒戰深擊敗之遂下浦城　辛丑吳命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宋炳守饒州並屬江西行省節制又命參軍詹元亨總制辰沅曲靖寶慶等州郡縣湖廣行省節制

丙午張士誠憤諸全之敗集兵二十萬遣其將李伯昇挾吳叛將謝再興攻諸全之新城置陳延亘十餘里造廬舍建倉庫預爲必拔之計且分兵數萬據城北十里以遏援兵守將胡德濟堅壁拒之告急於嚴州朱文忠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爲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溯釣臺窺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拒之未至而千戶謝佑爲其伏兵所執諸將皆恐甚文忠意氣自若分署諸將各爲備禦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率指揮朱亮祖等馳救丁巳去新城二十里而軍德濟潛使人告賊勢盛宜少避其鋒俟大軍文忠曰昔謝元以兵八千破苻堅百萬兵在精不在衆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彼軍輜重山積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會有白氣覆軍上占之曰必勝詰朝會戰天大霧晦冥文忠使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等將左軍嚴德王韶等將右軍而自以中軍當敵衝會胡深遣耿天璧以援師至文忠復申約束奮前搏擊霧稍開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衝其中堅敵以精騎圍文忠數重矛屢及膝文忠大呼手格殺其驍將縱橫馳突所向皆靡左右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出士誠兵大潰逐北十餘里斬首數萬級文忠收兵會食遣指揮朱亮祖張斌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其同僉韓謙等六百甲士三千鎧仗芻粟收數日不盡伯昇再興僅以身免　戊午皇太子在冀寧命甘肅行省平章多爾濟巴勒（舊作朵兒只班今改）以岐王阿喇奇爾（舊作阿剌乞兒今改）軍馬會平章臧卜李思齊各以兵守寧夏、

三月庚申皇太子下令於庫庫特穆爾軍中曰博囉特穆爾襲據京師余既受命總督天下諸軍恭行顯罰少保中書平章政事庫庫特穆爾躬勒將士分道進兵諸王駙馬及陝西平章政事李思齊等各統軍馬尚其奮義戮力剋期恢復博囉特穆爾聞之大怒嗾監察御史武起宗言皇后奇氏外撓國政因奏帝

宜遷后出於外帝不答丙寅遂矯制幽后於諸色總
管府令其黨姚巴延布哈（舊作姚伯顏不花今改）守之丁卯命
妻都爾蘇拜特穆爾並爲御史大夫辛巳吳常遇
春平贛軍還王御戟門頒賞以勞之癸未吳起居
注宋濂乞歸省金華王賜金幣而遣之濂還家進表
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王覽書甚喜召世子諭之
曰吾自幼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
宮不思勇於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
味之復遣使至其家賜書獎諭錫以綺帛仍令世子
親致書以報夏四月己丑朔吳參軍胡深進攻建
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而還（攷異劉辰國初事
蹟作張正今從明史胡深傳作子玉）留元帥李彥文安輯其衆庚寅博
囉特穆爾至諸色總管府見皇后奇氏令還宮取印
章作書遺皇太子遣內侍官鄂勒哲圖（舊作完者禿今改）持往
冀寧復出皇后幽之吳王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
襄陽諸郡王嘗與徐達等論襄漢形勢曰安陸襄陽
跨連荊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
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
地相連易於扇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
榦榦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庶幾
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討之乙巳關保
等兵進圍大同乙卯入其城五月庚申吳廣信衛
指揮王文英率師趣鉛山次佛母嶺與陳友定兵遇
擊走之辛酉吳參軍胡深言近克松溪獲張子玉
其餘衆敗奔崇安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並攻
之因覘取八閩王曰子玉驍將今爲我擒彼必破膽
乘勢攻之必無不克即命廣信指揮朱亮祖由鉛山
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進兵甲子京師天雨
氂長尺許或言於帝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乙亥
吳平章常遇春攻安陸克之先是遇春既行王復調
江西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
曰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若襄陽未下則令
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武昌使聲援相
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
守將僉院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亮執之遂克其城
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己卯吳常遇春至襄陽
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僉院張德麟
明以穀城降遇春送之建康吳王以章溢爲湖廣按
察僉事溢以荊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王善之癸
未吳浙東元帥何世明敗張士誠兵於新溪又敗之
於柴溪是月侯布延達實（舊作侯卜顏答失今改）奉威順王自
雲南西蜀轉戰而出至成州欲之京師李思齊俾屯
田於成州吳王賜鄧愈書曰汝戍襄陽宜謹守法
度山寨來歸者兵民悉仍故籍小校以下悉令屯種
且耕且戰汝所戍地隣庫庫若汝愛加於民法行於
軍則彼所部皆將慕義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我賴
汝如長城汝其勉之愈於是披荊棘立軍府營屯練
卒拊循招徠威惠甚著六月戊子以黎安道爲中
書參知政事己丑吳置思南宣慰使司時思南宣
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楊琛來歸款并納元所授宣
慰使印王曰仁智僻處遐荒世長溪洞乃能識天命
率先來歸誠可嘉也俾仍爲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

州等處軍民宣撫使以三品銀印給之。丁酉吳克安福州先是饒鼎臣父子既走安福與其黨劉顯等仍肆剽掠鄧愈遣兵討之久不下王復命元帥王寶會參政何文輝黃彬共討之鼎臣復棄城走茶陵　辛丑湖廣行省左丞周文貴復寶慶路　乙巳皇后奇氏自幽所還宮后數納美女於博囉特穆爾博囉喜故得還宮自始幽至此凡百日博囉特穆爾自入京師納女四十餘人荒於酒色銳氣消耗矣　壬子吳參軍胡深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萬戶張漢臣總管朱善等械送建康　吳指揮朱亮祖等進攻建寧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諸軍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胡深視氛祲不利語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亮祖曰天道幽遠山澤之氣變態無常何足徵也迫深進兵深猶持不可德柔屯錦江逼深陳後亮祖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而進破其二柵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日已暮深突圍出伏兵起深馬蹶被執送於友定友定敬禮之深因盛稱吳王神聖威武羣雄屬心以喻友定友定亦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深久涖鄉郡馭衆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吳王嘗問宋濂曰深何如人濂曰文武才也王曰誠然浙東一障吾方賴之比伐閩有星變王曰東南必失一良將亟諭之深已被害　吳何文輝等平山寨擒其盜萬興宗斬之　乙卯以太尉和尼齊(舊作火你赤今改)爲御史大夫　吳王下令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爲差

有司親臨督率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吳以儒士滕毅楊訓爲起居注王諭之曰吾見元大臣門下士多不以正自處惟務諂諛以圖茍合見其人所爲非是不相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爲阿容又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吾平時於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不可不盡言也復命毅訓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吾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爲戒耳　是月皇太子進封李思齊爲邠國公加封中書平章政事兼知四川行樞密院事虎符招討使分中書四部　博囉特穆爾遣圖沁特穆爾率軍伐上都之附皇太子者調伊蘇南禦庫庫特穆爾軍伊蘇次良鄉不進而歸永平使人西連太原東結遼陽軍聲大振博囉患之遣驍將姚巴延統兵出禦至通州河溢營紅橋以待伊蘇出其不意襲破之殺姚巴延博囉恐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取一女子不戰而還博囉先嘗以猜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巴延鬱鬱不樂乃日與妻都爾蘇飲宴酗酒殺人喜怒不測人皆畏忌　秋七月丁巳朔吳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諭未附山寨　吳平章湯和進兵攻周安于永新初陳友諒既亡安即降吳命仍守永新及兵入安福討饒鼎臣安疑而復叛仍與諸山寨相結和至安出拒戰和擊敗之克其十七寨擒僞官五十餘人遂圍

其城　庚申故陳友諒左丞周文貴之黨復攻陷辰溪吳總制辰沅等州事參軍詹允亨遣兵討之　甲子吳王遣使以書與庫庫特穆爾曰曩者初無兵端尹煥章來得書喜甚卽遣汪何同往爲生者賀歿者弔使者去而不回復遣人往皆被拘留且閣下昔與博囉構兵雌雄未決尚以知院郭雲同僉任亮攻我景陵掠我沔陽予思此城雖元之故地久在宅人之手予從宅人得之非取於元者也閣下外假元名內懷自逞一旦輕我遂留前使予雖不校但以閣下內難未除猶出兵以欺我使其勢專力全又當何如果若挾天子令諸侯創業於中原則當開誠心示磊落睦我江淮今乃遣竹昌忻都率兵深入淮地殺掠人民殆非所宜況有自中原來者備言張思道李思齊等連和合從專併閣下此正可慮之秋安可坐使西北數雄結連關內反舍近圖欲趨遠利獨力支吾非善計也予嘗博詢廣采聞軍中將欲爲變恐不利於閣下故特遣人敘我前意述我所聞閣下其圖之節次使命若能遣回庶不失舊好惟亮察焉思道張良弼字也　乙丑思州宣撫使田仁厚遣使如吳獻其所守之地吳改宣撫司爲思南鎮西等處宣慰司以田仁厚爲宣慰使　癸酉吳辰州沅陵縣民向珍八作亂參軍詹元亨遣千戶何德討平之　壬午吳置太史監以劉基爲太史令　乙酉博囉特穆爾伏誅先是博囉索帝所愛女子帝曰欺我至此耶遂欲圖之士人徐士本（考異庚申外史作施畜今從元史作徐士本其後士本不受賞則從外史）家居好奇計不求仕進至是命爲翰林待制威順王子和尚受帝密旨與之謀結壯士金諾海（舊作金那海今改）拜特勤（舊作伯達兒今改）特古斯布哈（舊作帖古思不花今改）洪寶寶等六人挾刃在衣中外襲寬衣若聽事伺立延春門東排仗內是日博囉早朝畢將出挾刃者相顧曰事不諧矣士本撦之曰未也會圖沁特穆爾遣人告上都之捷平章寶勒們（舊作失烈門今改）謂博囉曰好消息丞相宜入奏博囉不欲入寶勒們強之偕行至延春門李樹下（考異庚申外史云有杏枝自上垂梢胃博囉帽而墜之寶勒們遽爲拾之博囉曰今日莫有事今從元史）俄有人突過其前博囉方眙視曰此人面生遽有批其頰者博囉以手禦之遽呼其從騎拜特勤從衆中躍出斫中其腦金諾海等攢殺之妻都爾蘇傷額趨出博囉軍大駭四走帝時居窟室約曰事捷則放鴿鈴於是鴿鈴起帝出自窟室下令盡殺其部黨黎安道方托克托雷一聲皆伏誅妻都爾蘇擁博囉母妻子偕圖沁特穆爾北遁明日遣使函博囉首往太原詔皇太子還朝諸道兵聞詔罷歸大赦天下賞討博囉者士本不受賞一夕逸去　是月京師大水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

八月丁亥朔京城門至是不閉者三日珠展（舊作竹貞今改）摩該（舊作貊高今改）軍至城外命軍士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悉以軍入占民居奪民財　周文貴復攻辰州吳千戶何德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文貴退保麻陽德追擊又大敗之文貴遁去　癸卯命皇太子分調將帥戡定未復郡邑卽還京師行事之際承制用人竝準正授　庫庫特穆爾以歲當大比而江南四川諸行省皆阻於兵其鄉試不廢者唯燕南河南山東陝西河東而已乃啓皇太子倍增鄉貢之額　丁未

皇后潙吉哩氏（舊作洪吉剌氏，今改）崩。后生皇子珍戩（舊作真金，今改），二歲而夭。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二皇后奇氏有寵，后無幾微怨望意。從帝時巡上都，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者三，竟不納，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閾。至是崩，奇后見其所遺衣服敝壞，大笑曰：「正宮皇后，何至服此等衣耶！」踰月，皇太子自冀寧歸，哭之甚哀。　辛亥，吳羅田盜藍丑兒詐稱彭瑩玉，造妖言以惑衆，設官吏，劫居民。麻城里長袁寶襲捕之，擒丑兒以獻。吳王嘉其仗義，賜以綺帛。

壬子，以洪寶寶、特古斯布哈（舊作帖古思不花，今改）、薩勒圖（舊作揑列禿，今改）並爲中書平章政事。　九月丙辰朔，吳置國子監，以故集慶路學爲之。　庫庫特穆兒扈從皇太子至京師。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庫庫特穆爾與布哷齊等不從。及是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庫庫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庫庫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太子心銜之。　壬午，詔以巴咱爾（舊作伯撒里，今改）爲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庫庫特穆爾爲太尉、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同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巴咱爾累朝舊臣，而庫庫以後生晚出，乃與並相，朝士往往輕之。且居軍中久，樂縱恣，無檢束，在朝兩月，快快不樂，即請南還視師。　是月，以方國珍爲淮南行省左丞相、衛國公，分省慶元。　明玉珍遣其參政江儼通好于吳。吳命都事孫養浩報以書曰：「足下處西蜀，予處江左，蓋與漢季孫、劉相類。王保保虎踞中原，其志不在曹操下，予與足下，實脣齒邦，願以孫、劉相呑噬爲戒。」　冬十月戊子，吳王聞明玉珍取雲南失利，諸將往往暴掠，玉珍不能制，復以書戒之。　戊戌，吳王以張士誠屢犯疆場，欲舉兵討之，下令曰：「士誠啓衅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逃竄，毋廢農業。已敕大將軍約束官兵，毋有擄掠，違者以軍律論。」　庚子，吳命中書省以書招諭虎背寨劉寶，使之款附。　辛丑，吳王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泰州等處。時張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於濟寧，與山東相距。王欲先取通、泰諸郡縣，翦士誠羽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　壬寅，以哈喇章知樞密院事。　乙巳，吳徐達兵趨泰州，浚河通州，遇張士誠兵，擊敗之，遂駐軍海安壩上。　丙午，婁都爾蘇擁博囉特穆爾母妻及其子天寶努西北走，合圖沁特穆爾軍。　丁未，益王溫都遜特穆爾（舊作溫都怗木兒，今改）、樞密副使觀音努擒婁都爾蘇，誅之。圖沁特穆爾以餘兵往巴爾蘇（舊作八兒思，今改）之地。命嶺北行省左丞莽珊僧、知樞密院事魏賽音布哈（舊作魏賽因不花，今改）同討之。　吳徐達兵圍泰州新城，敗張士誠淮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　戊申，以資政院使圖嚕爲御史大夫。　己酉，張士誠遣淮安李院判來援泰州，常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遣人諭降其城中，僉院嚴再興、副使夏思忠、院判張士俊等拒守不

下。饒鼎臣既走茶陵，復合浦陽羣盜於南峯山寨，時出侵掠。癸丑，吳元帥王國寶等率兵擊敗之，鼎臣遁去。 信州盜蕭明率兵攻圍吳饒州，知府陶安召父老告之曰：「我糧實城堅，素有其備，賊黨驅烏合而來，不足畏也，但能固守，不過數日，援兵至，破賊必矣。」衆皆諾。安與千戶宋炳親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健爲游兵，晝夜巡捍，而請救於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衆吾民也，反爲賊用，得毋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與總制，豈有今日？若破城，必不相害。」安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能逼，越三日，行省援兵至，遂大敗之。蕭明遁去，擒僞招討都海、萬戶袁勝，斬之。諸將欲屠從寇者，安曰：「民爲所脅，柰何殺之？」不許，饒州遂安。

閏月乙卯朔，吳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遣告吳王曰：「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它謀，請爲之備。」王使諭徐達曰：「茂才言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將棄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虛，此一詭策也。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衡決，不及救援，此又一詭策也。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爾宜審慮，使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備之。」己未，王親至茂才水寨，又遣人以手書諭達等曰：「如有所言，卽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 庚申，以賓國公五十八知樞密院事。 詔張良弼、俞寶、孔興等，悉聽調於庫庫特穆爾。 戊辰，吳平章湯和克永新，執周安等，送建康，斬之。 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失，皇太子累請出督師，帝難之，會左丞相庫庫特穆爾請南還視師，辛未，乃封庫庫特穆爾爲河南王，代皇太子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路，并迤南一應軍馬，凡機務錢糧名爵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 甲戌，吳指揮副使王漢寶取餘干州，以前鎭撫李旭守之。 庚辰，吳徐達、常遇春克泰州，擒張士誠守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獻捷於建康，且以守城事宜爲請。王命達以便宜處之，其未下諸城，乘勝進取。 辛巳，以托克托穆爾（舊作脫脫木兒，今改。）爲中書右丞，達實特穆爾（舊作達識帖睦邇，今改。）爲參知政事。 吳徐達遣黃旗千戶劉傑分兵徇興化，張士誠守將李清戰敗，閉城固守，傑攻之不下，士誠遣將來援，傑擊走之。 十一月甲申朔，信州盜蕭明寇婺源州，吳知州白謙力不能禦，懷印出北門，赴水死。謙涖政廉忠，自奉甚薄，嘗遇除夕，無它供具，惟蔬食而已，人以此稱之。 辛卯，吳徐達進兵攻高郵，王聞之，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圖取淮安、濠、泗。 饒鼎臣復行剽掠，甲午，吳元帥王國寶出兵邀擊，鼎臣中弩死，餘黨悉潰。 乙未，吳王以李濟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以善長與濟同鄉里故也。濟得書，不報。 張士誠兵寇宜興，吳王命徐達令馮

國勝圍高郵常遇春守海安遣別將守泰州而自以精兵援宜興達遂率兵渡江至宜興城下擊敗士誠之衆獲三千餘人　十二月庚子朔張士誠遣將以兵八萬攻安吉吳將費聚所部僅二千人堅壁拒守射殺其驍將二人敵驚潰而去　吳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之義怨士誠以爲陷己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

乙卯立第二皇后奇氏爲皇后中書省奏改資正院爲崇政院而中正院亦兼主之帝乃授之册寶詔天下改奇氏爲索隆噶氏舊作肅良哈氏今改仍封其父以上三世皆王爵　是月圖沁特穆爾伏誅考異元史逆臣傳十二月獲圖沁特穆爾專都爾蘇皆伏誅據本紀則專都爾蘇之誅在十月圖沁特穆爾之誅在十二月非同時被獲也今分書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三十七（起柔兆敦牂正月盡彊圉協洽六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朔，張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馱沙溯流窺江陰。吳守將以聞，吳王親往救之，比至鎮江，敵已營瓜洲，掠西津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於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至浮子門，遇海舟五百艘遮海口，乘潮薄吳師。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其棄舟登岸者，伏兵掩擊之，殆盡。

辛卯，吳王命按察司僉事周楨等定擬按察事宜，條其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可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等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毋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毋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為名，苛刻以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矣。」

吳王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瓛等言：「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為法司劾退，豈宜復用？」王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致效亦有遲速。夫質樸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警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命復用之。

己酉，以崇正院使博囉蘇（舊作孛蘭奚今改）為御史大夫。

壬子，以鄂勒哲圖（舊作完者木今改）知樞密院事。

是月，以薩藍托里（舊作沙藍答里今改）為中書左丞相。命燕南、河南、山東、陝西、河東等處舉人會試者，增其額數，進士及第以下，遞陞官一級。

二月癸丑朔，立河淮水軍元帥府於孟津。

吳湖廣參政張彬率指揮胡海洋等討辰州周文貴，攻破其壘，文貴黨劉七自益陽來援，復敗之，文貴等遁去。

丁卯，四川容美洞宣撫田光寶遣其弟光受以元所授宣撫敕印降于吳，吳王以光寶為四川行省參知兼容美洞軍民宣撫使，仍為置安撫元帥以治之。

吳處州青田縣山賊夏清連福建陳友定兵攻慶元縣，浙東按察僉事章溢召所部義兵擊走之。

己巳，吳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所領凡二十九場。

癸酉，吳徐達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為高郵聲援。王從之，復敕達曰：「張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則擊之。」

吳湖廣潭州衛指揮同知嚴廣平茶陵諸寨。

甲戌，詔天下以比者逆臣博囉特穆爾、圖沁特穆爾、婁都爾蘇等干紀亂倫，內外之民，經值軍馬，致使困乏，與免一切雜泛差徭。

庫庫特穆爾自京師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為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初，李思齊與察罕特穆爾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庫庫特穆爾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孔興、圖魯卜（舊作脫列伯今改）等亦皆以功自恃，各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時有孫翥、趙恆者，憸人也，為庫庫謀主，畏江南強盛，欲故緩其行，乃謂庫庫曰：「丞相受天子命，總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法欲

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圖魯卜孔興張良弼四軍坐食關中累年不調丞相宜調四軍南出武關與大軍幷力渡淮彼若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據有關中四軍惟丞相意所使不亦善乎庫庫欣然從之 辛巳吳下令禁種糯稻其略曰曩以民間造酒醴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 是月明玉珍有疾命其臣僚曰西蜀險塞汝等協心同力以輔嗣子可以自守不然後事非吾所知也遂卒僭號凡五年子昇立年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玉珍爲人頗尙節儉好文學蜀人經李喜喜殘暴之後賴以粗安然好自用昧於遠略而嗣子暗弱政出多門國勢日衰 二月庚寅吳王令徐達自泰州進兵取高郵興化及淮安 甲午庫庫特穆爾遣關保浩爾齊統兵從大興關渡河以俟先檄調關中四軍張良弼圖魯卜孔興俱不受調李思齊得檄大怒罵曰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而反調我我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然後飮汝於我前無立地而今日公然稱總兵調我耶自是東西構兵相持不解 乙未廷試進士七十三人賜赫德布哈張棟等及第出身 監察御史裕倫布建言八事一曰用賢二曰申嚴宿衛三曰保全臣子四曰入衛屯田五曰禁止奏請六曰培養人才七曰罪人不孥八曰重惜名爵帝嘉納之 丙申吳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兵取濠州 吳命中書嚴選舉之禁初令府縣每歲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命知府知縣有濫舉者俟來朝治其罪未當朝覲者歲終逮至京師治之 先是吳徐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誠將余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爲應國勝信之夜遣指揮康泰率數百人先入城敵閉門盡殺之王聞之怒召國勝決大杖十令步詣高郵國勝慚憤力攻旣而達自宜興還督攻益力遂拔其城戮余同僉等俘其將士王命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差 丁未王以書諭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乘勝取淮安兵不在衆當擇其精者用之水陸竝進勿失機也其餘軍馬悉令常遇春統領守泰州海安應援江上 蜀丞相萬勝與知樞密院張文炳有隙密遣人殺文炳明玉珍有養子明昭出入禁中舊與文炳善乃矯稱太后彭氏旨召勝縊殺之勝佐玉珍開蜀功最多死不以罪蜀人多憐之者吳友仁自保寧移檄以清君側爲名明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壽書曰不誅昭則國必不安衆必不服昭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於是諸大臣用事而友仁尤專恣勝旣死昇以劉楨爲右丞相

夏四月癸丑朔明昇遣其學士虞封告哀於吳 乙卯吳王以玉輅太侈定用木輅 丙辰吳徐達兵至淮安聞徐義兵在馬騾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寨義泛海遁去舟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等籍軍馬府庫出降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命指揮蔡先華雲龍守其城 先是黃河大決省部募才能之士俾召集民丁疏濬之揚州王宣自薦朝廷以爲淮北淮南都元帥府都事賫楮幣至揚州募丁夫得三萬餘

人就令宣統領治河數月工成時徐州芝麻李起兵據州城因命宣爲招討使率丁夫從伊蘇復徐州尋授宣淮南淮北義兵都元帥守馬陵調滕州鎮禦且耕且戰以給軍儲又移鎮山東田豐兵侵益都宣子信從察罕特穆爾援之破田豐復令宣與信掠其旁郡遂據沂州至是以兵入海州據之 戊午吳徐達由瓠子角進兵攻興化克之淮地悉平 庚申濠州李濟以城降於吳先是韓政兵至濠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顧時等以雲梯礮石四面攻城時孫德崖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吳王嘗曰濠州乃吾家鄉張士誠據之我無家矣及復濠州吳王甚悅壬戌遣人賫書諭宿州吏民以桑梓之邦不忍遽興師旅爾等宜體予懷毋爲自絕徐州守將同知樞密院事陸聚聞徐達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降王以聚爲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 甲子吳王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命博士許存仁起居注王禕等從行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珠展領馬步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漕運自陳州而南給其餽餉我盧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修城守禦宜令遣兵巡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既不給而珠展遠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罷爾宜選劉平章薛參政部下騎卒五百并盧州之兵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也不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達聞命即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人進取安豐 丁卯吳江淮行省參政守徐州陸聚遣兵攻魚臺下之又遣兵取邳州於是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降於吳吳王至濠州念父母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典禮對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緦麻葬畢除之今當如其禮王愴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以粗布爲之王禕曰比緦爲重矣王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啓葬但增土以培其封冢旁居民汪文劉英於王有舊召至慰撫之令招致鄰黨二十家守冢復其家 戊辰方國珍遣經歷劉庸等貢金綺於吳

濠州父老經濟等謁見吳王王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等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王威德各得安息乃復勞憂念王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王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王又曰鄉人耕稼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爲所鈔掠父老亦宜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辛未吳左相國徐達克安豐初達率師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東城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寶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吳師追奔十餘里獲寶都及裨將貢元師而還竹昌左君弼並走汴梁至日晡時平章珠展率官軍來援政等復與戰於南門外大敗之珠展遁去遣千戶趙祥以兵追至

穎獲其運船以歸遂置安豐衛留指揮唐勝宗守之

戊寅吳王將還建康謁辭墓召汪文劉英賞以綺帛米粟曰此以報宿昔相念之德又謂諸父老曰鄉縣租賦當令有司勿征一二年閒當復來相見也

五月甲申吳王自濠州還至建康　甲辰以托克托布哈（舊作脫脫不花今改）爲御史大夫　六月壬子朔汾州介休縣地震平遙縣大雨雹紹興路山陰縣臥龍山裂

己未命知樞密院事瑪嚕（舊作買閭今改）以兵守直沽命河閒鹽運使拜珠（舊作拜住今改）曹履亨撫諭沿海竈戶俾出征夫從瑪嚕征討　丙寅詔英宗時謀爲不軌之臣其子孫或成丁者可安置舊地幼者隨母居草地終身不得入京城及不得授官止許於本愛馬應役　皇后索隆噶（舊作肅良哈今改）氏生日百官進牋皇后諭薩藍托里（舊作沙藍答里今改）等曰自世祖以來正宮皇后壽日不曾進牋近年雖行不合典故卻之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徐溝縣地震介休縣大水　壬午吳王遣使與庫庫特穆爾書曰曩者尹煥章來隨遣汪何報禮竊意當此之時博囉提精兵往雲中與京師密邇其勢必先挾天子閣下恐在其號令中故力與之競若歸使者必泄其謀故留而不遣今閣下不留心於北方而復千里裹糧遠爭江淮之利是閣下棄我舊好而生新衅也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博囉雖無餘孽跳梁於西北而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俞寶拒戰於樂安王仁逃歸於齊東幽燕無腹心之託若加以南面之兵四面竝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復命之辭足下拘留不遣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以效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服遼東使馬超疑韓遂以定關右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撫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搢笏決此數事乎恐皆出魏武下矣倘能幡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使臣救災恤患各保疆宇則地利猶可守後患猶可弭如或不然我則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師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加以張李及天寶努腹心之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爲利而反足以爲害矣惟閣下與衆君子謀之毋徒獨斷以貽後悔　丙申庫庫特穆爾遣朱珍盧旺屯兵河中遣關保浩爾齊合兵渡河會珠展商嵩且約李思齊以攻張良弼良弼遣子弟質於思齊思齊與良弼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　丁未吳王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討之右丞相李善長曰張氏宜討久矣然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王曰彼淫昏益甚生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促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豈待觀隙耶左相國徐達曰張氏驕盈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恃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皆迂闊書生不

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王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啟行。

是月，太白經天者再。

八月，庚戌朔，吳拓建康城。初，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距鍾山既闊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卑隘，王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陽，延亘周圍凡五十餘里。

壬子，吳王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兵二十萬伐張士誠。吳王御戟門，集諸將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劫掠，毋妄殺戮，毋發邱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將發，王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蘇州，蘇州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王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麟、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窮促，天麟輩懼其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蘇州，若天麟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蘇州，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王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蘇州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敢復言。王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閒。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蘇州。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中矣。」

癸丑，達等帥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己巳，遇春擊敗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王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之。士誠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果叛降於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坐橋，其右丞張天麟分三路以拒吳師：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天麟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爲後繼。達率兵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寶，王弼攻天麟，達自中路攻子實，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遇春與寶戰，寶敗走，欲入城，城下弔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天麟、子實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吳軍復四面圍之。伯昇及天麟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西門，自以大軍繼之。子實及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得義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所稱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二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遷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敵，皆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爲珍等聲援，吳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塡塞溝港，絕其糧道。元紹，元明之弟也。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於皁林之野，又敗之。

戊寅，以李國鳳爲中書左丞，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陳友定以農家子起傭伍，目不知書，至

是盡有福建八郡之地數招致文學知名士如閩縣
鄭定廬州王翰之屬留置幕府友定遂粗涉文史然
頗任威福所屬違令者輒承制誅竄不絕漳州守將
羅良心不平以書責之曰郡縣者國家之土地官司
者人主之臣役而膺康者朝廷之外府也今足下視
郡縣如家室驅官僚如圉僕擅膺康如私藏名雖報
國實有鷹揚跋扈之心不知足下欲為郭子儀乎抑
為曹孟德乎友定怒竟以兵誅良而福清宣慰使陳
瑞孫崇安令孔楷建陽人詹翰拒友定不從皆被殺
於是友定威震八閩然事朝廷未嘗失臣節歲運糧
數十萬至大都海道遼遠至者常十三四帝嘉之下
詔褒美 九月己卯朔張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
以輕舟出東遷鎮覘吳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與之
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
之復破其兵擒志堅 甲申李思齊兵下鹽井獲川
賊余繼隆誅之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溫都爾
罕（舊作掩篤剌哈今改）自鳳翔還京師先是尚賓等持詔諭思
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
翔一年至是始還 丙戌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
丞相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初國珍雖以三郡獻於吳實未納土特欲假借聲援
以拒朝廷及帝屢加命國珍益驕橫終不肯奉正朔
乙未吳王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諭之曰徐達等
攻蘇州張士誠必聚兵以拒今命爾攻杭州是掣制
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疲於應戰其中
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 己亥以中書平章政
事實勒們（舊作失列門今改）為御史大夫 明昇遣使聘于吳
使者自言其國之險固與富饒吳王笑曰蜀人不以
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其險且富非為國長久之道且
自用兵以來商賈路絕而乃稱富饒此豈自天而降
耶使者退王因語侍臣曰吾平生務實不尚浮偽此
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之險固失奉使
之道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為夸大恐
取笑於人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為戒也 辛丑孛
星見東北方 乙巳吳左丞廖永忠參政薛顯將游
軍駐湖州之德清遂取之獲船四十艘擒其院判鍾
正及叛將晉德成 張士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
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吳常遇春以兵扼其歸路
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張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戰
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與潘元紹率
赤龍船兵屯于平望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
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衆軍
散走自是舊館援絕餽餉不繼多出降者 吳湖廣
參政楊璟命指揮副使張勝宗討湘鄉易華斬之
周文貴復攻掠辰州諸郡吳王命楊璟張彬等分兵
進討 丙午吳遣參政蔡哲報聘於蜀 冬十月辛
亥朔吳徐達以所獲張士誠將士徇于湖州城下城
中大震 壬子吳常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等
拒戰不勝復退走遇春追至昇山攻破其平章王晟
陸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是夕
晟亦降 朝命屢促庫庫特穆爾南征甲子庫庫不
得已遣其弟托因特穆爾及部將摩該駐兵濟寧鄒

縣等處名爲保障山東且以塞南軍入北之路復命朝廷曰此爲肅清江淮張本也　吳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　戊寅吳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張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兵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稍卻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衆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善沒水朱暹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爲之奪氣　十一月甲申吳徐達遣馮國珍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湖州城下諭其司徒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呼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不得死左右語伯昇曰援絶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俛首不能言張天麟等以城降伯昇亦遂降　吳參政胡德濟討諸暨斗巖山寨平之　己丑吳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蘇州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　吳朱文忠攻餘杭下之先是文忠兵至餘杭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隊歸於張氏今若來降可保不死且享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死我即降耳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趨杭州未至張士誠平章潘元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適至此勝負未分而遽約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繫今天兵如雷霆當之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欲降恐無及故使先來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元明即日獻圖籍文忠至杭州元明等奉士誠所授諸印幷執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迎文忠麾去之止壁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立斬以徇城中帖然得兵三萬糧二十萬執元平章努都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元明泰州人初與張士誠俱起鹽徒官軍圍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元明及李伯昇呂珍與焉三人相繼以城降士誠由是勢益孤　先是吳徵儒士熊鼎朱夢炎等至建康王命纂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奥義不若集古之忠良姦惡事實以恆辭解之使觀者易曉它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勸戒其民閒農工商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直詞詳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至是書成賜鼎等白金人五十兩及衣帽靴襪等物　庚子張士誠同僉李思忠等以紹興路降於吳吳命駙馬都尉王恭千戶陳清李遇守之　吳左丞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張士誠將宋興以城降　壬寅吳大將軍徐達等兵至蘇州城南鮎魚口擊張士誠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渡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常遇春軍虎邱郭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

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其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蘇州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闔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蘇州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吳武德衞指揮茅城戰死。　甲辰，元平章努都長壽等至建康，吳王以其朝臣，命有司給廩餼，歸之於朝，而誅蔣英於市，以潘元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其官屬皆守舊職，從朱文忠節制。旋授文忠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復姓李氏。　十二月乙卯朔，永寧縣賊饒一等作亂，吳指揮畢榮討之，擒其元帥王子華，餘黨悉平。陳友定將建寧阮德柔遣使納款。　吳廖永忠沈小明王於瓜步。小明王自居滁州，至是來建康，爲永忠所害。〔攷異〕明史韓林兒傳云：太祖居林兒於滁州。明年，太祖爲吳王。又二年，林兒卒。或云太祖命永忠迎林兒歸應天，至瓜步覆舟，林兒沈於江。是並存兩說也。實錄辨證引寧獻王博論記丙午年事云：是歲韓林兒沈於瓜步，上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案永忠之死在洪武八年，博論似未詳其年月。然明史廖永忠傳亦云：初，韓林兒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歸應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與林兒傳後說同，今從之。　吳羣臣上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今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王以國之所重莫先廟社，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營建廟社，立宮室。甲子，王親祀山川之神，告以工事。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王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卽去之。　庚午，蒲城洛水和順崖崩。　是歲，監察御史聖努額森（舊作聖奴也先，今改。）察圖實哩（舊作撒都失里，今改。）等言：「昔姦邪構害丞相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由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生民塗炭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設使托克托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謚及加功臣之號。」朝廷皆是其言，以時方多故，未及報而國亡。

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癸巳朔，吳王始稱吳元年。

乙未，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鬭者。　戊戌，吳王謂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吳戴德等兵至沅州，圍其城凡六日，守將李興祖出降。興祖，卽李勝也。　庚子，松江府、嘉定州守臣王立忠等詣吳徐達軍降。　辛丑，吳王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牋文只令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甲辰，吳王遣使與庫庫特穆爾書，責其拘使不還之罪，且諷之以關中張李及俞寶王信生釁可虞。又曰：「若能遣汪何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爲彼後時之戰。閣下雖深謀如莽、操，詭計如懿、溫，英雄滿前，何以取生？古云：『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富有天下，守之以謙。』況其爲臣者乎！閣下其深思之。」　庫庫

特穆爾與關中構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下詔和解之庫庫戕殺詔使是月李思齊張良弼圖魯卜自會於含元殿基推思齊爲盟主同拒庫庫之師二月丁未朔庫庫特穆爾遣左丞李二以徐州兵駐陵子村吳參政陸聚令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度兵寡不敵遂堅壁伺其出掠以二千人泝河至呂梁登陸擊之刺其驍將韓乙餘衆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復至亟還城開門而陳於野臥戈以待約聞鼓聲則起二果至鳴鼓士躍起衝其前鋒衆大潰多溺死遂擒二友德旋進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壬子茗洋降賊周瑞卿叛吳浙東按察僉事章溢遣其子元帥存道合平陽瑞安總制孫安兵討之斬瑞卿獲其黨六十餘人 吳置兩浙都轉運鹽司於杭州設場三十六 乙卯吳王聞陵子村之捷謂都督府臣曰此蓋庫庫之游兵故以此餌我使我將驕兵惰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善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備 庚申以七十爲中書平章政事伊嚕布哈（舊作月魯不花今改）爲御史大夫 乙丑以詹事伊嚕特穆爾（舊作月魯帖木兒今改）爲御史大夫 吳王遣使陳州以書招左丞左君弼降曰足下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度日如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王乃遣歸其母 吳陸聚遣兵攻宿州擒其僉院邢瑞 丁卯江西行省遣兵會湖廣行省千戶徐與攻平江瀨寨爲鎮撫楊五以寨降 三月丁丑朔庫庫特穆爾遣兵屯滕州以禦王信 吳參政蔡哲自蜀歸具言蜀自明玉珍喪後明昇暗弱羣下擅權因圖其所經山川阨塞之處以獻 戊子思阮兩界軍民安撫使黃元明以其地內附於吳 丁酉吳下令設文武科取士令曰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攷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 沂州流民千餘家還靈璧虹縣復業王信追至宿遷殺之因大掠而還餘民走入兩縣境上乞食吳王聞而憫之曰王信不仁甚矣民雖死其如天道何乃遣人賑濟之 吳以黔陽縣前元帥蔣節爲靖州安撫使俾討平山寨且耕且守從參軍詹允亨言也 吳參政楊璟進兵取澧州石門縣故陳友諒守將鄧義亨率衆降

夏四月丙午朔吳上海縣民錢鶴皋作亂據松江府徐達遣驍騎衛指揮葛俊討平之初王立中以城降達就令守府事既而王命荀玉珍代之未幾達檄各府驗民田徵磚甃城鶴皋不奉令號於衆以倡亂衆皆從之遂結張士誠故元帥府副使韓夏秦施仁濟聚衆至三萬餘人攻府治通判趙儆倉猝不能敵同妻子赴水死玉珍棄城走賊追殺之鶴皋自稱行省左丞署旗以元字刻磚爲印僞署官屬令其子遵義率小舟數千走蘇州欲歸士誠以求援至是達遣俊討之兵至連湖蕩望見遵義所率衆皆操農器知其無能爲也乃於蕩東西連發十餘礮賊皆驚潰溺死者不可勝計兵及松江城鶴皋閉門拒守俊攻下

之獲鶴皋檻送大將軍斬之施仁濟等脫走率其黨五千餘人突入嘉興府劫庫藏軍需而出海寧衛指揮孫虎等率兵追擊悉擒之 壬子吳王諭起居注詹同曰國史貴直筆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朕平日言行是非善惡汝等皆當直書不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 己未方國珍既入貢於吳復陰泛海北通庫庫特穆爾南交陳友定吳師伐蘇州國珍擁兵覘勝敗為叛服計王以國珍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且諭之曰爾能深燭成敗高覽遠慮自求多福尚可圖也國珍得書不報 丁卯吳江浙行省平章李文忠言嘉興海寧海鹽等沿海州縣皆邊防之所宜設兵鎮守王命文忠調兵戍之 吳潭州衛遣兵攻易華餘黨所據山寨克之 五月丙子朔白氣二道亘天 戊寅以空名宣敕遺福建行省命平章庫春(舊作曲出今改)陳友定同驗有功者給之 辛巳大同隕霜殺麥 癸未福建行宣政院以廢寺錢糧由海道送京師 乙酉以鄂勒哲特穆爾(舊作完者帖木兒今改)為中書右丞相辭以老病不許 己丑吳湖廣行省遣兵討平江花陽山寨克之 辛卯以知樞密院事實勒們為嶺北行省左丞相提調分通政院 己亥以諳達布(舊作俺普今改)為中書平章政事 吳王以天久不雨日減膳素食仍下令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糧三年 辛丑庫庫特穆爾定擬其所屬官員二千六百一十人從之 是月山東地震雨白氂 李思齊遣張良弼部將郭謙等守黄連寨庫庫特穆爾部將關保浩爾齊商嵩珠展引兵拔其寨謙走 六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晝晦 蘇州圍久不下吳王以書遺張士誠勸以全身保族如漢竇融宋錢俶故事士誠不報 己酉士誠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見軍陳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門欲掩襲吳軍轉至閶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軍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其參政黄哈喇巴圖(舊作黄哈把都今改)率兵千餘人助之自出兵山塘為援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以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衆小卻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善為盜者也士誠每厚賜之令被銀鎧錦衣將其衆出入陳中人不能測是日亦敗溺死萬里橋下士誠馬驚墜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言為公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死垓下天下歸於漢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厄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馬御將帥有功者賞無功者罰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直能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

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
之子弟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童舞女日
夕酣宴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
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內殿敗一軍
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弗問故淪胥至今日士誠
曰吾亦深憾無及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
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死而有益於國家有
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
乎以銳師百萬與江左之兵戰于鄱湖友諒舉火欲
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
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
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失而獨守此尺寸之地誓
以死拒吾恐勢極患生變從中起公欲死不得生無
所歸也故吾為公計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遣一
介之使疾走金陵陳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開城門
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況曾許以竇融錢俶故
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
士誠俛首沈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我熟思之然卒
狐疑莫能決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西門索戰鋒甚
銳遇春禦之兵少卻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
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乘勢掩
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遶其城自是
士誠不復得出矣時徐達令四十八衛將士每衛製
襄陽礮架五座宅礮架各五十餘座晝夜礮聲不絕
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
進桃未及嘗飛礮碎其首而死　丁巳皇太子寢殿

復新甃井中有龍出光燄爍人宮人震慴仆地又長
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皆剝　壬戌庫庫特
穆爾部將李守道降於吳吳王命館之於會同館
丁卯沂州山崩　戊辰大雨吳羣臣請復膳王曰雖
雨傷禾已多其免民今年田租　癸酉吳王命自今
凡朝賀不用女樂　吳殺前使臣戶部尚書張昶昶
既被留為參知政事外示誠款內懷陰計與楊憲胡
惟庸等皆相善昶有才辯智識明敏熟於前代典故
凡江左建置制度多出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
自以奉使被羈心不忘北歸陰使人上書頌功德勸
吳王及時行樂王以語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基曰
然必有使之者王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後復勸
王重刑法破兼幷之家多陳厲民之術欲吳失人心
陰為北方計王皆不聽時帝謂昶已死且擢用其子
吳遣杭州所獲平章努都長壽北歸朝昶乃陰奉表
於帝且寓書其子詢存亡會昶臥病楊憲往候於昶
臥內得書稿奏之王令大都督府案書昶書八字於
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王始惜其才猶欲活之及
見其所書牘詞曰彼意決矣遂殺之　是月知樞密
院事壽安奉空名宣敕與侯巴延達世令其以兵援
庫庫特穆爾時李思齊據長安與商暠拒戰侯巴延
達世進兵攻長安秦州守將蕭公達降於思齊思齊
知關保等兵退遣蔡琳等破其營侯巴延達世奔潰
庫庫特穆爾增兵入關日求決戰李思齊張良弼
等軍頗不支使人求助於朝廷朝廷因遣左丞袁渙
及知院安定臣中丞明托特穆爾傳旨令兩家罷攻

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孫翥進密計於庫庫曰我西事功垂成不可誤聽息兵之旨且袁渙貪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賄其家則渙必助我而西事可成也庫庫如其計渙果私布意於庫庫曰不除張李終爲丞相後患於是攻張李益急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三十八 起彊圉協洽七月盡著雍閹茂七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七年秋七月關中兵勝負猶未決庫庫特穆爾謂孫翥趙恆曰今當何如並對曰關中四軍獨李思齊最強思齊破則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兵將相持不決所畏者惟摩該耳宜抽摩該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河搗鳳翔覆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一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也關中既定然後出兵以討江淮破之必矣庫庫即行其策檄摩該率兵攻鳳翔　甲申命伊蘇提調武備寺

吳右相國李善長等勸王即皇帝位王未許善長等復力請王曰吾嘗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卒致覆滅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吳給府州縣官之任費錫綺帛及其父母妻長子有差著為令　己丑雷震吳宮門獸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質王命藏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奉置几案以祇天戒遂赦獄囚　方國珍之初降吳也約杭州下即入朝已而據地自若且使通於閩圖為掎角吳王聞之怒遣使責國珍貢糧二十三萬石仍以書諭之曰爾早改過效順猶可保其富貴不然為偷生之計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反為爾累舟中自生敵國徒為豪傑所笑也書至國珍大懼集弟姪及將佐決去就其郎中張本仁曰蘇州未下彼安能越千里而取我劉庸曰江左兵多步騎其如吾海舟何國珍弟姪多以為然唯邱楠爭曰二人所言非公福也唯智可以決事唯信可以守國唯直可以用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遷延猶豫計不早定不可謂智既許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謂信彼之徵師則有詞矣我實負彼不可謂直幸而扶服聽命庶幾可視錢俶乎國珍素憒闇不能決唯日夜運珍寶集巨艦為泛海計　辛丑吳置太常司農大理匠作四司　是月李思齊遣部將許國佐薛穆飛會張良弼圖魯卜兵屯華陰時命圖魯為陝西行省左丞相思齊不悅命部將鄭應祥守陝西而自還鳳翔　龍見於臨朐龍山大石起立　摩該部將多博囉特穆爾之黨及摩該奉檄調往陝西行至衛輝諸將夜聚謀曰我輩官軍殺南兵可也今聞欲趨鳳翔鳳翔亦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其謂之何其衆俱以為然遂相約扶摩該為總兵摩該善論兵先為察罕特穆爾所信任關保自察罕特穆爾起兵以來勇冠諸軍功最高至是皆不服庫庫特穆爾摩該使其首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遣部將北奔彰德西奔懷慶　薩藍托里特里錫巴延特穆爾李國鳳進謀於皇太子曰向日詔書令諸將各將本部分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太子何不奏上立大撫軍院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於一自內制外庶幾天下可為又摩該一部背庫庫而向朝廷亦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太子如其言以請八月丙午命皇太子總天下兵馬詔曰元良重

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卓有成憲。阿裕實哩達喇（舊作愛猷識理達臘，今改）計安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庫庫特穆爾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至盜賊愈熾，深遺朕憂。詢之衆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聿遵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諸王、駙馬、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庫庫特穆爾總領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總領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與侯巴延達世進取川蜀；以少保圖魯爲陝西行中書省左丞相，總領本部軍馬，及張良弼、孔興、圖魯卜各支軍馬，進取襄樊；王信本部軍馬，固守汛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

摩該所遣部將至彰德，詐爲使者以入，遂據之。至懷慶，庫庫守將黃瑞覺之，城閉不得入。庚戌，摩該殺衞輝守將余仁輔、彰德守將范國英，引軍至清化。聞懷慶有備，復還彰德，上疏言庫庫特穆爾罪狀。詔以庫庫特穆爾不遵君命，宜黜其兵權，就令摩該討之。又摩該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士皆號忠義功臣。

辛亥，特穆爾布哈進封淮王。

甲寅，以右丞相鄂勒哲特穆爾、翰林承旨達爾瑪、平章政事鄂勒哲特穆爾竝知大撫軍院事。

癸丑，吳圜丘、方丘及社稷壇成，竝倣漢制，爲壇二成。

丙辰，鄂勒哲特穆爾言：「大撫軍院專掌軍機，今後迤北軍務仍舊制樞密院管，其餘內外諸王、駙馬、各處總兵、行省、行院、宣諭司一應軍情，不許隔越，徑移大撫軍院。」

以詹事院同知李國鳳同知大撫軍院事，中書參知政事鄂勒哲特穆爾爲副使，左司員外郎耀珠（舊作咬住，今改）、樞密院參議王宏遠爲經歷。

庚申，鄂勒哲特穆爾言：「諸軍將士有能用命效力建立奇功者，請所賞宣敕依常制外，加以忠義功臣號。」從之。時詔書雖下，諸將皆不用命。李思齊聞摩該爲變，關保、浩爾齊夜遁，遂解兵而西。托音特穆爾盡劫掠山東民畜而西趨衞輝，庫庫特穆爾盡率河洛民兵北渡懷慶。摩該懼庫庫兄弟有夾攻衞輝之勢，亦劫掠衞輝民畜而北屯彰德。朝廷無如之何。

關保列庫庫罪狀於朝，舉兵攻之。

辛酉，命鄂勒哲特穆爾仍前少師、知樞密院事，伊蘇仍前太保、中書右丞相，特哩特穆爾以太尉爲添設中書左丞相。

丙寅，立行樞密院于阿南達察罕諾爾（舊作阿難荅察罕腦兒，今改）。

命陝西行省左丞相圖嚕仍前少保，兼知行樞密院事。

戊辰，命特哩特穆爾仍前太尉、左丞相、知大撫軍院事，中書右丞陳敬伯爲中書平章政事。

吳王以書諭沂州王宣父子曰：「爾父子數年前與吾書云：『雖在蒼顏皓首之際，猶望閣下鼓舞羣雄，殪子嬰於咸陽，戮商辛于牧野，以清區宇。』今整兵取河南，已至淮安，爾若能奮然來歸，相與戮力，甚亂豈不偉哉！」

己巳，吳太廟成。四世祖各爲廟：高祖居中，曾祖居東第一廟，祖居西第一廟，攷居東第二廟。

吳王命參政朱亮祖討方國珍，戒之曰：「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

九月，甲戌朔，義士戴晉生上皇太子書，言治亂之由。

命中書右丞相伊蘇以兵往山東，參知政事法圖呼喇分戶部

官一同供給。　乙亥，以兵起逃南，百姓供給繁重，其真定、河南、陝西、山東、冀寧等處，除軍人自耕自食外，與免民間今年田租之半。　辛巳，吳大將軍徐達克蘇州，執張士誠。時圍城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拆祠廟民居爲礮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及周仁、潘元紹皆降，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士誠更使其副樞密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謂其妻劉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曰：「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城破，自焚死。士誠獨坐室中，達遣李伯昇諭意，時日已暮，士誠拒戶自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中途易以戶扉，舁至舟中，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等，并元宗室神保大王赫罕等，皆送建康，而誅熊天瑞。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之日，中分撫之，先集將士，申明王意，令將士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拆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春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不敢妄動，居民宴然。　癸未，吳王聞蘇州已破，命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取無錫州，仍命大都督府副使康茂才繼之。又命虎賁左衛副使張興率勇士千人赴淮安，俟師期。又令濠州練習平鄉山寨軍，會取膠州、登萊。又命江淮衛以兵千人守禦邳州。　吳徐達等遣兵取通州。乙酉，次狼山，其守將率所部降。

無錫莫天祐以城降於吳。初，天祐附張士誠，士誠累表爲同僉樞密院事，亦羈縻而已。徐達數遣使諭降，天祐俱殺之。至是胡廷瑞等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見天祐曰：「張氏就縛，縱固守，將誰爲？一城生命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沈思良久，乃許降。翼縋城下，納款於廷瑞，廷瑞喜曰：「城不受兵，皆汝力也。」翼還告天祐，遂出降。　己丑，詔伊蘇以中書右丞相分省山東，薩藍托里以中書左丞相分省大同。

吳朱亮祖駐軍新昌，遣指揮嚴德攻關嶺山寨，平之。　徐達遣人送張士誠至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舁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王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葬之。（考異：士誠之死，俞本記事錄云上令衛士扛於竺橋，衛杖四十而死，焚棄於石頭城。九朝談纂云以弓弦勒殺之。國初事蹟云命縊殺之。今從明史本傳。）浙西民物蕃盛，儲積殷富，士誠兄弟驕侈淫佚，又闇於斷制，欲以得士要譽，士有至者，無問賢不肖，輒重其贈遺，輿馬居室，靡不充足，士多往趨之。及士信用事，疏斥舊將，奪其兵權，由是上下乖疑，凡出兵遣將，當行者或臥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如言賜之。及喪師失地而歸，士誠亦不問，或復用爲將，其威權不立類此。士信愚妄不識大體，士誠委以政，卒以亡其國。而士信之敗，又爲王、蔡、葉三參軍所誤，至是駢誅，並殺潘元紹，磔莫天祐。又有周僨者，山陽鐵冶子也，以聚斂至上卿，城破被獲，言於主者曰：「錢穀鹽鐵籍皆在我，汝國欲富，當勿

殺我主者曰亡國賊尙不知死罪耶遂殺之民大悅曰今日天開眼　辛卯吳置宣徽院改太醫監爲太醫院　甲午吳朱亮祖兵至天台縣尹湯槃降　丙申太師旺嘉努舊作汪家奴今改追封兗王謚忠靖　丁酉吳朱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珍出師拒戰亮祖擊敗之指揮嚴德中矢死德采石人也　戊戌吳王遣使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及赫罕等九人於帝又以書與庫庫特穆爾曰閣下如存大義宜整師旅聽命於朝不然名爲臣子而朝廷之權專屬軍門縱此心自以爲忠安能免於人議若有它圖速宜堅兵以固境土　己亥沂州王宣遣其副使權苗芳謝過於吳吳王遣鎭撫侯正紀往報之　辛丑吳王命於泗州靈壁取石制磬湖州采桐梓制琴瑟　吳封李善長爲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賞賚有差王諭諸將曰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毋狃于暫安而忘永逸毋足於近功而昧遠圖翌日達等入謝王問公等還第置酒爲樂否對曰荷恩皆置酒相慶王曰吾豈不欲置酒與諸將爲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爲乎終日酣歌逸樂今竟何如

吳朱亮祖克台州初方國瑛聞吳師至即欲遁會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方治兵城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拒守然士卒懷懼往往有逃潰者亮祖攻之急國瑛以巨艦載妻子夜走黃巖亮祖入其城遂下仙居諸縣國瑛之遁也挾總管趙琬至黃巖琬潛登白龍奧舍於民家絕粒死琬璉之弟也　癸卯吳新內城制皆朴素不爲雕飾王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以鑒戒者書於壁閒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閒王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王曰爾導予以侈麗豈予心哉　冬十月甲辰朔吳王謂中書省曰軍中士因戰而傷者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宮外當設備禦合於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　吳王遣起居注吳琳魏觀等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徙蘇州富民實濠州　摩該以兵入山西定孟州忻州下崞州遂攻真定詔伊蘇自河閒以兵會摩該已而不果命伊蘇還河閒摩該還彰德　乙巳皇太子奏以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王信爲山東行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樞密院事立中書行省于真定路加司徒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王宣爲沂國公　吳命百官禮儀俱尙左改右相國爲左左相國爲右餘官如之又定國子學官制以博士許存仁爲祭酒劉承直爲司業改太史監爲院以太史監令劉基爲院使　朱亮祖兵至黃巖州方國瑛遁海上守將哈爾魯降　丁未享於太廟

吳王敕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沒名存垂訓於天下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有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褒崇前代忠義所以厲風俗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壬子詔庫庫特穆爾落太傅中書左丞相并諸兼領職事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食邑其弟托音特

穆爾以集賢學士與庫庫特穆爾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庫庫特穆爾所總諸軍在帳前者命白索珠(舊作白瑣住今改)浩爾齊統之在河南者中書平章政事李克彝統之在山東者太保中書右丞相伊蘇統之在山西者少保中書左丞相薩藍托里統之在河北者知樞密院事摩該統之唯關保仍統本部諸軍庫庫特穆爾既受詔卽退軍屯澤州是日赦天下　吳置御史臺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基仍兼太史院王諭之曰國家所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係於此其職實惟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姦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　甲寅吳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禎爲副討方國珍於慶元

壬戌吳命中書省定律令以李善長爲總裁官楊憲劉基陶安等爲議律官初王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姦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故有是命復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猾之吏得以因緣爲姦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善良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繁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一采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庶可以久遠行之　丙辰吳王遣使以書遺李思齊張良弼使息兵解鬬思齊等得書不報　辛酉吳王謂徐達等曰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庫庫跋扈關隴則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元祚將亡其幾已見今欲北伐何以決勝常遇春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勝也都城既克有似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可建瓴而下矣王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卽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矣諸將皆曰善　甲子吳王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討大將軍中書平章政事掌軍國重事常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是時名將必推達遇春兩人才勇相類遇春慓疾敢深入而達尤長於謀略遇春每下城邑不能無誅僇達所至不擾卽獲壯士與諜結以恩義俾爲己用至是吳王面諭諸將曰御軍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衆摧鋒陷堅莫如副將軍遇春然身爲大將好與小校角甚非所望也

吳王命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衞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

又命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周彬率武昌荊州
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文輝初爲王養
子賜姓朱氏至是復何姓　乙丑以集賢大學士丁
好禮爲中書添設平章政事　吳王遣世子及次子
往謁臨濠諸墓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凡所過郡邑
城隍及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　丙寅平章內史關
保封許國公　吳王以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官
民令速歸附　丁卯吳大將軍徐達等師次淮安遣
人招諭王宣及其子信　己巳吳王以大軍進取中
原恐托音特穆爾乘閒竊發命廬州安豐六安濠泗
蘄黃襄陽各嚴兵守備　吳湖廣行省遣兵取寶慶
新化縣擊守將麻周破之　吳朱亮祖進兵溫州克
其城方明善先遁去亮祖分兵徇瑞安其守將謝伯
通以城降　辛未沂州王信既得徐達書乃遣使納
款於吳且奉表賀平張士誠吳王遣徐唐李儀等赴
沂州授信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麾下官將皆仍舊職
令所部軍馬悉聽大將軍節制時信與其父宣陰持
兩端外雖請降內實修備王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
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　十一月癸酉朔吳朱亮祖
襲敗方明善於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海口遣百戶
李德招諭之　乙亥明昇遣其臣鄧良叟聘于吳吳
王命良叟從大將軍觀所下城邑　丙子吳徐達師
次下邳都督同知張興祖由徐州進取山東　己卯
吳徐達兵至榆林鎮僉院鄺毅鎮撫孫惟德降達令
黃逵等守之　庚辰吳平章韓政師次梁城同知樞
密院盧斌僉院程福等降　辛巳吳征南將軍湯和
克慶元先是和兵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
知州李密及上虞縣尹沈溫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
西門府判徐善等率屬官耆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
驅所部乘海舟遁去和率兵追之國珍以衆迎戰和
擊敗之擒其將方惟益等國珍率餘衆入海和還師
慶元徇下定海慈谿諸縣　吳王遣使至延平招諭
平章陳友定友定置酒大會諸將及賓客殺吳使者
瀝其血酒甕中與衆酌飲之誓於衆曰吾曹並受朝
廷厚恩有不以死拒者身磔妻子戮遂往巡視福州
嚴兵爲拒守計　徐唐等至沂州王宣不欲行乃使
其子信密往莒州募兵爲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
仲綱等詐來犒師以緩攻徐達受而遣之仲綱等既
還宣即以兵劫徐唐等欲殺之唐得脫走達軍達即
以師抵沂州營於北門達猶欲降之遣梁鎮撫往說
宣陽許之尋復閉門拒守達怒遂急攻其城宣待信
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乃開西門出降達令宣爲書
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殺惟德與其兄仁走山西
於是嶧莒海州及沭陽日照贛榆沂水諸縣皆來降
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信殺惟德執宣戮之命指揮
韓溫守沂州　乙酉吳定大都督府及鹽運司起居
注給事中官制　方國珍遁入海島己丑吳王命平
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自海道會湯和討之國珍
遣經歷郭春及其子文信詣朱亮祖納款　丙戌以
平章政事伊嚕特穆爾知樞密院事鄂勒哲特穆爾
平章政事巴延特穆爾並知大撫軍院事　庚寅吳
王遣使諭徐達等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

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士於黃河扼其衝要以斷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郡既下則益都以東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遙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時金火二星會於星紀望後火逐金過齊魯之分太史占曰宜大展兵威故有是諭　方國珍部將多降於吳湯和復遣人持書招之壬辰國珍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詣和乞降又遣其子明善明則從子明鞏等納省院諸印

乙未以知樞密院事摩該為中書平章政事太尉中書左丞相特哩特穆爾為大撫軍院使　是日冬至吳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歷王謂院使劉基曰古者以季冬頒來歲之歷似為太遲今於冬至亦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歷成將刊布基與其屬高翼以錄本進王覽之謂基曰此眾人為之乎對曰是臣二人詳定王曰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歷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時鄭國一辭命必草創討論修飾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缺失辭命尚如此而況於造歷乎公等須各盡心務求至當基等乃以所錄再詳校而後刊之　丙申吳朱亮祖兵至黃巖方國瑛及其兄子明善來見送之建康

丁酉命關保分省於晉寧　庚子吳克滕州初徐達令平章韓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乃遣千戶趙實略滕州其守將初議固守已而遁去遂克其城　辛丑吳徐達攻下益都平章李老保降宣慰使巴延布哈（舊作普顏不花今改）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達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令指揮葉國珍等守之初吳軍壓境巴延布哈力戰以拒及城陷巴延布哈還拜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可為終養己乃趨官舍坐堂上吳將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巴顏布哈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為其主豈肎事二姓乎遂不屈而死其妻阿嚕珍及二弟之妻各抱幼子投井死李老保陽武人又名保保從察罕特穆爾起兵數有功後為平章留守益都至是降遂至建康後從吳王如汴王使招諭庫庫特穆爾庫庫鴆殺之　壬寅吳胡廷瑞率師渡杉關略光澤下之　太常禮儀院使陳祖仁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黃哻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伊蘇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庫庫特穆爾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以南軍遠而輕庫庫近而重也今庫庫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庫庫弱而輕南軍強而重也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絃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今庫庫黨與離散豈能復肆跋扈若令將見調軍馬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伊蘇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為庫庫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

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奏不報　吳王召浙江按察僉事章溢入朝命其子存道守處州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悉平功不在諸將後復問溢征閩諸將何如溢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策也王卽命文忠屯浦城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甲辰吳律令成王與諸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準唐之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命有司刊布中外　乙巳吳徐達等將發益都遣使往樂安招諭俞勝時勝兄寶爲帳下所殺勝代爲平章領其衆明日達師次長山北河般陽路總管李至等詣軍門降於是所屬淄川新城等縣皆望風款附　丁未吳都督同知張興祖至東平平章馮德棄城遁興祖遣指揮常守道千戶許秉等追至東阿參政陳璧等以所部來降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鎭右丞杜天佑左丞蔣興降　戊申孔子五十六世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聞吳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章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張興祖興祖禮之於是兗東州縣皆來降　方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於吳吳王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表出其臣詹鼎所草詞辯而恭王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賜國珍書曰吾當以投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　戊申吳宋迪使山東還言張興祖能推誠待人降將有可用者卽使領舊兵進取王曰此非良策聞興祖麾下降將有領千騎者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因而生變何以制之乃命迪往諭興祖今後得降將悉送以來勿自留也　吳徐達至章邱守將右丞王成降庚戌至濟南平章達多爾濟（舊作達朶兒只今改）等以城降達命指揮陳勝守之　吳胡廷瑞至邵武守將李宗茂以城降　吳張興祖兵至濟寧守將陳秉直棄城遁吳兵遂入守之　辛亥吳王遣使諭徐達常遇春曰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乎敗乃可無敗能愼乎成乃可有成若一懈怠必爲人所乘將軍其勉之　密州守將邵禮詣吳徐達降　方國珍及其弟國珉率所部謁見湯和于軍門得士馬舟糧甚多已而昌國州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今改）庫哩吉斯（舊作闊里吉思今改）亦來降與國珍等並送建康吳王悉召其臣以邱楠爲韶州同知又以表草出詹鼎手命官之其餘悉徙濠州浙東悉平　壬子樂安俞勝遣郎中劉啓中等詣徐達納款　癸丑吳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王不許羣臣固請王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而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　丁巳吳胡廷瑞何文輝師至建陽守將曹復疇出降命指揮沈友仁守之　戊午蒲臺守將荆玉及鄒平縣尹董綱詣吳徐達降達以降將酈毅守鄒平指揮張夢守章邱唐英守蒲臺　己未吳律令直解成王覽而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條格之書非不繁密但資官吏弄法民閒知者絕少是聾瞽天下之人使之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徧行人人通曉則犯法者自少矣　庚申以楊誠陳秉直並爲國公平章政事

吳王命湯和廖永忠吳禎率舟師自明州海道取

福州 辛酉吳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
縣克之 吳以凌說爲浙東按察使 壬戌俞勝自
樂安見徐達於濟南達遣勝還樂安留其部中楊子
華 吳左丞相李善長率禮官以卽皇帝位禮儀進
癸亥吳中書省議和池州徽宣太平諸府民出布
囊運糧王曰國家科差不可苛細苛細則民不堪今
庫中布不乏爲囊亦易何用復取於民不許 甲子
命中書右丞相伊蘇太尉知院托和齊中書平章政
事呼琳岱摩該知樞密院事蕭章圖沁特穆爾汪文
清噜爾等會楊誠陳秉直巴延布哈俞勝各部諸軍
同守禦山東又命關保珠爲聲援時猶未知俞勝之
降吳也 吳王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之意祭告于上
帝皇祇其略曰如臣可爲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來
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 吳
徐達遣參政傅友德取萊陽 丙寅以莊嘉爲中書
參知政事 吳王命世子及諸子名以諸子年漸長
成宜習勤勞命內侍製麻屨以行凡出城稍遠則令
馬行其二步行其一 吳定內使冠服制凡內使冠
用烏紗描金曲角幞衣用胸背花圓領窄袖衫烏角
束帶 吳左丞相李善長等進儀衛王見仗內旗有
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顧善長曰此誇大之詞非古
制也命去之 吳徐達自濟南復還益都進取登萊
州縣 己巳登州守將董車萊州守將安然各降於
吳蒲臺民有供芻藁違令者徐達欲斬之其子乞以
身代達送之建康吳王嘉其孝幷其父宥之 庚午
吳征南將軍湯和率師克福州初陳友定環城外築
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吳軍入杉
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
萬守福州自率精銳守延平以相犄角時和等行師
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入五虎門駐師南臺河
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平章庫春所殺吳師登岸將圍
城庫春領衆出南門逆戰指揮謝德成等擊敗之衆
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吳師於臺
上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門
和擊殺之賴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庫春等皆
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院
使多爾瑪不屈下獄死時僉院拜特穆爾居侯官聞
吳軍攻城急歎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報國乃積薪
樓下殺其妻妾及二女縱火焚之遂自刎和入省署
撫輯軍民遣袁仁暨員外郎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
路其福寧等州縣未附者分兵略定 辛未吳王以
山東郡縣既下命官撫輯 吳定各縣爲上中下三
等稅糧十萬石以下爲上縣六萬以下爲中縣三萬
以下爲下縣 吳減金華田租初得金華時軍食不
給知府王崇顯請增民田租以足用民頗病之至是
浙江平章李文忠以其事聞遂下令免所增之數
是月詔陝西行省左丞相圖嚕總統張良弼圖嚕卜
孔興一枝軍馬以李思齊爲副總統守禦關中撫安
軍民圖嚕卜孔興等出潼關及取順便山路渡黃河
合勢東行共勤王事思齊等皆不奉命 太常禮儀
院使陳祖仁復上書皇太子言庫庫特穆爾兵馬終
爲南軍之所忌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

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之罪也。況聞庫庫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猶未自絕於朝廷，今若遽加以悖逆之名，使彼竟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或有不可言者。當今為國家計，不過戰守還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掎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還，則假其藩衛之力。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元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百年之宗社委而棄之，此時雖碎首殺身，何濟于事！故敢不顧嫌忌，奉書以聞。」太子不報。是歲，集賢學士致仕歸暘卒。

至正二十八年（是歲即明洪武元年，謹遵通鑑輯覽，八月以前仍書至正二十八年。）春，正月，壬申朔，皇太子命關保固守晉寧，總統諸軍，如庫庫特穆爾拒命，就便擒擊。以中書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為御史大夫。乙亥，吳王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定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餘功臣進爵有差。辛巳，詔諭庫庫特穆爾曰：「比者伊蘇上奏，卿以書陳情，深自悔悟，及省來意，良用惻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於憸言，不體朕心，躡其先業。卿今能自悔，固朕所望。卿其思昔委任肅清江淮之意，即將冀寧、真定諸軍就行統制，渡河直擣徐、沂，以康靖齊、魯，則職任之隆，當悉還汝。衛輝、彰德、順德，皆為王城，卿無以麾該為名，縱軍侵暴。其晉寧諸軍以西，關保總制策應，戡定山東，將帥各宜悉心。」明帶刀舍人周宗上書請教太子，明帝嘉納。中書省都督府請倣元制，以太子為中書令，明帝以其制不足法，令詹同攷歷代東宮官制，選勳德老成及新進賢者兼領東宮官：以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其詹事、左右率府、諭德、贊善、賓客等，並以朝臣兼領。諭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宮僚導之，嫌隙易生。又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者，欲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職是故也。昔周公教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不諳軍旅，一有緩急，不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弁識之。」甲申，明遣使嚴實浙西田，定天下衛所之制。壬辰，明胡廷瑞克建寧，湯和進攻延平。陳友定謀於衆曰：「敵兵銳，難於爭鋒，不如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所部叛，殺蕭院判，軍士多出降者。軍器局災，城中礮聲震地，明師知有變，急攻城。友定呼其屬訣曰：「大事已去，吾一死報國，諸君努力。」因退入省堂，衣冠北面再拜，仰藥死。所部爭開門納明師。入，趨視友定，猶未絕也，舁出水東門，適天大雷雨，友定復甦，械送建康。明帝詰之，友定厲聲曰：「死耳，尚何言！」遂併其子海殺之。友定既死，興化、泉州俱降，獨漳州路達嚕噶齊迪里密實（舊作迭里彌失，今改。）以佩刀刺喉而死。是月，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為之守，以庫庫特穆爾勢弱，欲圖之也。庫庫即遣兵據太原，殺朝廷所置官。二月，壬寅朔，詔削庫庫特穆爾爵邑，命

圖魯李思齊等討之其將士官吏效順者免罪惟孫嘉趙恆罪在不赦太子復命關保等以兵會討　明定郊社宗廟典禮分祭天地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宗廟以四孟月及歲除五享社稷春秋二仲月戊日祭歲必親祀以爲常　癸卯武庫災　明以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副之浮海取廣東　丁未明釋奠先師孔子於國學遣使祭闕里　戊申明帝親祀大社大稷　壬子明定衣冠如唐制　癸丑明常遇春克東昌守將申榮王輔元死之遇春遂與徐達會師濟南擊斬樂安反者還軍濟寧以舟師泝河進取河南　甲寅明平章楊璟師取寶慶（攷異）元紀作乙未今從明紀　丙辰庫庫特穆爾自澤州退守晉寧關保遂據澤潞二州與摩該軍合　丙寅明兵取棣州　三月壬申明左丞周德興取全州　庚寅彗星見於西北　丙申明征西將軍鄧愈取南陽　己亥徐達等徇汴梁守將李克彝遁去左君弼竹昌俱降　李思齊張良弼聞明師日逼以其軍退火焚良弼營思齊移軍葫蘆灘調所部張德欽等守潼關思齊良弼皆遣使詣庫庫特穆爾告以前此出師非其本心　明廖永忠率舟師發福州先以書招廣東行省左丞何真使速降遂航海趨潮州夏四月辛丑朔真遣都事劉克佐詣軍門籍郡縣戶口奉表降永忠以聞明帝詔褒真曰朕惟古豪傑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羣雄閒非真主不屈此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朕方興嗟爾真連數郡之衆乃不煩一兵不費一鏃保境來歸雖竇李奚讓焉永忠抵東莞真率官屬郊迎勞遂奉詔入朝擢真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攷異）元史作戊申取廣州今從明史　真既降明指揮陸仲亨以兵下連州肇慶諸路廣東悉定　丙午隕霜殺菽　丁未明始祫祭太廟免山東田租三年　戊申明徐達常遇春等自虎牢關入洛陽托音特穆爾以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陳銳卒二十餘騎攢槊刺遇春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麾下壯士從之托音特穆爾大敗梁王阿哩袞以河南降　己酉彗星沒　丁巳明楊璟克永州（攷異）元史以克永州爲三月閒事今從明史　甲子明帝如汴梁　明徐達略定嵩陝陳汝諸州遣都督同知馮勝擣潼關李思齊棄其輜重犇鳳翔張良弼犇鄜城　五月明師入關西略至華州　明廖永忠進取廣西至梧州達嚕噶齊拜珠降遂徇下潯州柳州遣朱亮祖會楊璟收未下州郡　辛卯明改汴梁路爲開封府召徐達至行在　六月庚子朔達入見明帝置酒勞之且謀北伐達曰大軍平齊魯埽河洛庫庫特穆爾逡巡觀望潼關既克李思齊狼狽西犇元聲援已絕今乘勝直擣元都可不戰有也明帝曰善達復進曰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明帝曰氣運有盛衰彼今衰矣不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以防其侵軼可也　徐溝地震　甲寅雷雨中有火自天墜焚大聖壽萬安寺　壬戌臨州保德州地震五日不止　明師攻靖江久不下楊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隄破之必矣乃遣指揮邱廣攻牐口關殺守隄兵盡決濠水築土隄五道傳於城城中猶固守急攻克之先是參政張

彬攻南關爲守城者所詬怒欲屠其民璟入立禁止之璟復移師徇郴州降其兩江土官黃英岑伯顏等廖永忠亦克南寧象州廣西悉定　秋七月癸酉京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乙亥京城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　辛卯明帝將發汴梁諭徐達等曰昔元之祖宗有德格天奄有九有及其子孫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屠戮如仇違天虐民朕實不忍諸將克城之日勿擄掠勿焚蕩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戊申命馮勝以右副將軍留守開封　李思齊大會諸將於鳳翔時思齊總關陝秦隴之師西至吐蕃東至商雒南至磯頭北至環慶擁精甲十餘萬惟與庫庫特穆爾干戈相尋明師日逼大都勢危坐視不救　摩該關保攻庫庫特穆爾於平陽是時庫庫特穆爾勢稍沮而摩該關保勢張甚數請戰庫庫不應或師出卽退閏月己亥朔庫庫諜知摩該分軍掠郡縣卽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摩該關保皆就擒庫庫特穆爾上疏自理詔摩該關保附諜搆兵可治以軍法摩該關保皆被殺　明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師河陰遣諸裨將分道渡河徇河北地辛丑取衛輝癸卯取彰德丁未取廣平師次臨清使參政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指揮顧時浚河遂引而北　丁巳詔罷大撫軍院誅知院事巴延特穆爾等復命庫庫特穆爾仍前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孫翥趙恆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伊蘇以兵趨山東圖嚕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皇太子悉總天下兵馬裁決庶務　壬戌白虹貫日　癸亥罷內府河役　明常遇春克德州與徐達合兵取長蘆扼直沽作浮橋以濟水陸並進伊蘇望風走　甲子庫庫特穆爾（舊作擴廓帖木兒今改）自晉寧退守冀寧　知樞密院事布延特穆爾（舊作卜顏帖木兒今改）及明師戰於河西務敗績死之明師遂逼通州　詔太常禮儀院使阿嚕渾等奉太廟列室神主與皇太子同北行阿嚕渾及同官陳祖仁王遜志等言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乃令還守太廟以俟　乙丑白虹貫日始罷內府興造　詔淮王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不花今改）監國慶通（舊作慶童今改）爲中書左丞相同守京城　丙寅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左丞相實勒們（舊作失列門今改）及知樞密院事赫色（舊作黑廝今改）宦者趙巴延布哈（舊作伯顏不花今改）等諫以爲不可行不聽巴延布哈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死守柰何棄之臣等願率軍民及諸集賽（舊作怯薛今改）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夜半開建德門北走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